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陸輯・貳拾壹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陸輯・貳拾壹册目錄

離騷九歌釋一卷〔清〕畢大琛撰　一
孟龍川文集二十卷〔明〕孟思撰　二五
左華丙子集十卷〔明〕張光孝撰　三三三
四素山房集十九卷皇華集二卷〔明〕劉鴻訓撰　四四三

離騷九歌釋一卷

〔清〕畢大琛撰

清光緒刻本

起敘世系。亦脈遠。次句拍入緊。
遠述高陽。近不本封國。大夫不敢祖諸侯之義。
首二句。承上起下。屈江以
下十二句。敘己之修能。欲正己以正君
若不撫己壯年及時自修。擷芬芳棄穢惡。何以能不改此初生之度。
椒桂味辛。比

離騷

帝高陽之苗裔兮（起勢大方）朕皇考曰伯庸（皇考）攝提貞于孟陬兮（日）惟庚寅吾以降（音洪）皇覽揆余於初度兮（初生氣度）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善也平也）

首節述世系及生年月日名字（承上 起下）

紛（盛貌）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音耐）扈江離與（以香草比德襲。束身）辟（同僻）芷兮（芳潔自修之始事）紉秋蘭以為佩汩（音聿 疾貌）余若將不及兮（恐己不及時自修）恐年歲之不吾與（取也）朝搴阰（楚山名）之木蘭兮（朝夕字頂上若將不及意）夕攬（同攬）洲之宿莽（木蘭去皮不死 宿莽冬生不死 喻己所守堅固 此自修之纖事）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比己之易老）恐美人之遲暮（恐君不及時修政）（束上八句。反說筆勢不平。舊解二語指楚王。不合）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以下六句）（即前初度）（欲出而事楚王何是處步）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來楚王之朝也）（是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比羣賢在位）固眾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重也 椒木香小 重之乃香 〇菌音窘 即箘桂）

一

忠言逆耳。蕙茝香草。比正言。
堯舜自生來光明正大。三后便辭諍臣。
即性反意。
荃。昌蒲也。又名堯韭。又昌陽。茆韭皆昌蒲名。
言人之所難言。若口吃者謂之謇謇。

豈惟紉夫蕙茝（蕙也 葉曰蕙 根曰薰 此盖稷伊周）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承上先路）（以上自謂。欲仕楚相王。從正去邪）何桀紂之昌被（平聲 衣不帶也）兮（二句先路反面。逐入楚之黨人）夫惟捷徑以窘步（言黨人誤國。何）惟黨人之偷樂兮（黨人偷一身之樂而導君於邪徑）（是窘步）路幽昧以險隘（四句叙己出仕之故 曲筆）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指國）（擒筆）忽奔走以先後兮（此方敘入事楚王）及前王之踵武（欲其法三后）荃（荃比王。荃同蓀）不察余之中情兮（二句懷王信小人而棄己 二句領起下節）反信讒而齌怒（炊餔疾也。若王不已怒而君暫齌之也）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縱）忍而不能舍也（擒）指九天以為正兮（指王）夫惟靈修之故也

第二節述壯年汲汲自修意欲出圖吾君匡救引導使法三王五帝而鑒桀紂及事楚王而羣小結黨國事孔棘正在竭力挽回不意君反信讒以下二節伸明信讒齌怒之意

初既與余成言兮（追敘從前王甚任之。忽因讒見疏）後悔遁而有他（曲筆）余既不難夫離（離別。見疏而別）

二

蘭蕙與留夷等。比原所進之賢才。所議之國事。所綱之辭令。

愛財曰貪。愛食曰婪。

以下意婉而筆曲。文情並至。

以心揆心為恕。謂人之貪婪與己同。因謂人之競進與己同。是以嫉妒。

木根等。原自謂。攬木之根則操守固也。

哀郢抽思篇云。望前聖以為像兮。指彭咸以為儀。思

君不得見也。指王。以下八句比相王所行善政。今既見疏。必至廢弛。

別兮。傷靈修之數化。（同訛）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
滋蒔也。十二畮為畹。五十畮為畦。杜蘅俗名馬蹄香。望其有成。
蕙之百畮。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冀枝
欲收成效以救楚亂。二句比善政之不終。一小束。曲筆。
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
四句小人進讒。指黨人。楚人謂滿為憑。言滿
兮。衆芳之蕪穢。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
猶求索也。小人以其心度原。指上官大夫等。四句自表急任
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
之故。曲筆。行見。所以事楚
以追逐兮。匪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
王之故。四句自表已行修潔。不仕原可無愧。蘭春芳。菊秋節。自比也。擷落也。
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曲筆。誠也。好也。簡得要道。飯不飽。黃瘦也。持也。
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音坎）頷（音菡）亦何傷。擥
擥木引堅。擥持根本。四句法前修。
（同攬）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
香草。好也。四句被讒仍欲法彭咸之諫君。
兮。索胡繩之纚纚（音徙）。謇吾法夫前修兮。非時俗之
宕乎。合也。諫君之遺法。不必指
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以上正言
投水。已疏以後則長言之不足而嗟嘆之也。

三

美人篇云。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悲回風篇曰。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介志而不忘。又曰。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又曰。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此篇兩言彭咸。哀郢五言彭咸。意原之遇。必多與彭咸同者。故屢及之。不止投水一節也。

起。有哀痛迫切。大聲疾呼

第三節。述上官大夫進讒。因以自白也。我亦自
知不合時宜。其戀戀者。惟君之故。當初君臣修
政。既有成言。因黨人爭寵進讒。致吾君疏我。我
亦何難引退。但傷君屢誤耳。我念王信任時。所
圖之政。所引之人。所修之詞令。已可望治。今既
疏。則皆廢弛可惜而哀之也。且我何至爭寵。而
若輩競進無厭。以己心度人心。疑我亦然。豈知
競進非我所急。因恐歲不我與。而修名不立。其
實自修清潔。雖窮餓何傷。奈法前修而不為世
用。故雖遇讒。仍願依彭咸之則。以正諫君耳。此處
依彭咸只是願向處。為結處伏根。
懷王昏庸。小人用事。故民不聊生。○姚姬傳云。長太息二語。誤倒刻。涕與替同韻。按詩經及漢魏詩。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美行也。）

四

之概。鞿。馬韁在口。羈。革絡頭馬。有機羈不能奔踶。比修姱之正。自治甚嚴。既見疏而猶哀民生。欲諫君而先好修姱。原非僅詞章氣節之士。

歌曰謠。懟曰詠。

邪正不相容。猶方圜不相合。自古如此。無他術可以相安。

（並古詞語有上下句參差用韻之法。如說是而未解此）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佩帶也）兮。又申（終不改節。）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語似倔強。意實忠愛至誠。）雖九死其猶未悔。（申重。九數之終也。）怨靈修之浩蕩（無思慮兒。浩蕩二字妙極。斟酌不敢直斥君過。忠厚之至也。）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讒人進讒。）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同心者亦變而從俗。）兮。偭（背也。）規矩而改錯（置也。同措）。背繩墨以追（同隨）曲兮。競周容以爲度。（直化爲枉。以苟合求容爲法。）忳鬱（憂兒。）邑（同悒）余侘傺（失志兒。音滯）兮。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奄忽也）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剛容之態。）也。鷙鳥（喻忠直。○凌空接法。前說未悔。以下轉入悔。六句）之不羣兮。自前代而固然。（悔之前一層意。）何方圜之能周（意曲筆曲。合也。）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反己自思。）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取也。）詬（恥也。順受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死直固前聖所厚。然或我有未察。故下文言悔。）

五

第四節。述懷王見疏以自傷也。我自見疏以來。哀民生之塗炭。因愈自檢束。欲格君心。乃朝進

闕。

合。

挺接。有巢頭天外之概。寫足不改此度。

言而夕獲譴。我雖見替以直言之故。而仍以直自申。雖死不悔。但怨君不察民之苦。而羣小又嫉余。與余同心之友。友見余如此。至直化爲枉。余則不忍改此度。夫直不見容。自古如此。無異道可安。惟守直以自死耳。

（四句自反。夫死直固前聖所厚。然我或觀道不明。則迷途自反。）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返。回朕車以復路兮。（忽然拗轉。又闢大幅。否則平衍少力。四句自反。並不離尤。）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邱（土高曰邱。四廣曰椒邱。）且焉止息。（起下。四句仍守正不悔。）進不入以離（同罹）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曲筆。）不吾知其亦已兮。（不吾知。起後半篇。二句倒裝。）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岌岌。高兒。陸離。參差衆兒也。言增修其德也。○言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合於己。不得施用。故獨保明其身。無有虧失。）芳與澤其雜糅兮。惟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游目（推宕之筆。）兮。將往觀乎四方。佩繽紛其繁飾兮。（更守正而名愈顯。身雖）芳菲菲其彌

六

樂去聲

（在衆而節然獨息者必不能釋女嬃所以復以縣戒之也）章。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雖體解吾（支解也）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艾也）

第五節。承上二節又自寬自勵也。死固前聖所重。然或我之視道不察。姑回車復路。暫爲止息。仍志潔行芳。一任人不吾知。自安退處。愈覺自己芳潔。乃更好修爲常。雖體解且不變。況祇見

七

女嬃一層。亦原不得已之苦衷。借女嬃以達其意。開文章設爲問答之法。亦正面說不盡。旁面託出之法。

疏乎

（開接。）女嬃之嬋媛兮。（柔貌。○就女嬃言。別開生面。意曲。○申申。重也。）申申其詈予。曰鯀婞（同悻）直以亾身兮。（狠也。 鯀其狂直以召禍。欲其懲且變也。）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博學忠言。 喜修美行。）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兮。（薋。蒺藜。菉。王芻。葹。枲耳。皆非芬香。葹。卷施。卽宿莽。冬不死。枲耳秋早凋。卽詩之卷耳。葉似鼠耳。 四句皆女須戒之之詞。原無答。）判獨離而不服。（喻朝臣惡行。獨求清白。判。別也。獨離。立異也。 回顧前數節。合。）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謂惟自恃而嘆恩南征而陳詞。）夫何煢獨而不余聽。（下節折衷前聖。）依前聖以

此章與下章結處皆牽引而下。此遞重華陳詞。下章遞乘風上征。蓋前後諸章皆劃然截斷。中間用藕斷絲連斷續相間。

節中兮。（卽折中。 前聖折中一蓍。入形諸辭。歎填諸心胸。直歷至今。但不知前聖所在。）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舜葬九疑山。山在沅湘南。舉世不可與語。將折中於前聖也。）就重華而陳詞。

第六節。申言不吾知之意。原姊相依。前曾勸原。至此重言責之。謂直必賈禍。羣小盈朝。何能獨潔。又且衆人不可戶說。而察余情。爾何不余聽乎。原以女嬃責己。祇喟嘆而已。忽眷念舊君。欲

八

先反面。後正面。與前之先正後反變換。

訴之於懷王。因託言就重華以陳詞。

啓九辨與九歌兮。（以下十六句言三代之不義不善者。通節皆所陳之詞。○啟能繼禹辨九州歌九功之業。太康則自縱。）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縱逸至羿距於河。兄弟家居閭巷。失尊位也。）五子用失乎家衖。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大也。）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同奡）身被服強圉兮。（强多力也。以力自衞。○言寒浞縱放其情。不忍其欲。以殺夏后相也。○言浞爲相子少康所誅。○自）縱欲而不忍。日康娛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顚隕。（忘。忘其可懼者也。 兩引桀紂。不及幽厲。爲本朝諱也。楚問鼎無周。而原有周。可謂純民。）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

陪音店。近邊欲墜意。方枘不能入圓鑿。

𥂕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儼而祗敬兮。（以下八句言三代之興與替者）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修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扳抹。謀之覽滿天地。）兮。覽民德焉錯輔。（置。爲相。）（總上二節。）夫惟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包括一切。）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極窮其禍福之報。）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拍入自己。）（不審時之不用。）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故法前修而受謗。）曾（同增）

九

瞻前以下六聯。始自信。既自反。終自傷。泫然不知涕之何從也。此爲最沈痛之文。

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自傷不得時。）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詞兮。（陳詞意一束。）耿吾既得此中正。（自表其中正不敢詭隨也。）（陳詞自表之後。卽上征以訴於天。二句起下。）駟玉虬（龍屬）以乘鷖（鳳屬）兮。溘埃風（猶風塵。）余上征。

第七節。陳詞重華。歷述三代廢興。天意民情。及己身坎坷。又上征以訴於天。原感念舊恩。欲哭訴於懷王。故託言如此。詞華璀璨。意祗在卽離

陳詞甫畢。朝發蒼梧。夕卽欲至縣圃。急於自白。故下文言羲和弭節等語。非謂已至縣圃也。

吾令以下十六句。設言沿途光景。依稀縹緲。不可捉摹。而正意則

間。

（承重華來。）朝發軔（軔。支輪木也。）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言夕卽欲至。非言已至。）欲少留此靈瑣（靈。指君。瑣。門鏤也。文如連瑣。謂重華處。夕卽欲至。故不少留。）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弭。按也。夕卽欲至。故令日弭節。）望崦嵫而勿迫。（崦嵫。日所入之山。）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求天帝所在。並求人代達忠心也。）飲余馬於咸池兮。（四語待人之先爲代達。故飲馬總轡。）總余轡乎扶桑。（總。結也。淮南子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以相羊。（同徜徉。待人代達。故須臾相羊。非閒文。）前望舒使先驅兮。（望舒。月御也。飛廉。風伯也。）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

十

欲仍效忠於王。欲同心之友代達其意。而其友化杜者多卒不能達。故望予二字卽了卻一片熱腸。結語所以云蔽美嫉妒。

真情鬱結。因極之恍惚杳冥。太白詩脫胎此等處。故變幻莫測。

余先戒兮。（久待之也。）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皇飛騰兮。（代達之友。求達者其說不一。）又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聚兒。）帥雲霓而來御。（二句言代達之友其傳言不一也。以人言。）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斑。亂兒。陸離。紛散兒。以儀仗言。二語括關外援物。）吾令帝閽開關兮。（帝閽。主門者。閶闔。天門也。閽人情狀。望予二字摹之。）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曖。晴昧也。日暮而君力亦罷。）結幽蘭而延佇。（志潔行芳。到底以待之。）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此段有神光離合。乍陰乍陽之概。）

第八節。上征爲見帝。孰知帝不得見。正意謂欲

太白詩。得離騷飄逸餘趣之神。工部詩。得離騷沈鬱頓挫之神。皆能獨有千古。

閬風。山名。在崑崙上。白水。出崑崙之源。

欲之不死。寓鄭袖趣玩此句風何趣

然虙妃三辟因懷王誤於鄭袖作此奇思。皆忠悃所結。讀者當得其意。不可沾沾字句間。而意緒曲折處。又萬不可忽略。古人作文。原處處綿綿入扣。不肯一字

仍效忠於懷王。心思急迫。朝發而夕即欲至。故沿途催促。又託人代達忠悃。望舒飛廉鸞鳳雷師飄風雲霓。此皆比可代達之人。卒之王不見用。徒抱芳潔以延佇。可見世之蔽美嫉妒。無可挽回。被罪而猶不忘君。忠愛之至也。

又開拔。帝閽既不能達己意。因思致亂之由。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緤。繫也。同絏。忽反顧以流楚事之敗。誤於王嬖鄭袖。故流涕而道之。傷王之不吾知。祇反顧游目。傷王之誤於鄭袖。則反顧流涕。屈子忠君愛國之至性也。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留此春宮兮。奇想。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比芳尚未亡。相下女之可詒。視也。四句述求。吾令豐隆雲師。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伏羲女。溺洛水為神。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女能媒者。修以為理。通其詞也。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乖戾也。以上言虙妃不可得。夕歸以下復求。次於窮石兮。淮南子。弱水出於窮石。入流沙。左傳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在今鳳翔府靈邱縣西。朝濯髮於洧盤。大禹傳。洧盤之水。出崦嵫之山。○保厥美以驕傲兮。日保厥美四句。承高邱無女說。○日康娛句隱對鄭袖。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承夕

十一

隨手也。

雄鳩善鳴。人養之以為媒。以誘他鳩。然晴則呼。雨則逐之。故惡其佻巧。○前後實寫女。故中間虛寫媒。虛實相間法。少康能布德

以收夏眾。故引其娶二姚。以望王之布德興楚也。前章以朝發蒼梧起。以蔽美嫉妒結。此章以朝濟白水起。以蔽美稱惡結。稱惡較嫉妒進一層。段落分明。

歸次二句說。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音松國名。之佚女。佚。美也。高辛氏帝嚳妃簡狄。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有娀本好。反告以不好。隱對上官大夫靳尚。好。鴆。毒鳥。說毒者反來間阻。鳩本拙。猶惡其巧。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不使鴆與鳩。然自適又不可。因使鳳皇。欲自適而不可。猶遲也。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又難於求。故無所止。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忽然及少康之娶二姚。及少康之未家兮。少康妻。留有虞之二姚。然又恐導言不固。皆空中結撰。海市蜃樓。文心之幻。忠愛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之至也。固。世溷濁而嫉賢兮。仍拍到正意。好蔽美而稱惡。

第九節。以懷王不復用己。回憶懷王惑於鄭袖。若內治有人。斷不出此。然此事。為臣子者當為君諱。不能直敘於文。故託求淑妃以寫其意。前引虙妃有娀。後引二姚。連引三人。祇是反面寫足。蓋懷王寵鄭袖。上官大夫靳尚。得乘隙進讒。

十二

楚日敗壞王又疏己不能盡力匡救賢妃不得計則迂理則弱同心之友化而爲枉則媒又拙皆由世嫉己賢而蔽美稱惡也

（結上文）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與悟通）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起下節一束）

第十節二句結上二句起下

十三

宗臣義不可去而仕他國此正意也卻借占詞反說此文章空靈法所謂意微實而難巧也

黨人顛倒是非同官改節變志前已敘過此二節再從靈氛巫咸口中分敘一

索藑茅以筳篿兮（藑草也藑之亦茅即木槿筳小破竹也楚人結草折竹以卜曰篿）命靈氛爲余占之（靈氛古之善卜者）曰兩美其必合兮（原一人獨美楚王不信）孰信修而慕之（戰國時游說之士不顧父母之邦奔走諸侯以圖富貴）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汝同）（詞指不以爲然原故託靈氛巫咸借以抒其義不可去之意）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以下均作占詞似更有味且不犯複）時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古詞代原稱余）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白蒿也）（腰本字）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

甚亦以二事誤國殃民懷王淫昏不悟故涕泣而道也

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美玉也）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楚之幽昧黨人是非倒置原不能直言故託靈氛言之）

第十一節既不能忍與終古計無復之祗得占於靈氛占詞告以遠逝無眷戀楚國楚方幽昧而黨人又是非倒置香臭且不能分豈能知爾之志潔行芳惟遠逝之爲宜也

十四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殷神巫能知天文休咎節）懷椒糈以要之（楚時則有若巫咸）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并迎（光皃）皇剡剡其揚靈兮（揚顯也靈指巫咸及百神）（四句雙承七八兩節）告余以吉故（以下十二句說古人兩美必合）曰勉升降以上下兮（上至中天下至春秋）求榘矱之所同（敬也）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伊尹名湯臣）（禹臣）苟中情其好修兮何必用夫行媒（第八節欲藉望舒飛廉鸞皇雷師等先驅此則云何必用乎行媒反正相照應）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

前第七節先廢後興。先敘後斷。此將斷語插入中間。湯禹二句。先君後臣。說桀六句先臣後君。文法又變。

原投江時已八十餘歲。此云年歲未晏。自係懷王見疏時作。託爲聞告詞

得舉寗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俻爲輔佐之臣）及年歲之未（四句說原年尙可爲）晏兮。時亦猶其未央（靈氛祇云何懷故宇。巫咸乃更提之。行此淺深法。）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鵜鴂春分鳴。眾芳生。秋分鳴。眾芳歇。四語提之。　以下八句。皆巫咸告詞。惜其爲羣小所謗。同心者又復改節。故無能爲。）爲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眾薆然而蔽之。惟此（告以恐爲黨人所折。比靈氛意深一層。　告詞比占詞進一層。言同心之友皆變心。更難留也。）黨人之不亮兮。眾嫉妬而折之。時繽紛其變易兮（告詞止此）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聞告詞而詫異。）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

（疑詞　以上不好此修潔之行。故皆變耶。　承同心變易說。）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棄也。　二句作倒裝語亦可。　苟且以得虛名。）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眾芳。椒專佞以慢（淫也。　香囊也。）慆兮。榝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以務入兮。又何芳（將改節者推原一番。筆曲而意深。　包掃一切。）之能祗。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指前瓊佩。　原自謂。　君棄）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其美而歷此俗。　涅而不緇。　沫汗流也。）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和

而詫異。以下發揮更情真意摯。文亦曲折生姿。已上三段。敘中夾歎。椒本香木。乃專佞慢慆。比同心者變化。榝似椒不香。更欲充幃。比小人干進。有解椒榝爲人名者誤。椒既解節。而得充佩。榝亦

十五

欲充佩而干進。又安知椒本香物。而敬之乎。此譏同官中舊好之改節者。○榝似茱萸。與椒同類。實亦二物。皆莍以自裹。莍其子聚生成房兒也。

末句起下節。皆設想之詞。下節寫周流。歷歷如繪。是

空中結撰。皆由忠愛之忱。無可上訴。故爲此無聊之想。讀者若認以爲真。便是痴人說夢矣。

女嬃以下之文。皆以滿腔忠愛至誠。不能自達。又無可告訴。故藉騷詞達之。非以詞章自炫也。

（言佩之芬。猶未如汗流出而散。　女指巫咸。求其釋疑也。　憂思之極。欲以自解。）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起下一節　余飾方壯。應前年歲未晏。愈見離騷作於懷王見疏時。）周流觀乎上下。

第十二節。思楚爲同姓。實無去國之理。占雖吉而心疑。因再問於巫咸。以求於百神。並求於重華。欲其告余。而所告者。亦謂歷考古來。聖主遇賢臣。不待薦剡。無有不合。爾年尙可有爲。但恐過時。則百草不芳耳。以黨人蔽賢。恐遭折害。現在同心之友。又多競進。改昔時之志節。不能使爾之得用。原聞詫異。始以爲可恃。何竟無實。節祗外容可觀。同心之人尙如此。況不甚相知者乎。惟自問自始至今。忠愛之忱。永久不懈。憂傷之極。聊求女一問以自解耳。今既如此。姑及方

十六

精鑿玉屑。以爲餱糧。言飲食香潔。
邅吾以下十二句。寫遠逝二字。神奇變化。光怪陸離。細按地輿。仍處處吻合。古人文字。處處有來歷。字字有著落。絕不扯草湊韻。故可傳也。
抑志四句。另起而與陟升二句。拍更有力。寫忠愛之

壯而周流以觀上下而自釋已爾。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余將行。折瓊枝

非真行。設言之耳。計無復之。乃如此設言。皆空中樓閣。文章之妙境。實則忠君愛國之至誠。無可告語。積久而成此文。 靈氛巫咸。告以

以爲羞兮。精瓊爢以爲粻。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

去楚而仕他國。屈子祇欲遠逝自疏。故離心不同。 以上八句。預備行。 粻糧也 以

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邅吾

下十二句。言行。皆設言之。非真行。 蔽日兒。

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 音靄 藹兮。

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

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

十七

旗也 飛和貌

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

源出崑崙。 自娛兒。 鍊句鍊字。 梁津倒用。新而穩。 鍊意。 帝少皞也。

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

予。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

山名。在崑崙西北。路由不周山以左轉。期會於西海之上。

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 車轄。音地

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旗之委蛇。抑志而

二句忽止。 言夢也。馳神虞夏之世。 二句止時因自解。釋借夢自解。 此孔子夢見周

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

忱。尤憾罷勢。末借僕夫收束。不使一直筆。
神高馳。言夢中神魂恍惚。見奏九歌舞韶樂。
抑志四句。乃總後半篇往觀四方。重華陳詞。周流上下。諸意歸入夢。奏九歌而舞韶。至天明而日出。夢已忽醒。
一語拍轉正意。筆力千鈞。所謂持滿而發。

公之意

以媮 同偷 樂。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乎舊鄉。僕夫

一筆折轉本意。筆力千鈞。 二語收束。文至此。音盡意盡。

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第十三節。周流上下。惟有遠行。靈氛既告我遠逝。吾將從之。因而裹糧備駕。但占詞告我遠逝以圖遇合。我心祇欲遠逝自疏。不忍見楚之敗亡。是離心不可同也。惟遠逝將何之。楚在東南。

六

余往西北之極。不惟不見。且可不聞。惟崑崙可往。乃自天津而西極。經流沙。遵赤水。過不周山。以達西海。水則使蛟龍梁津。陸則駕車旗委蛇。遠逝如此。聊以解此離騷。而神馳高邈。恍遇重華。聞九歌韶舞之盛。可以假日媮樂。然舊鄉之故。不能忘懷。一見赫曦東出。不覺仍感憂思而

彭咸殷大夫諫紂王不聽投水而死按紂王寵妲己用小人懷王寵鄭袖用小人事本相同原以不從己諫故引彭咸以自況此時非即欲投水也

睨之蓋忠愛之意永日永夜不能稍釋至僕夫見予之苦衷亦悲馬瘏懷傷顧而不行是眞無可如何非從彭咸之所居此憂無可釋之時矣文章至此意緒亦盡借僕夫作收蓋宗臣無去國之義也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

十九

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點明結完

第十四節結全篇總意歸於從彭咸以見楚不能與爲美政其亡無日祗得從彭咸所居不聞不見並憂傷之意亦即了結也

細玩通篇正意祗以懷王信讒疏己外則上官大夫靳尚子蘭等用事內則寵姬鄭袖淫惑王

心以致政亂國危己既見疏不能救正原又以親臣無去國之義正司馬氏所謂幽愁憂思而作離騷也中間託言求女一節則因鄭袖蠱惑王心又不能直言其害故設言虙妃有娀二姚反言以託其意李安溪何義門解皆比求賢不獨意複於當日情事亦不切何者原巳見疏豈

二十

能薦賢使王用耶至見疏後王見欺於秦兵敗國危見留於秦皆切要之事篇中無一語及之則知離騷作於見疏時不必如謝梅莊所云作於襄王放原後也

九歌第一章。從王在楚安樂時敘起與離騷起段從始祖高陽敘起皆開局堂皇。離騷篇法長。故音韻悠揚。九歌分十一章故音韻尚而促。

起出風入雅。倜儻權奇。

九歌

東皇太乙

吉日兮辰良。比昔日懷王君楚無事而安樂之時。穆將愉兮上皇。指王。撫長劍兮玉珥。劍佩之雄。劍鐔也。璆鏘玉聲。鳴兮琳瑯。美玉。瑤席兮玉瑱。居處之侈。盍將把兮瓊芳。合也進也持也。蕙肴蒸兮飲食之美。蘭藉。祭藉也。奠桂酒兮椒漿。三句樂舞之盛。揚枹兮拊鼓。擊也鼓以節歌疏希也。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大也。靈偃蹇兮姣服。指王。極寫昔時在楚之樂愈見今日留秦之苦文之正面說不盡。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要從反面攻透者。君欣欣兮樂康。

三

楚懷王西留於秦。欲歸不得。屈子以楚人望王東歸。思昔日在楚之安樂也。賦東皇太乙。○楚在東南。故言東皇太乙。星名。在紫微垣東。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王始去楚之秦行李修潔服飾華美。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後雖見留而不許巫黔中之地。雲氣爛

驅車服。

拗起筆勢矯。歌中稱君稱夫君指懷王也有謂即湘夫人者非是。

柏迫也。通也。周禮春官其

未衰。昭昭兮未央。連蜷蜿動屈曲貌。蹇楚辭注詞也。引此似歷作高兒。將憺兮壽宮安也。與日月兮齊比王雖見留而楚猶尚可為如歸而白光。旅可與日月齊光。望其歸。雖留於秦亦聊以翱遊不久當歸。果能歸楚而遠舉雲中則修政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自強可以遠撫冀州以及於四海。覽冀州兮有餘。能歸則大有可為。橫四海兮焉窮。奈今尚未歸故心憂之。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憂心貌。

懷王留於秦。屈原望王歸。可有為也。賦雲中君。○左傳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江南曰雲。江北曰夢。

三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懷王如病已甚不往秦誰能留之。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如不適秦修政用賢以治楚。沛沛發勤也北行善政。吾乘兮桂舟。比可以安撫楚國使楚無亂。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今則不能君兮未來。祇望懷王來而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參差洞簫也王不來已將誰思耶。駕飛龍兮北征。因思王歸欲北征以迎之。邅吾道取道洞庭。兮洞庭。薜荔柏拍同搏也兮蕙綢。迎王之所。蓀橈兮蘭旌。望涔陽望涔陽

柏。席。逼地之席也。紲。縛束也。澧水在澧州西北。陫。說文作厞。隱也。儀禮曰。厞用席。揚靈兮一折。出人意表。音節之妙。不可思議。以下如急管繁絃。而當日心情曲折。層層畢露。此種筆墨。巧不可階。

（秦以行）兮極浦。（即漢江）橫大江兮揚靈。（靈指懷王。揚發揚也。王留於秦久居鬱鬱。欲迎歸俾王得發揚也。未至秦。知其不得歸故太息。）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隱也。即轉側也。）（二語比秦不放王歸。今往迎之必不可得。）桂櫂兮蘭枻。（比歸之難。）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比己力淺。不能回王意使不行。）心不同兮媒勞。（因同思王與原不能同心。己實徒勞。）恩不甚兮輕絕。（所以見疏。）石瀨兮淺淺。（瀨音賴。水流沙上曰瀨。亦曰磧。）（音箋）飛龍兮翩翩。（比王誤聽妄赴秦。）交不忠兮怨長。（正意。）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秦楚之交。不忠不信。不放王歸。以不閒爲詞。）鼂（同朝）騁騖兮江皋。（王不歸矣。徒朝夕馳騁以待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比己之無所適。）水周兮堂下。（比楚之亂。）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王不能歸。不能復見用。只得捐之遺之。）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祇得采杜若遺下女。比以善政相襄王。）時不可兮再得。（然王用己之時不可再得。）聊逍遙兮容與。（無可如何。）

原知秦不放王歸。怨王誤信子蘭。不聽己諫也。

賦湘君○此章與湘夫人章。篇法句調。大致相同。係原被放渡湘時有感而作也。

三三

蘋。藻類。薠。青薠。生湖澤。雁所食也。

以下十六句。言王若用己。將集眾賢治楚。以安王於楚國。故以眾芳比之。意在隱約間。而措辭綺麗莊重。真三百篇之遺。

褋。襜襦也。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起飄然而來。蕭瑟之況。如在目前。）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比己之在外。爲應在山何爲蘋中。罾應在水何爲木上。）登白薠兮騁望。（渡湘時騁望。）與佳期兮夕張。（恐復用之期恐遲。）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以鄉神嚮）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二語因思楚政荷上官諸人。故未敢言。徒在此遠望見湘水潺湲。）慌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之亂。麋應在山林。何爲庭中。蛟應在水中。何爲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祇望王歸復用己。則朝馳馬夕濟澨。）聞佳人兮召余。（待王召己。）將騰駕兮偕逝。（將同至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貝也。）匊芳椒兮成堂。（同播。布也。）桂棟兮蘭橑。（檐也。）（棟下橫木。）辛夷楣兮葯房。（白芷葉。）網薜荔兮爲帷。（結也。）（屋幔。）擗蕙櫋兮既張。（折也。）（聯也。）白玉兮爲鎮。（以玉壓席曰鎮。）疏石蘭兮爲芳。（陳也。）（芳草。）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纏也。以上皆言水中之室。）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二句總承上十二句一束。）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指王。）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被放時之袂褋。可以遺之棄於湘澧。祇采賢人以遺王治）

三四

起勢極宏廠。文極飄忽。落

想奇。落筆超。非俊人所能學步。

壹陰句再接再厲。

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但復用之時不可驟得）

聊逍遙兮容與。（且渡湘而逍遙容與）

懷王誤於變妾鄭袖。原不能直言。乃託湘夫人。

隱約其詞以寫怨。賦湘夫人。

大司命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涷雨：暴雨）雨兮灑塵。（謂之涷音東）君（指司命）回翔兮以下。踰空桑（山名）兮從女。（謂己欲從之也）紛總總（己若得從時我司命總總九州何壽何夭任予而已此原自任之重也）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指司命而言）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接筆舉頭天外）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阬。（同岡九州之山岡）靈衣兮被被。（有斡旋元氣之致）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一陰一陽調燮和同使無徭伏斯天札不作此壽世之事其功）衆莫知兮予所爲。（微妙故衆莫知己所爲也）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將以遺於王無奈離居不能還而老已將至）老（原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言自己不能歸愈不得用）乘龍兮轔轔。（言大司命再提接聲調高騫）高駝兮沖天。（鎮因反）結桂枝

三五

轉折天然。情愈深趣愈勝。原本詩經。開漢魏樂府門徑。

起風神駘盪。有太原公子

揚袂而來之概

起四語比己與諸賢可用。十句敘懷王始之用己。

詩經祭祀樂篇多用爾我等字。九歌用予女等字。亦同。

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願常如今日之康強無所虧損方可救楚亂）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言也人命有當孰能於大司命忽離忽合可以自爲而自主深嘆用己之難也）

原既被讒。憂其老而不得近王。以救楚亂。思壽

夭主於大司命也。賦大司命。○大司命指懷王。

少司命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興而比也比己之馨芬）綠葉兮素華。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美子自謂可以救楚）蓀（指王）何以兮愁苦。（重言致奉拳之意）秋蘭兮青（復然）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王素見留）忽獨與余兮目成。（懷王始用原）入（忽棄而不用以離之）不言兮出不辭。（不信己）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被放）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裳襲于之見用）荷衣兮蕙帶。（自比）儵而來兮忽而（見用）逝。夕宿兮帝郊。（至放所）君誰須兮雲之際。（棄己不用將須誰而治乎）與女沐兮咸池。（如復用則能相王以安王身）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卒不見用）臨風怳兮浩歌。

三六

以孔雀翎飾蓋以翡翠羽爲旍。

孔蓋兮翠旍。（說彼任劍王者去之。）登九天兮撫彗星。（彗星指上官靳尙鄭袖子蘭及秦。）慫長劍兮擁幼艾。（長劍去之則王可爲君而正民矣。）

蓀獨宜兮爲民正。

壽夭司命主之。用舍王主之。原望襄王之復用

己也。賦少司命。○少司命指頃襄王。

東君

一起如海山滄滄天風浪浪。通章比體。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王以貪地不知受秦欺如長夜之晦後索地始知其詐方如日出之明。二語倒裝。）

二十七

皎皎兮既明。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乘雷霆之怒欲得張儀而甘心焉。復聽鄭袖之言委蛇而不殺之。開己）

息兮將上。心低回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之謀乃長太息怒氣將上。以鄭袖之色靳尙之佞二人蠱惑。）

緪。急張弦也。簫鐘。鍾與簫應。簴鐘架。以瑤飾之。

兮忘歸。緪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鳴鷈兮吹竽。思（以下八句比二人蠱惑如樂舞之應弦赴節以致不殺張儀如日已出又蔽之也。）

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歌也。舞也。）

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後復悔之舉兵伐秦復喪師失地。）

長矢。卽弧矢星。天狼星主外夷應指秦言。

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復敗於秦反爲淪降。此伐秦之不可得利北斗不可挹酒漿祇得空歸。）

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再舉兵伐秦韓魏之伐楚而齊不救祇得杳冥冥而東歸矣。）

原怨王之不明。聽鄭袖靳尙之言而釋張儀。聞

原諫始悔之。復喪師辱國而歸。賦東君。

河伯

此爲懷王逃至趙魏渡河欲歸故作河伯以望其東歸。不然楚隔河甚遠與原無涉何必歌此。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橫波。乘水車兮荷蓋。（九河河之委崑崙河之源先六語括盡。）

駕兩龍兮驂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二句）

二十八

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游河可忘歸仍不忘返楚。指楚。三句河伯之居如此而懷王何爲不）

貝闕兮珠宮。靈何爲兮江中。乘白黿兮逐文魚。與（歸楚而之趙魏乃在河中。三句河伯已與王遊。）

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歸楚。四句河伯當東行送王以南行）

河伯以魚爲媵諷王之無所得也。

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鄰鄰兮媵予。（迎王以歸。鱗次雜遝皃媵伴送意。）

懷王留於秦逃之趙魏。乃渡河秦使人遮楚道。

王不得歸。屈原聞之。賦河伯。

一起悽愴之神，如脫紙上。左傳鄭人相驚以伯有，篇起用剛筆；山鬼篇起用柔筆，皆善寫鬼者。

氣象愁慘。

三秀，芝之草。

狖，余救切，音柚。本作狖，亦作貁，黑猨也。

山鬼

（久居放所，憂危疑懼，若有所見，令人毛骨悚然。並以比憂讒畏譏不得安息之意。）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然自思志潔行芳，緣思乘赤豹，駕車旗以同楚將芳芳之志，輔所思之王而遺之。）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欲遺所思之君，奈放所幽暗，不能見王以達其意。）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因放所幽暗，乃出而立山上，又是晝晦風雨，比楚亂日甚，王愈不明。）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愈思楚國懷王，不得歸，無人用己。）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徒在山間，見山間石磊磊葛蔓，不能不怨王而忘歸。）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指王。）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兩言君思我，見忠君愛國之至。）山中人兮（自謂也。）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仍守清正不改。）君思我兮然疑作。（庶幾君或思我，用之救亂乎，然而不定也。）雷填填兮雨冥冥，蝯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仍言放所愁苦之況，作收，並以比楚之讒臣得志，舉國無條暗暗之象，故愈思君而徒離憂。）

原被放自傷，憂讒佞得志，楚亂日甚也，賦山鬼。

直起老橫。

國殤

（往戰。）操吳戈兮被犀甲，（初戰。）車錯轂兮短兵接。（大戰。）（直寫秦兵之強，楚不能敵，自取敗亡。懷王憤兵招禍，自棄其民，悲歷言下。）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死也。）右刃傷。（楚不利戰，而鼓音不絕，猶欲索戰，死而無悔者也。）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逆天時。）威靈怒，（干神怒。）嚴殺盡兮棄原壄。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四語是鬼雄。）誠既勇兮（以氣言。）又以武，（以技言。）終剛強兮（以心言。）不可凌。（以力言。）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楚懷王憤見欺於秦，起兵伐之，敗於丹陽，死者八萬人。後復襲秦，戰於藍田，復大敗。原弔之，賦國殤。○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衞社稷，可無殤也。

懷王忿兵攻秦。糜爛其民。自取覆敗。故曰國殤。

禮魂

成禮兮會鼓。（同傳。同代。更進迭舞也。）傳芭（同葩）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喻芬芳。）兮秋鞠（喻節操。）長無絕兮終古。

原以懷王始受秦欺。繼爲秦敗。終客死於秦。已又見疏被放不能救也。作九歌哀王以禮魂終之。賦禮魂。○禮魂總結九歌。如離騷篇之亂詞。亂詞總結全篇言己之志。禮魂總結九歌。言懷王已沒。楚兵已敗。己亦將從彭咸同歸於盡。故以禮魂總結之。姱女倡兮容與。女指所禮之魂。言女之姱美。今作九歌以倡之。俾魂得容與以安於九原。而春蘭秋鞠之芬芳節操終古不絕。

此仿詩經祭祀之樂歌。有謂見楚俗好巫。女覡歌詞鄙俚。代爲作九歌。女倡即指女巫者。殊謬。

離騷爲屈原被讒見疏時作考屈子年二十得事楚宣王懷王時爲三閭大夫中歷威王十一年懷王三十年至襄王二十一年癸未原年八十餘是年二月秦將白起燒先王墓夷陵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今河南陳州府）原遂以是年五月五日投汨羅以死先是懷王時原已見疏懷十七年王受秦相張儀與商於地六里之欺十八年原自齊歸諫王殺張儀襄王十二年司馬子蘭譖原於王王放原於江南斯時原未遽有死志也二十一年癸未見放已九年是年五月五日沈於汨羅離騷云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言雖被讒仍欲法彭咸以諫君末云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乃國無道至死不變之意玩通篇前後無國將亡以死自誓之詞更非因見疏而以死懟君太史公言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其語最確當時楚襄任用非人不復用原以修德行政禍亂日深故國墟邱梓桑兵燹乃悲憤而投水適與彭咸之死同謝梅莊謂離騷總一生之始末以立言未爲定論

原以讒見疏欲直抒忠藎則彰君之惡且羣小乘隙害之故託言香草美人以自況入後情辭變幻讀者未能驟曉九歌正喻互見意祇在卽離間細玩之仍意緒昭然此千古奇文亦千古至文

離騷倣葩經長句及南風擊壤等歌特創一格以其聲韻悠長能達其忠君愛國之苦衷也然篇幅極長計一百八十八聯其中結搆次第虛實淺深起伏提頓游揚跌蕩敷衍開合曲折擒縱節奏烘託無美不備因句調一律不能一讀卽知審其意緒按其脉絡則諸美畢見

九歌尤渺冥變幻不可捉摸非至性鬱結而發不能情長至此至命意遣辭皆自三百篇來

離騷雖長篇分讀之各節各爲起結九歌雖分十一章合讀之乃共爲起結行文大致與離騷同但主意各別耳

離騷之名創自屈子九歌者大禹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屈子悲懷王不反楚日益弱襄王又不能用己以自奮乃襲九歌之名仿五子之歌爲歌十一章禹之九歌詞無考然其音自安以樂屈子九歌其音哀以思治亂不嫌同名也漢魏以後用古樂府名篇自寫己意皆本此

離騷有啟九辨與九歌兮一語屈子用九歌之名作歌

十一章離騷之意。以己見疏而傷己。九歌之意。以懷王見留於秦而傷君。用意各別。實倣變風變雅而作。唐沈亞之屈原外傳。謂原嘗游沅湘。俗好祀。必作樂歌以樂神。辭甚俚。原因棲玉笥山。作九歌。託以風諫。不無牽強。信鬼好祠。乃鄙俗之見。與屈子忠君愛國之誠。不能牽合。且各章命題正大。與俗祠不類。原又何屑仿流俗歌舞。調弄浮辭耶。有謂九陽數奇。如文文山正氣歌。嗟予遘陽九之說。屈子遘時不偶。因以九名歌。亦屬附會。

漢以後文章家。屈宋並稱。實則騷體雖創於屈。文章乃其餘事。惟忠君愛國之誠。獨絕千古。孔子稱箕比夷齊。皆許以仁。屈子何多讓耶。騷中兩稱依彭咸。哀郢各篇。又復屢見。大約諫王之事。與彭咸諫紂相類。故屢及之。屈子斷無悻悻小丈夫之見。至夷陵被燒。故宮禾黍。梓桑他屬。悲憤填膺。乃以君國之悲。投水自盡。距作離騷時。已三十餘年。屈子年已八十。小丈夫豈能忍如是之久耶。注騷者。因騷中有伏清白以死直一語。遂以欲效彭咸投水注之。無乃非屈子知心者歟。

九歌湘君篇云。揚靈兮未極。大司命篇愁人兮奈何等句。皆詩既醉篇蟬聯體。而轉折尤妙。學者熟讀深思。心領神會。使胸中天趣盎然。臨文時筆下自然流出。此境非苦思力索而得。要自苦思力索來也。

漢魏樂府。凡祭祀諸篇。鍊句鍊字鍊局。雖倣三頌。究皆從九歌諸章化出。若漢郊祀歌。匡衡定天地篇。則竟襲其詞句。而神味遠遜矣。唐李杜兩家。則用其法。神明於歌行樂府。並律詩神味。亦發原於此。皆能獨有千古。學詩者反本窮原。自有心得。

李篁仙離騷音韻

紉秋蘭以爲佩 叶敗

汨余若將不及兮 至 來吾導夫先路 此十二句六韻乃上去通押韻前六句上聲一韻後六句去聲一韻亦可

路幽昧以險隘 叶益

忍而不能舍 叶恕一說叶戍 也

夫惟靈修之故也 八句上去通韻

又樹蕙之百畮 叶米

憑不厭乎求索 叶素

各興心而嫉妒 叶之石切音蹠叶索韻

謇朝誶而夕替 韻補替叶才涅切音截與顆叶

忳鬱邑余侘傺 丑厲切音滯由祭轉音讀若蔡與態叶亦上下句參差用韻法 兮

獨窮困乎此時也 韻補時叶側吏切音費此正叶法不必傺與態叶上下參差也

余不忍爲此態也 集韻態叶土宜切音梯此與時爲正叶法

夫孰異道而相安 叶烏前切音烟一說切音干

退將復修吾初服 叶偪

豈余心之可懲 叶長以上八句四韻

紛獨有此姱節 叶即

周論道而莫差 叶磋

固前聖以菹醢 音毀

吾將上下而求索 叶色

又繼之以日夜 叶羊洳切音豫合上下韻若讀本音則下御字叶迓爲前四句兩韻亦得然觀篇中及九歌篇凡今麻馬韻中家讀曰姑野讀曰墅下讀曰戶者讀曰渚馬讀曰姥不應此處夜字獨讀曰迓則仍以上下通一韻爲是前去聲後上聲末韻去聲叶上

班陸離其上下 下字本音讀遐去聲原可與上夜字爲韻然毛詩下字陸德明皆讀戶楚辭亦然此處屬上則讀戶去聲屬下則讀戶上聲皆可觀九歌中上去兩音有通用處

好蔽美而嫉妒 叶當古切音覩

折瓊枝以繼佩 叶音皮

求虙妃之所在 叶才里切示上聲叶上理字此亦一叶法又一說叶紫

朝濯髮於洧盤 叶鞭

好蔽美而稱惡 叶污去聲

閨中既以邃遠兮 至 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 一說此四句當與上理弱四句爲一韻

孰信修而慕 叶莫 之

孰云察余之美惡 叶污上聲前九節蔽美稱惡惡字讀污去聲此讀上聲正可爲例

謂幽蘭其不可佩 叶備

九疑繽其並迎 叶御

摯咎繇而能調 叶同

眾薆然而蔽之 蔽叶別

荃蕙化而爲茅 叶矛

又孰能無變化 叶訛○韻補叶胡涭切音回此處當叶回音與上下韓祗蘺茲沫枝爲一韻不應叶化作訛又叶蘺作羅兩用叶音也古人用韻必有本韻而後有叶皆用叶音未之見前三節數化化字自叶訛與他字爲韻猶之第三節衆字與妒字韻則叶素第八節索字與迫字韻又叶色各行其是不嫌兩歧

芬至今猶未沬 叶枚以上十二句六韻

詒西皇使涉予 叶與

騰衆車使徑待 叶帝一說叶持又當叶杜兮音啼以上八句四韻

九歌音韻

東皇太乙 通篇一韻

雲中君 通篇兩韻

湘君

望夫君兮未來 叶離此讀本音則下思字叶腮

隱思君兮陫側 叶即椓息側爲今十三職韻後与木絶爲今七曷九屑韻後世不通押此作一韻可作兩韻亦可

桂櫂兮蘭枻 作一韻此讀本音曳作兩韻此即依細列切音屑

搴芙蓉兮木末 叶蔑

湘夫人

洞庭波兮木葉下 叶戶自上而下之下本去聲叶戶作上聲他處皆然

葺之兮荷蓋 叶既

蓀壁兮紫壇 叶直良切音長一說叶音唐

繚之兮杜衡 一說此叶杭歸上韻下四句另爲韻

靈之來兮如雲 以下六句五韻

將以遺兮遠者 叶渚一曰叶虎

少司命

荷衣兮蕙帶 叶帝

與女沐兮咸池 叶沱

東君

思靈保兮賢姱 叶戶

應律兮合節 叶即

河伯

駕兩龍兮驂螭 古音丑戈切音羅叶上波字韻

魚鱗屋兮龍堂 叶同

乘白黿兮逐文魚 當叶上聲合下韻

山鬼

子慕予兮善窈窕 叶去聲

路險難兮獨後來 叶離

石磊磊兮葛蔓蔓 讀平聲

飲石泉兮蔭松柏 叶卜各切音搏

君思我兮然疑作 以上三句三韻

思公子兮徒離憂 叶依姚切音妖一說蕭叶修與憂叶亦可從

國殤

車錯轂兮短兵接 叶匝

旌蔽日兮敵若雲 叶于員切與下先字叶一說先叶論

嚴殺盡兮棄原壄 以上四句一韻

帶長劍兮挾秦弓 與肱通當讀肱音與下韻叶一說叶音經

魂魄毅兮爲鬼雄 音熊熊有羽陵反一音又王劭曰古人讀熊于陵反今改入蒸韻此雄字當依此叶音形

離騷九歌釋敘

獻楚游聞畢侯之賢蓋得之李大夫壽蓉云侯生長沙弔屈之國而官夷陵產屈之鄉其心懷忠孝文章之嫩其遇尠憂愁幽思之傷以為頌詩讀書則必知人而尚友古人往矣縣寸心以詔來者亦既託於音詞如相告語然而其聆察也聽之其漫衍也聽之若夫穿鑿傅會蓋有之矣見之矣故侯之讀楚辭也推大於經訓則引近於庸言屈子忠孝人與依古以來忠孝文章未有不明白曉暢者也王逸以來說離騷者更僕而不能盡數鮮不以為沈江誓死之年蓋自怨生其遠於懟也幾希

夷考攝提之降逮事宣王歷威懷頃襄蹶不復振抱石懷湘一瞑而萬世不眎年且八十矣而猶曰及年歲之未晏乎太史公曰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又曰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則為懷王見疏之日亡疑也抗諫者彭咸之則諫不用者彭咸之居世更三主不忍覩宗國之亡而後老臣從馮夷以逝非始計然也且夫懷王之用屈大夫進賢才議國事嫺辭令所謂有成言也信讒齋怒遠游自疏消搖相羊有餘望焉一孺子嬰婉之語投吾君虎狼之口而不反於是託夏后之九歌以當虞挽山鬼含睇國殤棄原已矣哉東君司命終於禮魂河伯無靈忘歸日莫言念昔者求女從占祇令人悲增怮怛耳畢侯之說離騷九歌如此可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矣夫王逸以來數十百家往往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第以忠孝文章求屈子而不徒以幽愁憂思盡屈子惟茲明白曉暢之說可質經訓可證庸言離騷九歌通而二十五篇視此矣李大夫今之作者昔遭讒謗久而登進儻亦擥察畢侯之言而有所感與

光緒十有七年歲在辛卯三月三日譚獻撰於武昌講舍

序

幼讀離騷二十五篇。見各家註釋。考核綦詳。然意緒脈絡。前後茫如。九歌尤變幻渺冥。莫測其意之所在。有謂屈大夫忠君愛國。一本至誠。其纏綿悱惻之旨。不能盡曉。祇可意會。似非確論。後得謝梅莊先生離騷解。合通首審其意緒。分別段落。以意逆志。始能豁然。惟命意之所在。其淺深次第。恐初學讀之。尚不盡悉。因合各家所注。與先生解集而釋之。並其篇法句法字法筆法。皆爲旁註。所分段落。有未盡協者。妄以己意更之。九歌則按楚世家及列傳。釋以愚見。欲使千餘年囫圇誦習之文。朗如日星。庶好學深思者。心知其意。然究不知有當於大夫意否也。天問哀郢諸篇。意緒較明。無庸再釋。歲庚寅。牧歸州。來大夫故里。敬拜其墓。慨然讀其文。想見其爲人。因出所釋。以與州人士商之云爾。善化畢大琛序

孟龍川文集二十卷

〔明〕孟思撰

明萬曆十七年金繼震刻本

孟龍川文集序

文章不朽之業自古難之詞賦家首屈宋次矣乃鋪張事理錯綜經緯燦如指掌益猶未窺作者奧左氏馬遷非不雄於文而于三百篇之旨無當也彼其人皆宗廓千載指不數屈彼亦豈肯以陽見自限乎哉要推其賦性本有偏長精有獨運故其究多有所至耳西京而下此道寖盡明興稍襲故習至弘正間北地獨建旗鼓為先倡於是作者非一人亦非一家後大抵好立門户自爲品格學一先生

之言即矜以爲得如是而已始予釋褐京師與諸公譚執則嘖嘖文豪于河朔曰孟龍川云予時深有意乎其人恨予已往難作慕爲執鞭無繇耳已視事深陽於侍御朱君所獲覩龍川氏集讀其文想其人儼若接公眉宇聆咳唾也公豈直以文豪者哉取其學無所不窺諸所結撰亦拘拘體境與意會則奮筆而出輒又中窾如古詩非魏晉遺軌乎近體則翩翩軋大曆而上矣七言絕即投諸唐代秦王江陵間實難焉于它論序等篇

秦漢左史魏晉之韓蘇諸家則法不
相沿而能迭相爲用揔之原本六藝
其所自得而止耶文章名家有情其
而獨至要不如公兼諸體而精之爲尤
難者何也雖於才具備如抑公以碩
人生盛明之之世謂得時則駕易耳

詎期困於窮然而益工類有往者
郡方公盛年業上公車而竟以數言
罷去當是時使予假公以佛觀石渠
尺寸之地揚衡而論述古紹明來世
則由大任而龍門之何有至所稱述
當不止是已矣不幸卽居下邑而上幸

爲 天子所臣宜不能緣飾以經術稱
古循良而如茱萸輯益諸書鬻販
籍一旦多故責以揚主威而蘇氏瘼
固持左券合之矣宜皷脣吻而無
當實用者哉夫自公嚮之好古不適
世用而世亦不知用公等讀小智之

夫概謂無趣簡易亦足以飾昭涉
世而焉因古文辭而是特相招爲耳
讀者爾時詞壇拍掌相睨天瞶
當心千金自嘗夫安見其無可以樂
而忘老而況其卑然可託不朽者如
斯者乎予乃甚於謂同時月旦而

高風雅度不詭于先民法程則固
人人雖稱說之矣
萬曆十七年歲次己丑莫春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濬縣事海陽
戴椃金縉震書

孟龍川文集目録

一卷
賦九首
怡萱賦 遂貞賦
折衝賦 東山書院賦
山下出泉賦 喬松賦
風賦 瑞柳賦
悲秋雨賦
二卷
五言古詩三十一首
感懷三首 田家
感寓七首 夜坐
秋夜期友不至 水亭
寓郡寺秋雨和孟郊秋雨聯句韻
雜 殪盜四十一韻
濬風吟八首效白體 晚
登山
題竹間賦別卷送廬山分得客字

雨中寄靜山弟十五韻
襍詩　榮養六韻
七言古詩 十一首
行路難　送許依齋教授
盧生篇　春曉詞
襍詩有感 效蘇體　貧女歎
四山詩贈秦生孔殷
壽太老李翁七十歌
長安道　伾山歌 二首

三卷
五言律詩 八十五首
登日觀
秋日同謝四溟登慈仁寺閣
謝廣文枉過　遊金山 三首
同盟山　牧野
覃懷道中　澧淵早發
秋　夢宗師劉憲副
夜坐　九日 二首

愁　宿羅秀才山房
夏日山居
大伾山同陸梦洲諸公餞張爐山
晚酌嘉祐寺東園
雨　暴雨
雹　憶内弟劉文昭
能仁寺夜雨　雨登毗盧閣
晁春陵太史湖上亭 八首
登高　秋月

秋風　秋雨
秋水　秋雲
秋山　春日湯成
書樓　水亭 四首
山寺有感 二首　登慈恩寺閣
赴京途中遇雪　送王龍池郡守入覲
大伾山寺送曹縣王平岡明府
贈詠上人　曉晴
送人之郡　贈劉鍊師

送宋忍齋官無錫水利丞
寺居夜雪　問月
大伾居佛岩登眺時有僧欲建閣三首
過張氏園亭五首
賦得白玉琴送王平岡明府
憶李姪堯卿征日本
秋蓮　送盧譚城之通許
送郭武舉北上二首　送寶豐法藏上人
送錢同野之任荊城

春日草堂小集　送漢中王主簿
送周廣文掌教文安二首
送楊二還宣城　壽李翁
送馬浮山歸隱

四卷

五言律詩九十首
竹　春歸
大伾山登眺　暝
寒食雨　獨坐
散步　城東
京師苦雨　歎
秋夕　塞下
雪　憫荒
雨　夜雨泊舟
流河驛　有感二首
聞警二首　舟中夜雪
晴夜舟行次前韻
直沽夜泊二首　村居

何處難忘酒三首效白樂天體
丁字沽守風　病起
題女史圖二首　贈天池上人
送董右坡　贈端泓川太守
薛秋原擢周藩教授
送懷之弟武舉赴京試二首
贈潘竹鶴　水亭
題艾生子絡伯牙琴扇
贈楊鳳山逸人

夏日同張爐山諸公登大伾山
憶陳濱川　送楊月臺廣文
送錢子青教安慶
送錢子青宰芮城
聞耿敬菴大叅還滑臺因寄
贈崇國寺桂林上人 二首
送盧次楩遊南都 二首
再宿羅秀才山房
送林月山明府之石城

天寧寺學上人居
示兒子華平 二首　蔣虹泉明府得子
蒔竹蕉梵宇慮有移去者作詩諭之
憶謝茂秦　贈青城道士
客醫施藥有效詩以贈之
張家灣傑閣登眺
贈陳邑傳　大伾西巖感懷
送陸梦洲廷評赴京
大梁出師征倭
送毛豫峯明府之靜樂
滑臺劉氏園池
題董右坡明府榮養卷 二首
小園牡丹盛開次盧次楩韻 二首
曹司訓庭槐產芝徵詩為作一首
上元夜月食
下第南還留別京師親友 二首
莊敬太子挽詩
挽鄴城張良璧父

挽張爐山明府母劉太夫人 二首
送王鑑川兵憲還蒲東
哭盧次楩 二首
送黃主簿丁母艱歸蜀
和蔣虹泉明府寒食哭弟
滑尹徐明湖太夫人挽詩
冬霧同李石門宿大伾山海月上人房
次前韻　再次前韻

六言律詩一首贈秦少尹

五卷

七言律詩 九十六首
夜雪次韻 四首　秋思 六首
下第登舟南歸　泊桃花渡
直沽夜雨　長蘆
夜雨舟中聞王侍御按河南田京師
雨晴　田舡
夜　經太傅襄敏公墓

愁　九日
鴈　春望
清明雨 二首　二月十五日大雪 二首
贈尹鍊師　馮高
山寺夜有感　岳陽三詠 三首
中軍亭懷古 二首　送孫雙山司訓汝州
七月廿日熱
送陳司訓遷掌寧津教
錢秀才應試北上　筆

同王大伾侍御登善化山
病不與試遠信寄兒 二首
舟中次前韻寄京師陳侍御
寒食舟中臥病阻風
舟婦泣且牽　贈内弟劉文昭
贈陳濵川國博得子
聞警　贈周藩王國賔
贈晁春陵内翰
次韻孫前山燕京有感

送人歸隱　壽王大伾侍御
憒〻　愁
觀衛河漲有感
瀛東奏捷詩爲範東劉中丞作
贈滑尹徐明湖　贈滑尹彭東溪 一首
小園白芍藥開走筆一律索盧次梗和
雙頭芍藥　次韻王大伾侍御
示舍弟恩　壽董封君八十
聞人話都下事有感

臨清西樓　贈李鳳岩守鄞郡
登長蘆南川勝覽樓次鄧侍御韻
德勝門賞蓮　送董長豐教開封
贈儒醫徐湛泉　登樓憶陳濱川
戒酒　周氏山房十二首
長夏　寄葛少愚太守
觀鄉約會有感　陳筆山生第三子
送楊月泉還掌河南教
賀李宗周得子嬰　哭尹侍御

哭楊六坡推府
滄涯錢明府父隱君挽詩

六卷

五言排律十二首
題趙王壽冊一百韻
題董右坡明府榮壽卷一百四韻
贈朱南川水部兼感懷一百韻
贈滑尹彭東溪明府五十韻
贈曾少愚明府四十韻

題白馬解圍圖三十韻
叢桂堂榮壽詩二十四韻
雙壽詩二十四韻代作
贈王金隄豪士十韻
題郭翁壽卷　送李小亭赴沁州幕
贈閻少府　贈汪松厓廣文

五言絕句十八首
泊海口　試劍
聞柝　銅雀臺

新柳　大同軍
送端泖川　飲林下
欹枕二首　題畫樵詠六首
古意　七月十五日過盧生墓

六言絕句五首
題郭熙小景　夏日睡起偶書二首
山東禪院　秋思

七言絕句六十七首
即事　漁舟

憶龍山弟　西園秋夜
漢宮詞四首　文武二詩
秋社觀燕　吟風
詠月　再贈泖川
同蒋虹泉明府泛舟
蓮　牡丹
登樓　大梁出師歌二首
聞鶯二首　宮怨
歎　題百泉亭

雨過　題折桂圖
涿州野外花飛
寓京送劉静山内弟南歸
聞王大任膺薦喜而有作
送人之任山陰七首　始皇
贈府掾李子　長隄謠六首
八政謠八首
牡丹開對客時方以病断飲
經嚴太師府　古意

戲贈呈上人　春日漫興
偶書　秋日睡起作
下第歸寄劉静山
静山疾再用前韻戲嘲
春晚小亭偶作　有懷
荅李石門覓黄梅赤李紅花二首

七卷

帳詞二十七首
賀魏安峰赴召詞有引

送楊四泉明府赴召詞有引
賀高朗湖明府太僕奬詞有引
魏安峰明府奬詞有引
賀陳一泉廣文奬有引
賀胡二溪擢禮部主政
賀劉贊府奬有引
送張爐山主戸部政
賀董右坡薦有引
賀胡顒齋京闈高捷詞有引

贈董右坡明府考績詞有引
賀牛翁九十一詞有引
賀滑尹楊明府還守金州詞有引
賀邢明府膺奬詞有引
代賀張典史奬有引
賀田少尹奬有引　賀徐少尹奬有引
送其公赴召詞有引
賀李公　誥封刑部郎中詞有引
賀郭生入學詞有引

送董右坡明府入覲詞有引
賀周玉山置第宅詞有引
沁園春下第有感作　賀新郎九日
水調歌頭送楊二還宣城
水調歌頭詠大名廣平事也戲作
太常引贈王大任侍御
前調送蔣璞山還南雍

八卷

序二十九首
賀侍御王大任先生得曾孫序
敘賀謝定菴司訓得子序
刻徐明府鄉會墨卷後序代作
贈寶堂金上人序
送徐少尹還六安州判序
贈魯藩王承奉序
敘張生始有子　贈張生懿歸鄴序
送徐明府入覲序
賀田少尹烏臺奬序

送董右坡明府遷戶部主政序
德澤詩序
贈丹霞和尚給牒主衛河東寺序
贈滑其掾序　敘賀侯生得孫
送曹二田判漢州序
濬尹高朗湖公依日瞻雲圖序
賀孫文屏先生中丞禮奬序
贈盧生序
敘濬民送虹泉蔣明府

叙賀李君得子　賀王生序
鄰邑賀政序　賀曹崇髙得子序
贈閻簿序　贈張典史序
贈葛少愚明府遷河間郡丞序
叙送葛少愚郡丞之河間 代作
送葛明府朝覲序

九卷

序 二十六首

送董右坡明府遷户部主政序

送錦衣王户侯徵軍租還京師序
贈劉生序
送鄒子良還江西序
贈錢同野令芮城序
贈蓋醫官序
黎陽馬神祠會社序
濬縣志序　贈府掾高子序
贈徐少府序
賀艾生子紹得子序
松亭聯句詩序　贈李生序
壽後葵楊翁八十全福序
贈松岩王君得子序
送別駕喬公均徭善政詩序
贈陳廣文憲臺奬序
大名凱旋燕賀序
北溪董翁壽冊後序
代贈閻簿膺奬序 并箴
河汾聚樂圖序　神明録序

送人尹山陰序
賀解州守陳公得子序
代賀王伯寅得子序
贈童子張文化入邑庠序

十卷

啓 二十一首

謝陶侍御惠曆
謝王龍池郡丞惠越葛徽墨
上魏安峰求點舉業題目

與張爐山
爲壻訟昌姓上陸明府
官馬斃點之弗到蔣尹恕爲啓上謝
送春菜與王侍御
因予受誣上陸明府
薦人就館
賀蔣璞山先生考績還南雍
辯軍田上石毅菴明府
謝徐明府惠炭燭

賀劉静山納寵
訟盜羊上劉憲吾明府
病不獲試登艫南還阻官權舟
爲子辯寃上大名鄭望雲太守
賀禮椽韓子　謝縣尹惠燭炭山藥
謝陳濱川邑傳惠南酒浙筆
謝宋忍齋先生午日惠物
通邑宰年啓

十一卷

書十首

報盧次梗書
上魯峪孟明府請復文廟八佾舞書
答蔣虹泉明府求救荒策書
上冢宰許松皐先生書代作
與陸小峯　與張峿崍
上陸小峰明府禦寇方略書
與蔣虹泉大伾論胡寇
代與謝提學書

代楊六坡幼子見上其侍御書

十二卷

小柬四十九首

與朱一槐　謝李滄濵
與陳筆山　與耿忠菴
再與忠菴　與王龍池郡丞
與蔣虹泉問病書
與陸小峰　與王小樵
回虹泉　與安峯魏侍御

與國傳陳濵川　與鄭虛舟
與靳鈍齋　答朱一櫆
與張爐山二首　與張石河
答劉永城年兄　與謝四溟
請人賞牡丹五首　與錢子青
慰李東崖　與林越山
與朱南川　與謝四溟
答陳筆山　人日請客
送果與董右坡　柬長垣侯判簿

謝周南樂寄藥　索書稟小柬戲作
雪中請盧次梗
答劉文昭雪齋見名
與海月禪師兄　請三廣文三首
與田莘野　與王鑑川送耒禽
謝董右坡
答楊廣文求杏栽茶蘗乳犬
送箭與人　與王小溪
送許依齋廣文

十三卷
論十五首
李璀　不義侯
論齊景公欲封孔子
折中論　敬畏論
酈食其　巾論
立太子論　論三代
論承繼　論臣節
辨惑　論將

論相　王陽王尊
十四卷
傳五首
高密王傳　張孝子傳
谷南焦君傳　張嫗傳
王瀾傳　聶氏傳
碑文七首
濬縣令葛公遺愛碑
濬學掌教陳濵川去思碑

濬縣重脩長春觀碑

濬縣新建道口浮橋碑記

重修荊山寺碑銘

大伾山天寧寺重修三殿碑銘

大明濬縣均田善政碑

十五卷

記 六首

大伾山記　水亭記

大名府儒學新建文筆峯記

生善福堂記 代作

重修碧霞元君行宮記

記氷戲

十六卷

表 四首

擬 賜硯滴筆格文房四寶翰林院

學士謝表

賜功臣常遇春劉基孫襲爵二氏孫

謝表

擬平安南群臣賀表

擬宋司馬光謝賜肩輿表

敷奏一首代慶陽守焦濤南作

箋 二首

賀趙王千秋誕節箋

大伾山建大佛閣代人上　趙王箋

十七卷

墓誌銘 十三首

張翟菴墓誌銘

澠池趙處士暨孺人王氏合葬墓誌銘

明故劉公暨安孺人遷葬墓誌銘

大明韓公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靳公安夫人遷葬墓誌銘

鄉進士靳君墓誌銘

明故王君墓誌銘

先君將仕郎建平主簿孟府君墓誌銘

明故省祭官申公墓誌銘

孟氏冢婦靳氏墓誌銘

孫孟見周墓誌銘
大明對溪李公墓誌銘
明壽官周君墓誌銘
十八卷
墓表 六首
大明汝王府典膳進階脩職郎王君墓表
明壽官牛宜溪翁墓表
明逸士靳君墓表
明故鄉進士戇齋胡君墓碑

明善人樗菴鄒公墓碣 代作
牛野菴墓記
誄詞 二首
西蜀戴夫人誄詞
劉母晋太夫人誄
祝文 四首
代縣祭城隍文 祭龍王文
濟瀆祝文 祭八蜡文
祭文 六首
祭太保陸東湖母太夫人文 代作
祭户科給事中彭東谿母太夫人文
祭盧次楩文
祭濟庠范司訓孺人其氏文
祭蔣明府弟文
祭節推楊六坡先生文
十九卷
雜著 二十八首
濬對 一首

賀説一首贈宋子受得子
贈寶堂和尚説 壽菴説
民愛圖賛 菊賛
漁父賛 王官箴
雙壽頌
代人壽嚴介溪太師頌 有引
趙王千秋誕節賀頌 有引
瑞井銘 有引 彭祖觀井銘
扇銘

跋王大伾侍御寄坎齋書後

東山書院上梁文

補秦皇帝謚　宣城楊氏世譜

跋楊氏譜　鄄人對辯

駁坑儒辯

二十卷

文 二首

舉劾文　来鯉文

讀書大伾山寺告釋迦牟尼文

疏 六首

道口建浮橋抄題疏

觀音院坐禪講經抄題疏

修長春觀三清殿疏

再脩前殿化緣疏

水陸會疏語

大伾山建大佛閣疏語

戲效連珠一首

孟龍川文集目録終

孟龍川文集卷之一

黎陽孟　思叔正甫著

新安金繼震長卿甫選

黎陽朱應數德載甫校

賦

怡萱賦 為朱南川推府迎養作 用曹大家東征賦韻

粤惟輜軿之安貞兮吉載萱乎北征懿茲萱之範閫兮緊德順而禮行將閟魏邦之敝風兮標女道而建師遂俛從桂子之將迎兮奚

門閭而倚悲壽考茂茲北堂兮庶晨昏之莫違體熙熙以行紓兮胡茲人之皆非即潘輿而就色養兮豈古人之難追恒出忠而入孝兮衆咸知夫所歸舍茲萱之正則兮聿遑遑其從誰是從容以中道兮豈聊落乎我魂顧人性靡不同兮誠率之而匪難諒曷從而至止兮亦義路而禮門離家食而樂宮采兮非有心于卷舒霧根宿有植德兮宜榮壽于人間魏人觀而且感兮咸嘖嘖而永歎孟母之育

碩儒兮乃今見而有焉訓仁恕以悉民兮孚康樂之為邉嘻茲萱之穫茂兮亦懇々而勤々謂宜男而徵應兮得天與之仁人名鹿葱以同庥艸兮孰無智之昬々既忘憂以滌慮兮有大樂乎吾民雖瓊芝與瑤英兮萱視之若荊榛羌玆萱之所在兮常呵護之以明神炎帝嘉其華而有濟兮嘗之百草而云云嗟鴻濛之世遠兮固已載之于三墳唯令儀為不朽兮曠百代而名存聿萱之貞茂兮斯堂陛

之多賢唯賢之善怡兮益見萱之有徵後蘭蓀與桂枝兮昉于是而必興昔融々其暢和兮越東風之布仁萱適此以毓德兮膺備祉於天人承九重之恩露兮恒驩虞以怡神謂有德則榮兮視萱之福而益信亂曰后皇嘉卉煒而文兮萱有令德若而人兮東皇布德則有作兮千葩億卉咸仰法兮蓁々榮敷靡有求兮本深末茂乃其時兮動植之性天所同兮栽培傾覆胡此吉而彼凶兮萱福既溥守之約兮萬壽無疆寬兮綽兮

遂貞賦 有序

昔在古盛旹哲婦貞女仁淑義烈家人道隆咸恒其德關雎鳌降言之崇矣任風正氣代有其人久道贊其常栢舟咏其志楚臺甘其沉宋堂守其燔杞婦圮其城狂妻赴其流其否者葢亦多有故令甲旌别淑慝節義之與邪辟也今　上德昭道行嘉靖明邦鄉風隨流烝々穆々興道遷義陰

化内則天下貞觀矣乃山之西堯理舜治俗醇民慤載其婦憓貞一爽烈挺節執誼不古今殊歲甲子絳人郭某女年茂心一以死殉夫方其死也親懿或招寃焉孟子聞而悲之曰嗟虖异哉是不可以已乎且招魂而著之辭非宋玉乎非景差乎盖徒知哀其人而不知昧于禮也夫人臣事君取義成仁有隕身之節焉君子值其難有死無二如女之事夫義同君臣穀則琴瑟

死則同穴死生命也度無可依何必延生
扎是謂守死善道英神精爽光照日月冥
格之爲於是援筆撫宋玉之文而反之作
遜貞賦焉其辭曰
圜方絪緼精爍凝只化醇搆膠厥民生只倫
昭麗升物則馮只柔剛正列緊咸恒只縱恣
越傎性懿訌只彝倫攸斁世僣〻只晉維上
游山川經只長紫厥祥氣炳靈只載公載侯
賢聖叢只萬生德婦淑靈明只制節無荒龍

唐風只卓犹烈婦女師宗只率禮稱詩大柔
嫈只象服維則匪曰紅只滑穗幽扃播芳馨
只請專守素寒門衛只之子于歸肅〻雍只
遷家不造兩天終只婉〻蒨蘭少艾容只華
容傲茂奄其傾只婦聿嬋媛心瘞瘞只婦有
三從荃伶仃只磬行或點彤管懵只愴生殉
義寔維貞只妝譁萎世殞娉婷只玉閟幽泉
魂則升只帝告巫陽女其輔只芸兹恒幹任
逍遥只嚮吉傲紫駕纚〻只履禮爲車義驂

驍只温潤栗然玉蓋喬只正節維旄溶掐搖
只𥻆雲騁風幄張霄只氣聚神遊萬靈朝只
魂兮時遊或東或西或南或北只明庶熙和
序融〻只人柔長年天地窮只帝女瑶艸華胥
成只巨鼇贔屓戴蓬瀛只下上滄溟不危不
傾只金闕玉樓女須童只小玉追隨雅從容
只霞裾嘔絲稱纖穠只麻姑擘脯麟截旱只
扶桑丹椹味甘餳只白香青錢酒舞龍只孺
帝琴瑟聲和平只魂兮來遊東方崇只魂兮

宜南〻樂虩只衡嶽華存娭相祭只楚徼九
疑岑崟嵐只娥英殉虞叢篁斑只黃陵二節
荃與三只飛生鳳腦丹陵酣只鸑舞鸞歌樂
羣仙只蒐兮倈南麗正烜只魂兮來西〻方
之樂沈〻怡〻只羣玉四徹冊府棲只曾城
九重崔巍隑只玉樓十二金臺隮只王母戴
勝壽天齊只華容絶世天人奇只安香俵成
目光暉只飛瓊雲華各攜提只袷襦霞采華
結宜只九靈夜光青霜衣只碧璠太玄闘緋

纚只張筵瑤池蟠桃飴只芳華紫芝之麰壜穲
只雲和靈璈玉參差只白雲玄靈謠曲媞只
無已太康樂槐眉只魂乎西極茲樂亦只魂
發戾命宣遊北只戶通不周地闢驕只斑龍
擁馭旗旆〻只玄冥伏迓慎驚懃只玄武伸
訖騰蛇搭只太陰屏室選神伯只高陽相寓
伷幽宅只鄧林層冰熇暑萬只燭龍舒耀昭
昭白只昭明燭光照里百只二女織路撫軨
接只北陵綠阜琅萊葉只帝都綺花玄酪歡

只九辯九歌天樂叶只智夫獻酒阿女鎑只
荃令義和誕彌節只好樂休〻蚪返勒只魂
乎飄〻上九天只鷖騄螭駕杳翩〻只青琱
素威左右邊只長離虵武從後先只叫闢帝
閽入瓊軒只九華玉真誼我賢只玄女上元
亦恭虔只天孫織霞雲錦鮮只離瑜主衣服
纏纖只婺女煌〻脉不言只羿妃奉桂留延
邅只玉藥鳳酢馳膏饌只鈞天九奏舞鶴鸞
只王良振策房駟椀只上征之樂極愉恬只

魂兮徠下下都平只后土皇祇待良朋只神
龍九淵馭雲軿只龍女澄泉清肅宮只漲海
天妃林邀伻只曹娥盱江義同盟只孝烈靈
妃遨洞庭只饒娥精氣標女清只井收勿幕
岳姬同只魂遊下土來燕寧只通陽朝霞鼇
東方只寒穴神野西無疆只勾陳乘蓋北極
茫只太丹肆夏巳南翔只其上無上倒景卬
只下極無下倏相羊只魂兮歸來覽故鄉只
條山蒼〻綿首陽只峻極隱天巍太行只嵯

峨巍嵬青萬邦只瀆沸裔漾欲納撼巘走銀
潢只佳氣歊蒸鬱蔥靡只河嶽精英駿發祥
只粵維貞烈寔舊邦只麻衣姑射往彷徨只
曹媼遺墟心則降只亂曰天地正氣兮粹為
精英下河岳兮上日星命人心兮惟明靈凝
陽德兮聖斯興陰淳懿兮恒德其貞晉山叢
紆兮晉水清有女素族兮祥慶膺蘭儀貴兮
玉度秉明仁慧緯兮義為經笄齡弱艾兮始
有行佳伉儷兮和樂且嬛天胡殞兮遘茲閔

函從一不變兮心清瑩玉沉珠委兮神超升
棄元氣兮入青冥遊八極兮超鴻濛彰女範
兮垂儀刑唐虞化兮媲
皇明煒彤管兮標竹紫杳終古兮流芳馨

折衝賦 為滑張爐山明府作

邈厥初之生民兮絪緼天地之圜方粤立天
之道兮寔棠籥乎陰陽伊地道之有立兮亦
抉軋于柔剛紛吾人之化醇兮賦仁義之為
常胡太虛之邅廻而錯迕兮乃各偏其所尢

有彊弗友而過剛兮亦燮友而失柔既婷節
之內美兮或脩能之外浮雖堂堂獨得于張
兮又榫木歎于漢周喟三后之粹純兮固后
世之鮮侔夫何井絡之野兮西蜀為梁益之
垠居四維之上游兮敞弘岌岌西之南合萬
物而致養兮靡頤領于役坤羲娥蔽顯以趨
來兮氣泬寥而厚渾序中穌以四代兮恒肅
肅而溫溫爾其山嶽糾紛兮川原廻縈清淋
扶輿以蓊薆兮而煥發之晶熒鬱岷峨之巔

秀兮越江漢之炳靈時應期而降神兮維吾
公之挺生御中和而為性兮服陰陽之淋貞
吸弘懿以光明兮應傳說之列星躔華族之
嬋連兮於奕世而載英皇諒余生之焜耀兮
肇錫予以嘉名余既幼有此岐嶷兮昉儁朗
而蜚聲文光煥于黌序兮爍西南之長庚冠
切雲之峩峩兮紛劍佩之縱橫袪芳蘭而袵
蕙茝兮遙馳驅于上京絢道德之英華兮挾
摛藻于天庭才靡相如之壘兮易突邃于君

平文軋洵軾之雄深兮賦掩淵雲之雕蟲靈
脩將德馨之有稽兮試甘棠以專城望望滑
水之湄兮握一麾而南征滑泯端余行之潔
清兮月匪閟而平理逸洪忽之流風兮遠渨
淒之奸究曾日月之幾何兮頌聲嘑其四起
維堂畫之有簾兮夜庭不設乎蘭錡胡赤丸
之獷猍兮故骯髒而妄求並突如其徠兮示
雌伏之相投巳環佻而坌並兮韔狙擊之餘
謀出七首之揮霍兮氣咆勃而獰愶前鷹瞵

以趁邅兮後鷄視而騈勠曰帝命之有嚴兮
孰敢抗而夷由恒人而諟值兮固弗喪厥所
守非震掉而駭愕兮將樹頷而色土或類羅
之瘊痁兮御嗤怯而麋肘又若陳之赴敵兮
多食而不知其口乃我公之履變兮何亦烏
之几々接彊褁以談咲兮命旅進而肱麾睬
白刃而茗飲兮綬若々兮怡々倏叔婼之左
咳兮俫丁盱之蠻留彼刺蹊之輕訬兮吾視
之若婢僕初矍馬之相顧兮已睇々而觳觫

忘其所以睒晹兮醜形茹而忸墨或舉囊以
提渠兮怛虢々而懾伏乃棄茗其未釋兮冠
儆勢而受詘諠抗手而隱拳兮頸血流而僵
仆走洶々以奔救兮急手足于頭目速如堵
而排闥兮覩析足而刑劇命掃血以張晏兮
更行觴而秉燭文士有此也遭兮固萎靡而
包羞武夫之遭蹇連兮恒憒々而寡謀豹無
勇以禦虎兮毅任柔而內熱燒盪舟以斃躬
兮偃仁義而亡國慶忌勇有力兮囚阱室而

生減不占篤于仁兮聞鼓聲而殞絕游吉寬
柔以相鄭兮盈萑蒲之盜劫處父執剛而理
晉兮誨射姑之戮皴苟偏任而致禍兮世同
哀乎一節處智勇之淵偉兮斯所貴乎全德
盾闕門以假寐兮靡役心于防害非觸槐之
感義兮雖敬忠其猶殆琦亢戎何踈虞兮刺
入幕而莫戒弗擒諜以懾昊兮徒詑量而遺
帶偉繼亮而秉鈞兮國依々其未艾歘于盜
而見戕兮奚身名之俱泰歘剸刃而理翰兮

辜儆謦其少懈岑弗忌于彭亡兮武征南其
馬賴嘅隋陸之不武兮嗤絳灌之少文何賈
之值炎興兮建侯岁于雲屯勃嬰而文遇兮
無禮樂之前陳維君子之備德兮尚內外之
彬々內文明以柔順兮苞威鳳而經綸外介
剛以毅武兮凜虎變而保身軻命世之亞聖
兮猶留薛之戒心人可親而不可犯兮乃吾
道之攸珎憶聖哲之前軌兮可揚搉而縷數
善熾名于後先兮必既文而且武尹升陑而

佐戰兮咸一德之格祖望鷹揚于牧野兮進
丹書之敬主旦治平之禮樂兮褰鈇戉而破
斧亮二表何忠蔚兮辱巾幗而懿姆艾西涼
之儒簿兮麾潰敵之白羽度命圭熏相印兮
戮滔天之䟦扈準酣慱以唫暢兮全趙宗之
孤注范腹甲兵之數萬兮喪膽謹而駭屬維
完德以康身兮斯武威而文黼安我所以安
天下兮厚我以篤周祜故巘嶭巃嵸維嶽兮
恒柱天于今古爐山高哉幾千仞兮齊恒華

嵩衡並岱宗而為伍宜其禀中和之全氣同
聖賢而為輔也訊曰堪輿渟滀氣增蒸兮崇
涼隩溫運降升兮坤維西南利得朋兮柔順
文明含章貞兮剛正德方和厥中兮文發其
英武且雄兮發強徽柔服厥躬兮鳴絃化理
治從容兮杯茗逡瞬殪元凶兮將之而虎相
斯龍兮伊吕公旦兼若行兮三圭重貴任宰
衡兮之功保大時維雍兮爐山峻極日月明
兮

東山書院賦

於赫潞川古維河朔厥形滙豫厥土沃若齊
秦旁極趙魏囊括殷梁之集燕冀轇轕西東
控扼南北鈐鑰壁宿躔維淇黎梯桀鐔以大
伾連城倚郭其為山也嶍嵑岉崟嵣嵯重崒
岧嶤屹嶦崹峴崇巑匪屬碞嶙突如斤斸崖
懸嵐翙臨紫嵔嵬崚巍穹窿寔維再成巖錡
形阜登陟靡土險乎崿崿危乎岳岳延癸揖
寅邃洞幽陰谽呀豁閉興霧吐雲崛嵂曲紆

溜滴浸淫內岏屹以閱閬外巖岌而銳銀何
巖巖之峣崖忽捌破而坼分石礔哆奓神龍
攸止勿用恒暘出潛霖雨奮激而雹厲怒斯
水膚寸觸石滂霈千里膠盭上征三休百徙
企椒丘兮如削望翠微兮靡靡塠隈發凱槩
肯觸紫登降峛崺戔陸貏豸坦坦履道孰基
孰址是蓋大禹之所檋楊宣尼之所輪軌端
木子貢此焉委蛻于是乎洪河洶湧泌節滂
湃走乎其下洚水是注越千斯年潰而南徙

徒觀其野則膴膴原田芒芒禹迹夏貢禹謨
有開茲啓周卜黎水建邦肇封茲惟衛地北
邶南鄘令德懿紹嚴叔武公季札聽之曰美
哉淵乎憂而不困者斯衛國之風於是乎孔
子適衛而為大聖人之所經冉有廼組六轡
樹駟馬正旁策從羣雅驅德車脂道轄仁函
兮蓋覆義方兮軫下載馳載驅伾山之野夫
子乃喟然嘆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
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是蓋

吾夫子之王道兮聿君世之大方養以植民
生之厚兮教以循其性之常利用正德兮合
同而昌得位行道兮世可虞唐胡七十聘之
不遇兮乃此郊之徬徨覽遺蹤之彷彿兮嗟
予涕之浪浪孰能慨斯文之未喪兮因餘風
而振頹綱有美一人兮婉清揚尹茲土兮循
且良政孚化達兮民永康覆遺址兮喟以傷
復富庶兮教之明于是乎歷日協辰龜從筮
古審曲面勢鳩新舉故量工命日精稽費務

載測圓方詳度廣袤殖崖夷塗違險遠陋乘
歲時之豐穰用農人之暇豫梓匠擬模工徒
營繕獿人騁巧圬者準墁鈎錯矩成損高益
陷室度以几堂度以筵僝材公儲鳩僃資算
即山磐石土合金范競趨以力匪督而勸匠
石為斲運斤成風傳說之築杵捷雨傾姬封
垣墉戢脊雲蒸承福塈塗濤湧波濴匪籍一
技寔縈犖功翕翕闟闟其直如繩捄捄度度
無陂不平岧岧嶢嶢蕩摩列星因天資之自

然非人力之可爭于是乎虹梁駕空欒栱相
承蘭栭邳張陽馬騰橫浮柱岌峩層櫨枝掌
下褰上奇短梲長桁雲棨龍桷形禹勢同剞
劂以裹樸斲以稜匪刻其桷靡丹其楹房廡
陰室不陋不宏豐約相宜文質協中奠山之
椒補地之豁穹穹窿窿馮馮閣閣遠而望之
若巨鼇贔屭而戴蓬萊迫而察之若排雲霧
而見閶闔其或陰霖霪霂澒濛閃灼又若蜃
氣化成樓閣俯矣仰矣肆曠爽矣高矣敞矣

極曠莽矣若乃冠蓋追隨人士来往望北辰
以遐征于青雲而直上遠眺悠然神怡情曠
其南則白馬通津廣野平林斜界朝歌白西
徂南淇流活〻衛波沄〻童山拱伏黎濬爭
奔鹿臺財殫鉅橋粟塵有國有家殷鑒斯存
其東則洪河流空沙磧坌壅藝我黍稷遠牧
邇農昏墊魚鱉緊禹之功其北則三山髙踞
峰攢黛列雲霧混澒樓臺沓疊海市仙宮幻
化出沒檻泉七十有二潏瀁洞浹縈帶乎其

側載觀其西太行天齊含日穿雲瑰異環奇
如獸而蹲如馬而馳展者旗旋張者羽翍競
秀爭趨北拱　帝畿下眡街衢萬室鱗戢重
城峻郭池隍嚴飭廛市周匝駢蕃貨殖平望
桑榆漫〻奕〻眼髙四荒神遊八極倥偬斯
息蒀熉斯滌方其情適莫可畛域有臺有堂
匪躭遊逸上應東壁蓄儲文籍羽陵之曝莂
丘之積羣玉之府容氏之職灝〻焉洋〻焉
裒積如山於物其富六藝尊經斯道之庫諸

史兼收適道之路九流七畧百家衆彙扶而
本之亦道之附揚董之析著劉荀之分部鄭
馬之糾什王阮之掌故穆淵之嘉食謝任之
訂誤外史有遺中經未載咸此攸聚奚啻乎
周禮盡在濬矣爾乃架充縹緗人懷鉛素鉅
儒鴻生俊及厨顧習〻冠裳楚〻風度葳焉
修焉息焉游焉星羅雲布奚論其數偉濟〻
之多士會文囿而揔集合志同方營道同術
究羲畫搜孔壁歆雅頌續麟筆履容止叩金

石先升堂次入室往聖坦途来學踐迹誠明
兩進敬義偕立賢關洞徹聖域優入聿禮立
而究用兮攜吾法乎前脩蘊藉帝道兮虞肩
夏侔淹洽王佐兮排商轢周治安兮紓謨寶
懷兮嘉猷臯夔稷契兮同流伊傅周召兮為
儔用之則行兮仕而優爾其英髦俊乂則以
學文春誦夏絃以莫不勤執禮典書秋冬恣
恣博古淹今温故知新龍痴秘見龜揔多聞
見黃香之不見論鄭璞之未論檢河間之遺

編出陳農之沉淪欵唾珠璣揮洒烟雲倩絢
道德組繪天人探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紛
紜倒峽翻瀾纏忽如神陋屈宋芬楊荀崔蔡
北面班馬僕臣下逮莊騷軼軋靈芬莫不芥
拾青紫龍躍天行含章秀發炳靈載英振衣
雲闕摛藻天庭濟濟翽翽且公且卿彰施皇
猷粉黼太平進人士於臺閣銘勳業於景鍾
由是觀之崇堂闕宇非為游樂所以理性也
朋來斂學非以徒羣所以為政也躋以衍孔

洪暢醇德所以崇正也夫變常俗人敦純習
揖讓絃誦匪瞽而入規圓矩方不摯而拘儒
紳居居童丱竘竘鉛槧簦笈風靡雲駛偉材
魁筆日耀星垂堯醴舜薰續典紹詩凌跨百
代文莫與夷故論易未深漁父以為唾士有
不談王道者則樵夫咲之矗矗伾山戴茲精
廬混然中處永協堪輿系曰截彼伾山維石
崆峴嵂崒巃嵸兮嵌谷邃穴欝岪嚶溟夕空明
兮靈霽歇欻幽黝杳冥潛神龍兮坻坂盤紆

隳防歆傾忽坦平兮滓洞啓墊閔世悲窮聖
兩經兮於維葛令續往開來釁此宮兮丹函
錦袠紫臺芸觀富莫京兮冠峩帶博譽髦英
游林立叢兮來歌來游藏習以脩大道融兮
斟酌元氣調燮化鈞翊
皇明兮登三咸五泰階平兮永亟山河固終
窮兮

山下出泉賦 頌璞山與虹泉也用仁智動靜樂壽為韻

繄太極玄漠而儲與兩儀蘢蓯而絪縕既凝

胚以成丘昇亦融溶而為川津維山嶽之所
鍾萃克全夫二氣之龐淳基重固以壯楗氣
高敞而漢垠蘊寶玉於丱璞揚光燄于穹旻
華而采兮草木之芬敷文章煒煒而彬彬量
不辭於坯土煖呴谷于陽春隱然作四海之
鎮沛而雨天下之仁爾其重厚積于悠久泓
源發于漸漬溥傅久而時出亦涓涓而毖毖
汩漠歛吐淵澄瀉浮春膏動而通流兌潭潤
而滂沛蒸雲扶輿以從龍赴海朝宗而示義

蕩滌萬類而無私惠瞻天下而不既澤及蚑
蟯而不恩德施百姓而不費明鑒于聖清濬
哲于睿智爾其為體也下徹淵魚上飲蝃蝀
川既逝而潛鱗醴或流而歡屬源其滯而通
達渙其文而傾洞盈科漸進于溟渤圓行世
儀其流動爾其突如特立凝然高峯維石巖
巖齊莊中正霹靂霞翳不失吾性烈風雷雨
弗迷吾聖任吹萬之缺掌吾惟鎮之以靜也
歌曰水為予兮非一勺源發洙泗流關洛調

羨沃禹入黃閣波及四海熙熙樂又歌曰仰
止高山清且秀兮靜而有常德彌厚兮福源
衍慶流宇宙兮水水山山無量壽兮

喬松賦 為撫州處士張喬松賦

夫何喬松之生奇兮炳青德之粹淳託峻極
之陽嶠兮蔭磐礴之幽陰旁巑岏而嵋嵑兮
下嶄嵯而岩嶸近艮乾以隱天兮仰巇巇而
干雲崖隱岸嶺以泐嵪兮溯徙谿確而嶇崟
玉筍兀嶜以運裊兮上棠支乎天門羌寶蓋
之天柱兮抗南極而獨尊洞磨岈而含秀兮
毓靈淑于盤根梢雲薈蔚于高標兮玉液浸
漬于無垠爾乃潛演噴泉奔溜赴壑匒匌競
趍駭涌硏潳瀑天垂以漾灑兮澗石激而雷
雹頹礧厄之确犖兮潄靈根之瑰穀滋精英
以培潤兮挺千尋而高擢祥風飈灑于其杪
兮甘露霑霈于其末卿雲昫熯以披離兮醴
泉溶溶而揮濯陰陽變化之糾紛兮獨栽培
于喬松何四時之平分兮竊獨欣此惠風露

浮陽之暉暉兮敷柯葉之青葱覿錦翠之燦
爛兮聆鸞鶴之嘐嘐稱茲松之森聳兮姣麗
服以揚菁爰孟夏之序代兮草木莽莽佇炎
曦以赫熾兮流火雲之滉瀁上亭亭以偃蓋
兮下陰森以肅爽荃茂育之虬敷兮尤對時
而順長度萬壑之長風兮凜寒凓之遠響惟
盲風之變律兮白露下而為霜蕭瑟聊戾兮
草木苴比而不芳收恢炱之蔚蔚兮奄羣植
而萎黃惟修幹之偃蹇兮尤聳秀而青蒼穮

既戒以嚴霜兮冬又申之以積雪屏室斂于太陰兮寒門谽谺而罔閬㠑峨峨之層氷兮駭地軸之既折玄武蹻以隱殼兮螣蛇蜿而自結竹枯而柏殄瘁兮木何于乎不契載視松之喬兮弗柯改而易葉信四時之代謝兮恒德貞于一節乃若根直九泉蟄龍知種頂拂輕霄恒儀威鳳物不可以磋錯兮世莫能以搖動于是夏瀑飊靈兮或澍而涷百川山演兮洚水湏洞砯湍激突以瀸潤兮迅碓投

而矢湏聲溢流以雷㕴兮勢電射而嶽迸月窟岸而為魁兮地衡砚陧而靡定芥若華于滂流兮查建木而梁橫㚇身扼而砥柱兮根龍蟠而貞勁肆犇踼以搖演兮屹靡撼其恒性爾乃地穴鼓橐兮箕芒耀煒萬竅氣噫兮九候咸靡撼搖坤維兮翕張天宇衡廬觝觸而相磓兮濵渤捲涸而互徙岑嵒礨摶羊之奔兮豫章僨亶兮竜疱鬆絃松之嬌嬌兮抗狂飊而獨峙枝連蜷以扶疏兮葉蔆楙而濤旋山川僬其易觀兮慹中立而不倚宜喬松之為德兮壽天地而同祉亂曰懿彼貞木生南國兮昂霄昚蟄材挺特兮正直峻拔純有德兮鬣鬣丹鱗文章煒兮仰卬俯垂禮可則兮風篁而瑟樂弗閴兮蔭庇仁弘禹拯昵兮霜凌雪抗義守節兮橫流獨立弗偪側兮撼演堅貞武烈烈兮零露團兮清而且潔兮秦官弗櫻孰可涅兮材大用難邦之傑兮元氣太和維此殖兮峻嶽喬松相為岨兮遐齡永

祉莫之極兮

風賦

粵若冥莖之肇氣聿太極之搆天柄巽靈而翊化奮餘陽而迴旋形罔顯而傳切勢弗疾而力遄既歘吁而迣蕩亦砰礚而訇闐往莫測其所極來孰究乎其先恍靜惚動靡暑拓寒飊沸絃殥鼓翕極埏歲工尠而靡時大化廢而莫全所以鳌生殺於萬物運舒慘於兩間君乃川原錯迕而嘔㕴林麓朗清而霧撤

天地澄霽而雺消翔陽縕遲而送烜披拂翁敷颸飈颸颸薈蔚蓊華蓬勃稻穟陸抽蔵蘄水激毛蘢朱蕤擺實而陸離黃圓吹芬而廷蔓禾秀頴而翻搖阜蕃蕪而綠偃徘徊於椒桂之庭獵離於蕙蘅之坂若乃地穴鼓橐星芒揚箕虓虎哮林江豚躍潛紛颮颲飀蕭颾瑟颶勃怒激揚搠浡衝龍影石礐礎敖木蕩颸颩颩猋猋颹颹飈飈其為大也其為怪也爾其為怒也萬竅競噫九候瘵靡撼搖坤軸翁

張天宇沙礫駁飛鶩堁颮起厓㴔泐㟅而羊奔杭杌僵仆而龍萎五嶽欹蕩而反覆四溟捲涸而互徙陰火暫曉而耀明陽烏掩蔚而晝晦宋都驅蛍而鷁退周郊狼藉而禾靡黃帝振旅而晝迷素王整服而宵起雖狂恒以示變聖人因之而罷已若乃赤雲夾日斷蜺飲海颶母颮颷傾翻溟澥洪濤蹴天盪潗灪磤雷霆轟々霾曀霚々檣仆檝摧鳥驚獸駭天昊出沒而閃屍罔象恍惚而見怪爾乃天

清地寧波濤不驚江河恬靜淮漢澄瀅凱颸徐扇厲莫微颸桂席南徂揚帆北征吳檣楚柁租債流通長年逸而坐嘯不崇朝而百程爾其炎涼時動颼飈第舉條景方來臣寒序至送寒雨以為潭飛滕雪而作瑞驅靈霳而生陰捲霧霾而開霽亦有海徼之域夷山之嶕炎融異名沍冷殊號人經而手足墮鳥過而羽翼焦漢使制而莫度屬宵恃而不朝爾其邊山黷塞日斜隳關榆飛胡沙吹候鴈遞

鳴笳單于驕而縱獵壯士慘而思家若乃桂苑蘭路金屋玉堂鱗逡而太液波馥鬱而芙蕖香悠揚而媚服動飄曳而褋裾光徜徉於羅幃翱翔於洞房此則庶人不得並於大王宋玉獨興賦楚襄也若乃噓吸萬籟而湣績輔相元化而無心藏形影於杳冥妙功用而入神惟睿聖之惠迪乃休徵而時臨憶黃虞之無為和雅琴於南薰幻仙御之列冠舉泠然乎千尋必荊旅之不競奇曾曠之知音扮

榆歌而慷慨壯漢祖之雄心茂陵凄怛於素
秋亦杵情於汾陰成萬彙之悠々埒元氣而
為倫達觀乎宇宙之大斯惟風德之無垠

瑞柳賦并序

嘉靖癸巳春筆山陳公以諫臣出丞于魏
㕔事埶楣柳也搆榴既久公至忽由蘖焉
三枿濯々生意蒨蔚時人喜而異之昔有
唐盛時丞相堂枯柳再生僚寀悉賀因試
進士以賦瑞柳今陳公適寓此而祥禎延

再入為棟梁又天意乎唐賦不足傳矣愚
輙援毫作賦揚詡其事以俟後徵其辭曰
夫何嘉樹之挺生兮先木德於春光鍾造化
之晶英兮倍厚壤而高襄諒坤乾之交泰兮
精上應乎穹蒼近星躔而接鳳翼兮映南極
而揚光八々座輝々以高燭兮萬國謐而豐穰
臣隣師々以亮工兮庶績熙而惟康雖木工
之時動兮亦壯嚴而熾昌宿于柳而順斟兮
世於何而不滅聿五行體於地兮氣上徹乎
九陽徵傳箕而蕭昴兮諒君聖而臣良在天
成象兮成地以形匪河而墾兮匪肘而生軼
朱陽于蓋山兮軋多材摩直陵植立欐佹兮
經連雲而擢莖婉漢陽之十圍兮卓魏庭之
九成蔚繡爽以櫹槮兮疑若為鄧林之楨幹
磷々其龍鱗兮鳳羽交葉而縱橫何瓌材以
究奇兮羌求屬之虞衡匠石咨嗟以徘徊兮
公輸瞥見而為驚是宜繡雲楣于文昌兮沓
欒櫨于紫清雕鏤奕々以飾美兮誠可壯天

閼而重威靈夫何大材而小以兮遝爾榴于
潼之棠目為枯槎兮毆以謝也鑿為康梁兮
十尺舍也彌歷年所兮未之卸也大人利見
兮羌蘊藉也誼少終童兮文采秀發蜚聲馳
譽兮青規瑣闥内端慤以諒直兮行弗泄以
沓也厭彼明之廬兮蓋非遝以汰也清斂明
恕以從政兮泯不若是想也忠篤明允兮神
之所勞嘉祥豫作兮萌柢朕兆乾坤絪緼兮
泰裝其徐德洪邑以醇兮此焉有耀感驗運

千大鈞兮方輸造化之玄妙乘坱圠之優渥
兮幹既枯而發榮浸靈液以潛滋兮若建木
已槁而更生始璞潤而碧鮮兮恍玉樹之青
蔥木蘭標膚而靡僵兮宿莽已復而成叢匪
榮枯之交讓兮矧彌世之梁虹倒樹而生子
應皆為瑞本則由天兮支則拂墜芬敷蓯楙
兮英蕤蔽芾動龍虬而雲結兮時崔錯而蕟
骫化含天地之龢兮徵豫樠于元氣動履君
子之享兮植洩靈而效異枯柳載生兮君子

載升大人載登兮柳枯載榮朕兆有不言之
告福履有不意之膺楊兮楊兮楊于王庭亂
曰瑰材瑋質維長楊兮上應列宿燦寒芒兮
占為輔佐弼匡王兮賢臣騫舉國其永昌兮
論精降采漳之旁兮工師小試用匪所長兮
閱歷　緜邈禀以僵兮幽焉柳情若有所望
兮氣皆人化終有當兮鳳鳴諫議違朝陽兮
帝命彼柳獻祉以蕟祥兮載生載榮理豈不
明兮更需庚召入為國棟梁兮弘陰普覆四

海康兮豐枝峻茂後葉昌兮

悲秋雨賦

伊商飈之遞爽兮凄繁彙而驚穮倏慘雲之
岁起兮薄長空以鬱浮日晻曖其翳景兮火
流曜之光幽林菸邑以收蔭山嶺峗而歛愁
爾乃庭阜悲鳴西風隕籜烏鵲晚投長煙莫
合氣淅淅以寐寥景翳翳而蕭索其始也疎
珠綴林繁絲系天芙蕖跳玉決明媚錢助長
渠以汜派映遠岫而為烟溜入耳而聲亂雲

運睫而態遷爾其侵夜含潤崇朝其凉槭槮
萎紅薜荔郁芳竹凄風而驚韻鞠含露而滯
香草木以之變衰人情因而感傷若迺紫閣
彤闈玉堂朱闕龍篆銷沉帳綃沓疊肴醴興
闌管絃散咽聽簷鈴以譜詞俯檻流而書葉
蓋亦躭碧雲之洶羨而不知愁鬱之煩結也
亦有幽窗暗室別館離宮永巷莫寐長門晝
扃金井生落銀牀葉封承恩匪貌誰適為容
悵別夢之黯斷杳芳魂之自驚苦無聊乎風

幌亦何堪乎雨聲至如蒼野平疇碩苗佳實竽洝汨流滂沱淅瀝禾耳穈爛蔓草狼藉悼終歲之胼胝杳西成之莫期養監憂而脊亂翁婦對而涕洟爾迺燕塞防秋秦關戍卒慘澹邊聲啾咋鬼哭萬里淹羈終宵勞獨寒薄征衣心碎鄉曲若孱名引英俠利牽巨商陸馳華轂水泛艫航雲橫秦山雨黯瀟湘薜燈暗兮秋夜長孤館闃兮莞蒻涼瓣將寐兮旅魂結鄉夢破兮心慘傷恒點滴于空堦時衝襲于敗窻戍隕涕而欹枕亦惆悵而未央悲兮增欷久嫠釐妹新寡姜姬冷恨幽房漏永重幃絡緯遶鳴墻垣暴頹腸一夕而九迴耿無語而淚滴斯嬰世之至慘亦天下之極悲若也爾迺孤忠遠投謫宦離家放臣楚潭遷客長沙庚愁何既江恨無涯路迢遞而思竭愁一宵而鬢華秋雨兮秋風序悲兮物終有愁兮必苦有怨兮必盈正梧桐兮搖落近芭蕉兮亂鳴非至人之無慾不能對此而忘情

孟龍川文集卷之二

黎陽孟　思叔正甫著
新安金繼震長卿甫選
黎陽朱應較德載甫校

五言古詩

感懷三首

馮翼開玄始吹萬亦已殊曜靈常几〻千載驁須臾人生幾何者沆瀣事榮枯青鳥搏蒼天鷽斯飛蒿蕪小大雖異趣逍遥良亦俱達人齊物化邅迴無窮途青春競芳華素秋憐夜珠參差吹泬寥所樂猶未徂擾〻滯形役孫卿謂小儒

少年騰豪俠劍氣烱清輝馳馬入長安奇策陳丹扉青紫羅儁彥志不在輕肥時運何不偶前計一朝非黑貂行且敝面黧西秦歸欝欝南山松百尺無回枝匠氏既不顧吁嗟誰當知

飛鳥仍託樹孤雲亦依山樹容鳥自悅山高

雲亦開萬物各有適貧士常無懽出門孰可
謁慷慨成獨還俯視蘭芷英空秀誰與言

田家

三月仍雨澁前村乍開晴炊烟遶樹白旭日
穿林明黃犢草中卧布穀桒間鳴老翁素髮
種荷鉏田中行繰車占諸婦遠餉來男丁日
暮行歌歸陶然心無縈舊租喜已輸新苗忻
得成茅茨有濁醪呼與隣舍傾雛雞争呌噪
牛羊来縱横諸孫力舊業頗言遠功名

感寓七首

陰陽運化機元會日淪胥滔、若百川汨、
自東遊吁嗟唐虞禪何人辯晉魏異哉唐鄭
公而云不魍魅挾持何父子喋血何兄弟人
言帝道舉三變豈容易悠、坐忘言獨灑西
風淚

一言撫凍士三軍挾纊隨一卮傾上流三軍
忘醇醨蒼蒼生五兵人命寄於斯柰何白面
生往往攖逆鱗衆怒起難犯身首倏分離彼

死諒以輕國體為之隳至今桒乾河咫尺而
羈縻獨有江湖士切、抱時危

殿前春月柳濯、比張緒愛之不忍折人君
久延佇豈解調三辰安能釐四序吾見忠貞
才、一言遭逐去

典午頹世運竹林醉賢良禮法成芻狗酣沉
恣顛狂姑將遙婢去小阮驚悲涼奔馬累騎
還過市仍洋、人紀蕩復盡五星縱横光今
復人不驗吾獨憂紀綱

沙蔴兆文母炎精中暗韜禿髮齷齪子妄意
卯金刀閨闥媚老嫗符命欺兒曹一旦移九
鼎法令紛牛毛華夷漢狭小衆口争敖、白
水忽龍飛吁嗟聞號咷屍分漸臺下惡聲徒
嘈嘈昧者謂其奸乃以配溫操

汾陽留守兒日表龍鳳姿郡中雙累因一言
無煬隋四海揮天戈百戰驅王師羣雄芟已
盡骨肉生乖離讒說多佞倖巧言羣蛾眉巍
巍名神堯㞳、生嫌疑房杜千載雋乗機理

亦違二豎韋就戮太宗明德戢家禍無代無
千載令人悲
雲中徙兒怒鎻甲明皚〻時議期清郭始禍
無留貽云胡一摧折紛〻議招徠姑息暫已
定刈草存根荄悠〻我心憂誰上單于臺

夜坐

山林夜岑寂月上東林秋露下天宇清竹響
風颼飀偶影坐忘寐無語消煩憂夜久衣裳
寒欲去聊淹留

秋夜期友不至

西風散秋聲亂我虛齋樹月寒草露光山靜
星河曙陽鳥墮哀音清夜耿人語美人期不
來幽客徒凝佇

水亭

茲境得清真茲亭復閒敞竹月散踈明松風
坐蕭爽山光可怡悅水烟消渺莽逝者長如
斯夫子在川上

寓郡寺秋雨和孟郊秋雨聯句韻

皇風正穆清群賢官此會台芒耀重霄祥飇
扇晴藹郡稱南北雄時際乾坤泰旬宣逦股
肱恩波瀉下瀨齊趙分西東豫南四履大或
瞙楇佳禾却雨肥蒿艾驚風不崇朝碩果樹
無柰威傳叧沴離潭竭坎填兌晚霞雲滿天
夜溜洲擁汰驟響入桐陰驚枕覺窗外砌有
蛩啾〻庭無鳥噪〻碎竹亂繁聲浥花分餘
馝靄〻黯須濛濕〻洒滂沛淯〻流地脉淅
淅發天籟郊垌天雨金龍畝膏流怯微茫山

失礪清漲河如帶蔞〻已有寮多〻孟無害
浞滑鳥呼林鼓吹蛙鳴澮一雨已西成兆民
斯有賴澤國饒魚鰕宋叟登龜蔡溪翁仰而
忻田父酌以醇潤符流參差山毛蔚叢薈潼
衛鬪奔騰波濤爭訇礚沙際浮苴查河壖拾
螺貝亦祝亦滿篝乃積乃盈囷村閭擊壤歌
路少嗟來丐釣喜收絲綸客狂役車軑狐鶴
剔羽毛長翮知未剷濯〻南山松青〻垂偃
蓋澤豈但魏郊波及且曹鄶今殊邑道路不

漲漢旌旆秋霖三日已夕陽放晴露涼颸謖
披拂長途絕纖壒稌賒秫能繆鰲息鯉可膾
陽公政若拙劉寬課更最一縣數歲飽吾何
亞豐沛時和世復清政化江河霈擬彼元和
時頌公非過太

雞

㝵羽出樊籠雌雄兩相得生雛小且繁動止
環其側嗟我彼一禽乃爾全五德愧此萬物
靈而反踰天則生意識仁心鳴聲舞忠節封

侯事業早芥羽心志惑觀物見天真玩物萌
妖孽錦毛何鮮鮮禍福甚明白更看牝雞晨
自古亡家國

殪盜詩四十一韻 為滑尹張爐山作

井絡天西南蜀土多名儒張尹文章士譽高
眉山蘇筆鋒軋長公年少猶無鬚慷慨出秦
關便棄終童繻王殿策天人萬言成斯須小
試庖丁刀暫飛滑臺鳧無俟期月可已見德
化孚堂鳴于賤琴鞭廢劉寬蒲閒垂清晝簾
安用防不虞忽然兩惡少狡焉逞狂謀赤探
文吏丸烏有晉鄙符前者秦舞陽繼之吳專
諸肘腋挾使君眦裂氣已聾匕首明雪霜袖
出雙轆轤云此即冢古能斷人頭顱知君清
且廉即須聞官帑片言不赴急濡宅血模糊
左右莫敢前危若剝牀膚我公當此時談笑
顏色舒呼茶延二客安之夾座隅謂汝勿草
草吾為爾良圖白晝入縣衙攫金一何愚況
玆城郭嚴即出不可踰我且若從容爾宜待

須臾坐喚築城吏胡私築城夫吏起上名籍
公身與之俱二盜觀公政挾持亦稍踈公徐
倚柱云胡不縛此奴盜刃急趨公環柱同相
如吏隷與之戰戰久方就俘初若猛鷙鷹倏
如脫轂雛一盜窘且凶自剄僵不甦公命付
邑簿據法行天誅仍出坐公堂理事還徐徐
人謂公毅勇又曰公謀謨或言公量寬復云
公才殊初聞公之厄老稚驚嗟吁繼知吾父
免城市悉懽呼口碑速郵傳英聲遍寰區郵

生輯民言韻之以吳歈何人為采風早晚達
天衢

濬風吟八首　效白體

敍曰風諷也朱子曰風之動以有聲而聲又足以感人也濬於周為衛地於詩為衛風朱子以其染于紂也槩說為淫奔之詩不以小序之說為然當時呂伯恭與朱講學意不與朱同也故朱子復著論以濟其說後鄱陽馬氏立論以辯朱子之非然後

儒者深韙之目為朱子之忠臣而惜朱之未及見也然自戰國以降衛于諸侯獨鮮過故秦并天下而衛獨後亡其民亦未被兵也厥後漢營黎陽晉渡白馬隋亂唐興
金殘宋弱濬故之以
明興都燕濬為畿邑其民多質其風尚淳世變風移民漸以富富斯奢奢斯蕩蕩斯詐斯帽營斯徇苟矣誠而偽淳而澆人也耶風也耶目擊八事可悲而歎者寄之聲以風而感且俟遒人振鐸者或采焉題曰
濬風吟

貴財

天地實生財生財以養人帝王因理財理財濟斯民強獷無溢富孱弱不甚貧井田既廢壞法制亦沉淪始有褦襶子更多僂羅羣本業不屑〻奸富益紛〻乾沒橫市井關節通衙門虎威良可假蛇步屈能伸癡兒馳白馬狡童醉紅裙人云天上郎或曰里中君坐深

鄉黨斂財富結交親東家獻牛酒西里孳雞豚酒酣氣益豪時〻鄙斯文畏者如鼠伏趨之若羊奔有子頗執鞭無人不攫金惟有天下士見此為酸辛貴財不貴德鄙夫何由敦有人惡銅臭聽我歌錢神

賤士

天生民有四士居民之先道德貴天爵詩書富簡編達可為伊傅窮則為軻淵匪獨士自重人亦知重旃三代倏已過此道不直錢公

侯不下士守令不禮賢身著儒冠裳止齊䰀
輿肩名掛儒版籍不及胥吏便禮度多曲謹
小心恒虔々一失上官意拜跪高擎拳歸来
棰書坐搁膝自長歎大人視藐々俗子尤譏
誐既賤復且辱徒勞氣冲天業儒不見獲不
如農耕田為學未及達不如商行船所以民
風薄教子少騰𩦎常衮敎閩時文翁開蜀年
令日有斯人淳風寧不還

結勢

民俗既云薄士風亦以隳下者無法守上馬
失道揆小人饒貨財君子累等威從來勢與
利二者常相依士庶分貴賤時道無崇卑宦
途入津要豪富爭奔馳黃金恣獻納宴如不
相斯音離忽然門羅雀轉足他門跋結交結見
官身滿生光輝結交結見管負債猶可追吾
見奸富人無不攀高枝吾見新貴人無不納
豪貲衛青暱卧客張湯乾沒兒自昔將相然
乃令周天涯士庶區別華休文真可師門前
無此物魏史稱伯夷長謡濬風吟不獨濬人
嗤

諫官

襄陽耆舊傳洵美龐德公人非一命官事無
半紙功心慕葛天民身為畎畝翁何以首耆
德千載名不窮惟其清節高不入城府中子
孫遺以安刺史謁以躬一犁耕春壠萬里高
寘鴻令日稱者德牛犢羊之韃足不離縣衙
口不離青銅出入身搰々往来心憧々時值

包苴官關節為之通或遇了事吏甘心為之
僮呂端小糊塗有耳為之聾蘓相大模稜有
目為之矇官或為民頌反戈為之攻官或為
朝廷涕淚為之忠為官之佯礐為官之磨礱
假為去思說立碑高崇々前官後官眼輾轉
相愚蒙安得宓子賤誅此陽鱎蟲無令奸宄
徒相襲以成風

蕩產

東城有富家積財充阿堵光明錦若霞璀璨

珠簾琥華堂雪不寒幽房日無午曲檻隔簾
櫳恍若神仙府中有白面郎嬌痴嗔父母所
欲一時遂親僮莫之迕自言富在胎且喜幼
失怙少小弄麒麟長大調鸚鵡愛穿紅錦襌
學打細腰鼓鬬雞志必贏走馬雄且武按鷹
飽欲飛飼犬肉嫌腐樗蒲孤注高百萬一擲
賭徵歌夜宿花索酒春遊圃百斛費明珠千
金求妙舞熏之游俠兒引出然臍塢即有董
逃金揮之如糞土昨見在通衢已與乞丐伍

此風駸〻多不可覼縷數

進香

漢火焰將熄中原巾忽黃元運亦云季紅巾
紛四方海宇正寧謐倏焉明刀鎗厥初愚民
情誘惑羣燒香刺史不之禁縣令旌其良三
十六方起漢鼎遂分張羣雄恣跳梁元祚亦
淪亡令胡蹈覆轍而不為隄防十家九家人
百里千里邐喊聲金鼓社龍旗日月章百萬
首甲馬無乃兆不祥寧貧事元君不養爺與
娘寧身受鞭棰不輸租與糧忠孝既已廢何
以〻為國常尤恐奸雄子因之而飛揚作詩草
茅下何日聞周行

多酤

市民宜商賈村民宜桑麻先王順人情因之
為生涯夫何千載後民生漸以差城市與鄉
村半為賣酒家長幔處〻掛青帘个〻誇夜
月千燈醉春風一路斜樓高沸絲管室暗藏
烟花往生學李白高人慕孟嘉市民紛伹儈

夜半猶諠譁悪少竟酣酗聚斂相棰撾村民
混老幼醉路眠涯沙一年生計薄半為酒錢
賒糜穀尤害國聚訟又紛拏酺飲豈不善蜡
飲豈不佳漢法禁群飲犯者刑斯加何如榷
私酤婚宴留夢〻屬禁旗亭處教之以飲茶

少施

財末德為本前賢有嘉猷孟云周於財未若
德之周積財末云已惱〻終夕憂富既冠一
里復欲蓋一州一州復未足直欲敵王侯公

孫之撲滿王戎之牙籌一身用幾許儲之高高樓平生用不盡又為子孫愁人言慳者富諺云溢處留吾見鉅富家往〻慳溢流人生有朋友彼君薰與猶人生有兄弟彼君風馬牛患難既不恤困窮亦不賙五賊日相親六親恒為讐滿而溢乃已欹器覆則休不見石季倫東市遭虔劉

晚

夕陽沉西山素月上東嶺叢篁凝露光澄波下天影清籟時淅〻幽懷復耿〻無人話夜涼流螢度三逕

登山

策杖登荒山攄茲堙鬱性霜寒午日薄雲靜秋林暝遥空一鴈過感予千里興如何歲云組猶然坐樵徑

題竹間賦別卷送爐山分得客字

竹宴玉川宅酒送朝天客涼生秋蕭颸炎去夏曦赫高蔭芸窓陰斜生石砌坼螆鳳是汗

青籟龍脫粉白憶此抱節君小吟題詩冊

雨中遣阿成送乾肉至滑適後即得靜山弟差行官携雞酒見遺阿成自滑來此自魏南別墅來二使偕至柾山東村來使索菜豆種子去歲蝗災此食無遺方索諸村農未獲酒未閉尊俟會晤論文也去簡先索宗魯兄文俟至城南發來叙情悃〻作十五韻

咫尺分二境尋常各一方子處滑之南予居濬東疆千里古神交今若參與商寒郊命不偶日糴無太倉春來雷殷〻天威徒撇揚涉夏竟不雨赤地空茫〻邑宰牲禁嚴郊外向難嘗忽爾雨沾足顛使豜豚肪春種未入土雨餘忻小康載憶去秋稼蠕〻非螟蝗為災三不熟菽粒尤災傷行官來徵索吾廪誠無藏雞酒惠且渥何時俟清光反索高制作端為斬兄彰僻居情眷〻亮此不成章

紀詩

秋燈向壁照秋雨隔窗聞梦成鸞鳳合夢破
鴛鴦分君如長路塵妾如陽臺雲飄風一以
起吹泊誰能論相思回錦字機杼不成文
榮養亾韻為董右坡明府作
共説黎陽事喧々九區闔僕親安順于百姓
樂神君化雉馴風美乗魚侍膳勤趋庭閑詩
禮通籍見功勳多少榮途士依々正望雲

七言古詩

行路難

君不見貴家草翠葉潤生光微花惜如寶南
山有松堪棟梁飽經歲月諳風霜匠氏物色
不能到樵子斧尋僵道傍能文學士南荒謫
射虎將軍老沙磧金張何物憑漢恩世有銅
山家金穴男兒有策平樓蘭英才槩世無一
官君休歌行路難

送許依齋教授館陶王府

依齋夫子令英良渭水清々冷鱣堂峨冠襜幨
衆所望中行正印傳心　方羣蒙眼空倒面墻斐

然小大成文章陳生一躍青雲鄉　天子奪取
私藩王富貴有箴喧琅璜善人教國々永昌

盧生篇

皇帝巳亥五六月太平天下大熟麦河北盧
生麦成積少似王賠石八百空中猶聞打麦
聲到處將錢雇僮客僮客一人張氏呆日々
受錢急若役盧生怒發命與杖槑也不受奚
度柏強鞭數十叱逐之掉臂揚々罵伍陌是
夜風霆連地起黑蛟叫雲龍堰水城裏城外

屋半塌敗屋崩塌々呆死腔折腸腐瘢有傷
黠衆扛置盧之堂大驚小哭々走藏攫金胠
篋仍捶詔擦財索賄心不足牒送縣官速我
獄縣丞要錢縣令怒二帋共鬪盧生毒手足
打裂膚無完行人淚嗟傷之酷見知不勝拷
與掠誣服正如濕薪束父痛兒枉哭籲天謁
産賣宅兼賣田官吏上下銀不數呆父々族
錢十千盜緝賣田銀有剩夜半火刼戕父命
母痛哭夫復哭兒拊膺傷心母命虧父母俱

已理者誰髙覺費盡身仍危犴狴夜〻鬼與
伍文章處〻人同悲神君御史樊宗師片言
判筆南山移鄗陽上書龢悞主太白出獄長
哦詩何處權要書一饋六月飛霜忽而至冊
入囹圄今十年蹴踢淹〻死老魅五更夢碎
奠奈心三木血透寃號淚劍閟豐城久獄中
夜〻斗間横紫氣盧生寃獄人共知吏懼成
案不敢貳清朝　聖主欽恤刑歲〻一行直
指使豈其盡為成案懼寧無一人尚髙義破

械立出復何難會使文鵷展雙翅㷸〻文星
光照地．

春曉詞

嬌雲漠〻来南鴻深沉院宇微東風長廊別
館懶移步一夜杏稍残白紅輕寒惻〻羅衣
薄梨雪桃雨紛〻落垂楊舞困不勝春纖條
時拂秋千索千朶萬朶花芬芳紅顔翠黛争
春光人飛上天花落地人花爍爛春茫〻天氣
艶陽春作主曲檻雕欄聞咲語貧女年〻凭

繡床獨掩衡門淚如雨

雜詩有感　效蘇體

叢祠假狐嘷一聲祖龍天下皆刀兵江東將
軍萬人敵渡江叱咤江水平新安城南二十
萬降兵一夜山原赬函關擊碎赫一怒阿房
三月燒天明河山天府棄不守故鄉富貴誇
彭城志驕氣滿忽大計沐猴一語韓生烹居
巢老人快〻死淮陰餓士收咸京分王割據
皆叛亂㘦失齊趙南英彭人言重瞳眼如舜

吾見雙目皆昏盲但使當時有一晴安得失
路陰陵行

貧女歎

貧家有女顔如玉欲理新粧少膏沐銅釵錫
篦掠烏雲連娟雙目脩眉緑茅簷竹外一枝
梅㐌李春風捲塵俗織綃機杼近天孫采鸞
寫韻緣仙根蕙性蘭心轉寂寞布裙襤褸泣
衡門東隣女兒家富有画閣紗窓映垂柳綺
羅疊〻衆菜皮珠翠纍〻壓蓬首婚娶年来

競愛財泮氷紅葉人争来敦洽一日爲嬌艷早下温家玉鏡臺人咲效顰孟西子自矜已貌得即才貧者失時富得時美女翻令醜女嗤世事紛紛每如此天道微茫那得知

四山詩贈泰生孔穀

大俇天削城之東萬丈突兀撐晴空海日初上千巖紅維南有山名會同呂叟烈烈旌神功西山白祀連長虹北通善化接鴻濛四山萬古盜青葱雲烟變化入胸中文章落筆聲

隆隆早晚飛入明光宫名垂五岳將無窮

壽不老李翁七十歌

玄元今夜開金闕玉女團圞坐明月西風吹老桂花秋歌罷珊瑚雙擊節鍛須卷雲屏幃開共咲老君頭不白驂鸞馭鳳客三千誰其来者瀛洲仙蓬莱海水浅復浅三番見過今乘田雙成紫霞瀉玉酒偷竊小兒重上壽

長安道

千門曙色葱蘢開狂風終日吹塵埃羸馬蕭蕭長安道出門有礙空歸来家山千里不可縮悠悠旅舍生青苔彈鋏歌残苦莫續浮雲亂遮黄金臺

俇山歌二首贈東渠

俇山矗矗凌青雲日月旋繞無塵氛東渠瀉竇流成文逶峯近岫森相向坐對松籟琴南薰

北向有洞压之東臥龍變化神其中雲雨往往歔青紅爲霖一出徧四海霹靂列缺驚長

空

孟龍川文集卷之二

孟龍川文集卷之三

黎陽孟　思叔正甫著
新安金繼震長卿甫選
黎陽朱應轂德載甫校

五言律詩

登日觀

日觀開清曉春風獨眺時亂山攢螘垤遠海見蠹池霍霍雲流駛飛飛鳥上遲檢封尋故跡秦漢有荒碑

秋日同謝四滇登慈仁寺閣

敞目三層閣凝神八極遊山川迷舊國時序入新秋紫塞風烟闊青雲日月流壯懷渾欲盡回首愧沙鷗

謝廣文枉過

謝眺來相訪山村掃逕荒竹藏書屋小花上嘯臺香對酒驚春夢哦詩坐夕陽莫言城市遠海戍正蒼茫

遊金山三首 山在濬

徑轉峰巒上回瞻天地中水歸淇澳綠山接太行雄魏業渾流在殷墟麥秀空夕陽樵唱發岩谷欝葱葱

入山塵思逈步屧過峯西河朔風煙闊漳南艸樹齊人行村遠近川逼路高低向晚忘歸思青嵐四望迷

山木渌陰陰遥空挿翠岑樹涼行欲臥石恠酒重斟四望林坊路時聞鳥換音燕臺無見處落日暮雲深

同盟山

二捨遺編外誰言更有盟他年曾駐蹕此地

誤傳名官道環山走民田上壠耕商周不可問春草自縱横

牧野

埜曠寂無人遺蹤不可尋水槎疑泛杵山木自為林草變春郊渌雲生夕日陰長途一悵望懷古意何深

覃懷道中

春遊從馬足落魄異人情入寺看雲起登山冒雨行泥深聞鳥語石亂逗泉聲誰喚嵇康

醒重来訂此盟

澧淵早發

四鼓征車發遺燈旅館孤東風殘夢在宿霧
遠村無路問知南北人行遍喚呼逢聞雞有
唱尚爾偶菰蒲

秋

細雨收殘暑商飈滿樹間蛩聲愁四壁楓色
老空山烏兔應難駐蛟龍豈易攀悠悠人事
後遲暮歎衰顏

哭宗師劉憲副一首 用洪武韻

英靈天地滿尚憶老門生重歎馮唐命親傳
劉向經升沉南北限契闊死生情淚盡秋宵
水西風吹月明

夜坐

淅淅風初起悠悠人語疎愁聽難盡漏夢憶
易忘書呵硯水仍凍照壁燈尚餘憂来彈鋏
坐不為歎無魚

九日二首

九日悠悠過菊花不肯開霜寒誰送酒天迥
獨登臺日夕群山翠風高一鴈来吾將學孟
陋落帽咲蒼苔 嘉弟陋不飲酒

強躡登高屐秋光欲暮時傳觴浮菊蕊脫帽
挂松枝落日情何緒西風鬢欲絲稻粱隨處
盡鴻鴈爾何之

愁

計拙寧為隱年衰未得閑詩書搔短髮歲月
落荒山剥啄征徭急尋常酒債艱昔人何意

適漱石弄潺湲

宿羅秀才山房

晋山高自拱淇水故相縈山水最佳處乾坤
有此清春杯留月色夜枕落泉聲極目平林
外白雲滿地生

夏日山居

地僻塵氛遠林深涼氣侵殷雷喧午夢澍雨
愜幽襟池水看消漲陰晴變古今虛亭尊酒
在捫膝自長吟

大伾山同陸梦洲明府王大伾侍御董右坡明府餞張爐山分韻得徵字

極目憑高盡遥天豁四圍山盃隨下上風袂欲翻飛雨意收清宴嵐光滴翠微仙舟臨衛水北逐五雲歸

晚酌嘉祐寺東園 寺在濬西金山

寺僻人来少山環地轉平夜深香欲散蔬野味還清草徑微風入花陰片月明不知身世外何物是浮名

雨

雷聲喧晝夜潺雨弄餘威江滿蛟龍喜雲昏鶴鸛饑濕春隣杵急覓火午煙微抱膝孤村遠泥深未啓扉

暴雨

農事欣仍懼天威暴暫迴虹邊收斷雨林外殷殘雷薄暮酒杯進小凉詩句催西山足爽氣倚杖看崔巍

雹

雷電迅炎風玄雲駭降升周郊摧大木魯甸積頑氷燕雀驚紛墜蛟龍出晦冥　聖人今御極意爾定休徵

憶内弟劉文昭 劉時寓京天寧寺

衛川霜已重燕國雪應飛氷夜愁僧榻稜寒困客衣淚看南鴈盡腸斷北書稀誰有憐才意成名慰爾歸

能仁寺夜雨

燕山仍滯雨蕭索意何如隱几香消後孤燈

夢破餘寒生秋寺靜聲入夜窗虚身世浮雲外長吟未獻書

雨登毗盧閣

蕭蕭連夕雨秋意滿長安碧樹楸梧老清宵枕簟寒功名羞短鬢鄉思俯危欄紫塞紛戎馬悲歌行路難

晁春陵太史湖上亭八首

地迥湖光闊亭高面水餘松巢留鶴宿茅屋借僧居對客千杯酒懷君萬卷書明時開紫

闕未許遂清虛
御水連澶水山林亦禁林暫閑扶日手得慰
望雲心釆舞花明袖袍寬帶剩金君親千萬
壽忠孝報恩深
亭虛無長物湖水日相和古籍堆床滿名花
歷檻多竹深三逕曲錫遠一僧過高詠依林
樾猶疑對御歌
有客來林塢誰何乃縉紳遣將沽酒僕因値
送花人青眼能傾倒烏紗異隱淪夕陽飛鳥

入獨掩一園春
殷殷雷催雨湖光日欲沉風聲來樹杪暑氣
遠城陰學士收書帙山僧抱綺琴茅亭脩竹
外六月自蕭森
看君湖上臥似欲養希夷魚藻清塵思經綸
卷釣絲兩行鵷鷺序九子鳳凰池仙侶雲霄
望同賡舜帝詩
雲氣千山暝簷聲一雨涼徑荒人滅迹湖闊
鳥添行天地為霖意干戈憶戰場高城時極

目獨立向蒼茫
閑門無剝啄有客過高軒對月渾忘寐同僧
坐不言樹藏竹屋靜水隔市塵喧自是先憂
者誰云獨樂園

登高

登高隔歲事吟嘯有基荒黃葉生秋色青山
坐晚涼鴻來燕陣促菊放衛園香不落參軍
帽猶傳孟子狂

秋月

四序皆圓夜何如秋月明乾坤澄灝氣風露
肅晶熒沙水鋪銀界星河濯玉衡美人千里
隔今夕共含情

秋風

白帝傳金令乾坤暑氣收蕭蕭千樹晚颯颯
萬山秋浥露翻叢菊侵寒理敝裘高天催候
鴈清切入邊愁

秋雨

淒淒雨無正飛飛雲故遲荷枯欹濕玉樹迥

暎垂絲水白蒹葭老山空猨狖飢階前有蘐
菊荒穢競離披

秋水

日瘦秋容減霜清壑水收風微搖細浪天淡
影寒流澄徹魚龍穩蕭騷鶴鸛愁長霞與孤
鶩高望俯滄洲

秋雲

北國寒仍早高雲秋復陰翩飛幾變態舒卷
都無心野曠燕山黑天低楚塞沉西風吹喣

起四海待甘霖

秋山

杖屨秋山望相逢嶺畔樵黃花金谷徑紅葉
赤城標爽氣千岩迴風聲八月潮最宜留落
日蒼翠上青霄

春日漫成一首

閑庭無剝啄獨坐惜流光斷續遊絲墜霏微
春草長鸎花仍貴象蜂蝶只窮忙三徑從茅
塞竹陰自徙床

書樓

開軒臨郡郭游目俯林隈白水明書幌青山
落酒盃風煙秋滄蕩星漢夜昭回河朔茲樓
富牙籤幾萬枚

水亭詩四首為王封君作

我愛幽棲興園林著水亭長溪三逕遶脩竹
四圍青槐古應王旦氈清坐管寧已超高士
傳何必續元經
太原々勝地面々敞雲屏天地寧無水乾坤

獨此亭小山環紫氣叢桂豔青冥境感兼人
傑千年映汗青
俗朴山林古時清日月長桐孫開地脉桂子
發天香高枕流鶯覺鉤簾任燕忙濯纓閑坐
嘯何處咏滄浪
活水自源頭澌々繞舍周氣烝垂雨露波及
遍田疇白煙生遠渚清影下寒流恰有孤亭
在一川風物收

山寺有感二首

遠聽山城漏迢〻秋夜長踈燈自蕭寺款枕亦他鄉葉落風疑雨庭空月似霜坐馳渾不寐身世歎微茫

山河盤大地日月自雍和萬姓甘胼胝千官厭綺羅北門須鎖鑰中國恐干戈誰識高陽侶狂生獨嘯歌

登慈恩寺閣

高閣開秋望危欄俯玉京人家萬井小宮闕五雲平華髮思鄉客蒼山護國情西風一坐

嘯微雨暮寒生

赴京途中遇雪

涿鹿征心急盧龍望目賖河氷連地圻雲勢冪天涯朔雪飛千里胡風冷萬家曲江春欲透先放上林花

送王龍池郡守入覲

善報三年政清裝入奏行白雲并晉目紅日鳳皇城玉筍前墀列金鑾上履聲寧須銓事課自有御屏名

大伾山寺送曹縣王平岡明府

負郭帶青山山寺白雲間無客不浪出有僧相對閑天香生竹院花雨濕松關偶向王喬别飛鳧不可攀

贈詠上人

身住心無住休糧七十餘剪除煩惱障繙盡貝多書一室堂橫鴈三更木響魚空山秋夜月此際見真如

曉晴 寓京作

蕭〻清紫陌細〻散輕風苑柳濕垂淥宮花嬌壓紅千家開叱撥萬里洗兵戎望〻浮雲去長安日正東

送人之郡

征驂發燕趙送别歲將徂舊業苕溪上煙蘿夢到無江山分一郡風俗共三吳待詔思金馬梅花夜月孤

贈劉鍊師

久得壺中術甘為物外豪呪龍潭水縮招鶴

海雲髙劍泠神光烟符靈鬼迹逃步虚星月
下天表接僊曹

送宋忍齋官無錫水利丞

東吴雲樹逈一櫂自江平屬老周田畯官閑
漢水衙吟残松月白砎古惠泉清濺濺溪流
滿秋郊稲几莖

寺居雪夜

兀坐髙僧榻焚明雪竇禪地平迷下上院静
滿中邊穿牖寒重入侵燈曙不眠開門見松

柏一咲爾皤然

問月

問爾青天月悠悠何上遲蟾光孰晦蝕兎顛
那成縁若個青鸞舞幾根丹桂枝光明清索
體安得有虧時

大伾石佛岩登眺時有僧欲建閣三首

夏帝名山古輪王象教開龍宫曾焕赫鷲峰
此崔巍何代經兵燹千年辨刼灰太平金地
藏髙閣勢重迴
飛閣侵碧落法身住翠岑風霜兵火後歲月
漢唐深興復高僧意登臨過客心人今誰給
孤負惜一揮斤
金地磬曲磴珠林透遠亭雪風堆浪白山雨
過峰青僧飯呼庚癸佛樓歎丙丁何年髙檻
立凭望紫微星

過張氏園亭五首

何地能逃暑兹亭綽有凉隨風移坐榻放月
入虚窻談劍星河近收尊草露光蛙聲喧徹

夜籬外即江鄉
亭臺甲乙次楊柳萬千條鶯語鬪青瑣絃聲
出綺寮酒沾衣落醉花舞柘枝嬌何似仙家
遠天台又石橋
避喧成小隱真作野人居緑樹藏茅屋青帘
挂酒爐較枰時對奕發帖聚觀書方就松陰
飲溪翁來餽魚
臺逈心偏遠沙長望欲平太行西翠入衛水
北帆輕白馬横秋艸黎陽廢漢營浮雲天際

薄日暮一含情

一園依古堞三徑入門分曉檻花留鳥風階竹掃雲曲高裁白雪琴古譜南薰知是張公子名因好客聞

賦得白玉琴送王平岡明府

贈君白玉琴因之覃父吟君臣長在拍角徵每關心吏散鶴聲遠堂虛簾影深高山一再鼓臺閣有知音

憶李姪堯卿征日本

干戈愁塞北羽檄倏江東多壘慚吳地揚帆怯海風當官能首鼠諸將有雌雄忍待休倉卒明年可策功

秋蓮

池靜涵天影妍華開遠鄉不與凡卉凋獨生秋日芳田〻立君子蒨絢昭文章玉皇欣遠艷移置清虛堂

送盧譚城之任通許

羨君河朔秀卓犖異常倫器宇標楨幹文光蔚照鄰琴聲閑坐午花好獨行春第一中州政循良徹紫宸

送郭武舉北上二首

上策獻皇州雕鞍控紫騮萬人輕楚敵一笑看吳鈎燕國金臺晚漢家壇樹秋丈夫多意氣取次覓封侯

豹略光文閣龍駒蹋武場筆鋒不視草玉羽盡穿楊繫虜今名將酬勳異姓王莫令青史上專美郭汾陽

送寶豐法藏上人遊山

一錫隨緣住天涯歲月深行藏非有伴去住本無心紅樹酣秋色清宵動梵音江山皆法性何必在東林

送錢同野之任芮城四首

山河虞芮國之子試牛刀春雨生枯槁秋空見羽毛政聲三晉表文采五雲高雙舄朝天近應書撫字勞

鐸教垂東魯銅章綰芮城春秋三傳癖今古

一錢清晉水流文氣條山對政成遙聞實子
賤終日靜琴鳴
芮芭得錢郎世躋華胥鄉文章楚騷雅政事
漢循良林暝鷹鸇靜山春草木香罝麗纓不
染閒坐聽滄浪
萬疊太行遠岩嶢倚碧空官君條嶺外老我
衛川東夕日生嵐翠朝陽射影紅政聲於不
斷獨恨阻詩筒
春日草堂小集

佳客乘春飲名花豔幾叢太平壽域裏長樂
醉鄉中舞影翩翩月歌聲嫋嫋風千金惜一
刻應與古人同
送濮中王主簿
河朔留文士興元得好官柳風傾白墮梅雪
泛清寒明敏才尤劇循良政不難雲霄方展
驥枳棘且栖鸞
送周廣文掌教大安二首
仙權入大安秋臨淀上離橫經多俊士稱職
易儒官絳帳前賢事青氊北地寒濂溪窓外
草春到翠闌干
莫恠儒冠誤清貧不厚顏文風偏帝里化雨
自賢關道德周程後詞章星斗間懸知絃誦
外吏隱日閒閒
送楊二還宣城 乃父熙林為濬司訓
返國非鱸鱠橫經別鯉庭聞鸎傾玉醴匹馬
度金陵道路風雲壯江鄉楊柳青中原同會
友南斗望文星

壽李翁 用洪武韻
對水沄沄渌依山疊疊青西風仍菊蘦南極
復星明僊李根玄圃蟠桃白赤城烏紗籠老
髩白髮一莖生
送馬浮山歸隱
烏帽隨時嬾青山歸興濃燕雲天外吏淇衛
水邊農竹徑門無客苔階屐有踪地幽城市
遠尊酒日從容
孟龍川文集卷之三終

孟龍川文集卷之四

黎陽孟　思叔正甫著
新安金繼震長卿甫選
黎陽朱應轂德載甫校

五言律詩

竹

最愛窓前竹從教發舊叢不改土中節長留天上風龍吟春水淥鳳去暮雲空時有幽人到青〻歲月同

春歸

擧目風光異春歸又一年愁非關富貴夢亦在山川杏豔朱門閉苔青白晝眠勞〻生計惡長爾意茫然

大伾山登眺

繞郭煙光靜霜清天地開片雲伍遠樹落日半荒山鴈去空濛外人行蒼莽間崇巓憶神禹壯志滿塵寰

暝

暝色夕陽盡川明照落霞水風生柳岸山月到田家村犬吠林径草蟲喧豆花杖藜唯野老語朴自桑麻

寒食雨

春陰雲漠〻寒食雨纖〻節序堪無酒鶯花獨下簾愁深吟杜甫恨極賦江淹白髮誰相約星〻見爾添

獨坐

索處意蕭然幽〻遠市塵高秋山對面涼夜月中天劒短彈應愧庭虛坐屢遷孤吟情未

極咄〻不成眠

散步

散步遵微径避人得少閑好鳥引入谷夕陽催下山東林涼月上遠樹暝禽還未覺歸遲意村〻已閉關

城東

城東芳草逕步屧野風和鳥困春聲小林深夕影多牛羊山下去鷗鷺水邊過近得南華

意天空一放歌

京師苦雨

滯雨連長夜旅魂殊未安疎燈明漸熄欹枕坐生寒泥滑迷前路開門失遠山故園千里外忽〻夢中還

歎

渀泗嗟吾道時平意獨驚宦途無國是公道有鄉評租歛村〻急呻吟處〻聲郡多呈應瑞蝗旱自蒼生

秋夕

秋水縈三徑寒星燭九臯菊香風力淡山靜月明高寶劍冲鴻陣青燈照雪袍閑身少人事窓下讀龍韜

塞下

羽檄催軍出匈奴近敗盟風袍寒凍淚雪野夜移營虜騎紛〻掠邊烽處〻明人誰漢飛將何日是休兵

雪

入夜看雲合經時照眼明虎虓石勢出龍老樹鱗生忽失千山險應教四海平中原無戰代諸將正休兵

憫荒

歷目凶年事窮民正可憐逢人全若鬼度日勝於年小市蒼生肉孤村白骨煙哀〻兒女弱生死路衢邉（時人肉責于市哀哉）

雨

曙色分林野春雲位院墻微風傳燕語細雨

足花香嫩濕苔衣薄青垂柳線長紫扉遙望極麥露正瀼〻

夜雨泊舟

蓬跡從飄泊北来復幾郵家山千里夢風雨五更愁漁火明搓岸潮沙暗換洲戍樓殘角咽楊柳夜維舟

流河驛

帆落風初定深更泊野灘鄉村多是盜州縣若無官水響知魚躍潮平覺岸寬中宵愁不

寐天外數星殘

有感二首

歲月堂堂去，生涯事事憂。麥高天復冷，花好鬚先秋。計拙空投筆，更深自飯牛。萬端懷抱惡，長嘯臥林丘。

世道欣隆盛，羣工幸苟安。儘教胡牧馬，未諱將登壇。紫塞新城遠（時築邊塞），蒼生舊業殘。雞聲驚舞夢，長鋏月中彈。

聞警二首

中夜坐傷神，為君兼為親。移家何地穩，到處見人貧。白羽插時變，黃金觸目新。耕耘猶未卜，尚敢歎沉淪。

二百昇平世，邊聲羽檄飛。唯添宣府戍，不解太原圍。士女穹廬滿，牛羊村落稀。無人開將略，南下鎮王畿。

舟中夜雪

日暮闌津鼓，雲深浸野田。推蓬風送雨，擎楫雪湯天。島島川疑練，飛飛柳忽綿。無人與乘興，獨擢剡溪船。

晴夜舟行次前韻

躡雪牽百丈，空明踏玉田。澌流冬在水，夜靜月當天。愁思濃於酒，風威冷透綿。畏途寧不解，呵手弄行船。

直沽夜泊二首

來往渾無定，行藏與願違。鴛鴦愁外宿，蝴蝶夢中飛。楚玉羞呈璞，秦裘歎敝衣。不堪孤艇夜，霜月泊漁磯。

廻棹亦云久，此身猶異鄉。仰看千里月，長嘯一天霜。漁火者誰子，棹歌何處郎。寒流有底急，故故逆歸航。

村居（效唐人名體）

溪柳開春早，園葵應節遲。火然明夜讀，煙白起晨炊。衣盛包藏篋，羹黃香滿匙。時平當白樂，文武讓人為（盛包武讓俱漢人）。

何處難忘酒（效白樂天體二首）

何處難忘酒，瓊林賜宴時。宮袍香紫陌，仙樂

下丹墀日月瞻龍衮臯夔集鳳池此時無一
艤空負桂花枝
何處難忘酒青油宴鶡冠歷階絶按劍肘印
復登壇蹕伏金徵遠譚兵玉帳寒此時無一
盞詎可斷樓蘭

丁字沽守風

常日亦行役茲行心不同邅迴丁字水悶絶
石尤風道路青冥外功名烏有中孤舟獨夜
泊況復聽歸鴻

病起

隱几經旬臥窺園已復回花殘春意老病久
壯心灰露紫階穿筍微黃雨墮梅流光與衰
鬢獨覺暗中催

題女史圖二首

僊娥獨此居錦翠斂裾裾玉貌三宮色蘭心
萬卷書幽情無語際彤管未拈餘何處偏承
寵天街度御輿

瑤琨幾仙侶誰解落天真蕙性眉間意花容
貌外春金閨修史女玉案侍書人不遇錢郎
頭長安浣素塵

贈天池上人 濬人

飛錫下諸天京華慧日懸三車開法藏一指
示心傳慈海元無浪燕雲宿有緣大伾山上
寺明月夜依然

送董右坡

聖主咨銓宰掄材愜物情雙凫回省舊一鶴
伴官清天地甘棠在風華粉署明高吟飛鳳

外時望寄山城

贈端泓川太守擢苑馬卿

我得蒼生治人驚紫燕新雲蟠疑地釆月駟
近天真六監無私政三邊有脚春渭汧自前
紀封冊下西秦

薛秋原擢周藩教授

聖代清高吏王門曳裾遊吹臺梁苑月飛盖
西園秋講日思匡翊書開任校讐東平為善
樂為有薛居州

送懷之弟武舉赴京試二首

王勒控飛黃高秋入帝鄉筆投班定遠武薦郭汾陽黃石呈兵略白猿避劍芒漢家壇上將早晚靜龍荒

學劍復學書掀髯咲腐儒囊螢讀豹略走馬奪魚須百步穿楊得千言上帖餘留枝白羽箭沙漠落单于

贈潘竹鶴

愛爾竹邊鶴琅玕暎羽衣渌漪三逕直華表

幾番歸取次龍應化翩翔風可依虛心看晚節更上九霄飛

水亭詩 為太原王封君作子龍池公時為大名郡丞

獨有水亭春清標絕四隣乾坤長樂老歲月太平人浩蕩恩波闊淵源道脉真鯉庭霖雨起龍佐帝堯臣

題艾生子紹伯牙琴窩

高士迯名者幽林避世氛人琴天獨妙情景日相關碧水故清澗好山還白雲何如移隱迹洗耳聽南薰

贈楊鳳山逸人

萬卷中蟠腹千山壯到燕仙機唯竹杖相業付琴絃養氣誠長策逢人語太玄嶽圖懸肘後贈滿白雲篇

夏日同張爐山陸夢洲董右坡王大伾盧浮丘登大伾分韻得温字

背郭入松門嵱峋亂石蹲帝閽瞻北極民瘼隱前村畏日中天緩雄風拂座温緬尋絕壁

字古跡蝕苔痕

憶陳濵川

伾山南下望雲樹渺黃河為憶三刀守恒虞一葦過麟兒看桂籍蟻夢付槐柯日與賢人會其如星象何

送楊月臺廣文掌教河南

論詩方聚首把酒遠離筵西蜀文章焰中州星斗懸轘轅豔桃李河朔偶風烟聞道黃河近時々望鯉箋

送錢子青教安慶
龍舒名士海之子教儒宮蕪李門墻下汀山
詩卷中毾寒立夜雪帳暖護春風佇看南都
解青錢共長雄

送錢子青宰芮城
知子才宜令青年腰綬行春風花縣滿琴几
訟堂清撫字憂民瘼文章藹政聲條山有喬
木取次聽遷鶯

聞耿敬菴大叅還滑臺因寄

解組聞疑蚤歸來始信真官清難愜俗遁在
不憂貧日月仍昌運衣冠變大鈞陶然人世
外收取敬菴春

北京崇國寺桂林上人飛錫滑臺石佛
寺極論住持智光孝于其師求詩旌之
京國高僧至禪關第一機詩魔無可避孝行
智光稀佛日明金界香風動淨衣清秋入定
覺寒鷹帶霜飛
漠漠黃河磧禪關閉遠村鉢衣傳淨土曾閱
落空門梵放秋風迥鐘聲缺月昏桂林談律
行蜚譽滿乾坤

送盧次樞遊南都二首
秣陵春色早行客路從容酒醒江船月詩成
野寺鍾雨徵雲葉澹風急浪花重莫聽竹枝
曲令人歸興慵
雪盡看山遠寒餘放柳遲南鴻方北鄉旅客
去何之淮市春深酒奚囊夜足詩中原芳草
遍歸早慰相思

再宿羅秀才山房
一宿羅含宅塵埃滌此情擁衾便下榻辭酒
得獨醒月色排窓轉泉聲入夢清人寒寐寐
曉雞唱曙霜明

送林越山明府之石城 時甫生子
北幾令返擢南徽輶鳴琴桂結中州子棠生
過嶺陰小苗元國賦孔雀即家禽未信鄉山
陽民猶百粵音

天寧寺學上人居

梵宇城闉近青餘初地菩禪僧留榻下高士
到門開施食烏頻集絕葷蠅不來蓮宮觀色
相花竹手新栽

示兒子華平二首

憶昔十二四能矜性不愚令遲名潑倒却悔
酒揶揄爲卷吾蔵腹三冬爾可須飛騰千里
足不愧孟家駒

不見明時俊才名每少年姓高金注榜春暖
玉垂鞭月桂香中得宮花醉裡看吾兒能辯

此不負訓符篇

蔣虹泉明府得子

相有非凡胃啼聲亦復奇石麟天上種丹桂
月中枝詩禮家能事之無字易知漢庭前烈
在父子佐明時

蒔竹蕉梵宇處有移去者作詩諭之

簇龍標素節翥鳳卷青文山寺鳴秋雨禪房
掃白雲枝〻殊色相葉〻得聲聞爲語登臨
客無勞理宋斤

憶謝茂秦

憶昔仫山寺論交對竹叢詞章吟夜月珠玉
落春風俊逸玄暉句飄零杜甫窮西園飛蓋
客喜爾冠才雄

贈青城道士

出山纔幾日事〻異青城人世風塵劇仙家
日月明白雲隨片屨舊衲惹香嬰行道兼行
教人傳濟物名

客醫施藥有効詩以贈之

濟世三分相陰功一半仙逢人皆與藥治病

不論錢旅館橘方熟家山杏又然棄君上池
水必爾得真傳

張家灣傑閣登眺

尾箕分星野軒轅肇帝墟燕山幡王氣瀛海
帶皇居西北饒兵馬東南富國儲太平絃樂
上非梦㸃華胥

贈陳邑博

鶚飛開棘淥秋榜冠中州龍躍登蘭省春風

更上游鱣池芹藻縣蟾窟桂香浮數學蒸如
此君今第一流

大任西巖感懷 庚寅三月紀後遊也

茫々憂世事宗々度殘春亂石閑遊地斜陽
獨坐人情深鶯共語恨極草爭新去々看天
末狂風起黯塵

送陸夢洲廷評赴京

芳洲春草綠仙鷁上皇都晴日開嚴關法星
燭九區棠陰淹卓魯棘寺得張于須爲高門

起虹光入夜珠 陸晦未有子故有末句

大梁出師征倭 用洪武韻

南國驅熊虎東夷戮犬羊弓刀千騎合舳艫
萬人降日月瞻吳越煙塵靜海洋春風看振
旅凱奏入明光

送毛豫峯明府之靜樂

靜樂并州北邊城晝不開風塵錐韃警文武
仗全才管嶺雲堆積天池鴈往來無言千里
隔書札幸時裁

滑臺劉氏園池

高人塵慮少坐臥草亭中白雪雙蓬鬢青山
一老翁魚藏萍底水燕過柳邊風留得春長
在園花日々紅

題董右坡明府榮養卷二首

董謁飛鳧令乖封侍地仙黃公麾水景金母
續瑤編桂艷臨丹闕蘭生滿玉田幽人聞勝
事綴頌寓新篇

河朔傳榮養藍輿竝板輿采衣宮錦製甘旨

俸錢餘紅日長怡愛白雲任卷舒褒封丹詔
近佇看九霄書

小園牡丹盛開城中諸友携酒來賞盧
次梗倏成二詩次韻作此謝之

羣英酣綠酒獨坐寓烏絲吟作牡丹句驚看
春草辭輕風生色艷香霧護離披試向藥欄
詠花神有異姿

朋好情真洽看花醉不辭朱顏非舊日黃綃
有新詩酒歌風雲靜碁聲歲月遲若將巢許

易未肯傅台司

曹司訓庭槐產芝徵詩爲作一首

芝名方國彦槐位擬三公老朽標靈菌禎祥歷桂叢飛英睎舜日擢秀動堯風別受乾坤氣休將草木同

上元夜月食

何物吞明月昬〻翳上元人驚燈火散天黑衆星繁桂兎爾安在林雅亦自喧祲祥占將相莫近紫微垣

下第南還留別京師親友二首

寐〻辭京國迢〻返敝廬青山盟約在白眼友朋踈幾點看花淚三車足腹書年〻成落魄吾道竟何如

其二

驛柳催別意遊塵上鬢毛長風鳴去馬落日澹征袍白眼誰推轂青囊自寶刀燕臺何處是回首暮雲高

莊敬太子挽詩一首 先是風折泰折坊柱殯出而雨

社位先風折春宮此日扃震龍歸少海乾象落前星雨泣露黃屋雲愁暗黙冥歸来勞聖目松栢四山青

挽鄭城張良璧父一首

頓棄人間事云何亦蛻形〻英聲猶滿耳山色自閑庭有醴交王楚無書與茂陵南天秋夜裏應失老人星

挽張爐山明府　母劉太夫人二首

海上迎仙馭寰中失母儀鸞飛無世念鶴弔有人悲憂不忘萱草榮能產桂枝隹城埋玉後紫誥寓豐碑

素旂梁日慘丹旐蜀雲栽月地迷仙駕霞帔贈夜臺家邦訢福壽人世備榮哀石鏡何年志風煙萬古閑

送王鑑川兵憲自吳奉母太夫人櫬還蒲東

板輿方愛日丹旐遽長途哀墨無留晉干戈遂泊吳清秋来弔鶴永夜起啼烏莫作儒生

毀雲臺不可圖

哭盧次楩二首

才在王楊上詩高李杜門無兒傳素業有女
哭黄昏未奏凌雲賦曾酬國士恩唯餘封禪
草千古慰吟魂

天地盧生逝風雲便宗家獄中幾藉稿身後
獨詩𨟖譽處應傳久魂游不可招伍山明月
夜無復聽長謡

送黄主簿丁母艱歸蜀

西蜀秋風早萱花彫曉霜訓經失范母扇枕
泣黄香鳥道巴山遠猿聲巫峽長春暉猶在
線雙淚落衣裳

和蔣虹泉明府寒食哭弟一首

柳暗誰家路花開何處林文章千載恨生死
一沾襟原斷鶺鴒影雲深鴻鴈音鄉山千萬
里寒食夜沉沉

滑尹徐明湖母太夫人挽詩

南國賢陶母東征賦大家孟機身自斷潘輿
子親扶孝夢占隻鳳忠情逕西皃棠陰民墮
淚往往薦生芻

冬霧同李石門宿大伾山海月上人房

良朋遥見訪禪榻話高僧夜半起山霧曉来
成木氷溪毛咸白髮岩樹失蒼藤共說尊官
櫂明時不可憑

次前韻

雪嶺迷前佛霜頭見聖僧是村全隔霧無草
不沾氷樹棲難飢鳥泥滑仗瘦藤老農閭屢

驗歲事庶堪憑

再次前韻

曉行時覓路逢衲始知僧足重履粘土顏鳴
髯有氷木凝不落葉寒壓忍冬藤甲介占兵
象休將劉向憑

六言律詩一首贈秦少尹　揚州人

蕩漾長江水色晶熒禪智山光清淋廣陵人
物風流淮海文章来贊仲由治化偶逢徐業
稱揚百里蒼生歌頌千年青史循良　卷終

孟龍川文集卷之五

黎陽孟　思叔正甫著
新安金繼震長卿甫選
黎陽朱應轂德載甫校

七言律詩

夜雪次韻

四野雲埋著此村開門伏石帍仁蹲晶熒庭
院光愚搁瀲瀲乾坤氣不渾詩社憶無人白
戰紙窗疑有月黃昏高眠𦢊向城中過誰咲
先生敞屣痕

負郭茅堂薄暮村迴飈急雪舞蹲々銀盃縞
帶誰韓愈燭晃香寒自許渾聲入隙窗聞玉
碎光摇長夜逼燈昏翻思年少江南陌風冷
梅芳月一痕
野色霏々失遠村飢鳴老樹凍鵶蹲依爐有
客書灰冷煮茗何人汲井渾浩蕩川原迷上
下瀰漫天地誤晨昏璚瑤萬頃無纖滓時被
飛鴻踏一痕
雪困窮愁住破村夜寒吟筆火邊蹲填平瀚
海已無浪凍合黃河應不渾歲晚忽驚千嶂
老地明偏覺暮天昏何時放出曈曨日喜傍
前溪看水痕

秋思六首

清秋紫翠滿燕山疊巘層峰故々環遮莫地
靈鍾王氣分明天意護重關雲開黃道宮城
迴風閃朱旗日月閑宣代北門須鎖鑰可無
飛將鎮關顏
盛世羣賢萃禮闈無端議論出黃扉明禋一

代成紛合聚訟經年有是非滿目糟粕崇已
甚傷心人物在應稀閶闔欲叫披雲晚惆悵
當時此願違
太行萬疊插晴空河朔風雲氣象雄世祖收
兵戍漢業代宗失土墜唐功時經興廢山川
在人有英豪今古同此日咸歸根本地安危
仗養伏諸公
簌々西風下井梧乾坤坐嘯小亭孤目驚絕
塞斷行鴈頭白斜陽訛尾烏敗壁毀垣多徙

戸髙秋健馬又強胡人今誰借箸邊籌肉食
還應有遠圖
淨染清秋衛水開新河端為翠華来鸞輿玉
輦仍京國錦纜牙檣但草萊唐帝猷陵空悵
望漢王南頓亦塵埃今　皇考思髙千古幾
度南巡感　聖衷
峄山矗矗倚西風四幕青圍天色中草放野
花愁戰地秋生雲葉澹閒空浩然遇主身仍
棄東野能詩命亦窮欲向蒼蒼問消息斜陽
五龍川文集　二巻之五　三
一鴈入鴻濛鴻蒙亭名在大伾嶺
下第登舟南歸
獻策金門未見收壯心廓落上孤舟野風獵
獵長河暮凉雨蕭蕭六月秋北望紅塵迷鳳
閣南歸清興寄滄洲不堪千里重回首岸草
汀花滿目愁
泊𣵀花渡
渡頭芳草照殘霞渡口危檣噪晚鴉遠近土
田饒水澤西三籬落見人家魚龍出没千層
浪鼓吹喧傳幾部蛙蒲稗滿溪無處所春来
安得有𣵀花
直沽夜雨
草滿平原水滿溪危檣齊列護城隄戍樓吹
角人初靜漁艇點燈烏夜啼暴雨捲来潮浪
惡浮雲亂起海天低孤舟千里南歸客一夕
思鄉夢自迷
長蘆
踈林隱隱見長蘆百丈牽風日欲晡僻地草
五龍川文集　二巻之五　四　三十
芳人跡少遥空雲淨客船孤汀洲近海魚塩
侈斥鹵連天禾黍無却憶年来頻過此自憐
生計誤為儒
夜雨舟中聞王侍御按河南回京師
玉京宮闕欝岧嶢彩鳳爭飛拂絳霄千里清
霜寒入簡五更驄馬夜歸朝雲閒日出鍾初
靜頭上花紅酒未消自咲為儒猶落拓蓬窓
風浪雨瀟瀟
雨晴

五更鳴雨忽斷絶清曉皎日懸林東坐枝黄
鳥嬌睍睆落地杏花残白紅青々麦苗抽短
瓏飛々閙雲開遠空欲出山田涅不可拂琴
呼酒對春風

田船

將晚田舟傍釣磯船頭細々水風微前灘葭
葭深難入隔岸鸂鶒睡不飛羌遂誰家吹別
浦月明此夜上人衣浮生久厭塵勞事興盡
言還向竹扉

夜

獨坐空階對綺琴徽々露下寒來侵西風落
木此時夜明月在天何處砧楚調悠々吹遠
思胡笳故々送哀音人誰今作燕山將莫懈
防秋萬里心

經太傅襄敏王公墓悵然有作

太傅英名昔日聞夕陽山下此孤墳胡風漢
月曾開壁白草黄沙幾陣雲赤羽從教無後
繼青蠅猶似妬前勳秪今 明主仍宵旰河
套秋高萬馬羣

愁

一年旱過多半強秋深不雨誰禁當已無來
麰炊破釜即有禾黍隨飛蝗蕭々落木新寒
慘獵々悲風晩日凉歲月崢嶸入涕淚更聞
州縣自空倉

九日

九日無人草堂靜登高未遂意相牽黄花盈
把日欲暮紅葉满庭秋可憐怕出山川仍厓
豹愁來天地亦風煙乾坤荏苒儒冠在帳望
衙門剩晝眠

鷹

霜飈一夜下關榆遠戍初看度堞隅見爾飄
零中國急起予悵望北風吁清笳愁切胡沙
迥碧落驚分漢月孤何得不傳邊塞信暮南
今駐幾單于

春望

春風樓上思如何節物驚心恨易過遮莫關

愁無下若寧馨薄宦有南柯鷹分陣去兵戈
少蛙送聲來鼓吹多獨對遙山青望眼霏微
芳草瑞煙和

清明雨二首

柳澀桃慳未放春微茫煙草自傷神鞦韆落
落清明雨庭院沉沉寂寞人散帙俄驚移暮
景飛觴何處競芳辰年來不是愁吞客無柰
簷聲到耳頻

陰雲漠漠雨蕭蕭何事清明更寂寥艷杏飄

香臨淺水垂楊弄色舞長條煙青到處傳新
火錫冷憑誰聽舊簫可是無人復無酒魔王
春睡未相饒

二月十五日大雪二首

春過三陽半四陽風威凜冽雪微茫窺窗亂
入紙全濕滿院飛來花不香巳後老梅留淡
白却先弱絮弄顛狂非因臘月雷聲瑞應有
諛臣動賀章

花朝天意變陰陽占歲豐凶事杳茫微影叅

宵欺月白峭寒庭院妬花香遙知京國牛無
喘一犯長沙犬欲狂誰是廟廊調燮手蒼蒼
海宇賴平章

贈尹鍊師

碧簡金環佩幾枚上清親受篆書曲月明木
印傳星象夜靜瑤壇步斗魁符擲青天泣魍
魎劍光平地走風雷何時四海妖氛息爛醉
璚漿紫玉盃

憑高

落落憑高九日心清霜紅葉半疎林時催鴻
鴈飄寒暑山放黃花咲古今楚調一聲秋水
闊胡塵千里暮雲深西風幾處吹烏帽白恰
年年歎陸沉

山寺夜有感

霜冷風高硯已氷謾將病體對閑僧青山猶
自依猿鶴白眼寧須恠友朋細札幾行欺老
筆短檠半夜撥殘燈排空人翮終何用徒倚
齋除思不勝

垂楊三詠 眼 眉 腰

一顧東君已絶倫羅煙眄月自精神江干的
的時盈水灞上年年見別人半困倚風隋苑
千淚粧微雨漢宫春從教阮籍翻成白二月
韶華顰卜隣

融融天氣釀春和一寸濃纖舒嫩蛾旭日初
升絶喜展翠煙重鎖又愁多車臺画后壓隨
馬吳苑輦来絮拂莎唯有東風偏著意年年
深淺鬬宫娥

旖旎輕盈第一班瞬紅垂綠佇春欄舞嬌漢
帝憐飛燕細訝尚書咏小鬟盡日無人猶裊
裊受風有態自彎彎從教楚國宫娃媚縱得
柔纖亦強顔

中軍亭懷古 在大伾山巔李密建

故壘荒營草色斑中軍亭子落雲間三年龍
鬭争一戰萬帳貔貅繞此山秪意羯奴世充胡羯
城洛口不妨英主太宗入秦關霸圖寂寞春風
晚隋柳依依衛水閑

魏國謨謀未顯奇邴元何物喪全師人誰李
氏真堪王自恨唐公不見推衛水一灣流晚
浸太行千疊礙春曦河山勝覽新亭子今作
羊君峴首碑 蔣虹泉尹濬日于故址建亭扁曰河山勝覽云

送孫隻山司訓汝州

一官初拜牧英髦嵩嶽青嵐照采毫芹水影
涵魚藻静杏花香暖鱣堂高氊生夜白雪侵
座帳護春紅紗瞬袍從此汝陽絃誦外盡收
風物入詩豪

七月廿日熱一首

大火西流野色黃秋風仍未洒衣裳江南不
卷遮塵扇河朔猶傳避暑觴赤脚顛遊冰雪
地青鞋欲到水雲鄉冷詼寒玉應難變釋帶
懸冠類晉狂

送陳司訓遷掌寧津教分韻得楊字

清時有志獻長楊綰得儒官化幾邦獨守老
成留楷範盡敎新進詠文章客来絳帳生春
色酒熟青氊對雪光多少寧歆才俊輩争看

次第折天香

送錢秀才應試北上

衛川遥與御溝連彩鷁清尊咲燦然瑶管擬成忠義䕺金風催動孝廉船江南莫訝吟山句夢裡曾聽鼓瑟篇才子十人君領取廣寒宮殿逗嬋娟

筆

嬿將武弁與同遊獨占文房第一流偶共江淹和夢寐曾隨魯叟著春秋鋒芒容易千軍

陣藻思經營五鳳樓莫訝晚來頭半秃中書君已得封侯

同王大徑侍御登善化山

三峯高踞與雲齊泉檻環合故繞隄西寺僧居山上下數家人隔水東西烏臺南望君無愧鳳闕遥瞻我尚迷碧巘蒼岩共幽賞春風四首夕陽低

病不與試遠信寄兒

論文論命竟何如動地驚天事事虚勁翮已摧雲外鳳窮鱗今作轍中魚時明不遇君臣樂地遠難傳父子書垂死病間還有夢春風千里到吾廬

天涯多病豈相如獻賦十年又子虚霧隱南山聞有豹月高長鋏歎無魚龍門已隔三層浪鴈信空傳一紙書何物嚴生心獨異承明翻厭侍官廬

舟中次前韻寄京師陳侍御

一葦春風縱所如茫然萬頃似凌虚空憐陌

上看花馬又釣槎頭縮項魚半畝且歸顔子宅五車重檢惠施書雲霄貴客應相念明月清燈自草廬

寒食舟中卧病阻風

三月長河自苦辛海天無處覓龍津人生失意難堪病客路窮愁易過春榆柳火傳雲葉黯石尤風急浪花新孤舟寂寂孤燈夜兄對荒村幾戶貧

舟婦泣且牽

天吴短褐綴闌干怨雨愁風淚不乾百丈長牽身恨弱雙鬟透濕足生寒青春似水滔滔去白浪如山步步難羞見鴛鴦飜有意翩翩飛過蓼花灘

贈内弟劉文眧一首

聞君咄咄意何如夢裡熊羆腹裏書斗畔虹光方得劒海中蚌老始生珠五男不在商瞿後萬卷寧須惠子餘他日為傳雙喜信名高金榜慶充閭

贈陳濱川國傳得子

北望燕山佳氣霏非烟非霧靄暉暉桂枝今果徵蘭夢龍種分明到㢋闈鵷鷺隊中還接翅詩書香裏定傳衣陳家又見德星聚夜夜光芒近紫微

聞警

塞外人来傳信息吉囊猶未效呼韓城連烽火邊聲急馬繞穹廬月色寒犬略誰教淹豹略鶡冠此日混儒冠窮愁不寐中宵立時向天街北面看

贈周藩王國賓

梁苑隋隄風物優綺羅豪俠屬中州朱絃十二調金鴈翠黛三千上玉樓飛爵夜酣無忌宴花驄春並孝王遊唯憐白日西山下莫問黄河入海流

贈晁春陵内翰

擧手高攀桂一枝雄才絶學際明時瞻依日月隨龍衮涵養經綸住鳳池閣老競傳新草詔玉皇親點賞花詩彤庭早晚令師相青史中間又契夔

次韻孫前山燕京有感

烏尾畢逋徹夜號壯懷落落此中消禹金聲價馬千里五色文章鳳一毛敝盡貂裘淹客邸戰殘蝸角㐫仙曹何如臥對西窗雨斷續松風聽海濤

送人歸隱

英才濟濟奮明時別有高賢詠紫芝委吏甘

辭丘父祿庚人不屑漢官卑浮山春雨耕雲早淇水秋風釣月遲何似鴈門為太守羸金歸去被時嗤

壽王大任侍御

羽扇綸巾七十春醉鄉風月太平身三槐暎日舞孫子八月中天現老人金母謌誇堯有實王公行見海生塵更添七百三十歲同與錢鏗看大椿

憒憒

憒憒無如永日何柴門深掩斷經過一庭花雨迷幽鳥滿徑松雲護淺莎紙上功名元命薄鏡中霜雪祭愁多兀然捫膝看天地睡懶琴書廢嘯歌

愁

事不如心心易傷小樓終日臥斜陽秪知書是干時策始信醫多不劾方烏帽經霜看又白青林忽見葉初黃馮唐已老猶非遇何況羸身更未郎

觀衛河漲有感

凌風駕雨勢滔天百里民愁益可憐不效清流由正道秪將濁浪壞良田蛟龍懼泥深潛穴魚鱉乘時盡弄權安得禹功排決去西陂禾黍萬家煙

瀛東奏捷詩為範東劉中丞作

旄頭星隕召元戎儒將終成第一功營外柳深甲伏雪陣前霜冷劍生風析聲萬騎青油靜旗影三軍淥野紅早晚為開忠孝印漢家

壇樹待英雄

贈滑尹徐明湖

徐庚高才舊有聲何須朞月政還成朝天仙令飛鳧迅歸路兒童竹馬迎黃霸重臨應廟選寇恂暫借慰民情文星夜並郎星燦又會台星照太清 時觀畢復留鎖院同試進士卷故有末句

贈滑尹彭東溪明府二首 時擬司太僕交與

晝日薰風不捲簾冀聲籍籍動丹檐專城視篆裝無穗百里聞韶食有鹽未政更嫗黃霸

細笶文仍咲海王纖何如薦此調羨手溥鹵
蒼生自觧嚴
民瘼多端馬寂殷中間消息有神君虒眠共
仰三秋月五色争看滿隊雲歌詠政龐春鼙
鼙騰驤夷路草紛〻何如伯樂今高薦材駿
應空冀北羣（管子有海王篇論塩筴吴令韙循字子陽民歌曰賢令韙子陽）

小園白芍藥開走筆一律索盧次梗和
三月繁花春已除揚州瓊蕋愛新舒晨光露
浥霜葩重夜色香生月影虛素女靚粧差可

擬謝郎紅豔未應書玉臺風韻玉堂客為倩
清吟一起予

雙頭芍藥
東風三月去東郊幸有紅香慰宗寥地脉並
功來藥砌天工鬭巧上花稍錦袍連璧看雙
孟翠袖同裀艷〻喬秖見當階翻一朶謝家
未許賦詩豪

次韻王大伾侍御上元名飲一首
溶〻月色近中宵擾〻遊人避玉鑣萬室笙
簫喧陸海九天星象丁雲霄銀花火樹多豪
句茅屋芸窓正宗寥忽捧珠璣倒巾褐佇看
百戲後歌樵

示舍弟恩
吾家難弟并難兄文按英才武擢雄禮樂三
千生筆底甲兵十萬貯胸中落鵰塞北雲開
碧走馬長安花看紅執簡彎弧同許國定教
青史紀元功

壽董封君八十（董代州人子進士字子策）

西〻青山繞四隣蕭〻白髮太平身閑心塞
上寧論馬醉眼盤中自擘麟椿老隨恩承雨
露桂香教子策天人〻間上壽〻更上剌齒
持梁八〻百春

聞人話都下事有感
華髮蕭騷漸滿頭閑心百種集深憂東南漲
海千艘浪西北風烟萬馬秋多士盡陪鵷鷺
序幾人書上鳳皇樓太平有道皇都日在處
笙歌醉五侯

臨清西樓

天下軍儲此運漕淮流如帶繫城壕三齊組練明冬雪五夜笙歌沸海濤南浦帆檣平地穩西樓軒檻入雲高一聲長嘯暮鴻遠獵獵野風吹鬢毛

贈李鳳岩守鄭郡

北望三臺紫氣浮東來五馬最風流隣邦土俗同春色百里家山即畫遊漳水白波氷井夏鄴城涼月建安秋高情暇日詩千首題遍

陳王玳瑁樓

登長蘆南川勝覽樓次鄧侍御韻

廣斥茫茫自幾年民情國計益紛然紆謨無出齊桓右權筭爭屈漢武前襟帶連檣三伏雪空濛煮海萬家煙個中底事淹騏驥認取長鳴奠下鞭

德勝門賞蓮

清波六月御溝通十里荷花暑氣空洛浦壓飛留襪渌漢皐佩失亂香紅彩虹暮斷西山雨碧樹涼生上苑風歸馬嚴城門再鼓五雲深鎖玉皇宮

送董長豐教開封

萬卷行廚駭未翁一鐸中夏振春風經橫絳帳人從授官守青氈道不窮汴水烟波足景象夷門文士自豪雄清齋騰有熊羆夢三月南天幾順鴻

贈儒醫徐湛泉

醫國經綸惜未償湯將生意獨平章花明深院丸靈藥鶯語閑門檢秘方北國文皇調御

膳南朝病鬼拜吟床應看滾滾公侯出迹重籠中桂子香

登樓憶陳濱川

林外高樓獨上頻樓高一上一思君曾看月闕月圓夜自送花開花落春回鴈有行時望字論詩無語復驚人何年共醉長安酒聯轡東華踏軟塵

戒酒一首

壯志曾期步玉除卌年日月易云徂經時放
達東林酒幾度酣歌稷下魚陸羽近成莫逆
友杜康新與絕交書相如落魄題橋後晚歲
猶乘駟馬車

周氏山房十二首

四時日日見花開但值花開客復来封水喜
無明主禁買山聊放隱君懐中軍魏帳嗟遺
址北麓隋倉嘆廢基臺早坐晚菘壓外味肯将
清德博三台

堂占山坳日日遊奕枰棊譜是風流階前坐
看舞張緒草際俄驚飛魏收白雪一篇裁楚
調碧峰千點散邊愁伾雲衛水唫中事燕頷
從教定遠侯

河朔雄城讓此邦雲煙變態獨君堂雨添野
渡喧淇水雪満晴山對太行有限光陰閑自
在無邊風月屬平章東邊最愛峯頭寺時枓
踈鍾送夕陽

小鼇蒼厓懸石田　白雲晴晝落唫邊春風勧

客朝酣酒秋雨留僧夜話禪松上愛聽琴淅
瀝窓前不剪草綿芊太平有道從高臥日誦
南華第一篇

負郭連山一一逕斜紅塵遠隔即山家清狂事
業頻教鶴急切功夫課種花石砌草平酣螘
戰日長風暖放蜂衙天心最惬神仙樂獨許
幽人管物華

一塢深深小有天靜評物理弄微權雪横亂
竹将軍槊風動高松宰相絃花豔紅粧環萬

妓雀籃碧落下群仙個中更喜清幽客時附
詩筒許寄篇

郭枕青巒一俯睥時先無日不追隨拂絃妓
怯聽歌誤載酒人来問字奇蒼蘚重粘窓外
石幽花亂發礀邊枝出山便有崎嶇路試訊
先生捻未知

非甘麋豕與同羣小築青山避世氛滿院花
香濃似酒空階鳥跡篆成文三更桀餓招明
月五夜開門掃白雲萬卷便便仍大嚼誰言

此腹負將軍
城頭曙鼓聲鏜々城外幽人開竹房秪宜翠
靄靜中臥寧管紅塵山下忙三頃任渠耕負
郭一編自我哦羲皇春雲漠々春雨濯起嗅
早梅香未香
三里塵氛隔俗囂半空雲樹俯城濠披襟獨
坐野風細散步長吟明月高種就素封千畝
竹飛殘紅雨滿山尨孔融座客劉伶酒也向
褱中放一豪

身未離羣已索居晝長不夢亦華胥下簾頻
護乙妨書散帙常愁蠹壞書香譜爐烟添藥
物墨研凋水駐蟲魚白雲出岫高天去似我
無心任卷舒
手種青松亂似麻馴馴鳥雀占為家雲來曉
濕窓間紙雨過春生蔣底芽醒酒有人時倚
石下山無客不簪花都無三里臨城路莫畏
嚴更與暮笳
長夏

長夏山林世泰和夢回組綬解簡柯無愁不
用憎騰醉有鳥時聽宛轉歌兩字逢迎人上
少十分愛惜竹邊多閒身管領琴書事一任
高天日影過
寄葛少愚太守 時任河間
大伾南下衛河邊一別相思又隔年燕李陰
深承雨露棠梨花好自春妍東山書史留心
在北闕風雲近眼前聞道政聲喧治郡會
看青紫歲三遷

觀鄉約會有感
聖訓洋々在諭民數言皇極重人倫性情啓
發方成悟禮樂從容熟即真莫道愚蒙難致
化已看風俗坐還淳經文緯武賢臣事今古
兼全在一身
賀陳筆山生第三子時攝濬政
英々玉字傳　楓陛燁々珠光照菊潭龍躍
青雲應幾萬鳳生丹穴已成三風移耆舊留
河朔星動賢人聚汝南君上鸞臺仍有繼太

平相業付諸男

送楊月泉還掌河南教

急管繁絃惜此筵師情生意共懸懸庭開絳帳經多日詩束青氈自幾篇水送細風醒別酒山迴踈雨洗涼天河航一葦文旌過謗輿俟芭論草玄

賀李宗周得子一

酒眼老開　起棟梁珍重得雛神骨異碧天海卦曉生光

哭伊侍御

嗟君别後方千里忽聽人傳淚淚流驄馬未能歸　帝闕豺狼一任遍神州清朝抗疏名猶在當道埋輪事已休惆悵仙槎何處去白雲秋月恨悠悠

哭楊六坡推府

為國憂民事已非衛城空自詠式微三年宦

山王燕判臨江單教化大洽生安石於官宇民感其德而建堂以維嵩名毆陽觀為民求生道惻隱悽切民為感泣時生永壯于涪州之宅人后立堂以六一號茲皆所宦之山川清淑淳粹之氣鍾毓異常亦其慈祥德政感神氣而取之常多者哉　明嘉靖甲子歲有陳公者遼西薊人也為守於山之西解州公而恕清而不矯執而確嚴而不殘政平訟理吏民咸愛之先是公盖未有子也州之人士

孟龍川文集卷之六

黎陽孟　思叔正甫著
新安金繼震長卿甫選
黎陽朱應轂德載甫校

五言排律

題趙王壽冊一百韻

胡塵霾九有沴霧塞三精坤折東南柱乾傾
西北撐四維翻地脉五紀絶天紘詩禮空發
冢干戈日鬬獰風烟時佇足日月忽騁晴天

眷惟求主人心罔克承真龍飛淮水躍馬渡
江坪龍虎鍾山王鯨鯢陸海鶩白旄揮昴畢
赤幟掃攙搶開闢功重建乾坤氣再清衣冠
新漢制禮樂出秦坑建國開金璽維垣翊玉
京袒〻錫土壤赫〻法天行褒德燕姬埒藩
王魯衛并　文皇崇馭曆帝子悉連城袞冕
圭璋貫山河帶礪盟王孫承奕葉趙魏扼夷
庚洹水流清鑑林閭擁輔樂蜀秦通北藪燕
薊敝南閎東國懷齊兗西屏負晉并太行高
拱捍漳滏走縱橫虎變文傳炳鸞生漢振翊
顒卬鄰紫極垂委稱青紘夾輔名藩翰宗王
國重輕本支基業永磐石佐圖弘主實天人
秀心存葵藿誠仙源流和璞御苑曜藍瑛精
鍊鎔金非玲瓏徹水晶多材過姬旦稽古陋
桓榮學自三餘富詩遲七步成竹猗歌衛武
蓼火照更生蠟盡方收卷雞鳴早佩珩祖劉
年耄耋李密志將迎膳視發昌執色難曾閔
婺天經魁百行國養禮三牲踐履惟師古躬

行不近名銀潢昭茂德玉牒溢鄉評譽處光
形掖章飛徹紫庭振〻麟趾盛爍〻鳳毛頳
公族師賢範
皇恩眷　聖情梓材推彩雕棣萼羨瑳楨上
善傳宗祖　今皇近弟兄清朝崇典冊丹詔
重褒旌移孝為君德推仁到隱氓羞珍絶玉
食搽粒念藜羹抑〻存隅德忉〻在困惸翳
桑時拯餓茹糗惠全肓祖秩齊悠蘩餞繼東
海傾恩雖遍國邸性不近優伶趙日皆傾愛

雄風戒滿盈餘陰惜禹寸肆筆煥堯賡鯉學
真龍種鸞章寫鳳鳴楚詩淹芭藻沛易獵華
菁枕玩韋三絕策分契四營補亡甲束皙外
傳乙韓嬰傳洽衷羣玉遐思坐五更一編恒
在手萬理倚前衡高朗玉家秀昭明　帝室
英奇章輝綉虎麗語激天鯨筆落波翻海詩
清雪洸晴遺風高漢德演日點京卿俯仰乾
坤古沉潛履泰亨一腔春浩蕩萬卷日獻鏗
壯海書空犢東平善自禎千年傳道統五嶽

塞邪焱曲觀延金紫西園綴玉璜鵬摶爭徙
海鰲背悉登瀛紫殿來飛袖瓊筵對獵纓曳
裾升畫舫設醴倒銀罌唐宋芳前躅應劉報
後程琅玕呈披腹珠玉唾談諻抛石方投李
揮毫已報瓊雲烟兼掃墨瀚海貯書棚詩就
登壇敵文雄對壘勍飛々霞捲漢屑々雪霏
霙擲地聽金石鈞天下蒦誒大言長浩瀚短
韻已霄崢豈惟才矗々更有量澂々東閣無
殘客高軒滿墨兵申穆安楚席鄒馬飫侯鯖

飛盖鄴城屢吹臺梁苑笙五經同在笥三遷
式班荊月生小山桂風轉大王蘅賦就分袍
歎詩呈賜錦騂神京儀鳳彩芳甸絕蝸爭兩
露登三代風雲淨四征屢祥占利建泰道屬
元貞五運宣弘德百王率孝祊靈根長固結
丕緒自昌縈桂老金閨彥蘭生簪笏綳茂親
同月象明德本天棖藹々王之國申々儒在
黌閒孫終聳拔聖裔復勾萌虞晉昔圭璧成
阜令鼎鐺彩衣紛錦綬玉帶上瑆觥珷瑁開

華殿簫韶出綉甍官僚伏下卮佺偓列南榮
開宇愜前業卜年過老彭水迴春酒獻山棒
壽爐呈紫陌恩光闊皇風世道澄額言千萬
歲永々翊　皇明

題董右坡明府榮壽卷一百四韻

兩儀戴分剖九土畫封疆四極窮無際八紘
盡大荒方輿昭内外維戒奠中央峻極崧崇
嶽瀆宇水瀉潢野分周地豫星紀宿心張天
地開華夏風雲護錦坊陜陀連沃土实兀崚

崇岡百水環平野千山擁福隍淯溱流鄭北嵩少拱鈞陽地脉鍾時彥天心祚世昌降神生弼輔毓淑發禎祥卿月方淪朏德星已煥芒才名荀父子氣象漢賢良三老寧專董高風遠媲姜禮文令矩鑊道履古趍踰龍參傳虞夏鸞鶩絕紀唐望廬王烈第表里鄭公鄉脫穎非處囊秉田暫耀鎡柳翕從舒卷漆吏任竹籞獨樂追迂叟同壓巽仲翔觀耕鄰沮溺高臥自羲皇圃種仙家杏園條司馬桑沉

潜情滉瀁吟嘯婉清揚手卷長陰檖扶笻時攀柳日月隨行屨乾坤付羽觴奉仁延壽考儼樂任徜徉鰲海椿方茂蟾宮桂欲芳神仙添甲子宰相有賢郎道接先儒近學傳後裔長義方聲籍籍種德福穰穰五桂期同竇三槐果繼王聞書長伏几學禮趍中堂藝首澤宮射聲高翰墨場五經無匹敵六藝白頡頏月露驚弘麗風雲入混茫詩成張錦繡賦就片宮商蟲篆能飛鳳鵉書已換羊補天昭絢

爛擲地殷鏗鏘氣勇摧山陣風雄駛海航鄉英推奇瑰國士讓琳琅才子迴三舍天孫報十襄霧林斑豹蔚雲路躍龍驤東璧光書府南津逗墨莊鵠袍輕苧白馬足促槐黃八叉超前列三千綴後行秋風離月殿春雨躡虹梁蘭省聲華儁楓宸姓字香宮花嬌上苑御署下天漿剖玉知璞美泥金走帖忙人多一第貴世少二親康爭羨六絕李無論三喜楊壽鄉開萬億樂國倍尋常愛日親庭下郎星

帝座傍公材分赤邑公器出巖廊奚與冠新黑才同氣老蒼鯉庭垂墨綬萊綵映銅章為國推家訓移忠盡孝方閭閻民已瘼父母政如傷健令能扶弱神明不吐剛三霜仁浹洽千頃量汪洋餌落輕陽鱎榻懸厚禮魴庭空絕苞苴宅閉類荒涼訟簡才呈敏刑清獄讞詳黔黎瞻皓月曹吏凜秋霜范令脩防水文翁理邑庠漢謠聞甑釜周雅歌倉箱政顯方愁擢恩深去不忘蹊無墻下李地有召南棠

紅日時瞻闕白雲日在雎魚軒迎至止鶴駕
喜相将王溥朝服侍黃香枕扇償綬長纍若
若冠整履蹐〻膝下承懽極公餘視膳嘗東
滇枣就實南國蔗呈糖白醉清詩思黑甜快
酒腸侄山年巽〻衛水禱湯〻尼聞胡為青
不辰適有抰二親疾迎養至濬公侍湯藥而愈濬人嘉其孝感云維摩
今示疾聖善亦傷肯令子心如疚憂親體君
砡晝勤嘗藥侍夜禱代身禳病去如脫屣誠
通似叫閶萱生尤茂發椿老更堅強百姓傳

懽洽千年祝壽慶忠規方顯技孝節亦軒昂
斐譽聞丹闕烏臺動皂囊孝廉家桂玉循吏
國鸞凰朝著須儀表人倫頼紀綱台堦恒照
耀公袞日相望卓茂名先播王祥政益彰清
才高卓犖威世正明敭選駿收騏驥掄材得
豫樟陛楓聞躡履班笋入鳴璫明潔千秋鑑
忠誠百鍊鋼元戎須掌握文士盡秤量拜爵
明衣纁論勳賜玉璋石君終世祿蔡澤遂持
梁朱紱咸能到青年未可當龍池傳玉制鳳

沼出雲房臣職葵傾日親顏鬢未霜木公分
雀錦金母佩霞裳慶具㷀何極福全樂未央
乘軒丹飾轂鞋賜玉裁肪月旦爭傳頌天恩
沐霈霧一門榮壽偹萬載挹清光

贈宋南川水部兼感懷一百韻

日月逢陽長乾坤屬泰亨中州凝閒氣上象
應長庚闓異趍庭訓斐聲邁郡黌昇蔵千里
足藉甚萬人英世彈東家學賢增月旦評纖
穿期臣硯王鈞得瓊瓊對月彈長鋏翻書坐

短檠文高漢太史禮吳魯諸生卓犖通金藉
飛騰向王京雲霄方振翮頭角欲峥嶸秋鶚
凌風上春雷動地驚禮闈香桂冊楓陛聽臚
名柳歌曲江馬花嬌上苑鶯榮沾宮綉彩德
飽太官烹内伏喧羯鼓梨園理玉笙御漿從
勸酢天樂震闐訇三月開蓬島群仙宴太清
沐恩天地闊圖報死生輕不索京倉米来持
魏法衛大邦馳緑耳小割試青萍部屋生離
照閭閻洞隱情判搓山震動心潔水澂泓比

皐法三尺求生鼓四更戺〻推廒獄惻〻念
愚旨徐杜宜伯仲張于可弟兄三年稀滯訟
十郡拜前旌輂下無苞苴裒中有政聲御屛
題姓字材館貯公御鷹隼方寬法鵷鸞早佩
珩歸朝紳委蛇拜闕玉玲玎杜甫釘工部清
詩世莫賡何郎除部水佳句我堪并濟世能
舟揖掄材集幹楨丞鄰悉職守內外必忠貞
曉日聲鑾掖秋風出鳳城中朝寧獨立南下
自孤征別館三更坐長河一棹行驛籤傳水

堠津吏報郵程寒重霜明檝裝輕書滿篋近
舟偏鶴鸛夾岸見荃蘅白草燕郊遠青山楚
甸迥風高官柳瘦水落大江平野渡紛蒲葦
汀沙亂鶩鶬宵征喧鼓角明發喚笭箐淮泗
連南北清江故繞縈千艘漕國餉萬斛送香
秔木屑勤陶侃狐裘敝晏嬰韓公發運速劉
晏造船羸錦纜青螭迓黃頭蒼兕勍南畿達
建業東極接滄瀛不獨雄天險兼宜習水兵
塞防徼急弛胡騎忽縱橫乘障巡邏徼嚴關

絕候偵甲光霜映鐵氈冷月窺營羽檄連朝
報邊烽徹夜明徵兵城代晉選將拜韓彭近
戍粟千馬遙屯飽萬丁秖恨糇糧歎恒艱舳
艫盈須全舟浩〻方繼輂轟〻南服勤飛輓
朔方足戰棚頗言輸國富足食可兵精擊楫
才兼備戈船計亦成明都平浪泊玄野掃攙
搶御稟還紅腐匈奴自困停天書答懋績帝
簡勞精誠晉接身沾寵蒙恩帶換鞓轉漕嘉
漢相稽古陋桓榮韓信廟前兩劉伶臺下晴

官閑題院竹政簡坐河檉楚澤經霜菊吳江
隔岸橙投詩憐未芾得句似陰鏗薄劣真慚
李艱難未識荊飯牛歌白石旅食厭青菁萬
卷終淹滯一身自拄撐時難天帝見日伴野
人耕豹略林間隱龍泉枕畔鳴閑從羣豕牧
坐與狎鷗盟咄〻書成泣悠〻志屢愆考槃
寧落〻擊磬即硜〻有志空投筆無媒可請
纓青雲千萬里白鬓兩三莖僝弱常如疚憂
心日似酲文公今愛士東野見憐氣半面唯

顒想高懷已倒傾雕蟲傳小技篆刻殆優伶
鄭國朴眞鼠燕山石類瓊秖知形〻屑〻未必
內瑩〻誤點英雄矚誰塵摩尼睛人談閒譽
過自省覺顏赬韓剌方囿獻班舟已具艑而
呼哭繫卒顧戀聚編氓地阻空搔首天高屢
跂瞪無由防濕櫓更失舉離䏻忽〻飛無羽
悠〻坐遣伻狂生非偃蹇雅量定含宏知已
情堪死嘔心向敢呈私懷時眷〻衷曲自怦
怦輔弼當人傑明神護國禎中華謀可運壯

極手須擎繃衮扶　王室丹心翊　帝閣文
昌應上相禺鼎待調羹

贈滑尹彭東溪明府五十韻

三代王猷盡七雄伯業收秦皇剗古制漢祖
效前尤廓落山河大開分縣邑稠封疆猶國
土守令即公侯社稷咸依止人民盡所由專
城長製錦守土小鳴鳩福德光百里卽星燭
九幽文風揚豹變武略振貔劉文武須兼濟
君師壯大猷親民宜大惠視政忌潛投淵目

皆祿仕傷心少學優有官能潤屋無意恤瘝
疷經紀自鹵莽官民風馬牛貧無穿襦袴寒
絕袍衾裯屑〻風仍薄澆〻民已偷乾坤香
少蕙天地氣多薌滑濬人無約龔黃詎有儔
彭君過汝礪賈子跨前修清澈求谿水飛登
左海洲文章高北斗道德學東丘於古無僊
士方今第一流班揚閒雅賦游夏贊春秋筆
掃千軍陣詩成五鳳樓字花明上苑月桂艷
中州北關總通籍南燕試下鞲清高擲楚璧

敏捷斷吳鉤地喜花開縣田歌寔淵灉馮生
齋皂馬殷浩絕書郵柔異劉繞指嚴非薛出
油民安方後樂世泰却先憂日下彭思永江
東岑仲休文移生印淥倚放擁黃紬訟簡垂
簾化人傳隅縣謳英髦師楷範仁藝盡居游
向學時將引橫經日講求陳襄元勸學蘇軾
示勤耰近見為儒業多能與道謀優游便日
永坐嘯復天遊時放莎庭吏閒吟野水舟文
章飾政事聲譽動宸旒豈但百城表難將四

海伻銓曹先自渇材館省旁搜巽恠民摯軏
争看鵲攤轉衛川瞻飛鳥滑水起潜抖淥鬢
應新召蒼生庶有瘳循良題玉柱姓字覆金
甌一日當三接羣公讓一頭公才堪內閣吾
道可東周治世如看掌安邊韋借籌滑人并
濬士私喜敢相留

贈葛少愚明府四十韻

明日開千運淳風被八八荒猷謨登禹稷治道
冠虞唐庶類忻時敘羣生集太康三階光正

位六合屬殷昌鳳曆中天永烏飛上道長才
難隆此世　聖德際今皇撫世咸無缺臨民
若有傷不休期漢吏洵義慎周行命史崇三
監維人守四方庶徵惟日尹百里重星郎南
楚多名秀西崑復降祥荆山鍾地脉夏水發
天光天地將培植英賢此奮揚南砂前勾漏
北學讓陳良豹隱雖潛伏蜚聲已孔彰詩成
經皷吹賦就韻宮商真有行雲速無論屬對
忙青錢須選擇黃絹誦文章和璞呈荊國雄
文歎未央龍津高踔躍鳳翥信翩翔黃田標
金闕青衫出帝鄉龔飛蕩陰鳥田跨木山羊
綠水流城下青山湧縣傍波聲喧隱几嵐色
入公堂閨柳垂簾靜潘花百里香繭絲憐井
邑保障慎隄防仁洽慈君愛肅將健令剛行
高山岫拔量闊海汪洋斷獄陰功積優儒禮
數藏求協周細目覽闢理弘綱簡靜時稀訟
攸優惠有常人才今管葛政治古龔黃单父
將無媿中牟詎可方三岑唐卓異四長漢南

陽甲令明超薦丁年此激昂英風聞彖史指
日看龍驤姓字傳丹闕封章走皁囊夔龍勳
始爾駕鷺列方將雨露霑華夏經綸自廟廊
拂緗予作頌千載濬甘棠

題白馬解圍圖三十韻

天心熸火德世運入金商萬姓危游釜群雄
競跳梁風烟纏八八極天地顯三光駕序人崇
虎鴟冠屬伯強阿瞞方虎視孽子赤鶏張捴
集蒼黃騎交馳赤白囊齊雲排組練曣日曜

鋒鎧白馬千盧合黄河一葦航曹仍稱帝命
衰久亂天綱逆順迷真見贏輸定假王雄圖
終報德義激發戎行勇烈雷鳴夏英姿畫隕
霜貫穿兵百萬出入陣尋常飛兎輕騰壘伏
雌臥偃槍馬鞍懸將首龍躍如康莊官渡兵
令挫鴻溝類往〻威稜驚有土蜚譽永無央
迨遠新城郭蕭條舊戰塲霞激滑水赤風擁
陣雲黄草木兵猶在蟲沙事未忘人煙銷魏
晉世代閲隋唐廟貌丹青古松筠嶽翠長春

秋頻集鶴伏臘走封羊血食同天下精神離
帝傍秋風嘶鐵馬夜雨響干將英爽今猶昔
瞻依羨與墻巴川雖故國滑土舊侵疆幸喜
無凶札常祈順雨暘萬靈咸受職百里盍豐
穰稽首恭承祀羣心敬獻觴英靈儼如在終
古頌洋〻

叢桂堂榮壽詩二十四韻

種德門多祉流芳世有賢三劉方踵後四葉
羔光前別駕聲華重深閨懿節堅行高兼四
德教善陋三遷麟趾詵〻盛龍董燦〻篇人
文時虎變爵位逐蟬聯獨秀萱尤茂叢生桂
盡妍長公才絶跡少石譽隨肩栢府關京國
棠陰滿洛川承頒爭綉彩迎養奉雲軿　内
詔褒封下中丞寵渥先龍光昭典冊燕賀動
門闌霞帔衣明日金花誥自天人間榮適極
天下福禎全日月雲霄近乾坤雨露偏蓀枝
何蔚發玉茁更連綿素業寧投筆青雲已着
鞭清朝勞貸治大府藉旬宣五列羲之馬一

韓劉寵錢蘭生須楚畹王産定藍田王母崑
無子劉親嶽有仙古稀人七十今頌壽八千
慶遠潞源水祥生姑射姻羣仙官府足敢將
綴瑶編

雙壽詩二十四韻代作

間氣乘昌運淳風皷太和弁山盤壽岳晉水
逗仙波地脉鍾清淑乾精自透迤祥光生偓
耳聖善娘英娥色練顔隻少眉連鬢未皤本
公椿自老南國俯靈軻金母桃方熟西崑載

請我鶴聞鳴古垤趨見上圖荷三壽應君貴一經教子哦貢名能詠奕取卯不提戈陰德徵王祜慈嚴育孟軻生花筆突妙漢簡史搜羅鳳羽凤冲漢鴻才賦注河看花遊上苑丹桂艷高科庶綬金魚若萊衣錦舞僊旋庭闈有訓宮守政無頗紅日瞻霄近清風入座多郡中傳召杜滕下侍蔔何仙苑開筵慶公車載酒過歡虞爭度曲頌禱盡鳴珂流瀣浮杯斚雲霞爍綺羅龍光承燕喜鳳詔下鑾坡天

下士如此地行仙則那蹇予曾太史敢綴綠雲歌

贈王金隄豪士十韻

守牘曾投筆長安欲棄繻論兵身許國獻策矢平胡邊計三千字忠心丈二殳縕袍辭白社伏劍赴　皇都天地開英筭風雲入壯圖相逢朱俠士共見陸金吾徒步難長路空裝匕畏逢計偕隨漢吏郵傳乏唐符既得雙飛剡寧無千里駒酬恩從國士得志拜門徒

題郭翁壽卷　用王大伍侍御韻

太平息陰地恬養在林丘華髮百年老素封千户侯兒孫供伏臘詩禮自箕裘淇水聲喧枕太行青入樓多閒話田叟逸興上漁舟時雨巾折角青囊河擁洲追隨驄馬客来往季鷹流似爾悠悠者商山未可儔

送李小亭赴沁州幕

上黨雲程峻秋風壯馬蹄旗高滑水右官領太行西令祖曾藩臬棠陰在石梯諸孫今屬

吏蓮幄入銅鞮白馬封猶邇青山政不迷幕中知有客李下卻無蹊菊色愁軍餉邊聲厭鼓鼙持君清節往好意慰烝黎

贈閻少府

暫歇峨松句来行種柳春一官無我拘西地即吾民期月政云可千年聖語真甘棠歌召父刻木畏閻神貳職豈云易百城孰可倫澤深盈究濮波及溢璽津太丞公旋馭情真衆拒輪悠悠滑水近仁政幸依隣

贈汪松厓廣文
模範兼恩義詩書貫古今孔門諸子悗湖學
一生心瞑雪青衿立春風絳帳深中臺飛薦
剡東觀傳儒林堂鱣光奇𨑨谷鷺送好音菁
莪羣彦士泮水詠棠陰

五言絶句

泊海口
海勢連雲暗潮聲恐客舟菰蒲漁火滅風雨
泊滄洲

試劍
寶劍夜有聲起向秋天礪斬却旄頭星太平
應萬世

聞柝
旗影寒搖月柝聲亂徹明愁心驚疑夢漸覺
似〻邊城

銅雀臺
漳水如有情日頹銅雀臺何如八陣圖江流
終不摧

新柳
坐見東園柳依〻搖綠絲無人會生意獨有
春風知

大同軍
甲雪皚〻白旗風獵〻紅黃昏避驕虜白晝
殪元戎

送端沕川 自大名守擢苑馬卿
君王方耀武將相政憂邊時有威容在秦川
早下鞭

飲林下詩
傾倒一尊酒山川自古今倚樹湯無語秋風
瑟〻吟

欹枕二首 寓京作
何物攪心胸愁深遽如許欹枕不成眠嚴更
馱夜雨
借酒扶衰年年衰不酒飲無柰客愁何雨聲
欹夜枕

題畫樵詠六首

其一 蔡琰胡笳

漢月元無恙胡天別有情秖今十八拍猶作斷腸聲

其二 子敬團扇

王子恩情薄郝娘竟棄婚獨憐團扇在遮莫復恋根

其三 采鸞寫韻

有慾莫言道無情共說仙如何塵世裡謾爾結姻緣

其四 柳毅傳札

鳳札能傳恨龍宮謾結姻至今橘樹下猶想洞庭人

其五 安石携妓

胡馬徧神州何人借一籌縮頭吳妓畔猶自說風流

其六 伏生授書

孔庭壁未闢秦坑灰已掃誰知解語花强於書帶草

古意

車馬出門去焚香夜々心藁砧安好在不是怨秋衾

七月十五日過盧生墓

去年君上塚今歲哭君墳四顧無人跡秋山慘暮雲

六言絕句

題郭熙小景

亂石崢嶸曲逕荒村茌苒綠陰獨抱瑤琴何處知音人在山林

夏日睡起偶書二首

夏院鳥聲閒寂午窓花影婆娑夢裡不嫌官薄一麾出守南柯

長日惟存道德幾年不看陰符忽見蟻排八陣陡然心欲平胡

山東禪院

林下禪關寂靜門前逝水潺湲客路風波最險僧家日月常閑

世路東西南北年華春夏秋冬試問來帆去

擢何如暮鼓晨鍾

秋思

遠漢鳴来陣〻高梧葉下瀟〻月色階前楊
柳雨聲窗外芭蕉

七言絶句

即事

千樹桃花萬柳枝草長沙暖日遲〻山邊行
盡水邊去處〻春風颭酒旗

漁舟

新秋水満冷淒〻草色蘋香望處迷日暮天
昏風雨惡早回蘭槳泊前溪

憶龍山弟

大伾山邊芳草春衛河隄上柳條新東風日
暖閑行處應念悠〻名利人

西園秋夜

月落西南樹影残井梧時下葉珊〻黄菊香
暗露華重一夜銀塘煙水寒

漢宮詞四首

夜半粧成下玉樓隨人逈駕殿東頭葱籠日
上空回去說向西宮看打毬

含嬌一笑玉香浮金屋藏身弟拜侯誰念班
姬辭鳳輦青苔満院鎖長秋

隨伴朝回不顧身東風淚落玉階塵一朝偏
得君王寵便向樽前咕囁人

嬌艶新粧侍玉皇笙歌清夜綺羅香一輿中
官微失意羊車不引向昭陽

文武二詩

螭頭鍾動趨朝曉鳳闕珂鳴歸院時白玉堂
幽磚影過内人催和御題詩

南標銅柱蛮烟熄北勒燕然鉄騎閑從此湮
為林下客白雲明月大伾山

秋社観燕

霜満中原草木秋海山岩穴信悠〻明年三
月東風暖飛入君王五鳳樓

吟風

琮〻澄波細〻香蕩紅搖緑小池塘向今未

上南薰殿且向花間送晚涼

詠月

影過西樓暗画屏銀河半落見殘星魯陽秪解留三足不解揮戈駐兔靈

再贈泗川

龍種龍媒定有姿秋風六監影梢垂翻思漢武非雄傑萬里空勞破貳師

同蘇虹泉明府泛舟

見說官清〻似水〻中遊去都如仙村翁争

進牽百丈處〻甘棠可繫船

蓮

太乙移来處士家可堪勺水田仙牙何時種向中峯頂指白能開十丈花

牡丹

名在花王紫禁中偶然潦倒落荒叢維經牧豎農夫戝終是人間第一紅

登樓

遠水遥山更夕陰鳳樓東北五雲深十年不踏長安道盖遡長楊獻賦心

大梁出師歌二首

宣武兵威天下雄雲屯風掃定江東海埏狼聚應無益終仗中原第一功

精兵半萬不須多春暮吳天奏凱歌手馘倭奴生盡獲從今東海不揚波

聞鶯二首

花雨冥〻夢易醒間關百囀聒閑庭不知多少春来恨說與梨花柳絮聽

寐〻閑庭綠满苔讀書窓外牡丹開東風管領春多少又送鶯聲入座来

宮怨

脉〻宮粧日〻心淚痕無語搵花陰也知欲訴長門怨柰乏相如買賦金

歎

少年籍〻盛才華將謂春光屬大家今日龍鍾隻淚眼草廬卧看杏園花

題百泉亭

身閑性僻耽山水匹馬奚童任所之錢盡杖
頭心盡興錦囊收拾百篇詩

雨過

流水淙〻繞砌聲碧天東望斷虹明黃龍拖
雨北山去帶過風雷滿地驚

題折桂圖

衣惹天香滿袖迴九霄雲路暫徘徊憑誰報
向人間道二月春風動地雷

涿州野外桃花

蘺落蕭條絶四隣風霾斜日揔傷神夭桃一
樹疑無主三月花開不似春

寓京送劉静山内弟南歸

長歌一曲下燕臺行色濛〻細雨催屈指到
家春正好楊花滿院碧桃開

聞王大伾膺薦喜而有作

漢帝親勞細柳軍田中宮闕已經焚當時誰
解先流涕只道東封西祀汾
鴈門囚奴乘早秋漢家烽火如星流霸陵將
軍按劍起胡兒遠向陰山愁
撤〻山北瀚海清擒胡嶺外絶王庭橫戈立
馬峯頭過試看 文皇御製銘

送人之任山陰七首 大同屬邑

黃沙漠〻立孤城殺氣昏〻暗虜營長嘯一
聲胡騎退邊人不信是書生
落日孤城早閉門胡笳夜〻月中聞試向龍
門臺北望黃花山上起黃雲
離筵別酒醉宜多塞北中原路幾何莫厭管

絃終日勸山陰城外是番歌
常日邊民最力耕年來極目但空營馬蹄踏
碎城邊路縱有春風草不生
春光原不度陰山八月嚴霜已閉關管領仁
風行塞北河陽花發滿闗顏
龍彎烽火報來遲城上高懸赤羽旗忽見氊
裘南下過一時男女盡登陴
別後相思撥不開煩君鄭重寄詩材從教闗
隘重〻隔八月雲中有鴈來

始皇

詩書灰燼世皆痴二世山河萬世基却使子孫痴得甚眼看鹿馬不能知

贈府掾李子

送爾青年往事韓才名猶〻性單〻明刑魏博令曹史種德唐虞舊理官

長隄謠美邢公之政也

萬鍤如雲響衛河長隄春暖柳風多勞民〻解憂民意和氣喧傳邢許歌

雪浪排山憶去秋魯登高木喚行舟春來两岸如積鐵約束狂波入海流

一雨秋隄幾度開便將妻子上高堂而今築室棠陰下可是年〻無水來

萬川東下蹴洪濤百里隄成勢更高不見我公行督責勞民〻似不曾勞

淇河衛水日湯〻両岸長隄萬室安寄語蛟龍休作惡公將仁政障狂瀾

力役中春到暮春塗泥幾日便紅塵平郊百里紛禾黍不屬魚鰕屬我民

八政謠美魏公也

河朔孟思曰言性情曰詩俚俗曰謠言而出乎俚俗言之真也得之閭閻村野者合而為八政謠云

濬政之敝弱役而彊免我公蠲之民斯悅作抑彊謠第一

華屋笙簫艷綺羅年〻白屋自徵科而今華屋徵科到白屋人〻拍手歌

濬人士弗干于政然亦弗敢干也次二曰止謁

扃〻貞風却愛才清茶一啜客還来批鱗捋尾皆容易誰敢輕將口浪開

解昔弗丕禁乃公則嚴扃鑰作閑防謠第三

官使朝昏米二升宅門深鏁幾層〻張羅迎使皆全未六月閑庭冷似氷

官多務黙自尊弗親厥民公盡言吐民

心民允服作明辯謎第四

聖門言語特名科尼父便〻辯若何直到足非明白處黎民叩首不嫌多

邑居巖貴臣簡多來澆法公不之閑簡乃不來作無畏謎第五

公道人情不自由滔〻天下盡書郵肝膽鐵石仍鐵面何物褱中有五佚

才高守清茲士之難公兼而能作清高謎第六

有尹清高西字全更將何物可齊肩清如衛水朝宗海高似伾山峻極天

善事上官自漢然巳公接以禮作弗諛第七

逢迎自古畏官途一絹黎陽敬老夫今日魏公不畏勢見官和絹也全無北齊石曜為黎陽太守時咸王子過衛縣餽千疋曜獨持縑一疋曰此老石之機杼也王乃加敬焉

山拱川迴游者擾焉公弗之供民乃不擾作弗讌第八

水有画船山有寺官游絃管日嘵嘈三年過客無盃酒水自東流山自高

牡丹開對客時方以病斷飲

小亭南畔牡丹臺嫋〻東風花正開風景今年由我殺請君團坐啜茶來

經嚴太師府

歌樓舞榭神仙宅意匠經營三十年今日重封法寺帖更無人敢到門前

古意

滔〻歲月水東注冉〻光陰日西馳濁酒一盃垂老別離情倍切少年時

戲贈昱上人

纔下禪床又上床黃昏燈火五更香人生自歎忙一世何物僧因三世忙

春日漫興

滿地梨花雪不寒深〻庭院小欄干垂楊萬縷春風線斜綰青天玉一丸

偶書

輕寒惻惻春如許蕙茁蘭牙透春土何事芭
蕉不見春他時恐負秋窓雨

秋日睡起作

滿徑蒼苔點翠鈿繞籬黃菊疊金錢開門盡
日無人過醉臥高臺錦樹邊

下第歸寄劉靜山

誰甘汗漫遊蒼莽共咲飄零隔杏園惟有青
山青不改悠然終日對忘言

靜山疾再用前韻戲嘲且欲其謹之也

年少已經新武庫清癯忽訝舊文園生憎弱
肺能消渴遮莫名花更解言

有懷

中州才子田莘野海右詞人謝四溟秋夜一
番飛入夢出門搔首四山青

答李石門覓黃梅赤李紅花三首

顆顆圓金綴樹可謂羨有意近　楓宸而今
轉熟商岩下多少人間受渴人　黃梅

憶昔安仁入咏前茂陵先已羨青妍誰教李
赤來吾圃與杖朱殷付謫仙　赤李

我曾偷得瑤池種種向花源處士家今日贈
君千顆實應教壽域遍天涯　紅花

孟龍川文集卷之六終

孟龍川文集卷之七

黎陽孟　思叔正甫著

新安金繼震長卿甫選

黎陽朱應轂德載甫校

帳詞

賀魏安峰赴　召詞有引

伏以泰渙賁臨震升孟晉風搏九萬直奮翼於天衢班首三千方振衣於雲闕中朝日望庶衆當惓恭惟○○閣下日下人豪斗南名士操守志存乎氷糵敏才明鑒於

根株郁郁成篇美美競傳其句霏霏落屑時然不厭其言故德行與政事兼能乃言語及文章並妙以鐵窐試陳平之宰用牛刀發庖丁之刀政績將報于三年飛譽已騰於四海八座擧材館之錄

九重書殿柱之名始進文章

皇心簡在繼閱薦剡

帝曰予聞千里飛嚴詔之光百姓來捧檄之慶通金閨而入瑣闥一朝瞻袞衣之龍依日月而會風雲四海仰朝陽之鳳民志大畏會稽惟均幾年花縣民則不敢欺不能欺不忍欺此曰楓墀我乃或幾諫或諷諫或直諫爲諫官爲宰相此之謂大丈夫正朝廷正萬民世稱曰眞儒者奚采愛棠之句而爲折柳之詞　詞曰

自昔英賢爲人臣者以人事君看黃閣鸞凰須掄國瑞烏臺獬廌宜選人文要任一班清流一等天下當推第一人人誰是有魏徵諫

草魏相條陳○而今後魏振振也西東清風入五雲趍黃道天開簪筆執簡淸光日覲正笏垂紳造化無功太平有象兩手分將天下春眞個是玉墀鵷鷺金殿麒麟

右調沁園春

送楊四泉明府赴　召詞有引

名聞

楓陛寵報芝函華域中歡感天下喜恭惟

〇〇閣下德清而古氣和以謙莫夜無四
知之金可辭日昃之蔬蔬之食而飲三尺
漸措百里升平用古人心成今日化恩愛
蒙棠蔭師幸楷模目送飛鳧慶際中朝之
盛佇看錫馬顒瞻亘道之行詞綴鶯遷情
伸鵲望　詞曰
明時多少英雄四泉才更好便南國文宗西
江詩派風流似少最喜是月桂浮香青鸞對
舞嫦娥少趁春風廣寒庭宇飛到〇草色宮

袍瓊林初散便符分廓廟暫來與衛水伾山
遺黎誠郥康保車下仁風人安吏伏簾垂晝
永柳清花照筹政聲即有汗青前紀休道〇
誰知薦剡正自交馳英名分曉憑誰與争魏
田轅挽車借冠士類留碑黎民擁道但車襜
遊塵采旌縹緲明時徵入舊龔黃清朝顯用
今周召聽取紫閣清章丹墀敷奏千年從此
熙皡〇儘教展放經綸從容率表花縣愚民
竹馬兒童郊原環繞盡祝說此行也太平宰

輔綠鬢朱顏二十四考　右調鶯啼序
賀高朗湖明府太僕陞詞有引
伏以宜民宜人制邑而德音自貊之綱之
紀巖廊乃義問宣昭既著而著則明有慶
而慶以禮采為製錦文以成章名節孟升
大觀咸豫恭惟〇〇閣下坤維發秀井絡
儲精海宇奇姿勤自專于高鳳邦家英偉
年競詫乎徐麟名始振於華陽群已空於
冀北律馬以駿律已以孔學有真傳希驥

之乘希人之顏志不在小萃四蜀淵雲之
學超三川司馬之才朝海夕崐軼驊騮之
千里丁年甲第榜龍帋之一人方疾蹄看
長安之花迫燒尾罷曲江之宴心皎如孤
月之朗量浩乎五湖之寬東北成始名擢
攀龍而西南得明貞利牝馬小屈驥足来
試牛刀受牛羊而為牧戚然求芻之心給
驍騎以予民惕若責駒之意弃田盛騋牝
心秉塞淵坰野畜驪黃思無邪慝是蓋推

撫字之惠以及於牧民之仁敏捷有功而
目無全牛清廉持己而堂畜齋馬視民黧
黑如馬玄黃繭絲乎保障乎汗青有耀野
馬也塵埃也虛白無心政體晏嬰無反魚
故齊無反道事從造父不窮馬亦舜不窮
民惠及於人宜百姓以為父誠獲乎上諸
大夫皆曰賢善政居多豈惟典午守令為
最行且召庚故邑聞長吏之良而擻得僕
臣之正頌其平政樹之風聲僚案駿奔歌

工鷹至采綴輿人之頌詞彰君子之榮
詞曰
明時人物齊堯舜正萬載昇平運西南萬里
又生賢才更過淵雲幾品龍榮黃甲鳳下赤
霄暫爾牛刀製錦○棠陰驥展稱神駿九里
皇都潤九卿三事駭青年乃爾聲名隱隱午
門班笋庚牌問栢日與長安皆近
右調御街行
魏安峰明府奬詞有引
籍甚政聲不俟朞月而可交辟薦剡倏來
西府之褒正君子之道方亨見士民之心
胥悅式彰清德特奉衆旌恭惟○○閣下
冰姿外揚玉懷內潤聲蜚三晉螢閲倚馬
之才書納五車夙有行厨之譽乃初開天
上之桂籍便來領河朔之花封曰清曰慎
曰勤當官斯易唯達唯果唯藝從政奚難
故下車八月之間得上官兩章之薦政化
若水發檛如神非但為六郡之標亦且居

皇畿之首僉曰德舉公論明揚人皆仰之
籍已填諸村館魏大名也姓必貼于
御屏茲獻瑰詞載懽瑤席　詞曰
炎漢宗工盛唐名閥兩代元勳看魏相忠誠
倚天拔地魏徵直氣擘霧開雲二魏名華西
朝宰相誰在黎陽獨有恩文貞好曾馳軺握
節撫慰斯民○從来冠蓋紛紛今分符黎陽
又有人喜當道推轂古時循吏專城共仰今
日神君奬絕風清聲名遠催入　皇家作

鳳麟停〻看看沛為霖而天下皆春

右調沁園春

賀陳一泉廣文奬有引

伏以治國家曰教與政實維紀綱居官守者才而賢乃宜職分今鱣堂之教亦秖以異而烏臺之政乃揚其清察冞觀升俊髦隨豫恭惟○○閣下才清學博性古識高計稱六出之奇志眇一室之小得關西正大之氣謙尊而光待河朔精進之人寬柔

以教法乎文矩則渾〻以噩〻師其德容之模〻而範〻循〻善誘姑唯教之諄〻誨言與其進也故能盡黎水端木之穎悟兼雍州横渠之勤勞士氣一新人文丕變考德于月旦亦希聖亦希賢較藝于霜臺其文炳其文蔚芹泮允師生恩義之譽栢臺署文章道德之稱濡翰剡章監司薦賢而為國植幖列采官寮舉典以旌能驃楪德義於蕪詞詠歌歡悰於綺席　詞曰

關西夫子便唾手功名掮拾青紫小試龍吟且臥芹池春水文章華國才伊呂非尋常廣文首蓿冷官而已試看一飛冲天而起○陳仲舉英名如許觀黎陽東壁分野德星又聚推轂當時説是公門桃李山公啓事書君字豈能滯青年外史春雷震泮池龍去翻騰霖雨

右調桂枝香

賀胡二溪擢禮部主政

伏以祥開北極式瞻近日之光政洽南燕

喜覩飛雲之召花封遺愛蘭省新榮士庶懽同國家慶渥恭惟○○閣下瀧才鍾秀軫翼降精量宇恢〻吞雲夢者八九文光燁〻射牛斗之三千才德兼全英游允塞道風諳於遊刃筆早拔乎奇鋒幖帥詞壇掉鞅文圃匪但毗經于全楚寔維賢寶于熙朝有猷有守有為居官斯易曰達曰果曰藝從政奚難筮仕甌閩南國之風謠褒然推首荐歷鄘衛北方之仕者未能或先

清慎人知自守胡質之家法事無不理恭
稱伯始之中庸政事懋哉胡然天也故能
洒楚溪之清泚沛渭水之恩波禮達斯信
戴之如父母誠精而明仰之若神君折〻
爾猶〻爾既濟政事之成廣〻然昭〻然
大有聲名之著是爲小試豈能久淹時乏
寅亮之臣特有庚暉之召郎星出宰升賢
宰以復星躔說禮敦詩用詩魁而主禮政
春曹新承舜命直哉惟清頌典久習漢儀

齊之以禮進擢天官人物之府必自宗伯
禮樂之司天上文昌人間清選簉羽鵷鷺
獨秀容臺接武夔龍有華瑞錦大典章大
制度議論中而天地官有問學有文章考
覈詳而上下紀五禮六樂黼黻皇猷十義
七情賛襄治化順風而聽指日以期某等
既觀報章莫留飛舄繡衷獲之子覩下情
依〻衮衣以我公歸東人戀〻采之輿誦
裁爲蕪詞　詞曰

風移南國有岳翠江澄水山清澈淑氣凝祥
地靈炳瑞楚產元精豪傑禮樂縱橫謾掃金
榜文名高揭人道是好恩袍仙籍桂香新折
○超越政行處春暖花封皎〻秋空月捷出
南宮南宮再入學行文章三絶清秩妙選人
英玉笋森行前列鳴珂動長日覲清光玉樓
金闕
右調喜遷鶯

賀劉賛府獎有引

政佐畿封久著清勤之績聲蜚輦轂竟來

褒嘉之章剡下松庭喜傳花縣實彰公論
允愜輿情恭惟○○閣下玉德中涵氷姿
外澈寬和未嘗忤物平易足以近民聰聽
螘陣而不聾明偏晃封而匪察才名籍〻
清譽喧〻有大助于牛刀令小淹于馬政
然繁耗關軍國之彊弱而養倮係民人之
富貧非有疏通樂易之賢莫寄牧養攻執
之政三物既重六屬尤專今有用蒲鞭之
寬兼過持一錢之寵趣馬正馬咸擇其良

牧師圉師圉敢不善故有乾之良而無惎
㾓乃皆坎之美而鮮薄蹄部之京國而上
不費心分之鐵甸而下不勞力是盖心之
淵塞必有騋而牝者四三千可驗思之無
邪乃見駉而牡者色十六僕臣胥薦柱史
交章列郡咸推百城觀感今日一同之貳
且聽灺緑之一鳴它時九逵之衢行看蜚
黃之驀里思幸覿榮奬尤劇惟忻敬裁金
音用侑瑶爵　詞曰

春秋去幾千年文公遺下中原地燕趙南陲
魯齊西畔袁梁北際淇衛拖藍浮徑拱秀太
行疊翠但靈雨蕭蕭騋牝名在不見有三千
騎○只是無人做起非河山古今偏異我有
賢丞能驅善策三年料理散在民間貢将上
國行行隊隊見芝畨飛下燕山定催促朝天
轡
　　右調水龍吟
　送張爐山主户部政
泰渙賁臨震升益晋離花封之数雉隨蘭
省而委蛇　昭代有人劉曹得士竊惟君
子不器儒者遠材惟能養之者有其全故
於用之也無不當邑宰可治賦方知冉有
之藝能學士試開封益見東坡之儁偉矧
累朝極盛之治兹一時經費之繁東南民
力竭矣而海鰌畫鷁之艱征西北虜勢騷
然復流馬木牛之空運辭辭日謀于國計
切切時患乎軍儲方難求職會之司尤重
得大農之選繁劇如木之錯節而難遊刃

正須敏達之才財賦若贓之脂膏而易汚
亾必用清吉之士版曹職重輿論官榮恭
惟○○閤下坤毓西南凤得直方之體艮
聲東北早成終始之名文學有蒼之長兼
善九章之法循良過堪之政又生兩穗之
禾幾邑日近于長安聞九里之潤而陟九
扈粉署雲深于宫闕明三德之乂而袢三
司百令空群厶屬得儁幾年而下魚凫之
國一朝而綴鵷鷺之班人羨其英妙時世

推為通達士外之而民志畏不敢欺不能
欺不忍欺内之則會稽均日計足月計足
歲計足有司量入無妄匪須惟前者乃先
一方必令之不後四海有官守者居此日
業此日之官君賜受之寬一分受一分之
賜縉紳謂與其進也由是為卿卿而公父
老曰無以歸兮孰使吾樂樂而利然薦賢
為國乃以人而事君若理財正辭又聚衆
而守位豈奪名父不借冠君由是觀之自

此升矣私權輕重盖稱仲父之伯功自領
度支佇看梁公之相業式陳輿誦寅餞舟
僊　詞曰
坤維神降岷峨郁生英秀為明瑞三峡詞源
千軍筆陣五車書笥桂子名高花封綬早棠
陰頌美羡張家故事漁陽滑水惟両地禾雙
穗○早有庚名催還綴鵷行青雲萬里粉署
薰香丹墀班爭紫垣懐被政事文章賢勞清
慎軍儲國計幾何時緑鬢朱顏殿上聽尚書
履　右調水龍吟

賀董右坡薦有引
維郊觀政咸沐鴻休烏府褒函賁華紫轡
郎潛小試政路大猷羽蓬百辟之鵷鸞飛
入林館名徹九閽之虎豹直上　御屏
憲匪私嘉士誠公賀恭惟○○閣下河洛
嵩高之精氣江漢星斗之文章濯洞庭而
望八荒屬之足庭呑雲夢而蟠七澤盡在
腹中誠不愧擾龍之前宜其稱董狐之后

圖書之車載者五匪但晉國之籍文天人
之策對其三奚止漢儒之氣象王仲淹稱
為顏子彼或劣焉諸葛亮目為忠誠此為
優矣騰蛟起鳳人虎文龍三千字而日未
斜鏗鏘禮樂九萬里而風斯下變化鵾鵬
為龍為光公才公望謂當直鼇禁而簪麟
筆乃復聊雞割以試牛刀應微垣二十五
星下郎官而上關天象分畿甸一同百里
令縣令而古曰諸侯周人垂父母之章董

氏崇師帥之任況憑蒼扈而俯清洲得意
于山水之間首赤縣而瞻　紫宸見日與
長安之近武公風其美矣季札咏其淵乎
故縣不難於百折灘而河自可以九里潤
蘊聖賢之實學兼豪傑之真才日下無雙
寰中第一元精貫乎今古維斗之北維斗
之南賢勞傳於循良戴星而出戴星而入
速矣中年之化理拙乎陽子之徵科蠒繇
乎保障乎姚姜晉陽之惠訟獄者謳歌者

同聲河朔之謡所至喧然邦彦其之子司
直其之子自此升矣國人皆曰賢大夫皆
曰賢今　鳳閣方需於馭龍乃易史即隨
之薦鶚佇看庚召恐難廻轍于花封行綴
寅同共慶聯班于笋立思等幸同門下獲
在域中守土地之一廛類乾坤之六子有
為王留行者喜國家賢聖之登庸無以我
公歸兮洩郊野人民之綣戀頓忘茅賤覇
珊蕪詞　詞曰

蟾宮仙桂傳香飛來小試經綸手夜雨莎庭
春風蕊縣竦簾清晝政事龔黃人才賈董文
章韓柳薦㒵飛早晚入天衢佇看鶯遷北斗
○盛事古今希有咲萊采斑衣煞陋宮花紅
艷玉巵流金錦袍翻袖愛日依雲移忠全孝
崇陰碑口看他年領取紫誥泥金人間榮壽

右調水龍吟

賀胡麵齋京闈髙捷詞　有引

育才槐市大蜚壁水之聲掄士棘闈果擢

玉京之選既策名于國彦亦望重於鄉評
喜此桂花榮吾桑梓恭惟○○閣下清標
令器瓌瑋奇才午夜筆花嘗覺丹裘之梦
三年氷櫱不窺青艸之園氣豪吁五采之
雲難淹劍化才敏成八义之賦當作金聲
故茲中秋聯觀上國摛藻若行雲流水蔚
蔚然洋洋然叙書于周誥殷盤渾渾爾噩
噩爾動朱衣以黄卷折丹桂於青雲風雲
會子午八月已奪乎鶚路姓名發甲第三

春看躍于龍門觴侑短詞事傳佳話

詞曰

喧〻簇〻報何物書生青雲生足秋漢搋飛大地人〻刮目便是人龍令變化但胸中詩書千斛來吾語汝黎陽士子翰林人物〇更看取宮袍賜緑消幾多咳唾春風珠玉禮樂三千獨對臨軒黃屋天下胡公今又見好放第恩波榮沐春雷乍響長安花滿玉驄蹄速

右調桂枝香

贈董右坡明府考績詞有引

三年政洽令望尋常千里邦畿治為第一瓜期倏爾望　北闕以晃飛棠蔭芾然走下民之靄至清時慶　天朝之峻擢赤子戀地主之莫留共聽筆談同為輿誦恭惟〇〇閣下當代文英中州間氣清高丰韻温裕襟期天挺才華摛藻洒嵩高之雲霧地隣私淑學脉遡伊洛之淵源材如梁棟而用且達材器若瑚璉而尤能不器寛以

居上玉出韞則粟然達以臨民刃發硎而耆若喚育恒持一德釜若烹鮮苞苴盡絶四知梁無懸鯉雖徵科不敢不勉常勞撫字之心而刑罰有要有倫實寓教化之意確乎無諂瀆之志下順上安兼之有變通之才左宜右有士元驥足雖百里亦展其才子敬豹文即一斑可知其蔚曠哉赤縣穆如清風政以儒成吏由循軌三年無二政朏〻乎愷悌慈祥百里如一家惻〻然

撫摩鞠育士膚禮餞登仙何異于升班民任情留去父莫容其借寇去思何武亦奚待赫〻聲當柄盧公必書為上〻考綴之小韻維以邀歌　詞曰

氷玉無瑕領青山花縣二年自春無端愁思依〻正在斯民古來青史到今朝幾个良循誰繼龔黃遺蜀但傳卓魯芳塵〇濬政如神儘教許春温秋肅盡都是行仁問如何考績績在民心東風律轉玉班中添個賢臣同行

望為霖為雨明時寅亮吾君

調寄漢宮春

賀牛翁九十一詞有引

壽星落人間時瞻南極神僊行地上常對西山雲嶠行春霞觴醉月恭惟○○氣淳而古貌癯以清性焉安焉德不還而厚重悠也久也壽彌永而有常桂秀蘭芬立階除之孫子竹苞松茂交溪澗之友朋是以軼太古之散人作有明之逸士長伏生之

一歲猶自傳經多太公之十年且堪垂釣高矣美矣為漢詔之尊崇優哉游哉類晉賢之放達引恬引養而色而康儒教曰有達尊齒一德一佛道為無量壽三千大千是致東海之儔來獻南山之頌　詞曰

形雲縹緲風急長天曉樹聲寒雪意好太行令幾年萬嶂復千嶠捲西簾一朝却恠青山老○青鳥王母到玉爪麻姑咲惹東瀛鶴華表鸞廻舞袖輕鳳語笙歌鬧散神僊壺中一咲乾坤小

調寄千秋歲

賀滑尹楊明府遷守金州詞有引

琴政貢章咸將觀化州符晉寵隨以升階隼節星馳冠棠雷賀恭惟○○閣下嵩卬毓秀河洛炳靈才捷而敵王盧詩豪而倒元白明時傳道世方宗洛下龜山少日窮經今又見關西夫子用中州之禮樂為東郡之絃歌曰清曰眘曰勤當官固易以果以達以藝從政奚難何待三年更將期月

始焉戴星而出戴星而入我獨賢勞終則一介不取一介不與人傳苦節是以啓事薦第一治行　御屏書獨立使君由是之馬自此升矣趨階者三級漢官儀五馬之榮兼治乎六城秦地方千里之重乃眷西顧將進前脩由畿郡而守邊方才望獨驚乎遠邇白京華而視蜀漢功名行着於西南滑邑清風猶戀棠陰之父老函關紫氣已瞻竹馬之兒童公不持劉寵之一錢我

敢賀楊家之三喜　詞曰

政事文章別筭古今名士未得淒全無歉口耳周程張朱道誰是當時豪傑真个是古人糟粕付與專城民社寄守遺經一任生枝葉非巧甚便癡絕○洛陽夫子真奇特君便有文章性理功名事業小試化民〻巳化早自蜚聲藉〻又早蓋朱轓趋越共道陽春隨處滿徧滑臺漢水人〻悦看指日朝天闕

右調賀新郎

賀邢明府膺奬詞有引

伏以政表百城方勵清平之化功高五㝡競傳褒寵之章栢府聲騰棠陰頌滿恭惟

○○閣下上苑文英東州士望清明志氣見振古之神君愷悌心資得斯民之父母堂〻德行踵顯之風濟〻才華過邵之美民亦未見其喜未見其愠于今三年公惟不偏于寛不偏于嚴常如一日政通人悦上恬下熙刑乃不施課更以㝡拔茅舉善司馬首列於薦章緑衣愛賢虞相必推諸材館御公山之龍騰驤遠道放正平之鶚佇看翀天禮以賀行辭緣情見　詞曰

古来公輔才賢故教先試親民起江左三岑孫侯三惠魯公三異緑野春風彤庭勳業蒼生霖雨筭小大規模卷舒手段都則是一般事○別有旌擢政美簇幢旋滿庭歌吹上將推轂中交山仰下民崔喜緑髩朱顔丹扆黄閣英雄得志看郎星相對台星光燭五雲深處

右調水龍吟

代賀張典史奬有引張[illegible]雲岫

蒙嘉起部漸引升階晉題鳩工咸宜燕賀禮崇優于令甲光焜燿乎同寅明廢以功咸終有慶竊惟○○夷門美士梁苑名流德水浴其精神神岳騰其秀氣無心澹淡照田瑞日之雲有竅虛明峻極通天之岫少為孺子可教胸襟貯圯下之書長知儒道為淳器宇養關中之學讀書讀律兼致

君堯舜之全曰規曰隨得為理蕭曹之易
西山之奠氣朝拄頰于笏間南楚之氷壺
青澈骨于幕下經星列宿上界足官府之
班衞水伍山中隱得神仙之吏名滿青山
之縣芳鬧渌水之蓮邑政無雙才華第一
又多能也能圓智亦能方行何不可乎可
小知又可大受疇予僉庸于都水俞咨汝
諧乎司空在河之涘在河之湄日事勔〻
戴星而出戴星而入不遑燕〻量植而巡

功衆遠華元之亟執朴以行築更歌子罕
之良約之椓之迴迅流于北也合矣完矣
障狂瀾而東之　帝曰汝平水土惟時懋
哉人言民其魚鼈吾知免矣盧龍作礪盧
溝作帶奠一統之基於萬年長隄如雲長
橋如虹來庶貢之朝于四海是維為平成
之襄賛蓋不負指使之將明是之謂奇才
是之謂偉績丕視功載寔遜爾勞惟淑賢
必樹以旌斯才能亦秪以異天基書最名

高五雉之工憲府推雄剡上一鶚之薦予
叨寅協子久辛勤功著而勞者勞之人歌
而和斯和矣試令騶唱預賀鶯遷　詞曰
真才全少惟伊洛秋成夷渠春藻柢縣青山
棠陰渌野我也芙蓉麗沼時稱幹用獨精人
道才情兼妙聲蜚起果都水知名司空有召
○華表看萬里輪蹄穩〻長安道堤柳連雲
長虹臥水千載　玉京環抱基省弓旌聯檄
最上古靈前草君看取職榮才稱誰言官小

右調喜遷鶯

賀田少尹奬有引

學優而仕〻而學松庭著綽〻之才予不
不負丞〻負予栢臺書上〻之考合乎輿
論達之人心爲口咸宜百城作表恭惟
○○坤維碩德井絡高儒瑩然無滓之心
確乎有用之學其為人也有猷有為有守
於從政乎曰清曰慎曰勤識遠而通氣正
以敏聊試鵰摶之翼小屈驥足之才述六

職以輔治綽有餘能佐一同而馭民稱為
敏手有許丞之廉而聰其耳得田郎之貌
而古其心豈無所用心哉最宜白公之帖
以為能勝任也允稱藍田之文無推挽以
為後先有名實而加上下恊恭賛治固非
裴雨張晴埶蔺馭繁不廢哦松對竹持此
一節比及三年赤心大畏乎黔黎烏府屢
嘉其清白褎然為屬城之首屬之子乎突
然居佐貳之先無出右者章飛薦剡喜動

縉紳有識盡歆不謀同慶棠陰簇〻盡集
白叟黄童花縣紛〻競請華旌采筆詞歌
金縷聲徹玉京　詞曰
世事堪饒舌偏邦畿千里多少周行班列無
論征科民刻骨滿眼錢神金穴最恨是千人
一轍獨有田君特異樣對松筠皎〻全名節
清秋水明秋月○烏臺却也能旌別舉河朔
燕南趙北署君超絕才不負丞〻自好從此
聲華烈〻更聽取黎陽人說田鳳堂〻田況
蜀田王孫問學傳心訣循吏傳名高揭
右調賀新郎
賀徐少尹奨有引
花城佐政允邁夷倫栢府旌章遂推賢首
君子以為是全八郡二尹之三科國人皆
曰賢合百里四民而一口禮為異等賀匪
常榮恭惟○○通敏碩才宏深器宇挺然
正大之氣確乎萬實之資內之不茹柔而
吐剛所立卓爾外則蒞以莊而動禮望之

儼然臨民存君子之心行事得大人之體
攝尹感弟兄之訟以厚彝倫緝盜辨母子
之冤而伸國法政多寬而少猛心内恕以
外平今世既希古人僅有是蓋張廷尉之
流亞固為徐司刑之抗行庶民之口如碑
監司之心若水政聲由下而達上形則著
著則明旌剡自北以来南實而美美而大
若其三最兼能四善之長惟兹一人可為
百城之表既舉賢名而達銓宰尤敢殊禮

以勵羣司允見才也之優為匪但丞哉之
不負録袖中於材館予日望之来天上之
芝函自此升矣禮因義起歌以永言

詞曰

此公名重山東魚冢丹楓嶂嶺孤桐春蒙〻心空琴用霜冷赤衷○且容身羨丞同開庭日永哦松樹影重〻心境融〻嚳處聲隆皓月清風　右調天香第一枝

送其公赴　名詞有引

函芝焜耀賁賡多纈之光栢府森嚴肅沛
龍章之寵燦徽垣二十五位移近法星首
花縣千百一人端居柱史才德並茂名位
攸宜正氣允仲士情悪望恭惟○○閣下
器涵玉粹文韻金鏘直方大之渾全智仁
勇之兼備能以古學之真慤而發年富之
精明是以握虎豹捕虬虵釆筆蚤登于甲
第接夔龍綴鵷鷺洪名大著於丁年日下
英〻斗南籍〻文章實妙天下有大作未
之或先剖斷出自胸中雖老吏莫出其右
赤幟鳳峙寰宇蜚聲庚檄賜環寅屬簪筆
紅雲捧日　班鑁而于　彤庭白簡飛霜侍
玉皇之香案仁人榮貴君子道行外之郎
潛沛然一同之雨露内而朝長凜乎百辟
之風霜其等幸爾同官為僚守此緝職曰
簿受累年之教偶值龍騰誥百姓之心不
勝雀忭爰邀邑士同詠賀詞　詞曰

棠陰曉月正麥氣風清禾旗紛列父老来前

兒童擁后争向使君留別說赴　九重丹詔夾路准於高揭直送上五雲深處玉樓金闕○英傑人盡看驄馬繡衣鷺旗唯遺轍夏日嚴霜春風甘雨隨手經綸施設捧簡威稜雄峻簪筆班聯清節際盛世進泰階平正從容調爕　右調喜遷鶯

賀李公　誥封刑部郎中詞有引

伏以龍光渙發錫紆職於小秋鵬錦昺新
被袍程于大老舉百代尊親之典形四海

教子之風橋梓沐榮枌榆動色恭惟○○
閣下世推潛德家累陰功守高尚之風無
悉於志安耕讀之業若將終身然淵蓄者
流長而本厚者蔭大甘山澤之癯久矣近
詩書之脉發焉孔氏鯉庭乃不聞乎異教
竇家井竈唯有得于義方故乃翁偃靈椿
未老之身而令子有丹桂少年之折亟擢
司寇之屬超遷憲部之郎遺直有聲至仁
不忝僉謂制也惟榮親所以榮臣

帝曰俞哉非此父不生此子賁之綸命隨
以服章錦寓宮華匣開泥紫朱顔素髮喜
看花下之白鷴烏帽緋袍穩稱腰間之銀
釵一斟一酌爾共覩恩榮五服五章哉永
惟安吉某等戢維允武慚臭味之既同覿
此右文愧揄揚之莫盡敢括蕪句用攡綺
筵　詞曰
世道有神仙瀛洲蓬島就裏荒唐盡縹緲如
今有个地上神仙更好青山杯酒裡乾坤小

○天上君恩庭前子孝南極郎星照天表桂
枝蘭牙不比尋常草草若个神仙人間少
調寄感皇恩

賀郭生入學詞有引

彩筆如椽小試烏臺之藝綺文似錦初爲
魯泮之遊價已重于儒林名始占于桂籍
友朋增氣親黨知榮茲惟○○足下俊逸
凌雲清標貫日蘊藉見圭璋之器咳唾成
珠玉之詞學飛如北海之鵾鵬志則高矣

美矣潛伏若南山之霧豹文即蔚然炳然
偉犖昂霄尤宜於早發宏材偉器無俟乎
晚成聊爾較藝於霜臺褒然翶翔于璜水
漱六藝之芳潤其多能哉腹五經之指南
雖小重也文章煥星斗瞻之在前詞句挾
風霜出乎其上有如唐之元振早陳寶劒
之英豪即看漢之林宗共羨折巾之風韻
依素王精素業可謂仁乎祈丹桂對丹墀
屬之子矣斯皆已分内事故能取天下名

今日青青子衿蔚爲黌宮之彦他時赫赫
師尹允宜邦國之光某等喜同敬業而樂
羣共得論學而取友中年考校由小成而
期之大成連步騰騫自鄉士而登之進士
預爲鷄冲之賀先陳蚊韻之詞　詞曰
人間一喜是材館英賢儒林士子雅雅魚魚
萬卷絃歌經史三年已具經綸志筆倒詞源
流水丹桂飄香黃槐期促青雲萬里○要發
軔須從此始趂鯤化鵬摶西風掀擧不比尋

常溫飽平生而已古來多少名臣傳盡皇家
蒼生霖雨毫紙雲烟翰林風月公門范李

調寄桂枝香

送董石坡明府入　覲詞　有引

伏以離青山之縣愛日晶瀅望　紫極之
班鄉雲翔舞行無一鶴不論清獻之裝飛
有雙鳧共仰上方之履士民燕賀朝宁望
聲恭惟○○閣下河洛炳靈釣臺毓秀允
矣明時之生傑寔維嵩岳之降神才名溢
九州釆筆蚕受詞源倒三峽丹桂高攀世
爭傳南山養豹之文名不愧中州蔘龍之
裔甫對天人之三策暫牧畿甸之一同郎
位列星師尹惟日非久淹于驥足聊小試
乎牛刀用道化以覺民風椎儒術而飭政
事人情帖爾奐譽靄然乾泰賁需震升益
晋風摶九萬直奮翼於天衢玉立三千方
振衣于雲關通金閨而入瑣闥一一朝瞻袞
衣之龍依日月而會風雲四海覩朝陽之

鳳書三異之縣令帝曰予聞旌獨立之使
君皇心簡在自此升矣舍我誰其某師得
君子人與事其大夫賢者鄙生多幸得與
漢制之計偕循吏有光嘉樂宋賢之儔對
敬將魯酒暫別韓荊着韻唱詩莫並東坡
之句四文嚴武敢依朱子之詞侑以蕪章
肅絃靜聽　詞曰
喜雲風動飛鳧履履鳧飛動風雲喜官好羨
朝天天朝羨好官雨霖行望宁宁望行霖雨

名姓上屏楓楓屏上姓名　調寄菩薩蠻

賀周玉山置第宅詞有引

伏以五福崇富青史謂之素封九職論財形管標乎華屋賓來珠履酒泛瑤觴業廣鴻基人傳燕賀恭惟〇〇閤下心資雄毅器體魁梧外果敢而内文明入柔嘉而出武略命奇而不偶如漢之將家居亦為政維周之楨爾乃歛乎吳之霸才為居陶之雄富國策衢處命發度以論權衡立功成

名走夷吾而興地利以地則甚近也繼吾濬端木豐財於道將無同乎合我衛子荊居室是以如京如坻乃積乃倉就晏子之覽塵謀景公之爽塏館築清羆咲孫歷之無家宅建康莊喜淳于之大屋夜識金銀氣豈有貪心春風花草香自成高興更有文字五百卷垂裕後昆今得廣廈千萬間大愜前烈能宅爾宅已能生宅俊之才常居廣居必常享居安之福我歆學張老善

禱善頌以詠君斯干爰處爰居　詞曰

伯仁藻思公瑾雄機弓刀千騎紫羅衣都收在袖裏〇堂中椿老八千歲月中桂子森森立階前玉樹又孫枝似人間有幾

右調宴華胥

沁園春下第有感作

秋月蟾宮春雨龍門回頭又空歎黃卷青燈幾人落魄紅塵白眼誰是英雄渭水晴煙傅巖明月獨抱愁心春色中無人會將五陵豪

氣分付東風〇芳枝花落猶紅但歲歲年年人不同念貧富無常人情似紙窮達有命天道如弓滿目豺狼吾民螻螘何日封章入漢宮無聊賴一聲長嘯高逐冥鴻

賀新郎九日

佳甚重陽節正金風浩蕩千巖秋色獨上危樓簾四卷山遠重重疊疊且休玩踈林黃葉試看書生胸次小儘吳江燕塞忘南北更無論風煙隔〇吾家舊事從來別只有箇孟嘉

孟陋弟兄奇絶陋弟風流不酒飲嘉占南朝狂客盡都與江山磨滅唯有黃華不解老一年〻自放清香烈插幾朶吟一闋

水調歌頭 送楊二還宣城

東風消雪意新綠漲平郊停車駐馬與君折柳話河橋多少建安篇什亦有水西吟詠南北揔英豪蜚聲驚河朔虹焔照江皐○江之南河之北路非遙勸君一杯別酒行色入雲髙鳥之風雲萬里龍躍星辰直上共憶此論交試看春草色的近恩袍

水調歌頭 詠大名廣平事也戯作

黃堂方肅政烏豸出行春轟雷掣電何處一砲震乾坤那有翻羨大量吏少聞雷大膽要弄大精神干戈遠地起官吏各星奔○縱兇徒差兵士害良民青章白簡満路各自達楓宸誰謂城門失火翻使池魚受禍經歷作寃魂天下本無事擾〻盡庸人

太常引 贈王大任侍御

花邊柳下任追遊翠袖度金甌人道儘風流也曾作南宮狀頭○埋輪都下乘驄江表直氣動神州 嬾意覓封侯便學個淵明去休

前調 送蔣璞山還南雍 其子虹泉尹濬

江南河北路云賒未必是天涯回首望人家見満縣甘棠放花○五雲深處長安陌上早布相公沙一事更堪誇阿父鬢青〻未華

孟龍川文集卷之七終

孟龍川文集卷之八

黎陽孟　思叔正甫著
新安金繼震長卿甫選
黎陽朱應穀德載甫校

序

賀侍御王大伾先生得曾孫序

天生聖賢豪傑以為天下生民其必陰翊默相出其蘊以晉厥施俾究於用貴尊氣張以食其積德玆恒理也若或有異乎是者天何

以徒生聖賢豪傑為哉濬於古為康叔之衛地博土厚氣大以雄阜嶺蜿蟬峯巒合沓四山俯向以拱大伾而淇衛合并清泚翠濤流繞城郭其氣之磅礴而欝積是聖賢豪傑之所以生也　明興百二十餘年惟　英孝之世極太平之盛渾厚淳龐和淋之氣山川發祥以啓聖賢豪傑之瑞乃大伾先生之生也寔鍾是粹必天為天下生民有意也先生之少也志高而資睿才清而氣定奇而不詭通而不隨長之以學種德植業游聖賢之道優入豪傑之域矣故碩臣者多識之論其學淹經貫史似杜武庫擬其文閎深雅儁似司馬遷評其詩精緻雄渾侶杜子美觀其行剛腸疾惡似汲長孺語其介執法不撓侶宋廣平使其食積德為卿相發其中之蘊以施乎物貴尊以盛若為恒理乃既以春秋魁天下登甲科矣而居官止于御史立朝不越二年胡異乎其它盖賢聖豪傑之生天意所以示人

極也進而卿相義不欣欣退而山林情不戚戚發之近者氣易盡而報之遲者其澤長先生不屑御史久矣道詘而身益康林居而名益茂天果無意乎天下而有意福先生也語曰積德厚而不食其報必在其子孫先生之孫詵詵矣乃今乙卯之冬先生復育曾孫焉信天以山川之秀和氣之瑞瑞先生也昔戎衍之德未竟其報冠冕蟬聯與淮水久長王祐之陰德時或抑之而三槐終也相業天之遲其報以

長其澤不負賢聖豪傑有左驗矣春日載陽日吉時良士夫舉觴曰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敬為先生千萬歲壽予因為叙其事以俟後福

叙賀謝定菴司訓得子

人有可欲而遂情者皆以人力致其有不可必者世多諉諸天賢聖之見殆不其然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四民者各治其業因土宜任智力而俱贍白圭以取予富鴟夷子皮以逐時富猗頓以盬鹽富烏氏以畜牧富刀閒以倉粟富巴清婦人也以丹穴富蜀卓宛孔程鄭遷虜也以鐵冶富富咸人力之致也其于貴也奚異哉古今之適情者上自公卿紆章而綰綬闒入而府居騶傳而人異巍然崇而重也必皆閎材雄氣吐吞六藝滋貫百家風雲生筆端青紫俯拾芥者若其細也悉能熟誦程式摘裂時文取甲科入仕籍小大不倫咸致以己力可必其貴者也惟於不可必得者諉曰子女有命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聖賢之見不如是也昔在孔門商瞿求子也有若以為言孔子曰勿庸憂也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已而果然是果天之為耶是果孔子謾言之耶是果聖人用術以知之耶是亦聖人必期其然爾瞿之在聖門夫子諳之久矣積德也厚而信道也篤養氣之淳而尊性之善厚則必發其祥篤則必培其祜淳而善必衍其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慶可必于積善者也詩曰宜爾子孫詵〻兮詵〻子孫可必于有德之福也夫豈無徵謾言以誘之天小道以任之術夫子豈欺我哉嘉靖某年河之南定菴先生來官滄校先生色和而氣莊學博而才裕信之篤積之厚者歟德憲而令善感而應詩之福易之慶者歟乙卯之冬始有商瞿之喜人以為必之天而徵之聖者也春秋曰子同生公羊子曰子同生何以書喜之也門人進曰喜之也宜賀以序孟思序

刻徐明府鄉會墨卷後序代作

進士之名昉于國制自比長累升于司馬而官焉歷代設科取士其選尤重　皇明因唐宋之名而損其詞賦之浮益以當代之聖謨古聖賢之經傳義論詔誥表判策之文故士之理道才華於斯兼著焉然文運日升風氣有漸永樂宣德之文簡以質正統成化之文實以淳弘治正德之文閎以麗然猶未臻其全也　今天子濬聖右文甄陶化育四十年餘天下習定而藝成彬蔚炳耀於斯爲

盛嘉靖甲子吳門徐公方棄繻之年以才華著聲於江東未幾擬第於南宮策對於大廷洋〻乎名滿天下矣茲來尹於濬濬士求其試藁是則以效其獲讀之曰才之全乎學之兼乎詞雄而理研乎　聖制之對見謨訓揚厲也經傳之義得聖賢精微也論之弘博體今而文古表之典麗駕宋而軼唐判切於名理策施於有政理道才華斯其兼全而具體者歟士且則而效之亦不至偏勝而莫

克全者昔宋之士咸讀先試之文以取科第時大儒者病其熟而厭也士能於此諷誦楷式焉豈宋之所可擬若夫君之氣宇成材縝栗清潤施之有政柱史王公序之詳矣余特味其文之善以授諸生書而綴之後

贈寶堂金上人序

如是我聞西方聖人以神道設教法海東流偏周沙界一切比丘於諸佛國土無不充滿迨我　聖明統一萬邦道場衆會隨在咸集

與一切衆生同育海涵然切感事壞昏眩迷癡種〻而有若夫勇進辯才具足清淨了明空寂共積善根具眼未見也往昔賢達有攢眉廬阜宗自嵩嶽贈衣南海鮮帶金山蓋爲智徹行篤尊嚴可敬者今亦不可恒有已嘉靖乙巳丙午間我大伾山振古名刹大闡宗風莊嚴道場廣鳩高行爲一切衆生演說佛旨持則有若可金寶堂和尚住持淇寺修菩提行知平等法才有善巧智無差別衆捧辯

香奉迎供養至則據世尊座發弘妙音大畫
深廣細極詮妙植衆生根航煩惱海万千人
俱各獲如意皆大歡喜時予攜梯木天礪鋒
金地山空月靜時與話言見其止則淵默叩
則雷聲心心相契親近不捨問諗予曰儒釋
設教世謂水火君獨何見邇和小光予因恭
誦我
太宗文皇帝親序佛經有曰統萬法惟一理
貫萬古惟一心金乃歎曰大哉王言諦空王

理君言同異於意云何予曰降伏其心湛然
不動於儒則為定靜誦十萬偈學一味禪於
儒則為進脩釋有在家出家儒則恒心恒產
此言善人君子彼曰長者居士東土有善女
子乾竺有優婆夷用於此為儒為治施於彼
為佛為化並行不悖所謂萬法一理萬理一
心者如是如是金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
而有差別聖王素王空王各欲自盡予曰何
以故曰一心一理易地皆然設若邊大將軍

能如我教天大將軍者不貪生不債帥以聖
旨如法旨勇猛忘身威神力欽掃蕩胡虜淨
除妖氛使邊塵不飛免使一切衆生枉受苦
惱於福多不予曰甚多設若大儒宰官能依
我教不妬嗔恚不淫不虐乃至一切珠寶貨
利不貪求取具清淨心行慈悲政免使一切
衆生枉受苦惱於福多不予曰甚多曰如是
則我教非徒益於幽冥有益於明予曰善哉
論傑然者浮陀中乃見此正月望日遂撤皐

比松偃西枝錫飛淇澳予送至南潤渡石梁
因戲曰過虎溪矣相視大咲遂別後大伾山
僧曰無極曰天衣者高行人也言心意契亦
與金公乃秋氣漸涼僧履清與將訪寶堂於
太行山下以印心也余因錄前語以寄聲

送徐少尹遷六安州判序

嘉靖甲寅歲東阿徐公佐濬僅四載天官卿
才之擢判南畿六安州事東厓李伯清氏者
問曰近制邑令長視事及俸實三載乃獲考

績然職紲事滯紛糾徼繆未得咸以績考而
丞佐之滿任而考者斯尤鮮焉使考善最已
非五六載弗擢也擢已必山以西洮隴之東
弗南也即南已弗畿也南畿之州非媚且搆
弗獲也徐之丞濬績末之考又不五六載也
性方以剛弗人之媚又廉而不取無所於搆
也奚茲擢哉奚茲擢哉孟思曰是不難知者
且天官之擢之也必且歷若治面若人哉亦
豈自署其考哉蓋惟稽之部剌及按若部者

云云耳邑令日省者也書曰志正而氣剛絕
苞苴而服強梁府守月試者也署曰心存不
苟政在為善柱下史歲按者也口才能有幹
行不負丞曰愛民部稅二政希有中丞都察
者也委以邑章而黎陽之境治清戎督兵者
也任以催軍而寧山之伍全開渠以興利脩
祠以禮神築城以衛民擒巨寇五十六人一
境駭焉公以十為卒而計縻之靡一之逸府
有羅照磨者因工部之大役也盜官之銀兩

二千以上而開州之田同知預焉中丞欲按
遠之意必廉而剛者乃克往究遂符下公而
理之公躬詣燕之北計其工料其費悉得其
罪如法而前之府守者因賄私其屬而二天
馬公抗章以劾即大守也不為少屈而羅田
者乃竟籍為軍於今為烈矣夫弭寇刑政也
肅祠禮教也城渠工程也督軍兵令也部運
戶式也而不畏上官者必伸國法吏之高節
也六曹之務一人之才周之裕如中山公所

謂不器者歟則銓司以為才而擢焉者此而
已亦奚必歷其治面其人也哉南畿之六安
雖州實郡也尤必廉而剛者以判其事又奚
必媚凡搆為哉而中山又無所取以為搆者
奚為不茲擢哉伯清曰中山離河朔入漢南
行有日矣君其文以贈之予曰贈者增也增
以益之也今予何以為中山益乎尚惟恒其
一德而剛方以廉則六安之賢守猶濬也今
廬州之太守猶大名也中丞柱史之在南者

猶夫北辰也而冢宰者亦猶是也矣而不又
擢哉去康叔武公之衛墟而為江漢南國之
化中山公之才亦運而已爾故述其績之實
以為六安賢士大夫告因以曉州之父老試
觀之孟思序

贈魯藩王承奉序

叙曰文曜麗乎天體生於地精成于列在朝
象官在人象神所以運陰陽而行禍福中外
之官常明者三百二十而北極紫微垣有勢

之四星居於將相之間天市垣有宦者四星
侍于帝座之側其關為非細也聖人仰觀而
象之故有巷伯閹尹寺人之職以其情志專
良左右親習順辭默化匡救輔相薰陶涵養
賴焉如勃貂管蘇景監繆賢咸有益於君國
我朝象天法古內則設司禮諸監于宮闈外
則分承奉諸司於王國如宦勢天星以資匡
翼故每有情志專良導掖勸相潛消默奪有
勝于明爭顯諫者多矣嘉靖某年山東

魯王明允淳篤德行隆茂以仁孝聞
上嘉之勑建之坊扁以仁孝而旌王德時則
有臣承奉其者董其役壯而堅華而不靡規
制面勢弘大而觀偉功庸匠梓訖康而不勞
只是以修　上賜而昭王德也稽王德之成
以至隆茂而上聞則其君者順辭默化涵養
薰陶之功為多而君之情志專良令德又顯
焉然則有君之德乃以成王之德而旌王
者又所以旌君也其為畿內末士於充為通

封諳君之德素矣敢以聞諸天象者敘而贈

叙張生始有子

嘉靖壬戌秋八月戊寅西淇君子其生賔賀
禮也傳曰子其生者何言乎賀喜有嗣也代
未有言喜有嗣者其賀喜有嗣何久無嗣也
久無嗣今嗣焉賀焉禮也初君之未有乎嗣
也命其友孟華平以焦貢易林筮之得比之
乾其繇曰麟子鳳雛生長嘉國和氣所居康
樂無憂邪多哲人曰吉是謂麟若鳳子其蹈

仁履義有麟之德者乎子其九苞五采有鳳之文者乎于是乎先明故曰兆彰彰君德矣筮子也而其兆繇曰麟子鳳雛生長嘉國曰和氣所居康樂無憂曰邦多哲人然則既在其身又在其子孫明興二百年休養馴致嘉靖有邦氣六和會維康斯樂靡所憂憲誠嘉國也而子某適生哲人之慶亮在斯乎故曰在其子孫兆矣信矣孟思曰君子之于天下也占天而驗之人稽人以合諸天然後天人之

理合而吉祥之兆應西淇之為人也德純而槩之孝才全而守之要朋友信義而交之以道文之章也蔚蔚彬彬而得理之輿恭人溫溫君子之慥慥是宜有天人合而筮之兆也夫麟瑞已而有繼焉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則麟宜有麟兒也傳曰鳳皇將九子則鳳固有鳳毛也麟子鳳毛萬生嘉國是為邦哲以出我昭代和氣所居康哉樂倚子之有賀禮歟史曰同日生賀以羊酒乃友人宋可教賀之賀而有序禮歟夫和氣之益充大福之益集子孫之繁衍基業之昌盛詩曰載弄之璋朱芾斯皇序賀也龍川孟思序之

贈張生懋歸鄴序

傳曰儒者通也無不通曰儒又曰貫三才曰儒彼士也貫三才而無不通其為心大矣哉心大則發而見之宜不小然有時焉亦各因所得而見於外宓羲氏發天地之秘闡陰陽之理而見之卦神農氏軒轅氏陶唐氏夏禹氏子氏姬氏以道以德以功大其發而治天

下發於心見於外儒之理也孔子之心無思無不通不得發之天下也廼見於刪述垂萬世法統帝王之道貫三才而兩之聖之聖者乎後世君子道鮮儒者各通道之一隅見之於氣以義烈聞見之於事以功業顯見之於武以攻伐著未為無所通也而其間英偉雄俊者又發見乎文章炳煥其光金玉其相昭昭乎洋洋衍之大而流之長是殆無不通而

揚以昌也又有通於此者專精屬意悉務積
神宮天地而囊萬物寓情造化託意青丹茲
蓋儒之一通諒矣鄞之張氏子慤秀而奇清
而能慎儁而雅才而不踈固儒世也其父名
河翁時稱鴻儒初慤之少年學舉子業耻其
剽竊蹈襲瞶隘拘攣苟取時譽誠不屑學輒
棄去遊嵩華觀河洛登首陽入終南見其峰
巒之巀嶭林莽之標敷湍瀨洽淮波濤澒洞
及其人物之充和勇悍艾少姝麗花竹紛郁

鳥獸飛走目留心會手徵覽光范乎悦恍乎
則浩浩乎如有得也心其通徹太極手其掌
握造化慤乎儒之通而貫三才之一乎時而
見之為仁則千峰矗矗嶮拔峭刻煙雲變而
四時新也時而見之為智則萬壑汩汩浩渺
淪淪長江湧而平湖靜也貌之人古朴清雅
生動惟肖則衣冠偉而高逸潔也發乎物乎
造化之權輿乎草夭木喬栽培傾覆乎雲翔
川泳鳶飛魚躍乎妖姝艷冶花葩炫倩雨濡

烟霏龍騰虎變觀者心怡意暢神駭目眩慤
之文章又因是而見也若其形似之真意態
之生氣韻活潑晶熒幻出而發意外之意者
又未足以盡慤故世必通儒斯能名畫而善
鑒畫者亦必儒之通慤號小河於吾有世契
焉於其別也書其心之大且以諗觀者河朔
黎水孟思序

送徐明府入覲序

粵若稽古制有朝禮蓋以親君廷紓臣敬合

遠邇明考績陟賢能也唐虞之時群后四朝
王制則於大小聘外五年一朝周官六年五
服一朝其君臣遠近之期若有不同而數言
試功車服之庸功德於民加地進律考陟賢
能之義一也　聖明繼天統一海宇監于前
代乃洪武貳拾玖年始定天下臣工朝覲之
制三載一朝以辰戌丑未為期協於唐虞成
周之中乃若祝賀有文陳列有儀慶成有宴
六曹有考奬論有勑則又合親敬遐邇考陟

之盛典而官之才且賢誕膺乎服廣進加之榮亦維其期也嘉靖壬戌濬尹徐公當行濬之人士咸為公喜盖濬為畿邑介溪山間石田瘠磽沙鹵莽蕪役重事繁且水有津傳陸有郵亭皆他邑之無故民視他邑為獨苦然上下往來率視承迎厚薄以為毀譽政之行視他邑為獨難土地犬牙河南軍屯駐山西護衛錯居彰德視他邑為獨悍公守以冰雪之操敷以陽和之仁事以謙虛之禮節以儉

約之宜燭以明鑑斷以斂才令以信出情以恕亮煦煦焉平平焉寬而不縱肅肅焉栗栗焉嚴而不苛秩秩焉容容焉禮化而不違故濬人士安于境內為獨喜今知公準鼻之飛必將為上方之網羅殿左之獨立芝函之褒嘉美車服進律奚于疇昔異哉其等謹述民心作送濬令徐少浦入覲序

賀田少尹烏臺奬序

與昔先王議事以制為民師而命以民事設

官分職外官不過九品長衆使民廼建監史而司刺舉其有克正厥職篤棐王事史用休嘉愛而勞之誕彰美績樹之風聲若或不式王命撟虔以侵蒸庶則亦勅屬省愆所以懲不恪而勸有功也由茲百辟慎守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迨我
高皇之有天下也厎慎民庶使各有寧宇亦惟用監三代祗循舊典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亦惟司有御史整齊列辟制為令甲載在故府

天子若曰咨爾御史凡我小大庶官其有受職臨民日恪位著以儆法守除祓其心考中衷度制義庶孚嚴恭不懈者爾其旌之否者爾戒之自是以來我
仁宣英憲孝武繼聖世守以遠於今日故御史憲職是恪是守或有貪欲無藝畧則行志侵牟下民姦法與盜盜者是用宣之以懲不令至於賢臣著績匪小匪大特伸憲度以昭明政美為之馳檄上賢以旌之為之儀章將

物以彰之為之享宴合樂以和之為之令聞嘉譽以聲之服舊職也迨諸邇日法令允彰畿濬田丞寔能厥職脩其清節朝夕恪勤守以淳篤奉以忠敬夫有清德以律其身有勤德以敏其政有厚德以植其本有忠德以盡其心基於其躬而施于有政國典之所取監史之所異也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政之善曰丞有焉其遒百祿宜矣丙辰歲監史果標其政善為畿之最未幾田之官聲益大顯

送董右坡明府遷戶部主政序

嘉靖三十六春濬尹右坡董君以政之最徵入為戶部主事一琴一鶴行李屆期于時邑之士大夫閭里之耆舊賢且良者坰牧之農衛溪之漁西山之樵若有知若無知者滛滛裔裔總總尊尊萃而相語以為公之遷榮也入金門列玉班粉署華省朝回委蛇榮矣而士之長者以為遲也蓋明制邑令久任乃遷惟賢惟能者遷不三載也公以進士尹濬政清化洽時和民悅遷宜超且蚤也乃今始得主政于戶部士竊遲之而田野溪山町之氓氓則又以為速也我覯之公政方達化方孚上方得以親下下方且樂于從役安于畎畝以愛于上上下方且怡怡然父母赤子也日居月諸倏爾舍我民竊速之喁喁嘖嘖聞諸道路龍川子析之曰遲公之遷乃所以彰公之介也速公之遷乃所以思公之惠也公以大才去一邑而大行其道于天下而旁施諸

事業不宜遲也乃一不矯政以干譽逢迎以取悅鄙春秋推挽之風絕漢世引重之勢蓋介石之操所立卓爾奚而不遲遲也公以小邑而學道愛人鞭朴不施租賦課最刑法不慘獄訟以清五袴歌范一年借冠民之思君之惠不覺亟于遷矣是速之者留之不可而遲之者望之大達也公之政績彰彰較明白矣然則遲之者士也速之者民也叙其送賀遲速之情者龍川子思之文也謹序

德澤詩序

嘉靖三十八年春王正月不雨至於夏五月雩於山川弗雨遷市弗雨閉諸陽縱諸陰弗雨肩木偶飾土龍祭諸城盂又弗雨來年且盡死秋種不入土民庶嗷然謠言載興濬餘黎民將靡孑遺時河南傅公為濬之丞方得視邑篆乃蹙額曰陰陽錯行厲之沴時氣之變災之民固矣然官吏守土不良於政無以媚神有司之大譴也乃齋沐自咎為民祈哀

誠惻懇〻禱於應祀如神憫民之窮釋吏之愆期以三日賜之膏澤朝夕虔祝果以三日之期作之霖雨先是經春涉夏不雷咸以為乏號令之徵也是日大雷電以風出地奮豫既足既洽人庶大悅曰傅公之誠也農事敘載大有麥禾將遂大熟而驕陽既盛雨且過濫始免於極無又凶於極備公復禱神約晴三日未三日若有驅黑蜧扶陰蜺舞商羊於天外者人又大悅曰傅公之誠也濬之君子曰有是哉曰雨而雨曰暘而暘惟茲一誠以莫不喊傅公為〻因之孔彰迂者曰偶然耳然則貫虹飛霜反風滅火豈盡不可信耶娼者曰一丞耳然則匹夫而孝泉湧匹婦而東海旱雖隨車之雨一柱史耳豈必如桑林之責耶神之格思誠不可揜如此傅公之雨晴奚其疑聞者競為德澤之什美傅公也余則序而引之

贈丹霞和尚給牒主衛河東寺序

昔之天竺古先生出世以慈悲為教以無為為有以性善靜寂為宗以空洞廣大不生不滅三藐三菩提為正覺秦始皇帝時初來東土俄忽飛去人莫之或宗至漢明帝再來乃寺居象教而僧其人是後歷代崇奉必有名僧以居寺演法闡教傳世六傳至盧大鑒衣乃不傳曹厖合稂荒流紛裂而時制因以嚴厲宋元以降人必名必富必久而通勢要乃得僧得牒得住其寺而人為之宗迨我

統天高皇帝龍興深諦佛旨御序註心經真超大乘以僧之或厖而稂莠而流也乃詔天下之寺寺之僧僧之中有精戒律通經典潔行無碍者得給牒由是我明之僧如泐復曉衍等大名於天下矣慈氏之教於斯為盛洎今年且二百時嘉靖己巳

聖天子監於成憲詔天下舉精潔修行深明内典者給之牒以主其教適吾滄之僧丹霞和尚得舉於邑名升於禮部給之牒以歸聘

言於朝矣大伾山僧續蘭曰丹霞子吾友也僧之名經之明行之誠志潔以精故其聲也鏗鏗而譽益以隆隆轟轟君濬望也宜為文以旌我道斯弘余曰貞愧文之匪工茲寺茲僧丹霞永亨

贈滑其掾序

史之名備於周官見於秦制而郡之史尤重於漢代於文從一史為吏而天吏官吏而府史亦吏之矣漢法律學生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上太史課最者得為尚書吏其選亦嚴且重哉於時郡吏為得人黄霸學律令舉而至丞相王吉以明經舉龔勝以孝廉舉趙廣漢以廉潔舉陳萬年舉於沛郡孫寶舉於潁川皆以功名通顯而王訢舉郡吏為令為丞相為宜春侯郡舉通春秋者文翁而守蜀文化大興至今仰馬杜陽以惇洽多聞舉為郡吏尹賞陳俊王梁堅鍾吴度魏應劉平朱暉張禹郭躬董恢舉於

東漢者也才之儁者萬石君以年十五舉楊終以年十三王允以十九時稱王生為一日千里王佐之才旨郡吏至尚書令咸以匡國庇民勳業義節光照史冊西漢之際於斯為盛曹魏晉梁陳拓拔魏高齊之時舉任稍輕矣而陳元康以快書驚神武唐有天下因隋之制八考入流有舉至本部主事者其舉雖不及漢而魏少游第五琦能以其術富國人才之乏也　明興因唐六典以為萬代永制

而郡之六曹以明法律者得舉況鍾曹鼎經縉皆以吏舉者也鍾以知府為　仁宗皇帝知蔚為名臣鼎以舉吏為與史狀元忠烈死縉紳乃為吏中之三傑而浙西僉憲李公舉於吏人目為青天其舉於古者既如彼其舉於今也又如此吏亦在人焉耳近雖舉之者微輕而任之者不甚重若其砥行礪節卓然確然挺特於世以無負吏之名雖位未必高而名固不可泯泯也其滑臺之彥新舉於大

名覬其將有聞也故歷古今吏之顯者以為贈或曰位將無不大進乎應之曰稱焉耳矣孔子嘗為委吏

敘賀侯生得孫

記曰君子抱孫不抱子說者曰謂孫以為王父尸重之也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子乃顧不重耶世之為禮以慶有子之人又文之以辭者必其子之晚以其晚有為幸而賀焉禮之義起者哉然抱孫者必多不以晚有謂然者何人必少壯克有子子亦必少且壯而又有子焉是見孫者必見子之蚤而子之見子又必不晚者然是世之人以晚而幸者為可賀也耶鮮於抱孫之賀者是又以見之早為賀之鮮耶夫以孫可為王父尸古之於禮重矣然已之有子為孝之大若子之無後將為孝耶是以古禮重於孫而禮以義起者孫則可賀也詩曰貽厥孫謨以燕翼子說者曰遺孫之謀而子乃得以安於無事是又孫重於子而綿綿瓜瓞則益又見子之有後於

無窮為可重矣乃吾濬有上舍侯子嘉靖其年少而壯有子矣是其為不晚者也已而子其於嘉靖甲子年少而壯又有子焉是其抱孫之早者也是其貽謀有孫而其子翼以安者也是其瓜瓞之綿綿而有後於無窮者也是其重於晚之有而非止其身之有者也於是乎邑諸生張子文瀾喜而來具禮而慶賀其賀義於余余曰賀哉宜乎禮以義起者乎

然君固侯氏也滚滚生侯賀莫宜於是矣固其授簡而文之命藉手以往孟思序

送曹二尹判溧州序

明有天下經國以武武之大莫大馬政故其制監于漢唐宋官牧民養商市兼馬令甲馬以江之北河逾南山東北畿分其牧設官馬府若州及縣判與丞以專理馬額天下河之北最多而河北北畿又最多北畿畿府八而大名益又多馬故其為民之病也甚於糧往

馬課駒以輸後馬不駒雖駒不良也乃民市以輸歲春秋二輸迨其輸乃上之司者必以貨而下有司又益因以貨關旦有曰貨馬部則缺于民聚馬則害民財故曰病甚于賦者居此乃嘉靖歲丁巳濬之丞得仰溪曹君君華亭鉅族故積饒益不貨覩馬然其清敏精絕雅性周備容如也其為文毋害流聲當路又見知貴臣故貨不上流財為之省而其輸依惟視民便勿膚高貴但不後列郡而已濬民安焉熙熙怡怡老稚相傳有丞以來未之或見恐其還之遽也居濬之職未迨三載監史以為賢銓司以為能乃擢判蜀之溧州民益又恐後或未之繼也而妒溧州之得君也秋月日將行東厓子曰民情士誼如此不可以無文余曰何云也東厓子曰　國家方掃北虜馬政是急曹君宜于民今西南得明其牧馬政之餘推之可矣故曰牧者有司之宜于是公生者咸為歌詩以書在別卷孟思序

濬尹高朗湖公依日瞻雲圖序

君親天地之大倫忠孝臣子之大節兼而盡之古今之至願也昔人又曰君之祿所以養吾親也君之官所以榮吾親也親有命以仕祿以養官以榮雖不日承顏義兼之矣韓愈氏曰子在側雖無離憂親志不樂也雖不在側若有離憂親之志樂也君子仕於君兼親之志以遂其樂君親之倫臣子之節兼之者矣朗湖高公西蜀英妙才賢也親邇俾之以

仕榮耀揚顯公遂以総童之年登進士第而
聲名流聞天下
天子以公為畿邑令父母怡怡然不以離為
憂也然公之心依依以憂其離曰南北之阻
越秦雍歷梁衛山川綿絡四千里而遥心恒
在親側也依　北闕之日望南天之雲旦夕
爇香長跽亟拜祈天永二親千萬壽而晴莫
間久之瀋士夫忻其德細民信其行風翕然
以化也或繪之為依日瞻雲遥祝遐壽之圖

以獻表公心見民化也於是士之能以文言
者咸詠歌其實君子曰是其所謂忠孝之節
盡之能兼者乎公服膺明訓来蒞瀋政政慈
以和見親之仁操潔以嚴顯親之義名實加
上下軼古循良且為公為相以盡臣道心依
依然子道之孝誠感瀋風流聞遠迩兼之哉
兼之哉歌而詠之非溢美矣時以思朴烟能
取信於世也俾序之

賀孫文屏先生中丞禮奬序

明制以文科取士而授之官士必六藝以明
道續文以數理道明理暢實士之材進之銓
曹而授之官試之政而觀其理又制監司綜
核名實因其淑慝而下上其考焉乃其大柄
則有大中丞綱維憲政董正治官然後賢得
以彰而顯不肖不得以濫而稱茲乃庶明厲
翼咸底厥績而世克用乂矣
聖天子厲精思治嘉靖明邦四十三年内外
庶采咨如也邦畿千里政尤加咨時則有若

都御史中丞魏公寔維督撫明允忠篤為國
求士乃於畿邑得一人焉為文屏先生云始
先生之為學博極六藝以探周公孔子之道
文為辭章敷揚理與沛哉盎盎乎其道也煌
哉煒煒乎其文也以是進之吏部以官授之
而先生乃受之職教於邑之任任之多士服
膺先生循循之教味道之腴組文之章於北
方之士未之或先而先生則賢屈於位實浮
於名矣已乃監司者有聞焉曰是教也匪政

也遂乃歷試諸邑方其攝政於任任之風氣
勇少文先生則引之以道齊之以文而任以
治視篆於濬濬方毒苛政苦貪剝先生則寬
之以仁靖之以廉而濬以和已乃中丞公有
聞焉曰是其明道者歟是其能文者歟是其
有實材而能理政者歟明揚俊良區職也乃
選檄詞具幣禮命有司敦以奬勸樹之風聲
焉於是二邑之士聞之曰文屏先生道充文
煥教行政理乃滿中丞公為國求士之心而

旌禮有加則先生聲聞流通爵位彰顯其道
將大行矣乎宜為先生賀而濬之丞之幕僚
皆沐先生道德文章而有得者也屬濬士孟
思文之賀詞詞何賀也曰先之乎為天下賀
而後賀文屏為天下賀賀中丞公薦賢為國
能得文屏為文屏賀賀文屏能為中丞公所
得也

贈盧生序

嘉靖歲庚申秋九月濬之童子盧龍文試文
於督學御史于公公校其文以為優檄入邑
庠為諸生習進士業龍川孟子舉爵賀其父
鄉進士譚城子且具濬之古盧氏之世以文
而顯者以勵童子曰濬於周為衛地周公欲
都河朔是卜羣山秀拔諸水通流清淑之氣
扶輿猗委春秋稱曰衛多君子季札之頌歎
哉淵乎康叔武公德教化於成周端木子貢
文章性道傳於孔門自漢迨唐經禮樂緯國
家人文代有濬〻焉洋〻焉何其盛也蓋亦

山水清淑扶輿猗委之鍾毓者耶宋德寖衰
南風不競金狄擅據胡元混一枕戈相承橫
經迹息歷年數百文儒蔑聞焉　明受天命
光昭日月洗滌河山化以道德文章育以詩
書禮樂文士彬〻林立雲會而祖盧公才清
學雅首登進士第由玆濬士皆鄒絃魯誦乘
軒服冕相繼以興乃盧氏之文風儒業累葉
不墜至若父譚城青年異資博識雄文摛藻
麟經名魁鐵榜矣子以成童明靈精粹氣韻

英發蘊思含毫雲煙態變是故足以動校文
之目而未及弁弓青〻子衿也是何河山清
淑之氣扶輿猗委者發於明時而鬱於衛地
乃又獨鍾于盧氏之門奇歟盛哉雖然猶有
進矣李延壽有曰縱假之天性亦終資好習
憲章典誥貫通古今涵蓄康武之道德並騐
端木之文華繼父志繩祖武身鄒纓齊紫之
間乃不負山河之鍾秀耳孟思叙之以勵其
進云

叙濬民送虹泉蔣明府

普安於河朔地之相去萬里而遥蔣公登第
於棄繻生年又相若已乃授濬令濬為畿邑
名赤若緊途要而衝昔以治為難公治三年
則以循良聞遷主戶部政濬人士安公之理
化已知公不我留也而私情依〻又不欲公
舍我去也乃議集數十百千人走都下將得
如周漢時進律增秩加衣繡采仍理郡縣者
公因諭以時制異而國憲嚴也止之衆猶不
從公則吡以去去已復集居少選則傾城塞
術矣其耆艾者進曰留不能也民情奚以紓
公性不酒居三年不酌飲也顧小淹期進徼
酒以達民義然不知公蓋善飲者而以妨政
止也濬負郭有山曰大伾夏禹治水嘗至焉
民則因山以酒老稚迭進互觴上壽公為盡
懽道路觀者嘖〻歎息有古官民相愛風淳
如也迨暮以歸聞將發民有邇郭近疃者
則又夜以集迫擁公衙公又以文有期為諭

村之叟曰衛水潺〻流城郭我公勤恤三年
不暇水以嬉請樂公以舟而酒民心其少鑒
已乃具方舟設水戲野翁溪子屛去騶夫自
牽百丈沿泝下上窮晝盡夜也明將發碇又
有郊牧林垌咸走咸聚怟〻惕〻蓁〻孽〻
返曳其舟不置公見民心戀留之無已亦且
驗已之有愛以遺也因為之泊桃溪維柳港
席棠蔭藝百里民心為一懽既而告以禮撫
以情而泣以別也僉曰去矣遠矣弗可聽矣

請酹酒為公祝祝曰頒我公之二親榮壽如我公頒我公子孫榮顯如我公頒我公以愛濬之愛愛天下知者曰循吏良民不見於天下久矣蔣愛濬民非循吏乎濬民愛蔣非良民乎是以繪之為圖以為有明之故事知者則又曰送者禮也别而留者情也圖者形也情與禮不可見見之乎形因形以見情因情以達禮昭往示來其義備矣然無文焉不可以彰備因作序書于圖之左方

叙賀李君得子

濬父老王廷韋居大伾山之朝陽淳篤內括還人默如也余新得林墅與父老隣父老時時過余或携酒以從縱談高論則又横出傑放闊如廓如已而寂如日或一再至或餘月不至人咸異予與語也語多不能記記其警世語云己酉秋暮黄葉下林父老來負暄于軒下有曰富命乎力乎貴亦命與力乎予與孫之有無多寡賢不肖如富與貴乎予曰命也亦力也非盡命非盡力之謂也讀運命論則咸歸之天人無力焉子夏曰富貴在天斯之謂矣然孟子曰命也有性君子不謂命又人力之當勉者然而不盡然者又非命非力之謂父老曰子辯矣亦理矣富貴則聞命矣而子若孫者非命將何力鄧攸不種德耶曹瞞不篡弑耶伯道無兒丕睿繼漢何力之勉余曰兹非命非力之謂也常與變古人言之矣君子道其常不語其變常者人之所當自

力而變者其值也商瞿何人哉憂無子也孔子曰勿憂瞿四十後當有五男子已而果然瞿勉其常孔子道其常人之所頒者值其常不值其變善而有子者常也賢不肖多寡遲速命也常者力於善者人也然而不盡然者命之變也父老將勉人以其常勿頓其变父老曰吾里有李君德卯者亦勉其常而不宜值其變然其人欲其子之速而乃遲里人曰是有命乎非力乎何其值变而不常值也吾

是以有命之說然今乃有子矣子之說信予
曰惠迪之吉人定勝天力之謂也父老其語
之曰汝為其善而不為其不善是之謂力天
福善人而多男子是之謂常或者如孟子不
謂命矣或者如孔子謂商瞿當有五男子矣
父老其以是教之父老曰然持予說以往

賀王生序

懷遠將軍寧山指揮使王君文修治于山之
右家于河之陽蒞事于濬郊之營雅有郤縠

之德於文士恨不已為也濬有士而文者曰
王生生遺孤也恆以無子為戚迨王君一再
往過之生有子矣王君乃謁之龍川子曰王
生吾部之士也乃今有子吾重其為士也已
而又喜其有子也吾宜賀龍川子曰賀者賀
之喜也人情於喜必喜于非常有子人之常
且又孰不有也而年又非商瞿奚獨于王生
賀君曰是有異焉其父蓋遺孤也其王大父
育之訓之以成而生又孤也其王母及母又

育之訓之也及此而有子且其生將衰衰也
一宜賀且生之溫而文善而無惡二宜賀里
中人甚與其父相愛惟然以其子之有成而
且將蠡斯瓜瓞也咸持羊酒賀王生吾重其
為良士而有后也故亦賀王生羊酒龍川曰
若是是宜賀矣竊嘗聞之天之生物其始也
必微及其終也必巨今夫江其源也初濫觴
其流也滔天今夫火其光也如星其熾也燎
原豫章之木徂徠之松新甫之栢其始也必

萌牙其終也必拂蒿雲干青霄可以梁明堂
柱廊廟皆自微而巨者也王生之先蓋歷世
終鮮兄弟再遺孤如綫焉所謂水之源火之
光木之萌牙者也且生之先皆明農迨生乃
以文顯是其衍派之長明火之光而熾而昌
培材之良以營廟堂畜而不施亂嗣發祥數
世之後莫之與京微而必巨天之道也易曰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王生善而不惡慶將鍾
之而猶有餘宜善人之有後也蠱之初六又

曰有子考無咎賀之為是來客文武兼備者
十有六人徵予為文以藉手王生名津字子
問號金泉云

鄰邑賀政序

有明體國經野郡邑犬牙滑之與濬登高而
望互見其城蓋通封也民俗善矜而互相高
尤善矜其邑之尹尹賢也滑則詫諸濬而有
德色在濬亦然否則詆者氣揚而他則沮嘉
靖丁未河之南東谿彭公登進士高第來視

滑之篆年青而氣古望之玉如即之冰如質
之金如卓如也迥如也民已喧然詫其德既
而政理訟平民利與害舉而廢咸如民願滑
人者乃又大詫諸濬人曰吾邑有賢令前吾
滑昔之蓋無恐他邑今之亦未必有也無侯
期月而政乃有聲於下上下上之聞籍籍然
而按部衣繡者乃交馳薦剡以旌厥淑我滑
之人士又且揚衆旌以彰襮之共為賀而抒
上下之喜濬人士曰賢則信矣乃亦揖揖然

走將往賀而代之喜或者有曰守士專城政
各不渝令賢於滑滑福也于濬奚與奚為而
喜奚為而賀有說則可無說則止濬士曰唯
唯聞之曰量之容不踰其度鑑之明不過其
規寓于形而拘於域者器也君子不器德施
之溥必不器如矧夫滑之與濬一區爾睦畛
之糾纒桑梓之錯迕婚媾締結訟牒逮鞫獵
較於此走集於南人恒半焉鄰之令賢否鄰
之人與有休咎焉自而滑有東谿公乃吾疆

田不虞芮採桑不吳楚漚麻不鄙魯交質不
周鄭訟理不偏坐又時或還吾之傷禽而市
易不擾河潤不啻九里而波及濬者滑之餘
也乃時或竊灌吾之瓜奚而不喜奚而不賀
也乎滑人曰子知賀而不知所以賀我公蓋
仁者也今天下之令多有私已而不民恤于
吏卒而賓富民竊利以賄上官之知其於治
民君風馬牛之不相及也我公則異於是廉
靜而慈民歌愷悌焉仁矣乎曰仁哉我公蓋

有禮者今天下之令多有得一第以自高而蔑士類敖曹然自以為雄矣我公復異於是貫淹六藝而尤長于春秋首冠中州至魁南省初命而俯載仕而傴謙尊以光卑不可踰也又有來學而教焉禮矣乎曰禮哉滑人又曰君子以仁禮存心古人之少今人之不多也下悅而上嘉矜而謳喜而賀者故之以濬士曰異哉仁者愛人人恒愛之有禮者敬人人恒敬之仁禮立而愛敬孚進欲下之不

化上之不聞難矣抑又聞之宋有彭子陽者政仁於吳吳人歌焉公過之遠又聞之商有賢大夫者信古傳述孔竊比焉公與之並文之有章循而且良是宋而肩商德淳政龐旌之而益有光況乎四國儀形百城政表使吾濬有官之賢相資以福吾民其不然者亦且媿而改於吾濬庸多矣奚不喜而重之以賀又聞之天之生賢為天下也為賢令已耶滑人固不得而久私之矣是將為賢臺諫伸直聲以動天下將為賢冢卿選賢才以均天下是將為賢宰相格君心以正天下非獨滑福之私也已滑人曰始吾以為我福他不有也故詑之四隣乃今知將滑之福移而為天下福而吾之謳也禍矣雖然庸詎知吾之喜者特為一邑私庸詎知吾之賀者將不為天下公又庸詎知不有國史大書不一書以詒之天下後世而為　有明之光茲爾濬人以言來壽吾柔二旗以為子先

賀曹崇高得子序

黎之陽曹氏居之曹雅好士有友五人焉乃曹氏晚克有子而五人者為之賀釀金崇酒以飲乎曹將祝禧焉屬龍川子有一日之長而東厓紫山璧野九山以齒為序龍川子揚觶于天酹酒于地而屬觶于曹曰易稱震為長男為主器蓋承祖先修祀事器有主矣今君一索而得男秉貞之吉敢以易之義為君賀東厓子曰詩稱維熊維羆男子之祥載寢

之床衣之裳而弄之璋貴之也螽斯之羽召
子孫之振振繩繩繁之衍也今君獲夢熊羆
而子孫亦螽斯若矣亞爵之賀吾以詩為頌
為禱紫山子曰書稱禹之治水也啓呱呱而
泣雖聖人不皇于家之恤亦見其他不另計
而子之重也若夫作室之肯堂肯搆治田之
肯播肯穫必皆子之攸賴今日之呱呱者他
時堂搆播穫在是矣吾之賀在尚書之益稷
大誥云壁野子曰禮云子生男子設弧於門

之左夫告宰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
藏之閭州史府盖名辨以示衆府藏以傳久
令君之子可辨其名則傳之久也必矣賀之
稱禮為大九山子曰春秋書丁卯子同生公
羊傳曰何言乎子同生喜之也今君乃晚而
有子吾可知已吾以春秋之喜喜曹君有禮
贄于側者曰復貴其拜曹君拜已贄者曰龍
川以永吉承祀祈吾曹氏善之至也敢不下
拜稽首以子孫無窮為望曹氏其熾昌矣敢
不再拜紫山堂搆之義期曹之基業咸終有
慶也敢不三拜璧野之禮敬拜首以謝九山
之春秋以志喜敢不頓首以領五友者僉曰
俞哉願是子終如所望矣

贈閻簿序

叙曰柳泉閻君山東登州人也登之郛際海
之壖距堙不數十百舉武海也浩汗淼茫迣
延溶沱浮天浴日萬里無際蒸而為蜃之樓
閣島之城市海之精英靈氣也而中原之羣

山爭趍競奔至海而止而其地脉山英協海
之氣扶輿而不散鬱積而未發者必鍾乎名
德之士才傑之賢而閻族寔為州之望閻既
族大以繁世業春秋君大王父某登壬辰進
士守江之西南昌為良太守君父某以經魁
亞于山東知北畿之成安為循令世父鎧領
辛酉薦守汝寧鈺復亞魁知西平其守令俱
以政最名兄某登庚午終沂王府長史有賈
長沙董廣川之遺烈焉冠冕蟬聯詩書踵繼

蓋山海之所鍾宜為望于登也君幼以文名
于鄉長有名于郡庠較藝于山東之省又有
名于六郡然連戰乃連抑于有司嘉靖戊子
己丑間　聖天子方厲精綜核思簡異士拔
取其尤以寘周行君以選得入國學則又有
名于成均矣俯就銓曹得主吾濬之簿君于
政敏以公允而愜無不立斷者若持橐曹而
剸犀兕也其於細事燭微而知著錯類而比
應無能隱情者若拱隋丸而入幽室也單衛

廢弛逃頑莫治武弁誰何本兵以命君君不
鞭三人不穿一耳而屯伍釐至也屯田御史
者奬之鹽法蠹亂私盜縱橫國課漸虧捕盜
者以命君君不逮居處不按保伍而私販絕
迹也巡鹽御史者奬之馬政之弊殆亦甚矣
俵解之賄隸胥之求久害也君設法視常倍
省之太僕之卿者奬之因又有大名于畿甸
矣是豈其世能于官耶亦山海之所鍾也亦
其族大以繁者自有異才挺生也或曰三旌

咸至賀可後乎予乃侈其原本及君之善以
為贈

贈張典史序

史之有典古無其制漢法制典郡書佐郡各
一人主郡文書以郡吏補歲滿則更稽其時
凡州若縣不聞也魏晉而降漸以隆重亦惟
大臣者得自徵辟必極一時之選謂之元僚
故時有芙蓉府蓮花幕之譽云唐世士人登
進士初多從諸節度使禮聘徵置蔚為盛事

韓愈氏曰以禮為羅羅文武士置于幕下求
無治不可得也隆且重可知也已宋興削方
鎮權故幕無聞士焉　明有天下監于漢唐
宋而損益之凡郡若州與縣咸設官以典首
領而邑則曰史蓋所以崇縣侯資材幹稽掾
吏也國初掄官以才匪格之拘往往多有業
盛名耀者曹鼒遂由典史登狀元入翰林忠
烈於　英廟時當代韙焉是後蓋少異矣然
維上之人如王倫者少亦官茲者如石洪之

不多也官無可旌之政當道者奚以旌為嘉靖丙辰歲濬得鈞陽進士董公以為令而入幕之賓則大梁張公雲岫也張固魁梧偉然丈夫矣體莊而氣和志遠而行絜應事以敏律身以廉觀之以訟無不允愜也委之以事無不辦理也皆以鹽筴則大農之器也役以宣防則都水之能也於是乎考工之大臣稱為賢而理鹺之憲臣薦之檄濬人士曰幕鮮有奬也奬濬於未之前聞也今而奬焉即未

如晉唐之隆重而濬政之善濬令之良濬幕之遴而美蓉其府矣庸詎不如庾杲之佐烏公之賢乎檄至將以禮行而少司空之命至以速京河委焉遂遽叙此以贈且以俟後賀焉

贈葛少愚明府遷河間郡丞序

繄我有　明監于唐宋以文取士以政課官士方家食惟業文而不課其政既離潛隱乃習吏而皆去其文茲其弊也何必讀書以為學而操刀製錦之患往往有焉是豈制之弊抑亦人弊也若夫全材彥士殆不其然愚乃今見之少愚葛公矣公楚產也少以雄文博識名於梁楚間既以賜進士名天下試以外政為畿邑濬之尹尹之職有民人社稷焉人或後于文也乃濬士子則師公之文以為式青青子衿為之丕變化用興行文尤為先濬當淇衛下流河防善潰歷歲民田河必水之民乃困焉公之至也不苛以威也而愷悌之

不牛羊以牧也而父母之水為之防河為之梁訟牘紛綸立剖而明刑省而不濫加乃濬民庶服公之政為之訟簡而邑清未幾政以課最擢為河間郡之丞蓋上方才其官之優而下乃恐其去之亟也濬之士曰文之與行學之與政兼之者難矣惟彥士全材而然昔在聖門子游以文學名科而其宰武城成絃歌之化而冉有子路不文學聞也我公修之於家而施于有政兼之抑兼之抑河間之民

之幸矣哉濬之士五人采輿人之言以為文
以此抒民心而賀公陞也

叙送葛少愚郡丞之河間 代作

嘉靖三十有七年江陵少愚葛公以進士來尹于濬未及三載吏部才之以最擢河間郡之丞丞貳其守也人咸宜之經以已未秋乃署濬之教事幸獲侍教於左右觀感誨諭蓋有得矣經職乎校濬人遊鄉校以議尹政經益有得焉議者曰濬地瀕淇衛歲夏秒秋中

洚洞昏墊公惻閔撫摩有夏禹之心梁傾舟敗往來沒溺公造舟以濟過國僑之惠經于是乎得公之仁暇入學舍論講經史理道真切肆而成章則雄傳瓌偉清麗雅純周秦之古揚馬之儔也經于是乎得公之文議者又曰公廉而節通而不隨執法而不可犯是何也經以為公也牒愬雜遝抱案執筆晨而出有頃而畢不俟乎戴星而出入是何也經以為敏也仁以惠民文以化士敏則有功公則

悅鄉校之議如此經得于觀感誨諭之外者所得為益多乎夫河間九河下流也水墊民貧宜公之仁劉淑雋不疑文學也宜公之文鮑宣直道宜出其公龔遂前修宜用其敏移濬政于河間河間之民幸哉孟夏日雄飛址上同官楊其范其謂經曰宜文濬之公議以貽河間經曰唯謹書

送葛明府朝覲序

粵自虞世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

服以庸上下體定內外情達周浹太和治極盛哉夏商二代玆制莫詳復千餘年見之周官六年五服一朝矣兼之考績而大明黜陟焉諸侯承德意于天子天子考功績於諸侯雖疏數異時繁簡異制而達其壅修其廢和其心成其治唐虞之世于斯比隆自秦罷侯置守然守令古諸侯也惟漢乃以刺史奏事郡國計吏似矣而簡略促數為目不舉唐書考課而臣不敬宋法轉對而制不周故治不

三代若也　明受天命監於二代三載四海
一朝核虞之幽明用周之黜陟世則遠虞周
治虞周矣今
聖天子御極三十有八年群后朝期濬之令
為葛公云士人曰葛公遵　聖制入覲
君備五美焉禮盡金闕足以抒敬也績書天
曹足以觀政也才著朝端足以表用也獨立
使君足以見正也晝日三接足以繁慶也夫
臣工一也禮敬行政才之用守正而錫慶也

奚獨於一覲奚獨于葛公孟思曰臣工一也
尹為外臣蓋有屢陟而不獲覲者仰宸扆拜
黻衮致巳質誠以承德意臣心以紓也[illegible]
視外而不内間我才美時患弗彰守正以遠
跡錫馬三接必近君者公之無敢惕衆寡小
大職惟恪恭事君臣止敬矣覲不大紓矣乎
公以敏達清雅之資而將以掇英摛藻之文
政之聲才之用銓不大書上上之考矣乎洪
武永樂間令之良循才能者錫衣留用公之
賢能以覲將必近侍矣五美非葛公其誰士
曰敬其體也政其用也才華而節正也寵之
榮繁祉慶也予其文之揚職邑于天下有賢
令也文之

孟龍川文集卷之八

孟龍川文集卷之九

黎陽孟　思叔正甫著
新安金繼震長卿甫選
黎陽朱應轂德載甫校

序

贈董右坡明府遷户部主政序

治天下之道官人而已矣任天下之官因才而已矣治不官人代大匠斵俾天工廢也官不因才隋九拒雀鎩干錐履也世奚以治因

才官人無唐虞若棄養契教夷禮夔樂虞益工垂咸咨四岳龍以納言皋陶為理禹揔百揆允專治水庶績咸熙萬代治軌夏室大競籲俊時威迪知忱恂乃克宅正商命丕陟揸人翼翼嚴惟丕式宅俊克即文武造周惟親賢輔先後奔奏疏輔禦侮茲三代襲唐虞之風而休嘉治功亦與唐虞而伍也漢唐而宋才官匪别貴杙樗以崇棟杗截豫章而為居楔王佐賈董抑之王國綰贄後先枑乎奸慝

奚奚二程弗宜朝列雖朱子之大儒屈曲于偽學之邪説齟齬傎植亂淆紛裂苟焉而已邈乎三代之鴻烈也天開我　明統一寰宇稽古建官維才是與雍熙太和斯上古之可擬今　天子欽明則哲知人能官董正庶臣嘉靖人安熏蒸太平者三十有六年矣邇以島夷東瘈絲絶北熾職重務繁維斯國計其難其慎官需才士統百官者以進士之尹濬者董君上薦有制維允時或有言之者曰董

君大才賢也民部是處邪版曹是舉邪主筭是侶邪邦賦之計司會之職是主邪將非遷之序而失衆望之佇也時或有對之者曰唯唯否否事以時遷官以事難小任冗負晨門抱關雲雷草昧騰夫登壇人之有才所以剸事之繁而理時之艱也今茲之任也國利之債入易污會計之叢沓易昏豪權之託請不易于拒而出納之未塩允難於均朝議廷推方歸董君董君之才貞無不利清以礪其行

明以廣其智公有以持身心剛足以配道義晾僨不滓湛君之清簿書鞅掌析君之明謁剌欽迹君以剛平出納惟允君之至公主誸部事方懋厥聲奚庸夫三遷之驟以為名而四時之官乃為榮也昔禹司水土而佐虞益羣鳥獸而相夏董君鴻才禹益流亞益將唐虞吾明斯溥昇平之大化四方來賀容歌滿架思也不佞推其意而文之僭書于贈言之下

送錦衣王戶侯徵軍租還京師序

明制衛有屯田寓耕穫于守禦以利軍也省供饋於坐食以利民也因列屯為散歛以利官也一法而三利法之良者也世久弊滋乃弗良矣據籍無田遺租無軍軍病矣定租于衛奪田於民民病矣歲負季逋督賫重沓官亦病矣下非不告病也非一人之賫不急于聲也上非不知病之也非一人之責不切于聞也因循頹廢不可積堪窮則變變則通亦唯曰人嘉靖庚子歲有賢御史曰周君獨以為已賫而不諉之人人奏得賢且才者而命之有錦衣曰千戶王君亦以為已責而不諉之人人君公而不苟明而能裕軍曰是田為民有宜徵之民君曰將必不然民曰是租為軍盜宜賫之軍君曰亦將必不然久之研深於幾軍民兩慊焉無何庚子之租告畢一軍皆驚未幾己亥之逋租又告畢而戊戌之久逋租課更以寂輿人乃誦之曰衣錦錦衣兮

吾輸吾租而不見其威兮胡不我留而遽且歸兮遑遑云庶冒其依兮孟其間之曰天下之法弊邪亦才難耳屯農之兵也租兵之食也前之乎百文吏焉非不嚴于督也督而弗克入也弗克入而且怨也今之乎一戶侯爾亦非嚴于督也督而克入入而弗怨且喜而歌兵食足兵食足富國之才也兵足彊兵之畧也富國彊兵霸術也而弗怨且喜而歌幾王道矣西漢之相給饋餉補士卒者蕭何東

漢之將調餱糧屬士馬者冠恂未之聞式歌且舞也牧民樂衆之才非文武備足者弗能顧用之何如耳侯而大用爲天下將絶冠蕭矣寧山之士卒喜之滑士詠歌之濬士序之盖將以詔夫求全才者黎陽孟某序

贈劉生序

劉子文昭知離經辨志論學敬業應比年入學龍川子詔之曰士天之精也民之秀也國之紀也三極之道洪微之務士實備之是故

明其五倫尊其九德順其三行正其六儀通其六藝爾乃特立獨行以立其本剛毅直方以正其氣通達知類以廣其量樂羣立義以取其朋畏天悲人以先其憂誦詩讀書以融其樂崇義鄙利以堅其操法言禮服以端其容夙夜惟勤以勞其體儉約檢律以養其廉出境入典以傳其識脩辭明道以昭其文是故今人居焉古人稽焉道斯成矣譽斯隆矣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

髦斯士言教之大也士之學也學以正心心以制行行以積道道以澤世是故顯而勤官行而慎職乎九土序三辰詔王以徽化民以德及典禮之脩所以昭節也及兵戎之大所以崇政也及財殖之豊所以贍用也及刑獄之明所以體仁也周書有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士之事也於惟小子庶斯念之乃罔不休

送鄒子良還江西序

黎陽河朔要地也北走燕趙南馳荆蜀東齊魯西秦隴舳艫輪蹄接于城下田復沃饒大宜宿麥一熟而數歲飽然土著者率耕而讀弗克遠服賈與時逐故其服用咸取給于商撫之鄒子歲一游焉夏而北秋而南厥貨惟布厥篚惟紵惟絺三品沿于江淮達于河適于淇衛時而售焉既盡乃復若是者廿餘年矣其始至也雍雍然愉愉然似不能言者黎陽之君子敬而小人侮君子之敬之也以其

恭而小人之侮之也曰柔也夏秋幾易而僨而人猶夫鄙予也而君子猶是也小人之敢者芈迨今小人者咸愛之矣龍川子曰黎陽雄俠地也或貨者人之居斯地也強者人鬩弱者人唅且莫售售且莫償躁者弗可久而偽者弗可行也鄙予以弗強弗柔弗躁弗偽人而有恒厥俗用化是道也行之河朔雖天下焉可也雖理政通化宰人馭物焉可也于其南也詩以送之曰秋天杳杳秋風清艤舟

未發人有情傾酒滿觴脯在俎羣游送子方南征洪河東下入淮浦蓼紅蘋白殘霞明霜楓欲脫秋波穩一帆高挂中江行家山信美鄴比滿黃雞濁酒擘新橙明年春暮聞啼鶯桃花水煖東風晴乘春回棹黎陽城岯山衛水訂新盟

贈錢同野令芮城序

河朔大儒為同野錢君錢君學以春秋名於時文戰秋闈未克奏捷暂學者異其才超以為貢又且將以貢士試鑑榜也時親老以疾命之曰仕尚及見其冠裳云君奉親遵制例進於部歷教於南之桐城西之安邑既已擢而東之淄川君之南而西而東也能以孔子孟軻之道進士子之賢詩書六藝之義博士子之學弘放雄渾晶華縝麗之辭章肆士子之文彬彬然蔚蔚然炳炳然江之南北山之東西天下之賢門下之士也久之銓衡者乃有今擢同野則出其所有而敷之民咸又以

孔孟詩書人文之治上襲陶唐虞芮之風居晉鄙之人姚姒姬周之人也而芮城又穆如矣孟思曰山東之職有師道焉而教以化山西之司有君道焉而政以治政教兼善君師責成大哉錢君材之全德之備乎詩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此之謂也始同野之東宮也東國大賢君子愛才而好士其心休休焉有滄溟李公者余嘗見知于滄溟公因不自量而以同野之賢之才聞

李公李公不以予言為不可稱之人人曰錢
子賢且才今薇官誠為屏由是同野之名聞
於東州今同野之官西也西國之上官愛才
而好士休休其心焉有崌崍張公者余昔亦
獲侍崌崍公左右亦又不自量而以同野之
賢且才聞張公張公又以余言之為可見而
得其儀談而灼其心推之於上而挽之於下
由是同野之文章政事君師於山之西者亦
得聞之乎燕之北衛之東矣然張公匪徒緇

衣之好無已也而又彰之以詩云思也感張
公之知同野而又慶同野為張公之知之也
并書公之詩因續貂其後而為序

贈蓋醫官序

嘉靖四載黎陽蓋子獻于司徒試藝于宗伯
銓名于冢宰得官縣醫邦人咸賀龍川子文
之曰天官而下百官理事醫官理命理事者
事僨則及財財匱則及身其禍緩理命者身
不可支財不可救其禍急急者官宜高緩者

職宜卑今且不然豈重事而輕命耶帝王者
有意以高卑之也事既緩也官非高也民不
威則愈緩焉耳命既急也官非卑也民不親
則愈急焉耳宰夫而下方列醫官親民也哉
親民矣又焉用官為今夫聚藥有時蓄藥有
局理藥有人用藥有書迨民有風雨霜露之
感勞抑情欝之致分疾者而使疾醫理之分
瘍者而使瘍醫治之歲則稽其事而制其役
以失全之多寡而分上下書其所以醫者而

入于醫師嘻官可無也哉代用是懼隕越民
命斯設之官大醫也尚藥也承直也醫正也
局也學也民生乃有望非獨時有扁和世有
藊董而後民不夭札云耳語曰人而無恒不
可以作醫懼不專也傳曰醫不三世不服其
藥懼不精也蓋子交久而敬恒其德矣兄伯
繼官醫三世矣專且精蓋子有焉卒屬正藥
專枚精術今子是責君夫仁以養元氣義以
清壅滯文以和中外武以除暴戾理陰陽之

元化延命脉于百世吾亦有術焉秦和曰上醫醫國吾將以語蓋子

黎陽馬神祠會社序

房爲龍馬曰天駟司下土馬政或盛衰爲兵強弱或存亡爲民貧富其功與土穀之神埒古以戊日旣伯且禱恪希神惠非淫祀矣我國家克詰戎兵畿甸根本壯武衛鎮北狄尤馬是重維我濬人養馬居民賦之半今欲馬之茁壯蕃育以全身若家者匪神曷祐昔衛

文公承狄難之後尚至騋牝三千黎陽實衛地水草不古今殊神必不古今其惠也是用襲官祭之餘採蘋藻以献禋敬非敢爲諂云耳爲會者齊誠敬也以會以續無時豫怠

濬縣志序

邑有志通于天下濬畿邑而無志匪邑之小亦人之尤嘉靖七年大任先生家居以三賢尹之請不可辭也乃出其識諸書者實其聞諸人者搜剔其載諸金石者亦惟有徵而信者之是紀由是敘形勝表河山之阸塞標人物稽彥儁之超卓列土宜著租賦之豐裕考練牧籍兵戎之強弱詳學校明人才之盛衰紀風化見政治之緩急筆守令示官游之淑慝錄詩文備風謠之采擇凡志之義有文事焉有武備焉有政教焉有財用焉有則法之式焉有監戒之迹焉有隱而彰婉而嚴直而不遂明著大書而不汩沒蒙昧詳文縟辭而不殺之體焉使生斯土而視之也宜且飭行

而欲聞去慝而欲盡以無愧于邑乘之載官斯土而視之也亦宜培根本設險固崇理化久保障以爲畿甸命脉之地不視黎陽爲天下之小邑而志爲天下之冗書也此志之所繫也亦大任先生之意也三賢尹姓氏見先生自序文

贈府掾高子序

叙曰古今之人同也職與事不異也官之名代不同而世異焉古吏今之官也故部曰吏

部治曰吏治郡州縣守令曰長吏黠吏循吏令之吏刑古府史也晉也庶人之在官者也若吏則古今官吏混古之太史也祝史也刺史也官也令之掾史也令史也吏也或古賤而今則貴古尊而今卑者名隨世代稱焉名立而位定位定而時因之以貴貴而賤賤昂昂而卑卑焉而人之賢與不肖才與庸非是之係若其賢與才者用而顯於世匪吏之名盡能賤賤而卑卑之亦存乎人自致云耳漢

吏賢而才者為多蕭何起豐沛為漢元功名冠三傑曹參出將入相民以寧一石奮官大中大夫稱萬石君公孫弘牧豬奴為獄吏年四十舉博士為丞相封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廣川侯任敖沛之獄吏吏王訢後相漢封宜春侯張湯為御史大夫以習法律起黃霸少喜為吏獄中受書守潁川治為天下最進丞相封建成侯王霸王梁任光馬成陳俊堅鐔祭遵皆後漢之吏也裂土封侯圖形雲臺吏而明經則王吉王允龔勝杜陽孫寶魯詩則魏應春秋則楊終魏朗朗為尚書尚書令餘皆至大官文翁倪寬之治化劉平朱暉之義烈趙廣漢之治郡于公之執法其子西平侯定國之平允郭恢恢子躬之無冤郭仲王之仁恩陳寔之德行陳敏之幹能尹賞之治劇嚴延年之明斷尹翁歸之文武漢之得吏於斯為盛晉魏而降褚碧張昌易雄陶侃劉超光逸劉頌戴洋薛定虞溥左雍張光魏

少游第五倫者皆吏也或才能富國或武克強兵或剛以伸其志或忠以際其君或辯智解難或勇力過人或俯掇朱紫高致青雲彰芳聲垂鴻勳廼賢之異雋才之超羣者也足豈吏之能拘不可昂昂而尊尊乎自夫後世儒吏之名判而二詩書法律岐而分乃有錚錚之鐵佼佼之庸籍記誦以剽竊假科第而自矜任情廢法恃勢釣名內交外構政以賄成上下相蒙詐譽倖陞其視古之吏其名而

君子之行者何如哉嘉靖甲寅冬茂才李生君益者來言里人高子入府吏求予贈言余因諗以古吏之賢且才以翊治理者示以勉之且因以警夫世之仕進而不吏如者

贈徐少府序

明有天下制法六典縣有尹有丞有簿有幕官而省尉邑之上若中緊者全維丞為尹之貳丞承也承輔也翊尹以出政者也政或黷僻事或米鹽厥政紕紕厥民戚休丞與有職

競焉孝敬皇帝以前時治體淳厚仕風敦裕上下偕工雖丞亦獲盡職於時遷擢挺拔不資以拘往往名顯循良政紀竹素見於史載于志徵于歌頌武前踵后不以丞卑卑泯也今猶夫丞也而如昔丞者鮮焉即或有薦剡禮旌者亦必內有顯大人權有力者以為推挽即非此必機便巧宦者即非此又必有所購者外是莫之旌而獎也顧其為邑之佐者率多以是自沮解克有可旌獎云嘉靖辛亥歲濬之有丞乃得東阿之徐君東阿為齊地之西濬為魏之東境地之相去若茲其未遠也之風民之俗亦不大甚以異君之才又通以達敏而清衡如也鏡如也試于政也咸宜故濬訟乃嚚頑以狡黠黠靡靡也先是丞者或手牒揣摩兩造喧閧捶朴狼藉口寃聲枉曳之去而復來枉直竟莫之辨吻燥形敝日夕不能終一二牒者乃徐君之承牒或十或數十

吏抱牘纍纍而入君據案坐立訟者于庭吏置一牒于案君呼訟者使云云言已君即曰某也曲某也直即叱使去直者心慊曲者罪伏民不費半楮官不勞片言已而吏復呈一牒君斷如前須臾十牒數十牒悉已乃至案一搖朴無喧閧爭擾無往來縲絏無口聲寃枉者事已聽事宗然松影槐陰行哦坐嘯裕如也初邑有賑荒以倉粟人數斗久集纔散塞壅滯淹孫半城中有不持一錢粒歸者君

咲曰是何濡滯也邑乃屬君君令曰第如吾教厥明令已里以鴈行民以魚貫左虛而入右實而出井〻繩〻門無阻役疫無關入不終日而庭空民散君復行哦坐嘯裕如也孟思曰囂訟以囂事煩以亂當之者外強内擾事益不理徐君之于煩而難恒裕如焉非通而達者耶人難已易事且不留非敏而清者耶且民懽事妥非衡如鏡如者耶壬子歲邑民口其賢不置監司柱史者得聞乃以君書

為上上考文下縣司以禮勞之屬縣以君為丞之最邑民復口其榮不置夫丞之職固翊政以理民者使不以資自拘而膚靡自沮如君之才之賢能不自顯也耶名實加於上下柱史者以名聞寧不自挺拔以遷者耶政以人不以官孔子之牛羊卜式之牧園此大聖人才士之無愧于官者君之不負於丞賢有才聖人之徒也必不以丞之卑卑泯矣或曰子嘗為之曲以賀夫曲曲也曲盡情理者也非若雅與頌可以彰令傳後矣子其文之以詩詩曰頎而長文其内兮敷而政充其外兮遇無全牛刃游其會兮佐理幾年百里惠兮名聲卓〻斯可貴兮丞兮丞兮丞之最兮明之瑞兮

賀艾生子紹得子序

艾之得姓始於齊曰大夫孔自孔之後春秋戰國歷秦與漢未有顯〻聞者乃至東漢汝南艾伯堅始以孝廉名天下永嘉之亂南北

分裂燕有艾朗南燕繼起時則有若艾涇力王家迨於有宋曰穎曰晟史策有聞是艾之於人物蓋鮮焉大河之北齊魯燕趙晉魏之墟郡國州邑列壤百數而艾姓僅三四見則艾族為加鮮矣濬於古為州今為名邑齒版籍者民餘數萬而艾之家一艾於濬又加鮮焉自艾氏入我　明以來世邁種德至弘治正德間所有伯仲叔季之四人族於艾氏者又益加鮮矣迺四人者伯仲與叔皆又早世

而其季者又未有子也惟伯遺一子為艾生子紹則艾氏之人鮮茂加焉然艾氏素有德於鄉人乃鄉之人於艾生之未有子也恒祝焉而為之望及其久未之有也又惴焉而為之虞則艾氏於人可知矣乃今歲子紹之妻賈始舉一子鄉之人望者慊虞者釋聞之者欣欣然抃以喜也子之始生設弧於門之左三日之後擇日之吉接以特豕士禮也三月之後又擇吉日翦髮為鬌角於男左是日也

賈乃以子見於子紹子紹執子之右手欬而名之鄉人聞之愈益欣欣然喜以抃且張具而為賀矣酒行有酣而作者曰若恒虞艾之鮮也今而後將不復鮮矣應之者曰欝而必揚幽而必昌故天之生物也其始也微及其終也必巨今夫江其源濫觴其流也滔天今夫火其光炎炎其熾也燎原豫章之木徂徠之松新甫之栢其始也萌芽其成也拂雲天干青霄柱建章梁明堂者皆自微而巨者也

艾氏之有後也其亦木之長火之光江流之湯湯欝之揚而幽之昌始鮮者慶必長天之道也已於是姆抱孺子以見諸賓乃有儒而聽嗜聲者有冠而異形狀者爰有老宿厥身維孔白顛種種言咲唪唪望門而來外入而摩其頂曰異哉河朔精英也而熾而昌必然矣宜有文為後之訂或舉爵授簡屬之思既嚼而為之序

松亭聯句詩序

嘉靖歲癸丑八月十五日夜龍川孟思同東厓李濮紫山王鑾壁野王訓九山鄒泰譚城盧向暘靜齋于司直登大伾山飲于東巖之松亭時霽容斂景天宇澄澹月華皎潔松影流動下頫城郭室廬如涵浸於洪波灝渺中因縱譚古今山川人物化於衛風宦於黎陽者揚搉辨囿磅礴德音激烈壯朗前無古人東厓子傾而言曰古猶夫人也希之而至者乃于今見之今茲濬城城有羨丞丞有羨政

政有美聲紫山知之乎曰知東厓曰狀何如
也紫山曰其於宜乎人亦猶今茲之適也澄
清明瀅如今茲之月峭拔靜高如今茲之山
冷冷然爽心肅氣如今茲之風踈節挺幹蒼
秀不渝如今茲之松山風松月合而為景乃
如今茲之丞其為宜政快人暢情愜志乃如
吾人之賞遇譚城曰諾哉賢乎丞壁野九山
曰吾亦云而靜齋應之曰我道蓋是也龍川
子以齒屬坐右乃颺言曰諸君今夕松庭之

言不可以忘然丞又哦松者也諸君子久以
騷雅名曷永言以美徐公且使或對松以哦
而又與茲山同為悠久焉東厓曰倡予和汝
於是龍川子援筆書首句諸君遂以次繼韻
左旋以續周而復始以得若干韻而章就矣
遂徹酒肴命簡以書孟思序
乾坤會淋氣山川凝中州日月開素節 思 天
地澄清秋乘光值少昊 濮 司商忻蓐收西顥
警醮露 鐵 東海明瀛洲壯懷賦秋興 向陽 雄
心恣天遊太白詩酒聖 訓 公異文章傳盧駱
唐彩鳳秦王揚明翠虬道德希孔孟 司直 文
苑稱枚鄒作者有七人 思 汎覽賢九丘同陟
届東嶽 濮 何如覊南樓清風颷而至 鐵 月華
凝不流山嵐寒峭峭 向陽 松影陰颼颼天宇
茫上下 訓 誠郭渺沉浮坐飛鸚鵡觴 秦 共挾
風雅翰縱橫三五編 司直 剞劂十二牛山川
入咲談 思 人物來冥搜坐嘆事陸沉 濮 因美
出岩游瞥見董夫子 鐵 先聞徐少侯手標鶴

出羣 向陽 敏捷鷹下韝晶瀅山月白 訓 瀟洒
松風幽竹影靜庭除 秦 頌聲滿田疇奚曾用
鉗網 司直 不勞施鉅鈎服弦豈吐剛 思 佩韋
非茹柔案牘少堆積 濮 松庭恒優悠幾時錄
材館 鐵 倏然旋殿郵千里推斂手 向陽 百丞
居上頭名已扶搖上 訓 位不卑微仕亢自異
聾丞 秦 行已升仙舟莫言淹騏驥 司直 且聽
黄粟留群英有公論成此松亭謳 思

贈李生序

嘉靖辛亥歲李生以弱冠補添諸生衿青弁儒濟〻莪〻咸曰士矣龍川子知生之才器而識文而藝非硜〻者乃進而語以士之大者曰三代之士其養於學者可考也已記於禮命於王制備於明堂位而具於尚書之大傳其法井〻其誦洋〻其士彬〻其化熙〻脩之身而用之世德盛道洽莫可尚已春秋周之衰也僖公泮宮之頌歌詠其學者猶盛於後代之盛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人靡不

學也敬明其德維民之則人靡不化也淑問如皐陶訟獄靡不明習也角弓搜束矢武備靡不講肄也而懷我好音來獻其琛遠夷化服此其極矣而謂後世有是哉自漢以青紫明經車馬稽古經有專門訓各名家守禮者悖於書傳詩者亂於記而春秋三傳操戈執矻自為讎敵何有器識之通洽文藝之兼裕哉然其業專故其學精詩書六藝末之兼通而耳目口鼻亦各其用也唐之為士滑沒於

帖經揣摩於策試匿首隱尾括經數道〻巍然掇科譁然名世矣一韓之外山斗鮮聞宋興上以文章取士下以道統為學周子起之二程續之橫渠倚之朱子尾之雖其正心誠意之傳直欲駕韓軼孟上續魯國之儒餘莫之及矣然體立而用不充德成而業不繼謏論多而事功寡當時儒者亦自有譏焉文章熟爛於程文科舉之中道學深僻於低頭拱手之習士之難於兼裕者如此明有天下養

士之法與士之自養者人各專經取必策試依道學以為文義蓋兼用漢唐宋之法而亦兼有其弊經專則弗通試策則誦記文義則鮮世用謂之弊者誠兼之哉而體用之裕乃弗能兼也噫士二代名也不可為漢唐宋之拘也守漢之一經而通其五括唐之〻帖而發其氣依宋之理學文義而究其用泝僖公泮宮之義遵學記王制明堂位尚書太傳之規模則夫衿青弁儒濟〻而莪〻人將咸又

曰李生士矣雖明之士三代之士也它時少
少出其所有以較於藝則鳳光而豹蔚黜壯
纖冠南宮用其才以康天下人又將咸曰李
生士矣三代之士天下之士也若夫專經記
誦以捷取第此則士之細生其大之生其大
之

壽後葵楊翁八十全福序

古今天下咸重乎壽以其罕也然壽居福之
一耳非其全也人有恒言曰富壽康寧備足

者斯全福哉富非壽何以為長也壽非富何
以為養也富壽而非康寧何以為享也若乃
膏粱而夭綺紈而折輕肥醲厚自貽以滅奚
其長亦有田翁山叟眉龎髮鶴家困租傿日
窘藜藿羸苦愁嗟轉乎溝壑奚其養至於支
離而呻痁疢而藥中心戚々事戾咎惡既富
弗安雖壽殄活是無以為享也既富乃壽又
康而寧斯為福之全渥也哉備是焉斯為尤
罕而重乃今吾濬後葵楊翁則咸備焉翁以

萬慎儉勤本富興家衛郊千畝田千足馬嬴
僮千指斯漢千戶侯素封業也乃翁年踰艾
越耆過老而傳令八十耄矣禮曰拜君命一
再坐食常珍宴五豆壽之罕也而體彊氣充
足健履康時出入屢々不休病不疢以身心
不嬰以戚怡々然太平長樂老也康寧矣壽
矣富矣古人之罕矣今之人亦不多見矣天
非全福於後葵翁矣乎嘉靖丁巳某月某日
翁初度也子坤候選於吏部者崇堂具宴殽

截炰膾滫瀡膏脂食左羮右備該水陸捧觴
跪進上千萬壽翁喜嘗而退孫一中一德以
濬士為國學生受觴並進青衿儒服藹心維
色與々如也粥々如也翁喜嘗而退一貫就
文選事歸率衆孫一寧一元一樂羣趨競進
饒兒迭奉而曾孫之幼者雲衢雲程舞拜几
下詵々兮既多且儀翁性少飲及是酣然暢
陶然樂欣々然悅以和咸謂翁也為福之全
而世之罕者歟所謂富得其長也壽得其養

也而康而寧又得其享也全哉於是鄉閭戚黨冠履士夫充門溢席或彩而幣或文而頌樂喧堂卮歡騰遠近以為翁賀思乃居客之末僉曰君盍紀後葵之全福以彰太平和洽之盛乎作斯序

贈松岩王君得子序

古今人之所謂喜而可慶者志得而心適情慊而意遂肆於外而悅於中蓋有錦綺充牣腐紅流衍盈州傾都連駟結騎游閒而容與

者富之豪也其有紆青曳紫擁麾列戟纓聯冠冕談笑生虹霓躡履入青雲身名並泰者貴之榮也孟子曰人亦孰不欲富貴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得其所欲情遂而心悅茲其所謂喜而可慶者乎然身藉於物事由於人積居時逐知物廢著襲計然效猗頓強有力者可致於富誦詩讀書勳文綴詞模竊時制於場屋之中易夏侯之俯拾追桓榮之稽古貴亦由人之力也喜而可慶者固然亦未為世之難也善乎諺有之曰兒女有命又曰有子萬事足此言雖小可喜為大蓋其子生之多與寡蚤之與暮也者有非厚貲之可得巧仕名貴聰明敏學者之可致也伯道之善迄無一胤商瞿老矣乃有五丈夫焉於是不可必者必於有焉志之得而心適肆於外而悅於中喜之可慶此焉而已奚富與貴之足云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為宗祖

主也匪是焉雖富且貴宗祖奠之主矣喜而慶自倍常品豈一人為乎傳衍昌熾周公之富徐卿之滚滚者胥此焉出嘉靖甲寅歲秋七月姻親松岩王君載生載育實維令子不忻副菑害也里中咸持羊酒往賀松岩家予亦賀松岩家以羊酒復藉手以此文先

送別駕喬公均徭善政詩序

明制畿甸之民田而租身而庸九等以次其貧富而籍其名於版三載時其業之上下口

之存亡室之流寓焉則宰牧長吏集甿庶里甲詢而定之一易版良制也然淳風去而民渝賦役浩而財匱濬又地衝而要土瘠而狹黔首之裕於室者無幾而杼空壁立者徧也吏司於土者以均徭為難民居於土者以徭重為患矧夫官以增户加稅為課績民以匿下隱產為詐謀上欲徼功無愛於下下欲幸詐不信於上二者交病之先正易是者才以濬之有滑進士靳頤德以化之有輝進士錢

鼎餘無聞焉徭果難均爾矣今濬之徭一版更數官一審幾涉歲而牒訴襍遝于府府以喬公委焉我公歷濬之郊諳濬之俗深洞民隱而弛肆仁澤上足公家之務下多寬甦之民公直有在而里甲無權賢勞之政協諸民心心和氣和聲振林樾時伍山隱君山東叅政錢宋先生明為詩以倡之紀善政也一時邦彥為詩以和之示同心也而野謳童謠皆採之民風以協音律見民志也共為若干首下而郊氓山叟樂而不能言言而不能書後而碩儒鉅卿見而喜喜而和者皆無窮焉于是濬士孟思敬書之為送喬公善政詩卷序

贈陳廣文憲臺獎序

師之道與君親埒教以成親之生而全恩化以善君之治而全義師於人生則恩義之兼者也匪獨文藝已也故昔聖人沒其官於制而深其教於君唐虞稽古建官夏商官倍用乂牧伯之外教無名官周公綜理天下宏綱

總統纖縻必悉妖鳥薙草職任聯屬三百六十之屬統萬事而無遺不教官設也教崇於政師作於天聖人果有不及之慮耶雖司徒敷典特舉大統而典樂以教胄子大司樂掌成均之法然樂之一事胄子一類以是為教非所以盡天下也深而究之自離經辨志敬業傳習之小成以及知類通達強立不反之大成則文質彬彬達材而成德矣孰就之學而奚官之教先儒謂深沒其名於官而顯責

其效於君是不以有司目其職重之而不輕也較然矣漢晉而降官以傳士員以弟子於古若詳受者兀〻授之者諄〻註疏之誣離識緯之駁襍雕蟲詞賦剽竊括帖世以為芥拾青紫之資春華鮮秋實辭美虧德本吊哉其古之教也　大明龍興開天闢地箕夷清華寰宇郡邑設學建官敦實正本稚崇文藝浸淫乎上古盛德人文之治矣久之官之者既易其人而官者亦不難其職謂之能教善

迪者誦敭歍之萎文竊墨卷之故語誘以捷途引以時好茍士有褎然掇科固以為學政最矣其視小大之成芻狗耳糟粕耳為子雲模範誚奚其宜迺嘉靖甚年鄞城陳東田先生來教于濬濬於鄞迺封也聞之封疆盖先生之家食也誠恪明篤重厚恭允志潔而峻行慎以端不妄言咲義為取與讀書至午厨煙未炊自若也苦節貞行有如此者迨濬士見而宗焉肅然其可敬溫然其可親即焉就焉跂而企焉瞠乎其莫可及也模其為文溫裕深淳道明理契闇然而章淵然而光有本之文合學古教也期月而已士悅以服教行不浞儒志益振氣厲心闢出入端謹躁浮遠去人若不問知為胡瑗弟子者而文則丕變光芒四躲輝日奪月虹彩燭天近尋厥本殆有驪龍頷其珠蜃蚌胎其璣瓌璚隋瑊蘊精含寶於濬學之淵乎不然何其文之如是也乃知濬士皆德麗文蔚者也知類通達者也

強立不反者也而東田之教誠篤明允者也志潔行端者也深涫而文者也陶之大化者也誠令之學古之教矣丁巳年憲史樊公賢之檄以彩〻醴樹厥風聲舉憲典揚異才也季春之良清雨浥塵和風拂几弟子百五十餘人稱賀於彝倫之堂禮肅而雍樂和而雅士有歌菁〻者莪以為先生壽者僉曰斯禮之盛也不有紀焉將為典之闕遂屬孟思紀之以序

大名凱旋燕賀序

愚生嘗讀西漢塩鐵論玩夫文學之言義也大夫之言利也義近於恤民之王道利近於富國之伯術其揚搉如此廼廢書而歎曰胥失矣乎文學之義失於滯者也大夫之利流於通者也何也封山熕水者民罔不窮鑄山煑海者國罔不亂利不可專在於官亦不可專據於民也文帝繼之而七國兵武帝私之而四海怨愚故西病之我有　明利盡四海

義養萬民其於山川寶藏不私不縱設兵以為天地守制之良者也邇者昇平既久禁防寖怠而山東大俠曰王堂者遂據山礦之銀以干大紀為王官者兵之倏起而為亂蓋無治人云爾由是悉其衆三千而西掠青淄嵌究鄆蹂躪我曹濮侵越我大名熾若烈火速逾風雨且由東明而南窺長河時則有憲副劉公方提兵大名廼下令曰時平既久而大俠首禍漸不可長大河之南土曠人黠或有應之者茲非小寇也余惟弭盜是司不可縱賊貽君上慮惟爾有衆秣爾馬稾爾糧甲冑戈矛弦弓箙矢無敢不善余惟與爾衆其撲滅之令下之明日悉師以南至則賊已濟河而破河南軍矣公曰賊出吾境余亦得以藉口然人自為則善矣我則愧之後濟者斬遂舟以渡兵中流慷慨顧謂衆曰所不能平賊而復濟者有如河士皆壯之遂急進於歸德之野雞岡營焉夜召部下謂之曰賊鋒甚熾

我孤軍至此勢必死戰且賊勢不可以不分也廼檄鳳陽徐州河南三兵備司悉以兵來會而我公獨軍其前賊大驚曰此黑衣軍從天下耶由是知懼矣約日與戰大破之由是每陳見青甲者遽走環河之南之東遇數十戰至于淮北之紅上會　上命四都司者率兵萬人同會是日賊殲焉我軍獨生俘所謂曹景祥者曹蓋賊之酋豪諸軍所憚而不敢敵者先是王堂死而曹統其衆賊勢乃熾以

來歲三月振旅凱以入於大名太守任公張宴飲至于當武堂有酒如澠有殽如陸桓〻如也雍〻如也于是太守晉拜而上爵曰禮曰六卿之卿即六師之帥公其克稱連帥之職者歟公西向答拜辭而受爵再拜而上爵曰易曰師貞丈人吉公其丈人歟公固辭荅拜而受爵繼拜而上爵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公其元老歟公三辭荅拜而受爵舍爵已時濬士孟思預覩其盛進而言曰昔唐有玄

甲之軍黑衣之耀何異玄甲漢有飛將之威從天而下寧減飛將思豎儒也誠不佞敢誦古以道策勳之意於是正色而誦采芑之卒章士皆髮上指冠目盡眦裂已而誦東山之卒章士皆佚〻然衎〻然有勇而知方也思復拜而颺言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公其勉之而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則太守之謂也通判顧公抽毫授簡命思即席書之以為大名凱旋燕賀序

北溪董翁壽冊後序

嘉靖丙辰歲鈞陽右坡董公之宰濬也迎封君北溪翁以祿養焉濬人士屆翁之壽辰咸為發德之什外史謝君載氏彙而為冊以傳凡若干首孟思詠而系之曰濬于夏為帝禹之所經故曰至于大伾于周為公旦之所卜也故有曰我卜河朔黎水有康叔明德之遺澤焉有子貢言語之流風焉故其為詩也若長而豐簡而明洋〻而充容率能道北溪翁

之壽而榮右坡之子道盡而恭也美哉渢〻乎亦衛風也哉其有得于夏之敬周之文康叔子貢之遺烈者歟然其出於鄉校者不虛美義之公而發于林下者甘棠之愛歌之同也仁斯愛〻斯祝〻斯詠〻斯冊之矣若夫達尊之兼與夫褒封之光則郭谿鍾君叙之矣昔人有云序有後經以終義者故序卦居易之後〻有序不可謂非經也三復之餘援聖軌以書其末

代贈閣簿膺獎序 并箴

明興滌濯勝國穢政制郡若邑舉士之材且賢者登名于銓部而官之蓋三代舉選之遺意故士學以實政達而治也洪武中以事之殷也天下之大也職之衆也求賢之未廣也更其制襲唐宋之科舉試士以文藻之貢焉斯盡善矣然自三公以及百職事莫非官自米塩以及朧䵽莫非政下之求者惟恐不大以顯也上之責者惟患不賢以材也夏侯太

初有言懼官宰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監牧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而勵磨獎勸之典出矣于是乎士之科而責者以有官為榮乃司察者不盡榮之也亦惟職之稱人之材且賢者斯榮之不然即雖大顯以達非賢而材亦且模稜伴食之矣世豈以鰥曠素飡為榮哉嘉靖丙辰歲濬得栁泉閣子簿濬餘二年矣人也學實而政達貢于山之東名于國學以其材且賢也而有今職徐發其所學以擴於用而施于物民化于伯淳盜遠于士會殆無愧去嵩岳之虎棲考城之鳳者監牧以為良司察以為循乃令以鳴孔融之一鶚上古靈之薦章也人之榮之與閣之自榮過于大顯以達而厥職匪稱者遠矣又豈平其心不愧其色而已哉其月日司察獎勵檄下邑官禮賢如制乃濬人士欲予有言也乃予又監牧之任保者也故序之不以頌而以箴

煌煌明制民用乂安地若一同兼設五官肅

肅掌簿任列其間漢司簿書唐任勾稽我
皇鑒古統兼尉職訟獄之成盜賊之緝民租之版出納之式寔繁寔重而佐令以集維慎維勤獲上下人必嚴必清斯永嘉名名動烏臺禮勞斯来旌幣侑醴笙鏞詡詡對茲嘉貨無忝為臣清德脩身百祿攸臻守臣司印敢告同寅

河汾聚樂圖序

河汾聚樂之圖三晉英髦繪其師儒別錢子

同野之行也初都撫大中丞魏公特試錢子
而才之既提學曹公亦異同野之奇才並檄
以師河汾書院士士久聚而樂之因得以圖
錢子乃孟思則書其圖之上曰河汾之樂晉
士樂得其師也乃同野亦樂得全晉英才教
育之也故晉士之樂者情之真錢子亦樂晉
士真情之樂也若夫燕之南河之北趙魏衛
冀之間士大夫仕於朝休於野者弗樂錢子
之樂乎此然且又樂錢子能安於義命而此

之樂也錢氏族望河朔奕世儒紳家傳毛氏
詩不隕其業及同野少承家學於詩之為教
精通之矣復自以士守一藝漢儒之陋吾志
在春秋遂抱遺經究終始研公羊之古簡探
穀梁之幽邃采左氏之淹博屬辭比事貫之
以程胡精微純正也由是蜚譽藉藉凡為掉
鞅文囿者咸出其下矣何其試于八郡每以
文而右較於京闈屢以病而左從親之命官
校南畿南畿之為春秋學者心誠讓之而試

於南畿又以痁而伏不克試焉陛之乎山西
山西之為春秋學者亦心讓之而試於山西
又以疾而病不克試焉茲大河之北朝野為
錢子不堪其憂同野自樂天知命不改其樂
聚三晉之士而樂其真是之謂矣昔孟軻氏
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南軒張栻
曰教育英才必不愧不怍者為之本天下英
才之樂又廣於朋來而樂矣同野以無愧怍
之學教育英才兼吳楚豫南齊晉之間於士

且半天下也其門生之為顯宦行道以濟世
者奕奕森森不必錢子親身為之然後為樂
予於同野為表昆弟見晉士繪其形未必能
寫其文與行也故敘於圖之上然錢子工古
文其雄渾類韓昌黎其峭拔似柳子厚五七
言律詩出晚唐諸子上吾昔嘗薦之於文宗
滄溟李先生之門如遇而問之庶知予敘圖
之不妄也

神明錄序

叙曰聖人之制刑將以生人也使人知所畏而不為惡則人得生其不用命而入刑刑其可刑以衛民為生人計也不謂刑可生者而乃或殺之也嗚呼殺其可生者豈聖人制刑之意哉何後世以生人者乃殺人為恒槩也耶蔽于誣罔惑於左證是謂不明則殺人徇于偏詞執于私隙是謂不公則殺人憤氣肆暴以快私忿是謂不仁則殺人保位畏勢承意順旨是謂不勇則殺人且三木五刑潰肉

糜骨巧比附律文致周密使人魂褫而心死目瞶而口瘖含冤而不敢言屢號而不為理多矣傳曰古之聽獄求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以殺之也記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嗚呼不盡心以求生而盡心以求殺是誠何心哉濬有獄非可殺者冤集十年莫之為伸小峰陸公来尹濬盡心獄事一訊而知其枉明足以燭慝公足以伏衆仁足以恵人勇足以執法抗詞上理得請而覆讞乃有滑尹東溪彭公開守陶山李公同盡心以讞而冤釋矣士民咸喜曰神明哉陸公乎予曰其事異之因感乎濬獄之得伸而又哀天下之不得伸者或多也因輯史氏所載以及我　明之能平反讞詳洗冤而釋枉者得若干人名曰神明録非獨以標陸公蓋將以警天下嘉靖二十九年歲在庚

閏六月日孟思序

送人尹山陰序

古人言為縣之難也不難不足以見良才窮邊絶徼之縣為尤難不邊不能以顯異才而得一邑焉守以清慎加以勤恤凡中人以上可以語良也若夫地出塞垣俗雜夷夏位于上者職有文武不可以一禮事蒞于下者人兼軍民不能以一法齊此非中人之才可以為治矣漢人有言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别利器謂非有異才孰克兹稱我　國家驅逐胡元永清四海雖中原郡邑風淳俗變官皆以

為易而邊塞之縣規制嚴密虜或小入輙亦擒靖二百之年保障不驚屯種安裕不以此之縣為難也久矣故時之用人循例以授資不科甲或不堪職任乃用邊遠而選歟庸常貪沓癃耄以其速而易得亦頗告以往焉積習久之玩愒弊深近乃內開誨盜外啓戎心劇劇我亭障攻陷我城堡焚蕩我室廬殺戮我民戍腥風枯骸極目蕭條始以邊任者為尤難焉始知不可常例循焉始不委庸常者

之流而求夫異才任焉嘉靖辛酉秋大司屬邑之山陰乃得我河南其君為之令君異才也畧出其文遂甦河南小試其教遂化河朔暨攝其政遂治清豐人曰可以語良吏矣而尤難者未之歷也乃今且試焉君將慈以撫氓騃敏以釐彫敝不蔽以私而服其明不屈以慾而畏其剛不激以詭而安其常幹前蠱如開于有家視瘡痍如恫瘝乃身處經而守叢遇変而知權雖文武軍民之異荒殘掠害之遺莫不賴其理而得其心宋儒有曰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則塞北寒苦之人咸浹其惠而君之政聲亦自揚塞表而溢中國矣奚獨詫于燕雲而已哉故雖縣之難即以為良如不山陰何以顯君才之異時有以危戍荒城為君唁者予特序而為賀焉

賀解州守陳公得子序

維夫天地山川淳粹清淑之氣蜿蟺扶輿凝結磅礴以生物必盛于常由是有金砮丹砂

球琳琅玕珠璣夜光為世之所寶而貴者若其清淑淳粹之尤者神氣鍾毓之所感而生人焉尤異於常奇甦特達文英雄雋鴻儒才士名世之賢為公為卿為國家之所寶而貴者出焉然必有所感而後生蘇子曰凡人之異于常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有異其地者矣昔唐李晤為烏程令有惠政而生宰相紳今所産之廨後有相國池宋楊文逸尹王山民大和惠已而生孫億于邑舍後名懐玉

山王燕判臨江軍教化大洽生安石於官守民感其德而建堂以維崧名毆陽觀為民求生道惻隱悽切民為感泣時生永州于涪州之宅人后立堂以六一號茲皆所宦之山川清淑淳粹之氣鍾毓異常亦其慈祥德政感神氣而取之常多者哉　明嘉靖甲子歲有陳公者遼西薊人也為守於山之西解州公而恕清而不矯執而確嚴而不殘政平訟理吏民感愛之先是公蓋未有子也州之人士咸以多男為祝至是果生子焉茲非異于常者歟茲非鍾山川清淑淳粹之氣者歟茲非善政之所感而取神氣之多者歟其將以相業輔國家文章動天地為世之所寶而貴如唐如宋者歟是異常之人而生異地雖曰異世而兆為不異矣予親錢予同野尹芮城於解為屬邑異君之政有所感過於古之三異者乃以予粗能秉敘事之筆而且不輕也千里走使徵文于予予因稽古先之名賢達士生于宦土者以為贈且以徵之他日云

代賀王伯寅得子序

天之氣有所凝閉必有所翕闢四時迭為盛衰可知也已地氣久於融結繼於發顯精光凝泄萬古如斯人為天地中氣與兩儀相為流通其盛衰凝泄於時代亦然矣哉稽之吾盧與王氏之族有可言者王氏為濬之望居河朔黎水自江陰公以文友王太傅聲名義契聞於昭代江陰公有五子咸亦以文名叅政公通政公坦然公上舍其公乃叅政公有子為鄉進士通政公有子為國子生然各有一孫惟上舍子孫蓋詵詵予坦然公有二子一為陽曲丞一為典膳陽曲公典膳公各一子王氏於茲代子孫君為少者天地之氣人之流通將又翕而顯精以先耶嘉靖其年典膳之子伯寅方有子焉予因以客賀綴之文以志喜王望於河之北吾祖亦登明開科進士王世衣冠吾亦忝以春秋薦舉於鐵吾有

子以聘伯寅之女伯寅延令有子焉是用喜而賀且又以盛衰之理為之文若其肯堂構紹箕裘吾盧教子不敢不勉而其乘將興之世以繼金紫三槐之業者佇望麟鳳必振於
明時

贈童子張文化入邑庠序

余讀晉史至樂廣衛玠洛下人見之咸曰冰清玉潤迨今千有餘年翁婿顯赫光奕有矣然皆不冰玉如也今秋望野王子携其婿張

童子試藝於邑邑見童子而文也以為奇升試於郡郡益奇之都試於霜臺益愈奇之檄入邑校以養厥成孟思曰吾交壁野子久矣以明詩高鐵榜形修而秀行淳而絜冰之清乎童子則溫而潔縝密以栗廉而文容和而孚尹玉之潤也壁野子以明詩顯故以二南名童子字之曰文化旨哉名也其得樂廣之義乎夫子有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聖教大義云爾然詩不止是也朱子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若此則養厥成矣玉之潤也為珪為璋為瑚八璉顯赫光奕於 明時斯文化徵也鄉閭以童子而儒服求言以為贈余乃進童子以儒行

孟龍川文集卷之九終

孟龍川文集卷之十

黎陽孟思叔正甫著
新安金繼震長卿甫選
黎陽朱應轂德載甫校

啓

謝陶侍御惠曆

伏以鳳曆紀元徒仰蓂階之夏正烏臺須惠始覺蔀屋之春回星日頓見其移躔　帝曆喜觀於永歲屬攝提之貞孟忻茂對以甄陶

伏念某凍暖牛衣久貧臘雪暗籠螢火多借秋光三統四分莫辨上元之甲子六身二首甘爲絳縣之老人晝黄獨之長鑱夜青氊之一夢遺經獨抱粗識魯史之春秋糊口無謀時呼宋人之庚癸陽秋皮裡甲子壺中有草木而春生方驚節序無曆日而寒盡不悟年華雖在明時未諳告朔無輕民事恒以一二之日三四之日而疑豳風不違農時或云周七八月夏五六月而非孟子春漢賜帛上隔雲霄秋周授衣下居畎畝歲云暮矣時乃泰来豈期孟浪之流亦在陶鎔之下茲盖恭遇

○○臺下才高百代功惜分陰天飛可以至八層龍梭傾緒雲程曾上九萬里鵬背英雄歷歲年之老成識時務之俊傑六條順序百度惟貞星辰曆數之授時心存民瘼日月歲時之無易身代天工更慮丁年厄運之儒或迷日省月試之課須之正朔期以日新遂使窮鄉僻邑之人獲沐矩秋衡夏之澤或門閭

之重闕而門閭之無闕民莫不然若先時以有爲而後時以無爲吾知免矣燈殘乙夜名望甲科昻首拭目以觀星不讀呂韋之月令摩頂放踵而戴日惟瞻憲府之春臺路遠蘊悰羅傳謝櫝闈跫然而喜翹望風威夕惕若以慚慄如霜凜其頓首頓首上啓

謝王龍池郡丞惠越葛徽墨

伏以今非故吾世多白眼士遇知已依庥洪休迺如膚浅之流獲在齒録之末似徒九地

覆以二天君子不驕小人懷惠敬以秉赤輸之汗青竊念其樗櫟散材草茅下士幼篤古訓人共嗤其書癡長抱遺經時競目為傳癖賦質洪浥詎敢望參也魯榮也愚問學僻迂殆有若郊之寒島之瘦材窮五技線乏一長然潛雖伏矣志在雲霄而式穀似之頗希騏驥懼牲罷於無田之祭耻貧賤於有道之邦惟患業之不精訧云遐之有幸竊有心於當世期追配於古人竹帛垂名溫飽非志柰何

髮短心長殆類畫帋之狗其如才微畚大終如為鵠之雞長鋏雖至於屢彈獻璞遂經於三刖持方鑿而納圓枘其誰使然臣鼓瑟而王好竽莫我知也故久居而鬱鬱亦何如其嚚嚚韞匵於斯伏阜而已夫豈意道旁之李有視為席上之珎茲盖恭遇○○閣下學貫三才名高四海地之去若此其近也派衍河汾之源儒之真由是而傳焉道接洙泗之統攀龍雲霧湧三晉之山川訓鯉庭闈蒸二王

之忠孝樓上樓下才高人物之百千江北江南量吞雲夢之八九有鄭風緇衣之好士如周公白屋之憐才孰不望焜燿於大明愚何幸容光之必燭矧公為邦家之愷悌仰睎南山而走無陋室之文章俯慚東野烏能百舍重趼推獻而遇昌黎何以一甑不觀邂逅而敎孟敏無由縮地有隕自天華以溫言獎及涼薄錫之越葛附以陳玄受而有辭展見含風之軟服之無斁著宜當暑之清魯國學博

而鄉方稱為儒之君子魏詩要褳以服奚敢當士之好人利見大人上學士凌煙之閣援引疵賤入客卿子墨之場不弃緇磷下妝磨涅敎以知白而能守黑信其太素或可草玄屬志中書圭壁競毛錐之末矣心舊業煙雲發鐵硯之光是為儒服是為墨守儀文麗霈喜愧交并愧無毛髮之長誤借齒牙之論喜居王後名在盧前眂也受壓自昔獲依於宇下錐而脫穎乃今請處於囊中韋綴郊籍漢

湜之英游何愧黄秦晁張之翹館茲時宗主碩瞻天上之奇章他日歸依敢續城南之聯句心馳大府跪進以書

上魏安峰求點舉業題目

竊聞以先知覺後知斯惟大人以不能問多能是曰承學惟賦資有高下之異故聞道有早暮之殊矧茲蒙求舊諳師說獲明哲之可倚爰猷念以相從敢布粗愚以塵精鑒載惟仕而必士乃哲聖制字之源仁者曰人亦前

賢垂教之義但效用之途必正故規制之義當遵自里選之既廢乃設科而較索代各異制官竟殊途帖註於隋唐既遺秋實詞章於趙宋但擇春華雖技十有得五之言亦朝四而暮三之術千年規劃歷代因循迨我有明悉革前弊道宗正脉非孔孟之籍弗傳祖訓真儒惟程朱之言是據書有四而士皆共業經有五而人各專門試義與經得明體適用之道合策而論掄通今博古之材故進士為

第一流而朝廷亦不次用元勳盛德照耀於旂常雕藻雄文光輝於奎壁累朝蔣輔奕葉咸休終荷英風始由數學如某者天下庸流河朔鄙士天資汩洪愧温生八叉之吟門戶幺微乏太史歷世之業少而确犖咲驪黄何以馳乎前中更猖狂謂青紫可以俯而拾踞玄羆而挾雕虎竊有雄心維希有而鎩鷁鵬遂成垂翅然后知斗南名士不獨梁國狄公天下英雄豈但使君與操遂爾整幟揚櫂方

期收學海之航淬礪霜鋒更欲試文場之戰柰何時屯運蹇遂爾地裂天摧風木悲號窮鱗蹭蹬氣〻在疚服白帢者九年惕〻於心嘆青雲之萬里然表微覽容而拭鏡自悲其顏之衰朱穆求師以捧書人嘉其志之壯假我數年方當知命朱買臣之富貴此其時乎孟東野之登科數亦可矣若非指路莫可適津伏遇〇〇閣下山嶽炳靈河汾開氣續宋儒之道脈條漢室之便宜北魏文章西朝領

袖遺亘遺愛即宋景必嘆其直方敢論敢言
若唐宗更覺其嫵媚語德性則心開誠見式
瞻耐久之朋論慧敏則目覽手書再見聰明
之尉是以豹變而蔚乎三晉龍戰而捷於九
州久矣欽鋒倏然脫穎薦風中之一鶚彌仰
彌高射雲表之雙雕連綴連中其文可以超
今而軼古其學可以繼往而開來是以景仰
止高堅忘其固陋幸帡幪於治部得希望於
門墻不遐弃不鄙夷下月殿傳香之筆一援

足一引手矜雲梯失步之人況得乃躍乎龍
門亦須名依於驥尾野人不從乎冠相孰能
詠張八魏三才子未嘗於東坡世豈賞秦七
黃九今之視昔後可及前況公與某有父母
之恩則某與公實師生之分昔與其進矣能
勿勞乎今愛莫助之是可忍也倘蒙金諾迺
賜玉成其敢不鞭策駑才整脩羽力期月可
而三年成不甘雌伏九萬風而一日至必欲
雄飛不負甄陶肯貽觖望王曾文字先天下

人士擅三場馬援大才與海內英雄較一鏃
如獲尺寸敢忘權衡五十登科時共道長安
少進士三千獨對人皆曰太原老門生果傳
衣以繼和凝將結草而酬魏顆曰清矣仁矣
華進之教之

與張廬山

伏以楚公不知夫子魏了翁切有責文唐士
欲識荊州李太白托之投刺苟大人君子之
未見亦通儒達士所不為久望依附於門畵

偶幸接連乎境土夙懷覩鳳仰啟飛凫恭惟
○○閣下天地精華乾坤間氣道由心得文
自家傳乃蠶叢炳江漢之靈瑞生蘗馬及龍
墀光星斗之氣賦劘淵雲其役志西南順養
坤維之德而蜚聲東壮成言艮域之名宜即
鏘瓊琚而彌綸頎且綰銅章而製錦邇聞輿
頌匪可筆談曰述之謂明稱清者為聖猶碧
空上委金照綺之霽月如秋水注迎風寒露
之玉壺文發其英以為仁武出其雄謂之略

善安民於丙枕擒刺客於乙荼普兵妙貫終
未嘗榮身於甲第雖老成琦後莫能獲冠於
元戎故賈誼終軍年少而時悲不遇而韓琦
張浚權重而史謂無能何丁年紫垣之郎星
即庚召黃甲之卿月又坐嘯一生之白面乃
立誅二袖之赤九蕉資武文迥出漢宋行矣
三節之召鏘然萬笋之班人皆見之公望久
矣名實加於上名實加於下奚淳于之敢誚
軻堯舜吾之君堯舜吾之民媲成湯之能得

尹如思者身疵名賤墨陋筆凡必誦陳編長
陳杜撰屢得項斯之虛譽久負唐公之見推
腦鮮錦心相乏奇骨兼且身疾疾其多病繼
以服纍纍之三喪日月侵尋歲年遲暮然馬
老伏皁猶向轅鳴而龍困泥蟠終思雲起可
久則久可速則速方將效西家之顰時止則
止時行則行又恐失邯鄲之步時歸抉扎日
就摧頹三戰而三見奔屢同管壯十上而十
不遇莫遂盧前五十年犬馬之日衰歎生華

鬓九萬里鵾鵬之風下愧負青雲然夜雨簷
花半世困青燈黃卷而春風草色中心望丹
桂緑袍手雖晚於彈冠心不忍乎投筆拙性
方落於窮塹壯心欲返乎迷途道德先乎吾
敬依韓子之師聲價重於時甘作李君之馭
何幸學傳橫渠之裔近已化行滑水之湄如
有所求焉能不遇望二天而隔壤竊依隣壁
之光居九里為邇封已沾潤河之澤夫夷之
墨者猶因徐辟得以通而封人小官雖為仲

尼不之拒剡為後學以仰前脩謀既道同進
以禮見贄書籍以謁君子有靦其顏纍章服
而揖上官無悪於志聞之禮来學也豈敢自
絕長者爭就其道而正焉未為不見諸侯也
如賜晉謁得遂蒙來俾伏漢代之青蒲小異
秦時之黔首順風以趨仰日而窺聽簫琴於
容庭觀衮繡於東國三代比義孔融獲接於
李膺千里歸誠老泉見容於司馬耳騷雅之
緒編郵各頓消目道德之光輝野容自肅先

裁素楮小杼赤衷既敢仰陳懇祈俯聽類蛙之一部果為公乎果為私乎即鼠之五窮與其進也與其退也未容復啓伏俟震裁思悚息頓首

為壻訟冒姓上陸明府 朱冒王姓

伏以天下有大紀綱紀綱正而天下平人心有公是非是非明而人心服下從之而曰法守上執此以為道揆古今共由臣細畢舉王道蕩蕩宗法正而朝廷尊周砥平平君子履而

小人視故彝文甚於彝法而守道不如守官近有頹風乃翻成案俯靜以聽揚推而陳夫貫三才而不可偽為曰人亘萬古而不能更移者姓因生土錫胙而始受由祖宗命脈以為身黃帝十三開其源周室廿六分其派吳中四姓陸朱張顧實名家楚下三閭昭屈及景為稱首綴之以防其異辯之以合乎同迨至末流乃成紕繆鄫養莒子春秋書莒人滅鄫之譏賈嗣韓孫晉史議韓絕賈充之祀嬴

政為呂亂不韋竒貨於強秦馬睿本牛生小吏外淫於弱晉明非血祚闇奪宗祊有如宋明之不男太子乃李道兒復若呂雉之非君少帝固家人子桼黃犢而詰闕非不疑幾亂劉宗助卜者以起兵有耿弇方安漢室楊慶即郭慶夫豈隋親五郎乃張郎實生釗子況有狂狡之婦兼之妬娼之妃司馬南風故妊娠以蠱帝拓跋靈后亦詐子以欺臣終至四海土崩以致五胡雲擾家國因兹塗炭宗社

以之丘墟雖神人之同仇亦古今之大戒逹人委命伯道甘受無知之謚史氏直書一一為作義兒之傳乃令滑事有類於斯為有已之子孫攘它人之亂嗣以朱奪紫至親視若豺狼不義惟王異類合為父子無知暮夜盖亦有年不遇神君誰明鬼蜮兹盖伏遇○○閣下身先五教行備十倫體象山德性之尊用宣公王佐之大清足以絕包苴明足以洞淵魚公足以服神明剛足以執國法為政必

以德寔一家仁而一國仁析獄無片言如十目視而十手指細明廢物知蒲盧之為土蜂而蜾蠃之為螟蛉臣察人倫惡從珂之簒後唐而繼元之簒北漢於是五品皆遜以致百里同風何物孽兒敢欺君子實虎皮而羊質棄羊之名乃鵲巢而鳩居為鳩之宅在彼則背親而忘本於此為貪利而亂倫條爾訊之昭然見矣不可罔也穆自穆而昭自昭焉能浼我爾為爾而我為我叱之以不父其父判

之令各親其親政與教行化因法立帶赤禘之終朝判則藏諸故府需出閭里共揚公庭兩造輸情萬口稱快豈期頑迷而忘復直欲久假而不歸行朱家之奸恃其銅臭因王愷之富驅波錢神謂包老不可以關節通則羊鮒尚能以黷貨動訟弗克而逋竄比匪人以方來人與千金鼓亂訟庭之堅白家置一喙反覆口吻之雌黃今是而昨日非塡東海之冤何盡翻雲而覆手雨撻南山之判不難故

雖以大君子之主張不免為小有才之顛倒況訟非象者之像豈兩可之為辭而獄乃刑者之侀何一成而忽變惟貨惟反周有常刑作福作威範垂至戒心之憂矣嗟何及焉即假成真非但亂家人之宗族任情翻案誠恐壞昭代之紀綱既以長通神者之風亦少抑強項令之氣仰屋竊嘆撫楮無聊敬抒數言同為一嘅

官馬斃點之弗到　蔣尹且怒為啓上

謝

竊以拙澀駑才罷瘠下乘非敢後也因王褒僮約之差豈曰能之效孔子辭達而已實為氷競載冒雷嚴伏念其學養蹄涔身如毛鬣昂藏壯志既久困于伏轅落魄九駒亦豈能為泛駕不能馳千里之足聊問舍以求田廼因為八口之家亦輸租而保馬惜力振策無顛子之馳驅大才晚成異馬擯之畜牧初因老既為瘠不利牝馬之貞先虺隤後玄黃遂

在數皮之列誠望縑而不見豈指麾之敢誣僮懼威嚴人曰迯遁伏遇執事眼空冀北名重斗南贏金而買馬首心在愛才人腹以葜驪皇量能下士是致不堪駈策之輩亦在賑乖籠絡之中如其若秉心塞淵共養三千之駷牝如執事威儀敬慎行瞻百里之旂鸞異日飛黃倘遂軒轅帝之御今時白馬必容公孫子之談竊效蠅癡敢依驥尾幸逢伯樂聊為在坂之鳴得宥秦公莫既食肝之報

送春菜與王侍御

竊以食芹子美貴游嗤曰野人獻菜根香先達許為儒者昔嘗從老圃而學圃久病於夏畦而治畦依周禮場人之斂藏非漁僕不時之讎養採掇土物敬效園丁恭惟○○閣下衿色青〻春容漾〻河南行部深憐周豫之虀塩江左乘驄洞見越杭之菜色當年百事儘有可做此時一介不以取人心誠憐抱甕容納抱甕之人足跡不闕園愛接閒園之士杏苑遨遊不屑菜花開之輩瓊林咀嚼非為圖温飽之心顧此牙甲尚堪抽擢如其者身猥草莽時在寒微北風其凉莫瞻豐蔀之日東陽布暖偶通燕谷之春久矣長養乎宿根遂爾生成為大葉想煙苗雨甲山谷自以為勤集詠露葉霜牙誠齋亦知其艱苦高矣美矣方可充君子飧藏焉修焉政堪為大人獻珠簾畫棟時將纖手送青絲玉箸彫盤今見金鈎盈大把賞稱對客雖不同周子之筵送

菜園官或敢知少陵之句亮容輕瀆祈宥斐狂其頓首

因子受誣上陸明府

竊以素履之往雖士者之庸行無妄之災宜大人之利見天下能不甘者横遭之口語君子必先辨其跡跬之是非不有尺牘之塵青何致寸心之襮白況百里具君師之大義而一家切父子之至情少霽震嚴俯聽吾謂伏念其性資愚蠢氣具疎狂腹讕詩書少日欲

掇其青紫羽翻日月中年丁嘗究其白紅妄爾談兵輕于聚米容貌誠爲率尒詞氣乃曰野扎白信爲俠士之中流不覺爲粗人之極致容之感德臯且甘心不意噂喈之人便爲媒蘖之釁誣雀與鼠而穿我屋指鹿爲馬而過秦庭彼婦之過空莊來也徃也此皂之從道觀綮之維之先指曰道士之爲奸后誑以諸生之召客信婦口可以出吏强于衿而爲嗣音善爲雌黄眞無皂白玆果爲男子之事女

子之事畢竟是儒家者流道家者流况犬子寓處于山莊而蝸居無室于城市訊當時執婦之際其果曽見子之形誠有如匹夫從而匹婦來烏能掩十目視而十手指介焉如居魯男子久閉讀書之戶和雖可貴栁下惠未入不建之門果爾推情居然見理人心允愜輿論攸宜若非蚵已遠已之大人孰伸進也潔也之童子玆盖伏遇○○閤下江左世家斗南名士族經三代纏聯人物之多文白六

朝七占科甲之盛道傳家學器具國經政明明而不苟日以照月以臨量仕〻其有容海之涵春之育匹前人緇衣之愛士體國家樸棫之成材雖互鄉亦嘗與言而闕黨毋蒙求益况玆有謂實乃無辜用君子長者之心謾加湔洗略王公大人之勢曲賜生成則其者吞劍飮灰庶去高陽之過摩頂放踵能輕墨翟之身得進萬分酬酓尺寸

薦人就館

聿童蒙求我斯嚴發蒙之功惟斅學于人亦有居學之半耕書比耕田有異謀食與謀道不同夫子必居一焉君請擇斯二者令其者明經而鑄以石作田積窓下之千箱富胸中之武庫經欲傳於絳帳是將步于青雲循〻善誘奈無弟子之三千瑣〻旅窮不遇家人之厶四凡吾同志各取良謀教子義方早種燕山之桂從師嚴訓人驚荀子之藍能思鄒言方成仁里

賀蔣璞山先生考績還南雍（時其子虹泉公尹滁）
三載考績書上〻曰良臣千里迎親有草〻之
嚴父是既盡君臣之義得兼遂父子之恩
斯道為榮亦秖以異恭惟〇〇閣下溫其如
玉仰止高山學海蜚聲籍甚有聞于上國鍾
山鳳翥輝光覽德于南雍即鱣堂坐扃闈之
鱣乃鯉庭見鳳毛之子父寬柔以教南國君
子居之子愷悌而治北鐵大人事也南廣沛
時雨之化北切近清日之光施茲政焉施茲

教焉曰此父也曰此子也九霄夜朗文光輝
映于郎星百里春風國政淵源于家教善養
榮禄養尹氏莫全采衣舞錦衣老萊斯陋家
傳註疏大鄭生小鄭之才國有忠良周公授
魯公之政行矣快江東之士望止則怡河朔
之人心賀語僭陳蘊悰莫既

辨軍田上石毅菴明府

竊以二百年之田疇民為永業而三張之案
牘人盡失家下皆知無其實而務名上競為
取諸此以與彼民斯困矣仁者惻然惟其若
河朔寒門黎陽舊族雲煙篆笠薄田衛水之
濱風雨村墟敝廬岯山之下唯予小子暨我
先人宅爾宅而甸爾田耕且為也居我里而
樹我杞惟明農哉蓋以箕子列疇而食為先
司馬作傳而農為本匪今尓〻自古云〻身
為儒家若流躬親小人之事謀食謀道非違
孔子之格言恒產恒心蓋守周公之制法但
地土狹于蠻觸之蝸角疆理乃與營壘而犬

牙組隰徂畛軍有屯田而莫墾我疆我理民
無阡陌之可開以軍地之有餘易民田之不
足留渠黃壤受我青錢是蓋以璧而假許田
豈能用兵以割韓地交得其利兩無所妨于
橐于囊將以恤軍士也維秬維秠亦豈屬農
夫哉契約甚明質劑俱在孰意悍卒兼聚獷
軍挾新例以嗾獒以舊刁而市虎酒食燕樂
費吾黃白之金耒耜縱橫任彼南東其畝屬
之彼矣莫敢誰何況二年秋夏之稅糧并西

季京倉之紫炭皆吾揭取代彼足完蒙眂百端忍辱萬狀卒之五城白壁莫完相如之歸六里青山甘受張儀之詐民之瘼矣我其憩馬不有甘棠孰陰小草恭惟○○閤下英鍾海岳氣動星辰衢馭凖龍樓成五鳳志剛于石介將吟賢佞之詩年少于賈生已奏治安之策匪今伊昔自祖迨孫故方棄繻之初即著鳴琴之化一庭月朗玉之絜氷之清百里風行春而温秋而肅斯文有所倚仗善類賴

以生成如思之畢而謙遭軍之險而健置之于理揑以為詞將廿百年無稽之文混三五人有理之口范睢未死不知張祿猶存子輿已亡却指王郎尚在昵親于身而受價令乃親奪之田前已于我而索粮後即已請之粟質此數事人焉廋哉析以片言蓋可見矣既為富不為仁襲陽虎之智且以罵不以德放呂布之尤然報德不報怨雖君子之心而包荒不包羞亦丈夫之志寔不忍地錢之并棄反又得耻辱之重加敢布蠱悗以瀆鴻聽如邪類之微警果正氣之少伸武弁不得以欺文鋒毛錐真可以服大劍則終身感德者如一日斯文訂盟也有二天匪但銘之已為感恩且將號之人曰知己此時涸轍僑蒙一日于登龍異日通衢敢尾九苞而附鳳訟詞並惕臨楮震驚

謝徐明府惠炭燭

雨雪其滂寒士屯膏于白屋爝火久熄溫仁

貴惠以烏銀解凍粟於玉樓豐鄗光於石火寒谷歛暵律黍意生春曲身成直人芹心佩德竊以其燕南冷地河朔凍蠅久晦吹藜時囍然桂夜長渴睡漢撥盡爐灰雪大饑寒人臥高薦榻昏夜叩門而求火旦暮執斧以析薪寒窓披卷自剔殘燈氷硯吟詩時呵凍筆謀皆寒若陰極陽生茲遇○○閤下玉德栗而溫氷清寒而冽文章之美若急彈之回風道悟之神如洪爐之點雪故郢歌之寡和而

時燠之徵休蚩蚩抱布盡游氏心温温泰人足占相業廣廈千間大庇于天下大裘萬丈都蓋乎寰中矧予小人見愛君子仙令揮指炭婦降臨時乎嚴凝貺之温煗即重裘葭以加矣雖六出其如予何宗閣熾炭莫望豪華陶穀烹茶賡全清興觀廛室之生白脫綿襖以披黃感受仁風喜瞻愛日謝呈短啓莫既長悰

賀劉靜山納寵戲作妾姓胡

伏以蘭夢托根蘋蘩助采先生側室爛甲帳兮羅襦春滿紅樓美錦屏乎繡褥君于何得明珠之二斛遂能博歎玉之一團將襲前人重開後粵然小蠻樊素止當歌舞之三千柳枝絳蒞又異金釵之十二故東坡居士有鶯鶯燕燕之嘲而皇甫季真甘鷹鷹牙牙之樂豈更生厭夜中之藜火乃劉郎覺洞東之蒞花既獲雲英又生仙果伯仁方頤何憂絡秀之興宗山谷大名定見小德之有母覿斯並美賀可盡言冗俗牽縻未遑走慶他時快腸尚容坐劉向談經有日綺筵敢命敖胡姬歷酒不勝大忭聊貢短箋

訟盜羊上劉憲吾明府

當道觸惡章逢冠鷹之神君挾筴讀書乃有亡羊之臧僕治居隣壤屬此乘隙維事攢攢得輴如毛柰泯蚩蚩困羸其角斂躑躅於臺下仰鳴吐其情衷竊以其役志芸編棲身草野嗟有術而圖伯難望范蠡之養生娓無才

以晚成又非馬援之畜牧恒心存為士之業常產固農家者流饒牽豕毛遵周典而供祀炰羔烹羜效楊惲以自勞沙苑雖宜臣勝未長故就在坰之野特委求芻之僮因彼博塞以遊失此荷竿之役日之夕矣羇不下來月出皎兮莫知其鄉旁求諸野兼無涇水之雨工以時入山莫非金華之白石正迷多方之岐路忽來彼黨之直躬為冠有言牽羊而信尔羝觸藩不進也不退也我昆于易乃繫之

乃維之士刲而女承筐右牽而左其首蒸而
爛與漢關内可證其頭座以謗藏晉大夫尚
存其舌彼巳反脣説之肆我猶為華元之疑
此而有容孰不可忍不矜細行利見大人恭
惟○○閣下海内才雄斗南名士千吳萬傑
寔寰宇之真材四瑚八璉為廟廊之重器積
怪洽聞東魯續宣尼之學羔羊素節召南詠
大夫之賢其為人也克清克慎克勤於從政
乎有猷有為有守故能去卜式害羣而良于

牧用乘田茁壯以肥其民選瘦羊而過其清
威乳虎以懲其惡如漢之廉吏盜牛來歸體
魯之真儒晨羊不飲用兹敏手試以儁才果
足以攝鼠竊之奸明有以燭虎皮之詐證既
具乎兩造折不待以片言殿罰有倫皋人斯
得然猶擴其不忍以充易牛之仁惜乎無傳
而存去羊之禮善明刑而弼教能盡法以全
恩宰天下之宏猷牛刀小試位台階之首座
鵲印終關歌咏誕敬企蹺佇俟其株學侍免

鞭失後羊以致弟證其兄攘共喫竟牽而舜
牧蠻觸蝸戰奚爭為富不仁秦塞狗偷蓋欲
小懲大戒波及河潤汙納海涵以君子之心
置小人之心民皆服一可信辨犬羊之鞟非
虎豹之鞟政可嬈三不欺奚但鄒儒能揚良
宰殊蒙公庇曷謝私忱三薰沐以裁章九頓
首而遣使有慙冒瀆無任淩兢
　病不獲試登艫南還阻官榷舟上其官
懷策北上固將輸北闕之忠抱病南旋不獲

預南宮之試紫紫在疚耿耿隱憂薄命是安
孤身為重買小舟如一葉理行櫂而逾時方
望燕程迺值嚴禁理不敢以飛渡疾未可以
坐滄敬吐乙言上干丙鑒竊惟某衛部賤士
河朔小儒游一藝以求名貫六經而究理雕
蟲小技殆類揚子之初年刻鵠有成不若伏
波之晚見蟾攀秋月龍望春雷兹叨薦書聿
隨計吏日月瞻龍袞期陪鵷鷺之行行風雲
壯馬蹄不後俊髦之濟濟方依　帝里將戰

文鋒遽起癰瘍遂延腹體災生于無安性焉
安焉恫瘝乎乃身忍也難也衆洋洋而臨院
我國國而剥床投筆長吟仰屋竊歎手乂而
能成賦敢排温八之前驅疾作不可執弓遂
同于濯之後殿手難折桂病過採薪恨天地
之不寬為造化之所苦陌上看花馬徒詠東
野之豪吟槎頭縮項鯿且逐浩然之釣隱蓋
觀光上國分無預于彙征而利涉大川迹遂
同于肥遯誠旅人之瑣瑣異孟子之囂囂然

非利見大人終亦不能小過也恭惟○○閣
下賦通達心涵汪洋量材濟巨川之舟楫文
翻瀚海之波瀾地據津梁官掄清要民情國
計咸賴斡旋小往大來皆俟進止如予未濟
亦在下風權閒横水之梁絙斷拒橋之鎖頹
回風水力此時大放乎窮鱗中流自在行他
日敢忘于知己惠而知為政者子産徧焉平
地而思險人蔑公是矣中流遥拜上水揚帆

為子辯冤上大名鄭望雲太守

有天莫籲百里怨湍于窮民無安之災一旦
冤及于賤子涸單辭以涌朱紫嗾衆口而競
雌黃賴有二天幸為一雪冒陳尺牘仰吐寸
衷竊以某家世佺山之麓業涤泗水之波宅
半畝以為農抱一經而曰士蒙然遺拙不如
潘岳之榮身徒爾寢丘又乏叔敖之餬口周
師先聖濬有大賢謂養心必先于養身而為
義未嘗不為利故雖性道之閒奥而亦貨殖
以生財言語獨優身名俱泰今視春秋為異

世志與端木而同符長男業儒以嗣詩書次
子為農而肯堂構屬嘉靖之辛酉值郡縣之
賓興所官吏以來求邑行魁之作保年月供
在券契可憑何意云云兹蓋伏遇○○閣下
海闊弘仁日明燭智清皭皭其無欲量休休
而有容天上雲輝民表作人間之瑞池中龍
影縠夫為進士之標騷雅嗤鄙谷之鷓鴣吟
淹洽兼玄成之書帶草升殿佇聽尚書之履
相宅行看壯鄭之榮今幸逢愛士之當時必

見憐窮人之東野詩書澤世敢忘尼父訓鯉
之規兒女情多未免揚彪舐犢之愛伏望噓
仁吹義洞燦寬廣之飲韋短歌長謠敢頌神
君之美政無任氷競肩冒雷嚴外具情衆隊
予韋左某昧死拜言

賀禮掾韓子

吏隱六年已解英雄之鞲長才四達方通宦
海之津名入銓曹喜生戚黨恭惟某心諳名
器家世詩書俎豆之事嘗聞昔誦法于孔子

周禮之辭解語遠嗣續于韓宣雖法律大刹
於鉛刀而禮樂能閑手錦蕞詞懸清辯墨洒
奇風國士無雙淮陰後能秉蕭相刑名第一
荀子來再見韓非既勤敏於邑中將馳騁于
都下身入公門之巷李鷲龍躍於長衢名列
山相之芭蕉展驥足於千里某忝寓姻友竊
覩榮行犒帛將忱短筆書賀

謝縣尹惠燭炭山藥

白屋安身久困撥灰之坐玄冬晦迹徒吹燼
火之明雖常飫脫粟之飡故未噉煨芋之飽
何三窮而並值忽數惠以同須煥美望明旨
我知味恭惟○○閤下取材得本匪曰六體
之遺移藥養人不為細人之報衙能稱乎土
炭政溥均温身不潤于脂膏智能旁燭故能
因時之凜凜而欲使人之昭昭來實以濟往
屠養小而不失大特于陰寒之日用推陽噓
之仁見得百條奚詫西凉之瑞不灰十日能
令小室之温朱蠟而含丹將使鄙屋嗚夜銅

芝而抱帶佇看花蕊開春蒨自煨身味不分
容氷氏子而挾炭終豈寒儒夜誦者有餘光
奚勞鑿壁容光通暗室不煩皎月之来曲身
成直人先下使乎之拜照天之燭須分作四
海之光敲芋之根期領取十年之相公調玉
燭僕乃灰心

謝陳濱川邑倅惠南酒淅筆

竊以某才不足以倅官故乏從事功未可以
開國尚何管城徒懷徐邈志聖人之心久望

秦皇中書君之賜况山村茅茨之既闕而書窓陶楮之弗親意正庠寥門忽剥啄乃麹生之見訪携毛頴而同来蒙氏十尖莫用長鎗大劍元家一笫闌入相室王宮飲德者氣可致和諷諫者心在必正成百篇之詩固所願也掃千軍之陣非曰能之洗盞先嘗脫帽以謝

謝宋忍齋先生午日惠物

葛含風歎空吟杜老之詩黍送金黃方見楚人之節思年少江南之競渡起壯心錦上之奪幖解翠葉賀丈人之長枝赤心愧小子之鄙村中落落正負大嚼之懷天下紛紛且作獨醒之士正席切玉上啓報瓊

通邑宰年啓

青帝持權載庇棠陰之蔭洪鈞播物溥開花縣之春幸覩履端敢忘賀正恭惟○○閣下仁敷東陸名耀中天政與日新道依元長豫遺需而漸晋謳臨泰以益升皡皡一同物需無私之雨露融融百里民歌有脚之陽春庭日長以鳴琴競傳雉化省夜深而羅鳥佇看鳧飛風轉青旂耳滿黎陽之譽天開黃道身聯紫極之班乘此寅正俟乎庚召思疾之勿藥敢有飛箋載馳載驅莫遂拊盤之拜善頌善禱敢揚簇管之歌秉赤雖陳楮素莫既

孟龍川文集卷之十終

孟龍川文集卷之十一

黎陽孟　思叔正甫著
新安金繼震長卿甫選
黎陽朱應數德載甫校

書

報盧次楩書

年時以來辱賜教書望僕以拯死伸冤語明事覈文從詞順援古證今洒然以辯淒然以泣欝然憤然以恨而不敢怒鳴鳴然以長號

文采巨麗盖出自衷府有理之文也足下在深幽囹圄之中而出語猶如此果理直者壯而窮愁者能文也乎哉手之不置汪淚濡睫值僕連有大喪哀斬廢業不能為書慰答以白衷私再辱教書縷縷若責僕以交誼情淺問慰疎闊語悲而哀似有怨意者又值僕有大病痛楚危迫幾于不救復不能為書慰答以白衷私今者左手猶未其痊而右指頗能執筆恐足下終以為怪也聊復裁書叙心以

曉足下足下試少聽之前書累數萬言而意在於救之也後書言簡於前而意深於昔者意在責之也僕雖孱濁下愚然讀載籍所紀英俠義烈豪雄敢決之士雖知其過乎中庸聖賢之道然每每私心喜之足下視僕為何如人哉友道之絕於今也久矣英傑義烈豪雄剛決之士人以為非中庸聖賢之道而不為也亦久矣獨僕不以為然也然而不如足下之意前書所云云者足下不見禮乎禮三

年之喪公事不過其門居喪不上書僕雖欲如古英傑者流其如禮何即外禮以自縱欲如足下意上之人未信而先見尤矣況僕英傑心也守禮士也安能如足下之心而遂僕救之之道哉自己丑下第至於甲辰喪服病體足不跡京師者十有五年僕之身世亦可謂抑且欝矣淬礪鈍鋒鞭策老足將為丁未之戰而瘍發于體幾死都下而又不獲南宮之試也悲夫親存不能奉光榮之養親歿不

能受一命之贈歲月冉冉已無聞而不足畏矣僕之身世何如哉夫今之所謂脫人之死伸人之冤者則有謂矣其上權四海宰天下勢焰氣赫暄指可以脫桎梏氣使可以釋纍囚如武安平原者其次金玉走閭閻賓賄通權豪朝納琛賂夕出重獄如衛青魯朱家者又其次奴服以從主殺身以明冤經上官動天聽如貫高之從張敖石忠孝之仆韓碑者至此極矣僕也有三年之喪行未可以踰禮

無百金之產貧不足以取勢讀書積學將以忠君而報親身又未可以許人其不能如武安平原衛青魯朱家貫高石忠孝亦已明矣悲夫何以為救之道哉何以遂矣俠之氣哉何以如足下之所云云者哉去年之秋瘍病小愈蓋嘗輿疾以至都下止十有二日卧舟南還亦嘗見數大人君子而懇救之之言矣又嘗備述足下之冤濫酷枉矣或有耳之若罔聞者或有聞之而長太息者曰非其職也

權不在也職矣權在矣而曰前案已定也勘官者不可違也悲夫百工亮天功者也食祿而理若事者也不知矣知而太息其非職無權矣猶之可也當職持權明知冤酷而以前案已定勘官懼違而止焉將不以言者之人微且輕耶悲夫以卑卑一舉人來之乎都下九牛之一毛也其輕且微審矣矧無勢與賄即如貫高之欲死以明冤其如前按勘官何外此唯有代為之言矣而足下又不見今制

乎凡軍民利病諸人許言唯生員不許監規俱在也僕繫名于監久矣又非得言者也悲夫周子有言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今之官多殺人媚人者夫禮不可出勢不能行貧不能具賄分不得上言則僕之計窮而足下望救於僕之心亦且孤矣然天下豈盡殺人媚人者耶足下幸遇一大人君子之不衆人見者則冤之伸亦有日也昔僕嘗有志於叨一第已即上一疏于　朝而不畏上之官乎反

前之案是僕之所能而今且未之能也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虞卿者戰國游說士耳棄相印與故人逃去足下知僕非祿祿者視僕於虞卿如何哉即有相印且能棄之如糞土然而不救之者孟子曰挾太山超北海非不為也誠不能也足下其靜以守罷即不能待吾得言之日或能待有大人君子之賢若夫問慰之慇懃書翰之往復誠為闊略至於讓以棄捐誚以忘我則是未達鄙心不知事勢誚

讓雖切則不敢受不敢受何也問慰通情書箚傳命平居偲切之義也今足下幽囹深邃關禁嚴急長鬚赤脚不敢出入書郵詩筒未能徑達懇懇勤勤徒勞心忉忉而敢日責意于左右耶即使僕冒國法通禁獄或有司戒焉將以蠶足下雖僕不畏得罪亦恐非足下之利爾且足下獨不見義縱之治定襄陳子昂之斃射洪乎心邇而情遙跡疏而義密交情乃見不在憧憧幸勿為過差里幽囚周王演易逮獄久繫漢儒受書易曰困亨生于憂患理也幸勉旃崇養文懿以娛好音邑邑遣字不獲悉心甚暑自愛思再拜

上魯峪孟明府請復文廟八佾舞書

竊惟宇宙閎玄奧而難知浩博而難定雜沓而難議者莫如樂焉聲音與政通律卦相經緯風候相流通非至聖上智之明莫能解故曰知之難文之中有詩有器有人有節序有變度一事紕繆不可謂備而盡美善故曰定

之難聖人者履禮樂樂乃能制作聖人者去而後世無聖人之德又歷諸儒勤說聽見補綴搜剔殘缺失次而欲釐正而整齊莫有依據故曰議之難為后人者正宜精思以究其理問學以博其文考索以存其物未可輕為去取而有所定而議也矧先聖為禮樂之宗文廟為禮樂之地又可易易議耶在昔吾濬大祀未能備軒縣之樂八佾之舞也有賢尹劉侯者乃制器備儀燦然可觀用之既久器

物残缺人事急緩頃有議者乃舉八佾而删
去之而獨存夫聲夫樂者聲容之謂也聲以
頌之容以彰之而後聖德可以彷彿而知故
樂之中而舞為多樂師掌六舞舞師掌教小
舞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內則十三學樂舞勺
書有亂之舞衣大胥春入學釋菜合舞月令
仲春上丁習舞春秋考仲子之宮始舞六羽
古人於大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非獨以揄
揚聖德亦所以顯儀文而風教化也然則舉

祀而備樂備樂而去舞有大不可者三不成
禮者二何也夫舞之廢學雖久然八佾能存
則入孔庭而執事游泮宮而助祭雖未能動
蕩血脉流通精神而亦得知八佾之形容乃
爾慨舞之不存也故雖晉世大儒以武庫名
者而謬以六佾為六人一列必服虔之辯傳
崇之議而後知為六八也况于後進士類又
安知八佾為何物哉不可者一也素王之庭
得用八佾者亦以見后代崇聖重道萬世無
窮王祀之意舉而廢之獨拜之奠之獻之而
已亦何異于釋老之祀百神之禮者非所以
昭異典殊大祀不可者二也周官大胥正舞
位小胥巡舞列蓋位則鄭也所以為綴列則
佾也所以為行治民勞者鄭遠而佾寡治民
逸者鄭短而佾多故曰觀舞足以知德今八
佾盡去行綴泯絕是大聖無德可舞而士類
莫可觀德矣不可者三也議者必以人冗而
亂近於戲物敝而缺近于褻是猶見賛導者

口吃而屏去之陪祀者不齋而謝絕之其残
其缺不已甚乎將孰與為祀不成禮一也夫
舞之不飭而去舞苟追蠡而遂去禹鍾害金
而遂去周鑄石不和而去石絲不調而去絲
空庭對越而獨奏夫竹匏土革與木亦何以
為樂亦何用君子而有正樂功也不成禮二
也若以徒用殘缺無益感格不如勿用然則
奏之者宮必可以動君商必可以召臣角必
可以為民徵必可以理事羽必可以感物必

素女之瑟可以名風雨必夔之石可以舞百獸来鳳凰瓠巴之絲可以仰六馬伯牙之桐可以出游魚鄒子之管可以變陽和生谷黍而聽之者必師曠必州鳩必季札以是律之而後舉樂則宇宙間之樂不數作而已寧可終行哉故樂者和也聲和形和氣亦和矣仲春丁届頓如漢制召成童者而理樂以備濬邑文物之缺使後来者知存羊之意斯正樂功也語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俟執事也思

不通大體輒露蚩鄙上之悳事小吏俟進止

答蔣虹泉明府求救荒策書

竊以天下事當與天下議之固矣然亦有不必議者執事是也亦有不足與議者思是也執事鍾秀南服擢名上第道德仁義實其裏六經子史慱其學愛民憂國著其心明治精斷施其政氷壺秋月映其清和風甘雨溥其寬且自南徼遍歷交蜀益梁秦魏燕趙行地萬里讀書萬卷山川險易風物民俗無不該究而履歷之況救荒一政載在周禮詩書子史及名臣列傳執事亦既饜飫而土苴之矣舉而措之宜無不可何以議為矧如某者河朔陋儒逌于荒野學不淹今古事不知通變簡出少交不諜其政何所知識而足與議也乃以不必議之大儒而謀及不足議之蒙學必無可言者即有言亦宵螢之光以求增耀於燭龍也雖然諸侯不禮賢大夫不下士自大禹不自滿假孔文子不耻下問之后斯道

久棄執事乃禮賢下士不滿假而清下問某其敢以謭么自諉而負大雅哉然荒政之詳悉見諸古今者執事奚有不知固不敢勦說以瀆清聽試以窮則變變則通通變宜民今日之可行者敬陳諸左右而揚搉之周禮荒政十有二二曰薄征矣今日之征可薄乎薄可必乎夏曰税薄幾分也秋曰糧薄幾分也馬曰備用曰戰俵者薄幾分也不曰免而曰薄征不曰薄征而曰停征吾恐時促事急部

罰府帖火急星馳而且並征之矣不徐征之
乃停征既而則並征豐年用其三而父子猶
離也使此時而果出此可若何昔子賤之治
單父請善書者而掣其肘其君知之乃不從
中制而單父治令執事愛民之心兒童走卒
亦既知之但恐征科一事有掣執事之肘而
不如其所欲以甦民也朱子有曰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今宜不以旱蝗自嫌懇切上申兼
令百姓奔告於府府如無處則按按而無處

則撫恤無處焉則具本　上聞苟得薄征而
且帶征焉亦可以安民心少有益也方秋成
之時野無立草家無粒米遑遑然未敢望救
死而唯恐追征此何以不死且從也呂伯恭
有曰荒政有備上也昔年北原邢公儲粟萬
石前遇凶歉闔境取足所免數千萬人之死
其德亦云大矣嗣之者乃不能繼今執事來
承其後愛民之心雖惻惻然恐亦難於卒救
也今歲雖大蝗猶有所遺而濬俗好訟若因

有罪而量使輸穀以贖其過雖笞十以上皆
令輸之於倉計至來年猶有數月亦可得穀
千斛如有罪雖重而情可矜疑者使輸五三
十石則得穀必多矣執事至且二年餘矣而
未嘗罰一紙穀者豈亦惡盜泉拾金意乎然
值此凶年收之有人積之有地查盤明而侵
散盡何嫌何疑而有懼意也去歲小歉民已
不堪悍獷之徒轉而為盜新鎮以南計劫者
百五十餘家計殺者一十七人亦非細故矣

百姓懼其威而不敢言執事亦不知其如此
之多且橫也蓋地界兩省鄉連四縣是以因
循而未得擒誅百姓日落各出潛避殺者莫
敢哭生者莫敢居哀哉吾民蓋無主矣今聞
彼處稍收猶一夜劫三五家逮至來春流移
者聚勢衆凶熾或至大起上司避譴必有歸
罪於守令者此亦執事之所當慮也今若乘
其未大責人而急捕苟獲首惡群凶自散此
固救荒除盜賊之政也先正有言江南水陸

通行山林陂澤生物可取民不苦饑河北之地多不通舟一遇凶荒民多流亡吾濬幸衛水遠通京國固可運而致谷矣但山東真保俱值旱蝗不惟不能運各處之穀而各處返有以運吾之穀是以麥未及秋室如懸磬秋未及麥舊穀既沒人不積穀家易得銀皆舟行商販之所致也値此凶年舳艫猶爾今宜告諭李家道口船隻不許受載五穀其收貯上店任其來春增價糶賣官不抑減昔齊桓

戒過糴春秋美之今之所行似相反而實則同何也列國割據閉糴要價以害鄰封斯不仁矣故桓公禁之今吾濬凶荒民不知蓄而商載出境及至來春民反莩殣此利歸商而害在民也不猶愈於趂食於外境乎故曰禁之便如又開府有積粟而濬河可船也今先為申請約可食者若干人可請若干粟早申而預為之發船泝流貯之於倉以待春窘是衛水無運去之害有運來之利也故又曰請

之便若夫勸貸一策古人行之所以激澆風而救急命與之者實心受之者實惠前者之貸亦可哂矣百姓咸知非南川公與執事意也其名益賤其風益偷義之為義似不如此是何也蓋義根於心而動於感觸而感之有不容已今使富者見貧餒流困展轉於溝壑而哀號於道路民風雖薄彼寧無人心哉此而勸之在上者惻然在下者恍然矣乃今麥秋已成目前未窘徒取諸此以與彼使其酣

暢而妄費富者且憤然矣是猶未見觳觫而責其不忍未見入井而望其怵惕也心從何生哉遂使來春民雖飢以死在上者亦難於開口稱貸矣趙清獻富文忠之稱貸不如是之倒行也若夫減役夫馬節費上司恐有掣執事之肘如前日稱貸雖欲已之而不得如執事之意也天下之事可為長嘆恐懼而時方晏然或倒行而逆施有異於執事之愛民憂國者豈特一荒政哉土木窮國極二十年

禮樂虘文彩飾太平而敬一之聖主且惑於
異端矣臺諫結舌侍從佞諛甘露河清既可
為瑞而雷火水旱又不為災鳳凰之食半天
下且害嘉穀矣河瀆同流運道梗澁且廢漕
輓矣安南梗化塞北跳梁邊隅亦少不静矣
此執事他日宰天下之責安內攘外經國之
慮也愚也杞人嫠婦之見不能排雲以叫閶
闔亦先天下之憂而憂者觀於海者難為水
游蔣氏之庭者難為言愚既已言之矣但不

知量則罪也不勝主臣頓首

上冢宰許松臯先生書代作

竊惟人才之生在氣運其盛在涵養其成建
功業在進用氣運未全淳淑雖有生焉者寡
矣涵養未盡漸漬雖有成焉者寡矣進用未
能畢舉雖有成功業焉者寡矣我朝自一祖
八宗開源濬流崇愛重惜士氣淪浹薰之菁
莪棫樸於國學郡庠黨序鄉校之間高者以
文名天下崇甲科古者以道執時俗飾躬行
直者以言逆驪鱗犯虎怒材者勤時務武者
捍邊圉寬而柔者崇教化循而良者勞撫字
任恤養百司庶府濟濟焉蹌蹌焉氣運涵養
於斯為盛是一代人才之極也夫氣運涵養
之才之盛而不得聖君賢臣相與選擇而進
用之功業之不建也然亦非天地　祖宗生
與涵養之意矣自夫河清雪絳而生我
大聖君乃先以星精岳神而降我大賢聖之
臣以會風雲而萃堂廟相與選擇而進用之

天下之人才共惟帝臣罔攸伏矣自今觀之
徵而顯之書之明揚也敭而改之詩之好賢
也內而外之外而內之春秋之均勞也羣然
而進之彙然而用之易之拔茅也雖或有廖
立李嚴徙之謫之亦衡鑑之公也是猶太廟
明堂萬楹千棟栭欂枝撐層櫨曲枅雲楶龍
桷陽馬飛栭巨梁細棁溲枚重桴縱支横荷
長負短接小大之材各適其用望之煥然完
美也而用材之事亦必工且善也我大冢宰

蓋扶明堂而植太廟也羣工羣材其能彈舉
者亦先天官公之遺範爾工治箕裘亦尚有
紹况乎補天地扶日月翊風雲濡雨露治天
下之宗匠乎其於上而公卿內而郎署外而
藩臬專而守令佐而丞判冗而百辟羣執事
庶府小尹嗇夫胥史書掾於目夜揆於心手
其進退於圖籍筆其名姓於朱墨統而理之
綱而紀之終而始之固已見包括四海而表
裏人物其家法有如此者夫以統百官均四

海萬世之治體令為一門之家法千萬世未
之有也然其用才者其家法也愛才者其心
法也自夫顯名大位有俊才得微譴者而保
全護惜棄前愆收後効知有進用而不知出
於公者不可勝舉矣若夫斗筲襪線竹頭木
屑微官遠宦亦嘗記憶而念及之語曰不泄
邇不忘遠書曰明〻揚側陋公兼之矣其自
泰州以懲惡過嚴為儉而健者之詿誤經年
而得白公亦嘗骨而肉之矣夫以邊海一判

官真所謂微官遠宦竹頭木屑斗筲而線襪
非有所謂顯名大位而俊才也公乃亦保全
護惜而念及之公亦豈有望報於其其以百
辟羣執事之最末品小官雖欲盡心圖報亦
豈能增高於泰岳益深於滄溟哉蓋其愛才
之心與夫用才之法自如此爾自判代州以
来嵩瘁山城益貞苦節以無負保全護惜之
意不意又念及之而用知来脂矣不以其資
格之卑劣才位之微賤宦游之山僻而忘也

西馬山城將西從政而先君子捐世聞矣乃
號匍而東見星而行日及百里歸守丘墓自
慮犬馬之齒亦且就耗恐不能仰酬公愛小
才之惠故冒禮而吐數言以見位卑辱薄者
亦不忘念及保惜之恩非敢為頌德之諛也
且　國史紀事書公之德業者大書特書不
一書而足矣其何為者而云頌哉惶恐惶恐
八月吉日再拜壯向送書于庭惟賜省照不
宣其頓首

與陸小峰

思以賤鄙潛伏山野側聞仁政昭明燭爍幽囚洪澤滂沛洗滌寃穢百里人士固不忻感自以古今賢哲奇特卓異政蹟何以過此因檢閱史籍載紀列傳以及當代文獻先躅前軌求其可以匹休執事者彙而為編將以示達人警世道不揆淺𢘿欲先獻之左右以就有道復恐愚心未白故且以言上達夫古人綴集文翰以覺示天下者

必有所感而益於人上自聖經下及子史百家說山論海未有無感而不益者無感者是謂妄作無益者是謂虛車若某之集是蓋感于仁政而亦將有益于世者也然竊有所懼焉筆非五色器乏三長濫采古人而徒以溷執事空取詅癡覆瓿之誚斯其罪也而或以為毋乃為佞乎斯又世情之不免而鄙懷則於嫌有所不避執事諒其必不爾爾蓋凡有佞乎其人必其人之不足而藉以揄揚掀揭又其佞人者亦必有求于人利其引拔乞索也今執事何如人㦸斗南名碩東越華望奕世清流冠組蟬聯笏堆于上床鐘鏞于北闕者繩繩奕奕外內不絕而且才雄學博文章聲譽爛目而聒耳而且龍門虎榜眉揚而足躍人固瞠乎其後也而且豪心敏手道宇德懷儒不曲學不迂製錦操刀遇縷而為制迎刃而無全鷲上相動台文籍籍矣亦何賴于人之揄揚而掀揭也况如思者山𡹊谷

飲手㪅目策口耕而食身績而衣揖揖然抱拙守靜一老樂子爾足未蹈仕途名未入官籍又何賴于援引而畀于乞索也夫無賴于下則不受下之佞無干於上則不急上之佞某于嫌之不避而執事亮其心也必然矣韓愈氏有曰莫為於前雖美弗彰莫為於後雖盛弗傳此蓋有所為而大為誇詞耳某于執事諒必無此今其書謹繕寫完冠以鄙序上塵

清覽伏祈
裁正思頓首

與張峿崍

思濬鄙之末士也昔以鄰封得沾治化既又辱大君子屈尊遺勢采葑菲之下體收人物之譾陋爾時自慶自矜雖郊島籍湜山斗于韓晁張秦黃陶范于蘇不翅若也未幾改成流懸擢侍清朝眺翊容臺輝光蘭省銜冰人玉名位西

宜柰何以公才公望文虎人龍為當道者之所不喜遂有卧治淮南之命是雖君子不訢戚于所值第于鄙人自慶自矜者夙志睽違大為不悉然自丁巳至甲子歲孝屢易山川修阻雲泥跡殊中間人情事變間何闊也而茅塞之心鄙吝之萌無與關祛但劇於邑何期今月一日得奉手教兼之佳章深愛厚情溢於方札但愚心所不安者譽獎太過聲浮于實耳意者以思才質斗筲或可進教故褒之誘之稍成就之俾得厠文士之末耶無乃哀其困悴沒沒泯泯故為鼓其聲價借之羽毛使寘鴻蜚鳴有聞于世耶是則然者思雖不敢當是所願也瑤章惠及發函奉讀格力雄峻成削精鍊所謂驚魂動魄一字千金者矣唐之絕句李翰林王江寧為工今以登太行數絕觀之雄偉峭拔氣與太行爭高置之唐諸詩中太白乎峿崍乎莫之能辨也身雖伍山衛水之間朗誦長吟茅塞鄙吝頓為開

除則又自慶自矜若親而炙之弗聞以闊也盧次梗方疾病時思就之永訣盧曰耨不才妄為詩賦數十百篇然不皆善君為汰其襍冗榛而行之死且不朽方欲取之而有承其亂命者取去矣去歲大名兵燹　公知予與盧有文字之契命徐尹索稿于予予為求諸親友止得殘蠹稿其遊江南稿竟散遺無所於求也嗚呼盧之不幸有如此尚城使旋謹具啓謝而並及此不覺瑣瑣思頓首

上陸小峰明府禦寇方略書

嘗聞昔人每言盜起山東蓋自關以東燕以南江以北皆嵩華太行山迤東境也其土曠衍其風豪悍其人勇決多膽力凶歲枵腹不即死溝壑相與嘯聚椎剽以救旦夕樂歲有餘相與燒香結社蓄財幻惑飛揚跋扈妄覬僥倖為守令者因循苟且玩以為常一以為不關已一以為無能為養禍本蓄大惡一因事激流毒天下傾危國家不可救已漢世方

寧謐也鉅鹿張角以符水誘惑郡邑反喜其以善道化民恣其所為角遂樹置三十六方方且萬人盡收青徐幽冀荆揚兗豫愚衆訛言甲子歲吉黨類首發角乃勑三十六方盡起為亂悉著黃巾而漢因以亡當時憂其為害建言散遣者楊賜劉陶而已人未信也元世亦方寧謐也而河南劉福通韓山童徐州趙均用李二羅田徐壽輝皆以白蓮社燒香聚衆盡起為亂悉著紅巾而元亦因以亡此

皆大行迤東其地易動其人易惑而守令因循苟且以為不關已無能為所致也若夫今日化行俗洽四海寧謐固非衰漢胡元可擬而近日以來守令因循苟且不關已無能為獻風一轍則猶夫漢元也是以泰山進香十戶而九白蓮結會殆遍天下迤山東則首發矣夫迫飢寒苦虐政逃竄綠林盜弄潢池是猶可議至乃世方清泰妖妄集兵首為亂階不可但已周禮士師掌八成七曰為邦朋八

曰為邦經王昭禹曰為邦朋者為私黨以亂民也為邦經者造訛言以惑衆也先王以為大惡禍本必深禁絕令天下無事敢起亂首為天下先宜大合兵力痛誅盡勦遏絕其萌以懲不逞可矣若夫不在其域而為四境州郡若邑但當遠令探諜盡知賊勢明諭居民各安爾業禁止妖言鎮靜休息勿惶駭以張賊勢勿拘集以妨民業勿搔擾以亂民心城守不異舊日加警而已門禁一如平時加兵

而已古人有大敵臨城洞開四門而敵不敢
逼者有偃旗息鼓寂若無人而敵人遠遁者
蓋賊徒未有一日而趨數百里數騎而敢直
入城邑者也苟捨四境不顧何以為邑開四
門以守何以為官亦徒示怯臨邦取咲上官
見輕賊諜而已況門不慮難塞而慮難開城
不慮無人而慮無糧以今日時料今日賊豈
有環城邑禁往來斷樵採城守經年而不解
者乎夫鎮以寧靜非玩寇也止其擾擾非輕

敵也蓋賊起荒忽利在搖動鼓扇愚民大其
聲勢今若自擾是助其影響也苟謹其探騎
諦視賊勢遠近強弱我軍多寡攻圍勝負日
必一來以啓聲息而為緩急內則嚴旅舍無
容襍人外則制四境無有竊發如斯而已若
夫城則非所慮矣昔金兵南寇胡忠簡公銓
時為舉子結丁壯以保鄉井虜兵追隆祐太
后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公率民兵入城
固守且出榜責淵棄城罪募人擒淵淵懼自

歸太后后赦使歸金兵攻城不克退去太守
疑公不敢入公咲曰吾保城耳豈有他哉即
散遣民兵徒步歸山莊人但知忠簡公甘萬
死乞斬秦檜而不知其舉子時已卓然矣夫
賊起耰鉏非兀术粘罕斡离不也濬為名城
襟山帶河非廬陵也執事妙年英傑氣銳才
捷胸中甲兵筋下籌略非楊淵類也況有大
伍謀畧傑出熏資文武足為當代偉人復齋
老練深沉策計縝密百無一失而其雖無邦

衛勇決志節亦且狂愚壯烈志願激厲受丈
二殳竊在揚塵曳柴下風以當蠅聚烏合濬
城不足守矣所慮者三省兵權不一莫肯任
事或貪功而輕敵或前却而莫援或縱寇而
避患萬一失策則賊勢益張他或羣效而起
且又上下以文詞避法而不以閫則天下自
此多事矣夫邑曰宰宰制也固伍旅帥也文
事武備分內責且公能事也異日為冢宰而
均四海而宰天下亦如是邑矣其何敢嘵々

與知大事但有鄉井念故妄言如此惟於千
慮得一者裁擇以增海嶽大智幸甚某頓首

與蔣紅泉大巡論胡寇

俺卜阿里孩兵勢猛迅若只以邊境殘敝志
在掠虜不一深入不能多得南至平陽將亦
極矣三數日當有回音也若果黠譎英俠又
有中國之少知兵計地形如張元吳昊者為
之指使不叩關不攻城蕩然南下澤潞之間
戍小山平下清華出懷衛循河而東行掠於

曹徐濟寧之郊出兵於無人之境號召奸民
斷絕漕挽則號令隔越南北驚駭復有豪猾
妄為樹置恐成土崩之勢則天下不可為矣
令城無積粟庾無良馬身無片甲手無寸鐵
硝砲弓矢戰守之具盡無如之何不動書生
之慮也古人有急於措置城守之備數日而
辦者又今日之所當法也再料比兵若以入
地太深後虞邊兵則必西掠蒲絳斫栰而渡
由環慶出境則我可安枕矣但去歲之入非
不深殺掠非不慘也大臣酣燕於內邊臣高
臥於外伏任天下之責剴切敢言之疏無一
人焉又有若宋金邊事矣此又憂之大者也
執事與大巡俱文武豪英謀略蓋世之才也
能相資而為守戰之計則無患矣滌人不有
賴我方將移粟蜀入城不獲面稟如有聲息
勿吝垂示某頓首

代與謝提學書

切聞古人有言曰振文風作士氣者夫風之

與氣固士有也其振作與否亦士自致也而
振之作之之機廼在上而不下者蓋中人之
心不有以汲而引之則弗前不有以鼓而舞
之則弗奮弗前弗奮則風且息而氣亦索然
萎矣漢之賈生才雖英妙不推轂於吳公治
安之策且未即對也至於西蜀僻陋越南絕
徼在古時為荒陋之邦其風氣可知矣而文
翁一引手當衰一投足至今三巴文宗七閩
道藝淵雲洵軾之後名冠中州北方學者莫

之或先文風士氣恒虓虓雄視天下矣夫地不閒於遠邇人不異於古今有夫子鳴鐸於洙泗而鄒魯之士皆延身通六藝二程倡道於河南而伊洛之人亦盡彬彬然晦菴續統於武夷而建陽遂稱為闕里一聖三賢之門下豈必皆篤生異士哉而其風與氣亦累與人異哉亦聖賢有以汲引而鼓舞之人心斯爭前而競奮爾況於今日之士有高科以登賢俊有執事以為山斗少加振作風氣丕變

也何有其自受職始入濬郊見其溪山清蔚原田平膴繼而閱其生儒亦皆英特而淳雅號通而敏達有端木子貢之遺風才美質秀多可向上既而詢其應試之數何其索然萎也蓋自嘉靖戊子之歲歷選數少自是而後有減無增夫濬於魏博土地戶口不後列縣而文風士氣不前列校是亦前者不見有騰躍之先後者自怠夫雄拔之志雖有良有司以提調而進退之數不敢專三教官以考校而賞罰之權不為重文風士氣于何而競兼之士不得以治生氣亦足以累志韓子曰朝夕芻米是急而張籍亦憂其飢寒亂心者此其諸生有不可書千米帖如顏魯公者多矣風不之振氣不之作亦何之尤夫以胥史吏役月給三斗以養其廉而學政之大士有陳餒吏之不如焉情不可憫乎況學以三教官守之以五廩膳即士不可矜而振且作之其等寧無以鱗曠厚顏較之列縣似為過薄矣

古人云人生於三其獨以為師道之重重於二何也親能生之矣生之之後未保其往也君能用之矣不肖焉者弗可用也惟師則振之作之成之於既生之後而薦之揚之顯之於未用之前親得以蒙其光而君得以收其效而風與氣君親不能與焉則師不亦已重乎伏惟執事師道之大也英風滿天地直氣充宇宙士固有聞風而興起者矣方今校文皆少賜憐察使鄉試之數復昔年之舊而廩

食之士如諸邑之多則濬之幸也如此者而文風猶不振士氣猶不作焉則濬士果不肖而某等謭陋不職亦不敢辭其罪矣干冒嚴威不勝戰慄殞越之至某等不勝主臣

代楊六坡紡子見上某侍御書

見當孩提時日侍先君之側時或縱談及甲榜同年有親之如弟兄者有愁然如秦越肥瘠之者有無所於厚薄踽踽涼涼者時自關以西我同鄉又益相厚且親為某人某人常少言及之者亦時時忘之獨耳熟年伯之高情義烈篤重交游古人之少見於關以西同年又益獨相親故先君私室猶敬愛不置其遺言猶在耳中也及先君官河南移大名往往又見往來書劄果於同年中最密而且密於門以西同年者四三年以來先君不幸以公事詿免自以黎陽為河北山水佳地誅茅卜居為浣花溪之計未幾而先君棄世矣遺見等兄弟三孤煢然無依長兄兆以嫡母丘

墓遠在長安旅魂飄飄匍匐千里往依祭掃遺見及小弟孱弱愚頑四海無家流落濬城先君之柩暴露風雨借濬民廨地權厝大伾山之麓既孤且貧不能謀半畝之塋以安先君體魄時時為居民之所呵叱母子聚首灑血痛哭而已舉目無親家山遐阻將誰告哉間先君同年時有過而奠者有號之而不應者有應之而不一引手者死生交情豈但翟公云云哉今者伏遇年伯以同鄉之厚厚於同榜又以交義之厚厚於同鄉又以繡衣持斧代

天子巡狩按部屬部檄示所部凡有道路死亡無所於歸者官為斂瘞不肖孤姪聞之痛哭曰仁亦至矣先君之柩正無所於歸在所哀憫者其視路人當何如年伯之矜之當何如夫為人子不能歸父喪於鄉里及遇父之執友厚於同榜者而又尊於同鄉者而又得位行道而又仁及路人者乃不能一哀而鳴之死有餘罪矣敢匍匐臺下一號之

馬時濬有舉人孟思哭先君一詩人人誦之悉為淚下録上以見痛楚爾詩云報國憂民志已非衛城空自詠式微三年宦海金誰受千里家山夢幾歸天上神仙鸞信少江東學士友舟稀西風夜雨遺孤泣獨有山陽淚滿衣

孟龍川文集卷之十一終

孟龍川文集卷之十二

黎陽孟　思叔正甫著
新安金繼震長卿甫選
黎陽朱應轂德載甫校

小東

與朱一槐

某叱伏伾山日為耕雲鉏雨之業見之遊之耘夫樵子爾久不作一刺于邑城況京國之天上復邊塞之戎閫乎故情維懸懸莫或致之乃去秋拱拜緹函垂念謗疵似可以文交

於伾山衛水之間者躬為三肅猶谷中跫然聲也第未能致一書歉歉昨冬聞有南權之慶以為非山東則河省翹望久之又未離局豈以邊塞重寄非文武之全者不易代乎顒竢顒竢先殘冬以纂脩郡乘旅寓西月求令祖之善蹟吾鄉人以科于景泰莫有能記之者亦但志兄之世科而已志且未成嗣訪緒入伏聞邊事寧謐行且超擢當為晝錦之欽

矣更祈為　國珎𢷬以膺　寵渥不備

謝李滄濵

思以草澤迂鄙獲知名明時第一流人内諸雲夢胸次固已多幸乃復提携豚犬授之武科古人受士之義恐未之能逾倘兒輩自此發軔偶一登壇則一軍皆驚人必曰漢之元功所薦者況思㝠子受戴鴻私者豈言之筆之能罄感謝情悰耶去入褱國猶為逋愓而董尹有山陝之行彌月未旋是以遲其來而

禮未之行也遲〻之罪在此令敬再拜遣小姪孟濤址上先白謝意容少日叩謝階𨺗外董尹冊前日不自柳畏仰丐雄辭而粗率殊甚不審肯唾珠玉否思昧死以請

與陳筆山

伏惟謭陋偶因文事得厠諸士之末乃幸與我有明諫臣相値又不鄙棄朽拙蒙辱愛念拊心自感非可偽為於聲音咲貌者衷門有變不及于魏基拜别扺家而冢婦酷殁小兒疾甚賤體罹蔑于乱綿延不覺日居月諸也瑞柳之兆大起用為棟梁國家之興必有禎祥如此已為小冊将獻賦左右而忽有此變嗣数日當塵清覽耳厚恵下及拜領深媿無以為酬奈何思頓首

與耿忠菴

别久顒仰儀範每瞻靡及賤體疾疚未能會晤誰謂河不廣可一葦航也炤弟南来俱審興居安吉且知浩然正氣足以寖淮南義烈

忠直可以抑强　宗方令有
聖明天子有忠正撫巡足以救洛陽之焚溺伸河省之職分是天下大望也自昔滑衛多英傑近乃無聞令忠菴清正剛材有守有為上光明時下光滑衛甲科真有人哉愚也竹塢草亭南鄉拜賀然不能航一葦於河者有由然矣自循已過在于不入城市不能諂諛而縣吏之得時勢又不知從近日士類以交遊足以斥以老儒辱以重役然竟不能求愚

之罪而污之也仰屋竊歎抱此抑欝安得知已之八如忠菴者泣涕而翹之耶因便書此以抒衷曲諒不我罪思頓首

再與忠菴

久違德容殊生鄙吝先月得宜溝驛信傳言執事剪除疆　宗式遏逆謀英風義烈凛凛遠近昔漢汲黯直以寢淮南之謀稱社稷臣近有漢庶人作叛於山東宸濠舉兵于江右皆以當時有司惜官職避禍患故致猖獗害

及生民耳未有奮不顧身顯章劾奏鉏苛王去逆蘖俾中州之民免鋒鏑之慘如執事之義以居戢忠以慮遠者也聲名赫奕材館天官簡在　帝心矣趋班玉笋顒仰顒仰生志在歌詠盛美俟得伊庶人事蹟當為長謠以獻先此楮賀思頓首

與王龍池郡丞

思跧伏山溪屬厭文名德政久矣第以貴賤分義屬治限隔且士無紹介不敢自賤上援取阜禮教令者以豚犬拙書賜之多楮帖下茅茨故敢以痴賤姓名匕謝得污文几又不自揆輙貢水亭尊翁五言一律壓次册末且以見愚拙也如不以分勢見容小才有所著賦詩論議樵文若干暇録以上雖公輸之門一弄斧取不知量之大噱意亦甘之

與蔣虹泉問病書

仲春航河晉謁藩府伏承開接飲之食之是猥以文士之禮禮痴賤之夫在大雅固為過

厚而鄙生得此自愧叨越如何如何入夏貧冗麦事小收未能奉書叅承企仰情深旦夕僂僂郭天球至辱賜感刻幸慰更過乃聞尊體偶爾違和我公福德方隆為國為民臣隣父母世道攸係彼微痾小疒神祇呵護必且退聽矣然疾者子之所慎小愈尤宜調攝吾邑近有宋有孚者儒人也大叅宋公之孫昔遊吴下精究醫理京師諸老屢試診劑咸以為能近在見吾陳公門下修餌如或可用但

檄有司必當馳赴是後可以永差未審如何初秋猶暑多幸為國自珍以副濬人士共禱之禎思頓首

與陸小峯

自昔濬南拜別違去門墻倐巳九年浙東莫雲時　切顒望憶在濬時思以粗鄙魯愚得依德範獲蒙大雅不賜譴責終以朴實見亮孫生自南來備言盛德兼承念及賜犬愛以珎函叱名寵薦昔人有為薦揚之者以為知

已以為感恩况大君子升上九天路遙歲久記一舊治生員薦之舉之其感恩知巳兼惠無既乃知納污愛士之量滄海為小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蘭省距濬千里而近貧病交攻不能叩首階戺益重媿罪何可云諭通因楊生北上謹北面九頓首拜書少吐鄙悰俯祈尊炤非敢妄僭以書謝也

與王小樵

思感德鳴謝之意業具令兄先生之銜矣而未罄之私再此上白司徒古三公也我瑞翁居三公之尊如素士禮賤子若貴容今天下寧有此耶巳乃蒙足下再為置酒深造齋閣雅量高懷長日盡懽此情何既謝意但表微徹耳又盧生冤酷尊兄之所久悉茲幸蒙覆審似有可生仁人之心必懷矜惻肯念螻螘之微得一引手活此生命則陰德之報宜子孫振振昌熾于甲科者如古人矣况盧生又昔年見知者乎不知量之言幸恕狂瀆

田紅泉

濬境之別民士依依思從衆以歸瞻望南雲悵然如失屢得仙翰於蜀於閩思又恨送之弗逾河襄秋莫忽聞河南之擢初甚不信謂令之捷徑者或然公或不能然後得報曰信矣乃諭人以為信鄭危兵滕于臨安清孫久守于朔易公道寧遺我公哉是之還公道之未泯也即欲走階下一拜秋水且而不克就遂霜降返整或可遂鄙私耳辱書兼之香物

豈將令郵戕暨豚犬輩得受遺謦乎敢不南
向九頓首以謝

與安峯魏侍御

自應名北上未獲拜別非不欲別也蓋不同
人人而欲遠送以自異追而送之潭之滸已
戴星而行矣是蓋欲親而反疏也罪如之何
久睽誨言不能修敬律以孔子春秋之法恐
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者耶潛居山寺側聞
異擢簪筆纚笄此不足以為執事榮若夫鷹

鸇鷹摯朝宁肅清敢以公道為天下賀而區
區之私心喜可知已錢秀才秋試謹附此少
抒寸心其秋清氣爽膺寵納福潛人士日已
香而視之矣不肖不忉忉也

與國博陳濱川

別來日月易邁倏忽幾時戴想風度神馳情
晤然歲縮卷拙塵跡甚疏久闕脩候用深靦
悚但北瞻五雲跂而望之近來士風甚惡無
可與語者非不語不可深語爾友道闕諸拍

塞淅懷聊此仰白以見鄉日我輩之情悰猶
厚云麥秋後便欲北舟以酬前約值軍地退
出農望更乏實不能具一介行李也令器想
能抬之無矣牙牙學語鷹鷹成行必可以快
人意先有小詩奉賀未獲鴻便謹此並微物
附上幸垂叱納

與鄭虛舟

久渴傾仰兄東弟西間何闊也會如夢寐別
若覺醒交一臂而失之人生不得意每如此

將何為情伏卧伾山竹塢乃蒙齒及病夫見
交態矣走之迂蠢不入城市不事交遊不視
產業陶然兀然于草莽間而亦見罪于知友
自反莫知其從恆自以兄之知已于文字之
外晋人有言曰君之知我勝于我之自知信
哉言乎前約會滄溟公于山東半載應雀鼠
之蘖囓囓而病想春和事暇不寒舊盟尔外
具色紬一端為令器賀知必為嫦娥愛喜特
先製綠衣云耳亮恕輕褻

與靳鈍齋

駢四儷六抽黃對白古人如司馬君實且自
謂弗能蓋其用意欲貫徹用事欲切偶用韻
欲鏗鏘而學識才三者又兼之乃能發之筆
端如入金谷園萬卉競妍步〻改觀而無非
春容蕩漾溫公之弗能吾與其弗能也適承
賜教讀之一過便徵雅意裁剪鋪叙五聲允
愜所謂意事韻俱而兼學識才者也蘇子瞻
謂孟浩然如善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吾兄

之句〻不虛材充而手妙矣若夫戒之望之
尤見厚愛而句益工謹粘之屋壁庶不遺忘
更以為家寶而誇之文士兼存寵光耳使回
匆〻不悉思頓首

答朱一槐

思棲遲衡茅踪絕世事于夙昔之相知而識
者不敢見乃彼亦多棄而不我見也高舉遺
舊古詩興歎久矣獨我執事不以雲泥異心
關山迢〻念及疵賤厚過漢俗遠甚感復如
何思自少時類燭之武不如人而私有小志
不安凡近將奮然一出有少建立必不同腐
與草木將而志廣才狹氣剛學拙猶不能錚
錚皎〻耳言之自愧執事方以睥睨人世云
云以視我然不知今吾非故吾也若其遊林
嘯坰樵夫漁父之適時或歌詠太平以酣暢
於山谷水涯乃思之素業嚮雖雅歌高會恐
執事不得平分吾之風月也求田問舍蓋勝
情不忘桑梓云尔若以為果明農我則非予

所望於執事也方今北虜桀驁邊境瘡痍宣
大北門為國安危官於土者非文武全材不
可執事椎才大略膺此重寄當使邊徼人安
社稷永賴功業懋著匹休王襄敏公俾天下
知吾濬有二偉人是則執事能事而思區〻
至願也風便草此叙心不盡欲言

與張爐山

自昔侶山鳧鷗衛水仙舟睽違道顏不領清
誨日居月諸五載於茲矣思跧伏荒山野水

閒足不城市希閒翌然之音况髙軒過乎久久不能通名于上界神僊若茲故之以也罪祈體亮公才華英發復居蘭省髙情藻思進軋古今如肯俯擲珠玉以示迂蠢少開鄙吝即如命之面提之耳矣是所願也非敢望也復不自揆輙録謬作数篇以獻引玉云尔文云乎哉秋杪買舟為來春之試必躬拜階下茲不敢多及思頓首

又柬

思嘗辱我公愛士之雅而亦既頌之人人矣乃今忘其愚且賤論薦一士於門下表弟錢萬選昔年以春秋試于書院恒為廣大二郡士第一無何親老寒困就教安慶遷之太原安慶太原咸奇其才今服闋將入選其人純孝篤學介然謹勑兼能文章工五七言詩以清潔自守未為髙明所識倘許容其跪見座側仰挹清光不惜齒牙餘論為項斯延譽則終不汩没于泥沙矣餘非其所敢覬思不勝輕瀆之罪汗惕頓首

與張石河

概自兄長擴師席振木鐸教弟以衰謝卧疾大伾山中芸夫之與居蒭子之與遊邈乎南北儵乎星霜何睽離而不比合如是也曩蒙齒及辱賜教言兼以幅畫致意弟深媿負兄深媿負兄道遠莫可躬侍函丈徒懸懸耳近獲會令器小河于濬清雅偉俊丈夫也覩其才氣得吾兄之剛兼得其畫甚為敝邑士夫

崇重方日與遊處乃聞兄有喬遷之喜亟欲北以行故先此以眙鄙意且自幸地之相去若此甚邇得朝夕聞清教論詩賦發狂簡之氣于酣暢間亦人世之一樂也相會在即不敢喋喋思頓首

答劉永城年兄

前月十五日得讀賜書知福德臨永城而政譽動中州也諫垣憲臺屬之子矣賀賀弟以薄劣少負魯拙欲一蹴得志故連上而失之

遂耻以一經進再讀春秋如古人所謂通三大經小經六經九經者亦既習之矣而乙未以先母內艱阻及戊戌得試復以題紙落秋九月三字悞人事也歸而補工夏秉將為章丑之戰而繼母復捐世矣三科之阻時不我留然盛氣勃勃期欲上進而才拙資鈍未知何如但自覺筆鋒未甚摧敗文氣未甚衰耗聞見未甚孤陋猶不能已已耳我兄當道其亦悲而壯之否耶伻田聊吐心事悃悃不既

與謝四溟

久别亮同惓惓近得詩教足慰積想然又不若面覿乃豁情悰耳秋淵郊墟大伾清爽可訂昔盟矣白水蒼山征帆沙鳥種種盡入詩思文飾一臨山水增重況鷹生賴兄生活潛人非但欲觀詩翁更欲見義烈也幸過以慰衆望外大伾山大像昔有傑閣元末兵燹有僧欲復其舊請作數語為跋今并惡詩附上求教政可發一哄耳

請人賞牡丹 五首

竊以慳風澀雨悉李摧殘日居月諸春曰莫矣一番花信風到牡丹天香國色獨占艷陽然則時之蚤晚造化者亦有意乎舒元輿賦云我按花品此花第一自惟貧陋不稱此花而宮紅袍濕大君子之近事也敢捧觴以侯為第一品花請第一品人花王利見君其毋緩轡

伏惟牡丹之品名滿天下故歐陽公有丹州

延州洛陽越花之譜自非貞觀之目者不足以識香色之妍媸也執事以鷹繡領陝右道則丹延固在管內矣而又埋輪洛陽乘驄江表天下之花且盡見之又況春風上林曲江紅紫走馬長安一朝看盡者乎其於村落中花亮不足觀也雖然有一小細根窠委之荒榛宿莽間肯枉肩輿一眄睞之固藥籠中之一物也思當共花王三稽首以謝龍光

竊以牡丹白邁種德乃降唯遇神農氏深知

臭味寥寥千載隱處丹延山水間後乃不幸值武曌氏强而致之宮掖而李三郎楊玉環復寵眄焉至使謫仙爲豔詞以誇耀于世後世遂以爲牡丹之光其獨謂牡丹之入辱也近者山村植有二窠色紅而葉柔掩映似爲尚絅也香細而暗遠且清不求聞達也可以觀德矣證滌觴請大雅君子一觀之庶乎返太古尚德之義而李唐之辱者顏爲牡丹一洒之

竊以造物之於物栽者培之牡丹一植物爾近見其動搖春風光艷上陽色聞古今香傳秋苑何其幸也如思者天畜其心擁腫蠢愚色不能挂紅綠香不能馥芳馥一草木之不如何其不幸也雖然牡丹者乃爲吾所植荒榛野艸之間爲牧豎田父之踐踏而慢視之亦何以異于吾哉如孰事惡然肯來聊一流眄斷然丹且增香色而區區與有光耀矣人稱謂之白人花而牟謹開　三陘以望。

竊以牡丹自唐始見詠于詩人及宋邃譜于歐陽公而濂溪名爲花之富貴者夫五侯邸侖百寶雕欄一春花事也而荒村野圃乃亦植之其不耿咲于富貴家乎然百花之魁故稱之曰王此則儒者之志亦且免寒陋相爾我弟爲魁之目皆一來看此乎十七日花下治具先此爲報春之帖

與錢子青

別後懸憶倍過親友殆僕寡合少與人交而

人亦棄僕莫之與交是以憶弟之心獨切切病體不入城市先聞孫其廻云云俱得宦履清吉良慰良慰昨承賜音垂及衰朽足見契情細訊來使悉居官之詳信通儒大雅蕪君師政教能之非腐儒之偏枯者甚幸甚幸前之詩軸勉爲長句三十韻而兒子華平病未能書容嗣奉人還草草不盡

慰李東厓

先親家忠允篤誠壽宜益耼忽爾乘白雲入

帝鄉天果畜善人君子哉康節有云七十康強不為不壽古人所以稱者希也况上榮下蔭全生全歸於太平人物無少玷缺徧觀今世亦豈多得前科後繼繩武不墜英靈颯然自當凌空一笑復何所恨為人子者天性差德哀〻罔極固矣昨小兒朔平回言東厓乃哀毀過甚幾至隕越僕竊以為過周孔制禮曾閔抑情聖賢大孝不敢過毀也喪制有經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東厓素癯弱者而可

過哀以毀下孝乎惟以大孝昴之盡敬可已思在至戚故爾煩聒幸苦次少加溢米為重且合乎禮

與林越山

文與畫藝之情天地之清氣也古之名臣碩儒率多兼之邇來寥〻嗣之者其惟我越山乎蓋有千萬里江山于胸臆乃能驅造化於筆端以奪天巧耳思偶得湖綃一幅巳令拂拭光凌亂矣倘肯為作小景張之中堂時〻玩之即君處南海鄙人處北海見之猶對譚也幸毋陰雨中甚落莫欲圖一聚首但泥滑滑行不得也容晴日躬謝

與朱南川

昔與計偕得豕垂愛不以朽拙見擯似欲收為門下彈鋏之末自惟不才有負恩厚如何如何近聞榮遷甚私喜慶出胸中甲兵以佐帷幄頗收在夏官朝廷用人當矣敢為天下賀小僕北上敬拜書問起居福履之勝不記

僭越罪〻也思頓首

與謝四溟

思自燕市一別匆〻南下交一臂而又失何人事之易睽也胡塵未清拔劍起舞斫地悲歌碎孫吳擲陰符吾兄知我志者而未得為時一用也何言何言兄之壯志雄心乃能一發之詩前軼古人可以無愧男子矣錢子青回道兄致意敬此上謝情長字不敢過冗

答陳筆山

先承諭作文深欲僶俛抽軋自獻媸鄙以附
名卷冊為譾麼之辜又惟奇祥異瑞高名鉅
才古今篇詠諒已諸體備矣故輙牽率提筆
為賦一篇銘一篇然荒穢之極不足以發揚
盛美徒以至音取哄鳴玉耳公深愛我者祈
毋示大方家增吾醜面

人日請客

今年是蛇年四日是人日文丞相悲世之心
今日非昨日明日還復來李翰林達時之語
況宇內當全盛之日而林下樂太平之春麗
日暄妍惠風和暢敢少屈衣冠之會以同惟
婚媾之情無事阻春遊期亦可矣有酒介眉
壽時復中之華而坐邀容申拜謝

送果與董右坡

秋郊雨足農事滿篝竇之望矣芸蕘之安非
我公之賜而誰其賜耶園果落實敬摘數顆
為尊翁千萬壽蓋推古人錫類之意不然者
思奚僭之敢

柬長垣侯判簿 鮮州人

艸芳花艷雨阻遊心居者已自不堪執事旅
寓道院兎葵燕麦滿目搖風劉郎醉楚桃花
未放何如為情何如為情吾儕惟文可以慰
岑寂所有謬作錄呈亮亦開口而哄矣不足
當文也承訪適出及返覺花竹已生光矣容
款謝不一不一

謝周南樂寄藥

一面一語之後而佳劑良方兼惠遠道書生
何以得此於人哉秦和曰上醫醫國今世道
頗疾須執事醫之感而莫酬誦良相良醫句
遙祝耳矣伻旋此復庭事前不敢長書冗矚
不宣

索書槀小柬 戲作

承命草書既無遠志又失從容頗當為代赭
矣使君子雌黃之生必益智如腹皮之作木
悉桂心當歸槀本也勿視為破故紙則幸

雪中請盧次梗

孤村風雪無異灞橋敲控小衛徃逐来作冷
齋夜話也寒士之紅爐暝閣止有陶家風味
耳諒不以清楚見辭

荅劉文昭雪齋見名

夜雪無風曉看萬竹如銀甲將軍俛首伏降
少焉見晛巳昂然立矣而消〻清露滴之研
池吾將以掃其餘於石鼎以漱清渴憶弟之
名則泥滑〻也如使陶党何如不二則寒士
兼受用矣然世間寧有揚州之鶴

與海月禪師兄

孤村風雪茅齋岑寂擁爐獨坐一清徹骨披
竹上雪入石鼎煮茶自啜恨不得與兄論詩
講雪實禪也想山寺莫可與語同此情耳雪
止敬具麪線炊餅為不下山之齋亮洗了鉢
再說經也

請三廣文

讀謝惠連雪賦始以愁雲繼之湘吳知酒之
可以抒清況也冬餘雪止積素未虧敬于九
日山村掃逕奉迓文旌躡碎玉而降見君慹
情不鄙寒薄矣

雪瑞也而雪之霽又瑞也執事清雅宜於雪
亦宜于雪之霽又宜於會譚某日山村掃雪
瀹茗兼具羊炙庶免清苦之陶應豪之党也
鵠望旆騶枉臨寒薄

久渴晤言多冗不皇冬餘雪霽憶立雪門人
亦少休矣某日山村温酒清聽冷齋雪窓之
談亦嘉會也肯詘賜唾玉思敬立下風以聆

教益

與田莘野

昔年有一詩咏中州才子田莘野甚欲一瞻
雅範竟與願違意雖神交後必有晤對時也
近聞峻秩戎政亟欲北上晉賀然時迫嚴冬
舟行者少又賤疾不堪乘騎故少遲〻有所
欲言具四須書中幸垂省之伏謁在近先此
馳聲思頓首

與王鑑川送米禽

河朔上果此爲頗佳小園旦有植者適落其
實執事公寓苫次館人無乃不給於薦新歟
謹以數顆致園丁之敬粗鄙之罪必見函盖

謝董右坡

辱貺旣下拜登受矣敬附謝忱思昨奉餞晚
弗克回婈晨假騎以歸雪融氷堅馬躓而顛
退之云如杵投臼者如此不但君子羨之延
落瞿塘石也乃是荒村建子月所幸不至焦
校書板齒無耳謝不能躬亮必見恕

答楊廣文求杏栽　茶蘼花　犬　十月初四日

吾之杏園春色來春事也其後乃有王友之
會酒耳執事今還見索採花亦太早矣春雷
一動當即攀折以奉乳犬之求猶未豢豢之
乳將鄕心之切欲夜警未寧耶何寄音可守
之急急也龍形豹耳俟有如獒者獻上

送箭與人

射乃丈夫之所事矍相氏之圃大聖人巧力
供全而觀者如堵記禮者稱之聞欲爲穿楊
葉之習輒獻雕羽矢九隻以供決拾若夫注
春榜之的百發百中壬戌之期準矣敬俟敬俟

與王小溪

東望日久昨乃獲登君子之堂瞻仰大司徒
翁台範後生小子旣已多幸而又蒙賜之盃
酒接以殷勤略貴分於崇高暱寒微以道誼
乃今知大賢之德量如此也謝感不盡謹因
上輸鄙忱幸略私褻

送許依齋廣文

伏聞高擢曳裾　王門春風梁苑清夜西園
枚鄒所以馳聲應劉自是見賞其於鞅掌于
有司者雅致君子必有所去取矣賀賀其以
抱疾限於陽壤乖能伏謁稱賀觴罪如之何
輒獻鄙文見遠别意且明吾夫子有大德也
幸吮入

孟龍川文集卷之十二

孟龍川文集卷之十三

黎陽孟　思叔正甫著
新安金繼震長卿甫選
黎陽朱應轂德載甫校

論

李璀

李懷光叛其子璀為監察御史言於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必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

陛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迴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以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懷光敗死璀亦自殺李泌曰璀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未足貴也孟氏曰璀誠賢者也死之未為得也使懷光之死由於璀而璀為棄父以全君則是璀賣其父也則璀者宜如趙苞之故事自殺以報父可矣夫自懷光通朱泚殺惠元并建徽遂車駕大逆昭灼而馬燧渾瑊奉詔以討之非璀告密之故矣璀宜如王導之故事率家族席藁日待罪于朝堂任人主生殺之可矣其或德宗念懷光有解圍之功宥懷光族滅之罪罪止其身宥其一子則璀者宜如王裒之故事衰經去國終身不仕可矣然則璀未可以死而死焉死傷勇昔鯀之罪宜殛也堯殛

之禹之聖宜用也堯用之禹不以父死而廢水功蔡叔之罪宜辟也而周公致辟之蔡仲之才宜用也而周公用之仲不以父辟而辭卿士一則郊鯀配天一則尚蓋前愆若璀者宜如禹仲之故事立身修行精忠一德以翼唐室以幹父蠱亦可矣安在無足貴也哉使鄴侯而知此例之以趙苞未也又例之以王導未也又例之以王裒未也又例之以蔡仲之賢未也又例之以大禹之聖而璀者亦可以

悟而不死矣惜乎璀之不幸而鄰佚之不學也

不義侯

建武時彭寵反於漁陽帝命鄧奉討之寵敗奉兵遂攻朱浮於薊自稱燕王寵奴子密斬寵以首降封爲不義侯曰非名也權德輿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曰非詣也聖人之道止精義次由義下從義子密從義者也非不義也春秋之法曰人臣無將將

則必誅寵非止將也罪亦非止誅也子密誅宜誅者也又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寵亂賊也子密討宜討者也而不誅而不討而從于惡非義也亂賊之黨也而誅而討之以免於惡從義者也刑不義賞從義王者之政也權曰子密之戕君同歸於亂是不明於義者也君臣之義有重輕其事有順逆子密之于寵臣也寵與子密之於世祖悉臣也臣叛而臣誅之耳奚不義曰父叛子殺之義乎曰

義有重輕事有順逆父子天合者君臣人合者也此重輕之義也故湯武得以伐桀紂君臣有時而輕也莊公不敢仇其母王守欲殺莽君子不之予父子無時而輕也子密人奴也比之真君臣猶得以問其罪焉擬之真父子則有間矣伊尹有莘氏之媵臣猶子密也去而事湯不爲叛也兄弟天合者也方其義之輕事之逆也周公得以誅管蔡季孫得以鴆慶父管蔡慶父不得而弟之也寵賊也人

合者也義輕而事逆也終得臣子密乎哉且唐事亦有之武氏革唐爲周張東之等易周爲唐而武氏終合陵祔廟焉先儒以爲方中宗反正之時爲大臣者宜執武氏告于廟社數而戮之而中宗不與焉然後君臣之義明而母子之道亦無碍矣夫武固君母也又君也而謂宜戮之則夫寵逆賊也武類也子密大臣反正者類也於寵奚有擁誠唐人也習而安焉宜其知有小君臣而不知有大君臣

也子密之義既汨於漢又惑於唐且將不白
后人矣後若郭誼之於河東也始而教劉稹
以叛終而殺劉稹以降武宗誅之史臣猶以
為殺降而失信夫寵之叛非子密之罪而寵
之誅實子密之功誼宜誅而子密宜封所以
勸徒義者也然則寵之未叛也則子密奴也
天命未絕則為君臣也寵之義重而事順也
及其已叛也則寵賊也當日命絕則為獨夫
也子密義重而事順也義者宜也權事理之

宜而不可滯焉者也如權之議必將使子密
為寵盡其心力上抗世祖討辠之師中破朱
浮伐叛之兵下為逆賊伏節而死然後為合
于義其說亦鼓亂矣又謂魏之篡漢也職此
之由亦傎甚哉故曰漢封非名權論非議

論齊景公欲封孔子

傳曰孔子適齊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
沮之曰孔子聖人也云云宋儒曰晏嬰智而
不知仲尼豈非天乎龍川子曰非也治國以
用賢為本人臣以進賢為上堯舜用臯夔稷
契禹用益湯用伊尹萊朱文武用十亂而治
隆唐虞三代之盛後世莫及焉嬰謂賢者之
無益於人國乎何沮之若是也蓋愚昏而不
知人者有矣既曰聖人也不用焉何與或以
晏子恐聖人之用妨於齊也夫伊尹興殷十
亂興周未聞其有害也或曰妨齊如夏商云
曰否不然使齊而成湯文王武王則亦商周
乎齊矣奚妨焉齊而桀紂其行終亦必自亡

而已不在孔子之用不用也嬰在春秋時以
為賢今其蔽賢若此斯亦大弗賢矣然不諫
其封田而諫其封孔子則又益非也嬰宜曰
田王田也我先君桓公葵丘之會有曰無有
封而不告載在故府可考也今寡盟自我始
如先君何則景公必不敢封而齊伯可繼矣
乃以沮孔子為不可封是舉其細而遺其大
也庸詎知吾孔子之聖而肯受之乎孔子之
作春秋也邢侯之國亡矣桓公之繼絕世雖

假恤鄭實封之也春秋書城邢而邢其實是不與其專封矣尼谿之田孔子肯受之乎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孟子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然則景公何以得與孔子而孔子何以受於齊戰國之時天下不知有王而孟子猶云然況夫子尊王者而肯受之乎然則晏子曰丘聖人也而實不知聖人者也

折中論

南齊范縝著神滅論以譏佛王琰著論難之稱鬼神之必有以佐佛大明孟思為折中論以質諸理而諭眾

言以明理達理之言至言也理弗達雖言多弗遠也雖達之人人或時有好尚俗有感悟天下達之焉萬世之天下之人之心弗之達也何也理弗明也南齊蕭氏之世蓋有之蕭以佛道理天下而范縝獨為神滅論其言曰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又曰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王琰著論曰嗚呼范子曾不知祖先神靈之所在縝又論曰嗚呼王子知其祖先神靈之所在而不殺身以從之孟氏曰是亦辯矣非達理之言不可以達之天下萬世者也人之生也有理有形有氣理者性善之謂也形者四肢百骸之謂也氣者知覺運動之謂也縝之言形之謂也琰之言氣之謂也且未盡知氣以為氣之論也於理槩未之知矣夫自太極生兩儀天地男女氤氳構精而萬物化

生焉此其時天地男女亦形而氣而太極其生之理也有此理然後有此形氣而神即氣之靈也如以為盡無焉則孔子所謂祭如在又曰我祭則受福朝服而立於阼階易之鬼神之情狀書乃祖乃父不救乃死周公以多材多藝代武王詩之頌大率祭祖考之詞而禮之繁文尤多為鬼神春秋盟必言若于國明神殛之皆聖經之垂訓萬世者如以必有則往過來化形消氣殫粤自上古以迄炎漢

人物生死不知其幾而善惡果報輪廻代出聖如義軒惡如共鯀賢如元愷戾如檮杌聖賢不言其事經史不紀其報是果天堂生於周代地獄設於永明然後死者乃復有形生者乃知畏好不知前此之生孰為授之前此之死孰為攝之西而曰天何以不知其尊東而曰土何以不知其卑而直至明帝乃求之楚英乃好之也前此之人將無魂乎將有魂而無主之者乎何千萬載之悠悠而後世之

棼棼也故曰生者醒也言有知也死者澌也言澌微也氣聚而生天地之氣之聚也非某某之氣為某某也氣散而死非某某之氣猶為某某也而聚而散天地之常太極之理如是也然則杜伯彭生伯有厲鬼者何也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嘯於梁觸於胸憑物假形形氣之未散者為之也久斯散散斯滅矣高山大川見恠物為光景者其氣大其散久用物弘取精多故其久且顯之理也如以形形滅而有氣如以氣氣散而有神如以神神久而滅而復於氣此以太極之理之綱維也而果報之說其不然

敬畏論

敬生於禮畏生於義之其所畏敬禮義之常也而辟焉者情之私也聖賢者論敬恒多而訓畏恒寡非禮義之教有異也蓋敬可恒而畏不可過故敬人之誨諄諄而畏人之教甚鮮也然亦有焉畏大人而已而又恐其畏之

過焉則又戒之曰慎而無禮則葸葸則之其所畏而辟焉者也古人訓敬之義曰肅也恭也畏之義曰懼也忌也怯也夫敬之與畏相似而大不同矣脩己者以敬為畏可也或懼之學也接人者以畏為敬不可也葸也夫畏已非敬而葸又過畏為德之凶而去道彌遠人情每怠於敬而趨于畏故敬之誨諄諄而畏之教甚鮮也易重陽剛而抑陰柔書曰沈潛剛克而弱者六極之惡也曾子受大勇於

孔自反而縮往千萬人孟子浩然之氣充塞天地之間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曾孟之不畏也然而禮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孟曰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曾孟之所畏也則禮義之常與夫畏而辟焉者判矣夫何今之世也合敬畏而一之勢交則敬利交則敬朶頤於利首鼠于害則敬敬之態有伏階有拜壓有涕淚有拂鬢有卑而俯傴而僂見敬者必是乃悅而獻敬因以是悅之見

上之上者猶鼠而見下之來者則自為虎頹然靡然波之流而風之鼓上下飾詐以相臨矣故上欲其畏也以為敬也下出於畏也似于敬也而實不之敬也而敬之禮亡矣奚獨敬亡哉閒居屋漏極意于為惡公庭大途肆情於不善鳴豫滅耳而無忌憚焉而畏亦亡矣奚獨敬亡哉然則禮義之敬畏亡而世俗之敬畏乃存勢利之交利害之暢曲盡其卑伏之態者率以為敬也吾見其畏而辟焉者

也葸焉者也懼忌而怯焉者也非有曾之大勇孟之浩然者也戾于德之剛而協于極之弱焉者也許慎曰畏惡也从田虎省夫畏之為字鬼首也其下虎爪也鬼頭而虎爪可畏也夫今之為敬者似之矣

酈食其

古人成大業者必有大謀非有大謀則不能以成大業故曰好謀而成取天下大業也謀取天下大謨也然古人有一計而二施之者

其先用之曰必敗而不成也其後用之曰必成而不敗也其終也不用其先者果不敗用于後者果有成何一其計而効之異如此哉蓋有機焉爾矣用之當其機則成否則敗故一計顧用之何如耳方漢之初楚漢共蹙秦而滅之已而漢楚又自為敵以相角而楚則有天下之八九楚權盛矣漢固無如楚權何也漢王方大憂之而高陽酒徒欲掉鞅其間緩頰而撓其權曰亟遺人立六國後真亦奇

矣六國分立則地捐之六國人各君其君臣其臣不楚其君臣也不楚其君臣則漢之所敵者楚爾敵楚之後徐起而收之奚而不可乃張良則亟借其箸一一籌之以為不可而豎儒一罵六印隨剷乃翁之事幸以不敗厥後伐楚之約信越不會楚漢雌雄未可知矣漢王又大憂之而張良乃曰王欲得天下莫如以天下之半捐之捐之莫如捐於韓信彭越英布三人者王而楚乃滅矣夫地一也分

之六國者食其計也捐之三人者良計也良之計固食其之計也胡先黜而後用之而遂以成漢業者良知機食其不知也蓋機在捐吾之有與非吾之有而人之感與不感爾方楚漢之初士非漢有民非漢臣從而與之若惠不費者然六國之後自以彼之應有非漢之惠也不感也不感未已且益敵矣辟之道有遺金吾不能有而示人以拾之拾之者以其自拾也非分我之所有以惠之也彼且奚

感後又從而奪之彼且必鬬信越之際已為漢臣而士為漢取彼固不敢以自擾所須者漢予之以名號乃敢有故舉吾已有之地而捐之三人者捐之吾之三人也故信拒蒯通之言曰漢王待我厚吾不忍負其感之如此辟之吾已拾之金分以與吾之奴僕奴僕者且感而金固吾金也其與自拾之金者不有間哉漢興而楚滅一策而兩效食其與良而二機前後用不用之而同得有如此者武帝

之世主父偃建分侯諸王之子使得各享有土之封而實則地分而易制武帝行之漢室以安計若奇矣然實襲賈生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之策也人知主父之策奇而不知由於賈生人知捐地之謀奇而不知由于酈生使食其不死則計必行之於高帝此其機矣酈生豈真狂者哉

巾論

伊古玄始喆聖肇生權輿文物弘啓典制觀

翬翟感角顛旃冕有成纓蕤斯備飾首之製遐我邈乎蓋以開人文之休觀革冒皮于洪濛者也至夫文章誕著組織聿興絲帛元首之上句領覆冒之下憲度精而益備風氣袪而轉盛夏商周之代興收冔弁之迭變非徒異古人新今制也時宜焉耳矣後其著者委端治禮章甫頎相君子容良其冠曰進儒者究天其弁特圜及其敝也鄭臧以聚鷸而貽戚酈生以側注而干時約竹蒙楯茍簡於裁

成巧士岸幘奚聒于名義此下趨之世馳騖之俗也逮乎宋握天鏡人文炳煥時有眉山蘇軾曠世英髦雋才絕學宏辭遒句遠駕洞雲麗賦清章前無陸謝方諸漢時南陽之朱北海之孔聲譽頡頏然而睿心指往創制物始織時冠慕古道安於山林清逸也裁幅為巾垂帛象纓稍製不羣豐儉適義誠儒者之偉儀隱居之高躅也今其妙譽恒芳遺規猶在乃有謭麼小生鄙偽陋儒竊宵燭之光擬輩捧之迹噂沓權門賁來都市汨沒于囂紛臭處塵容俗狀之中爾乃首山林之巾心壟斷之賤節非幼安而服青帽德媿有道而效折角宗一坡翁今何多也昔仲尼居宋章甫同人從殷道也哀問舜冠孔對以德崇性本也今巍巍焉纍纍焉皆蘇其首亦堯服而桀行冠奚而心跖使其因名眡義顧影思形方且心悚而神愧辱多而榮尠矣亦何必前辱古人後累時彥而速畫虎續貂之刺為若是矯詐飈起而奸時制象恭偽行而釣虛譽者

君子欲毀裂而擲之誠恥之也

立太子論

古之太子與諸王並育而不蚤建儲位每於危疑倉卒之際太子不得立而諸王正位焉何也蓋太子雖未立以長其分也自以其當立也故多不屈意於大臣而以大臣無與乎其力也甚者見大臣之所為或不王焉其淺者又每形之于言而大臣者固已忌其不德手已而又慮其立且禍之也而其次之諸王者又以自非太子也而不敢驕乎大臣而大臣

者又欲樹德焉此其危疑倉卒之際多有易儲事也况意外之不可測者又閹寺手噫為天下遠慮者必預建太子矣

論三代

唐虞而後有天下者曰夏商周謂之曰三代而其君之聖而創業者曰禹湯文武謂之曰三王後世之士肆口而談縱筆而書以望功業之盛者必曰三代之治以望人君之聖且賢者必曰三代之君天下莫之有異焉者也

然人之賢聖者不常有而天下之理勢不常治今試以詩書之所載史冊之所紀質而驗之其於後世亦未必常治也禹功之在天下而浹人心萬世莫之忘也千歲之下尚有魚鱉之思者夫何啓立未幾也而有扈不服乃至大戰於甘而召六卿亦岌岌矣三苗之征彼且蠻夷不至是也啓崩又未幾也羿逐太康於河仲康立又未幾也而胤侯之役又興相立又未幾也而為浞澆之滅甚慘自是而後夏德日衰諸侯不朝矣四百七十二年之間求如禹啓之世亦不能半之也商世稱多賢君孟子曰賢聖之君六七作湯之後而太甲使不伊尹與刑厥德顛覆未可知也雍己立而殷道衰諸侯不至也陽甲立而殷道又衰諸侯益又不至也自仲丁而後廢適立弟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使無盤庚武丁殷道又未可知也易載鬼方詩頌中興則四百九十六年之間前之亂亦不為少矣周以仁厚立

國歷世積累何基之厚也武王弔伐四海永清一傳而三監畔亂使聖臣狼跋於東再傳而膠船肆雪使昭王溺死於南三傳而穆王耄荒幾亡於徐偃五傳而懿王不道見刺於詩人厲王之流於彘幽王之弑於戎使無宣王一中其興詩人美頌之義則二百五十七年之間赫赫宗周滅已久矣後至平王卑轍一東陵夷不如一列國萎然綿綿殆不能君孰謂卜年八百之常治哉雅亡而春秋作聖

人有大不忍書者矣夫天下之勢一也盛衰相尋而世不常治天下之人一也善惡相軋而君不常賢況時或有君而無臣世或有臣而無君安能百年之盛治哉故觀之詩書之贊頌載之文士之揄揚以古之三代似乎別有一天下而非後世之可及及考之治亂之迹亦太平之不多日而已余為此說非茍聖謗詩書也亦欲後之君臣相與用賢圖治則四三代者非虛言矣果非别有一天下而非

後世之可企及也

論承繼

得天下者固在於創業之君永天下者尤在於繼體之人創業者難也繼體者易也天下常得於難而失於易何也天下大器也創業之人取之於敗國之手其才其德固足以取之也繼體之人而無是才德斯不能守而為人之取矣故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無震之長子之才之德器不可主也雖得之必失之何以言之有天下者莫永於三代其君固聖德之主而得天下又以仁矣然禹之後非啓有扈不可服也湯之後非太甲典刑不可守也武之後非成王武庚必可興也是雖先德流澤而繼體之人必足以守之然後人心定而王業安矣漢取天下非純仁也使終之以呂惠之亂高祖之赤幟仆矣有文帝以休養生息而後漢業昌唐取天下非盡義也使傳之以建成元吉之狂神堯之耄荒驗矣有太宗以從諫用賢而後唐基固宋之取天下亦

未甚異於五代之君也使不有長君以繼之則藩鎮篡爭之禍必又接踵於汴之京矣有龍行虎步之天子而後宋之祚永然則創者固人傑也繼者必英主也不然者創於先失於後必矣哉秦之一統雖非漢擬而其興亦昌熾矣賈生以為得中材以繼之六國雖失關中之地未必遽亡也繼之以胡亥則亡晉之一統則非秦類而其時亦清謐矣衛瓘跪

以撫床而借後嗣使能擇賢以付大位五胡之醜未必遽亂也繼之以惠帝則亂隋之一統亦名晉比而其業亦富安矣文中子獻以太平十二策如能用之必不致敗也繼之以煬帝則敗噫繼體所係豈可為易哉考之乎夏商周之賢王參之乎漢唐宋之英君驗之乎秦晉隋之昏主則繼體之重不減於創業之難也禮曰父作子述語曰祖功宗德然則子之述與宗之德永天下者之至論也

論臣節

天下有大變君子有大節守大節而不知通變之道自處之不以為非也世論之不以為是也易曰不節若則嗟若無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又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夫既戒以不能守節而又戒以不可守節聖人作易為君子謀果無定論如此哉噫此聖人所以示時中之道也故又曰窮則變變則通義可見矣夫窮而不變何以能通君子不通豈達道哉知此然後知處大變守大節而不失於執一無權之道矣胡元何如其時也二綱淪九法斁四海腥風五嶽羶霧人道盡亡天下禽獸斯天地閉之時也天地閉賢人宜隱矣而當時謂之賢者才者詘身伏首甘位苟祿為之驅使何其無恥而不知愧也甚者假揚雄詘身之詞託荀攸仕魏之義生也謂之救時死也謂之明道借聖賢之言以文其貪鄙之私不知世有魯仲連矣噫何其無恥

而不知愧也及夫中國道長日月麗天　大聖人出以春秋之義內中國而外四夷正冠履之分辨首足之顛斯時也可以信道可以濟時可以敘彝倫可以拯屯蹇翊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繼皋陶伊傅周召之臣斯亦可謂不遠復其義吉矣斯亦可謂窮而能變變而能通矣斯亦可謂不苦節而道不窮矣頑乃有自謂賢者才者甘心於夷虜之臣低首於犬馬之拜貪其豢養受其褻嫚而欲為之死焉

嗚呼荀息仇牧之義如是哉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詩曰戎狄是膺易曰迷復凶斯人也繫以春秋之法詩人之義大易之理可謂用夷矣可謂戎狄矣可謂迷復矣昔武王伐紂飛廉死於職出公拒父子路死於難武王不封其墓孔子不稱其節蓋死紂非忠死輒非孝也況胡元之虜肉視中國草芥人物而欲為之死節焉忠乎孝乎孟子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元之視臣可謂犬馬之矣而寇讎之也為宜何賢者才者之不是思也東

關之戰王裒之父枉死裒終身不仕晉之初嵇紹之父亦枉死而紹為晉死節君子是裒而非紹以其死之非孝也夫晉中國也猶不可死其難矧元何如於晉耶齊莊公之弒也石之紛如死之晏子曰非其狎暱之臣焉得而死之莊公雖無道不胡元如也然則諸人欲死之者為非不死者為是　國初起義而元末諸賢皆不仕而其仕者或嗤其失節如

劉基宋濂詹同等故著此論以明仕元而欲死者皆非節而不知聖人通變之道也

辨惑

陰陽家以左為上曰青龍也右為下曰白虎也小民惑焉龍川子曰此術家之淺事訛亂之甚者愚人不之知耳曰青龍者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也曰白虎者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也乃懸象於天無與乎地地非其所司也地道尚右於卦乾始

乎西北於地山陵西北為上地不滿東南西北高東南下也於兵右後山陵前左水澤於人右手足剛力於禮太廟　太祖西坐正東向之位於賓賓自西階主自阼階於官不稱職為左遷於士古人稱人之賢才者曰無能出其右然則右者宜高宜大宜弘敞而阜厚之勢也今　京師帝王之宅也亦云右擁太行後枕居庸不云左有高處為形勝也然則尚左者乃夷狄之法爾故曰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朱子曰中原山脉自西北来故西北者天下之脊三代漢唐皆以西北制天下我朝建都亦必不東南而定鼎址京者西北之勢不可不據之也

論將

古之所謂將者欲其權重云〻也後之所謂將者畏其權重云〻也夫將者有權之謂也故兵書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夫君命亦嚴矣乃敢不受將不為方命跋扈乎唯君欲

其權之重也而不內制將以其君不疑也而得外專君不疑也將外專也李牧得以饗士李廣得以射獵李勣得以為唐之長城郭進得以為宋控制西山此盖君不內制而得重其權將不自疑而得專其任邊塵所以不飛而將之威名自烈〻於境外矣後之所謂將者畏其權之重也文臣以臨之內臣以監之上功簿者考校錙銖而實不能得實級乃徒足以拘孟尚使邊將戍卒解體而生逆心徵散衣以銀絹也悍官猾帥侵尅而濡不下及虛文而秖足上應使上有月日之費而軍無斗升之需此其為權亦可謂微之微者爾安望其養萬里之威以銷其南牧之氣哉況耳目之司寄之不得其士心膂之任委之不得其人曰推擇也而舉保之責不任其成敗曰兵柄也而巡邊之臣不核其能否外之而不內也疏之而不親也世為太平安用毛錐也此其勢必將重而輕輕而重將有如武弁得

志而儒者方將無能為矣此亦天下古今豪傑之所共見者也愚意謂宜精擇本兵柄之臣再加訪退廢之士東自四海治西至保安州又西自環慶以及固原三邊北虜之情之志之勢吾得探而知之厚其賞而不以文臣拘之重其權而不疑之必將有文武之才可為任使者若曰不然今日之誤事者何如

論相

古之為相者一後之為相者四自唐虞而下

由成周而上其為相者可知已舜之相唐禹之相虞益之相夏伊尹仲虺傅說之相商姬旦召奭之相周有相之德故有相之業今觀諸其身之聖賢德可知也觀諸其天下之隆盛業可知也傳曰有內聖之德必有外王之業易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人雖不一代雖不同而其為相之道無不同也自漢而下由宋而上其為相者亦可知已人品之高下器量之淺深才識之大小雖時

有不一也而人因之以不一乃有所謂識體之相焉有所謂救時之相焉有所謂更變之相焉有所謂庸佞之相焉而其治亂盛衰亦無不由之以見也漢之相多矣蕭曹丙魏識體之相也畫法守一而天下未嘗不清靜也不問吏吐而天下未嘗不寧一也牛喘而問若迂矣而殺人者豈縱之乎水旱必奏若冗矣而條例者豈廢之乎若蕭望之李固杜喬陳蕃竇武審勢決機欲以隨時而補敝斯亦

救時而已矣公孫弘之阿世張湯之律令於漢法亦變更矣而張禹孔光胡廣之輩則守位順從庸懦猾佞之例也唐之相以杜宋為識體以姚元崇楊綰為救時以李林甫裴延齡為變更以伴食模稜者為庸佞宋有文富司馬韓琦呂端識體者也趙普夷簡李綱趙鼎救時者也王欽若王安石呂惠卿南渡公田闢會變更者也韓絳曾公亮輩庸佞者也漢唐宋之人雖有四而其終歸於兩端而已

矣善惡治亂之謂也識體救時其人善以治變更庸佞其人惡以亂漢唐宋之所同也然究而言之庸佞之相似識體變更之相似救時變更若救時也然或權不足濟勢見不足以終慮法不足以漸通制不足以經久駭世驚俗紛拏騖亂有害無利倒行逆施止足以誤國殄人矣此其知見於有為者也庸佞則非知體也蓋其以曲謹小廉為持行以徐言端靜為養體以不泄溫樹為慎以舉策數馬

為恭朝綱不立而曰侍經筵百工未熙而曰格君心唯々喏々持祿固位而謂得大臣之體以盡廢天下之事者乃所以妨賢而病國矣此其知安於無為者也然變更之相代或一二而庸佞者則接踵焉豈天下無奇特豪傑雅識洪量至公血誠之人以天下安危治亂為己任者哉顧英明睿知之君一留心於擇相必識體而不遺去半篇

王陽王尊

史稱王陽為益州刺史行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柰何屢乘此險即自投劾去後王尊為刺史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叱其御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孟氏曰漢世尚名節行多矯激而過乎中二子之行矯激而過中者故為之說以析二子而開后人曰人之所以為人者以道禮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道莫大於大倫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天下之達道也臣忠子孝是不可解于心而修身以道行道以身身也者所以行此道也夫有身所以行道必無其身者道將焉行與夫必有其身者將焉有道道斯離離道非人且非身矣王陽者必有其身者也王尊必無其身者也皆不知行道以身者一則重之而必有其身一則輕之而必無其身必有其身棄道者也非忠必無其身棄身者也非孝夫道不可須臾離而身有輕重焉時也所以行道也當其身之可輕見危必授

命臨難必毋免殺身必成仁舍生必取義可糜可戮而不可使辱斯則行孝之大者不然者苟全倖完存血肉之軀以偷生夷狄禽獸爾虧體辱親斯則不孝之大者遇其身之可重有辟世有辟地有辟色辟言髮膚手足不敢毀傷亦非不忠其不然者則攖龍鱗啖餒虎輕生徒死取戮失身亦自經溝瀆爾不可謂忠王陽之身非不孝者必有其身而無用於世則不可以為忠王尊之身非不忠者

必無其身而無益于世則不可以行孝均之俱廢一倫焉非達道也比干一身也知必死以直諫焉殺之而且剖其心孔子曰仁不有其身也曾子之遇齊寇且先去以為民望孟子曰義不輕其身也夫輕重其身以為道者孔孟之所與輕重其身而廢道者孔孟之徒所不與矣楊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君子以為不仁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君子以為不義夫為我者身若重也乃至不仁兼

愛者身若輕也乃至於不義不仁者乃至無君不義者乃至無父無父無君者乃至禽獸天下之達道不如是矣夫二子漢之賢者忠者孝者史氏之所稱而許者非不仁義者而其行若此者矯而激之過乎中而流于楊墨不自知也人必欲推先人遺體之心則天子益州之守必無身之人而後可必欲盡不畏九折坂也則壑下之腐肉朽骨也亦多矣噫惕也吾知禍矣尊尤無謂哉

卷終

孟龍川文集卷之十四

黎陽孟　思叔正甫著
新安金繼震長卿甫選
黎陽朱應鼓德載甫校

傳

高密王傳

高密王風姓太皞包羲氏裔也包羲以聖德代燧人王天下其後有名后者佐黄帝與力牧常先太鴻為四相以養民帝以其子孫繁衍飫世依稼穡之德以作甘為天下利錫以

社土而封諸高密云王生而神靈輕體纖腰行步若飛善鳩其衆環侍擁衛誅令嚴肅謹君臣之禮尤勤視朝日再放衙三時弗怠惟冬寒乃止其子若孫無弗王者然無專土而有專民王出之國多集有巢氏有巢之人甚愛重之聞其止或爭奪以邀請至設食前導王弗前衆弗敢前或爇香隨之強而後可然亦弗飄然也王所居曰臺亦曰房工既勤政

衆亦力作紛然出入性弗少暇蔵精旨蓄曳鋒於其後人有犯之者尾而刺之棄其刃而去雖死弗憚中之者必臃腫痛楚詩人所為頌莫予拼者也然性勤工巧四之日載陽即出郊原囿圃於凡穀蔬木卉野葩欄藥汀溪澗沚之毛而華而芳可以為粮者無遠無近採掇以歸蓄搆積居蘊釀脾室迨霜寒至乃塞墐向户入此室處其趨有為不致休息如此蓄糧既多不可勝食秋歛不給野人或請助焉王弗悋情上自王公飲膳餌眾無不取給糧既甘美為世所尚迺有陶唐氏者妬之每標衒自售雖意味相類其利益弗及遠也又其遺渣弃滓可以膏華錠燿明燭華屋良夜是用是宜其利之緒餘亦慱矣哉然其世嗣彌廣遂遍天下其居廣山大谷者尤多賦性忠義人有害其君者雖千萬億皆死之無一生降者此其國以永存也然咸襲高密之爵云

太史公曰春秋時有任宿須句顓臾皆風姓之胤也周室未衰係已衰滅豈皆不高密若耶昔人謂厚施而不食其報後世子孫必享天下之福風氏世有利於天下所謂享之者非耶使任宿須句顓臾之君臣皆如高密將不至今常存耶後世之亟有能遇難必死以報其主如風氏者耶余甚嘆焉又曰風一姓也後世有外奔夷裔色玄而醜形貌若壺為楚驪之所惡者又有居晉之鄙朋黨驪氏戕申生者皆無大君長非高密之族云

張孝子傳

孝子姓張氏名宗徹蜀之銅梁人其先楚人也元季兵亂徙家銅梁奕世素儒淳德未流祖弢家饒益有僮數百指父文錦頴敏恭慎在邑庠以文行名有二子長即孝子次佳徹父以二子絶人頴敏惟克肖已勗之以家業迺孝子頎父若弟咸有用世志謂其弟曰色養祿養均也子其移忠以養志吾將課僮田

以供朝夕忠樹於君者悅於親可無憾矣未
幾作亂舉庚戌進士未授官也遽以省親歸
孝子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君親至理忠孝
一致也事親吾志矣終於事志斯孝之大子
姑勉旃佳亂依〻弗去父命之再乃行授鐵
之滑臺令孝子日侍左右承顏怡色父亦得
以肆志經史暇則歌詠暢志忻〻如也父子
申〻如也乃孝子之家以孝謹聞歲甲寅父
忽膺疾痼焉孝子日侍湯藥夜不寢者彌月

盡謁楚蜀名醫診視咸謂脉無生理大命不
逮且餌服不入二豎子在膏肓非可攻治既
彌留且屬纊矣孝子曰人理已極神其不我
佑乎吾讀陳藏器書云人之肉可以活危疾
又闡古有割股以愈親者亦神之佑之也已
乃大泣曰神獨不佑予乎吾即以死代親代
亦奚恤乃夜齋沐乃具案爇香乃叩頭血誠
以禱於天地祖宗而祝之曰吾家世修德而
無隱慝我父復為名儒又未登仕也今大病

乃爾是乃天之罰我罪延於親也今願以身
代遂引刀割左股已乃和藥暗進之父父於
藥久弗能進也迨是乃能為一啜然漸甦矣
再啜良愈決明病如拔鄉人來唁者咸嘖〻
曰古有孝感者傳曰孝弟之道通於神明若
張孝子斯不較然明白矣乎不然何已革之
病一啜而甦久淹之人倏然而起者若此哉時
有司者聞而異之乃率邑之父老往慰孝子
且書而表之以為世風勵

野史氏曰父子體同而氣殊古之孝子不以
身自私今張子孝誠急切知有親而不知有
身其於古之孝者殆一之歟傳曰塞天地橫
四海貫神明者孝而已矣故有誠達泉魚感
通鳥獸藤以神授方以宜語茲固通神明之
德理也張子之精誠純孝委身以愈父疾其
於感通之理章〻尤著矣自世澆風漓禮衰
倫斁人子以庸息自處旁有救親者乃以為
矯通感者復以為怪其或羣詆而非之於庸

且急者曰吾中行也槩之古人豈以其貴者此其賤若彼哉傳曰非孝者無親殆此類歟明制官三品以上乃得立傳匪是傳鮮克有立也然獨行孝義故亦以例傳而純行才德可為世勸或恐其堙沒無聞故歎有外傳小傳家傳之載以備史氏之亦故予綴孝子之大較以俟太史氏采焉

谷南焦君傳

谷南子焦君者陝以西三原人也名世傑字

漢臣號谷南子形修而甚鬚魁梧雄特寡言咲性方直望之肅如也初其先焦翁舊賢遊關之東關東賢士大夫咸義而譽之後貲大饒孟焦翁卒於成化時谷南子乃與兄來繼其業而谷南子獨不刻削多取贏羨而頗以寬厚少取贏羨迺諸賈則又務益綸智搢筴銖銖而寸寸及終計其所入咸弗谷南子若也谷南子之言曰長蘆負海帶河足貿海鹽海鹽利半天下雖少取贏羨猶足以大其利因

而賈鹽而所入益饒又曰智者擇地審勢而游其貨黎之陽居河朔為南北之衝北賈燕趙南賈梁宋其人民憪忮無羯羠不均之病貨物所交易一都會也迺沿浙漳衛浮挽清御風颿而檝日颯颯來矣取羨雖益少而其得贏過當利愈饒用是以鹽塩起矣久之乃曰息幣留居貨之蠹也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也而吳蘇杭越亦江東一都會也乃令人分貨若幣南流蘇越而蘇越布帛錦綺北走齊魯兩入

秦隴谷南子富至鉅萬萬矣迺喟然嘆曰賈之利我已裕於家吾將以施諸人鰥者斯婚寡者斯嫁死者斯棺斯葬貧者斯救緇黃有丐者斯施斯予弗厭也既又曰我之利吾以濟之人我又將助之　國迺載數百千金而輸之官帑既又曰官之帑吾已致其貲我又將顯吾身復益以數百千金得衣金紫為指揮使煒然身光榮矣既又曰陶朱公云仕宦而至卿相居家而致千金此布衣之極也苟

沉沒而不忘桑梓矣遂理其貲將大歸而濬人士賢者羨其德施者懷其惠居者慕其情循依〻然也茲非素封者耶茲非富好行其德者耶茲非章〻尤著者耶

贊曰易云富家大吉今觀谷南子之賈不刻削以覬贏羨而日饒益可謂吉以富家矣又曰貞者事之幹也其運財而不滯約取而多獲不智而能之乎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量已力以博施推恕心而濟物不可謂不

仁也而又輸國無卜式取貴之心榮身得史遷處士之義可謂不義乎又艮之上九曰敦艮吉其不汩〻於利而知止以言歸吉孰大焉故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君之謂矣孟忠曰予書谷南子之賈有大義焉既已有大感焉夫儒者未嘗不口仁義而道先王夷考其行背而馳者多矣乃至溺於富貴至老且黠猶不止諸船者其於谷南子為何如耶是為之傳以勸以警

張嫗傳

張嫗者東昌之館陶人年六十餘貧善寡居天順間館陶飢南徙黎陽以紡織自效傭於吾祖居大伾山之東傭且彌年慎肅有禮勤力不怠祖妣能之凡家政之大小臧獲之勤惰畜牧封藝之多寡早晚大而戚黨之假貸者禮行者取者予者必謀諸嫗嫗可者必無咎否則嫗必怒後且有悔里閈中有欲侵削孟氏者輒不如志或詈之曰若孟氏奴也利

孟氏耳于若奚有嫗應之曰吾衣食孟也居止孟也安之而莫酬犢犬不若矣況若勤吾性也乎哉傭自若吾家日以裕而嫗功愈篤年九十餘卒祖考妣感悼殊甚為之置碁服厚其喪葬居仁里之張家村西里許歲時伏臘率子若孫往奠哭之祖考妣終迨今不輟傳以為張嫗塚云

論曰好逸惡勞情也人已有分勢也嫗張也傭吾孟氏人已忘矣好惡小矣其於受若傴

怠若事者何如又曰嫗傭也而酬吾孟氏厚
矣世之高爵厚禄出入赫奕而背公立私負
肯既厭心者聞嫗犢犬之言亦少知愧矣嫗
真可傳也哉

王瀾傳

太史氏曰義人之性也處義極者鮮哉余讀
漢史有義姜肱云昔人論賢人義士趙禮江
革類詳矣風澆俗汚人不古若悲夫義有一
節敦鄙率世觀之異焉傳曰王瀾字回之濬

人也兄溱叅政洧通政使弟濟國學生瀾謙
退尚施二兄清慎廉約知其以官貧乃折節
力田發貯循業家最為饒新鎮瀕淇衛河地
下鹵畝百錢不售瀾買獨以二百或啗之則
曰是河之衝或决則沃未幾如言畝收鍾餘
室益以裕正德庚午大盗起山東屠剽魏濬
至新鎮家人由後門以逸盗執瀾於庭大索
金貲瀾傾囊以出盗未厭已乃縶濟以至衣
餙好美曰此真富者濟無以應將殺之瀾伏

泣曰此吾繼母弟為少子母愛之故逸樂如
此然家事惟瀾是主彼不知一錢盗將加刃
瀾以身蔽濟曰寧殺我毋殺吾弟一盗曰義
士也釋之盗又欲入某人室瀾曰此名富實
處中未必有又欲入某某室瀾又曰此寒官
無所得盗遂止衆賴以全盗乃酣飲以去歲
辛未冬盗由山東来勢益熾擁數萬騎過新
鎮瀾㩀家先入衛城矣盗猶憶之指曰此義
士家也令毋入無一人敢入時蜀進士安佑

尹濬核其實為文以紀且表其門瀾年七十
六終鄉人追慕之君子曰詩云民有秉彜好
是懿德今觀瀾事豈不信哉或曰事激於心
偶然耳夫夷齊輕國以讓孔褒弟兄爭死豈
皆虚耶亦豈偶然激耶即士有百行瀾不盡
其然然則隘可以廢清不恭可以廢和耶管
敬仲之仁匡章之孝孔孟奚取焉如瀾之行
可以敦世厲俗矣余著而傳之

聶氏傳

蟲氏子其先蠃族也初混沌氏絪緼太極剖析元氣幻化萬物鱗而龍屬羽而鳳屬毛而虎屬介而玄武屬至於匪鱗匪羽不介不毛蛇蜒蠕動則為蠃焉自盤古氏青皇氏栗陸氏九頭氏綿延數十萬年荒忽恍蕩莫可考稽於是蟲氏滋益繁育別生分姓遂遍天下矣其以名著在商中興時則有若相虺周之末造時則有若蠛蠓有若蚳蛙漢興從高祖入關滅秦以功封侯則有蟲達今之蟲氏者

或其後歟始於無姓孔子贊易刪書以其為氣也陰伏於下欝而不散於卦為巽為臭又其生質靡骨而肉人或觸之潰膩靡爛喪其所有人以其臭惡之彼亦緣此以自恃鹽庚所謂臭厥載起穢以自臭者也世人緣此氏之曰臭蟲云蟲性陰柔褊仄晝伏夜行飫皮肉嗜腥血輕身岐足善緣垣屋入闥與依帷帳偎床榻親枕席伺人熟寐乃噬肌膚吮脉絡需於血以充口腹或覺而撚抹擠捏遂破

腹殞身以死而又有遺臭且又趨勢爭利利居市朝故都城衢巷官邸肆宇蟲名臭者寔繁有徒曲房細室無所不有車載斗量不可勝紀其多也如是性喜附炎每至周七八月風温暑溽蟲蟲蘊隆則牽率朋比伏隱潛藏乘間抵隙以人肢體為其俎醢以人血脉為其醇酎食而求飽以去被齧者則癢痒憤腫令人撫摩搔爬揮手頓足終夜不寢及篝燈出火則倏然而散莫可追捕由是京城內外

四民九流婦女老稚夜靡寧焉其為類也咸雲悍獨而畏高明大廈華屋椒壁蜃堊則絕跡滅影懼而遠去至於窮悴細民屢空陋廡朽木之材糞土之墻乃更居之為安長子養孫蓁蓁室家闐闐然攘攘然濟濟然皆能摩頂放踵剝牀以膚大吮小齧虧體賊身瑣瑣旅次孜孜利商巧工勤婦夜作宵織殆廢生意業儒觝生攻書貧士瞬既有存而息不能養晝之有為而宵弗暇得日之夕矣迨及牀

爽坐以待旦然後少寧昔人所賦就顏避跖此其類也及乎商飈厲節北陸履霜天地肅殺蠕蠕閉藏爾乃塞向墐戶居壁竄隙潛形遁迹不耻逃匿潛雖伏矣亦孔之醜吁

太史公曰萬物稟天地之氣以有生蟲亦天地之委也肖形兆億獨爾形纖且趨炎附勢作生民害為人所惡如此桀之何哉桀之何哉傳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為猿鶴小人化為蟲沙茲其小人所化者耶夫人

無鱗介毛羽三百六十嬴蟲而人為之長人固靈於物也乃亦有趨炎附勢剝民脂膏侵骨及髓以自利使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其為害顧不大於蟲邪時或被法盡沒所有是非臭厥載者邪君子之生也出以立事立功處以立德立言流芳百世小人者乃貪勢徇利以亡其身污形營穢汙青遺臭萬年人不醜於蟲邪予有感焉故為之傳以警夫世之人蟲

碑文

濬縣令葛公遺愛碑

敘曰唐虞三代之治尚矣春秋以前循吏不可得而紀周之末乃頗可著太史遷述史記始傳循吏蓋其詳哉其於列國不能多錄人少事核蓋其慎也余讀循吏傳始于江陵孫叔敖叔敖之治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吏無奸邪江陵之有循吏豈虛也哉余因集葛公之政善吏循刻之以碑云公名慈荊

之江陵人也賦德純靈英才絕世少與令扈副見吾陳公四人同學楚之山寺久之見吾者三人率先登第公自以未充實美大也益自修勵心養仁弘材精義斷悉究五經于詩則晦翁於書則蔡沈於易則程頤朱熹於春秋則胡安國於禮則二戴高堂生及徐生之容又能兼善也咀實味華汪洋涵溢氣浩文蔚識融才博一出而進士第矣 明制天下之邑若赤與畿必進士授公乃受濬令乃于

是出其所學施于有政崇德蹈道禮士愛民
為人庶先學體仕用外內純一用詩以陶民
情執禮以節其俗明書以辨事時易以權變
春秋之斷合經以正二期月而已四履之間
密如也初戊午已未夏秋覃懷不底績沁丹
淇衛共灌於濬淥洞懷襄治非人力公之憂
民廢寢與食如已溺之水退民庶艱食鮮食
如已飢之王稅不可緩也公不以已請而急
民故乃拙其徵科庶且及新蓋公深悲人窮

而民亦知公憂民之憂也公之治濬也不感
而嚴刑非不得已不施蓋仁弘義精之素履
巳已秋農有年矣公始怡然濬南道口里
河毎溢舟渡多溺公惻然曰子產乘輿之患
殆非所久吾其以政設舟數十聯如坦途又
曰茲衛地也今少庶矣孔子曰教之乃建東
山書院謹勑功令山峰加秀士氣奮庸儒業
多彬彬文學矣國有令甲載在洪武三十年
官之陟者民不可留濬人僉曰我公以五經

為實學待民士為實心居之官為實政普之
民為實愛今其陞矣公將以仁弘義斷以愛
天下是不可留留其遺愛之在民心者文之
銘而鐫之樂石銘曰
維初在昔時雍世熙粵唐有虞和重累洽曰
夏曰商姬隆乃王蔽芾弗芟人思謠思爰有
甘棠荊楚英英烈烈闢救政循顯明是維卿
月侯化侯以匪曰吏理入漢迨唐宋訖政龐
耿耿循良中年見魯密邑卓文聊馬誰伍兹

後卓卓於赫焯焯厥匹約約爰及我
明世泰道亨
皇帝勵精卅有八年不忘遠裒不泄邇甸曰
惟靡靡邦畿千里民亦勞止爾衡爾銓惟慎
惟艱獲才斯賢天官維謹既明維審臣職維
藎乃擢我公文躍江陵氣充才博道學之宗
聿公之政出由心良愛遺氓黎民思無疆思
公之仁煦如春溫父母子孫思公之義民樂
其樂公罔利利思公之寬公寧自譴民室邇

安思公之刑刑簡以清外內謐寧古有三吏
為民父母惟循曰良葛公是有於維葛公民
心熈只耆艾童稚孰能誘只勒銘伍山宇宙
青史

濬學掌教陳濵川去思碑

嘉靖辛丑夏大梁陳濵川先生始掌濬之教
三載以賢擢國子監學正於是濬之公而察
寀私而鄉望屬而諸生賀蹉餞席恐後之弗
之獲也行之日復帳于郭之西十里亭揚觶
孟龍川文集　卷之十四　十六
淪軷日且晡矣咸泣以別乃諸生顧益又泣
而弗之別也車者騎者步者尾而隨之宜滿
之驛先生因以命之返咸泣以拜諸道左已
而始從命也然北者黯然南者惘然矣越明
年乙巳余讀書大伾山寺闔學百餘友咸之
山寺而請曰自我先生之北也其等會業則
思其文出言則思其信公宴則思其禮應事
則思其義動履則思其容較藝則思其明談
義則思其雅事上則思其貞夫思之者士然

已民庶或未之悉也近然已遠地或未之徵
也令人已後人或未之知也茲欲舉士以詔
民明近而彰遠書今以垂後而浼諸生蠻蠻
之思于其文之石予曰嗟異哉石之立多矣
而學則鮮匪學則鮮思也政與教異也政多
嚴教多寬寬生愛嚴生畏畏者多雖弗盡欲
弗敢也愛者寡雖盡欲弗能也茲學鮮立石
而郡若邑實然森森列矣刻教之道寢廢而
師又弗弟子親嚴或尠恩寬則靡義恩義盡
孟龍川文集　卷之十四　一九
而思隨之矣詎有文義禮信容雅明貞八行
咸備者哉然先生與若等相與也奚若曰諸
生固步步而趨趨矣乃先生則又不嚴而肅
及故誘也盎溫然以和三年不叱一士焉奚
有于賈楚予曰嗟異哉是足以立之石而永
其思矣昔七十子之於孔子也無思不服雖
小大有異乃若其情亦若是焉耳若先生者
其感濬士之思也則宜先生名嘉言字德卿
河之南祥符人繼掌其教者關中陳綬倅教

則文城曹雲鵬臨潁郭童三先生之文行又可碑也孰謂學無人哉孰謂學無人哉諸生以其碑樹之明倫堂右階陀下

濬縣重脩長春觀碑

有明
高皇帝統一天下稽古制禮正旦冬至及
萬壽聖節俾内外文武羣臣行慶賀之典上
祝
天子千萬歲壽悉華宋元講經之謬盖以盡

酬報敬愛敬也禮本於慎故先期必習乎儀京都則於朝天宮外郡若邑即老釋之殿宇而行又以遠褻瀆誠肅嚴秘也濬城之陬巽隅有觀曰長春歲則邑之令率屬禮習其間自今迴於新制年且二百棟宇傾圮垣隤基墮龍庭鸞馭殆於慢褻庭墀窪垣雨水滯〻来注庳隘莫容班聯不屬禮用是韻嘉靖甲寅濬有丞曰徐公賢以涖宫以能任事攝茲邑政而儀是習焉顧而歎曰習儀於觀者以神宫之弘麗道宇之清虚也而乃陋且卻若是何以稱盛禮壯觀視肅臣工歆忠敬乎乃余視篆者之責也時方督城役稽計羸羡將新之弗足也乃勸導其耆民又弗足也乃益以已俸之金徵工庀徒經營伊始而鈞陽董公以進士来尹於濬固諳于禮敏於政者聞之曰是禮也喜而乃相厥成于是崇其門為三中高以弘　龍亭御也左右稍庳宫民路也繼以前殿丹墀翼也于三清之殿則棟楹

之橈腐者以堅易敗甓瓴之缺破者以新易故赤白之漫漶者以鮮易汙垢直若繩道坻若衡不陋不盈可下可登望之也巖〻焉窿窿宜可容而禮可成或問之曰觀宜若是乎哉孟思曰觀者觀也巍然肅然可觀望也匪巍匪肅弗觀也已故茲之舉有觀道焉萬聲嵩祝容與太平可以觀盛也臣虔以肅禮和以穆可以觀敬也墀坦而潔殿莊而嚴可以觀靜也若其廟貌廓弘檻宇赫奕可以揭虔

妥靈毆屐祓尊者義兼盡焉而有　明制禮之意斯之爲稱觀乎可觀之矣乃爲之記刻石立之西序右階之下將以告來哲懲前之隳懼後之廢也董公名世彥癸丑進士徐公名夢龍東阿人

濬縣新建道口浮橋碑記

濬地古名於書書曰卜河朔黎水黎水今堙廼衛水自共城山來而林慮之淇水攸同焉詩人所爲詠源泉在左淇水在右者也至枋頭入濬之境淇衛二水流不北也曹操下枋

木障之北以漕而濬遂爲南北之要地勝國時漕由中灤入濬　國初因之後東清漕通而濬始免於運然太行之山百川來灌遂爲洪流非昔之黎淇衛也自枋頭而下至於道口東通齊魯西抵晉趙輪蹄徒旅西人東人之集旁午輕舟小艓以渡以濟往往沉溺民病涉焉自昔守令與其居民欲爲之橋久矣或以因循或以避嫌莫克有成嘉靖三十七年江陵葛公以進士授濬之尹期月已可二年有成民阜務簡百廢悉興適有舟以濟者損敗舟覆溺而死者十有六人甲里以告公惻然猶已溺之也曰茲非有司責歟是猶可以因循而嫌之避耶於是出其廩庫之羨金諭其民之富善者庀材鳩工爲上下二橋用舟若干艘長若干丈廣若干丈舟爲之檻堅完坦夷若履平地往來者大悅工始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月揔其費者醫官某而督工

有勞則耆民某某某某乃來請曰是惠而爲政不可無記以昭永世余惟天江析木垂象於上水涸成梁人事下修斯政之大仁之久者也昔陳國不梁單朝知其必亡彭城廢橋薛宣議其不政茲可因循避嫌已乎葛公之仁政久且大者多矣而此爲著是宜伐石立之河上庶久而葺之不替於後

重修荊山寺碑銘

維洪武年戊申我

大明太祖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一統華夷欲以仁慈憫惠普濟天下
乃於皇覺寺修羅殿宇　勅大禪師春秋供
祭豪品潔齋崇慈氏也由是元末寺宇兵燹
廢頹者漸克完復惟古剎則然乃今河朔燕
南有山焉三峰突拔峭壁連岡時或雲霧滇
濛化為城闕樓閣山林郭市旌旄出沒人馬
隱見萬幻千變因名善化北西南三蔍檻泉
湧出七十有二合流於東南派分二渠旋繞

荊山四面泉聲漸々駛々已乃復合而東逝
也唐永徽顯慶間以其地之勝置寺於四水
之中名曰荊山斷碑古刻止存時代然千五
百年藏舟易移興衰時有閱其僧徒繆象莫
庇嘉靖戊午
聖天子光繩　祖武詔賜僧牒于佛之教奕
奕焉燁燁焉其仁慈濟衆猶夫
聖祖之心也故茲寺之有元德老宿曰性連
者門人曰悟徹亦惢㫖上首也是師是弟子
悉能苦節貞行養心立志後先居寺者九十
年餘乎其纂修殿宇飭崇堂構師開弟纏表
剎隆基業安于將廢功立於幾墜師弟子之
力哉師弟子之力哉已未春戊石礱琢將永
厥後徹來謁詞以述以紀予惟佛氏以大慈
悲覺濟衆生涼火宅出溺川愚人畏因果而
損其惡君子介景福而增其善去惡遷善輔
敎理化之道也世言佛流東土始自漢明非
矣列子曰西極有化人之國至踰於鈞天樂

冠與吾聖人同時則周巳知有佛而秦始皇
鎖西域之人於闇室夜半金人穿屋飛去秦
已知有霍去病得西域金人元狩又知焉奚
漢明始哉盖二十四章及像設始自明帝耳
其輔教理化歷代綿永豈曰小補此我
列聖相承亦崇像教天下之名山多佛宇焉
嵩燕南河北山秀水清維濬為寂濬惟茲山
為寂山又寂茲寺焉寺以山而清山以寺名
寺以僧而成維佛維寺以勒斯銘銘曰

衛之川峻極維山矗三峯巖〻湧山麓檻泉
瀵流潺〻泉之東派〻而同決〻溶〻鏘玉
其聲四與空中木竹青葱梵巍〻其宫山水
暨寺号三清宫之傳由唐已然羌歷代邈綿
陵谷永堅殿宇靡遷世之厄塵〻劫〻祠存
有額遺古有橅〻之興當世之明維後先有
僧丕克有承像敎是膺庇徒就扁蒸〻陝〻
以奠不壇碑刻穹窿聿萬古不崩

大伾山天寧寺重修三殿碑銘

粤維太極之氣結而為山融而為川盖有天
地即有此山至夏以大禹名書曰導河至于
大伾周之末以子貢名東南麓賜塚在焉光
武築青壇其巔漢又以青壇名唐以大佛名
時或鑿彌勒之像以鎮河流者也後周顯德
年停廢佛宇是寺以名山巨像得不停廢文
士馬去非碑焉至于有國定鼎幽燕畿南千
里而遥山惟大伾建寺其上以天寧名山有
佛千二百年餘其興廢幾幾黃河走其下且

恭田矣河山不固固殿宇手不固殿宇將人
心不之固佛也嘉靖三十六年丁巳久雨甚
風歲加蕩沃榱椽斷朽甓瓦飄墜丹雘湯漶
像設幾毁業墜于已安功廢于幾立四部大
衆為長太息凡竺乾之道衰其徒必振厲脩
豈崇構法宇尊象敎而永皈依大啓毗尼之
藏戊午歲邑獲有年方隅無驚乃有寺之浮
圖曰宗達親為導首洎寺衆老宿共為興起
咸率其仵因人求施明以功德之深動以人

天之果佛力僧誠羣有欣躍負揭致貨不可
選紀去故取新以庇經象合土范金斬木伐
石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工自春徂冬合完
而美由是殿宇宏大廊廡修直彩畫耀光金
塗錯落鳥革翬飛輪奐麗整梵天之莊嚴人
海之華會也余賓永藉寶相安闊山倚其雄
寺專其勝像法之垂敎益贊禪侶之遊集日
多法身長在毗尼無廢門壞而復立殿毁而
再成猗歟盛哉功已達與宗昰來曰佛生國

去東土二萬里餘來震旦僅千五百年有茲寺也又九百餘年矣嗚呼今古時也興廢運也欲息人也壓劫興而法不異宜有刻也以永吾教因詳爲辭而銘于碑銘曰

皇都之南維石巖巖夏王治水跡留名山顯顯有名赫赫厥靈從唐以來佛陀岳興峋嶢鷲嶺赫奕龍宮飛閣崇堂亘丘被陵鈴鐸梵放崖谷共清維山維佛允矣大成人息時艱殿頹宇傾象設靡蒙毗尼靡宗遑遑緇素寔

用不寧曰有苾芻老宿惺惺以何因緣動諸材雄布金揭寶來祀來庭乃築雄殿雄殿嶐嶐乃築高門高門陝陝乃宇毗沙乃彩丹青圖彼梵天忉利若登有室覆經有屋覆僧蟄蟄繩繩千載傳燈茲山不崩茲寺不陵勒銘貞石佛日光明

大明濬縣均田善政碑

濬之爲邑東距漕渠西扼太行北流滏洹南橫黃河皆百餘里形勢阨塞爲河朔雄勝國初兵燹土曠墟爲榛莽乃撫子遺徙民庶以實焉維時民田有定國賦亦貞既而復以寧山衛輝彰德三衛所之軍來屯於境軍悍民柔咨其占壤至乃頃畝混淆加之豪猾影射田始弗均而賦則猶昔也民大病焉嘉靖六年民有伏　闕奏愬者　詔均之工部尚書四泉楊公箎仕尹濬奉行惟謹濬田以均值其擢任期迫而版籍貯之郡藏已而衛所占民爲軍弗能閒黠徒假軍匿民弗能理田

之熟而荒弗正沃而磽弗分弊又久焉頃歲邑民復申前奏乃姑藉進士徐公出宰于茲明俊英才志壹氣正撫都監察者皆曰是必能利百里之民結歷年之奏牘矣公亦感上之知順下之欲閉閣數日規畫既定乃令民曰吾立法均爾田利爾民維公匪私爾其用命不用命予賞罰維嚴弗爾貸于是先之以自實繼之以均紐委之以公直正之以經界定之以砧基計之以丘畛以夏后別上之法

而分上下以遂人經途之法而除道路去萊
田宅舊匿征令以載師之法而均里布市昔
隱賦令以司徒之法而均廛稅初法之行軍
官猾戾吸譁喧聒務為撓沮公持益堅開告
首連坐之法理寧山河南之籍而均弊清矣
徵敷右欺隱防猾吞抽剔分荒熟沃磽之等
而民奸除矣由是田無匿畝人莫詭挾政舉
田均上嘉下樂惠斯溥哉利斯永哉是舉也
始而士疑其難民慮其沮軍恃其奸已而難

者易沮者通奸者服而知永逸樂成之有効
也夫鄉校士之叢也鄭僑不毀議之公也令
濬校三師進邑諸士而謂之曰君子之仕也
見於政片言折獄擔負輸租政矣非惠也乘
輿以濟蒲鞭以刑惠矣非溥而永也唯夫明
足以燭姦愛足以澤民果足以必行然後乃
克有政夫明智也愛仁也果勇也智仁勇達
德也以達德而施於有政公之均田以之令
民乃大和惠矣慮後有攘其義而隳其籍者

必有紀勒之石彰之今而傳之後僉曰碑之
文龍川孟生為宜予遡實錄其善政均田有
如此孟思記

孟龍川文集卷之十四終

孟龍川文集卷之十五

黎陽孟　思叔正甫著
新安金繼震長卿甫選
黎陽朱應數德載甫校

記

大伾山記

黃河自吐蕃星宿海發源遠崑崙之貴德達積石出朔方下龍門曲折數萬里而後至于大伾盖太行西來入雲摩天蜿蜒迤逶以環燕薊其東無支山也獨河朔之濬有山羣聳而大伾為最巨神禹

登焉夏書所謂至于大伾者也唐孔氏曰山再成曰伾茲山果再成峭壁穹窿石崖天齊蒼翠烟靄晴嵐如滴松栢草木有石生而不土者址岫有龍穴焉屈曲幽邃東向而倒入與如也然夕陽在山洞乃反明或云穴透山之西故曰夕陽明洞夏秋間洞吐雲氣如煙霧饋餾濛鬱灝滃紛冐山巔瀰漫滿空而雨矣宋政和間禱雨屢應封其龍為靈齊侯誥猶刻石東二里鳳凰紫金二山對峙昔時黃河流出其間二山夾束如巫峽呂梁水石齟齬洶濤激湧舟行危險典午南渡建興初石勒稱帝以浮屠澄之言因鑱大伾崖石為佛之像以鎮河流象高八丈東向坐視黎陽之津拓跋魏時又覆以重閣閣高五重曲欄橫檻畫棟飛甍文珉金丹香木葩絢大伾之莊嚴偉觀也五代周廢毀佛寺寺以山之名也得以不停廢于是文士馬去非作不停廢記文體雖弱猶梁陳之習然亦洽博士也寺歷唐宋五代尤盛迨元之衰河徙而南魔軍蔚亂閣燬于兵而法身巍然如故今其遺址規制猶存觀其制度柱礎石溜因巖而生鑿崖為广嵌岫為竅縱橫搆架懸崖置木巧匠大廈也惜哉

明興治盛寺宇大復華嚴經之富貴而茲閣未舉寺僧宗昱發心重建然工大費鉅非京都大郡宰官長者善信檀那未易〻也昱將行求言為助意其成就圓滿以復昔日大伾山之盛以彰我明之太平亦迎祥祝禧之光也功德福報自如佛說予於昱也憫其志與行之勤且苦因書以與之

孟思記

水亭記

於凡人間之世景物之適乎情者山水焉而已矣然或有異焉者非異乎情蓋境異之云

耳今夫水鄉固潭國也居之久者唯見其陰
晦薈翳上蒸下濕若昏墊然其於峰巖爽朗
則怡山居為静境也居之久者恒見其林巒
險仄陰冱擁隅若囚山然更于水雲渺茫則
宜使各易其所居而或兩境之兼情不大適
矣乎然徳之盛者匪情能移夫子云仁智各
有所樂而亦未之能全也晋地居天下上游
太原為并州之治大行東椅首陽南起方亭
嬰罕風谷阪泉遐邇而四靡時有源泉峽東

石激傾瀉湍激不淪不渟逝波湧疾茲地也
饒于山而水為鮮有隱君子曰王翁者居之
翁之徳積而厚巍然以崇澄而淵沛然以達
其夫子所謂仁智者非耶少宦江之南見湖
湘江漢吐納萬川空闊滉漾浮煙雲浴日月
性甚説之自以職限于分弗克出其胸中之
有也早小宦而去之仍山以居既乃視城之
西三里而近有汾水焉可滙而澤依河之曲
釃汾之派制蠲礓礫劃刈厓洲障上滥宣下
流疏土以廣峙積碣以薦址堅垩以築衢陶
甓以厚垣梁渠以通道肯構以堂側其乘屋
敞青山以為藩蓊白雲以為墉燭以皓月扇
以清風門闥之下清泚淪漣屏檻之外碧波
紋沓浮光吞山清影沉天美箭奇石楊垂松
竦芳荷流藻潤琴蔭書亭乎停〻而翁居或
曰山家而水亭静壽而樂榮胡以名亭而目
翁〻曰名亭以水吾兼之矣不數年有子龍
池弱冠登進士第守鄧州則來覲丞魏郡則

来覲刺鳳翔則来覲三過其門而入以壽翁
翁指山水而諭以為政仁即體知即用持此
以事君而臣節斯罄也或得圖以示余予異
之曰山水也仁知也君臣也父子也合而兼
之者茲亭也因掇其略以為記匪直紀翁之
有亭更以慶亭之得主人也

大名府儒學新建文筆峯記

盈天地間形與氣而已氣有通塞翕敷伸欝
歃結之殊率因于形而人之氣又因之故廣

川大谷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
異齊形與氣寔使之然大人君子為儒之逌
乃能脩教齊政裁成輔相以助天地之氣而
人之氣可推移善變矣禮曰地邑民居叅相
得而學興焉理也大名于古為冀衛晉魏之
地昔人謂郡多君子代不乏人宋籙云迄金
元攘據妖氛夷俗傎覆天地否塞翳閉且三
百年 皇明隆興廓清乾坤輝光二曜迺茲
舊壞奠基維新改井改邑淵滁膻腥乃徙學

宮于新城之巽隅始基之者勢迫城闉陰晦
偪側陽光罕耀地氣不宣人文滯閼多歷年
所君子不多有也是果天地而然殆亦人事
未之有助歟嘉靖己未 聖天子軫念畿甸
大名重地 勅選文武兼資保釐茲土而憲
副江陵陳公寔膺委重公以雄才沉斷克詰
戎政馭士飭兵雍雍肅肅北陘西塞境靜民
安乃頓郡庠面墻阻隘新作南門赫弘敞曠
文氣始昭又以其前之座座弗離方稱突建
一峯名曰文筆配閣壁城峻極壯觀視其形
巍巍以昂望其氣謹以直仰其顛卓爾立也晴
書青霄影蘸碧波烟雲礪鋒霖雨濡毫絢采
寥廓摛藻天庭峯之形氣不既峭拔奇秀矣
乎自非敦詩說禮之君子文事武備之通儒
相業將略之全材安能闢天地之元氣而昌
大吾道之正氣振起士心之文氣濟濟焉洋
洋焉挺拔以肆其才種學以績其文魁名巍
科壁立高節以應其峯之氣斯不負見吾公

建立意也奚啻如形家者流青烏之說而已
哉愚也仰高之下為記以勒之后期必此後
人文之盛

生善福堂記代作

人生方安樂康顯時多建華屋多樹崇堂多
標休嘉令名扁額題額其于圜土之中惡道
于口以為穢惡不祥之區也柟以昏昧愚懞
觸罹罪愆秋七月入濬獄獄有室三楹其戶
北向昧昧然幽黯森肅不辨昏晝器具憯毒

叢頭剝膚縲絏荷校周備嚴楚久之聞有呻吟聲者細聲以呼之倏焉不聞之久而乃應之曰囚同類也若干人殊事異罪罪同重者也詢之歷歷哀且號曰使吾等得出茲地也將不為其事其事矣將必為其善矣泣而誓者久之柟亦泣曰柟方安樂康顯時建屋崇堂表休名額美號不知有此穢惡不祥之區也然則斯室也其生善者耶華屋之下崇堂之上顧美名觀令扁者其有此心也耶然則

休美之堂其謂善也乃其所謂生不善者也幽善之地也乃其所謂生善者也憂戚玉汝于成天之道也斯室也宜為生善堂矣衆矢之曰父母孔邇不能奮飛出不為善有如皎日明日司圜氏牽而縢諸亭亭中龕司獄神古咎繇也柟曰福亭也掌囚氏怒將笞之柟曰易曰小人不威而不懲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也掌囚氏喜

重修碧霞元君行宮記

予少慕漢司馬遷歷覽天下遂東游齊魯上鄒嶧讀李斯篆秦始皇帝刻碑山石空洞玲瓏巖岫透徹不類它山涉汶濟登岱宗盡閱漢唐宋封禪遺跡稍有可稽而七十二代之君求如管仲之說宜不可得已乃三休而陟其巔覩玉女池焉池之南為顯靈應濟碧霞宮宮建於元以前莫知其始　明興敬神恤民神道設教世加崇奉有禱響答歆動靈貺赫赫奕奕歷

聖天子封神為天仙玉女廣靈慈惠恭順普濟護國庇民碧霞元君
勅賜廟額歲命中貴捧香以進上祝
聖壽下祈國泰而天下民士無不敬禮膺顯允多山東西河南北歲時道路不絕於行如不及走登則建為行宮偏郡邑閭里矣先是濬城之南為城隍祠祠之左有二郎廟焉時久頹毀鄉民更為碧霞宮推誠朴篤信者一人曰李實者主之嘉靖某年晉安進士蔣虹

泉来尹於濬時且三年其子宗孝病亦三年淹且棘矣醫盡術窮莫克有瘳或曰碧霞方靈顯茲土請禱之蔣乃具衣冠禱焉夜見夢於實曰不浹旬勿藥有喜厥明實走白夢人咸以為妄且諆未旬日宗孝者病不復有康裕踰常蔣始神之復具衣冠往謝因其祠之隘且卑大捐俸資遷之浮丘山椒濬人淳厚者歆然助之嚴以正殿翼以修廊闢以崇門護以重垣有房以居守廟有廚以需至客宏

壯故麗既備既容勢援山巔川岳精爽英靈應報愈益赫奕工訖蔣方為河南布政使已而陞雲南都御史萬里馳書屬記於思或曰祠非祀典記之非宜思曰傳不云乎禮以時為大且封禪尚矣後代相因以為盛典而儒者非為侈心況我　國家禮神闕祀咸秩無文楚江龍母閩海天妃孤山神女悉加封祭易曰益之損之與時宜之矧茲碧霞見封于累聖錫額於　先帝修於山之名靈於濬之地生今之世不敢反古宜為思之記也若其工之始末費之贏餘人之姓名咸刻之碑陰永詒厥後

記氷戲

河朔黎水今黎陽水不可尋獨衛水自共城山來合淇水經濬城下東北流以達海歲或霖潦則溢為浮丘南陂歷時不竭甲申丑月雪霽大寒瀦水皆氷是陂寒瑩光潔淨徹可愛龍川主人携弟龍山居士劉靜山劉西泉

為蹋氷之遊曉起酒巵三傾而履而行循山麓抵野渚鳥跡深凍漁徑寒洄獨望皓膠如遊瑶崐瓊島闇巴及氷次履戞戞有聲漸遠履滑連有仆者氷數寸而水咫雖壘而驚亦不甚怖遂入中散行有得鶴翎鷺羽者龍山隔氷下窺有物蠕蠕諦視則魚也保刀鑿之魚逸逐而鑿之水淺而氷厚無容于鬅乃獲衆皆劝之有得一魚者得二魚者小大不倫有得三得四者靜山獨得五焉龍川曰其魚

不可及也遂又深入水漸深氷漸清見大魚
動尾衆集焉人夥而氷薄忽裂衆驚而散先
所得者皆鑿氷縱之西泉曰歸歟吾人可為
氷戲乎龍川曰好氷而玩之清也得魚而縱
之仁也近水而樂之智也薄氷而履之敬也
清仁智敬大德也息焉游焉養此云耳毋曰
凡戲無益因献氷呵筆紀之嘉靖三年十二
月五日書

孟龍川文集卷之十五終

孟龍川文集卷之十六

黎陽孟　思叔正甫著
新安金繼震長卿甫選
黎陽朱應轂德載甫校

表

擬　賜硯滴筆格文房四寶翰林院學
士謝表

伏以
海涵岳峙萃道氣之高深雪滃雲濃益文光

之煥發體重潤以養壽臺銛利以中書六物
咸須群儒震耀藉以文以載道史不絕書上
世淳朴於結繩中古變更於鉛槧匪曰異制
亦以隨時蓋不免窮則變變則通是以有周
而秦秦而漢制茲湘素代彼汗青非曰能之
乃更為恬之筆而倫之紙未盡善也故又假
陶曰泓而陳曰玄蓋非具山水之全功亦豈
盡文章之備物然澄心仙管亦為學士之榮
而壁水煙華徒羨詩人之句況銅蟬帳望於

失水而洞岩健羨於靈峰豈重斯文徒寶異
物久矣士苴於前代倏然珎重於
明時茲盖伏遇
○○○文思安、德音秩、用人不器華
國維文謨尊而光知白而守其黑欲畫而聖
紙素而涅不緇緝熙周學於琢磨之餘炳煥
堯文於縱橫之外太山嶢、更崇案上石之
奉滄海汪、能納研中水之勺謂綵綸之掌
非四寶無以矢其能謂文房之材非二物無

以備其用出珍藏於天府示寵耀於禁林赫
矣龍光穆然聖惠衆訝非褎中之寶豈嘗觀
席上之珍漢廷一雙大書褒貶晉庫九萬隨
意卷舒鐵而尚書任磨研於內省黑松使者
恣濡染於翰林金鐵鑿池不羨傳玄之賦銅
龍插管奚奇梁苑之須故雖勑律之玉而昆
吾之金寧關世道即使隋侯之珠而卞和之
璞何與斯文是知聖主之游心夫豈尋常之
玩物詞林藂寵文運益昌行見東壁之揚光

故勝西崑之輸冊臣等敢不澌漬九陋揮灑
凡材主聖鋪張必貴洛陽之價臣節堅守勉
同端溪之清峻拔是期涓滴必吐惟聖人能
畫制駢繁全備之恩今天下書同文惟愧揄
揚之義臣無任云、以聞

賜功臣常遇春劉基孫襲爵二氏孫謝

表

年月日伏蒙
聖恩命臣玄振襲爵懷遠侯臣瑜襲爵誠意

伯者
天恩渙渥賞延後裔之隆地位咸微榮叨世
臣之列私情雀抃顯對　龍光臣玄振等惶
懼惶懼頓首頓首竊以
聖作物覩王者興而名世者亦興龍起雲從
君德懋而臣之功自懋是以西京創業豐沛
分茅土為多東都中興南陽萃衣冠之盛君
酬豐功者不一世臣食世德者非一身是曰
前規亦為後則如臣先祖奉我

高皇淮甸飛龍首預攀鱗之列江干逐鹿得
叅偕縱之謀期勳績於景鍾志功名於竹帛
才堪驅策力足指揮沙漠横戈一終歸乎馬
革帷幄借筋一幸遂乎鷹揚既生死以哀榮
宜世代之酬報夫何後嗣莫繼前修李霍子
孫自負帶礪河山之誓房魏世胄終失冊牘
堂搆之規覆餗而天下以為宜褫衣而國人
皆曰可墜為皁隸豈思簪組之榮殊厥井疆
寧有箕裘之紹雲霄永隔畎畝粗安豈期好

爵之自天遂使蔀屋而向日茲盖伏遇
皇帝陛下　秉道御極乃聖履尊舜哲洞微
堯仁溥傳軼周文世禄之厚高殷湯懋賞之
寛　嘉靖有邦惠安無告謂漢代屢紹鄧侯
之爵雖春秋亦賢曹會之書睠茲二臣絶封
累世出生入死粗有微勞開國承家頗聞
廟略是致草茅之下乘得沾　楓陛之殊恩
俾以朝右以朝登拜彤弓之貺俟一位伯一
位叨承爵禄之頒蟒耀錦袍獅礲玉帶

紫極出入行綴槐棘之班畫戟森嚴位埒柳
營之將感荷莫既榮適何勝臣等敢不沐浴
皇風栽培舊德撫心圖報拱
帝祉於太山與　國咸休永世臣於喬木臣
等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擬平安南群臣賀表嘉靖十九年

年月日具官臣某等伏覩
天兵勦擒逆臣黎某安南克平者

天威渙赫伸義旅於南交海徼復清係降王
於　北闕華夷咸泰日月離升臣某誠懽誠
忭稽首頓首竊以堯平南訛柔則宅之域中
舜北三苗梗則移之化外迨禹聖率徂征之
羣后而苗頑尤逆命于三旬盖南越浪泊之
遐陬古難漸被而龍編銅柱之險塞時有跳
梁趾交而性健以頑皁飲而俗獷且悍漢設
刺史治曰交州唐置安南領於都護雖處蠻
夷而寔為藩衛即居海陬而共惟帝臣矧茲

太宗金甌郡縣之區乃爲
宣宗玉斧分畫之圖卑獻方物固宜常走乎
中華謀動干戈而乃潛窺乎上國自速三危
之竄上干九伐之師恭惟
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載至仁無敵聖
武布昭干羽兩階鳳儀而獸且舞玉帛萬國
大畏而小則懷惠此四方樂茲一統詎謂交
趾九真吾之南土而國王輔尉我之外臣漸
肆鴟張敢稱螳拒包茅幾歟儼故智於荊蠻

自帝一方祖遺謀于秦尉不度小醜之肓毒
特負大聖之包荒兵出以威師直爲壯克奔
弗迓逆刃必誅左廣先馳南風不競伏波涉
海無煩揚僕之樓船振武摧鋒奚恃宗慤之
假獸臥陽飛於菁嵑積若鯨鯢　勅靈于蠻
溪流如漂杵降王俎檻偽將豕奔海岳澄夷
消癘氛於茅嶺日月貞觀昭景象於明都臣
等忻　廟筭之弘深見戎兵之克詰再覩侏
儷而禮樂重瞻偏髻以冠裳驗義戍宅于堯封

敷南暨于禹化伏顧視遠若邇履盛以謙昊
練燕弓五兵永戢於蘭鑄臺琛越雉萬年受
享于　明堂臣無任瞻　天仰　聖權忭踴
躍之至謹奉表稱　賀以　聞

擬宋司馬光謝賜肩輿表

伏以
中臺政地制存稅駕之規　上德自天恩錫
乘人之渥寵隆體貌感愧身心竊以西漢崇
班始容步挽南齊上相特許腰輿雖異制以

隆賢蓋安行而優老顧茲廢典殆亦有年臣
偶畀自中書病其失體馬或至於泛駕國且
虧容矧晉陋競誇於駁牛而漢貧莫全乎純
駟尊居一相行溷庶民是為泰法之卑臣蓋
非漢廉之遠地如非
昭代何以壯觀茲蓋伏遇
○○○德並乾坤治隆履泰　仁涵秉載
九重允蹈于安行　道協堪輿萬國永肩于
愛戴羣臣斯體大造為心即龍鳳之輿安推

之迨下念犬馬之力敝何以乘危賜以輿臺
出入顛蹶於夏屋殊乎僚寀壯觀獨聳于周
行時行焉時止焉特示大臣之優禮自安也
自顯也式貽耆德之殊榮奠或爾先位已褫
乎百辟忝居人上心恒役於庶人莫勝
聖德之汪洋何限臣心之怵惕臣年衰末路
職重前驅體既羸而疾嬰勉勞筋骨年將智
而耄及何益國家憧憧往来虩虩循省周道
砥而直矢惟舊章之率由前車行而後　尋

覆轍之盡改賢者進而不肖退明以用人小
人負而君子乘慎守脩己老當益壯力疾而
行永肩一心恒切任重之發事不忒適惟依
敬德之輿強勉有功鞠躬盡瘁臣無任瞻
天仰　聖戰懼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
聞

敷奏一首代慶陽守焦濤南作 嘉靖七年

百官朝京師大學士桂公掌吏部令天下
官用唐虞敷奏以言故事各陳民情政蹟
利害事宜其或關於天下有宜興革亦以
實言無隱焦公乃命予代筆焉
慶陽於古為戎狄義渠國秦漢為北地郡境
極邊塞民尚勇武羌胡故習穴處者多在宗
為環慶經略一司尤為要害關堿砦堡徧於
境内　國朝以此地控扼河套制馭北虜而
花馬池一路尤為衝要太平日久邊備漸弛
而時不加意其有可言者文政急忽者一武
事因循者二慶陽一府所屬寧州一州及安

化合水環真寧四縣慶陽一衛其府治州庭
縣宇衛廨不及中州一大店市民庶彫獘軍
伍殘缺而禦侮維藩實為重鎮古人謂地之
盡徼曰邊裔令人亦謂衣之垂盡曰邊幅雖
裔幅若非襟領之要然邊幅破裂餘裔繿縷
吾未見其為完衣也今之邊郡何以異是而
時之議者往往賤惡其地鄙夷其民為守令
者非降謫之罷吏則闒茸之庸流授之官者
既不任之以有為而受之官者亦苟因之而

自棄撫之不以其恩民何以懷振之不以其威狄何以畏是以地雖重而上之人乃以為輕官雖一而下之人不以為榮民日以殘境日以蹙殆未有紀極也昔武王之聖猶曰不忘遠宣王之賢亦曰城朔方況今強虜窺伺寇掠攻殺略無寧歲而可委任皐譎闒茸之人以守重地乎漢之盛也馬援畜于邊牛羊萬計唐之盛也北邊桑柘滿野今且千里蕭條人畜極盡田埜荒棄又非皐譎闒茸之能

理也謂宜選舉之日必先揀擇其材幹銓次其優能于進士之中陞遷之內掄其文武兼資才能出衆者然後委以重地授之邊方其界能撫民禦夷政績課最者則超其秩其有庸下穢濁失邊民心者則重其責如此則邊民以安而藩籬固外境以靜而內可寧必不至於誤　國者矣況今之人士授東南一任則喜其饒富得西北一官則惡其苦寒習以為風莫之或恥也我所謂文政怠忽者此也

慶陽一府東西餘五百里北抗強虜而慶陽一衛鎮禦其間無高山峻嶺以保華人無洪河深淵以阻虜騎而花馬池木瓜園等處可以入寇之途不下五六十處而衛之為軍卒弱士負山平戍小聚之則顧此失彼分之則勢寡力弱而黠虜之出入無時春晚入寇以掠耕牛秋深入寇以蹂禾稼多或數百少或數十驀越墩堡殺掠人畜揚揚而入徐徐而出官軍聞之不過聲砲嚴鼓結營促隊聽其

自去以為無事而人民之殺擄田禾之蹂躪不顧也追之或罹失機之罪而不拒乃得自全之策仍歲以來官則恃以自幸軍則習以為常而虜之黠桀者亦知聲砲之不敢出結營之不敢戰掠物如探囊履境若無人彼日以驕此日以懦懦則安苟免之計驕則生南牧之心況吾之逃亡者語之以虛實導之以徑路吾恐彼知中國之不足畏而或至於一大舉也此其因循之為患一矣陸贄有言勝

則虐張功狀敗則匿不以聞此則古今庸將之通弊而於今日邊民則尤苦者也且民之被殺掠也官欲匿不以聞盖畏罪之情固也而民亦欲匿不以聞之也盖聞之于縣縣拘審殺幾人也掠幾物也勒之以供結拘之以歲月曰官將以恤之償之也而實未有期也故諺曰領賊不如舍賊盖失者未必得而所費多於所失故也是以上下相蒙以文詞避法官因以為幸民害以為常又恐虜知此弊

不日北而日南民受此害不怨虜而怨官人心久失或生他患不可知也此又因循之患二矣誠宜文以選良吏武以選良將良吏足以養民良將足以衛民民安而天下之憂可釋矣宋人陳亮曰擇守令以滋户口户口繁而財自阜揀將佐以立軍政軍政立而兵自強此亦晁錯塞下之策也然豈獨慶陽如此抑九邊之弊無不然者推其所為天下幸甚

箋

賀趙王千秋誕節箋

某恭遇　千秋壽誕之辰謹上箋稱　賀者

伏惟盈十統月稱良封魏之太名上六御辰開國承家之初度忻宗百行際此千秋同德同心善禱善頌竊以文昭武穆周重維城胙土分茅漢崇磐石茲帝王之定制寔宗社之遠猷肆我

高皇衆建公族洪惟

成祖誕啓文孫謂天上羣星昴畢正三光中

道而畿南雄地趙魏先萬國上游高瀉銀潢光開玉璞引翼于宗工有賴同休與

國祚無窮享世太平貞時瑞旦駿奔匍午燕

賀生申敬惟

殿下恢量於海之涵居仁如山之靜聲色不邇展也聖清服膳靡奢蕭然儒素芸閣勤星離之籍無怠無荒芝降函天語之温有孝有德允麟趾之仁公族咏繼周南而乱鬒之似

太宗清標塞外於今為烈豈若是班笛沛易

楚詩有胙土之賢身之彭聃之壽喬嵬丁宦
同畢天之齒貴無魯衛之封天有偏工世乏
仝備蓋未有紅顏綠鬢年齊玉局之儷衮衣
繡裳尊首金枝之爵百王爲凴千祿是遒壽
誕祝之南山文名仰于北斗者也　某限
帝畿之近制望　王國之邇封莫遂曳裾徒
爲引脰擲金石之韻希聽琳琳覩衮繡之章
何瞻几几伏願溫溫恒趙日之愛泠泠析楚
風之雄有翼有嚴時緝熙于聖學引恬引養

歲綿遐于僊齡西山低壓乎岡陵太行拱端
東海明提乎日月渾水流光　某不勝懽忭祝
頌之至謹以短章隨箋上進年月日　某頓首
頓首

大伾山建大佛閣代人上　趙王箋

佛住雪山終須舍衛王之主閣成平等尚賴
潑空釋之功今將依勝地以經營敢不向睿
王而稽首竊以　聖人之道猶天然維王治
世瞿曇之明曰日也　助教宣風周尊爲西方
之聖人漢流爲東土之化主卽前聖後聖或
有異實内典外典將無同然一切皆空固法
門之宗台而衆生咸仰必象教之莊嚴碩茲
黎陽之名山實爲河朔之勝地崖鑱古佛閣
建大悲夫何刦厄於魔王因此難消於田祿
今將復建亦謂爲新聞有僧曰南山誠大知
乎西竺今爲鄴下之羅什古則江左之誌公
請東流濬邑之法王且暫作伾山之化主知
爲鴻庇歆乃鷲鳴茲肴恭遇

睿聖趙王殿下　德冠羣藩道高百辟籍先
玉殿派衍銀潢龍種巳七傳首周之千八百
國鳳生而五色富孔之五三六經貽燕璿源
垂鴻寶牒武而之國匪曰姬之三公文以垂
名寧論漢之兩獻且夙具諸佛菩薩栖宜恒
爲帝釋天人師廣藉弘休普霑霔潤必能使
潑公辭鄴來光衛水之波達魔去嵩坐影伾
山之壁功成震旦景入鈞天　某等德沐海涵
化光河潤一賜俞允萬得懽欣翊我　睿王

媚茲　天子踰千歷萬祀　聖壽於無疆咸
五登三頌太平於有象熙　皇支於　帝載
惟國祚之延綿勒睿號於山河與天地而悠
久臣等頓首頓首謹箋上以　聞

孟龍川文集卷之十六終

孟龍川文集卷之十七

黎陽孟　思叔正甫著
新安金繼震長卿甫選
黎陽朱應鼇德載甫校

墓誌銘

張濯菴墓誌銘

嘉靖二十四年七月二日濯菴先生終於正寢冢子棣孝誠純篤將以仲冬朔日安厝祔塋仍請銘於孟思以掩諸幽思盍諳其父賢子孝者宜為之銘銘曰河朔衛疆西倚太行

郡維黎陽山縈地雄南要北衛世尋兵爭泯泯棼棼子遺逋奔土著勘民宜溝周行臣族曰張繁衍熾昌始祖名榮實生元通子澤生寧聰為寧子敦詩悅禮官教諭止敎諭清白生琇卓越黌宮儒業琇廼生公上遡祖榮七葉清風公諱曰濂宗周字焉號則濯菴居臨通衢往來躍躍弗親匪儒雅尚禮義四方賢士慕名交誼公性温和終始無頗閭人孔多

嘉靖七禩貴州鄉舉鴻儒吴子會試趨京雪
寒隆冬僕殞路中伶仃迍邅行李蕭然踟躕
莫前公聞出涕具棺輸地躬斂與瘞吴感莫
酬有尹蔣侯與之同州吴以告蒴蔣尹愕然
嘖嘖曰賢亦祗以異門書曰字扁曰尚義公
第三那曰瀛泮河泮甃於瘥三月遺姪呱呱
而泣公君已出命以崇名教育有成文氣峥
嶸公年古稀帶博冠巍　恩詔光輝公配氏
王邢姑在堂敬事有常公子曰棣府掾将仕

公女維二長李慎行次牛亮耕實公之甥李
側公室有子樞术女一婚畢思第氏齊李女
其妻冠笄簪鐃承業孫男女孫娟娟後裔實
全七十曰耆二歲有餘公壽之期宜溝西南
有岡有阡萬載永安猗與後人欲知德芬視
此刊文

澠池趙處士暨孺人王氏合葬墓誌銘

明嘉靖四年正月十八日澠處士趙公卒家
子大名濬丞銓來奔越日月啓公偶王孺人
壠合葬於城西先塋禮也公諱俊字士英父
祖而前詳於家牒柔良循義敦詩悅禮為澠
人望公性嚴密愿慤不苟言笑取予居澠之
其鄉真朴之性任手自然剛篤之風諧諸族
黨衆行來質能正言率屬退而無謡詠之者
故能處世故鞅掌中而沉嘿自鎮初孺人適
於公也相内盡道上下雍肅久無所出爰啓
於公選納衆氏然孺人和裕而貞静衆氏柔
敏而慧順閨門安和可式閭里衆生銓官亮

鸞鳳四男下衍孫男十一人趙宗以蕃公重
婚嫁謹倫𧇊澠有上官氏者唐塈時有宮嬪
焉謀正中宗以清壼掖塈殺之唐史不為賛
烈女也公與孺人韙之故子鳳孫宗義宗智
咸婚上官氏女一適陝州宋節先是成化癸
卯陝東凶公出粟賑卹活人甚多教子銓入
邑庠助邀遊國學選鴻臚序班授今職夫教
子義方也救荒仁澤也正家禮則也直言信
行也仁義禮信德之輿也于公有焉公生於

正統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孺人生後公二年卒先公十一年孺人得壽六十有八公壽多年十四焉銘曰渑有耆翁篤貞介兮隱携細君鴻巽儔兮齒耋斯康德彌大兮遺軌作則渑人類兮幽宮寂寂靜以泰兮刊茲玄石貽萬代兮

明故劉公暨安孺人遷葬墓誌銘

滑臺諸劉居邑之東北四十里而遥曰八里營塋距營南五里而近初劉氏上本富有田

至三萬餘畝族滋繁熾稍稍業儒儒必邑居邑居而邑卒者多邑葬乃今則三異其墓焉七菴公爲城西墓州判公爲堤西墓上舍公爲西園之南墓蓋族同而墳異云先是正德十四年夏五月二十三日我外舅氏卒以舊塋之遠不克返窆乃權厝于城之西後三年爲嘉靖改元三月五日我外姑孺人亦繼以卒遂以祔權厝之墓嘉靖三十年春正月長子煥又繼以卒其次子炤以權厝之地弗吉

也且弗塋也將謀筮地焉而炤之妻李氏又繼以卒炤乃從形家者流得地滑城之坤隅將遷葬以定塋域泣謂其姊之夫孟思曰炤聞古不脩墓今遷葬於禮將悖乎思曰遷哉墓崩不脩非聖言乃漢儒之陋子思曰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而而崩崩而不脩誠信少而悔多祖孫異矣以薄爲道孔而墨矣昔欒水齧季歷之墓見前和文王出朝而更葬焉周道也遷哉炤乃發二親之櫬出兄之

柩與妻之棺以春三月十八日窆之新阡且泣曰前之弗銘匪塋矣不銘何以耀諸幽子其爲銘予泣而從君諱相字君輔姓劉氏系出彭城滕國時有女入元宮居上都之西南金水河爲巨族天兵出塞西兄弟避難其一降軍門遂止雁門以積多爲指揮使今劉昂者實裔之其一爲劉九名成走真定之無極縣縣有王安道者以財俠雄異九之狀以女女焉女姓王九亦王女籍軍九亦軍久之有

四男子長王大公從北征死鷂兒嶺次祥寬整軍以祥補祥生琮瑄璟玘瑝聞之璟孫搢山東叅政宋公明云璟盖生而偉姿異状與衆行皆下視其頂時選死王事者子孫為將軍璟為将軍將軍公卒例以子為校尉於是復姓寄滑而劉氏又籍衛錦衣矣茔一以合也遷分以離也離之久後奚稽焉茲故詳劉之派云璟生鎮鎂鋭鉞欽鎮有二子曰溥濟溥公父也走京師干仕進乃得倉大使早小

官即棄去不顧七十終于家三子長即公次松次森公生偉然闊肩厚质外剛内仁性輕財物人有貸者即富不與予必取即貧弱則屢焚厥券再貸再予不厭久之財益以匱不變也初公年二十未婚時安太守草亭翁有二女長歸進士靳公顒次未有妁也聞公少而逸曰是可人者以孺人聘焉孺人性温慧閑禮節初草亭翁夫人趙久疾翁頋無以寬辟乃日講司馬光通鑑数畨以娛時孺人方

勤女紅輙静以聽聽輙能記由是通歷代史事事舅姑順而有禮劉宗盛繁諸世母雖尊行年率與孺人齒或更少焉孺人事之咸欽其心初孺人勉公以就仕公曰吾性不能俯仰又耻食禄而曠厥官若名官而靡事且不食禄乃可孺人曰古無此令制職輕而不食禄者其醫官乎公笑曰可乃就銓得官滑之醫又耻有司委以事権多在告以免猶以鞅掌為煩從容棋酒如唐晉人孺人亦視若鴻

莫然二子長焕後公卒次即炤公卒時尚稚後就大儒通春秋女二次者聘馮科長乃未行公謂孺人曰吾既不以儒官長女慧必以配文士媒來妁者咸不之婚時濬孟氏官建平薄歸有子思議婚衆媒來妁孟亦咸不之婚也乃聞滑有弗輕婚者因媒以請公入濬徵之叅政公叅政公曰是子也才婚遂以定定未踰月而公卒舅甥盖未之面也嗚呼庸詎知思之才有負舅氏也执先是公将收麥

于八里之營意怱々欲不行出而復入孺人
勉之行及騎也馬復不東馳而迴者三亟鞭
之復躍而西其首公曰馬不欲吾行乎令僕
控之始去至東之明日以疾仆于田輿歸遂
卒得年五十孺人生後公三年卒亦後公三
年云孟思曰嗚呼僨而不繼富非義者耶惟
貧是恤不厭其施非仁者耶求畀官而家食
非靜而廉者耶義宜引年仁者壽靜不自戕
其天廉于祿者厚于福天之於公乃咸不然

何也公不壽已人又謂孺人貞懿當享遐齡
乃孺人咸又不然何也嗚呼天可問乎然孺
人之病也盖傷公之不壽云銘曰蘭也芳時
隕而霜玉也潔或磕而裂行日而揭壽月而
闕繄人之值匪德之蘖陽中陰淑世軌而揭
古斯今斯孰跖孰顏亦秖以賢奚齊之年鏤
珉夜臺萬載永安啓佑後人䌲之綿々

大明韓公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粤若稽古盖不墓墓且不合葬葬且不誌而
銘孔子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廼封而樹
有墓自孔子始也檀弓曰周公盖祔合葬自
周公始也汲塚無誌而道將有東海之誌王
球有銘誌銘自魏晉始也嘻禮以義起而飾
之以文人文漸著矣余今廼祖述周孔憲章
魏晉義禮之文而作韓公李孺人合葬墓誌
銘云敘曰孺人李女也少有至性十有五歲
歸韓公文文裕於家輸粟於國得散官孺人
逌事其舅祥姑鄭氏王氏恪恭有禮祥以成

化其年之飢散粟二百石於民廼邑侯汪公
宗禮甚敬禮之祥之父榮榮之父彥名盖爵
元時有家於大伾之東矣其世蕆哉其世族
哉孺人相夫以勤謹聞於族而彌益和家道
孟裕而夫廼卒矣卒之年盖四十有五廼孺
人有四子而理家孟嚴其家孟以裕々於夫之
存也四子曰厚節寶曰娶李厚娶龐劉程張
節娶王寶娶劉邵馬四子各裕於家孺人教
之廼以慈及朔節大慶孫子森然孺人亦以

自慰盱有四子曰卿爵禮祿祿為邑諸生有
文名厚有六子曰相儒學魁科登節有二子
曰經綸寶有四子曰臣宦仕宋孺人有女一
歸楊達而卿之子則川也州也爵之子甸也
性也禮之二子恂怡祿一子曰養正相乃有
四女儒有二子曰城奕學有子一曰之山魁
一子曰之繩科一子曰之良經有二子曰致
曰龍綸一子曰之樞孺人女孫盂八人而曾
女孫又十人嘻亦盛矣孺人壽至九十云昔

人有言德鮮克全全德賢者弗克也傳曰共
姬女而不婦言弗克全也孺人和以相夫及
寡也乃以嚴壽高矣繼以慈和與慈仁之施
也嚴則義矣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賢者或弗
克全也乃孺人則全之是可以罨章乎魏晉
而祖述周孔以為之銘矣銘曰濬有山曰大
伾韓公夫婦山在西曰千萬年墳於斯孫子
蘭茁必奮飛吁後有陰德兮其視之吁後有
陰德兮其視之

靳公安夫人遷葬墓誌銘

弘治十六年某月日有明進士嘉定縣尹靳
公卒于官還葬於滑之西祖塋後五十年為
嘉靖甲寅公配安夫人以壽終其二孫曰俗
曰似以舊塋之卑隘且水謀改新阡焉以焦
氏易筮之得鼎之兆其辭曰淵坑後平宇穴
安寧憂患解除賴福長生是吉徵也乃啓公
之丘竁奉夫人之櫬於冬十有一月某日而
合葬焉以邑諸生劉焔為紹介來濬徵銘於

思曰公之先葬也前御史某公誌之矣然未
詳且弗及夫人之懿德也予其統而書之以
告幽明焉思以外氏於靳有姻戚不可以不
文辭為之誌曰公諱頤字養正少有文名於
時登己未進士知蘓州之嘉定嘉定吳劇縣
也公為政有公方清惠之稱奪豪黠民占田
而不稅者數千畝歸之貧民審丹陽丹徒二
邑之徭二邑均焉其卒也嘉定之民哭之若
喪考妣舟過丹徒丹徒之民哭之如嘉定過

丹陽丹陽哭之如丹徒歐後嘉定邑誌載公之德政以垂于後公得年三十有五爾嗚呼公之道施於世盖未普也公配安氏鄭州太守鍪之女其歸靳也舅姑安其孝妯娌悅其和女隷沐其惠子女孫得其嚴且慈居一畆之宅比鄰不聞其語笑聲其居公之喪也三年不櫛沐比服除髮脫不能勝髻矣有子三人師曾師孟師閔師曾之舉於北畿也夫人喜且泣曰是必能繼汝父矣已而又泣曰恨

不及汝父見之也三子咸孝而師曾尤極其孝養云故夫人享年八十有五未嘗一日戚戚也然門庭之內即有小不如意之事師曾戒家之人不令夫人知之故能不戚〻一日也然三子俱先夫人以卒而克襄後事者則二孫也又謹〻致享能世其家劉焔曰靳氏之先盖鄭之蕩陰人高祖其曾祖其父其兄顯爲山之西翼城令夫人女二人長歸王希曾次適縣丞張秉直曾孫男二人復徵銘曰

英〻桂籍人虎文龍洋〻政譽越西江東婉婉內則女範之宗濟〻孫子遹崇兹封逖矣後人知耀其榮視此刻銘

鄉進士靳君墓誌銘

大明有文士曰鈍齋先生卒濬儒孟思爲誌其墓曰先生幼從父宦江之南父卒官從母夫人奉父柩北還葬于滑先生在髫能孝委繚就位弔者哀而異之始任戴冠入邑之學學之齒長若幼文慧莫出其右既長伯父官

翼城令歸四百金命其從入監例先生曰嘻我至是哉乃發其父書陳而閱之未幾曰可試矣嘉靖壬午歲司文泊太守集一郡之士於元城書院種學績文皆士之選也其文若慧咸莫出先生上久之先生欲友天下士也走京師時龍石許公爲翰林學士其門下士又天下之選也其慧而爲文咸帖〻居先生下龍石公奇焉歲戊子戰藝京闈以尚書中經之三龍石猶以爲屈也先生爲文必己之

出精密縝緻詞典理融可體而行恥於剽竊誦記他作時方尚浮辭繁語遞相勦襲以苟徑捷先生弗為也故亦著美名負屈稱焉人有諭之曰以子之才少變而從俗奚而弗至也不然者不唐人代柯棄斧乎先生曰知之久矣吾赧焉縮焉惡而棄焉非吾之所謂文也雖然吾乃今試為之即攻之歲餘聞出以示人人乃大駭曰即是已名人才士悉為子之左矣執此以往掇巍科矣文成也壬子冬將

以為癸丑之試府檄方至先生乃以疾卒嗚呼先生有獨行焉初其中而歸也譏之例令奉銀百兩盖取之乎民也先生曰歲且歉未仕而謀之利己榮而人害三者非予心敢固以辭人有以為矯先生自如也滑之志書以勵士風云滑人云先生蓋清雅寡出入不酌飲內外無二色居恒默默及其縱談古今之興替政務之時宜雖邊徼軍法農田利瘼下及百家之說聲律之微皆能究極本原又非

如文儒之迂而偏長者嗚呼何其文德之充積於中可以施人者不踈也且靳氏自高祖德和曾祖鐸祖翺皆蓄德未耀及先生之伯父顯與父頤同舉於順天頤登庚戌進士知蘓之嘉定縣有循良聲嘉定誌誌其賢焉方將遷而遽卒也嗚呼何其施于人者不遐也母安太夫人鄭州太守阜亭翁之女在室有女範既歸有婦德發居倫母儀先生事之盡孝道焉四十年如一日太夫人恒怡怡也先

生之葬也太夫人聞其卜有遠日矣哭之慟未幾亦卒嗚呼玆有以見其子之孝矣先生諱師曾字宗魯盖三娶云初配宋氏舉人守宸之妹繼翟氏大名大名人某縣知縣某之女今則濬之張氏也子二人長曰俗邑學生次曰似國學生女子二人長適寧山衛指揮王宗文次適長垣邢侍御子持凡子女皆宋出也孫男子二人俗似將以其年其月日葬先生于滑西之新阡於法應銘其子又能禮

俊者是宜銘銘曰天佑下民惟茲善人隆之
百祥曰聿積慶劬躬盡後委祉斯昌於維鈍
齋挺挺異才乃爾清明蜚聲詞林頡脫藝苑
有烈其光孝純事親廉勵辭金騫德爽清文
充德邵形晬腴數宜公宜卿允茲積學流而
弗流天胡茫茫胡壽不耆甲子一周君年之
終有子濟濟森森厥孫孰云匪慶滑城之西
右惟祖兆坎茲玄堂掩穴廣輪若斧若鬣惟
君之藏千萬斯年神呵祇護勿之敢傷

明故王君墓誌銘

君諱朴字鳳質世居溶南里曰澄明曾祖諱
述仕浙江山陰丞有廉潔聲贈吏科給事中
少與太傅襄敏王公同學相厚善襄敏為誌
其墓略曰剛而近仁直而近義處正於家仕
正於官險易終始能以正全君子人也祖諱
宸植德培善以儒業世其家贈吏科給事中
有王子瀾其次四性寬恕好施為鄉閭敬愛
例賜散官別號坦然翁翁有二子長曰松山
西公原陽曲丞次即君也君幼頡稜沉默長
從四伯父吏科給事中受易學於京師精舉
子業復從御史中丞樊公學為文樊公甚愛
重之三伯父參政公嘗曰外沉內朗家寶也
久之業成而病羸弱遂歸不能試有司者十
餘年已乃悉棄去舊業專務頤養久久而康復
年四十復走京師謀仕性復淡恬不耐鞅掌
劇任竟得　宗藩汝王國典膳汝署居衛輝去
君居七十里而近清簡閑便如君之志喜色

恒欣欣視任猶弗任若家居耳矣君猶曰官
固微冗然廩君祿也家雖豐昔廿不可不崇
君之賜吾亦盡毛義情矣乃牒邑得分俸之
半為坦然翁養翁榮悅焉久乃得告歸田園
之餘門不少出也里有惡少時肆酒酗叫呶
喧詈漫斥君名家僮欲報之君令勿報欲出
視君令勿視俾門且堅閉仍撐枝以巨木俟
其力倦以醒條去其斂恐且恕類如此家故
豐於財其食飲若衣物皿器恒尚簡素不至

過中家居手恒詩書不言而躬行得孔子之
實兼能忍性後人而人先用老子之精又約
失之鮮兼晏墨之全蓋仁義人也哉曰其有
道者歟君娶孺人易氏衛輝守禦千戶易明
女妾汪氏孺人先公卒生一子亮功國學生
娶孟氏濬舉人孟思女女二長適衛輝郡邑
諸生趙榘次女尚幼即汪所出也孫男子一
人名道泰孫女二人尚幼君以嘉靖三十一
年六月初七日卒得年六十有二以九月一

十七日窆於先塋皆易孺人之柩合以奠因
周道也銘曰太行巇嶙淇衛湯湯鬱青綠浮
丘嶔崟大伾巉峞突二角山秀水清百里迴
縈蔚喬木土著世望衣冠禮樂推王族前祖
後孫紆紫拖青相追逐外規內矩守勤世業
耕之讀鬱伊王君生資學養尤淳淑書誦詩
吟富積便便經笥腹高清閒散王明曳裾分
親祿毛檄萊衣閔言曾志雍穆穆昇平日月
中州豐裕膺全福仁施義振井鄉士女惟君

視數窮命安體全歸順君之卒衛川南去長
松茂柏墳矗矗時脩序酹子前孫後揚芳躅
礲石頌德千秋萬祀來人告

先君將仕郎建平主簿孟府君墓誌銘

大伾山迤東餘五里許鄉曰長樂里曰居仁
莊曰豐登我孟氏世聚家族於斯自曾業農
無家乘可考惟其塋域祖冢纍纍然以世次
歷推而上知其為勝國元統以來濬州人家
也皇明統一海宇州改為縣於是又為縣人

焉祖諱福配田氏考諱琛配尚氏於天順癸
未二月四日生我先君於居仁里第諱曰祐
字曰天祥長而頎晳身材偉然丈夫也謀仕
無津乃習黃覇趙禹學通司理書舉識吏部
以為無害得為南京廣德州建平縣簿簿古
尉職也至則以計擒巨寇羅四人以為河北
人故如此喜且畏焉由是幾三年境內無盜
久乃攝邑令朝覲京師便道過濬繾綣故鄉
久弗南也南有洗御史者怒焉先君舟抵溧

陽得報弗敢前矣乃巡江御史曰王君者仁厚人也與建平丞長垣林鏞為姻婭先君命思持書至蕪胡懇王君求解焉王速行至太平語御史御史曰此已逞吾乃今已擧劾矣急令其持狀來可得冠帶閑住爾此則吾私也王以報先君欣然具狀御史書曰允遂携家挐舟北逐及抵故鄉則乃貧於舊日矣茅茨蕭然弗營弗慮惟混於酒性又不能獨飲每與田夫耕父籍草坐石酣暢終日雖賤卒

寒士見輒盡醉復以不能曲謹俯仰及遇顯官貴仕顧若不勝拘忌勞苦者自壯年至耆耋不疾病不知召醫巫鄉父老追而記其平生未嘗為一不善也里中有趙談氏者酗酒猶横先君避遜弗及手杖破乎額時邑無官或謂宜訟諸府不然且辱甚先君辰出自壯門及午與趙陶然醉歸後有酒時時召趙飲及終身舊惡不念也配先妣王氏勤苦自厲儉而得中有子男三人長曰愈次即思為舉

人季曰恩生負孫男子三人曰津者愈子曰華平曰明平者思子也先妣先先君終七年得年七十有三先君以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十五日終享年八十矣其年十月二十六日奉葬於祖塋禮也不肖男思謹援據子昂歐陽公朱夫子為例哭而銘曰江南可睹有官斯貧陶然可田有酒盈尊狎賤等貴以樂天真頽然陶然唐晉閒人不為不善鄉評云云豐登北原有巍其墳浮伍相望萬古長存有

子若孫綿衍斯文滂泗勒銘以永無垠

明故省祭官申公墓誌銘

申之先出自四岳佐唐虞揔百揆歷三代至周以維嶽降神而生申後因以為氏周衰散在列國或在晉或在楚或在鄭魯晉有書鄭有侯楚有申無宇魯之申棖從孔子學韓有申不害以刑名著書與韓非並世曰申韓漢之申培公又以儒名世有人焉自唐及宋不乏人勝國時山之西惟潞州之申為臣族明

興以河朔兵燹蹂躪斁㦗灌莽㽡畛乃徙豪
傑以實其虛而潞城之申氏在徙中時則有
若名增者越若來濬升虛降觀頎而言曰茲
果濬地哉西倚太行而亢亢則乾弗支也東
瀕長豐而庳庳而沮洳歲霪潦民且墊溺顧
茲之坪水茂土埣南北川平岡環水清可黍
可秫卜宅於茲而後戢以興久之有子三人
福至福成福源也咸勤儉質朴思深而慮遠
好樂無荒雖徙衛也性乃不衛移猶有唐堯

遺風焉故能闢荊榛萊家孟饒裕福源生貴
貴有五丈夫曰通達運進還咸又壽而康子
孫愈盛昌熾進配某氏生子即省祭公云公
諱洗字其少聰悟讀諸經子史書輒得大意
及長形貌偉然異也然以其門之大則重於
役也又弗有官之者為之庇也是以弗克究
於學曰我固不害曹也刑名予家之法昔韓
昭侯用之國治兵強吾將續厥緒乃入吏部
以文無害得官省祭顧公之居家乃弗刻刻

以苛恒慕萬石君之為人馴行孝謹不言而
躬蹈申氏自國初徙潞也迄今蓋四世同居
雍雍以睦庭無間言頎榮官而名家者皆自
以為不及也前進士焦濤南尹潞以聞之上
官餉羊酒以風異之將為奏以旌會擢去不
果君性稟淑氣之中剛而順和而介居鄉若
邑上之與大夫也咸敬愛之事繼母某以孝
聞茲又流世之鮮有云公生於弘治甲子終
於嘉靖甲寅某月得年五十有一配某氏生

男子二人長知化娶侯氏次鯨化次鯤化幼
未婚女子二人長適李賢次幼未行孫男
二人曰繡曰綵知化子也女孫一人知化精
慎克治終事必誠必信匪儉匪奢費用而中
喪易而戚弔者大悅君之有後云知化乃卜
厝君於祖塋之次惟墨食又先卜遠日十有
一月某日惟墨食將葬知化託其妻之父醫
官相曰先君之哀禮粗具於人心亦少慰矣
而詠德以圖不朽者則未事焉將無以窆丘

竃而告幽明也我先人行實維圖之相乃以善狀來請因裁取其敘而為之銘銘曰姓曰申聖之系別于姜顯于冀明之初宅卜衛篤淳風承以繼祖若孫莫或晉緊同居延四世守維何家法治萬石君僅若是申有官曰省祭羲孰榮德充貴依於仁由於義匪曰富祗以異事親孝錫爾類宜子孫日昌熾佚綿綿永不匱西太行岡東配中有丘馬鬣竃君之身此其瘞粵後人無敢掀琢玄石昭萬世

孟氏冢婦靳氏墓誌銘

明嘉靖三十六年予承府聘入大名脩郡志也十二月二十三予長子華平之婦卒於禮為孟氏冢婦初婦疾曰勿使翁知以廢文事既疾病曰雖廢文事不可不使知也僕夜走郡予亟返至乃命婐媼出曰兒必死矣所恨兒命夭不能永事翁姑也泣沸淚矣小甦又曰翁姑視兒如女兒不能如女孝事也命也如何舉家哭又曰勿哭為也吾有子矣令見周來前見周來前哭不能言又曰勿哭汝必名書香汝讀書勿負若名是不死吾矣吾目瞑焉又曰外有叔在乎姑曰有朔平在乃曰叔與汝兄相睦也吾見之矣吾死後不見也勿或不睦為老親憂此吾將死其言善也聽之乃哭聲動一家曰勿哭吾猶有言焉某婢某婢侍疾久而勞者與衣物若干件某婢善而無過者與若干衣物華平哭曰吾獨無訣乎曰過慟非夫也讀書以顯親吾亦與有光

焉死不恨矣已乃又曰翁來乎姆曰知來矣復何問乃曰吾憤憤者翁以文名天下兒幸有子為兒志其墓后使有聞焉雖夭愈於壽也言止矣婢者哭於房侍疾者哭於帷寡姆氏女醫氏哭于門余之妻劉老哭曰孝順婦死矣予亦哭于客次云孟其誌曰冢婦靳氏滑臺人父師閔業儒伯師曾鄉進士祖頤賜進士出身為嘉定令卒官初余妻外祖為安知州靳母安守女也時禮行安舍靳亦會焉

然靳于滑為高門不易許人女子孟氏濬故族也婚其子亦不易焉日安宅之會見靳氏女余妻亦以吾子見皆齠也靳太夫人曰是而子乎我其試之命以屬對對佳曰得壻矣歸乃令聘後遂娶云婦慧而貞莊而婉孝順而禮女紅剪製之巧人莫之及事翁姑中饋衣履必躬必敬女侍雖多不令之代也性静默居多不言内若無人焉處介婦猶親妹相與和而敬故孟氏之族内外以為賢無閒言

其卒也蓋以哭其父之喪日寒食哀父無嗣遂大慟數日因得上氣臚腫遂逆至於大疾以歿得年二十有九以明年三月十二日權窆於祖塋之艮隅禮也嗚呼是謂賢孝之婦也乎哀其以翁有文名故誌之如此命其夫華平汝銘之華平跪受筆起而作銘書之石銘曰婦恒德貞全之維四汝克蹈兮逮事翁姑兮恭敬慎勤汝之孝兮妯娌雍睦外内閫儀則汝效兮仁宜壽考賢今則夭天胡報兮伾山之東營堤護擁安汝墳兮後汝百年同汝兆兮

孫孟見周墓誌銘

禮曰少年十九歲至十六而夭為長殤殤者可哀傷也若已娶則不為殤予孫十八而娶娶婦方十四日遽以疾卒禮宜有誌而銘誌曰見周孟氏子也其父生員華平母靳氏滑邑人賜進士養正孫早卒見周方十二歲哭之毀予為其祖鄉進士曾祖諱祐縣主簿見

周生有異質爽雋聰敏静慎安雅不好戲弄余家世業儒然傳經以書故幼而小字書香長而命名見周字之以道行十二三時讀書孜孜弗怠便知為文有奇氣其於襟著不學而能時時為五言小詩精刻清逸類晚唐宋人不論也叶韻填樂府則又風流蘊藉使少加以壽張文昌之流亞乎且夙有成人之度與從兄見說同筆硯事之甚恭族中以孝弟名而家人伲之怒氣不形未嘗叱一婢僕臨

終索筆作遺書唯言天不我壽未能一日孝
順爺爲可恨耳嗚呼痛哉故其卒也予既哭
之慟家人之慟過於吾雖鄰里之哭亦慟如
家人焉其德性可知也已卒以嘉靖四十二
年四月四日葬以是月廿六日嗚呼痛哉妻
李氏内黄人判涇州子建之孫生員性之女
也銘曰惟余之孫英〻嘉冑齒稚年童心瑩
腸繡人世之良邦家之秀十八青春一疾不
救蹋蹏籲天昊天不佑天何爲哉田夭駋壽

来胡才文去何邂逅刻銘玄石藏之紋廬泱
盡心摧哀纏宇宙

大明對溪李公墓誌銘

夫惟世道之盛衰在〻時之士風士風之淳
漓在一時之好惡於時有存古心行古道而
人咸好之茲爲風之淳時則有若朴以存古
直以行道而人或憎之風惟漓矣哉近世乃
有巧令以僞仁足恭以飾禮詐慝險諆以矜
智剽文勦説昧章晦義亢〻洋〻誑俗釣名
以爲儒是亦風之漓也其有體真率性居今
行古篤學而文不僞而仁不佞而禮去詐而
智遠名而儒爲時之所憎者予迺今見之對
溪李公矣今其卒也鄉進士鄒秦李文溍来
徵誌與銘以掩諸幽而垂之後予於對溪知
之久又人不能對溪之知也不可以不文辭
誌曰公形體魁梧外朴内慧晝夜誦讀必通
徹熟記乃已幼爲廩諸生文絜清簡明得經
傳意旨然五試於京闈而五不中迺喟然曰

古言命奇吾今真不偶矣仕忠也養孝也弗
獲仕矣孝以養吾心也乃棄去而以養親告
督學御史甚惜其才且又高其志俾以儒服
終身而公之心遂矣居家事親教子父子怡
怡然也家人雍〻然也惟謹耳所居之宅負
浮丘之嶮岩面衛水之清泚故自號曰對溪
公對溪之門恒閉罕與時人接凌其自言曰
吾少時士風猶淳近日不爾故吾自行我道
不能僞文足恭詐智爲俗之通儒也是必見

僧於茲時矣故不敢有所交游云然公性焦
責時有友朋之密者或有失過必正言責勵
弗少假借人亦以此不敢與公交游公嗜酒
日每飲二三次不至醉夜聽諸子讀書聲久
則召來侍飲亦令飲少許以雖其倦而論講
經義亹亹不輟已乃命之寢率以為常嘗其
適也上後園山脚以坐茂林行門前衛溪以
觀漁釣如此三十餘年蓋與茲世相忘矣然
其心則古而行則淳於時有欲葬其親而無

地者公聞之即以山藤良田與之令稱李氏
義塚云公諱棟字隆吉曾祖敬祖鐸父藩皆
潛德弗耀藩有三子公其仲子也生於弘治
元年終於嘉靖四十二年享年七十有六配
某氏子男四人長道惇傳公之業文名籍籍
以尚書中嘉靖辛酉京闈亞魁次炎次燮次
燭女六人長適王道大次適王秉公次適邸
謂次適泰國相次適佗三省次適王烴孫男
五人華圻華封華疆華墀華城孫女七人俱

幼以嘉靖四十三年甲子閏二月十日葬濬
城南一里許祖塋之次禮也銘曰河朔名城
濬惟鍵東衛水潺潺浮伾兩角中有宿儒對
溪結屋令貌古心言直行獨時尚燕鼠莫分
璞玉公參之魯人以為木公不師辟人以為
迦公不由畛人以為俗先進野人尼父公服
宿德耆令終有俶億萬斯年此不陵谷

明壽官周君墓誌銘

黎陽於河朔為要地周氏於黎陽為甲族明

有天下河朔底定即古黎陽置濬縣而元末
避亂之人自并晋出者多撑地之他邑他邑
雖廣土土弗濬若廼周氏曰二老者亦自陽
曲來碩瞻茲地佇而言曰山雖四環而土不
瘠水雖交流而地不濫此朱公居陶之地也
吾子孫必有興者遂止闢荒蕪盡地力久之
有六子曰通者其季也通有四子曰鎮錦鉞
鈺鎮壽官君也君生而祖異之使學書輒棄
去然終異之及長體豐碩魁梧非良馬不能

勝其下上必翊之以人既雄偉寡言咲凜如
也宅近東門君時危坐宅外望之肅然行者
揖騎者下莫不致敬其居家不言而躬行孝
友于至昆季皆不能飲酒然乃日時置酒召
三弟對飲一二巵申申如也家人訢訢如也
唯謹爾家豐於財時時助人婚葬縣令多君
義書君名於旌善亭以為一邑勸嘉靖某年
以高年應詔為壽官壽官　朝廷所以顯齒
德也時論唯君為宜配陳氏生三子瑀瑋瑧

琹早卒瑀尤雄毅善撫馭甲申歲大盜掠河
南詔得首虜者予軍爵一級瑀以赴義百騎
從征擒巨寇曹景祥中率當官之然為上官
奪其功弗得瑀弗屑也瑋治書遊太學為內
舍孫男二祐治易亦為內舍晃亦雄勇若世
文武矣曾孫霄兒保住崇德強兒孝兒周氏
自通以六昆季後族大以繁用殖其家人名
之曰東門周氏東門周氏之名聞河南北史
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君卒宜銘且皆以思

不妄毀譽銘宜信也銘之銘曰七十有七壽
考翁嘉靖己亥攸命終仲冬二日潛幽宮伍
山西蘋城之東千秋萬載安其中子孫奕世
揚休風

孟龍川文集卷之十七

孟龍川文集卷之十八

黎陽孟　思叔正甫著
新安金繼震長卿甫選
黎陽朱應斅德載甫校

墓表 附墓碑 記

大明汝王府典膳進階脩職郎王君墓表

脩職郎王君卒葬於嘉靖三十二年九月閱四年餘其子亮工懼其先君懿德淳行闕閟

歷履久或泯漠無以昭前休而垂後世請為文表之勒石以立墓左予則曰自漢而下乃有豐碑誌表誌識也記其學行德履歲月以掩諸幽表標也表其世族姓望以標之明明以示遠久者文宜詳幽以防陵谷者文宜略茲故詳王氏之世德士業善門敘而表之表曰濬有王氏居濬之南五十里地曰新鎮孟自永樂間已為本富皆潛德弗耀天順間有曰述者號質菴先生以明經貢為浙之江陰丞居丞五年以親老致仕歸然質菴少與大傅威寧伯王公同研筆講易義太傅服其精徹焉及卒為誌其墓曰廉介剛正今之古人餘可知矣質菴先生有子曰宸宸尤尚文儒置塾以教族里之子時人目為義學宸後以子貴封吏科都給事中有子涿義官溙為河南參政甘肅苑馬寺卿洧登進士官通政司右通政瀾授散官濟國子生灝號垣然翁有二子曰松山西太原陽曲丞曰朴即脩職君

也君字鳳質幼聰敏明悟從御史中丞樊公授易學為文精純瑩潔樊公愛重之參政公嘗曰外沈內朗家寶也久之業成而病羸弱孱損遂歸不能試有司十餘年已乃悉去舊業專精頤養遂復康裕年四十復走京師謀仕且性恬澹不耐鞅劇任竟得

宗藩汝王國典膳乃署廨居衛輝府去君家七十里而近清簡閑靜如君之志喜色恒忻忻然視任若弗任官居若家居又曰吾官鋙

徽然廩君祿也吾家雖豐甘旨不可不榮君之賜乃牒邑得分俸之半為坦然翁養翁榮皃焉久之以贊得進階脩職郎而君致其事歸矣歸則樂田園玩琴書門不少出也里有悪少時肆酒酗呌呶喧詈湯庠君名家僮欲報之君令勿報欲出視君令勿視俾門且堅閉樘木焉俟其力倦以醒徐去家故豐于財其食飲若衣物皿器恒尚簡樸但遇冬月正旦視鄉之有窶困者散之粟麦使盡終歲勤

動之歡滄俗多昧於禮君家則凡五禮一遵文公家禮而喪猶不用浮屠法在鄉黨恂恂如也長幼怡怡如也配易氏衛輝千户易明女先君卒生一子即亮工為國子生娶孟氏舉人思女君之家世歷履行實蓋如此孟思曰仕而不畀小官得下惠之和能忍辱後人而人先得老氏之精家居循禮得周公之化儉素以約蕪晏墨之全孝以祿養遂子路毛義之情恂恂鄉里為孔子之徒若其濟貧恤困不言而躬行則實十郎萬石君之遺則也是宜表之俾後之人過王君之墓敬其德思其人徒者趨車者式騎者下則登壠而歌伐木而薪者吾知免矣

明壽官牛宜溪翁墓表

大明有宜溪先生曰牛德豫字世和篤行君子也壽九十有三歲以嘉靖十七年戊戌秋八月考終正寢明年己亥兆宜溝鎮之南祖塋之兆禮也越十有九年為歲丁巳先生之

子恭年已七十五矣乃走大伾山之東麓請於思曰先君宜溪翁潛德弗耀然行睦於家化孚於鄉譽達於河之南北前陝西參政許君諫已誌而銘之不肖以歲之不易也疾病之嬰綿也久弗克表然誌識也銘諸幽者也表標也顯諸陽者也許公誌之予其表之況先君之八十也冢　詔榮以壽官予亦既文之為壽矣知之詳又過許公而恭復予友也奚而不表思曰表哉翁之厚德篤行邦家必

聞思謹文以章輿人之言若夫世族則稽之
狀按狀牛之先為山西之高平人高祖清制
以狹鄉遂寬徙河北清河北曾祖增例遷脩
武曾脩武祖春性剛善不適有居還高平春
終高平父志配宋氏貧遂大行之教嶺翁生
教嶺然翁少形異羣兒十三歲負薪過村舍
聞書聲棄薪竊聽歸求就學父以貧弗許學
乃鄉媼資之學久之貧甚弗克終學也然翁
自是以心悟推類遂多識字時時躬墾山田

祖母來饁泣嘆其貧弗能致養也祖母因知
有大志及長登山環視曰此豈能干金室乎
成化庚寅遂與兄聰攜家出山抵濬之宜溝
竚而言曰土沃地饒俗淳野曠可居矣力田
殖貨久之大吉富家也乃翁則逮事兄以弟
聞敬而有禮一錢不私事必稟命翕翕然無
間言季弟太劣不羈翁撫訓克協烝烝乂也
初與魯山曹全商全多取利翁弗較曹服其
義以是居鄉人率化之逮年且老怡怡然曰
與賢士大夫游樂以老太平且訓子孫曰吾
少也貧每恨無田可耕無書可讀今田連疇
書滿架耕讀備矣盍勉之惟勤惟儉居家之
善孝弟淳實五德之基翁之行如此君子哉
昔石奮不言而躬行漢人稱善鮑叔不較管
仲心服王烈自脩鄉人化德翁若人儔哉今
恭之孝思無斁終身而慕者亦翁之庭訓有
素者耶翁配張繼劉諳翁理家如冀梁之偶
劉有子一即恭為濬庠生博學能文淳儒也

女二長適田澄次適董昇孫男四人伯耕仲
耕代耕任耕曾孫男三人麒麟兒曾孫女七
人長適張思明次適周承先餘幼而在室是
將熾而昌矣茲又公之遺烈也卽古人優禮
壽考食必珍朝必杖尊之異也牛翁之壽而
賢於禮宜表以異表之石曰有明篤行君子
牛宜溪先生之墓車者軾騎者下不可以凡
墉視

明逸士靳君墓表

君諱師閔字宗孝大名古滑臺人其先自鄭郡徙滑代為滑之望族曾祖父祖父俱潛德弗耀追君之父諱頤大以文名年二十二舉進士第當時所謂靳頤文如華錦者也君伯父顯亦以春秋魁京闈兄弟籍籍為天下景慕頤授嘉定縣尹青年精敏政聲特著

朝廷以御史召方行及二驛卒於舟中而師閔乃生於邑邸者挈舟而北母子蕭然抵家則益以窘矣乃母則鄭州太守安草亭先生

女也嚴厲夙操自訓諸子課業弗怠兄師曾舉戊子鄉進士師孟明慧淹博為時才士僅二十歲以卒惟君則淳謹溫克而又慓致峻厲時或風流蘊藉人以為不可測也家用饒裕處事宜應乃自勤農業一不以饒足之心故師曾得成名學而家用益饒裕矣性好周恤尤憫孤寡偏憐朦瞶每寒雪兩夕朦瞶依之若纍纍然周之皆有受也欣欣而去其為人又如此今人若茲不多見識亦古人哉君娶濬之王黃門姪女柔順靜潔歸靳氏十有六年內外不聞其言笑聲而婦道克盡先君七年卒一女為濬生員孟華平妻性肖其母而孝德益順後君三年卒嗚呼天道真不可徵哉跖壽顏夭季富孔厄天道真不可問矣嘉靖壬戌春其婿華平及甥見周哀其善而不嗣也刊石以表之庶後世知此為有明逸士靳君墓也

明故鄉進士饒齋胡君墓碑

碑者悲也中古者窆用碑綍以木後人因以紀德業而彰族姓乃易之石吾將悲吾友饒齋胡君且彰其文名而哀其卒之窮也故貰石表之於其墓云君諱涑字自西濬之南五十里某鄉人也父某為淳儒貢於國學授鳳翔府某縣訓導用古君子道淑諸人多至顯官名君子者有四子君其季也生而慧朗清拔峭直觚稜讀書輒誦有異他童人咸異之自訓導君卒儒業寒瘁濬俗婚嫁不尚門閥

唯財是視君長未有婚也乃濬有太傅威寧伯王公之孫曰烜有女某未笄也欲擇佳壻唯才不唯財君時亦未弁也王命親友之文者試以文文佳親友之文者遂妁之而婚焉君入邑庠為諸生名籍籍矣初郡有元城劉忠定公祠祠圮久廼有江西忠臣之裔劉公為憲副駐兵於郡大新其祠建書院院成掄十縣翹楚者教試之余爾時與校大為劉公前賞及是有襄垣劉公以翰林謫為郡推又

掄一縣之翹楚者教試之君與校亦大為劉公前賞余戲之曰吾與子窓友也乃先後並見知劉不後十縣濬之光矣君咲曰然吾與君二筆如槊孰不靡旗亂轍少時君以援充入監有名於監嘉靖庚子以書經中順天鄉試而妻王没矣君素清癯恐嗣之乏也乃繼娶某又納妾某愈癯也又納妾某某愈益癯也子未之見而君病矣初吾與君俱以書經中然余獨惡濂儒之專經而不通儒也廼更

業春秋於京師將別君長嘯曰與兄志同而聰識相似也吾病愈我乃學三禮與兄同取第使天下知有二奇士噫君死矣夫初君以戇名齋予靳之曰戇弗佳奚蘊藉也君正色曰兄亦為是言乎吾恨世人不皆我戇也相以戇無佞諛諫以戇無詭隨上以戇無輕褻下以戇無逢迎汲長孺吾師也吾恨世人不皆戇也余乃謝之方君之病棘也語友生王瓘曰吾才志未伸死矣命也孟兄在遠此恨

何如歸以語之得文一首以綴吾名將有傳焉九泉之目瞑矣嗚呼吾忍碑吾友乎哉初君賦學宋體間以示余余輒斥去之不視已乃學騷雅予曰可詩學崑體其佳處軋江西逼義山也時時自為小令如元人出入南北清麗如花間者君之疾坐此乎非邪惜其才志未伸而死死且無後也生某年終某年月日得年若干妻王合壠馬禚文二百篇詩四百篇賦十篇銘誄祭文三十篇餘多散失君

沒後余歸無聊時登大伾山之顛南望灑淚因為五噫之歌以哀之歌曰彼天蒼〻兮不可問噫悶地伊何兮埋英儁噫鳳雛鎩殞兮鵩梟奮噫孤墳莽塌兮孰其與埃噫惟有文名兮高千仞噫

明善人樗菴鄒公墓碣 代作

歐陽公表瀧岡阡朱文公記鵞峯墓先哲大賢前武也魯不肖不能光顯先業振揚遺德用遵賢哲故武而碣先君封樹云先君姓鄒

氏諱越字孔昌為濬邑坊廓里人曾祖用中為提舉司提舉祖師貢方儒時提舉公以濬於古人有子貢者為孔門大賢乃以命名仕終河南臨潁令雖未大究其用然潁悟敏達善於從政蓋得賜一體焉考諱麟於景泰三年十月十四日生我先君於濬濬俗好雄俠辯慱乃先君頎肶〻愿慤好書史日手書不輟其不深解亦即置去不求大通也廼心獨喜萬石君為人事〻不言而躬行不求異俗

俗喪葬用浮陀氏法先君頎又用家禮此其異者築東園書屋足不跡市招濬士弦誦其中偶一出户風雪湧〻因惻然思寒飢者乃歷市求凍餒者時解推其衣食心又益惻然不能施普也先君固饒裕歲率貸人財粟書券必定日届日往徵約或故爽其約請更日先君即依更日更日而又爽其約也先君曰必貧也遂焚其券或多詐爽其約以幸焚券先君亦即焚其券以是雖歲恒貸人而家

不益富惟年飢乃具餐餔日擔載餉里有人酗于酒德大罵先君先君急閉其户仍柱以巨木逾時聞罵聲少倦乃出壺酒使飲曰汝倦矣可飲此以蘇困里有人乃群責醉者曰汝誠人耶而犯長者醉者大悔搶地謝罪先君咲曰酒也奚罪而何謝為偷兒盜麥遺其衣方恐主識且獲也先君乃暗與其衣戒勿懼而已性慈仁買鰕得生者輒放諸水畜犢者廢而不賣或綦焉曰非不知利不忍也若

且衰出行益簡傾手書行善不一日衰且急
也彭御史釆風至滁曰濬有善人鄉其云乃
大書其名以勵俗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
矣如先君者非善人耶非孔子不得見者耶
先君終嘉靖六年十有一月六日享年七十
有七窆大伾山北原先妣李氏祔馬鲁李出
也由太學生授句容訓導遷滕州學正轉徽
王府教授晉業醫庶母申氏有二子曰雍曰
泰泰中癸卯科舉人女一李出也適闞閎孫

男曰福曰玄禧曰禴邑庠生曰禖曰祚女孫
四人嘉靖丁未魯致其事瞻守楸栢爰述飾
行勒諸貞珉用詔我後嗣子孫承保善業德
萬斯年永終吉謹投簡搦毫係以詩曰
伾山嶙嶙衛水沄沄聿我先君實維善人山
可礪兮水可湮緊善名兮不泯

牛野菴墓記

大明嘉靖時濬有野菴子姓牛氏諱敏字克
勤有小官爲省祭有妻馮氏有妾某氏有子
馮二人妾二人有田四百畝有粟麥年爲數
百石有宅一區在宜滿有書數千卷有兄爲
諸生有友彭給事子充尹郎中之先咸密且
贊以詩溫尚書鍴其甚愛重之有壽僅四十
五有祖塋在濬之西七十里蕩陰之南三十
里淇之北四十里有書蹟傳在人間學魏晉
法亦逼真也尋常坐臥一小樓學書得古書
之善者必置樓上內去梯外以繩係飲食器
具下上時或書有得意乃大叫呼酒自歌以
娛家臨京都孔道每聞

朝廷有大議論大典章大黜陟有正直忠賢
善類之進之用必喜必躍必命酒或自歌以
娛少異是必不飲不樂者累日或至屏妾垂
泣時不下上其食大伾王侍御之讁也乃失
聲曰噫復去梯屏妾不飲不樂者累日家西
望太行四時山色適意處必捻髭竟日吟弄
自如非母命僮婢輩不敢以俗事啓也頎其
爲人真率任情有唐晉間人風流情態余得

締交焉於其死也持雞酒藉之以茅哭之而
為之記

誄詞

西蜀戴夫人誄詞

嘉靖二十九年秋九月濬司訓楊君之夫人
卒於官舍嗚呼哀哉中饋易承彤管詩諷孟
母貽訓杞姬飛聲適相夫君悳〻婦德義均
鳲養恩慈母則皇穹靡邪惟命不長縈歸永
絕終此異邦嗚呼哀哉天闊西南樞廻萬里

魂無不之邈〻南徙娈蜿非生令終非死何
用送終繐旐素旗何以累德墨卿綴詞其辭
曰

陰分陽剖有伉斯儷天敷地翕彝倫載叙彝
範立軌必資貞淋匪貞匪淋孰遺芳躅坤維
毓秀井絡發祥濬〻多賢藻文煥章江漢炳
靈綽有餘清乃眷陰睿乃挺媛英婉〻戴子
商系宋裔宦邀世逖徠胼南國瑶瑛其質含
章貞吉淑慎徽柔正位居室恪勤女紅言容
有則婉奕飛芳幽閒成性慧斂端懿明巽以
正毓景春閨徽音載熒楊媒來妁深匱璵璠
幾閱星霜琴瑟乃絃匪人伊天寔維待年乃
聘乃納于楊之宅祭祖祝翁肴豐俎絜思媚
於姑恪恭孝德〻親行周四教罔忒外內是
儀疏親胥悅顧撫前出厥心惟一載鞠載育
長教幼恤恩斯勤斯鳲鳩之七匪尹之哀匪
閔之嫉子之慈母夫之令匹內絜中饋外相
君子鬻舍求田卸佩脫珥縻憚拮据室家蓄

租夫子官儒徂彼南荒極楚之徼盡酉之陽
山縈維菁湍激斯瀧陸艱側輿水險危艭隨
夫携子瘴雨炎鄉服闋三祀載官河朔命駕
北征挐舟東郭兩川俯眙三峽湍瀨涉楚歷
辰遵嵩逾洛淇水在右大伾岳〻方安方豫
疾嬰疾作冢嗣在遠言念言泣倏爾奄殞稽
首問疾萬里神感亦祇以異亟命南旋永訣
涕淚我聞積善荷天之佑宜享多福永齡遐
壽云胡溫淑曾不華首昊天不弔斯疾是遘

當空掩彩方春滅華竹光寂晏長河易斜瑤
璇有毀匳鏡收葩嗚呼哀哉繐幃夕改組帳
春空西南望鄉東北喪朋靈衣閑月素旐留
風嗚呼哀哉女誕彌月而泣呱呱男稚未齠
顏天以嘷哀絃再斷凱風罷娛重襮題湊白
蠛軒魚軸筮既辰階殯撤漿降輿容位爰方
啓行吉往凶歸過市輿傷嗚呼哀哉發衛川
而南邁邁式遵于歸路草春綠兮源泉葦一
航兮孟渡日色慘兮周郊花淚零兮楚露涉

江漢以歸柩望蜀天而碩慕楚山月落巫峽
猿啼巴江水急鳥道雲迷旅魂黯淡行色慘
淒嗚呼哀哉巴之水兮蜀之天山川盤結兮
居有新阡祖之側兮姑之邊佳城鬱鬱兮千
斯年重扃閟兮夜綿綿可埋玉兮不可埋者
名之賢嗚呼哀哉

劉母晉太夫人誄 用古挽詩滂母猶難比生賢振古今為韻

嘉靖四十年廿月某日有明晉太夫人卒于
滑邑之官舍嗚呼哀哉維神維天淋德是福
云胡善懿大命爾速毓德貞淳篤生賢臣祿
養晨昏未貢
君恩有子克孝罔極痛悼民思善政百里號
嗷蒙固采詩令終何悲誄以旌德綴之素旐
其辭曰
圓祇以奠埏極四方齊州九有豫惟中央山
河炳靈氣協陰陽天祚　皇明嘉靖有邦萬
生淑聖長發其祥西崐降采婺女流光厥膺
京里蘭儀載揚天賚保衡匪伊之桒天賚生

民必嫄之姜展如之媛邦乃其昌載昌其邦
生賢非偶清門棲景女德斯茂蹈禮循和桒
嘉靖厚脩詩綜史女紅之右克令克順坤道
希有宜其有行為君子友既儷君子婦道之
允締結自羅蘋蘩誕脩逮下維和素章習優
金相夫子玉式箕裘桒則日化惠問川流宜
壽宜榮外內咸休家人攸宜桒道斯安有儀
無非髙禖弗于自天佑之載育虬鸞瑞世鳳
麟金玉琅玕有桂一枝有敘三遷如剪髻慈

如斷機嚴青〻子矜山斗紲韓掉鞅文囿海内之冠海内之冠謦髦斯士秋鶚春龍莫之與比搞藻　天庭振衣丹陛儷籍南宮恩袍帝里令聞令望是母是子載銅之章載衣之紫乃承慈訓乃愜政理滑臺巍〻滑水淵〻百里爾祝母有孝子遡望廒雲載陟于屺孝子之養薰〻三牲采衣既賤負米亦悴惟茲祿養于親則榮板輿南来魚軒北征亦既至止欣〻雍〻興居北堂燕喜南榮自公退食

玉案兕觥承顏養志福祿来成平反斯喜母教之明其敎維何化洽政清上安下順往哉生生我聞積善降福自天引翼壽考福祉綿綿天胡弗信罹疾中年遑〻孝子憂心如煎拜醫悴瘠和扁莫傳藥劑盡嘗禱誠上玄求代以身公旦在前血涕以籲首叩朱殿上帝板〻曾莫我憐母曰寔命非人能延孔門稱孝孰若參騫彼其之親罔闢彭籛子聞號仆久遡魁馬金母西馭婺女移驪傃幽告終穿如逝川嗚呼哀哉桂子蚤榮聲華春振萱草挺生秋霜夕隕喪淋軫哀霣庇凝愊天道曷憑匪伸履信人道曷窮靡曷思順孰綱孰維聖善不慭昊天罔極孝思未盡謂天蓋高卯不可問頋戀哀號忍聆遺訓嗚呼哀哉瘡鉅痛深含悲茹苦蓼莪永緘陟屺莫覩題湊漆絲襯旅官宇屬行撤奠延穸中土魚變素軒蓋飛鶴羽板輿空扶靈輀出祖絳帳来北繐帷歸塋皓霜凝兮黄河慘雲横兮遠浦民百

里而泣隨車千乘而奔赴嗚呼哀哉生死反復晝夜相尋有髙而升有下而沈有是懿德萬古流音有是良嗣百代冠簪　彤庭紫閣衣錦垂琛子貴母封　昭代之欽鳳誥龍章襃玉泥金生榮死哀賁耀幽林睪如禺如匪丘匪隄形雖如斧髙嵩嶽岑沒可無憾以慰母心嗚呼哀哉

祝文

代縣祭城隍文

維
嘉靖三十四年正月朔某日濬縣某謹告于
城隍神之靈神受
上帝命理茲境之幽事某受
皇帝命治茲境之陽政幽明雖殊其於恤民
愛物之職一也今茲之歲背冬涉春風霾屢
作而時雪未降某憂心切切慮牟麥之不實
穀種之不入民將何以供
上帝之牲牢輸

皇帝之租賦某爲有司責之不可逭
神歆民祀亦寧無責於
上帝乎邇境嗷嗷　神亦是聞宜閔賜恩溫
雨寒雪咸敷澤被是某與神咸免責矣
神其聽之

祭龍王文

維
嘉靖三十六年五月朔某日濬縣舉人孟思
謹以清香楮帛敢昭告于
廣潭王之龍神曰粵惟天潭均沛者也今茲
恒暘亦均災者也何東西北南既雲既雨獨
茲濬境旱既太甚濬必有以致茲災矣然窮
士小民寧無一善一良可憫恤者乎惟神之
靈下上雲天霈興雨潭賜之甘霖以蘇民命
庶不濫及矣其無位匪司莫可以廻神之怒
庚然社祈臘報亦供祀事謹率鄉耆雩嗟請
命居高聽卑亦有聞而哀焉則神賜民生民
亦有以供時享矣謹告

濬瀆祝文

伏以斗辰日冑神通大沛之潮近悅遠來重
沐清源之澤永肩一德上扣
三靈恭惟
大濟清源聖王殿下玄德幽深明靈顯應潛
雖伏矣透地脈於千山未幾見兮涵天光於
二沼淵泉溥博有聖之和聖之時聖之清濬
哲錫敷俾多其富多其壽多其子今三月吉
日萬衆皈一龍噴祥波虹流瑞彩灝灝靈風

澄清宇宙湛〻聖水蒸潤山原其素信神祇洪發誓願持瓣香而投四體焚毀彩以颺天庭伏願下鑒微誠上伸夙志宅神安妥家眷清平感

聖寶言吉祥如意

祭虮蜡文

伏以神有常靈民有常祀祀既無缺靈宜為惠今茲濬邦財賜民弊春旱麥枯秋霪禾悴洪水方割飛蝗繼至惟民之憂亦神之愧將政不減厥罰在吏舍吏不殃吾民何罪有醴有牲以禋以祭稽首祠前用祈來歲尚饗

祭文

祭太保陸東湖母太夫人文（代作）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遣某以牲醴云〻致祭于陸太夫人某氏之靈曰惟夫人之生也坤義淳淑陰懿溫服鍾女範于德門貞婦道于茂族賦純粹之閫師標介耿之圭角性正儉而清修節紈綺于匳盂順夫子以相內恪無違而和穆子孫蔚以蘭茁積穰〻之多福暨母道之專秉何雍〻而肅〻訓令子之賢哲咸洵義之伯叔武緯略以朝肄文經謨而夜讀伯劍古而攢青叔桂香而取綠將方召之前旌相夔龍之芳躅陟宮保之崇嚴陋疊牀之象笏悉出忠而入孝服鞠閑之教育宜萱春之壽榮荷

恩露之深沐方祿養之怡頤胡金母之遊逮生既享以尊榮哀復承賢而禮哭其獲令子之深交攄抱懷于昔夙念廿載之久要日眄睞于青目維塗泥與雲霄猶寒歲之松竹有如子之義恩屬太母之溫燠聞音訃之驚惶徒慟懷之踧〻隔謹謫于千里靡闡喪而匍匐抒哀愫于斯文望燕雲而遣牘嗚呼哀哉鑒此衷曲尚享

祭户科給事中彭東谿母太夫人文

維嘉靖三十一年歲次壬子某月某朔某日甲子某暨某等謹以牲幣羞醴之奠致祭于待贈趙太夫人之靈曰坤淑純懿視若平易乞盡厥全事關天地順禮精勤義若未深循

而為則表率古今於維夫人憲々令德篤生
碩英補天地鈌淑慎徽柔仁慈義烈婦道母
儀為天下則欲子之學教諭三遷古孰其倫
孟母之賢及子之長資之學誼截髮爲儔陶
母之義子登高科滑邑循良聞之色喜鄭母
洋々子戍治獄歸告平反即為進食雋母乃
安子居諫垣大節惟忠義感范滂蘊母之英
婦德母儀維母克全世以為師韋母文宣板
輿軒魚百官起居迴班列拜相母樂胥何意

雲霄鶴駕鸞軺飛瓊倏至王母相邀昔我滑
臺有尹賢哉自漢迄今杜母再來惟此滑人
遺德莫報泯之嗤々均為義孝哀榮亦極千
里走弔慰我公思凌雲一笑尚享

祭盧次楩文

維天生民才士為先士盈海内愧在盧前賦
軋相如歌並謫僊鴻聲桂海蜚譽氷埏豪生
玉唾醉洒金箋通今博古酒聖詩賢福胡不
備而禍則全命脫九死家靡一錢續胤既絶

孟祀莫延貧女在室號哭可憐秋風夜雨飢
鴟寒蟬天地窮愁生死沉綿嗚呼有賀之異
有張之顛有晉之達有唐之篇鉅公是重細
人不然吟魂斯遊遊何之焉修文於地作記
於天友情交誼來降几筵尚享

祭濬庠范司訓孺人某氏文

惟靈坤資柔順恒德貞夷歸妹應期家人是
宜積絫相夫婦道守雌熊丸教子母德孚隨
妯娌允若無非無儀内外秩然有矩有規宜

綏福履永享期頤何意天道致此仳離夫失
中饋孰翼孰為子失懿訓何育何慈妯娌失
依閨闥亡師内外失仰女訓疇咨嫠女精沉
奚補天維彼蒼茫々終不憖遺嗚呼哀哉南
返繐帷衛亡鄭奠魂無不之廣柳祖奠慰范
君思尚享

祭蔣明府弟文

維靈茁々蘭才亭々玉樹南國精英中原間
氣夙茂才華洪深德器田若未亡道不在弟

子列賀且不死騷直可奴僕視清華秘省歸修地下之文王版赤虬迎作天上之記如卿雲散彩終不為天下霖而威鳳来儀必竟是人間瑞何生死之倐忽而去来之易〻也某等久仰清芬載瞻英眎哀乎玉隕而蘭摧是豈無從而出涕

祭節推楊厶坡先生文

惟公西夏英豪中朝間氣東魯麟經南宮甲第宣武循良魏博卑愚屢薦而慎重不前一壓則從容而退量闊四溟見高一世謂三邊乃胡虜要衝百餘年兵戎㴱廢夜雪千烽秋風萬騎結髮語黠虜之情知後裔非寄種之地頋瞻黎陽中原佳麗淇衛拖藍浮丘聳翠誅茅鉏艸詠屈原卜築之篇翠篠紅蕖吟杜甫浣花之句將桐鄉白首而遺思忽峴首無碑而墮淚君子所為唯當與達者言大賢之心固難與小人議是以怯者謂公有所畏而不能歸鄙者謂公有所私而不忍去悠〻之徒聞聲競吠嗚呼是固公度内容若等幾百千抑豈可語公之心事近日邊庭小警已見公避地之高萬一醜類不馴方服公深慮而遠計也思等敬仰高風情兼道誼既以公之心事辨而明諸人謹哭而告之位

孟龍川文集卷之十八終

孟龍川文集卷之十九

黎陽孟　思叔正甫著
新安金繼震長卿甫選
黎陽朱應轂德載甫校

雜著

濬對八首

東郡劉子炤問於龍川先生曰原本山川奠別壤域賢者之諳故實也是以郡明帝丘館辨同食隋羨羊腸之對梁嘉內黃之析先生濬之良也濬之故吾頗以質勿遜勿諱稽諸

典實先生曰吾土也我知之濬之疆埸近迺帝極天文炳煥野分营室人文孔開山留禹跡東囓黃河之涘西鏈太行之裔南截淇共北剪蕩鄴其在古昔虞夏以船殷商以甸河朔黎水公旦以消鄘張談其險要魯衛會其衣冠故其為地倚晉隘趙拱燕懷魏陸走梁交水漕泝易隋廣鑣〻漢營殺〻袁曹沮渡而角雄梁晉夾河而爭帝桓溫怨險而蚵師元魏覩形而置戍唐頌關土而富戍宋橋三山天成聖功踦天潢而永濟其人則沉鷙勇决善戰力農課之則富國驅之則強兵隋以之亡唐以之興此亦天下阨塞險要之地也吾子以為何如劉子曰治亂世也興廢運也成敗人也張衡云鐘以大伾吾固知之矣舍人和而言地利孟子之所不取

先生曰太行西來千巘萬嶂峥嶸崿嶆爭趍並奔掠雲天而北向其餘乞紇屈渟瀠迴還

磅礴觸湧東出如龍露角黑山矗〻烏石犖确甘泉如飴苦泉如荼而潰湧乎其墉奕〻童山濯〻靡髮亂石如羊群伏而不齕白祀與如四碩陀陂忽涯涘其湫洼中有山而崎嶇舟車運載於四方不知幾千里用石於茲山乎採之善化三峯狀如筆格峭突兀以撐空疑纍掌之高蹠檻泉七十有二星布而出乎其側厥有浮丘載名居山望若艤舟上載土之可田亦取義於甌窶層崖內明穴岫空

洞或植雙栢以表歲寒或鐃千佛以希福種
闞城負闉通闤帶闠信河朔之佳境大伾巖
巖四方所瞻峣々岊々嵌々巃々㟐々嵐々
羲陰晴而異觀石崖天齊竺像或鐫常注目
乎龍川西陽明洞有龍蜿蜒旱而時出行九
天遍四海以澤乎平田下睎微々鳳凰欲飛
嶽金黛翠白金湧乳汶子亂峰崛々而起此
亦秀麗奇瑰掩映迴合之域也吾子以爲何
如劉子曰登太山而小天下吾嘗坐日觀々

東海如一線狂噐助日視此猶培塿耳況四
山有賦乎石田無所用之
先生曰導淇行門東至於浮山南至于鉅橋
又南至於衛城東至于薛村之口會於衛汭
黎濬來同然後弭節乎新鎮之厓通厲乎道
口之市庬々渾々靁聲馬奔環周口虩浮丘
浸城址帶漁流潰乎屯子溢乎堨河夾以老
鸛之隄受以五龍之沽於是乎汩潩漂衍純
馳乎其東注也時其游波閒寂潺々湲々風

微浪妥魚樂鳥閒河壖岸蔡翠荇烘蘭芬々
馥々前溪後灣漁舟釣艇往來乎其間網罬
鯉罾鯋鱺罺鰋鮋鈎鱉鼉即舟鱠新入市糶
鱻姬有豪客麗士桂櫂蘭槳遊芳春惜艷陽
流聲練色放志逞懷而即皓樂之娼燕姬佐
酒趙女命觴玲瓏理音杜秋度腔爰掩扇而
歌之歌曰翠袖敲風兮香芰荷酒闌舞罷兮
醉顏酡目挑心與兮留青娥又歌曰燕服輕
香嬌綺羅紅嫣翠斂春情多光陰易逝如流

波流波東逝兮可若何於是流之連之窮晝
盡歡月出皎兮流光蕩漾相與索商女之琵
琶聽漁村之龍竹蓋恐東方之漸白而恨良
夜之拘促此亦艷冶侈靡遊泳酣適之區也
吾子以爲何如劉子曰淫游觀荒好樂者諒
非浴沂風雩之樂滋不願聞
先生曰清淇洪衛合潞并黎奇觀也方其秋
水泛溢百川來灌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
流沫浮泡堆如屋宇巨石長松轉如糠粃儵

中高而旁下或摧壓奔湃而陊阤方爭趨競奔突如其莫禦或急風逆濤劃然而中止爾其溫汾迴淵滌汔危堤乍蕩洒以細嚙忽厓泐而全頹一蟻穴之莫障遂百折而不迴羽高鳴下聲如迅雷曾未幾何盖已懷襄乎山之腹浸漬乎城之隈爾其渀滃澒溶汩混沆瀁漂淩幾闔境之全灌注乎百里之廣時則有若鵷鵠鸂鶒屬玉鸛鶂鷖鳧翁鷺刷羽整儀戲波蕩漪呷〻唲〻爾乃衝飇怒烈雪浪山傾彌望泮汗磕〻洶〻涵尖塚之高阜疑君山於洞庭槩不得蕩櫂不敢行映長霞而浴落日上下萬頃而爭明此亦澤國之勝槩也吾子以為何如劉子曰禹憂昏墊稷思阻飢洚水儆予何勝槩之有

先生曰既邇京華獲通上國驛舠傳輸豪貴所歷陸則人輦馬車動數十里鼓吹采旌旬闐縱橫千乘萬騎擁列後先辟騶傳唱傾城動邑交馳捷報絡繹不絕氣驕志揚風威烜赫亦有彩鷁畫舫牙檣錦纜簫鼓中流翼驕兩岸弓刀鏘〻旗旖颭〻滿裝盈載連船接艦使邑之士女志怳心慕明羨而竊歎此亦經歷之榮適當今之遊宦也吾子以為何如劉子曰噫呼閱使星剌逢迎也上下胥失[illegible]之矣我得志弗為也

先生曰抒情素麗詞藻發騷雅之高致者必觸乎景矣濬亦有之閑情澹歔西向卬視千巖殊形萬壑異類來者如迎去者如避平者如鈍峭者如利仰者如軒俯者如輕獸不走而跋是鳥不飛而舒翅落日半卸黛色絕異正如夏姬鬒鬟光曠天寒色淡遠分八字又如張敞輕掃春嬌而更覺嫵媚是之謂太行疊翠步平野之曠莽臨迴谿而登眺山蒼茫而欲昏霞半嶺而光耀牧笛弄而遠歸漁罾收而罷釣鴉背閃金樵山明燒陟古堞與頹臺付興亡於長歎是之謂童山夕照爾乃四野同雲風威傈烈騰六飛瓊萬里一色豐年

表瑞壓氣頓減漁艇笋歸弓刀縱獵驢背豪
吟烹茶清越是之謂淇門飛雪濛、秋霧兮
霖雨之夏恍兮惚兮山之上下慌溟、兮樸
閣參差倏爾又為舟兮人物蠕動而高駕虹
冋紛拏兮倣倘流覽之不暇俗習日以為常
兮驟閱之而驚詫是之謂三山善化史紀修
竹衛川之渚幹勁擢兮龍形葉紛旋兮鳳羽
秋霖濛、倐篁栩、宛如瀟湘之夜兮迺衛
川之煙雨爾其地氣上騰山川氤氳潛龍勿

用猷欲陽陰元洞滃潰洩、沄、不崇朝而
遍天下乃龍洞之秋雲若迺望舒緩輪素娥
弭節山突兀其寂寥林蔥蘢而曙色僧房之
竹户初開蘚之雞聲乍歇下上清淡萬境澄
澈何如恆山之曉月飄、麻姑孅、姑射天
綃霞裾鳳鸞月夕交甫解佩方平分席忽超
入兮青冥留玉虛之儷跡風景舉目若是者
備矣吾子以為何如劉子曰我雲我山我林
我泉或以為膏肓痼病誠眈之則為屈數止

勦矣且列郡孰不有此
先生曰赤斑之石濬產之異也紂剖比干山
曰枉人血流清泉萬古朱殷凝結為石類若
萇弘之碧底奠山根下極無根五色相間若
疊錦綉包以礓礫龥以青石深藏固閉意若
自貴發之者必鑿山抵淵再涸重泉窮力盡
巧然後出焉琢以錘鑿礲以沙滓燦若星辰
隱若龍鱗拭之磨之不瑕不皴數兮勻、合
兮彬、光潤瑩潔殊色相鮮赤或如日黃或

如月青或如天紫或如血矗如峰巒峣、岩
岩湧如波濤汩、滔、伏者獸蹲騰者鳥飛
林木蟲魚彷彿依稀既奇既通以棲以擇厥
包蘇楮厥篚荊箴風帆雨櫂舳艫相接浮于
淇衛亂于漳滏于清御達于潞匠石獻焉營
繕監焉郊壇社墠太廟明堂長門壼巷便殿
曲房面勢縣繩而界直地址絜矩而就方儀
營千門而成萬户豈但栢梁之與建章廟廊
之柱石攸賴國家之鴻基永昌若是者亦琳

琅玡之流亞矣吾子以為何如劉子曰古
人之言曰地不愛寶非是之謂矣故有茅茨
土階之論民力疲矣何以伐為不如他山之
石
先生曰蓋吾濬之在天下也不山而東不山
而西匪南而蠻匪北而狄有水以流其滓穢
有山以鍾其淑清其土中其氣平徑衛炳靈
世載其英故其生才也何今何古允文允武
蟄蟄繩繩繁雜纏數姑指其一二而言之其

在聖明應期挺生時則有若襄敏王公少儁
擅名摛藻天庭爾紀朝端度正惡平爾時北
虜跳梁西夏弗靖天子乃出畢咸於禁中選
郤縠以詩書公拜稽首前茅後旐至則搜乘
撫士賞精懲敝馬驕士逸兵戈犀利安閒於
嫖姚之蹴鞠旦旦乎趙牧之享士巍乎山嶽
隱然長城遠諜深間客候謹烽堙有左賢谷
蠡之羣恃勝玩敵仍肆天驕越我堡壘鏟我
城壕恣摽縱掠徐而歸乎山之坳公乃潛師

出塞批吭擣穴旗偃鼓息人枚馬勒月暗天
山營乎穹廬之側千炬雷爇萬鼓靁撾戈戟
齊奮弓弩競發帳幕灰燼人馬糜爛其強虜
猶控弦縱鏑結陣死戰背水爭山自夜達旦
崖墜猿挂矢集胃伏迨日之中潬滿林禿此
蓋威寧海子之鏖也由是小大百戰靡有不
勝哈密款塞瓦剌震恐火州西走撒罕東貢
伊吾投烽賀蘭釋警其於班超傅介甘壽陳
湯赴一旦之功者固難得而齊踵自昔春秋

群賢翼聖時則有若端木子貢悟以求道達
以從政存魯之危亂齊之強破吳之短全晉
之長成越之霸釋衛之殃王侯抗禮顯顯昂
昂入聖人室升尼父堂性道一貫何啻文章
言之未終劉子憮然而起避席而言曰至尊
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若夫遊盤之樂
淫適之情山水之興強險之形勢之道德之
場猶兔嶫之與蠛蠓也載稽詩禮之國莫克
將也雄武之郡莫克相也溺於風氣而習於

所尚也今予慱我以功業武之彰也弘我以性道文之光也夫何茲郡乃獲隻也寥寥海宇寶鉅邦也皇哉濬哉濬哉皇哉

說

賀說一首贈宋子受得子

龍川孟子曰賀者以禮物貽人而有所慶也古之風樸而誠質而不文不知所賀乃春秋時有賀虒祈賀治軍賀戰勝記曰士於大夫不承賀雖有慶非君賜不賀今之風文繁以

縟物華以蔚仕榮而進者賀家裕而興者賀賈利而歸者賀壽者賀娶者賀宅而新屋而華者賀夫虒祈労民治軍黷武戰勝慘戮何賀為岑文本憂貴晏平仲辭富漢武法年利滋未宜賀籛鼓不賀老之常也婚禮不賀人之序也高第華屋燕雀之喜也是皆不知賀義者乃今予擧賀禮於宋子於義何居宋子行義而性仁德積而身裕年晚於商瞿而陰騭如禹鈞始有子焉賀為誼家人曰父父子子而家道正傳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子之於大倫嗣續大矣哉然有多如瓜瓞而少或一珠早如蘭芽而晚若僊果是雖不可以齊物而晚為難難宜慶慶宜賀擧禮文以貽而有所慶寧非禮歟其於臺榭其旅富貴利達而為賀者異矣昔盧綰與漢高同里閈交相善也及高祖與綰同日生於是閭黨以羊酒賀兩家及長而又善也閭黨又賀兩家羊酒茲於仲秋吉日閭黨親其事亦擧羊酒賀宋

子或曰賀矣不可以無言而明其義予乃為之賀說

贈寶堂和尚說

鴻濛未析馮馮翼翼寶在天地卑高既陳清濁攸分寶在人心伏羲氏首鑿此寶之礦繼天道立人極神農持以開物成務尚象制器嘗藥草治生人黃帝教稼穡垂衣裳以衣食天下堯之與舜揖讓而化唐虞傳而為精一執中皆此寶也禹得此寶而知如神鑿龍門

踰九河瀹河注海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湯武
時桀虐紂酷毒痡四海乃以是寶鑄為干戈
升陑戰牧出民於水火中天下永清之數聖
人者有寶之用也孔子以大聖人生于周季
兼得五帝三王之寶至完至美時魯衛陳宋
晉蔡齊楚之君臣莫識此寶不得如羲如農
如黃帝如堯舜之相授守一寶如禹之功湯
武之弔伐以美利利天下也乃刪々經垂萬
世憲為帝王師綱紀人倫配天地貫古今其
寶大光以明然華而不夷也天地不變寶不

以華夷臨薄乃降佛氏于西域捐毒之國以
示孫示滅晶光為大慈大悲利施普無上等
之神通而為說法廣濟人天丁濩盛時此寶
故大光明照恒沙國上乃有白馬馱經向東
摩訶震旦始見此寶以闡慈氏之教非始有
此寶也有此人即有此心有此心即有此寶
傳之為經世之道治天下齊萬世蘊之為出
世之法入無為師人天帝王聖賢之道諸佛

菩薩之法同寶而異名耳今和尚偏得如來
之寶自善己心以善人心于福甚多予因告
之曰諸佛寶此寶非諸貴香瓔珞車渠琉璃
珊瑚琥珀種々寶貨之比此寶乃能放大光
明照破幽暗迷途使一切衆生獲登彼岸於
福多不今和尚有此寶能念々護持其正法
眼清淨廣大以觀守之於己雖有八萬四千
毋陀羅手不能竊此寶九十五種外道心不
能迷此寶然後亦放大光明以證正覺十方

衆善眷屬必曰和尚真寶寶矣不然瓦礫耳
土苴耳奚寶為奚寶為和尚其毋忽

壽菴說　趙君淳篤善信人也未有別號贈以壽菴而為之說云

粵若遂古錫土姓而命之氏以別族已乃有
名名不可以爾汝呼也訓文義而美其譽以
表德已乃有字字但可以等夷稱也尊道德
而尚其齒以致敬已乃有號若尚父者文王
以尊太公若尼父者哀公以誄孔子詩人君
所以崇聖賢而聖賢者不自號也類曾閔冉

不自跻於春秋孟子亞聖不自號於戰國賈誼司馬遷楊子雲無號也董仲舒有儒者氣象不號于西都崔蔡班張之文李杜之清節無號於東漢唐之韓吏部柳柳州以官稱而不以號顯也然唐宋而下號寖以盛或以志若浪叟散人佚佚或以地若猗玗若漢上若東坡山谷沙隨橫渠或以謙為愚公拙菴若晦若退若魯若鈍若蒙焉其於果齋毅軒韋剛訥木近乎匆定則又以學以性矯情原志

之心或以山名有象山龜山南山東西北山瓜山仁山者或以水為伊川濂溪濳玉滄浪者皆取於水也皆以尊道德尚齒而致敬不可名字稱者也洎我　明之世亦因唐宋之盛于凡人之行而齒德者必有別號以為稱郁郁乎文矣乃濬有隱君某者未有號焉鄉閭之士咸以為典之闕其里有陳相氏者亦以為闕典也來求號於予為趙君贈予曰壽菴哉壽菴哉相請其義予曰古人號以志以學以謙以山水名者皆有所取義也今名以壽蓋取齒德云耳箕子衍洪範以壽為先孔子曰仁者壽禮記中庸篇曰有德者必得其壽吾聞趙其敬慎履道可謂受皇極之錫福矣動循天理而好靜可謂仁者矣履道而蹈仁可謂有德矣矧又有子若孫咸以淳篤善信為行有德而齒高壽菴哉壽菴哉鄉閭之士咸以為宜

贅

民愛圖賛

虹泉公初去濬民心愛留繪圖以見義思嘗為序之矣已而分部事於吳下民則望江東之雲既乃馳四馬於成都民又歌蜀道之易久之公分憲於滇南也濬民又望金馬碧雞而祝之矣今公之服闋而北也濬人則南以迎踰南陽亂襄江及衛郊則老稚纍纍溢途塞巷觀我公止也拜留旬朔則又北以送越魏踰趙或竟抵燕民則又繪而為圖以見義

孟思曰始予讀詩至甘棠未嘗不歎周時之民淳而召公之德深也其首章曰蔽芾甘棠勿剪弗伐召伯所茇其二章曰勿剪弗敗其三章曰勿剪勿拜轉之者曰愛之愈久而愈深召公之德洽人如此予又以為詩人之義言或溢也無乃周風淳篤厚之至也或亦召公聖德不可既也殆亦後世不古莫或配也乃今於我蔣公有焉去之十有六年矣民之思之如一日焉是孟不甘棠而思不剪伐而存

不敗折抑屈而愛不南北萬里而忘余又知聖明之治化於周匹休也則撫圖而為之贊

穆〻蔣君毓秀南服性天冲融明允誠篤烨烨文星對揚黃屋千里邦畿維民爾牧載濬之郊淇澳衛曲山川糾紛地雄土沃君省鷹鸇君削圭角德義斯陳教化以淋民家如家我積我富民子如子我鞠我育年穀用登人給家足政善無形爾音金玉胡然而閟俾爾戩穀以我〻公歸衆泣延舳戀〻耆稚再信再宿送或流連泣或腫目瞻望靡及北向以視達濬幾何金章守蜀民祝向南冀我公福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我公朝天過淇之澳心公之來其欲逐〻公留朔旬胡行之亟公歸自南時閱翁服日居月諸閱歲十六思如一日德在民腹周道倭遲靡憚山谷蕈河之廣亂淮之瀆裹江之瀰峴山之蘼匪遐伊邇綿〻相續若崩厥角載道匍匐瞻彼濬城者儒齊手眷戀顒留紫衣朱襮云胡去我公事之儳

我心孔悲繪以成幅德音不忘載贊斯録

菊贊

春日載陽百卉競芳君於此時不顯其光秋風隕霜百艸萎黃君於此時獨擅其香君其花中之隱逸草中之久長者耶

漁父贊

汝將釣小鮮乎爾志不苟盾也汝將釣大魚乎爾綸爾鉤不爾掣也爾其將釣巨鰲乎吾與汝期之乎滇海之中庶乎其有得也

箴

王官箴 贈滑學博薛依齋先生

經宇緯宙有家有國周列宗英漢開盤石與國咸休維羽維翊烈〻宗人天派攸分任城河間悉武悉文皇祖有訓錫之教臣明詩析禮曰陶曰甄陶有方先正於己己正心誠動為儀軌進講退思峻表和衷皇〻辟公寧無化只王化臣恭上懿下義賈生長沙戒王以禽仲舒膠西

宗良致欽志屬行高而二主易心梁園游衍皋乘長卿長裾曳乃厭承明登高獻賦雅雅邕〻戒茲邪詖曰詭曰勝奇計附益易王良性有君若臣匪正而正勿謂左官青纏不寒勿謂卻冷王門日永勿替講學為善最樂主聖臣良嘉名孔彰志不可怠情不可逸志怠行虧情逸業失有行有業維王作則作則有聞聖錫純嘏濬士作箴敢告藩輔

頌

雙壽頌

進士虹泉蔣君尹濬二年治化太和乃迎父母祿養于濬濬人士又得觀化乎慈孝焉於是御史璜教諭嘉言訓導佑訓導時錦叙歌雙壽式詠君喜喜可知已濬士思為頌以美盛德其辭曰

肆維　皇帝握鏡御歷享國靈長十有九年屬精懷保立賢無方登庸羣俊洋〻濟〻中

正齊莊邦畿千里濬民攸止有今高明降神南國夙契性道藻煥文章用平法式遠近齊一尤敦五常為臣為子望雲愛日忠孝自彊近養誠篤專一誠格神為辟兵雙〻軒輿自南而北天合一方道長且阻悠〻行役靡一罹殃子得怡親婦獲姑事萬慮俱亡喧城動市走郊報野歡樂無疆雙壽聿來亦既覲只氣和神清父育羣賢子理庶政各擅厥名內庭怡愉外政祇肅靡不用情身正家齊子孝

父慈顯白堅貞木公壽書金母作妃協懿精
誠由玆以往永齡遐筭千億斯程古云丘崖
無疆萬壽專美太清未若雙壽陽健陰順永
爲天經維德有壽維壽茂德逼逼曰令椿喬
萱茂蘭芽玉蕋載樂枀平南天有星南山有
基世德不傾小儒作頌敢擬姬滿春山之銘

代人壽嚴介溪太師頌有引

伏以康寧八袠人仰儛齡熙皞四方世承
相業備人間之全福富多壽多男多居天

下之達尊爵一齒一德一祝命世之作輔
值峻極之降神遠寄曲秉用伸引胝恭惟
〇〇鍾昌發秀仙洞秉靈天篤明時國隆
上相譽海内之三妙望斗南之一人恢量
洋洋紀心斷斷道全正學希賢希聖希天
才備真儒立言立功立德正人天相吾道
日昇標萬閣之松鶴育
清朝之巷李表儀群辟贊襄
聖人平治勳庸事垂緑宇古今宰輔書美青

編豐貴咸蒙泰師益豫八十伊始配尚父
之獮周百歲方来陋張蒼之佐漢逢閒椿
生南國萬八千秋共仰身在中書二十四
考官師盡慶外内一心某恩漸門墻情睽
郡國莫仲燕賀何吝鴻休寫之頌聲紓玆
祝意頌曰
天祚皇明降神維岳逼逼秉文理道有倬
左右聖君相業孔碩皇天斯格天子是
若〇維聖有君維賢有人維相之治化洽日

新於穆百辟以莫不振景福昭明介玆元臣
〇元臣肅雍周治之并奕奕明明德與才雙
股肱汝翼心膂汝忠九德就緒四海攸同〇
元臣之福錫山土田元臣之壽綿綿延延軒
黄之佐廣成之僊錫祉無既福履安安有翼
有嚴厥永千年〇
祝頌四章三章章八句一章章十句

趙王千秋誕節賀頌有引

粤維周建宗工溪崇磐石維屏維藩爵爲

茂典偉才名王代有其人東平東海名為
善宗東阿昭明稱為才雋史籍褒然已為
標美豈有將聖其德道與其文榮冠百王
壽登無疆如我　趙王者乎周公聖德以
達孝稱我　王之孝動天極地德周公也
文王之文以演易著我　王之學桃易絕
韋文文王也魯公拜後遂荒大東若夫作
邦作對綱紀四方未我　王若也睿聖武
公九十有七抑戒是作詩人曰壽豈有鬢

綠顏童無疆眉壽如我　王乎聖德道文
榮名上壽此文王周公之流亞魯衛兄弟
之上游也　昭代盛瑞光耀千古不可嘻
無頌揚以流鴻譽頌曰
皇祖載清振〻子孫簡王履艱忠勤維純
靖莊世德天福無垠奕業克昌寔篤文孫肆
惟我　王體由學染厚下以仁率躬以儉聲
色不邇仁義之踐人有百行孝曰萬善允實
允名

皇恩煥煥煥煥伊何維王之章周昌之演義
畫之明不枕亦枕中心玄黃開國秉衛明圭
綉裳榮匪爵榮德耀其光義問宣昭大邦嗣
望良月日吉茲惟壽節自南自北自東自西
以莫不悅豫〻庶僚乂俊鱗列羣辟明〻來
祝王國珮玉珊〻聲祝千〻以何為延以永
萬年

銘

瑞井銘 有序

有明諫大夫筆山陳公清貞淨潔文思泉
湧浚冽深沈澄澹渶洞瀹行澡心立身井
井初自大行陟拜諫院清慎以正己忠謇
以論政中正元吉在上大成時及王明並
受其福
聖天子或思歷試諸難勞均出入爰命公出
翼政于魏公忘出入為意浮沈洗枉飲德
滌暇蕩穢野滋沃田潭潤稿蘇民慰渴望
者萬口一聲始魏之城水鹵脉鹹自昔已

然人飲弗甘公相土宜察地脉除改邑之久弗默耿恭之精禱劚蓁伐錘朽壤闢缺圯剪荒蕪古井不泚有得無喪發濯嬰之之銘現玉兎之象寒泉以冽味甘而潔少取不盈取多不竭登醴玄虛潤旁津澤昔堙今顯神化陰滬井甘一泉瑞彰七德匪文匪銘奚久之揭銘曰

厥初生民㩗〻混須庶厥艱食莫克自奉惟聖有作憂民縋〻俯契靈文仰觀宿景下木

上水斯焉有井脉土興泉洞幽深玄美惡洮潛神智莫探或浪而氷亦腐而鹹無禽以頓射鮒靡露既渫可食所貴登甘兹維魏城改邑斥鹵人士咨嗟罷龜厥善麗言紛如脉由兹土徹垣一星飛臨魏邑懿德清明弘才洽渫厥政優悠厥令瀹濊地靈發祥甘泉上出奚用揮銓匪繇拜揖太陰協化靈液湧汨顯瑞佑賢彰善闡窓如道無窮流〻不淈上善流惠來繘來汲舊井昔幕今見之天盈以其神淵〻其淵化公之德居所而遷式公之法井〻而然味公之惠飲水知源兆公相業澤溥八埏振〻陳公神應之玄甘井之瑞流芬萬年爰詩以銘媲美醴泉

彭祖觀井銘

維古人中名善養生於我老彭獲壽極永縻㧱〻警尤謹觀井覆井車輪絙樹縈身扶杖蹲〻乃敢少前俛視惕然猶恐墜蹣意若孱孱茍能效焉維以永年予曰不爾怵〻蒠〻

非養身旨拘若凍蠅氣拂厥膺必夕飲氷蹋踏以臨蹜〻滯淫熏傷厥心即有井幹匪冽泉寒茍或以看損目傷肝兢然若墜是為過懼〻過膽傷脉絡不注榮殘衛單交相為瘉養生如彭四體不諭我養生術〻簡弗難非吐而納不藥而丹弗輪弗繩去杖而安既不隕越亦不蹣跚厥術云何有井勿觀

扇銘

朱明用行爾秉國鈞素商舍藏爾維隱淪驅

暑酷吏爾乃明神奉揚仁風爾則良臣時舉
以自蔽若不可親不然者元規塵汚人

跋

跋王大伾侍御寄次齋書後

次齋一書捧讀五三過盖得其大意有三三之謂何見之一敢之一愛君憂國切時預備遠慮而急用者一見之一者三策之云云也敢之一者吐難吐也吐奚難而難乃能吐哉人情易於蓄且蘊蓄而蘊謂之善宦在我道

孟龍川文集　卷之十九　二十六　雜

曰孰滑孰滑人且不吐吐且不容乃今不顧不容而且吐乎難吐者是之謂敢若夫愛君憂國切時豫備遠慮而急用者兼之乎見與敢而為言者也見智也敢勇也愛君憂國切時豫備遠慮而急用者仁也智仁勇天下之達德也有三德衛民之大也細其餘者也臨清之城似仁也非智也而乃責之以不勇而吾勇也傳曰城盛也以盛民也吾臆伾翁將以五岳為城四海為隍盛吾民於仁壽之域

噫何臨清之不安何天下之不安吾有望乎哉吾無望乎哉

東山書院上梁文 以下皆續刻

恭惟

開闢天地融結山川成四海之奇形為西間之大觀須有締構方遂英游矧茲伾山維曰勝境黄河之北崚嶒以獨尊赤畿之南中立而不倚峭拔卓爾實端木埋玉之山疏鑿宛然皆大禹錫圭之石流風頡士悟能傳性道文

孟龍川文集　卷之十九　二十七　雜

章遺澤胼胝民盡樂神功聖德弘開亭宇吐觀山河盖豸史臬司並躂瑯琊之深秀而府公邑長咸依豐樂之規模即此教堂兼為書室虹梁飛起燕厦斯成敢請山靈少聽野頌

東　文路瀛洲駕彩虹休問長安日遠近扶桑捧出一輪紅

南　黄河曾此走潺湲千古黎陽誇盛事禹王親上大伾山

西　千山湯説與雲齊自此文峯接北斗堙

嵐掩暎太行低
壯　紫極長瞻日五色太平來此試登臨民
物熙熙樂化國
上　燦燦星辰皆將相一峯肇立卓山巔夜
夜文光高萬丈
下　潺潺衛水流城下幾多金鯉上龍門一
夜風雷皆變化
伏願
上梁之後化日長春士風永振民安世之堯
孟龍川文集　卷之十九　三十八　禖
舜士作國之夔龍登榭而神遊八極手胸襟
浩蕩凭欄者眼空四海矣世界塵埃仰彌高
然天近眼前瞻日月階而升也地崇足下走
風雲青雅適情英才游藝登高能賦般般而
聲摩空兢日摛文煌煌然芒寒宿心貫元精
羅星斗黃卷蟠胸手抉雲漢分天章青霄直
上頌予同志如我告言

補秦皇帝謚

議曰謚以尊名禮也故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在懲惡在勸善在顯今在垂後故曰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秦始皇帝嬴政驕虐陽亢残忍陰賊據四海之上游席六世之餘烈吞韓噬魏坑趙屠燕擇肉於齊寢皮於楚移周鼎侈秦晉廢道德而任兵威焚詩書而崇法律隳棄萬國郡縣四海隳名城殺豪俊然後極情巡遊肆志寵樂以識而伐胡以欲而求仙以矜侈而封禪以奢靡而起阿房以疆大而築長城視

孟龍川文集　卷之十九　三十九　雜

人命為草芥任法吏如豺虎已乃恐後世之議已也舉謚法而盡廢之萬代之後不有公論以定名謚則表章之義勸懲之典復何所寄謹案謚法逆天虐民曰抗枯威肆行曰醜宜合二議謚之曰秦抗醜皇帝追夫二世胡亥鄙庸其性闇劣其才寵任閹佞信其榆揶蒲脯不分鹿馬莫辨盜賊遍天下而不聞鋒刃刺胸腹而不悟可謂下愚不移者矣法曰壅遏不通曰幽考行求實可謂壅遏不通矣

宜謚曰幽皇帝哀乎子嬰君弑國危外崩中
潰猶能誅賊雪耻繼統承位然天命巳去秦
歷巳終雖聖賢之智命世之才亦無可救矣
秦宮燬壁軹道面縛始免於漢髙終戮於項
羽豈不哀哉謚法曰在國逢難曰愍宜謚曰
秦愍帝

譜

宣城楊氏世譜

楊氏之先與周同姓宣王之子封于楊傳及

后世國并於晉而子孫以其封姓然後乃分
散處諸國或在秦或在陳或在韓韓有楊達
其後也在春秋後秦有楊與熊官亦顯在陳
則楊朱善老子之道者是也策紀彰著世不
乏賢至于弘農尤為代望而後祖華陰者為
最盛漢興楊喜以追項羽功封赤泉侯僕侯
將梁敞侯安平楊仁建武中以韓詩教授為
北宮衛令肅宗立披甲執戟嚴守門衛帝稱
忠焉洪儀名于童武儀則孔明器以委任者

阜在隴西以義烈聞此又章章顯于隴蜀者
而弘農之震累葉載德永寧延光間再為三
公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繼為司徒太尉彪
子脩有儁才曹操忌而害之史所謂四世三
公云自彪脩而降稱清白素門魏晉之際不
欲子孫與其間世髙其節永嘉之季四海橫
流五馬南渡衣冠之士族從而避地楊氏先
去以為民望劉宋昪明間距漢代六世矣有
曰運長者為順帝後將軍通事舍人擢宣城

太守自是楊氏之清業衣冠為之中興江之
東山水佳麗莫宛陵若而城之東有魯溪者
又其尤盛太守公悅焉爰卜斯居久之生二
子曰福曰祿蕭齋之法諸王凡所談薦無不
立授初明帝為宣城太守知福之才及為宣
城郡公特舉為西昌令時因晉宋舊制流人
渡江者僑立豫州于蕪湖乃遷福為豫州刺
史福二子曰忠曰恕忠無後恕之子曰士元
士亨士元在梁為丹陽郡守生子曰志德志

德生宗淵宗淵生餘慶餘慶生宏登唐顯慶中進士官左拾遺中書侍郎二子長齊宣諫議大夫以言事忤旨謫建安令遂家建之浦城次志宣開元進士第監察御史歷官集賢直學士二子曰祥曰瑞祥徙居春谷瑞之子曰理理子輔輔子佐佐子署署子謂謂子憲自祥及憲雖潛德韜光而儒業弗隕憲之子相由太學生仕中書舍人轉諫議大夫時唐大中間也諫議子曰祁祁子亮亮之世則宋

朝隆盛時矣有子國華字漢英端拱間進士歷官亭國軍節度使節度之孫曰璵第慶曆年進士官朝請大夫光祿卿爵原武男見今郡志光祿子居字伯仁大觀中明經進士官員外郎員外之孫燧字應華嘉定癸未進士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自嘉定以降知宗曆將終元腥方熾宣城之楊但業儒自守其不顯以仕猶前魏晉間意也　明興廓清天地時聖道亨乃有誠字士明郡舉賢良方正為麻城令治有惠政邑民以安擢同知九江九江之民思焉自是以文字進者裔族彬彬蔚矣楊緒中弘治戊午鄉試知夷陵州楊鵬歲正德甲子賓貢教建德縣會以儒士仕中書槩由國學任經歷棟爲夔州府推官珊授南昌府訓導文華德清縣令也載芳臨武縣尹也德望秋薦于南畿楊笏序班於內閣曙林先生杲學優德備濟士令涵育焉溫和以消悍厲清苦以引廉峭勤以勵惰恩以爱才上

自監司銓部咸以爲材且賢宜如廣川洛陽可以輔藩國迪宗彥也式遷　楚國湘陰王教授由是以往漢河間東平必洋洋然有譽處矣歲嘉靖庚申曙林將之楚以余昔遊江南知宣城楊之詳也乃成斯譜其論譜之義跋于后

跋楊氏譜

河朔孟思曰余譜楊氏稽之史詳之傳徵之志乘紀錄而所見則書所聞則書所傳聞則

書信弐小史之直簡家乘之實錄也或者乃曰楊入　國朝自麻城九江而下無大顯焉子譜爲過應之曰譜何爲乎勢利聲華云乎弐晉林父弑名在諸侯之籍後人羞之王莽之族不以莽爲王氏李陵降虜隴西恥爲門下秦檜之族不認會之爲先夫莽天子也孫大族也李將也秦相也天子大族將相之氏宜垂耀後昆彼且爲恥矧譜之弐楊氏之族無論古昔自洪武及嘉靖年且二百雖不大

赫奕然詩源禮派不涸于時儒官清士無乏於代茲與天子將相何如譬之艸木非樗櫟之聳鬱萑葦之叢茂盖亦松桂芝蘭之清貴幽芳者也昔顏子簞瓢乃首四科戍都富人不得入子雲之策令狐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弐知者必有所去取矣貴功名賤守節退處士進奸雄此史氏之大疵也余且惡之况楊之先固曰使后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以厚乎茲余譜楊之清族以彰其德永其傳而勵其世云

辯 附

鄧人對辯 爲銅梁張孝子作

唐鄠人有割股以愈親病者詔旌其門鄠大夫以告韓愈愈毀之曰毋疾則止於烹粉藥石爲是毀支體者爲非後世不察以愈大儒也咸一辭同然云云辯之者曰然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若下堂傷足誤竹傷指且泣者是也禮曰毀不滅性若粥飲不口

號泣以死者是也今割股以救親爲犯誤傷足指律乎爲犯滅性律乎夫孝何始乎愈曰作法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孔子不遠事親若周公則固行之矣書曰秉璧與圭以旦代其之身是周公以必死代兄非僞妄人也君親忠孝一也愈方以周公爲道則割股救親與以死代君者愈又何兩其口耶愈曰爲不傷義則聖賢當先爲之矣曰是滋非也聖賢未之值也醫曰人肉可以活危疾故雖

未必有活也人子將忍一肉以死其親乎使賢且聖者值其親之可以肉活而愬然乎愈少也孤不值此云云也使愈值此而愬然於親以傷義自解乎亦秦人視越人已矣愈又曰曷合之道又不當旌門既以一家為孝是辯一邑不孝一身為孝是辯祖父皆無孝曰是孟又非甚也夫孝恒德也而孔子曰孝哉閔子騫孔子之言過於旌多矣孔子以閔下為孝是魯一國皆無孝矣無論七十子又曰

舜其大孝也歟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是待前古之聖者皆無孝矣韓愈氏推尊孔子者也旌孝為蔑人然則孔子者非與愈又排楊墨者楊氏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必不拔一毛以活其親髮膚受之父母不拔者孝矣韓愈將以楊為孝耶何又以排為愈曰不腰於市已贖於政況旌其門夫割一臠以活親謂宜誅之市則夫抮父而啐語殆有甚焉者不知韓子將以何刑加乎韓子非矣然孔門自孟子後世推山斗而為論如此予恐其以大儒誤天下後世故著為辯且以時有孝之可旌者又誤於愈也或曰鄭對非昌黎先生文故收之外集曰是也不然予於昌黎且得罪

駁坑儒辯

史書秦始皇坑儒生宋蕭森為論以辯之謂其坑盧生也非坑儒也河朔孟氏曰盧非儒行者也儒名者也儒名而坑之儒行者又焉容哉古之人誅儒多矣管敬仲誅華士孔子

誅少正卯華士少卯當時以儒名焉者也管仲孔子坑之不曰坑儒秦政所坑者方術邪誕之盧生耳而謂之坑儒蓋盧生有罪而坑之則坑盧也非坑儒也盧生而有罪并所交游連坐使誦法孔子之在咸陽者悉藏焉是坑儒矣噫四百六十人豈皆盧生耶史書坑儒為萬世戒意在儒不在盧生森不知史者耳觀之當時兩生四皓皆韜晦名氏絕跡人寰而濟南大儒亦閉門以尚書授女森以之

數人者尚存為秦不坑儒之驗然則若人者
秦非不坑也不得而坑也苟以儒自名於時
安能脫盧生禍哉嗚呼扶蘇之諫仍不可掩
則蕭之喋喋者安也况乎竹帛煙消聖經灰
燼而儒之術已坑天下刀筆四海法律而儒
之名已坑即使從盧生而交游者無恙吾亦
謂之坑儒矣何有鋒殺士亟市磔儒尸而猶
謂非坑儒哉殪盧生坑一世之儒也焚詩書
坑萬世之儒也此非坑儒則蕭之喋喋者安

矣然蕭意欲為儒者澼不韙之名滋非也秦
政之虐坑帝王之裔無遺而終及于儒儒坑
而秦亡是坑儒者坑秦也故史氏書以垂鑒
謂儒不可坑坑之而亡則儒之所係大矣固
不必諱也嘻不必諱而諱之則蕭之喋喋者
果安矣

孟龍川文集卷之十九終

孟龍川文集卷之二十

黎陽孟　思叔正甫著
新安金繼震長卿甫選
黎陽朱應轂德載甫校

文

舉劾文

西漢王尊劾匡衡阿附恭顯懷邪迷國蓋得
直諫之義消勳引春秋以尊王人翟方進附
春秋以崇冢宰交私攻詆匪直匪公梁任昉

奏彈曹景宗敗軍之罪可謂能舉其職而沈
約之劾王源亦不過許其婚閥不稱士庶失
分瑣屑冗贅焉能為有夫天有陰陽事存懲
勸命討並舉激揚迭用政事懋哉今觀數子
有貶無褒刺惡隱善匪為全體予讀書山寺
靜觀山川亦有可舉劾者故假翰林墨卿為
疏一通以附作者之後露用世之志有夏司
空屬佐理山川步地使者臣大章臣豎亥等
稽首言臣聞五岳秩品視帝臣九鎮列於

屹爲候望是惟德舉不以勢崇故濟水湫隘涸瀆有號崑崙磅礴祀典無文山不在高堯山無聖丘不列五尼丘名世是以德不以勢之明表也臣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臣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三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其間名山無不履歷竊見冀州南陲衛墟中土黃河東流太行西倚於茲有山名曰大伾室壁垂精趙魏鍾鈖突如孤高而不爲連絡聳

然峭拔而無所趍附絲雲縷霧可以覘文鎮豫拱燕足以覲武巖巖氣象不讓東岱仰止高名有同北斗川流移徙而壁立自如城郭變遷而蔥翠不改是宜晉以洪名標爲巨鎮貢之綸渙用殊他山俾觸膚興雲不崇朝而霖雨天下者也又以赭代北鄙紫剝西裔亦有大山名曰五臺寶藏不興禽獸斯宅攀援以附監踞莫搖高哉倚天勢能障日語其慾則溪壑難滿論其威則狼虎莫加乃又僭踰

梵宮顯崇夷號作福作威是崇是長根基錯大愈蹙良田蹊徑甚多竇妨賢路陽名藏疾畫蓄匪材陰面設險不隔虜騎誤國害民莫斯爲甚是宜勅五丁擔移巨靈擘徙愚公輩其冀壤精衛啣其木石或抃而沉之東溟或挾而趍乎北海焚林以燎其髮鑿崖以剔其骨籍沒其蓄藏流遺其礎豕則冰山莫倚捷徑堙塞邊境坦平包苴不行矣緣茲二山皆臣四履所統大小不齊善惡頓異若蔽賢保

姦厥罪惟均謹因臣伯益臣朱虎熊羆附白簡上奏以聞臣章臣亥頓首頓首

來鯉文

孟津躍白姬符天與之占渭水釣璜姜得輿周之瑞是天機之活潑亦神物之護持顧此靈魚乃揚巨鬣滔雖伏矣寧終清冷之中自此升焉直欲扶搖而上近當泮水照耀金鱗正向文衢忽翻玉尺天之高也輒學鵾羽之飛時不利兮小試龍門之躍觀者如堵信矣

為龍我等潛淵而潤久矣待鱗甲之變可仕
則仕居然望頭角之殊見白龍而魚裝豈忍
舉豫且之網即臣鰲若山蕨亦不乖任子之
鈎養之以盆恐程氏之波靡及畜之于池懼
校人之計見欺我心戚戚然汝猶圉圉爾故
舉而付之長河之水庶足以免涸轍之虞去
去隨宜悠悠自得生成猶拾卵今不堪綿州
之津長大不容身慎莫近槎頭之餌龍門九
萬行聞春雨之雷鵬擊三千同被貫魚之寵

系之小韻其聽勿忘天飛勿用且潛蹤滇渤
雖寬未易容指日為霖雨天下風雷相携有
元龍　時河南陳嘉言署教故有末句

讀書大伾山寺告釋迦摩尼文

麟綬係東國綏生出代代帝王師獅子吼西
天早降下劫劫如来祖地之相去曰東方聖
人西方聖人道之不同有治世之學出世之
學華之統迺惟精惟一梵之聲則般若波羅
彩首不同衣巾各別人盡謂相背猶水火我

獨言共濟若陰陽法將無同理莫須有無住
而無所住云何如是糧之說其然而豈其然
難乎免於今之世流行既久傳演滋多此曰
道統之傳彼云法宗之嗣士立書院僧啓禪
關蓋道必講而後明法須傳而始覺建安武
夷長沙敬簡世宗洙泗之淵源南嶽曹溪臨
濟雲門時衍潮音之流派如千峰競秀似萬
壑爭流但緇衣未嘗入黌宮而縫掖多依乎
蘭若藏修實學游衍空門明道伊川入法堂

而左右象山朱子講鵝湖而後先資其恬淡
之風養興靜修之志今茲震旦之域允卯乾
竺之風惟大伾乃河朔之孤峯而黎陽為燕
南之雄鎮久闢剎宇大起叢林聽千偈機鋒
來十方供養覬得一宿之覺仗憑百日之功
我亦收心自依行腳可睡不睡雖休勿休痕
戒暮則皷晨則鐘我亦晝不眠夕不寐禪以
選官何如選佛吾意正己可以正人小心精
修大家猛進儒遵吾儒行汲汲遑遑禪守汝

禪規穽々歷々衆必莫作飱內食我決不負
飯後鍾伏願孔釋咸昌儒僧共勝昌黎送文
暢勿曰彼哉彼哉魯叟作瞿曇亦云如是如
是我期如李紳王播碧紗詩絳紗人衆願似
法朗惠琳紫衣僧黑衣相讀書者有聰明睿
智誦經者生戒定慧心三藐三菩提龍宮現
碧潭水月再接再屬乃蟾窟折丹桂春風突
兀木天身到鳳凰池上輝煌金地衆歸鷲
峯西生大信心發弘誓願謹文以告

疏

道口建浮橋抄題疏

濬為河朔要地衆水會流於城之南是曰衛河以漕京師往來病涉先有浮橋因循沈救令欲新舟以濟仁惠宜民事費數金工非一手父母官既施俸金我士民必當指困疏曰鞄葉濡衣之藝渡以為虞徒杠輿梁之成惠而為政況天津臨於析木而閣道駕乎王梁天上且然人間可少在周制時脩津濟今律令謹理橋梁利涉大川行非小惠且河北之道口乃天下之咽喉魏武帝兵下於枋頭韓退之詩名於淇口合淇黎檻衛之水舳艫通行輳荊襄燕趙之衝舟車走集往來艱懼歲月因循先壞於幾年之刳木今欲為百丈之造舟烏鵲不可以填河鯨鯢焉得而跨海東坡白鶴解犀帶以成橋文正洪淮免橫舟之一葉人家開金穴經之營之不日成之水面臥彩虹合矣完矣既有美矣行客八千里路

也不讓覇陵過風月二十四橋盡說勝楊州好濟川壽久福水流長

觀音院坐禪講經抄題疏

浮丘山下剏立道場觀音院中近設禪榻聚有德善知識之老宿演無上見心性之如来開真言是名真言若有想即非有想備淨飯之極樂供藝浴蘭之最盛香十律誓天五體投地上祝

九重之聖壽下祈四海之太平以何因緣而

能善諦焚脩在晨鐘暮鼓精進惟梵唄天音
来碧眼以談空坐白足而度世期超障魔之
苦海共登般若之慈航如此福田方為陰騭
但少摶沙之飯兼無煑石之方既集𦵏須
求檀越若在家及出家之衆共結良緣則下
元至上元之期方能圓滿觀音威力釋迦偈
言果有優婆塞優婆夷發大信心即現善男
子善女人而為說法昔生淨土國也曾脩十
六觀之禪令上般若臺乃可繼百千燈之佛

我誠心辦二百五十之戒義衆隨心種四千
萬億之善根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意能鄭重
福不唐捐會觀世音之莊嚴見世未来衆生
相皆為壽者相享閻浮提之福德子孫眷屬
居士身盡作宰官身三寶證盟十方信受

修長春觀三清殿疏

殿曰三清時經百載虹擎鴟舉徒存往日鴻
基鴛墜龍傾未稱當時燕厦故焚修者但憐
猥陋而往来者靡所瞻依都未望妥安神馭
之天亦豈是祝延
聖壽之地載風載雨如之何其仍舊貫肯堂
肯構不得已欲踵前脩既曰興廢而舉墜未
免革故以鼎新所需陶乎瓦摶乎甎更兼范
于金合於土淮南無道士難以成金海東失
神人豈能鞭石若非得道多助將必無所取
材賀矣富人輟露臺十家金帛之費善哉男
子成月殿三千玉斧之工欲種福田不離人
海如有土有財而有用必多福多壽而多男

惟千々人樂重道之風斯萬々載享長春之
福告茲四境咸若一心

再脩前殿化緣疏

黎陽山水甲河朔寔有斯城長春真人上太
清欝留此觀惟勝地克全勝境得名仙益顯
名邦自古人以迨今人成後殿又脩前殿鴛
鋪獸吻時欝々以蔥々鰲贔虹擎固翹々而
楚々曾幾何日月之流轉竟莫支風雨之飄
搖全不似帝之伏龍之降都則是鼠以走鴟

以々嘯青丹剝落壁餘篆蝸之多蹤像教墮頹
座有卧龍而無首聖神既不安妥祈禳靡所
皈依但無唱斯無和焉是不為非不能也數
千年之觀豈仍舊貫五十里之人焉有不仁
將欲使危而持顛而扶必須要遠者來近者
悅所願同心同德共期不吝不慳若有善男
子善女人發心施財自有巧匠人巧主人下
手修建丕極泰至華故鼎新木石與居自源
源而來陶埴之工亦方々而至眼前突兀見

此屋不日成之天上縹緲下羣仙會言近止
瓊瑤錯落非徒踴現于三山金碧輝煌又可
壯觀于一邑勝勝果果布布施施惟能積能
散是男兒信常捨常有非虛語況下界善士
能發大信之心有北斗元君永注長生之籍
告云止此信受奉行

水陸會疏語

苦海無涯佛有慈航波羅蜜世塵如夢經為
悟境藐菩提皈僧者業浪時清稽首則法雲

普度今大設水陸聚會欲廣結法施因緣十
方世界盡莊嚴一切人天皆伏庇試看取一
見在一未來一過去何如禮十方佛十方法
十方僧梵聲徹上乘之龍華旛影動西天之
鷲嶺同歸妙境並仰慈光今某僧發大慈悲
心為衆功德主設法筵而共仰依梵律以宣
揚四部九流合冠履袈裟之會十方三界來
天龍人鬼之神獻甘露之清香饜伊蒲之盛
饌宣三昧語報四重恩如共乘般若之航必

得證菩提之果如是如是善哉善哉

大伾山建大佛閣疏語

東至大伾諗名山于禹貢西來佛法垂象教
于梵天自有宇宙即有此山必無世界乃無
諸佛前代鑱山巖而為大像後人視
國家以永洪基頤令巍々堂々豈但曰丈六
丈六迤後壓々劫々奚啻歷大千大千佛以
定慧身而數座岩阿固不畏轟雷掣電人生
淨信心而禮拜下界寧忍見上雨旁風既非

大伾之偉觀亦負河朔之名刹方將昂建欲望隨心告舍利佛三千界之莊嚴功成唐節度五十年之平等閣周於利者發大信心謹頂禮居士身宰官身共成就諸佛相菩薩相豈敢開口大過只望立志中孚惟真儒方信是真如必善士能成此善事諸天齊助力檀越每三點頭時衆人懽喜心大功成一彈指頃昔日黃金布地因結長者之緣夙世雨笠覆頭且獲帝釋之報如是如是善哉善哉金

珠錯落便經之營之不日成之樓閣玲瓏看盛矣麗矣諸好備矣巍然靈光之存魯突如崇雲而偃梁盤盤焉囷囷焉傑閣若六鰲之東負赫赫爾巖巖爾大伾如一鷲之西來山拱川迴佑　天寧寺百千年香火河清海宴祈

大明朝億萬載輿圖不已維天祝

皇帝仙齡過軒轅之帝永寧盤石須諸

王佛種同淨梵之王況茲百萬之蒼生同享五三之洪福施如夏屋福不唐捐有種善根結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無量功德多數兮百兮千萬億兮種一片心田住十方法界會受用足如岡如陵如日升嘉樂康寧得福德不多富多壽多男子聰明智慧出廣長舌說誠實言

戲效連珠一首

臣聞流泉峻嶺起自知音按劒投珠生于背意何則利到而相信愛遇則同心是以齊庭

有拉背之君漢令吟白首之句

孟龍川文集卷之二十終

孟龍川文集後序

孟子與曰王者之跡熄而
詩亡夫詩而誠亡也與哉
子與氏豈亦未嘗逆覩夫
屈宋以下而湯爲之亡也
唐三百年間作者侈然

稱盛至於今家尸尸祝
幾與關雎殷武諸篇方駕
而馳者不啻載籍一何前
者之寥落而今之燦爛也
說者謂風氣使然則吾又
不能無少於三代云唐之

家憂言〻王靡逮安塵
齊梁有激乎有激乎非
騷人墨客流連光景而浪
爲自好之詞也知其解者
旦暮遇之也但之顛漣〻
南崛起孟氏字正甫者其

人與骨俱朽矣獨其詩文
數卷藏之寶匣二子能守
之以就明府稱先太父從
孝廉後老死簡冊生前
狂態自謂不娛風雅下里
之云敢質明府明府君手

一編讀之欣然有當乎其中曰陽春白雪千年絶調茲地有阿翁山水生色豈可私之名山用當傳之同好亟勤之勤成屬余婆娑廣文為序余為之大呼正甫君于地下曰咄咄正甫有長卿在可不朽矣閱是集者知正甫之得長卿見伯牙之于鍾期也

萬曆十七年春三月之吉

長水樂元聲叙

陸軒 21－332

陸軒 21－332

〔明〕張光孝撰

左華丙子集十卷

明刻本

左華丙子集叙

明進士孝義趙訥孟敏甫撰

昔高達夫年五十而弄筆爲詩即工君子以爲天生詩家不事藻繪而擅奇也選詩十九首質直道情韻而所文飾而辭雅意迴百世可以風人西京藝苑先生比比蓋持是說愚甚當于心焉嘗讀左華丙子集歎左華子年幾耳順而鉛槧不弃吟咏日嘉其大都登李杜之堂而出入乎賈長江孟襄陽至轍者乃間發逸氣則馳騁風雲而少激幽懷復睥睨天地大雅不作僅見斯人所謂未竟用世之志而能高樂世之情者其與矜才憤時之人異哉忽覩集成而妥加題引如此若夫其孝友之德孚于一鄉愷悌之度頌于四海則嘉靖隆慶間知名之士也愚以職事赴保寧夜過左華子之家秉燭盡覽觀其詩賦駭其諷諭信其言之必傳也夫

左華丙子集叙

左華丙子集卷之一

關中張光孝惟訓甫撰

賦九篇

孤懐賦

瞻茲山之峭直兮奧凌霄而上之眂嘉林之孔鬱兮忽蕭索而秋姿浩長川之襟帶兮夾谿澗之連漪背芸築之暴日兮坐石几以揚眉胡硜硜以蝸守兮乃碌碌以何知羌僝愚之天性兮世評之爲褊拙祇役役以稽述兮日仰遡于前轍思巢由之遠引兮懐夷齊之芳烈爰西睇乎瓜田兮嘆漢侯之草莽更北望乎堯山兮仰唐陵之悽愴感盛衰之靡常兮奚得失之悲往既造化之爲徒兮順氣機以消長放宇宙之雅懐兮脫塵寰之羅網荷漢皇之中興兮適嚴陵之釣魚聞宋祖之龍飛兮自希夷之墜驢旣百年之一瞬兮每孤嘯于六虛傷屈平之沉江兮唾范蠡之發殖爾弗安于暴葵兮亦何事于幹蠱考仲尼之行藏兮顧何心于意必厥義合之殊遭兮荃禮門其敢逸惟讒者之譸張兮雖夷惠其相嫉謂蘭茝之弗馨兮謂驊騮之不疾彼夜光之匿塗兮顧曷損于明珠伊鸞鷟之侶

烏兮又焉汙于靈雛蓋天壤之間物有殊品行有
定命苟安心于自適兮復何嫌于守正既子雲之
隱棲兮憐子胥之投水玄不足以自明兮忠不足
以自庇痾李廣之徒武兮惜司馬之能文夫既才
之可錄兮又胡身之自焚仰幽巖之芳桂兮覬野
鷟之細鱗遵遺形之莫戕兮終樂生之亡顰重曰
悵余懷之孤寂兮喜余跡之草野心冲冲之慚于
有生兮口吃吃之莫能自瀉古之人石隱爲高兮
初不繫于世之用舍攬春華以優游兮浥秋月而
瀟灑眶冥冥之鵠駕于雲墟兮宜役役爲馳于人

下

寒蟬賦

張子林居忽夏日寒蟬之鳴延響初秋其聲益厲
蓋感天地之生巨者虎嘯祥者鳳鳴蟬乃微物乃
亦空山貞厲而獨奮山林之鳴邪抑造物者萬殊
其形乃萬殊其聲亡有不鳴之物邪殆乎隱顯異
遇則靜譟岐情余林棲興感而爲之賦曰猗蜩蟲
之微物具五采之文章既爾類之出色復守夏之
金鳴吁粤巨族之蛔馬爲凌轢之鄙行伊小體之
蛉蚗亦碌碌之翺翔嗟爾躬之屑伏爰聲實之孔

叔豫馳爾名曰蚻蟧楚馳爾名曰蟳蛄鄭馳爾名
曰蜋蜩齊馳爾名曰螇螰江東馳名曰蝭蟧晉西
馳名曰蟬族嘅博學之罔間眞斯世之淸流飮靈
露以自給荃黍稷其何求遡蠐螬之賤化能羽翼
以高游儉不巢居信應節候八名被時五德云副
至若翼爲魏鬐綏入趙冠怨成齊女褒具郕瞻龍
腦狀之恩錫貂蟬簪之誠貪負大造之洪理推致
身之善端懲鶡鵡之巧舌蚩豕豚之穢食捫口
弗啓率性以天僅膀鳴而消腹羌自腋以吐膽若
幽人之林居嘯秋風之百感憤蛛網之障天駭黃

雀之利嘴渠戕物之弗仁嗟攝生之何理雖三旬
之蜷軀眂蜉蝣而云壽龜三千之遐齡徒閬寂以
痴守汝太宇之凌風復上苑之巢柳道亦頌之如
仙行亦嘉之無垢笑九萬之鵬搏安榆枋之近取
亂曰託長風兮適汝嘒兮激空山兮縱汝甜兮延
朋儕兮聲相遞兮苟剖視朽木之在抱眞輪輿棟
梁之當棄兮

息形賦

忽役役以感奮誕觴侶于茂林顧徘徊于嘉樹復
偃息于疎陰石耤之爲榻兮苔因之而云几接佳

人之脩能兮銷余懷之凡鄙肆下上乎前躅兮竟
風諭之克後栖鳥兀然以傾聽兮莎雞訝之而弗
鳴余又何期于蛙吹兮羌亦不擾乎蚋朋于是高
歌擊缶長嘯振岳出眺前岡飛甍展詣撫曼倩之
遺塚登碧雲之仙閣冀王孫之出山願陳摶之醒
睨荃笑术乎三王纂顛眡乎六恭重曰余獨便此
幽邃兮頓舃戀乎灼爍與惟息此性靈兮廼何怨
于寂寞

唐宮賦

今華之郡齋故唐昭齊雲樓址也唐昭為韓建
劫遷至華遂弑十王于石峪將及唐昭尋以朱
全忠兵至龍袞建于西溪而劫遷唐昭至洛陽事
見唐書

山原頹址兮雙闕如垣郡齋纔置故宮兮羌爽朗
其門木干雲以布帷兮走細溪之泠泠屛少華之
翠微兮日氣幻而攄靈何唐昭之不造兮屢劫遷
而陸沉豢龍者終固鮮兮孰忠義赴難而隕身念
十王斃于一谷兮廼絕世而接此逆臣帝洛陽以
卸祚兮又何怪于朱温嗚呼國是定于賢者兮天
命不可以人謀苟持鑑之弗自飭兮亦悒懷而靡

之掩羞

線賦

乙亥之秋九月授衣予獲覩內子之鍼工需于線
也線有功用因憶古之人觸物興感而陳戒規善
之殷遂廣其義而綴之以詞曰爰有奇物資坤順
之質擬龍蛇之狀著以五色製于庶匠引以一關
蟠為萬象衣被之忘勳維持之允當或繅于蠶桑
之絲或橫于木綿之纊可以制塗之結可以補袞
之闕僕愚不識敢致其詰客曰此非聽絲綸而聯
屬者歟任經緯而約束者歟剛用之則直柔用之
則曲者歟往者之能觸來者之各足者歟散者之
能合斷者之可續者歟神變化之莫測刻裁成乎
不眩足以彰五德足以統百亂夫是之謂線

籠雞賦

承君王之嘉惠兮荷側陋而名揚奉一命之未終
兮遭棘茨之相戕歲庚午以西囓兮適首丘以孤
翔旣稅駕以縱跡兮尤朴脩而朒拙劃逸雲以為
性兮侶野鶴而成悅余敢效蜂釀以徇物兮若被
風之枯葉竟偃息于環堵兮安知與夷惠而爭潔
守瀟條之雞犬兮聊斯夕以餔餟睇籠雞以惆悵

兮辛逐臣之容與汝乃肇玉衡之星召積陽之
文也平冠武也傅距勇也敢敵仁也飼侶守夜不爽
復以信許荃悍目以發朱光忽流清而蔚翠彩顧
文章之華躬胡行藏之延殆汝鳴隨天雞之聲兮
何不依桃都而游衍苹而遇淮南之挾于雲中兮
厥亦貌陸海之畜產智而栖雩都之隱于后室兮
復爲有烹飪之屯蹇乃胡羈縻于黍稷兮祇以羨
鳳鸞之高遠竟自隕命于樊籠兮亦不逮燕雀之
翩及億昔季郈之爭雄兮緣爾跌宕以成怨季路
飾冠之示勇兮感爾徒逞以攖難矜乎何爾擅靈

婹之奇兮閒不達自全之善彼色舉有仲尼之訓
兮旣陷于人之所豢乃爲歌以悼之曰朱翁之化
祝翁之養兮明不副德利不依往兮余莫擬宋處
宗之邇談兮爾應劇含塗國之遐想人有身不能
達而口不能言兮謂非籠雞之醜黨邪

涌玉亭賦

隆慶壬申孱蠶春仲甘雨初霽東風翕和惟時訪
徽君東氏于來山嘉園張子委蛇臨眺以盡池亭
之勝西南則有池引水設機湧山而憲使易谷先
生名之涌玉旣爲文以㕤義復題詩以休張子乃
觸與蹕然閫發徵君之情其辭曰粤金玉之涌溢
歲五百而效靈倚玉山之對立羨標格之清泠疑
閬苑之勝地突瑤嶂之幻形上駭椒兮破曙次奔
龍兮見春大而高兮崧崇小而高兮岑迫銳而高
兮嶠刺卑而大兮邑益博眡衆歸之出兮亦旣有
乎巖巘之奇更聳狹高之巒兮並隅高之岊相隨
或曰卓爾精瑩粹矣昭晰象主人洞靈宣朗之懷
兮侯以奮光明俊偉之烈余曰噫哉惟玆涌玉之
異蓋天培之隆自商河啓跡之始續憲使蜀川之
克浥正考渭川之潤麗内兄潇池之洪爰深内養

不務近名晦韜跡述積也蓋盈忽脩潔之見世訏頭
角之崢嶸内太素兮無滓自清白兮尚行侶玉溜
之浮肺符結岳之玄精余臨亭之荷觴晤仰止之
云穀燦遶席之飛英受逼人之清馥竹梟梟其接
叢木欣欣以向旦羌蘭荃之滿砌緬珍禽之繁翮
睇風谷之推雲聞絶澗之激雷浩漫漫兮稻港林
隱隱兮吹臺惟時衆賓眺游酣歌隊舞譃浪畢呈
肝膈盡吐主人左執笋右執箋屬詞賦向名賢嗟
摛藻之交投聆雅唱之相宣或欵洽以在淑或徘
徊于臨坰咸倚酒以賞與云適志以樂天余獨謂

涓玉之兆德變其人之如玉言溫厚以立辨行圓
通兮弗曲接高朗之丰儀儼山立之敦篤皇輩圖
之依人固皜皜之尚斯匪靈明之大器則顧問之
何期于是重之歌曰塵垢不染厥澄澈兮溫潤以
栗抱清冽兮磷不受磨淄不受涅兮機閟而與閟
機決而與決余方慕元章之拜石而尤傾情于君
之貞潔

雲山賦代陳侯壽乃岳黃翁

至人睇六合之外卑塵囂而中涵洞天蓋如尺山
寸鱗環盂沼而日遊之亘幾千萬里非瑣瑣所探

窺也夫乾坤彙形可羈而干欲者易毀廼衆人役
役泯泯爲欸若超想靖須澹猶雲亘太荒山聳層
霄者誰能囿跡而俾之索然耶我翁高侶雲山爲
世共稱且偕配齊年茲又山雲互友雲逸山寧象
也其瞻依舉欅恬適容與蓋股目慈愛之澤焉始
計髫齡庶幾壯立庇德兮符慨思岳丈顧以一命
涓微致忘報稱哉辰届小春情懸遙祝爰繪壽圖
颺言壽賦聊以瀉歡莫以究高游之蘊其辭曰夫
子承時之哲后兮乃忠蟠乎禁衛眂龍德而日幻
薄於的皪兮朗此懷之日與天露兮羌虎臣之遂以

出入閶闔兮匪余德之安於貞時余愳朝槿之谷
燿兮即耷騏驥以騁而祈困殢惜逝波之紹往兮
期仙遊乃恬愬筌惟慕茲崌岪兮合茆築而占此
巖巒睹高峰之刺雲表兮顧子孫峰之嶒屼更危
峰之乾岇嵊崿兮若躍蛟之附煙也萬里一瞬以
盡兮若羽仙之轉天也至若羣山駢搊遠環近應
戟攢劍森嵐光恍定俯瞰淵壑仰接高翁覺邈然
而內曠兮紛何礙于物攖紛含澤而布氣兮誕霖
雨乎下土凭木標以覽升雲兮識幻天之龍虎聊
長歌而怡雲兮輿極或仰臥而或盤將前靉靆之

一片兮掛吾翊榭之藤欄於是舞鶴逐逐以激聆
兮古鹿授牌而轉讙乃拂雲花以臨壇兮一弄琴
而應之谷靈送清響于長風兮雲松邀日月而追
隨是夜立賞清朝之獨逸兮與靈木瑞翰而潛幽
窅詹六幕之如帷牀兮誕我躬一粟之末小蚰遊
雲之傍于煙花兮薄曲楚之屏于矮屋喜此矗矗
友此郁郁竟千祀與萬年肇吉居之長福于是子
婿華大夫陳其執玉井之擬拽蓮勺之雲倩懸圃
之使錫寶籙之文乃哈然而向曰翁兮天祚地寧
人協神馨闡德攸同福履雙壽猶子如型有女如

岑夫子譽已考于斗野兮道直裕乎黃汀保仁哲
而安跡兮齊窮通以凝志粤遐舉而娛生兮文何
云之足伎願山雲之永侶兮歷甲子而不賈重曰
咸世風淳民物熙兮豜道遙以齊物冊一德以同
之貞陸海之生道兮乃至人之超躅與乾坤其握
機兮受易簡而自淑覩童顏于四類兮吸萬觴之
醲醁

愴志賦

耀州五河左公女歸于士人五河公倅郡河南乃
携士人教之官署僅越歲士人不祿女誓死從之

五河公曰聞汝妊娠倘生子不亦延汝夫之緒邪
女許之生子復殤女志竟拂遂十日不食而卒關
中士大夫共悲之謂此女夫死而不育其子則其
志重可悲也張子與女子伯兄鑑麓君友善又與
女父五河公同謁銓曹拜官者廻益用悲之謂天
地生人而不俾達其志恐亦感天地生物之心矧
女子喪夫子喪則其情何以堪焉爰作愴志賦以抒
予公頌德之懷其辭曰粤鑑山之突秀兮發閒氣之
坤靈為德門之淑女兮企古昔之娥媖佩良玉以
懲纇兮踐王道之芳馨旣委身以事人兮稱百年之

伉儷羌攸從之一天兮敢共莊之云替勉承將之
路倫兮覬奮庸以名世胡昊天之不弔兮逸雲冥
之匹鵠嗟煙墟之哀雌兮感羣生之躑躅雖止泊
之孔嘉兮豈念慮之菽粟荃徬徨之顧影兮思偷
生之無家忽神鳥之勸諭兮汝攝志之弗遐俟將
雛之刷翮兮亦涸注之有涯始厲謨以舒抱兮俟
生雛以慰戚望冲天之飛鳴兮快吾生之幽寂何
氣化之舛戾兮厥生生之不適竟羽化之湮沉兮
恫吾躬之陷溺眺天寓之寥寥兮苦子子之莫如感
商風之薄帷兮憐缺月之雲衢豈磨玉之能磷兮

或涅素之可緇昔微子之能去兮厥負蓋之求知
雖管仲之改轍兮亦未仁之見嗤嗟吾生之靖志
兮敢苟安于紈綺守天地之常經兮遵信義之懿
旨願為九泉之魚以比目兮或為雙樹之芳以連
理表吾行若日月之昭昭兮廓吾心若乾坤之蕩蕩
滌吾腸若大川之澄澈兮虛吾懷若長春之融盎
附恥食于周粟兮偕夷齊之高尚亂曰中心安仁
兮苦節而亨大義能酬兮遇變而通邁彼重言之
茍息謝此不辜之李陵厥矯志而視死如歸兮予
擒辭而酸楚之傷衷

古體詩一十九首

有鳥（代女顧歸寧）

有鳥在栩言振其羽求聲東林爰見其父
有鳥在柳言懷其茂叶求聲東林爰見其母
有鳥在棠言思其方求聲東林爰見其兄叶
有鳥在峴言泣其嫡求聲東林爰見其娣
之子于歸隔此雲嶂悠悠遠天（曾不如鳥飛何矯我懷何紹）
之子于歸阻茲灩澦悠悠遠天曾不如絮絮可卷
也亦可返也
之子于歸岐此道路悠悠遠天曾不如瓠瓠可析

也亦可適也
之子于歸玉如其質肖之温栗胡庸不吉
之子于歸置其如玉叶寘之他山胡庸不恤
有鳥九章章四句三章章六句二章章四
句

載華（牡丹亭蘊集）

載華載芬爰豈其枝天有長風延自此離
載華載芬爰培其根天有長風延自此門
載華載芬爰渥其顏天有長風延自此山
載華載芬爰娩其質天有長風延自此年
熒華因因賓來循循酌彼清尊以樂世春
榮華鞏鞏賓來表表酌彼清醥以樂世道
載華六章章四句

有雲（代關門別意）

有雲在阿有鳥在柯夫子既駕駟馬委蛇叶駟馬
委蛇輓莫之何雲爲婆娑我懷則那
有楚有楚尚可移之有嶼有嶼尚可及之夫子往
矣駟馬颯馳誰其羈之信宿聊依
彼矯者峰蓮何燁燁恍惚行雲瞻視靡協樂只君
子徵車何捷頌彼蓮矣邈難攀矣
彼澄者渭流何湯湯恍惚行雲眄睞何常樂只君

子徵車鏘鏘頌彼流矣邈難舟矣
有雲四章章八句

古調辭三首

代送師翁師帥北上二首

雲邪霧邪鬱鬱葱葱者塗之樹邪厥徵車二三子
之御邪
祖也語也揮戈其不可上也西崦杲杲夕陽秋草
徵車就道於悒懷抱

思賢暢（彈琴喜曲曰暢憂曲曰操暇集占句作）

貴易交富易妻奔車之上無仲尼千羊之皮不如
一狐之腋金可作世可度白璧不可爲

四言古詩二十五首

傲睨歌

傲睨乾坤。平章風月。酒如不飮。憂從中發。采采春
花。倏忽銷歇。感斯凉飆。復遁清宵。團圝家室。鼓瑟
吹簫。

贈帥明府考績

百爾郡邑咸耒循良如翁懿德立政誰方一解委蛇
民情仁和天授撫綏爰周乃成安富二解倏見龔卓

侶步周伊天之麟鳳世之蓍龜三解包荒萬里折獄
片言獨懷耿耿惠此元元四解載理金湯載隆積貯
闤闠絃歌封疆雨露五解聿新學校克勸農桑召杜
成頌桃李飛香六解消水潺潺華山峊峊如石之堅
如蓮之潔七解期月變俗三年有成亶云師帥足寄
阿衡八解猗歟 聖朝 祖宗神祚生此哲人天命
鞏固九解

與郭氏

惟鴻惟雁兩兩于飛惟藻惟蘋與與于㶑百爾幽
人獨處掩扉厥亦有懷雲路依稀依稀雲物薄言

譬只永言竊嘆人胡參只取彼綠綺寘我白袂揲
此友聲弗磷弗涅瀼瀼者露皎皎者日宇宙斯靈
瞬息相失根固云情翼飛云名君情克締君名載
完

肖東刺史秋讌

聆茲穡事亦孔脩之霖雨旣渥播種復資被疆離
離百穀豐泰誕膺 皇仁孚化無外有牧有牧來
自昆明懷柔載劇民事乃成誦者在途監司禮遇
政殷彤寘亶云良晤擊鼓吹笙薦脯及羹絲竹沸
沛入座飛觥羣士躍躍亦莫不叔宣秘陳風百猷

燦戫馨聽芳杜清延素秋九天開霽萬籟方幽賓
情載作主懷益暢永肴惠仁以隆保障古之伊傅
規始惟終一德罔替四海以馮

立志

古人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予旣五十
八歲悼昔弗及愼往尚志乃思武公九十執敬
弗渝而猶詔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使老而
懈德吝過斯荒惑以耗氣血何以攝生而安于
里巷之趨也乃盟巳自靖賦玆立志加我數年
或可考以寡過哉

昊天廣生懿性均錫百爾君子元善是迪愚也弗
類因仍負荷是今非昔逢逢歲年嚴惟母思妻亦
糾繆逝矣奈何行焉若仕術術朋友孰予云規內
省不力體善曷綏感過莫對見賢每作思入重雲
甘守一壑格物不輟誠意是貞以適固有敢願令
名憲衣任鶉回已能克千載之師服我胷臆

乙亥中秋日

建茲中秋天宇澄朗三山無雲長川滉泱有林蓊
蒨有鳥翾飛剪此嘉蔬脯此濯肥載張之琴載賞
之缶雅奏諧情清歌侑酒五陵蟻垤四輔雲墟千

天萬里蓬壑孤廬志與欲攄臨風長嘯勞者弗息
偃蹇蝸蠡東臺崇聳邀客儔觴遲此皓月以寬我
腸

漢壽亭侯像

天地恢恢如公之度日月耿耿如公之心盟之願
洽朋之合義英風義氣何古何今

孤吟二首

道無儔侶不若孤吟從事紛謀孰與彈琴水盈千
澗花豔千林倘佯游行相對鳴禽歌以樂之適獲
我心

道無儔侶不若讀書從事紛謀孰與閑廬假王者
族封侯者屠徜徉游行鷗鷺狎予歌以樂之適遂
我初

有鳥八首

有鳥有鳥飛亘煙空有客有客遥隣華嵩采芝弗
獻采苓悄悄安此性靈聿追先哲

泉流浪浪林鬱蒼蒼幽人有造德潤行芳不忮不
求無怨無尤世之範矣民俗弗偷

良玉在櫝良材在谷黃獨是營白駒任速四山陰
陰披雲步岑遐矚怡志鳴我綠琴

燁燁雲嵐下有龍潭雲不可挹潭不可探覗而好
只爰頌不已炳幾孤吟亦既脫屣

幽人鷺袍倏云鶴髮百行不臧一命以蹶跌宕惟
性迂拙是賢返照自得玄之又玄

慵眠驥騁恥談燕安弃圭清廟需餌江干萊子偕
遊龐公式侶百世之風麟潛龍舉

芝菌蛟龍曾誰云幻形性天人曾不有間涉世弗
深恒損道心俛仰曠達式遂朗吟

直道在已毁譽斯忘時進時止人事之常中和致
之乃育乃位意念弗仁奚配天地

卲山眞人洞留別餞送諸公五首漆濱太乙二表舅先生牛槐亭張臨溪二學士浴濱魯所小山三舅福玄衡軒子恒子仁任齋諸表弟凡十有二公載酒祖予意氣橫發予愴離漫賦四言

凄凄朔風旋歸故都天西税駕忽爾東徂我來自華陟此卲疆省我舅氏譽望攸翔時丙子小山舅登第悲思母逝一紀云周時予母歿十有三年恫此俯仰愁與雲浮載清者川載隆者原憩茲林鳥逐勝翻翻悠悠洞巖有仙隔阻其仙涵眞不寒不暑坐者仙流興亦超發抉秘吐奇可忍乖別錦章繡句愽惠我貽念爾名德壯余所之多君垂眷予惟其誠蘭馨足俞游子載榮絃歌云沸聊以銷憂臨川不發且艤我舟巷有居入匪愜我思違我師範思詎有涯

過趙孟子墓

嘹唳孤鴻飄零何之嗟嗟我生亦失其雌哀哀岐路曷罄悲思瞻彼林崗爰見其麀藉子呦呦依戀厥父俯仰靡寧淚下如雨

岐豐頌賀憲使梁公之靖虜

杲杲出日輝映六虛赫赫使君寧我民居我有田畝聿獲耕鋤田之狼莠亦罔不祛使君在御周公再覲保釐爰勞予屯拯溺飽我救梁奠我疆場赫赫使君忠佐虞唐熙泰稱世剔隱達滯復雷苞桑經御弗爰關西鎖鑰帝之長城龍蟠虎踞風起雷轟北虜肅肅西羌以平庶官怵息埽蕩妖蜮周公是遏康此王國凡厥候下往保遐荒寄猶方叔績邁城方志夙酬邊職當靖虜義膽忠肝經文緯武望望使君旄拂天雲旄侃悵之永世令聞

關岳頌賀憲伯吴公之貫藩

關岳上游雄稱百二中土咽喉晋鄙要地古記樞會盟走諸侯於

皇一統爰在遐陬緯武經文軍民康乂西顧是虞簡賢重寄我公天命崛起西江伊周懿性忠藎無雙自被徵庸歷仕中外四海蜚名允惟貞介望歸統馭簡授潼關三省控制九邊竦顔我公劇懷疆場輦祚敎養延嬉風雷雨露公于是時頌擬城方衎畝恢恢泰康尤切水兢坤兹郛郭接遇龍黃奔走管樂旦之保受畢之保釐萬世圖治百慮是期上下鑒公謂公任國聿稱我　皇覃敷威德奠寧遐邇謨尚旬宣寵遷地北拜牧天府渺渺貫封

皇恩沛澤誕寄綏柔俟公建畫合同而化盡茲夏夷
仰答　皇猷惟公闡思闢門命車赫赫節鉞雷馳
風迴旆倪愴別百爾具瞻超詣九天古凌叔虎令
邁范韓望重三台勳襄百葉潘屏炎荒旋歸天闕
絳山矗矗河水湯湯我翁之道岳聳川長

附賦二篇

三鴈賦（張子上有姊下有妹丁丑妹卒傷之乃作三鴈賦以寫哀憤云）

憫予渭川之裔兮遡遷徙于咸林粵予文祖之高
翔兮振一世之徽音念母育此三雛兮誕發祥于
漆水哺戀已深歲序兮教習欲以冲舉一雛先翩

之能健兮翩翩集于東丘忽墮巢以失侶兮兎萬
苦以營巢（鋤尤切）亦既頭禿羽催兮克持操于江洲
次名予曰仲子兮聿戢翼之多禩庶逸翰之橫霄
兮附文鳥之同逝薄上苑之林墟兮謝燕雀之靡
睇將翺翔以食琪華兮遭羣𤡆之見阻棲一枝于
宜陽兮營韓城以固疆圍拒狐鼠以戡亂兮奠百
里民社之獲所夫何鸞音之弗即兮鷙鳥誚予以
不良忌予文羽之耀時兮誣予四維之不張難娟
鴆以爲媒兮隨拙鳩以退藏恐鶗鴂之先鳴兮聊
泮渙于時芳終渭滸以守故鄉兮冀聯翼有姊妹

之行乃妹氏得巢于郊關兮依南阜之孤楊遭地
震之顛仆兮肆引雛以襲空桑竟昕夕以哺勞兮
愴歷蹇之遘彼棘樲兎遑遑以謀稻粱兮恐風林
之有顛蹟忽逢鴟以爲子兮毋脩翎之孔稚百如
嗜以將之成立兮乃倏苦中道之爲屯嗟朝暮之
溘飲啄兮流歲序之訝焦脣愴胸臆以日吞聲兮
召鸞抑以至隕身憫哀哀之遺于一姊兮又各天
之弗應鳴嗷嗷江風之日飄瀟兮雖啼血之孰能
相告徊悠悠之馳鶩六虛兮神恍惚其靡所以奔
聊隱痛而棲息浦溆兮羞闤闠衎衎之雞豚亂曰

我生茹荼兮乃失此鴈行我儔孔囏兮乃惟此天
殃我情誕傷兮乃歌此彷徨

僻居賦（爲靜軒余山人賦）

世有恬靜先生自楚入秦僻居山坳每拊膺以長
嘆悲歲暮而天遥與漁樵以叙欸頻稱盛于咸韶
曰余生之多蹇召氣質之碌碌視聽應而人非議
論譁而尚獨于是舜闔閭之游甘麋鹿之侶礪斵
苓之斤携采芹之筥行且歌曰劉蕡下第兮李廣
難封文王不作兮孔氏無宗已而已而浥靈露以
濯塵容兮友叔卿以升高峯

一卷畢

左華丙子集卷之二

關中張光孝惟訓甫撰

五言古詩一百卅首

秋感

秋風復秋風。秋風吹不歇。遊絲繫浮雲。白日迷深
樾。憶妾嫁君時。春風促繡妝。感今生別離。惻惻斷
人腸。游子不顧返。忽忽歲華晚。寒衣欲寄將。迢迢
道路遠。

郭侍御過訪時予寓山村感賦二首

嶟嶟能峭德喻喻方耻時恠底豺狼逍廉名草木

知記事蟠頭下直成鑒誡垂懷君古柱史贍宿夜
離離

知君挽直道還一稱洞虛撑空立遠度摛藻復舒
徐斯文乎魏野因之過草廬能調雙鶴舞吟嘯邈
憐予

村居苦雨

招客阻歡聚遊眺寡脩坦夏晝多晷刻猶惜游讌
短入秋久沉陰况茲雨不緩黑蛟躍淵泉石鷲翔
高館幽亭天翳蒙楓林氣蕭散焚香披簡帙清興
忽飛翻列子久鄭圃漢陰聊灌園逍遥覽風雨放

志東郭村

八月柰樹再華

南園花事盛飄泊憶春愁如何正搖落復有柰花
秋春風不相值明艷晚霞樓

餞還一子按金陵二首

脩峻下徽麓蜿蜒陟隴阪迤邐岐豐來滻灞渡混
混抗旌拂關雲凌風促輿幰挽留山藹亭歷歷話
衷悃

煮蕨薦芝枰啓醞浮霞觴赤日方照眼情傾君子
腸論交乎管鮑比藝陋王揚君行聳鐵柱好爲靖

疆場

山中漫興

蜴來自行役能遂返耕心久雨蔽清昊禾黍淒湮
沈石檻紛蛩聒凉飆侵衣襟山中采藥物林薄轉
瀟森升沉諒大化感嘆成孤吟安仁慕君子悠悠
一鼓琴

贈南庄陳逸士

洛陽安樂窩南有陳君築軒松霄以昂堦鶴歲云
育昔遇邵堯夫授之鴻寶匱至今問奇人紛紛來
海陸

日晡嘆

荊棘滿岐路蕭條客意孤甫歸波浪險復涉豺狼
臨前途見明月初過黃山嵎幾時照馬眼送我臨
郭郛頹到蒲團裏日日醉醨醐所思林丘寂而無
熱嗟呼

癸酉生日 萬曆元年

薄夏雨初霽又耕戀舊山山中好巖谷雲霞時往
還築亭傍灌木引水弄潺湲展玩鶡冠子瀟灑破
塵顏倏過五陵客問我治安策年來四夷賓羣工
復獻亦聊與商陸觴長歌望空碧客有杞人虞我

守宋兎株但嘯陽和苑自謂小蓬壺垂餌觀魚隊
起舞教鶴雛從玆擲歲月坦蕩嘗稚蘇後天凋三
光稱以無懷夫

秋陰

木葉隨將盡癡雲不肯開嗟彼一枝鳥悽悽稻梁
懷寂寞秫丘人悲秋悲已極不悲食無魚所悲鬓
不黑鳥天難共翔蓬海憶仙郎忽忽歲華宴年命
誰久長把酒歆秋砌陳弦使聲厲挽將天地春日
日生襟袂

秋讌

滿庭堆木葉知是秋滿天乘興一撥阮舉目心茫
然大化自流易無術駐春妍但御盃中物即爲海
上仙吾道合玄默拂俗是眞詮所以古達者以酒
稱聖賢

生女 是歲壬申 郡志成

已有五男兒還添五女數遊岳是何年等閒轉烏
兎盻彼亂枝雅紛紛能返哺燕山皆上賢梨栗聊
會晤好栗不好文任走跛鱉步我覩天壤間還有
八龍聚雖念子孫榮富貴係時遇但撥膝上阮風
此軒前樹浮雲過太虛吾意如流注人無千載名

碌碌如匏瓠子長在西京我願涉其圃品題千世
行欵使枉者懼

別劉雲峰道士出山

君住五龍山城中不賣藥君下五龍山何天控離
鶴君誠如雲飛棲止任六幕

慨歌

戚戚竟何事乃縈萬里思東風度紅雨沾我白接
䍦歲華獻酒草羞殺悲人姿漫勞望遠道雲樹蔽
參差候鴈戀江浦寥寥渭水湄撫景一長慨行歌
梁甫辭

甲戌人日 萬曆二年

鶺鴒雲色慘坐此春寒時手把碧玉竿飲向梅花枝懷遠切離思洞簫忽漫吹蕩蕩堯封間而無兵燹懼天心眷

皇祖神祚安有涯柴門戀雞犬慵逸作藩籬堯牖防鼅鼄避喧羅胥絲几案卑濕負土日培基時序傷流邁呼侶聊延嬉人生天壤內誰愜百歲期後役苦奔逐恐爲達者嗤不如壚壒外貧賤揚鬚眉

一片雲

片雲倏過眼遠度垂楊灣問渠風未繫何以下青

山或者從龍去爲霖溼閭閻諒不干寂寞漫沒鶴松間

讀賈島詩

我愛長江簿辭如野鶴淸又如縣圃內五色芝之英英終南有峭嶺難與比崢嶸筌蹊雖繁響不若妻婉情眞有凌塵興細矣滯詩名

解嘲

懶慢誰云非懶慢勝服藥我憶太古時六虛以爲幕于于人物交貞明守淡泊一徇世上名萬事使心怔流行天邊雲瀟灑林中雀教我以無懷勸我以盃酌若盈兩鬢絲織愁無了時

閒居

囂囂貧賤士瀟灑芳春林南山翠可挹黃鳥流好音醉枕靑萍劍起彈綠綺琴獨坐遲新月忽成感慨吟大雅久寂寂吾亦甘陸沉阮途焉用哭陶徑日以臨正氣無所餒鬼神不敢侵孟尼而孔老從古以至今

占意示仲子度

每笑圓通子常年愛坐圜人云理楫易不苦知津難委蛇千仞路荷斧斫靑山既有幽蘭佩更須芳

桂攀悠悠霄漢外長嘯抗塵顏

賞菊

賞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我非陶靖節歸飲東籬間依依兒女子勸幸一開顏人生貴適志瀟灑出塵寰

來山東園讌集

初秋尚暑熱何事此溪遊倚阜讌高樹曠然瞻九州風景既瀟灑賓主情綢繆梟梟風外松猗猗水邊竹漫傾淸霞流復懼白日速萬里幾封侯一曜雙轉轂賤子好微吟悠悠芳草心持觴雖未醉亦

以豁塵襟與極寫幽意付之膝上琴

後妬婦吟

予往爲妬婦吟傷妬婦絶人之嗣後因事知妬婦自絶其嗣適以自苦之乃爲是作

貫魚揚春波續尾魚千頭明月升霞天繁星燦九州枯荄無榮枝腐草無萌蘖妬婦絶夫子妬婦仍自絶我過古城側孤嫠泣白毛行人稱妬婦哀怨徒嘈嘈

雨夕

雨夕不成寐不懷少華阿寂寂草堂下誰哉繼肅

歌木有孤松枝花有雙翠娥溪畔彈碁石諒令萘秋莎漨水浩漫漫舟車不敢過灞水斷石梁分爲三渡河野漲正泙湃葦淑雲煙拖遊子徒徬徨志意轉蕭索恨無雙翼飛而以奮寥廓西京佳麗地樓館睇綽約絲竹鳴不歇七貴紛相錯燦爛駐錦韉潦倒讌朱箔醉來舞如意揮霍誰能度我愛故山僻常與麋鹿遊把玩太古文行吟芳草洲俯仰偕萬物歲月逝悠悠

別張秀才柟

游子戒行車列雖就遠道征塵蔽車輪忽被天風揚徘徊岐路間飛觴許傾倒三疊陽關聲我懷亂若草

狄子假山池亭

何時剪雲根作此青玉嶂幾片芭蕉葉長出諸峰上池滿芙蓉花坐者與超曠取醉金叵羅醉後發清唱

寸魚歌

寸魚在行潦環之恣泳游行藏滯近小未涉江湖流跛鱉老陂塘攝生但涯涘雖有遐遊心歲月方千里井蛙視天小不知人世寬矜肆咫尺地卑污

詎所安鷦鷯占一枝而無鵬海濶鸞遊短蒿中尤自稱軒豁誰家白面郎細馬馱紅妝歌館舞如意消磨日月光赫赫升斗吏如鳥復如鷃不知霄漢逈更有凌風鶴浣衣欲自潔佩蘭欲自馨不讓千乘國寧得萬世名

過敬菴高徵君

紆曲過城隅野徑何險慢茂林鬱南村棲煙迎曙落行行入村墅忽復轉林薄沿溪訊芻牧始傍幽人閣一片翠微屏極目青霞聳從聆經濟談志也聿管樂諒爲王佐才自玆謝藜藿

灃溪酒樓

上飲樓頭酒下玩溪邊芳飲酒數解佩酒盡若爲傷酒能若溪水流入九廻腸延興坐終夕吟美明月光

臺頭鎭送澤翁北上

夕煙涵明月野曠林風悽飲餞傳廉訪遲瞻鳳谷西征驂挽父老不忍輕與睽請割南山石一爲德政題

飲李氏園亭

亭飲喜多侶瀟灑高林風酣唱忘塵躅意度淩華嵩花枝向人裊尊罍莫放空疎散猶野鶴飄泊眞冥鴻醉來枕石臥矯矯壯心雄

得志川書

一鴈過東山爲君傳尺素上寫長相思下寫繫匏瓠慇懃望停雲重重隔煙樹樹有連理枝鳥有聯飛羽幾時一破顔與爾讌芳敍更留渭水曲澄慮美湑浚

山中二首

孤坐暮冬月愛此雪山岑矯矯刺碧落肅肅若君子客呼童酌綠醑倚興吟長松松風拂衰顔悠悠春

盪胸

我聞大鵬鳥激響海天遲燕雀喧簷楹不能奮量遠霄所以君子人惟求行復超冥蒐契元化適志日覺覽有時歷谿壑掘取黃精苗芝茨有琴瑟一夕復一朝

棄婦辭

無能事夫子轉眄忽見逐生來惡脂粉況肯披冶服一自歸故村對人生愧恧爲春覽雲物不若雲中聲爲倉操臼井不若井水淸若且就藜藿然安甘澹榮妻有孟光賢夫愛寧衰薄頓入勉百欽勿之負一錯

得士良蜀中書

涉歷心應苦況茲蜀道難男兒四方志豈得厭風湍盛世靈邊徼華陽不冱寒若訪蠶叢國爾始諳耕織仕自食其賢隱自食其力爾我甘隱淪未須悲寒塞從此熟踐履遠大廣胸臆我聞困心者乃能堅至德

後棄婦辭

去去步修畛依依見林烏林烏戀故枝妾跡若絲勸記得年少時夫子亦少小有言靡所違有行能

相紹惜也衰老侵凌歌負初心自傷紈扇棄誰聽
白頭吟不鑒齊眉案任彈橫膝琴聲聲弗入耳慘
慘流哀音到此更何說只有相思深思姑已黃髮
思夫直行蹶誰能待姑帷誰能補夫闕仰視浮天
雲勞勞竟若何逐臣負令德諒子棄婦歌

冬夜與趙陽谿談詩四首

麓野得間適凄凄懷友生何事松雪子能赴歲寒
盟宵虛接駟馬聯炬抗長旌一見駭塵鞅痛飲洽
高情爲我浩浩歌落筆雲煙橫脩辭爾誰侶何慚
三晉名

論藝極精邃爾推能者流昔見王子衍與爾心相
侔棲泊笑余僻依依懷枚鄒聲歌希雅調藻繪恐
雜揉所以弘德間何李生煩憂大雅鮮正傳疇主
斯文謀
悠悠馳歲月何討若前脩古風尚體裁風勸各有
由二南辭義盡比興婉以周今人好偉麗氣短非
勁遒質直吐奇語彭衙太微流厥幾高明者知音
誠所投
客子亟赴郡忽擁節旄行挽留復斟酌客子眞人
英爲攻藝苑術遂輕世上名治郡蠶桑國好希循
吏聲聶爽鑾待佔恃常須心屏營贈言古之道爲君
情以傾

與栢亭子

待聘儒冠子超然搆艸亭堦前一古栢委曲蛟龍
形久受霜霰厲直幹凌冥冥多少草與木歲寒獨
爾青

得子仁書感懷三首

君也渥洼種被徵赴天廐策名服上襄雲中任馳
驟伯樂頌爾奇曠然邈宇宙馴德古所稱紛沓賤
百獸

徵君至燕市定酣商陸酒臥在北辰側舉目望南
斗渺渺見少微垂光照五柳
昔我衡門初與君日屢勝怡雲少華巃采藥羅浮
徑偕吟翱山椒弄奕態石堰而我耽避喧感君示
忠悃匆匆君應徵遺我理蘋蓼易水雙鯉魚忽達
渭川遠剝魚見爾書縷縷情弗諼願言各一天努
力加餐飯

林外歌

高田足風雨下田無沮洳樵者饒芻蕘漁者適灩
湏任此春山村莫道白雲著衣文悲靈犧食椽悠

狂狙小兒為督郵驚馬服華輿賊矜張茅宗訃失
開雷著甘貽知音嗤未若癡者保豐有車馬都忽
送山丘去去去勿復言人情亂如絮天地且蜉蝣
交遊從毀譽披衣林藪嬉聊以掃塵慮

七夕

星河但虛白亘之萬里長織女與牽牛限茲一水
傍桂香若竟渡露花疑墮泣天無嫉妒星何事乖
離急

立秋後三日

倏謝炎暑時秋色幾朝暮西風凍雨來齊擊林塘

樹書窗一段清披閱古今注

馬嵬路

秋杪吹淒風陌頭嘆逐客何事窈窕兒一出傾人
國誰憐松栢姿衆悅桃李色日暮聊悲歌泰山孤
月白

鳴鳩吟

桑條未抽蘗黃鸝未囀舌枯林坐早春南山憐帶
雪寒氣尚在戶酌酒喜盈觴舊客有萱甲和客無
雅意客主兩揚扈侶之林鳩拙鳩鳴復鳩鳴鳩鳴
蟻在垤春花待吐英春水待盈瀰對茲鳩喚雨默

默獨含情

夏日與兒士鳳結婚

孤心慨續承茲始見孳育書劍聊以傳德音未揚
馥聊彼枝葉繁猶之喬山木好鳥時以棲穠蔭倚
幽築締交古擇人君子忽相逐天幸迺何言張筵
陳鼎餗酒酣意氣孚談劇淹賓歡皎月布中天照
徹寒士屋容光既可依清白復相淑瀟灑良夜情
高歌盡所畜砭愚俾久要矢之保雍肅

夏林

愛此雙樹樾日日坐微吟沉思違所好一撥膝上

琴一曲倍一感曲曲流悲音南風時下天吹向天
涯去使我同懷人因之破愁慮脫去足下屣卸却
頭上巾瀟灑附古逸聊以茹吾眞

過王封君城南別業

古城背若阜少華宛猶昇蓊翳竹木間矯矯君子
亭一溪細通門平疇介然徑入門造亭中列檻蘭
蓀勝圖書羅古今卷帙饒章贈微吟憶主人翩翩
動孤興

雨後過東墅讌集次崆峒韻二首

自往青山耕世事絕欣慕恬居而獨歌命酒乃招

呼（去聲）傍溪時濯足杖藜以綏步三月久旱後氣惏
莽烟霧霖雨足井疆麰麥云不誤沃野從此稱穡
事諒亦裕泮渙野人居銘心貞軌路

二

物候荷甘雨天道焉有差舉首頌年芳卉木敷榮
華賓王皆劇詠日夕猶駐車當此熙泰際傾酒情
無涯徜與　明王政注意任桑麻遥天望雲物廣
澤鬱烝殷西睇一區地東陵舊種瓜英雄長已矣
忽爾生咨嗟

遊東墅歸

林樹歸鳥盡我車始西發委蛇極脩徑偃偃暝煙
歇絢逈垂楊村忽抵古鄭門嚴城已擊柝宵虛星
宿繁稚子候門立嬉戀延余入羞藻飯胡麻灑灑
摩肩臆臨風成短歌逸興洽天和遊眺日復日功
名竟若何

乙亥三月十六妻忌日

絶憐趙孟子淑德比良玉幽貞族所欽糟糠誼以
篤貧居三十年克相儜愚僕愧哉執一經領縣箕
臺足簿書無他長跌宕違薄俗歸來林莽間方喜
無縛束詎意孟子卒遺我如孤鵠雖引五雛飛向
誰百苦告忽復六載餘於悒悲感觸篤馬並轡馳
拙嫣並翟嬉蝎兎被網罟雄兎眼迷離天上牛女
星一歲期一遇川中游泳魚一散還一聚爾我隔
幽明相逢知無路彩雲不易駐露花難久留人生
大塊間何殊波上漚太息復太息勉作鼓盆儔

奉懷傅澤翁

一片天雲來秋風復引去秋風吹甫歇春風忽擁
絮風雲無定踪此情無著處逍遙何東鳳舞向岐
豐間倏爾上寥廓望之不可攀舜廷陳大樂諒爲
九奏還芝出商山中鵬運溟海外翁生金玉枝應

憐禮樂會讀禮著書時瀟灑凌塵壒仰思聆飛鴻
沉思睇鯉魚萍泛一相失合簪誰復如乖離君子
儔勞勞賦索居沉鶯遞好音蟬響復相續歲月瞬
息馳倚觴驚我矚不見三益翁寂寞一尊淥

乙亥立秋日

一片隨桐葉滿天生素秋蟬聲何事急繁聒在林
陬山人性迂拙耻與時沉浮直待秋風勁孤吟華
岳頭

乙亥初秋遇西溪別墅

郊遊步脩畛更過鄭縣岡于于村墅民而爲仁義

鄉嘉樹鬱葱葱委蛇細溪水南上渭濱亭山光照
汀芷菌菌石堤邊稻畦復兒鷺立寂無聲鳧遊
性不詭感玆一聲清可以銷凡鄙儕喧常在玆但
坐移日晷而我坦蕩人珍攝萬年身道在俗不涸。
家貧志以伸。壯氣揚高天逃名甘莽蓁無營恥覓
句有興即吾綸。

刈草

野草刺花逕不辨莠與蘭僮僕剷刈之令我發長
嘆娥眉一入門四檻花無色一朝妬語生君心寧
不惑壯士仗忠勇勸之向窮邊不辭褁革苦誰哉

薏苡憐惡紫恐奪朱惡佞恐亂德涇渭雖同流清
濁良不忒碌碌草莽人誅茅而守眞但懷刈草志
寂寞難重陳

七夕夢鑑麓子

別汝久離索夢汝忽慇懃醒來嘆今夕天河無白
雲解一星有參與商乃在天一方星有牛與女年年
隔水傍解二勞碌塞上事寂寞山中歌秋風颯白髮
功名欲若何解三

七夕

蠨蛸蜘蛛巧功成却　就亭巢父老林莽抱朴能

長生依依兒女子乞巧亦何情但得痴中妙。無論
世上名。舉杯仰天笑。爲愛月華清。長風蕩羌笛繁
響激秦箏殺袨方在几賓客復人英盛世際明良
九邊云罷兵泮渙大宇間斯民享樂壽無悶亦無
能身在葛天右

代渭上諸生送帥明府八首

迢迢送徵車倏及關門道仰看秋山雲俯瞰秋風
草別意何悽其織心若蟄蟄
悠悠徵車行憒憒諸子心從御鳴鑾衢長爲離鶴
吟萬里渺何之聊觴楓樹林

威鳳萬里骨枳棘暫徘徊一日隨風去羽拂九天
開煥爲六幕光儀子舜文堂禮樂稱大備四海求
相望
神龍棲渭水舞躍逐魚蝦一朝雷雨來此地空雲
沙魚蝦亦稱神泮渙龍門上嘖嘖附泳游凌霄以
跌踼
渭濱盛桃李桃李盈先春渭濱盛松栢松栢存本
眞華國以成章抗節而立身感激培植力永懷難
重陳
愛草愛蘭蕙蘭蕙揚清芬惡草惡蕭艾蕭艾不可

聞願以馨香德而事明聖君夫子栽培力仰荷懷
夕昕
逖矣瞻南斗南斗尚在眸夫子赴　簡命門牆不
可遊淒淒蛩在戶雝雝雁在洲懷哉亂蛩寐長吟
關岳秋
燦燦瞻天衡天衡耀我目夫子就徵車璣衡轉天
軸睨此荃蓀叢渭阜空離陸亶矣長相思歌成益
幽獨

王膳部城南別墅小集

行行重行行邁南郊墟當門鬱淥竹內有君子

居遵堦宛清瀏列檻盈香蔬堂上陳几席左右有
圖書肅肅秩宗容侃侃上卿論茹眞攄遐懷請假
非棲遯劇思蒐往躅披瀝理　廷獻而我一見之
倏復洗塵溷地有佳山水人生眞鳳麟系出文章
伯賢猶伊傅身投壺中禮樂展謔羲絲綸春言曠
世侶道慮窺無垠秋陽亦云烈恍惚坐生春不有
君子德誰哉感飲醇

同集丁遊蓮洲別墅

驅車阻蹊徑疲馬困頻行茗蕣陟脩峻疑至赤霞
城美人蹈貞軌暫息萬里征情傾碧玉琖蔬剪黃
獨英夕日映秋草雄論方縱橫高樹晚雲歸鳥
鳴嚶嚶微醺帶月返誦此游眺清

望雨

二月漸鬱熱突然暑氣多一冬鮮雪霰衍衍發陽
和杏花墮紅雨梅蕋辭空柯近山蔽塵坌瀟客坐
山阿門有垂釣石積土坐綠莎開尊燕其間對友
發長歌百年雙轉轂四序如擲梭華髮無可脫人
生當奈何賤德貴珠玉趨炎耻幽獨使枯百詭心
走疲萬里足投老竟何益笑殺物外人但取三天
興不解一身貧風吹醉眼涼泉洗醉顏新舉手戴
蒼玄佑此山野民雲霓慊將見終期覆載仁

聖王堯舜王應紹唐虞春

懷世崖許徵君

往造君子室披覽盡圖書更聆雄辯辭慷慨復誰
如執琖賞芳鼎片月臨庭除歡洽戀懿德豈啻瞻
璠璵別來忽數載升沉歲月虛迢迢長相思交誼
感君初聞君遊辟廱才高天下士儲俊佐明時徯
日風雲起懸勞望東山何由晤知己竹深千畝陰
雪滿三峯裏開軒拂劒歌敲核列在几引觴劇雨
思悒於當何似

采藥行

朔風颯以厲玄武振嚴威黃陌驅驄驄不使散人
飛矯矯鵰鴟鳥群鳴背日暉皚皚萬里沙列勢如
川帷吊古興德宮雲壑空依稀鞭驥騁九縣覓與
心事蓬杖策聊行遊及暝采藥歸棲身葦萸墅不
愁生事微守迂罷叙述巩爲達者譏懷哉無名氏
至德含其輝金人三緘口高行良巍巍

戴天歌

二氣成我形五行翊我靈萬事勞我力一德守我
經灑灑廣胸臆得失何足惑立心戴天理而以處

王國庶碩樂陂頗百殃將奈何善惡天所鑒聽我
戴天歌

雨中適興

霏微春雨時令寂嘿綏客亦慕欲飛鳴十年鍛羽
翮學禪拂悟機采藥嫌山瘠雲來向戶弃雲去步
巖石雖有萬里風鬱懷未應闊兀兀嘆此身龢謏
一束籍入老藹猶堅觔詠聊閒適赫赫五陵侯白
髮竟何益

擬妾嘆

秋盡皐蘅枯谷蘭亦摧折病馬豨櫪時臨風數哽
咽妾懷難重陳忘言五內熱倏見天邊雲幻綵倏
明滅芳樹在路岐常吐花如雪零落瞬息中顧盼
增憂悛孑孑嘆微躬才行匪脩潔數奇長已矣何
用空悲切

答妾詩

浮生若水漚槿榮但朝旭回頭萬事非過慮唯碌
碌落紅逝流水明月虧清矚愁來撥素琴弦急調
轉促哀哉復哀哉乖離誰以告悽悽紈扇心惻惻
白頭吟從來妾薄命悠悠慨古今

丙子先壠拜掃

百年不足期所願喬松齒一登龍尾坡墳塚如蟻
止上遡幾代人下數當朝士賢愚同一丘聲問隨
流水咄咄何容悲生化乃如此爰造家山塲淚下
不能已呼親塚墓傍拜埽陳蕭蕭野楊吐新芳熙
陽游宿豸仰瞻空洞天躑躅移日晷歸來馳行潦
縱橫冒泥滓悵惘入國門形神若銷毀

過何氏園亭懷太華翁

猗猗漢京隅蔽園皆老竹內有假山亭能駭幽討
目昔日崎崛翁搆此息征轂曩時百戰勞聲名正
馥郁瑟瑟秋風來當堦悲灌木

眺西洲學士山堂
委蛇陟降阜紆曲邐川梁緬焉適曠宁物象酣春
陽將樂平碧落幽討及辰良美人營玄圃乃在雲
之鄉歷歷見芝莚術術洽泳觴附茲仙侶遊愜願
陳此章
西洲心遠堂小集呈許氏諸君子
坐茲心遠處跌宕凌霄虛逶天淀遐矚逸興開塵
襟吟詠接良朋賡和慙樸樗浩浩契玄化高游誰
復如
過近泉許左史隱居

幾步東城隅爲訪便幽者意氣觸天雲才情右董
賈拂衣恬居初結侶香山社紆曲理山房隹木何
葱蒨剪蔬而釆菽聊以昕夕膳況有巖洞邃煉藥
制頹齡樂世甘僻躅性底心泠泠玄鶴徘徊翥青
霞依微亭我來叩玄旨口授陰符經饌我以耆麂
飲我以清醹纏綣絲蘿誼游衍泉石形逼古誦高
轍躡室襲芳馨感鳳怏所矚凡鳥慚脩翎不言君
子望燦燦少微星
贈周竹居孫文岡二公
清矣周敦頤仁哉孫叔敖續世有賢者于今接爾

曹深沉涵道隱陸海誦英豪
再讌近泉池亭
數年懷玉切悵望空山阿寥寥雙鯉魚不泛上流
波淒淒同林鳥飛去異枝柯徒呼東風前於邑當
如何幸此同心人別久忽相見繾綣行酒觴感激
能覩善穠華列近檻錦鱗躍清池陽春盛樂事理
駕將安之
飲文艸窗學士
桃林有佳士久振瓊瑤聲襲輝在須臾温潤愜我
情一聽經時議衷衷欽人英文翰駕流輩意氣洽

時卿我來事幽討忽與諧鳴嚶展席近泉榭劇飲
呑長鯨嘉木爲騁色繁絃爲益清浩浩顧天地雅
度同恢宏別後應相憶且泛尊前觥
懷後谷刺史梅花塢
我聞後谷中馥郁梅花塢能發歲寒花清香逼太
宇恥隨桃李期歡與松筠伍採萼入書空坐之祛
俗腐採萼注尊罍飲之甘醴醹採萼布盤飧喫之
融肺腑採萼薰衣裳著之僊步武使君愛梅花侍
有梅卿嫵泠泠使君心躭清曠今古勞勞歌隴頭
相思情萬縷

客問予眺遊許氏山亭之勝乃走筆以述事

積抱滯山僻舊迹涉遠疆訊侶造靈囿與與當喧陽挽駕適志願陳俎皆俊良溺情任道契復感離別腸注愛逾金石朋情超范張奇蔓吐列檻嘉魚躍前塘微風襲我裾鳴鳥傍我翔攄懷承懿德臨酒無怯觴信宿意不極改席郊南場迤邐過陵阜敬久遵川梁鳥道穿林薄上游脩峻岡岡頭讌新館敞開心遠堂下瞰晉與秦洪河流湯湯道人忽興劇吟嘯復如狂採奇邁東岑日中雲隱約交錯走飀颸依稀見狐貉茂艸蔽蹊徑幽深怖崖嶁逶迤下曲洞流雲引我脚若自九天來回首憐冥瞑究轉過仙宮泛錢三清閣歌妓續新聲道人復浪謔幽討騁茲奇徘徊樂相樂沿溪劃南鷁合沓喧輪騶嘉木森巨浦入覽稱玄洲岐途聊步躧蟠雲凌高丘顧盼環山裏青霏靄林陬茅結山心舍恍惚小大都徵樂以畏輦酌酒陳燕犀道人契狂斐傾志博遨遊周覽極邇遐更詰深寒谷冉冉媚春條交交梟野藪洞天三十六處處芝蘭族携卮不停斟憐景類授櫝慚無向平縫終推許渾轂杖策躡丰茸解襟依松竹浩蕩懷冥茫棲息便幽獨日夕升巖徑益駭寶至蒙但求意興愜不覺今天高巖頭有臺石聳立倏瀟騷南望藐田墅雲莽思懸勞遊者歸五氣生者感二毛不御盃中物從沉宦海濤道人跌宕懷能辨二千石引躬高蹈時取適非浪迹痛飲風前呼恨不遂羽翮長歌視八紘逍遙卸拘迫喜我濯塵纓交我稱莫逆席我雲水心天地以爲宅不見東山公才情慨今昔

南墅即事

朱烏初振輝燮爽遠云孰爰出東郭門驅車駕黃犢遙度陶冶墟南鶩龍象谷傍谷有我田陰陰瞻灌木依石小結茅藏琴鼓幽獨更貯數卷書以娛驚塵目翩翩山鳥下馥馥野花郁杖藜溪水磯每恨流光速招遊村墅人聊爾陳酩餗浪談三代事勸飲數瓦甌官租賴蠶繅豐歉隨田疇上有堯舜主下有循良侯風雨以時足進退無所憂醉披斐荷衣行吟鷗鷺洲百年一轉轂身外復何求

次韻懷一松山人

終南一松山崔嵬臣尋丈溪林蔽其下雲烟護其上中有著書人其書羅萬象偉哉世之賢闔門頻悵望

贈太華姚子

學士滄江龍何時到江北暫蟠潼水谿而與鰍鱔匿指日行九天甘霖沛四國抵掌聽雄談周旋覩至德杯酒接輝光意氣洽胷臆南陽卧龍公事業焉所惑

得槐村周主政見寄

門有萬里客寄至瑶華音上寫長相憶載言幽討深懷君以問客慰我迢遞心問君徒飯否客言藥物珍問君徒步否客言輟眺臨知君御一靜能爲萬象吟何日聆玄秘橫思夏木林

贈文岡孫茂才

君如淬礪劒霍霍向人睅試之萬里行而以清海陬數言見諳練百篇爍綺縠盛世重才賢不久淹白屋

望雲

默默山園裏坐視天邊雲行役十年事瞬息風雲分醲醁苟不御芳菲眢夕曛

圃翁

朝看茶中長夕看茶苗瘦作夜凍雨來棫林下清溜復恐草莽生憂心聿若疚

種茶

種茶當雨餘肯竭老圃力背時而立功慚如匹婦織平生惡桔槔致躬非致飾灌園終歲勞淫巧成鬼蜮亶矣咬茶根庶幾脩至德

老烏嘆

一烏西南飛啄食象山曲携雛久不歸老烏徒僕僕一烏棲東林乳雛能弄音老烏遥望之茫茫雲物深一烏戀遷渚碌碌飽禾黍不聽老烏呼對面分爾汝一烏羽毛鮮飛鳴頗振響卑棲沃野田不思鸞鳳黨一烏羽翮慳毋死百憂戕老烏徒徬徨哺之慚偃蹇無營嘆老烏爾亦萬里骨將雛枳棘中何時能奮發

疑塚

華野多疑塚知爲何代人嗟嗟冠盖士富貴等飛塵吾行郭冦里將相譽猶新索寞荆榛者始知或具臣

冬日過北斗城外南望有懷志川諸友

爾住斗城中我行斗城外渺渺一城間使我生長慨南望即天涯東井無星會寄語梅雪軒篇章早相賚

太乙舅冬日見邀郊亭

委蛇遵川梁園林憩幽築中有瑞蓮亭圖書貯滿匵衎衎君子情嬉與玄化逐每揮大雅章滿案落琳琅張之皆檻外萬木失芬芳我來小春日正陳桑落觴依依叙別離萬事歸偃蹇瞬息成古今有道宜遐遠秉時恣笑歌倏忽歲華晩

與鹿坪觴弈夜歸

良晤晝不足秉燭仍繼夜叔卿昔好弈今已風雲化淵明昔好酒倏復形骸謝曠視千古初悲此千歲下但遇知音人即剖甕頭春兕入芳菲時而復康健身歌黼豈云厭珠玉輕若塵懸鶉環堵內豪宕不知貧

春日送妹柩入蒿里

妹氏五十七超詣以練達丧夫二十年儵行如箭笞從理家祀及撫孤待超發一朝別人世瘞骸蒿里時親舊紛沓來垂淚各宣悲腸斷兄與姊痛汝何所之花柳方益春風雲忽悽愴乃嘆大塊間誰復百齡享努力樂餘生百爲適偃仰

丁丑上巳日鹿坪招遊東園

鄭掖自古昔周禊此故疆我來濯南澗流杯傃東堂白日石壇靜綠野金堤長華林賦荀氏蘢圃咏潘卽嘉辰樂載酒清志託宮商浩浩天地間倚興徜徉

雨堂卽事

日溷塵埃裏役役使心恧坐此芳樹堂更對數竿竹連日雨淋漓無營慰幽獨摠玩古圖書神與古人逐凄清復凄清高懷謝碌碌

挽表舅漆濱翁

廷尉道不貶長沙傳豈猜所以林丘下而多不羈才去歲眺郇湋芳樽倏與開百年長已矣西望一

興哀

孤兒曲

世無重匹鷹而有重匹夫處身既不義寡妻奚刑于戚戚餓孳孤日日見蹴踖渡天苦無梁安能奮羽翮此曲鰥夫聽續絃愁轉迫

山居樂 五平五 仄二首

豐年田廬安觴之長河于嘉林戍幽期新流恣清歡僊僊張衡才巖巖陰鏗壇吴箋如風揮芳情應無端 右平聲

永日罷意想院宇頗閒寂數氣倏滃鬱涷雨引霹

靈闉户甆古篆展卷冥妙覿所以靜裹逸世作達
者的聲右爻
宜平峪生孫丁丑中夏
平峪有祥鳳元分丹穴羣鳳雛雛復乳燁燁負龍
文棲有高梧桐枝葉見横發萬里引長風和鳴向
天闕
答客
避喧在酒溷激響聞繁絃避喧在林壑遞響聞哀
蟬孰知方寸裏三十六洞天機通有竅外神開無
始前虚明保真性義理涵靜專贔贔傅自得愚拙

稱高賢
七夕詞
默默天堦立鵲橋望不逖婁婁兩岸人今作並頭
花歲月云乖別歡娛謝怨嗟依依棄婦懷何年還
故家
止哭
妹氏歸大化逍遥茫昧鄉兄姊雖灑泱造物笑其
傍𠷁𠷁寰區中役役不知義五行理化機萬物皆
如寄童弱足歡携盤飧聊爾遂不御忘憂物奄消
千金軀嗜利行多咎好名亦誠愚坦夷今日心傾

倒無懷氏侯命以存養貧樂非云迂
涔者
涔者在林莽眞憐麋鹿生雖云皮膚熱悖得心常
清市朝煙火足趨炎甘碌碌何似空山雲掛天一
片玉末日縱我吟長風豁我襟取靜大宇內瀟灑
非陸沈
峪水
峪水遭湅雨浩然涵碧虚一瀉如江淮捲盡窮民
廬歎此關輔間盼盼望拯溺始信河洛思平成戴
禹績

采蓮曲
鳧鷖襲我舟越溪水清淺朝霞蕩碧虚葭葦露猶
泫愁心顧鳧鷖不若荷葉展
孫都閫桂峯精舍小集
憶昔眷丘壑依依鉛槧間摛辭爕孫楚逸興襲芳
般悠悠三十載日月如轉環嘆玆塵壒裏容易凋
朱顔相顧訐宿貌論心轉驚怵持觴感歲乎兀兀
戀末日團碁斗茅下聊擬橘中逸回思戰伐功終
成蕉鹿失我亦勞簿書難追柳惠黜人笑浮生身
誰破痴呆質淫雨正霏霏秋風復瑟瑟不醉竹葉

春恐爲達者叱

旅次感華原携尊見訪

我來漢京邑秋陰旅邸時高天墮急雨陸地成陂池釆釆芙蓉花滿檻秋容垂故人携尊酒川原來委蛇勸我鸑鷟杓贈我錦繡辭恢恢古人誼久敬詎忍衰浩歌復慷慨孤憤人寧知偉哉歲寒德皓首以爲期

雨中留孫桂峯都閫園巷

鄭縣一爲別匆匆三十年聞君仗一劍西夏掃烽煙分符鎭張掖動勣須無前疆場罷征戰林樾隱

高賢我來長安時日日値風雨憐君多病身驅車排我戶旋剪青泥芹附以恣餐脯割尊而行觴跌宕輕珪珇微醺試所懐園巷見宣武緬思順義王詎我中夏主他時資爾猷一力爭驕虜

逸鶴吟送龍陂張子還漢南

洞庭有逸鶴遠過崆峒山玄鶴一遇之翩翩開壯顏長松爾憶巢潭皐誰致果依棲卑樹林燕雀輕相觸忽迓天南去迢遞御秋風念爾孤鳴者飄零一感衷

坐芳杏樓懐志川吟社諸公

倏此臨虛敞送我千里眸懐君梅雪死脊擬竹林遊登眺崇吾山放泊渭臺舟懿談竟昕夕闡發皆玄幽値此陁泰世磊落西京儔停雲望天末渺渺曾離憂幾時能跨蹇或以浮川流縱吾探討懐而不滯一丘芳樹訝鳴鳥嚶嚶友聲求對此鳴鳥坐索寞讀書樓

次會昌雨行懐槐村

秋水滿畔明策蹇赴鄉縣鄉縣天之涯商飆寒拂面去去陟修阜泥淖多勞傷均在宇宙内不占日月光巵人厭靜僻游子悲出疆回思槐村子此時

正味觴偉哉棄簪組樂土得徜徉

古喜

郃滻尚書胄寰中閥閱家武亭在危阜丹桂復重華所以鳳皇種不作鷲與鴛飄飄逐風雲衎衎浮天表終成霖雨功而非徒飄緲江魚雖化蝶河魴不化龍苟乏神仙骨浪走萬山蹤茯苓化琥珀千載發喬松博觀盡物理此道右流水靈灝匪淵源竟亦涸轍止湯湯潾汨波四瀆會兄瀰

贈耕月陳子化

華山耕月子泠泠耕月心鷄鳴師舜起孳孳意獨

深參家養親志竭力慕曾參巢父讓天下萊子逃
華簪之子仰遡遠敦本齊古今畝畝有休暇徜徉
風樹林日守伊尹樂時爲梁甫吟卓哉培風教率
性吾以欽

秋日遊山野懷太康李小林徵君

崎嶇肙山險瀟灑拂晨風棄官歸丘壑始覺身世
空鬱鬱芳桂樹凄凄岸草蟲秋色滿天地寂寞塞
上翁忽憶同懷友乃在天之東何特地黃酒相與
醉新豐天涯一悵望溯洳雙飛鴻

挽張竹泉茂才

久附漢陰翁恥與桓榮一窺園日朗吟楷古惡無
實友誼踐遠心士風見超軼昔言猶在懷今人豈
易匹

苦雨

陰霾總天宇不肯散澤藪日來風力微馳騖亂蒼
狗淫雨闐闐悲阡陌莽田畝依依貧者心何需翊
杵臼安得長風生借爲掃天帚日日瞻天光夜夜
掛星斗豐我中興年常醉村中酒

左華丙子集卷之二

左華丙子集卷之三

關中張光孝惟訓甫撰

七言古詩七十七首

引觴詞

美人風外下飛鸞掩抑琵琶不肯彈蘭彫蕙萎傷
秋殘倚欄凝望空長嘆座中有客悲遲暮爲歌紈
扇班姬賦引觴揚白笑形寓盍說人生負心素

海鶴圖歌代小溪贈來山夫人

東園冉里煉靈芽幾載登瀛弄海霞大家耦乘鸞
鳳車混元逐海覽塵沙經文緯武欲襄世俟時暫憩

棫林第鹿門雙慶寧與偕弄玉聯翩美相繼隆慶
五年小春徂壽逆三島來仙姝我以伯陽舊世誼
爲揮西母海鶴圖西母女仙之鼻祖開圖滉蕩鶴
雙舞雲邊海屋幾添籌海濤日月任吞吐況說車
箱毛女儔生來仙骨非凡流我聞大家德浩蕩如
西母年來縣圃分金莖靈根燦燦生阜阜更與姮
娥桂殿浥秋露琪樹釆春英歷覽三天盡八紘百
千萬祺悠長生

觴壽姊氏志感

姊氏五十有八歲姑亡母隕夫脩文哭子但視弱

孫在子子病婦承夕昕茹苦世間獨姊氏半生坎
軻誰能聞隆慶壬申月幾望邀姊觴壽茅亭上貞
如松栢歲寒姿姊氏襟懷爾坦蕩天廻地游造化
沉爲姊數昔發清唱

江川東泉二李子見過

南山隱隱商飆疾林亭四面香芬苾把酒勸佳賓
幽懷難重陳多君憐我逸百慮從今黜隨興以相
攀因之共采山（菩薩蠻）

白鞠歌

捎詹鞠餘人驚矚歲暮具凌衆草羣皎皎者姿究

含音英英之辜凝白雲凝白雲兮戀幽砌避汙濁
兮立當世一日長風萬里來清香直達金天帝

狄東明且來軒

且來軒且來坐且來一飲金叵羅醉時藉草枕書
臥且來軒軒中圖書應萬卷萬象皆涵宇宙大主
人德業已觴人舒卷如龍不受拴且來軒軒中賓
客丞雄豪與到持觴能唱和陶陶日御天地春無
嵒動名祗咳唾

莫相疑行

莫相疑莫相疑人生只有此邂逅回首秋霜悲路

岐君不見衛霍門第深如海亦有長揖入幕賓眼
底賤士不好德瞬之轉盼令名湮請看碧落月圓
缺在倏忽槿華爛晨曦日暮即消歇誰氏拂衣買
青山吟弄滄浪日散髮寄謝時人爾勿疑鳩鸞巧
拙天之爲

贈談鶴洲徵君談安定人也萬曆初秋我侯傳
溪翁在試闈所取士談過華謁侯余晤之賦此

鶴洲主人清于鶴倏忽羽翼游寥廓爾一鳴之四
海驚不羣燕雀與鷗鷺商顔老翁鶴上仙攜爾徘
徊凌紫烟他時刷翮鳳池裏看爾聯翩上九天

飲中四朝

鐺煑地黃酒益比桑落清若臨豪傑口不負聖賢
名君不見卸冠裸體無懷子醉來嘯傲赤霞城（右山）
酒

紅顔一春樹流年一擲梭我思古之人重唱踏踏
歌君不見天涯一望粘天草嚴瀨悠悠湛碧波（右山）
歌

罷釣問寒暄樵歸適一晤眞情輕禮文醉別不相
顔君不見就食橡栗西山人時來能獻三禮賦（右山）
賓

舊業華封內不用買青山結茅如斗大客至一門
顏君不見鹿門龎公守如石一聽移文淚欲潸右
主

好醉篇

李白好酒仍好醉醉時嘯傲華胥天摘僊人曰謫
仙子興來瀾紙灑雲煙貧亦不愁流遠道情亦不
必逐時賢卒性而行俾造化悲歌以傳盡夷夏我
懷好逐李子心但飲池亭巾欲卸左持巨觥右持
筆欲瀉枅思撓白日路遠天逢魂夢勞吐出肺肝
難盡述述我悲兮懷我美人懸知有侶視我而嗔

逐我春明外恍忽蕩若塵却疑湖海走天民炊亦
不採青山樹饌亦不垂滄洲綸但把觴筵珧處處
皆情親一開歌笑回陽春

贈宜氏弟兄

宜氏兄弟重然諾居之比屋從六簿酒酣意氣薄
雲霄古之豪俠或相若但取貧賤雙眼清不願人
間五等爵就水起樓臺呼童吹管籥烹白鱓兮膾
玄鶴掘黃獨兮剪青藋鶉衣高士在上座愚溪野
人有深約東飛伯勞西飛雀逸雲之性任棲泊五
倫交游稱諤諤四海友生推礌落吁嗟乎人生蓬

轉能幾日樽前享滑鷺鷥杓衰殘從買韓康藥

立乙亥春五首

臘月旣望立新春郊遊忽著春風巾結侶瀟洒投
簪身歲華流轉金波裏依舊青山戀主人

我生博古欲掀揭計偕七上五雲闕誰哉吐哺而
握髮百里聊如龎統歸蒿萊雙劒甘埋沒

此生命拙何怨尤不必花竹營林丘昕夕吟嘯讀
書樓浩浩咄咄不知道性分宜樂焉所求

五子三女婚嫁畢少兒少女尚恬處向平遊岳亦
可侶我家近傍棲雲樓豪傑銷沉與誰語

天子年富相臣賢四海循良牧愛當時稱大有無
烽煙醒來一枕邯鄲夢貧郭何須二頃田

悼士鳳二首

士鳳已周歲提携愛笑容吾衰慰汝母爾逝復何
悰悲來九曲愁腸結安得見汝慈歡悅

老年悲少子乂早倚枯藤排遣當何以痴如學定
僧古云君子貴知命提屐濯足向溪濆

春寒曲

春來寒到骨山僻花冥冥惟底哀安舍休休聽不
醒君不見梓澤之筵酒似海鳴金擊鼓繼春聲一

朝客散珊瑚碎爭有哀安萬世名

知己嘆

人言暮夜陰如漆若比人心晦更陰人言淵水深千丈若比人心譎更深古來交結圖終始管鮑之後幾知己

題劉茂才漁溪艸堂

一谷春霞兩山蒼樹乏乏清流漱石根溪亭勝有高人賦我聞溪畔塘雲護蛟龍蔵倏忽風雲起爲霖沛八荒

明妃嘆

客且坐勿感傷嬌姿不止誤王嫱客痛飲勿復言秋來瞬息枯芳蓀君不見男子立身配天道婦女事人貞蔓草李白詩屈平賦世不用爾爾之遇何惟高才委岐路又不見仙人棲巖穴逸士戀滄洲古來豪傑難覊絆天命所爲奚怨尤

賞興

未須悲往事且覆掌中杯七里之瀨雲莽不開光武巖陵安在哉烏跳兎走地游天廻且隨賞興黜疑猜紛紛燕雀風塵衆笑殺五湖鴟夷子

水聲嘆 癸酉七華諸峪水盡沒民居

夜半水聲何太悪驚回客夢立庭除南山萬壑龍爭出涷雨村落皆丘墟吁嗟萬山之民真苦劫役尉勘災虛奏牒

過[illegible]泰麓山堂值雨

紆曲陟棊徑瀟灑清溪村當户五峰出凌霄萬木飜幽人微吟常抱膝心事皎似白日一官弃去樂樵蘇異乎恢恢稱古逸左華山人忽招手攜觴結侶眺山林五龍神君能鑒臨半天風雨聽龍吟

春雨

春三月早巳酷山田已赤澤田不沃四郊農者啼

歲毒芳艸已沉千里綠萬花寂寂矜吾嶠萬曆英主項與舉克配上帝返淳俗江海不敢蔵蛟龍忽沛霖雨徧華封山人倚檻歌天保逸興翩翩凌長松

攸攸詞

蟻陣閱鶴天寂人世愁多樂事難覓動止合乾坤欸亟生霹靂江頭露泣芙蓉誰植白榆天上莫向雞棲起浩嘆攸攸五夜發清唱

三月十六日作

三月十六妻忌日我懷如刺坐茅堂春花爛熳木

香架新茉吐石榴墻掛琴弦折與瀟索覓句愁
冗情彷徨憶昔嘉靖戊戌歲合巹已屬一世計儒
冠久淹生事微糟糠爾能偕伉儷隆慶庚午爾弃
帷四十九齡匪殞幾三載別爾思應悲豐年饔飧
共者誰爾德孝慈復敬戒伸縮之政家所宜慚余
累蹶一試幸爾及就祿汲水湄倏忽歸來理舊琴
左圖右書心不怍我已浪跡混野雲爾胡遺我如
孤鶴百年為笑舒愁身萬苦難成鉛汞藥觴斝燮
博山中歎不覲人恤范叔寒盃歌最愛南榮子敝
履具宜戴鷊冠矯首寄謝五陵客幽吟聊遂一枝
安

秦杜村生子

公育九女今萬曆初秋始生子時予過訪斗
城偶覩盛事賦此

杜村大子晝憲伯辭藻翩翩秦少游已種蕙蘭九
枝馥復栽丹桂凌雲到我斟玉琖笑拍手衆客沉
酣賦溢口佇看聳壑桂飛香眞箇靈根天與長

寄積菴楊將軍

將軍名若李飛將將軍筆若王右軍將軍指顧奠
王國將軍揖讓襲世芬多少五陵萬人敵眡汝行
藏畫驚惕子房之貌陳平顏歡笑之下生霹靂古
來豪傑情舒徐種菜運甓恒宴如蜚龍萬里鷹揚
業爲著磯頭數卷書

慰小山舅以恩貢應試不第

古來豪傑輕鉛槧射策誰能諒我懷舅氏承恩已
徵辟自能經濟陟崔嵬或云搏虎之子不逐兎鷙
鷙初生能遠翥伯樂尚顧蒯野中行看復上三都
賦

送福玄西歸

福玄張子部山彥秀朗儒生能幾見抱志不偶困

鹽車著書架上堆千卷談論生風更濺珠蠲虞之
種鳳凰雛他時魚水有期會豈羨終軍能弃繻

飲胡杜曲年丈宅

家世好清不溷俗能令時輩敦古風一言意氣重
山岳滿懷經濟誰與同能煉葛令之丹砂善飲陶
令之醽醁識我秋風丹桂亭從聽霄漢冥鴻曲

眺秦杜村家園

秦氏林亭在城市老栢繁英駭我眸几上有書畫
韜略請假幾日樂林丘邇來學山好積石便欲山
高幾百尺嗟嗟爾志聳霄空扣石朗吟白日中

秋感

秋雨日急秋意深小窓凄楚寒蛩音少小幾時今老大玄鬢忽攺霜華侵人世經秋動百感何日坐纖芳森林蓬廬一息盡宇宙詩債百年勞寸心君不見北臺茱萸緑于竹束籬菊蕊黄于金好拈㤀懐侶任剖消漉鲊一尊一詠從一斟紈扇賦白頭吟空留千古恨哀鳴焦尾琴

龍影吟

我聞石堤峪口右崆峒之洞通一竇倏忽有龍伏洞中里人驚瞰爭先後五色蜿蜒在石壁摩之滋潤令人惕最駭虛影動鱗甲尤恐白晝生霹靂龍乎弄影祗神氣何不沛雨灑塵埃懸知傳說在相位閒殺山中霖雨才

稚子篇

春寒日日擁爐坐喜有稚子奕對吾萬里風馳在指顧九關排闥直須臾運甓叟抱瓮夫渠當沉𡾊只痴愚門外流水映明月嵓頭雛鳳留蒼梧蒼梧明月澹秋色記得夢醒槐安國于今世躋唐虞春況復烽煙淨南北曼倩埋骨地子美遊春亭芳艸入目鬱青青恢諧此時那可接吟嘯此時那可躡

何怪瞬息成古今應使莊生㘞蝴蝶君看一缶雲安醞能生傲岸忘吾貧崢嶸欲使山生色描画忽稱筆有神壽陽不須吊李白天台何用問劉晨李白劉晨俱塵土喜得黑頭解綬組禰衡不脫鸚鵡危罹公會作圜圝王乂矣知吾命百計使心安春溢肺肝液不枉芳菲擱結茅斗大比天寬興來詩思漫漫形形色色皆成歡黃金散盡無交亨聊爾丹砂覓勾漏于于之道保元神莫恃高才凌宇宙漢時三傑走狗死定鼎功勞擲杯水浮雲忽去吐青山酣賦見之云知已九畹消沉憤世臣瀟灑鴟夷子從教世老與天荒尺有短寸有長生平性僻貞百念寄謝時人爾勿厭

送族叔竹亭公北上

鼻祖鄘延防禦使歷世復爲文字臣秦亭相望首丘地執德尤多節義人羨爾昂頭角吾家稱鳳麟明經就辟凌風塵昔者青襟士今爲王國臣斗髯方口宰㾕眞左掛寶劒三尺米右掛錦囊百花族到我山堂揮灑多酒酣意氣誰能逐懸知分寮教授堂談經論史駭人目成德達材事明王英豪每使淹幽獨

悶來歌

閑靜安居稱隱士懶慢爾亦隱者流長日安閑竟何意寂寂無營山水幽少小學擊劍弱冠志伊周上書不報落滄洲十載只簑笠忽辟之治邑簿書遭溷長官怒約束揔如牛馬立倏忽故山來常步停雲臺天風萬里吹我懷高者松與檜低者竹與梅可憐一切滯蒿萊空有泉聲應鳥語間無車馬騰塵埃門可羅雀慘秋草素琴杳撥散懷抱天風忽遣桃花開遍走谿山訪交好奕酒營夕昕圖書時探討聊養性靈馳百年何須採藥臨三島悶來

乎悶何事若有怨尤困爾志昔云李廣不封侯又笑揚雄不識字孔子尚厄陳蔡間我亦陳蔡遭驚悸人生好逸不好勞豈必秉珪結駟爲雄豪千乘讓國祇敝屣三分功利一鴻毛擲去鉛與槧不用著吳刀徜徉獨慕南榮高一體苟傷萬恨集五岳未遊百感及冉冉歲華去不廻不如懽樂黜憂悒悶來乎悶來乎悶來應爲賊與貧百誘促爾溷爾身昇平之世謝羈絆況復新轉陽和春日日啓醞戀芳草鷃飛鼠嚙何足道

西橋宅陪餞確令東子

徵君初結銅章組便道省親渭之浦五月金方暑氣深乘涼聚首山陰樹君且歌兮我起舞酒酣意氣觸雲霄瀟灑呼盧萬舉白烏啼花發當谿橋秉軺明日下山阪慱爾勳名似嵩嶽確山迢遞在雲墟相思寂寂山見遠

謝人贈艸羽

感君贈我蒲艸扇一揮君之風拂面西山五月天鬱蒸恃此山陰赴賓讌葛巾艸屨芰荷衣此扇配之生清輝恨不分清徧陸海人人招隱到漁磯

吁嗟歌慰開府李公

夫子風力震朝宁留守近臣賢莫儕吁嗟乎賢莫儕兮世所懷東方共屬奠疆土北極懸思乎泰階夫子懿行誦河岳天生孝友名眞才吁嗟乎名眞才兮德崔嵬南下天遥鴻雁盡西來風促鶺鴒哀夫子識見超今昔屢揮涕赴時徵吁嗟乎赴時徵兮民所憑不延共被樂不倚吹塤能伯康之愛獨服膺萬世徽音欽以承

甲戌生日

數昔讀書負氣岸山林投老更生慙馬援騰謗揶悳黜經濟誰能對客談古來人事有紛錯考槃考

槃駬爾樂往年脩理牡丹根眼底纍纍垂發大芽紫
竹幾箇笋如斜絕勝木奴當千頭一嘯無懷塵鞅
脫五湖煙浪穩扁舟

別墅聞温月溪過郡

爨麥初收塲圃側田家扶犁復種植此時農事劇
胸臆赴時孔亟緩食息城中過客員外郎漢陰名
士德温良治郡有聲徽内任度支每稱勤勵甚適
求久勞心疾成宗祀念重爵位輕幡然得告返函
谷故舊仍懷訪幽獨城中亦有孫楚流嘯歌賓席
嬉相逐駭君骨立神思昏乞骸真欲樂家園灌園
往誦漢陰叟桔槔恥用德義存德義存兮福壽又
秋月春花開笑口達人肥遯不徇人萬鍾于我乎
何有

甲戌立春日

春盤爲喜薦郊莘彩勝尤驚野客供三萬六千隨
世態五湖四海任行蹤周公負扆還今日疏氏歸
山借此逸漫說人生逐水萍迢迢歲月鴻飛疾

憫耕嘆

憶昔辭山應徵車兩載宜山司簿書洪河水衝縣
城剝報城一作民憂紓萬事艸艸不加意長官視
我如櫟樗拂衣還山書佩劍買犢力耕八口瞻平
生温飽非所營隱淪蹤跡輕鉛槧歲復歲兮棲遯
安飣牛不歌夜漫漫邇來冬旱牛傳疫隣村接壠
皆長嘆於乎牛斃空閑蕪田畝行吟悽愴瞻澤藪
偶耕已負明最懷日暮悲歌坐擊缶

送山中人

千秋尚紀功萬載尚飛名萬載千秋後功名一羽
輕君不見齊王不去留侯去英雄回首難爲情又
不見隱几卧接淅行不願食蟒吞長鯨知幾不次
徒省笄矣殺人間恨不平

諭時人

佐王非彥聖寅亮屬何人盛世無隱者山林空莽
蓁君不見禹稷之外有巢許達士幽人戀濱嶼

大器嘆

大果只數箇小果頻纍垂凡卉刺眼出間世生靈
芝鳥獸蔽吾矚鳳麟空爾思寄語五陵車馬客古
來大器有長畫

一 聱吟 乙亥春作

左耳聾右足跛半絕交游鎭日危坐世間萬事何
如可浮生瑣瑣苦奔忙誰哉洗耳幽居安是非不

聽心澹然危途不躡誰擠我我嘆形骸天與之慘
天立極聖所師年衰德薄守一壑志氣育因貧病
移
懷陽溪趙保寧
君赴二千石我守三山春望雲遙憶汝不覺歌頻聲步
烹鮮剩醞在亭榭愁殺花前覓句人
悼往
獨坐雨中堂相思何徬徨獨覽雨中樹枝葉何飛
揚苓寂不如雙燕子諧聲比翼上雕梁
雨興

竟日坐風雨灑灑開襟懷展玩古圖籍而憐千載
才自來索莫林丘者震世勛名人忌猜幸遇春風
春雨際呼童釃酒一含杯
詩呈趙寶坻移花
移爾紫金鐘䄆侑予碧玉斝清風拂醉頰欲培湖
山下靈根歲月望之長有日騰為六幕光
東壑應士遇索詩二首
林風竦毛髮山氣益淒清誰解天魔舞能傳犀角
觥君不見春來秋去一瞬息莫負花間好鳥鳴
祖計松衫老驚時冠蓋孤莫言青玉案能注彩霞

醽君不見九霄鴻鵠冥冥去舒翮天地只須臾
夏遊答客
天欲曙趨林巃高懷灑灑眞豪雄莫荷他人桃李
樹世間何處無清風
與竹軒飲菊花酒
東籬菊蕚如彩雲風蕩飛香數里聞兒童採蕚釀
菊酒放懷日日營酣醺竹軒高士有高興有時揮
灑臨三徑烹鮮常薦菊花觴醉後無言雙眼蹬立
心獨善不雷同灑灑清征存古風忽然一嘯振林
澗孫登復作躍吾衰

送李茂才敬齋子歸秦州
吾聞西海鳳凰翀羽翮不向天東弄光澤子一見
之眞鳳雛文彩輝輝射空碧又聞天靖之山宿鳳
皇時或翻翻三秦光子任天靖山之麓吟如鳳語
流笙簧噫嘻　今上舜文能一躅俟君孤鳳鳴朝
陽諒君儀庭已嬰慮文翰況高當世譽小說爭鳴
凡鳥喧大觀將見九苞翥好爾挽爾凌風馭暫時
傍爾清輝棲吾亦天靖山中族憾不比翼天之西
與吳對竹茂才竹亭小集
與君對竹飲仍偕對竹心君不見青鸞尾梟九霄

外勁節還生九奏音因對此君豁俗抱漫勞此日成幽吟又不見著驅風雨後清入林亭深勸君一醉鄭縣洒醉時高眺華山岑

披張芝帖及懷素自叙帖

張乎草聖誰與敵馳旋日月走霹靂江翻海捲萬鱗出亭娟樹輝百花覩老朴如巖之長松沉古如麓之怪石猗歟毛儀跨今昔乃爾規模魁簡冊顛子應爲世所師狂僧揮灑欲爭奇長篇短篇恣意態此玅無窮天有涯狂僧酒酣興益劇造化在手鬼神悲翔鳳游龍擬不得問之狂僧初不知嗟乎

狂僧有神悟教舞蛟蚪弄煙霧樂事崔覓筆翰間人生貴賤祇形寓

與陳琴士

不佩吳鈎行了了世界裏翱遊海岳途那知易日晷獨携一張琴悠悠山水心返眞適性理世外有知音君不見玄鶴含珠舞中庭白鵠迴風來遠漢滄江控夜吟古龍耳非鍾期皆浩歎

懷五福山人王叔招

王郎苦思心血亂放言錯愕人所彈世儒卑委鄙之歎何惟嶽嶽負氣岸或曰文魔守中玄半生身

事茫茫然三十年來爾尚病秋風懷爾渺雲天

少華荒壠作

太華少華遠近峰天南簇擁玉芙蓉時村雍村好林樾盡是丹楓白骨松舉目奇觀幽寥廓悲哉往者不可作頻斟玄液烹玄鶴人生名利躭險愕誰其達此嗤蜉蝣何勞海上問丹丘碧雲蟬蛻不復返希夷長臥空悠悠一杯一杯博一醉醉後八紘一縱眸

代送帥翁北上

夫子三巴彥靈修產上游小試政教績灼灼駭人

眸徵車一日夌塵壒獻替應爲當世籌

夫子一命績侯以驚三秦循循誘博約鑄冶懷士紳孔孟已旋吾道續春風涵育還眞淳

遠澍過重阜輕風飄薄羅遙遙夫子輿望望邁山阿何日談經親絳帳懸知侍講上鑾坡

折盡關門柳難分道義情殢雲留坐憶拂日動行旌　聖朝優擢循良吏夫子更優循吏名

明月篇

一年明月幾迴圓幾迴月下開眉筵人生須臾垂皓首何不酌酒對嬋娟青蓮居士酷好月每每把

酒興超發醉來狂叫天門山更欲濯纓向溟渤三
千世界傾盼舒望傾朝野混樵漁清風渺渺幾千
載跌宕高情或契予乎也愛月傷幽獨常拉文生
泛醽醁最堪高掛長松枝更宜弄影數竿竹丹桂
秋風倏墮香時或執爵湖山傍清輝入酒樂不極
避喧永夕聊徜徉月兮亘古照豪傑觴詠筵前幾
明滅良宵葺看菊花尊屈原宋玉甘愁絕當肯予
人等塩塵要須嚴鑿保眞淳明月清風不用買及
時行樂是天民

贈李生學孟 學孟者南谷李公之孫也予昔從遊南谷而幸見其孫感懷賦此

彼其之子清且嫣南谷之貌接宛然鳳毛麟角自
有種聳壑昂霄覬爾賢山房邂逅訪迂拙數昔悲
今復導悅人代俄成三世交感時痛飲稱豪傑

乙亥長至日

仲冬十一一陽復梅開亭館慰幽獨逐客年來白
髮多自應瀟灑郤陽谷百事安心不怨貧釀醇醃
辭待芳春於皇寶曆萬千禩永作陶陶擊壤民

乙亥十月十五日世績生賦此

生孫人比梧桐枝紹世傳芳需爾奇海内冠裳永
令儀闕中書劍守茅茨時當盛世稱泰熙力耕采
藥我何思見爾眉目樂且嬉跌宕定擬優所爲願
希龍沛誠蟠虵勉追麟趾輕神踴丈夫副欲松筠姿
志士應勤伊呂期經天緯地和鼎鼐歷朝恩寵須
報之秦楚動烈覬任持歎我年來披髮絲幺麽藝
事嗃子規茹蕨飽鮮恒守痴譏此湯餅情怡怡眼
前梅萼燦燦垂會當博醉千場否

臘月一日槐堂讌集

持觴競奕博金谷數爲盟倚興縱呼嘯四顧皆人
英君不見四豪已遠古風薄義先然諾誰高情諸
君俱是五陵俠肝膽論交勢利輕曉岸櫻榮忽過

眼不如珍重萬年名

梅花亭與李子小集

山陰不直小寒雪縱有梅花亦不香把酒問天意
何事因張郎園亭壓翳日飛揚題詩催雪陰雲突
李子持觴興亦發爾云醉卧梅花傍不須更依雪
與月此地即蓬萊莫復訪溟渤瑤臺雖云琪樹華
誰人能眺九天闕但倚寒香老一丘任教宇宙有
消歇

張左華丙子集卷之三

張左華丙子集卷之四
關中張光孝惟訓甫撰

七言古詩一百四首

瑞瓜篇贈兩川君

東君懿德超羣類閭里相看叔度器世家需爾承冠簪高才何侄久顛躓自古英雄奮有時一麾出養青山邃年齒倏然四十餘芝蘭不茁水雲居豈知天意降舒徐醞釀和氣到庭除並蒂之瓜兆雙美一時忽育雙男子人世爭看閒閲光芳聯珠貫福兄後從此綿綿瓜瓞生元凱懸知次第起定行新河一綫傳而延蕩漾商河水（新河乃翁治地、商河乃祖治地）

髩皤吟

五十無聞兩髩皤臨風慷慨一高歌劉蕡未第昔所惜李廣難封今則那君不見飯牛之大仍遇主割烹之臣亦裂土天命苟在誰氏移絲綸理之釣川許

乙亥除日

五十九齡明日是持觴忽復自生慚勳庸未報
明天子著書虛勞沙艸庵好治數雙地竭力咸林南息形聊與耦耕者壠頭矯矯出雄談

壽遯庵姚翁

贍茲嶽麓翁煉藥喜棲遯佐邑謝塵纓臨風肆雄論左輔名之詞翰家道稱古直流風遐八十七齡斟壽斝香入堦前蘭桂花

春觴有感

忽感人情攖繫多古風追想無懷氏舜也何用矜晨曦須臾花光附流水勞勞淨塞班超名灑灑登樓庾亮情萬年金玉化塵土好把花前綠醑傾

感興十四首

匆匆歲月五十九心事悠悠可奈何龍韜何用清沙漠騷賦無須著薜蘿江花堤柳付尊酒世已熙康聊嘯歌

天邊鴻厓唳何清萬里懷人獨劇情芳春忽到華封城誰氏花前共斝傾君不見劉阮見仙而復返白雲迢遞追隨晚

風流常憶謫仙人坐底能爲席上珍壽常著作皆憤世將相勳烈等飛塵君不見張良竟逐赤松子縱得封侯何足齒

花塢花塢幻春光吾與爾遇且舉觴一瞬之間桀海涸世間誰侶彭籛行且共酣歌樂莫用屈原傷

逐臣弃婦爾命薄身世虛舟任止泊
東風吹出萬花香池館新醱濁酒觴醉來一任吟
松月攬得清輝笑我狂君不見王子晉張子方御
風凌世邈行藏
前人英傑隨流水後人事業畏青史不如跖蹻作
狂夫縱不失時亦不失已陶陶誰氏能嬡美左掛
青萍右携綠綺封侯萬里薄于紙
好拙不拙爾太巧如愚非愚爾至明世人好名多
失己不如混沌嘗長生會連蹈滄海安石勝秦兵
後人雖有千載譽達者談笑一毫輕花前唱出陽

關曲分手哀哀鷓鴣鳴
人生瀟灑百年內應是風塵之外人稽康隱鍛亦
遭難原憲長歌捴是春任爾結駟聲名赫豈諒環
堵無苦辛古來達者守性分七雄四豪不足問
遠山近山皆可矚今人古人有碌碌今人多失之
好利古人多失之好名不知此身逐水萍方壺之
樂任方寸蘭亭梓澤何須論
請君好泛金叵羅不必執玉矜鳴珂芙蓉秋江若
寂寞黃犬東門可奈何須痛飲卧睛莎感時拍手
一高歌年年戀觴斝日日侶漁簔任之顯耀金盤

陀聊采青山而足食且寫黃庭以換鵝獲麟野落
鳳坡蕭條明月影婆娑
蛟龍失時行潦卧鸞鳳不偶枳棘棲夜郎李白爾
勿怨江州司馬空自啼天高明地博厚浮生物象
憐馳驟日飛月翻顏色摧不如享鮮讌親舊縱使
勞勞立遠功功成身老思多壽壽不可以如喬松
恨殺生平負春茂請君把琖坐听我涉世歌莞絃
叢裏花如錦醉而即去醒復過
東風二十四番起花事三千世界嫣窅筵不須選
佳勝但博林丘水滸邊欲有溪中藻與乎座七賢

不愁一吸千觴乾定知身外事難困酒中天時時
常掛杖頭錢尋芳適興玄之玄
金鈙不用花前郤世事何湏更忖度酩酊之後有乾
坤豈復碌碌守瀟索才將毋廓清賢臣能蹇諤藉
之坦夷處丘壑阮氏泣途窮楊子竟投閣何似泥
中龜終慚風外鶴一尊萬事莫復言優游日向辟
疆園
敝衣糲食饑寒無結駟抗旌憂患俱逐吏隕名初
志首遭逢治化凌唐虞采山釣水足泮渙妻子歡
娛夕復旦得句行吟古鄭堤優游策杖睨霄漢

王友石寄至鸚䳇盃賦此

鄖陽名儒洛陽傳馳騍蛟螭弄煙霧分符何日試爲邦偏令疆井沛甘澍聞爾行游程邵之里登其堂擬論道德輕文章有時吟眺春風外際遇唐虞頌泰康次第陳殺核斟酌古羽觴西望蓮岳心徬徨佳侶懷兮惜歲芳寄我豕桃二鸚䳇此盃稀咤白雲鄉攜之薦侶恣情傷有時酣飲南峯上忽復東望生惆悵

送外舅石翁之寧夏

石翁氣骨何昂藏等閒吐語凌穹蒼西安後衛百

夫長推名西夏築邊墻糾糾赳役獻忠藎眼中之客誰與方腰掛弓矢手執戟跨駿英英臨廣陌滔滔雄談安酋許所之似爲賀長策我聞匈奴款塞事極少唐虞匹休孚四表人云亡戰非持危廷議輔臣酌撫勦築邊練兵爲遠猷克國屯田眞上籌君不見犬羊之性無人道疆埸何得空悠悠

代妾吟

昔作佩中萃今云風外葉飄零萬里飛不傍君眉睫君不見古來誤身是娥眉齊紈賦就空悲妾

答妾吟

昔作聚林鳥今云散水梟風煙一相失萬事入虛無君不見画梁啾唧雙飛燕大冶年年憶綠珠

近泉巖亭留別二首

春樹滿丘壑晴光動碧虛道人坐斗室日日好讀書君不見窗前花弄繡沼内藻翻魚天廻地游春徐徐

長風引高桐新與出微醺爲延君子交河洲秋忽分君不見斜陽在芳草車碾逐風雲飛觴浪詠惜離羣

題德卿秀才龍槐書屋

我聞龍槐之奇苑往歲雙飛挐雷龍只今逼屋泉

如海矯矯神虯潛水中幾年養頭角萬里俟長風看爾攜雨沛遐方叶

禾齋張明府誌集

靈實使君北地賢相逢偶及晚花天風流之性癡清白始信昔聞名是實萬里驊騮初試蹄九天鵬鶚廻風低與君縱飲蒲酒卮不覺潦倒星宿移樂聲歡洽隨凌亂歌聲慷慨生嗟歎瀉興尊前有許渾離情何用悲王粲且卸折角巾取醉未衰身採玄關令尹使我壽形神與之攜手遊無垠

城林園亭讌集有懷左夏伯（往與左子先遊）
十年之先曾過此閒門鳥雀乃爾爾十年之後始
遇君花光已澹春林裏漫遣壺觴博笑歌宿鶯數
聲婉且和忽憶監軍左夏伯雲中悵望獨吟哦

後野精舍讌集

飛紅颺綠春無限博陸投壺興已遐不期嵩岳徵
君堅恍若瓊林道士家城上已沉五夜漏天邊亂
落九宮宿君不見座上猶呼觴檻前矜舞袖客子
酕醄醉似泥主人瀟灑方成句

稚和池邊薦觴出盤中佳物

古云坦腹子意度誰能儔炯目蚪髯慷慨志與余
情意眞綢繆別之三載始一見留連池館修珍饌
德澤應懷咀嚼餘離腸更結絲雜春醉後復悲歌
年華有幾何明朝理楫歸涇渭東望懸勞烟水波

與繼泉許徵君

見君如玉立光彩射人眸楚楚衣冠善交際豈徒
華胄尋常流意氣重然諾高躅如逸鶴數聞芝蘭
心接之有咀嚼古云深山大澤生蛇龍君不見荀
謝父子兄弟皆名公

許伯子懷水精舍

淄水仙人不復返空餘淄水春洋洋小仙懷水傍
清瀨營釣水邊搆艸堂花氣時駭侵几席鳥聲頻
見侑歌觴興來慷慨雄談出蛟也將騰鳳欲翔

別女歎

嫈女渾天性遙遙嘆此行酸辛揮別淚淒楚拂歸
旌吁嗟乎細香開小萼密葉囀嬌鶯古今憐女子
遠嫁難爲情難爲情不可道急水蕩浮萍輕塵棲
弱草君不見哺雛之鳥哺且戀習雛之雀習且嬉
人生兒女異鄉縣昕夕嬉戀當何期吁嗟乎城頭
烏墻頭雀羨爾矜羽毛慨乎滞一壑

題西津許別駕含春館

道人閑目觀元化道人開口便談天我來未叩道
人旨已覺道人夌古賢一卸塵中纓卜此山谿築
環堦百卉菲傍屋千章木剩酒亭鮮縱莞絃懸知
春事四時延

西津頤和洞

青州別駕眞仙侶高少歸來任靈所頤養能開小
洞天通宵白石懸鐺煑雲鏁洞門深閒時獨鼓琴
渺渺宇宙與泠泠山水心太一往氛馳寂寞徐誦
隱書何與與

西津集景樓書壁以贈許子

道人任深山還嫌衆山小結樓望華山雲中看渺渺樓下芳草多樓上圖書羅天風如相識常傍酔顏酡君不見繡腹錦心只笠簑秋月春花頻嘯歌

題栢谷庵贈峴峰父子栢谷乃峴峰大父之別號也造斯有感因以寓贈

谷栢淩空霄下垂千丈陰結茅如斗大時養歲寒心貯之有鉛槧守亦留冠劒業業忠孝懷著述久不厭君不見谷口種栢新成林萬里風來淸遞音

盤頭坡懷女

盤頭坡上路漫漫盤頭坡下落飛湍湍水之流去不返行人道上悲春晩別女桃林猶哽咽此懷九曲愁腸結盤頭坡中雲不平較之此懷愁縱横人生生男莫生女生女辭家異疆圍盤頭坡上望桃林女家不見見遙岑盤頭坡上盤桓久悲歌遙下西川口

謝孫三峰神麯酒

雨過芝蘭亭勃然起芳緑對玆遂幽期身世忘寵辱忽有仙流送酒來擊尊命酌飲山臺五陵坯土應成恨兩髩霜華復可哀君不見班超績李白才

浮生一宴等塵埃徵歌鱠鯉博沈酔矯俗怡神莫用猜

寄撫州倚山許公

常將倚山心漫作廬山興空山一鳥鳴步槃雙溪听簡老優游與化嬉懸知百歲形神定

山中即事

此地非仙源桃花滿谿谷春風更可憐香入山人屋羞藻烹鮮供壽觴雲開恰與靑山遂醉來取與卧東坪笑殺紛紛夢蕉鹿

送維文暘北上

維君倜儻澹吏事我輩悠悠恒下之數年結侶任文苑芝蘭比德玉如姿尋芳眺勝晤觴弄月樹風亭幾瀟灑猝爾乗驄萬里行飄然忍別丹楓社君行燕市正秋初知爾酕醄向客居易水灘頭有鴻鴈早寄中南隱士書

懷子山吳丈

江夏美人吳子山相思何日可追攀西秦歲歲看鴻鴈不見瑶編錦字還九天徒有停雲賦萬壑空馳采藥路心期折贈梅花枝陌上行驄不肯住

得東白翁雲南書

萬里書能寄端憐萬分情與君相知未相見眞誚
鳥鳴求友聲瀟灑重古人吾道合倜儻聞君變化
神龍姿往往談吐前脩上空山溽暑憩林時浮雲
風緊遥天涯兀然極目戍於悒誰與吟弄寛離思

移山漁子歌

移山漁子誇會手網得大魚口如斗陰風吹林冷
切膚一飲一瓢地黃酒酒酣嗤人守宵粱膽大魚
多錢滿囊須臾蟲螢天寒後看爾空舟悲水鄉

駐山

伏劒兀兀望空碧一丘索莫吾何適飛飛小鳥凌

高天天意縱之矜羽翮吾生兩眼光烜烜看盡英
雄涉世迹萬善之負七尺身功名不立猶齊民憶
昔漢帝風雲起屠酤皆爲肘腋臣恐恥丘樊讖賓
友花光照酒傷心神一夕一朝復一夕盈虚自上
先天易久不窺園笑讀書勞勞竟左干時策倏忽
年來倭虜降駐山聊附希夷客

焦中岡自太康過訪

寂寂在林壑四簷生素秋卧聽風雨至神與羲皇
遊起瞰衰牖外野水漲河洲渺渺汳上楫悠悠雲
中謳傍此峭石麓登我棲霞樓滔滔懸誠悃雄論

駭寘摻奇抱悲未盡遐思適好求嗟嗟夷門豪俠
今無侶十年意氣獨憐汝翻雲覆雨眼前多落井
下石情奈何

久雨

積陰萊煙霧野漲無阜陸秋死漸彈蛩商飆日鳴
桝疾雷送急雨病鶴驚且伏龍瀧奔猛時索寞齋
幽獨忽報徵兵事征討三邊馬健復豐草誰能聲
遠貢白題令予安坐大河西

遇仙橋見賈明府山泉翁（賈邵令丙子秋擢倅鳳陽）

遇仙橋上雲盤旋遇仙橋下水瀰漫叶高車駟馬

邵令賢鳳陽超擢動名宣脩髯烱眸威鳳騫承顔
接語夾浩川摻今剖古聞玄玄倏然馳驟凌遠天瞻
之雲樹渺風煙相思後會知何處人生飄忽風中
絮

奉和劉丈秋雨詩

秋雨如注不肯歇虚堂寂寞芰荷衣拙鳩鎮日巡
簷叫野鶩酣風歷渚飛雲去見谿壑雲來隱戸扉
焚香拂拭琴中徽爲作秋風暢窮愁藉以揮月雨
立之莫臺望龍氣蛟光壓九圍

咏志川梅雪軒

我來梅雪軒沉酣梅雪宴香氣蕩流霞清光拂醉
面知爾調羨負大才歲寒與我常徘徊明朝跨蹇
灞陵去敢悋今宵犀角杯

客邸志川見過

亭午之雨黑壓城拙鳩野鸛猶奮聲兀兀息神旅
邸內真有高軒風雨行誦昔交游情惻惻詎浚會
飽心能傾郁郁秋容花檻裏假山怪石復崢嶸對
此爾能動高興不厭吟哦揚百觥三秦樂有騷壇
主始信十年大雅名

月下贈竹逸張子

竹林逸人久茹真黃帝之裔秦國賓披覽圖書盡

宇宙氣凌九閩不知貧等閒琬琰瀉吟社天門翥
鳳鳴高春三十年來嘆離析西園讌集忍情親對
月好扳今夜醉明日東西南北人

答藕溪王子詩

子年拾遺記萬象若聚玄機闔大衆子晉弄笙吹
萬化若轉神樞開九關一開一闔成變易形形色
色緣之遂芳躅爾紹稱騰驤拂雲苴綏行天轡等
閒愉樂與嘯歌王勃王維未足多據案一揮雲霞
爛失色葳蕤艷綺羅我來西園共尊俎讀君之詩
為君許冠裳之子國風才卓哉繼世曹劉侶

樊川王孫園亭見招與竹逸張國賓玄山邢令
尹藕山王徵君洎志川崇吾渭臺諸王孫劇談
賦此

雅集西園裡仙源若可探七宿掛天北六宿掛天
南煌煌列宿光照此圖書龕龕前縱觴味午夜竟
沉酣沉酣之後一問秘雄才爭訏出高談

答崇吾詩

矗矗崇吾山下有幽人築幽人愛脩篁躭清厭粱
肉時有吟咏辭曹劉相馳逐恠底四肢美僊僊似
病非病游江澳機乜萬吹笙四規條舉三桓盡七

穆漢京都道神仙流我亦鶩着錦繡履偶然示我
明月章花光嵐氣交相惡賓從起舞迴天雲反覆
酣歌為擊筑

讀渭臺詩偶然聞笛

潑笄豐頤小仙子悟盡玄擲蹈經軌卜築能依清
渭瀨長日垂綸釣煙水太公已往歸者臺眺此常
懷經世才倭虜雖降憂制禦歌騷撰諷心如推著
書幾萬言疊疊皆衡論沉晦負忠良明達表謙遜
有時倚輿沃詩腸酌我仙人九醞觴于干相攀不

知醉開口即成雅頌章嗟嗟作者久不覯摛藻吐
葩討君錫辞箋光蕩五雲横越羅馳驟千軍間持
以歌之興轉豪更憐風外人吹笛

高汝登乙亥初度

達觀安義命履善泯機權祖德延芳譽時人接古
賢君不見魏村新築象山前瓊芝瑶艸亂飛翻年
年沉醉長春讌應羡風流似列仙

過華陰酒樓因懷屈蘭畹時在保寧幕府

楊柳樓頭秋雲横楊柳樓下秋水清天涯游子無
歸棹日夕倚欄空復情翩翩蝴蝶夢渺渺芙蓉城

辜負杯中酒空躭世上名倚琴撥出離鸞調倘寄
西南萬里聲

腊月二日同太康張河拜華麓祖墓

肅肅風力勁冉冉歲華徂溘玆丘壠下凄凄一感
吾往者隨化流來者爲世徒瞬息桑海易靈藥誰
與圖念我鼻祖德垂裕本宗遠致玆椒漿儀千里
報誠悃於乎百世子孫若爾規壽夭生死奚嗟咨

鶴石道人歌贈邠州閻丈

南天有路不可通南海有宮不可住一鶴玄裳碧
玉眸翻海淩天落瑶樹朝浴太液之清池夕宿水

晶之秘宮我訝鶴兮盻石側此石突兀邠岐中石
上道人待鶴至乘之萬里遊玄穹

丁丑家園賞牡丹

培花已云久開花今始多色先洛地圃香滿華山
阿請君舉白金叵羅醉後花前浩浩歌浩浩歌賞
春事無勞岐路常結駟君不見煙沉令狐苑兆入
鄭公園評花知敬客登閣吊香魂好須灌溉存生
意歲歲發榮富貴根

初度感郭麓坪王蓮洲見贈詩文

墨綬山翁週甲子雲蒸之侶勸霞觴就中慷慨贈

言者宗伯大夫天官郎仙郎文彩燦錦綺大夫雄
吐瓊瑶章歡洽山翁酩酊後高歌身世際虞唐

雨軒

開窗覽雲物倏忽蒼狗奔閉窗聽雨聲渾若雨翻
盆起來掀簾敞户坐蝸居秖覺乾坤大展弄交遊
四海書儼如冠蓋臨舒徐把盃大叫慱沉醉猗歟
山翁幽討事

魚觴曲世勳生里東諸友見招作

里東友皆人英文章功業負時名觴我以麻姑玉
壺之美酒饌我以滄海金甲之長鯨酒以洽情花

愛月之幽與鯨以飽釆山釣水之遐征此曲可以
發性術之藴開谷氣之清宣棫林之榮諧鳳皇之
聲奏之桐桂苑允宜詩禮榲里東友喜我有諸孫
期我以沉醉絲竹沸羣工擊鼔舞羣隊猗乎嘉哉
男兒生不能封十八侯豚犬子孫聊衍類茯苓琥
珀且勿言業屨織席足萬事

兒晬日 丁丑四月二十七作

遐邇嘉賓致恪嚴四筵凝矚很掀髯骨氣許之能
利涉大川結侶裹舟楫
自古英才厭浮薄希夷希惠愼毋怍論志命名賓

獻孟裕後懷今約爾趍
開國承家覬超發聯芳播馥欲笑兀世際明良熙
泰時忠貞竭已酬孝思
趙括人嗤讀父書仲謀應羨大其廬承流宣化朱
爲得房杜之上師契稷

悶坐忽喜客至

羡彼林中鳥乘風薄太虛憐予麓下士賣劒守空
除兩霽添山色年豐有酒徒相將僻路山村去杖
頭青趺爲君沽

即事

辟書到山天欲曙徵君騎馬赴徵去華封餞爾如
鴻翥天風灑灑能相助君思汝父少依棲努力高
鳴漢苑西鳳凰鸑鷟接羽齊九天烱灼生雲霓

杜伯雄八十白鹿圖

仙人騎白鹿日向九天垠食息在縣圃嬉嬉美紫
雲君不見華山杜翁仙之侶鍊得丹砂盈竹笞鶴
髮日長步屐輕熙泰高歌讌芳墅

初見世勳次達夫韻

瀚海神龍甲岐山威鳳毛十年看爾能騰躍自有
風雲萬里高

効徐勉迎客送客曲與子山
京伏雌斷稚瓠有醞榨出薔薇露開茅茨擊泗磬
七星之几五花勝宣離析坐氍毹三十年光一瞬
徂客慨慷主睥睨相期欲皷玄霄柑 右迎客曲
罷歌嘯拂征衣惜別支吾觴釣磯吐奇藻灑瑤華
知音知已攄情遐芳馨送山鳥呼嘉賓欲就岐豐
途望驄馬悲斜曛倏如風蕩天邊雲 右送客曲

憶子山効陶弘景體

夜風急夜月殘魂夢糊笑苦夜闌

効王筠楚妃吟次筠韻

天欲曙鴉亂飛月屢明歡未歸分光日到深閨寂寂負芳菲香葶漂淒絃斷調馳悲慕背面肯憐嬌芝蘭室巳熏無言刺繡鴛鴦裙憶侶遊春色錦江浮太和天下樂獨我啼羅幕

閒居作七平七仄體二首 余見昔有梨花梅花參差開離桔飛髻垂纖羅之七平句又有一月普見一切水吐舌萬里蛩四海之七仄句因而讀邵西溪平仄七言之作擬此

嵩懸歸來塵攖袪遯懷掀髯瞻高虛㦤康身留山椇餘優游心偕江雲舒茅茨開牕陳圖書賓朋傳觴母躊躇陰陽如環人乘除師之莊周聊蘧蘧 平

爾我不樂白髮出酒債莫惜負日日耒耜忽輟弄紙筆諷刺欲愽騁著述六逸縱飲譽羣律九老結社道弟苾好此逝者曰古質德性卓举謝妬嫉 仄

二公吟 有叙萬曆丁丑之夏藩伯上海徐公憲伯南城吳公以所聞見訪山人感遇志之

上海先生神龍姿欲沛嘉猷襄泰㷩有特倚劍看北斗五夜長歌天保詩漢京撫字催耕織虛懷問隱能憑軾愛民好士敦古風稷契之勳安有極 右徐公吟

南城先生彝鼎器函谷飭兵襄至治吐氣高凌霄漢間敘述千古窮幽遂好清驅駟到山林愜我悠悠雲水心魏野莫駭冠公蹋周公下士談至今 右吳公吟

七夕篇

宇宙竟浩浩河漢流湯湯階天苦無路渡天苦無梁屈平憤宗國李陵懷故鄉曠焉損中抱無如怨女傷機絲虛夜月篆烟沉洞房聿云萬感集限之一水傍倏爾遇天幸遘此鵲橋長徘徊理鸞馭歡娱酬靚粧於乎九州四海間棄婦逐臣怨朝暮年年飲恨尤此時畢竟年年繫匏瓠

聞鹿坪南麓避暑詩以貽之 南麓乃鹿坪外舅之園久矣避暑諒饒佳句而竊有毛曾倚夏侯玄之懷因漫賦此焉

逃暑倏忽山水眈絶塵而奔南郊南青林劒光瀉苔石白日龍氣生谷潭司馬應饒弦上曲王孫不少杯中綠坐談何日到溪亭玉樹蒹葭驚世俗

山園二咏

寂寞老松生事衰斜枝如奮復如痴蟠頂蕭條樗櫟欺靈根已愽深千尺下有茯苓寧得知

棫林秋苑獨蟬鳴人世避喧嫉爾生芳莚絃管罷前楹憐君飲露不貪啄能有清風塵外聲

丁丑題竹家園先母植竹四十餘年今年方盛感而賦之

栽培阿母力日日望干霄地氣久如許陰森訝爾曹君不見伶倫方俟採夷齊已見餐梟鸞棲鳳莫相擬凌霜虛己誰君比

命酒歌

最可惜者去日之日月如練不可誤者今日之日花滿筵誰云古人惡旨酒清者稱聖濁稱賢車輪雙轉老日月何必尋仙向溟渤把酒長歌開我懷又笑耽清茹薇蕨我生奉身若拙鴆半歲而蹶百里侯慱取優游謝毀譽眞憐天地一蜉蝣

臥月

坐愛秋月好即臥月華明不如斟酌一樽酒挹此月華隨酒傾仍起天階立不知零露濕夢裡浮生不肯醒醒時妄想百憂集

郭氏招坐青林

美人邀我青林中啜茗不用碧荷筒長風下天送披豁園棊爭道識英達幽禽靜死鳴相將擬聽笙簧傍我堂風聲忽斂聲裏引商列羽雜流徵世外洞天何處僊無懷渾噩羲皇年人生莫以山林廊廟廢樂事上而玄元聖祖流下而魁傑漆園吏

丁丑中秋十二夜

月影漸長林薄清溪聲蛩聲悲靜生知育無處招雲軿杜蘅之砌青玉簞脯麋鹿兮薦菱芡卯風載歌柴門掩月華能泛酒杯光微醺四顧天茫茫澹懷野老何徜徉

十三夜

新霽澇暑喜清寒蔽月浮雲復浩嘆淒風忍使傷秋蘭死鶴盤旋君於悒夜氣寂寥溺聲澁含觴不飲衆賓立長風驅雲四表飛九天稍見月光輝歌以樂之情依依

十四夜

亭午之雨雲如墨薄暮天晴淡月色天階持羊快留臆竹俟散盡九天雲依戀嬋娟坐夜分兜懷高詠洽酣醺何事朦朧蔽人矚嫦娥不是避塵俗良辰明日備粧束

十五夜

日暮陰雲訝奔奔幽懷寂寂坐書愧惜此良宵增悵惘倏聚倏散掃天風乍開乍閉廣寒宮更深方喜雲長空長空皎潔月華好絲竹沸筵攄鬱抱光民舜世忽傾倒

十六夜

九天如洗無陰翳廣寒今夜門不閉桂香墮落襲襟袂洞庭春醪鸚鵡杯塵囂懷抱且須開一得萬失稱雄才黃金難買朱顏復草玄不快時人目常顧酬歌謝碌碌

十七夜

連宵明月臨樽俎相逢況有山稽侶吳女緩聲舞白紵天敞林高商風清賓主極樂情相傾蓬海仙流浪得名人生飄忽風中葉相思萬里雲重疊不若埽愁縱眉睫

十八夜

玄雲玄風過眼急烏龍出潭老鸛立羣鳩縱呼屋角集日晡三天落夜陰五夜雨注悲淋淫廣寒重戚仙靈心虛堂秉燭仍命酌煑菘膾鯉陳交錯徵醺高嘯亦磊落

閏中秋十四夜

連日雨晴山對奇更宜侵夜月臨陂長林颯颯秋風吹展簟呼朋松桂死商陸御觴脩異菌傷離惜逝增繾綣莫慘當筵沸樂聲感時接袂舒吾情今夜何期明夜晴

閏中秋十五夜二首

林皐隨盡梧桐葉冉冉秋風懷桂楫河漢湯湯若可涉東山漸升白玉盤次第人間窺廣寒嫦娥兩度過瑤壇導蚪驂鸞駭此遇輙碎卿雲敞天路步虛誰子倚觴賦

停歌罷飲愛嬋娟恍然若洗九重天重華今世頌八埏山翁特幸入渾噩七十二峯來蔥蘢清光重見臨丘壑從此而徵天命新高明之主平章民優游解綬大明臣

閏中秋十六夜

廣寒宮闕垂羅幕嫦娥倚與應斟酌鴻鴈和鳴上寥廓彩雲變幻盈天衢爲陳旨酒舞名姝今我不樂良宵徂誰惜秋高老蘭蕙聊須把盞撫松桂秋色宜人歲復歲

八月二十八日

東山何壑六十翁雙目矇朧一耳聾賓友零落貧逼躬服官愛民叉袱黜笑勝彭澤未百日進退行藏獨好逸倏爾諸即嬉笑時山翁亦樂水雲居無營常誦頌風詩山翁抱負慚凡近喜有

皇帝好清問紛紜才賢乘治運

雨後山居

蛟龍九天驅鬱烝一霎東雨淸吾膺淸吾膺劇吾興聊凭高閣俯三逕歷歷西疇豐鎬丘渺渺南傷鸚鵡洲功業才華俱已休古今逝水增人愁採薪莫獻玉抱璞莫出谷出谷易白頭獻玉每失足丈人洗耳聽吾告我奉桑落觴君奏郢中曲瀟灑山中謝碌碌醉後卧竹房枕有書一束初睡月影過再睡日影長無名之氏得徜徉君子深造欲自得塵慮何勞掛胷臆

聚福軒小集山歌

隱隱灌木死衎衎斗芽筵凄凄吳越歌灑灑箜篌絃君不見王齕兵甲倏圍趙夷門秘計侯嬴賢漢陰抱瓮豈拙叟乾坤躓足還駐年醉而却笑往古事哭而復歡心悠然

送禮曹王蓮洲北上時

上議册立雖奪其戀親之志而能有榮親之期也感而賦之

冉冉流歲序征軺往復還此去赴　北闕依依戀南山南山有靈椿秋雲掛其上峭函回首時能無生悵惘凄凄寒蛩吟采采蕙荃深結駟而將發宛宛停中林徘徊祖餞觴慷慨宣章贈好輔聖母儀淸朝答萬乘人生君父情應劇此際懸知大禮襄莫言乖別懷西土佇俟恩榮到北堂

九言古詩梁太常卿任昉作文章緣起云九言詩魏高貴鄉公始作

懷少谷徵君

徵君龍頭鳳目鶴步秀開口揭地掀天議論高佰摛辭而剪碎彩雲片一舉足而衝平春水濤道慮亹亹兮圖書究極節行翩翩兮伊傅同操於乎超世英賢尚丘壑嗟嗟蛙鳴蟬噪徒勞勞

與德卿秀才

學士蛟龍之質風雲侶俟時褰裨世界崇封汝恠底高冠切天儀楚楚臨風相將而吐驚人語君不見商佐伊周佐呂左經右史日求之遑遑晝夜無寧所錦衣狐裘而行只土苴

張左華丙子集卷之四

關中張光孝惟訓甫撰

五言律詩八十三首

閒居二首

避人逃溽暑有與歷江湖冥鵠甘飛遠泥龜靈自汙無詩勞臆俗不飲歲華徂宦輙違辭後何山非坦途

卜山得勝絶拍手日高歌檻外松筠茂溪邊鷗鷺多世情嬿戇直吾道合漁蓑靜裏奔勞息能無戀薜蘿

喜雨

黯黯雲垂地豐年時雨來自慚倉粟輩誰是卧龍才商調逐風奏秋花照眼開呼童一貰酒長嘯倒尊罍

秋到

溽暑苦方歇秋風欣始交種瓜鄰邵地采藥向秦坳吟嘯便長阜琴書聊斗茅有時憐醉醒明月下三峭

壽王龍橋父七十二

已踰古稀歲稱茲赤玉觴蘭馨接砌出松蔭帶雲長舞鶴玄如墨靈龜白似霜十洲仙侶至樂壽可誰方

辛未八月十三夜家集

明月過東山倏然破鬱顏任從荃蕙老休使笋觴閒丹桂開蟾窟綠筠蒲鄭灣自須忍眺賞倚與藐人寰

辛未八月十四夜家集

中秋十四夜尤愛月輝輝鶴夢驚風起飈雲趁岳飛烹雞羞藻頻瀹茗入蓮肥父子躭清話渾忘露濕衣

辛未八月十五夜西橋王司理宅讌集

子晉開秋讌觴憐紫玉簪青宵悪兎影滄海有龍吟叩秘懷仙久交情扳醉深誰能携我去天柱陟遥岑

辛未八月十六夜感懷

翳茲秋望夕庭院雨瀟瀟不見青天月空餘碧玉邀鴈凄憐道遠蛩聒暗魂銷寂寞希夷客心隨蒲稗彫

懷靈上人

故山不可住復向虎谿居愛御盃中物能着月下

書聲聞開妙覺鑾易有眞如錫杖何時接瓜田㯿

敝廬

感蒙泉刺史饋蓮房

秋死雨初霽芝亭正沸雲感承賢刺史契合採山

人珠實飄芬氣金房逗綠文最需幽討興解醞傳

徵醺

寄漢禪師

白水江濆僻香爐山好依孤征一杖遠浪迹片雲

飛華岳餘禪榻橅村有釣磯思君桑落熟王孚倘

相揮

送文徵君歸臨洮 起鳳

留君期半日羞藻飫胡麻作賦咸林曲傳觴清渭

涯文章新應詔道德舊名家别後思還切洮川早

泛槎

書靜

晝靜渾無事孫兒罷割樱促娌登砌上樸蝶向秋

空竹外蛩喧石林邊犬訶風悠悠躭覓句誤過鄭

溪東

野意

秋色催蘭菊商飆襲綺羅傳觴當列岫吟嘯坐平

莎漠死空殘礎唐陵只廢駝勞勞百年裡誰解問

煙波

鑑麓左子至

故人千里至月夕讌屠蘇未見蒲懷積盻來一語

無匈奴聞欵塞山水樂迂儒儆戒無虞世雄談獨

契吾

悼兀川胡監正

曾說歸來好淪亡非首丘墓銘知已撰客襯老妻

㕛帷幔雙龍劒乾坤一水漚雖無兒女子佳句世

應留

廣文薛雲溪辛未初度五月中秋念

有道遷仍屢官之華岳偶人稱三益友文渙五星

湖觴壽青山署堂開玄鶴圖知君天步濶能泛九

霄桴

感陰侍御見寄

枉史中興彥無懷上古人存存能執敬衎衎自生

春汝國瞻雲逈秦山過雁新披公學約盡始悟未

脩身

夢內

悽矣清宵夢如聞疇昔言迴風猶落佩夕月但哀

猿事秘招魂術丹無絳雪吞徒將一㴱淚默默灑
魚軒

秋日蘇少庄王明谷維竹軒維蓮山郭平山王
菊溪見邀孫眞人洞讌集

皐首開仙洞喬林復近川落霞沙磧外鶩雁水雲邊籍酒消孤憤論心得數賢丹丘不可問博醉倚歌絃

東籬即事二首

黃花栽數本賴爾駐秋光自造邊巡酒從斟星角觴逸雲開遠岫舞鶴上前岡頓喜塵勞息能寬閫令勝

黃花霜影散獨酌自相親但佩冷香好非因芳草珍喜聞諸塞淨況是未衰身抜醉秋風裏滄洲嘯逐臣

懷狄東明太守兼憶韓王二公

瀟灑使君興高開畫錦堂韓嬰頻過話王建幾傳觴香滿茶衡砌秋深薜荔墻臨風新有句西望寄誰將

壽宜平峪丹辛未初度

宜母瞻黃髮悠悠上古心補天餘煉石續史有徽音結侶車箱谷分香月桂林青鸞新送籙縣圃歲相臨

見華峪遺跡

耦俗慚予拙凌塵憶爾仙舊詩今在眼化鶴是何年暗水流方咽繁花開欲然招魂不可得惆悵白雲天

贈石溪孟茂才

石溪新有築愛石以徜徉萬卷盡披閱三秦屬俊良秋風槎正穩春雨杏含香知爾裏𢇍泰輝輝簪組光

屛

設屛茅屋外聊以靜吾觀塊處靈辭拙雞棲祇自安思深期警句興到弄柔翰眞謂無名氏塵緣息浩嘆

送薛雲溪之代

王傅新承命征驂傍水湄君懷抱琬琰吾道有著龜秋下雲中雁書期石子陂華封足化雨桃李切恩私

和王膳部遊山

隆慶壬申初夏王蓮洲還京携弟蓮岳徵君

泊友劉一泉學士登岳有詩予覽之賦此

膳部詩名重遊山志復昂夏潘璧自合陵仲鳳聯行南望邈衡岳東看低首陽弄觴天漢外吟嘯入仙鄉

郭侍御入關避暑東園

溽暑淹行客林堂逸興生蟬聲村樹急竹氣苑風淸雅好一溪靜眞超八彦名掀髯望隴坂高繫白雲情

過溪阜有懷石公

前輩知音者如今復幾人孤墳留澗壑遺碣斷溪濱耳憶雄談聽筵虛上客親悠悠成古昔寂寞二山春

遲客

逢客秋楓墅臨風慷慨歌匡牀積簡冊身世只漁蓑知已如張范探幽訪薜蘿水東村不遠望望渺煙波

魯門史貳府枉訊

昔謁棘闈裏今憐交誼初遠山能問訊友道未稀疎接鑾晨暮雞樹合流淸水渠茅亭獨覓句誦爾意誰如

雨中李七泉侍御見過二首

部使吳江去何期駁又西久懷頻夢寐高誼此招携森爽松枝合纍垂花蔓低幽亭風雨際喜爾駐籃輿

滄江能問隱白首訝如新好雨淨環堵淸談感使君十年燕市別多難未衰身慷慨逢知已沉淪何足陳

懷陳羽士

羽士雲如迹飄然無定棲近聞豐麓北倏復漢京西籬菊催寒色賓鴻見遠啼相思秋桂苑何日問刀圭

過蓬村別墅

郭外秋風力迎人木葉飛水平通野徑雲淨見山輝解綬歸吟社沿川訪釣磯興來莎草上趺坐理金徽

蓬村晚歸

杖藜來別墅偶醉水南涯疎雨出村急晚山歸路賒驚心臨葦溆回首見川霞閴寂豺狼道攸攸夜抵家

壬申中秋之望平橋見招樓集同潭谷來山蓮

岳諸君子

筵當天漢上觴詠得朋儔雲氣飄中入山光檻外流高情如庾亮逸興復莊周誰掃陰霾去招來月滿樓

過汾陽故里

鄭國山原合咸林松檜高聲名留簡冊甲第只蓬蒿社稷能重造干戈任百勞忠誠師萬載豈獨負龍韜

秋夜

夢醒更深後秋清氣亦清雨才擊樹葉風力亂蛩

聲興促歐陽賦悲生宋玉情悠悠彭澤令起坐泛卮觥

懷費竹溪

肥遯費文學曾逃王者師愛溪環種竹據石但含卮雲下羊腸坂月明龍首池相思不相見空誦烏鳴詩

南園

的的梅花萼休休靜者心逢特須盡醉有石即橫琴半度江天雁高歌梁甫吟人生誰百歲一刻萬黃金

志成

郡志新開帙聊為風土編半生從寄傲五柳劇思賢卜築名山麓沉酣早雪天春秋懸竊比諷刺復情懸

懷張華原

休休從避世日日好看花孤館山雙峙片雲天一涯生平常寒拙踪跡合煙霞徙有焦桐掛懷人似伯牙

嘉會堂新成郡侯李公齋見邀二首

樵採深山裏君侯誤見招坐餘延晚照談劇忽清

宵烽燧驚滄海夔龍滿　聖朝德音懸讜會建議醉翁饒時廣洋未捷萬歷改元乃有第三聯之謂李公以憲僉左遷故以歐陽醉翁比之

暫駐滁州馭高開白雪堂梅擎逢暖萼獸生辟寒香翊世須韓范安民數趙張徵車應不遠聊醉華山觴

過方山

初到方山下令人意灑然崎嶇白雪徑隱約翠微煙恠底南岳東閩之中有仙從茲學煉藥倘比碧雲肩

遊方山寺

避喧遊雪麓忽造遠公門山抱雲邊寺水環沙外
村鶴鳴初霽日梅放早春垣因取高僧傳清談當
酒尊

即事二首

寒夜清歌罷寂寥恨若痴人因樗櫟棄遂水雲
居阮籍惟耽酒少陵酷好詩男兒四方志一壑竟
悲時

不飲芳年酒杖頭空掛錢向來尋豹石倏復過芝
川山外逢知己花邊能肆筵對之如古逸爲贈白
雲篇

寄許近泉 時爲錦衣經歷

相思不相見無奈許渾何禁衛天顏接高才世譽
多春前開早醞梅下發清歌幾欲來燕市因君博
醉酡

寄許西洲

聞說來天末青年期過關經年勞我夢何日對君
顔鸕鶿盤雲坂蘭蓀曲水灣新成桑落酒雄辯倘
能扳

寄稚和

記爾燕山語慚余進退非釣川因石卧採藥趁霞

歸萬里難馳馭一枝何所依思君有幽意寂寞付
金徽

寄許雙唐

病痔家山裏應饒著作時軒居疑海屋風雨長靈
芝河下傳雙鯉雲邊杖 藜援琴松下石浩浩瀉
幽思

題東氏山水亭 東君亭沼設機哭水成山可六七尺因賦

海竅靈源出因之一解顔絶憐林樾地忽湧水晶
山活潑君心裏流行吾道間蛟龍應在此沛澤望
塵寰

靜裏

堅守衡門志常教藥物親性痴復好僻計拙轉增
貧爆芋臨丹竈烹茶燒綠筠删來成一幅不覺滿
懷春

過寧上人

忽訝紅塵路新開金刹門古楊疑作塔怪石若爲
垣花落知師法龍聽覺道尊靜中思雅句趺坐破
籬根

萬曆元年上日次賈島新年韻

澹懷棲一壑忽復歲華新亭喜早梅艷交憐野客

頻三王存令緒萬曆衍長春訓詁畢吾願眞成瀟
灑人

感春

貧士春常抱非緣歲月新但志身外物不染陌頭
塵採藥秦山曲灌園漢水津臨芳忽得句此興與
誰論

孫侯舊令尹來倅華郡臺司簡之署鄠乃數月
政成歸郡因贈是詩

鄠杜青山縣人家水竹居政清時作賦心逸日看
書渤海芳仍繼中牟化復如煌煌循吏傳光射洞

庭墟

寄後谷

洞巖新有築感爾好棲眞足娛形神理常涸天地
春梅花開灞岸竹葉贊潼津桑落酒方熟懷君奇
崛人

喜樓前杏花始開

杏花新吐萼冷落數年春定擬日邊賞能充席上
珍樓居霞作障風動錦成茵對爾生幽興持觴不
厭頻

邀來山雨川二公不至

千竿翁鬱木中搆小茅齋曲水分溪細幽禽逐曉
諧忽聞虛玉液抱瑟怨金釵空有停雲思誰能開
好懷

夏日過少華先壠

幽壑芳荒壠幾年茲一廻松楸風乍起懷抱鬱仍
開裂石甘泉出擇林好鳥來劇談延野老遣興當
含杯

癸酉夏日村居

夏日村居靜便茲楊柳風坐來塵慮息看破繁華
空西有競舟渡南云興德宮樵歌生處樂拍手笑

英雄

與李培庵茂才小集

雨左麟郊館能生溽暑清開窗流竹氣遶座有花
馨觴醉葡萄釀交深雞黍情歸山多道侶五鼎一
毛輕

寄李培庵

溫雅咸林士能開萬卷軒山當龍屈曲竹有鳳飛
翻傾蓋投余好論文薦酒尊相思南麓下徯爾賞
芳蓀

過水西李上尚士

高士身猶璞無名七十餘學仙雙鬢墨澹思一舟
虛涉世稱聾耳嬰心註道書水西能卜築瀟灑復
誰如

贈對溪李子

我愛對溪子談玄近代無行藏混木石塵𡏖等金
珠道德仙源遠逍遙世事迂軒前教舞鶴終馭過
蓬壺

山中見友

愛山弗畏僻陟險寧辭勞野壑稻粱熟秋風鴻雁
高林亭已寂寞巖洞益瀟騷忽對幽人語方驚塵

外豪

飲酒

無侶懊喧聒有嘗在酒觴道由形穢廢志以性痴
傷當砌從蛩咽逐波任燕忙澹懷窺宇宙浩浩歌
滄浪

與張華原夜坐

分手天涯外三年一舉杯花亭從鼓瑟月夜復登
臺愧我稱知已憐君不偶才雄談邊徼事別意更
遲迴

梅花亭逢許西洲

買山方得地復喜結茅孤馳想高人躅能傳幽討
圖梅花方照眼竹葉為誰沽寂寞瑤琴弄相思益
劇吾

境上

昔日遇仙觀今成瀛海洲原陵非舊跡禾黍慘清
秋久矣歸吟社從茲理釣舟絕憐覓之好宇宙任
優游

許少翁宅

忽入許渾宅驚看秋草長登餘舊軫石壁掛破詩
囊餘室有丹竈故園無蹤場古今一瞬息為爾斷

情腸

過徵翁書堂

秋入菲堂裏涼飔拂面時遺書千卷在掛壁一琴
垂杜曲詩人祀長垣政績碑眞成不朽業為爾倍
相思

過志川王孫二首 予舊與青橋王孫遊嘆久逝不見見其近族志川王孫稍同一虛心向上者也遂有詞源自遠之羨然遊子懷山與朱岑寂云

陳思能博古插架有圖書欲作金蘭社幽開水竹
居詞源應自遠道慮復誰如放曠憐張翰情亭傾
蓋初

爲訪神仙侶清遊島嶼中漫掀青箬笠痛飲碧荷
筒馥馥憐新蕙冥冥見去鴻回頭天外看二華澍
秋空

與山人西墅小坐

有客避喧聒方知靜者賢隣山拾橡栗隔塢採蘅
荃茶竈聊供炙門溪足釣鮮脫巾仍漉酒相與讌
豐年

靜坐

無事坐蕭索秖聞落葉聲市喧眞可避道處若爲
生冉冉菊將綻澄澄酒滿甖幾時嘉客到幽興衙

觴傾

秋夜感懷寄所知

秋雨苦不歇其如此夜何蹤狂生盛世慷慨得高
歌衰草寒蛩砌驚風宿鳥柯因之思偃蹇安樂自
應多

遠望

望入雲天迥懸知魏闕深山間饒雨露亭上足謳
吟有架擎雙劍無弦掛一琴剡尊呼野老爲惜歲
華侵

左華丙子集卷之五

左華丙子集卷之六

關中張光孝惟訓甫撰

五言律詩九十七首

東明秋太守池亭二首

西傍昆明水開塘搆草亭圖書堆古石琴瑟藉芳
馨盤舞駭清唱行雲爲爾停主賓瀟灑處恍惚見
仙靈

鳴鳩因霽歇舞燕帶風斜園孰迎賓鶴香聯撲酒
花倏擎羊角黍復剖密房瓜坐有十洲侶眞成島
嶼家

過李經歷宅

卜居龍麓側只有數家村長風高引樹野水細通
門盛世聞韜略幽情御酒尊興來頻眺詠隨意坐
芳蓀

喜鹿坪登第因懷其父翁二首

百祥孚積善郭氏比蘭叢冠蓋凌三輔文章接數
公君還千里足才有萬夫雄指日經綸出唐虞治
化隆

爲憶江都簿泉臺知未知有兒今鳳翥射彩到萱
枝學壓文人撰才堪帝者師眞酬不盡志曠世足

幽期

秋夜

逐客秋仍姤蕭條夜雨時髮應千丈白氣只一絲
垂擊劒慙吾拙學仙悲路岐懸勞睨宇宙誰復惜

幽思

許西洲逃酒遊岳賦此寄之

寄語西洲子如何輕別離登山辭道侶長嘯脫塵
羈遂入陳摶峽隣窺王猛祠君應勞問秘撫世即
稱奇

過焦氏

書院依林麓當筵芳草多飛觥忽半醉拍手一高
歌宛鵲泰山嶠浮鷗渭水波優遊適志意塵鞅欲
如何

同五子送女出關二首

梅藥未搓落山雲淡復痴徘徊岐路側悽慘斷腸
時豈謂傳經戀應憐詠絮姿回頭顧斜日躑躅五
男兒

俱憐時暮遥逢入暝煙河流水半咽堤柳鳥孤
還贊謂生離苦須懷執德賢挽車重致語努力盍
光前

送尼學博還里

畿內明經士會揚倅府名寒氈聊一座寶劒又孤
征煙樹棲鳥盡天涯芳草平勞勞歌祖道慷慨見
人英

送江川李子北上

芳草已盈地持觴送客行憐君披古籍在里有高
名絳帳開何處青氈遂爾情滿懷渾道義桃李定
飛聲

[redacted]贈王學博 昔余籍官于岳州王公寵亦地之材也今為郡博兩臺交奬乃賦以賀之

近歲循良詔特徵文學臣知公桃李盛能相治安

春鄉誼湖南舊交遊關内新持觴氈座下亹亹叩
絲綸

送焦任庵北上

別君燕趙去何日共彈棊湖海憐萍梗乾坤入夢
思從茲生鄙吝誰氏決嫌疑寂寂南山曲孤吟水
竹居

喜焦任庵生子時焦寓北雍

始愜熊羆兆行年五十餘箕裘承世業詩禮劇鄉
譽望入燕山迥思深華甕初堂前龐老在情况自
令舒

平橋家園陪餞碓令東子
客子談經濟將之古蔡州因君陳酒燕使我豁吟
眸移席園如野乘風涼似秋明當騰廣陌應使憶
清遊
過京林
城市虫勞擾忽驚華髮侵乘閒來僻地移席向高
林酒泛霞千里詩隨蝨一吟詠懷悲阮氏瀟灑是
知音
山居
卜築春山下常臨巨石欹不教醒眼忿常博醉顔

酡喧聒哀蛩砌優游躍鯉波浮生曾一瞬功烈欲
如何
東園春讌
坐此芳春樾從教泛醁醽早辭一命職況復四方
寧列檻兩叢綠前山幾片靑須攀酩酊去歸馭照
西星
●生日有感
惜逝眞成夢懷人散若雲三生惟守拙五十竟無
聞浮暑看魚隊廻風聽雁羣悠悠百年裏經濟愧
斯文

●喜東鳳谷鳳岩少年皆生子
二子高才侶三秦孰爾前懸弧當蚤歲攀桂況芳
年司馬裔仍遠囊螢志復堅東丘瞻岳岳爲誦武
周篇
懷志川
王孫延古誼脩行有聲聞望隔咸林樹天遙漢時
雲秋風桐始隕幽馨桂初芬四座持觴侶淒淒獨
憶君
甲戌七月二日作
拂曙雲連屋飛桐欲報秋素心凌白日逸興遶滄

洲少女歸隣墅衰齡動野謳向平遊岳志千載會
相儔
聞陽谿知保寧
外補蠶桑郡益弘仁愛心芙蓉盈雉堞朝夕有清
吟逼古良臣績當今大雅音斯文隆世運屬望爲
君深
聞友人以司馬郎遷晋潘
外補緣何事論兵想已才爲憐鷹隼志暗使羽毛
摧舊侶芝蘭契新亭茱萸臺蒲池桑落酒懷汝倚
秋開

甲戌九日

重陽扳菊酒何事寂無花堦砌石楠茂林亭風竹斜江湖從坦蕩簑笠只煙霞坐久山升月輝輝飲興餘

懷邵山親友

知己遙山外勞勞動我思當今推大雅曠世足幽期漆水無魚下咸林只梦疑幾時桑落酒相共讌蘇堤

懷志川

頻憶志川子終為王者師讀書眞不厭染翰兄稱

奇渺渺長安路攸攸渭潛居興歌惜兩地忽漫拂桐絲

懷夏伯子水寧

人傑夏侯氏別來數載餘唾閒落琬琰海内謙車書佇望關山月常無隴水魚何時從問字千里渺愁予

過通上人

我愛禪家靜因觴秋樹園龕前延俊傑砌下遶蘭孫久雨方開霽高懷擬破尊功名戍底事好自避人喧

訊張致初公

天府君能倅遙山書我思半生笑潦倒百事任支離渺渺長空雁攸攸濁酒卮為誰勤驛使萬里寄梅枝

留鑑麓左少怸夜飲

入夜清風度直憐接爾談林亭方闃寂天地自虛涵松外鶴驚舞杯中蟻漫酣平生甘靜寂見汝喜相參

夜坐

消酒過夜半坐來天地清星光能照眼天籟自成

聲但得醉中趣休題世上名吾生甘淡泊況復遇昇平

生第二孫讌集

簷外桐枝長應須歌嘯多任教流歲序隨我戀漁蓑雁羽秋風勁蛩吟莎草和良時延妙侶莫惜醉顏酡

過宜氏艸堂

為憶焠蒲侶相逢情欲傾酒含梅蕚馥座傍竹枝青凄斷雁聲遠顛徃鶴舞輕幽人留客苑疑是赤霞城

甲戌除夕

秉燭情何極傳觴樂未央眼前擲歲月世外縱踈狂倭虜銷烽燧清平邁漢唐明當瞻氣色喜入靜年芳

觀劉竹坡小障子

清事奇毫端劉君兵戴班形傳一尺絹勢盡萬重山薇蕨依稀見滄浪彷彿間遊神應賴此蕭灑日開顏

過孝感泉谿

憶昔先君子行吟此地頻源泉重滌日花柳一谿春風外悲烏雲邊望紫宸慚予忠孝事碌碌病衰身

別孫旗山郡倅歸楚二首

君向湖南去高傳佐郡名雲開嵩少路雁過渭陽城聊盡徘徊興眞憐蕭灑行浮沉原世事識破是人英

却憶先王世聯裾拜闕時負才思報稱惜逝反林池幽逐尊罏志清因琴鶴隨勞勞分袂處懷抱鬱如絲

答筠亭陳子 筠亭子遂寧才士也隆慶初與予同年官者子任中州引罷渠仕滇之保山丞復遷褒城令寄訊于予附四禮刻夏翁父乃翁中川都憲對聯集予感其誼賦此

賢矣褒城令時云禮教崇承家能奮志報國已掄功爲許鳳鸞侶寧棲枳棘叢名時招諫議諒爾表純忠

上國聯裾日中州入夢思如今更放逐何處接容儀棧閣停雲遠河陽去鴈遲秋風添寂寞兀兀坐東籬

忽傳雙鯉至情逾百朋前况有齊紈翁兼之蜀老聯因君徵久要視我豈高賢倚馬留行子殷勤寄蕙荃

別懷眞萬種豈盡入行書擬赴循良詔來遊水竹居野塘鯽已大香稻酒成初倘許留驄馬沉酣𪊲六虛

懷南橋張子

何事避喧急辞官歸洞庭尊罏欲遂志湖海浪逃形峽石歷氷雪江津哀鶺鴒艱危思去國爲爾嘆飄零

訪楊氏不遇

雪霽春郊路驅車北復東解經慚啖助問字得楊雄路入林丘曲春回梅柳風及門不及見寂寞嘅

吾衷

得蓮岳子書

雪比梅花白茅堂戀雪顏晚雲低傍户殘篆有餘
香萬里懷君切三山悲路長俄傳一札至喜極興
如狂

憶大女

憶女桃林側何能亟見之近聞泣盡淚遠嫁命如
絲梅放家園裏醅成村墅時有懷空入夢夜起獨
吟詩

懷蓮洲

千載絲綸業兩朝詞翰家君須三禮議我泛五湖
槎風舞閶門雪梅飛渭滸花行歌欲寄爾天遠思
空賒

飲党氏四首

舊說南泉勝于今始一觴倚松聊作幕劉石即爲
堂衎衎憑蒲樂悠悠獸篆香從教明月過歌詠縱
疎狂

醉者卧石几醒者飲羣觥幸此太平日而無倭虜
征夔龍新碩問禮樂舊推行湖海鶯花譜應知至
樂生

党氏衣冠族如公更有情芳聲環檻出花鳥傍人
鳴見爾圖書富應憐詩賦精幾時從問秘雅抱爲
余傾

月漸轉峯過客懷坐益歡酒尊從漫瀉花事未應
寒尺璧元吾賤寸心衹是丹偷閒適我志博爾眼
青看

與士鵬

自爾青衿子養猶淵水魚聽氷當蟄起弄藻向春
初珍重化龍事延長澤世譽以游以泳處勉矣望
雲虛

雨至 乙亥二月初七作

擊壤風雨至豫我力耕民定擬沾濡足懸知天地
仁封疆眞可賴花柳自生春大有詞臣頌今應上
紫宸

乙亥春日侶遊

村落多瀟索客來雞犬驚桃開紅欲老柳颺綠方
輕乘興憐幽討分題賦樂生莫辭堤上飲春色正
含情

寄孫庸文

別君云六載問字耿千思一榻誰人下孤雲望爾

悲年來頻鑷白事遠漸忘疑笠到沉酣處奇勳空鼎彝

與馬孟公

文章司馬氏繼美復西京社稷推襄弼乾坤頌泰清華山花欲艷渭浦竹方生懷爾情應劇何時酒一傾

懷母舅小山徵君

舅氏小山子群公數大才文章落琬琰踪跡尚蒿萊少懿新編樹穠花獨把杯東風將短唱吹上武陵臺

醉眼

醉眼看人好醒心處世難鶉衣游海嶠鳧舃入雲端物外丹砂客寰中符籙官常將一盎酒獨口吸曾巒

即事

乘興能揮灑無賞竟寂寥滿天紅雨墮萬里碧雲遙坐守漁磯晚昂頭社燕邀沉酣慚賤子幸遇聖明朝

懷志川王孫

遙憶志川子吟詩揮灑多陳思追雅頌張渭浪吟哦春到考槃澗花盈安樂窩釀成商陸酒何日汝能過

懷田中華年丈

無齒猶存舌雄談日日歡傳杯花柳曲縱目海天寬霄漢雙飛舃乾坤一釣竿何時重握手爲爾思漫漫

懷沈雲谷年丈

知君良刺史世上數高流何日能聯袂沉酣得並謳微風竹雨夕別苑草蟲秋寂寂渾難賦空搔白髮頭

懷盛氏兄弟

風流懷內翰伯仲鳳聯儀文武傳家日關河震望時當朝推柱石吾道倚蓍龜一壑慚予守空馳渺渺思

觀奕

觀奕心頻笑持機奕者誰築壇掄將日吹笛散軍時豪傑元難恃輸贏豈易窺浮生一夢幻得失竟何疑

雨中送士龍赴兩臺書院

冒雨乘驄去懸知春盪肯驚心懷幼子佇目倚孤

節任世忠移孝鼎霄魚化龍誰能開爾志俾我壯
衷容

雨霽過宜氏

雨霽山當戶宜憐傍翠微遠天一鶴舞列砌萬花
圍劍醞隨詩社亨鮮籍釣磯主人能愛客潦倒肯
言歸

東墅

雨霽青山下春光在綠莎尋芳一命酒撫景數高
歌孝友慚張仲英誰笑尉陀不如疎曠者醉眼覷
風波

過靜庵賞牡丹

閒矣一庵靜名花夾砌開天香因酒挹國色倩誰
媒纔繾須乘興依樓莫浪廻春風珠履客歌咏足
高才

遊眺

笑此清貧處誰栽富貴花與高君子謡春在野人
家與竹方爭偎偎蘭茁芽六千三萬日潦倒泛
流霞

山村

雨霽憐林麓高歌大有年掛冠表病裏逸興早花

前絃莞悲如訴松篁對似仙人生居大塊潦倒足
稱賢

寄賀范司訓生子（范公名淳寅泰州人余諸子皆師之）

范公長者德垂老鳳毛生萬事一氊靜孤懷雙劍
清廿年雞黍誼歷世苣蘭情擊缶何時醉高懷為
我傾

燕西墅林阜

東臯舒嘯處復藉綠楊陰郊外多幽討關中稱勝
臨九天听鶴唳萬里望雲心但博微醺卧何言歲
月侵

有感

齒豁髮仍短人生悲暮齡但存千古道莫問百年
形世上考槃澗天邊隱士星誰哉能應者與爾醉
清醽

山亭秋坐

寂寂坐臺館東南眺岳蓮道應慚白髮心可對蒼
玄鶴唳雲天外蛩吟莎艸邊呼童一剖醞秋色正
堪憐

別龍陂張子南歸

十年忽一晤何事促行裝月滿西溪墅秋高左華

堂不酣竹葉盞忍負水雲鄉明發驪歌起相思萬
里長
才癸龍陂子清標自不群艱危徵孝子弘毅任斯
文詩若稽中散字猶王右軍安攘須抱負彝鼎俟
功勳

丙子元日五更作

起立庭除下焚香拜灝穹瞻星烜北極望氣緩東
風廊廟三公合車書四海同山人耕牧業樂歲但
呼嵩

山中

跡幽棲僻鑿心遠臨高臺晚色千村靄長風一雁

來早花將吐蔓新酒甫成醅欲拉孫登侶共開吟
眺懷

適興

雨裏仍飛雪寒生春館中蚌珠如濺海柳絮訝迴
風檜梟茅堦上竹深右檻東因之幽意愜觴詠頌
年豐

遊許刺史後谷山居呈近泉少谷諸公

刺史新歸里携尊歷翠微既憑山眺望不怨草鈞
衣綠樹孤村僻青天一鶴飛勝遊無好句侶有謝
玄暉

入關 丙子三月二十七日

眺賞桃林曲匆匆又入關崎嶇驚地險歌嘯壯塵
顏歸去堪垂釣興來復采山弃繻慚往事瀟灑遂
吾閒

至境

翱遊如鳥倦興盡返歸舟細雨來天際清風動壠
頭雲光看若幻鶯囀訝相求棲泊家山近懸知春
事幽

獨步家園

始知林荼樂抗行洗塵顏竹館清風度石牀白晝

閒獨歌便遠眺四序賞芳殷只此稱幽僻何勞更
買山

與村翁月下小集

月色渾如晝清光對灑然剝尊談古昔好靜罷歌
絃老眼有新興故人非少年攸攸塵世裏趺宕憶
高賢

亭上

到此小亭上呼兒一舉觴雨添萸葉秀風拂練花
香綠柳垂垣古蒼筤逼檻長興來成短句瀟散似

中黄

梅樾小坐

初夏黄梅樾青青葉正齊詠觴從設几嬾慢能扶
犁已破邯鄲夢新營栗橡谿息形無外慕盛世好
依栖

懷姨母李夫人

二姨豐鎬住十載隔音容墮羽憐吾跡嬰懷侍爾
笻田移秦浦稻沚養渭川鯆何日雲輧下殷勤饌
裹供

懷母舅小山公

病瘵慚趍走相思但遠瞻萬山深寂寂五柳鬱纖
纖樂歲惟躭酒幽人好避嫌不如雙燕子嬉戀傍
庭簾

懷表弟北坡馬子

客路誰能問而今復若何清源留亦久白髮想應
多荊棘盈南畝芝蘭茁北坡天涯期返轡滓上一
觴歌

貳牧何公枉過

初夏草堂靜使君偶一逢雄談當代事久立濟時
功節義家無忝忠貞頌自隆不因鬱鬱竹座上有

清風

聞鹿坪將入關

遙憐三載別喜接九霄音忽漫憑高閣因之揮素
琴函關渾紫氣華岳靄蒼林掃石開尊酒愜予坐
隱心

涘鵝溪墅

涘鵝城市外免使涿塵埃渠瀹隨天性鳬鷖趂水
隈雞棲今避聒魚沼不相猜追逐烟波侶因憐遯
世才

丙子五日二首

角黍催遲暮菖蒲觴當夏林蕭騷雙短鬢悵惘一長
吟射斗雷公劍鳴齋單父琴年來高袖手拙逸守
前箴

愛茲長命縷聊慰鬂顏心雨過蓮峯驟風來葦港
深披書希往躅掃慮靜塵襟盛世天中節清幽愧
獨任

四子赴蒲城歲試別去率月感懷賦此

百里蒲城道勞勞思子心九朝恩欲報匕從事須
欽凜雨添新漲朝霞掛遠林佇瞻閶闔外騷首一
長吟

六卷畢

張左華丙子集卷之七

關中張光孝惟訓甫撰

五言律詩一百一十一首

孤寂

孤寂復孤寂泠然心事清但求林泉樂不顧縉紳名垂釣有餘肉采山足代耕烟霞常嘯傲誰探野人情

遲張三

聞說天東棹遥遥泛渭川艤舟蘆葦岸漉酒杜蘅堧憐汝子猷興慚予安道賢茫茫一片水入望渺風煙

過太谷張憲使墓 太谷東祖職指揮舉進士

偉行張公子高才重漢京道能窮斷簡志豈請長纓政事雎陳績文章班馬名空餘孤塚上芳杜倚秋生

月下懷志川

孤坐月明下懷君天上仙論心方瞬息分手各風煙堂裏懸徐榻山陰訪戴船何時尊酒共從此數流年

次遇仙橋懷宗吾

幾年詩癖者日日不開關愛我四愁詠因之一解顏迢迢鄭縣路渺渺中南山悵望長空外秋高雁未還

次新豐懷渭臺

富貴輕于葉誰如季子賢追遊方信宿奉憶又山川孤雁渺難下雙魚誰爲傳最思揮灑妙惠我遠遊篇

過懿齋

行轍大宇內此地洞巖深仙人好圖籍悠悠覽古今孤守爐中藥再行膝上琴興來吟嘯日錯落九天音

贈玄山邢丈兼呈同讌諸公

蚤年辭組綬戀此木雲庄松菊深雙檻圖書貯一床有時客問字到處詩投囊我亦躭幽者因君數舉觴

舉觴憐衆妙意氣出人群燦爛觀星聚優游坐夜分天開亨泰運世有　聖明君好結玄山社相依博令聞

搗溪見招洎惠予詩篇答此

一見王摩詰高懷獨契予錦心應自有藻句復誰

如矯矯風雲佀悠悠水竹居傳觴恣笑謔明月轉
宵虛

感薇田翁見寄

浪迹眞落魄忽枉上卿詩問字十年志登龍一代
思徬徨緱氏麓躑躅輞川涯五岳探幽者飄零奚
所之

薇翁見訪不值

逆旅長安舍時停長者車賦形元珷玞莫擬是璠
璵捫蝨談非侶焚魚人不如騎驢儔魏野浪呂漢
唐墟

登書樓懷槐村東軒

晚霽屑雙屾登樓敞六虛遥天一雁遠近麓平林
踈怊氐歌聲壯端因憶爾初荷軒觴咏處何日接
襟裾

喜霧留焦宜二子小坐

忽散長空霧能來遠照光無營嚐潤鯽有客到茅
堂漫此酬清興因之就短章豐年饒黍稷畝畝戴
君王

寂寞

守拙元爲福無才莫嘆貧但教百志廣日抱一腔
春道義憑山斗功名等壒塵丘樊雖寂寞自古有
天民

丙子重陽日山亭讌集

久雨今開霽延賓一舉觴野雲猶縱逸名岳自昂
藏挿菜分萸綠憐芳採菊香淵明得瀟傲蚤脫利
名韁

宵吟

河岳深秋處幽人臥艸團月明凄夜色風力透窓
寒袁氏貧眈睡盧生梦已殘太平百慮歇棲息一
枝安

王華溪返襯家山

游子不復返聞之傷我心靈輀歸梓里墓碣表家
林功業驚人世聲名竟陸沈浮生一幻梦爲爾動
悲吟

弔南原薛徵君宅薛子分符不就職高尚以卒
住在魏野艸堂之西

徵君憐即世松竹蕪頹垣尚有彈琴石而多聚雀
痕辟官何慷慨潔己立乾坤千載清風里東鄰高
士村

潼關道中

路近沙坡墅行期望氣關喧騰鳥語合淒斷鴈聲
還出水雲如沸沿堤樹若山恍疑塵外境灑灑拂
塵顏
郊園秋集
不到郊園久非甘市隱心山容開曉席霜氣入秋
林雜下陶公興風前梁甫吟浮生徒役役何怍歲
華侵
零口懷三峯宋太守
磊落三峯子才情迥不羣往同南省試獨撰漢京
文友切范張誼民懷卓魯勳龍門瞻對邇何以躡

清芬
零口旅次夕興
星月皎如洗霜天無翳塵幾人方入夢萬籟正含
眞起立庭除下逍遙湖海身生平躭靜逸此際更
忘貧
再宿零口鎭
昏黒星窺戶啼號雁不休呼童聊市酒劇興欲登
樓坐待三更月眞消萬古愁天涯形勝地客子得
優游

忽過灞陵原還增客子煩山川一曲地籬落數家
村夕日斂寒照巖風促遠喧漫漫津渡處誰復應
吾言
過張太谷憲使墓太谷都指揮應襲
復過將軍墓蕭條感客腸有心希郭冦齋志負安
攘誰氏曾懸劍無兒善繼芳化生歸大道脩短未
爲傷
長安道中
早發長安道孤征拂露衣驕心過兎苑回首憶漁
磯野鶴寒方唳癡雲凍不飛前村欲問酒客況一

爲揮
咸陽道中
嚴冬當霽日陰翳忽辭寒不誤小春月因成游子
歎啼鴉依古木宿雁起平灘對此吾躭興誰言行
路難
西遊眺五陵有感
奮跡遊郃滸休鞭疲瘦驢探奇八水渡領勝五陵
墟太息飛沉外開懷跌宕餘功名蠅戀者惆悵一
憐渠
宿山人家

野宿部封里人家池水西吠肩候詩犬驚樹畫啼
雞籬竹穿雲裊天星垂戶低幽懷愛閒寂滴句倩
誰題

喜小山母舅登科

舅氏部山彥名高翰墨林九朝簪組裔一代治安
心彩鳳初凌翼明珠倏起沉來年三策獻纘世聽
臚音

讌楊磐野縣齋 丙子小春日

岐路梅花館相逢亦灑然酒醇高店糯膾美曾橋
鯿清晝無塵地陽春有脚天幾年懷問字竟日得

談玄

與福玄張子

博雅如君少交遊見爾驚山房談末夕世路感平
生廊廟頻徵士疆場久罷兵庶康寧大命端賴翊
八英

與衡軒張子

衡門攻究足徵碎在須臾元自經綸志非千章句
儒祥麟游國藪威鳳翥天衢耿耿西京頌相期勳
業殊

世爵堂讌集

太史風流遠尚書積慶深幾時芝出檻忽已玉成
林讌集賓千里歌餘酒數斟徘徊忽賦咏月過稷
山岑

鹿坪精舍小集

南山煙霧合梅死正凄其喜有高人約來揮古玉
卮論心三載後賞與二更時佗日相思處商巖寄
紫芝

鹿坪南軒雅集二首

寂寂柴桑里相依雲萬重偶逢君子讌倏展丈夫
容簑笠多幽討江湖無定蹤欲談高士傳座有郭

林宗
劇談白日過若在赤城間故國瞻芳躅塵埃開壯
顏持觴浮緑蟻舉眼見青山勝地欣同樂風流未
可攀

丙子除夕

六十明朝是孤吟此夜人菜盤供小饌杞酒願長
春安石登山屐林宗折角巾應須遊五岳選勝即
垂綸

山中二首

天地容吾懶行藏非陸沉無才酬案牘有幸憩山

林白髮蕭蕭日丹丘浩浩心叔卿新有約高卉車
箱卒
自上青山逕無嶄游眺孤峰衙喧野賓蟻陣溷修
途每坐黄公石間看白日徂悠悠塵鞅脫時世棄
唐虞

丁丑人日

日色上東舍祥雲匆匆滿天長春初啓醞巳日喜意
鮮跌宕孤蓬子雖熙萬曆年無營聊靜逸有雨即
耕田

孤酌二首

林巒清心者懸知夢寐安向來虛釣餌早已避風
湍厨内醞方啓亭邊梅半殘孤懷與孤酌一嘯即
成歡
岐路多英俊相逢知已難讀書馳歲月任世愧衣
冠古道憐稷契時名憶范韓英雄一夢寐倚杖浩
成嘆

與鹿坪觴卉坐間得平峪招遊之簡

忽闢早春館爲酬坐隱期滄洲有白酒竹火煮雲
芝慷慨心能暴風流世所奇更圖蓮嶠上歡晤叔
卿居

春風亭

春風吹不歇宇内半塵埃志意聊漁獵行藏溷草
萊清樽常結侶白髮笑相催三月韶光近名花喜
欲開

寄馬三表弟

喜得春來信知君文事優有才追沈宋揮筆落琳
球芳草池塘夢長川雲水舟何時郤濘路携手豁
吟眸

答鹿坪上巳之招

爲念招携意來遊雲水鄉嘉辰逢妙侶勝地復新
芳疆圉無烽燧　朝廷有紀綱山人不獻策沉醉
味滄浪

山亭

茅亭山畔立下視遠含情鑿筑破孤悶沉酣逃隱
名風廻紅雨砌春滿赤霞城舞鶴憐雙過翩翩逸
興生

飲田家二首

步屧田家去路長息茂林爲怜花色澹始覺春光
深野漲留新磧浮雲散遠岑幬鳥能縱矚愜我浪
遊心

忽入田家舍梨花撲面飛匆匆無禮數皡皡息心機但博雍熈樂始知城市非杯中不盡物何以答春暉

南谿草堂小集

風熈當泰宇野老自相親暫爾班荊會渾忘藍縷貧梨花方啟醞鷺羽任欹巾秉燭猶呼弈塵寰疎放人

丁丑初度前五日鹿坪見邀

麗澤須高彥歡娛浹至情柳芳初布蔭桑吐半含英翡翠衾花色鷦鷯娟鳥聲無辭千斝醉鶖此二

毛生

夏雨草堂述懷

雨至堦墀滿水雲方遂居捲簾迎爽氣拂案展圖書歎吐香仍潤鶴鳴步且徐生平躭靜逸此日複誰如

與蓮岳蓮泉二君小集

共酌蓬軒下依依慰宿懷談奇驚爾接好古是吾儕林靜鶯聲和風微雁影排飲醇應醉德豈謂倚金釵

病馬

困憊眞云極嘶風氣不揚昔年襄戰伐立績在疆場似鹿千金貴如龍九逸良負圖誰顧爾寂寞華山陽

五日讌集感懷五首

雨霽林丘淨茅堂讌上賓朱羨便采鄭童舞憶祠陳蹋草無勞足剥菰聊入唇觥飛蒲艾酒歆又任綸巾

二氣初交日當筵好勸觴共駭鷗鴒異復喜蟾蜍良競渡汨羅怨相扱綵縷光感懷莫悵飲吾道自滄浪

世事無勞嘆須酬節物殊施髯遺古憤賜服想鴻儒射黍聊沿俗羨鳧一快吾奇峰筵外出倚興好傾壺

嘉侶皆才子談奇讌草堂浴蘭方自馥烹鶩漫相將閨秀懷曹女山人念李唐江心誰鑄鑑持以獻君王

嘉辰歡未歇改席話良宵雨氣清猶在星光射不遥浮萌官罷任蓄藥跡同樵皡皡王民侶微醺吹洞簫

憶阜渠寺遠師

倚山精舍好浪跡戶難扃逕入中條近峰連太華
青接談憐道氣拂袖惹花馨乘月移歸杖相思改
歲星

閒居

身外誰能慮丘樊聊爾棲無營教鶴舞獨坐聽鶯
啼任長侵庭草狎看入戶雞漢陰有拙吏吾志欲
思齊

懷于山吳丈

次第緘書至停雲入望迷君羇易水上我釣渭川
西廊廟多賢哲疆場罷鼓鼙論心慱一梦萬里不

爲睽

閒居二首

容迹天之數閒居灌藥苗龍鍾方偃蹇鶴髮任飄
蕭酒料貧難備詩朋不可招靜時聊一嘯萬古恨
應消

長劒倚天外風前牖且歌踈狂甘自樂富貴欲如
何垂釣有新岸彈琴趁短莎隣封多道侶悵望遠
山阿

即事

閒居惟博古得句笑無醻老去交遊少家貧妻子

愚戶山便少華釣水近西湖落䴉飛鳧子躭清忽
鬢紆

賓至

科頭踈懶性塊處厭紛華石榻晴臨日藤籬晚帶
霞留賓炊茗竈汲水向鄰家設弈供清賞歡情未
有涯

獨酌

世事慵開眼人情賤隱淪不如修性理而以樂天
眞露頂風爲扇尋芳酒是親攝生無愧怍珍重未
衰身

村居

村墅依棲久乾坤一懶夫躭書悲眼澁沽酒笑錢
無裁紙收蚕子臨池畏鴨雛養生不用術方寸有
蓬壺

高氏伯仲來自嚴坡之墅

伯仲眞聯玉情高誼比山贈來一切脯遥下九溪
灣把酒憐華髮傾心講大還徘徊松桂塢歌嘯欲
開顔

送高氏伯仲

市廛君作苦匆猝即還山家在芙蓉峽雲深虎豹

歸到時開舊釀恣意賞芳殺曠世嚴陵侶清風不可攀

閒居二首

寡交脩靜業誰者已忘吾惑面有青山對心因綠蘚貪非甘逃跡跑敢曰附瞿曇禮樂斯須重周旋久不堪

歲月頻增老無康莫怨貧臨風時一嘯抗行在三泰宇宙付杯酒生涯只釣綸但脩玄默守日日自涵春

梅下

五月梅亭下輕風襲我裾謳吟中散句展弄右軍書清逸凌浮俗疎狂謝長譽昌朝樂偃仰不說入華胥

憂郡倅周蟠翁因憶周宗道宗道者予門人因憶之

自別關中郡遲歸江上山才深詩畫理興出簿書間千頃湖波量三峯岳峙顏懷君入夢裡悵惘杜陵灣

今子文章伯年來復若何耽書饒著述匱玉在山阿渭水無魚剖江皐有鴈過封題懷遠寄搔首漫長吹

雨後

雨霽園林好風來溽暑清沙頭方鶴步屋角復鳩鳴雲爭山流翠畦新菜接英坐吟白石案始羨解塵纓

閒居四首

跡僻交游少非干靜養深矮簷移小榻隣樹借高陰有酒詶清興無官遂懶心經旬常閉戶瀟灑罷冠簪

久息功名念身安禮數稀高林來鸛鶴列檻有芳菲過客常留弈傳觴勿落暉逍遙天地裏舞宦芰荷衣

不近市曹侶傲睨適野情早時慙擊劍此際嘆浮萍每覓花邊句常聽樹裏鶯寂然百慮黜豈憚二毛生

靜眼辭塵垢閒居憶古人重身方愛道無欲自安貧逸興陶元亮高才鄭子眞藉茲一盃酒受用煎山春

夕興

雨能驅溽暑枕簟忽生涼苦思無佳句新醅有異香起駿坐射戶任愛竹爲夯貧士清于骨非縁荷

茎裳

孤懷

閒居當夏永郤埽坐雲門數葉熙康世五陵雞犬村孤懷恣瀟洒高興陟岡原識破浮生理無言道自尊

聞尹丞棄官歸昌平

一命緣何事迢遙趙魏過疆場聽石月忽復憶煙蘿憐爾英雄士懸知感慨多故山風物好日悖醉顏酡

夏日鹿坪見過

郤埽躭閒逸仙郎忽駐車夏林當雨霽爽氣使心舒香薦銀塘鯉光浮金盌蛆優游朋好讌歲月任盈虛

過鹿坪精舍

酷暑敞幽居清談塵慮祛我懷因子啓君興復誰如好共琴尊樂莫教歲月虛請看百世上稽阮有芳譽

雨日

孤悶悲淫雨滄洲水接天望洋迷道岸觀物浩思泉四海應同宰兆民未晏眠撫時臣子誼端俟濟

小賢

雨霽

雨過山園好看山霽更宜玉蓮香出井金雀葉垂雞乍釀熟方漉林風清故吹蘭亭莫道勝只此解吾頤

悼鯉

神鯉數何窘詹公釣爾來久懷時雨望長冀化龍才舒下無人眷登高有夢猜虛生天地裏騰躍失風雷

東寺懷教上人（予髫年依上人讀書今五十一年矣感懷賦此）

倏過東城寺讀書憶往年遠公不可見蓮舍復開筵青草虎谿合白雲衹樹連浮生真碌碌誰識靜中緣

送孫湖山簿中江

此去中江路山谿幾萬重脩途看早鴈旅榻聽寒蛩劍閣雲屯盛錦城花樹穠公餘恣瀟咏姚合繼高蹤

感宣城伯椿亭衛公見遺

何事宣城老能遺出格生苧巾拭垢面澡豆洗塵纓僻性耽安道幽懷孫子荊山中求是侶敢頑五

侯鯖

丁丑七月二十五吳子山自西夏過郡歸都門

關弓行塞上知君豪俠心脫履向林中聽我清泠
音嘆此浮沉迹忽成慷慨吟倚天如有莘異地復
相尋

庭樹蟬

飲啄物情劇饑寒各有聲既辟煙火食何用市塵
鳴秋風勁羽翼碧落游高清恠爾庭蟬槩德音恐
未貞

送吳丈之華陰

山陰歸騎疾溽暑冒塵沙想到雲臺觀能亨陸羽
茶神仙多勝迹遊眺可忘家達士如君者應憐幽
興賒

郭氏南亭小集

亭無蓊翳木舉首見南山愛客能傳斝多情為破
顏雁聲辭渭浦龍氣出潭灣好醉秋光裏因君數
往還

幽棲

幽棲非避世省事自澄思久謝簿書役能酬海岳
期凌風鳴鶴日出木舞鵝時拄杖悠悠者因隨物

性嬉

雨日

雨日雲如墮芳林復鬱蓊地幽忽浪味與極付焦
桐解綬嵩東邑人猶河上公明當香餌覓垂釣借
長虹

鹿坪夏日見招

溽暑辭闤闠攜樽夏木林溪分背草細亭結死花
深蟬奮凌清漢蛩哀導苦吟始知河朔飲瀟灑滌
塵襟

與郡倅龍崖王公

醇謹丈人德循良盛世臣圖書堆滿几寶劍射高
旻苑竹清聯座岳蓮香逼身庭閒日種藥芳譽自
嶙峋

水竹居

水竹環吾居臨磯每釣魚三山初結屋六十好懸
車野老頻相問村醪雅共醵五陵豪傑地遺跡渺
愁予

窺園

窺園非我忘聊爾讌芳菲蔣詡開三徑姜平守一
磯風雲身事幻鉛槧道心違酒盡還沽酒林稍惜

落嶂

言志丙子夏聞董中丞撒郡索觀予詩

欲作無名氏翻嫌人問詩常偕雙餌釣垂向五雲
陂玉井有船藕商山多紫芝尋幽一採掇養我暮
年姿

懷坡田年大

三十年光去如翁侶所稀唐山雲正沸華岳鴈初
歸靜裏看中說天邊望少微彈琴勞夢寐寂寞對
芳菲

懷一海原子

夜裏忽成別彈琴負所懷數年不接踽四海孰相

儕遠漢孤雲細長空幾鴈諧相思時覓句沿麓走
青谿

丁丑八月十四日

明日中秋節秋光今滿軒英英憐老桂馥馥見芳
蓀鐵掛劉生笛泥封莊子樽武夷誰共調博醉臥
雲門

小鶖

羽翼方完體波濤慣爾游魚蝦廉不噬鴈鶩溷同
洲情比右軍沼奇変東洛溝冒隨黃帝幟督戰帥
諸侯

小魚

泖泖濠梁下金鱗亦宛然化龍應有分沛雨是何
年磯岸休懷餌河洲莫近筌豈甘勺水惠涸轍乞
人憐

劉一泉見訪不值

曲巷柴門僻微君刺忽投山人方采藥鳥道浪吟
秋家煮黃精熟亭開深竹幽無緣接笑語命酒賦
滄洲

感死川馮丈見惠先君子旌孝詩文

文學聲名遠摛辭光射奎雁來蓮岳下雲掛死川

西道爲綱常重情還金石齊山戶頻悵惘答謝幾
封題

五言排律四首

代陳褒城送蜀藩叅楊公北上

河岳封疆秀乾坤運祚新鄜延神聖里周召事功
身倐應明王出高超傑士倫細今瞻薦玉即古頌
生申揚鬚雙龍沛兄弟進士鷟驥諸七紳承家封事劇
力國許心頻時幸叢賢數人從諒席珍雍雍陛殿
閤矯矯出風塵密勿傒元德股肱堪四隣倚懷吐

琉球奏績定嶠峋纘慶中台吽聯芳清渭濱佐藩
方牧蜀入　賀條經秦民瘼應今達　皇恩會此
臻傳伊詹氣象鼎鉻讓眞醇道術竿顏閔精誠動
鬼神和鳴稱瑞鳳仁趾衾祥麟陸海文章伯　朝
廷社稷臣唐虞千載烈宇宙一時春古意崇謠祝
擒詞聊誦陳捫心慚點綬矯首仰絲綸

夙興 隆慶萬曆特倭虜降息南蠻勦絕大臣洽和小臣執法天下泰平亘古所未有也山中無事走筆賦此見懷

夙興未櫛沐孤坐聽鳴禽日上扶桑國雲開夏木
林有懷希石隱無客訪山陰聊作蘇門嘯還成梁

甫吟四方清澄數萬國奉王琛風雨年來足豐蠶
野不侵九關俱練士二相復合籌久任承新詔方
耕適故心綿延神祚永儆戒　帝懷深從此容吾
懶而無慚陸沉傲睨游萬象杳邈溪頭琴

旅寓雨中感積庵楊希戒槐村周戶部見過

西京憐二妙風雨過吾廬清對假山下高談粹古
初鳩喚復躑躅鶴舞時舒徐名士駿傾蓋良朋荷
接袂一　王興禮樂四海統車書救寒久無虞常
平新有儲訂盟吟社裏瀟灑附樵漁

丁丑五月念二日吳子山以叅謀衛督府之寀
夏過郡子山者前郡守吾師江夏近山翁之子
也別去三十餘年相對感懷賦此

嘆爾天南客誰能關岳期頻駭秦甸夢復覩漢官
儀抱策諸侯裔參謀萬里師雄談瞻道氣高躡踐
儒規追憶當年事眞憐古誼持若翁稱卓魯吾道
倚著龜原上隕星壘裏中墮淚碑白頭舊父老逢
爲耿新思

六言律詩八首

所客談有感

客至何須漫述無言即見眞如聊因僻性夷坦營

此良辰閒舒智術原矜亂世淸寧仰荷安居休休
洗耳澄慮不羨靈均子胥

適興

老檜參天傍屋如帷如蓋宜人半山過雨驅暑幾
盞新醪入脣阮籍空悲路窮原思不怨家貧乾坤
容我疎嬾萬事小如壒塵

命酒

醉後能超身世看來幻夢浮生嗣宗陶陶溷跡太
白衎衎爲情樂事筦絃隊舞高懷山水遐征瞬息
槿榮寂寞達人不憒愚盲

丁丑元日時余六十賦此

今歲忽遇甲子何如更事虛恢梅花開陽春館白雪照竹葉杯世界已稱豫泰賓朋好共徘徊倚筵誰子歎洽吟嘯欲凌九陔

幽興二首

萬事不如一拙滄浪石上看雲宿洲鷗聲相和伏藻游魚逖群漉酒籍茵興劇飛花隔岸香聞圖書博得隨我吟嘯常延夜分

靜坐能忘塵慮五陵車馬謝遊處處露峯堪眺深深葦港縱舟如昔者無名氏讓今之第一流梅花

倚琴三弄步屧忽過隴頭

獨坐

寂寂林塘獨坐遠天漠漠浮雲澹然此懷不繫久矣僻志離群愛聽花深樹鳥頻嘗日夕微醺身外之名休慕古逸能輕令聞

郤埽

郤埽閉門獨臥起來趺坐長歌冥冥凝望雲鵠默默含情浦鱟道以無名避咎心因有欲成痾歲華倏忽云逝太息人生幾何

六言排律二首

懷友

清坐長安邸舍懷人倍我相思秋風瑟瑟初力曉雨霏霏弄奇雲外長鳴去鶴池邊射彩留鷄寂思而听天籟長嘯或步竹漪鴻賓何時一讀玄機無術能窺丹砂葛令非偶飛舄王喬久離忽漫橫琴在膝淒其撫景蹙眉蕭瀟萬里征雁兀兀一枝宿鵲三益寥寥莫邁雄談待爾如饑

夢母 甲子母逝于今十有三年矣忽感夢一見并垂家訓愴焉興懷賦此

夢母雲軿逕至依依月底覲兒音容恍惚若即今古離思成悲憶昔力家丁變解紛平亥稱奇高才

沉晦辭藻遠見維持事宜曾子冰兢侶德周姬貞靜偕儀種松今已巢鶴立檻頻云茁芝繼述慚予在尸行藏聊爾安時何偕仰酬庭訓無善能令世知漠漠蒹葭入望悠悠鴻雁聯嬉毛女峯頭月出王母祠下雲馳仙蹤莫復追戀愴焉淚落難攜

左華丙子集卷之七

關中張光孝惟訓甫撰

七言律詩七十七首

望野

榆椰沿溪莽鄭墟晨炊煙細識吾廬地當古社山清處時在中秋雨霽初浴鷺自矜毛羽潔禿鶬隨意往來徐從今郤埽衡門裏拾葉盈囊註道書

秋亭

西山秋老茅齋裏乘興披裘亦灑然折簡遠招新道侶烹鮮博醉早梅天灌翁萬事惟耽拙阮氏孤危聊放獺最喜歸來稱靜癖松窗吟弄焦桐弦

即事

漢家美酒出新豐鄭國郊園煙雨中上客初歸燕塞北美人來自楚江東谿山鶴宿棲霞洞草樹雲連興德宮感慨莫教醒眼看蜉蝣天地是豪雄

山房小集次韻

春日鶯花遍九衢結茅新卜華山隅谷遺王猛留耕地洞有陳摶煉藥鑪蝶夢初迴酷好客桃源深處日攜壺蘭亭惜逝抆觴詠碑勒燕然渾浪圖

與郡侯李易齋公讌集涌玉亭二首

涌玉亭前一駐車更堪折取小春花九天雷動龍蛇窟萬里風廻島嶼家使節暫依滁上日錦袍頻出惠陽衙良臣結侶須傾倒彷彿十洲讌紫霞

涌玉亭中見晚芳蕙蘭逼座有餘香須拔竹葉酬高興最愛梅花比倩妝壯士倚天長劍在幽人流水素琴張習池金谷竟何事且向風前一舉觴

訪常氏

豈畏折腰歸栗里滄洲行樂合迂蹤曉煙散盡市城遠野鶴清臨水竹居蹤跡何妨麋鹿性太平不上治安書興來策杖崗頭嘯雙鵠冥冥度紫虛

喜雨二首 盛世賢相而忽有春雨喜而賦之

丙子二月十九雨喜添春水到漁磯關中赤地已千里海內黃塵太半飛風裊杏花今浥色錦攢桃萼忽矜翻農家盡云遂辨麥　主少國疑民不饑

太平天下樂年芳更喜山人雨與長宇宙總延堯舜祚笙歌合戀水雲鄉希仙丹藥烹龍虎屬草白麻賴呂張拉友共酣商陸酒匡床趺坐賦滄浪

春園

杏花桃花嬌欲語梨花棣花美偎偎小園坐來有幽興老大拂衣慚昔賢煮酒斷松廻漫鶴烹魚吸

水鷲雲泉五陵塵思掃胸臆一鑿生春聊自便

飲山亭

飲山亭子喜軒豁坐此塵襟一灑然少華故舜千嶂秀甘泉曲導一溪煙桃花棣萼春盈圃野菊幽蘭秋滿天拉客醉觴頻入夜少微南望更情懸

九日雨亭

陰雲忽擁三山雨萋首黃花滿檻開漫憶江州能送酒何緣耤野一含杯新詞翰苑唐公興好句溪堂謝子裁佃語茱萸臺館內暮雲歸雁首重回昔唐伯可奉物撰重陽遇雨望江南詞謝無逸溪堂集有滿城風雨近重陽三絕

聞西洲諸公入關

聞道羣仙下海島五雲飄渺閬風高陽春烟入陽和館白雪清依白鷺袍直以尊鑪供燕事豈慚雞黍戀朋曹請看灞上梅花發當與那能首翠濤

和王明谷除日獨酌韻二首

明日春從天上來新醅今夜好須開掛冠五載渾成樂對面三峯數舉杯衡保當朝頻顧命英雄授鉞幾登臺逍遙湖海無懷子醉擁琵琶憶善才

瞞世人憐八斗才思時遐想黃金臺雪留殘色供詩興梅邊寒香駐酒盃貧賤者流寧外慕雍熙之

運況重開浮生如寄須行樂明日江頭春又來

乙亥元日小集

五十八齡事草草六千三萬總成非倚筵梅萼香隨酒傍座竹枝清拂衣憐此歡情空玉盃任他列幟到金微明王元會當今日陶令還應醉夕暉

甲戌生士鳳

報到生兒詠弄璋芳年瀟灑坐滄浪漫教竹葉傳千盞敢說蓮花似六郎萬卷倘能陳几案九朝快覩接冠裳老夫少室懸情苦丸膽應期門祚昌

北風

北風何烈天暮陰古鄭游子情不禁採芝欲歷三山嶠提壺偶然一醉吟漫以琴中能寄興豈云世上無知音往來更向崗頭立萬里相思雲水深

喜焦子歸

徵君新自辟雍歸勝事能傳傍紫微三策尚留茅舍笥一絲營釣渭川磯山村濁酒報方熟野塹梅花開不稀況說多才稟盛世端應酬醉賦春暉

南園懷母二首

祖計恢恢賴爾承艱危甘載切冰兢德幣孟氏元同調農事姜原緒可憑竹桂清輝列檻在松杉直

幹九霄凌憂來長日思萱艸得句秋山恨轉增
老木垂陰百丹深一亭宿搆對南岑當階蘭蕙芬
芳出汪沼魚蝦次第臨醇泛未忘九膾教鼎豐徒
感斷機心古今賢母懷應劇幾度窺園痛不禁

過表舅閔公家園

早辭一命歸三輔瀟灑中南舊隱居壘石成山饒
檜柏臨溪敞戶見芙蕖英雄晦跡憐雙劒親友交
情比二踈有子拾珠照萬里化龍指日上清虛

東公領確山命便道過里次韻送別二首

仙郎初下黃金臺復向山陰探野梅憶昔香生中

岳路是今花滿大河隈楊球每頌飛蝗過荀覬曾
聞彩鳳來大器應推佐社稷望隆廊廟見高才
祖筵一博醉頹酡悵別風前贈劒歌意氣此辭稽
古會虛懷能訪考槃阿寰中賴爾襄熙泰山外便
余戀薜蘿闇道邑工欲乂任漢廷循吏後來多

林中觀漲

凍雨今年何太恧倏焉忽焉奔巨川陵谷易形虹
掛眼魚蝦得志途行船水外無天盪白日林中有
客釣蒼煙哈然長嘯澹攖想役役問津悲昔賢

題蘇丞雲山精舍卷

怡雲精舍錦城南倚興幽人常醉酣松檜龍蟠靈
氣熒發蘭春來瑞英參風高劒閣開君眼丹出巴
江洲世談吏事抱關不溷俗朗吟仙掌對書龕

春一日郊遊有感

楊氏樓頭柳眼青我來登眺喜春坰太平自合椒
花頌跌宕應憐竹葉馨阮籍病狂能自拙劉伶嗜
酒若為醒請看韓建朱温跡笑殺西溪散水萍

次酒狂子韻

醉後狂歌紫竹堂桃紅柳綠感年芳班超萬里碑
皆辭阮籍孤懷興渺茫豈謂漢京五鼎貴能辜槐

里九霞觴東風莫遣春歸去留取酣心依枳墻

答平峪感懷韻

會笑劉伶戀酒鄉那知塵世枉奔忙馬援裹革心
無已王粲登樓望轉傷柱史度關辭組綬中郎入
國誤文章從今看破邯鄲夢今爾因君不厭狂

秋日十首

秋深半發黃花蕊尤喜催花來曉風百歲行藏長
劒外孤懷瀟灑素琴中祇緣湖海能身逸豈謂蓬
萊有路通悼往悲來恣眺賞離離禾黍建章宮
絳霄之外飛鴻度墜落秋聲恍惚聞十載慚余鍛

羽翮九天羡爾御風雲東躔地僻心常樂北極星
遙望不分畎畝未忘堯舜干敢如巢許竟離群
風恬晝靜少烟霧鴻雁離離沙苑鳴亭有良辰容
我樂娛無佳句使人驚忠誠任世推元輔恭儉當
朝見　聖明禮樂車書歸大順林泉深處好濯纓
不惠不夷人似痴無營任爾鬢如絲劍空星斗終
成溢書有兒孫數問疑檻竹被風常裊裊園花著
眼故垂垂編袍糲食聊温飽盛世江湖何所思
歲當乙亥華山曲壘石編蓬聊爾棲鄭縣大堤蘭
正馥咸林深處鳥爭啼年來全注九霞醞醉後行

吟一杖藜功業未酬壘綴志暮雲回首渭灃西
秋邑宜人醉插萸盛時烽燧九邊無非緣陶令輕
辭縣自有周公肯托孤梓澤蘭亭今吊古雞肥蟹
壯好相呼莫談夢裏三生事且盡方平十二壺
連年雨多地氣陰霜霰未交寒忽侵已廢釣魚任
子志追思抱甕丈人心傍榻不堪蛩響聒入林何
處風哀吟浮生未用悲遲暮滄海桑田遞古今
蒿草忽凌原憲墻鶉衣垢面興偏長賓鴻風外翩
翩過芳杜堦前拂拂香北郭常懷一劍報西施何
用百花粧逐臣遠塞增秋感矯首高歌天保章

綱紀當朝邁宋元萬幾綜理百官奔數年入眼桑
麻盛五服歸心民物繁箇老喜隨鄉事羣公欽奉
聖王言無勞法令紛紜出渾噩于今拱　至尊
聞說歸心順義王數年腥穢欵邊疆鄚州盡埽屯
兵舍河套全非駐馬場列鎮笙歌辭甲胄諸侯中
外秉圭璋詰戎自古圖光烈無那深秋感客腸

乙亥九月八日獨遊東籬

獨步東籬興不任高秋爽氣豁塵襟綠萸裊裊臨
風媚黃菊僊僊夾砌深未遂平生三獻玉空懷陶
令百年心明朝選勝還登眺那復瀟條自苦吟

乙亥九日醵遊東皐

登臨莫厭菊花觴最喜天晴興不妨況是太平清
九塞可堪陸海識重陽雲邊鴻雁鳴初過風外笙
歌奏未央徧插茱萸扳共醉祇須陶令恣疎狂

九日喜城中諸公枉過

殷浩原非嘆索居雄談劇詠興何如宜陽回首貂
裘敝渭上懸車華髮餘佳節幸逢黃菊綻高懷肯
使淥尊虛登臨感激羣公至覓句無成長嘯子

九日得許西洲書

桃林寄至許渾書感激秋風一訊予無計龍門接

琓琰頻期華岳覽芙蕖翛翛白雁羣過眼馥馥黃花近襲裾結侶登臺還憶汝停雲東望益躊躇

元洲張中丞入關

尊罏久遂江東興鳳詔隨雲下鄧襄開府三秦新節鉞撫綏百姓舊封疆清平已頌無虞世戰守須懷順義王從此至尊西顧歇范韓勳績耀旂常

辛未七夕

何討長空雲霧收浮槎霄漢思悠悠迎寒塞上催砧杵離恨人間說女牛人死已憐松似慕當簾不見月如鉤軿車綉幄銀州事佇立秋風倍我愁

春雪

陽春白雪頌昇平況是華夷不用兵照眼臘梅迎檻破隔林鸛鶴倚風鳴微吟轉覺滄洲靜惜逝新看素髮生木石恬居栗橡谷枒晴沿壑採荃蘅

雪中遲客披枕中記

院宇瀟瀟新雪飛有懷不見冷金徽天邊何處過江雁林下今開款客扉葛令丹砂渾欲熟潘郎花縣已成非枕中功業黃粱後笑殺盧生好拂衣

丙子春柱東石侯生女

刺史政成春滿堂和風吹出萬花香藍田移玉鱗昫苗滄海分珠燦爛光列檻芝蘭從馥郁御天鸞鶴任飛揚宣猷已頌三秦郡衍慶須傳九醞觴

王鳳右歸里

解綬爲憐歲月徂古今成敗一摴蒱青山館閣從閑讌白髮賓朋好自呼塘裏雲生龍起蟄竹邊風動鳳將雛晉陽回首驚天塹看破浮名日日沽

過虢田刺史故廬

虢老尋仙不復返空留詩卷在人間深春寂寂草堂靜凌曉英英花樹斑來往梁中新紫燕瀟條門外舊青山幾時騎鶴緱峯上見爾徘徊一解顏

夜讌少谷山房

文行君袞司馬氏風流復若建安賢詠觴盡日猶擎燭揮灑如飛不惓傳繁絃酸楚雲鸞下靈吹淒清山月娟客子恍惚赤城裏憐兹勝地開華筵

送孫悅軒之河津

與君西隴連鄉縣復集山亭寓時抵掌浩談安塞計素心不讀反騷辭春花秋月幾觴詠晉水秦關忽別離此去知遊文藻社早傳佳句慰吾思

雨霽

虹亘天吞渭水東風促雨沛咸林田疇自此徵

秋華亭泰懸知堰
帝心翠瀉峯巒堪眺望綠回池館足登臨慚無佳句
酬清興竹下悠悠一弄琴
答槐村見懷韻
西京藝苑存風雅此意寥寥誰與論忽訝仙郎貽
藻句便思勝地倒清樽一囊經濟收龍沛萬象優
游敞鹿門羨爾能超塵𡏖外懸知今古視朝昏
送膳部王蓮洲使蜀
帝子星羅稱屏翰西南巴蜀據雄區劍門映日天
書下棧道連雲使節孤一統河山經絶徼三分事

業覽洪圖懸知建議蠶叢國歸有封章贊廟謨
飲槐村池亭與周竹居孫文崗王南泉三君同
坐
巍巍甲第漢城中抱朴先生敦古風十載已酬經
國志孤懷不厭著書功日臨亭榭花容艶光滿池
塘龍氣通對酒況逢三盆友醉來長嘯振秋空
過華原張子永思堂
龍髯老翁返玄化此地新看敞故居冠劒輝輝承
子弟詩書肅肅守庭除遺花已滿雙堦檻有客常
停駟馬車秋日我來興嘆息漢京閥閱幾人如

感華原二子見訪
我生忽忽五旬九與爾通家四十年冠佩豈期三
世接文章已訝萬人傳蚪霄頭角看龍化絅綵岐
豐仰鳳騫經史承家須努力聯翩孝友盡三賢
華陰道中
雲外仙宮望不遥拂衣碌碌尚塵勞探奇何日臨
丹竈乘興虛懷嘯絳霄五鎮巍巍尊華岳六雄肅
肅入秦朝河山百二元形勝樂世于今戴帝堯
送王龍橋邵平溪還太康
小至之後天益寒行人忽據出關鞍主賓吾已慚

孤寒臺館誰云見四難檻裏梅花方照眼盃中竹
葉足爲歡明朝岐路瀟條處縱有相思無羽翰
丙子小至日
小至江湖天地新聰明耳目不愁貧清芬豈願如
張翰重望恒思愧寇恂世道應同陽道長塵心未
礙素心眞老年一出驚人句滌倒山盃竹葉春
士龍誕日有感 隔句對體
昔時生汝阿孃在秀若高梧凌遠枝今日慚予烈
祖紹萍然滄海悲無涯瀟瀟白髮雙龍劍倚看松
梢鶴乳兒冉冉秋風一墊水聊傳竹葉笑催詩

題紀九臯徵君父母七十雙壽卷

讀書萬卷漆園吏續史三長班大家八座人驚鳩杖並九天聲遶鳳笙遐龎公黃獨思應遂萊氏青山計亦賒更喜庭前立玉樹明年啓醞讌春華

邠州鶴石閭丈寄我未刊詩相訊賦此以懷

鶴石山人劇所思今春訊我未刊詩斗城不復琴樽共邠水常期杖屨隨竹葉清冷新啓釀梅花燦爛故依籬興來勉就懷君賦鶴駕長空望不移

久旱喜雨寄閭鶴石 甲辰年作

入夏郊坰青草枯風雷昨夜起天隅依稀見雨沾三輔慷慨登樓望九衢自嘆江湖龍寂寞遂令畎畝日虛無今年大有關河頌誰應中興傅說圖

郭吏部精舍秋感

山陰之圃瑤華館吏部風流酷好清兩檻水蔥何鬱鬱八窓芸草復英英長林辭夏鶺鴒去夾砌驚秋蟋蟀鳴倚興肯虛雙玉笋思玄高詠憶張衡

丁丑杜東石侯次女生

棲雲樓上翠雲流此日雙雙仙子遊占鳳諧聲通碧落倚鸞分彩射玄洲壺天蚌產麻姑月蓮岳香生毛女秋配德他年應恨世冰清玉潤誦君侯

春日漫興

山人病眼忽昏昏慵漫廢書吾道存白日青春好院宇蒼松老檜園臯原凄凄斷鴻下逕塞究究早花開近藩如意手携過北里欲邀知己破芳樽

清明前一日與任齋鹿坪南溪遊西溪

蜿蜒鄭縣長春谿結侶行春讌古隄城市携來一斗酒村家供有三峯鵝鷺行見泛意涯適柳颺花飛眼欲迷東南聞說好山色陟阜眺之還杖藜

清明日過東墅

行年六十鬢毛蒼林壑清明引興長竹葉在筵浮綠蟻桃花刺眼妬紅妝倚天神劍雙懸壁憤世幽吟獨駐囊結侶遨遊訓令節不妨沈醉水雲鄉

拊膺嘆

初夏雨餘漸鬱蒸杖藜結侶登岡陵攄懷塵外有清酹繫日天邊無赤繩慷慨少時今始笑風流老去誰能增微吟轉覺江湖迴梓澤蘭亭獨拊膺

讀太白孫山人集一

苦吟浩嘆爾誰氏吳越遨遊形獨勞惰底讀書不用世向來揮筆每如騷逍遙蹤跡道方遂流落江湖名益高達者無須莊列憶因君抱朴羨玉晶

竹南草堂

竹南草堂堂不深堂裏石几割球琳圖書列卷憐芳潤弓劍在壁生幽陰聽鶯宛宛向新樾見鴈悠悠淒遠心十載悔教簪組誤此君一接清難禁

飲山亭與吳子山小坐

把酒不飲竟何意匆匆如夢復如痴二華別去五湖迥三十年來萬里思鸛鶴飜風下碧落榴花照眼臨茅茨拂衣馳馬西凉國此興依依當共誰

來山亭讌集呈納軒魯泉仐山

伏日尋幽少華隈倚林泛箪足徘徊脩篁裊鳳淩霄漢老木如龍奮草萊佳侶雄談百代事盛時眞羨五陵才興來天外騁嵩岳長嘯還登待月臺

郊園靜坐

策杖郊園聊避暑偶逢勝地一開襟誰移白石當芳澗自有清風坐滿林心到靜時息妄念人隨閒處起豪吟遥空舞哭雙玄鶴山氣蕭森潭水深

送蓮洲王膳部北上

三秦豪傑君超踔萬里風雲此著鞭節制將承開府命寅清夙誦秩宗賢文園撰述輕辭賦綠野盤桓戀惠蓮杯酒無須淹祖道蒼生望已繫頻年

七言排律二首

深秋吟

平居最愛深秋雨覓句行吟不出村柿葉已紅菡萏岸草根漸白柴荊門馥馥孤蘭香傍座翩翩雙鶴舞前潹鶖鶬倏入屯雲浦蟋蟀空悲沙石痕忽漫傳觴忽漫醉醉來長嘯臥山孫

輓太康李栢林公 公邑余之原籍也二子俱縉紳余故以事與公同逮汝上數年後聞公卒悼之賦此

嵩山老栢忽驚秋摧折傷心倍我愁孤鶴多情猶繾綣幾枝餘蔭當林丘輝輝琥珀堪廷獻皜皜茯苓足世求白日青天擎紫玉冷烟淒霧護蒼虬吳侯返國能懸劍孺子還天欲致芻况說遭時同患難可因分手斷朋儔向來擬頌歲寒德迢遞關河滯小舟

左華丙子集卷之八

左華丙子集卷之九

關中張光孝惟訓甫撰

五言絶句二百九首

山行

漫披山中衣不閉山中屋荷畚向岩頭依依掘黃獨

村居四首

我有躭書心終日方丈地足跡不市城一徑艸芊蔚

渺渺萬卷樓古人俱在上尚友古之人不須五陵望

世事了不談澄心日好古靜裏保天和含光慕哲矩

下山一片雲幻光護我屋興來浩浩歌振響上林木

猛風擊窺牖殘夢忽驚回對酌南亭竹何時見爾來

夢鑑蘿子

過叔上人墓

飛錫何天去逸雲只虎谿萋萋秋草內殘碣是誰題

送孫旗山郡倅還山

拂衣隨雲去能辭塵處勞風流驚世屬共仰嘯臺高

與石閣丹砂令二首

我聞石閣翁脩玄石閣上甲子萬年遙日日發清唱

石翁心若石胷次一團春身雖在闤闠道已徹天人

招楊子飲二首

煮酒攬竹葉烹茶點松花君還能來否逍遙道士家

老鶴如解語隨之望爾車空有停雲思雙鴻過大虛

食山藥

山中多薯蕷何事苦貧居瀟灑林陰館閒看種樹書

妬婦門前路二首

路當妬婦門春草長若箇貽彼畏妬人往來不敢過

妬婦頑于石化之誠獨難關雎憶千載閑靜足為歡

溪林漫興十首

溪林一片石弃友頻相呼歲月忽已逝清貧獨契吾

天邊一片月夜夜好相求但取千觴飲直輕身外謀

樵子雲中歌牧童風外笛悠悠解組人衎衎情方適

風恬白日靜孤坐四山幽聊作梅花弄餘情憶遠不

希仙喜煉烹好寂求禪誦漫寄物外心無勞惜世用

張玄陳倉丞高適封丘尉不為塵俗羈希聲方勿勿

讀書住石岩倚杖看雲氣清光企傅咸嘉句慚張謂

餘者經秋劇清光入夜奇芳尊與明月疑我是相知

古意存風刺寥寥直至今元聲與元氣何處問知音

抱膝長吟者悠悠守釣磯天有參商宿人間管鮑稀

得西京古瓦作硯

沆洋涵形骸前之千歲遠薦君大雅堂磨礪見忠悃

乙亥穀日

穀日風雲淨應占大有年聖朝神祚遠好治數雙田

過提城寺懷王秀才 己巳年作

又傍提城寺從懷如玉人不知幽築內花發幾枝春

招南溪任庵二子

春入早花天因君博一醉請看鴻鵠飛渺渺爲高致

題紫鈞頌萬曆時相臣

執節紫袍者汝心良是虛清風應萬里俯仰有誰如

坐張推官宅有感

張謂函關去何時見爾還徘徊堂檻下秋憐蕙蘭間

贈據川王孫

紆曲樊川隄據之結斗室著成續史編規諷由君出

寄杜陽郭徵君 諸郭風雅聞之惠子賦此

杜陽新有築葺杜舊靈基日日事幽討芳名繫我思

寄春江郭茂才

百里曲江春淹留海上宿幾時龍沛起惠澤遍斯民

寄紹崗郭徵君

前崗龍若奔後崗虎突兀崗上彩雲多芝蘭滿地發

寄懿齋王孫

天民好懿德帝子抗塵氛灑翰馳風雨耽幽是我群

過濱右滿公南莊四首

南屯濱石翁瀟灑稱人傑責勉買良田太平甘守拙

屏列九邊圖囊留百將傳封侯斷夢思日謊飛花院

奇花環檻栽老木干雲立擬阮石溪邊天風忽漫襲

客散濫觴竿鶴起舞皆除此樂蘭亭繼吾栽蕉葉書

懷張䄂秀才以太初白鶴忽不見月明秋滿林

十字爲韻

我有易州鏡贈自易水客相思白髮時一照一翻白

君登漢水舟我任青山郭望望生凄其遙天淚孤鶴

黎牀枕易卧重義懷結襪凄凄勞夢思歲月恐飄忽

我有春花塢君艤漢水舟倘希子猷興能泛山陰不

贈我紫竹歌寫向青蕉片日日把玩之日日與君見

西鄉君到時柔落釀應發君若醉西鄉東看華岳月

促織叫不歇繁砧聲壓城悠悠孤夢醒耿耿三星明

兩過西溪墅行吟芳杜洲因思三益友寂寞萬山秋

君行邈邈天儂自離腸斷別君在中秋今夜月仍滿

相思擬素琴爲爾相思深來歲江頭雁音書達上林

郭令公祠前雙樹二首

老木幾千載祠前雙挂樑誰人擎棟宇此物足含情

令公留遺芳庇德懷君子梓澤稱嘉林清風日日起

夜讌次張子韻二首
喜讌中秋月須教縱管絃百年渾是興能得幾迴圓
明夕思今夜金波好盡歡請看把盞處天上舞青鸞
絶句
詩開天地秘酒啓聖賢途古俗能還者非干章句儒
賤名吟 題希夷峽碑陰
我愛無名氏無名俾世呼華山龍蟄客豈謂壯心孤
懷西河張推官二首
一鳥西南去一鳥東北鳴何時能比翼空山求友聲
問訊川中使相思深更深倚琴叢竹塢杳撥白頭吟

詠月二首
本是清冷姿浮雲忽爾妬九天放光時狐鼠紛紛懼
天公有明鏡頗怪被浮黤只恐到中天妖魑照破膽
即事四首
早雪輕沾土殘梅始趁風倏向瑤臺下琪花喜一逢
冉冉歲華去休休聊一吟懷人不可見相思深復深
閒寂訝賓訪開門共剖尊醉來歌伐木此道幾人敦
賓心戀芳艸主意樂陽春若憶盃中物應慚高興人
懷左夏伯二十首
十載幾逢君懷君邈宇宙君登大雅堂定擬青緗富
左思驚世才辭若彩雲沸聞說賦三都洛陽紙應貴
君稱少司馬文興復翩翩四海無烽燧欣逢堯舜年
王如君德潤關嶽是誰儕降福酬忠亮天心自孔皆
時當二月天我蕩五湖槳拉友日高歌日日菩提長
常眺齊雲址夕陽淒故宮悠然歌雅頌猶見古人風
靈犧披綺繡身命薄如鱗蟬響雲林外超然不受塵
操觚十年前解綬十年後紛紜世態殊唯有青山舊
范睢侈威權蔡澤陳事典笑殺陌頭人富貴車輪轉
鄰壑有藥塢沿溪有釣磯兀兀自來往交游相見稀
終日望停雲關山逕阻隔思深夢亦深醒時東方白

所思在何處羈縻帝王州碧落杳鴻雁梅花遍隴頭
偉矣聞高誼雷陳與范張有懷莫逆子悠悠天一方
歲歲長相思歲歲異鄉縣花事幾逢春天涯人不見
萬鳥同一飛萬車同一轍如何同心人恩情中道絶
掛劍以全信貞心百善超過門不入室對面千里遙
恍惚百年中莫恃蕣榮媢歧路棄知心爾心一何為
新交貴亦疎舊交賤亦密所以君子人交情能若一
太陽雖一照陰壑不知炎膏雨雖一傾亡草不被沾
水以石生激月以雲掩輝宦途不坦易誰能早拂衣
題雲山卷二首

雲光墮玉壘幽築正橫琴誰識高人興能延大雅音
舊說玉壘山浮雲時變幻中有芝蘭英彩彩隨雲綻

東龍谷生子

龍谷深何極神蚪日日生爲霖當盛世四海慰昇平

東鳳谷生子

鳳岩高不極叢竹何亭亭老鳳將雛出乘時儀舜庭

東墅四首

種樹青山下珍之非一朝古根連奕葉虎突鳳逍遙
玄鶴下蒼巘黃花開淥樽酒酣看舞鶴倚石蹲雲門
舊業餘喬木新亭藏古書卜幽䏚著述非戀水雲居

苦節幾枝竹含香一苑梅清風吹萬里調鼎薦三台

與南渠琴士四首

君家負清角來訪少陵谿一曲廣陵散白雲秋正低
感君和樂暢養德以宣情渾若塵襟洗悠悠野興生
我歌溪上吟君作水仙操輝輝秋月明此興誰能道
君自何天來復向何天去日日弄瑤琴逍遙濟塵慮

雨後與三郎慱小集

昨日喜春雨今日喜春風滿斟碧玉斝扳醉紫筠叢

元洲張中丞送曆

于于任山中採藥罷耕耒元無市井心何用知甲子

窺園

紫檜雙雲鬱青天一鶴來鼓琴風入案釣鯉沼依臺

招隱詩寄濱亭張公十四首

我愛水濱亭今日多芳草兩岸更飛花紛紛香氣好
水亭楊柳深柳颺白雲絮誰肯辭冠簪抱琴適意去
濱亭深歲華今日復春盎春水激清流鯈魴夕日上
我愛水濱亭今日花事嫣雙雙素舞鶴延頸望遥天
我愛水濱亭野鹿含靈芝避喧倚鹿臥長歌歸去辭
濱亭好藏脩何事淹圭綬秋來槖橡多誰識山中富
濱亭坐夕醺洶湧詩川沸誰哉勇退心道高稱至貴

幽人抱雄略韜光合渾噩海洋無順流雲翮豈前却
松鶴翩翩去江風鳴以哀稻粱雖自足不若早歸來
有客留公慕心躭身外名濱亭芳杜合入望白雲平
灌園漢陰翁抱甕有深智五陵多險途蜀道是平地
客云釜中魚愧殺林間雀一嘯鳳凰聲我懷孫著作
至人好空寂風塵不憤身非緣丹竈火碌碌煉形神
鍾鼎非吾願林丘自有天須知生處樂即是洞中仙

送易齋李侯之寧國二首

王氏新亭子正當少華峰離筵漫斟酌相與數芙蓉
襆華戀祖道別酒下晨曦何似離情苦糾纏楊柳絲

東麓迎澤野翁憲使牧郡二首

借寇迎歐老環滁只此山定將六一句鐫向華峰間

海內文章伯新爲鎖鑰臣中州舊節鉞指顧莫三秦

美人圖二首

侍衣當昧爽日日憶朝陽歲暮湖山側凄凄空斷腸

爲怨琵琶裏天涯嘆別離誰人能婚汝是汝千金恣

即事

武負多更練家和渠所歡誰者孟光子一世得團圞

雜歌三十二首

東陵種瓜人西海騎牛子茹眞良自珍今古稱高士

人生期百齡誰能遂志意讀書司世猷不如不識字

天邊雙黃鵠波上幾白鷗旣爾獲所適此外更何求

終日涸詩酒猶嫌未秉燭春花只恐飛寂寞困吾足

春風吹不歇吹出滿林花呼童從貰酒命酌擁琵琶

花亭在半阜几案堆詩書無言自披閱心契羲皇初

藝苑遜精深粵有崆峒子何公漢魏辭森嚴亦娩美

自有崆峒子古詩咸袞章誰人學李杜達此好升堂

濟西有古風詩思誰與同更覽長公述班馬亦爭雄

儀封浚川公濟南華泉老清新而俊逸他氏何足道

外祖濟西子內祖東谷公詩文典揮灑貫矣存古風

我愛王碧山詩者吐芳殺草謝壽春後能超虎豹關

昌穀云古逸矯矯在勾吳六朝而雅健熊卓儼其趨

德聰舊郃山七齡善騷選摛辭太乙公律調人云鮮

常倫與薛蕙太微與太初仰思皆作者學步獨慚予

濛溪閑四六沂陽拒狂鄙至若五岳公精明求泒委

張詩窺藝苑亦謂咀其華冲邑如高適秦有王彭衙

清新韓汝慶濤娟孫汝高駮騰二內子開口逼風騷

我愛鳥鼠子逸興淩虎丘袁袠與王寵摛詞稱好求

雅聞張伎陵精婉張敦物兼之見左熙今人誰彷彿

卓矣喬廉訪詩文漢魏如奮翮王祭酒清逸亦憐渠

祭酒健仍逸苦心追漢秦高談杳難即良史是斯人

我慕王明叔詩如春水清何時携醁醑共眺赤霞城

渭南劉東陵摛詞甚英爽西京舊大家似也竊餘響

石田與衡山画工擅妙獨風流詩思豪章柳並刮目

子新眞跌宕詩律得其精叔招詩逼古一病負平生

西亭清雅辭青橋流麗句明世二宗臣勳勞憐未樹

譽聞生海徼清與張含同升庵好典實似蝕爾雅風

四溟有狂客藻麗若爲賢坦夷十九首此調無人傳

李活亦瀟灑雲鳳難侶辭微吟草亭上浩浩一生思

昔遇渼陂子西園授我奇不愧西京彥懷君說項斯

抱籍坐巖下長吟憶古初風刺尙不重詩理乃荒虛

後谷許刺史山居十六詠

東皐清隱

雛鶴唳清響老鶴鳴九皐幽人眞隱處飮與日陶陶

山心茅舍

遠塵君子居結屋翠微裏兄棟著書多蒼生日望起

淸涼洞

幽洞駐風雲懸知無源暑林丘息我形思傍清輝侶

振衣岡

登臨千仞岡顧眄楚與秦振衣時一嘯悠此三天春

愛睡軒

原無出山心日日臥山裏自謂羲皇人靈源澹若水

深寒谷

吹徹鄒陽律春風回晝陰遠山憶居子何日可招尋

麾勝阿

愛玆羣勝阿景會百靈集吟眺春風時芳馨忽漫襲

遁逸窩

逸氣息嵓谷韜藏四海身五陵碌碌者誰識倦游人

騷壇

一片青山石幾人芳草吟情超塵壒外常愜隱君心

氷玉岩

主人氷玉骨戀此氷玉岩微醺得句處起舞舊朝衫

棗灣

誰植玉門種茂玆陵阜灣安期仙侶至日日好相攀

陽春窟

主人龍窟棲主人誰與對吟弄一張琴融和徹五內

挹嵐館

嵐光幻碧霄風逐入君牖片片䌇雲飛頻隨筵前酒

棲雲洞

洞中無客到來往九天雲知爾心能靜高游謝世紛

嘯風臺

刺史孫登輿乘風上嘯臺不知吟嘯處結侶許誰來

紫石梁

撐空架石梁幽討頻來往因無車馬過瑤草時時長

感志川寄遊山諸詩

見爾遊山詩翩翩動孤興行吟野徑中麋鹿爲傾聽

題近泉涵春洞中

愛此岩洞幽常駐青霞坐時來九天仙倡和有若箇

近泉洞筵索詩

春烘芳艸合侶入洞天孤挔底道人眼炟炟獨契吾

琴二首

凡木斲君形南薰撥舜膝苟非空洞懷豈有清和實
臨邛嗟爾淫誰氏陳清廟願逢榮啓期吟弄常嬉笑

劒二首

凡鐵鑄君形試之即大拜腹藏星斗文乃以清疆界
豐城嘆爾藏恥授專諸手風雨夜深沉應憐裂地吼

後賦白牡丹詩四首贈許左史

僊僊富貴花皚皚恭莊貌桃李恥聯容因之淳世教
巫峽一團雲瑤臺一片月配玆芳綠枝時有清香發
不藉丹鉛媚非因清白貧馨香達上帝直以素心純

輝輝翥表儀皜皜駭靈澈挺立澹然姿憐君天性潔

飮後谷山心茅舍二首

矗矗四山中數椽結草屋幽人坐竹牀鴻寶時時讀
此地問天近酒星光陸離斗杓能酌我醉後好吟詩

早發

早發咸林道南山百里青西遊秋事好吟嘯過溪亭

豹隱吟 送遇鵬子還山 二

豹文甘霧隱莫怯向深山況復明王世恢恢開九關

覽一松遺稿

百苦聲名遂千篇山水音寥寥懷大雅爲爾一沾襟

楊渠田同子敖谷秀才飮餞于長安北門

執此一杯酒能遺萬里情有時欲問字復入漢西京

喜焦任庵女壻登科二首

坦腹王家子乘龍上九天八埏雷雹起光射女即山
班姬續史文伏老通經語回視京升家生兒愼勿舉

覔句

覔句旅窓下一開游子顔睡魔忽據案引夢到家山

即事 光孝毋逝十三年始見岐山李宅毋姨忽丁喪子之變相逢悽悽不能言秪有哭泣而已有頃紀事賦此

依依無母兒孑孑無兒母相遇岐山時呑聲氣咽口

留別王道士二首

騎着一隻鶴日日九天飛爲愛梁山下清川守釣磯
蓬島幾時去相邀茹石芝得君烹煉術霄漢若爲期

與蔡仲言二首

聞君終日病寂寂臥雲房曾否東周夢栖栖志未央
往歲禪關下因君問息機如今白髮後始悟遂名非

寶稛堂有感

載臨寶稛堂爲憶楊廷尉持法慱清貧庭除莽百卉

扶風壽聖寺夕興

纎月到禪林照余塵盞心幾時能入定了悟罷豪吟

吊龍谷禹姨丈墓二首

憶昔遊燕市匆匆分手時先天談古易竟作後天思
悽其荒艸墓瞻顧二山中客淚因君灑高林復烈風
冬日與張渭干小集索信步行將去詩賦此
信步行將去梅花折一枝灞陵君有興應憶雪中詩
東塋三咏示士邁士度二秀才
松
蒼雲忽鬱鬱羨爾大夫根不負傲霜志高標聳鹿門
竹
我愛麥實幹虛心迴不羣好移鳳池裏早晚浥清芬
梅

栽培二十載撑達數枝芳結實須調鼎逢時令
聖王
王菊溪載酒招郭鹿坪洎予遊山谷寺四首
欲入龍泉谷先登谷口山香臺聊一坐瀟灑出塵寰
北望萬里沙西望五陵樹村醪莫掺觴白駒不肯住
主有王子晉客有郭林宗情傾一盞酒翠出兩山峰
杖藜當晚照曠視九天垠鵠逝摩青漢樵歌下白雲
雨後招鹿坪彈棊
萬古英雄事勞勞一局棊雨餘清晝議瀟灑足相知
招一泉劉徵君不至

溽暑彈棋日清風忽漫生劉晨招不得採藥赤霞城
採月岩
巍巍谷裏岩上有幽人坐吹到桂花風嫦娥時欲過
通玄洞
鑿開天地竅瀟灑息元形骨氣蛟龍種徘徊引灝靈
六言絕句五首
謝時人三首
請謝時人俯仰且便秋事觴歌醉中渾忘身世五陵
車馬奈何

何人愛事幽討與爾漁叢共羣說到忘筌失餌生涯
直若浮雲
雲外數聲鶴唳谷中一霎蘭香呼童抱琴隨我南石
取樂未央
漫興二首
睡起秋陰午霽仰看空洞虛明道人手把瀉實跌坐
聊依杜衡
灑灑興來莫禦悠悠暢志微吟羣魚漫遊新沼雙鵠
高凌遠林
左華丙子集卷之九

左華丙子集卷之十

關中張光孝惟訓甫撰

七言絶句一百五十五首

九日雜詩三十五首

九日風高多飲興龍山落帽憶參軍千秋誰復遇知己矯首長思豪傑羣

響山李白悲千古繼此誰人復上山辦徙登山壓巇遠洞巖蘭桂可能攀

齊王一坐高颯館入世呼爲九日臺但若淵明常被酒始知宋玉不須哀

嵩少登臨携酒爐茱陽餅與迎涼脯效歌尹氏文峯曲盡佩開祥慶水符

寥寥千載貞元初追賞重陽任百寮却笑摘花陶靖節窮愁極目五雲遙

詞臣能賦凌霄館膳部初供麻葛饍還示菊歌獨辜綬捫心九日益瀟騷

法酒花糕杳不聞粉餈麋象與民分便應醒醞東籬下對酌南山是我羣

曲江別宴眞殊錫自是集賢文學多若更重陽規諷出便千社稷永陽和

沙苑重陽聞射雁碣來較射棫林東花前自是躭觴舉歐詠何須嘲宋公

登臺補插茱萸房糕酒瀟條對客嘗往事龍沙重九會幽情復動菊花傍

戲馬臺前菊滿園最堪友椒比幽蘭暮西颯颯秋颯接翠錦斕斑香逼寒

上丁習吹鼓天和自是先王富庶多九日蕭郎能侍宴輕觴時薦落英歌（落英始英也見騷）

珠簾暮捲西山雨九日風流王勃詩何處磯頭坐老叟勞勞吟望菊花籬

蔣陵岡下令無菊陶令籬邊菊藥多叅宴布衣渾懿事班荊野老共高歌

芬芳淑氣屬寒英書賜鍾繇飛令名臣節更知能自靖何勳人傑會持盈

閒居終日卧滄浪重九登高興渺茫我亦希仙尋大藥眼中落落費長房

無射之律鞠射禾籬邊叢萼忽垂垂林丘正氣談松栢獨此花擎正氣枝

鴻雁來賓過小亭持觴無語對芳馨淵明非爲折腰懶自是知幾養性靈

霜花照眼莎堦平鉏盡凡蘂菊始英抗俗誰儔彭
澤令摘花無酒亦怡情
初蘭泛酒興應賒類渕湖邊菊燦花我亦有册浮
渭水那從銀漢問仙槎
秋光九日艷茅亭百種奇姿菊幻形豪傑共傳杞
菊賦漫勞掇取制頹齡
自來法吏聲名赫文學誰能不草萊裴李早時蘭
菊比周公自是用殊才
桃李從他傍闤闠重巖細菊也斑斑但因菊葉浮
觴日倘有登高為破顔

左華吉子集卷之十　三

林亭亦盡登臨興曠覽何勞上騎臺能使前朱喚
桑亭即同鞠酒放高懷
閑門雲外看鴻雁散步籬邊臭菊花正是授衣節
候到寒砧淒斷是誰家
阿母林丘百務勞倚松亭舘遠塵囂登臨最愧袁
師德俯首尊前不食餻
道士益州徐佐卿重陽化作雁飛鳴呼童落雁峯
頭看恐有仙人羽化行
鑷眉綫類怡然聲一曲文章萬里情細菊重巖凡
女若嬌歌雖出聽誰傾

九日盛開山躑躅鶴林神女幾相逢從今採菊多
筐簏合食松苓一駐容
酈縣人云高百丈酈潭流出萬家村依之飲食能
延壽何必重陽菊蘂尊
御史清流草表微淵明不愧苦懷歸若言妖冶桃
源好松菊七人應是非
亭菊哀宏稱秀蕚晚香韓魏重秋容衰殘一酌束
籬下應得優游興滿胷
自古黃華生庶草陰中華出色還中周官鞠衣教
嬪婦霜冷飆寒惜此叢草木之始曰黃華生庶草埤雅紀菊華獨出陰中色

左華吉子集卷之十　四

黃合中央之色周用鞠衣以表中道乃有婦道敢失者蓋不知衣服之義也末句惜無人用鞠以直世之意

臺亭已搆插籬初移菊駭名萸卷書十載讀書空
落魄重陽醉眼渺惭予
綠酒霜前萸樹枝菊紅菊白播芳蘂重陽初試地
黃酒江客微醺浪賦詩
送蓮岳王微君北上二首
秋高西極蓮華岳雲靡九龍共蟄潭對岳道人龍
沛起乘風長嘯下茅庵
庵中曾著一束籍王猛之籌希夷易解棼保大答

明時應有勳名跨今昔

答客

一官擲去似淵明萬事年來笑不成戶牖日高松
影過于于耽睡夢無驚

白衣送酒圖

莫怪歸來陶令貧黃花三徑簇如雲白衣送酒酕
醄後風外吟哦若有神

嘲樓前杏樹

倚雲頳萼垂仙實何事頻年不著花寂寞山深春
意淺幾時董苑爛紅霞

見薛雲溪之子入關

河關鴻雁過春初無奈相思莫索居怪爾雲中薛
教授如何不寄八行書

野宿懷鳳野外史

野宿蕭瀟零木潯北田近傍鳳凰林懸知鳳野仙
翁策正是焚香撥素琴

贈雙渠子

二月念日君誕辰桃花梨花正媚人因君忽醉春
風醞共卸軒前折角巾

三月廿一日南園東兩川李小溪李筠溪薛小

河東仲子見邀五首

五十六齡身尚壯三千世界眺仍賒論心諸友稱
時彥邀我春溪泛紫霞

花卸幾時果出葉青山一片障芙蓉對之一飲三
千斝吾與君曹春滿胷

南山新建韓子祠東山故有碧雲洞仙源一派伯
陽溪瀟洒溪亭足吟弄

英雄仗劒出門去拂袖歸來兩鬢蒼梓澤蘭亭盡
煙莽令人太息嘗年芳

世態哈欲笑破口勸君莫負尊中酒鶯花倏忽送

春歸多少閒愁不可揮

無題二首

怯暑怯寒日悅悽鶤鷄蟋蟀轉黃鸝吹笙何似秦
樓上雙鳳聯翩碧落西

紈扇題詩見素心寒衣未寄轉愁深此身不逐飛
花去蹭蹬白頭卓氏吟

乙亥上元夜陪杜東石郡侯讌平橋王氏樓與
何廬二侯劉西原王二洲同坐五首

月夕登樓擁薛蘿天風瀟灑一高歌座中勝有觀
燈客庾亮風流誰復過

豐年爲兆陽和盛火樹銀花次第看矯首持觴歐
刺史五雲深處望長安

戲上樽前剖麪繭薦入盤內揖芋郎惠州自是春
光好應使蘇公樂事長

陌上渾看春似海曲中忽奏月分光取嬉慱醉楊
廷秀浩詠芳宵陳子昂

踏歌聲調入春雲誰任王家稱屬文五夜但交歡
聚首江湖同樂戴仁君

乙亥正月十六夜

城西忽漫過谿橋燈火千門鼓吹高萬曆以來稱

大有不妨歡讌夜迢遙

過城南李小溪溪亭

溪園新搆洗心亭山水林丘占勝靈世上幾人躭
靜寂因君此地問逃形

題扇

嬝娜佳人曲水傍春風日日杏花香含香寄與雙
飛燕歲歲飛來勸酒觴

寄徐遠

一從蝴蝶夢交加破看人生事有涯寄語江南徐
教授華山寂寞冷秋花

過常氏泉亭

亭倚龍崖松桂多醉時賓客一高歌等閒笑破梅
花口噏息流光奈若何

西原宅陪桂東刺史讌集

滁陽清暇訪風流秀若芝英神若虯捫口不言身
外事應憐天地是蜉蝣

太平野人歌三闋

倚劍瀟騷鬢影踈綸竿收拾釣河魚如今君相皆
賢聖休著太平經國書

邊塵不動庶官清風雨和調五穀成莫羨三王能

撫世我明萬曆泰階平

日逐牛羊不負簑嬉嬉人物迓春和委蛇眺望咸
林曲處處清流芳草多

春遊

春到江湖樂事交穠花香氣入春袍最堪楊柳樓
頭醉執筆朦朧索醉濤

春讌

綠蟻盃邊紫玉觴紅兒堂下舞霓裳桃花爛熳春
風裏應頌神堯運祚昌

乙亥人日

日煖風恬春晝遲攜樽結侶任吾之但教花下千
觴醉莫說燕然萬里碑

贈鍾泉王茂才

茂才漢時知名久尚築泉亭號著書忽聽雄談當
代事五陵結綬幾人如

贈渭臺王孫

太公已去渭臺在王孫誅茅構小齋惟得年來佳
句出瀨靈日日助高懷

詠月

體態團圞高朗心漸隨風力陟高岑人間多少明

通客歲歲林丘怨暮陰

與龍陂南橋二張子中秋夜集八首

瑟瑟秋風通玉觴瑤臺音遏桂花香尊罏雲水留
張翰能誦詩人明月章

林薄乘秋夕霽時喜逢仙侶識芳英盤中蝌足分
清好歌轉覓棠倍所思

孤寂秋來逢二妙小亭況復有芳聲不妨零露悲
蕉葉好向天階醉醁醽

喜逢佳客返天涯商陸年來釀酒賒好對清秋酬
漫興莫教明月過山家

南隣即是棲霞洞寂寞孫公舊煉爐況有古松頻
喚催忍教秋月負清沽

山鳥驚飛林樾裏砧聲淒斷是誰家呼童拉客重
酙酌既醉無眠幽興賒

請君一飲千觴白共倚清秋傳醉酣二十四橋明
月夜不知地北與天南（龍陂漢南人　南橋江南人）

請君一酌春風釀挽得秋容千里來五夜論心渾
不寐依依月下共徘徊

題一松惠子卷

傍屋喬松似爾奇棲鸞伴鶴足幽期已看森聳風

雲護定有龍形飛節芝

寄玉華翁

寄語中南玉華仙好開尊落醉花前時當萬曆春
無限有興須賡天保篇

遊陳揮使繼山園亭二首

千亭萬樹山林裏渾若東溟島嶼遊何事將軍行
塞上酒籌寧負好邊籌

君行塞上帥諸軍擊鼓吹笳燕夕曛不憶故園花
爛熳空令寂寞殢秋雲

送謙野張侯之甘肅

陸海當年開治化掄才西域使張騫陽關此去三
千里知共誰人泛酒泉

陌頭送焦伯子

匆匆别恨誰能道糾結渾如楊柳絲不分楊華逐
爾去也隨風力到天涯

留雒子飲二首

見君聊共一尊酒君復河西明日行避暑松東新
作榭留之醉卧聽松聲

二十年來交誼深相將白首足豪吟幾時共結山
中社與爾遨遊二華岑

曉雨二首

倏然雷雨過三峯入望林巒破曉容恠底山中能
豹隱始知天上有飛龍

五風十雨中興世培植元因先帝功漢闕無勞通
狗監鹿門自合老龐公

題雲山卷

一帶青橫玉壘橫茅亭對酌早鶯鳴有時跨蹇入
城市指點人稱蘇更生

乙亥中春與郭蓋庵父子東後峯兄弟鳳棲山
房讌集二首

簷前猶有故人書惆悵傷心半蠹魚喜見桐枝簷戶
外出芳春夾葉蔭窮廬

惜逝匆匆剝綠樽窺人鳥雀訝開門管絃侑酒須
酣飲轉眼花飛春色奔

焦仕庵歸泰見招

何事風塵損舊容頻歌頻笑入華封休虛月下春
如海況說花前酒味醲

焦子北歸留爽

萬里歸來兩鬢秋三山景物幾時遊彈碁閒殺仙
人掌進爾英雄負遠猷

題龍山書舍

築傍龍山愛翠微五峯渾若五龍飛曉來更望中
峯頂一道龍光射九圍

飲焦氏時歸自薊門

往來燕趙五千里感慨悲歌酒一罇薊北草迷易
水洞不如博醉卧雲門

閒居懷前川王左史

瑟瑟秋風到草堂孤琴杳撥憶宜陽荃蘅今蒲前
川浦誰氏同君載酒觴

喜雨

兩年落墓秋草垣雨餘翠滿華山門晨炊已罷來

芝去吟嘯黃公坻末處

夢醒

三更夢醒水雲間不是宜山是華山縛筆堤邊草

可拾攻詩披閱山居集

即事

平峪山人勁若竹任庵居士清于菊竹枝菊蕚映

澄潭恠底瓜仙博醉酣

族姪張立之生子

立之三十五生子眞謂梧桐淩遠枝他日鳳雛棲

更起應多光彩耀門楣

哭母公裕

百年轉盻浮雲過爲爾老儒哭復呑案上殘書風

雨壞篋中寂寞長芳蓀

過寧上人禪林

谿山閒寂書看經木葉初齊春水泠見我雄談天

下事知君元不是逃形

過華邑西河酒樓

楊柳河邊舊酒樓當年倚興醉吟眸而今銷盡英

雄侶色盡流光四十秋

過華山

行人指點僊人掌寂寞荒山草莽中開得叔卿常

對弈僊游塵外御天風

過潼關

秦王虎視憑天險六國爭驅盡獻琛蹈海曾連天

下士一言千載激人心

近泉池亭小集

池館清幽百卉芳歌筵沉醉杜韋孃醒時最愛南

窗月花影移來滿客床

近泉讌集瓶內白牡丹索題四首

巫峽雲光片片飛貴妃嬌態比輕肥玳筵賓主應

憐汝白紵歌成豔舞衣

元精太素豈尋常草木能呈脂粉香紅紫莫矜春

事好只愁飄泊過東墻

渾疑無須色相多姚黃魏紫竟如何白榆城裏春

光好幻出霓裳羽衣歌

相思明月足幽吟白水春江秋暮陰見汝渾如仙

侶妓不妨信宿撥瑤琹

留別後谷許刺史二首

洛社才名讓使君風流慷慨是吾羣相逢倏忽又

相別不忍河梁駕夕曛

欲去不去爾何意關東關西路不長隨他白髮三千丈醉褰常來泛酒觴

留別少谷許徵君二首

少谷徵君天下士文章德行自超羣而今著述洪川側矯首秋空鳳翥雲

依依洲渚別君去未老相看半白頭君向溪亭吟嘯處應懷西岳小林丘

咏雞鳴

聲名曾盡英雄力叫出神烏上海隅殘月疎星忽

歸去高車駟馬復登途

天曙夜卧作

八紘氣象何恢恢恠底能容超世才捫斗夜來一嘯傲星辰箇箇眼睜開

滹河遇中原南徵君二首

羡君名族復高賢人若風流鶴上仙著疏治安才子策遇之出手障烽煙

憶昔聯裾燕市遊與君意氣即深投如今憾沒空山裏岐路相逢笑白頭

旅邸値雨四首

日日苦雨雨不晴野花蔓艸縱橫生誰人最愛衡荃薇與爾持觴空巨觥

鳴鳩飛來復飛去飛去飛來飛且鳴堦下遑遑聽促織廻旋日月籲天丁

院宇深沉鎖夕煙旅懷最苦聽鳥鳶何時萬里長風至捲盡浮雲見碧天

孤悶殘燈旅館幽題詩爲寄閬壺秋長風如會騷人意一曲陽春返十洲

志川月堂與竹逸龍陂渭臺崇吾小集

好風吹出滄溟月引得清光到酒邊況是瀛洲仙

子會醉中恍惚在壺天

中秋過愛竹王孫賞月與杜曲少坪二令尹鳳臺雲岩二王孫同坐賦此示士度士龍二秀才

仙流邀我上瑶臺瀟灑題詩一舉杯恠底桂花香逼酒廣寒宮殿此時開

劉徵君宅感樊小松王國賓王茂才釀飲聽青衣子誦詠史詩

英雄聚首復分手倚與徘徊剩酒罇萬古爭衡一太息不如結社嘯雲門

懷志川

日日思君復夢君憐君音氣出人羣幾回佇立花
亭上極目天西萬里雲
西溪懷華原二首
鳧鷖鷗鷺自成羣我亦尋芳識夕醺漫作瑤琴山
水調大風吹去會相聞
谿風山月兩婆清雙鶴巢松相對鳴何事孤懷孤
嘯處令人倚榻憶徐生
河二守見邀咸陽縣齋小坐
秉燭虛堂泛酒巵渭城千載動遐思筵前莫唱陽
關曲萍梗人生幾故知

過咸陽二首萬曆丙子年作
冬日瀟條畢郢原我來吊古若銷魂成康文武勳
名遠負衮周公道更尊
漢唐列家幾君臣老盡松楸碑志湮闇外亞夫嚴
號令猶遺細柳蔭長春
冬夜飲福玄宅
擲却東川小釣磯恃觴潦倒醉荊扉凍雲留得簪
頭掛只恐翩翩逐珥飛
題張學士書室
鄭溪主人清于竹披覽誅茅編矮屋几上二酉三

頌陳看君晴日掀髯讀
與子仁留別表弟馬子仁善射惜之賦此
嘆爾瀟瀟獨抱弓等閒一射貫雙鴻如今塞上無
烽燧兀兀英雄嘯遠空
元唐太宗祠下二青衣爲悼古辭二首
霜露凄凄今幾秋梨園子弟不勝愁臨風欲奏霓
裳曲一度笙歌一淚流
靈武輝輝黃鉞來李唐神祚復重開朝元殿上長
春宴看爾升歌度酒杯
滸西草堂

不到滸西二十年草堂復坐興悠然仙翁已去蓬
萊島游子空瞻尺五天
太乙先生夜集二首
瀟灑白髮赤心翁意氣猶高給舍中封事三朝猶
誦說悵來歌罷倚悲風
五夜悲歌未肯休摘星捫斗欲登樓彈絲品竹筵
前醉桃劍誰憐未試籌
丙子歲潭谷乃郎被徵入監往丙子乃翁鄉薦
時也茲冬日復值潭谷初度讌集賦此
昔年龍起龍潭谷今日谷林翥鳳毛潭谷先生能

愛客屠蘇不惜醉酕醄
時人未識長江篴瀟灑鵰冠荷葉袍五夜萸前㒷
嘯詠福星逢與壽星高 、
壽岩泉王山人八十
少華山陰春未華祇憑新酒擬流霞醉來君上崑
崙頂一杖逍遙看海沙
四亭咏贈來山公
一力撑持天地間羣材輻輳握機關不因鍊石心
能壯震撼何如定名山 右一柱亭
鼎足巍峩四海中顛危不懼識英雄棟梁有制接

題盛奇崛因之見主翁 右三柱亭
六合亭邊坐釣磯更堪上巳駐春暉興來喜有翠
濤泛最愛無風紅雨飛 右六合亭
八卦亭開學士村爲憐流水見天根古今道體原
無息步屧長歌出石門 右八卦亭
南郊
杏花已發先春暮復訝桃花矜暮春野老低頭數
甲子瞻風感慨一傷神
山坳下視墨觴
河山形勝應千里攬入當筵杯酒中恠底王維佳

句出歌聲浩蕩倚天風
姚四溟小集四首
漫將長劍倚天西終日吟哦潼水谿擬抱治安才
子策佇看霖雨應雲霓
萬里蕭騷歸夢賒江南塞北思無涯須君珍重懸
弧志四海車書正一家
雄談不厭說安攘揮麈端宜林樾芳鬻㫖莫猜王
猛事時來有力挽虞唐
山河聊爾恣幽討慷慨悲歌罷酒杯愧我未爲豪
傑侶憐君眞負濟時才

閨情
龍荒天遠鴈聲遲摧敗蘭蓀秋不知除是芭蕉一
片葉折來寫盡長相思
誰家秋夜動寒砧應碎相思萬里心明月滿空天
似水橫江離鶴又孤吟
蝴蝶東籬底事忙題詩訝汝戀寒香芳春享負花
如繡對此如何不斷腸

左華丙子集卷之十

〔明〕劉鴻訓撰

四素山房集十九卷
皇華集二卷

明崇禎刻清雍正印本

四素山房集序

宰相代天理物輔贊財成之業就而著其理於竹帛使人得循理而勸其効焉則天下文章莫大乎是夫惟文章莫大乎是而宰相之文愈不可不揭以示諸天下試觀元

氣莽莽蒼蒼三光麗之萬象著而森羅天子穆穆皇皇而已若非保任者於古先聖王之德君國畜民之術郊廟之禮朝講之式田賦學較之矩兵律刑工之數禮樂之經經術之理代以黼黻揚厲之何以

彌亮而綦郅隆哉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夫喉舌宣節天地此宰相之文也又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補袞職表章太平此又宰相之文也讀吾師青岳公文而知古今來宰相之文一體如是吾師幼

攻苦幾於銕鏑三摧丘索典墳搜剔無遺力橫浦雙趺宛然映短窗朝日間爲諸生時即厭時蹊以六經子史緣飾爲制舉業一時詞壇推爲傳雅大君子迨讀中秘書直以澹心冲氣紓其中所獨得其忠

義慷慨不減宣公之五術八計四賦三科史賛敬輿曰其文章數十百篇本諸仁義可爲後世法其發憤論列雲蒸霧散興化致理鴻猷克賛而六經脩明卽長沙江都何以加諸其忠孝大節宗社至計留心玄遠超越世法外可媲孅留矦白衣山人方義圓智動材靜意見之濡毫吮墨間其古體洋洋乎會於風雅混淪之音遠邁鏤雕逖哉淵乎迨陳思之儔與其絶律諸近體渾涵汪洋千彙萬狀昌黎有言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吾於萬籟俱寂時諷斯詠斯覺與山城長短更籌相爲響答至欲啜其戔膏賸馥不可得渢渢乎正始之難爲和也我

太祖朝文憲宋公有言曰古之學者使心正身修措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語道之蔽也故爲文必寓忠告

仁廟時楊文貞公有沙羡稿石臺稿文籍志行於世而其處心制行則直道而行不爲阿狥秉謙執虛

未嘗自滿每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私意則平生著述祇成虛語吾師不欺神明不負
君父與二公同而文章冠冕一代亦二公之流亞也能以古先聖王

之悳君國畜民之術補袞黻代喉舌以弼亮天工者而與文士覲長絜大從鉛槧中見其能哉先生在日名其集曰四素先生灼灼長留天壤者尚不止以事業顯矧以文胥總角時得侍先生函丈長兄嶧巃因是命以俚言弁胥天下大文章胥何能爲役然誼何忍辭姑識其所見如此若夫寫炤嶽懿與代天理物之筆俱傳自有名公鉅筆在

賜進士第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奉
勑巡視河東鹽政督理陝西川湖茶馬提督應天學政前翰林院庶吉士門生王與胥頓首拜撰

四素山房集序

東甌門人周應期頓首拜撰

此故相國青岳劉先生遺書也余以巳未闈中得爲先生門下士先生以五珠囊集句評余制藝曰聞詩六藝辨觀漏八風平以似周克昌嗚呼思非昌黎眉山之選獲是宜公求叔之遇哉嗣是宗門佩服循習茲深迨余藩屛東省日與長白親邇而斯文云喪已逾五祀泰山梁木之感其曷勝耶於是急索是編而詮次之叅責在余矣夫先生一代史才文章炳蔚宇宙間是集所存僅足十一顧元老嘿謂元氣耻自標炫豈徒以詞賦見長者陸士衡曰每觀才士之作竊有以得其用心余藉是編以窺

先生之用心庶幾其可乎嘗考先生年譜則自弱冠蜚譽詞壇及其起家通籍年巳四十矣甫佐廟略旋遭放棄其於志之所期得者半而失者半其於吾道之行興者倐而廢者亦倐其閒身與世之離合時與數之順拂亦有咨嗟愾感莫能自已之意故一時上告人主下語卿大夫與夫敎誡友生及門從弟子者莫不書以盡言言以明心謂之閱歷有道之言非歟今試獨槩其大者時則有若鼎鉉台輔握樞秉均而不驕不危遜弗遑也者時則有若解組躬耕榮菀異致而宴宴言笑若弗聞也者時則有若入代王言如絲如綍煒煒煌煌光諸冊典也者時則有若四牡皇華專對四

方登高賦遠播諸海外也者時則有若主術君德聿追古人啓沃特深納誨特切也者時則有若國計民生洞悉時艱指畫獨詳披瀝獨懇也者其言之行而效其君之用之安富尊榮若操券而取償言之不行而不效其小人之迂之卒致吏奸俗弊民困盜輿者皆老成未然之慮也且吾觀有文之辭約而傳旨遠而善諷實經國之訏謀垂世之大訓矣而無文之辭又如抗疏直節斷斷乎太阿出匣而斗正茲寒猶爲凜凜噫此孰非先生之心不得已而有然者耶語有之天地所不容秘聖賢以無心洩之天地所不容敝聖賢以有心持之先生懷聖賢大用之術値可以有用而終不

得用之時進無以自鳴退有以自解此四素山房之所以輯也然則自命曰四素者何居用是意揣以爲生人之遭大抵貧賤富貴夷狄患難四者而已君子素位而行求惟安頓此四者而已矣先生歷之也偏而其處之也安惟其處之也安故其言之也切無入而不自得是編殆以之矣若止是虛車飾轅之競競也而先生固曰文莫吾猶人也先生諱鴻訓山東之長山人其行表世家悉載倪鴻寶史氏列傳余獨因是而曙其心如此也

旹崇禎十有六年七月吉旦

神

序

天下安寧無事宰相坐廟堂之上與天子
從容諷議為大槩之言闊遠之論其言不
為夫人之所驚而退而可以著之於史册
傳之於萬世其事近於古者論道經邦燮
理陰陽者之為固為其人之難得而苟為
錫福之君平康之世有以成之則亦其時

之難得也若夫
神廟末年暨乎
今上初載天下不為無事奴　業已鴟張
盜賊業已蝟起當此之旹姚崇為通宋璟
為拙蕭何為優曹參為劣舉世之人復思
江陵以為救世之宰而青岳先生於此時
爰立作相起丁卯迄戊辰而罷事其事至

淺不多得見然宰相之道行則為事業言
則為文章言者即其行者也於時得一端
而論有其一端則亦足以徵其又弍端矣
而先生文集則有足徵全品者以今考之
抑何其雝雝鳴雁有旭日始旦之致也夫
救焚者無善呼拯溺者無雅步今並獨以
一節之事相求矣而先生猶是為包舉之

辭世徒以迫切之業相索矣而先生猶是
為根本之云如足兵餉立紀綱通壅閉等
論皆粹然王道蕩平之旨不為時之多艱
急在事而緩在道而即相狥為偏事之言
不為緩治本而急治標而即相狥為末流
之論其隨事立言者亦有之如誥勑書疏
之類然言即偏而道皆全說即處末而理

自處本與其大建白不復有異固知休休大臣其博大雍容之意當急遽而嘗不失也其文章亦溲弘人之致無奇異之辭過激之論孔子曰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以此而久於其位得畢見之行事世道人心當有救乎夫以功業論人則易以文章論人則難以功業論則為愚夫婦之

所可見而以文章論則憑虛擬實非猶夫人之耳目者所可列而徵也公之甥王子涼者當今儒人目無千古而獨津津其舅氏以余為有耶有口之人為具人倫之鑒因以集見貽蓋古之好賢者懼於失一介而況天下之大老乎予不得子涼之貽則殆矣當時賢聖而失之又何古人之有既得其言以知其人於是論次之如右

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郎中年家晚學生章世純頓首拜撰

四素山房集目錄

卷一

詩

四言古

丹穴 五首
孤竹篇贈胡子山乃翁歸浙杭 四首
春和蠲租頌 有序
陳母德壽頌 有引
題汪道川像
颸也 四首

五言古

初夏喜雨
中秋不見月有感
餐菊
丁卯九日登米阜直賦其事
馬家淵
九日登高喜午晴得柚字
歌韓大中丞夊視樓
渡濟陽水東望長白
贈妙峯和尚
再遊回路峪七人
壬戌除前二日紀事
西山游
自朝鮮歸病起紀事
九日紀懷
紫牡丹
憯紫牡丹是歲無花

李篤臣小隱園
王玄珠乃翁六十
劉厚吾太恭人八十
高簡庭侍御雙壽册
題吳福生家乘册
壽張侗如兩尊人
題魯適雲家乘册後
題劉氏雙烈册
小祇園偕周寤西史靜之王元起湍德卿丘介

子諸年友訪真璘上人得緣字
送楊年伯還晉江
送孔泰華年友奉親還句曲
王曙峯家乘册
送顧益菴館師歸省
題湧泉寺八景
踈鐘撞月
象塢雲深
仰公春曉

霜林歸鳥
溪橋晚眺
寒松戞漠
雪巘啼猿
村落煙蘿
詠玄滌樓 有引
題沈氏雙壽册
孫公浹水渠
周公顯家乘册

淄侯李公鄒滕之變武戒獨蚤淄人戴而歌之
漫爲一闋志喜

七言古

久旱憫農
施訒生邀飲徐丹竹水亭得排字
明河篇
九日眺米山得見字
歌晴暉堂
蒲坂張光祿園
衛陵雨霖坡歌

丁巳麥歌
九日得散字
李小灣年友歸粵東

長短句

履霜篇
玉署讀書歌
樓居望雨歌
風烏曲

古歌五首
題李比部壽母冊
游五臺山歌
五言律
不彫園劉持伊諸君小聚資況大隹因憶西江
景生疇昔之遊
送曾金簡判鹺閩中
王烈婦冊
女姪冰蓮喜呈尊人

回路澗山作二首
西山雲
月夜歸馬家澗
輓劉玉笥世伯二首
五日憶江南兢渡
禁林春望二首
大行　皇太后挽歌二首
止署槐陰二首
送黃持之歸漳州
壽蕭玄圃
歸自西巖
溪上作
益都山中輿上作
壽孔母
望雨偶成
疇昔夢語有驗時事志感二首
景承弟出虛字
雨雪中與諸友憶五臺分得先字

送張華東給事北上三首
送王曙峯守平凉三首
吳師毎梅詩五章見示屬和
臘夜飲李元冶太史宅
丙辰元日趨朝卽事二首
七言律
初秋憫雨
十一弟過東郊樓值雨喜而賦此
宿古鄭州城

庚戌九日訪苑山老僧不見
癸丑喜首揆典試
劉特伊宴中廊叔宅得山字
晩出郊季叔小集劉安二君問禪書 二首
飲于岩 山莊 二首
同劉特伊過安日睿晩返
送劉特伊過都門迎娶
瀛海道中
憶醴泉僧舍懷范希文

卜雨不驗志罰
涿鹿道中
夢卜求賢詠
東門祖道
落花
閱遼左邊圖
再題馮青芳竹卷
丁巳中秋之夕奉觴兩尊人越七日始削三章
識之 二首
重陽後九日復夢遊西山
贈臨軒殿下
雪路偶成送劉經歷登仕
經麻姑堂
北村即事
讀韓忠獻公文集書懷
古城之行得敎字
懷二尊人
乙卯五月聞召對喜賦 二首

瀛州亭聽鸝
雨後見西山
曉過燕市有感送黃揆之歸涂南
送黃持之
寄謝王桄堐司理
送萬積之還錫山 二首
臺山棲賢社鑑玄禪師走樂禪筆見招賦謝
賦張元初寫文昌
趁三泉偶成

五言絶句
賦得我愛夏日長 四首
聞鶯 四首
霜葉
官道柳 二首
有感 二首
廣川舟
雜興 五首
眸子吟

再宿馬家澗
丙辰初臘瑞雪偶李聖河自秦來孫爾吉宋子振若承弟集景承弟宅同賦得臘雪培元氣 五首
射覆言 三首
與茅庵道士
爲史錬洲丁酒
代嘲 三首
石河偶然 四首

閑居十八首
問入謝執笏不
陛辭之次日
涿北晩大霧
代門朝望
問玄
七言絶句
初夏署中卽事 四首
午晒偶成

攤書
甲子九月蒼松澗 五首
茅亭成偶憇
重九次日回峪道中 三首
下簾曲
喜雨 三首
陽丘北界
感時
捜挾卒

窓曉
若承弟歸自顏神書此勞之
送別劉冲倩 四首
附題孫旋翁年伯行畧後 四首
游不彫園
山游譙語
南行之頻自咲
雪詩 三首
景承弟曾夢題桂首句爲足一童然巳忘其歲
月偶追紀之
雪晨 二首
携孔中兒有事澧水早發誨勤
經鳳凰于飛紀石處
謁李牧祠
定林寺
雁門邸中偶談王明府所遺牡丹
涿之樓桑一首
祝雨詞 四首

若承弟小築一桃之奇喜賦 三首
春行 六首
望夜河 二首
卷二
冊
擬冊立 皇太子文
諭
擬宣諭虎墩兎憨等夷無使助逆勅
擬宣慰朝鮮從征建 勅
擬諭禮部議 大行王皇后謚制
擬諭禮部進 生母王太后謚制
擬諭官員久任嚴禁私派勅
詔
擬發帑賑荒詔
卷三
誥勅上
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李廷
機

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黄嘉善
總督薊遼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文球
原任廵撫四川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用先
翰林院編修李孫宸
翰林院編修楊景辰
大理寺卿鄭繼之
太常寺少卿程紹
鴻臚寺左少卿展自重
尚寶司少卿邵輔忠

光祿寺少卿胡克儉
光祿寺寺丞栁佐
戶科右給事中張國祥
江西道御史史永安
廵按直隸四川道監察御史周萬鎰
陝西道監察御史賈毓祥
江西道監察御史劉應龍
江西道監察御史潘士良

山西道監察御史李九官
山西道監察御史周昌晉
刑部陝西司員外郎趙鵬程
工部虞衡司郎中路周道
刑部浙江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劉繼禮
禮部儀制司主事劉應賓
兵部職方司主事桑學夔
戶部福建司主事李燁然
戶部雲南司主事宋祖舜

戶部山西司主事藍近任
戶部山西司主事范中彥
吏部稽勳司主事張振秀
兵部職方司主事石維屏
工部都水司主事張時俊
兵部車駕司主事楊觀光

卷四

誥勅下

南京大理寺左評事王象春

大理寺左評事劉弘光
南京大理寺左寺正陳玶瞻
中書科中書舍人薛近洙
中書科中書舍人丁一鳴
刑部簡較李永新
太常寺典簿黃宗瑗
光祿寺掌醢署監事孫如琯
鴻臚寺序班張裕
上林苑監蕃育署錄事葛如鳳

順天府亭基廠大使方應科
都察院司務廳司務來于廷
山西布政使司分守口北道左布政使孫維城
原任浙江按察司按察使洪啟睿
備兵薊州等處山西布政使司右參政邵可立
四川布政使司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李仙品
原任陝西按察司按察使董國光
湖廣按察司副使張季思
原任山東布政使司漕務道右參議李開藻

浙江嘉興府知府吳國仕
山東兗州府同知蔣良晉
貴州安順軍民府推官余學淵
直隸廣平府推官郭興言
湖廣岳州府推官馬晉明
原任陝西臨洮府蘭州知州李傳聲
直隸保定府定興縣知縣畢自肅
直隸廬州府六安州霍山縣知縣黃守經
卷五

疏揭
擬請 聖斷綜核名實剖判是非以息羣囂定
國是疏
擬請振紀綱防壅蔽勵官守壯軍實疏
請假疏
枚卜辭 恩第一疏
辭 恩第二疏
辭 恩第三疏
謝 恩疏

辭疏
擬 諭疏恭錄 聖諭於前
請發沐鎮票擬疏
救張侍講等公揭
請敘蜀功疏
救袁侍御疏
辭敘平蜀加恩第一疏
辭敘第二疏
駁袁御史揭

辯誣第一疏
辯誣第二疏
辯誣第三疏
辯誣第四疏
辯誣第五疏
辯誣第六疏
辯誣第七疏
卷六
序文
賀趙明翁公祖晉少司馬序
贈朱大將軍擢留都僉書序
賀河南大叅董定所奏滿序
賀郭瞻月備兵井陘序
賀李明馨擢守真定序
贈李少叅備兵廣寧序
又
贈喻養初觀察治兵密雲序
賀金嶧桐大叅留鎮昌平序

賀大農郎王明弼膺 封典序
賀許寶坻奏滿序
賀田瑞陽奏最密雲序
送張邑侯調黃縣序
上胡老師奏最鄒邑序
送王邑侯上計序
送雲臺王令君述職序
壽少師葉臺山六十序代方座師相國筆
壽少崕李先生八十序

壽林封君七十有一序
壽韓隱君廸菴八十序
壽金母李太孺人七十序代父筆
壽趙母王太孺人九十序代父筆
壽吳母高太孺人八十序
壽劉太孺人安母八十序
趙大司馬撫齊疏草序
李長白先生文集序
白爾亨吹劍集序

易二房同門稿序
代朮白石爲乃祖乞言引
李泰維詩引
若承弟袖韻小引
徐時御稿題辭
跋閔逸之游秦草
擬 御製歷代名臣奏議序館試
卷七
論
君子以直道致太平論
聖人通變于未窮論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論
君子修已以敬論
公論國之元氣論
反絕交論
知天地之化育論
大人正已而物正論
天生人材供一代之用論

卷八
原
原文
說
立身以名節忠義爲本說
心性才情說
解
文章根本六經解
國體國法國是有無輕重解

辨

守道守官辨

對

酋金白二酋情形對

李廣程不識用兵何如對

議

足兵足餉議

評

評新唐書與兩漢文章何如

考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考

箴

恭默室箴 有序

畏天保泰箴 有序

擬進 儲闈勸講箴 有序

青宮勸講箴 有序

七

七廣

卷九

書牘

與陳茂才二昆

復周懷白民部

與周海門駕部

與謝瑞符

柬李紹泉觀察 代父

上高使君鳳陽 代父

謝周懷白民部

答王大中丞全臯

答稷山胡丞

答梁晴石

與徐薦所使君 代父

與祁爾光

啟王司空弘陽

報馮少墟先生

秋旱憂田家偶與十一弟帖子

報丁六兄

柬胡肖山座師
答稷山梁趙鄭三友
答韓大中丞惺翁
報韓大中丞
答左南皮
寄丁嶸野
寄徐孟明省元
柬史文谿
答陳似齋
柬丘六區
答陸建美
寄安元旭
答劉星海茂才
與王惺東
報王翔玹
報楊弱水侍御
報李方麓冏卿
報張茂才

章丘王公
尚寶丞王遜之
周塵寰
徐吉謙夏邑
署長山庠林諭
沈彥威年友
張振宇
回王襟海報代書
曹縣令
靳習魯巡撫
王襟海侍御
報張侍御敬吾
馮映垣邑牧
報石楚陽巡撫
王儀部康宇
上鄒南皐年伯
沈冥中水部
宋可泉南少司寇

張幼臺青陽令
劉星海茂才
向青椭梁山令
周季矦武康
温青霞吉水
文受寰憲長
報鄒南臯年伯
回周毓陽廵撫
報張雲橋縣主

答張維揚明經
吳纘敬公祖
劉心海茂才
沈東華方岳
答考滿諸年友
張循龍劍州
蒲崑滇長垣
方晞訒戶部
文受寰老師

王宜蘇
馮月禎觀察
答張雲橋縣主
報孫拱陽
李總戎如栢
胡肖山座師
文受寰總督
周毓陽廵撫
同門寄何芝嶽老師公札

方中函座師
熊芝岡經畧
梁丹崕憲副
孫二如司理
署篆高邑令
與鍾龍源太僕
報李司理
報孫司理
答朝鮮國王李琿

李性參太府
又
報鄒南皐年伯
答侯休寧晉明
繆西谿
報吳總督本如
朱蓼水相國
武揚紓巡撫
又

答邢能世公札
繆西谿宮諭
報邢能世大行
楊岱宗太僕
黃飾庵
與若承弟
報閔睿岳山人
梁樞部郎
胡肖山座師

李渤海大叅
東葉美度
解衡橋
張藐姑
韓象雲相公
張念山
謝青墩
王軒錄
答熊東星高星垣侯晉明

王泰符巡撫
王岵雲司馬
張公祖
寄一弟
張藐姑
王壽三
寄王漸余
孔修姪
鑑玄上人

王霽宇大司馬
王肖乾
答彭圓比丘
答三庶甞
寄兒輩
孫拱陽少宰
張藐姑太僕
馬二岑邑主
答晉王老殿下

王肅卿翼城丞
史磐石
何座師
答張總戎
晉藩老殿下
鄭噚縣令
傳語二分內宅
韓乾宇親家
鄭樂平

報晉藩殿下
張藐姑太僕
答晉王送山炭
王東里少叅
答不壞上人
答應州王守
丁亟野
宋撫臺瀛渚
答閻鳳揚

張周宇
啟雁平道丁副使
啟晉世子
閻鳳揚
答清涼石禪師
答守愚禪師
卷十
箋
勸 皇太子登極第一箋 萬曆四十八年

第二箋

第三箋

勸 皇長子登極箋 泰昌元年

卷十一

表

擬宋女直遣嗢突剌來貢名馬廷臣賀表 乾德三年

擬 上御 奉天門 視朝畢 諭侍臣吳沉以進賢納諫二事因闡其切要大指謝表 洪武十二年

擬 上命侍臣輯古嘉言善行有益 皇太子者爲文華寶鑑書成進呈表 永樂二年

冬至慶賀表

卷十二

啟

上晉王壽

又

回晉王書

又

報晉世子

回晉世子爲壽

謝衡藩邵陵殿下

請中堂韓象雲上任啟

公請何芝嶽座師

答王霽宇司馬賀禪服

答金丹庭方伯

回張華東制撫

報王康宇方岳

又

馬起莘撫臺

回周毓陽遼撫

賀沈華東操江

公請彭座師啟

公請邵座師啟

散館授職公請啟

答郭瞻月憲副

啟李涵默憲副

報馬民部九逵
答文受寰大叅
回吳纘敬公祖
報浦崑濵年友
回陶元暉太守
回王醒東司理
柴暘谷青守
回張懷谷運長
報沈年伯祖洲

報黨交河
報張肅寧猶龍
報盧楚白山陽
回李淄川
馮映垣邑侯
邀邑侯張雲橋
請馬邑主送學啟
餞安元旭姻丈

卷十三

碑記
重修長山縣城并建奎光樓記 代父
貞靜羅東舒先生祠堂記 代作
兗州守孫公生祠碑
來鶴橋記
院山重修碧霞元君宫碑
石佛堂古戒律院碑
天竺和尚塔銘 有引

卷十四

傳
王曙峯先生傳
一門三貞烈傳
呂處士傳

卷十五

雜著
文昌座下矢詞
庚戌元夜夢語
荒政佐議四事

行樂辭示兒輩
題廟島天妃祠募緣疏首
刪定冠禮儀注
劉母遺蹟圖贊
深砭
閑言
内砭一通
書全剟窗冊

卷十六

誌銘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晴宇
王公墓誌銘
贈河南布政使原任廣昌縣令承庵金公墓誌銘
勑贈山東兗州府鄒縣知縣省吾胡公墓誌銘
遥授太醫院吏目廸菴韓公暨配董甯兩孺人
合葬墓誌銘
待贈正宇史公暨配董太孺人合葬墓誌銘
河間府通判少溪陳公墓誌銘
勑封徐太宜人張母墓誌銘
鄉進士光奎胡公墓誌銘
勑封胡孺人劉氏墓誌銘
安母劉太孺人墓誌銘
邑增廣生王萬川公暨配邊孺人合葬墓誌銘
承務郎四川布政使司經歷司經歷華鉉王公
墓誌銘
承事郎副兵馬指揮希褒王公墓誌銘
故遼陽督糧通判前　誥授奉訓大夫涿州
知州左公墓誌銘

卷十七

行狀
資德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
可泉宋公行狀
累封恭人先妣孟氏行狀
先考妣行畧
翰林院簡討王公暨配畢烈婦行狀代父

卷十八

墓表
明資善大夫工部尚書　贈太子太保用齋劉
公墓表
卷十九
祭文
祭高東濵巡撫文
祭王立宇巡撫文
祭張封君文
祭王慈嶽太夫人文

公祭趙慕衙年友文
祭王太夫人文
同門公祭呂太孺人文
祭何太夫人文
丑榜公祭潘懷會僉事文
失題
祭王華玄經歷文
祭浦崑濵文
同李年翁祭張茂才文
祭李繩白知州文
祭王太孺人文
祭徐太淑人文
癸亥陞右中允告祖父母墓文
告母氏墓文
上饋府君文
丁卯先大夫忌辰祝詞
祭家廟文
枚卜祀先考妣文

祭仲弟文
先恭人堂祭文
祭韓平宇文 代父
祭安母劉太孺人
卷二十
皇華集
四素山房集目錄終

四素山房集卷之一

四言古詩　　濟南劉鴻訓青岳著

丹穴

擊彼丹穴熻熻南禺有美君子宅于句曲句曲維何寔
陽碧玉

擊彼丹穴赤光燭天有美君子徙于絳巘徙之維何綿
里後先

擊彼丹穴積石璘璘有美君子風格如珣匪珣也琡琅
玕之谷

丹穴之孳瑞世開之彼美君子五德載之維其載矣開
乃來矣

丹穴之方紫露玄霜彼美君子慭留朝陽永德懐賢三
茅之鄉

孤竹篇贈胡子山乃翁歸浙杭

修修孤竹挺彼江干淸飈習之如珮如珈未見君子云
胡不歎

修修孤竹蔓澤之洲習以淸飈如琳如球既見君子德
音孔休

孤竹之下爲箘爲簹以構以筏豈不嗣音忘歸如射匪
不歸也龍牙之特也

亦既抱孫孤竹之旁爲箘爲簵美彼荆揚豈不鱗叢實
綴如瑠匪實之特也鱗叢之嫾也

春和蠲租頌有序

甞繹管子金生粟死金死粟生之言而信民之所天
惟緊租稅國之所馮惟緊畎澮穮蔉之農夫耳易曰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夫凡此
含生之倫爰吐爰翕惟此元和之一氣故肖翹蠕動

爲芽爲苗或欣欣以敷榮或與與而轉蟄或乘陽而
聚垤或占風而構戶怡姿育態甦殼活緘疇能違大
地之暖吹戕方生之仰呴而不和其天倪者哉況我
疆我理襲寵先農惟是小人之依者乎然亦惟聖人
在上順覗土之期勃省畊之慮軫錢鏄之凌風痡瘏
禳之浴雨何愛乎鍾釜擔石之餘而不以貽之髯茅
圭竇之間乎三代以降漢詔煌煌文帝爲烈孝景亦
祇適而問一舉之建武初年復修遺事夷想其時挾
嫣杖而往觀指黄麻而手額者何啻三覞無展玩及

此輒爲忭舞擬代鮐隤之老勉爲一頌用美前古以
鏡來茲云頌曰
於惟　天子德妙體元政罔摰欽令以春温三壤千畝
隔於九閽趾既弗履民亦何言上之一七爲千室飧上
之一箸爲萬家膰爰念弗周追及雞豚何井弗呼何甸
弗奔　帝曰吁哉厚下安宅易有明詞春養發陳禮保
身斯於以保民云胡不推時有祥風喚彼鎡基時有恊
氣瞽吏陳詩胡以導之念我蒸黎何必水溢乃卹塗泥
何必暵乾乃惜離披康功田功卑服者姬葢藏幾何憂

思勤思故嬪嬙之寵而帛不御天廐之驥而渠不茹后
之尊矣而綈皂疏黃屋巍巍青疇隱慮玉食粲粲稯鋤
者劬箕斂之臣日課而富主德惠鮮一游一豫　帝曰
都哉孟春之月爰有令典祈穀于帝龔錫豐腆浩浩罔
臆曷如報免後卽不足寛之惟先一分之賜庶罔瘠轉
天語如雷天澤如雨靡不懽呼繼以拂舞扶老攜稚含
哺而鼓何以況之嬰兒仰乳匪珠是食蠲之爲聚匪玉
是衣蠲之如縷望歲未殷乃來嫗姁暢及八埏衆父衆
姥民之歌之商羊振羽天地之大猶有憾焉惟茲　皇

仁[illegible]彼天泉何土不濡何膏不滋　天子好生胡不萬
年方升之日方至之川小臣矢頌惟以永宣

陳母德壽頌 有引

余聞沃焦尾水而水源生霜華脫木而木脉復子有
令母母有喆兒百年訣絕言言反顧不爲過情之詡
而淑趾本姝也不襲文藻之嘗而聖善恐湮也孰如
陳母陳子誦言心惻者乎鄙亦猶子受簡宗舜讀之
哽咽再越月宗舜奉母木舟且發矣友人錢康侯復
代爲摺簡促余言挽之夫監儒何足繪母亦示劉生

應知有陳母耳既慕且哀泣然成頌頌曰
法雲淨體浮泳色界種種不泥慈濟無罣解挈戢焚大
夫雄力何物優夷望焉喙息幽蘭當戶凉月炤帷皤皤
蕭蕭永貽令規劙修不二藹和有家子爲宰官大纛高
衙孰現此身爰有壽母潔德精儀以當衆父附依爲命
母子是嘗未有如陳呼吸相將縶之維之胡逝胡生一
水三千珠幢在迎純嘏默扶蔦子宗舜克濟時艱家聲
丕振母容孔升母乖孔大何以頌母大白傘葢

題汪道川像

蕭然道川髣端彝和既以示人孔違匪多爲丹鳥穴爲
明月環竟爾雄飛瑞世峩峩竟爾上薦太液之玫胡以
自老碩人之適詒裔維何刻晷罔蹉甲子三奇顒毛未
皤白璧中藏梁木蚤歌厖德何繪江漢餘波式穀奉之
永矢弗磨

颸也

颸也西届零露蕭斯奄矣仲秋粱熟岸乖
孝渚青陂漁父然斯我姝家桓蚤餉來斯
時醪泲苾余耆不酷大螯如鉞小盞消斯
三酌五傾掀髯樂胥疇日得名高陽之徒

五言古

初夏喜雨

已拂熏風度獨憐冉冉雲朝來看礎潤入夜發蘭薰童
稚欣相指堂中甕水裙耶雷輕霢霂散作琨氤氳出郭
望青疇麥浪搖清芬燕泥懽自和珠荷亂初員檢書塵
欲定看劍濕星文爲喜商霖溥懸知六責勤坐冥蓮漏
久弁作一宵聞

中秋不見月有感

向曉輕雲發今夕愁月明靈娥扃玉戶漠漠下簾晶竹
逕全無影花間續短檠已辦霓裳舞空邀河漢清吟腸
勞換却總爲惜陰晴那計珠胎減惟憐皓魄盈還看銀
箭下寒峭斗初橫長風聊借得無復海雲生

餐菊

人傳甘谷水歲歲發厖眉我亦籬落間遍插紛差池清
霜下堦城幽香動微颸羽羽集金僊泚泚相離披豈不
惜蕨薇所羡慰靈饑玉露釀爲餌瓊英與之宜楚客獨
有懷陶令詎酒卮此味伊人知寧與粱肉期莫以凌寒
姿采采不及時但令蓓蕾盡無使玄冬萎

丁卯九日登米阜直賦其事

天光清且和人事復空平弟兒闈中來淡焉無莌名白
石增一歲射覆如後生羽客真僊子宛也兩澄泓宗人
翁與子恬恬罔世營余亦兀病人暫釋臂下栟眉宇若
爲開小飲忘其程陟巔中餔前羅列指高甍不圖厨中
兒搏黍和虛餳亦曰登高餐不奉主人呈佳言物外發
玄趣僾雲征往者豈不樂今日居其彭

馬家澗

些時知慕道獨往不借人探書求窖諦尋壑聚清真初
買磷磷曈旋於澗戸遵阿弟愛山居穽窱窮幽津朝廵
萬花谷暮宿白雲屯西距三十里一往動經旬阿咸甫
七歲茁茁能清嚬莫言嘗厚腎果蓏百年身

九日登高喜午晴得柚字

有骨鯱看山朝雨迷巘岫冐雨往尋之秋山漾白晝霜
柹滿林肥不須乖橘柚斸洞臥他年清宵友匂漏

歌韓大中丞久視樓

苦哉結此生陶哉結此生陶苦鑄爲環尋端目巳盲方

圜自積氣億息但分精甍甍同一吹茸茸共一榮順乘
吞刀鋸倒乘濯金莖雞犬聚成懽新豐土巳平昴騶繫
深蔭白首勞相迎所以獨醒人高築臥雲楹生齊厭齊
氛至道悲兼程靜聽腦中人玲玲童子經夜丙一相晤
輪杲寂無聲眞棲問黃房安有去來名自呼旋自應捷
於石金鏗清靜爲大藥虛極自相縈縈之像抑何蒸作
九霞莫遺娛斯得娛外身身乃成寒苔沒新堦空中搆
赤城仙人愛樓居紫氣千秋横

渡濟陽水東望長白

五欵別長白渡濟初相見晴雲淡護之日華復高眩詎
是吳門望影搖數長練不須極目力行行若來春日轉
黛光回地近嵐容變親含東麓下夢魂久馳戀安能販
羽生飛度西山弁感君駐鞭思爲君洗莆硯

贈妙峯和尚

曾譯沃焦義復玫河源星水輪本無水含靈詎曜靈萬
泒沃之竭妄云水所停假使永爲停泉流斷其經河源
弗任起沃焦寧任扃始信水帝宰首尾終冥冥是以四
大壑號之云四溟覺皇本無法法海揚其舲法亦棄所

滙衆以一爲聽一者本自一來滙乃謬形法師坐寶林
群耳矜有聆法師不受故洪鍾離赤莛然亦不廢法握
蘭忘其馨惠哉妙峯師婆心顧淄青不云群憒憒豈云
獨惺惺坐環千里間上士歸儀刑一切携智子迎風揖
其餅舉似水之喻請師爲丁寧何日走下塵東望雲門
坰波旬如可逐受灌當爲銘

再遊回路峪七人

拘攣九年來青山爲破械客作竹林嘯諸峯擘羅拜消
消泉脉動藥根永不壞疇咎沐雨中月華零沉瀣于今

靜憶之尚而有餘抉心穀久未熟恐終遜羡稗頑石作
我師逢人絕睚眦

壬戌除前二日紀事

乙夜施須囊丁夜每脫去既脫懷轉空湛焉忘百慮忽聞大鳥音耳根罔攸據樹羽及水禽種族無是處縱匪節與足梟鷄亦何與雄雉兼野鶴戛號不足語此音洵不羣洪大詡衆庶三鳴復三鳴棲飛尚猶豫我生廢奇述斯奇良可譽漫歌成一闋檽白知向曙

西山游

㯶俗頻年苦看山百不憂累篠十餘日跨蹇二三頭松穉今成蔭茅蓎葺晚秋藥圃無崩岸石田足柔柔物外爲余侶塵中何所求每對寒泉喜時逢野老留亦過富人屋惟與貧者謀誰云撑涛貧厥志在前修

自朝鮮歸病起紀事

病以丙而生適自沃焦起樓船海外來一活先九死鐵山晚風動龍戲千尋水萬古駭舟人余獨宿其裏致龍攫余舟送余蹲山背摯送見阿誰豐隆雨師耳苦霧如幕乖戎馬來相視倉皇神不迷旅順向可指圖籍與衣衾留入海中市短衫失中裝浮來雙革屣扶曳坐漏舟西望三千里腥鹵煮黃粱五日餐十七唇氣薄饑膚皴浪吹梟齒不如水之族吞漱適甘旨快哉登海岸殘息化爲喜偃臥捫皮毛暴下鮮生理果疏非谷味殽醴撰新髓肌骨藏痍痏隔歲發隱疹手摩如蠶紙一日三沃湯呶呶慰婢子賴有胡麻劑飲之甘露美飼羔復擊鮮淡薄覺非是舊事若前生霍然聊紀此

九日紀懷

米阜自無恙米流苦不足今秋泉脈生十里環新淥高

矚與於舒雲開懷不東嶺頭陳五毳觴政俱離俗鳴鏑銜長戈稍爲時所局海風東北來苧袷肌生粟四覽未周廻三卮方索續自分酒力薄西山峙寒玉好況兼素交不盡宣衷曲候吏簡牘催令人欲僕僕此日尙牢慅何時脫羈靮馬上焰流波塵容聊浣浴

紫牡丹

移自韓翁宅珍重三十春諸葩容易炫奇英獨隱淪子標三寸繞孫芽何般詵豈不偪倍蓄八九稿藏身錦繡成什襲光顏鮮向人誰爲專春匠此回如有神滿放及

五頭絳桃洗淡勻碧王映朱實摹之恐未真主人病且
瘦三載避風塵茶鐺共筆牀朝來與爾親為君四甃石
祝發鹿胎頻茄紫渾無賴的是魏家珍

惜紫牡丹是歲無花

幽人自退寂不避芙天香寂矣無所見遠砌多寶粧奇
葩不易逢鹿紫尤難芳前春曾五頭老榦生夜光所以
增護惜霞縠庋紛張馬童面白好花神理未商偶從籬
外來為我簡花王摧生以為枯蓓蕾尋已厄披沙棄其
其珍礲取去其肪名花復何言瘠中如此傷豈以幽谷

人萸華合歛藏我生無癖事此癖小未忘

李篤臣小隱園

燕山跨藍水流結塞雲長中有雄心人用晦舍其韋誅
茅無傒搆乖柳覆蒼光漠漠沙泉來小築寒修篁夏沼
復秋籬一區互相徉心與衆芳俱水石滌肝腸匪闗風
物姝能開天一方自言名小隱妙畧托貧房看君神骨
奇寧與世相忘

王玄珠乃翁六十

翁聞被裘翁今有玉樞叟蘇門風物姝芳臙尋先後前
人但石隱玉叟懷文斗懷瑋徒牢騷深情唯薄取古人
三旬饑何妨復餐九舌畊滲灑艱況乃失中白辛茹六
十春良弓弗脫手學箕伊何人行行乖藻紱咀蕉已臨
甘披沙見瓊玖揆初杖于鄉閭高當吳右甲子屬神僊
入夏欣相偶婆娑景風來舞衣翻素肘願隨斑斕階駢
陳燕市酒

劉厚吾太恭人八十

百植露其頂華滋承于乾萌根剌重壤所受實獨駢疾
痛輒母呼容理識綿聯敢云陽德薄勞抱多奇偏古來

傳舄奕母壽紛母賢今登劉氏堂此理良嫣然結桂蔭
巳滿茁蘭馥且連蘐顏不及霰況發粦賓前冷羽西池
來絳雪拂雕筵度曲逸仙裾持念生靑蓮藹藹方岳君
萊舞押天年年奏安足云聊以雜花箋

高简庭侍御雙壽冊

深山猗大澤龍蛇之所居葫蘆滙為陂遂名千年瀦碩
人以之生媛淑和鳴雎縹緗薄于耋惇作芝蘭鋤厥里
睨太丘風韻陶歸與橘中忞遺世黒白付枰虛漠然揮
一觥宥庭恨吾聞況有伯鸞匹出門挽鹿車芳華歸血

鼠報食纍莊初髦頭共髮鬖鳩扶同居諸堂中雕朱霞
繞膝響寒琚虯玉復森茁共揖青鳥書樂哉柱史君此
際雙眉舒

題吳福生家乘册

前隱不可名後念何時竟舊德方來食眷言托諷詠子
情俱如此延陵特至性先躅芳于蘭先華麗于藻藏閣
遜其腴德讓握爲實竹葉梅花歌麈情賓却掃母氏甘
茹茶翁家但圖史兩賢比翼棲鵷雛炫厥美國門奉遺
像永言載色喜血縷既升聞爲奕從茲始倬哉吳福生

采言及下里金玉正相宣憨子烏可已

壽張侗如兩尊人

白鶴山自奇儲精爲賢淑作匹鶴山下伏雛今式穀一
經負青箱重跰尋白鹿淑人執中爨孝先復佐讀居然
龎公家清芬覆幽谷忽而鳴九皐天衢駕雲轂甲子共
一週拍浮歌海屋爵觴澗底芹今分大官肉自有朱霞
裾換取衿鞶服小言舉一觴兆彼山龍軸

題曾遹雲家乘册後

士之子爲士商子習爲商精魄沒於中托付永相望商
也市三倍伎倆售之嘗士即紹厥聲僅不捐青箱未有
耽素封夢想唯素王莆之曾太翁商瞿逾十霜始獲誕
寧馨矢志群膠庠倒囊出其貲爲兒列纍莊夜臥弗交
睫提携篝燈旁及見富墳典未見升玉堂頭角恒先人
迫迫狎文昌翁丘木已把天露零膏香厥德潛復潛乃
來揚其光小景留清眞宛矣多含章憨余拙幽贊遂廵
玷左方

題劉氏雙烈册

娟娟復烈烈披圖見石心耳亦有所聞强暴絕交侵猶

然在井里白意能獨任或以亡人決或緣霜刀臨不免
血濺土甘餓自經旬目毛尚及瞬生死論淺深未有如
劉母綰抱球與琳嬰曰安從托弱艾悲江潯世辱皆因
浮兒女遂與沉衣袂不相及形影何能浮江波白日立
浩漠慘弗禁有翁自鰥鰥江水濯其襟況乃三君子大
賢已如林魂淼不須招楔表高于嶽采采唯江籬千秋
奉母歆

小祇園偕周寤西史靜之王元起潘德卿丘介子
諸年友訪眞璘上人得綠字

痠暑斂晩風況接祇園綠有美六友人休暇苦不足呼酒輒攢眉尋僧縱高躅城曲初開逕露坐肌生粟未必清涼姝筵能如終局禪那畜於林此緇獨不俗寶曇師辨才禮佛詎數數河漢坐來明人煙尚鑾觸出門竟有獲今夕獲良玉

送楊年伯還晉江

撫樹憐虬枝看山倚蒼巘朝槿與拳石高士非所選逢人睇眉角所見惟茹悽孰如楊太翁石隱同善卷顏古接蒼龍吐辭絕其諭自性不爲詭令人洽清宴又如孤

竹君清和匪驕蹇所以誕喆人用譽從茲顯翁唇酒不濡翁去令人泫片言入懷袖聊作東門餞

送孔泰華年友奉親還句曲

君額如高岍君才逸似流舉七耿肉食引觥及三酬信言無美選老氏微摯修怛懷醉姝面雄文食九牛有翁如僊人酡顏不知愁蘭英抽的的桂蕚連清秋石室爲君開取次楊文彪胡爲聽驪唱遠而懷南州君去尋三茅廿子尚淹留耦升白玉堂十九忽相求送子蘆水涯羡子如輕鷗亦有皤皤親四載東山頭旣不奉雙輿何

日鳴前騶喜爾能拔刀慙余空濡柔

王曙峯家乘册

大槐已三國陵楸亦雙抱巍然喬木家天風吹浩浩我聞頡川公祥源發仙島恍若扶桑巔曦輪上初杲初杲光乃來命名以爲寶是爲讓德公腹璣羅弘造孝格下邠精寘紀增難老篤生二千石節龍蕃且早余亦品題之各各揆天藻湛粹百年間芬芸詎草草呈來五色葩前德白如湶須知海内士胡爲共傾倒敢告趾與毛永矢先躅好

送顧益菴館師歸省

三事類晨星大人急將母豈忘　龍袞依母氏年躋九依　衮尚有身將母怵期後

天子隆孝治　予省事非偶去去上元夕春觥介眉壽解纜泳新濤楊鑣亸紫綬南雲日以親北斗儗囬言瞻斗復瞻雲予舍寧容久胡不奉潘輿雍雍來四牡日羅大官羞陟屺亦何有况乃綸扉開鄰哉當左右願言效一籌君親兩不負

題湧泉寺八景不拘沈韻

蹴鐘撞月

千古悠然者味淡復聲希有如空山中懸虡欲何依皓魄豈相待戛焉鳴者誰我欲叩厥因脉脉問三微

象嶋雲深

古德欲深藏道情不可見妙哉北澗戶淵然象爲岸雲來幙無心退亦忘舒卷我思幽谷棲聞言時春春

仰公春曉

仰公習靜處初開琪樹林物外多鮮華此地獨淸眞我慕蓮觀生前步欲爲鄰何緣叩一語與公同千春

霜林歸鳥

喧寂豈兩頭晨昏惚二景歸鳥投霜林是靜匪是靜兩機欲互奪冷然忘冥省何如守愚心月在葛洪井

溪橋晚眺

長虹天外落乃在湧水西古木斜陽老寒熏四望齊醉翁何日醒亭榭晚來逃可愛閒司馬陶然不作泥

寒松戛漠

栗栗穗來久西北有神物神物何蒼蒼虬姿吼如怒輪益樓雲鶴參天凌廣漠勾麗奇栢歌恍焉重題拂

雪巘啼猿

閛道巴江上啼猿挂水皮夜冷嘯如沸此景一何奇北歸四十秋衆喧空離披不意湧林外雪崦得淸悲

村落煙蘿

空花此地落那處雜人烟最是閻浮境蔚藍自有天雲中雞犬度象外蔦蘿縣昏曉疎鍾裏如何說大年

詠玄滌樓

孫白谷先生南郭外之囿不陋不侈可謂善厥搆契余衷矣一樓未名余請以玄滌額之白谷不以爲異且扁其上日久未聞也余曾諾率吟數語遲之隔歲弗報又愧甚不得不草草賦此用佐玄賞且逭余不恭之過耳

丈夫有傾蓋輒爾泐金石僉矣四素生所在忘畛迹太上詒玄言終古不能顧大易乖洗心那可淆青碧精心理六虛闢疆無廣迫達人愛樓居小睨藏遠覡金屑不入目寥廓合當宅余與白谷君危坐談虛白聲臭及毫毛弗辟無弗辟澄神卉石間如饒空山澤棲息荷渠上倏然狎六翮智故於何有賓主豈殽核曠焉了素心塵

芥自不役余亦千里人啓然忘非責擿此玄滌萹靈譽

應輿釋

題沈氏雙壽册

酌酒慈谿館殷然問所生所生業肥遯齊楚舊專城伯父垂七十阿母隨霜莖鵷雛兢將翔一羽遥天横下飲玉堤水高和上林鶯鵷雛復鵷雛卵翼孳瑶京珠玉綴之奚其無厐年鳴爲予歸奏之筵外五雲明

孫公洩水渠

古稱循吏者往往不擇地其地爲墝埆沃之作佳植其

地爲汙萊治之罔弗易余讀恩邑志痛彼河渠崇卓哉孫大夫鑿渠通地利隣有翟方進舊以恩爲沛乃起大洋濼四女樹爲次護疃三十七奠壤美復侈徃化麥成魚桑麻今遍蒔南陽信臣陂鄭國開新遂武城即臨高東有千年備走筆歌孫渠片石永相示

周公顯家乘册

余友周公顯白鶴江上人向余一抆淚誦伊多艱身誰生此身者歸去如千春卵翼轉相屬血縷若爲氤爲兒幸不殤亦既能負薪負薪復負米炊㸑生不辰子然顧

微軀得以酬四親仰視周公顯君已垂縉紳九地不可見胡爲徒傷神積愫既如許移之爲忠臣土封埒龔屈龍緈紛以伸多艱乃多榮豐碑大海濱千秋捫其石尚可呼青旻努力事　明主前人詎隱淪

淄侯李公鄒滕之變武戒獨蚤淄人戴而歌之漫爲一闋志喜

兵燹頻年有妖氛復降婁犂鉏將課歲來牟幾曾收鄰震無寧宇拳空斟妙籌潘輿初涖薛狐綏薄尼丘國士多安石神君更杞憂不須聚俠少井牧有良謀什伍聯

阡陌埤堄借獮蒐觀兵還視隙枕戈不忘耰淄人歌保障般水聽安流紫氣原李耳陰符政可求旄頭昨夜落秋氣任瑂鏤

七言古

久旱憫農

頻年淫秋禾漂委玄冬六出耿成藥每入春明徂夏來陽風吸習麥爲粃天澤不決懸有因空祀先農安所恃土龍矯首不爲雲泥人鵠立亦徒耳隴畝如焚罷耰鉏幾無青草堪撈薙殷湯六責寧虛文周成悔過安可已

江蘋荆璧不聞薦剪爪之代今往矣匪闌赤烏見日中
詎是肥蹧生岳峙天人呼吸如一籥有其調之罔弗理
可憐襏襫爲誰服惘人須從至尊始君不見天子一七
靡千金安得泉貨如流水古來長世但子旰忍令田家
敲骨髓

施設生邀飲徐丹竹水亭得排字

曾聞田夫望雲漢眼中欲枯如生柴卯年巳庚百六十
邪更三日無風霾施君携壺邀我坐忽而開拓千日懷
箸頭不敢弄庖腥當軒惟喜青嶂排一水西來滙作陂

徐生竹牖臨東涯主人高曠酒政寛肯令清賞當筵乖
歸去歸去乘餘暉六衢燈火無相偕　一

明河篇

習習羅幌晚風生忽見雕櫳天漢平酷暑銷人皮骨盡
神情頼爾聊爲清案戸渾如溯長河疑望何曾烏鵲過
晶晶波光乍淸淺盈盈一水愁金梭爲問天孫幾度來
綠雲想已成皤皤箕斗之間名漢津天梁高架伊何人
銀漢津梁同一色商飇千尺絕纖塵似是仙人洗玉盤
月輪西度何蹣跚近岓臼榆差可數遥連絳闕流光寒
須臾低度欲侵人轉眼横斜五夜闌寸心千古憑君擺
淨簪瑶階啓芸閣有時騁目臨高臺愁見閒山影揺落

九日眺米山得見字

耳後流光滅如電眼前米阜頻相見毎逢重九來此遊
主人不惜羅芳宴阿誰主人曰松阜阜下松濤如海淀
海淀當年醉茱萸戚里風光目爲眩何如長白九十峰
好似燕山分半面嵓隈撥换此鍾孤獨桃佳園乃奇羙
培塿有靈今始知揺曳白虹牽素練爺時兵衛尙登臨
去歳衛泥勞春春惟有此會神情徹骨清泠風數斗棕

櫚薦米山艸堂今成矣黄金莫惜爲佳院主人道力淡
且真此地風流應久擅千種毫華須掃除但留芥蔕非
方便請看頭上未滿輪纖塵飛不及氷片

歌晴暉堂

晴暉堂上祖夫人朱明念八設帨辰九十二年但茅屋
大人旣貴搆乃新揆作初成祝七十春酒之介筵何頻
劉家孫子十餘輩欽若母儀何森森八人率之登此堂
執爵雅拜榮簪紳苦蘖寒霜六十載嚴標亮節千秋身
曾辭千金絕錦杼手持一杖血在鄬泫令母賢使君說

幾曾抗疏弁人倫護兒課孫老不倦含美食貧如隱淪
是以大人名此堂春暉寸草存其眞訓也孫爲第一枝
每欽坤儀攝心神辰年史職乞病歸墓門痛哭讀貞珉
越酉九死來海邦棲息重結雙璘珣牙籤之堆號竹素
藥裹武備衛生珍（堂東西楹增搆竹素衛生二閣）丹穴麟藪漫相誇此
中聊以銘苦辛懷恩何必李令伯報劉生死或重申此
毋此子復此孫唯有片赤干青旻

蒲坂張光祿園（光祿張太史廣翁也）

粵蒲坂兮虞之都干中盤攝特爲姝忽讀光祿擬古篇

再訝名園斷名區星海東流當一軒三條二華從招呼
小之結犖掬爲餐大之開眼排虛無杰杰爽氣絕嚣塵
陰陰前蹟懷康衢仙人蒼穴今如何首陽千載胡爲乎
惟有眞人能坐收來者非今徃非徂須知此境異豪華
弁作君家集靈圖慚予受簡太史公歌殘明月寒當壚

衛陵雨霖坡歌

前年冐雨雨霖坡今日坡前風拔柯眼中變態巳如此
耳下還疑青笠歌古來大士戒習氣他年未必秋風多

丁巳麥歌

有麥有麥可長號對客舉食意如刀匪傷汗土盤飱苦
詎爲犁泥作者勞邪年剝榆不見粒辰年有粒不堪拾
三冬乾暵無牢根眼中誰敢言者入幸有天澤尺許深
驚作芸芸滿原隰翠顏幾變粗成浪隣家未熟紛相餉
今日摶食豈不歡前愁展轉仍爲愴貧農尙爾稱半凶
預有艮牧或無恙嗟嗟予爲里人漫作歌擊鮮沽酒無
相尙

九日得散字

委宛澗南高彼岸每徃尋之寘昏旦曙晷落魄欲逃人

買山不及三十貫巳而挾策違厥初詎億幽人生羽輪
上林瓊樹偶相別來訪猿鶴締爲伴佳晨逢雨屐頭滑
何幸巖端濕雲散宿粻市肉不妨空雜捋山肴於供爨
驚顫疑是草蟲熟充腸賴有蕪菁爛昨聞關陝報荒饑
潦倒山中猶窘歎東方有秋未滿車吳江鼠渡千群亂
藿食之人焉敢謀嘖嘖斗筲何足筭安得遷跡如漸鴻
世路清夷歌衎衎

李小灣年友歸粵東

吾聞黃流初出如輪綆盂門之下忽而逞爲無羣山隨

東盤遂於鬱　爲三謍君有雄中正相如每觀落筆絕其景千奇百幻罔所摹但有風雷飄艀艋吉士何嘗過盤鐍座中偶舉聊相省君以湛盧中斷之鐔鋒盡歛歸閑靜心事空如十月霜嶙峋堪比晶峨嶺幕中賈生能識君每從中夜傾耿耿共爲桐城門下士慙予蹇走無修頳君去海南予影孤驪歌欲放心頭冷君不見劉生格套幾畫絕願留片語當斤郢

長短句

履霜篇

嚮晦房星出凌晨草之頭草頭抑何如皚皚凝不流葛屨徃從不忍踐偶而踐之令人愁逐子悲清朝哲人諷大易龍潛用有時履霜懵氷至不傷蕭艾折但恐芝蘭瘁亦有筠貞者不隨葭菼植衆顏一朝變堅心安所悸中弗悸兮亦弗摧銅膚虬頂當風雷靑腰玉女年年度巖端老榦經如霧應有靈秘擁其根多少忠魂支國歩嗟嗟君子履之胡不悲玄黃之戰良足思胡不於初綏綏時急轉陽和一盪之

王署讀書歌

有地何淸切有群何楚楚吾聞雙壁畫水痕今見空瓏奠文礎吾聞修篁棲鷦鶴今見仙班集島嶼　御溝東檻泳氷澌　御溝西畔讀書處竹素千秋映玉人傳箸午夜連牛渚臘氣渾相忘六月寧知暑願以西穴藏肝膽相期許際玆辰兮安得雪花拂舞積瑤京泠浸綺疏賡大吕

樓居望雨歌

山川雲氣升爲雨吾土占云西北起每持此語折鄉人鄉人摇頭說非是五日濛濛不作泥下瞰乾方薄于紙

四敞周環望幾回惟有海雲歸如駛我欲高歌暫爾停拱揖長白爲君止殘雲久住復爲蒸崦光沒盡如淸泚須臾風靜潺煙生高山大陂連爲水凭欄料理夜如何雖有霎霎徒爲爾輕衫午濕晩來乾始信土言有玄指予考月令分龍日但遇霏霏好芸耔吁嗟乎行雲不須留濃淡安足恃癡睁竟日望雲根會見𤮕隅令人喜

風烏曲

偃風烏去地不盈尺如何不高飛以無大鵬力風摧翼亦還凌風我今欲撫大鵬背直入紫虛窺帝妹丈夫

羞學原上烏使我臨風多感慨

古歌五首

日出矣杲影長玄鯉沒朱禽翔今南舍北搏餻香
日入矣驅犢來風吹髮何毰毸柴荆不掩軒如雷
飲㱿腥來鑿井黃泥汨汨覗爲太清淄澠旣分神不靈
茹草而甘習爲種穀爾服牛我削木三壤穆穆云誰追
呼
鬬戲土虞戴茅上無黃瓦誰識低高勞心勞力何嘈嘈

題李比部壽母冊

崒崒有泉脉脉脉學東傾母氏生兒貴且賢誰恐母氏
無令名古來賢母何累累那能乳哺兼師程鄒國孤塵
霜銀機歐氏空傳畫荻莖仙李根盤生比部中齡余母
還爲父奩匜全於讀者傾廿年咀茹惟茶苦旣爲司理
訓廉平堂下桁楊非飾怒所以白雲同舍郎日將平反
陳阿姥明年設帨七十期霓裳霧縠來西池君拂斑衫
我作歌朱實氷盌雜婆娑重將甘露酬金竿滌却熊腸
可若何

游五臺山歌

說山靈越惟靑削今見五頂但兀然亦云幻區必玲瓏
兀然五者如安禪天闢此宇不可詰竺乾震旦來揮宣
余巳秉心嚮師利默表竊附維摩賢（古德云三十二大士各說入不二法門惟維摩一默響如雷先大夫以默承字余故云）初於南天祝兩離新兮故兮
吾從先宜從東上望滄海乃於薄暮臨其巔一岑似於
諸山絕神僧之壑紛一椽把火夜至華嚴嶺土人畏寒
護余冷那知山靈不妬余終宵温呴浮春境奇絕坎北
龍翻石片片凌如攫爪影中峰一抱四圍同當天亘出
石梁景咫尺西去屬金天鷲嶺飛來夜如炳八功之水

西竺分積沍但見堆坎井此山曷以號清涼萬年氷雪
埋淵靜縱令野火燒狂夫一展文殊見中耿清涼石特
擅名一壑之隔傳幽清三刹猶如對郩坐鍾鐃之溢如
合併危樓新棧駕千尺長爪靜者絕逢迎此間的的有
異人我欲尋之學無生月川老人不可見竹林蒼韻若
爲情觀來有義爲獨詮樓賢谷口宜雙旌端如巖佛護
琅玕二老早巳全堅貞塔院顯通類朝市諸刹鱗錯炫
丹瓊香積一庞不勝收餽干酌我玉之瑛羅睺鎭海啼
鐵餓沙彌無力響金鍮我爲題壁呼檀施半縑匀粟誰

爽營吁嗟乎閎哉臺也中匠巳如此慈悲廣大何時何
獅子窩金剛窟微密之藏如寶月秘魔巳塞後門牢聚
福之海歌百樾菩薩頂眷漢礁黃緇交臂半乖髮蓮花
一綻百佛生輪藏之轉何時歇羯鼓鸞笙幌作奇忽突
金錢漾佛出鳳林宛矣下九芢帶雨歸來欲見巢朝談
虎噬夕歌鳳令人展轉相啾啁龍華鹿苑何不有丈夫
七尺如虛泡石佛礲虎古堂開畚鍤之築初刈茅從來
廢事不如新老僧爲我遊山殺因之重題戒律院千年
一字非解嘲典言告耆宿禮佛戒其多未能多禮無多

設化身千億空嵯峨淸規自在僧自玩崩嵯頹殿覆阿
羅試看北山於金閣七層連甍今如何又聞西北有巖
城我欲凌高望海堺假若金像幻無數如來結果偎恆
河聞道達觀妙德庵五臺居士懷蔚藍天空地迥不見
佛仙經徒自湧阿含又不見應門之童牽牛出誰課前
三與後三東南門戶如海口宛委射入一千二百黃金
龕允矣此地名湧泉佛光道駕如叢蠶回頭想望紫府
君杼軸靈山匪美談菩提樹優曇花朱明徧出金蓮葩
兩誰三赴淸涼山咄哉劉子懸情睬于今往復亦如是

五百步具渾天涯空想三車如浩漢口持半字生虵蛇
有時酌水灤浴池凡夫帝釋云一家寄語真空原不空
互奪徒自起咨嗟殷勤託付諸闍黎色空空色絕[illegible]譁
爲問斯言誰主盟道人復復阿羅耶

五言律

不彫園劉特伊諸君小聚貧兄大佳因憶西江景
生疇昔之遊

乖乖短墻椰瑟瑟長松風對酒關玄度含情濯太空景
差三載別劉向五雲通但有南天月饒君聚散同

送曾金簡判鹺閩中

眉宇澄秋水忽而兩過從千林歸老宿萬派合儒宗履
徧三山雪筇飛五老峯仙舟草草別吾道自從容

王烈婦冊

衆美歌蘭秀霜姿歎倚雲魚睛終自比木理幾曾分淄
水縈芳壠費山老蠹文烈魂應不滅化碧作氤氳

女姪冰莛喜呈尊人

舊是朱陳里新知對酒開喜從兒女事添得老人杯彩
綫紛相結酡顏日幾回今晨誇弄玉不久見龍媒

回路澗山作 二首

閉息經炎暑披襟入雨山人迷回峪道水學武陵溪嘯賴空巖答棲欣牧子還不須品巳事雲麓足幽跧杖屐曳行雲淩晨洒半醺沼通泉脉細雨洗木容欣斵穴排荊戶開窓督石耘為君規藥圃日日採清芬

西山雲

𦵏氣山凝翠高雲結陣還排阿分霞彩擁樹暗柴關虎嘯今夕定龍秋恐自慳油油悉作雨莫伴野人閑

月夜歸馬家澗

不記山行路參差亂石梁岸回來是去泉咽出還藏果實隨荊筥吟蹤雜藥囊夜深廾靜默髣髴雪梨香

輓劉玉筍世伯 二首

何必垂紳者先生巳立言舌畊廾蠹黒腹筍老孤騫鑑水歌同調龍山許對門焚將戔戔帛吾道足丘園

不識先生面清風早襲肌鶴毛看種種斑管想離離劉贄藏書少虞卿著作遲空來無一事鶴與素心知

五日憶江南競渡

京國逢蘭浴魂摇湘漢間霞標探碧落歌榜射飛湍開芷鶩雙鷁臨風想六翰且將蒲酒味緬彼水涯歎

禁林春望 二首

為問條風發祥煙織禁林韶華明百羽淑氣帶千岑卉幹青依柳龍舟綠轉潯　宸遊何地是想像五雲深

輦路芊芊處瑶光撲撲回氷鱗迎泮出凍舌度花來靄合披香近天空太液開萬方春事好玉律共相催

大行　皇太后挽歌 二首

龍隱　昭陵久　鸞廻瑶島初擬張氷雪宴忽促繐蘭車湘瑟靈歌發娥池月影虛千官哀響罷縞素果懸魚

大夜何時旦寥寥閶紫庭　母儀九畹秀仙夢六宮靈縱有金鶩藥終昏寶婺星太平　天子在佳氣滿西垌

玉署槐陰 二首

北門何深深況覆槐龍古茂密無蹤夕陰森儼風雨堂虛翠欲流宇邃涼如聚坐臥晤羲皇不知日亭午

其二

槐老能生火新枝且舞風影翻青玉案簾捲綠華宮陰砌苔文長臨池藻色同水天清切地長自碧蘢葱

送黃持之歸漳州

[illegible]玉清漳去西山雪未消費廊傾盎酒黃井列仙瓢獨
喜論文久空遺入夢遥何時窺月白金液發新苗

壽蕭玄圃

箕尾星何朗乖乖炤木天閱來新甲子歸去捧神仙揆
覽虛瑶席方壺拂錦箋婆娑階下者五色鳳毛鮮

歸自西巘

携筇清興發入夜更徐飛樵語遲山月嵐光上客衣古
來爭一眺此日澹忘歸又坐寒煙裏青籌指北扉

溪上作

洗硯收泉乳烹茶折栜薪野夫來對踞山犬不相狺欲
問龔雲術忽逢採藥人黃昏未歸去涼月炤青蘋

益都山中輿上作

山行逢大露巖壑一空濛銜白疑航海夌玄似御風樵
蘇天外遇鳥路樹邊通盡日看乖幕惟聞響亂潨

壽孔母

昝賦尼山檜今歌孔氏蘐五花明鶴宰九鳳下魚軒度
紫盤中熟雲璈曲裏喧人間多壽母此祝獨駢蕃

望雨偶成

七月乍馬齒何疑霖雨遲朝霞盂水落聽著臥人知[illegible]
有蕪菁發能忘重黍滋翟家子感過共議白公陂

嗃谷夢語有驗將事志感二首

沙塞雁門紫人懸金僕姑關山寒月小野戍漢城孤二句
夢語敖捕傳飛羽河湟別有呼官家庚癸急不止爲東

其二

月餉三十六何時得滿腰朱顏白骨夢壯士羽毛脩昏
旦勞　明主幹旋任斗杓野人空欷息那是霍嫖姚

景承弟出虛字

潦盡臨籠水籠水不泥車清淺窺鳧脛通明見蚪潴風
高千樹朗禾納四郊虛只恐無新雨長滋二麥初

雨雪中輿諸友憶五臺分得先字

菩提相望處色相隔諸天法雨翻靈雪春山湧素蓮清
涼誦來古大士不知年樓上仙仙者如何說客千

送張華東給事北上三首

團彼黃山樹而連長白雲素心傾一舍霜榦聊千羣廟
署窺君富交情我亦芬相看如總角前路老欣欣
狐隼及䑸䑸系墉復鑿垣止應悲碩果無復笑乘軒杼

軸方區壺薪櫨事僅存幾人譁愛惜君去叫天閽
逐人瞻眉宇眞意不須多大樸存吾道狂瀾亦逝波雲
開知拱日天晩聽揮戈別去愁無邪臨風一浩歌

送王㬈峯守平涼 三首

見說蕭關遠畊刀盡漢人妻風多俠骨涼月濯邊塵耿
弁初分部王尊舊有神送君臨此地舉酒灑青蘋
况是二千石長驅萬里車英聲河渡虎素節壁懸魚靜
攬笄山翠幽探帝子書崆峒今咫尺步步躡清虛
雉堞同諸路風猷自塞垣衣冠全罽毳生事雜橐鞬正

好携黃石因之策𣊬蕃功名今卓爾寧復惜寒暄

吳師每梅詩五章見示屬和

千巘祈瑞雪四壁動花光詩格弁來瘦曇雲拂去香羅
浮初結衽蛟室亂明鐺定有鹽梅手氤氳帝座傍

臘夜飲李元冶太史宅

長安愁落落殘臘忍相催賴有銜冰客來尋卜夜杯雪
光凌月度酒韋入樓開未許豪華子淸眞共一裁

丙辰元日趨朝即事 二首

龍飛四十四輯瑞入駢闐海外呼多曆階前隔九天祥
煙黃閣霽靈雪紫城邊共道春容好歸與課石田
班聯何翼翼舞拜亦雍雍方美朝鵷肅鷲傳市虎兇上
公應請劍高隼慮乘墉爲告彎弧者還宜省括從

七言律

初秋憫雨

黍稌初香歲望勞山人長自坐東皐榴枝日焰如擎雨
楊柳風迴似作濤雲氣爭於三月薄流光已是九秋高
西疇龍窟甘霖在愁向寒塘試桔槔

十一弟過東郊樓值雨喜而賦此

坐指空濛度嶺來喜君暇日亦登臺我躭戲作蘇門嘯
爾已豪然鄴下才幸有雲山分氣色好憑禾黍薦樽罍
人生樂事誰如此一味淸眞莫浪猜

宿古鄭州城

何年天子傋強胡築得雙城勢不孤北望雄州空白水
南連瀛海半青蕪玄狐猶自憑譙櫓烏鵲還來占女隅
枯木寒煙人欲斷好從何處問樵蘇

庚戌九日訪苑山老僧不見

凌晨躍馬白風吹正及僧厨早薦糜山似列穀求作賦

雲如征菼護探奇瞿曇爲我開三丈雪嶺從誰積六時
宿草于今呼不起虎谿空度小禪師

癸丑喜首揆典試

玉河氷畔彩雲飛桃浪英英勁紫微夂之上公論桂籍
忽推兀老晃朱衣黃麻三日勤中使藍榜千春耀帝畿
何幸小臣分異數也叨簪笏到璚暉

劉特伊宴中鄜叔宅得山字

黃雲湧湧衝飈起紅雨淫淫隔岍還春酒盡擬歌郴邑
桃花豈爲貯宮顏耶溪星聚分丹粒洞口泉飛結翠鬟

昨夜與君仙骨換蹊來無處不蓬山

晩出郊季叔小集劉安二君問禪書二首

片片桃華繫紫騮那堪風雨沁夷猶暮山併欝千峯色
春水空餘一線流野圃松雲搖梵影高臺竹月浸鄉愁
江南短棹無多隱終許相將汗漫游

飲于岩 山莊

嶺南策蹇嶺西過午夜愁心今若何白練淡裁雲錦薄
綠醿初試酒旗多春風的滿千溪郴好雨全歸二月蓑
此度須廻十載夢煙霞雙攜問阿那

又

芊芊陌上五花驄公子腰懸七寶弓拂雨直衝前渡合
凌風聊踏故園空妻其孟母盤餐後去住劉郎尊酒中
日暮山風嘶骨馬可憐騎到碧霞宮

同劉特伊過安日睿晩返

我馬青兮君馬黃風流團扇掩斜陽恰從海國添新侶
涕爲神京道路長漠漠千峯牽岸井蔪蔪二來總滄浪
誰容捲袖空歸去花逕明星亂竹牀

送劉特伊過都門迎娶

橋頭綠縟雨滂滂七夕別人不淚難越客半留雲霧管
齊謳全付黍雞盤鸞情蕭史三山合鳳曲秦娥五夜闌
白雁蘆花千里月江風吹去爲君寒

瀛海道中

河間藩邸獻王名化作畿南二邑城官路有梁分野水
郵簷無眘覆柴荆高原納稼仍漁艇細郴沿堤送客旌
千載圖書收不得惟餘蒼霧晩來橫

憶醴泉僧舍懷范希文

雲臥窓虛二十秋讀音曾和谷泉流僧逝古德如頑石

地偕名賢作勝遊一日煙霞空自變千年憂樂幾時收
希文心事誰堪托遺像高臨龍水頭

卜雨不驗志罰

千里雲屯繞電生夢中阿閣入窓明已拚簷溜迸珠珞
不見荷盤漾水晶丹地有人司調燮山家無計課昇平
休將酒政學金谷我自齋心問太清

涿鹿道中

風塵牢落鬢浮霜簪笏于今又上方潭底日輪憑闇淡
山頭月色任蒼黃雖無柱杖爲元放也攜葫蘆學費房

最愛東坡居士語萬人如海一身藏

夢卜求賢詠

人情夢卜總相需 聖主 開天巧自符箕尾一星連
夜動渭陽雙舸正堪圖白駒那是留空谷黃髮行看晝
軟蒲千載于今勞側席小臣何以效謳歈

東門祖道

爲許抽簪別 紫宸離筵紛出曉城闉風生彩帳傳金
斝座入黃花簇錦茵綸閣幾年誇盛事東門千載悵同
心翩翩一鶴摩霄去廊廟江湖共此身

落花

東風老去領芳魂又點千林作綺園舞席半摇歌扇影
臨塘全亂水衣痕武陵自詫魚舟入越客猶尋苧女村
惟有殘紅能解妬飛將片片到長門

閱遼左邊圖

憑將榆塞絕天驕背擁 神京左界遼萬里長雲歸指
顧千秋王氣欝迢遥不勞聚米籌關阨自有將軍策隗
囂詎向涼風沙徼望披圖猶自起蕭蕭

再題馮青芳竹卷

逢君初入小洪園孤鶴扁舟掠水門四壁貧當飛醉墨
一川晴雨濯龍孫風塵欲改湖邊色標榜翻奇肘後寃
爲問前身誰可似越王杖上老白猿

丁巳中秋之夕奉觴兩尊人越七日始刪二章識
之

幾年初度白山秋忽得清光滿玉樓爲愛蟾蜍卜虛敞
況饒叢桂話箕裘瑚盤乍泛玻瓈影新曲曾翻供奉愁
預祝廣寒老仙子肯教此會醉雙眸

又

稼尊早向引織阿祇恐微雲拂絳河已辦呼蘆傳夜箄
還催鼓瑟下靈娥豈無瓊液杯中墮似有仙人醉裏過
赤鯉紅蓮歸去後霓旌望望逐金波

重陽後九日復夢遊西山

夢入雲巒草樹邊嵱然孤坐似逃禪黃花不共俗人眼
清賞全歸古澗泉飯罷封苗無一事呼將老契說三田
長安消息今如此擬向山中學大年

贈臨軒殿下

桐幕疎乖雨濯枝覆茅誰見鳳儀時毿毿忽度朱陳里

蕭散依然瓊玉姿我以露葵當竹實還將鳴缶代奚斯
古來豪豔何須說如此清標不可追

雪路偶成送劉經歷登仕

千山晶晶帶春温氷谷忽開漲水渾圻上凝雲迷去馬
林間積雪失前村野人有夢塤天表歲瑞無心見主恩
且下寒簾生活火好邀萊客對清樽

經麻姑堂

人間久著仙壇記遺像忽經曠野堂喜說丹砂原是米
不疑滄海變爲桑陂光潋潋空含雪火宅勞勞鬢有霜
異域歸來真九死眼中何事不蒼茫

北村卽事

數年村落歎參差此日風恬景物移牧犢麥青肥似韭
啄鷄黍熟穫如坻田家菜色逢人換鄰舍牛衣尙舊非
爲語王生宜力學豐凶原不到書帷

讀韓忠獻公文集書懷

縱橫千古自爲麗國士何曾得有雙夢裏堯階舒蓂莢
愁中夏甸揖龍逢智囊不學鼂家令文帥何如張曲江
前步魏公堪托足安陽遺藁愷戔缸

古城之行得殺字

人間寂歷是冬郊雲白溪清鬥鳥巢霜葉無風還獨下
雁行有字幾曾殺凌晨古堞寒煙發匹馬夕陽素影交
靜裏機關那可對焚香宴坐想羲爻

懷二尊人

牛馬風塵久不歸偶隨清夢似南飛兒簪漸覺生白髮
子舍寧忘製舞衣槐午蔭團看米水松林雲織款荊扉
忽聞天語垂慈孝頓使羔烏愷落暉

乙卯五月聞召對喜賦 二首

慈寧宮厰几筵開龍種瓊枝駐輦來膚藻有天全吐露
官僚無地竭涓埃懸知積雪翻雷動詎意陽春入夜囬
萬象不須愁幻化好隨元斗接三台

其二

人間罔兩欲縱横劃爾天開寂不鳴幼海波恬千怪滅
前星光徹六符明西山佳氣來阿母北闕晴雲散帝京
玉署小臣無以頌太平嘗自奏韶英

瀛州亭聽鸝

蓮漏蓬池午夢清殘鶯忽爾换新聲流來夏木陰陰見

囀出春愁脉脉生炤水金衣偏自麗入雲羌管更多情
孤亭鎮日無喧寂到耳翻令百慮輕

雨後見西山

一洗峰巒秀色深宛如明月挂遥岑青螺盡拭風霾氣
丹嶂全消瘴癘陰似是諸陵呈瑞靄故將法雨見天心
佇來豪爽忽飛去忘却隨鵷入禁林

曉過燕市有感送黄揆之歸涂南

冷露朝曦是幾何藍輿眴息萬人過郎當風袖吹如許
縹緲雲冠態復多古貌有朋譚介石鄉心無計結烟蘿

劍南叔度今歸去千頃汪汪爲爾歌

送黄持之

劍外燕山入夢懸偶來長白合聯翩青州從事留君醉
石壁仙人揖我前曉日環橋觀胄子夜分開匣拭龍泉
赤肝一片憑誰許送爾霜華十月天

寄謝王枕堐司理

桑陰梓里漫天涯蘭臭于今止可嗟紫氣久浮巴子國
素心空結夢中花一曾舉火通眉目但有傳書閙歲華
君已及瓜歸晝省燃鐺空煮武夷茶

送萬積之還錫山

山頭雪色未全消早發驪歌向柳條聞道獨來風作翼
何如雙去玉爲簫鶯鴻影渡桃花浦春水初生楊子潮
醉裏新詩頻欲染懸無氷雪織鮫綃

又

古道今人不可求敢云爾我即千秋玉壺春酒鄰方熟
燕社詩盟共擬留細雨蘭苗香楚畹條風花蕚映朱樓
相逢若個稱兄弟左袒如君獨爲劉

臺山棲賢社鑑玄禪師走欒禪筆見招賦謝

草露何如視此生因尋玄藥到靈京齋心喜入峯頭雪
清供歡同飯裏菁罪福有因誰處問楞伽無路叩阿明
翩然二妙來相引已付空空出世情

賦張元初寫文昌

北斗魁前六戴匡人間天上說文昌清真不藉黃金闕
靈異全歸白玉堂丹穴雲根移作供空岩石乳掬爲漿
元初絕筆惟餘此一室星芒炤八荒

趍三泉偶成

勾麗那曾是妙遊代門西戍志初酬團欒毳帽防吹腦

薮糲盂餐喜入喉夢想諸天光舍利行看法界慾夷猶
此時大慧於何乞明月空山任爾收

五言絕句

賦得我愛夏日長 四首

白日九九下忻茲晝漏長前綏不可到刻晷令人忪
喜聽濯枝雨開簾納景風何緣身不動恍矣玉壺中
星火分南紀不須秉燭遊有堂臨灌木無夢學莊周
瑤草侵堦長博山沉水飛科頭湘素裏髣髴天明璣

聞鶯 四首

殘夢空窻盡新聲鳥舌來似從羌管裏吟弄五更梅
寒谷愁春發鶯遷已上林千門通柳色流囀曉陰陰
斗酒長林下妻其畫閣中何如臨御苑聽繞建章宮
乍出春雲薄交鳴曉氣清聲中如有意伐木正丁丁

霜葉

霜苦能爲絳偏于山柿深到來原不染冷對碧雲心

官道柳 二首

片片枯柳株枯盡成奇植爾爲惜行人剖心永相示
一物幻千形誰如道旁柳至人無肺腸萬化恣所取

有感 二首

春來羊角風旋天復捲地恠爾無根株胡然躡高位
嬴鏡不炤人許評愕月旦娟娟合浦珠魚目欣成玩

廣川舟

去年爲守氷氷開復守淺揚帆不及時忽忽歲已轉

雜興 五首

斸斸蹊田牛搖搖覆種者何愁不食人憖余空駕馬
春風連日動草色漲平隄已渡何須說前溪不斃迯
世波等怒號人事如塵土安得冷然心連繖施微雨

中夜聞新雁迢迢負雪霜不知春尚早北至復南翔
不是匣中物還歸千尺潭有時驚雷火飛出倚天南

聨子吟

眶膜根未堅風烟迎作楚減來八兩吞温泉讐如女

再宿馬家澗

小餓探山栗輕酣舐柿漿月明催下榻聊憇積雲堂

丙辰初臘瑞雪偶李聖河自秦來孫爾吉宋子振

若承弟集景承弟宅同賦得臘雪培元氣 五首

鄰叟歎三農昨夜不敢答忽而有佳集瑞靄及新臘

客自藍關來帶得漫天雪坐上一杯乾疃外迸車轍
暘哉太和里刻燭掞天才搔首問蒼蒼蹊來栽者培
去年海神火東人未返魂玉龍下今夕沃轡喜朝元
沸來竹葉香飄出梅花氣林外寂無聲燈前美珠璣

射覆言 三首

日日吐筆花恐礙豐年雪此地憑藉君君心不可竭
酌酒破君悶遂倒十餘壘有如　馬市悔愁爲君開
不見須彌縮安見芥子納而鼓本無聲余桴誰爲答

與茅庵道士

硜然貧道士羽毛久不生向余指所食未斷火黄菁

爲史鍊洲丁酒

玄磁自引針糟丘自頹玉感君提誨深爲君課醽醁

代嘲 三首

午盤易爲倦熏吹弛我筋捫心罔所獲恬然臥水雲
快與逃淨界霾深須閉門道腴良不多淺試已忘言
連詠人憎苦碁高莫漫癡洗茶聊爲品前夢覺支離

石河偶然 四首

荒人初下氣容容隔紫庭曾問張平叔巘溪路自通

買墅六千日主人經幾過守奴半凋落遺核已抱柯
烏臼殘驚夢雲螺靜客心萬吹渾未定三疊舞瑶琴
琴疊何關關臨銅想駐顏不須萸菊味靈液漱潺湲

閑居十八首

一

靜事以何習觀心不動時南巘雲穴發去住問安之

二

傾頹枯皮椰下辟蔔葵霜折葵登君進舉白忿相望

三

西山三鎭撫半歲轉睫過哀哉中澤鳴蒼蒼亦若何
四
罪福三天下殘軀六十春乾乾臥紫塞早晩見眞人
五
閑此六虛身受他無明觸前偵巳銷盡尙爾念河曲
六
鍼石既非習藥七亦非醫不如節粱肉善幾罔所疲
七
丈夫念勅罰非懷毀名譽我本泉石人片心爲誰語

八
胎客鍾鳴酒太玄在人間如此蔬草味何爲駐容顔
九
開眼一何醒妙在多闔眼丈夫自滿灑不將邅蹇產
十
終古一煩惱兵荒煩惱碎唯有知學人薄焉發一慨
十一
百尺修翎能將雛一摩空冥冥思羽翼宛在九霄中
十二
三秦無異鳥好雨良禽來何必問其名音響宜徘徊
十三
八柄空在持三光自明寐何如安樂丸動而無不利
十四
七尺輕安了天機只自來險夷惟一路世運誰與裁
十五
日出菁精飯中餐雜野辛詎慕肉食者從容了此身
十六
天覓變七層穹虹惟一度何年携我遊拋此紅塵路

十七
河洛摸巳邈焦翁何以貢如許六十四終焉混大夢
十八
機緘自茲茲京生何以災非曰先後知可猜未可猜
問入謝執勿不
昕庶亦五拜無簪笏亦除快哉天放民不見主恩踈
陛辭之次日
亦云附日月投入風霾裏玄黃戰巳成野服何曾泚
涿北晩大霧

詎是虫尨氣黃昏亦一歎先鋒坡下路隔亂不能言

代門朝望

雲蘉菩薩頂煙含僊子樓雁門朝氣望是處隱丹丘

問玄

問數探蓂莢談理識玄珠六十始渾合甲子可重呼

七言絕句

初夏署中即事 四首

交交黃鳥下新槐暑閣凉生絕點埃好向綺窻揮麈尾

素心玄箸儵然開

銅龍金馬映簾櫳鼉硯柟毨拂拭中賦得子虛猶未就

上林花氣曉來通

蓬池分得大官庖荷底游鱗細作殽供奉千年歌盛事

不知何以解淸嘲

雨氣初和翰墨香藤花冉冉落空塘東臨玉水時相注

搖漾蓬壺島嶼光

午聽偶成

蒙褁浮沉數十年豈無一孔可談天于今管見何曾是

莫咲凡夫莫淚僊

攤書

病起攤書忽滿牕牙籤那是爲君降爾時五藏知沉爽

小下禪牀理夜釭

甲子九月蒼松澗 五首

水窮山盡可誅茅木末雲根搆一巢五十年來成底事

何如半晌坎離交

石上游人天鼓鳴石間流水寫玄淸勞勞久矣無佳句

韻自鏗然曳杖行

說到生時一髮無千岩霜葉漸凋枯衆同今古誰分別

且向閑中誦五厨

淙淙留客且徐徐晩色來沓晝不如一路月明三尺劍

送君歸去課淸虛

誦罷維摩問疾章數年塵累換淸揚凡夫那得飛升去

只乞流珠入[redacted]

茅亭成偶憇

皛皛霜威圃色寒茅亭初展小栟團隔年花事如昨日

丹𦬊依然護藥欄

重九次日回峪道中

其一

秋容老去落霜遲凋草巖花尚有姿知是山靈留待我
千林全及未黃時

其二

獨憐秋色挂西峰况有高尋浩宇從何日乘將華表鶴
千年猶落故山松

其三

不知何處是丹丘陸地神仙愜此遊待得他年龍虎伏
歸來依舊白山秋

下簾曲

角香枝長珊瑚身六月蘭英冷炤人細萑作簾景如鱗
一函細素流清塵

喜雨 三首

回燕樓前帳早霞崦光嘗自赤歸鴉愁來欲作田家泣
今日扶桑不見花

前年刈麥稻如雲四野于今曠若焚一自窻中驚電白
忽來面面長氤氳

昨夜如豨渡玉河一天靈澍散幺麼兒童不習中原韻
採得歡聲是此歌

陽丘北界

洛泊河西舊草萊愕看新麥覆平垓於今治世全無略
直爾寬租寸壤開

感時

古來幾個學清真學得清真鈍殺人淮有曾褒能住世
不須十萬巳通神

搜挾卒

甲帳璣題繡五靈兩行如丐撿清芬書生記得前朝事
疑是當年花子軍

窻曉

回風林淅度鳴鴉紗曙朧朣入早霞學得無生全未了
冷然拈出白牛車

若承弟歸自顏神書此勞之

肉身直恨少風霜飽得風霜是法王我巳知君求面壁
早從雙膂結昂藏

送別劉冲倩 四絕

越[illegible]魯北自神交十載來過問誓茅伯子鬚眉如仲子

又從伯子數同胞
憑君青眼阿誰開殘菊當門熟早曇休訃平原十日飲
留將雪色餞江梅
淄水白山見客新彈冠絕倒若耶人君歸憶得韓生舍
一帶烟颯走石鱗
憐君肝胆赤下金閒得英雄共一簪我欲買舟淮水上
不知何日到山陰

附題孫旋翁年伯行畧後 四首

千鈞一髮想婺姑五葉祥開瑞世符中有旋峯丹作穴

翩然將出是鵷鶵
仰膽何如嚼蔗甘姚姑原自老瞿曇休從婦德前頭論
合向三三數裏參
曾峯朝槿比虬枝李耳云乎大器遲異等茂才初束髮
肯敎搖落媿霜皮
何臚初唱紫羅風馬上逢人意氣雄獨有吳山孫伯子
泣將先烈富詩筒

游不彫園

手挐桃萼點雲裳多少從游割岈凉此際已裁金谷數
到來看取小山房
澹淡清溪濯柳根鋪將茸草是重茵幾回欲塹花村路
猶恐花神入夢魂

山游譙語

策杖斯須度數溪從橫春草復離迷山靈恠我來相問
終歲何曾見馬蹄

南行之頻自咲

除前除後慣南征淄益[illegible]川欲識荆昨日雪中初話別
今於霧裏又生星

雪詩 三首

松間掬雪滿三甖宿火新開自取烹不到竹枝三沸罷
吟腸早已爲君清
長安此日度豪華煖壁歌席傍[illegible]衙最愛青藜扃不啟
呼兒移竈煮氷花
雪迎寒霧發瓊條萬樹千林總未凋若見巘車携少女
滿天珠蕊落蕭蕭

景承弟曾夢題桂首句爲足一章然已忘其歲月
偶追紀之

藍如金粟榦如龍雪兎初肥桂影重我已主盟白水上

與君同聽五陵鍾

雪晨 二首

五加新酒舉三觴短髮初收意渺茫恠是心頭生活火

忍來舌底取寒漿

雪路寒帷銀海舟還疑白浪鐵山頭年來魂魄如頑石

君子人與百不憂

携孔中兒有事澧水早發誨勤

西山雪色銜著月東嶺寒煙薦赤暾多少䕶温眠未起

輪廐早已度三村

經鳳凰于飛紀石處

鳳儀何日雁門來應覽雲根五色囬千古河山能幾見

至今感瑞想毰毸

謁李牧祠

塞上烽煙藐不分忽而下拜李將軍于今拊髀成何事

北望宣雲意若焚

定林寺

嵒端古佛動幽思斷碣荒臺勢若夷句注山頭何所見

前朝遺事半迷離

雁門邸中偶談王明府所遺牡丹

家園消息怨逐臣辜負曹南十様春但得清涼行錫滿

掉頭何事不微塵

咏之樓桑一首

層層覆覆字爲桑又藉樓臺說古祥苞蒂從來原不死

向留蠶食發千霜

祝雨詞 四首

林外看雲頽不流林間風色蕩新愁憑將廿澍深三尺

盡掃妖埃說有秋

龍湫缾中插柳枝商羊社鼓聽村兒不須咀呪驅風伯

已見山靈覆帽時 土人謂長白山有雲冠其上呼云戴帽其日必雨

翩翻楊葉作濤驚午夢初廻似雨聲分付農人修錢鎛

斗邊白氣夜來明

好鳥枝頭水作音夏蟬繞放古陰森偶來范宇重瞻拜

也是先憂後樂心

若承小築一桃之奇喜賦 三首

綴山桃子想鮮姸結實隔花度幾千曼倩看來終是拙

寒宵何似徙根便

不逐絲黃不逐秋丹砂凝火綴枝頭縣來此碩非凡種
陸海仙人是此丘

寶光燄燄玉脂肥帶雨尋看露未晞地似武陵迷草樹
人如阿母宴初歸

春行 六首

霜苦風凄意與淸春來酣睡轉如醒非關塞外愁心結
還是南天暘豔生

十七年來想又玄刀圭黍米亦空懸風塵牢落何時歇

辜負黃婆過不眠

投宿山城懶折腰黃昏下馬已星杓更宜夜雨深深閉
提弄韓甥破寂寥

輕輿熟路趁朝晴委巷衝泥莫漫驚待得渡河看爽塏
關關早已送春聲

舊樹新榮古渡邊舊家樓閣屢新遷華淸又築阿房土
王謝堂中燕自憐

雨洗郊畴日射林羌紅羌碧費沉吟春光欲爛元如此
味淡聲希尚可尋

望夜河 二首

一縷玄雲拂絳河白榆歷歷炤流波人間何必求靈雨
天漢通時歲事多

雁門紫氣仙人語早晚來時誰與收我欲東歸携得去
銀河夜夜洗白頭

四素山房集卷之一 終

冊

擬冊立　皇太子文

濟南劉鴻訓青岳著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膺圖受籙卽詒纘緒之謀奉
天子民首重承祧之寄惟國本之早定斯泰運之彌長
是以東方列長子之宮華夏臣民歸命主器震元良之
阼社稷宗廟以安咨爾元子仁孝性生岐嶷夙著久繫
人心之戴允宜執鬯之歸矧承
先帝之遺文敢後升儲之典禮茲特授以冊寶立爾爲

皇太子爾尚學懋緝熙德深磨礪審幾惟始詩書禮樂
是求辨志在初逸欲遊盤罔事勿遠忠貞而邇邪佞勿
忘恭儉而務驕奢養性清心主術預端于今日盛謨大
烈敬修益擴于將來庶萬年之堂構維新而百世之瑤
圖永固矣爾其欽哉

諭

擬宣諭虎墩兎憨等夷無使助逆勅

勅諭爾虎墩兎憨等諸酋長我國家定鼎北平坐鎮燕
薊爾等部落介在遼海迤西薊屏迤北實稱外藩頗效
忠順我
成祖文皇帝嘉爾先人兀良哈樹有扞禦微勞不惜三
衛近徼之地割以與爾用示酬賞卽二百餘年間爾等
時有譎詐反覆之事作鬪邊陲亦何嘗輿師大創以新
威易舊恩頃者疆臣失職建　生心乘我不備之地戕
我單虛之堡兇鋒日熾怙惡不悛周歲以來人神共憤
朕誓滅此賊以慰遼人安忠魂不煩再計矣方欲檄爾
等爲中國出力省我轉調之勞殄厥東　表爾恭順乃
近日邊臣奏報爾等擐甲擁衆逼塞要挾意欲何爲夫

歲賞宜給宜停當仍當減邊吏自有酌據通官亦足傳
達何物春畊之日致令羽書之馳情若乞恩形同助敵
朕甚疑之茲特遣官往諭爾等舛不可開惡不可濟建
州之貫既盈天討之誅罔赦爾等有能整兵東向蕩滅
者事定之日分別功次卽舉　之土地人民悉以
畀爾　所冒中國爵印不但弁付且有加焉益懋賞旌
勛用示大信何吝惜之與有至於一切賞賚俟責令該
地方經管諸臣查核歷年緣繇具奏以憑裁處爾等宜
歸巢靜聽順天恤民朝廷斷不爾負若猶未也謨過不

先威德何妨互用爾等好傳謝諸酋長共熟籌之無爲
所愚可耳欽哉故諭

擬宣慰朝鮮從征建　勅

勅諭朝鮮國王爾之國事　天朝與　天朝之嘉御爾
國非要荒四裔所可比而同者朕嘗覽
高皇帝御宇以來迄于今日　天朝所降爾國文告璽
書及爾國貢琛稱賀助順乞援之奏休戚與共不啻內
屏頃者　逆天犯順豕突鴟張曾令疆吏甫傳一札
之書檄爾國提旅來會共勦此賊爾卽整搠兵馬裹糧

相從一聽指揮雖子弟衛父兄手足捍頭目不急於此
良可嘉尙昨疆臣失筭殞將損師頗聞爾國元帥姜弘
立等所部將士亦有斬獲之功不補敗折之數按臣報
至朕甚憫之凡我東征文武將卒發憤而死者方擬查
核優卹未遑也兹特先遣官賚御前所出白金一萬兩
馳送爾國一以妥治生芻弔死者之忠魂一以慰問瘡
痍佐傷者之敷劑蹔於倥偬之時聊示朕軫恤至意因
念兵凶戰危不諱死傷疆埸之事一彼一此況騎虎之
勢既成犄鹿之局須結　一日未滅朕能一日忘東
顧乎將爾國同仇之心亦寧能少弛乎且往歲鴨綠之
役暴師七年捐餉數百萬在中國不計兵食之耗用成
字小之仁無足自多爾亦宜念今再檄爾速命將帥簡
練士馬務期精强屯劄沿江所在固壘堅營時其偵探
以備相機協力共圖進勦殲鼓纏于渾河築鯨鯢爲京
觀則朕心嘉悅不惜大示旌異圖敘爾勞巳欽哉故諭

擬諭禮部議　大行王皇后謚制

制諭禮部　朕惟乾坤合德易文篤愛假家日月貞明
詩旨永矜難老詎意我　大行皇后忽棄朕而登假也

爰念　淑軌有閑　令聞夙著宮廷宵旰資箴戒以弼
成
宗廟蒸嘗頻薦禋而克贊孫肇冊以迄今日憂勤自矢
欲追葛覃卷耳之風事
聖母而逮六宮仁孝丕宣雅有關雎麟趾之意教化漸
通於四國休嘉日盎於三朝用能輔朕之所不及而神
人胥悅者也胡爲降割遽爾中摧　介福箕疇雖顯承
于旣艾　徽儀鴻號宜早垂于來兹矧國有彝章朝有
輿論是宜採諸中外酌之僉同援美謚而布告焉以示

朕悼惜篤摯之懷禮部其卽集廷臣博議以聞欽哉故
諭

擬諭禮部進 生母王太后謚制

朕惟自昔追崇盛典必先篤生故聖善令聞及時宣著
良以慶源之發既久濬於神人而誕育鴻恩不宜顯煜
後時爾朕以眇躬膺
上天眷命奉
皇考遺詔嗣纘丕基亶受多福何能一日忘所自出也
則我

生母進皇太后才人王氏朕甚殷焉疇昔天監搜求才
淑鳳麗丹穴葛覃幽谷幸而周姜胥宇漢后推轂祥鍾
夙降慶啟冲人雖襁褓之甫脫實溫凊之全疎不意倏
歸淸漢遽返玄靈言念每及不勝惻惻則欲伸罔極之
哀衷惟有肇稱乎不朽且稽諸
祖宗舊典代有追述俱得永貢
陵寢亨祀 大內茲當如故事仰溯 貞符恭崇 徽
號用稱異日祔葬祔 廟之隆儀云爾禮部其會官詳
議并具合行禮儀來聞欽哉故諭

擬諭官員久任嚴禁私派勅

朕惟人主代天理物首重民生朝廷爲民求牧必先吏
治朕自御極以來蚤夜兢兢非不日求民瘼而職司民
牧者恬不加意百姓何時受福朕昨召對閣臣并九卿
科道等官於平臺見輔臣鴻訓奏近來天下官員更調
甚速若不舉行久任之法終鮮實効又奏云海內差繁
賦重民力已竭自今以後萬萬不可加派朕切思之吏
調速則民受擾官久任則課成功倘蘧廬其一官自泰
越其赤子官徒自便民豈聊生剜肉醫瘡勢所必至張

官置吏之初意等之弁髦用二用三之厲政漫爲嘗試
民困治紊端必繇斯朕痛心焉今後藩臬郡縣等官務
擇人地相宜俱遵照
祖宗朝舊制俸期一日未足不許朦朧陞轉銓除之後
一任地方大小各管職業不許鑽刺改調其間或有不
肖者聽撫按官不時劾去勿令殃民但有蒞任無幾倏
調他方及無故加銜者科道官卽時叅奏以憑拏問仍
治銓曹撫按通同之罪決不姑息再照遼黔兵事雖未
結局前此加派業已不少果能精核虛冒暈與自足該

部卽將新舊兵餉的數各造簡明清冊進呈以備朝夕
查閱在外撫按官亦徧查州縣赤曆私泒分毫者卽參
劾窮究不得狥管情面貽害地方三尺具在朕斷不爾
貸至於司農一官尤係軍國命脉非清操心計之臣豈
勝厥任所薦畢自嚴經濟素裕才品兼優戶部尚書員
缺速行推補朕旣軫念窮民爾等大小臣工亦當爲國
愛民爲民請命以副朕加惠元元至意特諭

詔

擬發帑賑荒詔

詔曰朕聞王者之馮于民與民之馮于食也論治者至
兩繫之曰所天在焉不翅重巳朕以眇躬涼德覆育函
夏四十三年于茲惟爾元元翼戴是藉何比歲以來民
生多艱也夫從古有國者上蓄九年中蓄六年下蓄三
年凡以備凶旱水溢之非常耳然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寧堪數罹何凶旱水溢歲累累而地在在也夫時之不
和年之不豐一歲之計旣詘再食之饑難免況積荒積
饑乎頃聞畿輔山東夏秋之間旱魃爲虐晩禾甫稼螟
螣洊食遂至奸民煽饑民以嘯聚饑民應奸民而蠭起
郊保爲弛居民蕩析朕深閔之懼之爰念皇之不極民
則何辜民之無良以無糜可恤耳卽勑司農如督撫諸
臣所上議速發通倉米七萬石于三輔地方賑之聊示
朕昭蘇困卹之意其順永眞定山東等處除聽所在有
司設計賑卹安集外仍發臨德粟三十萬酌量近遠平
價出糶俾濟燃眉夫臨德二帑軍興之儲耳何可數借
況以三十萬粟活億萬民如以一掬粒施庭蟻未必蟻
蟻得粒又有巧猾朘削輩陽務拯卹之名陰躬乾沒之
實民孰與沾言念及此深用疚心其詔下之日有能應

時接濟不擾不漁如汲黯之于河南劉思之革遺賑者
卽不假奏請便宜行事朕方嘉之決不爾罪其牟利侵
掊置民泰越者視平居貪墨之罪不但倍之朕豈爾貸
稍俟三殿爰訖旣定足備庀材鳩工之需朕又何愛內
帑之崇墉比櫛不以急吾民哉惟爾親民之吏悉心圖
之務若膏雨濡土罔非實受用副朕軫惜饑黎至意

四素山房集卷之二終

四素山房集卷之三

誥勑

濟南劉鴻訓青岳著

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李廷機

制曰朕營精上理祗適先猷惟玆論道經邦之臣懋著調元弘化之烈矧啓沃勤共于旂席而寅淸夙表于禮闈睠爾忠嘉光予休命典刑遽謝綸誥宜申爾具官某宅心正直而出之以溫恭秉識閎深而守之以貞介軒墀嵩對蚤成華國之章史局踐更丕擅弘文之譽歷儲寮而司樂正繇端尹而貳秩宗造士掄材

陣狂瀾于末習弼諧降典振冲翼于春宮金華之講義時陳玉鉉之謨謀夙裕爰叅密勿俾預論思納牖攄忠贊萬微而無斁和衷篤棐藹一德以承休夙夜在公石慶醇謹之風可挹委虵退食楊綰淸廉之節特彰黼黻允賁乎皇猷彌縫每資乎袞職肆嘉歲閱旣躋保氏以升銜適迴舊庸宜霈廷綸于巽命慶流延世寵冠羣倫玆補授爾階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亮工熙載方倚毗于黃扉雅尚貞操遽遜庸于赤舄忱忠賢其如在闡德業以若新砥服龍章永輝鳳閣

制曰元臣贊化竭忠藎以事一人淑媛刑家秉敬共而虔四德爰酬庸于冉鉉特疏寵于坤貞爾具官某妻累封淑人林氏毓自望宗嬪于儒碩肅珩璜而謹度譽恊桃夭諧琴瑟以和鳴恩覃葛藟臬絲時理式襄補袞之功錡釜勤湘允佐調羹之業懋宣令聞洊沐隆恩是用封爾爲一品夫人象服表其山河再三非賁鸞章責于圖史伉儷永光

制曰善人積德百年慶垂奕葉王者疏榮七命澤及曾

闈惟一臣保我子孫斯數世並茲祉福朝爲鉅典家曰殊恩爾李仲乃具官某之曾祖父種德心田儲休性地懷珍韞采不役志于紛華體信惇仁特遂情于孝友矯矯達人之致好爵勿縻坦坦履道之貞闇室不愧肇嘉禎于長發茂起阿衡迴篤祜于深仁聿隆烝衎是用贈爾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秩峻宮階荷榮光于寶笈恩流家乘闡烈假于璇源

制曰朕惟鏘鳴應吉誕開昌熾之符樛木垂仁爰啓振

緦之祚聡天工之寅亮追世德以揚徽爾謝氏乃具
官某之嫡曾祖母肅雝自性敬慎持身蠶績惟勤賛
淸修于邁軸筐筐是飭協孝祀于宗祊余裯之惠特
宏式隆乜鬯爪瓞之源假啟瑞應鹽梅惟福履之永
綏宜恩榮之遠逮是用贈爾爲一品夫人綸綍輝煌
昭芳猷于正始簪纓嗣續綿多祜于方來
制曰望崇調冉合荃宰以同心兆叶徵蘭歷雲礽而介
祉既永開乎苗裔宜並逮以芝函爾胡氏乃具官某
之生曾祖母順正無違承尊有則祥鍾笎篚實天吏

之示其徵祚衍宗祧佐仁人而昌厥後惟予秉成之
良弼乃爾篤慶之曾孫金作礪而川作舟平章允賴
水有源而木有本渥澤均霑是用贈爾爲一品夫人
貫魚錫美同諧五世之占餘翟有光永作九泉之耀
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黃嘉善
制曰圻父掌王爪牙北斗爲天喉舌兵鈐靡測固難遴
制其機宜廟筭貴周式賴居中以翼賛舊勞足念新
命宜敚爾具官某謹恪廉方端凝弘毅抱經綸之雅
度一德咸貧具文武之兼才萬邦爲憲牽絲葉邑性
喜亥龍隨騤雲中伐高分虎洊躋渀臬作障遏方于
施子子既崇秦晉之金湯申伯番番爰畀賀蘭之節
鉞威令久孚于一鎮篤書寵制于三陲弭外患以底
內寧皆出石公之秘畧凈西偏以鞏中國孰非方叔
之壯猷適有事于遼陽因晉司夫樞秉姚崇寵任宰
相而總夏曹畢召異恩三公而兼司馬忠誠并竭何
堪羽檄之交馳心血幾枯欲副股肱之碩望廟謨聿
布隆澤宜霑兹以覃恩授爾階光祿大夫錫之誥命
頊二冉告成卿扳髯畢慕比皇圖嗣極卿引翼尤勞

光龍未優寘鴻遽蹈尚其懸心魏闕不忘入告之猷
蔓寀虜庭用究折衝之伐衷忱彌堅于葵藿召命祗
俟夫蒲輪
制曰霧中隱豹淸修之操以敦琴裏離凰白首之思彌
篤棨共襄于王事今宜體夫私衷爾具官某妻累贈
夫人江氏芷馥芳儀川流淑問湘錡湘釜克光孝享
之誠解珮解環用相下賢之度干城式資乎鎖鑰嘗
致儆于雞鳴表裏豈恃乎山河毋詠歌夫虎韔穆然
相范念不去膺秩爾德音言猶在耳痛虞淵之旣沒

尨湛露之宜瀼兹以覃恩贈爾爲一品夫人六珈之
象服申以丹綸孤保之翟車光于玄壤
制曰楚茨抽棘濟蹌先祖是皇疆場萛瓜壽考曾孫之
祜德可久而業乃大世雖遠而澤自長爾黃昭乃具
官某之曾祖父賦性眞醇飭躬毖謹力田孝弟含太
古之淳風輯族仁恩抱高賢之懿範與人惟不妄鄉
評雅重彥方處世本無心月旦共稱叔度既以詩書
爲弓冶宜膺蘭掞之絲綸兹以覃恩贈爾爲光祿大
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太液之恩波三孤獨渥南山

之福澤二雅賡歌
制曰保衡保奭疏榮推克敬之休多黍多稌烝畀儁孔
皆之咏種德邁百年有慶于飛叶五世其昌爾于氏
乃具官某之曾祖母慈和性與柔順坤貞持孝敬以
承尊行芬蘭藿推慈恩以洽族惠潤江河儉御茹蘆
桓氏之風宛爾勤親絣絖敬姜之範猶存兹以覃恩
贈爾爲一品夫人邇鹿門之偕隱哲濬聞孫飛鳳掞
以流恩慶歸祖妣
制曰韓侯受命榦庭追匪解之勞山甫徂齊賦政有績

戎之譽執硯念書香世澤錫圭重兩葉王休爾累贈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黃正乃具官某之祖父資同璞玉德比醇醪集木
持身世識禀特操之範虛舟觸物人知懷不競之心
源遠流長自植一鄉善士器宏載重篤生命世元臣
顧觀啓沃之良皆本詒謀之穀兹以覃恩加贈爾爲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皇恩雖蕩台階之錫
獨隆餘慶方濃東海之波不盡
制曰烏鳥私情猶慕重闈之養燕詒介祉當窮水木之

源顧兹宿草已生尨重采芹隱念爾累贈夫人時氏
乃具官某之祖母肅肅爲資雝雝作度行必期于珮
玉不露疾辭德嘗抱夫白華惟知純孝名門毓秀不
忘布素之遺風奕世濬祥篤肩蹇躬之元老邇璇璣
之酌元氣宜珪卣以渥宗祊兹以覃恩贈爾爲一品
夫人恩加于難加之地申命方隆類錫以永錫之孫
孝思不匱
制曰擊鐘列鼎方典風木之思良冶學裘宜普霞綸之
錫蓋子迹必蹤于父作君恩貴體夫臣衷爾累贈資

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黃作聖乃具官某之父斵雕爲朴赴誼如趨恬甘石
隱耻逐榮利之塲敎篤舌耕遂獲豐年之慶披素襟
以應物與世若虛歌伐輻以風廉處脂不潤頤老成
精忠以憂國實庭訓移孝之詒謨作輔王家增光彌
廟茲以覃恩加贈爾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
書如爾子官賢勞念舊姓名永載于旂常恩澤方新
宜賁長光于松栢
制曰罍恥缾罄方深何恃之思絲斷機空靡重終身之

慕正痛宮闈而慟念寧忘褕服以推恩爾累贈夫人
王氏乃具官某之母徽音雖穆矩度貞嚴奏琴瑟以
和湛庭鐘瑞氣借淵流而散潤隣被仁風曩子主中
權晉持樞柄繆綢之豫計皆效拮据痛癢之關心式
遵顧復功既存于宗祉澤可緩于慈闈茲以覃恩贈
爾爲一品夫人昊天罔極卬懷隴木之悲國慶有加
少慰陔蘭之養
總督薊遼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文
球

制曰朕丕覆華夷深惟擴撫簡茲熊羆不二心之臣畀
以薊遼數千里之寄内扃神阜外疆戎索以馭東北
蠢爾之衆而聯九塞率然之形託屬滋重控制惟艱
爾具官某性篤忠貞才兼文武爰從大農之署旋專
雄郡之城踐歷臬藩茂著釆薇之烈晉隆開府益彰
鳴劍之伐迨東方羽檄交馳特畀爾今茲之任爾能
以恩威馭 以整暇詰戎甲兵夙富于胸中絲絲潜
掣于掌上欵以制諸 不使 得制其機餉以飽三
軍詎令 得飽其欲百城盡遵約束四夷咸憚風稜

佐佑上卿計軍興而賛樞務區畫總鎮固牖戶以壯
金湯望重三朝功高八座茲用覃恩授爾階通議大
夫錫之誥命夫禦戎有長策金繒直羈縻之權奪人
以先聲樽俎寓折衝之略將師中奏吉閫外宣威耳
今朕且料 運將終爾籌益展佇聞露布樹未有之
奇勳好勤雲臺媲前人之偉績尚需後命用答壯猷
爾其欽哉
制曰上臣勤安攘之略靡室靡家士女虔賛助之勞維
筐維莒眷言同德之匹宜敷並貴之榮爾具官某妻

封恭人楊氏系出名宗躬含淳德表珩璜而植範肅
蘋藻以持家務儉去奢克佐素絲之節履榮持滿猶
厪雜佩之規惟幕府之風淸知中閫之政舉是用覃
恩加封爾爲淑人楓宸宣寵巾三錫以彌光椒閣承
恩歷百年而未艾
制曰無競維人慶裕百年之積不顯亦世恩隆三廟之
光爰嘉竹帛之姝勳用霈蓼蕭之濡澤爾文賢乃具
官某之祖父藹藹吉人瞿瞿良士閭里稱爲長者今
世所謂古人啓爾聞孫開厥慶祉是藨是蓘可忘種

德之勤維翰維垣方舉酬功之典玆特贈爾如爾孫
官綸綍貤榮寵在群僚之上祖孫濟美永垂奕世之
庥
制曰王母基德受介福以善貽价人殿邦肇戎公而錫
祉特崇鍾冄之積用體似續之思爾趙氏乃具官某
之祖母禀德靜專禔身孝敬成白華之志恭潔藻芹
佐朱蓴之情歡偕芣苢鍾百年之餘慶啓一代之偉
人勛庸既茂于公家尊寵宜歸于大母玆特贈爾爲
淑人徽音如在寧忘執硯之思優渥方新長慰析薪
之望
制曰國重干城需壯猷而宣武烈家宏堂構資式穀以
樹丕基方錫祉于勞臣宜升華于禰廟爾累贈中憲
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文遇乃具官某之父含眞赤
子程德先民務滋以沃其根不琱而返于樸居然石
隱蔚矣淸修故年有限而澤長克開柱礎之佐乃德
可久則業大遹昭桑冉之勳不有崇褒曷旌上善是
用覃恩加贈爾如爾子官功懋懋賞鴻名並勒于旂
常子爵爵親鸞綍光生于泉室

制曰勞臣宣力馳驅歌來諗于將母孝子有懷鞠育哀
銜恤于鮮民况普綸綍之榮更飲桮棬之痛用錫爾
類以作臣忠爾累封太恭人盛氏乃具官某之母躬
有令儀嬪于碩德螽斯不妬邪數樊姬樛木流慈詎
惟商女蚕沐大官之賜雖酬寸草之心晩膺名臬之
封未竟樹萱之養卽今三鎭節旄之寄悉繇百年杼
軸之遺玆用覃恩特加贈爾爲淑人玄英永謝難留
白日之輝紫誥重頒長賁黃壚之色
原任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用先

制曰勛舊竹帛憲邦資文武之才業紹箕裘承家本創舊之烈是以嘉勳猷者不靳殊恩勸忠孝者特隆蕃錫爾贈奉政大夫禮部主客清吏司郎中吳應道乃具官某之父行崇坊表學探淵源丙夜篝燈丁年貴志雖瑾瑜之未試而蕙蕡之已豐爰啓甫申司余鎻鑰衙良譽藹巖邑寅清望重春曹飭饎之勞旂嘗載勑特簡旌旄于玉壘聿隆保障于錦江尺檄星馳羅活之跳梁剪滅全師電掃藜岐之反側蕩平資事父以事君朱干有赫寓敎忠于敎孝素業彌光茲特移贈爾爲中憲大夫如爾子官穹階晉陟錫三命以升

華異數載膺賁九原而不朽

制曰國之所寶唯賢劍閣功高仗鉞士也靡依匪母蔑幃敎迴趨機尙假寵乎露蕭庶紓情于風木爾累封宜人方氏乃具官某之母毓精冑祉婉美坤裳髫彼悲深獨身而肩前後藐諸孱在專屋而任父師勞巳彰于當日之導輿慶彌流于茲辰之秉鉞巖瞻惟允杼訓所詒珥戈蓋節之隆言崇公袞象珥魚服之寵用錫慈闈茲特移贈爾爲恭人玄壚赫奕服恩命以維新彤管輝煌播德音而如在

翰林院編修李孫宸

勑曰舊言詞臣之地亥玉清迴紫霄亦惟是高華親切在人主左右耳然匪丰儀蘊抱足以備顧問而掞編摩之長者夫亦安取爾翰林院編修李孫宸器度嶙珣文詞蔚茂爰列北扉之選早窺中秘之藏而爾遜志惟勤邃弱滋慎值囂薛紛華之會品槪如山持清夷恬淡之操門庭若水學旣儲夫二酉才更擅乎三長可謂華實並隆人地兩重者巳茲用覃恩階授爾

文林郎錫之勑命於戲詞臣之職至不易稱況朕臨御方新銳思典學爾尙益宏陶練博綜千古用弼成余一人朕且以不次庸爾也爾其欽哉

勑曰儒臣列金馬之班朝推駿望淑媛賦鳴鷄之詠室戒燕私宜被國華用章壼德爾具官某妻羅氏柔嘉秉則端肅爲儀無方竭佐饋之歡一意襄下帷之業早叶熊羆之夢巳露頭而見奇久甘荊布之嘗但食貧而敦素旣寬內顧可擢中闈是用覃恩封爾爲孺人琛帨靜好永懷雜佩之風象服委佗彌勵素絲之

之節

勑曰士有在笥之經必詒諸子國有疏榮之典必逮其親予以父賢父緣子貴故蘭滋有種祭必先河爾李厭永乃具官某之父誠心爲質于世寡營有詩書發冢之心爲里閭當戶所奪孝友愛絕于流俗逍遥頓出于風塵海上忘機山中閱世竟起丹穴之鳳來棲白玉之堂家瑞巳呈國恩漸被茲以覃恩贈爾如爾之子官龍章甫錫表潛德于香山馬鬣𡰪封下明綸于攬水

勑曰慈母之德如美玉在淵精光外見儒臣之賢如璚樹有本源沃宜先爰沛閔綸用褒懿範爾何氏乃具官某之母嚴以成慈靜而不惰禋祀致虔于蘊藻旨甘務敬于瀡滫食無兼味日惟脫粟藜羹座有高朋何妨剪髮剉薦爾始賢母也亦才母也乃荻書之誨巳成而湛露之恩弗待茲可閔斯是用覃恩贈爾爲孺人光生瘞玉之墟寵慰執栢之慕

翰林院編修楊景辰

勑曰詞臣珥筆螭頭侍朕左右實爲淸切之班必擇端良之彥所以儲養輔佐待才用之府也爾翰林院編修楊景辰器宇沉凝題品有如彝呂賦才偉暢摛文注若江河將升晃于禮闈今編摩于史室燃藜天祿能讀九丘八索之書染翰石渠獨追五誥三盤之體承明著作之廬有才如爾恐不多得良足嘉尙茲以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勑命朕踐阼之初勤思文治方欲崇奬儒臣昌明大業爾尙殫心銓次加意討論無但字句比櫛之爲工則裨益宏多用占表樹爾其欽哉

勑曰人臣甫釋褐即享大官之饌而井臼食貧之匹𠭊不易乃鮮華頓改寒素婦德之涼內美何存爾具官某妻黃氏淸風偕勵益友相賓捐簪珥以調甘躬緝績而佐讀爾姑栢卷遺痛幾至隕生爾舅鰥焉一室爾夫單車就道萬里瞻雲惟爾夙夜承顏補乃疎缺爾夫之忠爾孝成之也茲以覃恩封爾爲孺人方膺一命之榮彌贊五紽之節

勑曰朕崇奬文學之臣問其家世乃知衙門隱哲有廸德篤誨之功焉褒敘成勞俾從子貴國之經也爾楊

南宗乃具官某之父讀書孔博制行惟醇清方不遜太丘表厥宅里嚴正有如公綽振乃家聲益自辟厲負劍以至爾子讀書中秘視草鑾坡作朕史職之良惟爾之教爾子罔不率焉朕甚嘉之玆用覃恩封爾如爾子官國華初貢于丘園家乘漸光于綸綍姝未艾也爾其欽承

勅曰子能奮跡蓬茅班聯筍玉寧惟父教是憑蓋折葼授荻勞以成愛率致顯榮則母氏之慈誨足多也爾張氏乃具官某之母誕美名閥作儷儒英婦德靜嘉

相夫賢而解佩母儀令善佐子學以鳴機爾既見爾子之成名已乃天庖之祿予初禯而蔆闈之摧零蚤至良可閔斯未及佩玉之榮自有焚綸之典玆用覃恩贈爾爲孺人彰淑問于明廷賁芳魂於泉室

大理寺卿鄭繼之

制曰朕肇建儲闈覃敷闓澤眷惟棘寺之正服在大僚爰有慎獄之功佐予欽恤宜加褒寵以咨姝庸爾具官某志操端純才猷暢裕自蜚聲邑宰晉補曹郎以清融敏練之資著廉惠精勤之績既而擢守劇郡踐歷臬司乃望雲之念既深而懸車之日亦久爰以風望召起西藩旋入佐乎罔嘗遂正秩于廷尉爾能以明清斷獄以仁恕平僚五極咸中三叉惟允當朕肆赦之會實多平反之功厥績茂矣朕甚嘉之是用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定國祥刑究抑消于閭里善果執法風裁顯于公卿惟恕惟公乃稱明允爾尚體予一人好生之意令斯民無失入之憂罔俾二臣得專美于前朕于爾有崇寄欽哉

制曰明五刑以弼教允藉仁人謹四德以宜家亦資淑

媛故獎臣勞于棘寺必旌婦順于蘭閨爾具官某妻贈恭人胡氏德中珩璜教遵圖史柔貞素凝于燕婉恪供堂上之旨甘敬戒益切于雞鳴克佐帷中之辛苦顧樂機猶在而桓範已遐爰旌清犴之功益聽鳴環之助是用覃恩贈爾爲淑人光賁黃壚譽垂彤管

制曰婦有懿德能嗣美乎前徽則夫克交修能永終其令譽故即悲深旌斷而必寵賁綸褒爾具官某繼妻李氏令儀躬備淑行性成篤孝敬于蘋蘩式慰白雲之慕禔言容于圖史毋陳玄豹之規令爾夫䟤獄風

制曰違人種德嘗施及于孫謀君子樹勳亦克繩其祖
武故刻于祟秩者咸加以綸誥蓋本源亦示優眷也
爾鄭璽乃具官某之祖父瞿瞿雅士坦坦吉人孝弟
力田跡不踰于畎畝謙和與物誠可格乎嚚紛乃嗇
于用亦嗇于年而豐于德即豐于後積善必報豈曰
天道無知稽古爲榮實以燕貽有自是用覃恩贈爾
如爾孫官祗荷國恩永光家乘
制曰世有閭閻而修烈士之行者不獨可以起頹風乃
其堅貞之操亦足砥礪後人而令以精白事主也推

恩有章朕不敢靳爾金氏乃具官某之祖母勤遵女
史德備婦師顏辭鶯鏡秉堅白于一心愛篤熊丸啟
汗青于再世睠茲閫閾之盛益顯微音加以綸綍之
榮庶揚內則是用覃恩贈爾爲淑人尚克歆承以綏
來裔

太常寺少卿程紹

制曰振禮樂之菁華輔修盛典昭神祇之精爽贊導法
儀于奉嘗式嘉賴之故收者望以端浮亦簡儒英以
崇雅爾具官某才比霜刀破竹品同玉樹臨風理郡

清漸歷斗樞之祟陟而爾鶯帷芳謝久遐環佩之餘
音是用覃恩贈爾爲淑人顯命薦承幽原永賁
制曰人臣有功于國實資父以事君賢士不顯其躬乃
受祉而及子故有追祟之典以昭式穀之光爾貢士
累贈中憲大夫鄭聘中乃具官某之父行樹儒宗腹
涵經笥董帷夜靜冥搜六藝之淵馬帳風高坐會四
方之笈乃名以文顯蜚聲已占一經而道與時迍落
日竟逝五色乃聰握蘭之彥式成聽棘之功廣子德
之好生實爾躬之遺訓茲者茂隆儲位式普恩綸是

用贈爾爲通議大夫如爾子官榮方新于三錫澤永
賁于九原
制曰程婦德者以夫觀母教者惟子若乃夫爲名士子
爲名卿則淑範已樹于彤闈而恩光宜錫于玄壤爾
累封太恭人陳氏乃具官某之母性含純德躬有令
儀拮据佐勤效趣機之樂範廉平示訓儼聽閣之鄭
模芬藻潤于緗緗本之內助霈鴻慈于犴狴厥有母
儀茲以覃恩贈爾爲淑人爰頒翟祓之華于慰桮棬
之慕

天中播仁風于二石拾遺雉尾扶赤日以六龍補衮
職于王躬何辭張膽援衣冠之泥首不憚批鱗草野
忠貞戀主心懸魏闕國家耆舊賜環榮列容臺攄夔
契之芳猷漸見星翕率舞佐虞周之文治行看祥鳳
來儀茲以覃恩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朕惟天
地之翕張非底豐則昭王猷之竅係能反沴爲祥爾
尚準金石爲節宣持簫韶以調化則人神胥暨世風
無愀鬱之期氣運從亨國祚有靈長之慶爾之績也
朕敢忘哉

制曰弋雁與鳧詩有將翺之美囷鱗委羽室無交徧之
譏賢既冠于笄流恩宜隆以衮錫爾具官某妻封孺
人袁氏蘭德惟馨坤儀效順春風蘋藻有齊行皎珩
璜靜日簾花爰處和鳴琴瑟聞星明之儆忠藎尤勤
弘霧隱之箴文章自澤茲以覃恩封爾爲恭人祇膺
泥撿之休彌贊旂常之績

制曰淵珠剖采國侈炤乘之珍璞玉流虹家衍連城之
慶況値宮闈疏澤自宜車服隆恩爾生員封文林郎
河南汝寧府推官程訥乃具官某之父早襲書香長

儤左掖藹騮價重才展擯于天閑祥鳳名高瑞復鍾
于丹穴玄成之綜博寧云得手應心汲黯之戇忠共
道象賢式穀嘗飛流以布潤貞修自重且評非採藥
以救頹理性直躋眉壽茲以覃恩封爾爲中憲大夫
太常寺少卿祇膺蘭撿之榮用俟蒲輪之召

制曰缾罍既罄蓼莪何恃興嗟機杼猶懸風木親違在
念方重昊天之盡宜敷零露之恩爾贈孺人馬氏乃
具官某之母婦儀玉耀閨則蘭芳相哲士以儉勤挽
車比躅龔高門之貴介斥綺同賢安世爲諍臣明日

皆繇母訓孟宗有清範封魚允作官箴茲以覃恩贈
爾爲恭人顯膺飛詔之雲霞黙相升名于日月

鴻臚寺左少卿展自重

制曰朕恭巳垂衣朝百辟而臨萬方所肅等威于表著
傳辭令于廉陛者惟臚臣是賴故地秩清華自昝重
之爾鴻臚寺左少卿展自重矩度端凝風儀嚴整觀
光胄子播雅譽于芝蘭洊貳華卿依清光于日月音
姿爽朗周官之禮樂在茲進止攺觀盛世之威儀復
覩賢聲久茂普慶宜加茲以覃恩授爾階奉直大夫

錫之誥命項者宮闈多故事務倥傯爾熟於朝章拮据典禮者有勞績業賞賚爾爾尚靖乃職朕將明陟爾懋之哉

制曰國家流慶榮及閨闈者雖云並貴有典亦以比德宜隆耳爾具官某妻封安人王氏坤德維柔居豐能儉綦巾茹藘卽荐絲五總之風雜珮明星爲束帶立朝之範官嘗克贊婦則足嘉玆以覃恩封爾爲宜人式服鸞書用章翟茀

制曰士愼修厥德而未蔡耀采明時乃鍾慶于子能爲

國典九賓肅容儀卽爾蘊抱之售于世也褒崇寧可後耶爾贈儒林郞鴻臚寺左寺丞展希文乃具官某之父自守孤貞不求聞達堅雅誼于金石名重鄉閭通至行於神明譽彰孝友褒馬之風雖泯詩書之澤猶存玆以覃恩贈爾如爾子官恩沱涔被于夜臺世德永芬于家乘

制曰板輿御母人子燕喜之情也若履綦猶在風木興哀體恤下私寧遺錫寵爾封太安人郝氏乃具官某之母坤儀效順婦德柔嘉式鴻雁而齊翔明星有爛持熊光而課讀片月夜光追懷蔗境之歡業荷芝泥之賁玆以覃恩贈爾爲宜人彰淑問于明庭賁芳魂于泉室

尚寶司少卿邵輔忠

制曰和鸞在序固多謇諤之臣海水群飛式賴忠貞之侶欲脩節旄之妙選壍司符璽之清華爾具官某于莫雄才醍醐偃品朱輪理郡仁風嘗拂荊溪丹筆平刑惠露晉湛棘木授玄夷之秘名重鳲鳩司祿籍之衡價收神駿憂時憤世擊奸寧捋虎鬚匡主輸猷棄

甲知開魚集樹霞標于月路足新四國之瞻扶日馭于煙衢可受連城之寄玆以覃恩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方今東　梗化威信不行若何而寸符足寒　膽若何而尺組可繫單于爾尚訏乃謨矢乃志朕將宏爾畀爾惟稱朕衷哉

制曰湘錡及釜顧蘋藻之無人採佩褰裳悵蕙蘭之墜露人情不免怳惝褒錫所宜隆嘉爾具官某妻封安人曹氏誕毓華宗素嫻女訓慈仁鍾于庶肯螽斯雅詠在玆孝敬悅于姑章燕喜私懷足慰性甘布素桓

少之行追踪識冠笄流許允之妻比蹋芳儀芷馥淑問淵含茲以覃恩贈爾爲宜人顯承申命之絲綸默相皇猷之黼黻

制曰藍玉生烟式重閨儀吐耀沛珠有淚何期豔質忽凋宜芝掩之重頒慰茹蘗之隱思爾具官某繼妻趙氏秀擢松花慧同楮葉機絲纂組巧過古之針神腹笥經書文冠今之女史相外蕣蕣祗潔洲毛之木奴理家井井有條壺無稗政蘭年不待蕙露方濃茲以覃恩贈爾爲宜人祗膺綸語于丹宸尚肆休聲于彤管

制曰仇覽蒲亭鸞鳳棲于枳棘玄成石閣龍駒產自渥洼邇世德之發祥宜循源以沃本爾封承德郎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邵鳳來乃具官某之父少嗜詩書動循矩矱耻公庭之刀筆聊事胥郎慕高士之清修力嚴弊竇愛隆同氣紫荊兄弟爲花教肅後昆赤玉謝家作樹羔裘司直疇非庭訓之詒蝸舍固窮自有嘯歌之適爰霑露綍更晉霞函茲以覃恩贈爾如爾子官服鴻休之洊錫酬龍劍之埋光

制曰山雲可望疇無孑舍之懷薤露易晞曷釋慈闈之念詠蓼莪之何恃隆芝掩以爲恩爾贈安人謝氏乃具官某之母設帨華宗結褵彥士承姑章而祗載孝結于心撫幼叔而協衷和燕爲瑞霧豹之心不欲行比蕙蘭勝魚之愛宜家風騰葛藟賢宜寵錫慶值覃恩是用贈爾爲宜人式膺楓陛之休永賁槐階之業

制曰褕翟隆恩視露蕭而篤慶冉鍾欲養邇風木而增懷朕方注念于深宮允宜霈施于有位爾贈安人鄭氏乃具官某之繼母高門之肖素位而行履泰不驕儀一而心如結食貧無愠室勞而意尤甘羃酒醴以

相娛惟知旨蓄積詩書爲教澤寧異屬毛舞席既違恩綸洊至茲以覃恩贈爾爲宜人下鳳書而申錫被馬鬣以揚輝

制曰翩騅苞杞將母來思烏鳥茹荼號天罔極自非蕃庶之饘曷慰賢勞之念爾封安人葉氏乃具官某之生母婦德柔嘉閨儀祗若身親操作賢如甕汲之流心厭繁華德媲荊椎之範伴篝燈以課讀歐陽之愛何姝脫簪珥以易書絡秀之風猶在凡此明廷之偉樹胥繇壼教之勤斯是用覃恩贈爾爲宜人洊申綸

綍之榮聊慰栢棬之慕

光祿寺少卿胡克儉

制曰古之設祿勳也掌醴與羞雖養和平之福論羨騐腹實關獻替之規職居九列爲淸華官賴正人以效德爾具官某生而孝友長抱忠貞振藻詞林花麗江淹之筆繡衣盛府霜寒張著之冠抗疏逆鱗心不回于九折投閒跳躍名彌重于一方開罏冶而鑄人道隆淮汝置學田以敦俗化洽善良物望久歸崇躋允協芳猷初著晉慶宜加玆用覃恩授爾階奉政大夫

修正庶尹錫之誥命朕冲年嗣祚求治靡遑外患内寧耆賢若渴聞爾之里居也能化刁頑而攺行立宗法以遵彝儻修之家者移以樊國則鵷鸞有離移之風玭豕無披猖之慮朕將明陟爾寧至俗材哉

制曰以引以翼閨儀雅詠雞鳴靡室靡家下悃重違燕喜况環珮之聲已寂鸞紋之絕堪憐爾具官某妻何氏端方夙稟辛苦自甘祗敬事姑江水之魚比範飲華飭已南山之豹箴廉泳樛木以流恩撫庶不殊離裏著綢繆以結愛宜家何翅吹篪屋月雖淪蘭風彌馥玆以覃恩贈爾爲宜人式膺泥撿之庥默相冎鼒之祉

制曰驊騮累蹟方憐命世之眞材祥鳳來儀宜錫推恩之章哀矧值宮闈晉慶更宜雲漢昭回爾生員胡琯乃具官某之父文蘊日星學宗洙泗閒閻與世直方大以能容穆穆怡家孝友施于有政教人必循理性及門多瑚璉之資處困不汩天眞結社盡斗山之侶生鍾維岳道爲士類所宗沒祀于鄉名比嵩高不朽玆以覃恩贈爾如爾子官祗膺尺綍之方隆少慰千

鍾之不逮

制曰寸草三春人子之心綦切鳴鍾列鼎慈闈之念尤㢁發遺篇則云徂詠維罍而宜體爾王氏乃具官某之母夙有淑德夙佩女箴事姑栗玉同温睦族淵珠比潤忍楞豐客賢聲蔚彼盤山刻意守孤和氣蒸于紫水置一身以任事教茂女宗奉三釜以爲歡爸稱壽母玆以覃恩贈爾爲宜人被王言之初渙迴淑譽而猶存

光祿寺寺丞柳佐

勑曰光祿爲尚禮尚食之官置署禁地舉王宮之汏約
奢儉司其事弁制其節任至重也然厖雜需才甄厎
需守易侵冒需風力卿佐毎難其人爾具官某金石
肝腸冰霜節操循政業隆于初紐直聲大著于峩冠
逆鱗可攖何恩一生九死高隼可射無妨蝗背事輙
迫削籍而飄然遂藏身而淡若門多雋士族有義莊
弘渡小溱洧之輿食貧起清源之瘠爾可謂恬而且
才仁以術行者巳茲以覃恩授爾階儒林郎錫之勑
命夫大官一丞惟是借爾廉幹以旬日之釐剔爲諸

署之儀式耳朕求治方殷正賴耆碩尋不次陟爾也
爾其益展宿抱裨佐新猷無替朕命欽哉

戸科右給事中張國祥

勑曰朕御極之初見寶幄雙引導乘輿出入者曰六垣
給事之臣何親切也因攷國初設官之意欲其職獻
納司封駁能令主無專恣政鮮違失不有正人曷堪
此任爾具官某丰儀端雅才識精融正色立朝矢志
絕無偏黨因時啓事陳牘但有公忠能折衆言之淆
不墮風聞之誤古所稱司繩補衮之良爾可追蹤而
趾美巳是用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勑命夫六垣
號稱源士謂政事源頭淸濁基此爾能舉廷議廷推
廷鞫以及細大得失之故先事而陳後事而捄朕攸
賴之諒有後命爾其欽哉

勑曰士有結褵之媛佐下帷而攻苦厥勞著矣故從爵
有章存逝勿問畢被光華所以重倫始也爾具官某
妻王氏宜桃協範紉蒞湯芬儉勤謹于衿鞶肅雍共
乎錡釜篝燈丙夜方啟績于雞鳴溘露乙朝倏沉淪
乎燕婉茲用覃恩贈爾爲孺人式賁如綸之寵爰紓

斷袿之悲

勑曰掖垣之職陳義引繩爭是非于黼扆之前必有賢
媛爲之箴儆于室豈其疏寵可遺内階爾具官某繼
妻王氏德門毓範哲士作逑前徽篤嗣曾無出閫之
言内則夙閑雅絕鮮華之慕曳縞綦而從仕節賛五
紽瞻星露以規勤功勷一德是用覃恩封爾爲孺人
丕承珈茀之榮茂賛瑣垣之烈

勑曰粥直明廷人子資以廣孝推恩家世朝廷藉以酬
庸惟堂搆之相仍錫茲亮節斯弓裘之並賚澤及嚴

闡爾封修職郎張汝孝乃具官某之父蔚矣清修居
然碩德柴桑更老業是褻而是蘼畝畝詩書遂既收
而既穫自樂丘園之賁人高衡泌之風道屬名流福
宜大至玆用覃恩益封爾如爾子官用褒式穀之功
益勵教忠之勸

勅曰爲王耳目藎臣宣謇諤之忠生我劬勞孝子切鞠
育之慕情宜上逮國有彝章爾嘗氏乃具官某之母
孝恭自性端肅爲儀椎布甘貧克副冥鴻之志篝燈
佐讀雅稱和膽之規毋範克閑賓儀罔斁旣誕朝陽

之鳳羽允協普被之龍文玆用覃恩贈爾爲孺人襲
恩光于黃閭玉撿繽紛啟幽賛于玄扃金泥錯落

勅曰婦行母儀兩者葢並重矣兼而蹈之則福祚之鍾
不于其夫必于其子宜寵錫之未艾也爾王氏乃具
官某之繼母性秉幽閑躬有淑慎終筍梁未竟之緒
紹桑鳩均愛之仁佐碩隱以如賓縞衣是曳躬象賢
之罷里珠帔猶需玆用覃恩贈爾爲孺人華綸賁地
下以如生懿德借天言而不朽

江西道御史史永安

勅曰國家所重于有執法殿中持斧行部之臣者爲其
梟言済而不隨群邪莸而使憚皁囊白簡吏察民安
乃能其官耳爾具官某端亮眞才通達國體陶鎔中
秘虛憍之氣不留謇諤明廷條奏之言切中循此可
爲名御史巳玆以普天之慶階爾文林郎錫之勅命
爾今春有簡書澄清黔地行矣陛辭夫黔地邇年兵
燹灾傷最稱多故爾宜益展謀猷多方整頓用抒朕
眷焉南顧之思爾之職也恩且洊加矣爾尙欽哉

勅曰比德之偶弗克齊年朕讀子綅我佩之言而悲之

不有閔冊曷慰幽貞爾具官某故妻藁氏本以淑媛
作逑髦士雖靜瑟之調未能偕老而倚玉之素應有
光華玆用贈爾爲孺人庶表闈英永垂家乘

勅曰御史爲朝廷紀綱風憲之臣十九在外所以專厥
志業俾無內顧憂者其需于厥配尤亟焉爾具官某
妻鄭氏天與靜莊家宜令善鼐漿職饋承歡克毖于
晨昏臨莪和糝毆鷹致虔于伏臘爾夫用磬爾助實
多玆以覃恩封爾爲孺人早分北闕之光益賛西臺
之績

勅曰朕聞樹德者如人耳鳴已獸知之而人不知乃天鑒不爽福祚隨焉不必于其身也爾史朝佐乃具官某之父托跡市廛懸情寘隲黃金散盡玉巳種于無心積樹身榮德遂食于必報鄉稱不二之老宜生篤棐之臣茲以覃恩贈爾如爾子官從爵之典雖未服于生前詒燕之功實方酬而未艾

勅曰鞠我之恩並稱罔極愛則慈母教同嚴君故朝家疏榮之典胥及之爾董氏乃具官某之母性秉慈和躬操節儉式穀訓子有椰嫗和膽之勤脫珥延賓類

陶母剉薦之德是母是子螺月珠胎巳乃爾子貴爲御史爾既見之而譽命未逮也茲以覃恩贈爾爲孺人煒彤管以垂芬燭玄扃而錫賁

巡按直隸四川道監察御史周萬鎰

勅曰柱史茜綬持斧而出采風陳俗察吏貞刑職至鉅要冽畿輔爲四方根本能肅紀綱于岳牧樹標準于官聯朕首嘉焉爾具官某宙轟電掣之才玉栗珠瑩之守分符楚水草木知恩較士秋闈荆材脫穎治行湖湘第一因晉列于鐵冠聲華殿陛無雙遂榮分大隷指簪纓霧集總屬甄陶將士雲屯盡歸綜核凝清霜于白簡半壁威寒隨甘澍于朱輪一方稼潤允稱隼擊展矣鸞祥比職業之日崇宜綸言之攺渙茲以覃恩仍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頃者巡方匪昕吏治民生日就凋瘵而畿南尤甚咨之簡爾正以爾能整頓積習砥柱頹流業刃發于鉶矣爾尚振厥采以率乃屬懋乃官以竣厥事朕不難抉格副爾庸也欽哉

勅曰士方螢牖雪几所與守者縞衣綦巾耳若機闇猶

存珮音已遠爰念疇咎能不興懷國恩亟恤之矣爾具官某妻贈孺人張氏莊謹夙嫺夫内則敬共作範于中閨育華胄之門能躬布素佐頎碩之彥克脩燈膏事姑滫瀡必甘湘釜蘋蘩祗潔人情念舊寵命宜新茲以覃恩仍贈爾爲孺人服芝泥之申錫酬栢隧之幽思

勅曰四牡咨諏毎懷靡及良以王事賢勞而靡室靡家矣則所爲慰念駪駪者褒錫顧可緩耶爾具官某繼妻封孺人韓氏飭物躬莊好修性潔雅躭書史能分

綠衣之詠祇載姑章克著江魚之範肅祀僮僮在序
籌家井井有條式賛官嘗彌昭婦德茲以覃恩仍封
爾爲孺人尚承滋至之庥益篤相成之儆
勅曰士績學弗售而能以韞匵授其子則維周之楨弓
冶之澤也故錫典先之爾贈文林郎湖廣黄州府黄
岡縣知縣周瑄乃具官某之父賦性真醇授資超頴
採蘭養母白華式詠南陔嘗棣怡兄韡鄂典歌儐豆
卓塈飈馳於芹泮凤飽丘墳真材淹困夫棘闈晚陶
詩酒與物無競機緘不露于心砥行自修世味不形

之口里閭望重褒錫宜崇茲以覃恩仍贈爾爲文林
郎如爾子官式膺恩命之洊隆永相皇猷於舄奕
勅曰齊有義母古稱之矣葢以撫子非難撫庶肖不翅
離裏爲難耳惟是洽慶流恩先是爲兢兢也爾贈孺
人王氏乃具官某之嫡母閨秀凤閑詩禮天資更博
圖書廣置滕以宜家樛木之風藹爾親授經以型子
佩蘭之敎依然娛姑孝篤慈幃裕後志期賢的蘭芳
彌遠旌號宜隆茲以覃恩仍贈爾爲孺人被鳳誥于
琅函慰烏啼于蒿里

勅曰諫官爲天子諍臣明目張膽置身任國苟能以是
爲子勗卽古賢母流也衮褒何愛焉爾封太孺人李
氏乃具官某之生母性恭而惠實儉與慈綏福繩縄
允叶夢蘭之兆秉心翼翼敬襄采藻之勤愛勞素篤
于熊丸思善尤殷于鶴髪懋啟西臺之譽方添東海
之籌茲以覃恩仍封爾爲太孺人祇膺豸繡之章永
錶翟車之綍
陝西道監察御史賈毓祥
勅曰侍御遴羽赤墀上列太微法象雄鉅之秩寧惟虛

貴將進質直端亮之臣是咨是度爲匡爲弼已耳委
寄斯重褒寵宜先爾具官某襟期宣朗操行真淳文
披月窟秋風秀濯杏林春雨一身茹蘗凛玉壺以凝
氷兩地流膏指金莖而裛露乃從群望晉爾西臺朕
見爾雅操清標淵停嶽峙必能不激不隨無偏無黨
弼一人之冲德倡百辟之和衷爲豸繡之班作儀式
也是用覃恩仍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人臣諤
諤于朝忠厚正直觭則兩傷惟正直出于忠厚乃爲
不欺爾尚益殫乃精忱以佐朕明目達聰之志朕將

顯陟爾其欽哉
勅曰夫少康之野刈著薪而失簪輒不免欷歔隕涕而
況窮居之伉儷中道棄捐顯榮弗覩得無心恍于庭
柯也爾具官某妻贈孺人林氏芳則若蘭温其如玉
身絕兼纖之御室無踰閾之聲旣言動之靡愆亦德
儀之咸淑爰念爾之貞縞無華受荼爲苦無亦曰予
黻我佩而溘焉中殂竟不及一共厥榮焉慭如之何
是用覃恩仍贈爾爲孺人式賁如綸之寵用紓斷袿
之悲

勅曰人臣執法殿中激揚百執事而厥配相之俾無挂
于内恤朕不難褒顯以勸有家爾具官某繼室封孺
人崔氏性閒婦壼教預儒門旭旦于歸允績朱紘之
洞越明星有爛能從羔素之貞恬[illegible]爾夫緝榔營書
彈弦治邑峨冠立朝胥賴爾恪共[illegible]内旦晚勤襄巳
耳茲用覃恩仍封爾爲孺人聿新勅命祗承寵之自
天勿忘規于視夜
勑曰閶闔蹕蹕之傑[illegible]徃徃學不必仕[illegible]予其子乃有啟
廸後人爲國司直而顯融卒未之覩則孝子所爲列

咢而悲也爾[illegible]翰臣乃具官某之父遠度曠心姱修
篤行雄才雅能幹國偉抱洵足牧民乃未仕而賫志
以徃也翼鳳子以凝章成象賢而纘緒欲著澄清于
行部蚤揚謇諤于明廷惟爾之教成之是用覃恩仍
贈爾爲文林郎如爾子官晉列栢之崇階紓承橋之
永慕
勅曰生我劬勞人子之思慈最切褒彼淑懿朝廷之錫
類甚閎望著蘭臺慶流萱室爾贈孺人周氏乃具官
某之母靜莊植性貞淑禔身佐餕夙洽于采蘋啟訓

不忘于斷杼亦云賢母矣乃風樹興懷嗟祿養之不
永而栝棬飲痛眷口澤之猶存茲用覃恩仍贈爾爲
孺人爾日夕冀爾子爲名臣也尙幽賛之以竟無窮
之朗烈佇有後褒
江西道監察御史劉應龍
勅曰御史代朕省方以弊吏治民大指安之而巳而或
以嚴健爲察察豈所以將明德意哉平康正直之臣
弘予敎化朕甚嘉之爾具官某偉志貞操宏才卓識
名封宰劇盛府馳聲入秉綱維出宣條敎大異詎頻

乎厲隼至誠可感於豚魚風猷茂於閱練之深節槩
表於靜專之後譽高十部績冠一臺茲以覃恩授爾
階文林郎錫之勑命屬者海波雖靜隣震猶聞倘精
神嘗厲於有嚴則氛祲自消於無郄激揚振刷時爾
職也尚隆表率以固疆隅欽哉
勑曰樛木流慈寔繁螽羽母儀正内埒於所生閔冊先
承是維彝典爾贈孺人孫氏具官某之嫡母淑慎禔
躬儉勤治室珩璜比潤箴纊訓勤拮据無忝於在中
慈惠有聞於逮下惟燕詒之懿訓啟驄路之高騫茲

仍贈爾爲孺人載霈廷綸增輝家乘
勑曰夙興夜寐無忝所生績斧經營之勤可謂夙夜已
生我之恩顯揚是亟爾封太孺人陳氏乃具官某之
生母德秉靜貞儀成婉娩稱詩蹈禮用趾美於江沱
式穀蓼蘭益紹隆於閥閱方歡色養遽遠音徽是用
贈爾爲孺人華榮洊錫幽顯均霑
江西道監察御史潘士良
勑曰法無斁而不飭吏無墨而不澄民無困敝而不昭
蘇惟執簡持斧之臣能任之謂其可以言可以行耳

爾具官某受林端亮任事真實材爾之旨爲繇也有
異慈乳異別釐異拯恤歲祲頻仍蠡獨生全一何卓
也頃簡司風紀服豸乘驄抗疏明廷獨知緩急埋輪
之釆已漸著于都城攬轡之風將遠馳于行部朕甚
嘉之茲用覃恩仍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勑命夫古稱
御史比之權衡繩墨倚藉宏多爾能以天下事入告
于内出而諭朕志于外用以布德扂隱糾違黜邪時
惟爾庸爾其欽哉
勑曰中臺之職陳儀引繩爭是非于黼扆之前必有賢

媛爲之箴規于内詎謂疏寵可忘内階爾具官某妻
封孺人姜氏名門毓範令士作逑尊章曲得乎歡心
有愉其色閫閾悉調于婦順無遂其儀乃夔織筐筥
之躬親金玉羅紈之弗御爾亦賢矣茲爾夫秩晉西
臺適際普天之慶用仍封汝爲孺人緘開紫泥之華
帔絢丹霞之色
勑曰瑾瑜之士人位不足天爵有餘其胸臆之奇結約
未伸後之人每起而光大之故或緩或速若挹注焉
表儒效之必顯耳爾增廣生員贈文林郎直隸保定

府餘縣知縣潘雲路乃具官某之父鍾天善類爲世
儒英沉潛窺千古之精文藻擅一時之譽敦倫屨孝
立身尺幅自嚴市義飲和涉世虛舟不礙辭榮章服
未遂題橋啟緒籯經竟弘式穀薦裒得歲謨謀本自
家傳山川出雲忠誨不姝親見茲用覃恩仍贈爾爲
文林郎知爾子官箕裘業紹于百年泉壤光增于再
命
勅曰王臣効藎勿辭鞅掌之煩母氏劬勞彌切終身之
慕故存既弗及于冉養而殁猶洊錫乎褒章爾贈孺

人萬氏乃具官某之母儀稱士憲德爲女師番服仕
族之甄陶遂解儒林之旨趣布素而秉一德荼苦以
立三孤栢列霜寒機杼之言猶在萱闈霰集裕襬之
痛彌深茲用覃恩仍贈爾爲孺人絲綸增耀于九原
圖史傳芳于百世
山西道監察御史李九官
勅曰臺臣執簡而入持斧而出將令主德民生周知善
敗文臣武吏洞察忠邪審而宮府之安危顯而寮寀
之廷協俱得明目張膽以從事豈不艱哉爾具官某
碩人頎頎德容表表爰自祥刑之署特掄風紀之班
乃能勁直端亮勿激勿隨正笏朝端凜著不回之節
埋輪京國共傳且止之謠遂使螭頭法從之臣隱有
虎旅長城之重知爾行爲眞御史已茲用覃恩仍授
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抗言補察極力抨彈不患
詞之不直而慮知之未審爾能白意精心因時入告
恥作風聞言事之悞乎不但朕虛懷聽納亦實于國
事有濟也爾其欽哉
勅曰人臣執憲中朝必資內佐故課賞之典榮逮中幃

藎朝廷激勸人倫之義至優渥也爾具官某妻封孺
人郇氏夙秉女貞于歸彥士悲勞夙夜允宜靜好之
風嫺習中闈雅有敬共之節滫瀡承懽于垂白脫簪
勗志于汗青聿開麟趾之祥彌引鵲巢之福是用覃
恩仍封爾爲孺人爰分翟緬之光華益勵雞鳴之勤恪
肩藎德福相爲灌注而家邦遠引光輝天之與善固
其恒耳爾儒官封文林郎湖廣荊州府推官李邦佐
乃具官某之父慈讓矢心孝友爲政能辭沃而取瘠

亦含垢而納汚既金粟之可捐何寸尺之忍較是以
名不出閭里薰而善良者多足不履公庭望而式廬
者衆仁人有後盛德居前兹用覃恩仍贈爾爲文林
郎如爾子官闡潛德于山澤表恩光于丘隴

山西道監察御史周昌晉

勅曰柱史繩準之司匡弼之任專以糾不法而拾闕遺
非清修謇諤之士望若威鳳祥鸞者何以肅朕之紀
綱爾具官某昆刀竹箭之才霜沚氷壺之守公同膽
鏡姸媸應以無心明並然犀幽隱歸夫畢炤鳴朱紘
于嶺表愛洽淪肌簪白筆于殿中忠懷指佞直聲風

凛皂鵰之譽方隆勁節霜寒驄馬之威彌肅惟兹搴
達昭德爕雅化于一人将以激濁揚清聳觀瞻于四
國顧職業之雄俊宜綍語之申隆是用覃恩仍授爾
階文林郎改錫之勅命朕惟雅化不專搏擊世風有
貴潛鎔爾之知東官也茂著六政謳歌八巽爾惟以
治粤者持紀西臺則所以瘳民之疾疾廣朕之聰明
者皆爾績朕不忘爾庸欽哉

勅曰士披繡持斧爲天子耳目職至要矣然昝與修治

世之具者偹嘗辛苦之婦也蔗境未甘蘭年已謝可
不思所以慰之爾具官某妻封孺人郭氏天資玉粟
雅性蕙薰食蓼猶甜倒筐聊充家政處脂不潤縞衣
即作官箴甘滫瀡以承尊行光朱萼和瑟琴以宜室
瑞韡紫芝兹以覃恩仍贈爾爲孺人式膺申命之綸
永相繩違之績

勅曰柱史清華将以時巡方岳澄清縣寓則草蟲阜螽
所爲寫室家之樂體眉案之情者朕有以勞之矣爾
具官某繼妻陳氏華門誕秀彥士作逑珩璜式潤閨
儀蘭蕙馳芳婦則儆目移輪爲身服摅忠之範指奢

四素山房集 卷之三 誥勅 四十一

斥慢即羔裘司直之風適觀簫管之鳳儀允稱山河
之象服兹以覃恩封爾爲孺人雲霞之撿初承蕭露
之休渻至

勅曰國制隆情優本寧以顧復之恩亦以式穀之澤若
父方翺翔仕路則明淑有旌而必流慶慈闈者所以
體人子之心周且渥也爾見任順天府涿州儒學訓
導周應浙妻贈孺人王氏乃具官某之母德自天鍾
賢繇性茂體承歡之念殫力以孝姑章修弋鳫之資

脩苦以成夫子以引以翼雖環珮猶聞之衔之梁愔鼎鐘不逮昊天罔極零露彌湛茲以覃恩仍贈爾為孺人祇膺豸繡以申綸永受鴻休之命服

勅曰朕聞方進之賢有繼母織屨以成之今有能踵前修之美延宜家之譽詒弼直之休者朕所亟嘉焉爾周應浙繼室封孺人毛氏乃具官某之繼母行光明月穆叶春風理壼辛勤機杼銀釭夜爛褆躬淡薄虀涖瓦釜朝香豹隱敦廉方賛青氈之冷鳳鳴表瑞聿端白簡之威母範芳馳婦儀雅著茲以覃恩仍封爾

為孺人仰受龍章之再錫勿忘燕喜之新恩

刑部陝西司員外郎趙鵬程

制曰刑關民命服訊為難至于輦轂之下五民雜糅網織多端明不及矚法有難行匪明允之士孰與奏當以惠嘉師爾具官某識均犀炤操凜冰壺掄秀大庭流膏壯縣簽擢比部加意祥刑而爾本以矜恤之心出為虛朗之聽視表見裏謹凜三尺之衡原情明罰宏開一面之網金矢入而待剖雷電合以為章民自不冤行致君于堯舜文焉無害寧遜烈于蕭曹圜土風清覆盆春盎茲以覃恩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書不云乎敬爾繇獄長我王國爾能永矢一心弘余欽恤至意朕不憯顯陟爾也欽哉

工部虞衡司郎中路周道

制曰虞衡一官職山澤冶塲武器軍裝之事至煩雜也而良楛弛厲堅窳肉好之辨匪才諝精詳廉同瓦鑄恐難任也爾具官某純如韞玉辨若列眉明刑榷稅胥遺惠于淮湘鼓冶除戎益見才于監局拓源謹委既執良籌國課商貲復稱兩利視伯益為虞具兼綜

已茲以覃恩階授爾奉政大夫錫之誥命爾能益展才力樹偉冬曹朕將挈前功計後效用副爾庸也汝其楙哉

制曰朕聞樸士掩文華士掩質乃若兼調文質蔚起嗣人朝廷將再錫褒之未艾也爾已贈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路可行乃具官某之父擷芳秇苑抱璞儒衙當其笥有遺書堂承寡珥逌疏榮于北闕乃薦寵于南陔青氈之業為恢虞部之階轉貴是用加贈爾為奉政大夫如爾子官需明命于楓宸表恩光于蒿

里
刑部浙江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劉繼禮
勑曰朕觀漢祚爵閒務綜核矣而一時法吏何深獲公名卒多後患也朕敷下詔爲寛大隨以計簿按其後蓋亦從綜核者有司體朕意無復爲漢吏朕其有愛焉爾具官某以軒策賢良握符壯縣洊歷雲曹而爾操凜娭氷材恢遊办塞浮淫之竇則十萬旋留抗熏轃之權則一官可謝嚴能行恕而人競稱平公以用明而物來自鑑閱爾狀朕心嘉焉兹特授爾階承德

郎錫之勑命語不云乎莠盛禾穢何可不鉏也廼
文皇帝諭所司明慎特曰目有不見幷良苗去之抑何懇篤也爾以抗法從文學既明既慎矣懋之哉法之所取禮之所棄也悉棄取乃無害良苗尚竟爾明慎以謹所不見朕顯陟汝
勑曰士當俛首下帷而元嬪作苦佐之卽不登于年不載于顯而內德茂焉寧無菅蒯之思也爾具官某妻丁氏有婉其質維德是共當其出自素門歸于儒彥而調匕以躬婦順聞雞而相夫勤軋軋殘機聨爾糟糠之日乖乖宿縞尚餘鞶佩之盟是用贈爾爲安人祗佩明榮光于幽隧
勑曰朕讀詩至南澗之助也北門之傚也未嘗不數數焉曰善敗之原也特褒賢者有室風之爾具官某繼妻周氏清第舍貞儒室作儷而恪勤古史趾美元嬪勔有楷模獨甘泊素爾夫循良起譽明允當官惟爾以儆爛相之是用封爾爲安人尚調靜好之琴以佐丹筆贊冊姝未既也
勑曰朕聞樸士掩文華士掩質廼若兼調文質蔚起嗣

人朝廷將特褒之況疏寵于程書也爾原任雲南安寧州學正劉光大乃具官某之父擷芳藉苑抱璞儒衕當其笥有遺書堂承寡珥迨獻書于北闕廼徼寵于南陔攻詞遂可成家有子亦能得筆既大青氈之素業載成粉署之直聲是用贈爾爲承德郎如爾子官有赫明綸尚以光賁于黃壚也其祗佩之
勑曰夫啜菽而椎服致足樂也廼曰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榮吾親無亦親得君爲重與爾羅氏廼具官某之母以儒素淑貞嬪于清第而慈和

秉德弟靜持躬拮据而貴不忘勤澹泊而好行其德用是庭無譆誶室有雍和慈浹含飴愛成咀膽葢旣以祿養載以爵榮矣是用封爾爲太安人當退食而問平反尚爲加一匕與祇膺九陛之華茂衍百年之慶

禮部儀制司主事劉應賓

勑曰惟茲合香之署實爲典禮之司秩旣寅清品宜峻潔爾某人號爲應文昌而襲天祿亦至華倨矣勝任未易也爾具官某賦性中和儲才俊爽蚤擢泮宮之秀旋分壯縣之符卓茂初升龔龍接跡鐵南留愛旣存召伯之棠闕下明儀佇賴叔孫之蕝雖班聯之未久業履蹈之可觀普慶方加爾實欣際茲用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勑命朕于御極之始他務未遑典禮特慎爾列秩宗首署宜殫心考據班布詳明一切彝章務期修舉朕不難顯陟爾爾其欽哉

勑曰士以明經起家旣有譽于作人矣而志詘于遇位不配德有子起而光大之倍爲顯融矧官箴之儆不暇于處者乎爾東昌府丘縣教諭封文林郎南宮縣知縣劉勵乃具官某之父孝友名儒珪璋粹品橫經而正師席豈弟著聲秉鐸以長泮宮譽髦無斁惟能以身教者從遂令讀父書者達戒彌嚴于篚篋蘭署風清志獨樂于槃阿椿庭日暖是用覃恩封爾爲承德郎如爾子官祇承綸綍之榮永介岡陵之祉

兵部職方司主事桑學夔

勑曰金玉之需于鎔礲也將以化山澤之初質備清明之大薦故百火千淬乃稱國寶此大受之器得力于挫抑而世之賴藉宏也爾起授具官某一片丹心千尋勁氣蚤分符于吳地遺愛如新曾晉秩于夏曹壯猷克贊偶逢震怒頓致削籍林壑之養彌恬廊廟之憂更切乃從恩詔起爾家園品協衆論之公環賜一朝之速茲用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勑命方今寓中多故耆定爲難政賴老成謀國之人運籌借箸蚤爲銷弭朕之慮也惟爾之營尋以不次陟爾已爾其欽哉

戶部福建司主事李燁然

勑曰內外之吏能濯磨益才裨國用無如戶曹惟煩惟

劇勞瘁寔多然匪夙課錢穀拮据于外者未必能其
官也爾具官某兩令西秦威而能愛蒲城畏地抜大
雄而烹小鮮省會煩區除繹騷而敦雅化再聞卓異
入佐司農具議籌邉直堪借箸綜覈内帑盡解叢神
狐鼠之窟旣淸出納之度惟允屬地部郎之錚錚者
兹以覃恩階授爾爲承德郎錫之勅命爾旣攝篆祠
草爲大農之倚重才諝可知必有酌盈濟虛抒目前
軍興之急者不妨入告朕有異數以俟將來爾其欽
哉

勅曰士人食淡攻苦應有敬共之配迨其握籌裕國風
稜介然豈無比德之助乎爾具官某妻封孺人崔氏
素風同勵益友相賓孝奉尊章共殫情于菽水慈宜
森振復普惠于江沱夢懸碧落之文詎是饁耘之婦
至其百畮佐讓五夜佐讀一筴課子舉簠簋二物以
勵夫君之操或食祿之室不易有此也兹用覃恩進
封爾爲安人再服珠縠之華益砥素絲之節
勑曰樹穀者穫樹德者昌天之休命與國之恩禮藏焉
矧績學絫行彼蒼默矚因而佑賢嗣以亢宗啟才臣
而幹國此疏榮者所宜洊被也爾贈文林郎陝西西
安府長安縣知縣李養質乃具官某之父性涵白賁
業篤靑緗玄言析理于毫毛高義北崇于雲漢多才
多藝克孝克恭羣嘵折服式閭不忝太丘士論歸依
表里有如通德矧子有茂績國有普恩可後綸褒乎
兹用贈爾爲承德郎如爾子官荷龍章之有赫綿馬
鬣而永昌
勅曰人子之仕服勞于國而邀寵于親有偕榮之典焉
無問屬毛爾房氏乃具官某之前母柔嘉有美婉嫕

無違從期弗字志寘契于伯鸞茹苦自將義允符于
桓少雖靜好之未久實幽芬之可風是用贈爾爲安
人同穴韜光奠百年而瘞玉並崇錫命揚奕世之席
珍
勑曰庭闈積慶閥閱斯昌式繇鍾美之賢爰溯發祥之
自若夫壽祉云茂國寵聿新此尤人世之極榮也爾
封孺人劉氏乃具官某之母珩璜令度圖史芳規作
匹碩人遂開哲嗣績麻課讀靑雲恢遠到之基脫珥
延賓白屋聚譽髦之彥艱辛百試慈惠千端旣惜福

以從淡恬應詒謀而俾昌熾是用覃恩益封爾爲大
安人迓景命以升恒介康禧而益豫

戸部雲南司主事朱祖舜

勅曰六卿之官各有分職而繁雜委細出納句撿無如
司農署故匪清廉局幹遠駕容綜之臣恐未易勝其
任也爾具官某才堪經濟學有本原言利羞比于桑
羊較籌更精于劉晏初試惟錯之司再攝三倉之計
介乎不染井然有條旋以西庾俾爾監督乃才日慨
守日栗已兹以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勑命夫度

支之難在于急則病民緩則病國爾雖董握大農一
籌乎而贏詘利病必有緣職掌而灼知者宜更勉庀
而茂明之用以風示諸署爾其欽哉

勅曰國有恩波徧滿是究故臣下敵體之配罔不沾暨
存歿勿問況實有贊佐更宜表著者乎爾具官某故
妻張氏毓自温室作匹齊髦螢雪下帷殷勤佐讀虀
鹽舉案儒素是甘乃見爾夫之攻苦而未享其成也
良可閔惜是用贈爾爲安人爰彰從貴之普恩不負
莊肅之私謚

勅曰德賞之典爰及伉儷豈獨臣子之私是恤葢惟旦
惟夜實需考庀焉耳爾具官某妻陳氏令儀躬袯湫
德性成篤孝敬于蘋蘩式佐白華之譽視言容于圖
史毋陳玄豹之規爾夫自咏芹藻聽鹿鳴宴庠宮籌
國計歷有令聞爾力居多兹以覃恩封爾爲安人祇
膺冠帔之榮益飭衿鞶之度

勅曰人臣有功于國實資父以事君賢士不顯其躬乃
受釐而及子故有追崇之典以昭式穀之光爾生員
朱燦乃具官某之父行樹儒宗腹含經笥表厥宅里

無忝通德之鄉啟祐後人雅有過庭之訓雖瑾瑜之
未試而蔗蓑之已豐兹以覃恩用贈爾爲承德郎如
爾子官肇三錫以升華貴九京而不朽

勅曰人臣將母之諗靡盬不忘何恃之懷罔極奚報必
援國典用慰私衷爾陳氏乃具官某之母產自名閥
嬪于儒碩大家女誡夙辟呵于班庭內則母儀遂昌
明于栁室爾子廪餼于學宮方逭負米爾遽仙遊于
玄壤致歎遺栝兹以浩蕩之恩贈爾爲安人服寵命
以維新播德音而如在

戶部山西司主事藍近任

勅曰人臣宜潔已奉公持籌奏效百職皆然其在戶曺尤需廉幹云週年出入之途兩窮分筦之司並詘日求飭羔素課委輸可佐司農緩急者實難其人爾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藍近任靜質儗波上之峰巒細心晰衡間之燕雀雖試劑于分署蚤見譽于一班展拓謀猷懸知遠大玆以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爾有鄭庾劉晏之識能令民力不疲軍儲不匱抒目前餉事之憂乎尙悉意條奏用輔計臣之未逮朕

不難抉格聽庸也爾其欽哉

勅曰國家有崇墉比櫛之臣夙夜在公不遑內顧者豈無持丹秉燭之助則從秩之典安可後將爾具官某妻江氏揚芬士女儷美人英端莊協度于珩璜勤儉嗣徽于蘋藻光昭懿範允佐淸修爾夫績學成名籌邦用譽爾實中襄是用封爾爲安人擁珠帙以繽紛軫布荆而寤寐惟汝賢

勅曰士有學綜墳典行蓋里閭巳之不售而嗛嗛一命之沾者豈天固靳之應有待也爾藍復蓁乃具官某之父績學有聞樂善不倦茹淡猷深于道味課讀程志于鴻儒力田而未逢年賁志而留永譽爾子作司計之臣業有勤勞不負任使已玆以普天之慶用贈爾爲承德郎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如爾子官雖喦釜之養莫追風木而綍綸之逮應徹泉臺

勅曰形家者言朝拜之瑞鍾厥外孫夫卜吉在彼毓英在此二宗攸係去住偕榮爾賓氏乃具官某之前母濬祥毗族伉儷哲人寧馨之誕雖有待以屬毛而光顯之恩初無分於存歿玆用贈爾爲安人載賁幽芳

并垂家乘

勅曰朕聞之苞采騰于丹穴則母氏聖善寔篤慶之源也矧乃壼範式歲成其子以司會之勞者乎爾榮氏乃具官某之繼母某所自出者婉嫕淑德詩禮名宗桓汲徐燈旣佐夫以豹隱柳丸歐荻載翼子以鵬騫祿養方來壽祺滋茂是用封爾爲太安人服寵命以維新介純禧而未艾

戶部山西司主事范中彦

勅曰祝鳩氏有分冑凡以司國用而調租庸職綦重矣

屢匪頒之數繁事旣塡委綜核之人衆情尤難愜於玆得人焉惟所任使罔不克稱則恩禮宜溥被之爾具官某才猷東箭穿犀操履淵珠瑩月涌春泉於筆底早擬巍科賛石畫於帷中式光國計閱爾綜覈七十八萬之軍士關支六十四庾之斗斛稽察有嚴出納惟允匪操持才諝度越衷等曷克堪此玆以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勑命朕惟國方多事財之入孔出孔亟值其難爾能條奏利病汰狐鼠而裕京坻用通于常法拘攣之外朕不難顯擢以表爾才爾其欽

哉

吏部稽勳司主事張振秀

勑曰國家設銓衡以甄管九流品藻淸濁任至艱鉅苟力能綜核名實爲人物宗者朕所首嘉焉爾具官某川流倒峽之才泰岱參天之品笞剸二邑風馳右輔淸聲晉跣五兵華處中臺妙選輿情推重勲著來司寶鏡龍盤鑒識直同秋水日車鳳翼公忠不負赤心寵專起草而懷香功懋抑華以取實即云明試正值覃恩是用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勑命爾笞之司駕部

也能矜鄀役肅禁城比當大典緝衛無虞爾才積旣茂著矣爾尙充爾猷爲以統六師者甄百職朕不難酬以不次之擢爾其欽哉

兵部職方司主事石維屏

勑曰職部首諸曹主武功爵級澄別世官凡冠帶之國咸序成焉職未易辦也通年特廣其員以埤益之詎惟優之寵秩爲綴而已乎爾具官某雲鶴修潔嶰竹琳琅著績巖邑分猷夏省篤公忠而日茂佐廟謩以風生再入戎司式參樞務樽俎之抱竹且見于折衝

鼓鞞之思毋不忘夫將帥器徵大受業賛鴻基玆以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勑命今四夷時肆虺螫而建州小醜尙爾鴟張時事孔棘實軫予懷所頼借箸運籌恊謀戮力干以銷外侮而伸國威惟爾蚤夜圖之露布旣聞併宜優敘爾其懋哉

工部都水司主事張時俊

勑曰朕惟司空諸曹水衡最劇矧玆國家多故經費錯出匪得公忠幹濟之臣孰與分猷綜理以稱朕意爾具官某器宇軒爽識度精明品旣頫于淸鏞才復稱

天游少大庭應制出牧花封雨膏來慈乳之稱電决
著神君之譽乃從中土晉秩水衡當鳩工庀材之時
亦陞逆海輸之會爾能以料理内鄉者益展拓而經
營之寓供應于節慎廣儲蓄于疏通抑爾之本職乎
茲用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勑命朕思軍旅煩興
製器修備孔庶且亟爾署幾告竭矣祭佐匱乏協濟
戎政宜更身經而善策之惟爾之功佇有崇陟欽哉

兵部車駕司主事楊覲光

勑曰駕部之設掌乘輿守衛廐牧郵傳之事其關攝至

鉅條例至麗雜而曰厫曰弛曰撓曰僞㢢煩紀綱矧
厥署在樞臣帷幕間廟略爰諏任未易稱爾具官某
器宇端凝才諝朗利蚤登名于臚陛遂奉職于輶軒
枕藉六經可佐皇猷黼黻凛嚴一介堪爲士類儀刑
穆如清風展也大受葢不必爾視事之久已知爾之
能其官已茲用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勑命方今
戎事倥傯急在兵曹爾能于恪共職掌外抒奇帷幄
之籌用佐撻伐之策朕不難抉當格以庸爾也爾其
懋哉

四素山房集卷之四

誥勅

濟南劉鴻訓青岳著

南京大理寺左評事王象春

勑曰大理古之廷尉而屬寺實分理之所以辨已具之
辭不狃于法覈未定之獄求得其情自非明恕端敏
之人曷克任此爾具官某英姿雅度博學宏詞鄴年
窺二酉之藏射策中重瞳之選文能貴紙賦可奪標
乃自上林暫移留署飽閱江山之盛宏開經濟之才
其于麗察之中平反之當特爾餘緒耳頃爾以祀事

北來適值山陵卜度之會㴑龍望氣爾與有勞知爾
爲有用才臣已茲以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勑命
懐德懐刑庶獄庶慎是爲上下共凛之意爾能于棘
寺益才紊肅宏我欽恤朕將有顯擢焉爾其敬哉

勑曰婦德不踰閫閾國恩可達幽明卽結褵之久捐宜
同綸之並渙爾具官某妻李氏毓自名閥來匹英人
秉德柔嘉服躬婉淑當合巹而見勗遂解佩以同心
矜鞶篤其敬共琴瑟諧其靜好方叶鳳偶遽掩鸞輝
是用覃恩贈爾爲孺人賁絲綸之五色慰窀穸于九

原
勑曰朕讀吕刑至惟内惟貨之戒而知俐成之吏所資
内德多也從貴有章可無逝逮爾具官某繼妻許氏
有美其儀不愆于度下能績與爰需僅咨之勞曳縞
從官克贊素絲之美爾夫惟良折獄執燭以從懸戒
日勤鳴環相佐亦惟汝賢也兹用覃恩封爾爲孺人
爰服錦衣之褧彌殷彤管之規
大理寺左評事劉弘光
勑曰昔漢宣帝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黄霸等

爲廷平一時民以不冤理官所係之重如此其有能
稱朕意者可忘褒嘉爾具官某才標孤秀才識茂明
擢對楓廷持平棘寺而爾能心諳庶獄兩造悉小大之
情察麗求中片言折輕重之要能使老吏束手縲人
知恩可謂慈惠之師已兹以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
之勑命嗚呼民命至重天鑒在兹一經出詳不可渡
變庶獄庶慎用體朕欽恤至意惟爾也書不云乎哲
人惟刑無疆之辭爾其欽哉
勑曰漢世以經術顯者至邀功其師不難褒異之剡受
經于父操以斷獄佐朕祥刑者乎爾增廣生員劉四
科乃具官某之父博雅名儒端方碩士敷奇抱璞志
耻籯金跡其刻意省身嘗自盟于屋漏而教忠積德
不望報于門高此直當于古人中求之已非是父不
生是子朕何愛旌綸不以爲士鵠也是用覃恩贈爾
如爾子官鹿門並隱生高月旦之評鴻羽可儀没被
雲霄之澤
南京大理寺左寺正陳邦瞻
勑曰古者獄成則史以告於正正聽之而告成於司寇

今大理正其職與並重于兩都選衆斯舉爾具官某
才秉乎守質有其文奮蹟楓廷筮官棘路積累望實
以正厥司而爾古誼足以決疑明德用能慎罰乃服
念在得情之後每求生於奏當之中敬以能哀明而
克允可謂良折獄已兹以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
勑命今法吏或憚於見覆破文析律周致其比俾元
元叩心朕甚閔焉爾尚根柢情事參聽色聲以稱予
欽恤至意
勑曰俗吏烏知法意知法意者碩儒折獄在經傳經在

父厥功焉可忘也爾原任江西贛州府儒學教授陳
旦乃具官某之父學窺壺奥躬蹈準繩振鐸黌宮旣
作人而起譽授經家塾復翼子以成名宜錫華褒用
彰義訓茲以覃恩贈爾爲承德郎如爾子官祗服絲
綸之寵永增廟祏之光

勅曰人子愛親之心詎有窮哉於父齊體於子並尊不
有曠恩曷童前懿爾徐氏乃具官某之前母柔嘉維
則婉嫕多儀贈佩親賢勸相下帷之業采蘋敬祀勤
宣中饋之勞徃勸猶存徽音已邈是用贈爾爲安人

荷渥澤於黃扉播清芬於彤管

勅曰賢母聞平反而喜子用是爲親歡倂爲母壽介于
蕃祉曷有旣哉爾熊氏乃具官某陳邦瞻之母禔躬
莊静秉性孝慈桓汲徐燈夙佐夫於豹隱梆丸歐荻
載翼子以鵬騫祿養方隆壽祺滋茂爾之食報厚矣
是用封爾爲太安人服寵命以方新介康禧而未艾

中書科中書舍人薛近洙

勅曰夫吏綜一職易辨耳至于鳳池清切雞樹森嚴出
播絲綸入班法從則國家儲才之意綦重能稱斯職
槩惟其人爾具官某英標頴潔大器澄泓掄自制科
官于祕寄璠璵兼質升天廟以爲華梗梓姝材揖明
庭而需用清風自遠博蓄難涯茲以覃恩授爾階徵
仕郎錫之勅命夫國家耳目之選多自西掖盍神閑
性定可以培勁氣而綜時務養厥全鋒用資剖析要
在毋失澹泊寧静之初心耳爾其益懋修持明習大
業朕且有鴻畀焉欽哉

勅曰閨閣之秀如玉在佩動必有聲豈梱言之終不外
見也故疏榮並貴國有彜賚已爾具官某妻孫氏蘋

蘩修潔荆布柔嘉德儷儒英慧通圖史佐樂羊之力
學安桓鹿之素操溫然宜室之容滿于大宅穆矣閑
家之節肅若明庭旣勤黽雁之箴亦寓鳲鳩之愛賢
稱梓里光動黴郎是用覃恩封爾爲孺人祗膺褕茀
之榮彌勵衿鞶之節

勅曰天人不相遠也多取于人者情盡厚徵于天者報
盡夫惟留所不盡而後食報愈有餘此可以人而叅
天者也爾舉人薛崗乃具官某之父德滋世積器韞
國珍朱萼朝䩵青藜夜映鹿鳴初聽方揖鴻鵠之程

蹙屈未伸終阨龍虵之運藝而弗食其報德乃逮奪于年然汔今詞華湧若耶之溪瀟灑動湘江之竹慶留于駟業託韋經茲以覃恩贈爾如爾子官榮湛渥于泉扃慰孝思于風木

勑曰人子之于母沒而榮名孰與生而榮祿惟祿不逮而急于名之揚則惘章重巳爾畢氏乃具官某之母尹姑芳規孟歐令則佩觿佐餕夙承華髮之懽問夜瞻星允賛青箱之讀爾乃夫榮未逮子貴初膺薇省揚芬機杼之言猶在萱闈錫祉栝棬之痛彌深茲用

覃恩贈爾爲孺人被鳳詔于瑯函慰烏啼于蒿里

中書科中書舍人可一鳴

勑曰鳳池清切之地實爲制詞敭布之府故充斯任者必其人温蔚高華一洗塵容獨抒天藻乃無負焉爾具官某精鎔類寀豁之金琳瑯擬嶰谷之竹胸藏二酉光聯奎壁之墟文著五千采散紫薇之舍以爾才品所至豈特畫風雷鼓舞之妙亦且賚日月獻納之忠葢地逈官暇若見以爲無所事事而實練習幾務之府也茲用覃恩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勑命夫國家遴選耳目之臣廣賚聽納得人于中秘居多爾尚益儲才猷預宏藻鑒以需朕不次之大用爾其欽哉

勑曰惟茲中秘式陟哲人念爾宜家用昭壼範故疏榮從爵國有懿章爾具官某妻汪氏毘族惠質彥士好逑有婉其儀不愆于度范内防外謹曲禮出梱之言體柔輔剛慎大易閑家之象和睦聽雝雝之鳴雁儉勤歌莫莫于葛覃惟布素之自安益廉貞之並礪茲用封爾爲孺人業承珠帔之華無替縞綦之節

勑曰窮經之士畢世弗售數亦奇矣有子卒起而光大

之前菑後穫天之道也爾丁世章乃具官某之父發憤下帷潛心入彀未遂摶霄之志式開肯構之基總家秉不蓄一錢人稱清白善里俗如陳兩造物望虛平且排難解紛施無責報居貞履坦善不近名三獻韞華國之珍一經啟元宗之肯茲用贈爾如爾子官秪佩服于龍章用增光于馬鬣

勑曰朕惟韞玉含珠必追其所自出故臣鄰之賚溯及母儀而銜恤之私尤宜亟軫爾楊氏乃具官某之母温良載德靜正爲儀占鳳以從哲人布荊在御蔓熊

而毓良嗣九秩爲勞今爾子秩任清華譽命上逮而爾敎謝萱闈慈容已邈良可惘斯是用贈爾爲孺人如就冎鍾之養永流琬琰之輝

刑部簡較李永新

勅曰秋官之屬視六曹所係特重簡較之設秩雖未崇而法律獄訟奏讞赦宥除雪敘復之事儻有見聞不妨執請以佐主者爾具官某器宇溫馴才諝明決纫趨少宰之庭長襲天曹之廕爾雖服官伊始而庶獄庶慎之意頗用謹凛視法官儕儕俗三尺以肆凌厲

者迥姝已是用覃恩授爾階登仕郎錫之勑命咨人有言一命之士存心利物亦乃有濟故朝廷欽恤之慈未必不爾賴也爾其敬哉

太常寺典簿黃宗瑗

勅曰奉嘗之有簿職勾稽金穀祭祀禮數省署文移其任至煩劇而一或精心不至厭爲龎雜則弗嫺于禮必未嘗學問奉教于父師者也爾具官某乃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嘉善之子氣宇嶙峋才華蔚茂少㳅芹泮旋蔭槐階一振藻于棘闈屢灰心于家難俛首作繇欲問禮而服官雅志蕭將遂按籍而潔祀可謂能用庭訓增光典禮者矣茲以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勑命爾更能綜核精詳用佐秩宗之不逮惟爾之庸斿有後命欽哉

勅曰太常之署典禮攸司敬饋之賢家邦允則不踰閫而成教宜疏爵而從夫爾具官某妻匡氏珩瑀世德裘褐素風孝奉尊人敬承夫子爾夫能寅清祀事內顧不遑惟爾之室厖罔缺有以成之耳良可嘉尙茲用覃恩封爾爲孺人益抒筐筥之勞共贊籩豐之恪

光祿寺掌醢署監事孫如琯

勅曰咨長卿薄于爲郎曼倩歎于待詔蓋達士身猶玩世況謝世矣其奚以世榮爲然國恩錫羡所不遺也爾禮部冠帶儒士孫可祖乃具官某之父士標赤幟家譽白眉際阨觀光德高市義難兄難弟既熠燴于朝班克儉克勤更董修乎家政爾子姪輩得㳅芹藻歌鹿苹胥爾督誨之力而爾子某復能恪修天庖之署纖塵不染即其簋簠之飭益占弓冶之遺良足嘉尙茲以覃恩移贈爾爲修職佐郎錫之勑命表作述

于箕裘被光華于丘隴

鴻臚寺序班張裕

勅曰朝廷設句臚之屬以正班聯昭位序用肅臣工之軏度樹夷夏之觀瞻非夙奉家訓攝以威儀者不克任也如得其人恩宜上逮爾貢生原任直隸永平府昌黎縣縣丞張尙絅乃具官某之父家世文學出爲民牧乃能投簪高尙引養林丘雖浩志之未酬亦清風之足採爾子趨蹌丹陛練習儀章維爾之教成之是用覃恩贈爾爲修職郎錫之勅命冠裳奕奕旣永

耀于鄉邦綸綍煌煌更初及于泉室

上林苑監蕃育署錄事葛如鳳

勅曰國家設上林諸署職司鳥獸膳饈之供于以充庖厨兒樽俎事至冗細然旣育且蕃大官不匱非才諝謹敏之士恐不易稱也爾具官某乃前翰林院簡討曦之子原任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守禮之曾孫也丰標玉立才識雲蒸鉛槧之業已成奪于家難箕裘之遺未墜俛就貲郎仰乘田以典思感陳俎而問禮不羞冗散恪守清白其視世祿之裔沒于輕肥而不堪受事者亦大殊已玆用覃恩授爾階登仕郎錫之勅命爾能益勵夙夜撙節財賄用副朕不奢不濫之意不難抉格陟爾也欽哉

順天府臺基廠大使方應科

勅曰朕頒命行慶緣子及親厥有限于品制弗獲自遂者則體其私而曲成之爾方宗堯乃具官某之父修潔自持慈祥遇物孝友無間于族黨儉勤可振乎家聲然本以齊民有子陳力際遇慶典願以推崇爰念朝廷一命之榮惟爾明發二人之自是用覃恩移封

爾爲登仕佐郎順天府臺基廠草場大使如爾子官錫之勅命旣分受服之寵益厪敬事之規

都察院司務廳司務來于廷

勅曰御史大夫幕僚必簡英俊以充之葢執法重地非他曹可得比埒迨最績奏聞輒聽貤爵厥考以示睠酬爾生員來獻乃具官某之父孝友令模端嚴懿範潔貞不染峻驅暮夜之奔貧苦自持耻事公衙之謁儼如賓以對內屢撫姪猶屬毛廸啓嗣人揚𦗓栢府是用貤贈爾爲登仕佐郎如爾子官祇歆恩渥于谷

坊之隧益發休禎于烏豸之猷

山西布政使司分守口北道左布政使孫維城

制曰我國家定鼎北垂設防上谷鎖萌固圉式重神京雄略壯猷允資藩彥鎖鑰之勲既茂絲綸之命攸隆爾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孫維城彬彬君子矯矯虎臣花邑標循霜臺抗節歷官西土政弁惠威移守北邊轄更左右而爾殫心籌畫極力經營饋絕鞭靴鼓渧風于弁類政推肺腑孚眞愛于甿鄉雍容伏反側之安酋談笑戢驕恣之市　倘克豫綢于桑土策

不專恃乎羈縻足稱樽俎之良有裨封疆之事茲以歲滿特授爾階通奉大夫錫之誥命於戲虜辟豺狼不噬終難狎玩師如虎豹在山爲蓄威靈爾尚益爲可戢之形潜偫寒盟之志息氛塞上國將永賴其藩籬推轂師中朕且優假以節鉞欽哉

制曰臣子奏旬宣之績望重干城朝廷疏優渥之榮恩偕伉儷敬助爰追其往勤寵褒聿涣乎新綸爾具官某妻累贈恭人王氏珩璜令範紛帨婉儀膏火之佐讀良勤霜露之委身已蚤秦天宜室旌幽懿于鵲巢

文武憲邦錫餘休于鴻烈是用加贈爾爲夫人徽音播美于青丘淑德垂芳于紫綍

制曰國嘗以外護中家必以内資外故邊患寧則皇圖固而壼政舉斯臣職專功既相須以有成典得推恩而並逮爾具官某繼妻累封恭人紀氏心存祗愼性禀靜貞嗣徽恪嬪職于採蘋佐德祇官箴于茹蘗朔方按堵功著保釐中饋警星道存敬戒肆奬勤勞于疆埸特褒翼賛于閨闈是用加封爾爲夫人四德增修三錫未艾

制曰藩衛龍蟠之地必藉臣忠弘開燕翼之謀爰資父訓肆有廷綸之錫以貤禰廟之榮爾累贈中憲大夫直隸永平府知府孫尚賢乃具官某之父行表鄉閭道高巖穴逸民自晦乃當聖世之時明德嗣興正是達人之後承流宣化嘉經緯之全才峻秩隆階昭其褒之特報是用加贈爾爲通奉大夫如爾子官式穀功流于沙漠旌庸典被于丘陵

制曰國旌外禦之勞迦貽謀而錫貺臣沐上行之典繇繩武以承恩餘慶適驗于百年懋賞爰疏于再世爾

孫麟乃具官某之祖父泉石怡情衡茅遁世耕田鑿
井相忘湯穆之風積德累仁遠啟昌明之緒惟此屏
翰藩垣之績自爾蘊崇鬱勃而來是用贈爾如爾孫
官聿修益激其純忠義率用彰乎永孝
制曰价人維藩坐鎮著綏安之績王母介福追榮隆烝
畀之儀徵鳳卜于閨孫並鸞褒于烈祖爾仝氏乃具
官某之祖母林下清風隱君良配共敦素業閨燮歷
世以彌光助濤祥源門祚再傳而滋大荆布之芳規
如在絲綸之巽命特申是用贈爾為夫人慰孫枝似

續之思昭奕業推崇之報
原任浙江按察司按察使洪啟睿
制曰朕聞外臺總紀宣主德而正邦刑觀察持衡肅風
猷而清吏治矧寰區諸省惟浙壤首稱是非歷試之
賢曷副十聯之任既昭偉績寧靳榮褒爾原任浙江
按察司按察使洪啟睿丰裁峻整器識端醇仕學術
數世之傳艮淑冠五管之譽策光廷獻名重臚傳久
歷寅清恪守累朝之國典獨操衡鑑聿新兩浙之人
文轄方岳以揚功長臬臺而秉憲爾三事惟恪一

介必嚴攬轡乘軒樹表儀于群吏釐奸剔弊示威令
于百城五教弼成四知自許朕采望實業已擢爾右
轄矣茲以恩詔用原銜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
於戲甘棠聽訟方欽召伯仁風東土保釐尚現君陳
涯澤今兩浙財賦繁重杼軸其空槩躝貸則國詘是
虞盡誅求則民窮可念惟上下之兼濟在綜理之苦
心爾其益紓遠謀以光新命俾東南有永賴之利庶
宵旰無左顧之憂飭[illegible]膺爵畀欽哉
制曰重臣社稷宣勞功成攬轡亡子山河比德服程華

珈惟伉儷之相資斯恩榮之並逮爾具官某妻封淑
人李氏琚瑀中規蕙蘭流問樂機修諍勵學媲于青
箱桓布從官佐貞操于羔緎聆風高豸觸克奠我藩
縣儆切雞鳴攸宜爾室矧廣嗣洽小星之愛宜從夫
沾湛露之褒茲仍封爾為淑人承晉錫以彌隆標咸
貞而永譽
制曰夫肅寮貞度寔惟總憲之勛激濁揚清自是教忠
之範況世勤于民牧而代振乎家聲國典所熹慶恩
宜錫爾原任廣東廣州府新會縣知縣累贈中憲大夫

浙江布政使司右參政洪有第乃具官某之父大器
匡時精忠體國生多徵應積學而慧益開壯卽成名
服官而才愈練製錦蜚聲于老吏執法欽迹乎貴人
貸千金以賑饑手一方而療病勤民之軀已斃尸祝
之祠如生爰啓憲臣作邦司直是用贈爾爲通議大
大如爾子官三命酬榖予之功百年抒勞臣之鬱

制曰咨召伯經營南國樊侯賦政東山乃詩人侈宣其
賢勞而烈祖因張于篇什睠茲陳臬之績可忘貽穀
之思爾原任廣東惠州府同知贈中大夫浙江布政

四素山房集　卷之四　誥勅　十六

使司右參政洪庭實乃具官某之祖父幼業雕龍蚤
膺鶚薦𡮢登名于乙榜遂綰綬于方州兩地具著循
聲壯歲遽萌歸志菽水竭嚴親之奉林泉終伯季之
懽卽今南北輿思尚虔俎豆宜有子孫繩武光我邦
家是用贈爾如爾孫官顯命闡前休愈遠明靈庇後
裔彌長

制曰天之祚德鍾女而從以孫國之報功尊祖以及其
妣爰寵勞臣之陳臬宜疏王母以升華爾贈淑人張
氏乃具官某之祖母鍾祥望族儷媺名賢孝敬克謹
蒸嘗慈惠允孚媚黨相夫成業遑恤其躬育子免懷
永辭于世致念前功而誓不再室遂昌後嗣而蔚起
聞孫是用仍贈爾爲淑人鴻名並烈祖之光靈爽篤
孝孫之祜

偹兵薊州等處山西布政使司右參政邵可立

制曰國家設監司以采風甄俗而飭吏詰戎尤要焉益
吏治關乎民生武備係于保障况三輔爲根本重地
有事正竭蹶之秋則勞勩固不可忘蕃錫亦詎宜後
爾具官某飛電長才履氷凜守鳴琴夜月銅郊野樹

四素山房集　卷之四　誥勅　七

冬濃執戟縉雲玉塞狼烟晝熄山川夷險總在目中
戰守機宜全歸掌上爰隆虎節坐鎮漁陽繕器儲糈
克壯危城之猷角簡徒選旅足犁老上之龍庭半壁
金湯何異萊公重望四封安堵悉歸方叔壯猷偉績
日崇褒嘉首被茲以覃恩授爾階中大夫錫之誥命
頃東方多壘畿甸戒嚴爾能以帷籌張國勢尊俎折
奸萌明效巳茂著矣爾尙竭心膂佐元戎務使妖氛
汎掃邊境底寧爾之勲朕將爾酬欽哉

制曰物遷則歎境異則懷士槁守燈窓縞衣茹藘之與

娛比捧童綬事澹而漸濃跡存而人往感慨係之矣
爲人上者柰何勿恤爾具官某妻累贈安人楊氏躬
無粉飾志在儉勤旨蓄禦貧甘比孟光操作焚膏佐
讀寧辭樂子機絲壯固國藩籬猶是雞鳴之範蕃旌
庸車服當先鳳擬之貽茲以覃恩贈爾爲淑人旣承
褕翟之隆榮應釋蕙帷之幽思
制曰梱內之政詎惟穀糅紝縎能躬細事已者將事姑
章餙紛帨以相彼夫子儀茲閨閫惟是淑行卓出國
典所崇褒也爾具官某繼妻封安人王氏挺秀華宗

雅懷澹泊吮癰孝行聿光彤管之書埋舌清風彌贊
素絲之節處丰茸而去泰誠商洛女宗見滿器而知
危爲笄流標準茲以覃恩封爾爲淑人祗膺有查之
綸洊受無疆之祉
制曰于將莫邪國之利器乃有折閱而不售者朕甚惜
之然天道抱注續戒祖考莫非詒謀茲售之矣爾貢
士邵榆乃具官某之祖父雅度誾誾德音侃侃腹秇
林之書篚李善追蹤樹閭里之芳標彥方比範心同
虛谷能收河漢衆流道在高山自荷國家名器茲以
覃恩贈爾如爾孫官式承露澤之流相更衍書芬于
奕葉
制曰含飴弄孫聿綿家慶然及其生而不及貴時人臣
私衷必有仰思而欲逮者錫類之恩承體之矣爾白
氏乃具官某之祖母嚴不掩慈和而能肅閨闈抱德
慶鍾多子之祥夙夜持家篋有重衣之裕百年易謝
松老而脂猶香雙珮難忘葉茂而根自芘茲以覃恩
贈爾爲淑人並隆烝畀之儀益保昌融之祚
制曰士伏處林皐雖無民社之寄然鄉成通德人樂質

成卽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矣況濬哲發硎洊沐
恩畀者與爾累封承德郎兵部武庫清吏司主事邵
來宣乃具官某之父少習儒書長持家秉一誠不貳
操行可質于神明觸地生恩普惠尤穰于梓里珪璋
自度衣冠奉以爲宗詩禮訓庭弓冶因之紹世邁夷
倫以種德宜昌大之襲庥茲以覃恩贈爾如爾子官
式受錫圭之慶爰抒列鼎之懷
制曰覃慶雖普與善則嚴苟敘布者流能拔起閭中砥
行姝尤乎朕實嘉之爾累封安人李氏乃具官某之

毋柔嘉淑愼宣慈惠和鍾一代之偉人開百年之顯
伐孝事不辭勞瘁名動閭里恩推可竭中藏誼高星
漢神惟相吉嘗徙宅而垣頹命亦惟天聞去帷而發
娟芳名不滅錫典宜加茲以覃恩贈爾爲淑人九原
如在永昭彤史之輝三錫爲光丕闡玄扃之耀

四川布政使司右叅議兼按察司僉事李仙品

制曰朝廷體國經野分之岳牧其于荒徼逖遐之地更
爲帝德廣運之區是以察吏安民牧內綏外匪鴻謨
碩抱之臣未易舉績耳爾具官某瑰瑋真才端方雅

度保乂勛高乎七澤澄清望著于三湘旣踐臬而跆
藩洵經文而緯武乃緣毀譽致有浮沉眷茲新拓之
疆特藉輕熟之馭正身率屬能激濁以揚清保境息
民亦畏威而懷德漸戢土司之翼再縛獅寇之羣霜
稜肅夜郎之墟膏露沃南服之土式資屛障允賴旬
宣茲用覃恩授爾階朝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江漢
經營已著殷邦之烈苗民販匱方切雷鄰之虞尚墍
未雨之綢繆益謹無形之釁孽庶聲靈遐暢合黔蜀
以嚮風而德教誕敷舉華夷而率俾朕不難崇畀以

欽爾勞也爾其欽哉

制曰夫婦內外以經二物伉儷之謂也况而有邑勉達
有敬助拜命受册而不獲偕老猶可念爾具官某
妻贈恭人墨氏清心映玉淑質如蘭早叶鳳占力襄
螢案嘗謹身而相室竟有志而無年遺袿可思徽音
難泯是用覃恩仍贈爾爲恭人松楸揚紫綍以流輝
芝検賁黃壚而永耀

制曰疏榮錫羡雖有位之嘗儀表淑旌賢亦有邦之令
範不有椆德曷副王章爾具官某繼妻封恭人仇氏

毓質温恭持身淑愼在饋謹湘盛之虔儀以無儀舉
案肅賓敬之風德以配德儆爛而襄大業鳴杼惟勤
曳縞而佐雄藩靜琴在御旣廉貞之並勵宜綸綍之
交加茲用覃恩仍封爾爲恭人丕承珈茀之華茂賁
藩垣之烈

制曰朕惟志德所感可動鬼神積慶所貽爰及苗裔故
順昌世濟其美東海長發其祥國典所徵天道嘗與
爾生員贈湖廣承天府知府李陳策乃具官某之父
孝友自世忠信爲經託業奇龐寄神誦讀謹非禮勿

之目道以物身矢無敢慢之心貞不拂俗敦行真古
人之槩盟獨隱君子之風德不永年善克昌後芳猷
日茂嚴訓聿彰兹用覃恩贈爾爲朝議大夫如爾平
官恩三錫而未已澤奕世以彌昌

制曰人子思親則崇階峻秩祇以增感耳故栢棬輟飲
茵冊興嗟不有懋章曷以式慰爾累封太恭人雒氏
乃具官某之母有淑名媛作述良士居有鵲巢之靜
一動惟蘋藻之敬共舅姑孝事百致以竭其情夫子
勤襄一身無辭于瘁嬪儀罔斁毋範克閑念杼軸之

多勞啓藩垣而懋烈慈徽不泯天慶乃來兹用覃恩
仍贈爾爲恭人絲綸增耀于九原圖史傳芳乎百世

原任陝西按察司按察使董國光

制曰朕唯車箱隘谷正戎夏出入之區金城雄關尤兵
民耕屯之所是唯保塞之得人乃能以守而代戰爾
具官某謹恪禔操通明局幹薇垣展采蘭署奏庸維
刑名錢穀之兼操乃擭剔保綏之益煉三秦藩臬試
將十年一障于城威及千里廉正吾列城之表精明
督諸部之心民狎于野宼無窺關績敘較然業加銜
布政使矣兹覃恩仍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嗚
呼漢祖師雄忽困平城之厄唐皇力盛每虞贊普之
猜況久安之士馬易弛積隙之萌芽難戢何以使陰
山之野斥堠不施疇能令定羌之間田作自若唯爾
鎖鑰壯邉城之倚庶慰朕鼓鼙思將帥之心欽哉

湖廣按察司副使張季思

制曰國有清憲內總其凡而外臺分之亦或從內臺出
而佐之凡以齊紀綱一法守也苟有成勞無寧愛厥
賞爾具官某器資秀潔才識通明自擢制科即爲劇

令露冕獨推于南國惠洽芾棠霜稜載著于西臺儀
存貞栢乃遷陳臬復陟于宣關龐澄清再振湖湘之
憲兵屯繁重聿勤桑土之謀清風卓樹于百城閭澤
遍孚于千里朕甚嘉之兹以績滿授爾階中憲大夫
錫之誥命異告覲察之使無三歲不遷者然地與人
相習莫若久之俾下安其實而上積其聲無取數更
爲也爾尚益燀乃心務壯乃猶朕行且不次擢矣

原任山東布政使司漕務道右叅議李開藻

制曰朕嘉叅藩之臣樹屏一方以助宣德化民風上習

胥有賴焉非端方正直之士曷克稱此有物望素隆
者即起自田間恩賚其可後乎爾具官某宏才峻品
邃學貞操以甲第之英入官版署以清修之節徙權
吳關相士每出于驪黃褫躬一抵于純白乃從建禮
出秉文衡繼起藩僚俾司儲運猷畧屢著聲望蔚騰
惟懸車之誼甚高故受事之日嘗淺世方卜其出處
士皆待以儀刑茲者入賀來朝朕復命爾較文江右
而建儲覃恩則仍以原任授爾階朝議大夫錫之誥
命夫吏治之不恪與士行之不修繇教化未宣也爾

以醇儒範茲多士尚明訓正俗使士究于理而一稟
于先民之程稱朕簡寄爾其懋哉

浙江嘉興府知府吳國仕

制曰二千石提衡長令疏附皇澤任至重也嘉禾名郡
財賦重地暆茲良牧簡在朕心爾具官某業履端亮
才謂愜閎筮仕爽鳩寄嘉師之司命克襄晝象揚淑
問於棐桑乃假左幡用綏南國而爾拊救孔痒振剔
多方霈濊澤於列城溫然襦袴端儀刑於群辟爵爾
羔絲蒲鞭以宣拔薤之威慈父而有神君之號迨茲
歲閱中於賞程茲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渼宣
有言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賦繁役重俗弊民勞以
擾爲治朕甚不取故旌爾治行以風東南諸吏尚懋
終績以永有譽哉

制曰玉麟銅虎宰制於名邦象服芝函疏榮於內閫所
爲賢者勸也爾具官某妻封安人程氏淑德柔嘉令
儀婉嫕纂漿職饋承懽克毖于晨昏茹淡食蘗敬助
允虔于宦學緊素絲之用譽亮黃理之多庸是用封
爾爲恭人尚承滋至之休益篤相成之儆

制曰二千石爲朕勤民拊摩鞠育若保赤子母教之也
甄庸展寵不忘所自爾贈安人孫氏乃具官某之母
婦德柔嘉母儀純備百年占鳳遂開棲鳳之祥五夜
和熊適啓馮熊之業慈顏已邈懿訓如存是用贈爾
爲恭人載慰蓼莪永輝松檟

山東兗州府同知蔣良晉

制曰朕覽宣房瓠子之歌穆然咨嗟河之難治從古爲
然逮于本朝 陵運關紐兩利滋艱三山之役言者
紛如朕用疚心惟是一二少尹左右當軸奠茲靈瀆

告厥成功爾具官某淵源家學山斗名儒筮仕花封
久穰棠蔭貳茲河濟用錫玄圭公爾忘私雖木屑竹
頭之必借身惟殉國并晨飧夕寢以俱捐若月河若
遥堤種種事半而功倍爲朱旺爲黃堌穰穰滄海而
桑田遂使河伯效靈快覩　陵漕俱便春流無恙寧
煩璧馬之沉秋色依然臥聽馮夷之鼓似茲茂績允
合疏榮是用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導河自
積石滙冀而豫而兗而徐河身所經湍湃激射自非
夙諳囼厝前籌河陰荒度東魯成功孰駕輕𢪛之

艱鉅何施而不可尙其嬋乃心恊乃長益光前勩朕
且顯陟汝

制曰咎鮑宣辭桓裝而少君頓脫服御世猶兩賢之乃
躬爲婦順不啻穰矣之肅雝而寧無愴然于中斷也
爾具官某妻贈孺人王氏名閥貞姿哲人美儷盡謝
鉛華之御獨甘荆布之風簪珥襄賢夙志未酬芸牖
琴絃遽斷遺徽猶馥蘭帷爾夫兩地功高爾勩九原
可作茲加贈爾爲宜人褕翟增輝遺簪永慕

制曰昔人以琴瑟喻政故張而相之掃而更之家國一
理而能嗣美以宣敬助之勞者固未易光其令儀也
爾具官某繼室封孺人萬氏賦性純和行遵槼度潔
滫瀡而供餕朝夕惟勤躬綦縞以從官庭除克肅撫
育仁周一視贊襄澤沛兩河雞鳴有助乎國籌鸞誥
宜酬其梱伐茲加封爾爲宜人洊承綸綍之榮彌篤
衿鞶之訓

制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國家
課績酎功忍忘所自矧嘗疇其爵列受朕褒封其教
孝激忠抗丹衷于素業報朕夫寧有涯爾封文林郎

河南開封府鄭州河陰縣知縣蔣致遠乃具官某之
父讀書孔博制行惟醇萬石風流八龍競爽仲氏銘
勳乎滻浦伯子標伐于河津覩茲昏墊之無虞追美
義方之有翼是用加贈爾爲奉政大夫如爾子官欽
承紫綍永賁黃壚

貴州安順軍民府推官余學淵

勑曰安順爲夷漢交訌之地邇年以來三狠之孽岑氏
之盟粗有調停不盡者定猶幸有二三良吏是賴故
一貴竹之刑官與諸路佛理匹夫匹婦寃者殊也爾具

官某升自扳尤仕爲民譽鞅掌兵食之計顰眉灾疫
之區爾能三尺之懸佐以慈惠俾谷龍巖孔間得藉
以安堵者薦書所報爾勞在焉茲以奏最之期授爾
階文林郎賜之勅命爾惟勿替初心益宏令緒懋賞
之典不以遐遺爾其欽哉
勅曰篤厚之教不肅而成明允之稱燕貽有自匪藉
典曷發潛光爾巳故生員余繡乃具官某之父家世
縹緗庭生璚樹爾有聚螢之苦賫志未酬乎爾子能
持廉守正疏勤遐方亦惟爾胥誨之成也是用贈爾

如爾子官丘園之責㠯棫戊而無華殿陛之頒應斐
亹而不朽
勅曰鞠育之恩並稱罔極愛則慈母敎則嚴君國家報
德疏榮寧有二哉爾王氏乃具官某之母名閨服訓
中壺宣儀疏布自甘嗣桓㛣之挽鹿績膏佐讀頻椰
母之丸熊惟傷三釜之捐不待五花之錫茲用贈爾
爲孺人幽承綸綍之文明作梧棬之慰
直隸廣平府推官郭典言
勅曰朕聞神淵含珠名嶽韞璧其所托靈者姝也人亦
有之彼實神淵名嶽擅所韞含何忍久閟潛德不及
時與之章光耶爾生員郭文元乃具官某之父蜚英
膠序著範鄉儀如砥如矢以勵身若圭若璧以摩質
椄心純學而機事不攖銳意理宗而空談盡絕爾子
能布寛大之令以昭欽恤之仁惟爾之敎成之是用
封爾爲文林郎如爾子官披龍章于有赫綿螯祉以
無疆
勅曰史稱雋不疑仁恕多所平反母爲加餐鳩爽鸞祥
蕃亦有族則母儀遠矣爾王氏乃具官某之母夙佩

女箴躬有淑德和熊之訓勵學媗于當年懸魚之風
凜廉規于既仕南郡刑章允克北堂冎釜方寧是用
封爾爲太孺人顯龍綸于一命介燕喜于百年
湖廣岳州府推官馬晉明
勅曰郡國之政朕以三尺寄李官乃協中之理惟慈惠
勝明察而後無知之民有所寄命焉淑問旣登賞胡
可後爾具官某沉凝器識精警才猷擢秀棘闈作人
黌序及青衿被化遂丹筆再持而爾比善引經才兼
讀律惻怛重一成之奏精微悉五聽之情攝篆飲氷

辨官縣鑑累茲歲閱最于程書茲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勑命夫刑所以生人也乃俗吏周内見長欲以造次之華勝平恕然華何可久也而民徒受其弊爾尙用明爲弼一聽朕好生之旨朕不難耳目畀爾矣

勑曰司讞平允之效能使吾民室家婣依而課績疏恩不及閫内其胡以勸也夫是以有從爵之典爾具官某妻斯氏天植惠温家宜聽婉儆白華之養問夜爗湯襄青簡之功分宵篝火嚴持管鑰儉曳縞綦肆棘路之報成藉蘭閨之交儆茲用封爾爲孺人祇膺象服之華益贊畫冠之理

勑曰在昔平恕之吏垂名青簡實有先德以開之吾李官有監于祥刑惠我嘉師者此其父亦可知已爾馬祉乃具官某之父偉貌出人樸衷易俗志違青紫循傳絳帳之經業在縹緗不重金籯之積化比閭爲畏壘撫異弟若同胞聯茲胏石之無冤邇爾椿庭之有穀是用贈爾爲文林郎如爾子官昭弓冶以方新慰冉菌之不逮

原任陝西臨洮府蘭州知州李傳聲

制曰泰隴北門逼套　州號難治雖然阜蘭環翠如鳥斯翼而專城據其隩區何慮無所鳩吾民也在刺史得人焉爾具官某志行清眞才猷敏練升賢石室擢守金城而能警以當機廉以致果閔小東之杼軸議法蘇民防套北之烽煙隨時設堠其他興除一切本之歷試諸艱而民庶有鳩已茲以考成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朕以爾曉暢邊事已擢爾郡丞移治西凉西凉地寒回視蘭州乃在衽席上又職高而權分非故苦爾念爾營平侯馳至上方畧若地益無所不履且吾患在畨輿　合爾中處而相其機爾勉哉

制曰士所任視其所習惟女亦然習於艱難者其從於服官也不約而自淸用克保厥名曁厥榮章爾具官某妻王氏柔順宅身拮据相室菽水皆供于早作篝燈每件于夜分至今貴而不驕惟厥勤而生善功襄治郡譽在閨家是用封爾爲宜人膺錦帙之龍光對朱幡而燕譽

制曰朕崇儒獎善尤樂聞世家名行也雖不吾及猶將發幽潛之光況有子克紹前修稱賢州牧者乎爾李

士乃具官某之父德門詩禮弱齡譽髦志潔行芳能迷山陰之績道遐運促空餘鄴架之書竟成五歲佳兒作朕三秦良牧玆以書閱贈爾如爾子官慰壯志於窮泉揚闇修於奕世

制曰朝廷敦厲風化揚婦節勸母慈兼之實難曰應旌格功成而勿居更可閔也爾施氏乃具官某之母艱苦備嘗嚴慈雙至栢舟自矢悲更切於無衣荻畫授兒治竟成于有譜今日邦歌美政亦惟家有完名是用贈爾爲宜人煥金章而表德永彤管之流芳

直隷保定府定興縣知縣畢自肅

勑曰邇年畿輔諸邑徵發特甚緊惟良有司是賴有能滿煩滌苛覆露元元者能無襃嘉以示風厲爾具官某丰姿峻潔才諝精明掄對大廷踐更畿邑起夙疲于衽席霈大凍之春温莞爾牛刀恢乎庖刃際募兵轉餉之苦兼十室九空之時乃能拊循澤被于歸鴻陽回蔀屋釐剔嚴行于宿蠹獎絕侵牟閭閻默伏夜之驚庚廩饒代年之積郊無殭鼠庭有懸魚茲以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勑命夫致遠基于始仕永終勵在初心爾業已才守卓茂惠此一方民矣尚益永憚厥心以牧寧茲土朕有顯陟用敘爾勞也汝其欽哉

勑曰蓋嘗詠詩凱風之歌薪棘曰母氏祈父之嗟尸饔亦曰母氏則生我劬勞沒更有餘思已不有恩綸曷伸私卹爾王氏乃具官某之生母體貞于漸協順于隨本毓祥乎茂族遂晉貳于名賢世承忠厚之遺少成若性家衍詩書之澤內則克閑乃有翽翽鳳毛作我循牧詵詵麟趾蔚爲國華益增背樹之光永播東

星之譽是用覃恩贈爾爲孺人白華輝謝雖深風木之悲丹管風留長啟芝函之耀

直隷廬州府六安州霍山縣知縣黃守經

勑曰士甫釋詩書即膺民社非下帷時嘗留心於經濟未易稱也爾具官某學本承家才優用世偶遺珠於甲第遂綰綬於花封而爾能潔已愛人殫精裕國勞來匡直之不怠野有歸鴻催科撫字以兼優民嬉化日吏盡如是朕復何憂茲用考績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勑命人亦有言官怠於宦成謂以易心處之也爾

前徽既茂後祿始綏民或用從𡈼下借之玆漢法所
以重久任也益勵初心丕顯庸次

四素山房集卷之四 終

四素山房集卷之五

疏揭　　　　濟南劉鴻訓青岳著

擬請聖斷綜核名實剖判是非以息羣囂定國
是疏

臣惟天下之患莫甚於下有借循乘瀉之心而上無室
源抽薪之處以故議論日多實事日少枝蔓日長翦截
日鈍藩籬日疎破除日勞究且藏時事為不可端委之
形而遺國家以玉石俱焚之勢臣偶覩萌蘖漸不可長
私心憂之敢效杞人過計冒昧一陳冀

聖明垂聽焉夫事未有先有其影而後有其形者惟影
之必起於形而有巧為影以附之偽為影以亂之終不
難窮詰而盡掃之者本形自在不可假也知此則天下
之名實紊於斯是非淆於斯羣言衆於斯而無復不定
之國是矣柰何邇年以來則有大謬不然者其始不察
影事之巧偽而蚤覈形於不問寖至影影爭附影影亂
真幾不可捺揣也臣愚以為實不難揣而決之亦甚易
耳乃其說有四
一曰勤省覽以破陰陽之謀嘗聞家叢脩則羣舌捷主

聽慵則鹿馬亂今臣下忠亟之品固多而回伏之態亦
復不少然皆起於我
皇上一切章疏未必時加　省覽故蒼黃交措跖惠互
名臣端之說易紛藏尾之術漸巧請自今青蒲仵伏而
牙籤旋啓白簡市入而銀管隨披如銓流品卽計日而
務臧否之程明職守卽按署而覈掌故之實列黜陟卽
及時而示賞罰之速谷答不足比其捷標景不足喻其
信如建洪鐘於百尺之臺有叩卽鳴旦昏不爽孰復敢
洇梟雜以晝夜而操尺挺以冀倖者哉

一曰肅章奏以嚴入告之體書云辭尚體要易云吉人
之辭寡躁人之辭多又云誣善之人其辭游中心疑者
其辭枝又聞治世之人行有枝葉亂世之人言有枝葉
邇來公車之牘藤蔓任施系生轉寄慮結之易解也而
故棼其絲以嘗之思沙之見鈹也而故碎其珠以混之
連篇累牘兢奇騁辨動至數千言未已也甚且微璦媟
嫚之辭竿牘譃浪之語悉陳君父之前毫無顧忌豈肅
乂之朝所宜有者請自今除條陳政務不妨臚列極辨
外其他章奏務在簡核直書言與事盡而株牽有斥猥

冊有斥務覆匿不務顯自有斥一或鄰於罵座等於市
閙者不難以共工滔天之罪正邪僞辨之誅加之夫孰
復敢以筆舌之美犯人臣無禮之戒者邪
一曰布官僚以營職業之實考之唐虞曰爲司空曰爲
后稷曰爲司徒曰士曰若予工曰作朕虞曰典朕三禮
曰典樂敎胄子曰作納言夫官無不備故績無不熈巧
言孔壬之流奚自而生哉且一人無兩心營職者無暇
於騁議騁浮議者能兼爲營職乎故實事曠則空談生
空談愈生則實事愈曠其獘皆起於官僚之缺乏故代

庖簶爲坐嘯兼攝易爲掣肘各有掾過之心祗增射影
之權夫安在其不嘵嘵也請自今縣家卿以及九列諸
大夫不難起碩儒於林臯推大賢以不次且不數日而
盡布名不數月而咸受事則政務分而持論有據職掌
明而爭端自息卽有好爲彈射者欲出於循名責實之
外而衆且指爲不祥之鳴已
一曰　勑和衷以杜朋黨之門易稱朋亾稱渙羣而臯
陶矢謨亦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夫同寅云者豈如季世
所稱同曹共署一事相濟之謂哉嘗繹解者曰言君臣

嘗同其寅畏恊其恭敬誠一無間而融會流通也柰何
邇來一人之爭一政之搆始而忿悁繼而譸張終且不
勝其鈎棘眞有甚於聚訟慘於操戈而恬不爲異者曾
不思漢之甘陵唐之仳文宋之蜀洛不過一特議論偶
激而水火之形日見左右之袒漸成會無衣鉢若有箕
裘詎知其遺毒人國以至此極哉請自今 發明詔嚴
諭之曰爾臣子各有事任當精白乃心以事 一人非
若醫人之胗視也而胡得言脉絡非若傀儡之登場也
而胡得言線索又非若梓人圬人之營室也而胡得言

門戶不第數奏之牘不得漫及即羣僚羣寀之間一有
雷同附和微見伐異之形者下不難爲敗羣之察鶚雀
之逐上何難爲魑魅之投憸壬之誅哉如是而猶有反
唇兩舌之輩堅不欲易面而革心者是好以頸戲鐲鏤
者也所必無之事也夫行此四術是爲不斷之斷不核
之核不剖之剖不息之息不定之定儻亦有俾國是之
首畫乎又不然甘澍之所不濟則雷動風散之機行惟
我
皇上翻然勵精於上賢宰執赧然抒忱於下舉所爲羣

爭而交詆者刻期立限引繩而批根焉何膠結之不解
沉鬱之不開乎語曰商飈起而畦部絕黃鐘聲而瓦缶
頓亦必至之勢試之輒效者耳仍乞 採芻蕘之見所
稱四術者 詳覽而施行之以爲永永鎮囂息浮之助
未必非狂愚之一得也臣謹奏

擬請振紀綱防壅蔽勵官守壯軍實疏

蓋聞治天下與治一身無以異也總之强弱通塞精麤
虛實之數耳故未有以弱爲强以塞爲通以麤爲精以
虛爲實而反治之者未有弱托于强塞托于通麤托于

精虛托于實諱疾而自愚者亦未有元氣可復神氣可
振甘於弱且塞麤且虛坐視而不之捄者夫反治幾道
也諱疾者幾坐視不捄者亦幾彼善愛其身者必不如
是之闇且恐也通於此則今天下不治之端瞭然可指
而其不難治之狀亦有可得而言者矣乃其大者有四
曰紀綱不可一日不振也壅蔽不可一日不防也官守
不可一日不勵也軍實不可一日不壯也夫紀綱之關
於人國如天之有日星地之有嶽瀆草木之有枝幹人
身之有筋骨也小翕之如綱之必有所承有所挈始可

操縱而爲吾用如絲之必有條必有縷始可分而理之也今國家懸於憲典炳炳朗朗者孰非紀綱乃年來承之者可謂委頓之極而挈之者可謂極弛縱亦極紛挐幾不可舉而理矣故以爲在　宸極而震聾之無時以爲在宮府而闒應之多爽以爲在六卿而稟受之無人以爲在臺諫而封駁之塵閣夫雷霆不震孰知其威太阿不試孰知其利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夫勉勉云者謂人主之心惺惺翼翼罔敢怠荒罔敢廢棄而後四方受綱紀焉非如近日之文法徒具振舉希闊一任其

淪斁而莫之省理也故始而爭繼而紊而濮越隨之有如肢體雖存血脈不貫夫且爲委頓不起之身矣尋其原皆自　警蹕虛傳人心玩愒章奏批荅十九置去郎臣下有力者胡從過而問焉

皇上誠一旦憪然動念勃然勵精自宮闈達庶府自大政及庶事務以不可廢之功令責不可缺之官僚一舉乖錯威稜立見將驅駕如風雷響應如桴鼓魁柄在斡星杓自運天君出令臂指自從何薾弱之不轉爲强力乎釋今不振將有欲振而不能者故臣愚惴惴爲紀綱慮而曰不可一日不振也嘗聞之管子曰中央之人人主之參也以緩爲急急可以取威以急爲緩緩可以惠民威惠遷於下則爲人上者危矣又曰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爲黨於下能以民之財力上陌其主而爲勞於下兼上下以環其私則爲人上者危矣卓哉斯言洞見千古夫上之所以宣於下與下之所以達於上止有此路上之未必宣於下與下之未必達於上亦止有此路此路通則茂有不通此路塞則茂有不塞夫一寸之梗百脈可閉一鍤之土萬斛可壅況九閽宮閫之懸哉

今上二十餘年以來求聞聲稱朕遥瞻穆穆之容而不可得所恃者言之一線耳柰何借權於中涓且令威福四出內降寖有耶其始也不過矢榮夷之策貨無不入耳繼且伺倦勤之倪舉一切章奏欲入則入不欲入則百補牘而百不入矣欲出則出不欲出則百請乞而百不出矣庭下之訟如市而聽斷寂然稅璫之毒若焚而撲滅無日齒馬者置未嘗齒馬也亦弁髦而置之籲天者擯未嘗籲天也亦槩擯而擲之豈聖神之主所宜有哉我

皇上試思天下臣民之心何嘗一日不嚮 闕庭抒忠
悃
皇上之心亦何嘗一日不可對天下臣民之望惟在一
旦引見大臣咨詢政務凡有章奏責令六科之紀載與
內閣之票擬者款款符合亦款款批發如初年故事按
時類奏以聞無令掃除之役得以陰陽其術而中隔之
此廟社神人積憤積鬱之一大快事也故臣愚惴惴爲
壅蔽慮而曰不可一日不防也古之人有言曰未得治
國先治官治國者治官之積也臣愚以爲人主當言治

國人臣當言治官夫官之有守如庖人之於庖祝人之
於祝典衣典冠各受一事侵之不得代之不得委而曠
之尤不得比年以來官空其署則苦於無官誰復曰守
代人而守則苦於非官能盡責其兼而守乎故前人未
必瑕也後人得乘其不守而委瑕于前人本署未必治
也攝者得乘其兼守而委治於本署庶僚之事靡不稟
仰于大僚稟仰者無人將庶僚之功辜兩輕臣子之事
靡不關白于君父關白者不報則臣子之心力俱弛以
故三公九卿以逮百司庶府何署無留牘何人無兼攝

何日無缺典何歲無格越將責之初受初受之負擔已
弛將責之後承後承之手足尙縶將責之代庖代庖之
肘仍掣而議且躡也政如新婦之身佇覘無屑且不知
姑娣之爲誰氏敢問井臼乎如是而欲官守之勵容可
得耶夫勵者礪也礪物者必持其柄持柄者必得其人
有其人任其柄在主器者鼓篋而俾之淬何鉶頓之不
爲霜雪乎毋見
皇上一賦未滿一寇未平無不督過之者此猶
聖心之勤思耳其他講讀之條虛懸秩宗之典久曠銓

除者果盡朝下夕命旋受之任乎大農執出入不旁借
乎運籌樞府不乏人乎圜扉無滯獄乎冬官以時繕治
壯宸極聳觀瞻乎糾繩者補察者果布在左右且銜天
憲遍歷方寓乎一有曠缺責且無屬乃百司鞠爲茂草
列署等於遽廬自非
皇上按籍覈實一朝充布鼓舞而磨礪之安能人人就
奮恪乃職哉故臣愚惴惴爲官守慮而曰不可一日不
勵也若乃兵者國家之神氣社稷之閑衛也宜壯盛不
宜單虛可充實不可凋耗自水地之義不講畜衆之法

兩岐則一夫從戎百夫騷動一卒裹糧千畝追呼如是
者尚靳行伍實士卒飽國家坐受子弟之衛手足之捍
即有不虞亦害耳詎意法久弊生而弊仍托於法弊極
且變而變復緣爲弊致令談軍政者腐唇焦舌竟無當
於萬分之一卒有小醜輒爾周張一運未達遽廣鼓譟
無事則專言餉饟有事則先請兵旋請饟兵與饟無稱
足之期至於羽林環衛之籍百冒千虛恬不爲異日擊
之而不能理況塞垣乎竊嘗反覆思之如邇來以來語
兵則議召募議清勾議轉調議土著議嚴占役語饟則

借水衙借冏寺借陪京借省直諸庫藏那移補湊輾轉
支吾持籌者無可觀之策受事者無舒眉之時豈謀國
之本計哉愚謂欲壯軍實無如修屯政蓋 國初之制
中外皆有衛所衛所皆有屯當征發則取之額軍而足
饟亦取之屯而足即今蠹蝕日久曠廢已深誠得如充
國棗祗諸人建必然之議 廟堂誠而致行之軍政
有不蒸蒸起不敢知也若曰力田不如逢年刺繡不如
倚門此迂屯政而捷轉輸之說也愚又謂本計失則無
如黷尺籍懲貪冒文臣武吏以牧事應者遞以三尺繩

之不少貸或亦小補其罅漏乎故臣愚惴惴爲軍實慮
而曰不可一日不壯也臣愚又以爲四者之中紀綱爲
要振紀綱之術祛壅蔽爲先蓋人之精神耳目爲牖耳
目清則心志奮心志奮則百體從舉一身無受病之處
將有强無弱有通無塞有精無疵有實無虛而壽考康
寧無疆惟休矣伏惟
聖明採擇而施行之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請假疏

爲奉差事竣海上遭風驚悸成疾不能報 命懇乞

聖明垂憐寬假調理以保微軀事臣奉
上命偕科臣楊道寅恭賫
兩朝 詔勅前赴朝鮮國開讀自二月初九日陛辭出
都門間關數千里半歷戎馬之場耳聞遼事迄無成畫
目覩兵容頗呈萎薾臣詞臣也使臣也身在折衝之外
而心切豺虎之驚夙防出位之思而不勝同仇之憤是
以自薊門抵鎮江與總督言與寧前道臣言與遼撫言
抵遼陽與經臣按臣暨諸道臣言不啻舌敝唇焦相爭
如虎倀得發四千金與監軍道臣高出爲出奇行間之

餉而此外則聞見互異聽受爲難臣業有懼心已夫當經臣袁應泰受事之初誓死疆場臣一見其人即知其有聖賢之心忠藎之志比以承芳三次遣六人至應泰側欲爲　朝廷殲逆　不煩中國之力等語見告臣則齚舌而不敢應但私心謂應泰爲可欺以方之君子心亟其品而亦心知其不能完此局已臣別應泰悵悵東去日夕憂之家僮謂臣度遼後面皮日黃飲食漸減謂臣行役之苦而不知臣已憂歸途之難料矣三月初十日渡鴨綠江纔三日即有瀋陽之報爲之神魂飛越者

數日至二十日攻陷遼陽鎭江以西道路梗塞朝鮮供役諸人雖嘖嘖言之臣未敢信歷月餘無踪見一的據雖該國之宴享日陳山川佳麗胥如夢中度去而舌端無味寢不安席每見義州鄭節制傳一報紙來則合館站諸人無不失色流涕臣素性多憂日無好懷而病且積矣幸於四月十二日抵王京開讀禮成誓趣南別宮即與該國君臣日卜旋期而遼路已不可問該國星夜爲臣等特造二海船先遣通官人等前探水路舟楫既具始於五月朔日踩陸路抵安州候舟師調集浮海南下六月初四日行至平島地方科臣舟在前臣舟在後科臣見岸上有假　賊數人舉放煙火不欲泊舟遂趨旅順口至旅順日且夕矣科臣及隨行諸舟漸次入泊臣舟獨後至見岸上　賊乘馬者步行者闞孤舉火列隊放砲十倍平島臣獨叱舟人過旅順趨鐵山口心口相語謂寧死葬海魚腹中必不爲叛賊所執乃終夜風濤達旦舟漸漏桅折時作異響臣知不可保急促舟人起維登岸未能也忽異風吹舟薄沙磧臣欲下隨行諸役力挽臣臂捉臣兩褎尙謂無虞臣絕褎奮身跳淺水

半蹶二水手扶臣纔起立而舟已沉再移數步避潮水擊濺而舟已片片浮矣衣衾圖籍盡付洪濤即片紙寸縷未攜也臣着小衣棲息山麓雷雨大至頃之雨歇得一土人前導步行二十里返旅順得副行一舟載焉泥塗行潦中相貌如鬼衣履俱無得科臣遣送一二衣被聊足蔽體然風雨驚悸之餘空餓之腹支離昏憒至夕不蘇家僮環臣而泣而臣之眼淚枯而不能下矣自是病臥舟中不問去住又海水煮米日勉進數匕盡結黃痰嘔吐不絕因思臣之身爲我

皇上遣役之身不能審舟審泊自加愛護及時赴 闕
庭報 命狼狽至此臣至不忠臣父育臣教臣千辛萬
楚見遼路不通曾遣家僮叩 闕請 命而臣不知又
臣父删定古籍數種手付于臣數年梳藉不忍釋去攜
與俱東一旦付之波流臣至不孝郎臣原無病日夜抱
此愁愧亦未有不病者况茫茫海程尚數千里遥也又
朝鮮所分遣供給一官帶壞船水手百餘人先告歸臣
不能留曾無一物餉臣而米淡水苦食不下咽餓亦可
死奄奄微息入大洋四望各千餘里旁無島嶼行三晝

夜不能泊望黃城如在天上至初十日風浪異常竟日
夜舵檣俱盡時時願沉願覆不可得臣仰天大呼果獲
奇救臣儒臣也未敢以神恠語瀆
天聽乃舟人無不異之臣亦不知其何以不死猶得至
登州陟彼岸也臣父連遣家人數輩逆諸海上言臣父
母日相對涕泣冀臣生還臣聞此寸心如割郎延醫連
服鎮驚滌穢之藥數劑欲勉强馳過長山一慰二親郎
力疾入 都門不意誤用凉餌過多水瀉暴下者數日
忍苦與疾行潦水中九日抵子舍臣父扶杖出郵待臣

一見臣面痛幾絶臣母方篤病臣入戶庭爲臣父母叩
首不能成禮迷仆在地移數晷不起臣母亦不識臣之
面目越一日始知臣歸憐臣痛哭病增劇每欲臣强飲
食而臣之脾胃大傷吐泄時作困頓日甚兼之舟中受
濕右臂麻木不能執筆在登州時已知不能手自草疏
入告我
皇上曾託科臣道寅先代臣一鳴稍逭罪戾不知科臣
曾爲臣一言否臣又思病體沉重匪旬日可愈因於榻
前授意臣弟生員劉鴻采代草一疏急爲奏 聞臣雖

稍加點竄而語無倫次大非入告
君父之體臣罪彌深而臣之病益不知痊可之期矣懇
乞我
皇上憐臣苦病不止一端醫藥日親未必遽效 賜之
寬假調理保此餘生儻不郎填溝壑尚有就 日瞻
雲之時乎臣當竭蹶以効犬馬頂踵弗愛也原領
詔勑筒四件舊例事竣應送還禮都轉繳 內府已託
付科臣道寅代賫入都并無損壞又朝鮮國遣來陳慰
謝 恩四陪臣隨臣等來至海上俱遭風文移行李大

半浥壞敢附以 聞惟
聖明憐而寬恤之更乞 敕下該部明示此後貢道用
副該國君臣瀕行相託之意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枚卜辭 恩第一疏

爲 綸扉重地 既卜特隆
寵命驚聞省躬非據仰祈
聖明俯容辭免事臣東鄙豎儒荷
神祖作養拔置史局洊歷宮僚貳端尹憂居六載於天
啓六年冬起復入 京掌

先帝因閣臣 題陞未允旋加削奪跧伏壠畮無復圭
組之夢矣何虞本月十一日接吏部咨文會推閣員臣
以廢籍亦得列名奉
聖旨錢龍錫楊景辰各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來
宗道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李標周道登劉鴻訓各陞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俱入內閣同首輔施鳳來等
辦事龍錫標道登鴻訓差官行取來京欽此臣聞
命自天不勝感激不勝惶悚伏念臣以樗櫟散材章縫
棄物年來偷息山澤竊見入冬以來天淸日朗陰翳頓
豁不必問之黃耇證之海波已知 北極有
眞聖人矣間借邸報讀之仰見我
皇上英明大縱河魁獨握剪除兇逆不煩聲色直不世
出之
主也今又 詔搜巖藪不遺菅蒯而臣以草野名姓遽
入 金甌臣何人斯敢膺 異數方今 堯舜在上岳
牧充庭臣至愚極闇上不足以備
皇上之顧問下不足以佐僚儕之謨猷甘心豫襪驚紳
佩之驟加久服鋤耰懼筆劄之難任若不揣分量力控

辭於
君父之前倘他日有力小任重之譏致負
皇上知人善任之哲恐非所以光大典而重揆地也伏
乞
聖慈亟收 成命別簡耆碩俾臣以草莽之臣所得遙
瞻 帝闕歌舞太平皆 高天厚地之洪恩也

辭 恩第二疏

謹奏爲政本重任揣分難勝再懇 天恩俯容辭免事
項蒙我

皇上起臣隴畝之間畀臣以春卿閣學之任臣已具疏
恭辭仰祈 俞允不意復奉
聖旨卿器品端醇學識弘深允孚物望政本重地特玆
簡畀着卽遵成命前來入閣佐理不必遜辭該部知道
欽此又於二月二十一日接得行人司行人孔聞籍賫
聖旨促臣赴任臣郊迎謝 恩不勝感激卽惻奪摧殘
之人寧無起色但臣心彌感彌懼竊念
皇上之不次用臣也期臣有卓越之才可以仰副 特
達之知也臣自顧羲線微長奚堪補 袞尺寸之綆詎

能汲深方今元惡雖殲而垢染之群情尚煩洗滌錮籍
漸豁而摧折之士氣猶費玆培疆場未謐
一人興拊髀之思瘡痍未起九域有澤鴻之歎
聖主宵衣旰食政自焦勞臣工戴高履厚鮮所酬補此
乾坤何等時而綿薄譾力乃輕言仔肩耶又非見科臣
魏照乘臺臣安伸枚卜之典旣隆一疏備述我
皇上卜相之精虔不啻殷宗之賚弼亦惟諒同簡諸臣
自有上應箕尾仰佐
聖天子中興之治者臣非其人也坐是展轉思維不能

卽安伏乞
聖慈鑒臣前疏出自悃誠 俯容辭免有餘榮矣

辭 恩第三疏

謹奏爲忝知重任未敢冒承兩奉 温綸益增感愧謹
於途次再陳下悃仰祈
聖鑒事臣以摧折餘生業
皇上拔之寄勿臣聞 命後卽具疏控辭未蒙 俯允
旣而再疏披瀝仰瀆 宸聰冀得少安愚分不意復奉
聖旨卿端品遠猷夙饒康濟寄勿政本佇倚贊襄着遵
旨前來入閣佐理以副朕眷懷不允辭該部知道欽此

臣隨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竊念臣疇昔之觸
忤逆璫何坎壈之纏身今玆之遭逢
聖明何榮幸之逾涯也膺簪笏希覯之異數躐夢想不
到之官階遠章雖同故事式求遂其初心
天語又復重申詎忍委之草莽惟是尋常之不煩遜謝
者皆一知一察之官而人臣之易於肩承者亦若輕若
重之擔廼政本何地閣學何官而迂愴如臣敢率爾就
列耶內揆徑寸經綸之緒茫然外審群情調劑之方

在且
一人勵精於上安所用其贊匡而百司宣力於下未易綜其名實消融偏倚還須邁種之才燮理陰陽豈借侏儒之技祗緣奉　召已久誼難偃蹇於家園距　闕非遥理當趨承於道路但戸庭未出或貽闚觀之羞而居之不疑又來負乘之誚此臣所以徬徨道周咫尺　國門而未能卽前者也伏乞
皇上鑒臣進止之際自覲宜審　綸扉之地未可嘗試容臣仍以詹翰舊職供役筆劄則臣獲循分自効而無

冐昧之愆矣

謝　恩疏

爲感激
天恩恭陳謝悃事臣以斥逐殘息誤蒙　特簡　皇華卹　命遠頁巘阿控辭再三　温綸疊被何敢更爲推遜以瀆　宸聽謹於本月二十三日　陛見二十四日謝　恩恭候
皇上御朝之日再補　面恩今於本月二十七日到任隨諸閣臣辦事訖臣昔奉　使鮮國遭遼陽之變歸路梗塞海洋遇颶舟破瀕死衣衾圖籍盡付洪濤且羈棲島隅困餓五日寅冬入京數日遽掌餉奪深雪中跨塞南歸逆璫邏卒森布前後且行且踣肘股皆傷憂病頻年幾不能載筆　承明矣迺
皇上拔擢殊恩實出意外臣之髮膚頂踵寧復自愛不矢報　高厚乎魯論曰事君能致其身身政未易致也諸臣所當致者祗一官一職之身而閣臣所當致者則百責攸萃之身也年來見諸臣條奏凡閭閻之疾苦徵發之頻仍關寧之孤注水藺之逋尊逆樞逆璫之流毒

羅織鍛鍊之忠魂與夫借題推挫不可數計之廢籍業已章滿公車矣顧言之非難行之爲難耳臣惟願在廷諸臣皆實實從　國家起見而臣分猷政本更當率先庶府無一時一事不實實從　國家起見以人事　主不必有爾我之岐爲　主擇人無所用東西之袒以同而異政所以化異爲同捨短取長雅不欲長中索短此身業已許　國那能返顧妻孥此心惟知有
君安得炤管情面臣謬以爲虚公兩字乃今日平章之第一義而臣追隨元老後惟精白一心期無負

皇上特達之知而已至於力持　國是自有首輔之擔
當迅掃紛囂又在　太阿之獨斷若夫兵刑錢穀各有
司存容臣與老成心計之人從容爲我
皇上講求茲不敢掇拾而談也臣無任感激惶悚之至

辭疏

謹奏爲夙疾突發不能供職伏祈
聖慈放歸田里事臣往年遭風碎舟幾死於海繼遭崔
魏毒手幾死於道路雖幸而不死然驚憂摧折之後已
病入腠理矣年來枕藉藥餌苟延性命不意

皇上闒卜閣員誤得臣名且　遣官行取榮及圭蓽此
草莽希世之逢也三疏辭控未蒙　俞允臣雖病寧忍
堅臥以上負　堯舜之主遂勉强就道冀得稍展藿忱
以報萬一曷期辦事之始卽遇最難措手者數事而臣
所分票本章又皆觸犯兇鋒取禍最捷者臣擬票之際
不勝忠憤亦料有返噬然終不欲還顧惟是憂鬱太過
飲食減少心血耗散陳恙頓增卽無御史言已奄奄牀
褥矣況
聖明　御極海宇維新舉　朝士大夫無不洗濯心志
以事
陛下而廼有受事旬日遽蒙如許訾詬如臣之不肖者
寧不辱　金甌而羞揆路耶臣草疏甫畢又聞御史高
捷史𡺠糾疏踵至臣俱愧服不與辯惟望
陛下鑒臣苦衷憐臣病骨　俞令回籍調理臣一日未
死之身當與田夫野老朝夕焚顲共祝
聖天子萬年有道之長臣願畢矣

擬　諭疏　恭錄　聖諭於前

皇帝勅諭朕惟人主代天理物首重民生朝廷爲民[redacted]

牧必先吏治朕自御極以來蚤夜兢兢非　不日求民
瘼而職司民牧者恬不加意百姓何時受福朕昨召對
閣臣并九卿科道等官於平臺見輔臣鴻訓奏近來天
下官員更調甚速若不舉行久任之法終尠實効又奏
云海内差繁賦重民力已竭自今以後萬萬不可加派
朕切思之更調速則民受擾官久任則課成功倘遷廬
其一官自秦越其赤子官徒自便民豈聊生剜肉醫瘡
勢所必至張官置吏之初意等之弁髦用二用三之厲
政漫爲嘗試民困治𤸃端必繇斯朕痛心焉今後藩臬

郡縣等官務擇人地相宜俱遵炤
祖宗朝舊制俸期一日未足不許朦朧陞轉銓除之後
一任地方大小各營職業不許鑽刺改調其間或有不
肖者聽撫按官不時劾去勿令殃民但有蒞任無幾條
調他方及無故加銜者科道官卽時糸奏以憑拏問仍
治銓曹撫按通同之罪決不姑息近見言官薦舉人材
不無憑私市恩真僞失實者詎是登明選公之藉今後
吏部將一切薦疏總勒一册厥後所薦人材有試之罔
効及瘝職僨事者卽查出當日舉主一併連坐再炤遼

黔兵事雖未結局前此加派業已不少果能精核虛冒
軍輿自[redacted]該部卽將新舊兵餉的數各造簡明清册進
呈以備朝夕查閱在外撫按官亦徧查州縣赤曆私派
分毫者卽糸劾拏究不得炤管情面貽害地方三尺具
在朕斷不爾貸至於司農一官尤係軍國命脉非清操
心計之臣豈勝厥任所薦畢自嚴經濟素裕才品兼優
戶部尚書員缺速行推補朕旣軫念窮民爾等大小臣
工亦當爲國愛民爲民請命以副朕加惠元元至意特
諭

大學士來宗道楊景辰李標劉鴻訓謹題昨日文書官
于萬乘持
聖諭一道　諭內閣臣等盥手捧讀亟頌我
皇上留神治道精覈職守未有如斯之勤渠者也夫
國家大事無如察吏安民其他籌邊理財弭盜明刑薦
舉人材諸務何得悠悠嘗試致令所在釀弊而莫之覺
察惟有
皇上立賜督責各加提醒今而後有不洗滌兢奮用稱
厥職者必非臣也

聖諭嚴重比於典謨臣等何能仰贊一詞惟欽　命擬
諭來行不敢不勉竭荒陋稍加潤色擬　上以憑
聖裁原奉
聖諭尊藏閣中謹具揭回　奏以　聞

請發沐鎮票擬疏

題臣昨出閣忽聞雲南沐夫人宋氏有請襲疏入內稱
其孫鎮守雲南總兵官沐啓元于六月初十日病故臣
等初聞不勝惘惜已而思啓元於彼中撫按相搆遠在
天末情事未得豁然不但仰煩我

皇上睿思卽臣等揣摩票擬未必妥當何以服遐方而
肅法紀乎今啟元病故卽有未妥不過一二豪奴有司
可問撫按卽有未妥沐氏可以理遣何難相平毋見
皇上御極以來遇一事稍費調停忽有天然之了當不
煩
皇上處分卽如揷酋驕橫我軍忽而相値舉放火砲打
死一百餘人詢之强半皆頭目也揷部落雖大自爾散
越諸如此類雖出偶然實我
皇上浩大之福所致耳朱氏果有疏入乞

皇上將臣所票擬啟元原疏發下容臣等改擬進　覽
定奪

救張侍講等公揭

題項因館選增額進士張星等誤信風傳遽入疏　奏
且炤尋嘗陳乞之例徑列同鄉職官姓名而侍講張士
範名列於胥尋蒙
皇上震怒根究洩　旨之人疊奉　嚴旨將士範削職
擬罪張星冠帶閑住　天威赫赫臣等何敢代爲申救
今長安輿論僉謂士範之名原係星等誤入卽士範亦
堅稱毫不與聞且吉士公選乞增六名原合衆共議卽
時據議上疏初無啚語奉　旨不允星等亦未先聞又
士範以珥筆侍從之臣曾侍
先帝講幄張星新進書生不諳事體冒昧從事無知之
罪似有可原且展轉支吾律法甚重法司旣凜　天威
又惟恐緩夙夜悚惶罔敢措手一時在廷諸臣無不以
矜愚宥過之仁翹首望
皇上者臣等若緘默不言諸臣將謂臣等心知其情不
肯明告

皇上又謂
皇上原無成心而臣等隱忍含糊成此疑局則臣等之
罪大矣爲此合詞上　請伏乞
皇上曲賜憐憫稍寬其罪令法司得以仰成臣等與在
廷諸臣戴玆　高厚人有同心二臣之捐糜感激又不
待言矣儻蒙
皇上法外施仁俾詞林二小臣尙留自新一線此我
皇上初年曠蕩之盛事非臣等所敢必也臣等久擬未
陳誼難終默非敢市德於二臣唯

聖明垂鑒幸甚

請叙蜀功疏

題自奢酋發難殘破殺戮之慘幾危全蜀動搖諸省蓋
國家之大變也維時捐軀効力不與賊俱生者詎止將
士即閭里編戶及士大夫靡不登陴乘障惟賊是禦拮
据數年而後底定厥勞甚偉久宜優叙但川省遠在天
末每一陳奏動輒經年迄今尚未　允叙何以神鼓舞
而慰忠魂且黔事未襄正宜亟酬蜀功用示激勸顧可
一日緩乎又聞該部已將稍涉冒濫者悉行汰除彼中

賞賚責令該省奏處萬不敢乞諸　內帑則今三案之
叙真足以悅群情而息偶語亦我
皇上勵世磨鈍之大權也緣係兵部經理叙題再四苦
心特於[redacted]　奏之日乞臣等先入一言仰干
皇上慈命又科臣亦至閣門力贊其可臣等能嘿嘿已
乎臣無任懍息待　命之至

救袁侍御疏

題今晨臣入閣辦事見
皇上發下吏部尚書等官王永光等會議袁弘勳贓私
事欲免行勘問臣久有是心但未敢再陳以瀆
皇上之清燕耳夫古所重於相臣者在包荒含垢以成
休休有容之體御史初抗疏時臣一聞置去不與角口
旋出一揭乞
皇上矜宥弘勳乃奉
聖旨袁弘勳小臣無禮率意狂肆卿入直幾日票擬主
持允愜輿情無端詆毀殊乖國體已有旨下部會勘高
捷罰俸特示薄懲卿俱不必申救卿既調攝數日可即
出入閣以副委任該部知道欽此今部臣歷歷核奏但

謂茅元儀已逐回原籍陳鍾彥已客死在途則撫按之
遠行提解與法司之追贓究擬總非一時所可結局臣
甚韙之臣自受　命以來矢精白一心以事
皇上雅不欲胸中別有一事若弘勳勘事一日未釋臣
心一日未安儻部臣必欲窮致到底使弘勳不得脫然
一去則爲臣而受累者與臣自受累無以異也況
聖神在御言路宏開寧使風聞而言無使有所疑慮不
言夫使有所疑慮而不言自臣一人累弘勳始則臣之
罪當不可救矣懇我

皇上曲宥弘勳免其會勘聽削籍歸里其爲罰亦綦重
矣是
皇上之所全於臣者彌大也

辭敘平蜀加恩第一疏

奏爲
天恩優渥揣分難勝披瀝控辭仰祈
聖鑒事項 平臺 召對蒙
皇上傳示加銜戒名臣捧覽惶媿然以特承 手授未
敢瀆陳叩頭而起昨接吏部咨内開傳奉

勅諭川省奢酋蕩平内閣先今輔臣位列紫垣望隆黃
閣密勿運籌帷幄决勝朕心嘉悅兹特加恩輔臣標道
登鴻訓龍錫各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大學士每還賞
銀五十兩綵段二表裏各廕一子與做中書舍人餘官
如故都炤新銜給與應得誥命以示眷酬如勅奉行欽
此臣惟 天討既彰當首賚邊庭之吏武功惟敘亦問
及帷幄之臣必發縱指使於當年方受 賞論功於今
日緊惟奢孽已作京觀載考藺州久歸版圖戮力行陣
者在外自有其人殫心籌畫者居中已非其侶惟帶礪
運 須於宿將故 爵賞猥及於新恭臣某 既無介馬
之勞又乏傳檄之勤 知官階竊 宮銜之重而謬弊分
少府之藏 綸綍光先薇郎耀後此
君父之殊恩而臣子所希遘也但臣受事方始爲致負
疇昔之功揣分已逾故直瀝控辭之悃伏望
聖慈收回 成命容臣辭免庶 恩施不濫分誼獲安
臣祗服今官益知黽勉矣

辭敘第二疏

奏爲無功冒敘辭遜非虛再懇

聖慈俯鑒愚忱事昨因川功 恩賚猥及愚臣具疏控
辭冀蒙 俞允何虞本月初五日復奉
聖旨卿佐理機衡新猷克懋川省敘捷加恩原以酬勳
宜即祗承不允所辭該部知道欽此臣伏思克捷必敘
固
天家之所以振武功而 恩施不僭亦 朝廷之所以
慎名器苟有功之可錄不以小臣而吝爵賞之須若無
績之可稱亦不因大臣而濫蕃庶之錫且
皇上之加恩原以酬勳耳夫克藺之功在數年之前而

臣之待罪政本在克蔺數年之後事體既不相涉歲月亦不相蒙何勲可云而謬叨
皇上之俯酬耶如謂臣厠名揆地　恩賞宜先請自臣辦事以後凡遇恢疆拓宇克敵臧虜之事係臣之旁贊一籌者論功之日容揣分恭承罔敢逆　命若今茲川功之敘則祗膺銀幣之外其他異數萬不敢冒也伏祈
聖慈鑒臣下情原非矯飾　俯容辭免以安愚分庶戢功不至竊冒而將吏益知鼓舞矣

駁袁御史揭

謹題臣昨辦事閣中接得御史袁弘勳揭帖直糾效逆奸輔以清揆地事臣取而讀之大段論臣票擬處分楊所修賈繼春楊維垣諸疏因有大權在手報復公行及蔑臣名節等語臺臣心事臣不及知亦不暇深辯但諸臣參論楊維垣等疏臣同官楊景辰知此等議論頗觸時忌委之於臣臣久在田間并不知此中大有機阱祗據諸臣原疏擬票以　進以俟　聖斷實未敢左瞻右顧也第諸臣自有本末長安自有公論
皇上亦自有洞察曷　庸臣辯若謂臣報復公行臣寅冬入班行旬日遽遭崔魏毒手削奪而歸所修等各疏攻崔魏臣方德之不遑而曰報復耶若夫要典一書海內[illegible]忠之士吞聲飲泣久矣臣雖局外亦不敢謂此書爲[illegible]刊之典但請燬者自有人臣亦未嘗掠美至誣臣以滿載參貂則朝鮮之役自有後來奉　差之美曰廣等可問臣萬死一生之苦竟未敢向人一吐以沽矯潔之名而乃以曖昧甲污辱臣臣不受也臣受我
皇上格外恩遇但知精白此心以報　聖明既經臺臣指斥惟席藁待罪以聽

皇上處分倘不遽蒙　斧鉞容臣另疏乞骸以遂首丘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辯誣第一疏

爲病魂方劇意外聞言謹瀝血剖心以祈
聖鑒以全臣節事臣因病給假調理枕上伏思犬馬一息尚存報　主之心匪懈不意忽有臺臣吳玉參中書田佳璧增改張慶臻　勅書緣繇昨蒙
皇上召對玉謂臣受賄代改臣臥聞不勝惶駭伏念臣摧折餘生蒙

皇上特拔九淵簡入揆席摩頂放踵無以報此　隆遇
日覩
皇上厲精宵旰面商政務知無不言言無不入臣非土
木寧不矢心自效致負　聖明顧臣僵直樸拙生平以
廉耻自持作事不至留亂頂總督京營　勅書原有舊
稿係中書官職司謄寫臣閣務殷繁未加簡點是臣疏
畧之罪抑何能辭若謂臣批行改稿臣之字跡可驗臣
之同官可問佳璧活口可對今指臣受賄作奸固臣之
忠不足以上孚

皇上之信而
皇上明並日月無微不燭恐令日侍　天顏者蒙誣不
白臣死且不瞑矣臣備員輔弼儘爲可愛之冉乃至慕
腐鼠之羶犯彌天之罪臣雖至愚恐不出此乃影攫金
之疑亦可已矣臣如果不才絲毫虧節
天地鬼神必立殛之其何以對
皇上而靦顏人世乎至於狗馬之病纏綿已久應　召
强出時時委頓今復感寒舉發恐痊可無期亟思歸臥
山林稍圖苟活而延視息意已決矣堅矣不能朝夕淹

矣惟仰祈我
皇上不忘當日枚卜之舉諒臣於形迹人情之外臣死
有餘榮矣是臺臣風聞一言實臣益友而感且不議矣
臣力疾草疏語多不倫披瀝上干伏求　天鑒

辯誣第二疏

爲遵　諭據實回話事臣待罪綸扉氷兢株守不意臺
臣吳玉疏叅王在晉移手本代張慶臻求增　勅書忽
波及於臣曰屬臣受賄主使因奉　聖諭御史吳玉叅
王在晉大同失事隱匿不報又移手本內閣代其求增

勅書着回將話來輔臣李標等會議回奏張慶臻行賄
有據着回將話來吳玉又面糾輔臣劉鴻訓受賄主使
有無情節着據實回將話來欽此臣抱病聞　命且懼
且感仰見
皇上洞鑒寛臣斧鉞之誅使得畢其詞也臣前疏已進
御覽矣今據臣在閣序居三輔承分擬票外兢兢不踰
尺寸即在晉之推慶臻京營臣未嘗面薦一言扱薦一
字在晉可問比在晉移手本入閣臣未嘗越俎索覽慶
臻之具揭求增臣亦未嘗展閱料理及田佳璧之辦

勅書呈堂批行進　呈臣未嘗下筆寓目謂臣蹤畧臣無所辭罪而謂臣受賄主使乎夫受賄則必爲之授意于在晉授意于隹璧曲商于同官今在晉慶臻隹璧三口可質同官雖愛臣必不肯爲臣護罪何所據以爲主使乎既無主使情繇彼何所利而用賄臣何所挾而受其賄乎及改　勅書既蒙

皇上詰問維時同官與臣未能一具揭申飭耳臣之本末求全得毀是臣之物望輕而觸忌多也臣知罪矣臣病日深不復望見　天顏而披陳苦衷矣伏冀

皇上鑒臣曲謹諒臣無他臣萬不敢飾説自昧以欺

皇上也謹據實委無受賄主使情節遵　諭回話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辯誣第三疏

爲直辯異誣以祈　聖鑒事前日　文華殿　召對御史吳玉面糾張慶臻改　勅事係臣受賄主使已具疏陳辯十三日又奉　聖諭御史吳玉叅王在晉大同失事隱匿不報又移手本内閣代其求增勅書着回將話來輔臣李標等會議回奏張慶臻行賄有據着回將話來吳玉又面糾輔臣劉鴻訓受賄主使有無情節着據實回將話來欽此臣又據實回奏訖今又見閣揭吳玉叅臣受賄一萬三千兩且引雄縣大使張養性一事有是哉御史之駭人耶敢不據實爲我

皇上陳之吳玉疏謂慶臻用食盒送銀與臣蓋指慶臻中秋節禮爲詞也大凡勳戚侯伯與文臣歲時酒果饋遺此從來人情通國皆然不止慶臻獨餽不止臣獨受若盒中有銀一兩以至百千萬兩

天地明神立賜誅殛夫臣學爲君子而玉目之爲禽獸

臣雖非伯夷而玉輙目爲盜跖慶臻雖富臣豈負塗之豕乎又豈慶臻家駝金銀之騾馬乎御史試訪于通國正人君子知臣爲何如人必不爲此論矣兵部尚書王在晉曾爲臣山東巡撫撫育勞心地方大受其福臣自諸生以來每見一好官無不擊節歎賞故　平臺　召對舉在晉一二語舉其爲巳試之巡撫料無他耳至於臣接連六年丁艱一年海外二年削奪在晉之撫薊遼佐樞部爲兵部尚書臣何繇知其狀亦未嘗强不知以陳之

皇上也玉黍在晉恐臣保留遂以波及不知張慶孫京
營一推臣無面薦無字薦在晉可問中書寫　勅臣無
受意無筆跡佳璧可問前疏已明不敢再贅至職方司
郎中苗思順曾無交往若一識其面臣目當枯曾通一
字臣手當折曾薦用一箇武弁受人一錢我
皇上卽　召兵部堂官司官等人逐一查明但有一事
屬臣受賄薦舉將臣卽赴市曹以爲貪官無耻壞亂兵
政之戒御史所引雄縣大使張養性一事則又奇矣臣
途中上第三辭疏候　命於雄者二日適一過官督催

夫馬不能齊備隨行人役將張養性鎖去亂行鞭朴時
見街坊二三內臣借濟銀兩與養性代爲雇夫臣在公
署聞知歎息良久雄縣萬耳萬目共見共聞又保定巡
撫解經傳遣承差護送閱二日承差爲臣催夫日前所
親見者該縣官吏驛遞人等可查也乃欲以他人之事
假加臣僕乎
皇上憐臣必查明此事而後知臣不貪汚不殘忍也往
歲辛酉奉
先帝命頒　詔朝鮮臣謹慎禮節收歛下人該國君臣
有數十萬之蓄備臣取用臣始終無一票行戶曹取纖
毫每歲進貢使臣可問遼路梗塞取道海洋舟壞瀕危
神恠救渡諸狀不敢仰凟　聖聴夫始發朝鮮之時豈
逆知舟之必壞不禁之物堅不肯取乃於遭　聖明之
時忝綸扉之地而顧受此犯　國紀汚名節之物稍有
分辯之人心者不至是也歲前十二月念八日
皇上枚卜之典傳至臣里里中人喜臣四世清白偶膺
此任期臣必可以佐
皇上開太平强臣入都臣病難之遲至兩月餘起家北

行四月杪方伏謁我
皇上仰見　天表　神眸不勝踊躍其　聖人中興之
期乎生平何幸比入閣辦事一味朴愚凡章奏之大疑
難大彈劾毋一展玩儼如　天威在上據理票擬罔知
忌諱盞戈矛鴆毒伏之已久經今數月臣豈無一二知
覺
皇上睿思所到　明炤當空何待臣飾辯一語哉御史
又謂臣心驚托病臣感冒乞假原非假托若知御史有
疏托疾廻避亦如前誓可乎故因剖心自明而並及知

此統惟我
皇上鑒臣生平按臣盟誓直窮到底庶臣心得白然後
致乞骸骨臣死有餘榮矣

辯誣第四疏

爲愚戇之臣無端受誣謹剖心自明以祈　聖鑒事日
被臺臣吳玉指摘臣回奏辯明計三疏俱未奉　明旨
今忽于二十六日閱臺臣田時震有糾貪邪輔臣欺
君誤　國一本內叅同官周道登及臣鴻訓道登事臣
不具　震謂臣除受賄張慶臻外又受田仰二千金推

陞延撫矣夫閣臣有主張延撫之事哉會推在臺省商
確在大僚吏部誰氏一言而定臣何繇知而遽以二千
金賂臣乎倘有受賄神之鑒之當殛此昧心之臣也又
謂臣受張翼明渠家禎六千金爲之出脫矣夫
皇上欲重文臣之罪以警諸邊督撫之怠玩意見甚卓
閣臣等以武臣擁兵不救自是大罪守城不失者或宜
末減朗朗　召對非臣一人之言閣臣票擬非出一臣
之見致有意出脫五臟可剖倘有受賄臣頭當斷翼明
家禎且至不可問耶且外廷方恨翼明逮問係臣票擬
又謂臣受賄出脫臣將何屬乎乃臺臣猶恐不足以激
聖怒也又引劉述祖告病改票一事誣臣曾於衆中稱
我
皇上爲　冲主夫恭敬我
皇上之神明愛戴我
皇上之英斷心知我
皇上必爲　中興　令主每與同官及一時在　廷諸
臣無不共相勸勉曰我
皇上必爲千古　中興　明主矣我輩務祓濯此心恪

修實事共爲第一班　中興良臣同官及在廷諸臣俱
可問而謂臣有率易之言哉臣於
皇上前未嘗一語害及言官何臺臣害臣之深也至於
雄縣代驛大使一事前已疏辯不敢再贅嗟嗟信如臺
臣之言是欲使獨立不懼之人爲從風之草精忠報
國之臣化繞指之柔又欲以他人之問餽往來俱爲禮
道之交際微臣之一錢一帛盡屬枉法之贓私一何不
恕而不虛心平氣按臣之生平乎且
皇上每令臣等指臣下之貪汚不飭者臣以踪跡暗昧

闕人名飾寧違　上命何曾冐指一人至臣所舉數人
賢而且才一一皆　中興禎幹用久自見臣雖退伏草
野料
皇上他日以臣之舉刺不苟諒臣心事臣雖死當遺地
方小臣灑臣一盃水也　都城内外數月來謀臣者寔
繁有徒如　聖諭中反坐言官二字微誾外廷多歸罪
於臣
皇上已知其非矣又聞張士範深恨臣之不救
皇上能無輾然一笑乎我

皇上每亟令臣極力擔當爲臣作主今日之言非自擔
當中來耶
皇上爲臣作主此其時矣臣之望眼枯矣
二祖
列宗之憐臣應至矣後日之邪正翻案與否臣弗顧矣
繼此有論臣者臣亦不誓不辯靜聽
皇上之處分矣臣胸臆衝急語言無章惟乞　亟賜罷
斥以遂首丘臣之子孫歌　皇仁於無窮矣臣不勝隕
越待命之至

辯誣第五疏

爲心跡之辯可明口角之借未已玆再一直述仰祈
聖鑒事項聞錦衣衛掌衛事中軍都督府右都督鄭士
毅等挨出　聖諭擅增勅書一案使之從公究問已而
風聞田佳璧招稱七月内新推京營總督惠安伯張慶
臻到閣會勅具有揭帖投中堂有李閣下批發本房該
中書具稿是劉閣下分付説炤他揭帖具佳璧不合輕
聽依揭帖字樣增添寫訖夫自慶臻投揭至領　勅閱
歷時日雖中堂不無公議臣幾曾一問京營　勅稿哉

若說分付田中書炤他揭帖具稿臣非首揆見在次序
屬第三人臣在閣中每出一語無不循次謹飭誰爲臣
出此言者若有之何不令佳璧撰　勅稿完送來質正
於臣字句爲之點竄何稿完後未一入臣目耶臣固無
意於此稿佳璧何曾致意於臣此同官三人一問自明
又何俟臣之喋喋爲耶噫臣知之矣臣未備大臣之德
虛忝大臣之位形如木偶狀若土石共爲人無端受過
應是如此我
皇上聰明神聖亦一憐臣之無他否也夫臣出山無賴

不能畢輔佐　中興之願而景象乃爾臣毋一自省謂
臣之知巧變幻百不如人而一念不欺我
皇上則於朝臣中不敢後于人也臣自無愧料
皇上自有諒臣之日耳臣孤影自憐肢體漸憊飲食減
少仰惟　聖明俯賜憐察臣方敢乞帷蓋之　恩也

辯誣第六疏

爲臣愚不能防奸覺察礽得譴據實入告乞
皇上亟剪都城詐僞明臣心之不欺仍乞　亟賜罷斥
以謝羣言事臣初聞御史吳玉論臣納賄如許惟時憒

憒欲絕卽指
天盟誓求
皇上之信臣豈欺
皇上哉臣以衰病之年入直綸扉朝進暮出毋晚必至
神疲力竭而後就榻朝起忪忪食粥一二盂或朝臣相
過語罷嘗恐入直太晏至閣兢兢辦事終日暮出疲頓
復然止知本念無他忠直報　主不料京城有神奸詐
僞如狄姓者知臣與張慶臻相與有年借推陞京營總
督一事謂臣與力以張鷊局講價貳千兩到手壹千兩
異哉不惟臣不知此局卽慶臻亦不知若人之爲此局
也臣夜來聞錦衣衛再問始得前情不覺氣喪魂飛如
墮坎窞恨不能一刻卽告我
皇上以發神奸之情狀夫推陞京營一事慶臻原未于
臣臣亦未一語轉乞兵部聞張宜夏供吐臣發書與兵
部卽乞追究王在晉苗思順處但有臣書卽係受賄張
本隹璧所招炤原揭辦　勑等語不過借口於臣以追
罪戾臣終不能代任也如臣果受賄改　勑纖毫欺我
皇上臣豈能逃

天地鬼神之殛誅哉竊恐閣臣之地步視千金孰多閣
臣之名節視千金孰重臣雖至愚豈不能辨況臣素以
堯舜之主待我
皇上以中興之佐私心自期凡所票擬於大小臣工簠
簋不飭者一切嚴處不遺餘力而謂臣躬蹈不法之事
乎不意事出不測陷臣不義如神奸所爲者固臣愚所
不能料亦臣所值之不幸耳伏祈
皇上勅下鎭撫司卽將詐僞神奸直窮到底追贓正罪
庶臣心可白而死亦瞑目矣

辯誣第七疏

臣操纖毫不染外議一任龐雜謹再表臣心以乞
聖明徹底炤察事臣與張慶臻會推攺　勅二事實無
分毫影響會推時但有一言推轂一字奬借卽係臣與
力受賄王在晉苗思順可剖白以告我
皇上且舉原書有無上　聞則狄張二人之說謊立見
巳至攺　勅一事自何處說來批揭發揭俱與臣不相
干若分付炤揭寫來一語臣同官及兩房中書官可問
出佳璧亦可不牽惹微臣矣今亦漸入我

皇上之炤鑒矣獨是狄少玄與惠安伯家人朋謀局騙
變幻分贓狐窟鼠穴臣何繇而知今風聞牽摿臣家人
鄧姓者巳十一月二十八日鄧僕患奇病廻家聞之臣
卽遣人急往呼廻以候質訊若臣與慶臻千金之賄巳
入私囊則臣前誓久入　電燭不敢復贅今鎮撫司揭
帖不可見臣置辨恐未妥日惟一炷香一卷書静俟我
皇上之炤察而巳亦望我
皇上　聖衷寬和　聖聽平遠責令兵部及惠安伯各
舉本來面目待臣鄧僕喚到一并付之拷訊我
皇上始得了然必不任宵小之口匿尾藏頭[illegible]爲定案
斯　大聖人之作用也

四素山房集卷之五終

四素山房集卷之六

序

濟南劉鴻訓青岳著

賀趙明翁公祖晉少司馬序

余聞諸父老之言曰自昔方輿多事傳風煽訛急宜填撫而戢歛之者惟山左是最然亦惟填撫得人則朝風訛而夕靜正讒沮讒巳何亂之能爲故克愛克威允濟弗濟又惟填撫之大人原筮而善用之不沾沾以濡卵肆赦爲恩則封守固而王國安四裔畏而匪茹絕不但一路一隅之奠敉巳也吁嗟辛楚哉二東民瘼至今日

而極巳粤自萬曆甲寅之無秋卯復大祲易子析骸之釁六郡且四罹惟兗東之野青草可茹而流亡蕩徙之民度兗東逾徐淮者中澤哀鴻聲徹天地乃猶曰歲也非兵也迨戊午建　虜張奇警狎至軍興旁午徵遣之煩海陸之運具車貫牛之役直令民無完膚家無餘合儲既蹶恤之爲虛亦追呼之疊至大東小東杼軸其空恐古人浩歎之際未必至於此極也維時猶幸岵雲王公來撫茲土日抗章與司馬爭兵與司農爭餉奏減未能代民任逋二東之有孑遺王公之力也王公既晉貳地卿去會延安趙公來代之有爲三方布置之議者海波不靜而登萊戎馬之擾不獨海上益六郡共一湯火東人之瘼實倉公反走時也賴我公既視事則閔東人之沉痾未瘳新告踵之民胡以堪亟爲禁耗羡嚴保甲裁虛靡疾墨吏若仇恤灾黎如嬰赤人方謂海上治兵尸之者惟登萊新設撫臣在與公無與不知海上擬額備數萬師徵發繹騷雞犬擾逸諸雜流僞弁卒無制之卒所過如癘鬼毆衙官不啻奴隸何有乎小民微公日檄郡邑吏加意裁抑稍見憚民其魚肉乎益古人貴不

聞不見之功今人反之每張小爲大中緩外急哆口奮鬣示謂能憂時乃兵食日並增實罔攸厝諸一切不管不壘之事盡取辦於不能自言之甿誰其恤之公以孚尹直亮之衷默默攝持折衷之益不必闗其說塞其竇杜其囂能令不禦寇而爲寇之事强半歛避不欲令公知者人亦未必知之則公不聞不見之功也視張皇而罔所厝效孰多也有謂公察吏安民能所在錫休養和平之福可以綏中土而不必以禦强虜才各攸當頃山海經略缺　廷議首推公詎知公者余謂乃深知公夫

遼事竟授王公岵雲徵公入八座方謂匪公大力不足
持群議而佐　廟算我東方朝抻併力抗章留公撫東
人若預料傳風煽訛之輩將𤞑𤞑動者
主上如東人議晉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仍撫我東逾數旬鄆城輒告變白蓮左道與椎剽亡
命之徒嘯聚萬餘人裂中褁刻木末朝舞鉏棘而暮棠
王號可嗤也亦可畏也公疾馳榜示諭令速解散虞無
知而冒天誅可閔也乃往諭之文日再申而披猖益甚
不數日陷名城者三焚掠刼殺之慘幾欲助遼蜀之談

而鼓其氛寧可諭解公旋遣兵將為營陣堅壁相持無
易動倘冀賊宵遁星散可無膏吾刃不意妖賊哭率衆
闘我兵三匝我兵始用火具四擊之賊潰乘勝斬刈焚
其巢死者無算不移日嘯聚匪一群鄆滕鄒鉅問警報
遝聞公輒增兵并移先發者剷平之方左道蠭起全齊
震動人謂公必一主諭解不加兵乃公卒以兵殄客謂
余曰文武吉甫趙公有之公家西塞見諸　歲蠢動匪
威弗畏又念國家二十餘年來承平玩偈共釀一疣今
潰矣四肢百骸膿血交被元氣萎薾主人幾殆詎可以

參苓粱肉愈者公敭歷四方夙不為毛舉鷹擊之事而
吏畏民懷不圖仁人能以兵綏東方則東方之福也余
服其言因悟建議者欲罷登撫之設令公移駐東西適
中區以便指授議最確但
主上冲聖朝士大夫不盡洞晰置弗報然建議者未始
不知公之揆奮兩長也余故謂山海經略曾推公者之
深知公也夫畢公保釐東郊亦惟是表厥宅里樹之風
聲俾不率訓典殊厥井疆者克畏克慕固封守已爾而
其卒至於四夷左衽罔不咸賴尹吉甫六月之師方叔

與焉厥後頌方叔者曰薄伐玁狁蠻荊來威則我公之
元老壯猷獨足靖兗東之野銷司農漕艘咽喉之慮乎
將逆　土司之克遑且聞風而徐戢矣六郡大夫承公
宇下日導公之懿美而宣布之尤喜公之得留於東永
奉章程各偉樹令不肖代言志之夫蕞爾長邑雉堞既
盡圮豺狼晝入譸張思亂之徒恬不畏人而久乏令君
方擬偕士民合詞請命於公以不肖禁於禮已之會六
郡大夫促余言余不肖又何忍以葛麻諱也敢臚次如
左若夫被蕪辭以文繡而以當諸大夫揚觶之宜則恐

其不足佐矣

贈朱大將軍擢留都僉書序

嘗擘
祖宗設官有定制未始有定指而一惟其時之所重夫時重內則遴才以實內內重時重外則遴才以實外外重故太平全盛儀衛修明又未敢以右文弛武備固內外並重務並得其人治其事時疆圉多故調發無虛日一時元勳宿將著有才名可受脤以往者幾傾內儲以壯邊徼乃於根本重地一日不得老成持重之人坐鎮

而緝之寧能勿搖乎則今日之借朱大將軍於　留都是巳公起家宣雲之間率以奇謀異能絫級而上以至今官其在薊則余友人李汝佩述之甚悉謂非紈袴舊習矯虛望而賈官階者比毋痛行伍之虛起於占役故自丁巳受事即華發中右灤陽等營牢件匠役百七十餘名併實之酉駱駝歷爲邊患陽順陰逆戰撫兩無厝公以間諜中之亡何駱駝果爲部　納木奈所殺而患銷矣舊漢人近　地者毋爲　作耳目公飭沿邊將吏密詰之時於松棚喜峯諸路旅獲奸細十三人又滿旦

諸　嘗於中西二協時其窺伺公設伏哨備斬獲亦數數焉而出關公採乘機撲殺以褫　人之魄者稱是坐是薊北諸　稍稍憚朱公戒勿犯彼邊將善計索取無如多留　漢家丁冒尺籍之虛以府廩餼公不避嫌怨發肴營路者七百餘人三屯商民叢雜　漢錯居時有號九龍十龍太保者結黨橫行無忌公力除耿一龍輩惡少歛迹軍民大定嘗見各邊修葺視爲故事公鎮薊不滿三載所築沿邊烽墩城堡各數十座百千丈計胥公之嚴督如法永貽保障力勞且鉅矣汝佩謂朱公功

高薊門廉靜無索取雅不欲借游散輩延譽當路則公之大都也余謂公既幹且介政可倚藉近地又東　之訌未恬胡以去公余一友人聽余言笑而不答徐謂余曰子大夫未知督府之重及在留都者之尤重乎亦未知大將軍之廉靜不延譽乃有此擢乎我　國家內設五府翼　宸居復設僉書以叅理軍事分領衛所掌一應扈從儀衛諸武弁襲替優給等事所屬悉以上之府府爲轉上樞臣請選授他如武臣敕書水陸操練京衛比併月糧屯種聲息勾攝之屬薪炭荊葦之細各隸所

司綜理之未易枚數也其在留都
章皇帝特於五府添設叅贊機務官大昇鈐制之柄䄷
北爲重項　酋匪茹征調之令四出而括餉選銳留都
爲甚且最先今東方之畧漸有次第當事者或亦念肇
基之地日就单虛不得幹且介如朱大將軍者往治之
其誰與守則南府非淸暇罔所事事之職可知也詩曰
君子萬年保其家室則今日之南朱公亦
聖天子綢繆戒雨張皇六師之意未始非壯哉行也一
時王篚石張翼明諸大夫介李汝佩請余爲序以贈公

行余漫述之如此其亦有攸當乎不也

賀河南大叅董定所奏滿序

今寓中所賴捄獘持急補苴而塡定之得上不忤貴下
不魚民藪谿之嘯旋發而旋平巷市之驚忽報而卽恬
者惟一二文武爲憲之監牧大吏耳夫
主上淵寧之極漸頹廢弛不問鼠亦不問虎鼠浸假而
有馮虎浸假而有翼區區小吏何敢過而問焉卽所稱
塡撫持斧之使則又遠而未必聞卽聞矣而七箸之與
踦蚤未必相及也故邇年以來所在無寧居窮民日感

亂民日生山澤之盜游惰之夫探丸白跖修郄之徒竿
而唱之而中州東齊爲甚夫齊苐饑民奪糈以苟旦夕
不能不爲若輩所給耳戢之甚易中州則　藩邸初開
朱旗繡轂之迎千里脊息官民日夜憂之比就邸諸擾
憂乃滋多而山澤游惰探丸修郄之種種南北歲有告
也視齊不啻倍難矣唶嘆乃猶幸中州之有董定所先生
在耳先生仕中州最久始視學得人恭盛已備兵磁州
尋晉副憲廵汝南磁汝人各尸祝之歲甲寅　福藩之
國自衛輝登陸歷衛懷兩府渡河而南當事者虞騷蹂

且不支度非先生才力不能辦特會疏　上請移公守
河北董其事公宵旦經理心血爲枯棚殿供億節省不
下鉅萬諸中使及軍較咸就程格無敢横逞民間未受
驚擾公之作用非尋嘗可擬矣至請乞無制中使借名
王莊奪佃民腴地廬舍大肆咆哮爲地方苦營差征稞
四出驛騷軍較月糧稍緩賞賜稍嗇輙爾囂嘷　藩王
患之至粳米本折歲輸王府者取給十九州縣溢索無
美所在應解役如蹈湯火身箠楚而家蕩析公出死力
爲民爭諸所請非制勿許奪佃地勿許奪莊廬勿許且

止中使之征稞劄悍嚣之較卒裁歳輸之耗費胥微啓圖之不動聲色而屹如山岳之不可奪令　潘王秉禮官較廩廩奉約束誰之力也吁亦大難矣尋擢大叅駐洛城再移先生南會靈寶頻年多故奸民與豪右爭訟激而成亂丙辰三月礦寇嘯聚刼城戎馬在郊士民驚竄陜以東洛以西岌岌乎危已先生聞變单騎行部以身捍之且剿且撫賊之情形卒無能逃先生筭者然計按靈盖四十餘日殲渠魁解脅從不殺一人而大亂以平先生之膽智經略過人遠矣乃絕口不言功而靈民

銜先生之生全相與建祠尸祝樹之豐碑且以志戡亂之績焉夫河北急則移先生北北重河南急又移先生南南重文武吉甫爲憲萬邦先生似之葢舊靈寶令劉君身奉先生其爲余誦之者如此乃余之知先生不自劉君始余爲諸生時誦所傳君謨制義見其寥廓洞越不爲細言因臆而歎曰此必汪偉人如千斛之艤所貯尚空其半者後得先生鳩曹奏草及秋水閣諸刻讀之復歎曰此天授絃濟才也故其言皆鐘發而泉出不爲細響如初余以先生文及劉君所誦治中州狀亦頗深於先生矣屬者先生以大叅秩滿

天子嘉之責其三世主爵者業以秦之臬長借先生得無謂秦爲三陲重地將尋借先生建牙其間故漸移而西令先生之小露於中州者鴻著於秦抒

聖明西顧之憂乎則九列三事皆先生槖中物又烏足爲大賢祝哉余亟劉君不翅拱璧而劉君謂自入仕來特達之遇不知何以得於先生故每喜爲余言復喜余之代劉君言也敢畧而陳之且以志嚮往之意云

賀郭瞻月備兵井陘序

余每歎國家不以才需事而惟怵於事以徵才也項東發難煽動諸　言論經畧督撫之才始詘以年格又虞其抉格而未必劵於用至壓扼腕即求一治兵使者足備緩急愜衆心動稱乏也余問從一二知已撫膺思曰何能遽得如濉之郭公者一應主爵之求乎公官山右奉諱歸東里不爲不久已何膏車北指之耗杳如也庚申初夏公始入都余喜公入逢人抵掌恨不卒以節大授之然又喜知公者不獨余也客有以公之才且賢告周大司空者大司空曰何事君言郭繕部爲國惜金

錢百四十餘萬今㪟列具在足媿前後之爲繕部者吾方欲以郭告冢卿不次任之又何事君言亡何大司空執銓政能任公更無事從旁推轂爲巳故始欲借於邊再欲借之永劃以無鈌止會井陘路鈌治兵使者公又以補奏憲副滿於邊臣例應晉二級遂擢公按察使治井陘兵夫亦知井陘之重與當事者所以借公意乎攷本路　制勑所控馭例馬龍故三關東起箭嶺南屆故阨石背又恒山屬城三十二及神定諸衛所緐峙五臺諸邑之屬咸隸焉蓋輻周二千餘里一何廣也於中軍

民之充耗肥瘠金粟芻藳之存散儲乏塞垣樓櫓虎落渠荅蘭石之修墮馬政之萃損遞郵之勞逸一何煩也公稍抽其宏濟之緒不難立辦亦烏庸佐公末議爲惟是公之鴻才鉅識必爲地方規百世利余之逆知公者有二願相質焉夫公之提疆實燕晉錯壤之區或以爲迺年不聞　忠可無備夫宣大告急而後紫荆之雲火始明朔方震驚而後倒馬之烽鼓始亟備之則亦晚巳邊事不支失在備不預耳今井陘之營伍尺籍班班具在勾汰選練器具戰守之法公必畢力盡制用戒不虞

不然屏翰鎖鑰之臣往往責之外戶而處堂奧者顧慢藏焉萬一有斬關之盜行其庭不見其人則假虞之道窺周之鼎何所不至余逆知公必能使三關爲金城而不忘卜素諸部之眈眈也古者屯田塞下即寓兵於農之意今畿輔諸衛所在有之然發稇齊頽不足以供鐵馬之需而水泉之久錮榛莽之日深弁初奏之額未嘗過而問焉奈何不仰給大農坐困不支也公至必核其自昝設置之田推而廣之倣昝人山澤平地盡可墾藝之意立課農之官嚴責租之令即恒山三十二城亦以

近日胡充實先生所以用懷來者誨之使關將菑畬畇畇之利爲諸路儀式粟多兵强鉏耰可以禦侮余又逆知公爲今之棗祗杜當陽也或曰以子所稱公之鴻才鉅識當事者胡不以衝急　塞移之公而井陘猶界邊腹安在能知公任公也余謂不然語云善待者不於遠於近今暫借公畿南近地或一日邊劃宣雲眞保間急需塡撫重臣又或九列三事需老成幹濟人備新主充布之求可朝拜命而夕受事不至有稽延留滯之政則當事者所以置公意也公行矣　陛辭受簡書

去公之門人史靜之董原孚毛伯高三君適被命集都下乞余言志喜且以頌公之　天寵洊至歷三世五世而上之未艾也無亦有取於余之知公最深匪阿私所好者乎是爲序

賀李明馨擢守眞定序

楊弱水侍御按黔中還適遼之羽書旁午余壯其寵尚未燃也輒兩上封事因過從反覆舉疏中條件歎息欲用而無其人曰歎不得司空郎李汝植者相與毖劼都城內外吾兩人左右晝必有濟聞其弟司農郎汝佩智

略肩持政相埒然否余曰兩人皆余年友國之雙璧也今司農郎積餼逾期已擢眞定守將割餼綬去乃楊侍御未知也眉宇間猶有欲得汝佩內而用之之意但秩任未易協遂已若余之知汝佩詎待今日哉自領鄉書時見其通眉秀頰語必沉細趾必約歛始藹藹吉人而動中窾綮其賢且才早窺一斑已迨成進士薄游南國入孜成均尋晉計部郎握籌驗糧時一內監欲請公早發軍糈百餘斛以余問公公難之余喜甚因舉手稱公曰是可以爲計部大夫已請勿與便公色乃和終此役

擁節國儲幾無算當事者以公才借主薊門餼薊當　神京左背逼都　穴又爲遼之孔道且徵發不時而軍興每詘苦不支自　作難調援將士出山海如蝗蝨無月不度薊門卽未必一一需公餼而公之安揷迎送撫定居民不受戎馬驚皆餼臣力舉朝知之每欲借入遼使治兵或曰薊門之在今日詎易言者會主爵循資序擢公眞定守輿論怏怏未愜也夫眞定古恒州鉅鹿地亦用武之國也其土礦莽平夷俗獷悍任俠道逢多長臂武健人夫大司馬以東事失利建募兵議云朝紳

率稱募而應與多募輒多應者無如浙之東陽義烏豈東陽義烏生聚敎訓日以應募爲事哉亦其土風之産使然耳然浙遠甚卽募而應應而聯伍遵途指榆關而趨亦緩不及事孰若求之燕趙河朔旋募旋練旋發足捄燃眉邪則又無如卽以薊之餼臣治眞定理其事謂鉅鹿恒州亦北地之東陽義烏也時議者或言每邑百人或言四十人或言惟人不惟邑又廩廩以屯發安置贍給之難一不協卽譁衆是虞楊侍御謂今既以汝佩往無不協以彼其人之行事且將風示諸郡可亡慮此

朝士大夫知公信公余耳而目之最悉者歟余一人及楊侍御知公哉公可躍然脂車徃矣又不歟以鎮撫三十二城徃也維時薊守劉君偕二三邑令卿公詣甚深眷眷於公之去薊乃走使乞言於余佐舉卮也余因書以告汝佩亦欲汝佩知真定之與他二千石夐異幸汝佩好爲之

天子且不次待汝佩耳

贈李少叅備兵廣寧序

今日需人之急無如治兵食二事乃在昔官以資遷事

以官受無追顧其廉幹與否而瓜及則可代序及則可陟一切理餉備兵之臣不必盡一時之人譽也不急故也語云病徐聽庸醫病劇求良餌今東方日告急政當事者急於求良之日余友明馨李公逆知其必借於遼也夫邇年薪檦之額日益監牧大吏之授未若閣部卿貳掖郎柱史之恡予也一時積俸積序鱗次而嚮用者不乏也然一置之震撼衝擊能無縮朒乎無浮動浪試乎無執拘刻舟以求乎無是其所耳食而罝其所不習乎凡此皆才諝之不真而磨礪之未至也故鮮推轂焉公未治兵先治餉治餉三稔實無日不旰衡於兵余且以公之治薊餉者知公之所以治廣寧兵也夫餉之最難理者無如營路之虛冒其次無如官商芻粟之負欠公悉力嚴督之窟日清輸日亟而糜逋之弊除已徃歲永薊間庚癸之呼不無脫巾之形屢見自公受事後月餼刻期出士歡聲動地去無譁而不隷伍者援遼客兵之餉給如響答諸所鬻佐遼米豆草束蓄如峙運如水直恨官家白鏹不足措公手耳公復爲廪庾三十餘楹爲草廠五區以待風雨防浥腐一皆前人缺事則公之

於餉可謂精心敏給卒應而劇理者已又何有於治兵夫兵食之衛國一如人之養身未有養身者能飼口以肥百節而不能搔風癢抶疾痛者也今公已試餉未試兵請以臆揣公之所以治兵者懸合異日可乎夫養身者癢於左必不爬搔於右腹心之疾痛必不針灸頭顱何也知之真也今逆　巢如棠箐穴如豳潭伏恇出沒之情形一如行密雲震霧中不可指點於數步外又西諸部落猇猇觀望未受戎索卯虎酉日秣馬礪刃欲發憤出死力誓殲賊　叅陽答　天朝欵市之恩陰報

北關同仇之怨似無異志則趙翁孫制罪亓無使羌合之意似可倣而行也而持論者但曰羯羠豺狼誰任馴懷不翅三年之含沱無成畫也夫可知不可知可憑不可憑主人覺性未見將從何處施搔抹之力乎余逆知公未入遼必先了然於此固兵機之至大而至微者也若夫將帥之廉婓勇怯士卒之甘苦勞逸兵甲器械之堅脆利鈍樓櫓壕塹轒轀火具之修弗修刁斗旌旗之肅弗肅公出其精心斂給之緒餘自不難辦獨是衆寡强弱之勢勿謂在全遼不在廣寧也夫練兵之法得則

强不得則弱得則雖寡亦强不得雖衆亦弱故曰不課不用不試不藏昔風后有百字演練法近日徐玄扈先生亦師其意刋布示海內即廣寧一路所馭獨不可叅試其奇乎夫匈奴右臂定遠以三十六人往可斷也宋劉錡儒將耳考其順昌仙人關之捷出戰之卒僅五千人破金人數十萬衆維時金遣人竊伺城中寂無雞犬聲則紀律團練之法詎一朝一夕之故公沉機曉暢不遜古人醫巫閭在公方幅內高數千仞可憑升隱見以試吾奇故勿謂制　勝畧在全遼不在廣寧耳尼父云

我戰必克祭則受福聖賢豪傑玄同要杳之致豈決於行陣俎豆之間哉公往矣余逆知公之治廣寧兵與治劚餉無異已諸大夫王筐石邵泰宇輩共事焉翊知公甚深於公瀕發前數日徵余言壯公行且列公治餉諸善狀以詔余余以善餉知善兵因舉書生蠡測之見以請教於諸大夫不第求懸合於我明馨已也於是乎言

又

今上歲戊午夏初東　奮背中外震恐諸請兵請餉請易經畧易撫鎮易道將更代推駁之疏何啻數塡公車

其爲得人計無不各舉所知冀朝扶轂而夕受事用以效忠於國而陰借知人之譽耳乃甲之所推商未必和甲之所與乙未必不爭故一時應卒當幾之才夙慴群望一入推擇而了無異議者百不獲一焉間有之授事罔不效改絃罔不調足號通達幹濟之真才則又爲兩匱之交奪而衆乏之蒐補無論東西南北之口無不與無不借之難爲應也蓋際晨星霜鐘之時曜曜亭亭即欲弛肩委柄而有所不能欲韜匿其不容不借之實陰遂其內顧之摯腸而有所不能如余友人李汝佩其人

者艮亦苦已乃余於汝佩有夙期政不謂苦也夫公實
具通達幹濟之才既成進士能爲令而不爲也辭之師
膠庠教胄子用其休暇無事之日盡讀古今幹濟之書
以陶鍊其命世觀變之畧骨以日勁氣以日和識以日
員機以日迅故入爲大農尚書郎籌内内理籌外外理
主客調募之士度劚門如聠擁漲至不第能飼其口給
其㬹纏且以節制鈐馭之術提薦統領迎送之弁吏使
不爲所過邑落害豈獸一劚門艮餉臣哉會募兵議急
當事者謂燕趙古多强勇士其産藪無如鉅鹿千里内

必得一時大艮守嘗山始稱厥任則盡揲六卿諸寺之
屬無踰公者遂以公守嘗山乃大司農重倚公争之力
竟留劚門復數月廣寧治兵使者缺則又盡揲六卿諸
寺旁及諸路無踰公者遂以公出治廣寧兵友人知公
有老母久不侍匕箸謂公天性大孝出而幹國事八年
於外又時時咨歎不遑將母是役也或不勝其將母之
念與乃余知汝佩念國事篤因與友人射覆待之曰東
　未滅何以家爲古來豪杰之士郎戎而忘其家今日
汝佩亦惟有咨嗟歎息不遑將母而已矣語未畢汝佩
一械見报雖念母甚然終不欲以廣寧擲他人之肩不
顧也友人鼓掌大笑謂余知公乃爾今而後可與汝佩
言遼事已夫前之敗衂聚卵擊山驅羊报虎藉寇之賚
開門之揖烏足論郎今日之布局不爲不大也慮既不
爲不深也呼號而叩　天閽辨擊而征海内不爲不星
火急也縱異日者足以制　之死命築京觀而繡旂嘗
匪計之得者也夫们昔大才大忠之臣戡除者定無不
以持重簡嚴從事未聞以一隅之訌騷及周垣指臂之毒
剟及腹心如今日者可爲邪弗可爲邪故或云　乏食

可坐困或云朝鮮告急　有仲簡渡海之思或云聲於
東政將驟於遼或云將西連諸部以瓜分吾遼忻之或
云　於老上之北弃吞二千里不敵我則遠伏深入以
疲吾徵兵轉粟之力總如暗中摹索卒不得其情形而
我以一隅騷周垣以指臂剟腹心之形聲已奪海内樂
生之志敵四裔戎心久已不可爲寒心哉今汝佩受事
廣寧雖止遼之一路然余知遼之不難爲也願汝佩爲
諸路作榜樣惟日汰老弱練强勇固營壘謹偵斥廣間
諜盡罷一切無補之費以佐椎牛享士之需廣寧不爲

壘則諸路師其鎘錮廣寧不爲靡則諸路象其鼓舞廣寧不爲朝不給夕之失筭則諸路法其預籌鑑衛兵兵衛屯屯濟運久之遼人之魂定海內之魂俱定遼人之氣張海內之氣俱張徵調止於萬里妖言絕於輦下堅完之局成而犇薑不失盤虎狠不匿爪吾不信也項之犂庭蕩穴飛朱鷺而勒燕然皆善治廣寧者勞心定策之力耳然此自汝佩豫於休暇無事之日他人不知而主上象龍之錫回鸞之誥嘉乃丕績知寄知人之譽則余所歎知者行取

余竊之矣薊守劉君受汝佩知甚深於其行也忭且壯之借余言以舉卮余遂走筆付使者又寧恤其言之無章哉是爲序

贈喻養初觀察治兵密雲序

余一日與友人譚周太僕海門之學因歎其篤信景從之士率多名流且寖出爲世用用而各有摯操有宏濟以無負周先生然不必立雪負笈旋侍其側而後爲及門士也亦不必立雪負笈周旋帳下而後宗旨秘授弘暢乃來斯稱高足也如喻公養初不聞與周先生有相師之文而有其實持身蒞官不間一二禀程周先生而敦歛抒發無一非周先生之喜而不寐則喻公之爲人可知已余因是傾心喻公第無繇一見顏色作我范型耳越數日昌守一械至俾余有言將持賀喻公之移節密雲也因大喜歎曰奇哉曷余甫知喻公甫委心焉遂得以言交邪且藉是式于公矣又安辭乃稍詢士抻之習公比諸履歷因復歎曰碩哉始大賢而度軼流品者乎公一出爲洪都司理即馳卓譽蚤濫人耳首擢諫垣一切糾正補察劃然獨往不爲徇聲景附而亦不馮臆

以恣彈射然而玄鏡之智留士所譏介特之貞頳人所忌安得不出公于外且東粵也會惡璫憚公往從中巧伺抑之令公不即受事而公之望彌卓矣尋擢昌平路值饑民肆掠急蹴之則傷和縱之又易煽聚公偵知一二渠魁旋縛之不旁問即安堵矣邇年軍興缺乏營伍单虛九塞類然昌路爲　神京肩背重地一不治將儳弛而士且譁公方視事即稽覈而充實之上說而軍容肅矣賑事舊多文具公發賑平糴妙用信票民乃霑被其諸察吏安民率持大體毋苛然法紀森如即監豈之

往來
陵寢間者靡不斂手以避當事者廉知公異狀乃移治
咨雲路夫咨亦　神京肩背何揃右方而篤左方也有
以異乎語云負無重無所見力事無害無所見才咨更
囏且劇視畿輔諸區要焉葢邊與腹錯地卒與農錯居
兵與饟錯事劌與遼錯襟帶又青牧之場貴人之租戚
畹稅使之假借侵沒至淆也而困所端委即見端矣而
未易就理匪有介石之操解盤錯之手射隼高墉不大
聲色之識力恐茂有濟余友人極語咨之囏且劇爾爾

謂有喻公來始得其人余始知當事者所以移喻公之
意矣譽命上逮泉正彈冠私心慶之然余有臆說焉敢
不揣爲公奏之可乎夫公之察吏安民肅紀貞度而兼
治戎事不難以治昌者恢而大之余何言第咨之距
穴視昌異其自遼海而西諸要害烽鼓之傳遞相震及
而擁護　宸居爲最親庚戌之變三衛戎酋奉之彌驕
莫或懲艾以王恭襄之畧竟不能正把兒孫之罪　德
無厭我實不倫而使然耳以今視昔虛實强弱更不敢
知公宜舉所部將士時大加簡閱而訓練之無不一當

百以清汰舒詘餉以操作彌皆衆將遡年虛冐委蘅之
習力期振刷爲劌遼諸路倡不數月而太白精明欃槍
息氛抒
天子左顧之憂暘朝士大夫桑土綢繆之慮未必非當
事者咨公意也余書生不宜談時事政以隙中之見揣
公之所以治馮翊者耳然昌人遮道臥轍之狀何如楚
也别駕白君昌守趙君偕張順義楊懷柔合辭以屬不
肖芟蕪之愧惟以通於大君子爲扶遂勸而將之

賀金嶧桐大叅留鎮昌平序

自昔國家用人未有不視緩急者第於登陟清平之日
則儲之固不真布之固不稱利而賴之固不成勘除着
定固不濟無所事借則自無所事留此無論廟堂之遴
拔預而推擇公夫亦盡布而無曠胥稱而無負則又何
緩何急何不利賴戡定而必留甲虛乙爲夫惟既恡予
則不能不恡官既恡官則不能不玩事既玩事則不能
不養寇既養寇則不能無發難難發於東神怵於西勢
所必至而況今之緩急又更有難言者何怍乎當事者
之數借數留不無顧此而遺彼也權計也余謂猶賢於

不顧其代幷不顧其代之得人與不而聽其脂車以往也則今日之留金嶧桐公於昌鎭爲計之最得者公在儀部時曾遥挹丰采耳譽望甚都頃以大叅治昌鎭兵業奏績褒及兩世尋擢齊魯觀察使齊魯當荒刼之餘徵兵轉餉歎倍諸路不爲不急主爵者之擢公於東急東也夫亦謂疆圉雖多故而昌距　穴大部稍遠卽時見一二出沒樵獵之　不過舊花當遺孽至微弱無足慮及見兩臺使交疏留公甚力尋得請余不獲與東人士被膏露不無怏怏因備詢當事者必借公意葢不惟知昌且知昌非公不可矣昌亦古上谷地左古北右紫荆北際龍荒不遠百武我

文皇帝穆稽粤邃知斯域廻抱山川爲顱項幽陵之區幕結閒氣於以肇造天府因建

長陵藏遺弓焉而

列聖之閟湖具在又幅幀不踰五百里而居庸突據其中葢未有郡邑之先已設險外户矣然八達嶺距關三十里墉垣漸崇驅馬而南勢如建瓴下故先年經畧大臣剏城置守於此爲得扼險要地往歲庚戌之變也先

倡肆潰階入至焚　三陵廡宇迄今諱之色變今東熾烈無日不討連西虜又犬羊烏鳶之性一聞腥風無不扇動言者亦往往引庚戌爲鑒然未有語及昌之中翫如此其甚者豈未考耶抑諱言之也我　國家金錢之耗南付河北付　其耗於河者爲漕輓爲泗上陵寢各半可謂兩重已則今之設文武重臣宿兵於昌者余猶以爲薄也夫河流冲突或數年或數十年不一中卽中而行河使者能力加增倍甲薄可補無虞也未若　之附在肩臂竊發不測而猰猰眈眈無一晌不爲慮況今日之昌乎聞公之治昌無日不簡營伍討軍實精器械其諸繕治塞垣樓櫓塹壘之屬靡不殫心拮据煥然自公始又援遼將卒無日不度公力禁不得入城諭居民亦無得杜壺之給將領不約軍士者暘以法視畿南之雞犬不寧何如也則昌之人日受公賜而忍去公乎且　旣訌於東卜素復搆於西艬忽情形何可揣揑公旣嚴備昌而昌又能釋公乎昔范仲淹領延安閲兵選將日夕訓練又請戒諸將但養我精鋭毋得輕動夏人聞之相戒曰毋以延安爲意今東西蠢動雖駕

言掠也而有如禦之無術能免深入昌有公無但不敢
深入卽掠亦知戒耳況
諸陵翼翼長發其祥環衛奠護永妥斯疆是又當事者
之所以重公留公微意而公得無念乎稍俟　氛祲蕩
諸君子負大賢偉畧之名者胥登崇不次公將入而踐
文石之陛列諸上公若卿雲糾縵於日月光華之側余
始得一趨下風更詢公所以治昌狀且與公縱譚九塞
壯猷余將續賡周雅綴吉甫方叔之後也屬吏趙君董
徵余言用志弁雀之喜遂走筆述之亦不自知其無章

耳是爲序

賀大農郎王明弼膺　封典序

夫世之譽人者何多也比周之譽譽之最下者也或無
概于中遥聞聲焉而譽或有味乎其人也乃無所試焉
而譽或謬於修爵承筐旌悃矐目之詞而不能不鉛華
纂組引前修以爲質絛率履而高噓曰屬者爲異等爲
第一流人是不難舉生平而實之則世之以言持贈者
什九坐此乃余於王明弼先生則有越世格諛佞之外
别司其契卽問之明弼先生先生亦悠悠未知者敢因
劉守劉君之乞言也舉以似先生先生得無駴然乎夫
余於先生爲東山後進幼習先生之名長慕先生之奮
跡翱翔而未荆識迨癸丑余釋褐讀中秘書先生適來
官成均教胄子僦屋東城往復相過弗値甲寅先生以
讀禮歸鄆城丁巳先生卽吉再補成均余亦於戊午入
都再投姓名斳一披對弗値也無昜先生遷大農郎繇
東城徙居停於南城之外而相求亦落落矣一日與張
存予駕部高硜齋侍御不勝溽暑之酷烈因談閉息清
凉之理二君疑余有解於養生家言數相叩而余無以

應也已而忻然赧然謂二君曰誠有之余以頓於棘闈
久欲謝去從事養生家繙閲有年已總之授儋父以連
環之結杜嬰兒以數寸之鍵有何隙之能窺而又何指
之堪措也雖然弗謂之有志焉而未遇妙解啟鑰之人
不可也二君曰子未習王明弼先生乎食於斯飲於斯
枕席於斯吾兩人每一過明弼止無不豁然神開恬然
囂盡不敢作一譁譟無味語卽移數晷無叩無應而靡
不虛往實歸也明弼近在目前何吾子之坐失也夫二
君匪譽人者余爲之冷然如有會者良久曰余雖未見

王先生而知先生必能精以治身緒餘以爲天下國家者矣以二君所稱先生大度恢傑損身濟物浮沉仕路者十餘年而面有光澤眉有芝采氣若香蘭神定貌怡一如石室面壁之人則所以治身者亦既精矣入而佐司農之理出而籌薊門之餉必能積發有經酌濟有權弭庚癸脫巾之呼有漸先生所部之廩庾庫藏雖未必有京坻朽蠹之積亦必不至有矜捉肘見之事調緩急較主賓一秉於均節灌輸之義此亦吐納呼吸之緒餘耳則又何必過薊門而問焉而後知先生之艮於儲邪

項

主上覃慶之祓及先生兩世余不佞曾謬爲受簡代屬天語之草辱不鄙而託五花焉未嘗一言爲譽廼余之神契於先生者亦未敢於五花吐也請以薊守諸君之裝潢爲先資之信不日取道薊門九頓階下願先生發余醯雞之覆嘻此豈修爵承筐旌悃矐目之譽詞也與哉惟先生勿駴而譙之幸甚

賀許寶坻奏滿序

徃歲辛丑北海馮秩宗舉士三百既徹闈聽句臚釋菜學宮拔庶嘗若而人與前三人蚤歩淸虛而夌玉淸矣其餘應以次受任郎中外冷䙴不一而總之視淸華蚤歷之景色靡不豔羨其先登而耻巳之不與曰舍是俱僕僕俗吏無足比數嘻不獨辛丑士云然也惟時馮秩宗進諸士于廣署特剀此義曰爾諸士行且爲吏者多矣余甚羡之直恨余之墮此虛銜而未得一絡尺組問民社也夫古今樂利之象太平之績聚而爲一人之愷豫六幕之謳歌者其端不在朝堂而在郡縣其摶捥生娬易夭札而又安蕣根蕪而植嘉穀于以衽臥赤子而

淸和海甸不緊公卿華貫之臣而緊履畝芟崇戴星馹雉户爲乳而疃爲誨之民牧迨其政善俗和嘉祥呈露光主德隲于姓樹一人之標表而定生平大用之脚根有基無壞顧不偉與何必蚤陟淸華固所事事待一日之柄政握衡而後償宿負焉如河淸之不可俟也有味乎馮秩宗之語子大夫也余毎持以似子大夫之筮仕州縣者然知言而能信欣然而設誠致行者什不得五焉寶坻許令余所習也治深澤二載多善狀臺使者稜擻銓部借之寶寶視深澤之煩劇不翅數倍亦非他令

比也他令之監司郡吏臨制同而識內則京兆尹體崇
而條寄臺使者十倍諸藩雜以諸曹郎皆禀仰約束視
息殿最又非他令比也其所部非金張許史大姓之租
賦則中閹之子弟戚屬廛舍也而又寄邇輦轂過有徵
發不少徐徐非例之誅求恒先四方受之此皆他令所
無也至今日則愈殊矣東事孔棘一切增役之呼不翅
星火已之則干譴稽則干罰如上議則小民赴湯鑊而
供魚肉為牧者孰無赤子入井之心即涕泗而敲撲之
恐未能政平而即安也君有慈乳不苛之心而饒幹濟

明于火清于水礪于石不務赫赫之譽而一意厝實之
人于福地客有縷指其善狀者余不能悉舉尚憶蠲贖
鍰捐奇羨除訪陷之窟驅市廛之虎均宿偏之徭省供
億之費袪城稅戒輕生靖盜賊之穴悉歷歷覈實而持
久焉至為寶詒永利者二事邑處九河下流猝罹霪雨
輒為水國故有隄卑薄善潰民胥為鼃無問禾稼矣君
于七里莊金龍口鳩木石治隄延袤可百里堅完可百
世夏秋淋潦屹如也邑有常平之備土木傾圮久任浥
爛即擔石之儲何芘焉公為捐月俸并設法繕治之多

方儲粟以待凶荒兼制量斛出入法俾祉猾無得高下
而穴鼠焉暇日進博士弟子員講德談秧獎篤行而恤
困阨接士紳不為縟儀輪蹄冠蓋道經其邑者款而不
媚諸奉新令而追呼者公歷額為辦未嘗干譴罰而境
內之雞犬不驚一何調劑苦心耶客有自寶來謁余者
余問許令貌何似深澤入計時曰昔逸而今勞依然楚
澤之癯也然神甚恬氣甚定出政令通賓客甚雍容而
閑適似不以治寶為瘁者余曰善哉許令之治寶也夫
民安而後神恬吏畏而後氣定動無鈌失不滿志之事

而後能成其為雍雍閑適何必癯于昔肥于今哉余有
以知公植大用之基矣公之同籍于大夫即多賢者恐
不得以先登華貫傲睨贊皇駿歷之實矣頃三載陟明
被綸典直隨牒故事烏足為公賀公之知已劉别駕鶴
松諸君子胥一時名流稱知言者徵言于余諒不以余
言為卮詞乎請付之剪帛用佐一觴并質諸為令者

賀田瑞陽奏最寄雲序

人亦有言九列三台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煩
劇所鍾其惟百里則庶官之難任無如令矣令以三歲

奏績臺使者上厥治狀下銓部殿最之其最者獲 玥
綸之褒予之紀錄用備不次而升華焉何顯融也夫令
以三歲之拮据卒瘏夫且萬狀屆及瓜被榮寵始有沾
沾自喜之色維時環附而上下交與者亦欣然喜色而
相告曰吾儕盍醵金稱觴用勞使君千日之賢勞乎又
率臚晷其三歲中不拂於民不怨於士不督責於上大
夫者列欵乞言以佐篚篚余不文受簡於稱觴者何啻
數韙大都按其所條記胥形影相半緣飾貢諛之詞而
窮巷僻疃之小民被膏仰流之未嘗也豈不悲哉允若

玆則循卓之吏慈惠之長治邑如治室歎陽春之有腳
瞻福曜之孤懸者可一類而共哂之邪乃余於瑞陽公
之治窨重有美焉公自固安移窨固人業尸祝之善可
知巳若治窨狀則余耳之至熟按之最實不苐窨距都
城苹數舍聲響易達而其睟心於窨令縷指嚮余者悉
鑿鑿也姑不具論論其大者如遼餉秫豆之派窨額多
至五千石如必陸運抵薊套而後息肩費當萬計卽括
窨民蓄藏恐不能了一徃公走才胥謀之海濵總豆之
値若運董需十之二迨竣役窨人若不知有此役者謂
神輸也諸營路軍器歲開局剏造祇以供匠作及監視
人員乾沒耳公自徃閱各庫有兜鍪介胄堇存臂手可
備補制者勒移至鎮督理之堅完賢于新制而省費幾
不貲邑有督撫及諸臺公署如星列其中營繕庀備之
具用以悅上大夫者有其鮮華何當耗損公一意撙節
之而猾胥之漏孔塞矣語云愛細民者計其錙銖故窨
中蕭條之故率起於墨吏之朘削與庸吏之縱役收受
公力懲玆獘爲除經承之陋革櫃頭之餘其諸十季包
收房保代納追呼傾鑄鈴記之習漁肉吾民者悉袪之

窨何得不殷然起也其他如清鎮城之供應經軍儲之
出入杜健訟之倪謹大獄之坐嚴大盜之捕懲攢典之
吏寬輮林之囚蠲逃亡之累躬泊素而恤市廛崇祀事
而惠無告皆以關雎麟趾之意諏謀詢度課得失而後
卽安夫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厥初猶投豆以較其黑白
久之則傾儲視豆無弗白者公治窨善狀一摯百摯又
何可以更僕數也余聞瑞陽公頎碩偉類法具森嚴人
不敢犯至其一種悱惻沾灑之意卽鄭渾之男以爲字
賈彪之子曰所生父母召杜不擅美於昔也詎惟窨人

誦之祝之亦可以風示三輔儀式海內矣余既不善訣人又賈將軍疇昔逅於桓臺其人慷慨質實喜談豪爽經濟事非習爲訣者余故有味乎其言而按次之如左又公徵辟之令且旦夕至願相質異日以續傳漢庭循吏且愧夫世之緣飾而影訣者可以付剪帛已

送張邑侯調黃縣序

今天下吏治之弊其未操刀而使割不眂是務恤而惟恐宦之不速成者弊在下亡論已乃有長吏慈乳與民相宜而不能相安以久譬之種植業以嘉穀布隴晦而

錢鎛日勤較晴量雨禾亦油油如雲蒸芑體而穎穗矣乃不待其芟穫登納而棄之以去不知主爵者何所見彼亦百里此亦百里顧奪此與彼借寇不能竟成苦趣也此豈長吏之本懷哉亦主爵者之不遑深維故棄雞喉令牛刀措於大耳夫區無小大胥蘄安全若不能相濡以久即令黃潁川卓褒德受事與民社何益我君侯張公之莅吾長歲且朞美政未易更僕其大者侯初至時兗野未靖所在邪說市虎洶洶相煽而長未嘗無也侯亦習知魁爲某某置不問曰苟觸吾綱跋扈可殲不則盡吾良民耳長竟安戢徃訟者盈庭先以間入不入則機格入則法亡矣直已而明聽之無所用間訟日尠城垣久圮前大夫再更均不治侯銳意繕築民忘其勞竣且速今雲矗雉翼長有城守侯之大賜也長爲三郡孔道董小衝頊以東事旁午治兵海上繹騷十倍於昔長甚不支會填撫趙公檄諸州邑郵傳重困民從茲課送迎籌芻秣一歸長吏無擾泒里甲諸州邑不盡祇奉而侯獨身任之每嚮余曰斯役方難慮始今寬然有餘課已舊北郭有白山驛署頗高敞足護邑背廢去垂七

十年長日貧感罔攸利父老每爭言驛署當興侯既任郵政弁復白山舊區人亦未嘗爭也而侯一詢即爲之亦時之以也長其興乎在昔樂歲邑無逋賦自寅卯大祲汔未一稔有積逋矣乃民日貧上大夫督征日急侯能廢敲朴乎彼揣虛議侯者曰以羨與比侯已奉上命將赴黃復颺言曰吾不習侯之乳我也而知侯之薄於羨其或繼侯者未可度也彼未信者尚然而况信者乎夫周官以六計弊吏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六者吏道無餘矣而一比於廉蕊非廉則衆美無

縣生故舉一廉而侯之衆美可知巳欷侯東矣謂匪奪
吾長之慈乳不可也能無憾於主爵者耶諸君子榮侯
以理繁去將持余言爲賀余曰榮則允矣我長人士如
去怙恃而稱觴作喜人情乎請以當攀轅臥轍之苦詞
而以余言爲侯之實錄卽侯之甘棠婆娑吾土耳故余
易賀爲恭送用志依戀之意云

上胡老師奏最鄒邑序

小子訓宿撫臆顰眉動爲希潤之譚者無如民莫夫一
介書生民莫非攸事也而肺腸實然不能去故聞墨黻

吏卽隱然以意當鸇雀逐聞慈而乳之者卽願爲執羁
焉以抽此肺腸之痛歲巳酉齊魯間獲麥三分穫粱十
之半菽焦而不實者亦十之半兗猶甚庚戌視酉且薄
憶酉秋幸收師門得之鄒謁謙時見鄒境內視淄萊曲
阜之野夐矣大治余亦忘其爲吾師之治邑也與僕夫
心折久之比謁竟出居城南拜孟夫子祠下眺嶧山留
連經旬得向野老山家問吾師治鄒狀乃私相歎曰慈
母之慈無相等也慈而惰與慈而厲精大異也戶口稅
畝之不均所在困敝向之不得于鄒令于鄒令之不得

于上大夫者師猒悉心調停得請乃罷鄒南北孔道繹
騷巳極兼之頻年中官徃來淩茶千態師極力抗持之
益自鄒遣而外無擾也里有約約有躬勸社有塾塾得
師餘六十人歲粟之可七百餘石以代子弟之不能就
傅者陶化染學諷諷絃誦卽文翁之西蜀遜其篤摯矣
舊立保赤一倉春秋出入徃河工爲累強半逋亡每秋
歛輒轉延受拷出斛不釜入民大痛乃覈實請蠲至再
力除之鄒民大起漕粟俵馬之役苦相埒廉諸不能脫
者吏爲代受之民忘苦矣繕孟宇貲僝千金師捐俸佐

之孔思鄒母之貌巋然并新於都哉大賢之鄉何幸得
吾師莅玆土也若夫課士贍貧掩胔贖女之事政如慈
母一爪之搔何可臚數乃庭如水稾如懸盂撫字之勞
三載一日而艾奸剔蠧殖玆良稼心猒苦矣居嘗覽昔
人致歎于三空之戹疇可補而起者我　國家今日視
三空之世抑何如邪宰執不能鍊五色之石臺諫不能
抹羽苞之火塡撫直指監司之臣上九閽下千里爬不
及癢炙不及熱則補一隅之罅漏釀百里之太平者莫
如令令以一母乳群兒饑寒燥濕勞逸之故可心計而

指謂之曲爲中人爲恩也我長白偶得賢令視事甫三月輒病小子訓方矍然四顧偕長庶請命于神值鄒父老持吾師最蹟至旬有言不自知生平肺腸輸寫之肆溢也顧安得寓内令盡如吾師哉昔漢傳循吏所稱治平第一人今其狀猶可槩見宜無加吾師乃能勤天子陛召而崇秩之世爲豔羨盱吾師且莫受茲以風寓内之令者是未必非三空之一七也小子訓日望之已

送王邑矦上計序

今上御寓改元之二年壬戌適海内郡國吏三載入計

之期則虞廷輯瑞之辰也道無遐邇胥以辛酉嘉平鱗次　闕下日屛息太宰宇外席舍以聽獻歲廉六計而軒輊之至鉅典也先是主計者及言臣各條上申飭吏治視往事肅毖有加亦新猷也茀念吾長爲登萊孔道項以治兵海曲募卒轉餉而懸弧荷戈之士負芻輓粟之呼日夜如絡故登萊匪昔之登萊則吾長豈昔日之長乎又自卯歲大祲後井里如埽逵之征派日益而前蠲實罔攸被即有乳慈猶思追呼驛騷不可已長之民且浸爲枯魚濡沫不足也邑之士紳及編戶咸赴臺使首若監牧上大夫所乞檄王令君免入計以令君慈惠不翅卯翼恐代令君而乳者饑啼寒號罔所闕切㞄瘠之膚折葼弗任柰之何牒數上竟不能得之上大夫令君且戒行李詠四牡已邑士紳促不肖曰汝史氏尚文其詞以稱觴籠水之西余方讀禮伏草土不宜有言然家大夫老已史侍御出按黔安水部以治藩邛入荆門諸孝廉皆及啟發之未至往計偕一時茂才籍甚者相與遜謝曰吾儕黨塾之言不出里况爲令君揚翺而攜之上國無乃貽諸大夫羞而令君之讀邪匪史氏誰知

令君賢而能爲言者夫余既綿力不能臥令君之轍又不能易葛麻而彩服曳諸士紳後一觴水濵復縶於禮而嗜不一言罪可勝討乃知令君賢實無如不肖者夫周官六事之廉曰善曰能曰敬曰正曰灋曰辯而未嘗特察其操持無亦六者非凜凜冰蘖之人一無所與而首以語善將操持居多也老氏云上善若水利萬物而不爭葢未有惠而弗廉廉而弗惠也者令君自下車矢淸矢慈惟約已以裕吾長是務故胥徒曰逋賦新税上鉅急宜亟征勿緩令君曰視踐更無視凶荒之逋胥徒

曰東方多事則多盜宜築雉堞而浚隍用備不虞令君曰盜可圖也驅貧氓於畚鍤而犇之農害乃滋甚胥徒曰輪蹏之區不逢之喜則逢彼怒惟大夫周之令君曰吾豈擇怒而不欲喜迎者餅壘交竭喜怒何爲胥徒曰大夫行爲計吏不多括金錢舁而入恐諸貴人不悅不爲交口之頌然匪稱頭巧爲羨金錢不多令君曰吾日飲長之水而遺其腴長尚未有起色以彼民力如額未能誰倡爲羨之云者且生拔其古夫令君之操心施政允若茲亦辛且苦矣是以入境之蝗滅於鄰取道之供

應餉於鄰燕雀之平準辦於鄰輸納之恐後篤於鄰逐什五而併民膏者縮於鄰令君治長未浹歲長之豐穰即未必倍於鄰而駸駸乎化國之舒長也誰爲之也然亦惟令君不逢上而遺下落落穆穆一意乳吾長故上大夫亦不深知吾長之困敝而竟以嘗格檄令君使入計長士紳編戶競憤懣無聊而取快於不肖之一言夫昔有歌湞陽者矣曰悒然不樂思我令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令君之去而復也董六旬耳長民乃悅諸士紳則可於昌言者余更爲之說曰我令君之挾持抱負寧獨福吾長已哉

聖天子陟明而賜之問必先及二東之急而次及海上治兵之事我令君當歷額揮涕敷奏於尺五之前

主上必用軫念而東顧且蕃錫我令君獨以長之政卓令君邪諸士紳乃悅余爲歌韓奕之次章維時籠水融漸白山浮翠胥以薦令君之觴而冀令君之遄來矣即士紳而補余言不以爲僭也

送雲臺王令君述職序

今上四年甲子冬郡國吏當啟行述職不佞以大故里

居日望寓中敉寧每見一牧令無不娓娓勸撫輯而閔彫劫曰使方內守令胥視民社事如其家事所在有罅所在補之今日罅翌日補之旦有罅夕補之輒罅輒補則千補之罅吾以當完器豈果以補裂之器當完器哉謂縣宇之三空四盡爲釀日久而戊午七年來復獸駭魚亂萬室若炭　新聖人即天縱神明而遜志于學批答幾務猶未滿膺慮于以明見萬里不無少需諸填撫直指及監牧大吏俱在征榷調發一轂之中凜凜拮据不遑杼無緯而釜無糜誰其問而恤之則遐猶遠也惟

州邑大夫懷慈慕義雅志濟世于千百得一二焉不難
疾首彈脊日問民瘼極之故撑甚而權拯之曰官家多
故無一不索力于民額日益呼日急數歲之逋併勾旁
坐而不以為異夫窮寶蚩民糠覈猶不足吾何忍上有
呼而輒應夘毛無附而骨見髓匆牧之謂何即當事者
以白簡隨之不難抽簪以謝故逋可不盡問也追呼之
檄可勿報也供應輪蹄之不給可以指為僻郡而棠萋
斐也吾寧焉嗟嗟如此長吏求之邇年真千百不獲一
二也我牧父雲臺王公趙人為三輔名進士來牧茲土

方妙齡或慮吏事鄙俚匪彊仕人恐厭薄弗閑也余謂
不然聞侯初入長有二老人偕來不覩子奇之治阿乎
白首共載阿竟治老成之議決之英妙胡不可者云何
靜正簡閑不輕啟一事驚擾長人長人已早戴之歷數
月徐引條緒大都悶念長民一意與之休息故不以鉤
距示明不以鉗羅示威尼父居上首寬老氏好靜而民
自化夫寬與靜治人之質地也侯有其質地而五良生
焉曰振文學侯下車他務未遑首較士隻字之誨數十
丹頭諸士如奉司南日蒸蒸起甲子秋省試得儁三人

稱希覯焉一良也曰減耗羨收受之役巧于浮梁之索
長民病之侯緘縢窨而權衡一青蚨白鏹之輸祝若人
稅畝戶口入董如額無錙銖稱頭之餘即隣封爰而頌
之況長人乎二良也曰省兢訟長非多訟之區而虞詐
之習不無日啟侯什九聽質而什七聽平葢虞詐不鞫
自見兩無利焉民自不爭而公庭秋水矣三良也曰調
郵傳長故三郡孔道自海上治兵驛益甚僕馬日僵踣
道上驛卒胥逃匿避客如寇以迓迎之蹄齧僉派里甲
勞不顧力侯請之上臺一辦于官一切偽濫之符悉罷

去不應里無騷馬之累四良也曰清市課邑西南十八
里有市每歲額課不溢二十金而群小蟻附市魁一蔬
一薪之傭曾無遺索侯力懲為勒石壟斷焉庶藏市而
日中赴者胥悅也五良也夫侯之五良即古諸侯擁大
國而綏四遠明惠之政不美于此況吾長凋瘵不支自
痌宿錮而災害有加焉若匪侯力抗大吏之追呼而由
芘小民之半菽長其秋穫之從風乎余所云絲鏞而祠
雅志濟世者如侯可多得邪
令穴子英明日著攻刑除拜之大不以假人諸計吏鱗

灾華下必軫念民艱修先朝故事延見守令循良茂異
者問民疾苦當首及侯侯不難爲長民請命亟蠲重負
而賜之寬恤則徼君侯之惠者又不獃百里之長也學
博趙君輩偕諸弟子員將供帳郭門舉酒祝軷而贈之
行曰匪太史氏孰爲遐言者余爲之言如此

壽少師葉臺山六十序 代方座師相國筆

癸丑公東之役
上特命元輔臺山葉公總厥事且令不妨閣務往一切
章疏俱就闈中送擬大異數也余時從里居起佐公睹

公從緡較間恭上票擬輒上輒報可未嘗不仰見
天子明聖而服公潛格之神也明年公致其政以去蓋
公之獨秉筦軸者八年於此距癸未成進士三十餘年
於此歸而樂其山水者復六年而公始六十矣余惟公
登籍最早柄政最久得 主最專得 請以去最便歸
而怡養天真以躋上壽必最適且永而未敢以是祝公
也余附公榜末偕讀中秘書風采論議時挹領之休休
之度則薰然其中焉海內人士讀公所著蒼霞集共相
推服比之永叔子瞻而余謂未足盡公也公睿中朗識
練達世務其有所攷訂指畫一一若數家珍雖唐之陸
丞相無以踰之嘗日夜冀公大用以利社稷即今日壽
公語度操觚家所能言者不敢復言而第舉其大者當
壬午以後
天子親御萬幾獎用直臣其時言路益發舒自快而相
臣不無函納之難已而磯激過當言路不勝摧折而相
臣復有挽救之難邇來 聖度汪洋不示喜慍而陰扼
其 召補於是言路苦寞落而相臣又有疏請之難公
自起家以至當國歷經其難而若獨成其易然而公之

心苦矣何者異時當國者惟患不能得之 上今相臣
不能得之 上而諸臣欲必得之相臣相臣之望 上
者益急而 上待之益寬此其難更倍計公當國時即
諸時政所稱棘手難下者非聀今獨減也然公悉心調
救能令隔者通而屯者沛有以塞諸臣之望而慰天下
之心稍伸其蒼霞之緒餘而天下已治矣若 福邸之
國一事人憚發諸口而公力竟得之他可知也蓋公於
事所難得十已伸其八九所未盡得者僅遺余以二三
而猶不足余媿公矣余媿公矣方今 國家多事公將

奉其八九而以舒嘯自遂余有以知公之不能也詩不云乎膂力方剛經營四方夫四方之臣必賴膂力是以嘉我未老爲解若莞軸坐論指使勞智政無妨於老而況公甫週甲子固未老乎東山之　命旦暮下矣世人之壽公者多侈其年以爲頌而余獨幸公之未老意各有當也此非余之意救時之畧舍公其誰實聖天子之意也癸丑門下士宦於都者若而人乞余文爲公壽敬書授之以從修爵之後

壽少嵋李先生八十序

大塊毓蜒扶輿多秀滄溟岱嶽薄雲天括地軸則其秀敷鬱而爲賢哲始徃徃足續嗣尼山之靈光日月而開未然如今所見李少嵋先生非其人耶先生世結廬於泰麓少從先君子北嵋公入習成均時業操志見秉愫之不可涸以他日富披搜至王文成鄒文莊所著論尤諦觀之而其埶於良知愼獨之指者曾不啻父子之家授眞且完也脫匡郭抉藩籬日淩日升遂屹然鵠立而四方好修之士以弗獲登先生如操矢不赴的相與恥之比頻泉鄒先生督學東郡遂㝠然進先生爲明湖諸士宗而吾道肥矣繼訓廣德士登復初書院之堂而吾道之柄專繼復諭獻士獻士益蒸蒸起道彌尊風彌遠矣以故東郡士未一晉見者大都以孳孳講學向先生乃庸知先生固篤行君子而無貴孳孳之講以爲名也夫人卽上摽九天下窆九淵未有不橐籥此心者俯仰今昔蘄峙寰中造千秋萬年不朽之業亦蘄辨此心而已夫辨此心亦靜若明鏡在櫝觸若宏鐘之叩統此聖眞直內無令逸而亡羊外無令屈辨雕龍已耳何至如近世士日飾葩行而造卮言藉高明於門戶始夸獸熠

繼招同心繼復招同臭氣味漸煽則所招漸衆而藉衆以成其尊糾有地師有壇言有目再糾復有期未聆則李郭之舟難挽旣聆則有有無無之論如風蠍霜葉落落復起起復落落相仍而罔知所税是何異持如意數寸揭七寶座而指揮欲墜天花耶倣矣又其甚則韋縫之士楷之以游大人而薦紳大夫以官舍爲祗園藉二氏之[illegible]窅不可解以駕吾道愈析愈棼而去道日遠語云䅲秕眯目則天地易位喻小蔽而大亂也洙泗一綫雖萬紛而萬不可亂惜海內士盪於此風日墮惡途竟

且日漸之德不可成也又做矣故有道之士直扃戶牖塓塓爽羞與此輩相聞耳嗚呼事有搦之乃塓廣之斯僻美之而愈惡者則近日講學之謂已先生紹古人潔白之行居嘗躬樵採佐二親饘粥以人倫課子弟而恥爲寥廓瑰琦之論卽四方好修之士多從之而無料也而無兩域也而言無日也而無料安有期也間有解授曰余未誰氏聊取古人以相證也間有幣敦曰人有庸行與二三知巳抒發其隔閡足辨此心而止吾無奇以應幣敦也太丘之表正不足美其鄉張仲之孝友不足美其家豈其坐受講學之名而咄咄書空者乎余以是彌重先生先生今年八十浚姪以得侍先生乞余言爲先生壽夫先生非有伐毛洗髓之誕也古人謂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養親可以全生可以盡年先生操天下之至中而袪天下之至奇享天下之至寡而遺天下之至多處天下之至淡而讓天下之至豔是先生所爲自信於未艾而不佞敎而曹上巵酒語且還以相印耳若乃縟縟纚纚搆檠帨華百歲堂也大非其所以重先生而又惡足爲先生重

壽林封君七十有一序

徃聞李伯襄譚粵東山川之勝更哆其香山羅浮崑崙厓門橫琴之島曰此亦五嶺間仙靈之奧宅也從古異人介士彈毁乎塵鞅之外者無代茂有而掞藻射雉之雄亡論焉余心竊豔之一日林澹生年友持尊人祝詞屬余爲之詞詳之則崑崙崖門間異而且介彈毁乎塵鞅之外者也語云大道未隱同人于野旭旭熊熊何愚何悊先生以似愚自號得無意乎夫林氏家世業儒縫衣簪紱之士踵相接也乃先生初授易輒醰邃其中一試卽爲邑中冠軍以數奇擯於督學使者遂絕意制舉曰穮蔉而不逢年曷必力倦令兒曹爲之未必不穎粒穰穰也余友澹生竟用易杰然癸丑榜中矣先生性恬素絕嗜好重詩書以樸茂孝友自將曰予本來如是彼紛乎噂沓背憎翕訿反覆之態不欲聞且見也以故雖家居城市人罕識其面者頃歲有司舉鄉飲禮以大賓延先生先生力遜謝竟不徃士論欽之嘗遠寄語示澹生云老人甘淡泊亦甘岑寂女無以祿養不膴爲念且乞歸省曠官無謂也今年先生七十有一步履七箸一

如壯歲人始未艾也粵之俗介壽者不祝十而祝一余習於祝十也尚異之味其義則與大衍懸一之旨煞有妙合且得修爵者及人子願親無窮之意余體澹生意爲之效三祝焉曰淡曰樸曰靜夫五味紛居雜糅且亂有其觭也或則吐之惟淡則俱受其和而俱不有其名謂淡乃寧和於太沖類至人之含一而嘗清群材厥封刻畫萬營旣乃人工而天巧散矣樸則五技不生是謂渾成類至人之抱一而無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疾厲夭札皆精魄驚怦之所爲也伏雌嬰兒如木如癡是

謂靜篤類至人之守一而無騖先生之絕嗜好去町畦喊人情洶涍之態而毫不涉其於三者故全也即耋一耄一期頤一烏足以盡先生哉先生精於易既知大衍懸一之旨爲萬變不窮之門不苐欣然於粵俗之祝或亦頷劉生之居解也況先生系出莆陽金紫光祿大夫後九龍白巘諸勝巳植仙源之荄而粵之山祇水若又從而磐沃之先生復解其天弢墮其天袠無滑其得一之性則先生之算容可量乎澹生廉退溫文欝爲公輔器自是　鳳綸湑被報至如簇卽邇時不獲從膝下抱膝爲壽匪嗛也固未艾也諸癸丑年友隷京籍者若而人欲各揚觶爲先生壽不以余言之戔繻而張之余亦拜榮施矣是爲祝

壽韓隱君廸菴八十序

吾家與韓氏世仕長白東麓爲鳳嶺左翼南北高翼相望不半舍實爲淄長畫疄故兩氏筆硯之摩婚媾之約歲時羔黍之會不翅同社之呼而隨也家大夫喜韓氏多君子富而好禮嚐昔董祠醴泉之盟無論巳頃解組歸里與韓氏諸老再修雅會諸老中惟翁最長翁雖不

治儒術而雅重文學喜談博於書無不窺而尤精黃老延命之術居恒談魏伯陽張平叔及刀圭內外諸篇不設銓注不隨曲說毋爲言直解動中要眇方外羽人習戶請證者無虛日率齚舌弭耳而去喜手談時或他人可了數局翁尚睇視楸中槃移而十未移也蓋沉默含蓄事多餘味類如此里中相蒞無細大待翁剖如謁太丘彥方即銘釘頳唐之人見翁必整冠理衣喀然而聽蓋德之所鎮不苐談言微中巳爾淄多貴紳而翁家更顯者輩出翁乃性樸素每以毳冠蒯履介在貴紳間且

毎會必首奉翁杖屨不爲淄第二人豈惟稱里中祭酒已哉翁醇粹欵曲之容中藏斜準恬而不阿其視介貴紳與介牧暨田庚無異語有之致富者不施云挚歛之苦也翁坐致足號素封而無挚歛辜榷之貌然獨樂周施不茀族之人賴翁舉火者數千指其諸目覩耳聞望恤而乞假者未可更僕數頃甲寅乙卯間市廛化爲珠玉而無粟麥翁家庾不逐古宣曲任氏乃任氏以粟聚貨貝而翁家以粟活白骨吾鄉數里内不至析骸易子翁之惠也董祠一丘土耳翁胥倡繖峙之遂作偉觀又

倣官家嵵驌之樂於毎歳上元等日損貲製花燈招集留遷市馬諸商販綴境内太平盛事亦且有無化居方幅賴之見翁之才大而善建也翁春秋八十矣季秋某日爲懸弧之晨家大夫久擬走筆壽翁以年來稍事索神不任抽毫數行令不肖代祝釐焉乃翁亦不以晚穉藐余肎進而教之余不揣於疇昔困頓中所窺養生家言間出相質曰昝白石先生寧爲地僊不樂飛升地僊有術乎翁曰有向息非今息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爲薪而火傳火傳命續緜養得其極也子未之前聞乎余听然有會益心師翁久已茲者

新主御籙宏開壽域翁之諸子若孫葦將聯翩蜚上林邀

恩命不次也或者憲老乞言執酳執醬之禮翁行躬被之已寧獨里中祭酒已哉公抱一含稐其獲算不可以攝提計余得時仰鮐耇摛長年之什次苐奏之亦祝鯁之一助也

壽金母李太孺人七十敘 代父筆

余友人李幼實有母金太孺人歳乙未舉七十觴矣余計太孺人辇辇視室舂二十年邪先大夫南翁人杰也

少負稚圭管簫之譽竟用譽晉景州別駕得

天子璽文稱徵仕郎母亦等夫子稱孺人南翁曉暢法律嘗手楷本逐事釋註間錄時事處分狀於額以寄平反之衙毎筆終輒篋藏之比爲倅若佐太守數十年均縣此翁才諝不類功曹人法更曉暢也而薄詭智之吏嘗曰吾即不獲作漢庭大吏窺天家獄林縱橫博祁明稱也苟受一命亦不爲鉤距伎倆令百里之内臧過者累息而伺指吾篋中數卷藏明我所知可自束兩足耳豈其以美孤鼠且訓諸子明習也迺冢君幼實暨其同

舉于鄉越歲癸未成進士官維揚理余在留省時幼實筮莅維揚曾折書叩某云維揚之境四方之徃也其人輕慓猾脅實東西南北善兢者日羣而日漸之且理官承諸直指及監牧大吏下風爲質成藪而輒以窘書生書生將柰之何余答以東西南北之人則以東西南北之治治之安在爲東西南北也惟空惟平諸直指若大吏當一一如幼實按故惟允維揚將柰書生何兩閱月幼實再折書余云僕始利銜策以待黠強者今於棼絲中得綱而挈矣毋訊一獄無問重大端不令一連十十

連百爲清署增野馬但日手先君子釋條一編念足下空平兩字或稍稍損慫尨耳咎人破雞得粟之智卽神奇僕不需需效也客自維揚來者無不問幼實理維揚狀固一一如折書語致更嘖嘖稱寬大長者云夫其子爲理厤旁通衆多而黠詭故得情之智豈非先君子下鉤距弄狐鼠爲若倅數年者邪式轂而子開而大之安見訓諸子明習法律爲畀畀三載用理最追南翁如其官晉金母太孺人曩幼實安車迎太孺人珍奉維揚太孺人愀然不樂曰爾先君子不獲口兒俸錢瞻爾爲理出入狀幸無隕寬大遺意傷若志則胥哉糧爾如口兒俸錢者我以一鸞脫粟之外當不復施匕著某迺信維揚之政實種翁伯而幼實豐其苞太孺人日夜雨露擁植之則太孺人之子之也功視翁伯居多今幼實既擢夕郎門　國憲　殿中虛法座正待雋不疑汲長孺諸人佐而秉國成太孺人當晉不一是爲報太孺人用寬大成幼實耳左李兩先生促余言甚劇余以告兩先生則可充舉觴縈縟語無謂也

壽趙母王太孺人九十序 代父筆

趙皥山有母壽且年九十所吾鄉之以爵弁者知趙君有老母也曰母老則可爲壽諸君子將壽母而牛耳偎授某曰子大夫若趙氏百爾習也弗習弗言弗謬弗湮矣然余不獨謂趙母老也夫母之入儷南圃翁也相賢豪之夫子而崛纍其家豈不隨郤缺鮑宣外馳其微乃南圃翁肘后有次相毋若不知而江沱小星之譽又起毋乘丈夫子一人皥山君則母之所爲榮也君以文章蜚聲然奉屈於大薦卽弗大薦也而用其才且賢得三輔完邑治之治完五年吏民呴呴愛之凡兩入課比再

而入也於　闕下免冠之中頗稱　天口賜留者乃趙君驅車出都門長征弗入完客覘知之攬君之轡强入完君縱車長征乃歌曰有水洋洋胡不樂饑南山有薇可采而食二人偕老云胡不歸因緩頰語客曰余聞古之君子寧爲雄飛無爲雌伏余老儒業滋微目且內不能事亦衣諸郎使知世間有趙邑令則邑令烏能留趙氏老儒哉且僕不效坐致拔猖求退無地者倫也客曰君乎休哉淄山可蕨淄水可漁上堂承温下堂問農春雨秋風惟君之呼君乎休哉僕鄙儒也請恣君之所之

僕安能牽也君竟長征歸薛城矣秋黍既稔城中日進萬餘斛甕頭大熟無論爵而弁者相欵相酬如星聚散無旦莫無之其他富厚之家靡不逐逐此波者各面面相窺曰此地無趙君彼地無趙君今日弗出來日復然既解其組復杜其門公與世無亦大峻絕乎客有通趙家者謂時時左右二尊人饘粥之薄手奉七筯視其作視其息無憾而後即安也故弗出也南圃翁初貴次相朝夕與共母自相安比失肘后愛嶧山君復以意迎二尊人作之合母自相安翁亦相安君始稍稍無憾故弗出也亡曷南圃翁先往君事老母更爲辛切靡瞻靡趨無不爲老母也者亦無不爲君之就侍也者故汔今數十年弗出也博奕飲酒捐父母之養仁人孝子固自有不暇及而大都若斯矣吁偉哉輕去其官而一答其勤劬之勞即列俎而養　蜜封爲榮不啻什伯過之况乎行美率章德崇必報採風者以孝　聞彰令母非甚奇而不可得也不知其母視其子故余不獨壽趙母以老也諸君子謂之何

壽吳母高太孺人八十序

余讀易之謙至天地神人損益之理而知生人注承之數涓滴不忒也乃世以五福譽人率什七參言什三窾言苟足以登筵而舉觶不難獵赫胥陰康之奇事佐殺俎而和雲璈一曷當焉乃若稱觴祝老之詞則更荒唐悠謬不顧其前人之所留現身之所惜予姓之所縮念而被之以其所不居持之以其所不敢此世之所以日薄而蘇子瞻氏不欲爲祝老之詞也夫子瞻難之余亦難之然子瞻祝老之言亦復不少往往見脫離淘汰之意而余以爲苟其家其人之足讚奚斯之頌壽母可原

言之必有以也余邑吳叔子有母高太孺人耋矣長之
博士偕弟子數百人將爲母壽徵言於余夫博士弟子
言之叢也而必以先談屬余知余之不習爲譽而能道
吳氏之留惜甯念預卜其異日之居與券耳余束髮受
書時以戚里之客得爲吳裕菴先生忘年友一日先生
置酒雅集招不佞過從焉吳母召叔子而命之曰劉伯
子有聲庠序言必益人且終日言無不及義者孺子盍
屏立牖下聆而識之應益汝是日一温室亦置酒高會
邀不佞亟甚吳先生煑西粱米未熟諾熟啜方散去余

舒遲對先生飽啜熟粱方徃赴温室事歷二十餘年吳
叔子津津道之有味則吳母于之不鄙夷不佞詎俟今
日哉吳先生筮仕郷司訓郷士久乏脫潁形家言咎在
泮水宜更鑿又云更鑿則利弟子員不利博士先生毅
然請更之曰柰何以二三老厝大之故錮諸潁士既更
兩博士旋物故先生亦尋以母夫人憂歸自是春秋賢
書郷士果不乏舉者𡙡如響也起訓吳橋橋歷八科無
舉者先生斜諸士課之三歲如一日傳左兩博士毎竊
咲吳先生迂濶無當先生不爲動是歲戊子劉生舉於

鄉厥後橋之得隽者一榜六人胥先生社中所課士又
殿前一槍虬頂凌霜霰古矣忽一日左伐其榦傅取其
枝先生力止弗克不數月左氏子女盡暴斃傅染異病
去而叔子以是年産於橋何奇顯也擢房山上大夫檄
先生視房篆八越月守庚藏雉堞惟謹不侵事不擾編
戸銖錙之羡以贍貧士如捐貲授室佐舉火不止一馬
生房士迄今誦之擢闗中學正輒抽簪曰余年堇艾尚
可游柰田園久蕪敝廬弗緝何則致任長徃矣先生素
性恬退不遜鮑明遠粱伯鸞其人太孺人鯁介簡淡時

時以止足之義諷先生歸亦何愧於少君伯闇哲婦哉
先生踰耆卽化去太孺人誨諸孤甚力尤屬意叔子叔
子冠玉温睟更饒伉爽爲文陸離葱蒨筆走建瓴耿引
繩步局焉毎試輒高等謂城隅吳氏夙多才幾稱儒籍
者百餘年巳然而卓犖不羣未有如叔子獻明者始延
陵之季而五嘗之白眉與撇捩雲漢逆羊角而横飛直
指顧間事夫吳先生蕭條宧况不周環堵無以遺皆孤
而堇以叔子力學屬太孺人太孺人能不負先生督叔
子蒸蒸鵲起行矣六珈瑱揥之榮易於頓牟之拾芥胥

先生之坎然恬退黜羶穢而躬淡薄彊仕未幾甘賁丘園之所遺也其於天地神人注益之理已見肇端而苐左券是可祝也且

新天子改元之歲聚萬物而膢臘之蒐髖八日古風俗通所云無不利實吳母設帨之晨又前數日叔子熊兆初叶知壽母之詞將屬草特告余夫母以嘗珍之年未祝鳩杖望之如藐姑射人蘭玉芬茁食福未艾又家大夫嘗以料四方所作士料不佞竟如志吳先生雅意作人今翱翔雲路者項背相望豈至叔子而弗券也謹藏

鉤以待它時發覆視之吳母必驩然色喜曰異哉劉生維疇昔必啜熟粱而後去嫗已知其言之有味矣爲進一爵

壽劉太孺人安母八十序

余得郭相奎李本寧兩先生所刊劉中壘朱考亭刪定孝經一卷居置憑几出則付書篋攜之不去左右二十餘年矣欲討尼父行事在焉之義昕夕覺悟修子職萬分一亦曰無忝所生耳詎意余怙恃相繼遘閔禮所稱大孝中孝次孝每循省秋毫烏有也何以對此經哉然喜聞人孝行有之則必揆度于此經之味而懸料其生平即處里門以至服官政不爽也一日有客將爲安母劉太君壽過而問序于余者余辭弗得因詢太君家世春秋起居知爲芹明葵明兩先生母客曰慈儉哉安太君孝哉葵明昆季無方之養世所罕有況子大夫達于孝喜談而樂道之故爲安母壽匪善言德行如吾子不可也茲據客述太君佐贈公食貧時辛楚力作事大母輔溫凊惟謹贈公兢于義不無緩急或致外侮狎至太君能惠和默[illegible]舒平焉家漸温諸子蜚聲士林先後

掇賢科葵明成進士三爲令入爲西臺侍御顯榮洊被太君非昔日已甘脆鮮華翟車文鷹胡不足于前者率不以御仲氏居比部時馳進俸錢贍朝夕曰汝冷曹安所得羡老嫗衣不過七升之布食不過脫粟愼勿再至徃者李子自千里外以河梨潞帛入太君怒叱曰吾家素薦清約不喜見此方物爾獨不爲官箴慮乎季子嚴之嗣是亦無再至人謂有甜鮓封書之義焉又一日出疇昔所寄俸金呼季子曰以輸官家之租老人弗蓄此乃懌其澹泊類如此然督諸子姓甚嚴正少不若于訓

輒廢匕箸移日愠弗解必改步而後色寬焉坐是諸子姓罔軼尺寸里人賢之太君之繩飭也季子在西臺以言事切直忤當路又竟野蓮妖之亂震薄萊淄太君愀然不樂走家僮趣季子曰此非兒祿養之時胡不歸用慰老人倚閭之望邪季子遂投劾返子舍留仲氏官鳩曹且寄語夙夜愼毖效職業以事一人季子歸晨昏習太君側或太君出赴戚里入淄城季子必乘款段以隨或曰公貴人即至孝有紀綱之僕以代左右監僕夫不至驚動太君可耳恐不必數數爲孺子勞也季子不謂

然每出尾太君乘如故蓋制節謹度跬步不忘以士大夫而下躬庶人之孝不甲于此此自季子天性乃爾何飾節之與有夫鐘鳴鼎食之家率以侈泰其親之崦嵫爲孝其親亦恬然受之以爲尊養乃安太君以藜藿疏縞爲康娛明昆季力亦可羅方丈徵歌舞以娛太君乃竟兩無所用而兩安之子之孝母之慈儉安在其非一曲相成邪語云致禮盛則至性薄至性薄則子孝衰以余所閱謹身節用以畢天經地義之大者咄咄薄世士齊魯間董見安氏一盧耳可以風矣况太君令德上壽有如川原以印浦而後大　天寵未艾慈孝之餘也客曰子大夫達于孝而善美安氏所以勸天下之爲人子者至矣即雲璈鶴馭之祝弗啻于斯矣謹謝教劉子瞿然曰有是哉諸君子不鄙余言之質而不文乎請滌觥而奏之

趙大司馬撫齊疏草序

余每擘國家多難之世而深惜中外大臣之矢心苦用力勞也夫居中之大臣執斗杓鄰　帝座呼吸異指萬息虛盈所引詎不綦重然而寥于下土闊于情狀即外

有不佐不應之形而中未必無急檄緩奏之怒外有杼空釜縣之勢而中未必無俄盡俄餘之疑骸爨之臭可以觸青旲而或不徹于　帝里涔游之枯可以入圖繪而或不以抉西江曰課曰蠲曰蠛曰貰曰斥曰留曰需曰斷之宜擬以對郊藪而或不以應弦鏃抵死生故利用是伐豈内之弼贊不力而不欲宜人主之軫懷邪遠故也夫歨填撫大臣則邇矣填撫不得其人則左是七崩之媒而頓膝之飼詎惟罔賴得其人不翅室孔而戶哺家量而人諮焉其于内外呼而緩急會又曷嘗恭於

捋搶之應而不以恤蔀旰之彫勉乎吁亦難矣我大司馬趙公撫東土三年于茲余隷在編戶未一望見顏色而其展錯保釐入告君父之牘傳之鄙倚者不盡見卽見亦轉述鴉鶻不可讀頃以撫齊疏草六褒示余曰試引其端將以見公之矢心苦用力勞耳廼余心折公匪一日固不待卒業六褒而始知之夫今日之二東猶是夘禝白骨之餘耳八九年間歲未嘗熟而不災也課未嘗實被一捐也士馬芻粟之役舟車牛角之供未嘗一督而一弛也重以兖野弗靖殺人如麻幾佐遼蜀貴竹

之㥦而煽中原思亂之群亦大岌岌矣公澄懷定力不獨不隨曰治民吾民亂民亦吾民總之勞疚之所爲而酷鷙之殘也然不聞一匕之劗民亦何辜故公凡有條奏必灼炤力持之而一眦于民曰人臣真實爲國自計其言足以導利于下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卽欲以駱谷之灊泉蕭丘之凉䃋觟之而終不可易遑恤其它故公之言雖什七棠休什三中格而响沫卵翼爲主上惠我二東者可謂拮据卒瘏罔有不至者矣故每見射一吏挽一吏吏置一吏設一弁旅安置一悍卒㒲停一水兌陸折之運積儲救寧之籌無不燕雀銜而蟻穴窒也又其大者如巳藩第之卜絕波臣之梳以寬恬縕抑杜令東人食福而不知偉矣善矣至覈兵食之舊酌主客之宜蹠豐凶隴晦之實卽趾踐疆域手耒勾服者不如是審也然匪棘于民而漠于上供之呼鄰人之需也抑又罔不給焉一何難也故余謬譚世云多難者罔有不難之謂然亦惟填撫大臣攖其難而務種種俱濟又難之難耳則公之謂也𡑞哉始杌隉之力臣而奄息之靈七乎恐填撫諸路者未必一如公也再讀壓徵

見徵一疏方揜卷加額側聞未諧于請何上計者不悟上下兩快之術而狃爲朝暮三四之誤則公之心益苦矣然余爲二東尚有無巳之祈未可一二數也

李長白先生文集序

長白之有李先生與先生之足著長白迄今尚瞢瞢耳始以余距先生立朝及先生沒迨余有知且七十禩矣余卽不盡知先生猶可考信夫鄉國史乘及故老裔葉之傳說乃先生竟以不易名故令後來者表儁之無從意其時內怵于

[illegible]星之震聾而外抑于柄相之嫌妬庚戌一罷姝用惴
[illegible]拔家笥所存僅僅持斧諸奏葢自入爲棘卿佐地部
[illegible]三尚書視事九年所條上諸大政當不翅百牘可藏
[illegible]豈其一炬付之不欲與　廟畧爭可否邪余一二忘
年友爲余談先生傾碩愿質之狀則東山歸臥後語耳
因念傾碩愿質之人無厚賄詒子姓必能抱忠吐亮毋
負中甫嶽誕之奇斯人倫之鏡百世不爽者也偶簡朱
兩厓侍御鹺政一志稱先生按兩淮時禁約十二事喜
而詳之然恨不得見先生著作之全歲丁巳爲余請告

抵里之明年先生孫太守元泒氏始持所梓先生集問
序于余余卽滕卒業且喜且憾爲太守扼腕歎惜久之
曰何寥寥也比把玩其所爲郊社合祀之儀鹽法芻畜
力役河渠邊防諸執奏則又躍然而起曰是劉生所謂
抱忠吐亮不負崧嶽生申之奇者乎夫立言者逬逬不
秉不度無尊上毗下之肺肝而强以綴衍薈蕞之詞自
艘其職掌卽宮商應而玄黃錯焉所用之且古顯人喆
匠用以鼓吹休明斧藻人代者必別具一適上不詭之
氣而盡去其風華故曰壯夫不爲也宜先生之質直篤

摯耻爲雕蟲乃爾邪昔人謂顏魯公之於書在尋嘗指
爪外余以先生之文似之據所梓疏奏二十有三四記
一策詩歌三十七一誌一表七誄告并先生季子所序
二年譜暨楊宮允劉大司馬所撰誌銘咸附皆余之借
以知先生者然烏足以盡先生哉史訓氏曰抑聞之不
朽三事言亦末耳先生以列星之望廸德建標不遺餘
[illegible]論其他卽所發淮之匿羡八十餘萬守荆時悉以
沙市稅金抵宗廪之乏築公安監利大堤百餘里秋毫
不入可謂毅而介恬而能豎矣余陰有以心諡先生徯

以異日聞諸秩宗當持公冊而乞也是先生七十年後
一知巳卽以傳先生可也姑因太守請而弁之

白爾亨吹劍集序

夫萬竅之開各有所吐然亦無吐不遂遂而各成其致
者竅不相假而吐自眞也亦有聆鷽爲簧鼓簧如鷽聽
鼃爲鼓鼓部如鼃政其相肖相失相失相肖絕比儗之
麗有怳然之神好寄言以療千古傖父直致之病何嫌
非眞總之不至爲削猴爲刻鳶爲東子之顰斯眞足存
耳余嘗恨能詩者率棄其所得以自遂而奉身局中甘

爲奴喘欲傲然於希微之似而本來一竅已封而不可
復開妹可捫惜余年友白爾亨癯幹清眞如對竹玉偶
從趙國卿所得爾亨吹劍集讀而異之曰是余何先生
門人白之白也非此人恐無此吹沛受天稱余善相人
余亦自喜知爾亨於吹劍之先非皮相矣彭澤不云乎
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余以是推爾亨而後之推爾
亨者即繪而張之余爲粉地也

易二房同門稿序

制舉之秇小技也亦妙技也余諸生時曾製五珠囊二

帙遴前人詩中佳句彙而藏之毎與二三兄弟暨諸友
人談秇輒摘其中卮語況厥新裁率神爲肖而致亦勃
然從生謂貼解多迮罕譬多逢亦談秇之一法門也今
闈中所獲十八士各携舊制如干首乞余拔而品題之
余不遑制與一評仍欲人爲一況是余二十餘年腐爛
習腸循然未淨請爲諸士拈出慱海內一粲亦印其似
不似云何耳余心愛葉美度之文而口不能名也乃歌
曰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晨燦爛若出其裏其於美度
爲訣爲肖咄異哉劉夢傳逌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

乎徐時御闈中曌裁巧力駢然諸制秇則又宮草凄而
爐煙梟亦木雞養鬪之神也逸斛遶雲犇鯨駭流以似
楊喈平山藏伯禹穴城壓伍胥濤以似張摶九閒詩六
義辨觀漏八風平以似周克昌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
音以似黃應偉霹日懸金掌寒空映削成以似張淵美
火鼠重收布冰蠶乍吐絲以似傅艮哉荻岈如秋水松
門似畵圖以似侯德徵十步殺人千里不留行以似梁
申卿錦屏雲起易成霞以似邢能世清暉洞藻井流香
入綺櫳以似張敬一慮淡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劉徵蔓

不弟文心亦占德器葉國文棘中三卷不無强弩之末
而探篋讀之則有桂筵玉俎蘭圃瓊芳之致曼姝山萩
語繼盤盂拋俗格氣兼河嶽帶商聲高若闇似之然丹
砂半熟雞犬欲竊若需及九轉光燭人天矣劉勉及盈
盈新杼有輕塵依扇影流水入危絃之趣而情態未忘
熊仲山自言夊頓公車欲焚君苗之研余讀其文始林
泬淡碧滋幾無繪可施乎然賢于榧蕪遠矣夫拾瀋者
不足與言味逐響者不足與言音故深淺生熟都不須
較惟二伯一篇中無不自信欲信人語則余所知故漫

凉品題以質之十八人且雜引詠歎寄賞意言之表尚難冀十八人點頭敢妄意有合于大雅先生哉是爲序

代朮白石爲乃祖乞言引

余大父諱潔字廉甫别號雙泉遠祖金朮虎丞相高祺宋元間避難去虎從朮世家齊之陽丘貌頎而資穎異舅氏王司空蚤器之性嗜學旁通術秇弱冠蜚聲庠序登嘉靖壬午鄉書數上春官不第因謁選銓曹除涿之房山令房山産美石中貴人銜　命督採取之役大爲房山患先是督學胡侍御檄石房山將勒京兆學宫有

紀也時任丞視邑篆應之先生至閹人𠯋文鑑者適在事貪婪異嘗要入贄大父峻絶之弗應旋邀爲杯泗歡辭引手捽去若將浼焉比征役六十意在得直大父力白部母給遂大憾誣奏大父媚要擅鑿玉石不法時大璫高忠肆甚脅閹聲勢相倚激

上怒巳　下按臣訊狀房山人譟叩　閽鳴誣憚文鑒莫敢發賴李閣學史中丞鄭通政諸大老知大父冤力持之獲謫戍青州居數年邑人李選部王侍御輩爲上章白之復其官而大父不祿矣當大父負譴𥚃居時日與喬龍溪憲僉諸名流十餘輩結社繡江上相與揚搉千古片言藥石典至唫弄則舒嘯倚羊岩谷響答有香山洛下之風焉迄今陽丘人毎追及輒相與咨嗟歎息謂安所得雙泉公其人者振此清逸哉不肖艮知椎魯無似晚從長山劉項翁先生遊先生一語陽秋鼎呂弗翅聞余述大父生平業慨爲立傳且歌什纍纍不肖實之謂大父不死矣先生冢君太史氏及諸昆季雅詩麟次乃太史氏復欲爲不肖轉乞諸海内名公大人用大賁我朮氏家乘不肖感激泣下然逡廵數歲未敢也兹

太史氏脂車入都門索不肖引言代致史室因草勒如左得名公不棄鬼瑣惠然賜之揮灑卽单詞隻字寵逾袞華矣銜結可云

李泰維詩引

余讀李泰維詩刻而有感于祖孫輝映之難也夫簪珶帶礪世載金書此自泰維家事以是爲纘戎祖考亦奚取于泰維惟公大父秀岩先生博極群書雅有掞天縟采之手今所布青蓮貝葉諸編僅存先生之半于時海内名流才士亦忘其爲淮封也無不兢相唱和聚簪推

轂置郤穀傳永不足道遂爲我明胄裔第一人徃家大夫官兩都兩值先生在日相過從不翅蘭韻翩拂幽然善也越二十餘年余叨讀中秘得交泰維屬前好悶出幕什相示余腹中業有泰維乃猶未遂一抵掌摩泰維肚皮叩琳球也别五歲再聚燕中復出妙觀室東游稿二帙見示因相拉坐西郊水亭縱談六時亦猶是蘭韻翩拂幽然善耳余特喜泰維能紹大父風雅且蠡水自將淡然遺世談詩說劍兩有獨至之趣至其所爲詩復適爾舒嘯不假苦拮亦其稿積使然匪苟而已也昔鄭

康成有孫手文相似名曰小同我泰維視秀岩先生詎惟小同已哉又馬璘讀伏波傳拊膺歎曰使吾祖勛庸墜地可乎夫李氏勛庸自在則余之喜交泰維政于纓組顯奕之外已泰維其晝合諸刻且從此續裒數尺用光青蓮貝葉之藏余不文亦士安之一弁也非同調乎是爲引

若承弟袖韻小引

每念入風疇調而畋穆群舌孰節而龤喈余方不勝休文之束縛日取楊慱南韻經聊品笙竽尚思參半出入用反娟簧廼季弟若承復以袖沈索引余何言此卷緊金庭朱相國蔡閣間物出以付余大人者大人手四十年以付若承中表蒯湯幾盡尋堅好成之余亦愛而忘其束縛之怨欣然命筆還自咲曰余用買櫝之䟽爲吾弟銘無恤之簡不亦可乎休文自陋余亦何侂

徐時御稿題辭

巳未禮闈之役得分較羲經獲十八士實首西江徐君時御廼時御亦遂爲西江第一人業拔本房諸制秇二俏餘首質海内于中時御秇居多時御以除期尚遥將

假歸請于余曰不腆圭裔之義敝帚矣賴先生之靈幸而比于駿骨尚意傾笥中舊藏合先生所拔弁爲一刻志小子半生苦心幸先生爲之玄晏夫余生平談秇每拮根氣兩字用繩夫藹而不實利而巧文而不懨之弊而尤惡夫哮噪譎幻强爲跳趒之文故喜得時御詩言温温恭人惟德之隅時御婉雅温恬人也文亦如之不務奇夫六經無奇字至談兵者慮無全力不得不旁出耶露以愚敵人之耳目故設奇焉詭道也偏技也人附之而成倚夫大經大本淵摯難窺萬化之門闕攸邉際

夫焉有所倚故時御爲文一從正大爾雅每誦一義未
嘗不淹綜今昔勃窣理窟迺出之容與瀇蕩而格周甚
高液固甚滿峰巒楚楚如拈掌懸列而巖谷委窅亦復
不乏葢工深力到苦甘俱適之時則時御之往復公車
壘積槃帷也不爲不久已噫知言匪易遇合有時此和
氏所以泣血受刖而不辭也時御苦矣即傾筥出之以
示海内不病其多矣或足以當好奇者之砭餌也車歐
脂余方酌酒送時御因即席抽筆以續德隅之什

跋閔逸之游秦草

每見談詩者類分其人與地憂乎相肖是爲得之余謂
大雅之音千秋同響歟往之言壇圍盡抉余夙重閔逸
之詩什政以其不類迺臣語而亦盡絕世俗歸美呴藉
之態一如爽氣度清陂拂美竹梧間又如金石孤宣鏗
然冷越而無泉石舒傲之麄故足蹟遍寓内一時才人
韻士無不疵入蘭譜者今誦其游秦諸篇更信逸之變
絕流品已余神交逸之二十餘年已未秋始得快覿都
門燒燭滌卮開臆千古因念海内應無復兩逸之云何
輒別去歸亳以秦帙屬余爲數言之跋夫數言烏足表
逸之亦以志余逢逸之之喜而所以品逸之者意在斯
乎嘻劉生自好人也惡爲溢故質言之如此

擬 御製歷代名臣奏議序 館試

追惟我
成祖文皇帝 天授虛裹海收曠度自 踐祚以來荃
宰同心糾繩在側臺諫傾骨鯁之忱宮府絕枘鑿之慮
所以來臣下之言者至矣乃於 御極之十有四年
特命儒臣楊士奇等纂輯歷代名臣奏議一編凡三百
五十卷列目六十有六肇君德終夷狄上自蒼姬下迄

胡元之季於中四千餘年間嘉謀入告匡主庇民之言
與夫明目張膽極言危論犯人主之忌而不諱者罔不
併收盡發石渠之秘藏旁搜史乘之紀載裒然臚列燦
若星懸眞堂簾之盛事廟廈之鴻寶也朕每於清暇手
取一編披之頓覺法戒昭明心胸開朗因思創業之主
躬試艱辛不難有魚水之投藥石之納其諸守文令哲
禀天位畏人言者尚爾慕轉圜流水之名繹違拂恭敬
之實霽色和顏以永終譽乃有豢安襲福狎于宮闈耳
習韋順之聲目便逢迎之態一聞苦口旋作耳瑱不思

與王賞諫匪以沽名臣下不匡墨刑用服此臣主相成之美古今否泰之關也倪開諛佞之途即屬覆敗之轍朕兢兢業業恐與愎諫自賢者同事用取是編常置几席作我弦韋簡閱既久神情暢溢遂欣然詮次數語摛寫朕衷上表紹明

文皇之思下啟群工納誨之牖嘉與百司庶府以及中外懷忠蓋藎之臣人人知朕之慮攸伏喜昌言也敬弁諸簡端永存冊府且以詔奕世子孫云

四素山房集卷之六序終

四素山房集卷之七

論

濟南劉鴻訓青岳著

君子以直道致太平

君子所以昭國是仲國權而屏國勢於不傾者惟有持正之一術夫正者直道之謂持正者秉吾道之直而毫無回譎之謂天直自天地來者也亦人心共有者也故獨抱之可以揭人心之不磨完人心之不死旋出之可以裁天地之化輔天地之宜一室之昭彰而不愧四壁者惟是一行之矯特而無慙四知者惟是曖者使著糾

者使割屈者使伸靡者使扶艾以拯溺以拯星辰之軌以順日月之光以復而必不可使抑伏而不行於世夫使直道抑伏不行於世則天柱誰爲之磐石地維誰爲之砥奠人心澌滅國勢悠悠而平陂往復之運誰爲之提挈而整頓者君子重憂之矣夫君子者天地之所托心生民之所托命九廟神靈之所陰騭呵護而無日不欲令天下見者其抱此直道不行之憂也豈爲一身一家計哉誠以直道者兩間之燭龍也燭龍不爚則魍暢鬼蜮之輩必且白日而縱[illegible]直道者亦兩間之

列鈌也列鈌不震則沉薶隱結之奸必且露面而陰陽
於共見直道者亦兩間之隄岸撑持也隄岸撑持不有
則天下又何憚而不驕恣淫佚亦何所恃而不杌棿傾
覆哉君子灼之至貞籌之至熟雅不欲以挺然之身效
逐流之蘋從風之草也者故以性生之直儲為百挫不
衂萬折必東精忠亮節之直葢曰直生罔死皇畀[redacted]巳
然誉誰毀誰宣尼自信又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
而行也古之人皆行之而我何敢以欺吾君罔吾民亦
何忍令天下有欺吾君罔吾民者恣肆而莫制故此道

果顯白也吾與衆共揭之而不矜名此道果舒吐也吾
與衆共伸之而不誇節此道而掌衆翳受衆茹膺衆誹
敵衆撓勢且拳攣偃偺屏噏於一隅而幾燼也吾何得
目羣狐而不攄覯羣莧而不排愛毛髮以視葸怯濡足
而觀没哉故簡可露蒲可伏檻可折牘可補平刑之詔
可矯美人之封可絕尚方之劍可請都亭之輪可埋葢
其設心以寧為鳴鳳不為寒蟬寧蹈斧鑕無甘蝹蠖寧
矯矯若雲際鶴勿舂舂若轅下駒寧為百鍊之剛磽磽
易鈌而肯為繞指之柔齷齪人國哉故當其世煬竈之

計不得施叢神之卜不得售掖庭之孌不得問國成掃
除之役不得闚國事西園之娛不得流連而不反南詔
之敗不得隱匿不以聞國是嘗清國法嘗振國家之元
氣神氣嘗若得倉公岐黃之扶助調劑而不亢不蔫故
物不為癘人不為妖氐羌蠻貊之屬不為患而世頌安
瀾歌覆盂也真太平景象哉乃揆厥所繇君子以蕩蕩
平平炳炳朗朗之直道坐收之而有餘矣語曰山有虎
豹藜藿不採語直臣之用也又曰紫蜺喬雲不知刑也
語宵小之蔽忠直也漢帝得一不冠不見之黯猶能臥

寢淮南之謀而況隆古君臣之際乎然要在君心焉君
心清明則屈軼不必生人鑑不必設舜獲臯湯獲尹即
化枉為直何難者不然龍逢比干充庭列位亦何與於
太平之畧哉

聖人通變于未窮

聖人所以造無疆之休奠靈長之祚而與元運相終始
者凡以達天人之故洞理亂之關不受窘于必盡之氣
而能斡其無盡之柄者也夫寓中無一物無升沉無一
事無成毀一隅之保聚必有離合一氏之區管必有更

代卽有大慧者大力者能挽流波于不頹起寒灰於再
蘖哉信斯言也此知蟪蛄之窮于春秋而不知蟪蛄之
氣自在也知朝菌之窮于晦朔而不知朝菌之氣自在
也知雀窮而投于海雉窮而投于淮而不知其能爲蛤
能爲蜃形化而氣非滅也物也猶然而況于人乎況于
聖人乎又況于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握魁柄而酌
元氣者乎故人知聖人之能通變而不知其通變于未
窮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似待窮而後變變而
後通且久者此之所云變通則于其未窮得無與大易

戾乎曰易之所謂窮政聖人之所謂未窮者也聖人之
通變未窮者政于其猶可變之時通必窮之勢而不使
至于不可變不可通已耳夫調弓者必時其張弛御馬
者必時其芻策張極而不可復弛猶弛極而不可復張
也御馬者日惟芻秣是事必至驕而不任鞭扶倘終日
控馭而鞭扶焉比其筋脰俱絕而倘不知解縱之飼畜
之寧可復駕乎故天下之國勢調于人心人心調于刑
政刑政之末流寓內受之刑政之修廢朝廷主之聖人
在宥上觀天意下觀人心中觀國勢曰國勢亦何嘗之

有此托于天托于人總之托於余一人之心者也故一
事而無關紐則關紐之不待乘墉見伏莽與而後知戎
器之當除一境而無霑濡則霑濡之不待發肄盡澤漁
竭而後知莞庫之當發股肱運之而愈強何得聽其惰
佚之久漸成痿痺耳目用之而愈通何得聽其壅塞之
極漸成聾聵柄有所偶假無令其久假不歸至爲竊美
亦有所獨操無令其終操不出至爲頓弛曰紀綱胡以
嘗振德澤胡以嘗流廟社胡以嘗不驚民情胡以嘗不
背土胡以不崩瓦胡以不解日惟與九德三事之臣下

及郡國之長芻牧之吏議之早服調之未病必不至于
極弊而不可反此非至神極聖心怵于平陂往復之機
德軼于皇王帝霸之上者能有此微睿之作用哉不然
大絃小絃皆以合琴瑟者也不知所以早調而此急
絕小大兩無所施矣粱肉藥石均以生吾身者也不知
所以早劑則痾且日甚飧與餌兩不可入矣自秦漢以
旋不但末造之主一蹶莫支卽所號爲英異之朝自命
有爲者莫不各造一杌棿之形決裂之狀迨至極而悔
悔而圖圖之而幸爲無恙不過九廟未盡之靈萬方未

盡之戴祖宗尊賢敬士之報猶有可恃耳又烏在其爲聖人變通之權哉愚以爲變通者莫先於通上下之情語云一日不出則欄外之象爲鼠再日不出則殿下之脯爲蒲夫關膈不閉斯血脈可通而萬病不作若夫有其閉之無日可開吾恐其欲變而無可變欲通而無可通也易又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在神明之人而未可以口舌爭也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論

聖人與天地同一心故同一運同一運故同一弛張變

化而不規規於耳目之所安夫天地漠漠耳混混耳誰以德名而德亦於何而見然有天地不得則無以爲心者心非自天地生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所爲混闢之軸動静之倪通塞之樞往復之關否泰循環之眞機芽也夫聖人自有聖人之德胡以與天地合其合也又豈討羲氏和氏之故襲曆象授人之迹步天摹地擾擾者之爲合哉其無心之心同耳夫聖人者主静立人極者也而聖人之心則有不倚于静者存故顯晦之用與璣輪望舒若一軌而轉出入之序與生長收藏若一脉而遞

慶賞刑威之權與福淑姝慝之鬼神若一柄而籌不必曰如何爲聖人之陰德而其一種揫歛翕聚之神罔洩鍼芒者亦匪肖陰德而出而卒與陰德無不符不必曰如何爲聖人之陽德而其一種布散流通之神罔闕纖微者亦匪肖陽德而出而卒與陽德無不符其爲開天之聖人則洪波可掩星紀可殷山川可奠衣裳杵臼耒耨棟宇舟車之制可起日中可市結繩可理而物不驚而民不駴而天地無震動倒置之虞其爲承天之聖人則禮儀天地之中樂調天地之和撻伐比于霜稜泉貨

準於流水昧爽會盈尋而攷政而糾虔而不以爲瘁詩書絃誦蒐苗獮狩之典敏敏修舉而不以爲勞凡以隨時者爲亨嘉違時者爲愆錯故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地無心卽時是心天地無德卽時是德耳傳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非言天地自爲一德而聖人合德之難也聖人有憂之心政以時著其乾惕不息之心妙合乎鼓物無心之運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此物此志耳以故當其世主張元化陶冶萬靈默握魁柄而綱紀無弛解之期顯決天澤而德意無屯膏之

漸何毗陽毗陰之與有語曰運而不積語大氣之無時不行也乃語聖人者不曰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乎夫安安之旨卽主靜立極之旨而屢遷不拘等六龍之變化乃聖人所爲幹中正仁義之轂而不倚于靜卽不窮于靜者乎若不善會宋儒之理解昧陰陽互根之義而專以一靜求聖人是見誤于竺乾枉下之說抱枯寂揖民物溺其所以爲德者也疑與天地若不相似然

君子修巳以敬論

君子一身耳執皇王之契挈天人之精而僅成其所以

爲巳者惟有善聚之一法夫聚人者煩而自聚者簡聚物者勞而聚精者逸凡天下一切之聚皆拘而成室觭而不員憧憧焉役役焉岐路而取之欲岐路而收之益要衆有而成其爲聚者也而究與衆有毫不能相通則嘗深味乎修巳以敬之君子而知其聚德甚嚴葆巳甚密竟成千古完修之人者握此敬聚法耳夫卵之性雛也孚而翼之乃鷇舉繭之性絲也淪而練之乃衮藻故君子務修亦惟巳是務修夫巳者一也一則不二天之德淸地之德寧侯王之德貞寧有二乎哉此三才之祕也敬之原也性命之府變化之門也我知敬與巳之俱來矣乃君子之敬又豈如他家所稱枯寂之眈抱空質而不脫捐萬象於不屬者乎蓋敬之用在心心之用惟神神之用惟以無方之妙聚爲不二之體故一草一木必有液焉一蟲一豸必有氣焉液不聚則槁氣不聚則僵聚之之緘不禪而續焉則枯莖敗簳天閼攣卷之狀立見夫且不成其爲物而菀茂生動之趣容可要乎故君子知至小莫如巳至大莫如巳何物包絡隻立莫如巳衆對莫如巳何物攝合靈惺惟巳昏散之汨濁之惟

巳何物澄渟故放海之勢守之以棠泉四蔭之柯守之以沃根燕退匪便衢庭匪莊一室匪邇千里匪逖顰咲匪纖刑賞匪巨作內作外惟吾之父母保師是臨是愳復何處可容一恣睢者故俎豆可以徵儀鞶弁可以式帝和鸞可以節情簠簋可以旌志杖矛戶牖總爲堤坊儆毖之資而君子之心夫且薄於太淸砥於太寧而獨抱侯王貞一之理夫如是乃成其爲君子哉亦僅成其爲君子之巳哉亦越兢業亦越克艱以至翼翼小心執兢不敢康之義舉此修耳然愚以爲總求端於法天乾

天也乾之六爻稱龍而獨乾乾之九三稱君子葢後之
乾推前乾而出者也前之乾環後乾而轉者也兩乾字
惟一敬字故惕厲畢於進修變化括乎終始聚爲龍德
散爲雲雨者也故曰敬德之聚也闡發無如乾矣

公論國之元氣論

善爲國者無塞其與衆共通之路則國可恃以嘗保而
不亡夫保國者如保身然人之身必得所以貫徹而流
通之然後有和暘無壅痓有運旋無痿痺支支爲我使
節節爲我用而身爲精明强固多歷年所之身何者夫

亦善調其元氣無使邪氣奸乎其中已耳夫治國之事
亦多端矣宋儒眞氏以五事啟寧宗而末歸於至公之
論不可忽曰公論國之元氣元氣痞隔不可以爲人公
論湮鬱不可以爲國夫公論何以當元氣哉易曰君子
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存而不忘亡夫使國無元氣
以盛衰消長乎其間又安有安危治亂存亡之形哉是
元氣者以祖宗之德澤當之有享久寖薄之德澤無奕
世如新之德澤世累之則厚不世累之且盡矣以祖宗
之法度當之有嘗張漸弛之法度無歷世不斁之法度
世飭之則行不世飭之且玩矣以河山帶礪之盟萬方
擁戴之意當之胡以有脛如腰指如股瓦之解土之崩
而人主不能制其命者乎我恃之亦尋有不可恃者矣
惟至公之論官與府相質不屬揣合朝與野相符不屬
約會至卑與至尊如一揆而非告詔匹夫與千億人如
同聲而非晝諾如是則人心悅不如是則怫如是則事
機諧不如是則僨如是則廟社馮之子孫黎民賴之而
國以乂安不如是則廟社隳之子孫黎民隳之而國且
不可保是孰爲爲之者耶葢不介以我不介以人不介

以是非毀譽榮辱利害之端以無爲而爲之心矢爲訏
謨爲昌言者也此之爲論一有從違一有通塞一有阻
撓順成之異遂爲治亂安危存亡之關故國之公論日
著日伸人主拱手受成安富尊榮而有餘國之公論日
鬱日屈卽忠臣讜士極言危論拮据捄藥而不足則元
氣得養失養之故也然于何而養曰培正人之氣剪憸
邪之萌黜新奇之謀破偏徇之黨袪先入之心絕從旁
之掣公論在一人盈庭可掃公論在衆口執拘可除卽
如新法之不可行此自熙寧間一大公論乃安石咈之

而悞國和議之不可恃此自紹興間一大公論乃秦檜嫉之而醜詆北伐一事中外共知之而莫敢言固侂胄以威罰箝人口亦人主不察遂遺患無窮極耳比入金之使一遣外議譁然自從臣及館學以至庠序之士無不紛紛爭之西山氏以爲聖君賢相優容養成始有此等氣象葢幸公論在人心朝廷猶得聞耳故曰朝廷之擧措是而衆亦是之者治世也朝廷之擧措非而衆亦得而非之者亦治世也惟朝廷之擧措自以爲是而衆莫敢議其非堅拒之極遂爲結轖結轖之極恐成潰決

豈公論之遂泯哉有公論而不得伸與無公論同夫又安所恃以流通於宗社生民之中而相注以入相結以久耶嗟嗟實事尠而後議論多私論出而後公論著公論之僞亦君子採時之空名耳乃至權奸嫉之嬖幸畏之宵小病之百計蒙蔽而欲絕之而人主不知也不聞也卽偶一入耳方且目之爲撓事爲徼名勢不至滅其口不止者嗚呼元氣幾何充之則配道義塞天地詘之卽供一日之喘息而不給是倉盧望而反走者也可不懼哉吾願爲主人者及時審察而培養之無使其不可藥焉斯大幸矣

反絕交論

民生於三㷀和惟友五者之倫等於四支四支不備胡以成身去信之需何以持世京哉朱公叔絕交之論可以無著乃有汨泥揚波如劉孝標者復從而廣之抑又過矣夫芝室鮑肆特異所薰丹藏烏藏赤黝攸分葢簡趾而措非謂絕人跡而弗蹈也審味而廞非謂鑿壹絕粒之爲是慫羨蘁吹之爲得也善乎劉歆之言曰交接者人道之本始紀綱之大要况乎三垣九野若維若絡

毛鱗羽介氣附而聲求焉交之象也去諂去瀆大易晰幾於上下四鄰四友書傳乖義於君臣交之經也是以嚶鳴伐木開千秋諧和之風澤麗簪盍著羣心比摩之契交之𨛦也吾聞隻立者情必淒獨語者况必索生人之樂寧懽掉背之行反對之攻亦須他山之石甚至水火之形不能相然也亦必有鼎釜居乎其閒而百味以和則鼎釜者水之交也火之交也水之得交於火火之得交於水也夫至水火可以相友燥溼可以圖濟而去其戕賊焉則世復有何物不以示交何合情者之不以

偕入故粵在古初飽於和德從化而避不必言矣師師濟濟暢宇宙之淳和雝雝喈喈鳴兩間之化日抑亦玄交邈矣難再降而叔牙委志於夷吾椒舉全宗於聲子黃公王吉推賢之義雲高元伯巨卿敦信之標霞舉庶幾浩素之衷同懐往悊落籬既撤足廣來兹者乎若夫道有所難全情有所爵勃同室不能爲之濟同氣不能爲之仲大而宮闈之艱危細而德怨之往復詎偕大道實寄交情則如文侯宿大雁之獻而父子益親曲逆共一飯之餐而交懽將相袁渙絕詈於豫州而溫侯懟徐

晦不負於臨賀而德與服因時捄變左提右挈衷愫先投面寧後反甚而感分遺生懐德成節如專諸荆軻侯生豫子之倫始聞延陵之劍烈而用之者乎夫亦有結而然未可於咄啐談咲間得也又何必繩之以玄素軌之以中和目之爲市儈而令世無緩急之籌哉故鶉玉和羨匪交弗成持危定傾匪交弗輿牙絃和而流水之調不孤郢斤運而堊鼻之傷更切方誦讀而尚友況促鄉於彈冠則友亦綦重矣異哉公叔胡爲悉此不祥之文滅絕人道哉嘗取公叔本傳反覆讀之絕之一語豈

其本懐公叔丁梁大將軍積釁蘊既之日極言敢諫卒弗見收又以案宦者趙忠輩故至逢主怒收之下獄卒以憤懣夫亦爲比周傷義偏黨毀俗者激之云然耳觀其他日著崇厚之論曰天不崇大覆幬不廣地不深厚載物不博人不敦厖道數不遠故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嚴不忍章於絕纓又曰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豈自爲矛盾者耶繇是言之寧惟公叔卽孝標叔夜二書皆一日稱衷遂爲曠達之累請一朝而反之以質諸九京可也嗟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

誰與反之誠是也敢著爲論

知天地之化育論

至人所以窮造物之根而主張元化者惟盡完其命之實而已夫命之理難言哉布濩乎有物之後盪摩乎無物之先其虛也至于無餘入無餘出不囊括而元神[redacted]其實也至于入萬有出萬[redacted]不給散而萬物體以大虛蘊大實以大實注大虛非有二也且其虛也不假推致而虛之量盡其實也不假充積而實之量亦盡虛實盡而化育之理畢矣乃善言化育者無如中庸一書而卒

未嘗拈一虛字弟拳拳以一言盡天地之道而參天地贊化育必於至誠歸焉夫不云鬼神乎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此至誠知化育之說也夫誠至矣何以知化育哉嘗試觀上徹冥寥下徹[redacted]淵旁及九寰六幕之無際於其中廣生大生無之而非化育然其竅秘之主宰盡㧑而爲生人之一心夫人心陰陽動靜之樞乾坤變化之門也乃實以一靈總萬靈以一真槖萬真澄不任淆空不任塞超淩焉不任汩没注浹焉不任浮游徧滿焉不任偏枯仍禪焉不任斷絕故曰一息不運

則機緘窮一念不續則穹壤判一物不屬則生理塞政以語吾心之至實一於穆之不已耳何也惟實故運惟實故續惟實故屬亦惟實之至故無不運無不續無不屬夫且執摶捖之柄握甄陶之樞斡亭毒之軸總合散通復之[redacted]舉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無不在宥焉故聖人在上而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則天地之所欲生欲恬不欲夭札疾沴者聖人且以一身代之矣故化育通一心不礙之至也然必自不礙吾心始一心生萬化不槁之至也然必自不槁吾心始終

始明而六龍乘成性存而變化出豈但空空洞洞寥然曉暘之知哉乃二氏不然方自以爲慧超德象之外道冥虛無之宗欲舉一切而空之夫業欲空之卽言言見蒂語語明詮究且造物無毫髮之 涉則[redacted]不可磨滅之理不可曠闕之事於若人乎何賴乃信化育之知與經綸立本同一至誠之真非用也人道也天道也非小儒控揣名理之謂也宋儒之言曰靜後見萬物皆有生意又曰窻草盆魚與自家意思一般此語至虛至小至實至大敢舉以爲知化育之端焉謹論

大人正已而物正論

古所稱大人者以天爲體而不參以我故能物萬物而與天同用焉夫天無體萬物爲之體物無體以天所以體萬物之體爲體夫天之所以體萬物者天之用也安在其爲體又安在其復散爲萬物之體盖天惟原無體故能爲萬物體亦惟卽物爲體故能卽體爲用而大冶鼓鑄之妙有未可以名言求之者其惟大人乎大人者德合天地明並日月序配四時吉凶侔鬼神先之而不違後之而奉若者也君道也亦相道也孟子與氏思大

人而不見乃舉事君容悅之臣等而上之曰安社稷曰天民者各發其所以爲心與所以轉世之故率有取焉而其一種願學孔氏之思則無論容悅臣無論社稷臣卽所號爲天民者猶有可不可之心在非吾夫子得邦家而存神過化者比也故歸之大人歸之大人之正已而物正夫大人胡以正已而又胡以俾物之無不正哉心於何注力於何庸惟一天之行耳故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貞者正也天下之耳目手足智慮有萬而總軌於一正則

一人可以軌萬方萬方可以效一人而又安所庸吾心庸吾力之有葢通天下爲一身含天下爲一情是謂聚萬耳之聰聚萬目之明聚萬方之手足智慮以爲行持睿聖之人又胡從而淫於視淫於聽喜毗陽怒毗陰顰笑可假而不和於天倪者哉故其正已也不在冕黈蔽禦之防而在塞邇之無不撤不在鳴葱鏘玉之度而在倚暱之無不盡不在乖緌正笏庭楹接際之肅而在頹媟之無不化穆然澹然曾未有毫髮之狥於物而與物無毫髮之不浹曾未有毫髮之束縛要軌於物而物卒

無毫髮之不會且歸焉若萬品之蒸於元氣鎔於鑪冶自摹自范自順自若而寘無形影聲響之隨所稱躬玄德而化馳若神者其斯人與何也大人之心卽赤子何思何慮之心也何思何慮之心正姝塗百慮之取衡而範圍焉者也故存神之理至一也而執要來效之說猶二過化之妙至精也而風行草偃之喻猶粗葢已見物見無從起之畛域而正已物正又何自而叩其端倪哉故曰大人以天行焉而不參以我也乃孟氏他日又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

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定國隨之其說與正已物正之旨合耶姝耶董子曰正已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百官萬民之正胥出於朝廷乃知正已者君相與共而君心者又衆正之辰樞八方之極表也一有非心格何容易昔人所謂開誠布公集思廣益甚而積盈缶之孚以冀人主之一悟者皆正已之事而物正之大關紐也則格心之妙信非正已之大人不能矣故舉孟氏之稱大人互發之以爲相天下者法

天生人材供一代之用

甚哉大臣勝任之難也惟明于不可委不可覗覦不可分亦不可獨持之義然後能鎔吾身爲大器藉安危之身而不辱大臣之名夫天下大器也大故重重故危夫人之受負擔于主人者何如也亦先自審吾之力有不以重躓不以危踣周道而趨與踰險阻當震撼一無以異者乃有勝任愉快之時卽不然肩力之不審而復不能必險阻之不歷震撼之不來能委諸行道之人一聽此器之淪沒墮敝而弗之顧乎必不能已夫苟終事之意堅藉茅之念重未有不招衆肩爲一肩引羣力爲一

力務還主人以無缺之金甌者則愚所云不可委不可覗覦不可分亦不可獨持之義也紫陽氏嘗言之矣曰古大臣以一身任天下之重非其一耳目一手足爲能周天下之謂也有其任之推擇焉又謂必咨詢延訪取之無事之時而後參伍權量用之有事之日庶幾哉鉅細平陂惟吾所付一索之奚橐而有餘而國家不受倉卒不支之患噫嘻所爲激勸後世之大臣者始無餘術矣夫從古述大臣者曰人主之股肱也耳目也手足也腹心也之數者合之則爲人主至尊至逸之身而分

之則爲人臣至卑至勞之身以小臣任之手足不能代腹心之計耳目不能代股肱之營卽勞亦易程委亦易報惟倂舉以歸之大臣則對揚欽承說命一何難也拮据卒瘏公旦一何瘁也以傅說姬公之聖事明明后其難若此乃夷攷其常年處心積慮之苦說不以敵沃而緩俊乂之旁求姬公不以几几之精誠而忘吐握于白屋則大臣用心之極可知已後之丞弼一人者有不容不踐之前迹已然在明良喜起之世朝無釜鬻野無遺逸下推讓而上不疑上倚重而下不忌一時布列在庭

之臣皆乾之柱坤之軸而海山之鼇背也況天下未嘗有咼折棟撓之形亦未見有蕩覆流移之勢爲大臣者亦可以垂紳緩帶委蛇自公何恤其肩荷之重輕爲猶皇皇汲引乃爾也嗟嗟殷周而降不可同日語已天地之泰不能嘗交而不否則旋轉[redacted]格之力豈異人任乎袞衣之職不能嘗完而不闕則山甫補綴之功能借于異代乎處優養尊者聊頃刻不忘之慮而紆紆隨隨之小臣又篤言于越俎負乘之羞日復一日人復一人合千百人之身而共養一癰則亦合千百人之身而共逃

于不可詰責之地心膂等于爪髮公卿埒于庶僚天下之事去已衰亂之季往往坐此曾不思爲大臣者貴矣膴矣將安逃也逃之而不任則不忠覥靦而不任則不忍分之而謝責于人則柄移擅之而人莫敢問則忌專然所忌者專其事非忌其開布之精神不欲衆寄于羣策也所忌者專其名非忌其廣集之公忠不欲分托于羣力也故身繫百責攸萃之身則爲咸熈爲叢脞繇于才之儲不儲身繫萬方仰賴之身則爲底寧爲反側繇于人之樹不樹身繫眞僞雜投賢奸交接之身則爲轂

推爲聾瞶繇于品藻之精弗精豫弗豫耳故一命之任較輕纍而至于六曹百司縣寓繫窽之任則綦重矣一日之任較輕積而至于卜年保世宗社生靈久遠之任則又重矣蓋我已爲舟師必令任維檝者無一人之弗閑而後當吾身無覆溺之事也我已爲匠師必令任斤斧者無一人之弗習而後當吾身無傾圮之虞也所重在淵蕿則有盈乍用禴之人相與弼成乎主德所重在朝堂則有恊恭和衷之人相與共分乎猷念所重在侯服則有宣恩求瘼之人相與昌明乎化理所重在邊鄙則有張皇撻伐之人相與伸威于閫外蓋自宮掖以及要荒莫不各有儲蓄畀付之才俟而事出意外變生不測吾且從容暇豫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一或不效直引之爲己咎爲己耻視此身爲曠職尸素之身曾無尺寸之地可厝以即安者顧弗重邪乃問其所需之人又皆遴之于初服核之于微耶試之于盤錯驗之于磨湼蓋聲氣之感召恍惚之抛知而以浮譽藉遲實入者誰其人哉夫然後大臣引重之心可以無愧于隱微而浸極乎光大其尊主庇民磐石國家之略即九

廟神靈實式憑之矣說旦之躅不美于此也彼不勝其任者謬而爲之解曰薪櫨之路自開尉羅之目自客即代匱之乏人彼自有所以推抑而淵落之予亦人臣寧執其咎不知漢之丙魏唐之房杜宋之韓富諸君子師濟之後僅見推擇靡不有濟何論人主之惜不惜任不任哉即小而子產營鄭武侯營蜀皆能收拾人材可給數十年之用有足多者又或爲之解曰我之比肩而北面者名位相望誰無擁戴之思擔荷之力而必倚責于一人不知邦之杌隉繇于一人邦之榮懷亦惟一人之

慶使大臣而盡爲庸庸保位之衆人不爲安危存亡所
繫之一人則又何貴于大臣然則身任大臣者亦艱矣
危矣勞矣則亦何樂乎崇蹐顯陟爲也不知臣子之身
無小無大均非自有而大臣則又人主一心一體者也
即不幸而一德未孚齟齬萬狀敢視爲二心二體乎王
臣蹇蹇匪躬之顧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匪但捐糜頂踵
之爲報也則舍登庸人材之外復何物可貽社稷無窮
之利哉因是而知大臣之任皆大臣之心爲也古有喻
大臣之心者何如鍾山之玉炊以三日夜而色澤不變

一何篤也夫篤于國自不得不篤于人篤于人乃成其
爲篤于國千載上下一車一轍而已雖然大臣克艱而
主故易之大臣引重而主故輕之寧有濟乎曰至精之
極金石爲開紫陽氏未嘗一語及負扆而惟大臣是責
愚亦未敢以紫陽無見而云然也

四素山房集卷之七論終

四素山房集卷之八

原　　濟南劉鴻訓青岳著

原文

文之時義大矣哉必明其不可已與其不可强之妙而
後文之道思過半矣嘗讀易至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
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溯而繹之天胡以文剛
柔交錯其原也人胡以文文明以止其原也推而及于
察時變化成天下謂爲文之用可耳而豈其原故卦凡
六十有四惟乾坤特著文言則文之大原可知已然而

滎河温洛之秘不能使馬不負而見龜不載而出則又
有原之原不知其然而然者故庖犧之左列奇右列偶
變化行乎其中也臭祖文字億世同尸而羲后何心哉
何者天地推蕩符而出天地無心聖人何能庸其心不
可已不可强之謂也夫根荄之必爲華蕚而衆泉之不
能不流放機使然也柰何其弊至于沿流不已欲以潢
汙行潦之水得覩瀾之術乎兢華不已欲以剪綵綺綴
之工爭化工之巧乎則忘其原也上下千載不追俱述
嘗流覽于波與華之餘不能不瘳然思耳夫樂者之必

歌也哀者之必泣也忠者之必告也鬱憤者之必欲舒吐也甚而蓄積之極必委折嘅歎不一而足而人不厭其繁且覆也皆有所以也若夫代人而歌即音亮合節而詎從樂生代人而泣即拊膺沉痛之狀詎從哀生內不必忠而強為告即聯篇累牘詎曰輸誠以至無所鬱而故為舒無所憤而故為吐亦未嘗有蓄積勃率乎其中而故為委折嘅歎浸淫不已之詞豈情深而文明者哉或曰文以效顰而病格之為也文以尺幅而病制之為也即有聖神極慧之人能不束乎夫大塊噫而萬竅

號黃鐘升而百昌動有萬之號若假物若匪假物故天籟歸之豈比竹而吹者所能効乎百昌之動也莫不與物而肖豈雕玉而卉者之所能擬乎格與制何能為文病人自病之不察耳夫文天之經地之緯人道之錯綜則亦肖其章於天麗於地交錯於倫物者而止故善為文者曰明理曰比事曰達衷為文不同總之因其鉅而鉅之因其細而細之與情俱開與意俱盡而毫無驅駕浮游詰曲之意以奸乎其間夫然後不可已不可強之妙庶幾左右逢之耳嗚呼非窮神知化塵情頓盡之人

烏足與談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哉作原文

說

立身以名節忠義爲本說

葢嘗流覽千古而知士人立身之難也不可不務氷兢也夫曰聖賢曰豪杰其槩也曰修名曰姱節曰忠臣曰義士其支也總之爲聖賢豪杰之徒也勃於片念礪於金石載於百年而煜烺於來禩必有自也乃或生同其時或仰止於異世其鋪張揚厲之者大都煜烺之餘緒陳迹而非其本又皆發越於源源本本之後而非其初念之盟諸獨矢諸永久奉以不二者也唯先儒羅氏深

得此意嘗曰士之立身以名節忠義爲本其大旨謂有名節則無枉道求進之事矣有忠義則無固寵欺君之事矣因誦斯言而知古今人品得失之林乃在於此思深哉夫人情有所不愛則仆棄之有所愛斯培植之立身者愛身者也愛之柰何擇世之至穠華至韋茹者欲托爲根基倚爲骨幹且盡晦不可操顯不可暴進不可以成君退不可以自據之物天下之至膚靡也其孰從而立之卽以一人之形軀言自太虛而來者也虛者難植而實能植立於四虛之途者是爲何物葢内無馮外無藉左右前後皆非我有而惟此清虛洞越之身中立於君臣父子朋儕之間耳則胡不取此身中清虛洞越之理時其砥礪亦時其蓄積無使呼吸之頃離於吾身哉夫名節也忠義也不可以形迹索不可以銖兩程至清虛至洞越實天下之至眞實至飫厭也亦好修者持而實之而不以示諸人者也故闇修不言名恬養不言節而風衝波激之途匪是則緇且磷寖而溺寖而銷劘盡矣明良不言忠精白不言義而卑巽苟止之世匪是則頑且諛徐而狐媚又徐而碩鼠狠貪浸淫傾夊無所

底止矣惟善立者窮通亾論崇卑亾論知弗知信弗信亾論自早服而筮仕而顯躋而升沉而旅進旅退而困躓而譴呵而刀鋸鼎鑊之在前均所弗計惟念吾何以不欺自心不負吾君不負所學不以抉意當前之會頓遺吾身之修然而素者浩然而白者堅貞焉不可回岐者介如也炯如也甘之而不欲吐也抱之而不欲脫也是謂築墉之基而植木之荄也卽後來之雕搆丹雘敷華垂實不必問而足奉之以終身矣況此本旣立之人嚬咲可以移風俗出處可以卜盛衰歷五色而不染娛

五聲而不亂際明聖而同昌丁濁世而屹峙奚之不可也夫然後此身乃爲吾有不至隕墜而胥溺耳故曰天式維之地或載之人或植之不然女子守身猶有重闈之限鳴玉之飾絓結之固乃能涅邪不入于情而貞潔之行成況士之立身乎直爲此凜凜矣又或爲之説曰稱名節若韜而歛之獨稱忠義若持而效之君有二本邪似也實非也忠義之忱上摩日月豈集詬頑鈍之據滅名節之真幽泣鬼神豈婾嬰譏詠之根蒂哉介修之士不二心之臣一人也卽叩之豫章氏可也

心性才情說

甚矣心性才情之一而難析也甚矣心性才情之辨而不容不析也一之而不析則歸于渾渾澳澳之一性而世且倡爲竺乾妙明之論泯無風影之可執豈聖人彰厥有嘗之意亦豈精一微危之真傳孔孟以來之嫡脉哉則心性才情可各自爲說亦可交相爲說可終日言之而不盡亦可說之而忩其說也夫天降下民厥有恒性語性也心之所自來也心一也而胡以人心道心二之則才與情之勃發運動惟其所之可以虛靈之心制

而天未嘗制之也尼丘之前四字散見於六經曾未有闡而釋之者迨離岐于三品之説浸淫于二氏之議始且晦矣惟孟軻氏起而闡其荆榛汰其淆濁始舉心與才與情盡爲吾性之用若建鼓求亾子且指以還家之路而邪説息正學著矣秦漢以旋語多附會至有宋而理學大明井井之論生而種種之居解出矣總之要其宿於盡性而約其緘於事心嘗博觀宋儒之言曰心爲太極夫心爲太極豈性爲無極乎非也謂心之所含是爲性耳曰踐形者惟肖濟惡者不才夫能肖吾乾父坤

母而出者是爲肖子則才可知視孟氏之不以不善咎才者有二旨乎宋儒曰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又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反情者豈矯而逆之之謂葢根於至中乃能爲至和此亦心效其靈而天地不能外耳烏得指情而岐於心岐於才漫與吾性不相涉哉又曰聖人盡性豈有他術不以見聞牿其心真能不以見聞牿其心者是爲心用不爲耳目用才之至精而情之至妙也卽性焉安焉復焉執焉之路而孟氏所稱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也夫堯舜性之之域奚與難窺而其可以爲

之之故則活潑潑地莫爲囿也莫爲程也是名何物試觀水火下濡者上炎者流動而章灼者濟之則爲用不濟則爲害者皆其出于性入于性水火不知而妙用存焉其孰從而分之宋儒又曰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繹相感之義若此于情與才而胡以名性得無意乎又曰所謂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能盡其性者卽性乎非性乎抑心與才情乎則愚所謂不容不析而可以無析者也故始終取宋儒之言與善譚名理者析衷之且請以孟氏存心盡心之語當觀竅觀妙之法可乎是爲說

解

文章根本六經解

或云文章根本六經此宋人許一家之撰述也余聞其言而大之曰其推尊一家者至矣余謂此千古不易之論若熖之必以日月濡之必以江河衣食之必以布帛菽粟寧獨爲一家之品騭哉請因膚見所及而謬解之昔曹子桓之言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詎可已邪其不可已者有兩義焉曰天地之所不能祕而聖人以無心而吐之者也生民之所不能無而聖人以有用而出之者也此六經遞作之源也故六經出而庶績賴以錯綜人文賴以森布天壤可敝而煌煌六籍之載而行者不可泯夷考其初蓋不過因河之馬因洛之龜因里巷之謳吟因廟朝之施設因臣主之獻替因經曲之等威因王道而綱紀之因僭亂而堤坊之已爾而聖人何心於爲文章迨淳質意漓佺侗竅鑿賢者乘其熙明不賢者乘其雕僞鶩亂於五聲之迭奏而希聲之元音溺矣眩眊於五色之交錯而無色之太素盡矣古本淺而佶屈以爲奧事本細而詠張以爲誇膏不足以自

華至假塗於騈道乎不足以自振用托足於卮詞故涉其篇什若可以佐黼黻玄黄之觀而按其義則朝華夕秀風雲月露之虛薄耳所謂棄大聖之規摹搆無用以爲用者也焉用文之乃宗工哲人何代靡有諸立言垂訓表章六經者無論卽如楚之靈均變雅爲騷而澤草溪雲盡歸罕喻山靈谷魅弁屬招尋不知者以爲牛鬼蛇神之門而朱文公稱之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怒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故卒以經名之而謂其直接三百篇脉絡況其他乎降而賈董降而馬班降

而建安降而有唐降而有宋其閒靡靡者固不足道而其偉然一代熔鑰簡編者孰非杼軸義軒俎豆周孔體乎經酌乎緯而出入於六籍者哉故文衰於唐而起之者必曰昌黎則昌黎爲有唐一人文弱於宋而振之者必曰永叔則永叔爲有宋一人今讀其文卽不能如六經之盡無比擬盡無繩削然意動而行意盡而止總之如伶倫之音造父之御養繇之射各極其妙而非獨師其心故不知者目之爲平平而知者目之爲圓規方矩極文章之變化曾片語隻字謬戾于經嘗哉或者乂詎

於儒者之言曰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文章之變各從其風奚規規於六經爲不知風者繁簡之異局格之殊耳於以語其本根則如雲仍之仰宗祖皮毛色澤不必相肖而神骨血脉能斬然漫不相屬乎夫使爲文者而至與六經漫不相屬則當以匪我族類併力逐之不朽之業豈可與若人道哉是爲解

國體國法國是有無輕重解

國之有體有法有是何昉乎何持議者遞相紹述若人倫之必有宗祖而物理之必有族類不越耳言體統者

重體言法度者重法言是非者重是豈互爲重輕初不相涉乎何體之中似有法法之意似以明至是而懲非是若流水之必有源而蘙卉之必有根荄耳種種紛紛頗煩居解愚謂立言者各有因定國者無兩持每溯觀累代以來祖宗之垂綳後王之修明臣庶之恪遵推而宰執之翊贊臺諫之互爭宮府之異同朝野之諜議寧有三事深識淺識能言不能言折而衷之惟有一國體而巳蓋法於斯是於斯協則俱得不協則俱傷者也夫稽之典謨未有以國體言者然有其意降自夏殷則各

有剏守自爲規摹典則法度有足揚扢者迨婭人酌忠質之變參賞罰之宜以忠厚開基以制作詒世煌煌周官與有赫之王鈇皆從關雎麟趾之意原本而出豈以懸之天府者爲體屬在秋官者爲法哉何也上天下澤體甚定意甚嚴其不可踰者其不可干者也其因之爲等者其因之爲威者也上可望而知下可述而志下之人不得以意爲凌犯上之人亦不得以意爲增減凜於體非凜于法也卽人主欲以恣睢之心行擊斷之術不虞與國體不相似耶故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又曰政不在大夫又曰庶人不議此非體尊而法明法明而是定之旨哉因知法有潰亂之時議有紛賾之日非立法之不善衆喙之難息也亦不修明國體之過耳故體本畫一則紛更錯出者非體體務顯白則陰翳叢借者非體體在注貫則壅閼隔絕者非體體在布充則缺乏曠廢者非體德澤有體欲究不欲竭則竭而不究者非體法度有體欲伸不欲偏則有過伸有不伸者非體夫國之有體亦人之四肢五官耳寧有增損於四肢五官之外而人不過而駴之指而議之者乎彼國

是之說始於孫叔敖之對楚莊耳敖之言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人主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逆其取舍者爲非君臣不合國是奚自而定夫是非生於取舍取舍生於上下之不合愚謂此政教之通達國體而非惝惝於是之定也儻不究其體而專言是非天下有心知其是故齮齕以爲非有心知其非故慫慂以爲是百千其心百千其口至有黑白互指玄黃交戰國且隨之人主猶恬不察其所從來亦欲於其中取一是焉弊將有以駢拇枝指爲正體而擢毛髮以尋元氣者

矣故品而三之體爲重法次之是又次之根極之惟視國體之修不修傷不傷而古今治亂之故可衡而決矣

是爲解

辨

守道守官辨

守道不如守官之論孔子爲虞人發之栁宗元以爲傳之者誤始非聖人之言也嗚呼宗元纚纚之談良亦足聽第未嘗深唯其旨而不知其言之尤誤耳夫語有岐之而實合然亦有合之反晦而岐之其義乃著者理有分之而實通然亦有不分之人不得與能於通者古之聖賢痛於時激於中往往於目擊道存事細可風者出一言以詔世人自不察乃曰聖人之言不如是之偏且

倚也安可不辨夫道何物不可指不可名狀不可執着卽物而不可見在中而不可探賢者知之蹈之尺寸不踰死生以之之物也故通於是塞於是不變於是樂行憂違潛龍純氣之守也久速止仕則大化無心而守不足言矣夷以淸尹以任惠以和而介存焉神明于道而以不守守之安論官哉夫官則不然有名有物有職司有疆域有關鑰功有課罪有歸甲不得弛負而讓乙不得中熱而奪尊不得爭於甲猶甲之不能爭於尊也君不得强于臣猶臣之不能要於君也唐虞之際宅百揆

熙帝載濟濟師師豈不相讓而帝不爲兪也是以各能其官而自以不侵自以不曠詎非守官之極執哉後世受直怠事與越俎治庖之弊種種叢生則官嘗軼官職拂而守不假器者罕得其人故非侵於官之外則曠於官之內矣曾不思牛羊不茁何辭於乘田會計不當何辭於委吏一命耳靡不各有難稱各有不容不稱者卽尼父神聖罔敢厭薄而越之何也人制于事事制于官官制于君不可假也柰何勿守不守則負事負官負官因負君夫以不守官之故而負君縣寓雖寥誰與容

之故古人之作戒曰敬爾有官曰靖共爾位又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委質策名貳乃辟也官可一日不守可一人不守哉又可以至崇至鉅爲當守而冗員散秩可悠悠自恣哉大都人情營職之心嘗不勝其徼榮之心而逃責之心嘗倍於執咎之心惟薄於營職則守缺厚於徼榮則守軼密於逃責則守二疎於執咎則守且委而去之尼父見之蚤慮之審矣故特於虞人之銜命表而稱之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豈兢兢一虞人之皮冠云乎哉蓋曰虞人之皮冠虞人之道存焉指皮冠

爲道指守皮冠爲守道人且昡之惟指其爲官指其不以旌應爲守官則章而不可逃劃而不可踰而旃而旌而嘗伯之佐而六卿之長而補察之司而平章之寄孰非官孰非守循其名繹其義課其事守不守立見豈非至易至簡蕩平正直之思哉故典衣典冠不免並罪於昭侯而請見請罪以公孫枝百里奚之賢不能得於秦繆無他越故也越而不守明主惡之爲人臣者敢弁髦其官而寘于守耶故知以守道訓不如以守官訓者之可以醒然悟瞿然畏也甚矣尼父見之蚤慮之審

也豈兢兢一虞人之皮弁云乎哉若曰官也者道之器也不可二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此自老生嘗談予既已知之矣何事宗元之喋喋爲惟直命之曰守道不如守官眞聖言也則有不可勝味者故曰此宗元之誤而非傳之者誤也

對

酋金白二酋情形對

夫用兵者先揣其情形情形得而後便計可擇動靜可決緩急可恃然情形有不難揣者有不易揣者如邇年以來遼左北關之孽或云剝膚或云震鄰或云借負婚匿壻以爲名或云遣親子入質以旌順或云遼陽質子可爲鼓掌捧腹之資或云事屬風影徒增恐嚇乍且之獎此其情其形難揣乎易揣乎愚請據邸筒之傳皂囊之錄當牆中之摹索姑一臆對可乎夫 酋之强獷精

悍變幻如蜮更無異說矣惟是彼幻出之而我直信之彼詭託之而我實受之彼未必有憾而駕爲苦情彼實不我畏而謬爲恭順則大有可異者方其併南關猛骨諸寨之餘勢已張大葢憑凌北關睥睨我開原已非一日其不遽犯開原者懼北關之躡其後其不遽蹂北關者懼開原之擣其虛則金台失白羊骨二酋豈非開原之屏蔽全遼之外藩乎則 與金白之情形庸可一日不知乎然于其中竊嘗揣而疑之者有六夫 酋之深憾金白與否何繇盡知獨所稱逃壻卜 者不過藏匿

北關苟全性命何能逆　酋之顏行而　旦數數借以
執言矣疑一北關老女痛殺父之仇誓不與婚此自媛
兎家事柰何勾連西虜莊南等共一求媾爲言何老女
夫家之多也疑二語有之愛屋及烏業遣子入質矣寧
不知北關扞衛我疆者耶而旋肆焚掠者且一十九寨
非陽順而陰逆乎疑三諭撤囬牧種則應諭無入城市
則應諭圉外候賞則應而清河撫順之報驛絡倉皇豈
盡獻琛之車塵也疑四久焚之南關重加繕緝播種收
穫之粒不致諸混同之濱而盡以實南關意欲何爲者

疑五側聞自子秋來　罷𦓬蜜之販而專具糗糒招亾
命之侶而教習火攻卽市賞諸散　不令知其出沒仰
膽臥薪覆首匿尾獨欲沼此北關耶疑六據此六疑則
金白固誠岌岌而開原詎得安枕也然在二酋又自有
可疑者非疑委順之不終也疑其杌楻不支我捄不力
利害緩急之衝卽癡若犬羊寧不知較況聞二酋承
有螳車之勢而　視二酋有巔卵之形又況　部距撫
順歷遼瀋抵開原且七百餘里卒有嘯聚入犯之息豈
旦夕可遮而致者則　酋之視我援也已有鞭不及腹

之誚而北關之視　且有迅雷震耳之懼矣此以知
爲金白者始仰我之捄弗捄力弗力以爲情形而未有
一定之情形者也乃爲目前解紛之說者曰姑留老女
勿與東勿與西以繫二　之心有曰直當與西以沮其
謀而携二其黨有曰二酋當卒留卜壻爲　之外懼
有曰卽當遣入　巢秦越付之此局可結者嗟嗟以彼
情形等諸風絮病脈弗切遽投之餌乎又自有　廟畧
在焉咄咄臆說未敢肆折衷也謹對

李廣程不識用兵何如對

古今名將何可勝紀惟漢之李廣程不識兩人生同朝
將同地而兵畧大相反者以故持論之家往往共一提
說而迄無定論夫論亦何難定之有惟是兵爲神物則
將亦以神用故善用寬者不能使之嚴猶善用嚴者不
能使之寬也嚴者不可以得力在嚴而病寬者之爲非
猶寬者不可以得力在寬而病嚴者之非是故曰智不
相師才不互貸法不易用智相師者困才互貸者窮法
易用者亂則廣與不識可按籍而定而古今之將畧亦
可因而折衷之矣傳廣者嘗弁及不識其言而廣行無

部曲行陣令就善水草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堠未嘗遇害也若不識則正部曲飭行伍營陣矣吏治軍簿至繁矣士不獲自便矣然而行塞上有年亦未嘗遇害也夫作用異則得失亦異而李何皆無覆敗豈皆得無失耶夫廣良家子也將種也猿臂善射輕迅而隼鷙者也故以飛將軍稱焉試觀隼鷙之擊羽也可遠可近可疾可徐可乘其棲息而擊之亦可乘其翔舞而擊之隼鷙之性然也而以責於駑鶩則翮不相及矣故慓捷自恃如廣者一以寬大行之若不

爲制士卒亦樂其不束也而菰祁用命然自恃之過遂有不虞廣不爲　縛乎其不死幸耳程不識市儈者流田蚡嘗詈其不值一錢似無賴子不諳方畧者乃其爲將盡以法繩下士畏如虎若奉師中之律而聞節制於桓文者宜犁庭掃穴所向如意者然亦僅僅不大衄而止非有衛霍出塞之奇勛也且匈奴嘗云吾畏李廣將畧不畏其畏程將軍則爲不識者何得以單于不犯猥自誇詡哉嘗兢二子思之而知兵有法有權將有才有制知而善用之而不爲中率焉斯於國有濟故＊也省

忽陰忽陽用柔用剛或張而弛或弛而張虛實相得生殺相當將猗於寬乎胡昔人論將所稱五權六術三至者大都凜凜慎之甚至君側之姬可斬細柳之蹕可徐而卒不至貶法以相徇將倚于嚴乎胡昝人於將能挾纊投醪甘苦與共者津津焉之甚至父子之癰可吮歸養之條可布而卒不忍盡法以相繩乃知寬嚴無定適也養摩霄之翼縧縱在手宜六馬之調控縱在心苟去其縧縱控縱之法誰與制之故其人果有飛將軍之才則不必講於中權後勁之義軍政不威而自行無飛將

軍之才而曰我方薄程不識不爲李何不務拊綏而束溼是效是棘門霸上之緒以兵爲戲者也惟將將者擇之綦精用之綦當不責以必嚴惟責其無以過縱階亂不責以必寬惟責其無以過峻起釁夫然後折父之政可修丈人之吉可奏而國威永振矣區區兩漢將得失烏足軒輕哉謹對

足兵足餉議

天下有窮感燃眉之形而實不難捄者則今日兵餉之議是亦有軫惜拯捄之虚名而實不肯悉心而引手者則今日足兵餉之議是夫真捄焚者無論濡具之捴與否而指揮盼睞肩犄足踏之及無非撲滅之智何也痛于焚悉于焚忠于焚也拯溺者無論擄具之操與否而招呼指顧與浮與沉之及無非綆筏之施何也痛于溺悉于溺忠于溺也邇年以來沿邊諸塞徵兵徵餉之檄

始無虛晷然徵兵者什一而徵餉者什九因知兵與餉一事也餉既足則兵可無議即議之不過棄米聚螘遺羶致蚋之易耳故諸塞一日無事則一日不請兵而未嘗不急餉一日有事則急在請餉而兼在請兵豈兵可盡罷不議蓋兵以耗餉亦以藏餉耗者一汰足清而藏者目之府也百重之關即有大力豈能盡啟而使人人洞見毫不可假耶夫計一歲之餉且四百萬有奇而每歲所負寢而百萬寢而二百萬負之不已將付勾銷況陳陳相負寧可悉償安所得數十萬吸風飲露不食五穀之士爲國家登陴乘障哉頃薊密永平間缺餉三月飛矢邊起幾不可鎮當事者豈無棗祗劉晏諸人陳輕重轉運之術列輸粟贖罪之例者然慮其零星緩迂無濟于事亦祗假水衡假冏寺假陪京省直諸庫藏百二十四萬餘金謂足了目前星火之促耳議者又云非異嘗之貯不足佐異嘗之乏自榷採以來内帑金錢不可數較向不嘗出二十萬佐京城居民水灾乎孰與軍興急嗟嗟此自第一籌事夫人而知之者但五風十雨果不慭期可待也有時蒼蒼浩浩不可問詰則桔槔抱甕

之愚安得都廢愚以爲請先簡督臣撫臣憲臣之公忠靖節夙盛廉隅者俾提掇之惟一意覈什五兼覈老弱清堡衛兼清雜流嚴偏裨先嚴大帥察才諝先察虛冒稍有匿端不難極力誅之而能討軍實者賞居首功之右列之　璽書勑之柱後而執白簡者不此之務而又焉從事誠如是則政府樞府遞及職兵職餉諸臣無不赤心白意以圖士卒之一飽夫然後正餉有督屯種有督鹽課有督以至冶鑄轉輸之法隨機布之皆儲蓄也夫然後水衡可以還水衡冏寺可以還冏寺以至留京

諸藏無不可還而益信嚌晉之紛紛假借者非計也將
聖天子如阜如陵之積久擁於大內無所用之者獨不
思挾纊投醪之恩庚癸枵腹之慮哉如宋魏博軍一間
發帑權聲如雷者可驗也倘天聽彌高菸無下濟則又
不難伏莿補牘合力以請務使山澤舟車之積等外
府若泉之脉入脉出無日以變則寓中財貨無宿枯瘠
底滯之患而又何憂乎軍需不然唐之莊府分內外軍
鎮大之逆河陽之急未嘗不盡出金帛以賜軍士而反
面詬厲之狀乃在乎積金帛之後不亦大可危而愚謂

請帑之恩普天同之第當先以痛懲虛冒樽節共備之
忠作臣子回天之地可耳又不然區區議鬻爵等罪鍰
議水兌議改折議賚予議還官空月之廩以之當裒祿
則可以之當大海之艅艎蔑有濟矣恐非議之者也

非一手其始馬日磾蔡邕
則謝武陵之百卷司馬彪章何如
百二十卷紛紛各據家竇非之者且半大都病其簡略
無雜採乎無挂漏失實上其優劣則自劉元城氏發之
曄氏始薈萃成書則東漢易與兩漢史評之則難索歐
者已不可同年而語矣何卑陋不得盡無駁雜不得不
春秋每務褒貶子京通小兩漢史並舉得失若曹分耦
無牴牾而失實若是則與也史者時也中古之不能爲
以品全書乎藩鎮一傳歐古也史者事也承訛襲舛其

此亦未易及語非全賞目後人以意用之或過而存或
成列銜並存不廢自歐公則不無所牽惟時奉仁宗嚴
哉若溫公之獨採舊史唐文列傳不欲增減一字又不
說而非洞于時達于事之欲直目爲歐陽氏之書不能
十事一傳摘新書爲簡澀人之史有一代之史若晉乘
劉元城事增於前文省於董狐之筆固已以至馬遷嘅
漢文章獘政坐此可爲定宝一則精神畢於憤惋一則
進呈之言也元城第借而不妨一漏獲麟而後爲史乘
子長五十萬言敘二千四矣無論其他卽東漢許書已

評

評新唐書與兩漢文

盧植諸人共爲東漢紀其後
新唐書成歴數百年是之續緝華嶠之删定謝沈之
者十七舉與兩漢文章衡一門人贊一味能無紕謬乎
愚以爲訛新唐書評之甚以胸臆入之者乎待宋之范
陽之苦心弁其不得盡去文章較之藏名山而貯金匱
挂漏不得不失實則易與有於新唐書或者曰永叔學
列各以竄言絀之則難何字惟刻意文章多採雜說不
鴻濛猶叔晚之不能爲中在歐公議屬景文矣是豈所
公臥聽讀之曰使筆力皆如

四素山房集 卷之八 評 兲

罪不盡在後人忠厚質直中亦未始無景文者至于書
過而廢其意則病而其事盛德事而又計後世之評駁
删之旨鑄舊爲新且於景庚之大詈新書是亦一偏之
無聽范鎮王疇輩之參錯通論矣近日新都氏取姚崇
矣何也有一國之史有一無當亦不出温公意或者曰
楚檮杌魯春秋南史之簡後兩言以爲新唐書不及兩
起于龍門班氏箕裘於史案否曰此非元城之言公亮
才力竭於編摩各擅三長品之耳若果以太簡病之則
之列星永懸宇宙不必言百年行事而漢書乃以百萬

餘言僅上下二百二十五年事耳豈孟班之詳遂駕馬
遷之上哉固知新唐書之病不在簡畧而在不出一手
使歐陽子前無所瞻後無所顧一如五代史毅然自任
爲之昔人已稱其爲遷固以來之未有則新唐書可無
評已嗚呼信如元城言不但歐公不服亦未知東漢諸
人不可方於班馬也元城於是爲失言矣是爲評

四素山房集 卷之八 評 三七

考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考

自帝堯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命之羲氏和氏爰有曆象日月星辰之法及帝舜受終文祖未遑他政惟首察璿璣玉衡務七政是齊斯非萬古治曆之鼻祖與夫此璣衡者果堯命羲和已製之乎抑宅暘谷宅南交宅昧谷宅朔方者僅察夫日之四極而未及鑄爲儀象乎註書者未明言之而解舜典者但曰璿美珠也以璿飾璣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横簫也以玉爲管横而設之所以窺

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則璣衡久已失制而渾儀得其意耳今以渾儀考之其軸轉紘界度窺之法說者謂大都本之璣衡虞夏以還惟漢之鄭康成粗記其法至洛下閎製圓儀賈逵增之黃道其詳不可考其後張衡爲銅儀於密室中以水轉之所謂渾象非古之璣衡也孫吳時王蕃陸績皆嘗爲儀及象其說謂舊以二分爲一度而患星辰稠概張衡改用四分復推重難運故蕃以三分爲度周丈九寸五分寸之三而赤黃道具焉績說以天形如鳥卵小椭而黃赤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氏製銅儀有雙規正距以象天有横規判儀之中以象地有持規斜絡天腹以候赤道南北植幹以法二極其中又爲游規窺管又晁崇斛蘭嘗爲鐵儀大畧與孔氏相似惟南北柱曲抱雙規下有縱衡水平以銀錯星度小變舊法而不言黃道疑稍失其傳乎唐李淳風別爲圓儀三重外六合次三辰次四游僧一行以爲法似密而難用梁令瓚更爲木游儀稍附新意詔與一行雜較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矣宋至道皇祐間凡一再鑄總不出一行意靖

康之亂儀象盡歸于金元人襲用金舊而規環不協郭守敬創爲簡儀仰儀及諸儀表其說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爲太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纖微皆可考其法具載元史而其儀表至今遵用之則今之列於司天臺者有球有璣有標有尺班班守敬也是宜七政之無不齊者胡以法無不齊而不能使日月五星之必就吾齊耶葢七者運行于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有遐有瀰如必以一定之度數帝里之分野歷代相沿之歲差按矩而求節候之不亂其可得乎今以

日食驗之或南方半虧而北方則食既或北方半虧而南方則食既正德中京師閩廣之異載在國史則迺年可知已咎人又謂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嘗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對者是以當食而不食又安用靈臺之吏爲也以歲差考之自漢至今千八百年冬至至後天十四日況萬世乎是積年日法固不可准巳郭守敬去此法而一意測驗作授時曆至今三百餘年曆書稍存曆理盡喪如氣日道也

朔月道也轉交日月之會四餘氣朔轉交之鑰也而今之氣易而朔紊矣轉交乖方四餘失所可謂不齊之至矣夫日之周以歲月之周以日歲星之周以十二年鎮星之周以二十八年熒惑之周以二年太白辰星附日而行或速或遲皆周以一年使各循其不齊之度而一一窺之本自齊也說者謂今之日躔宮界多至先天八十餘刻夫日躔差則百事皆差豈無法以釐之乎有謂當求之經星者經星歷七千年與天一會其動靜有不純繫于天者宋儒之考據未精而況目前之星家乎其說近荒似可無倡有謂當求之中星者中星一定則三垣九野七政四餘之行可指諸掌然不能無差者以徒定中星而不知定距星也蓋中星者二十八宿之取衷距星者二十八宿之界限取衷取精而界限之間毫釐可辨其說近似可與守法者道巳有謂當參之分野以佐管窺者夫分野相鎔上下不侔非若畫地分疆者之畛屬也如秦之候在太白而占於狼狐吳楚之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候亦在辰星占於參罰此猶各以

五方相應者若夫以益州而遠屬魏以冀州而屬蕞爾之衛燕在北而東配析木魯在東而西配降婁秦西北而鶉首次東南吳越東南而星紀次東北自古疑之況於今荆揚二州地半天下戶口人物實當中國十之七八夫躔度安得而不下移也若不言郡國而槩以朝事當之能一一應若影響乎有謂璿璣之與七政本自相符妙在求其中而不宜牽合者如器中而星未中爲急急則日過其度月不及其宿器未中而星中爲舒舒則日不及其度月過其宿器中而星中爲調調則風雨時

庶草蕃廡五穀登而萬事康則又似屬感召而不在器與星矣總之嘗則有盡變則無窮不云馮相司嘗保章可變乎聞之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又云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備夫以杳眇變換不易測之理若羿義和且位踞九官岳牧之上然後職修而動應焉漢與太史公之職等於卜筮供奉尚能其官今按其人與書筭白丁之徒無異何論曆理即曆之義數且曹曹耳安望其明天道察民故哉無巳則有太一數在焉

太一有數之始也道之原也千變之宗也以太一之周徑率測天得天周以太一之句股率測日得日周日周出而曆法從又但據建都之地目力之所及裁以爲法不足爲法者宜存而弗論此亦至易至簡或可上考千歲下考千歲當欽若敬授之一助乎請與司天家質之

箴

恭默室箴 有序

嘗思執羣動之樞者托根於靜總萬方之畧者敦化於獨夫獨何以總萬方靜何以執羣動哉謂御動而無根將恐有囂而不恬之理而胡以妙執樞之運化萬而弗敦將恐有紛而不理之緒而胡以尸闔紐之神乃知至獨所以妙萬方至靜所以善羣動也非借獨而有所耽援靜而有所娛之謂也伏惟 宸居之左 文華之後建有九五一齋復于齋中闢爲一室顏曰 恭默夫恭

默之義昉自殷宗懿哉殷宗夫固有所思而爲之也爰稽其時思極神啟感寤隨之方且誠通帝座妙契星精一德之交頓起積衰之業中興艮足景焉洪惟我 先朝聖人設意淵微托名宥密欣然有會非擇而取之也故室稱恭默像 聖人之善藏 室宅 九五像聖人之善變夫九五飛龍也恭默室其潛神之一叉而霖雨之氤氳者乎臣愚矢心隱慮不能不防後聖之耽且娛焉將有一意齋居不復顧其名繹其義者敢勉効一箴用備採擇

箴曰庖易有訓大過受頤養之斯動 厥動乃時赫赫明
命爾室是窺不動不言下民用儀云胡必恭邇媼之防
云胡必默愛其章光日月麗天斡妙於藏藏之惟何日
月有房詎曰隱閟浴海徬徨八表之薇升於扶桑一涉
匪恭昏翳胥萌一涉匪默衆躁從生靜以君之老氏攸
稱君子所篤天下以平矧矣萬方之命繫于一心一心
之神聚于所欽文思安安道脉可尋稍攖其寧能無惛
淫矧矣 金華廗開儒碩甫御講讀既晡息以燕處温
之養之安而能慮緝熈敬止德乃可據 聖人之恭罔

有不默默極之言乃雍作則 聖人之默罔有不恭至
恭之中聲雷見龍矧矣精不欲搖搖則不固不固之精
九竅何澍神不欲露露則不完不完之神六幕何宣淵
然斯室匪以守玄惟精惟一兢業攸傳瞬息其中周彼
垓埏

畏天保泰箴 有序

臣嘗讀易至泰之九三反覆于天地際之一言不能不
勃然驚心怵然易慮輒欲矢憂聖危明之忠勤爲苦口
之詞于以抒葵心而當野食之獻未敢也以世有乂安
之形主有元吉之祉 宸衷隆帝乙之謙輿圖無復隍
之隙槩而挈袵於既濟何當焉然歷想寓中二十年間
景象似不無平陂往復互倚可思之勢者夫乾坤冲和
之氣惟交乃通而一切乖異疾沴之生則不交爲之耳
究所以醖釀乖異疾沴而使之生者則又狎於和平日
久臣主恬不知畏之心爲之尋且上下不交朝野否鬲
變嘗爲異莫此爲甚猶曰我業已奉天而爲之子寧父
有不愛其子之時哉然天命亦何嘗之有語曰天難忱
斯不易維王謂開泰惟后保泰亦惟后耳詩云畏天之

威于時保之寧有不畏而能保欲保而不知畏者乎況
自我
皇上深居靜攝以來稱圭薦幣燔瘞肸蠁之事弁屬遣
代卽敬天之文且不至而何有于寅畏之實是宜攸鬱
逆明之灾迄今熒露豐隆水暵之異無地獲蠲甚而陵
栢可蠹園丘可震畜可怪人可妖河伯可以冬溢薄蝕
可以旣明種種戾祲始無虛歲矣書曰王省惟歲歲者
積日月而成葢言王者合卿士師尹之省爲一人之省
自無月不省無日不省夫且瞬有儆息有戒非謂待歲

序之一終而後省也況閱二十餘歲而未見其省者乎
危哉危哉臣愚懼其爲平陂往復之交也敢繹泰九三
艱貞之義用祈于食之福而爲之箴箴曰
父乾母坤監惟宗子監之抑何否泰所視小往大來天
地休明明明元后輔相裁成一亂一治締造惟先開天
不易紹天實難知難而圖慮善而動厥德惟嘗厥命乃
永帝天之命運以無心無心之心不顯亦臨日明日旦
胡以彌及邃密隱閒云胡不入商湯危懼周成小毖詎
有囘德祗若天意天之所重媟越則輕天之所卹虐用

則橫天精密秘孰能搜披天心簡在孰能廢弃拂之則
怒曷敢戲豫逆之則渝曷敢馳驅履承平而顧諟明聖
之嘗丁譴告而懼瞿薄言祈禳亦知仁愛庶幾靈長未
有忽玄貺而弗荅蔑祲異爲罔虞會見疊告矯言晏如
我
皇賡聖撫圖御籙歷年既多肅如執玉早服虔戒允升
大猷臨御浸虛靈承恐浮瓚鬯弗親祼瑕匪實罔有對
越寧無慾逸皇矣
上帝示儆何多五事弗勑五行愆訛反時爲灾反物爲
妖反德爲亂孰樹之招泰茅不拔岩藪韜光孰與綢繆
念彼苞桑君子道長天心乃見如彼空虛胡繇茂春前
星在耀光映薇垣潛德弗毓何以承天天秩有禮五禮
有庸庸不以時吉胡以逢一日二日天運小周萬幾委
頓曠鈌何修斬荊披棘譬彼掘隍百雉翼翼維之允臧
城復于隍周文炯戒有其保之罔攸覆敗帝天之命主
于民心顧畏民嵒赫赫用諴周几殷盤儆心觸目一念
淸明七日來復否泰之關願言鑒别 天啟 宸衷金
甌無鈌

擬進 儲闈勸講箴有序

臣聞一人元良必取資于磨礪萬年有道惟寄脉于
儲宮故古先哲王率圖令緒自胎敎以至嗣服膺命罔
非典則之陳繇廟見以洎踐祚臨軒各有糾繩之寄
銅龍晝啟牙籤曙色爭暉 鶴禁晨開寶牒朝霞絢彩
以詩書禮樂歷春夏涉秋冬盡是陶融之藉舉直諒多
聞置前後環左右詎屬羽翼之粗其在冲幼之年猶思
服習之不蚤矧矣强立之日可令玩愒之是滋且尺璧
寸陰在學士猶視爲守身守家之實而塵封玉几在

元子可視爲日復一日之昔伏蒲之勝欲穿設幄何日
補牘之紙幾貴約牖希聞蕭舉朝所恃者惟　宗廟社
稷之靈料一天圜之卽轉而微臣所靖者亦食芹曝背
之念冀　帝座之潛通敬勒無箴用旅葵赤箴曰
君以儲稱義鍾于養凝養弗完胡以圭七鬯而來盼鑾
君以儲稱義比于預養而弗預胡以勑萬幾而研千慮
譬彼荆璞載追載襲苟追襲之罔施恐抱璞而忡忡譬
彼紫金惟鎔惟范苟鎔范之罔加恐精光之黯黯故震
東方也得萬象之幾先蒙山泉也渟少海而涓涓設恐

四素山房集　卷之八　箴　三八

懼修省之謀弗蚤則蒼震之義乖而黃離繼體胡元吉
以無慾果行育德之學罔究則濬發無術又胡能涉流
波而淪漣況　飛龍霖雨起　潛邸之雲蒸　中天離
炤洛暘谷而在淵毋曰一日弗講一日之翳拂拭罔續
何蘇開霽毋曰今年弗講猶待來年居諸云邁後不補
前況後之視今猶今視昔治亂興亡森然往迹況前星
之下復有前星作法弗勤何聽不熒雞鳴鸞聯精必有
寄舍典籍而他披祇增聵聵講讀宮僚各能其官啓沃
無從何暴何寒日計已非累月爲年十載于茲　睿慮

宜遷況　元子失學與士人異萬靈之憑萬方所視與
言勸斯罔知避忌七日來復天心可冀明德自昭神器
永置

青宮勸講箴　有序

臣聞學于古訓乃能有獲遜志時敏乃來厥益臣又聞
玉雖剖矣而礱砥之攻不可少也金雖鑄矣而拂拭之
勤罔攸廢焉邈我　皇太子虛講幄而忘鼓篋者且十
年于茲況有　皇太孫穎哲漸露方覩聖功潛邸之惰
勤作蒙養先入之習見上關　宗社之式憑下繫蒼黎

四素山房集　卷之八　箴　三九

之趼佇又竊思　皇衷眞愛本欲勞也胡以仰契燕翼
孫謀本欲遂也胡以作則彼士庶之家苟有擔石之儲
必以課讀作第一籌事其子若孫卽未覩如弓如冶也
而有識者已蚤知其宗可亢族當興矣況　天家乎臣
用是憂之不揣蕪陋勉成勸講一箴箴曰
神聖有府耳目爲牖耳目有關提鑰敢後一日之封牖
閉伊始閉之不啓且爲羅矣一日不鑰關鍵成越越而
遁之發皇將歇有問有對責在前疑疑疎于前譽答何
時可志卽志後丞是毗丞疎于後參稽屬誰左之不輔

鶴禁閹隨右之弗弼銅龍書迷將緹襲以爲寶弗琢胡
器將如史以爲規柔曼胡致將　庭闈之是做膳寢希
聞將手披之有時宣著何人輭韋堅淸乞內乞外明達
頑蔽爲忠爲誨訓典圖籙徃哲精神牙籤舉廢治亂攸
分精意雲開微辭泉涌上下千年有壁如拱狂愚所輕
睿聖所聳闕里宣尼三十而立向匪志學不惑可冀後
有作者因年知義隙駒如駛七兕孔至人言勿恤凜玆
天位一位念轉斯　九廟所視

七廣

鐍滕居士翁攝膏沃結齒況愫惟堵惟垣若將斥而添
焉而神蓁枯形蓁捐褋肘捉露恍弗自完噇社之人無
不異之聅得其端里有浩浩丈人夙夜悵之欲進以大
藥令飲之以自廣也乃上衣數升之縞下垂疏博之縉
瀞潔寛舒鶴𨇾雲泳策九節之杖高趟行歌過居士之
宅啄戶而入見其楗之目下蘀之趨覆聽指喉傳亶其
廖如丈人亦若不喻其意但牽袂而款之曰僕聞蒼旻

之寥黃壤之曠鳶魚雖細各得所放薄翼鼓鬐靡得而
量而況于人乎何子之自維以縻自豐以藏獨不聞家
蔀者閴膏壅者傷也僕將爲子抉滭雉之樊破朽蛀之
房去耳目之環榮暘靈府之旁唐子堅距否邪居士曰
某之不敏蝹蠖爲樂樂中之苦罔攸自脫卒幸開示
丈人曰啟拙爲巧破愚則慧慧巧之門愜奓無外故絕
技異能亦聰靈之枝秀聖悊之涓派也乃有射貫蝨心
彈穿桐孔點龍睛而驚壁繪風火而神僊槑倒木而羽
蜚般刻仙而吳病神縣肖象之先化幻羣情之正亦有

悟承蜩之妙義蛛網可厝趾而遵轉尢蝂之宜捷利刀
可啟匒而吞亦有驚雷掣流星之尾儵忽易貌矖睒破
蚩尤之旆聊息分身汎汎乎歡燕浮躍於輕機繽繽乎
妖猨呈伎於雲林會且致醪核于千里燭景未沉移磐
陀如一毛盂水弗振真有跡之欲絕其影揣之頓逝其
根者矣然而非鬼物非仙術佐流盼於當筵雜俳倡於
階除豈與傀儡之小娛同線弳覆之薄倆共程者哉此
亦技玩之幻奇豪華之一快也子能譁然思一豁睥否
邪居士曰守拙甘昧之人惡其譎而險也即塡衢塞巷

觀者如堵某不徃從焉
丈人曰辟拘就暢情發與隨調六氣之和節五方之會
孰有如式歌且舞者乎其在帝里皇風王道平成之日
敘德流輝宣揚雍穆淵哉大哉疇得而專惟淮南有云
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歌蕣三籟甫動
容聲自和而況人情之滓滓乎僕不願子之悶悶乎阿
陼之間皇皇乎銖鎰之多也請爲子發篋啟櫝出黃鏐
飛綠蚨遴燕趙之麗人購鄭衛之姣服貯以雲霞之館
演以雕綺之屋師以秦青薛訪之音傳以陽阿瑣年之

舞裁長褎建華鼓發皓齒揚輕裾飄素紈弄茗玉藏琥
珮於中裹節香骨而炫譎紆若迴鸞纖如拂霧沸白紵
以含情咏清商而激楚雜荊姬之採菱佐吳婧之白鳧
亦既美既娛矣迨其華燭載舉羽飛交錯雕屏匼匝組
幔垂薄換玉樹之新聲拂明月於銀河娜娜姍姍僛僛
傞傞嫣然流轉綷粲凌波類秋葯之被風等雲林之驚
過宋臈避其婉晲絳樹謝其婆娑是不足抉子之拘解
子之縛邪居士曰淫曼之習端介之羞蕩心隕業浸此
安留余自有怡志而耽懷者非徵歌逐舞之求請更之

丈人曰潮應曦輪汐應望舒合大噫於巨浸鼓洪濤而
含虛龍門之下岷山之餘昭稽之放嶓冢之注四極之
大渾沌儵忽莫不各有恬致毎有怒騰靈恠千族珍貝
萬種雖云蝄像之探海若之驚乎乃盤盂消沖實激而
呈寶藏沉浮實有其形奇則奇矣又何異焉惟有渤澥
之東十洲三嶼嘘噏扶桑胞孕裨羽舟人漁子時指其
間蒸凌上浮之氣而名曰市一日僕恠而徃候之則見
澹菸若升霧霓漸聚起霧蛇之千條布雲蟒之億縷須
臾則混綿四塞絡幕抉輿如織如搆若結若舒迴巘岫

而蓊森矗雉堞以爲居架阿閣之長甍蹚飛觀之盤鬱黝駢乎虎豹之當闊羅峙乎甲仗之擁扶或馳或蹲或界或踞或舉旛而道徃或抗纛而徐徐似獵人之言旋類冏伯之堞乘輿鱗鱗藉藉亦偶亦叢列壘肆而征逐起貿遷于日中脈然相顧驀然相迎抑又依希哉鼇駕之山寫我以靈圖髣髴乎廣德之府示我以真形蓋出沒異態掩露攸殊或疑蜃氣之吐或稱鯨腹之吁俄焉幻影如拭俛眩俱收碧海青娥濵朗沉浮恍焦鹿之初醒疑病酲而忽廖若隔前生埒破浮漚乃驚怖慌惚之

餘洛奇絕而未休也咨子瞻投文於歲暮而沃焦之神爲之鞭蟄龍起寒蚪況春夏之交乎居士曰市海之奇耳聆之而神倏余病其駭聽而虛歸也請謝吾子

丈人曰子欲實歸無逾畋獲請於素商告畢玄冬始屆林莽陰開泬寥下霽之辰選獲夷之徒聯摅猱之夫斬榛棘搴蒺藜鞲獰隼驂盜驪張繁弱簇忘歸蒙盾陡負羽翳卽窮澗以當罘沿回谿而佐罼㭽弋四徼連鏕千里然後振原隰以動伏篋林薄以驚棲解絲縱而摩霄促如黃而飛虒彀金機以連雲撼長鏦而出穴慓人獲衝於木末趫卒揣颺於巉巇搜渠之颮攫文豹以左旋青獲之擘拉班虎而右歸血雨丹巒毛摧拂絮其諸遥㯝紘中聯翻弭尾溶溶沉沉偪側而蹈藉者曷可程計於是歛綱歸馳置互縣車效凱旋之飲至聊稽覈乎軍實貳香蘭之清醥醰乾豆之純腴品鮮舉觜嬋族盡飫夫非虛徃實歸者邪知子之先僕而馳也居士曰禽荒之戒廪於禹鼎卽天子不弛從而何有於走巳之可耳

丈人曰詹櫳之翼鷄鶩之音牛馬之蹏楞核之林茸棠階草淡漫閑雲耳所習聞目之習見更僕不悉何駴何

羡私心厭之因輿懷聖世披發靈圖簡神契於孝經考嘉禎於斗樞表山海之琰藏測洞林之祥符發皇寓外之觀拂拭承靈之府乃信丹穴之孕兆聖而至而世未嘗無其羽玄楞之精協仁而出而世未嘗無其趾僕欲偕吾子問九尾於青丘訪三足於赤域遊麐麐而素揚覽朝雊之白服旦擷華平之摶雲暮拾秬秠之明珠摩撫連理流涉比目浥三危之露色胡以紫茹九光之芝云胡不死望車蓋於白雲俯壽黿於清泚飲浪井以濯靈採朱草而絳絲臨三珠兮俯翠巢閱嘉穀兮覆青郊

總淳協之旁流繄皇王之甄陶此豈可求之樊榭階戺
之近圃池籬落之間哉子能從我逖覽高壽薄游九域
之中觀茲瑞異者乎居士曰余懼啟荒秤之口扇獻僞
之門請弭其端然而居士聯踕賴覿已自慙其庸庸之
想娖娖之守已
丈人曰我聞赤松家石室之下炎農折弟子之躬廣成
處崆峒之上軒后秉順風之禮豈位無復躋物無復聚
歡娛世盡性情思返之云嘻亦晚矣爾乃五華之髓不
落人間九冊之液寧均皭味惟羽客偓踪是依是從有

道存焉耳請與子捐火粒爇丹砂佩靈符沃瓊芽誦及
席畢輪之戒罷炊金饌玉之華探廻紫抱黃之冊訪餐
霞食氣之家然後烹五石轉三花拾瑤草擷胡麻乞巨
棗於安期問索桃於蕚華朝隨子晉之笙鶴夜浮牛女
之靈槎留金虎於寶冊乳元田之白鴉而乃凌閬風升
紫虛俯巨壑兮如刀指三山兮若粟憑煙而眇封子流
浪而揮玄俗始信千秋濁界一息淸都故疵俄轉而大
椿凋吸未異而蟠實熟且綿綿乎名懸閶闔之門籍注
蘂珠之府豈復事下士刀圭問雲中鷄犬哉喬喬生人

之樂又不足云矣居士曰心誠美之其道何繇乃猶讀
秦皇漢帝之書能不怴徐生諸人之誑乎洵爾猶故我
也當徐思之以復吾子
丈人曰道莫大於中和理莫宏於蕩平化莫美於同流
俗莫樂於共公乃有荃宰攣如魚水之懽爲小府宮響
答叢煬之隔頓除龍樓問寢永錫不匱之仁者大孝也
鶴禁開祥長發貽謀之穀者大慈也乃警絳幘而寅淸
厥金華而延宿上跂捐珠抵璧之風下慕含哺擊壤之
俗故弋綈之服不爲惡忍羊之嗜不爲拘金鏤晶刻之

獻絕集翠狐白之貢除㔺玉象之戒罷莊山之儲指六
幕以爲函櫝望九野而名廩庾外既無權算之津梁內
安有不渙之王居乘禹車而泣罪解湯網以三驅然而
玄幣蒲軌雍雍在途無日以虛也乃至歌升邑揚漸鴻
夸景附表雲從喜起互答師濟充庭尙爾摛詞猗蘭慮
沉冥之不來颺言空谷凜如玉之遐征嘻顯鑠哉覽二
五之高踪品皇王之懿躅有如其恭儉寬仁貴德賤貨
之篤摯者邪斯時何時乃游古初也吾與子生際茲昌
莫罄歡呼惟有室絕撲滿之藏笥袪錦罽之襦與月作

息哄饕康衢歌咏太平而已居士曰僕環堵之人墮此饕愚鄙陋之疾殆沉痼不排幾不知所終矣敬齋祓矢旼旉焉幸輔我無棄

四素山房集卷之九

書牘

濟南劉鴻訓青岳著

與陳茂才二昆

不聸雙玉惄如週饑數披晉賢書未見汝陽陳氏兩弟濩落累挫兩足下政好相憐耶柰河山萬斷不識羽翮加修不顧聆加遠不數數見挫受挫不古人云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期弟有懷必醆臭兩足下是當如何者大兄不以東土爲遥而滄海主人竟作岑寂數日去曾不若邂逅市兒百相見百呼酒烏烏爲忼慨歌愧死愧

死家君遊趾稍舒乃復行萬里分　天家夜郎虞也白髮犯霜霰邪能堪此賴老父神更荅王閒命沾沾喜則蘖苦而蔗淩之耳故人如兩足下能不大磨鐵研振雙翮爲售大夫增壯氣邪楊賈購冶器逼貴里得託一羽外竹箑掐卷各十數千里發函兩足下還應念余二人

復周懷白民部

兩監儒藿伏東鄙問農占雨燠時倚疎檽披一二鏤塵刻影之技邪能知天上故人廼東土福星邪又邪能飛片羽伯兄左右爲世好增潤邪門下不砭斥之而縟之

言而被之腆薌詹光襲函發如晤兩暨儒云胡有此家
大人再起東山一以勤渠　天家一以早沾一命榮乖
白太母茹荼苦遂蕭然作歸計耳柰何淸議者喜以衰
榦凌颷令猾猾用力不休也則亦唾手拾芥事終不入
孤遠之臣夢寐也林箐織雲鳥道千里縱獲徼天祉重
宣銅柱恐終不免知巳者策疲之誚耳長丈勛猷欝茂
而廿方中急湍風檣一瞬可達數百里儻得時時藉覽
官長書當歲歲知長丈膺　天寵狀兩暨儒亦自能揭
茅蕭沾沾喜也赫虢裁謝九頓使者殊不宣

與周海門駕部

都中北旋之眷遺數小物曾付陳隸徐徐歸之氷解下
瀬舟始發應於隸旋程稽矣曠日失供叩我一申幸老
年伯爽然見信

與謝瑞符

神仰足下幾何時而猶然天塹南北邪浪擬玉丰數數
不知何似披晤有懷彼蒼當終爲兩地一縮耳芳潤之
須足芬齒頰提采弟數語肫懇動人此童有覺不但詔
數載逃也諸從我旋聊付尺帛首縑二方術之姝不如
忝

柬李紹泉觀察 代父

惟老年丈杜門淸切幾斷人嚣數四促膝恍惚披日覲
而濯江漢騷然俗吏恨無地自匿巳爾乃用世大料片
片膽人卽令柱下漆園甘淸寥有如胎受柰麟角愈藏
世愈想望瑞氣何弟懸知主爵者定不放手吾丈日臨
汾水弄明月也淮泗重地
主上之虞之也不啻陰山之虜曰帽伏亡命曰濡沫荒
民其大者則

陵寢濵滙石峽倒天得借一籌建百世利勒鍾呂此日
此地不賢於建牙九陲日計酋領饗黄金如遞耶弟巓
毛種種跋涉烟浪幸馮　天靈得土厮輸款了重擔歸
見老母角巾平生耳平泉雨望依依夢中翹企江天可
任延佇

上高使君鳳陽 代父

南曹之濫一水淸塵得幾奉大牘兩托此肺而了數十
年易水燕山之望可謂彼蒼有賜而猶然眉宇分懸也
亦屬秋然老師攝監司數日言者遂豎髮窮追不遺餘

力曾不謂水薄重地　聖怒應有專責柰何毣毣旁及耶正宜當事者灑然不置一語稍如公論而老師亦內入有期無掛此瑣瑣詈人語也某銜雪而度摩天披星而轉三峽易壯爲老皮毛止能附骨幸揚㫚兢勘行釋重負了此孽磨足矣二僕歸省得輸尺裁不腆旌肯惟鑒下

謝周懐白民部

蕭寺提携時長丈固銀漢仙人下憫鉛質而殷殷欲化豈謂不肖抵落如今也將不肖何面孔一通左右說人

間九萬程耶家大人携弱弟欝欝都舍弟千里一省何物與閣下執事且不惜大官之餼割如許爲豎儒勞也國籌鞅掌無虛日又不肖葛衫自匿羞戴老儒巾向貴人則環影內熱巳爾豈其倨人𤇚鳴四章托箋見惘幸削之制舉義肯時時乖誨再詔不肖逃也不肖敢忘大德

答王大中丞全皐

孫仰清漢知中朝有老年伯將紛呶之喙少少頋憚而淺於雌黃無亦歸然久藩內卿何物重西川輕國是又何物過聽魔舌遂傾名流有今日也家大人二毛淹濡乃作蜀區之遊彼中端委老年伯應自有衙暇日肯一二裁示不吳賊淫惡放螫有如焚巢吾邦之大夫自當電折之又奉尊翰更侯隙爲姜君借一語可耳若謂岩有陳于邦大夫呶呶爲姜君解也則犯老父壁戒口禦姜君而虛報尊翰矣其何敢

答稷山胡丞

足下遣使數千里而遺也而使者薦奉足下命不以不遇老父　留都而釋重負又去而之齊兼以高梁荒裁

阨災之木復爲小吏長昇肩當重老父媿且感足下隆意過信人爾爾足下自清苦而若人從旁而奪之食今若人去矣足下苦節日益著是惡藉一二吹噓語也兼金之猶當俟五月後并大札一付蜀中行李老父夙篤故人之交而有故人如足下是何吝不一詡津路翼之奮飛者至發家訊時不肖尚更爲足下一悉

答梁晴石

尊者交老父大逾世局老父有交如尊者豈不諄諄於二三子哉得胡吏持至書發讀之乃信青山萬疊黃流

千里幾能隔汾水上故人語也兼金之遺謹如函報老
父請先以二白杅致獎褚老孺人之堂外二潞杅爲老
父見念尊者頗殷殷耳姝不敢多語

與徐薦所使君 代父

計老公祖表東郡不肖渺焉耑裁者到今客歲一奉手
函而錯亂之語浪答記室豈其禮尊貴如我郡大夫者
能造此傲睨之孽耶除日見兒輩字知損金大賚不廢
野人乃野人益忡忡而傲睨之慙更肥也 天家過聽
七姓之怨狎堂燕者復群濕毛之豚以餉猛虎坐是播

事日非顛末難理況粤在遐荒而中持之口幾能爲當
事者筴郡程也且不肖華髮爲郎祗供五陵輕肥之誚
項越荊門出夷陵渡九灣肩輿俱廢管屐錫杖手攀力
士而窮日不度一山嗟哉入幕賔豈其樂此不爲疲乎
彌兩月始購楊酋一哀語若勘若剿朝莫更端則傳萬
里請
君父者那可券執而一一爲當事索老公祖曾謂難易
云何耶帷握借箸之臣止有編戶在幸亟教我薄陬旌
私翹首待命臨發可任瞻戀

與祁爾光 一

京心師台丈十餘年於茲無繇一仰芝宇謂知當世有
祁先生止耳不意數蹟儒生得昂首隨計吏入都門亦
不知先生飛烏至而先生向劉特倩忽爾軫及其邅廻
再四廼敢摳謁函丈一銷平生又詎意太師翁一日之
誼不佞家世載之而先生亦未誒邪注存之穠令人驚
喜數日來債瀸病臥冀一平劑而不可得者不覺突然
嗚之先生矣家大人拙宦之態自不能掩然而拙之利
于國事也則一掩之留都抗疏之後再掩之楊酋巇決

之餘督餉紀功頭鬚爲白當事者巳對
君父言之關中藩臬殘于空署家大人以一官攝五篆
案無留牘卽請人者亦心知其爲有用而又以不染白
髭掩之卞三刖而璧見夫孰知家大人之懷璧而禾於
烟壑邪林皐之樂眞於朝紳又何愛乎一官祗以人心
日險而險之機寖急仕路日畏而畏之賔寖廣老不老
眞老則知掩家嚴者又不在老不老矣聒耳細聲不堪
瀆聽亦欲佐台丈閱世之一言耳幸惠然覽之一當神

徃

啟王司空弘陽

小侄落第南旋擬叩辭堦墀兼之稱謝冉惠又以數瀆尊者爲懼也遂不敢再動閽人矣長洲令祁君乃東省庚午鄉試總裁祁太老師孫也以舍弟業師山陰劉孝廉知小侄數勤左顧因歷數當年同榜者而不知歸然八座有老年伯在也祁驚皇良久謂於老伯處僅草草一見初不知附在通家子罪甚矣柰何柰何又以奉旨留用僻居外城不敢數謁臺前又不敢不竭誠恭謁

以謝過托小侄先价一言啟老伯諒其原自不知也小侄誦老伯厚德重望當朝第一人且聊攝之間蕭然四壁則祁君瞻依之念愈不能已矣小侄已出都門不敢勞尊者荅字惟進祁君而教之幸甚

報馮少墟先生

某齒逾強仕九試而後舉于鄉澤宮一蹶時命使然徼心弛心終此亦可有而況數奉教于師門乎家嚴生平拙宦首龍鍾而精力有餘賚捧入都遽蒙指摘葢泰蜀三命而三見黜自老師手握官評亦未必知其原故也世局敗壞知遇竟難於投老之臣得矣如事任何歸來每仰闕雲輒動威瑞之想心邇道遠殊難爲懷至不肖則又禀型望鑄夢寐以之修途使絕惟有不自欺一念冀通函仗耳倘此身不重棄于造物得一日入閽樞謁師門一消悵悵幸如之何老師著作日富吾道大明有東來者得擲新刻又厚幸櫻扇四柄聊備揮灑惟老師玆心鑒

秋旱憂田家偶與十一弟帖子

如此景象能不焦心想來焦心亦無益須於臆中高起

清涼臺竭然虛棲畜然下視視一切衆生苦惱何補秋毫然亦惟清涼臺上人爲能稍稍補捄此等法力無量無邊吾弟有時過來當爲演說

報丁六兄

每憶吾兄清標玉立韶韻襲人流光則熠乘之珠染翰則掞天之軸茂齡厚抱弟僅見吾兄一人如弟老青衿千掇一科便了黑業寧復有望蜀之想耶獨空上人初見似木强對項之稍異俗僧茀雲水一瓢隨緣畢性此自禪那面孔而踏躨習情猶然未斷將數萬里之遊橫

歸云何也上人似欲得見成家當食息其中不就人冷
亦不因人熱此等檀刹卽名山諸勝地各有衣鉢孰肯
相遜弟生平酷愛衲子故責備獨空云爾非明公口不
相信而更移之棒喝也然逆知吾兄之信我矣小詩請
政

柬胡肖山座師

秋中曾草附一椷通座下極知無漫亦如子之事父不
能躬省鄉前有可致一聲而不致亦罪也何敢不致山
陰劉伯子冲倩著名海內舊矣以仲子孝廉曾爲舍弟

塾師與小子稱神交者十餘年今受吳太尊聘迺殷然
訪小子長白之阿千秋大業期許甚真有識者的信其
爲非常人也聽小子談鄉嶧奇絕處則夜分起舞羽翰
欲生且心知老師鄉之政翹然一時入疆出疆愛異諸
路訓又心折其知老師之神矣十月杪此君當南旋道
出勾漏特爲老師貢此異人他日者不止一臂力爲門
下效也惟老師一抵掌焉幸甚

答稷山梁趙鄭三友

恭惟三丈命世奇才一時輝映想汾水稷山間奎之芒
德之彩射聚如何弟心神歸向十五年於茲竟無繇一
覲蘭光承璠論寥寥讀會秋數首烏足以盡門下哉乃
三丈先後奮飛戢然滿志雖氣稽而長才閱則老亦晚
巳第冉吕一出居然大鎮亦何昏旦之有無可比數如
弟腮毛漸二濫附鄉書在賢豪爲途之開在不肖爲宿
之托矣堪咲堪咲三丈推愛溢情騈然之錫遠自雲間
來可勝媿感家君專有報啟俯賜匡別臨書不任馳戀

答韓大中丞惺翁

久視之義大無量耿亦無倫淺嘗則語槪於彭年洞微

則求珠于罔象不肖未解色身之縛空想青牛之氣五
千浪誦一蹄未忘將遐韻發聲爲世伯宣暢片語能乎
哉迺世伯愛我如子則我事世伯當如父居有問容披
瀝血誠恭效麥丘之祝幸世伯無恠其戇而不敬也是
所先禱

報韓大中丞

雕蟲小奏雜置鐘吕間還堪聆不伯氏私其人而忘其
響之細也惟赤頰在弁謙成衰

答左南皮

弟葫蘆□人外人丈治南皮纔數月從歲讀足食足兵篇詞英槩慈核已覘强半今瀛海東陽春有郷我知人哉弟甲不勝棄兵不勝曳踵徒祼入酉戰功收一髀不知者謂我爲東家新壻知者已埒於後車之載矣堪一大噱否澤宮決射豈能泉然者來牘政謂此老較或有餘勇可策故不惜鞭扶耳謹揭左方當安于一弦也拙卷藉手請教并謝大惠之㞐

寄丁嶸野

我世伯仙去越幾時弟始與聞範弟走力致悼世伯㩶

上越幾時弟始與聞劣哉弟前之遲聞何罪後之遲聞罪矣罪矣而非其罪台丈即慈悲如天竺古先生肯開大光明藏炤予旋赦予邪酉之冬家人冐大既汔今未報此亦書生嘗態并赦否擬矣劉生無他腸嚮伺台丈顏色若以其無他腸收之者今吐也未願桓質半店一逢諸君信是奇遇然篋中事舊面皮皺新海上之仲子腰粗於陵之仲子髮寡蔫地簪盍能不失咲而目輙否台丈坦懷杰氣首我金蘭子丑聯蜚毎東望屬之然未以告人今以爲券藩將附入幸簡存肖準諸知已未敢奉候恐置答亦有候也祈叱名及之

寄徐孟明省元

吾儕進取只是水到渠成愼蓄之山下者非放海根氣耳如仁丈英妙見奇壯歲屍頴在傖父指爲發遲如弟道聀政賀其陶鍊之事完也丈自命自抰亦如如不業登堂稱賀令弟向丘嫂作門楫賜杀而退弟以北上先期不及一俟彈冠展之都門耳吾縣收頭召商一事家大人謀之半載心力交劬丈夙受知靳宗師此師留心民瘼一達可伸兼之新貴人綏頰移陰立爲造福眞反

手間事且上界桂籍首程功行丈肯視長民沉痛邀爲迂圖耶幸好籌之即見教不悉

東史文谿

甫奉芝玉即命兵厨張法樂移日也將家大人二十年救㶿之餘忽與不肖而醇醲被之義薄古人矣感切感切毎閧貴近諸君子大都鮮華肥腴金碧眩人門下標格出塵獨造一泒清事甚忠誇若閑又不肖之心折耳秋石十六兩求使者一煉徐俟僕南旋乞得字報家君又恐

答陳似齋

往者辛卯不肖兄弟讀長白山中得瞻道範蓋二十三稔於茲矣惟門下謙沖之意度忘其齒忘其德忘其學接引吾曹一何眷眷每於[illegible]堂蘭若間抵掌論文和歌山鳥白雲扃戶泉聲自來亦八時坐星漢下呼數沙彌奏山管疊鼓夜分乃罷遥揖斷虀之風大暢清修之理快哉彼一時也猶不自知其享逾涯分今一想了不可得門下尙憶此否歲甲午大明湖南一揖一問隔別抵今又自悵爾忽大剳來自中州始知門下吏隱靈寶已二年有奇惜㗖嗛不卽專城尙需也華牘瓌投令人驚喜然

不肖客長安久金錯告罄懃報木未能耳來教獎藉溢格姝媿之讀公子大兄五製氣沛長河機轉承䎱何物妙齡有此凝攝羡羡西塲諸墨傚帚矣原未携有倘席寵得丑榜再儌一名當以拙卷馳奏記室請政也荒裁稱謝弁付台容臨發不任顒仰

東丘六區

弟劣品況氣當三鼓之餘办屬百戰之後卽老兜鍪尙爾時有操美敢爲飛將軍奏耶乃私心謂羅士者一收三百人不爲不多亦祈門下決我於三百人中不耳然弟於此技如寐惟門下大呼之無惜其老而寬之極感

答陸建美

嚮者偶談陸羽之技足下遂以月團見分再談烹貯之法足下復以精陶見惠然則何時而巳乎弟無玉川之腹而此器可盛五小甌非足下來弟惟有量注一半耳

寄安元旭

恭惟台丈方婆娑乎香爐瀑布之間旋移節於洞庭縹緲之上人屬仙品地每勝遊於台丈陶然獸往得矣柰弟之每一誦及有涎如褸何客歲重九後二日弟卽褁

半歲粻再上公車入成均友四方英妙亦薄有弋獲者惜二毛莖莖出矣雲際故人寧不憐我貴治多佳刻兼之虎丘雷芽馳聲陸羽皆弟癖腸中物親家幸𤕤分一二函不妨再寄下何如別幅猥陳所蘄慈炤

畣劉星海茂才

仁兄方面修眉吐辭清麗弟每謂友生云此人有出格風致而脫穎何遲然以不佞弟方之未晚也學者患矢志不堅俗緣過重分神之路日開而頤神之息甚少卽美譽如昨晴裏消沉人不知而巳獨知之者此生平進

退関頭至微極細不必與世人較量毫釐自決者耳弟年來拂世投世止此迂拙已知晚歳有一段得力處幸知我者共許隲之不翅爲其也遠將飛翰重以邪先生絕筆敢不珍拜捐卷甫發刻容暨小稿并上滔天瀆潦南望爲勞銀鹿與與寧不瞻戀

與王惺東

恭惟老公祖嶽降真人超超玄箸不肖已中心奉之非一日矣迨盧公祖視篆長白道台臺公明仁恕之政扇滿提封暇則博極群書宏倡道脉卽竺乾三昧之理靡

不洞晰窮際無敢傲以所不知者然而一味渾璞鴻藏無量則又學士大夫之所難客歳初夏起文濟上時曾姓名懇求一瞻乃竟爲一閽人所隔而求瞻之切汔今尚爾搖搖在心之旌矣席大庇偶叨一弟寵須襲里下拜何時別幅月干仰祈垂鑒

報王翔垓

伏櫪之驪祗應自老敢復冀沐浴乎天池銜轡乎金根王幹間邪偶而見收亦偶而服駕頓忘其骨增高而尾加短矣我姻丈不直書其不堪驅筴之狀好一鼓掌適增之謦言令不肖弟淫淫汗下不知所云邪所快者迂澗之儒不習吏事得從諸君子口美三寸柔翰聊足自娛誦讀之暇手删朝報用存數年時政備異日一人之著論則亦非飽 尙方酒米無所用心者矣仁人君子久耽澧水之樂當如蒼生何弟謂受病在陰者醫之以陽漢人云進退步趨以實下丈無以茵蓐軟煖爲佳而用意在服趾間時時撓動之餌亦易效不知可佐一想不

報楊弱水侍御

南橋北梓傾仰自昝汔今祈一瞻對未快也每于邸第中接封事靡不洞切當世罔牽藤葛讀之令人擊節歎賞豈褱漢間山川杰異而挺生自炏耶不肖蠹魚嗜生幸窺中秘夙知如翁臺方凝肅一牘乞鞭策未敢而崇奬之須拜之驚喜知翁臺有所愛復推所愛而再及之感戢可鳴若夫討求故實鼓吹休明數語不肖受台教艮自不薄願頂踵奉之以報明德耳

報李方麓冏卿

家君三入仕路而三見黜播之役頭須以之白止擬一

級仍爲妬口削去廼翁臺獨於其人退伏之後排群喙而疏薦之父有知已而其子不知知而以漫無差等之剌相投罪可勝誅耶台命尊嚴未敢逆容耑謁布之

報張茂才

以吾友之寒素寡營毫不籀倪宜無一念不靈惺無一書不悟入何難雄視千古壁亦中原矧制執小技尙爾磕磕絆絆筆神未動邪可訝可訝或者眷眷窮鄉中不親異人眉宇即有之亦斤斤問字之奇而非觀濤之遊也往予毎謂石居士云張友愿雅可愛自是善人之裔

但神氣稍乏昂驤骨力亦欠鍛鍊須用異常工夫養得骨肉屹然天下何事不可做石君未必解余言故不能爲君說偈耳余請爲石君代之曰回紫抱黄法能補未生前口食毛羽肉舌辦出青蓮訣墮枯寂中仙凡俱惘然幸舉此偈與有道者商之不然恐悞吾友不淺千里久別遂屢華札感甚感甚狂瞽語不諗有當意旨否匆罪爲快

章丘王公

讀別劄知老父母撫字苦心寧日甘當路之督過而不與易也仁人哉不肖困於雕蟲無足比數得見諸縉紳能爲臺下重者亦不敢自愛齒牙不以歸美非套語也頗聞有識者云寓中刀幣日耗一日善爲令者於應解銀兩只得設法完輸若吏胥工食諸費令下戶量納穀布木綿等項平價支給大與地方有濟官亦稍稍省力莫云此例之難開也且趙公祖行事不肖亦曾執此請教趙公祖甚韙之臺下試觀年來景象寧可以嘗理拘哉瑣瑣瀆聞惟鑒在

尙寶丞王遜之

不佞與門下僅一投剌未遂瞻承乃秀格芳華遥佇之而心儀之矣兹以慕令祖太翁著作有年種種佳刻願徼惠一部何如不佞力不能購先達書而乞之門下門下亦憐其嗜德嚮學無以贖貨之夫視之則拜大雅之賜矣容登謝

周塵寰

敝邑需良牧何異大浸之溺野火之焚得馮父母往而牧之政不必觀於竹馬之後三月之餘只此種績客安閑之致便是發揮根蒂老年丈相晤時但道劉家父子

俱屬庸人卽叩而聲應者皆本實語非謂區區葢茅計
也則弟之遨靈於夙知如是止耳濼人鼓腹之歌想已
可採久之沸入燕雲當落藜室彤管問爲異日循傳料
也企佇何如

徐吉諫夏邑

昔人論事快如劈竹艱如當盤節然則操刀操鋸寧是
兩人妙在睨而視之迎以霜齦雪鍔何不立解年丈目
有雌雄政得執柯伐柯之用以人治人心無其心老年
丈之理夏邑也如是夫彼據之爲窟我不知爲窟彼嘗

之爲三我弁一而寔之古今巨細事真如奕棋自有推
枰不着之法然非避而去之一邪之謂也若曰劉子書
生困於雕蟲安知吏事則黑白投而勝負不無矣吾兄
竟謂如何

署長山庠林諭

丑之別行易而爲邪辰之聚躞毛幾轉景物華新惟有
翁丈盡發酉山之藏握定臚傳之首爲不虛擲流光耳
如弟牛馬之魂夜不息晝蠹魚之課後不補前大官之
饔匪多素餐之羞已甚况館師三易立雪弗專又豈飽

滋化雨得如一草一木蓁蓁芃芃者比且朝家近狀十
九如此翁丈得無共生杞憂邪

沈彥威年友

老年丈入都不爲不久距舍不爲不近乃竟缺一憔豈
弟之閫人誑年丈亦年丈之閽人誑弟乎曾於馬上遥
見尊儀豐美大姝釋菜時卽向周許西陳無象兩丈云
沈彥威甚不似教授生徒樂水濵者果以敎授行邪答
人謂淡簡溫不厭而文且理爲已作人以至乎章天下
惟此是務况列在師儒巋然上庠則彥威尊矣窨矣爲

令爲曹郎而大聲以色者卑矣麄矣孰如彥威若弟爭
贊嚅於蠹魚涸轍絡於牛馬冷氷一署食指嗷嗷眞淡
而厭不簡不文寒而憒憒者與又孰如彥威彥威耳此
一段亦爲欸粒滿案不

張振宇

隨腕作字肆臆而唫弟二十年來沓態也仁丈習知弟
又何敢深匿而不以報命乎沈彥威游成均時已屬膈
友况同丑籍日相過從弟每稱此君爲胥庭以上人物
而揮文斲理辟易千羣公子真得師哉敬以爲賀弟庸

敢居先之之功邪

向王襟海報代書

恭惟台丈眞亦飮人眞才命世可謂無之不宜矜年來遼左多事　情猖獗未一息忘蠢動也而邊事之壞不歇遼爲然乃遼不速治視他鎭患且急台丈以爲然否請專力澄汰虛冒一節則一切弊孔可不勞而抵塞也幸與諸當事戮力同心務臻實效將主上數年來左顧之憂自台丈爲之頓釋矣得無以書生喁喁之談而吐之幸甚

曹縣令

家君戇直自性懵懵仕路者三十餘年旋入旋黜兩次播功俱屬烏有自是拙宦本來分量蓋初領泫氏時貴宅老前輩已知其人矣曾有覆匿亦曾有阿承否翁臺梓里相聞閱三十年而軫及不肖此古人胸次何得於澆風中見之快感快感時遣家僮迎賤眷即函尊札寄覽家君曾刻有詩宿一書簡衷頗重容異日者便上請教恭欣奏最台垣虛左當掃室布席一暢平生也

靳習魯巡撫

遼左邊事老師應有石畫當事者何不借吾師經略而遠起楊公爲也雖曰人惟求舊仕籍自有年資此亦朝廷狃習氣用人板格耳戰守機宜總自豪傑識力不必未閱亦不必久閱況求人於今日虛游門面豈其稱乏之如老師築邊一節堅完省費前無古人拊綏將士寧謐地方即充國金城之畧仲淹胸中甲兵弗遜也幸老師厚自珍攝以需大拜顒望顒望移駐事似當以趙濬含之說爲妥老師聽之勿應一語可也人情洶洶誰能切脈乃[redacted]所慮者不在外徼之難禦而在內聯之不醒針自

有鼻線自有頭推諉習亂不知補綴何時更懷老師與一二知言者極力提掇一番庶有端緒詎獨爲保障神京門戶已哉惟貰其狂瞽而敎之未必無借手處也臨筆殷然

王襟海侍御

古人譚兵妙在審厥情形變化與俱未有如我　國家遙制疆事大失古人推轂抗旌初意者况重以叵測之曳掣之煖兎狐疑之北闕单虛之兵饟乎頗聞往者一有鞭撻之意而操未臂水一有苞苴之贓而[redacted]事

未請忽視事忽報竣事遼左數年景象似可寒心者台
丈老成長慮視魏尙充國不啻遠過而復以𫄨斧行之
儻有故步宜從新格宜布足抒
主上左顧之憂破縉紳拘攣之口者何妨大作一番令
來事改觀乎弟書生也心懸廟畧非一日矣但請教未
深懼蒙輕躁之罪故三緘耳台丈不我鄙夷肯採聽而
俯賜施行幸甚

報張侍御敬吾

年來玄黃水火之形僅在臣鄰筆舌耳今且　宫掖之

間卒有駴異令朝市如閧而嚮者盃弓之影幾爲入腹
之虵矣幸
聖明從中了了不蓄疑根猶屬
宗社有靈也翁臺正直忠厚羣望欣趨方砥柱倚之而
當事者乃欲借汲內史於一方一方得矣如清議何想
揮戈挽回自有魯陽氏在也延竚延竚

馮映垣邑牧

歲大歉饑民易於生心復以奸民倡之寧不擾亂想老
父母保鄣吾邑自有方畧然須以停征安集爲首務次

則查搜守城民壯原額數時時簡練更設法增鄉兵立
簿籍以義勇武舉等官分路統帥之偵探廵邏各有專
委務使四境之內盜不敢入而又一意寬卹小民各恋
井里庶不至爲盜資矣區區桑土私情寢食幾廢將不
呼父母而誰呼耶然不但吾邑郎以膚見設誠而致行
之何地不可守何民不可安牧父仁人肯不鄙夷書生
而採聽布之地方幸甚族里幸甚獸爲寒邨蟻𧉢之聚
哉

報石楚陽廵撫

寅冬曾托雲中令以家嚴詩宿刻猥塵記室用旌往慕
兼謝下交廼辱大雅憶存埒草土于膏馥竊愧竊愧得
借觀神榆三章古繪靈踪豁開肉眼諗台臺偉畧壯猷
塞垣肅穆輕裘緩帶超超玄風何必拜堂坳之下而後
知其爲龍圖老子哉小詩勒扇頭頓忘舞斧幸惠之削
尺爲感佳集取次發梓又幸于時賜教不識可尾附小
跋永載蘭襲不也

王儀部康宇

奉別以來郭家動作與四方音耗日奇一日郎令千手

千眼佛慈悲捄度未必弘濟況寂無聲聞邪倘此等決
輪永無轉期天下事可知已看來　掖廷邉鄙之變均
不足慮山澤嘯聚猶可暫戢惟有積饑積荒望歲莫必
令人魂揺滋無邉際非十鄰侯在内百汲長孺在外何
利之有弟迂濶書生寸丹不滅惟有仰屋竊歎而已親
家學妙天人尨洞達治理幸惠數言開我狂惑何如老
年伯與葉老師一歸大關國家氣運看去後景象可知
已忽冗未敢附候乞叱弟名轉及容耑削一省也

上鄒南臯年伯

小侄訓自白下得奉台顔有道風儀繫諸肺腑真有又
從而維之者至今寤寐中恍在左右不諼也數歲前購
得伯父刻集一部易簡洞達志行如揭晴筲手書樂有
賢父兄一段扇敝矣尚什襲藏之昨見付劉冲倩視於
無形八言即大書寓壁時惕心目侄之窃於伯父者厚
矣答家君書并諸刻上元前後可致長白山中端不悞
也韓侍御役旋倩附數字一通記室侄可教與否伯父
應爾不棄有北便再賜儆勅一段願終身佩之九頓以
請

沈袞月水部

讀老年丈材嬋商書一言可爲悒恱信世界難理之時
無官不苦無地不艱弟於年丈宇槩尚在恍惚乃細玩
尺牘必精核繽密之品政可日執牙籌佐　國用而蘇
商困者不必爲年丈慮不稱矣知言知人弟竊附一班
[illegible]授冷氣襲人忽拜温頒感切感切

宋月泉南少司寇

捧讀大疏剴切淋漓其憂危　明聖而隱軫民艱始無
餘慮且[illegible]意東省惻惻請命得

主上賜[illegible]披閱不置彦陶乎未有不㸃然動念沛然而
寛恤者[illegible]小式[illegible]于萬里小臣東于功令而大老以長
慮訏謨[illegible]之將翁臺之功德與東方岱濵共崇深矣言
之激[illegible]欲泣下至不肖仰止之私久懸寤寐又倍喜
翁臺之[illegible]此奏也

張[illegible]臺青陽令

惟門下[illegible]之邦清韶之韻自束髪時㟠湖之濵爲之
神爽者[illegible]門草渫不遑選半晷餘閑洗巵一
對嘐懇可云竊喜門下以子晉令威之品出宰五溪九

華聞懸湘鳴琴颯光入案何事不輕清灑脫叆絕俗吏容邪卽不無飛蓋輪蹄之擾且以流雲付之矣轉眼于日奏最伊邇青陽佳麗能久駐台旌不弟年來抱有茶癖長安市肆多採栁葉作贋品啜之爲害不小貴治新茗乞惠數觔三月初旬便羽付之但求真味不必雨前旗鎗之細也

劉星海茂才

每計知名之士屢遭蹭困不獲昂首大畧有三刻意爲文筆欠酣暢我吐澀氣而欲利它人之耳寧有是事一

也高譚古文詞及百家悅目謏聞之技選聲逐調伎倆成熟而欲以藪奇海珍當菽粟之三餐恐讀之者齚舌而思噦焉二也身被學人之名心受米鹽之累每臨新敵仍用舊兵海內之風頓殊堅瓠之守未化卽勉赴三鼓而七扎難穿能綽有剩技乎三也弟於三病兼而有之努力剪除脅脠幾絕故知之最真言之非無味耳吾丈天授異人老之以當大任何厭其晚誠恐有一於此狃瞻不除安在其爲善變乎丈知我愛我愈久愈真直欲速化畯令共遊蔗境爲快若曰汝非妙相曷能嶄人之不晚則不肖語塞矣

向青檎梁山令

每聞巴東刀畊火種民俗喜奉鬼神且靈踪仙跡所在有之想山川殊異乃爾正擬掃石焚芸向老年丈一叩秘理忽聞遣雙鳧飛至　闕下則晤對之期尚不可知令人皇惑又夔屬率用孝廉明經領其事老年丈忽分梁山之符可謂蕪蔓僊芝雞群獸鶴矣卓絕治行應不特爲夔之十三城作榜樣也

周季侯武康

知人者不必日習其人在得其神情卽生平猷念并足領略過半老年丈秀骨澄容流盻不俗復無漏脫驕蹇之色以此爲吏可仙亦可循自是寓中大用之品弟竊附知人矣東方曼倩云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每思古今循令無如卓褒德考其行已在淸濁之間豈以取予語淸濁哉弟時時舉似爲令者老年丈亦喜聞此不

温青霞吉水

西長安門板房一晤老年丈猶憶得不德度雍容自舍

沉摯亦吾丑籍中第一流品也邑有南皐先生羽儀當世巋然卓絕不有如年丈其人者烏足以領其地而臨治之家君與此老爲同門友臭味特入弟總角時亦曾於留都數瞻丰采聞緒論道德經濟政好翊贊休明及時嚮用幽然空谷且閱三十年矣卽蒲車玄幣旦夕下而徃責之已虞遲暮況復聽之悠悠邪慨息何如俟拙課裝成并以小函請敎乞年丈造郗時間語及之見弟之嚴事伯父未敢草草也

文受寰憲長

年來東西邉事各自有說無倖乎言者之嘖嘖且都門議論似於遼獨苛誠有如尊札所云者看來東鄙近而西陲遠西陲雜遊之人載舌而入動輒經年東鄙承金白搆毗之餘復罹虎憝之慘士大夫無不以遼爲忌者而雜遊輩馮臆而雌黃之無日不然若人人虛平盡以按遼之言爲信而不牽於旁語又足兵轉餉之思與剖析功罪之擧并以真切提撥之亦不至如是之苛也

報鄒南皐年伯

任承家嚴寡諧之餘篤玆庭誨未敢剗方爲圓也庸才拙貌猥留館職然亦以其庸拙故閣試十五六次俱列十名外幸不至尾不免爲高才疾足者所唾耳伯父試詳此段駑態則不肖之面孔可得已東省奇災父老不經聞見吾白二親堅守荒落不入邑城得免於驚擾幸也任株拘一局度日如歲簪中白髮數莖皆自思親憂歲而生且解館授職從來無此遲延六月到任越數日卽投呈請告一意承懽不復問長安事已年來世界如沸釜如長夜如百病交作之人不任一七悠悠 帝命可勝杞憂伯父一腔葵赤不知當如何耿切也李年丈

道味深醇復有宗授眼中無此眉宇敬服敬服試草一冊專求伯父督誨更乞賜數言弁諸卷首因風却寄百朋之惠奕世載之矣

回周毓陽巡撫

書生不宜言時事況遼事更難言卽猥言之曷敢以摸索語向臺下請謬抒一得以備藥籠可耳不肖所聞於東事不過鄙報之傳及一二情形風影語固不必論卽如天高而難爲呼也遼壤而難爲理也敵銳而難爲闘也餉艱而難爲繼也將多而難爲馭也 役而難爲揣

也文臣武吏恐分曹而難爲恊也此自諸老真心偉畧所能預策人人知之杞憂何爲惟是行道之人有言將來結局不出宋人和之一字者異哉斯語眞令人髪上指背爲裂也夫

主上數十年來子惠之意不至出入之節太偏水旱兵荒無地無日不告爲斯語者亦料餉之萬萬不允將上崩於外侮同會耳謬甚謬甚何遽至此夫一隅之醜不敵一二大邑 之腹心不過一二鼠竊小輩堂堂 天朝內無權奸外無跋扈且聞 淫殺二事業已貫盈

又聞勾聯之衆漸解枕席之戈不無播州應龍自焚于西南建州 不可自經於東北乎況在事諸老俱大識大力大福之人只握定養威蓄銳勿言速剿一策日以收保訓練之嚴藏措伐之計且與閣部臺省預請約曰勿促師期無掣行間之肘無信中山之謗壓卵摧枯容庭掃穴有何難事是咄咄書生於二千里外已目無

久矣況諸老乎幸翁丈惠然敎之以慰迂拙何如胸中憤懣急欲一吐故不避凊嚴輒爾狂率知台臺謬愛必憐而省之也

報張雲橋縣主

兩月來以二三文字之役兼臨境人事之多非杜門摒管則冐雨衝泥一觴之稱未卜請問何日也我牧父得無罪其踈節乎承頒示政畧盥手捧讀不覺泣下夫諸政在無捐瘠無狐鼠之邑則爲恒格而在長山則爲白骨之靈符枯株之甘露在阜營一室不念井里者讀之則爲循吏之本謨而在不肖讀之則爲還定安集之偉畧而捄焚拯溺之上猷也一事一丹一字一淚長之父老子弟凊夜一思起而環視鄰封景象較往歲看是何

如不肖每一念及喜極轉悲悲餘益喜惟一片血心與

上帝知牧父耳衰薄世界恐未必人人如區區也但今局中人不宜數談政事亦不宜數謁宰官不肖與牧父可謂容於心知而踈于頌言者此叚交情或凌古人矣敢以請政云何

答張維揚明經

客歲小僕自東土來曾稱翁丈一過敝廬未悉顚末玆讀令親王孝廉携來手敎纔知老年伯身後多故且累及翁丈爾爾也看來人家以無嗣爲福即不幸而椎無

妄之災只宜虛心平氣蚤蚤消弭必欲如奕棋者着着求勝復聽局外多口指揮恐不止一局之負矣老年伯既無壯年當門之子所遺諸媵便宜於易簀之前各有處分業已失着安免羣小之睨翁丈請以道眼覷破白不足恠也區區財物塵土視之繁囂自去清福自來矣

吳纘敬公祖

大荒之後纔得菽蓄數粒差可朝夕然十室之中尚空六七大司農但知主計藏而不知重戶口不肖心竊不服賴老公祖嘉惠齊民日求其瘼而撫循之想於兩臺

公祖處極力調停必不令返者復逃甦者復死也若東人之苦老公祖不盡知兩臺公祖不堅意與司農大夫作敵天下事眞不可知據敝鄉言之縱使歲前瑞雪不絕春事大起二麥諸穀穰穰滿家亦不過僅爲糊口葺屋瘞死求婚稍回完聚之機耳一聽追呼穀賤如土況當此玄冬枯旱啼舊愁新之時乎此邑久失乳哺視諸邑異而報災獨少仰惠獨薄視諸邑更異積苦沉痛誰爲一語不肖懷親憂歲假倉歸來距台光頗遠不敢入省一鳴愬涸尊嚴也署公仁明可敬長人大喜又慮格

例已定上督不休即不然緩於目前而併征於日後雖仁人不能爲窮昕計也奈何奈何敢乞老公祖爲長山特爲破格設法蠲除二三分則濟屬尚有長山已收涕勤狀伏冀旻覆

劉心海茂才

古來未有落第而洒洒自快者有之亦皮外語致耳吾丈此札視子卯二札憂別殊覺精進將挫抑久而眉不勝顰也亦淸約之極道力將出不復爲習氣所拘也吾年來頗有立脚處傾蓋之友即能參等造詣乃至道三

十年心交反失之耶萬不其然北纖命中東省二人皆俱耳順江右張榜首不啻過之心灰不灰之間故命吾神與人之介引刀刺骨不必自苦乃爾眞才大賢別有一種超越處了來竟有大獲易曰田無禽非罻羅之不具也不知獲禽法也幸大放眼界無以娖娖得失爲念佇見足下之天飛矣孟浪語實際語惟吾兄所視

洸東華方岳

不肖視台臺有師模父執之舊祇以冷局自匿禮際都荒即福嚾東懸未敢漫通隻字仰瀆尊嚴也乃台臺枉

督過之而辱之注存情文添格責我岩阿媿感俱生歸天踏地矣敝邑凋瘵視鄰境叓異灾甚而以小歉聞法新而以弁髦棄老父爲收解錢糧一事苦心數年始得諸老公祖允行而刻石初立輒敢背之想該房吏書有包天之膽有不可拔之根株利在收頭數多便于科歛乃借名火耗之難以擅悅主者欲抹殺官收官解四字又有一等久慣包攬棍徒家無卓錐之地營頂上戶名代爲收受旣善偷納戶銀錢又巧取里下帮貼阻撓良法熒惑縣官蓋歷來縣官卽大不肖一入地方未必遽

有成心只此輩與該房吏書及三五積猾衙役做成圈套牢不可開想來凶年可轉好官可得而若曹之夙蠹恐不易除也敢乞台臺大奮雷霆之威速殄虎狼之禍祈先賜之嚴諭亟廉訪撥官蝕民一二人顯褫其魄會見長民漸有起色矣臨筆瞻濍萬懇留神毫髮之私白日堪指

答考滿諸年友

北海馮宗伯嘗語辛丑所得士云余生平最憾不得爲外吏爲外吏始得修物情以練心盡人態以證學故予陶于四方之俗大雅何踈而生不試于盤錯之文妙解於何而出況乎衡波而後知骨力之堅脆也疾風而後知羽力之強弱也但得腳根立定辨志旣眞一辛一恬並爲一大受用何底極之于有旨哉斯言領符者宜人置一通施爲自爾有力如老年丈政成民龢旣善刀滿志製錦而爲報章矣弟始述宗伯語無乃太迂乎夫亦聊附知味問年丈之所得云何耳幸貰其狂

張猶龍劍州

儵忽別去已閱五年吾丈舞盾于鷄喉人皆小試弟

也瞥幾膏于魚蠹望類書空然小試者已離邑改郡指劍閣而吟踸欲染江雲書空者但守白戀窠帶氷銜而夜讀虛緬藜火爰念及此令吾二人握手課賓當成譁然一笑耳乃弟則愧負多矣爾寧之理燁燁有聲且種種大當不閒小疵眞歷級之芳趾而峻陟之善基也企羨企羨

蒲崑濵長垣

毎念僕與吾兄必有宿世神契洒丑之役桃李阿蹊亦容有之惟子之冬胡師酒問呼盧之數與年丈栩栩之

夢竟爾符叶且弟也附翮而飛三友差池其羽吳公復化爲異物益見吾兩人之作契以天而非人力所能要也政好大抉世格交惟眞摯不遜古人才無負此契耳長垣之政不爲赫赫名然吏惕民懐冰櫱日㢑匪歇崔振老能言之吾鄉諸臺省同聲擊賛乆濫弟之耳矣六垣左虛徵書非遠儗滌鐺拂几以待禮帷之至奉莊啟亦當勉爲麗語以報但劣弟不先脫累兄肯不以此套束我邪雖然有慢罪矣

方聯訒戸部

昌平重鎭匪得老成謀國如年臺者持籌其間恐輕出則討詘重出則無以綏士所以護肩背而防

陵寢譚何容易側聞年丈簡靜愼密大得儀臣之體倘服中討求弛塞故實及　情緩急於邊吏之所不逮慕府之所欲聞而不得其眞者顯督而潛致之裨益當自不小弟迂濶書生然頗喜留心時事敢以附訊老年丈得無哂其漫浪邪

文受褎老師

時事之壞有如醴酪豈一朝一夕之醸使然廼亦初不意忽而小警輒類不支若此老師得無聞之而失哂爰念及而拊膺今

主上既秘護内帑不可得請外廷復拘牽文法不早借資上下判隔祝庖推謝不知軍中范老觔前子房定爲誰氏悠悠忽忽因循日月不肖書生頗類杞國之人矣老師節鎭重地自有種種石畫看來目前無事之區政好加意繕練遠偵畜防乆之我力有餘猶可以借鄰人則金湯之賴獨雁雲間已邪

王宜蘇

讀孟玄鉢所持篦頭詩已知爲袁中郎社長乃於中無不楚之呻亦無借揷之色根氣實過之直恨懶漫殊甚未能躬請大敎爲歉耳恒言一集弟知永城王氏之所以與矣此等世界昆季彈聯赫奕之時而憶存若此俗子以爲康瓠弟冉吕奉之暫聲謝佚即樞展

馮月禎觀察

伏諗老年伯壯猷茂著台莅日新凡節鉞之宏開悉旻膏之汯注彼關陜汝洛間亦旣釀沃而翔洽矣東山父老舊屬慈帡自頃歲洊饑後招恤之格雖懸蕩析之墟

難復今禾黍大至積賦并呼得不以鍾庚易錙銖乎故
主爵者憐東方之苦特藉福曜大芘玄楞之野均飭調
停專徯妙用執杓望飲佇切長河不肖與諸父老先
俞旨而趨迎巳 帝渥崇加宜申燕賀稍俟台旌錦旋
當合詞一觴致諸階下也

答張雲橋縣主

往歲四郊無事罔政宜寬謂緩在軍容則可惟民力是
恤耳以故有人乎僕卿之側輒爾尺寸弗較今東方急
需戰馬 朝議戒嚴卽徐京老夙愛不肖欲惠我鄉人

亦不能廢法相徇也况包攬之役但知啣德意以出而
不知偵時事以入不苐難爲僕寺難爲不肖之居間且
於牧父亦未大便明春俵解時幸加意督之無聽若輩
之鯱利弗顧也新糧之徵極知緩之不得但往歲苦荒
今傷穀賤舊賦勉輸新催踵至恐長之生氣無多也懇
牧父靜觀邑內之民情并酌公私之緩急自有一番妙
用僕迂濶書生復遠在千里外漫削爲訊恐未必有當
尊指也

報孫拱陽

項晤令姪先生翩翩佳致若飽閱世味而以恬雅行之
者非高門大治何得有此企羨企羨翁丈腰黃生花不
爲不與世遇乃沁園高臥煮雲石而課舌畊爲日且久
於放懷得矣其如
主恩何如蒼生何幸更籌之老父席芘尙爾未僊年來
不與官府往還一卷一笻尙羊自樂眞不知老之將至
直恨弟署類條冰不能時致珍腴爲怍耳倘石樓主人
有世外駐顏之術願以客示致老人無忘汝城夙好可
也

李總戎如栢

頃不揣疎逖冐通竿尺致煩翁臺剖鱗之牘貳以切玉
之貺雪幌寒篝遽吹鄒律矣衷哉可云老親每念蜀南
之役日與翁臺飛觥說劍過辰注存苐迂濶之性不諧
世局忍爾林莽之藏有負門下彈冠之好多矣遠拜參
餌足副頹齡眞肉骨爲感也劉省老昔共事於西南玆
恊謀於東北亦自不偶願門下併力同心無分畛域將
銅柱之標再映榆關悉領慰藉慰藉

胡肖山座師

人生逆順有開必先吾師屈抑數年竟不能以北青相
借乃軒然南發之期在積有風霾之會比凌晨出都則
天清日霽舉觴賦驪之客幾塞道周老師之得于天人
與天人之見助於吾師者奉別之頃已預布座下矣讀
南游一刻更見冲襟逸氣塵鞅幾絕正唯弟子不能學
也企羨何如

文受寰總督

薊遼制臺之重從來燮異諸塞其在今日則又東陲之
敗壞已極西虜之情形未曙兼轄寫遠未必無鞭長馬

腹之虞議論龐雜亦時有此制彼牽之慮入關雖無警
報而神且日飛援師不絕驛騷而食無竟匕匪有大識
大力大幹濟如我師臺者曷能勝其任而媮快邪邇來
宮府睽絕　廟略全虛又惟老師與熊芝岡周毓陽三
人是賴不肖願老師盡埽前人推諉之蹊直揭同心戮
力之意事不必自吾師起而種種相成議不必自吾師
出而條條合節請以無成心有力量兩言貢座下不審
有當採納否王立宇按君一片公忠隻立四關可謂一
時豪杰又幸老師肝膈付之應大有攸濟也冐此冰僚

不敢作套儀仰涸裁答外附門人刻卷房稿用旌依戀

周毓陽巡撫

自東　發難賴　宗社有靈啟牖　聖衷以全遼付翁
臺乃翁臺受事之初權不獲獨執機不免牽制處至難
之時操極苦之思卽細至東粥斗米躬自揲閱詩人所
稱拮据卒瘏之勞或未至如門下也一日與王立宇議
及東事交述所聞門下辛楚狀不覺相對泣下因歎不
柱泰岱開生周毓老眞社稷臣也豈其爲訣乃杞人之
憂則又在海內騷動民困不支宮中府中別有竊美

日甚一日門下不見自九月中旬後事事寢閣人人弛
玩都城景象有如長夜而言者竟無一語切中大可寒
心視東事可憂恐相萬也翁臺識微至人亦謂然否佳
刻滙萃兵機出入神化只尺方策足恣千秋茹吐下拜
不翅鴻寶

同門寄何芝嶽老師公札

恭諗老師斗極重望輿論共推雖蟄情政眷于慈闈而
寤寐久勞于
明主剏太學育材重任爲國家綏治關頭且時事多棼

人情思理以素[illegible]無殷然軫念爲下懸
興乎嘗誦[illegible]之李[illegible]師儒重則朝廷無不
根之論番夷[illegible]心[illegible]之亦何必牽組梲戈
之臣乃爲有[illegible]依思切勸駕無從敬于
葉曾城年友[illegible]一仰候興居戔戔四杍
琊佐老師冬裁[illegible]

方中函座師

不肖猥奉　簡書間關數千里半歷戎馬之場雖幸而
開讀禮成庶幾不辱邠意歸途梗絕漫赴海程乃　烽

寄布於南州颶浪時驚於海上小疏中有不敢盡聞之
君父者至於出都門抵王京節恤驛點軫愛屬國無非
奉　朝廷之德意禮老師之[illegible]每聊效臣子萬分之一
亦以冉劉二内[illegible]傳在人口謂不極力約束
僕從不能一洗陋[illegible]人不免有惡其拘簡
而色咲俱異者願老師廉而案之庶不至三至而投也

熊芝岡經畧

不肖又二月度遼陽局外之人不無聞見迨豯南衛取
道登萊亦有一管之窺大都人人所驚料翁臺必不驚

謂遼城雖破殊非賊　之福飽死涅死曠死人亦能言
之惟是遼不破奸宄之穴不露賊之伎倆尙伏至今日
則錦雞熖水沭猴弄冠稱　之檄蚤聞於朝鮮屠戮之
慘更甚於開鐵南州　未必褎甘西虜久羈豈無驅
駕麗人之恭順頗貞海上之奇兵可渡壓邪之勢未成
神異之機不乏不肖心知之而口不能言言之亦不敢
盡料翁臺着着制勝不煩再計巳袁公有聖賢之心無
豪杰之氣叛賊三給而不疑且爲不肖誦之天也袁公
何尤又聞遼城既陷叛賊與城中親知茂才人等執手

垂淚捫膺密語云你們　只是個模樣兒罷　不
要盡　了我不久爲朝廷出力殲滅　你們依然南
朝人物一時傳布聞中外多信之者昨見王肖乾疏中
亦云　之側亦有消息肖乾必自有說然亦萬萬不
可恃愚謂異日即有是事不過三面之網既合釜魚之
游漸熱自分無逃故作哀鳴縱豕芳爲我手办逆　父
子全空老上賊子幻態亦何當焉乃迂生之憂更有進
於此者我
皇祖收斂財賄前古讓多纍纍一癰潰自東北隅若爲

東北隅能發數千萬金秋毫不忍加派杞人何憂徙者不可諫愚謂于今他人請之不得者翁臺請之必得他人可一不可再翁臺有請必得 媢雖克終屬癖疥小民雖愚終是本根惟願軫念及此斯爲大識大力豪杰之手聖賢之心一隅靖而天下安惟翁臺是賴又以夷攻夷亦費商確今日之難易後日之靜躁也亦惟翁臺能用之翁臺得無咲書生漫淚乎

梁丹崕憲副

年來東事之敗總繇奸細布滿而當事者瞢瞢付之遼

城既破方有殄滅賊 之理惟可與知者道耳朝鮮樂國亦弱國事事觀望動見兩岐蓋亦遼事之貽咲使然而非恭順之不眞亦惟可與知者道耳河西南衛鎮江朝鮮三面也其實只要做成一氣毛文龍近日之舉未審策應何似賊 計狡而法嚴南衛人情日久不無異態前月見王肖乾年兄疏中有云 酋之側亦漸有次第嗟嗟談何容易即肖乾必自有說萬萬不可墮李賊計中翁臺以爲何如區區管見頗塡胸臆但哀毀餘生未能深言時事言之亦慮無當承翁臺下詢不得不潦草數語仰佐一籌耳朝鮮議政府贊成李君名爾瞻者與不孝周旋甚久自渡江汔浮海諸拙稿盡付流波煩翁臺傳語捜括爲錄一帙或皇華集殺青既竟便寄一二冊懇懇

孫二如司理

登城鄉官浦崐濵四月十九日之變逾七日而不肖得與聞蓋不啻斷不肖之手足而摧不肖之肝腸也夫人孰無友生死交情惟所篤念俱等閑事乃僕與崐濵兩榜同門一蔕肺腸自癸丑揭曉之日過我燕邸屏左右

撫掌大哭訴兩姓父母之恩華氏孤弱之狀異日者得沾一命逮浦氏翁婆方敢具疏復姓歸宗所生此崐濵之本情也至於群兇既借力以營私復陰謀而蹂踐既知非浦氏之骨血欲終作浦氏之奴隷蓋自甫薦鄉書已然不待今日種種寃苦甘之如飴即不肖夙有所聞胥從東方義士之口而崐濵曾未向他人一言不肖心知之而亦不敢一問崐濵慮拂其包荒之厚德而反目不肖有俗腸也然其人如彼之賢如彼之廉介如彼之癡弱肉不足以飼餓虎而力又不能遠豺狠低首攢眉

度日如歲公庭之竿牘百無一出其手饋遺之將至百
無一入其囊先是四十七年十二月凌辱幾死諸公祖
父母過而憐之欲爲稍稍洩忿崐濵介然不從料老公
祖已悉知矣崑濵今日之死未審何因恐行道之人無
不切齒裂眦共抱不平之氣不知爲公祖父母者將何
以慰死魂快輿情也敢以爲問乃不肖所首急者不在
殛兇人而在託孤于五歲孤兒煢煢在抱尚敢撫之虎
穴否崑濵生前不能歸宗董餘血胤聞年嫂何夫人漫
無主持已受群兇蒙蔽旣乏烈烈之偉志又尠存嗣之

深衷華山輩旣已有詞可乘此責令抱去聽其撫養或
同何夫人併歸華氏卽崑濵之葬地及一切葬事不妨
令華山兄弟破產襄之料老公祖與諸公祖父母必有
一番相佐也幸老公祖速賜留神蓬萊汪父母遠近稱
賢不肖亦逢人說項敢乞老公祖於來謁時微秘及之
成此義舉是神人之共喜而不肖之抆淚以請者也此
時群兇徧置耳目欲絕華氏之口惟老公祖日月之明
雷霆之擊一旦而宣布之何陰謀之不破而後慨之不
除也臨書哽咽

署篆高邑令

加派二字是不肖迂生自有東事以來所禁口齚舌搖
頭掩耳而不敢知者舊大農李桂亭先生夙稱高品止
以卯年恤災一事地方全無實惠但提起軍需卽講加
派數年間國家元氣削絕實自此老作俑特白朝士大
夫不盡勘破故數日前尊諭未敢聞命耳夫小民之力
正稅已自不支倘有加無已是土崩之媒而公私立盡
之術也再承尊諭具見台臺簡查之精寄調停之苦心
驛遞編畊并食稲造第願老父母將查出協濟東兗二

府銀七百七十七兩不厭再三務求申允將後面匡處
派法暫置不講更屬大善台札擬語云昔處次衝之地
我可以濟人今當極衝之時且望人濟我善哉善哉誠
確然不易之論諸公祖應自點頭惟老父母永肩之無
任企切

與鍾龍源太僕

國事之紛紜杌棿而未有濟也病原不必追逆卽目前
補捄之術亦不在議論之可聽處分之協諸義而已也
惟有擔於此未有能肩之者有其肩之則疑鬬畏壘不

難覶破翁臺得無咲書生之妄議無當於得失成敗之數乎看來　九廟之靈萬方之福惟恃有二三正人自田間躋九列事事不倚事事不露令挾私逞臆之輩無可柰何便生顧惜遂暗中大有賴藉耳願老先生極力主持一片精忠迥出群囂搆鬬之外可以不舉可以不剌機彀既得隼可射狐可嬉强　可繫頸而搗其穴老先生得無益訝不肖之狂率而無忌乎嗟嗟治亂有繇中興有兆特當事者不盡徹悟耳

報李司理

恭諗台臺秀挺琅玕端凝泰嶽其一種眞摯簡樸之意宛然先民之程而大受之根蒂也不肖都門再晤巳知巳未榜中卽得人之盛恐求如門下之高格出塵者指不多屈乃造物者復重愛門下以新發之硎輒試於剸劃繁劇易缺易折之區而後成其爲無復缺無復折之器從此以往一任艱大胥迎門下之刃而解尚有留行乎眞才之難古今共歎天將大任一章願台丈時在心頭當有無限受用今寓中無處不難驛傳迭迎一事衛之難亦極矣焉得人人而悅之然亦須撙節符之無關軍國者極力裁抑不避嫌怨如台諭所云後來窮通都付之一定之命是我輩所獨握獨信稍佐國家之急者未可爲流俗言也不肖半生不易許可今與門下共爲臣子政好同心相證莫以第一流事業遜他人　宗社靈長亦鮮清寧之日卽異日門下班陟清華洊登三事無非焦勞拮据修補修捄用佐新主中興之業視太平翊運諸君子且事倍而功半耳台丈以爲何如恃在肝膈全無套語幸蓄不肖於蘭譜之末以備溲渤之藏幸甚

報孫司理

海上治兵似當事者與持議者俱未爲得愆祈老公祖極力主持悉停徵調以杜後釁二東幸甚毛文龍設法取還或置之登或置之關外誠如蘇道長議但須陶公祖盡去其成心而火速圖之庶幾有濟不然文龍不爲若敖之鬼定爲鮮人之𠰍賊　之購或以弗克進退發憤以死俱是理之所有總之延緩必無幸耳梁丹崕雖巳抵鮮此際須有非常識力始爲國家賴藉不肖尚有隱憂若能與文龍共成介子之功坐收定遠之績則慾

外之喜　聖明之福惟老公祖委曲作計無以不干涉付之亦大賢豪之偉略苦心也

答朝鮮國王李琿

追惟賢王優禮之殷謙冲之度時來寤寐如對琱筵不佞道經子舍暫依旬餘乃遽罹先慈之變主命未復護霰忽零思忠孝之全齡愧軫存之遠播捧誦之餘不覺泣感頃荒蕪筆劄漫塵貴邦原橐俱爲蒼光所奪何幸被之繡梓得於海上飛來耶襲貢多矣謹下拜

李性參太府

長山積瘵撥蠹幾不可捄葢既蹶於累歲之不易再壞於縣令之久懸種種凌夷未易更僕惟是城垣傾圮有年重以夏秋間淫霖彌月始無尺寸可憑而守者行旅歎惜邑人傷心此時何時版築之役可一日緩耶新令張君慈惠精明力能振刷下車不數日而市虎屏跡百廢有條聞修城之役業已申請臺下敢祈老公祖即刻允行以便從事或諸老公祖有駭其爲時詘之舉小民所恩不知長人士子來之義久激於衷兼以新令經營有法決不致爲地方累且不啻三令五申真有信而忘勞之意矣謹專力以聞不肖且率士人畚鍤以待也

又

張令君履任初見敝邑蕭條廢弛之狀頗有倉公反走之色若組可解簪可抽而不爲長人措一指者不肖徯后之念甫慰轉驚因極口道破壞之長惟視所治且立陳諸可治狀令君曰無論其它如數日內上大夫督催之役不分新故急如星火且有萬萬不能供命而不敢控一詞者前人委頓不支之事後人泥首而受罰此邑

此官兩無所濟則莫我敢承惟先生幸率教之不肖因諾以既爲長人留牧父則當爲牧父乞於公祖老知我者敢祈老公祖於張令涖任以後事俾專力圖之一不效甘罰何詞未任以前事俾酌力圖之稍有後時及產盡人逸并無肯綮可尋者寧能一一受過耶亦可追也兩臺公祖及諸老公祖處統乞賜之主持庶不禁張令之手足而長人猶有仰活一七之日也

報鄒南皐年伯

妊迂濶無當之人海外游魂草土哀子歷歲餘仍大病

一番其間遼事蜀事黔事風鶴驚心食不下咽重以兗
孽震鄰村居無備時與老親相對黯然每欲輦送敝鄉
粟米芝油數種仰佐中厨未果也景象可知朝端浮議
竟無主持之人今伯父行矣將
聖主中興之業造基何時讀去國大疏洞中肯綮使當
事者能著蔡奉之設誠致行與伯父未去何異任孤蹤
後進寥無知巳服闋之日定擬以病請告久侍老親卽
長畢丘樊亦所甘心知不知弗計也乃伯父寄老父一
語云令不肖先天下而懷遠猷敢不拜賜先母歸定伯

父不忘可勝銜感山紬一匹好製嘗服磨歲月匪敢云
報臨裁不任勞溯

答侯休寧晉明

自廣寧陷沒以來不佞杞人之腸不啻焚溺亡何蜀黔
燄烈于西南蓮妖猖狂于兗野區區敝址去鄒滕幾何
况長邑之城垣盡圮先族久戀村居市虎盜魁猘猘如
在戶牖遂令不佞異域未招之魂忽生隱疹自秋涉冬
百疾交作伏茈長至後始獲復元雖然每閱朝報不免
小臣代大臣之憂野人負簪紳之慚宮府爾爾安問疆
場料門下一段精白應不獨在休寧簿書問也不佞何
人能無愁病四籍大累留神感感

繆西谿

弟迂濶弗類之人幸獲老年兄提挈三年稍諳細事不
至貽知巳羞胥麗澤之益敢忘大賜午歲入春明卽日
抱杞憂百念驚廢於吾兄竟缺然一候罪可勝討七年
自訟眞欲贖而未能也東國之役兄知我返子舍巳而
九死異狀一味苦腸恐二百餘年使臣無此奇遭弟雅
不願盡聞諸人而敢付楮鄉告年丈乎嗟嗟惟遼人麗

人登人萊人及海上天妃知之耳握手何時當爲吾兄
傾吐一二頗印知命之理讀楚錄絕勝一時喜甚喜甚

報吳總督本如

都門幸接台躔漫以書生語佐長者末議迺辱長者不
見鄙夷過而聽之謂可採納施行者幸甚幸甚今
主上日益精明　朝講之勤不避暑氣因前月稍稍違
和傳諭　六宮百日不得進御此等戒愼非　大聖人
不能眞中興之　令主也翁臺宜展拓邊畧俾中外早
受教寧之福金書竹帛用勒鴻伐直翁臺指顧間事耳

草草報命不盡扐陳

朱蔘水相國

不孝長白豎儒家世迂拙偶以一日之遭得望台躔而趨下武猥稱後輩極藉平生頃者冐昧入春明初瞻冉吕老先生不責以十餘年之疎節而曲賜汲引有加匆休若謂其人尚可施鞭扶者銜愧可云廼景淑方新蹇產自絕而老先生復儼然臨況木主生死交榮也不孝已鏤之左腹永矢報稱矣茲啟先君浮沉仕路十趨九蹶其生時之所不欲白而稍見微勞者于今又晦而弗

言或言之而不類匪不孝孤之罪而誰罪邪夫不孝孤即有萬其言曷足以重先君哉惟是一字千秋夙擬于請于老先生臺下盍匍匐之際已荷温俞曷敢忘茲襄事之期迫矣祇緣狗馬之病纏緜數月故今所持狀畧事雖質而言則蕪恐不足彁元老之一探柰何儻老先生終賜軫惜而被草木以金石乎鼇戴之私當與劉氏俱長也

武揚紓巡撫

居每念老公祖真品真才大器大受使疇昔早有操人倫之鑑物色一世者以艱大借仔肩不待今日雖然未晚也方今海上一鎮爲朝野疑信之關華夷向背之視而實兵機神奇之所伏 宗社安危之所仰若以此任再畀根氣平平衷區未淨之人既且不測不孝書生憂非一日何幸以付台臺然今何時也請與老公祖約大丈夫以報效國家安攘中外爲心即稍有撓議掣肘之輩小肆齮齕苟無當於折衷更無暇於旁顧所當以海滙飛絮付之者何可勝數不識尊意以爲何如

又

每歎古今人品世界無不差等者真僞醇雜視世界爲用舍或其人無可指摘亦用而弗舍矣但畏其高賢大良形若曹之僞雜姑蛊而遠之則今日之於老公祖始謂是與乃老公祖自待無論生平即如海上之事不挫不撓愈出愈勁每讀大疏言言心服即神奸睥睨夷之亦到底顛撲不破老公祖直所稱萬夫之望哉

畲邢能世公札

不孝積譽之身不自姫絕廼降割及先大夫邪適年先大夫尚神王每促不孝北上勉以清正幹濟佇俟尋有

表暨慰崦景故初春强顏小草姝非本懷迨出而未彌
三月遽聞大故此之罪痛追悔何及三足下不責不孝
之不篤于養也而過而辱之言又過而辱之腆璚章鬯
列㦸賁几筵哀榮交集感激真無地矣頃冒暑南奔食
寢俱廢以不孝之素不善病而致染水火不分纏緜數
月猶未全瘳始信老而孺子慕之難也悲哉苦哉亦復
何補頹齡漸偪絕意昂驥惟日望三足下勉旃大業善
事
聖君不孝即沒齒長白有餘快已

繆西谿宮諭

人世聚散等於風影風影豈無真意弟生來薄劣遭際
不倫惟有迂拙自將漸去妄想稍稍返認面目留得一
掬真意是所以對海內知已耳異域來受驚受餓里居
三載蓮賊之報老幼怵中弟能安枕乎又連歲秋事糞
田不足而官府之追呼不遺餘力待士紳尤甚頃匍匐
南歸後大染一病董脫强半尚煩料理寧有好懷只得
死心于蕪菁喬菽之中問出世休歇法是弟從此之生
涯耳鴻言寶軸大賁几筵公絨報謝更乞年兄再一吒

致承詢及先君窀穸自先慈襄事時奉先君命早已完
治如形家言厝於丑年之新正廿四此事畢弟於長白
山中鑿小洞環以枳棘地名白雲澗則弟之菟裘也恐
不能走使都門歲歲乞新茶於年兄矣

報邢能世大行

毋爲子弟談論語首章後輒緒有子孝弟一段千古正
學根荄更有何義門下天性至孝人品之造基厚矣又
何念不恬何事不正前頭遠致不復爲門下慮所念者
物情反側奏牘枝蔓鏡别斬剖屬之誰氏門下大有省

中之望受事後得言言砥柱字字當機勿持正而流于
激勿見志而略于濟此自門下近日蓄定而不孝尚拳
曲欲効者也區區數年遭際苦則苦矣而日覺益明胸
覺益廓視天下無不可做之事但恨無知已與共語耳
黨
主上洪福乃來否盡欲泰不肖猶得與門下相見有日
時時過從共相商畧或不愧　中興臣子之班行也願
門下日用靜觀功夫等朝市于山林妙理自現老氏云
已業無已知我二人好同之如何如何

楊岱宗太僕

日晤一友人頌台丈清望之重儗諸斗極銀漢纖塵何施不肖年來憂補天之無術徒喜 官家能用着一人得力輒解此衷如許況大工何任寓中景象何如民力凋耗何如商人之最苦最狡何如可以中品爲之乎若非得岱宗先生肩此任冰蘗自將榜樣奇絕天下事尚忍言哉真喜而繼之以泣也此衷惋結俟面晤悉之

黃節庵

前冬虜桀戟大擾兵厨蓋曉夜爲歎不自知逐臣之銜

寒踏雪逆邱岑寥也夫亦知逆賊罪惡貫盈天道不遠早巳計日料昇平耳且迂生本來面目自都城被斥之日即刻飽食悶飯二大盂頗無妻容田間周歲如如也日來三鸞薦疏方以異日虛叨 主恩爲念何暇爲喜千真萬真誑吾兄何味也幸相與勉旃報新聖人爲慰

與若承弟

久不見吾弟舉子秇亦知不至生疎不圖道試二作精妙至此我數年病人一朝神氣全甦矣喜甚快甚衡文者定應驚服首篇起語恐老家數尚有徘徊者請問如何我老眼腐腸聊以相質耳吾父生平起於田家文成大雅吾兩人於家學稍稍不負幸弟大加勉旃及時奮舉世風文運料不出吾弟一覷之外吾無慮矣溽暑中得董宗伯帖大爲爽神孔中幸叨應試惟吾弟教之

報閔曾岳山人

恭惟翁丈塵世清標士林玄鑑擘衆妙而俱擅爲群言之取衷蓋不第推揚于薦紳先生實有裨當世之經畫者卓哉宜先大夫沒齒不忘也頃過下里巳徼榮施而

濟陽道中一遇雪泥跋涉之苦吾兩人直以數杯濁酒浩然千古矣逐臣抉何可言七月望後二日忽夢與翁丈劇談玄理覺來神骨精健領趣變殊廿五日接手教喜甚讀佳咏居然岑孟之上拜賜良多舊作錄粗箋請教副以秦刻聖教序聊旌遠思弁鳴謝

梁樞部郎

歸於門下之出都入都奉何差而佳槩乎未有聞也則荒僻之居始鵠鵷之室而蝸牛之宿乎頃聞
主上痛念樞部敝習欲一洗武弁營謀之陋而歸之薦

序之資大是神識第須大司馬與諸曹郎共一灑濯必不負
新聖人爲念始得門下軒然丈夫宿有不滓根氣願昌言於僚友間揚而更之無論職掌之在不在也勿訝饒舌真才斯得惟留神爲禱

胡肖山座師

奉別師臺奄忽十年所已世路 天家可勝歎惋吾師受抑於大梁有何風影異哉司馬無復人心不待其執樞狠狠而始知也若不肖寅冬不敢不出斥歸最便除

前 主恩絶是 本朝異數夢想不及膺之非據老師不亟加策誨授之司南可憂孰大於今日乎辭 恩首疏恐後時遣役姝覺匆迫二月初走力專候起居惟師臺諒其未周也

李渤海大參

異哉不肖夾袋中所得賢且才可匡濟時艱翊贊 聖明者不數人如老世兄真心質行强力不摇纔一二人耳何物奸猾撫臣輙遲我渤海兄開府也弟肅劣無似誤膺

新聖人曠世異典自除前聞 命汔于今神魂未定不知何以答涓埃也畢白老大司農見枉方以老世兄品地相質席次接察報内列尊名兩人歔欷者良久奉手教叩來使方知處分爾爾總之無害寅冬入春明亦曾與李續溪相公歎服門下續溪亦欲知之則門下何患無知己乎但願養才情胸中不留一芥斯眞賢豪者流矣

東葉美度

卯年朱明之月不佞徃删西山之麥方卓午與二三野

老共食忽於梁間墮一蜥蜴伏余左臂者久之方推去一友人占曰此都中相知拂袖南歸之應越數日而門下之處分至矣異哉上帝假逆瑞縮伸豪杰轉移世界亦於吾輩何損閱變態而堅德性受益宏多不賢於終其身快意當前者乎

解衡橋

雄南奉尊劄知老台丈崇藉大僚摯意不肖開械循省姝非其人愧甚爰念翁臺卓品正氣介然足振流俗余謂當事者誠重念民生惜吏治無如愼簡撫臣加銜久

任亟泆僞濁之品又何患墨吏不望風解綬而元元之
不所在樂郊乎願與翁臺共敦此義含親安州守韓某
治行果是何如便中幸見教先　國事而後私情不肖
傖拙舊態肯見信不

張藐姑

新城道中接手敎胡然狂喜葢不肖自出里門爲
新聖人得一謝青墩過廣川聞王岵雲改大司馬逾二
日見王四兄得老公祖兩年起居狀㚖間楚楚欲涕眞
不知何以洩余恚而志余喜者夫奸邪巳矣未死者何

必殰牙剪羽薙草欲盡之爲快葢
中與令主既出
天心旣開大君子日漸嚮用治平之事從何處指數以
爲措手甚易誠不易以爲措手甚難則不知幾者强爲
迮犯與必欲事事出巳手而後爲功者斯難耳夫害氣
非一日之除蔓草非一鋤之力凈眼候幾定識觀着雖
玄黃黑白歲月習亂慧人視爲破竹之勢更不必憂煩
矣嗟嗟今日之難言者則皆政府與國是毫不關心之
罪一味避毁不知毁則無之乃盡變爲醜態不可洗滌
矣夫歷朝以來幾曾見政府大力做幾件事遂坐以不
干之罪者哉唯靠定舊情面牖人濟私欲徐徐以小不
能無之過葢前面不赦之過其將能乎今日若得臺省
二三豪杰政府同心力贊明目張膽
主上何言不從誠如是不數月而泰象見矣如何如何

張念山

不佞弟長白傖父入而見朝士大夫日談　天家事如
話桑麻再進而伏謁
至尊如對嚴君雖曰欽翼亦罔攸跼蹐卽觸忌忤時或

捫虎齒亦夢中付之恐台臺不料弟之癡愚至此也
主眷隆盛亦復承之悶悶台臺從此當知弟日深巳

韓象雲相公

不肖屛匿田間時頗聞
皇上藩邸卽重懷老先生隆隆之耆直媲於古之名碩
此　御極急藉翼贊又若不能旦晚需者邇來舊臣盡
去新卜之蕭山晉江相繼亦去閣中雖四人在事其於
明習裨補之益靡所禀承西望蒲坂何姝望歲者之殷
汲也前長兄携手書左顧不肖後進惟仰體謙冲大雅

平等報命有負芻望多矣
主上佇延已久幸蚤御安車一慰 聖人一答海內蒼
生之徯

謝青墩

弟自入都以來無日不望東山而思太傅之出也夠九
列之大賢未充
主上之求治切甚巳有容奏未敢奉聞乃欲弟徒飽大
官之饌而近不能得一人於台臺乎弟當愧死矣大疏
緣上幸即命駕爲感

王軒錄

項見貴部有舊司官劉應遇纂集錢糧一書敢乞老先
生分付刷印一部簡查張數皮套稍令堅好者惠教感
感又貴部會計一錄及 國朝二百餘年前後通行考
驗欲借重台臺留神搜發諸冊更無旁滲則老先生錫
愛大矣容完日呈價

答熊東星高星垣侯晉明

不佞岱北觚儒長白傖父其僵臥樊隴而甘懷牧豎亦
堅且貞矣又家世邨居入山漸遠於長安故人自分不
復握手乃
天開 聖明曠然修枚卜之典延對廷臣於十二人中
首拈不佞姓名起之駢茅之下升諸綸扉日 賜召對
區區自庸鄙而遭逢則奇絕極矣凡我心知寧不忒喜
乃
新主神異幾務殷繁亦須命世耆碩一堂魚水或可漸
致昇平不佞何似豈其人哉諸君子各清秩留都凝養
超越必有扶世之見開我塵迷稍輕罪戾幸無金玉其
音而有遐心翹切多矣

王泰符巡按

頃者謁
陵之役詢知門下歷昌平甫數日一切舉動簡靜節省
衆口誦之如一不肖耳之不覺歎服知台臺巡方諸務
必抉故套而展新猷大有補於
新聖人中興之槩者巳不肖待罪綸扉殊無表見雖逐
趨而緣諸亦孑立以孤標至迂拙至戇直也料台臺必
見形而察影也容請益

王岵雲司馬

惠安一事不肖受誣至此昨覽錦衣再問一揭云受賄
二千金發書與本部及苗職方當老公祖初推京營將
不肖曾無一言推轂豈老公祖忘之邪此後并無一字
譚京營及　勑書事數年來與台臺玄淡之知頗在朝
市之外而人以妬目相視寧有好語必得老公祖一疏
大爲剖明不肖差有面目庶不至冤死而僕與老公祖
兩人交誼可質千古長安漸有公論不肖入長白有餘
快矣

張公祖

不肖冤抑無處說起料老公祖頗知大都錦衣再問後
纔知神奸異謀正與事會若非諸台省恐嚇二犯更引
誘佳壁以導
皇上之怒何遽至此待獲狄姓者必得大君子持平以
聽不肖之心事白矣

寄一弟

從古快意當前壞了多少人品挫折拂逆進了多少人
品只患吾輩不克承當耳曾沐遠來深感吾弟從其來
又妙甚兩地有言可以轉致不能盡付筆舌也寄諸食
品俱佳吾弟日日超越共保一點靈明也不墮臺山清
涼虛幻之說纔是傑人盛衰榮辱亦非人所能主張肯
隨我迂自有痴福不然吾家先人原無失德我生平無
欺心作歹事它何足慮耶

張藐姑

不肖自嬰孺至今日稍知以人品自重卽以覲賢士大
夫之品頃數小疏及對薦紳先生語一言欺人寧有生
平惟老公祖畢大農頗信區區此外寧可多得然事不
難知苐易不肖之迂闊無當世用不爲一白耳

二祖
諸宗將終置斯人於長夜乎敝鄉偏區寡聞邇年亦習
知五六有用大賢如老公祖者相與肆力　中興大業
豈料不肖爾爾畢公近見稍弱老公祖幸沉毅圖之不
負　宗祖間值無若不肖之徑直爲也清涼日在仰止
必開籠于飛人景自適不枉一歷諸天幸老公祖蚤成
之卽旻妹力也幽思如焚不能刺刺惟台臺實炤拂之

王壽三

拙人觸忌中外俱嫉久羈塞上日勞縈懷不知何時得

恍然聚首也孔中雖是謹慎須苦志讀書乘之長慮曰掃習氣而卓識自生幸時賜提誨謂老夫最切心者惟此耳尊翁兩畨大惠拜受不安家書中乞爲我致意又區區受賄改　勑之事眞是李代桃僵答書中不能詳致又希微傳勿使尊翁謂余眞不肖也

寄王漸余

數年病困老夫胡然淚出出而痴腸爲　國之臣胡然遣戍遣於連歲歉地菜時已過尚不充口胡然而肥且天生來與山僧衲子表裏不異身家兒女如憶如忘嗟

木石而何卽老夫自揣亦不知爲何子人矣

孔修姪

覽吾姪手書敘擬區區代門之狀意致有味足見胸懷不俗可知近況念我誕日遠將種種眞孝思也汝父壠上鄉來久栽樹株否既望其吉壤應時加修整自誕厥祥不可視爲不急之務幸吾姪圖之是異日東歸一件巡查也

鑑玄上人

不佞與老禪師神情玄契道味同符宿根共植於波羅生理盤桓於空界徃因今際何苦何榮朝市岩谷誰喧誰寂在合眸而共證捐泡影以相參則目前之徃來禮節并在於雲影天光之間矣豈曰浮談實屬考課惟老禪師何如視我耳

王霖宇大司馬

不肖於雁門罪廢中勉習靜業稍悟本來乃知鄉來之直戇無忌自謂率性之眞實叢戾之招也回思老年伯徃歲之教悔却遲矣入秋起居應是清勝食飲藥餌自有無方之益較前數月果是何如時願有聞爲慰

王肖乾

不肖弟東海倦父僬而爲中朝罪人悠悠根株漫當對簿竟爲鐵案不知何以承之又誰爲行人誰爲邑人也非愕然一大諧乎弟波羅之想既沉長安之夢已斷卽天心轉動炤見孤臣之寃恐不能勝擠陷者之力衆也但獲生還卽屬天倖邇來霜菁日美代粟之值稍平僕夫感額而怨饑者漸有飽色弟亦借以下咽且瘳夙痾是可聞之年㐂爲開顏者已

答彰圓比丘

再接觀來石字已知爲心月禪師手裁副以天台拄杖幻念珠折疑佳刻及永嘉完冊何相念殷敏也簡牘詔秀宛覯丰神不佞喜不自已鏡亭心月與四素山人豈昕夕爲緣耶又聞禪師產自姑蘇來棲五頂則西竺靈宗从通寮寮造請應有日耳鄙人積怳統容晤旅

畣三庶嘗

歸來以一日之誼三門下敦踐殷切聞熏風而薦京事覯同雲而修煥款郎古人師弟相存之意曷以加茲姝非其人承之內愧甚矣不佞罪廢根因三門下料已洞

悉試看從來朝士大夫有如此宛抑者乎區區短髮仍在精神已付空門一椽一鉢與一二山僧力求靜篤未知福緣深淺何如耳惟三公益宏凝養勉事
聖明無復以老夫爲念此拜謝

寄兒輩

孔和不考甚妙孔中縣取平平不要恠他萬事不占便宜是大君子心事一意坦途久之自妙況中兒生來平易人情頗歸何用小喜小利爲也切記切記孔和娶親及盞房事你一杈書上寫得甚明時平年豐待老夫東歸不爲遲晚凡事上觀天時下覷人事無一强作纔是眞正豪杰中兒但日加骨力靜默行之以爲兩弟法我心大快讀書最要得機括我當初雖發遲作文頗有氣又不從記問中來至今不腐王公石宜與深結以爲久要之計孔和能鞭辟近裏孔武宜日有率繇勿使分外知覺無他慮矣

孫拱陽少宰

恭遇　天家大慶率土均沾聞之當事者謂不肖未可遽歸或以曾備員大僚應有題　知耳今奉台教亦云

欵意含糊實出不肖意外又雁平兵道丁公曾一啓代懇兩臺見耿公㽞字亦云未敢輕動則不肖惟有靜聽而已又何言哉倘　天同有期生還便了敢妄意劉忠宣之酒泉耶

張藐姑太僕

老星士與二孽僕欺不肖之聵聵結成黑業區區殊無此情都人知之而所以然未知也以故不肖曾無煩惱日淡日肥三十年宿痾會且掃盡安兒雁門戍人無禍堂也其它波沸之言未敢一一奉告總之不肖與老公

祖原有天然臭味不假人合或老公祖尚未豁如耳
詔赦條欵一任主張不肖有玉泉之水及張象老園中
草木可以忘饑何敢它問耶

馬二岑邑主

不肖獲禍之繇不能一一布於老父母前總之一段奇
辱臣子未敢暴白三月雁門安心靜聽即 天家普徧
之慶尚未豁然一沾不肖亦未敢問其所以何日傾瞻
徽言一訴老父母應知不肖之未負大教也 一

答晉王老殿下

伏諗 老殿下畀養之恩緇衣之好始獨鍾於王心而
引之彌長者乎如臣劣材癡品守罪雁門復值歉歲之
後草根木葉并可朝夕不才茹淡自甘即目爲嵒僧野
衲無不可者又敢望珍品之頒分之龍藏令不才南望
拜賜感極欲泣者耶謹設供齋中文昌之几並寒家四
代神主以榮 王賜即正席先嘗旋分僕役輩則 王
之賜又膏露均沾矣感激可言容異日者督家奴製小
貢申謝未敢刻期何時也

王爾卿翼城丞

歲前遠承問遺感感不佞異嘗之遭恐老姪未知底裏
我實纖毫無愧竟以不干之事相坐惟 辟作威臣子
柰之何哉至代州已三越月起居食息渾如野衲山僧
全無煩惱我生平得力養德養身政在此時四素山人
之號不虛矣惠來茶三種似白芽爲最黃尖細而稍淡
想犯做手晉中地方茶更難得愈感遠貺不置也

史磐石

不肖弟直腸朴心不識忌諱亦自知不能久事
聖明卒成相業然不料汚蔑至此七上章而六不下令

外庭諸臣無繇諒余心事柰之何羈棲雁門渾如貧衲
殊安之老年丈亮節偉伐在人耳目此番暴白弟何敢
居功但平日與同官言之不爲不切亦秋毫之知已也

何座師

不肖跟蹌出國門猶望早沾 赦命以故行李寥落得
老師潤葛之頒始剪夏衣苦可知已又代門連歲薦饑
所携僕人亦復不少窘束足羞幸朝暮仰清涼雲霧如
吸金莖差可自適拜師惠竟爾空槭報謝已

答張總戎

昨歳雲中之事近者揷　之欵自非虛公忠直之人俱屬一偏之論聊叩從者巳知門下主見自是長慮然張石林年友之議終不可少必有目中無　之氣然後能行吾柔遠寧邇之仁試看四五十年來邊事視戚馬兩將軍之時何如也幸台臺一省鄙言國家之福將軍之厚享也

晉藩老殿下

不肖訓承　老殿下洪慈軫注者再眞鰲戴龍從不知所報巳頃令下走抵寒居恭製山繭二杼雖朴野不堪

上貢第見年來海內憮然慕索衣之不啻吳越之鮮華也或亦白賁反古之思乎敢以爲獻小句目付扇頭仰祈郢削臨風可任主臣

鄭崞縣令

崞志有倫有與典雅得紀載之體晉乘中恐不多得子大夫勞心吏事兼了此欵班氏有知當加欣賞矣謹謝敎

傳諭二分內宅

我因六姪還小自我入閣未寄一字一物總待歸家今爲我誕辰費汝二嫂母子許多心力件件整辦以勞遠人我從出京曾無眼淚見這等淑德行徑不免欲泣所思長矣我巳知六姪之福不小汝二嫂之作家淸謹再無返顧巳吾弟面傳致之

韓乾宇親家

六月廿八日接台札巳削牘聲謝薄暮再接尊緘貳以腆加不應兩下拜復思逆命乃情交稠疊感與媿幷矣不肖不第行持等於野衲而神魂觕寐淡寂相安且如木石人無所不忘曾不知煩惱爲何物也親家得無咲

其癡乎台臺勉樹壯猷家邦瞻仗弟借芘無量矣

鄭樂平

邉事業巳如此以年丈當國或與籌邊之計或職寄榆關或分言責能發一語罷復邊之役乎年丈今日可付之書生空談一言慷慨使擧國聽之乎又無論聽不聽可申此詘彼至是無非久不更一辭乎年丈豪傑也吾榜不數人弟非面謾可以身在司牧撫崞民之苦而痛哭無聊神不加遠乎卽邉終不可爲如吾兄之料無救于一隅而輸全局此議亦不可發於今日也或於籌民

瘼之中多方開脫爲東事佐劘議助當事之不逮而陰
以及小民之私弟之所願聞也一世所願聞也無論將
來遼事何如吾兄之論終不可發也兄以爲何如弟罪
甚并惟台諒

報晉藩殿下

代門自善地惜𥠶歲祲饑蔬穀大減席　老殿下靈寵
是秋頒稔鴻訓亦參半問田家事用寛僮僕資斧坐是
士奴無復不飽者矣非西國大王之錫耶敢忘所自再
拜溫賜感泣難云

張藐姑太僕

不肖一片痴心淨心欲與老公祖諸君子拮据　中興
大業乃爲諸奸孽作弄耳
主上之無心不及致詳竟至此
主上何難轉圜老公祖已洞然否乃韓象老尚未晤也
言之不勝嗚咽

答晉王送山炭

恭惟　老殿下含德醇粹御物淳和頌之者未有不仰
化日於炤臨溯陽春之涵育歸美唐封洋溢方寓者巳
不肖訓沃叨軫注繼餉繼薪不啻源源而來也將雁門
紫塞間覺窮谷之遽溫令餘寒之不避皆　賢殿下之
所賜矣

王東里少參

僕家世戇直但知子務孝臣務忠巳耳入仕以來矢鞠
躬盡瘁利害何有今衰病雁門荒歉歲薦卽地方不供
米薪欲以尊酒相餉恐隨黨人弟總以禪那淡寂不有
飄蹤爲念一何不可
主上知不知大臣憶不憶朝士大夫憐不憐從何分別

且　國體人品全不須論老鄉丈得信劉生不欺人可
以俟命矣丁虹野兄世態中何能多得便羽乞致意先
大夫六年高平去後三十餘年方以不肖推分而祀于
宦不知今祠宇何似先君半生拙政可比古人老鄉丈
亦有聞不

答不壞上人

每歲注念賤辰弗能報稱惟有褱感年來山中多事頗
駴人嗟嗟豈惟臺山乎京川之變疆域震薄秦晉之難
幾於不救南北種種何可指數唯是丈夫此身一日而

觸蟲魚踐草木可活可救安惜頂踵吾輩不得不時一循省也請於此處叅究何如薄具供文殊大士一水一炷勞不壞禪師額而薦之

答應州王守

孤立之人無端受挫料臺下知亦未晰異日者問諸畢白老則種種奇冤不過爲逆案解嘲耳代門幸免流寇而時有震恐乃吾鄉之變令人心膽俱碎頃雖小勝未見大機何似幸經畧東事劉公幹濟可恃撫鎮諸人一二足任但此賊情事決裂政好以大智徐坑之未可以

一擊自誤吾鄉未了之憂不得不與老親翁一語及也若宇中大事萬萬不敢饒舌難言哉

丁虹野

吾輩周歲不通一字豈其不念藎驚心怵魂之人安得便羽又不意吾鄉景象至此東賊聽招安不此身日老日病日貧漸不可支獨憂　天憫人皇皇徒抱不知我輩相見何時也馬比部真誠老練代論重之於其行也索知巳之言携去即無他札恐不發數言煩台省乎忩即自是清勝不能有寄秋爽容遺致

朱撫臺瀛渚

流賊之耗日聞孔棘則已已冬此中占焦氏易林所稱秦爲虎狼與晉争强等語已置之無謂者不意午秋後猖獗乃爾老翁臺寧不焦勞乎已將小僕輩各占一埤共嚴城守又念三晉連歲饑荒地方所在堪憐往者軍士鼓譟不肯用命不肖徒憂之而無補頃聞翁臺有勸輸兵餉之示即遣小僕回搜得銀百兩馳赴軍前聊充犒賞涓滴區區一銖曾不足當千兵之二菽無乃後時且涼薄乎不肖在雁塞數米稱薪寒苦異嘗然不敢忘

軍士艱辛也倘仰轉未遲台臺念桑梓之誼即以不肖之秋毫用鼓晉人之千百惟鴻庇華袞是賴耳

答閻鳳揚

頗聞寧武一城感老先生全活鎮定之德有如覆載中心仰之方欲走數字爲慶忽接手教爲慰晉地穀價之貴較我輩無端之禍更爲苦楚澗草山花采嘗且遍覘古人一味商山之蕨則覺貪縱過度已春來杞芽妙甚翁臺試問土人尚可尋覓惜土人未有入口者可咲可咲翁丈仙鄉曾植此種不本草甘涼之外即取齊州不

肖頗嗜此品久矣幸留意李續老壯年高品早逝可傷想在老先生臭味中者寧無軫懷鹵略報命不盡抒陳

張周宇

惟　晉先王茂齡上昇賴有　世主聰靈整峻西方之人靡不企仰頗聞府中事無大小咸待決于明公廼明公大雅温文儼然師範有其舉之允協大體諒　先生之付托門下必重惟門下大加懋勉弼成　新主國之光也亦我輩一時知遇之光也不佞異日者姓名可施先王廟中擬數言勒獻用表報私第不知矢于何期耳

天竺和尚不佞聞而重之諸山老衲皆服信不虛矣府中此舉大有關繫區區又謝更丁永久

啟雁平道丁副使

再聞流賊音耗似屬猖狂夫初報削平而輒發河氷乍凍而已渡則府谷之退非眞退也賊首之級非眞級也饑民之呼應日多奸細之流布日廣不肖癡戇之人不無一得冒爲台臺陳之夫我　國家年來疆場武備稍有殘破又雁代間蓋藏歲事業已聞且見之台臺英畧仁覆自是可恃無恐乃小民之昏曉啼號室家之朝不補夕耳聞痛心見之酸鼻恐有未入台臺尊目者倘風聲漸近傳呼城守彼枵腹殘疾羸老之狀孰敢倚之夫備貴于預勞台臺留神嚴爲預之且與地方士大夫共圖之如何如何乘城之日不肖願出小僕五人膺守五Ꮣ容再爲捐處亦維時犬馬力止此耳懇乞明公賜之採聽施行地方幸甚民社幸甚兀爾殘軀仰賴多矣再啟遴選壯丁速加哨探台臺不謂代城如金湯而弗計乎眞神武萬夫之望更無他虞矣

啟晉世子

恭惟　世殿下久馳令聞已識　天潢之龍種早傳鴻寶共瞻宗國之璚枝可謂韶矣美矣乃不意　老殿下方迓福於金秋頌言如昨輒遺弓於原廟傳訃爲驚撫手澤而魂搖服解衣而抆淚哀慕可言第羈廢之人不敢寫小些以辱王者之堂尚有待也戔戔之縷佐以炙絮亦自甘野人之靦云爾惟　世殿下哀而薦之

閻鳳揚

前月晤雁門備兵使者丁君謂不日邀翁臺至代不啻爲十日遊也尚杳然豈兵事倥偬卽對景浮白作意超

然終不爲樂乎代城雖非危地積荒之後殊無佳閙欲數其事而稱之亦了不可得非與老翁臺抵掌一談不能吐此歔欷也寧武有翁臺坐鎮司餉者頗爲軍士所依又胡兵尊杰然可屬大事但不知總戎何如耳殊在念翁臺不妨極力擘畫多方佐之自可無虞河曲數里内或此賊結局之地區區管見未敢敷陳待兩地西征將士不日凱旋我輩稍稍出數金置牛酒勞之可耳此外無餘力也如何囊底索甚弗克作報厚雅家杼小詩博笑暫稱謝

答清涼石禪師

接手札且駢四而儷六矣率是恐臧道真幸相與朴之益一番敘情事一番淡漠按之最眞吾輩有寔受用處如數十擔白糠和以燕麥屑不能休粮而能節費政是老禪師妙處甚服知老禪師道力日深矣種蔓菁收法喫法并告貴徒亦助道與省却持鉢下山者如許力介石宜漸加靜工異日與道衡斷愚作我方外三友得無意乎明春寧武之遊過我一話曰三日刮目曰旬異月殊且看何如我輩萬不作爛米袋也咲我信我唯命

答守愚禪師

每念禪師澄標韶韻蔚然多蕴似制舉秕壇間人郎有時累務行於禪關唱法楞於金址謎肉睫以披緇渾衲子以食菜而一種高妙淸遠之味已在慧覷中了不可務雖欲墮體黜聰秘種智其將能乎不肖天生傖父寡所翻索不得已拈毫應人有如扛鼎舞欃人皆咲之其孰於牛耳詞盟哉大教自佳區區殊非其人雁門歲月虛糜可言諒知已不過督老生也僕鄙謂眞空不空煞有中蕴老禪師能盡脫皮肉又去一切無義路語而孤

行法藏之末有郎西方聖人方均茵座吾且當北面矣則世界中秕談政患其多不患其少也筆鋒久鶻身求石隱焉用文爲幸老禪師再賜敎

四素山房集卷之九終

箋

勸　皇太子登極第一箋萬曆四十八年

濟南劉鴻訓青岳著

伏以　三靈協祐衍曆祚以彌昌四海宅心仰　聖神之繼作傳序所屬推戴惟均欽惟
大行皇帝　仁孝儉勤　文明中正　覲光揚烈紹二百年熙洽之庥　布德緩刑養億萬載和平之福千羽化通于東狄茨梁利普于蒸黎方垂衣以　御清寧乃脫屣而游胥漢龍髯巳墮徒攀戀于群臣燕翼惟勤誕

敷遺于後嗣敬惟　皇太子殿下徇齊岐嶷恭敬溫文日就月將睿學日隆于青幄星輝海潤貞符夙協于黃離項聞几筵之言惟以承祧爲重固宗廟社稷之攸賴矧謳歌訟獄之咸歸盍　天生聖人將使必得其位且衆非元后罔克胥匡以生雖在諒陰當思繼述伏願
勉遵　末命少抑哀情嗣我
列聖之丕圖履至尊而制六合接古帝王之正統涖中國以綏四方揭日月于重華保乾坤而永泰

第二箋

伏以　離重明而繼炤既久協乎人心　乾六御以當陽宜凝承乎　帝命敢申懇悃再瀆　宸嚴竊以　國家之典越二百載賢聖有作益六七君際茲重熙累洽之庥咸以繼體守成是賴迨我
大行皇帝　堯仁蕩蕩　舜德巍巍聽六籍理萬幾每躬親而不懈撫兆民懷四裔猶儆戒于無虞通觀　聖治之方升詎意　天心之弗弔　升冉湖而證道慟攀附之無從　憑玉几而宣謨惟纂承之爲重敬惟　皇太子殿下聰明首出仁孝性成繞電流虹夙應斗樞之

瑞承祧主鬯久孚夷夏之心卽宜出震以宅　師顧乃撝謙而洵節臣等重惟　神器不可以無主　天位豈容於久虛昔高宗諒陰弗言群臣咸諫乃成王幼冲踐祚百辟來同斯聖哲之遺猷亦古今之通義伏願　殿下少抑終身之慕深惟永世之圖宅丕丕基對揚　文考之光訓作明明后率繇
列祖之舊章俾
九廟之神靈憑依有在暨萬方之黎庶利賴無疆

第三箋

以　天佑下民作之君以□四海　父有天下傳之
欲至萬年兄謳歌朝覲之咸歸望　宗廟社稷之有
若撝謙之徒徇將大計其謂何敢復瀆祈冀終俞允
惟　皇太子殿下發祥震索貳體離明講學孳孳獨
心　聖修之益覩朝穆穆共瞻　天表之奇智臨宜于
八君主器正惟長子聰惟　未命屬以丕基歡心已洽
于九閽睿志猶壓于三讓臣等稽之古訓詢于僉謀咸
謂孝以繼志為隆禮以順時為大雖嬛嬛在疚未忘哀
慟之情然業業萬幾當思艱大之託如以帝王而徇曲

士之節是忘纘述而遺　文考之憂臣等是用跼地孔
惶叩閽彌切終願陟于元后始克慰乎群心伏望　殿
下永懷憑几之詞早荷受球之寵闡皇猷而恢帝範光
聖德于日炤月臨綿鳳曆而奠鴻圖延　國祚于天長
地久

勸　皇長子登極箋　泰昌元年

伏以　皇穹眷命拓寶曆以彌長　聖祚垂庥衍鴻圖
而益永幸　長君之在宥喜登進以及時欽惟
大行皇帝　恭儉溫文　聰明仁孝用人圖治下令于

流水之原發帑籌邊決澤于陳閼之府未浹旬而師師
濟濟之象著不彌月而樂樂利利之風行忽墮龍髯詒
茲燕翼敬惟　皇長子殿下岐嶷早露明叡夙成出下
蒙泉　德性業澄于潛邸宮中主器英資久頌于臣
僚　升儲之禮未行君情已定纘大之儀既減神氣
攸歸　睿體端凝佇見龍飛九五　沖齡睟穆肇開
天子萬年宜順中外仰賴之心用保　宗社無疆之福

表

濟南劉鴻訓青岳著

擬宋女直遣嗢突刺來貢名馬廷臣賀表 乾德三年

伏以皇馭控天驕久繫名王之頸天閑來上駟遥飛神駿之塵奚　髮以來王海國連錢而獻瑞光生鵝遂慶溢鴻圖竊惟房星炳燿應人間西足之靈天駟昭明啟下界千蹄之將驊騮盜驪八極騖八駿以交馳[illegible]子踰輪黃竹叶黃澤而播咏金池幻[illegible]注産空歌漢帝於今猶未徙星流彗埽燕然勒車騎之

銘霆擊雷轟瀚海飲冠軍之馬置賢人而罔御禁駿旁以何膚稚好珍奇未翔德化豈謂嘉貢乃屬清朝茲遘伏遇○○○○道握羲圖治躍軒馭應龍高翔知天心蚤誕聖人夾馬香生識物望已[illegible]主洗兵氣海雲[illegible]陣萬國攖組秣馬龍[illegible]月炤當千群[illegible]皇靈之有赫頌神武之無疆乃[illegible]從女直[illegible]雲汲滅之奇玉骨蘭筋壯[illegible]飛臨之[illegible]能光[illegible]疑日炤桃花繡虎[illegible]何異[illegible]修竹乃擬[illegible]素[illegible]

鳳闕以昂藏空充大國之[illegible]紀小邦之順何幸么麽之商長得瞻喜動之龍顏憺我勇於狠胥厥開昌會紀芳華於麟閣克對前休臣等櫪下凡材棧邊駑乘奉金根而左右那任驅馳傍玉幹以周旋何堪貫策叨主恩之方渥尚飽牧芻謂故道之未忘仍憐羸骨覩茲北藩之騎何殊西旅之獒賡歌竊陋於蒲梢報稱空慙於汗馬惟深雀躍莫罄觚恍伏願永[illegible]瑤圖宏開駿業黃金臺畔無忘苜蓿秋高白玉仗前莫斥蘆葭聲厲則華山重覩歸馬不數鎬京而黃河再見出圖又一羲后矣

擬

上御　奉天門　視朝畢　諭侍臣吳沉以進賢納諫二事因闡其切要大指謝表 洪武十二年

伏以　明良晉接宏開薪槱之途　堂陛泰來丞注菲葑之采　奉天心之簡在

皇衷時溢于微言慕　君德之弼成相道特深于致儆四鄰欽服九德歸心竊惟上下交而成泰爲元首爲股肱爲耳目總斷志同君臣得而治昌作霖雨作舟楫作鹽梅一惟納誨前揖岳牧臣鄰之盛疏附後先旁及鼓

鍾韶鏵之夾糾繩愆謬仲虺伊摯偕一心一德之衎周
旦召公奭吐握負扆之責是以師師濟濟無勞廣頓于
雲羅噿噿喈喈何事潛通于委巷赤符帝子豁達弗竟
于蕭曹白水真人容納時艱于儲后倘杯弓之影未盡
卽攀龍附鳳虛美瀛洲或金匱之約欲寒縱夜訪韙諮
祇覞燭斧創業之君臣若此守成之主輔可知未有重
開四門四目四聰之靈務充一命再命三命之使求賢
若渴納諫同流如今日者也茲葢伏遇
皇帝陛下 道奉三無 心懸九有 洗百年之 運

氣轉扶輿 搆一統之 鴻圖 手摩日月首闢禮賢
館集宋劉章葉樹爲得士之招旋設求言科進齊綀解
黃建作敢言之鼓乃因奉天之 御殳及 視朝之暇
特進微臣 諭之二事謂進賢爲 廟堂楨幹可令雲
陸飛鴻謂納諫爲臣子朴忠恐使寒蟬抱木與其貢以
貨無如貢以人務懷王被褐之盡獲能爲愛吾醜孰與
愛吾過縱批鱗逆耳以何傷 懇懇中機 嚴如關鍵
煌煌大指炳若日星真曠世之 鴻謨而千秋之 偉
略也臣等自慚形穢尚借鑑于人倫亦有剛腸未揚眉

于
君父附 龍雲之 景運敢慶排揚際 梧鳳之 昌
辰寧無達拂進賢受上賞萃孚竊愧于邀榮不匡其曁
刑葵赤肯捐以賈罪守避親避仇之曲節詎屬開誠起
沽名沽譽之私心難逃 電燭伏願 大舉旁招之典
[illegible]陛下[illegible]之光 堯門既闢不須衡茅泌水之求 禹
鼓高懸寧數止輦牽裾之代將翼爲明聽精忠永奠于
河山而輔弼疑丞亮節同扶乎 社稷矣

擬、

上命侍臣輯古嘉言善行有益 皇太子者爲文華寶
鑑書成進呈表 永樂二年
伏以 明繼重離千古著前星之耀 德先出震九重
勤後聖之規惟率祖可以無愆必師古乃能有獲將俾
貽謀而燕翼敢云連貝以編珠臣等上言竊惟帝王之
道貴于豫若玉之礱金之範必有所需神聖之養基于
蒙若鷇之卵衣之絲寧無所待有典有則可蹤危微之
真傳曰風曰愆亦動臣鄰之警戒詩書執禮之節義備
周人干戈羽籥之文敎惟胄子葢[illegible]之未散亟督

斧藻以相成謹牛書謹絕道第拘于指步之間戒飽魚
戒邪蒿不越乎几席之近迨荆劓之是輔鹿走泰關及
羽翼之旁招豕驚漢苑内多懸德雖篇悉帝範以奚爲
外引雜流卽畧著承華而何補豈如鴻祕獨闡　熙朝
玆蓋伏遇
皇帝陛下　玄德重光　瑶圖再締　身當刱業守成
之會合文謨武烈以兼資道在承前啟後之時萃止孝
止慈而並美謂開基莫先于儲訓國本攸關謂詔世莫
淑于前綏懿規俱在乃進侍臣之謭劣用輯徃哲之芳

嘉稽事考言盡保傅師丞之紀載據經摘傳總王馳帝
騄以昭宣兢兢乎少成習慣之虞凛凛乎阿保深宮之
懼何以代天地何以繼祖宗何以育民物既條分縷折
以堪循所聞惟正言所行惟正事所親惟正人亦反覆
丁寧而致警將俾其爲人父爲人君流景鑠於奕業故
於其爲人臣爲人子勒箴誦于冲年追琢舊章大溯羣
言之液抽揚
祖訓死賡五子之歌是雖臣下之編摩悉禀
一人之睿聖鎔昭鑑爲寶鑑聚祖孫父子以同心煥重
華于文華見堯舜羨墻乎一室臣等雕蟲小技苴履襪
材虛叨筆札之榮補衮曾微一字濫借芸藜之席掞天
愧乏三長勉竭蟻誠爵爲鴻寶伏願　丞毓龍光　永
懷駒隙金華晝啓牙籤飽珠玉之緗鶴禁時開芝幄羅
師儒之彥則桂宮凊穆九旗騰星日之輝蓂曆承延萬
國護河山之軸

冬至慶賀表

伏以長至標時統協
天元之正大來集慶允孚

君道之昌氣復黄宮陽生　紫極欽惟
皇上凝神宥密受命溥將義正萬邦上下之交爲泰德
涵庶類
天地之大曰生　御籙初開履長伊始嘉氣昌明於霽
宇和風容與於　齋壇　扈蹕廻鑾大禮成而神人胥
悅　明廷輯瑞
皇極御而夷夏交歡求端見七日之心主静建一中之
極覩履考祥敦復得旋元之吉對時育物體乾敷資始
之仁臣燮理無能自底窮陰之悔遥瞻有喜欣逢來復

之亨謹望　闕以萬呼敢伏茵而三祝伏願　璇圖鞏
固　寶曆純熙大撓占甲子之祥神筴衍庖羲之筭

四素山房集卷之十一　終

四素山房集卷之十二

啓　　　　濟南劉鴻訓青岳著

上晉王壽

恭諗　老殿下　帝譜璚枝　天家實脉泝太行王屋之麓磐石太原挹黃流華岳之奇磊城三晉時値金天之爽氣遥瞻玉鏡之高懸效三祝於雲從誦九如者踵將如不肖鴻訓久戴緇衣之德頻叨推食之歡數年而歸恩感激爲淚計眞時而圖報彌塞爲難惟願益溥無外之弘慈自拓無疆之壽域益斯綿振歌山河帶礪

於手齡爪瓞綿長慶佑祜康寧之平格率然小貢不盡抒陳

又

恭諗　老殿下鴻名冐宇麗德合玄自入晉而見西人普歌擊壤奉簡書而通大國乃效華封徽懿難名神久依於玉座璜辰初聯露方湛於儀盤載瞻紫氣之煌煌瑞浮南極並觴星之奕奕宗聚西庚庭中五老祝五福之玄同階下千呼仰千秋之寶焰柰訓北塞羈臣徒抱稱觴之悃東濱無品薄言獻頌之忱小貢一函詎能

咸享遂仲九頓亦曰鳴悰

回晉王書

分圭唐叔名區夙奠于西山錫壤　皇明磐石莫雄于晉國　玉牒緜聯者三百　天潢肇衍乎千秋夠矣鴻名久騰函夏好善寶賢之譽莫之與京篤親仁民之聲已徹于　帝如鴻訓者企仰爲勞對揚無自徒以么麼之罪翻叨天雨之旋沐此璚頒可勝鰲戴謹盥手而稱謝躬下拜以鳴悰

又

伏諗雁門霜積孤臣之望日窮錦字星傳晉陽之恩再至款扉有喜下拜登榮盖王者禮重春秋惠不遺夫一介斯賤臣誼沾醪纊慶輒出于重頒誦煌煌之　天旌知忠孝久宣于李室披朗朗之繡牘信溫文每播于西京重道親賢摯世變超夫往史忍公翰助腆也頓揜于前休獸甦羈旅之夫未效鼓蛙之奏時如有待敬矢他年用鹵畧以鳴悰稱塞未補總言歸以矢報涓勺來將

報晉世子

恭念　先王折節下賢體仁御世撫西山之土晉國莫強衍　天潢之源潘封獨最汪澤之遍即深山窮谷傳升遐而哀號美譽之宣雖里耳塞眄瞻賓天而泣注不肖何人眷沃更切其彷徨怛悼撫今追昔更何如邪恭聞　世主繩武象賢之美無忝前人承家開國之時丕有令望眞悲而繼之以喜後而弭篤其先者也鴻訓感百朋之錫罔有報章緬尺帛之陳愈增汗愧對近臣而下拜捧玉語以魂搖伏願任用忠直屏除邪佞倚老成爲耳目托故舊爲腹心不愆不忘一遵前趾此不肖區區一念敢效諸千秋座下者矣漫裁稱謝臨啓黯然

回晉世子爲壽

伏諗天家有慶靈芽喜發於瓊條王國維楨瑞氣蚤生於宗子每受西藩之一札輒追上善之悠綿不圖新君頻憐舊物昔在　先王嘗憫帷蓋之故拂拭有加今我世主復念狗馬之辰芻牧不絕服純縑而有喜掬腯核以知恩敢不祗承勉焉下拜所願者典學惟勤尊生日懋環正人爲左右遜想臣鄰奉法物於朝夕佇弼成疵此區區不肖訓仰報前王之極思也九頓稱謝奕世爲

懷

謝衙藩邵陵殿下

伏諗肩繞虹樞桂邳濯銀潢之秀系承麟壐桐珪分
玉座之華洪緒氤氳貞期肹蠁恭惟殿下地重親賢德
隆藩輔州分海岱郊青帝以迎年國應奎婁轉璇儀而
得歲穆清風於智府皎皓魄於靈臺明明帝子之星做
雲門而啓耀隱隱天孫之嶽臨淄水以摛光化燮虞薰
亮增堯景不肖訓遠托葭莩夙勤肹睞風塵荏苒阻蘭
訊於西園微纆牽綿跂麻源於北闕仰華題而僂負捧

雲簡以增偬頓使芹心久欝華戸望金門而稽舞聊抒
踴躇之忱握銀管以敷言用代瓊琚之報那堪麾頓應
有慈乖

請中堂韓象雲上任啓

伏以景運重熙紫閣筮經綸之選 帝心簡在 黃麻
隆冉鉉之司瑞遶三台歡騰六幕恭惟閣下扶輿間氣
千年盎發于中條文治精華一日宣明于蒲阪玉韞唐
堯之故壤天生廊廟珪璋虹蹕傅說之名區人作乾坤
霖雨久視鸞坡之草初回鶴禁之班桃李盈門盡屬澤
宮之儁蓬萊領袖甄收翰苑之英 帝命方新 金甌
乍啓傳來 螭陛允叶五雲日下之占捧出 金門不
數一代偉人之譽命召公而爲保爰培九冉之安相司
馬以居中遠厭四夷之望星辰甫曳履居然赤舄之臣
爵蔿佇和羨死矣黃中之佐幸際風雲之交會適逢日
月之重明況魚水君臣喜起乍流于 殿陛而鹽梅舟
楫交修媲美于阿衡蕩蕩平平助 皇躬而歛五福熙
熙皞皞調 玉燭以撫三辰某夙載同心愧叨前步喜
漸鴻之就列猷念均分快揆路以聯翩謀謨共濟奉

天言而諏吉啟綸閣以趨陪伏願搏挖陰陽鑪錘造化
袖中五石早補八極之天階上六符永奠千秋之冉則
二十四考勳庸茂勒于中書而 九五萬幾襄贊總歸
于上宰

公請何芝嶽座師

伏以望隆中護啟沃久責 元良道契 前星洪從暫
依 紫幄頃緣 講席之休夏得奉淸塵緬懷函仗之
陽春擬邀鳴玉恭惟老師臺下桐陂眞人龍孍孤秀冷
冷上界蚤分沆瀣於僊盤拂拂玄風夙振徽韶於 帝

里偶從薪櫍之路誤扳樗材旋操藩翰之符徃依蔹舍盍杖屐之携且久而芹曝之效全踈敬諷日聊借雨餘祇迎星駕露蟬芳樹當午陰召我之時璚宇燕閑又文酒啟予之會榴華浮酌杯摇日月之光葛蔓調絃座擁神僊之氣豈歇解顧於清曠之地抑將喻指於道術之門處惟蚤賜鳴騶不辭曳履

答王霽宇司馬賀禪服

伏諗台臺五嶽星精三山靈氣大名首羲皇之晝生應天苞顯閥光琅琊之祥手摶地軸赫赫功名歸旂冉氊

毳來王隆隆節鉞動邊城麟圖繪蹟不肖小子世切詹依得奉光華豈緣寄于戚里時承接引實大祓乎恩私何期哀禪之辰亦徼衮章之寵我恃我怙應傷陟岵之無從錫璧錫珪式凜瑶山之莫載敢不有拜用志般崇別幅開陳仰干黙記

答金丹庭方伯

伏以銀鹿驚投久擬登崇之方岳金樾乍發復遭摧折於靈椿意外奇聞牘間鄭重恭惟台臺粹抱瑞時瓌材捸世執牙籌者數載為　朝廷心計大用之臣撫中土者叅年膺臬藩弼時仔肩之任當府事之荼苦喜燮烈之鴻開方望台躔近移九列三事胡然讀禮再經春露秋霜距數舍而罔聞忽重趼之狎至尊大人千秋不泯之業宜託名公惟孤臣九死僅存之身曷當冉委夙欽碩德再仰崇階忍不藉載筆以代言幸矣誇鏤金而倚玉汗顏受簡實慙鴻頌

回張華東制撫

伏以憲總烏臺錫履擅東南之美望高青瑣建牙推左右之良暫借雄藩佇膺　特簡恭惟鳳毛葳蕤龍德

正中家傳節鉞大中丞古郎三公位列台垣節度使今稱八座惟是餘杭重鎮特居吳會上游允賴名賢始勝巨任軍聲覃海外錢塘江上耀旌旗餉運急關中會稽山前集玉帛皂纛朱旛拂蘇堤之柳色牙檣錦纜湛湖水之波光是真文武才猷雅稱江山佳麗冉鉉在望台弼非遥訓林壑久甘弓旌濫被覆餗是懼慮天眷之難酬倚玉為榮幸越逃之可指猥承寵錫深荷雅存惠我無疆感瓊瑶之太優匡余不逮冀金玉之無遐

報王康宇方岳

恭惟臺下海内名閥　中朝碩彦雲葉大蒸于瑣邪擅
江左之風流星精永聚于桓臺欝岱東之秀氣璚枝新
發集上苑之重熙蘂榜初開應　中興之五百如斯介
福允稱德門不肖何人謬肩重任慶
新皇之旣覆里閈驚傳感朋舊之彈冠魚腸漫剖敢不
有拜用志遠將別幅之陳再干典記

又

伏以世德作求茂衍棘槐之蔭顯閥特起宏開夘呂之
尊久疎尺牘之徃修綵徽騈蕃之載錫剖魚腸而見字

軫矣爲勞焚龍腦而啟緘倀焉神徃每逢江干使者頒
鴻名茂實之高騫載覽鄦符傳書喜駿譽崇勛之上逮
私衷頓慰馳慕無窮不圖罪廢之人狗馬之齒尙辱寶
屏之記猶來銀鹿之光感激何如慚負又何如荒裁鳴
謝百不周虔

馬起莘撫臺

伏諗恒山間氣衛水靈文執簡西臺軼指邪而觟觸佞
揚舲南國粟衛尾而鰬均輸乃吟嘯田間者十年益湛
青萍之鍔遂岑寂中朝者三事久韜台斗之芒會西北
用人之秋恊　九重枚卜之意爰資妙畧江左有夷吾
而復何憂坐折遐衝中國相司馬而飭生事苐軍實類
無米之爨寧不力汰虛靡邉事儗作舍之謀安得一更
宿輙敢謂腹心之無關惟憑股膂之撑持不肖訓一介
書生夙耿終軍之志三秋吉士猥懷杞國之悲願藉雄
風聊抒發恤

回周毓陽遼撫

伏諗台臺質直端雅頎碩温文風稜久著於六垣物望
宜登乎八座値完顏猖獗之日庸人齚舌而弗前政

聖明宵旰之時豪杰請纓而欲徃不有英畧安得輿推
也乃明公移席未煖旌斿巳指榆關　御墨甫傳名姓
蚤寒沙漠指顧而山川動色卜君握內靈棋咲談而犇
蟻知兵共曰胸中武庫或以歛藏爲勝局若充國之坐
困先零或以間諜作微機類晋公之克擒元濟旣鍊兵
兼之足饟騰躍有期旣治罪更急酬功震疊不日將宼
戎十道聮屬務若一心則夷落千群摧殘有如片籜戢
忘歸而恬青海弢繁弱而挂天山在此行矣何其壯也
敢因報牘并乞加餐

賀沈華東操江

伏以留京重地需元老以周防吳會上游遴宿碩而坐鎮甫覿　廷推之晷輒傳秉鉞之符　聖明知人昇平有日恭惟台臺長水澄神胥山孕骨鬮氷茹蘗矢四畏以箴官游刅承弼閱八方而展釆久應獨座初跋中臺藩內外之敭歷既深宜南北之崇階洊陟藻火榮輝于象服羽儀光映乎螭頭尺籍伍符遥攺龍江之觀珮戈盪節特高虎旅之轅組練三千耀石城而捧日金湯百二鞏地軸以擎天行重仔肩坐光　帝業不肖新承遠

脉夙寄洪陶聞　俞命而揚眉欲生兩翼擬選言而布悃甓托雙鱗仰冀慈涵曷當濡削

公請彭座師啟

伏諗掄材東土瞻星巳歷五杓奉使西江仰斗彌高萬仞惟植挿門墻之內應依附而不離乃登崇先後之間遂睽合之難料追酉秋之下拜汔戌榜之升沉便作河山鈌焉㴱藿恭惟老師豐城劍氣拭赤土以流光螺頂牟尼熖濤江而見影僕僕青蒲披寶鏡　主德歸礲稜摐白簡拂霜花官邪屏跡闡家學則聿新二十一代之縹緗羅士林則獨擅七十五人之藻鑑考之往事薦鄉書者登甲榜歷一紀不逾數人稽我同籍前聯步而後洊登甫二科巳升廿外此皆大冶之善鑄品品可薦王公將令髦士之奮庸人人不廿家食訓等初叨釋褐輒憶飲源毎懷亦趨亦步之思悋台光之日遠尙冀一提一挈之寵佇法羽之遥臨繫在區微媿尺素寸竿之末逹埒之高厚詎溪毛澗藻之可羞偶得南舟敬將北鯉望龍門而計日戔戔抒陳跂冉誨之因風欽欽被服蕪漫勒狀干冒淸嚴

公請邵座師

伏以望隆冉席朝端久藉淸夷道發泰茅仕路巳瞻領袖頃緣　九重之眷注得奉淸塵緬懷數載之紆迯凝遡鳴玉恭惟日邉佳氣雲表修名氷壺風露之奇雅推節槩金薤琳瑯之貴作爲文章在昝日鱗集鹿延總東山之桃李於斯時芳華燕市亦藥籠之洩渤何幸鈌踈乃來親炙爾詹日爰修澗藻用覿龍光月扇桂輪熖淸樽而拂舞澄秋顥氣映高朗以披承伏惟蚤賜鸞和有嚴鳧曳

散館授職公請啟

伏以爇火焜明東壁炫圖書之府杰天清邃西崑儼翰墨之林幸通籍於銅龍獲襲光於金馬叨陪蘭宇用潦蓬心恭惟閣下學山振秀文海瀠波錦心富二酉之藏絕技空群冀野雄藻掩三都之麗蜚英高拂瀛洲休休之雅度可儀几几之冲襟堪挹端揆望重山斗名高荼等葑菲下材葵蘆末質　大廷射策已慙名附青雲中秘窺書愈愧班聯碧落望下風而肅拜顧前路以相依謹詹某日林鍾應律玉署開筵藉瓏璁之龍光幸琳瑯

而燕集朱綸引草揖仙馭于蓬壺白雪飛花散天葩于鼇島躬先擁篲意慰執鞭

會郭瞻月憲副

恭惟品擬琳球才同舟楫蚤掀鬐于溟海浪拔千尋旋矯翮于燕山文成五色干戈羽籥先訓練後甄鎔介冑衿弁左爲桃右屬李總之坐比臯而礱國器人稱未展其奇迨夫遷水部以鳩孱工衆訝方抽其緒調中璫于咫掌侵牟之詭計半消挫市猾于錙銖乾沒之神奸盡欽奉留神于夏屋遂孤秀于冬曹移寧武以治兵允爲屏障閱晉陽而開府竟作金湯不肖訓奉懿矩于京華踽踽後進聆鴻伐于紳薦望望先驅方愧株拘未申一尺乃從雲表遽拜十朋寒梅谷裏知春石筍班中末冷剡編珠貫玉獎崇猥及于觚生而缶奏蟲吟譾薄難通于豹帳曷當剪拂敬謝吹噓

啟李涵默憲副

伏以玉塞威名霜電寒流於節鉞金城方畧干戈妙化於俎樽惟聖天子之右顧特頻故賢節度之得人爲重政勤宵旰

倍切疆場恭惟英華茹玉符之精標槃攝滄溟之秀胸中武庫咲談蜂蟻知兵掌上靈棋指顧山川動色廟畧玄同於方叔壯懷何翅乎終童紅崕青海之間臥聽單于凄畫角白嶺蒼梯之外行看繁弱挂天山一代偉人九陲孤品不肖訓桑陰小艸梓里鸎鳩心旌久佇於靈巗嶽望空聞於紫塞已傳豹畧未陟龍門冐干一札之書遂拜十朋之寶聽祁連之露布方憶磨厓存西夏之封囊請歸史管敢云報德竊附知人

報馬民部九逵

淸華妙蕳本以待非常之才擁腫餘生乃誤入一時之
穀方愳筍班之玷敢希琳瓄之投標緲峯前想丹陽于
霞表平江閣外憶白眉于雲間持籌之日孔多染翰之
暇不少眞壯遊福地仕籍僊人也弟寒簣自適那期太
乙之分藜粥堪嘗驚下故人之餉冗餘裁謝可任中藏

畣文受寀大叅

恭惟命世眞才匡時偉畧莫邪在手見試于領濟上三
十城之時干將出匣再聞于守泰中百二關之日且仁
賢之閱世所在飲醇而豪傑之憐才隨方鼓鑄不謂鑪

魚之舊亦歸芸閣之藏盍弟子先生之稱豈無格套而
拔十得五之譽我自傾輸未窺知德之深遽屬撝謙之
吉方拘咫尺寧冀渥霑頃於祝鳌之秋惟漫焉懷刺欵
闍而草蔬作貢迨有治遼之　命未嘗不舉手加額而
竿尺未申亦自寬於魚魚雅雅之閑曹遂頓忘其莽莽
踈踈之積眚敢勤咼問辱及氷銜奏謝不莊鳴悰有待

回吳纘敬公祖

伏以不注城頭久戴慈雲之覆長白阿裏寧虞明月之
投塋谷希音鑿垣姝覯恭惟紫瑞眞人青溪仙子入篙

水部人誇荊楚之風戴領右藩星曜危婁之野値靑方
之厄造拮据卒瘏痡赤子之流亡憂勤鷺凫作計何止
乎千百廵行已遍於三十遂使澤中鴻雁漸息哀鳴因
而部内豺狼稍爲斂跡德堪扶世功等回天不肖憂歲
懐親方遄歸於大厦瞻雲望日未蚤覲於台垣乃荷瑤
竿兼分玉粒犖犖雪巷頓回黍谷之春兀兀寒生忽襲
天香之藹心之激切詞不披宣

報浦崑溟年友

伏諗奎聚璧聯自是人文之會驥飛蠅附何當天假之

奇毋追兩榜之叨陪頓悟三生之非偶撫膺知愧矯首
爲榮恭惟青海僊芝碧天雪鶴技如長鎩跨飛兎而一
躃三千賦奏凌雲激溟鵬而高摶萬里花封製錦先施
補袞之才棠茇烹鮮預試和羮之手秋霜飛五月誰誇
江邑神明甘澍遍萬家奚啻馬昌惠澤歷千晨而入最
歌兩地以騰懽業被　天章洊司斗舌如不肖弟則質
等丘麻品同腹毳久猥淸禁覺非據而魂摇乃眷山樊
討遂初而意愜鄰閭俱廢燕賀未將不圖鄭重之頒上
及父復下及子那更駢蕃之錫軫其弟倍軫其兄誼切

激衷感深鏤骨薄焉蟻附仰訊龍駒

回陶元暉太守

伏以　天家厚下之仁率承流于牧伯賢人康時之略毋大著于親民故以虛詞藉者班聯雅切雲霄而以實事問者治狀㒸施冉呂毋爲此論用諗伊人恭惟臺下碧海飛璈瑶天瑞鳳金相玉質光華夂企簪紳露覆霜威品望今隆海甸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春轉寒灰得千里則活千里之民肉生白骨展也真儒居然偉畧如不肖訓龍門舊額魚蠹殘魂佇海表之卿雲毋勞夢寐

開蓬山之錦字更切瞻依牛馬之走政疲琳球之施難報漫然屬削并祈垂慈

回王醒東司理

恭惟番嶺元精靈洲閒氣南溟鯤起浪花夂擊三千上苑鶯遷芳韻早傳五百宜歸黃閣乃析玄符勺彼明湖泛陽春而澹蕩夆然華注曳紫氣以氤氳空夢擬乎仙標祇風聆乎卓品再勤冉問倍荷瓊投海上蚉肩慙負鼇山之重林間乳翼頓誇羊角之摶將字字奉爲琳球亦時時引而拂拭何繇報稱但有中鐫

柴陽谷青守

伏以紫綬凝輝　天寵重專城之寄青方瑞靄福星蒞開府之榮　御屏紀茂績於留曹使節壯雄圖於刺史忽報瓊投頓令汗負恭惟蕻野人龍雲門斗氣占金閶而通籍聲動京華趨南國以持籌望隆江左乃移節鉞來鎮淄青聆大東小東之歌緬傷周雅課保障繭絲之計不數晉陽方戴二天用爲廣夏詎惟九里亦挹洪波炙水晶之燈分度李隣之影仰炤天之燭何須匡壁之光不意絛冰蚕回温律想桐城先生桃李之伴曾結於

春風豈長白仙人雲霧之鄉遂投以明月漫焉鳴謝無那中鐫

回張懷谷運長

伏以凛然風采竦一道之觀瞻遠有光華彰　九重之眷注　聖天子疚懷之切慨鹽筴之病民賢刺史將命而行覺懽聲之載路爰持庚節信屬勞臣恭惟台臺蒲坂卿雲堯衢間氣夙著西山之舊德夂蜚上國之英聲乃於小東大東之時適值再命三命之候裕民足國聿修平準

之書問俗觀風式賦將明之政勞來還定安集自有成
規財貨本末源流總錄素習選勝點雪芽之白備荒積
露粟之紅兼佐軍興允充國計如不肖訓龍門舊額偶
日際而雲從魚蠹殘魂猥忝天而席地飽大官饌寧忘
取禾三百之羞讀中秘書安得斗酒十千之費驚傳損
惠頓覺生溫牛馬之走政疲琳球之牘難報漫焉屬削
并附堊慈

報沇年伯祖洲

伏以榮離霧隱出宰雷封聞三鳳之聲未遑造郗聽雙

梟之鳴艮喜足音方覓一羽之通乃拜十朋之錫恭惟
震澤人龍吳興儒碩挺生世美毓來天目之奇宏闡家
學吐出雲溪之秀試牛刀于雞肋尚屈雄才騁驥足于
蟻封正觀絕藝貉傳鱷徙覃威可媲古人城號鳳棲吏
隱有如前悊叔度之來何暮魯山之見何遲覽海山于
几案之間風流可想務教化于簿書之外慈惠必多如
不肖訓東鄙蠹魚上林乳燕偶附冢君之籍並馬天衢
還依學士之光襲香冊府淸籌自適敢希太乙之藜藿
孱堪喑鶩下丈八之餉詢知奏最倍竊懽私率爾削竿

何當抵璧

報黨交河

淸標玉立瞻眉燮異三秦藻思雲飛捧翰恍搖五岳承
家學之有本得地靈者獨多挹文水作詞源浩浩雄風
傳蕋榜峙斗峰爲品望杰杰爽氣出花封偶逢德聚於
燕山再荷彈冠於鷺振載龍光而廸德奉喜氣以知心
方切交懽忽聞奏最九列三事歌來暮而作基雙鳳五
花美初服之未艾

報張肅寧猶龍

梓里通津雖久習於茂閥芝眉結契實繼洽以同游識
子厚於豹山嶕湖之間問公幹於拔十得五之日鳴雞
先約黃石之畧當酬待旦雄心枕戈之懷未老祖鞭競
着巍鹿同驅恭惟門下秀色可餐高文絕唱得伯英筋
得伯英肉誰儗墨妙臨池耶材於漢耶音於唐又復詞
壇宗匠乃嗛嗛於一第小試屠刀終嶽嶽於三開大來
進茹作官無如作令嘻吠怒詈皆其蹠實之時有守兼
之有爲犢犬桑麻盡屬芘民之畧天家之酬人不薄吾
儕之展采非姝乃於堊盼之青軏效傾葵之赤[illegible]尺幻

漏頻覩仙舃之飛初到頴川驚奉琅函之番

報盧楚白山陽

鉢池春暖識王郎飛凫之墟射水波洄懷枚叔載槖之日向嘗乘舟擊楫泳明月而賦長淮恨未踏岸登陴訪城陰而探古蹟雖相距在二千里之内而追悔則三十年之前詎意同畦之桃遂領分符之竹恭惟金華韶秀畫水仙姿初釋荣而知名誰誇後勁旋彈冠而志喜共遜前茅藹藹吉人到處祥風吹四座超超玄箸拈來玉屑拂三花葢聖賢豪傑之儔業已占諸　帝里而父母

神明之頌何必採之山陽展也眞儒居然偉畧

回李淄川

玉樹瑯玕欲襲淸流於嶰谷金莖沆瀣久思渴吻於仙盤慨賢哲之相求毎乖形影擬芝蘭之共臭再奉葳蕤明月驚投魚腸漫剖恭惟北地卿雲東方杲日蚤馳鄉邦之譽冀野稱奇旋傾國士之知燕山麗彩銅符乍析費山淄水濩春暉星軺遥臨稚子黄毛迎瑞靄黎歌來暮油油四野桑麻士服眞修拂拂千家絃誦樽俎決銷氛之祲咲談扞固圉之籌不肖被潤河壖熟聞妙畧家臨勾漏蚤挹玄風直以緱墨之身未遂斗極之仰茅簷覆雪拜冉惠以知温黍谷含沍啟雲箋而見日暫以鳴謝可任中鐫

馮映垣邑侯

天子遠而守令近民社攸關治日少而亂日多兵戈宜備啼饑號凍即豐稔之歲未必無人搶地呼天縱太平之時容有其事况小東大東之會値堂高簾遠之晨不有慈侯曷覩生理恭惟一腔隱惻四境陽春赤羽震鄰保鄣之思既預黄麻入境追呼之吏蚤停爲里六十餘

不聞死徙視事三百日賸有安全毎逢下里之傳輒效華封之祝驚投明月獲布丹忱遠追汲内史之發倉何妨矯制近詢富鄭公之活衆定有良圖詎云無米之炊兼切祈年之禱不肖耳聽靑方之警七鬼全飛眼穿白社之雲寸肝欲吐敢爲縟語有玷神君泣拜冉施跽陳蛙奏

邀邑侯張雲橋

伏諗跨竹西坰溪水漲隨車之雨分銅東地牛函小烹伏之調接芝宇而知心已占三善擘蒲懸而望治漸露

十奇　帝憫長人乃來大受恭惟　上國珍儲扶風美
誕愛人本之學道蔕固根深馭吏政以安民中清外朗
間奉十行之札如披荇藻于臨流側聞兩石之寛似化
芮虞而入質一庭秋水覺有餘閒三月苦心寧忘休夏
敬訊日躬刈山樊薄開荒徑地非陸海何緣得腴七之
殖人本田家祗可效泥芹之貢櫚櫳響答盡是農歌几
席分張惟連山色更喜紫薇將豔光華交賁于觥籌蘭
溢浮香臭味凝通乎君子望朝暾而鵠俟佇亭午以鸞
鏘

請馬邑主送學啓

伏以王國之楨儲養茂先棫樸人文之秀栽成必藉儀
刑矧大冶來自天中群品畢歸乎埏埴繡轂喜臨長白
衆材攻賴以劘礲恭惟台臺神情宣朗泠泠姑射之僊
人德意惠和僾僾竺乾之大士留心民莫卽螟蝗淫潦
爲百年未有之事竭力仔肩雅志作人舉童稺譽髦盡
一邑仰化之氓倂羅在宥遂令督學使者薪槱先後合
符亦聞闔境人言詡贊渾如一口識高玄鏡德配鴻鈞
玆涓吉月之日薄采溪毛用充芹藻父兄子弟式歌泮
水之洋洋編戶衣冠共聽鸞聲之噦噦瞻星法駕擁彗
糞除

餞安元旭姻丈

實曆更辛陽德兆茅茹之拔天門啟亥王程躋斗杓之
移緣臘氣之將殘想星軺之在舉恭惟瑶班仙品瑞世
雄才小試雲中响宇已騰於五袴聊休子舍盤薄彌礪
於雙龍値方內小東大東之時豈仁人載歌載咏之日
我當勸駕君其脂車敢借擬某日借冷月之高懸好依
瓊樹喜寒梅之未落聊佐兕觥淸歡頓絕乎俗局雅座

何妨于刻漏恭申尺一祈諾千金

四素山房集卷之十二終

碑記

重修長山縣城并建奎光樓記 代父

濟南劉鴻訓青岳著

歲萬曆丁未河東薛侯來治吾長越明年戊申建修城之議先是城數圮數議繕完數罷議即如議稍稍舉數錘土葺女陴十餘堵輒以不貲閗其所舉數錘十餘堵者弗如法圮益甚大患也侯悉心區畫招揚募而授之曰爾爲我董茲役役夫有里里有戶戶有額額有日日滿輒歸不苛不溢即坂頭來草無擾也初以百日計告成虞弗克比工迄纔越月而堅完壘矗屹然新闉之出於隍也曾不以一緡白當路蓋神速之役忘其勞并忘其大而區畫苦心惟主隍之神知之侯勤劬矣介矣不雲民不罔上宜永褱矣可以載矣越明年己酉當省試士長士以酉之不耀吾長也歷數試已然今届矣乃採形家修方之術亟走謁侯謀之侯嘉額佐其事即卜吉建文筆於城之坤隅旋於兌門樓欃外開張舊址建奎光樓其上樓庚向西揖長白銳峯如削中祀奎神神躍立揮毫握斗芒燄射人且河流映帶波紋可掬取蓋高華朗秀之氣所摶而聚也我侯時時捐貲助之不一而足遂成吾長一巨麗觀成之日適賓興入試士侯於樓前設雲階桂殿大張樂舞以醼十九人者觴甚十行壯之行惟時水月微漾星炬交輝雲霧旌旗飄然動魄識者已知奎神之有靈而余長子鴻訓果得雋中東省鄉試七名不可謂祥之不開矣嘻嚮微城雉翼翼漸有令思又嚮微我侯多方計處督之速竣以兆酉酉其岌岌乎樓之議余仲子鴻範偕徐生日升實倡之厥恩良苦厥學聿勵詎可泯泯者併記之

貞靜羅東舒先生祠堂記 代作

羅東舒先生有祠建于歙自先生裔孫中丞明野公始中丞既爲先生祠且以所覩家乘紀載歷世衍說之詳貞珉之矣萬曆戊午先生裔某復持羅祠事畀一帙乞記于余豈以余桐距歙甚邇其耳羅氏發祥世衍之次頗稔而核也匪余言不足與中丞筆宣映以〃耶按羅氏之芟苞蕆大乃在豫章始祖文昌公爲晉次議叅軍企生公後唐季黃巢之亂避地歙之呈坎歷有潛德闇傳六世始漸蕃孳顯鑠爲歙甲族羅宗人業亡有百世

不遷之廟迨勝國時閲十三世而先生始誕先生早[illegible]
即篤行者學贍貧裕族尤注意氏譜上下數百年生系
死竄較然可數即其先朝英公珌公文暕公汝聲公諸
隱微公弗傳已當元之微處士蕭鄭也鄭左叅嘗爲允
生勸駕先生作詠陶答招隱諸詩以見志因自號東舒
子人故以東舒先生稱之皇慶中謝公庭蘭謂先生與
淵明同調洵不溢也我　明嘉靖間族益大甫議特祠
以祀先生未告成中止時中丞公爲諸生業矢志成之
辛未成進士敭歷中外久未遑迨先後讀禮雲臥林皋

者且十年慨然永慕銳意爲宗人倡乃洎萬曆壬子鳩
工庀材迄丁巳樂成凡六載於中繚垣楹礎丹堊馮植
之詳具載在中丞記中可無複乃其大者如泰和郭司
馬之署其門曰貞靜羅先生祠雲間董太史之顏其堂
曰彝倫攸敘因舊寢葺新益之以閣用實藏奕世　綸
音也而署曰寶綸焜煜哉足耀來茲已祠既竣中丞乃
率宗人卜日奉先生主以下入妥焉蓋左右昭穆翼如
也中丞復作宗儀八篇用示永誡亦推揚貞靜之旨俾
無負攸敘之堂已耳先生諱榮字仁甫私謚貞靜中丞
諱應鶴昔爲磐澗今之儀羽人謂不有發源如先生其
後裔安得有中丞其人者出然匪中丞恐以歛之羅既
有祧在而先生歸然之祠或悠悠付之已余弁美而記
之因系以歌歌曰子雖齊聖不二食先生新祠安所則
上甲高圉率契稷殷姬特報神明式先生組藻仍介特
子孫緜視如玄德乘牒華冑幾迷譎裦中羅譜紋如織
門前何必五栁植恬然浩暢無逼側高風修躅安可得
宜有顯者題其閾黃山白嶽堪棲息鶴嶺松門遠增色
階下蘭蓀間列棘宗盟穆如簠簋飾宇貌從茲五雲陟

片石千秋長弗泐

兖州守孫公生祠碑

自歲戊午遼事發難以來其所號爲全軀保妻子之臣
何多也或銳意請行杰然自負者未必不一二見率浮
于氣寘于決機不惟罔攸濟而且滋債甚矣蓋任事者
難其人也迨壬戌春　渡遼水溉盜熾幾薄榆關而震
都城重以蜀黔藺水之變煽動人心所在思亂而兖則
自泰漢封禪岱宗以來寓內士女望碧霞元君奉香火
者春秋如鶩故左道游民梵集之區也比屋淩淫幻爲

符命以愚人耳目者實繁有徒拈香一招瞬息百千成群卽元季山童福通之嘯聚不過此輩孽種幾曾芟除始盡所謂亂民之囮而祲歲之蝨賊也有司者習而弗覺覺而不得銷弭之術一人倡亂群逃蠭起遂至陷鄒陷滕川谷嚮應殺人如麻數趨兗以驟發無備幾不可禦兩臺數上章求文武異才可資者定者朝論重兗守時孫公方官爽鳩主爵者廉得卽畀公兗促速往視事公卽日就道单騎馳至抵重圍或謂公宜稍需觀會無蹈危難公夷如也比得賊老弱十餘人固徉謀而當我

者公一訊盡釋之衆猶詑不立誅爲快後乃知釋之示恩且令強悍者貳始服公之妙畧云賊久不下塡撫少司馬趙公與大將軍亟主戰公曰鳥獸窮必啄攫以死將士卽可用尚彼巳未料况未可用乎何若乘間計取之爲得也議遂决别走間道襲滕滕果五日破滕破而鄒孤矣尋請囚請繫一日俘渠魁三十八人不煩血刃而大難以定兗人無不手加額頌公再造我卽趙公與大將軍亦咸服太守力焉又亟求孟夫子後悉捐所歲入俸金一新廟庭率諸生展拜其下歔欷留連竟夕不能去因條生聚教訓十餘事其餘黨惡少尚囂然兢赤白九相上喜再亂公亟往諭之反復開導不憚數千言曰有敢故發難端者刑無赦民乃愛且畏無復萌故智者暇則課諸士以文縱談名理有陽喬而前者意抑之戎馬之場干戈甫戢文教蔚起得抉然復覩禽父靈光之遺胥公之苦心大力所貽夫兗方急當事物色及公公卽被

上命何難稍遭囬都邸紓徐王程侯羽書間踈乃叱馭未爲不可何星馳而立有濟彼浮於氣寘於决機輿鯿

縮王事而全軀保妻子之臣并當媿死今趙公入執樞政一切爲兗野善後事宜悉付公公嚮所條生聚教訓十餘事料蒸蒸鄒滕旁及諸邑巳則公之功詎惟方幅歲月之間哉公諱朝肅别號曄芝海虞名家也滋陽李侯與公同爲丙辰子大夫李先令濟之淄川妖賊方熾侯備淄甚完而民不擾淄人歌之淄人以余距淄董一舍習知李侯且隣震旣息誰能不歌令余附一闕今李侯以兗人士尸祝公意爲公建生祠將勒石紀事屬言於余余杞人憂齊魯之幾傾茲幸弗傾喜可知巳能勿

歌乃歌曰左道滋穢兮何賜張方區弗靖兮頗張皇將吏屏匿兮空相望巨靈出臂兮沃雪湯龜蒙再造兮凫鷖光宜錫蕃庶兮列上方士女仰戴兮構茲堂豐碑七尺兮象太嘗

來鶴橋記

天啟丙寅計鴻訓自海外來六年矣葢强半病困且千日將生平所遥慕于緱氏結想于喬陽玉笥金簡之摻五圖九籥之事併覠爲無所用之一付雲夢巳又嘗攷列仙圖籍閒以人世所傳純陽呂仙每現景塵界踈髯

多須之姝梛魋乘蹇巾笠獨行之異求一確據作焚禱悅遇之神不可得者亦泡語聽之已爾一日郡大夫樊公大瀛以新建濼上來鶴橋紀石見屬益夢嗅夢余安知之惟是敦部昕之義不可逆命耳夫余自丱歲游濼上見神水三泓或云海目出濟之坤方空瓏踊躍可數尺鶩浣俗腸或留憩移時屏息凈慮若忘身在城市之側則又女㘥林坰天光上下宛如入冰壺而出瑠璃晶珠之界因歎曰煙火闉隅何得有此渡板橋謁歸然之宇則呂仙祠葢

神廟初年開府延津對泉李公所建也讀楹閒勝地自從開府闢仙人原爲對泉來之句詢之知爲毛直指撫心之唱對泉公未及應一羽士指樓朗唫俄失所在者葢延津公家居時乩致仙翁有約會白雪樓語詎知樓爲仙祠前李滄溟先生夙築而今始應于李毛之觴此地所以祠仙翁也異矣祠初成一羽士題其柱云趵水新祠千尺劍蓬山舊蹟幾行書非仙翁孰復有此自是輙爲好事者乩致一日與諸生期及徃道覿羽士黎顏毀服爲少年生斥去抵祠致乩僉叩仙曷爽約乩曰適

晤矣語靈異狀不可更僕數濟人巳畧舉告樊公詎知公與仙翁夙因之奇不異延津公云巳酉淛榜時先期乩示雙口作伴三三是齊之句後聮名呂姓數符三三丙辰上公車未放榜公有故先歸行至汶水遇羽客赤脚長髯貌偉甚語公曰我以黃甲付汝矣俄捷書至又閩羽客朗誦偈句密示點化者葢心知爲呂之幻出也公來守濟上一日旱禱得松風陣陣寒之句果連雨如詩意迨乙丑歲且杪韙雪公再請雪乩示雪映山頭月月映雪山低何嚮答也祠就圮公業爲新之小板橋歘

舵岌岌不可渡且逼窄有减游致遂與一二同事議更
成之因移置白雪樓前選材弘壯水中奠以石礫環三
洞橋上可列方席俛仰顧眄覺遠岫蔥蘢流泉飛灑落
酒杯中直可羽化而仙矣因題曰來鶴橋志望也坊榜
曰蓬山舊蹟即取仙翁聯句既礲石將弁志矣忽于乩
雪中再示橋額云弱水玄津又聯二一脫俗堪登岸悠
機自有程一玉水流三島蟠桃致五雲蓋目前玄淡淸
眞度人如此乃字跡奇絕非人腕中可得者公再立亭
示異令游斯地者時有髣髴怳遇之神乎夫樊公白子

歲下車多所完葺省會一爲改觀勞矣至仙祠與橋成
則又群心浩爽爲名泉增勝而公不言勞葢根氣際合
匪現前之故耳因感余以海上餓夫憂居長白者相仍
數年毎哄談黃白人竊法財兩足之說妄希仙術而耿
功行即余所值都城百五十餘歲人亦不免抱玉焚火
金棺埋狗之誚豈無靈蔟邪乃李樊兩公與仙翁神契
乃爾復以紀石傳妙之役屬不敏訓豈無荄于昝而三
幻若乎是邪非邪附勒以請且再結怳然遇之之夢矣
是爲記

院山重修碧霞元君宮碑

長白之東麓培塿墳起曰院山舊有碧霞元君宮一區
莖堇式覆山巓傍結僧舍數椽爲焚修之招而已若弘
敞琦琲此地亦曷可得而岑立莊嚴差足走數曈之野
人而續香火小可之壇宇也二十餘年間余歲一二游
風景亦自不惡特喜有眞安上人樸靜質實堇通言笑
而俗味都絕余甚愛之以爲余游兩都寶刹精舍何翅
千百其楪珊瑚珠而被服霧縠之梵子又何翅億萬課
之祇無禪意良可非誚謂不如眞安木石塊然對之煞

動玄想余間留憩移時啜山泉啖糙虀羊棗之實或刀
夜涼靜薄寒襲人耽坐不歸上人輒爲下榻余信宿高
春方起起復供飯始去如此佳況亦安可忘我
神宗皇祖乙卯百六之祲山左爲甚道殣如瓆所在相
望石田僧寧可留乎先是安上人亦化去弟子如典暨
孫輩亡何乞食四方數歲始歸歸則棟宇盡而煙火絕
矣典上人頗有師風復極力結搆宮宇如初亦旋化去
其下緇流數人益勤光復諸幢香火之續不減疇昝矣
余自海外來憂病先後數年西山游屐廢棄不親乙丑

狄偶過其下因陟而憑弔焉姝爲愴然已而留憩如傒剖二瓜招衲子與共微喜步出將下僧妙德指旁磨石曰此紀事石也意若有請余不覺頷而許之乃侵尋改歲始走筆書此嗟嗟閻浮舍衛曷問西東一片淨心惟人洗濯諸緇流能紹爾如石如木之前人久之心珠瑩而智流可普即渡火宅之群生于彼岸胥爾能事於守斯宇何有幸爲余旃哉時天啟改元之六年也姑鐫而立之

石佛堂古戒律院碑

夫如來大義無量寄諦無垠而生滅滅生於無量無垠之寓以不空空一切盡者詎曰無義無名無所事事輒活潑潑地歷大千不壞耶如來原無此法余蚤負宿因晚聞斯道毎度一山一刹坐比丘而問之有縱談移日飛灑苦空寥無實際者某不取也崇禎庚午春自代來謁　文殊大士不能遍歷諸刹一日薄暮自南臺歸觀來石信宿見此區剏築未就祥煙若結心竊異之乃下輿入拜惟時梵詠朗朗可聞數里且絕無諸刹頹廢不支之厦寧不孜孜喜曰此必有大力檀越鼓閟使然又必有摯性精修之人交相夾持乃見此景已而詢之廣潤上人則大長秋蘇公奉母夫人至孝聚緣於斯日異月姝以有此界且殷隆未艾也夫萬行根孝惟此孺慕罔極之報山高水長古人種種苦行曷可枚舉不若以繒帛七箸不盡之意注想金光恢崇王宇如公之始奉慈氏以周旋踵板輿而躋聖境旋捐貲建醮四十九日規制漸崇廣聚僧指而導幡幢揮金碧而演貝葉水陸幽冥足覺人天之眼威儀法器遠摹祇樹之圖雲堂阡陌并屬經營陳玉垂珠備極增飾將萃於一堂所爲徹

母夫人百年之歡者畢力而供諸西方聖人之域精誠格越通於玄冥覩無謂而造數級浮圖誇示豪舉者功相萬也夫釋氏之戒律與人子孝行同一精嚴覩真弗真耳苟實之不存即緇流駢接於紺宮法律日森於刑布喃喃自持何格越感通之有故古人嚙指投杼潛發天眞天眞之發何文弗質余於蘇君奉母之篤事佛之大而深有感也且加惠叢林諸比丘者宏遠乃爾獨張茲石佛堂戒律云乎哉幸諸比丘嚴之令此區且千古不隳已蘇公諱若霖猶子諱有根俱安肅人并拮据斯

碧宜紀永久云

天竺和尚塔銘 有引

天竺和尚諱明秀西秦人也系出臨濟二十七世孫年四十披薙入五臺山幽棲三十餘載壽八十四僧臘四十餘今

上御極之元年二月八日漠焉化去以所聞其人蓋寂焉茹淡葆我澄懷不涉世味交者始卒如一日方異之已而詢門人真鑑瑯得數言又逄山中名宿桴應一二語宛出一舌余珍存不遺若躬游西竺一絺名流而聆

法音也真樂而忘其美也因于金剛窟結茅三楹龔高僧化處如過而答問焉得無妙契乎乃走筆銘之以授玉工云銘曰玄冲來兮不徃漓斯阿誰茹之寘賦淡漠至味無味阿誰廿之阿誰云去阿誰云就渙然平夷脫粟菜羹王公可遲歡然兩眉雲水匪遥柴關匪邇靜遠爲期西來喀絺衣裏之藏如意牟尼不磷不碎勿壞如然本來自知五頂頭陁千斯萬斯唯此碩耆晉國標塔名曰正宗千載可施佛日普濟大覺禪師豈云阿私四恭居士若輓若慕而賛一辭曰有如其人人皆羡之夫是謂無忝于三儀

四素山房集卷之十三碑記終

四素山房集卷之十四

傳　　濟南劉鴻訓青岳著

王曙峰先生傳

瑯琊王曙峰先生奇人也爲余姻家前輩余自兒時得窺見先生卽慕其昂藏峻爽不爲只尺之趨唯阿之語余庸庸後進久躓諸生中每返景自炤而自譙之曰爾居下里未閱多人邪爾詎未見王曙峰先生乎有先生之骨先生之志行必無黔留摧挫遂以萎折而老于布素間者爾久躓自宜爾能引先生爲對病之餌服攝其

强力之半亦可脫穎去巳余以是醉心王先生不必其左提右挈嘗嘗而見之也余距先生舍許先生旣成進士遊四方卽有時過里中未嘗走謁乃獨于先生之歷官行事專聞而知之比其卒敢授簡爲先生傳焉先生大父初從家新城者名貴貴生伍伍生麟麟生耿光耿光卽王氏家乘中所稱讓德公者血傳而至于先生其他派若枝各載在諸名公表志不具述按先生有母娠震泣有聲之奇旣誕則崚嶒秀異異嘗兒蚤受毛詩緐給特甚旣室齕于諸兄幾不支者萬狀但移其憤懣半

騷之氣畢致下帷嘗依大母高氏家久之復僦居城陬陋室賴李安人紡緝資之讀至自縛其股几杜几誦且泣丙夜不輟每持籌警夜者從牖外過而慰之休先生渾涕謝之爲文取故歷屬草卽赫蹏弗給秋深葛衣兀坐夫婦對泣不易操何窮且堅也旣宦則曰某幸脫晉大氣當無忘晉之所以大也丈夫破書萬卷何患乎語言之不瓆麗然眠死雕蟲何濟之有乃留心當式不拘拘職掌中事其于水利屯田兵農鹽政諸大務無不各得要領先生筮令澠池再令寧晉尋以才大而邑陋也

移之栢鄉又移之容雲其均田築城酬繁整劇之畧悉備極苦心憂越俗吏嘗調至容之民莫軍稍繕完籌較聽決之周而斂斂而確人人推遜謂非先生不能若澠池丈田之法容之獲巨盜陳寧事則又勾股之所不能揲桑悍不得擅其巧者其特著也擢地部郎尋榷關滸墅理遼餉㓕商緡而出積羡覈虛冒而釐屯伍杜武弁之倖絕游談之客日以牙籌佐金城方畧視諸榷稅使及他餉臣姝巳每以暇日邀諸名流托懷觴咏揮灑乎江亭巖瀑之間彼抗塵容而課錙利之銖兩有是哉舊

柄事者得各以其職掌時有請　奏遡年
主上于一切疏入率多寢格于請金于　內停採于外
者尤甚先生遼之役獨獲請　內帑金七萬以行在滇
司署中條上滇南貢金之苦得　俞旨兩事實爲異數
出守開封開封夙號難治且多彊宗又宗獄有數十年
未決者先生不踰旬而判儀賓于甲擅殺人先生方案
其罪賓恐乃橐金乞免不行因縱妻大譁于庭先生怒
而起曰余以二千石爲　朝廷守三尺寧受辱一女戎
哉遂杜門乞歸會按使者曾公廉其事劾奏賓殺之先

生乃出視事昔人扳蓰之擊不翅也亦旋中賓黨蜚語
調去越三年出補守西京西京古平城地風物淒苦守
者率薄之况自守大梁來乎乃先生寥無苦色卽銜
命冐暑踰險徃登西華涉涇渭踰梁山渡皇淵謁古公
姜嫄祠隨所游歷悉有歌咏比授事不滿三越月而
韓國之宗祿凉之里甲驛站所爲彌觖望而蘇困苦前
太守疾首而不能理者一入先生掌恬且甦矣然竟以
冐暑踰險皇皇勤事卒于西凉可悼也有集數卷布于
時諸丈夫子若孫多且才不莬寶樹白眉可指而稱也

先生不死巳劉子曰凡有血氣必有爭心均載須眉而
未必其肩骨之能勝任也王先生用讓德公爲濬發之
蒂而復以藿粥葛衣縛股屢遷之苦百鍊而成其身故
先生平生之遘不問險夷齟入與不皆挺身赴之而不
畏强禦好爲其囏且大者簽什九吐而什一茹亦先生
之天性然也余亦述先生之大者如此

一門三貞烈傳

鹿邑崔建宇先生以貞烈三婦狀見投曰爾史氏也史
氏言多縟爾獨質史氏表美揚芬動雜引古昔綴映目

前事幾爲埏埴之匡卽大節質行并以縟揜姝厭之爾
無是也余一嫂一弟婦一女孫出爲劉家婦者各殉夫
夙有烈行余各有狀質存之恖三則易佚又喜爾筆足
灑吾質也請絡爲一傳幸甚夫三婦狀落落數言而石
肺冰腸卽羣力不可轉千拒不足温也烈哉其一爲丁
烈婦先生兄震宇公妻也歸崔氏二十年諧甚孝讓備
摯撫胞子三庶子一不二佐家籌日益震宇忽病逝丁
婦亦崔家賴婦可以無死又年過三十既多子國法不
錄人以此譬曉之弗聽老幼婢妾環挽之亦揚言曰吾

不死已歷數月竟伺間經夫柩傍里中以事聞奉格令
甲不獲請乃次子源之業以戊子領鄉薦
帝旌有日也其一張烈婦先生弟應晉妻也十五適應
晉鄰媪見而異之曰少婦何穩練至此有姑苛甚無苦
容能寬下御閱之歲年當爲賢勞婦庚戌應晉感寒疾
死距合巹纔一歲卽內則列傳夙明習恐未必知死能
死也夫死之明日張母來弔問曰父安往母以之歸德
應婦俛而流涕曰吾謂父將來故待之半日此語甚明
何左右不解而議挽也少選母家人出憩別室卽轉身

詰樓梯經焉經帶尚緩俯身絕脰先往矣從亥至午一
日偕亡何速决也先是不食者四日人不知惟一婢知
之越二日其父至婦面如生若待也直指曾公上其狀
得
降敕監坊表其門曰貞烈學士大夫慟其烈而迅也歌
咏之足不朽已其一爲崔烈婦先生長子涵之張配女
歸劉斗光者涵之外祖家于陳陳有義陵壇廟涵之曾
歲時嘿以嗣禱得是女生而端凛不易言笑美容儀人
謂有天妃傍玉女貌焉既習女紅復於書史解大旨歸

劉事孀祖姑繼姑孝甚百事有禮斗光以幼孤幾廢學
習富侈擬入貲胄監以婦不願而罷尋力學知孝友能
爲文婦之力也丙辰光斗倏火病不起婦卽以相殉訣
焉謂斗光曰君逝矣誓追汝同穴夫既屬纊婦卽盡出
篋中散之父母痛挽舉齊家姑守節事爲諭婦曰吾今
亦年十九政二姑遭不天之年也使我從二姑於大父
父母家茹素長年焚香誦經禮我太奶及菩薩像固自
適柰同死一言脫吾口何且吾思之熟已與齊家姑自
殊父母愛兒但速爲兒治棺可耳乃促父母去婦向夫

櫬前低回覛如有見者但振腕弗痛哭嫗婢環謹伺之
婦厲聲曰汝輩終不死乎咄去乃閉門自經死死之夕
女僮于黃昏行後院中見烈婦亦院中行急取火覛之
烏有也如是者數日何烈烈弗滅邪一時當路題旌之
詞朗朗傳誦甚都巡方張公業聞于朝
天旌且至當與伯大母丁叔大母張共曜鹿里謦崔氏
家乘無窮極也史訓氏曰余讀曹大家女誡至天不可
逃夫不可離而知烈婦之性敎半也鹿邑之區隱山靈
溪清淑盤蕩而崔氏復賸有端人雅士諒爲女婦日闡

提內則或胎孕或辟𠇗或父母舅姑之懿訓沒身不廢也謂胥天性也何𠂕足一門也建宇先生好稱引古大義名節之士每坐必見高華之色余是以知三烈之性敎半也然靈鷲佛光人天相待又敎家者之不可不知耳

呂處士傳

長白龍水之間多隱君子然大都欲辟塵離俗卸脫生事如莊生所云槁項自什之態惜也我生之才枯宋而未用耳若處士雙泉呂君德甚完而才復有所試已按

處士諱選字上愛别號雙泉自橐强徙居長山范祠之南四世祖寬再徙邑東之禮院莊居焉代有隱德然亦堇堇環堵翳覆而已至處士饒心計能較什一有鴟夷三徙自阜之籌居恒勤儉自將喜贍給死資棺婚嫁貧錢帛無恡色殊異他人權子母不捐秋毫者或詰處士云刀錐聚而瓦礫用無亦違心乎曰吾聞之屢與邛邛巨虛異類也爲之嚙甘草卽有難負之而走嗟茲同土之毛何忍坐視其弗舉也將人弗如物耶且余聚自聚用自用不爲阿堵虜也客歎服自懸拘牀夫宜翁兩義或父翁而子宜或身翁而留爲子姓之宜未有如處士達於流泉之義而躬自廓如者比晩歲小築樓居日延故舊話桑麻稱引古今善事里中嚚陵無巨細聽君和解帖然退鄉之表儀也享年八十有一獲二良嗣能其家且日殷茂長試工曹次補邑諸生有聲又雅自繩尺能重趼二千里乞余言爲處士不朽計佳士也太史氏曰計然逃夫差之羈羅齊相而居於陶乃生羡以自娛何見之晩也蠡也雖一舟一奚豈無齊越之餘燼且聞其歛不聞其何如推置也余於蠡不能無疑而於呂處士則無疑已是以傳之

四素山房集卷之十四終

雜著

濟南劉鴻訓青岳著

文昌座下矢詞

不肖鴻訓衷欽　明神夙抱習氣五內未淨貪淫之蘖萌生六時淚消精顙之機自杜不退不遂夢浮朝莽之間匪壯匪衰身在行藏之會亦或自矢尋兢虛漚不思一息尚存古人不容自棄況今二毛未熾汝亦何恐遽淪請從六息圖南之初願立百折必東之誓乞嗣而慾和血而飲此外甘投雀罹親召乃趨事急乃籌漫游俱

屬狠狽虛誇片語自坐拔舌年計多般終成濡首凜尊嚴知不我貸抒明信寧敢自欺願矜頻復而拯全庶幾永矢而竭歷果蒙電露感鑄金泥

庚戌元夜夢語

躬自厚見謂束縛此身乎而實廣開此身利益之門薄責人見謂遺置斯世乎而實大闢斯世灑濯之路

荒政佐議四事

東土異災自是天行之數幸有老公祖福星在懸多方拯濟料計日有起色矣直恐奉行德意者不以眞摯之心爲地方造福僅僅塗飾耳目空文塞責其害不可勝言想　欽差過老公祖及老公祖同心區畫自爾事事周到無庸佐議乃不肖井里情深偶有一隅之見願效芹曝者四事謹臚列如左乞賜採擇

一分賑務求得人所謂分賑者非官非吏非胥徒非里老非鄉約正副等人要在未賑之前該州縣於公所延諸鄉耆及闔學諸生矢之天日閒詢諸本境縉紳各舉公直有行不入衙門者每里二三人分東西南北習知村落候行賑之日同本官前往各鄉村給

散銀米庶免頂名冒領之獘其原開過應賑姓名久注冊籍者仍預先與諸公直覆審酌議不妨覈實增減卽有阿狥賢於衙役什伯也

一曠地務求布種所謂曠地非積年拋荒甫議開墾也謂自饑饉以來死者徙者所在日有見告十疃九空畊牛殺食倒死且盡沃熟之畝以赤成廢宜令見在貧丁及慰留招撫入戶各于本里逃亡死絕無人耕種及丁存而無力從事者查明計畝注簿量給銀粟及時耕種如牛力不給卽令鋤起地皮淺淺播種

但得雨澤不乏亦可溥有所獲一面分賑一面慰留招撫大舉農事是荒政一吃緊着數也

一餓屍務求盡瘞夫人非具天眼未有見胔骼而不嘁者年來餓鬼之骸從橫枕藉遍滿丘井仁人酸鼻庸人銷咒强梁枵腹者恣刮肉之慘皆不及時掩埋之故宜嚴諭有司移各鄉村界立義田責令地方小甲廵路人等但遇無主餓屍卽時報官驗埋庶人心以不見而定癘氣以歸土而消政不止官長經過通衢爲然也如查核於通衢而付村落於不問恐暴露於白日之下奪生人之氣者纍纍矣

一盜賊務求盡除周禮十二荒政以除盜賊終焉良有深意夫盜賊於豐稔之時毫不可縱况饑歲乎故一有竊發輒魚肉良民煽惑愚民號召奸頑游惰之民殘破地方斲散生理莫此爲甚卽項者安丘等變亦不能散小羣所致耳宜檄有司但遇境內稍稍失事卽嚴行緝拿務期盡數撲滅若有司匿不以聞許被盜之家徑赴道府投報卽以匿不匿除不除爲長吏荒政殿最其所捄不在蠲賑之下也

行藥辭示兒輩

其動也天遊自出何屆何逾曰無屆逾胡爲有極敬止哉

題廟島天妃祠募緣疏首

鴻訓奉　使朝鮮以遼路梗塞問歸途於海上六月四日夜泊鐵山口異風鼓浪達旦舟漏不可塞余竟夜不寐乃合眼卽見一銅像如大士狀旁棲小金雀殊異之須臾驚浪千尺舟三推到岸余奮身脫舟下舟人方扶掖起立回顧乘舟已片片逝已又初九日自旅順而南

晝夜行大洋中無泊所至初十日汔入夜風濤震蕩無寧時自分必死忽一小金雀白目落帆上棲息移時舟人駴異謂海洋中四屆各數百里安所得此鳥耶余爲心動逆料可不死又舟人謂鼉磯廟島二祠有　天妃聖母像香火在焉每禱而有應余跣足長跽舟中大呼聖母以余生平乞鑒且祝繡幡搆聯頌揚聖德言未畢風濤遽徐徐豈長年三老之力哉廟島祠宇視鼉磯稍宏厰然不無圮廢道士方製募簿將持請航海及居人從之修緝求白其端余欣然以余遭弁之或與無端遠

引之詞較姝也

刪定冠禮儀注

一某日寅刻將冠者用香楮之儀告諸家廟云五世孫某年幾歲擬於某日舉行冠禮謹預啟我祖父母而上四代考妣知

一本日卯辰二時求禮文閑習之士督令將冠者預先習儀一二遍庶免臨時錯誤

一賓及賛者到門主人趨迎至客廳先以常儀見茶罷旋取儀注呈覽以便舉行

初加儀

將冠者先戴幅巾服常服不用紅紫奇衺等色候賛者唱賓揖將冠者即席（賓舉手揖將冠者即席北面立）賛者唱櫛髮合紒（將冠者入帷作包網狀稍頃出帷立）賛者唱行始加禮賓詣盥洗所（主人從之賓洗畢主人揖賓升俱復初位）賛者唱執事者進冠（以盤進帽子賓降階受帽正容徐行詣將冠者前）祝辭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賛者唱加冠（賛者代加畢）復位賓揖冠者適房易服

再加儀

賛者唱賓揖冠者即席（賓舉手揖冠者即席北面立）賛者唱行再加禮執事者進再加冠服（執事者以盤進方巾弁新衣服賓降階受詣冠者前）祝辭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享受胡福（祝畢賛者唱）加冠（賛者代加執事者加服畢）復位賓揖冠者適房易服

三加儀

賛者唱賓揖冠者即席（賓舉手揖冠者即席北面立）賛者唱行三加禮執事者進三加冠服（執事者以盤進儒巾弁儒條青素圓領賓降階受詣冠者前）祝辭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俱

在以成厥德黃耉無疆受天之慶（祝畢）賛者唱加冠者（代加執事者加服畢）復位賓揖冠者適房

乃醮

賛者唱行醮禮（執事者酌酒立于冠者之左）唱賓揖冠者即席（賓舉手揖冠者即席北面立）賛者唱賓受酒（賛者捧酒授賓賓受酒詣醮席）祝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祝畢以所受酒暫授執事者候答拜）賛者唱冠者行兩拜禮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賓答拜畢以元酒收回候授冠者）賛者唱冠者升席受酒（賓以酒授冠者冠者受而立）賛者唱賓復位又唱薦脯

醢冠者進席前跪執事者捧脯盒跪于冠者之左席前地下先設空磁盤一個贊者唱祭
脯醢冠者左手執盞右手執箸卽獻脯于空磁盤內又唱祭酒冠者卽項酒少許于地
又唱興降席授盞徹脯盒執事者授盞徹脯盒冠者拜賓行兩
拜禮賓東向答拜又拜贊者兩拜禮贊者向東答拜贊者唱禮畢

劉母遺蹟圖贊

閟浮有之圖繪其親之形曰寫眞而耄而耋濒耆艾而烏顚形巳屢遷眞于何存邪東方有布灰觀化之俗余未深信而平原劉母遺幻若斯然匪邑有僧縣長康其人恐不能傳也夫母翰子翰見背忘言其何以詮衣裏

珠邪趺底蓮生邪祥煙梟而千尺邪罔象也必有感也孝哉劉子懷其母而永慕如覿以罔象求之安所不得邪

深砭

昔人有言沙汰江河濁調和冉彝新頌國功也秉其事者返顧一身多所未汰環觀吾冉多所未調凶戾何尤焉曰有意要其成而反以府辜者亦偶值耳實非其咎曰是不然學之不至非所汰而汰人以爲泥汨矣非所調而調人以爲覆餗矣能無戾乎且規矩準繩楊雲所謂大器苟自治之未大完也其可試乎爾勿復自恕爲巳

悶言

在廢而聞舉辭在罪而聞貰辭是進德要機急宜自考夫忽聞而戚承之僞也忽聞而喜承之浮也本實幹旋一髮之錯爰以攸往蓋可忽乎哉

內砭一通

素心子止玉隴囬玄膺向丹穴主人而自勑曰汝歷素王不惑知天之紀矣能養自心如觀古人心乎炤自行

事如品它人行事乎飄尾虛舟之況微闕之人皆是之飄中定虛中孚汝會得不汝嘗拈前人富不如貧數言以爲微蒂汝詎知言此前人藥話汝能觀於無病之源永絕呻楚奈何舍贅菽而嘗藥娛親受折腰之米食指存後園之葵仰視攝蚕之燕俛察拖粒之螘此亦貪夫假道之言得秀鍾靈茂叔豈欺汝哉玉鉉黃耳宰官蒙荃總杼軸於義晝實緣緜於絫息曠浪無實涌泉如潦此知乘生而不知造命烏足貴烏足與言願守吾黑犬以當九閽之豹但淸風膏露時飼之若今過飽恐此犬

狂吠不堪玄守幸主人㒵我主人曰惟汝在余亦何知汝大訓汝素汝默惟汝在

書金剛窟冊

客謂四素居士曰金剛窟如何可說汝受冊了幻將有言耶余應之曰匪然政曾游此地低乖偃仰叩詰俱絕乃聆祗桓之客諦緬尼父之微言西方聖人徒有浩歎何說之有請聊舉毫毛以似文殊何如夫所謂三世諸佛供養之器于焉此藏迦葉佛時楞伽鬼工所造神樂及金紙銀書銀紙金書佛滅度後俱收入此中又罽賓

國佛陀波利持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入窟不出又旋出招同侶忽失聖境波利坐脫又文殊屢棲是區曾遺三三不了之句千古磨舌異哉夫倪銳何揣環亦何端善藏善紀孰執其年尊勝上善永利孰詮魆魄揺魂前三後三澄心問之山靈不言設撞何施設桴何宣空空寘寘罔怠罔偲則余也亦何言哉惟是結一茅于那羅巘之下爇香瞻空悅焉金仙之境寤寐聖真而已何言哉其說如此

四素山房集卷之十六

誌銘

濟南劉鴻訓青岳著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晴宇王公墓誌銘

公與阿嚴同舉于鄉偁父執余往迓省試曾一伏謁輒談秕招飲曲加提誨見公丰容遒上聲響絕流俗中心儀之汔今如昨未忘也歲癸亥公曾孫緒不遠數舍持董方岳所爲公狀問誌于余曰史氏知曾大父兩世矣矧載筆詞林足貢金石衷其實而加藻焉匪惇史孰藉

余逡巡以葛麻之身久塵翰楮辭不可得勉受簡除初冬禪除始取諸疏揭實歷盡讀之拂几而濡毫焉按狀公諱見賓字懋欽別號晴宇其先爲淮之安東人國初從軍徙濟南遂隸濟南衛家焉世次遠湮今譜斷自福公始福生珍珍生鋭爲公大父鋭生儒即公父皆用公貴贈通議大夫河南按察使銳配劉氏儒配楊氏則公之大母與母也俱贈淑人公起家司理歷二千石及臬長四被

綸綍今且上逮二世盛矣公先世代有隱德載在大學

士于公碑中儒子三伯用召仲用畢公其季也公生而
慧有異姿處士張公秀者彭室育女奇惠不易許字一
日偕諸客飲太公家公在側處士戲試一聯公應聲答
出人意表處士驚喜曰吾茲得佳壻矣因引滿對客約
婚焉是爲淑人嘉靖甲寅始于歸是年太公歿太淑人
病甚公痛太公恐重母氏戚益疾每卹悲飲泣治喪理
葬餌辛楚備至明年太淑人歿公哀毀逾節伯兄秉家
政嫂氏丘併操梱內一意纖嗇窘公而頡羨之嫂每令
張淑人再日不食彭母知迎淑人及公館而授餐焉丘

恚甚輒析居惟一二敝器見分里人憾之公恬如也益
下帷攻苦授徒自食淑人以女紅佐先後宅憂四載學
大殖既禫出試每冠于庠進餼從游益衆漸足自給旋
出餘貲市一廛環堵居焉伯兄日凋落公分廩及十脡
之餽佐之亡何伯兄病且革迎置正寢襄事如禮丘亦
他適以子衢託公公兒撫之爲授室時其听夕無匱庚
午舉于鄉甲戌成進士授南陽理官南陽多山谷時丱
徒嘯聚爲患有富商與害者別駕萬某寔司捕務直指
督責甚厲萬思鞫平民抵之公廉得竟從解釋萬大不

懌曰寧護一二齊民傾寮友邪公曰寃之不伸奚理官
爲吾寧負寮友不敢枉三尺耳時神明頌之唐藩主少
其母太妃柄政內侍陳周恃寵恣肆至侮主公上其狀
于侍御疏請寘法通國稱快舊輔江陵公南旋郎撫王
公世貞逆諸境上屬公爲請啓王讀之歎賞曰不意歷
下多才不一于麟而足也江陵喜逢迎太守而下皆逆
之百里外公獨五里江陵卹之至南陽問諸吏之優王
首推公不應內鄉令王廷卿者挂吏議守佐各書考示
無他令遂憾公嗾所知拾遺中之時屬邑入計吏糾詰

主爵者鳴公屈至願與俱罷太宰廉知枉爲疏留任報
可異數也庚辰陞刑部主事適牢直及公時嚴寒獄多
僵斃公捐金易草蒲數百片燠之仍倍之食全活甚衆
大司寇嚴公精于法家諸招擬勘許可獨屬意公尋委
本科分閱諸恤使者奏疏評隲之江陵一日語人曰王
鳳洲每稱主事王某才第其人負氣耳然意欲致公公
艮趾焉會銓司東省鈌當事首推公繼擬通叅江陵兩
阻之壬午進員外郎時
上怒江陵諸不法事遣中貴緹騎沒其家繫累慘甚大

司寇已易潘公季馴讀報疏涕下侍御李劾其黨芘不
忠
上怒削潘籍去鳩胥屬自宜郊送乃俛避無出都門者
公獨送窮日揮淚別乙酉陞郎中尋出守開封開封瀕
河値下流壅決患且岌岌時交牘薦潘公督河政公相
與悉心區畫一切建置疏導咸出公請靡不當潘指者
汴民不至爲魚則潘公夙孚之力也汴大劇大靡兼之
宗藩驕横緡錢甲諸路耗羨爲累公事摯要領迺亦立
辦淸約而人爾服昔之横行恣索者胥歛手避已歲丁

亥大祲人相食公多方捄濟明年疫甚死者相枕藉公
日掩胔骼無算河復溢潰堤數層居民溺者蔽流而下
號呼震天公馳至水濱招善没者懸賞援之得捄不啻
千餘人還念溺人腹饑宜急食食之或過飽均可虞委
曉事者煮粥酌食之乃無害公出而棲堤上者五日夜
目不交睫比歸署則形色黧悴口不言勞何愛民勤劬
也已丑以河南副使治霸州兵汴人扳卧號泣如失所
天作頌詞里巷歌焉霸之房山丱盜作亂聲動畿輔公
曰此赤子耳兵易與耳遣將密授方畧陽爲大舉實不

烟一矢而五日解矣臺省知公才可治邊首薦公尋調
密雲密爲左輔重地武備久弛公與諸將吏約盡埽賂
用敝撤大飭邊備而公尤峻潔自持爲將吏先遂事事
改觀　聞之嚮指相戒毋犯終公之任八九載謐如也
銓部擬借公督學江右制府爭之不果壬辰調遼海軍
民叩　闕乞留以滿加陞按察使再滿加左布政戊戌
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套　久背盟至是復
搖尾叩關乞賞不無踰額公力持舊例走尉候講折諭
以利害　亦俛首退公爲具題移會制府弗與焉叅松

方之築正虜套　西助乃制府移咨云延寧甘固四鎮
相爲輔車如套　助逆延鎮即搗巢牽制功幷敘公一
如制府旨諭套　甚厲曰我爲爾等題欵爾宜靜聽無
寒初盟欲　就戎索終前局耳乃虜使慢甚曰松套一
家墳墓在彼寧肯棄如中國需此應以延安償我不則
莫言區區欵貢卽襲巢何討焉諭者以報公叱去須再
報　騎已渡河西公始決策出塞斬馘千七百餘級稱
未有之奇捷而妒婦已伏于其中矣况寧鎮亦以是日
報首功九百而延功經唐侍御核實請優敘祗以寧鎮

勘核未入樞府稍需當並覆無異乃入秋　大料所部
役借宣大　衆數萬入犯延東宜速禦乃總戎趙夢麟
者貪懦失士心更惑瞀卜不利之語縮頸不出公正色
責之曰君侯不出老夫當躬冒矢石督將士以身殉國
不恤也麟勉出仍逗留建安雙山間不敢進公再移書
督之代置銀牌四百面重三十金懸之行間募死士能
馘一級者例外加賞一牌退却者立斬以徇麟充耳弗
聽也公令一副將二叅戎合兵擊之　始敗遁夫　所
耽耽而何鹵獲者每在延西謂地平曠而富饒足饜所

欲延東險瘠不百里卽黄河爲限崕窨散處之人不足
當延西一大寨何利之誘乃今兩犯延東而不西者意
在擾築而不在搶掠且延距京漸邇烽警時聞足重邊
臣之罪雖狡　情形實妒者敎之若匪逆知　酋必有
此舉業三令五申收歛堡聚而磨礪以需必大無幸制
府因疏請
勑宣大督臣嚴諭　王鈐束部落毋欵彼逆此不爾貸
督臣梅公始驚愕叉度　王不可力制遂諱爲　言助
逆而疏詆延鎭爲啓釁陰促給事楊某附和指摘雖
廟堂不盡信議公暫解任聽勘而忌者之螫入巳方公
欵疏既上制府不會題亡何而疏宣諭亡何而奏捷書
似公自相盩不知可欵在公不可欵在制府于公無與
借令寧舉事而延袖手輔車之義何居有如　堅欵不
西助延東宴然公亦何樂以無名之舉自速謗戾哉
既敗衂歸損傷不貲次歲大凶疫　皇皇虜剪覆尋盟
之使踵至恐公得代去公亦弗討前惡迨其悔既自誓
旋爲題欵則給事疏云擣巢後兵連既結不可收拾竟
何如也

旨下行勘侍御李公思孝委關内道劉公餘澤遍歷延
東據疏勘閱報云延鎭講欵雖有奏請而再申宣諭亦
有露章顧諸酋始而不答繼而無狀至欲以延郡相易
何輕
朝廷而羞中國之無人乎夫　既譎詐則我得執言此
延鎭擣巢之舉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者矣况　料衆
報復之舉兩臺業巳上聞未薄神木之城而驚擾三家
之聚失事重大之說原屬烏有茅李侍御不欲與給事
相刺故兩持之乃駁勘未竟而瓜期及矣代李兩公相

繼云亡又黄余兩公董龔舊黄則以閲視薦公奉
旨候勘明加一級起用夫寧功業從優録延以勘案未
結竟從寢閣弗敘矣而猶欲以開公之罪公即薄名爵
于秋毫而心迹幾不自白孰能堪此語云忿怒生疾痛甲
辰九月公左乳突生腫毒久之墳起大如覆杯初猶門
爲非疾痛害事者一醫衆罔效一羅醫酷藥熨灸之破
血時時浸淫不下數斗竟無歛法致氣血漸虧病增劇
淒焉逝矣時丁未四月二十七日也公賦性伉爽不阿
人或稍拂必面折之既入仕博大寬平與物無競而大

節屹然不畏權勢凛凛一代偉人乃憐才樂善好行其
德塞上十餘年所汲引諸將吏多致貴顯人樂爲用齊
恩怨而冥横逆之報即如給事以附和失實語揺清議
而詆勞臣詎不中堅及讀公辨疏始末不侵及給事給
事始愧悔曰吾誤傷長者故末疏復云搗巢之舉非自
王某始誰爲言者公治梁治檀州諸親知待以婚喪舉
火者往來趾相錯公不難出俸錢佐之無倦公歸田六
載抱眞履素德盛禮恭遇孺子田父眴然相下里中若
不知爲中丞者省會公門非公禮不往投刺毫無干請

其自郡大夫而上欲數見顔色不可得惟與孟觀察及
三二老友爲眞率會匝月一聚聊寄意棋酒用陶歲月
然公之胸中壘塊有不盡消磨于末歲者矣惜哉公生
于嘉靖丙申九月初二日距卒得年七十有二將于
年　月　日祔祖兆之左與張淑人合厝焉淑人
先公十年卒薇音㛰儀具趙司徒邢冏伯志傳中弗贅
丈夫子二長振宗國子生張淑人出娶河南按察使李
攀龍孫女繼娶庠生劉宗尹女再繼把總官周公翰女
次冉宗衣巾生員出副室胡氏娶陜西叅政于達眞女

女一適戸部尚書趙世卿男鉢孫男五出振宗者三德
璋恩選貢生娶歸德府通判張中鵠孫女德珣奉祀生
娶大同廵撫兵部侍郎房守士次子美奐女繼娶奐兄
美輪女德潤早殤出冉宗者二德琚娶儒士汝恪女德
瑜未聘曾孫二長業邑庠生娶太學生孫鶚女次緒邑
廩生娶戸部郎中張有智曾孫女俱德璋出曾孫女四
一適洋縣主薄馮堯天男庠生瑚一適代州知州田秋
實孫坤化一許字千戸劉繼德孫均埏一未字雲孫三
應斗聘盧龍知縣孫止篤孫女應錫應徵俱未聘史氏

訓曰余既奉董公所爲狀述而誌之又據家大夫與余所耳目于公者再讀查核延事疏繇及公自爲一揭知公之卽世毫無介介已夫歷下山川南北秀峙萬斛迸歆滙爲嶠陂而淪爲巨浸大似吳越間一區會故人文挺出踵次不乏品騭百年詎無軒輊然未有如公之才大弗驕位高弗侈方不割廉不劌抱全璧以歸者家大夫嘗謂公須頎秉正飲人以龢每一製作出居然宗工也余生晚猶被公晉接而堇得讀張淑人一狀情質而摯文韶而蒼蒼已兼于鱗之警腴而去其劇刻方欲乞

諸公家盡發其藏作我模楷未能耳卽如解任一揭所引唐之李靖襲頡利可汗一事具見取裏夫靖之此舉頗有所傷太宗能聽張公謹言爲之大赦賜醻益靖封五百戶又引侯君集既平高昌乃以私配罪人沒匿高昌珍寶被劾下獄卒以岑文本之諫釋不問夫套　反覆恣肆遠甚頡利舉兵加剿非出公一人指授然既無藥師致陷唐儉之憯亦無君集擅配匿寶之過有何可以挂吏議而迄今不覆敘者嗟嗟亦獨無公謹文本其人爲公申說耳惜哉今

沖聖每篤念先朝耆舊光泉壤錄後裔不一而足安知弗及公況公之孫枝森秀含華而吐穎者不翅謝庭寶樹多也卽不作高門而行矣爾昌爾熾莫之與京矣固知公之卽世毫無介介也是可銘銘曰若霧繁霜堅松厲筠士亨于貧鏵鍔旣淬善藏于室碎易而出頭角載露濼歷搖光于鱗之鄉爲李爲郡茹蘗零膏宣德忘勞久歷邊陲乃移絕塞燕然可再田禽執言師中吉奏彤錫獨後萋菲成錦哆侈成箕投杼何疑尺詘于人尋伸于天會且蟬聯泥蟠若無乃以有身爰及子孫何德弗

食何勤弗報前人所告我言不緐穴隧而藏奕世其昌

　贈河南布政使原任廣昌縣令承庵金公墓誌銘

鴻訓自諸生時卽聞廣川有承庵金公其人長者懿行有太丘康成之風未幾余仲弟與公仲子以文蓺交善余亦漸登仕籍與公長君方伯聲臭相求居恒景慕德門揄揚未能耳今年秋杪方伯君忽走謁公青敦所爲公狀請銘于余始知先生仙逝生芻未展尋以叨轉端少治裝北上出公里始得拂繐帷而歎人琴之亾方伯君暨謝公復以公不朽之志乞早脫草付貞珉爲請夫

余生平仰止之私乃爾即不文何敢辭按狀公諱世臣字汝勳別號承庵先世占籍浙之餘姚洪武中始遷德州衛後千戶所因家焉曩祖曰福忠高祖曰本亮曰文賦皆樹德未顯以望杏瞻蒲爲業曾祖曰錫入貲爲二德府典膳文夫子五人璞瑜珮璜珽珽即累贈通奉公而曰瑜者實公生父爲人冲夷渾麗配孫太君而生公公其弟三子也公父不忍通奉公無子遂以公子之先生少聰敏過人言動不苟甫授句讀即能解大義識者異之年十七補博士弟子每試輒高等聲名曹曹黌序

中請益者屨相錯是時本生父母暨嗣父母俱高年而鮮澌罕得恒藉問奇之贄未幾本生兩尊人下世公雖寠然經生而哀毀物力罔歉于儀通奉公爲之心懌悲風愛日之恍遠近欽式人皆曰此吾鄉典型也方伯君弱弟甫離髫丱吾伊帖括先生悉自授及長俱郁郁能文蜚聲秇苑方伯君薦丁酉鄉書士林有三嘏五嘗之稱先生設絳帳摻篝立雪者日益進曰吾不以吾子之發軔而怠吾樂育也前後徼先生之啓廸頴發者頗衆先生數奇屢試不售甲辰膺歲薦入對大庭通奉公思

先生甚先生指痛心動促裝歸侍不數月而通奉公逝先生躃踊涕泣幾不欲生丁未方伯成進士先生服闋謁選有以貤榮可待勸勿仕者先生曰一命可以將志寧獨廣文是陋耶尋授滄州司訓滄爲畿南望郡先生至則聚士子高等者立期課之以故滄士子倚先生爲山斗而又樂其不倦之誨諄諄也凡士子中有冤抑者雪之窶乏者周之居恒又儼爾以臨之上臺廉其狀屢以邑篆委故事代攝者多染指鍰羨而累于訊牒先生日惟勤審鞫嚴獄禁慎倉庫他不以干陬也一時上臺

亟稱之且檄行別署篆者以先生風其[redacted]至鹽也有衙蠹出懷金以嘗先生叱而懲之左右始凛然不敢玩視某某兩直指交章薦先生擢爲廣昌令先生治廣昌首褫隷人不藉名者數十人冰玉持已而愷悌臨民廣之民無不親而憚之廣雖小邑當孔道輪蹄往來者不絕地方苦不支先生捐俸厝處增設夫馬訪夙蠹之乾沒者剔之法以故即次者得不阻于行歲大祲先生煑粥以給饑民賴以全活者萬餘邊徼人性悍而輕生小忿輒投繯或溺井理于官多爲吏胥所持不難破產先

壁火斷如流左右不及假手宰邑六閲月而曰碑之嘖
嘖載閭閈會方伯君以計部正郎考六載績先生未罄
之志有托遂乞歸上官奇其才勉留之不得竟以
俞旨歸里徜徉于酒杯詩卷中廣人思德迄今繪像尸
祝之先生角巾徒步無異寒素非公事不徃見郡大夫
結耆英酒社隱衛河山庄量陰較晴耕雲釣月陶然自
適先生天性孝友儉勤與人以和是非罔較親識罕覯
其忿言厲色葢德度雅醇而涵養兼之矣方伯君忝藩
大梁先生偕宋太夫人就養邸中時勉以敦大清慎治

成推觀察使治兵禹州今
上登極
詔封三代通奉公贈中大夫劉太夫人贈淑人後
皇儲覃恩通奉公及劉太夫人再進崇階而本生父母
格于例不得與先生居恒飲憾淚漬衾枕間方伯君轉
江西右轄過家定省兩臺
題留以新銜照舊管事得上
旨先生即命治裝適有季子之喪抱痛西河不能勝情
方伯君念之

齋擇役竣便道于舍僅十有八日而宋太夫人終懿行
誌于黃玉崙先生筆承庵先生生平不畜侍妾傷心獨
抱又值方伯君內子黃夫人之變衰年那復堪此甲子
十月八秩初度賓客稱觴上壽酬酢談笑如故人皆以
期頤卜之月餘宋太夫人發引先生送出西關步履尚
矯矯也又數日偶染小疾勿藥隨起但嗜臥倦遊漸見
其損竟以奄然而逝先生生于嘉靖二十四年十月初
六日卒于天啟五年十月十一日享年八十二歲配宋
太夫人子三長鍊即方伯君娶生員黃廷試女累封夫

人次耀廩生娶鄉寧知縣徐鳴瑶女繼娶鮮州知州陳
無逸男國士女次燗廩生先卒娶倉大使葉可頡女先
卒女二一適驛丞劉天爵男三餘一適訓導申遂男明
吉皆先卒孫男四長弘祖庠生娶庠生鄒時鳴女繼娶
庠生陳爕淑女燗出次琗祖庠生娶庠生魏君標女燿
出次壽祖庠生娶恩貢生陳希夔女次顥祖聘舉人劉
嘉肖女俱煉出孫女六煉出者四長適太學生崔教男
士章次適舉人曾傳孔男庠生美皆先卒其二幼未許
聘耀出者一適歲貢生周文爍男世旦燗出者一適庠

生劉燠男廩生堪先卒史訓氏曰爲善于巳責報于大
此非仁人君子之心也然天亦未嘗爽焉如承庵先生
生平婞行閭黨儀之及出爲學博則模範諸生陶鎔後
進迨署篆令廣昌則又釐剔蠹弊甦息窮簷其功施及
物者彰彰若是而謂以曲謹終乎卓哉當此公豈期報
而後昆蒸蒸鬱起俱成譽髦而方伯君尤以善政馳聲
仕路海宇想望風采其建豎方殷未艾也公之志行亦
可謂存歿有寄後先輝映者矣天豈無意于其間哉不
佞數十年景慕之悰竟得藉此抒攄而且托以偕永是

宜銘銘曰居爲德而儀于鄉也出爲政而式于庠澤于
邦也靡勿臧也于以啟佑後人奕且煌也式穀踵繼膴
以長也適相當也鬱如者其堂也礪如者其藏也用垂
不朽而兆彭昌也永卽康也

勑贈山東兖州府鄒縣知縣省吾胡公墓誌銘

胡贈公謝世三十餘年吾師始手勒公之生平大槪授
簡小子訓俾志而銘之夫背於負劒辟咡之年欲撮憶
行事於一世之後吾師之追悼良苦余曷敢辭詞不以
信厥珉按狀公諱曾魯字以確號省吾南村其別號云
先系出句容徙高安元季移蜀之安岳後入廣漢家焉
曾祖宏者讀書談道宛如石隱風而介特不阿所著有
雲山淸樂遺稿見志
成祖時以賢良强起授長沙課使輒奏郡守不職狀人
訝奇節曾祖伋爲郡諸生以文學高等未仕曾伯祖倫
登成化丁未費宏榜進士歷戶工郎出守鄖陽以治狀
聞具在胡公井去思碑中時忤逆瑾解組歸迨瑾誅超
拜秦之藩叅未仕卒所遺有恒齋謙齋詩卷存於世祖
桐領戊子魁薦爲同年趙文肅公所推服未仕卒爾時

贈公尙幼母章氏督之嚴一時熊和蘗茹之况令人辛
惻公至性仁孝不好嬉戲而嗜學毋念以藐孤事孀母
不有振奮孰慰苦腸嘗舉昔人一日不讀書面目可憎
語言無味之句時醒心目然竟阨一第而行義動輒古
人族有求復地値者爭之急公徐諭云世之難得者兄
弟區區土田何有焉在原之誼易而鬩墻仁者弗爲也
因遺之錢穀地券并付之了不爲繫隣人蔑公孤侵垣
界內里人爲公家憤公恬如曰孤實多凉德不保尺寸
何人之尤里人服公度至婚喪急難力不勝舉者里中

時有之知之靡不補助然不欲布聞也有子罕氏不書不德之風焉工詩詞毋吟嘯冷然物外超有玄想公性秉不爲厓異人以是樂就如飲醇酒迄今月旦猶稱公有道氣云惜也俛首誦讀卒弗售舉吾師最晚公欣然曰老生復何求哉遂罷儒業不復理日侍母夫人課吾師讀耳母夫人疾公破家延醫朝夕匕餌間不解帶涕零與湯液日相和也篤哉公以俶儻任俠不問生事家漸落弗爲念毋哦先儒陋巷一生顏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兩言輒誨吾師曰士有志有節貧亦庸何傷且無

志不成一生人無節不成萬世人子未之前聞乎永矢勿諼可也公知異日高胡氏閥必吾師故日以几間緗袠指示曰老人姝無貲可詒汝惟此素業耳耕穫菑畬罔不食報余老矣即不見兒受祿朝家料兒以舌畊之獲享我墓門不爽也吾師果以萬曆丁未成進士初授兗州府鄒縣知縣奏滿贈公官階

帝命居歆巳擢兵部車駕司主事中于仇左遷京兆署尋擢留都司農郎吾師外和中毅遇事執持無縮朒闊歷深而升躋乃來

天寵滋至無疆之庥皆公意中事也惜公之未一見耳公生于正德丙子十一月十四日辰時卒于萬曆丙戌十一月二十三日亥時享年七十一歲葬祔祖兆之陽源壩是可銘銘曰至德瘞芳芳必張兮珠樹不叢植必隆兮先嚋未穫穫則穰穰兮君子單厚兮視盻蠁兮洛水溶溶兮抱牛封而流無窮兮

遥授太醫院吏目廼菴韓公暨配董孺人合葬墓誌銘

廼菴韓公淄之隱君子也其誼至高才諝至總吝而風

味復緯緯越人素封之業不遜古宣曲任氏而宣曲之德隅前史未有稱說公始且過之豈非東土一大賢豪間者邪余家敝廬距公家不半舍且累姻交締可儗朱陳公之昆季復與家大夫久爲旬朔之盟握手啣杯素心相暎有香山洛社之風焉天啟壬戌朱明八日聞公忽化去家大夫驚悼者久之曰以韓公之爲人應不朽惜吾老矣不能銘公墓耳一日嗣君灊灟兩兄弟手公狀過余長跽泣曰吾父生平知巳無如君家父子今太翁高年忞願養曷可以結撰勞也又吾父居恒毋向我

曹道太史氏弗置今歸乏有期矣願乞一言爲吾父不泯之藏不肖訓居㝠里中幾廢鉛槧獨念出里之言可謝也而何忍以謝公家之請因受簡焉按狀公諱道揚字伯明別號廼菴其先爲冀之棗强人迨國初諱景文者始從淄荆山之陽家焉歷傳至鎮爲公高祖以仁厚聞則麟趾發祥之自與鎮生泰廩于庠有聲娶于夏舉子六人業日昌公之大父瑡其六也以孫貴贈通議大夫山西按察使司按察使配袁贈太淑人有子四長即公父省祭官思文孝友儉勤累貲不啻巨萬樂施予族

黨仰給者不一姓喜博覽鄉國推重諸薦抻先生無不樂與友者初配徐繼配胡貳陳氏育公兄弟八人出太孺人者六公其仲也少聰慧有大志兩尊人器之稍長即備志養毋讀書一過輒了了然奪于徭役不竟儒嘗小試爲文無害雅不適旋罷去屏匿田間人鮮知公者弱冠即失怙公偕兄若弟致哀襄事一如禮事胡太孺人朝夕歡𨚗下色養備極亾何胡毋卒公哀毀致禮如葬太翁時比歲公役旁午伯氏素閑適不任事公率諸季力持之能聲大著里人每相目曰如仲氏未可以少年狎也時與諸父老談事動中肯綮率服公有大畧云公家食指日繁議析業公弟取其磽而瘠者諸弟亦各以次受產去無庸射覆爲也頃之諸弟復舉古人九世不析之義共相慫沮乞合爨公復聽之不厭再三即埴篪互鳴之和弗啻也居恒晉諸弟諭之曰吾先世代不乏儒假令子弟弗事詩書温飽無謂也因爲諸弟姪延師課讀胥達丙諸子弟彬彬以儒起家公之鼓率也歲乙丑董孺人卒公詔諸弟入室審視篋無長物惟敝衣舊器數事見公之閑家清一亦足證董孺人之約已

相厥家已徃者伯氏不事生產致中落公爲置晦食之代輸納伯氏卒有孫茂松愿可誨也公招之𨚗下令折節儉勤與僮僕共甘苦歲時課入不翅自茂松十指之營後數十年日殷富松子有聲茂才間公之兼成所貽也公從弟中丞惺菴豪于用晩歲出納不無失籌寖弗給時見於邑幾病公寬之曰吾素無它長惟善事樽節夫不節則嗟節則裕吾欲以吾裕釋汝嗟可乎因指萬斛授之無德色癸卯五弟經歷公卒公慟甚撫孤姪泞如子代持家政殫心力泞業日拓而居積日饒且見泞

成立爲開閫武臣始色喜曰庶幾足慰吾弟地下已往大翁所刱居行授文水令振菴公者今再授滯樓居日圮居者力不遑及且聽之公曰吾先人之廬也遂代爲完治且以紓滯急耳嘗讀晏子傳至毋之黨無不足於食者而心儀之故終公之身毋家之待公婚娶待公喪葬待公舉火而著錄者有如取挈罔不屬厥歲乙卯大祲人相食公傾廩庾贍之不給復出槖佐之一時賴公全活不止百千計里人素服公無細大悉詣公質成無後言咸曰吾淄之太丘也公旣歲拓晦然不惜直或難

之公曰無爲子孫輩媒怨耳縣官之追呼里有額公每先輸以寬乏者而一切徭役又惟任重曰我擇其輕重孰與肩故里人爭頌公義公喜作人如新城李君繼邑人袁君瓚各遊膠庠爲知名士且負笈從二君游者濟濟則公之左右之也生平無它嗜然雅好手談曰古人以此爲靜業且事此不墮疲廢而機加閑神加定詎惟猶賢乎已哉乃性樸素故所御無一事鮮華逞志者時邑大夫舉賓射禮躬爲造請公勉承一膺賓禮不再往曰吾安敢以韋布抗長吏且煩老人僕僕乎因之跡謝

城市益務簡靜乃至弔死問疾不廢早幼歲時祀先隴卽風雨無不躬親者公樂觀書尤愛二氏家言每挈儒義剖析而折衷之持議多奇中喜繕橋梁修浮屠爲德如不足曰我儒之仁人溥利與釋之開方便門道家所稱三千八百者寧有二乎則公之析理微已公不爲苟責馭臧獲率觭于恩間施鞭樸不至袒肉日聊示家法已耳每詔諸子姓諄諄誡之曰余六十年勤苦拮据以有此業一匕一縷願爾曹無忘所自蓋惜福歛福儉以爲實此老人所以貽爾曹也公素不試醫藥而吾尊生

如丁酉病戊申再病丁巳病幾革俱靜攝旬日旋起今年逾八袠起處語笑如疇昔不意公遽爲古人也逝之前數日公姪中丞公治具爲公壽猶與二三兄弟融融几席間肩輿往來弗倦聞留守姪汸將以公役取道里門未至公思甚一日過經歷公祠潛然淚下曰吾弟仙去久矣老人尚勞勞塵世何時羽化伴吾弟仙游快甚耶公竟無病但覺氣息稍弗續輒戒後事櫛沐衣冠端坐聯視徐瞑目以去未嘗若它老人支離委頓且刺刺屬子姓不休也可謂虛極靜篤吉人考終者已公卒于

天啟二年五月初八日卯時距生于嘉靖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子時得歲八十有二元配董孺人長山省祭官魯女先公四十七年卒至性淑愼事舅姑以孝聞遇妯娌輩雝雝和也秉內政無私藏人謂公孝友虛平固天性而董孺人匡助之力未可沒繼配甯孺人靖海令璇女勤約自將卽洴澼絖手龜足胝不言瘁撫諸子如屬毛男幣女奩之具一自孺人出諸子女戴之誦內德不衰也其貳曰廖先二十七年卒公憐其侍巾櫛惟謹得祔葬兩孺人之側諸嗣君卜吉于天啟三年　月

日厝公于祖兆之[redacted]方史氏訓曰賈太傅有言知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表儀者謂之師則朝廷官之公行誼淳備而智慧徐發足以周物而阜人區區研桑之計特公之餘緒耳乃嗣君所爲狀與余所聞且見者悉公之實錄如取福不欲盡爲德不少衰圮而不較譽有所試獨契李耳虛靜之旨以善葆其天年而動爲楷式卽源泉之智表儀之行無忝也乃公終其身肥遯淄水之曲遺榮自好以成其爲完人不聞于朝可沒沒于里乎況而世之隱德碩士不易名于國而私謚于鄉者往往有之余以公醇粹之性靈通之識霑滲之普偕謚公曰安惠公夫安和也徐徐也惠有慈愛灼炤二義舉以似公生平質之輿論庶幾其不爽與宜系以銘銘曰鳳山東下般水西環中有巉阿哲人生焉詩書詔世玄理安便大耑于巫小隱于田稷仁耨義不爲物先胡淪弗拯胡缺弗完卓履盟心冥結先天藹藹諸姬玉列珠旋樹之麗固發必騰騫炤耀井閭芳華連緜宛揖高風靳盡火傳曰安惠公永麗吉阡

待贈正宇史公暨配董太孺人合葬墓誌銘

余自束髮代父輩閒奉戶外屨則識史贈公已繼漸聞公之高義臆懷愛絕流品卽未嘗謁侍受公辟咡之詔而德隅之形已盎四座溢里閭早知爲介然一古君子也余家太恭人又嘗爲余言史母質任溫藹梱儀淳備必爲丹穴鳳天假俾余與嗣君同麗鄉書同成進士復聯翩入讀中秘書則史氏兩尊人余以伯父母視之且習知舊矣公沒十餘年母方逝余友侍御君將開穴共厝乞余爲銘余固當銘也按狀公諱朝佐字君輔別號正宇其先爲江右贛縣人祖宗賢于洪武間爲招集事

占軍籍調德州衛已調武定所棲跡戎行家乘未辯丑
渡江以來率單傳至太公明始生四子其三爲公父諱
松娶于馮有子二長朝臣次卽公相傳太公偉頎修髯
善騎射跅弛能酒喜從戎嘉靖倭虜之役毎荷戈赴之
日丈夫張矢四方自快何以家食爲年逾八十猶矍鑠
焉以所中宫衆軍寡朘削不支遂携家如長山已而赴
江右問軍莊族人相率冒民籍不任伍訟且久太母敫
殁與鄉若某仍携公返武定迨太公江右旋復如長山
之周村鎭家焉時公方十齡以所居近市卽小事什一

佐朝夕太公藉之無内顧憂章丘盧姓者賈于鎭一見
公奇之輒試以貲試輒售又董公亦以賈來自章丘萬
爰公遂游以婚而董太孺人歸矣公既内有托卽南游
吳越歲以爲嘗公爲人坦率不兢捷所易不問良楛奇
贏不自利不鶩先不避折閱且急人時江南大疫同舍
郎病諸賈畏之咸捐去公歔歎曰以彼奄奄者客二千
里視吾儕肉骨何忍棄之公日爲調食餌俟平始解纜
焉自是諸賈人皆服公仁人爭附之公不喜爲機械事
然居行歛出之節往往而中故毎一戒途諸賈人無遠

近皆儀之曰若長者天之所助我輩惟史翁是視烏庸
臆度爲自是公貲亦漸饒歸爲兩尊人壽兩尊人動色
喜輒撫勞公公出入無間者二十餘年一日渡湖值風
濤大作客艘多溺公同舟者恩操柁逆衝恐觸石不測
俄聞空中呼無逆風者再衆駴異釋柁任所之得蘆淺
俄而風息月上見何岸關壯繆祠在焉因市酒牢以賽
抵秣陵繪像歸終身奉之當脫險時思非藉神佑幾付
魚腹如倚閭何思起心動遂兼程歸而母氏病矣日事
醫禱罔效哀毀中撫膺自怨曰遊子歲捐親什七雖幸

獲依病母一訣乎而曠闕之憾抱痛何及垂白阿翁甚
再誤邪自是一意徵里中貴賤不復浮吳越間而朝夕
事太公及張繼母惟謹矣然性喜施傾囊弗恤故里中
婚葬徵輸之迫有求輒應戚屬待公舉火十餘室甚有
力不治一廬者爲程工庀材代之築卽麻縷酒舖裔瑣
之需各各給應歲洊饑糴者塡溢不計直咸如願去亦
不籍舊負往或以穀價湧曰難之息當倍公不謂然或
曰欲減直作福地乎公亦不謂然曰吾自有息而不息
不減而減之術蓋不任德而全活者衆後乙卯里中大

穢人因追訴公平糴之德不衰也鄰人某以官府持急
將逋而無餱申夜踰垣謁公公急呼嗣君執炬董太孺
人手挈二囊爲注粻具扶垣而上嗣君從旁擁送之公
喜曰是兒其有麥舟之思乎旦爲經紀其事秘所往有
董翁者孤二子扶杖詣門謝曰吾且作不祀鬼巳賴公
金罝妾獲二血種公之賜也因欵而詢之始憶其事太
母家被仇不支合室來食指數百公毅然館之日爲授
餐有司捕且急人爲公危曰匹夫慕義寧恤其他牽援
數歲竟脫之俾得間出白其冤葢公之急人靡所顧惜

類若此然坐是亦漸消落又所出不責償浸假一紙而
負金百鉄粟百斛者有之會嗣君補諸生乃敦師課讀
絕口子錢置田數畝强半供嗣君學尚不給而食貧益
甚嗣君稍稍舌畊佐之亦不給公泊如也公寡嗜少營
逾七旬頭顱如壯歲每興必戴星夜達丙始臥冬不就
溫日或徒步百里不杖不疲歲丙午嗣君落第歸公實
有深念乃陽爲解慰向董太孺人泣曰吾老矣兒即昂
首有日恐不及見葢念此不去懷而公之神亦若有所
絀焉不暘于昔巳一日蚤起之田受盜驚輒攖疾時嗣

君館他邑亟趣歸公病漸劇屬嗣君曰老人一世淸白
行且游地下無異慮惟亟取負我劵悉火之無涸兒目
亟核吾家逋來負人者罄償之兒勿念貧吾病中髣髴
見朱紫轓軒紛馳過從兒必不青衿自老也吾目瞑矣
語云徃者盡則能見來者公易簀時距嗣君入仕籍十
餘年而景光巳露葢有開必先穡隲豈偶然哉董太孺
人性慈愛喜勤勞公游吳越時徃輒經歲太孺人躬自
操作上奉二尊下酬姻戚不慫不匱姑馮素嚴靜太孺
人爲屏鷄犬辟臧獲咲語卽庖割之聲無令入姑耳迨

事張太母則日引兒女羅呼于前如侑食狀何喧宗兩
調卽古所稱賢婦善事未能也伯氏病痼時狂乏坎井
弗避太母憂甚太孺人百計防之亾蹶蘇則請侍太母
膳日爲嘗鍾氏姑窘于悍妾逆之歸備極供養姑難之
太孺人亦周至歷三十年如一日及姑歿其妾以喪落
亦來歸公謂是善淩吾姊者天方窘報尚哀而收之乎
太孺人曰否是亦撫一失所妾耳非撫淩吾姊者且育
其子如甥徃公好客雖家中落而日來欵戶者時滿座
太孺人每質衣脫簪珥爲供長夜執爨務令驩去無苦

容乃躬自椎布麼粗糠耳迨嗣君宦京邸頗時爲潔滫
瀡製香羅柔毳以進曰
天家祿養兒日以致老媪豈不歡茀茹蔬素服三澣媪
賦性乃爾殊不能易也適東里饑里人過者相屬太孺
人令嗣君爲各具粥具絮具資斧且戒曰爾父視什一
猶樂周人兒既食大官幸無厭來者纍纍也生惡聞鞭
笞或鄰人有之輒廢食家僮有過嗣君欲示懲每諭止
喜泲澼纂績之事至老不置嗣君謂木綿湧貴請已曰
績豈計息爲教勞耳嗣君解館擬授西臺因念且晚得

俞旨則東西南北惟所使恐絕裾八十老慈乎每乘間
語及終養太孺人固止之亟則怒曰爾以田家子受
朝廷作養秋毫未效遑顧其私太孺人神甚王謂可度
百歲不意起處稍異疇昔董六日遂僊僊逝㠯公生于
嘉靖辛卯七月朔日卒于萬曆丁未正月五日享年七
十有七太孺人生于嘉靖甲午二月二日卒于萬曆丁
巳七月五日享年八十有四丈夫子一即余年友永安
癸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擢授江西道監察御史娶青
城裁子華女繼娶鄭思順女女二長適齊東王積仁次

適趙文英孫男一杜聘太學生曲肫如女孫女二長適
生員聶煥次男雲昇次許聘李夢龍男雍熙卜戊午十
月六日合塟于河西之隴從公舊也史訓氏曰抑聞之
有背者寧甘心文繡土木而不能不德色于耰鋤況以
急人之故落吾家乎贈公化去後嗣君益迫方擬寒灰
與內子謀朝夕聞叩扉聲急爲啟見一人賁一氈一金
授嗣君曰小人昔有貸于太翁今自給持此聊示不忘
嗣君力却其人遺地去竟失誰氏非公施濟之多烏有
此公少未授章句能時時爲人闡發古今大義尤精麻

衣術多奇中手澤精客猶有存者嗣君偶搜得數葉謹
藏之與盧氏共息累歲不一籌籌則兩人兀對喁喁數
語而止葢居市而市心晝化故孚動乃爾余所稱介然
古君子非邪胡璧合玉連復有太孺人之如如邪是宜
銘銘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公也近市而韜麗㒳呂火
以鬱明水以湮行公也稿極而來者甫京不貳之老宜
祀于社嗣君既貴而國馨用奓淑媛同歸雙玉交㬙豐
碑長松永護幽扉

河間府通判少溪陳公墓誌銘

樂安陳公以隆慶庚午舉于鄉家大夫同籍雁行也歲
甲辰公有事吾長家大夫偶偵知即折簡爲南郡之酌
公肯來亦勉下榻招不肖三人出侍余代家大夫凌晨
再入侍見公衣三澣之羅兩褎緣背俱敝各以近似故
紩剪綴之而度甚嚴語語鞭人辟家大夫盥櫛未至也
公輒有不待曉炊之意比時已知公爲恭儉有隅緘退
不溢之君子已越十七年余授史秩得請歸省子舍李
太守元派偕陳氏兩世兄訪余里中兩兄手傳孝廉所
爲公狀畀余志之豈以余成進士區區薄銜足貢幽珉

哉亦以余及見公知公世載其味且以君子之行示余
廩存之備德考耳按狀公諱[redacted]字子獻少溪其別號也
家故中州有祖仲禮始徙樂安遷傳曰好問曰義中曰
珏曰隆曰誥至公凡七世誥即公父以公得稱贈君者
其七世中顯隱桑址之漸載在趙宮諭之志贈君茲不
複志贈君生四子芝藎蘊公其季也公生而穎異日誦
百千言丱歲從贈君游關中即往往奇露贈君嘗摘諸
經史要言手錄成帙以課公逆知公異日不爲俗儒爾
亾何贈君歿於秦公甫十三齡即哀毀扶櫬歸襄事如

禮旋奉崔太孺人命出北郭就外傳許公所日往復數
里弗爲瘁曰前人賁志中勞愛止此邪比補邑諸生輒
大有聲迨領鄉書公年三十有六一時名士如博之顧
公萊之董公相與頡頏且推公爲前茅已惜數困公車
鈌然一第歲己丑謁選授新城令新城爲畿南勞邑輪
蹄相望無虛晷供億綦疲公設法節約令驛役里胥日
鶩弗苦也征歛有額無錙銖浮入曰世或冇之而余耻
之鹺臺有猾胥黃姓者敢爲僞符徵郡邑贖鍰且千金
諸郡邑弗覺公獨覺一面馳告鹺使者尋踵而縛之鹺

使者擊節歎賞曰新城令眞神君也又一胥席直指威
排入公庭爭細事弗遜以邑令莫誰何耳公盡法庭辱
之以聞直指直指賢不庇胥仍敬公風力云邑多中貴
習于賂以怙其不可揣之勢令一入若轂則漁民打网
積狎爲抗公洞晰此直以廉隅蚤杜之里無橫璫之擾
都有包孝肅之譽稍閒即詰學宮延諸士精督之新士
蒸蒸起如王孝廉廷薦晉孝廉其愚皆公所成也隣邑
豪有力者耽新土之腴公聞而自矢曰守土之謂何渠
即虎而翼亾害也豪卒憚不敢圖一富民嘗抵罪乞輿

援爲解公按賓人刺于火竟如議治之至于鞫聽之異如中野殺八掩土去吏胥胥弗知公黙禱于神而朱兇出授首某某幽究覆盆有日公力出之其它建竪修葺惠而能衛者拮据不遺餘力坐是五載列薦剡十四得
奏最
錫恩命如例公曰是可借手以報先君子且從此歸矣頁之擢瀛海別駕駐楊村專理會通河務以公之循良卓举僅隨牒平格待公公即不擇官亦以受知之難不欲徃會銓郎某歸里道經安肅以借公楊村意語安肅

馮君曰陳新城此行得無鄙夷乎實爲漕輓之督難其人耳幸好語之則當路又若知公者公始勉就道督撫劉公更以編審事屬公留新旬日而戸口肅清迄今新民服其公云一時同事諸君子嘗次公治狀曰不撓權貴似汲長孺摘伏發奸似趙廣漢興賢敷化似蜀文翁其約已阜民即公儀休黄次公弗過也洵知公哉去之日百姓牽挽臥轍如失慈母相與尸祝之楊村亦屬孔道舟車貨財之區易涉膏潤公介泐益嚴本署兼攝廵鹽捕盜二事諸鹽商負貨不貲毎値查勘率多醵金錢

爲賂曰例如是然一欒嘗而弊蝟生矣公數承查委之役辭至再於所爲例秋毫不入也楊民故健訟吏善舞文任此土者大都優游退食即有所訊質不躬親惟轉相屬耳公毎自爲讞決務期允服以報大盜吳英等黨至百餘人横且日久公单車逼賊巢計擒之瀛海以寧
督河舒尚書疏其事
勑下部賜帑金予之紀錄瀛海三十餘屬徃往借之代庖而職司曠弗任公獨執掌河濱數委數固辭不赴制爲畚羅水犁等器具用以淘沙量沙諸瀕河屬邑以虚

文應者輒移檄責之不少貸儼然古行河使者然亦以督責之故致香河令妄生萋菲從言路親知微中之公浩然拂衣曰渠以吾之眷此雞肋邪狙豆思賢人康廓失羅者吾志決矣即上書棄官歸歸而篋中惟一
勑命及所蒐圖書數卷而已乙未秋抵里舍棲遲舊宇泊然無營見逐逐蕪爲富貴容者輒厭之日與二三素心寒士相徃來至則浮白茹淡稱引先喆遺事陶然共淬無旁及楊村時有俸金百兩未入也悉置不取部郎孫君遣役賫至會王邑令有甃城之議即以百金置甃

石延築亘百餘丈抑又賢于原思之弗受已春秋賓飲令每首延公公雅不欲數往堅請辭始得倘佯自遂也性至孝歲時伏臘必祀其先每祀必蠲潔含涕久之依依孺慕事諸兄族黨友愛甚摯敎兩嗣君嚴而慈兩嗣君能尺度奉之不少踰戚里有故雖皤白之年未嘗不躬往致情每途遇役進少年必下車相揖俛首至地居嘗几坐斗室舉稗官鈐甲種樹之書靡不精究絕請托慇輸納用爲閭里式客有厭澹薄者徐語公曰若家食酸齏乃爾往者中涓之餽楊商之羨緡胡不稍自開通

爲今日計乎公撫掌笑曰余腸素薄不受醲膴今不失故吾寒素足自老已復何求客大慙謝公賦性簡直然不爲崖異人以是憚而愛之久益信其長者生平不善病甲寅春鄉之諸士抻舉酒爲公八十壽公酬對夜分不倦歲杪十日方揖客客去忽嗜睡越數日悠然逝已書列福極曰攸好德考終命公之所歛多已公初娶邑處士蔡偉女蔡不祿再娶邑處士孫暘女居十有三年孫又不祿娶益都劉啟南女蔡得贈孺人劉封孺人胥稱賢配宜并志之公生于嘉靖乙未五月廿九日卒于萬曆甲寅十二月二十日享年八十兩嗣君長從憲邑庠生娶蔣永貴女次從期邑庠生娶庠生程鳴高女女四一適庠生張舜謨子希顏一適博興孝廉崔應鶴子庠生中璧一適邑庠生蔣永杰子奇鐏一適陝西布政壽光劉鶴峰庚子庠生維柟孫男三汝明聘張茂才聖詒女汝弼聘張茂才鳴周女從期出汝[illegible]聘張茂才聖化女從憲出孫女四一許聘茂才劉三揖子一許聘壽光隋不驕子一許聘蔣茂才國任子俱從憲出一出從期丁巳二月二十五日將葬公于祖壠之側余既質然

志之而爲之銘銘曰謂公仕邪遄反初服謂公隱邪譏南萁祝蒼巖凌霰風謖謖盤中鹽晶胸書簏朝杖之年能僕僕口無萍臬儀作肅鄉爲不貳社爲福生有嗣兮終有俶松楸日指太丘屋

勅封徐太宜人張母墓誌銘

張母徐太宜人者故地部郎松陽先生之配今地部郎張公仰松慈氏也余夙慕仰松孝行景煜士抻間歲巳未方遂荊識居頃之輒手余年友高侍御所爲太宜人狀長跽而泣曰人亦有母若汝元之母則依爲命服爲

師保介介孤子不至隕隧家聲而施有面目者先慈之以也奄穸片石死且不朽顧微惠於吾子夫語有之其事多味其言乃章余能以不文沒公家慈孝之卓乎乃受簡焉按狀徐爲膠萊右族世有隱德多聞士父桂母郝太宜人其仲女也太宜人孕有異徵生而敏慧不類庸孍時松陽先生早失儷聞太宜人淑甚遂委禽焉又徐公夙器松陽先生者許之甫十五齡歸于張事翁姑孝謹備至姑御子婦尚嚴毅惟太宜人靡不當姑意以勤儉佐松陽先生讀壬子魁東省丙辰成進士足致鮮

華乃太宜人益厲澹樸躬椎布俾松陽先生歷服官政有茹蘗飲冰之譽焉先生奉

勅榷稅九江病痰甚太宜人日夜視匕餌不遑卽枕一寐兼奉慰阿姑無少懈勞瘁累月形且鵠不爲罷也迨竣榷事還報

上命舟甫發會先生友人李廣文任皖城及瓜欲以家口附先生行左右齮之太宜人力白先生許之偕日善視其婦若子閱數千里不知其爲煩贅我謂坤道內畜無義施豈其然乎迨松陽先生中姤口改同州司馬時

亟指重先生才品偕之巡方更屬先生較士藝邸中齋素不給俯仰太宜人樽節度之不以儉于姑姑病暑致書促先生返署殫心力救藥竟不起太宜人佐先生扶櫬歸哀怛毀容道路感動抵舍爲丙寅春方延形家卜地襄事而先生遽病奄忽逝已時太宜人年三十有四卽以身殉數痛絕諸姻戚苦慰阻之曰姑柩未瘞是爾夫子闕事乖髫藐孤二女在襁夫子有靈不汝屬更誰屬邪古就義易保孤難若恝焉捐埶埶以徃孰與恤厥後以報夫子其義不尤大乎因强起拮据卒瘏諸先生

未了者先生宦槖僅周兩葬事罄已其先世遺產舉沃腴悉給前母子餘瘠田一區屬仰松君饘粥膏火資躬紡績伴仰松讀無間晦暝卽古人畫荻和熊殷苦弗翅也復日爲仰松延致師友不惜供有截髮剉薦之風焉仰松尋泳芹藻已而喪婦旋力完嫁二女各如儀一出自薄田及奩中舊物以辦乃經營鞅掌荼苦身心亦以極已必不令仰松君懈于業歲丙子仰松舉于鄉太宜人始爲色喜然不勝辛苦也越六年太宜人病胃危甚仰松君百計抹禳獲愈已有閒居奉母之念不事公

迨戊戌太宜人更勉之曰上云爾父報國恩未竟厥
爾得博一第効涓埃酬父志吾願畢巳豈爲老嫗升
斗計耶仰松如命往謁主爵者拜泌陽令以篤念太宜
人苦節擬上章　請旌于朝太宜人亟止之曰孀婦保
孤何異可聞但得見爾惠政日新清操日厲無忝爾父
素志異日者徼一命之加有餘榮矣仰松益奉官廩廩
尋奏最壬寅受
賜命封太宜人太宜人念大子未目擊黯淡者久之且
曰余老人抑又何願惟願爾恪共乃職無負　國恩可

耳仰松君尋遷京兆理官用母氏訓大著明允擢陪京
計部郎會太宜人隆沍目寒疾仰松君幡然請終養得
俞旨奉安輿東歸太宜人旋愈日引諸孫舞萊彩遶膝
下且十年所猶然服樸茹淡無異乖橐時乃廸惠之慈
日有加無巳名溢閭里何老而不倦也亦賢巳乙卯春
舊痾復作瀕危仰松君踸進藥盂覬再起太宜人曰我
得爲未亡人五十年奠爾大母葬爾父歸二女目視爾
宦成無過舉吾往從爾父于泉下晚巳久視何爲爾尚
益樹惇布義拓世澤而長焉是爾之所以報我也目遂
瞑不再計巳因歎曰昔人于女德亦繁稱巳大約不逾
曰靜曰貞曰惠有一于此而未至亦足淑聞若夫靜生
介貞生幹濟以相內响惠之思而生推肥擇瘠提挈扶
助之義則乾德也即須眉丈夫難之況母氏乎太宜人
胞胳醇粹而性有殊慈故其脉遠而昌而其所誕育者
有不忘顧復之哲嗣夫士人託言靡盬之急跡于將母
者不知其幾其踈下生事而補于墓門者亦容有之然
總之未有如簪紱不易日惟伺色侍箸佐旨甘而續飯
含者之爲遂初也以余所覩仰松君十年歸養則大宜

人之得天何厚而完也始億萬之一二也是可銘銘曰
膠西之濱有大珠焉淨水牟尼孕于嬋娟蚌胎螺月有
如象賢司徒之配復毓司徒後先炤曜世澤不孤解組
投簪戲彩弄雛世多祐母而鮮母娱列冎重茵何如護
扶雙玉隱斧嗣乃登朝幽宮之鈌爰問詞寮不繪不縟
令聞蕭蕭惟以永年視民不恌

鄉進士光奎胡公墓誌銘

歲巳未日炤令胡公於都門過邸舍道丁丑世誼具悉
昆弟子姓泫然久之則以惜六弟孝廉光奎之逝也尋

下拜以光奎誌銘請而未有狀越明年七月方遣使二千里持狀促余誌急襄竊事春令之誼生死不泯余重公之篤友于也諾使者揮汗筆之按狀公諱守訓别號光奎其先世山右忻州人　國初徙宣府閱六世至乃翁司馬公司馬公舉丈夫子五而出嘗安人者三長守謙即日炤令次守訥選貢生次孝廉公公生負異質蚤力學有雋聲從司馬公於廬得師李味石先生每占對奇甚鎮日危坐無旁睨時以千里駒稱之年十七赴小試學院杜石王公讀其卷擊節異之輒餼學宫入京闈

試是歲日炤公得雋公落第怏怏杜門枕藉典籍寔入理解每督學使者按部較士輒弁諸士與諸昆季朝夕切靡公獨抽意相發明昆季遜謝不及時大中丞新城王公加意宣人士爲延吳越佳士作賓席範之惟光奎公引淑獨深名益起師亦歎服乃數不售因舉前人澄志澄心之語揭座隅下鍵謝客思日玄筆月超絕每攜一篇必適上曼特令人索解不得公亦自言居恒達亟夜覺心竅凉血滴滴而下不可禁即著作與日俱奇亟不無李賀之思已然而風發泉涌不作長吉苦態直指

湯質齋覽其秇大驚曰天才警敏淵思秀拔即南土多士未易遘者不意邊徼毓茲奇士如子何慮一第哉乃遲回至壬子復罹喪子之悽悲歌慷慨無意爲文而闈中之技忽如天風吹噫渾不經思遂爲本房王文水公所舉置高等放榜前數日乃兄日炤公讀寄卷口占志喜云一代人龍應瑞國幾年秀頴已蜚囊蚤務之巳諸昆季謂公才博大軒爽飄飄凌雲其于禮闈更無留行竟不第無落第歸愈大淬杜門却掃攻苦甚日炤公數引杯酒勞之曰吾弟高人乃與時爭利鈍邪公意激弗

下繼之以泣知不可奪也丙辰春公偶與兄云觀吳相國丙午以先有司三語命題則此番首題必屬惠而不費五句兄笑曰有是哉已而果奇中闈中之秇精絕高華然亦置弗錄曰命也河清幾時能不於悒自是每于詩歌雜著中寄發其牢騷不平之氣隻字痛心次年春倏暫游胄監瀕發之夕齒絕出血斗許抵昌平血衂復斗許强入都覓禪室靜攝月餘漸和歸亡何偶痰發竟不治奄忽去巳惜哉公性内剛外和寡言笑每朋儕譚坐能出片言衆爲屈服耽古籍手一編寢食幾廢所著

有四書講義毛詩說要及所稱茲堂稿天契草篤志草非然集等諸刻行于世大都公為文秀韻儁標不為飣飣語而奇思逸韻咄卒而來詩則近體古風並臻佳境字則篆隸行楷各得其趣且天性孝友而怡諧情好不廢匡正或彈射文秕頗酷乃樽酒相對歡如也視孀姊庶弟尤閔惻綜其事如已事居鄉重禮讓卽井里小兒無敢媟嫚獨遹者至御下則寬然弗苛也篤交誼嚴取予居恒自矢曰士之廉隅水之防也有其潰之安所不決乃獨喜佐人急圖司共遷官負藏金不得行公為稱貸卒代償之其諸生死婚葬多所周卹貰逋勿問一時

沒而券出者若干人殆翩翩文藻之士而行誼醇摯者乎公生于隆慶壬申閏二月二十日卒於萬曆丁巳四月二十一日得歲四十有六配陳氏京營參將陳國保女子六人擇可郡廩生娶守備姜萬女繼娶坐營魏臣女遊擊周官女先公卒達可郡庠生娶潘士奇茂才女九哥殤敬可聘參將王國誠女鵬哥服哥及一女俱幼孫女一卜以四十八年　月　日葬新阡之吉壤史訓氏曰公之先司馬乃余家丁丑年譜之伯父也伯父落落仕路不盡展拓宜昌厥後今厥後自昌特悼公之文錦璀璨尺幅加短未為國華而蚤遊碧落耳乃異才篤行炤曜人間者垂四十餘年曷可沒是宜銘銘曰玉也洵良山之藏何必盡綴為琮璜海有明珠號夜光何必擁出歸上方君已脫韻聞家邦鵷鸞有雛將翺翔沃焦轉釜流何長衷罔遺憾何存亾聊將片石銘幽堂

壽州知州繩白李公墓誌銘

按狀李公諱邦濆字元泒別號繩白其先為直隸棗強縣人九世祖二翁徙居長白山下遂入長山版籍家焉

二翁生政政生得甫得甫生文秀文秀生贈都御史廣徙居邑之北街廣生贈都御史宗明宗明生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士翱是為長白先生生沂州儒學訓導廷茂廷茂生五丈夫子公其伯氏也公生而穎敏甫度舞象卽補博士弟子員旋餼學宮年二十有二中山東省試六十三名以困公車一日念親老弗贍薪水遂謁選天官主爵者首拔之授直隸鳳陽府壽州知州壽瀕河河淮每交梗虞薄　祖陵河使者所委有司率以故事應公承委設法濬築賞罰率作猷蚤竣役常疏敘

欽賜金幣勞之歲大旱虔禱輙應久雨淝水爲灾城幾
沒公復虔禱獲無恙學宮久圮公捐俸金甃新之自爲
文勒石建石梁八公山下民利涉兩役州人頌爲數十
年所未有重課士首拔劉君繼吳旋鄉薦己未登甲第
爲余分較禮闈所取士劉君向余頌公治壽狀甚悉曰
李師賢守也以不善媚人卒蒙萋斐去壽汔今思之惜
之又所誦開水田殲惡黨清徭役調收受之法種種與
革未易僕數與嗣君持狀什七符合匪虛已公形癯如
修竹神甚王性坦質與物無兢喜奕及一切戲局既致

政日招三二知己手譚陸博棊夜晝不倦每日家有露
葵脫粟單殽提釀足遲客自娛銷摩歲月足矣安所得
不貲之藏效豪華爲也恥言人過每相晤或酌奕稍罷
輙舉一二小說及前人格言戚里懿美之聞驩然解頤
而已他弗置齒頰暇日捘長白先生遺稿彙爲數卷付
梨棗俾余引其端又新先生之祠于孝水西葢闢繹煥
然祖德聿新知務哉邑城久傾幾夷會濬人張令君繕
完之長人士各捐貲徃築尺寸尋丈如其力公獸任更
易北門乾向迎水曲葢形家忌直突而貴蓄藏公識得

此法遂改觀輿情快之晚年漸辟叢置林圃于邑之西
南三里皆偕友人徃猶夷焉且諭諸嗣君曰此吾之菟
裘也公吉壤卒卜于斯公素不善病偶染痢疾乏良醫
陰邪久滯疏導弗克竟不起無戚踈遐邇臨況咸失聲
惜哉公生于嘉靖乙卯三月二十五日子時卒于天啟
癸亥八月十九日辰時享年六十有九育九男長爾梅
庠生娶邑庠生耿希堯女繼娶鄒平賈官女爾棟庠生
娶胙城知縣宋汝牧女遼氏出爾桂廩生娶高苑鴻臚
寺序班張燧女爾柟庠生娶處州府推官王化遠女繼

室任出爾櫄庠生娶鄒平兵馬指揮孫楨女繼室陳出
爾楀未約婚爾榕約聘不佞鴻訓少女側室張出爾榫
聘淄川高覺女爾栩聘工部員外郎安曦女側室馬出
女四一字貢生石一樺子永王一字庠生王裦子咸五
一字工部員外郎安曦子德脩一字庠生吳嘉言子元
復孫男十人煜聘恩貢生吳嘉瑞男庠生脩珂女烱未
聘熐聘庠生王化孚女烒炫俱未聘棟出熯娶庠生王
從明女琰聘庠生王垓女桂出炌聘新城太學生畢聯
翼女柟出炆聘廩生宋肇脩女焯未聘櫄出孫女三一

字省祭官鄧艮才子景明一字文縣知縣張大有男庠生鳳毛子士樸棟出一字庠生沈畿翰子延祿柟出曾吉于天啟四年甲子十二月二十二日合三宜人厝于公自卜之新阡余述而誌之如左可無銘銘曰世率于僞而公處情世率于澆而公處厚世率于厓異漫浪而公處恬恪浩然閑邑不受縶清勁復似質篙立繩其祖武岳斯集蘭茁玉挺咸負笈何必大耋期頤及逍遥日日陽和襲七十欲倍百四十隹城之固匪金石白山籠水來相葺

勑封胡孺人劉氏墓誌銘

孺人劉氏吾師肖山胡先生之元配也客歲孺人從師於京兆署遘疾以卒師慟甚爲文述閫德甚備而以窀穸之銘屬門下士鴻訓曷敢辭竊惟内嫩莫具乎詩諸如采蘩薄澣纚纚言之而大指迺在樛木樂只惠而逮下則螽麟之祥應焉今以孺人劵之何有合有不合也按孺人故善化令劉公女劉公有至行爲鄉人士所欽重孺人幼而警敏長而端莊既嬪吾師事太孺人以孝謹聞兩尊人歿罄奩貲襄大事益務拮据以供燈火師遊葴乃相與委宅於兄詣村莊親農畝且耕且讀甘之如飴即歲儉食貧不爲動庚子師領鄉薦孺人念兩尊人不及見爲追慟不釋酸感行路丁未師成進士令於兗之鄒有古循良聲則孺人恪事中襄實與有力焉滿考妥拜令　封孺人捧　恩綸益追慕先太孺人恨不共堂榮被於邑久之其孝思大抵如師擢桂時也孺人向艱嗣初師計偕時有子而殤哭之傷神迨春明捷至稍自寬解而中如柴棘終不怡及師以司馬郎中銓沙之口挂吏議歸蜀孺人勸師建祖坊立祠堂以稱繩武

之義已益修先贈公墳墓欲培水風以開脩育先是師有二妾皆未有子又私令人一徃錦江一徃綿左擇宜子者以進師補京兆署孺人攜庶妾以從歲凡六月齋日焚香籲天祈嗣常念得一子可下報姑氏然竟無就館者計先後所產不下十餘孕皆不育以此哀傷中結積有歲時不可藥而孺人已矣嗟乎孺人弟爲師門宗祐事大竭血髓以死豈不痛哉聞孺人屬纊之日師哭諸侍姬皆哭各失聲嗟乎若彼宵征實命不猶得無怨足矣非孺人盛德何以致此於諸姬耶孺人生隆慶庚

午十一月初十日卒萬曆戊午七月二十八日享生四
十有九丹施素輀迢迢萬里歸而殯于蜀之堂將以其
月某日望新兆而藏焉敬拜手爲之銘銘曰歆與劉母
作師良輔　綸封自天用酬辛苦孝思無斁克勤與儉
内德時有不足具陳淑美周南維母克配樛木之仁在
閫以内振振公子於焉取斯彼蒼不德胡爾靳之母心
孔傷積疾以隕悠悠九原若有餘閔師有明德其後必
昌環拜兹土樂之未央貞珉不毁是爲吉壤

安母劉太孺人墓誌銘

余里安太孺人者蘇州府司理曦之母余季女祖姑也
太孺人淑閨充里閈里中無不知安氏有賢母足爲梱
摹不翅區區婉約内德無非無儀已者曷遄歸也丁巳
夏司理君手持母狀揖余而言曰不孝曦將以冬仲襄
先慈事匪君誰當志母鴻訓附在葭莩且習母賢即不
揆狂斐敢不受簡從事按狀太孺人劉姓處士劉公儉
季女也其家世居長山東南黄家莊夙稱士族一時泳
芹藻薦鄉書者後先相望盛矣已漸凋落寖微甚父處
士暨劉母叚皆太孺人拮据劬之處士遺二子太孺人

撫[illegible]共儿太孺人病且革屬封公曰劉氏煢煢兩孤倚
我爲命其壯者古家業爲置室幸無忘少者吾目瞑已
太孺人年十五即歸封公事姑韓太母執婦事惟謹越
三歲太母叚事太翁愈益周至寒燠鮮澼必躬親調之
又封公什九役公家戸外朝夕温凊皆太孺人代之倍
飭也太孺人性儉素不事華奓居嘗椎布操作螂粗糲
寸帛尺縷必組紝成之諸傔奴有狠藉粒米者必嚴勑
無貸歲丙戌大饑里中不舉火若而人日有乞告即捐
糜相餉不厭數數瀆也封公之從昆中有相訟者幾累

歲彼訟者有母貧困無依太孺人惜之曰彼子實獍母
亦何仇吾不忍坐視彼嫗之餒死閭中媿吾宗堂也其
衣食之彼嫗即日來就食何顏之厚太孺人復時時爲
温語款解之曰若輩即不能平吾屬無與也嫗其相安
夫居恒見褊衷丈夫每於睚眦之家欲舉一室而傾焉
乃太孺人之德度曷綦厚且恢也抑又丈夫之所難已
邑庠生王葵陽舊約婚太孺人長女亾何王生失怙恃
太孺人收育之不數年安女未歸而逝乃太孺人愛王
生不第弗割也而且有加焉因别爲授室且命司理君

與弟㽞並課之庚子春將首補博士弟子員葵陽與焉
太孺人爲加喜且悽然念今昔不置司理兄弟自入塾
受學以來太孺人每課之夜讀曰吾以紡績伴兒曹幸
無倦庶不負此灶膏耳比長就外傳毋脫簪珥餉之歲
丁未司理君成進士太孺人廪戒之曰毋滌志毋侈觀
兒其兢兢咸虛以迓來者戊申出治雲中去家二千里
太孺人聞塞上風煙苦有軫色卽衝寒偕往比入署司
理君戒庖人日進甘脆輒攺容屛去曰爾嗛嗛俸錢幾
何且以易吾藿糲腸弗甘也謹毋再閱數月司理君以

持正不阿忤直指使者頃之直指陰請平司理君堅以
病歸尋墨中久臥里門人亦云仕路小躓而太孺人視
之恬如也歸而督家務視昔更勤蚩時與封公行偕六
旬曰吾衰巳不復任巾櫛請置媵吾以餘力爲兒孫日
計米鹽足巳然愈與封公相視如賓禮有德耀伯鸞之
風焉癸丑司理君之任蘇州太孺人俱既視事衙舍廳
事距甚邇毋朴一人決一獄必於退食問之曰某某服
辜不爾初授刑官之日吾聞鄉之長老者曰善爲司理
者求出不善爲司理者求入安氏之門且加大在此行

矣語亦云何爾從按使者鞫訊槩槩幸念之人言司理
君蘇政卓犖一時內訓詎可湮者吳地卑溼自北地來
宦卒病之又踰年李署居多弗利司理君姊相安且久
一日家人言夜有祟亾何司理之王孺人尋病殁復殤
女家人益駭思太孺人抱嬰孫時聆呱呱如蹈厓谷兼
以不習土氣亟謀歸司理君亦安車聽之而太孺人之
精神巳强半銷蘇署中乃於歸之歲八月遂仙仙逝巳
距生嘉靖三十五年四月二日卒於萬曆四十三年八
月三日壽六十有丈夫子三昉後太孺人逾年之二月

卒娶庠生石珽女繼娶庠生朱甘雨女次曦卽司理君
娶邑人孟維淮女繼娶淄川大理寺丞王曉女繼娶邑
人范崇孝女曙邑庠生蚤卒娶邑人徐子純女女三一
蚤卒卽字增廣生王葵陽者一適庠生尙讃子就問一
適邑人石應詔子體泰孫男七啟脩增廣生娶太學生
聶燦女曦出鴻脩庠生娶邑人劉孟脉女衍脩娶禮部
儒士李夢鸞女俱昉出嘉脩卽鴻訓壻淑脩聘山西按
察司副使淄川王孟震女德脩聘指揮曲汪如女麟脩
聘舉人徐日升女俱曦出女孫五昉出者三一適庠生

王美玉子冉豐一適庠生沈廷翰子延祜一字举人李
恂子□嬡出者一許聘新城廪生王象明子與長壻
出者一適淄川庠生王孟謙子尊生曾孫三穀聘淄川
庠生王廣生女玢未聘俱鴻㕙出璲未聘衍㕙出史訓
氏曰余覽太孺人之始卒曁其子姓之蘭茁而琳植也
因歎母氏之于家世何鉅也安母自綰襁執壺以來細
之漿酒脯飩以至交儆式穀食指小星之蕺宗黨部民
之祝是宜福祿長康躬被嬋爰之錫何舟藏之速邪然
至行一日格神秖行百年不能發柔荑况匪促邪佇見

食母之報者未艾也是宜銘銘曰士族不芳芳于嫁珥
麟乃趾夫子不仕仕于離裘服乃紫于公之門業乃爾
母德隋之如層累片石豐碑云不死

邑增廣生王萬川公曁配邊孺人合葬墓誌銘

吾長之東郭王氏士族也仕族也亦世載其樸茂儉恪
之德而永昌厥後之族也天啟壬戌王氏有將期頤之
壽母諸士抻方儗選言崇酒徃爲慶而忽有西池之招
鶴馭揺揺去不返已族黨惜之母之嗣君性至孝業已

頁十

天子之廷應麗仕籍日且久乃篤念將毋不問除日戚
里毋有爲嗣君勸駕者曰古人一日之養不以貴倨易
何有乎鷄肋而忍絕裾要之所樂不存焉惟日爲母氏
祝鳩杖視匕箸于于北堂百年無恙莫貴于斯孝哉郎
昔人所稱白華南陔之彥不摯于此母逝不數旬嗣君
輒蚤營窀事一日手兩尊人狀過余長跽而泣曰先君
棄不肖五十四禩矣維時不肖孤甫九歲且不知何以
藏吾父而安得有共藏不朽者今雙璧且共瘞謹詢之
長者得先君生平大都并阿母淑狀可附在家乘者勒

其梗概乞太史氏一言泉壤之光訓斬焉纕墨中毫楮
俱廢第念貞珉之詞亦慘漠寘淡之致何嫌于有言因
受簡焉按狀公諱邦教字牖民萬川其別號也始祖宜
爲元忠顯較尉戰徐中山王以力屈沒王事稽之表墓
者云名將賢相代不乏人宣後以易登明經選自平湖
丞杲始杲生淳遵化知縣淳生叔珪以明經授山陽縣
佐履任堇三月輒賦歸來其生平高義載在誌中叔珪
有丈夫子四伯邦治邑庠生叔丁卯舉人邦禮季邦禁
禮部儒士公其仲也公洎伯叔同籍博士弟子公蚤慧

才咏芹藻試督學即占高等補增廣生山陽公喜曰孫
胥肯肆力伊吾不以尺寸自封何難遠到乃間以家政
問公而不及課叔子之専一公亦尋以家自任兼事鉛
槧不無勞且瘁矣叔氏業日進旋領東省鄉書亦公之
裨益居多也一時士之負笈從叔氏者甚衆會上大夫
檄叔氏業會城尋上公車諸門下士雅不欲散去謂有
公可升皐比日有授公悉心督誨辨難往復每達夜分
不厭諸士領風旨罔不心折且習公之化雨春風視叔
氏加恬曰有明道伊川二先生之別云亾何公移居別

曈强半問農事又嗣君既入小學胥公親授句讀解字
義巳知嗣君異日將拓世業而光大之不第紹厥箕裘
巳也公病瘧歷久不愈竟以此捐舘舍時嗣君方十一
歲煢煢子母相依爲命匪邉孺人栢舟自誓才節兩茂
烏有今日哉嗣是營公葬事董家務課嗣君讀治女奩
辦嗣君婚娶雖叔氏種種佐之而母孺人之咀辛茹苦
亦甚矣孺人自于歸以來饘緼脫粟之外毫不引以自
奉其事舅姑則備極旨甘即𩕳洗羹苍無日不躬親得
當者介妯娌諧甚逮下寬和即有過未嘗小扶庭無詈

音敬老恤迫分甘推食之事無日無之孺人之天姓然
也歲戊寅嗣君補博士弟子員母意猶抒辛巳嗣君始
試督學并多士食餼時太翁尚在曰此爾母推食之報
也是歲堂上姑病孺人左右倍謹姑卒哀毀踰節有伯
氏子化遠與嗣君同受業于叔氏孺人并力食之一視
同育八載如一日伯氏嘗謂遠曰吾子異日移孝母者
孝叔母遠以萬曆壬午領鄉薦其事孺人果如伯氏言
內姪邉庭肅庭襄侄化逵孺人胥命嗣君授之經兼授
餐均期有成丁亥山陽公卒孺人拮据大事一稱叔氏

議女卒遺八歲甥爲之鞠育授室諸戚屬待孺人舉火
者未易更僕數迨孫脩茂入邑庠脩升入胄監母喜日
昌熾各加勸勉乙巳張令君如庠議以母節達直指直
指旌之歲給粟示崇諸明府及官於斯者時額其廬卒
凜矣氷霜不二可風諸士大夫壽母之詞大都羨孺人
母子節孝足表里閭不獨母之多歷年所已者狀有之
曰母年逾九十崇獎于薦抻見嫩于當路蓬茅輝映依
希諸綸善哉可謂好德知足奉母知榮者巳孺人竟無
病一日忽不語遂考終焉何歛福之備也公卒于隆慶

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距生嘉靖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得年三十有七孺人卒于天啟二年四月初九日距生嘉靖十一年九月初十日得年九十有一男惟嗣君一人應萬曆三十六年歲貢尚未仕宜系以銘銘曰德必有抵祚必有啟公也裒衣大袑而譚義經而未獻于墀母也飲氷被霰而代燕翼而未及于綍短于結褵之車長于玄伷之室孕爲曾閔賢者出階有蘭玉文且質前人未蠹紛緗帙含淳固分應茂實雙珠之藏完且密誰其誌者史氏筆

承務郎四川布政使司經歷司經歷華鉉王公墓誌銘

天啟壬戌冬仲鄒之王生履恪持乃翁經歷公狀過余里長跽乞銘余距先恭人大故董逾小祥愉麋鶺礪之佩久解于懸敢夷柔翰而繇之詞乎然既附姻婭與公生平頗悉且壙側之言以質實稱不朽無庸藻繢不佞居憂之人亦何嫌爲夜臺友人一次生平綴家世邪遂不果辭按狀公諱廷薦字簡明別號華鉉其先瑯琊之裔世居青城鎮堌碣在焉七世祖貴徙家鄒平

成廟時仕爲大同府同知加銜布政司參議六世祖琭有隱德五世祖晟爲博士諸生其曾祖黃山公誥以明經教諭鄢陵祖復菴公陽亦博士弟子員以子貴累封奉政大夫南京湖廣清吏司郎中進四品服公父諱之士號少菴登隆慶戊辰進士歷官直隸河間府知府配韓恭人舉丈夫子三長直隸大名府滑縣訓導廷對次納級指揮廷奏公其季也時太翁筮仕潁州守公甫生繈擢南地部郎適淄川韓約菴公官同部有女未字遂委禽焉公生而穎秀類端氣和自童時即馴雅如老成

人太翁特鍾愛之每携之宦邸歷守南北四郡罔不從郡事冗劇太翁問有不暢于懷以公在左右輒燕笑爲嘗又南土卑溼太翁數病瘧母韓恭人病胃脘公朝夕奉侍兩尊人實賴焉壬辰太翁歸自河間旋與韓恭人相繼奴公痛幼失怙侍哀毁溢節癸巳襄事如禮甲午孫太恭人卒公痛太翁先逝不獲躬治太恭人喪因偕兩兄加意窀事罔弗致里人賢之乙未公遊成均戊戌仲氏入貲爲濟南衛指揮時練習戎伍伯氏下帷墳典甚兩兄不遑內顧家務悉付公公家子姓婚嫁之費甲

于臯門且授室多而臧獲林立則食指如蝟聚口成嚣
虀之艮不易公不辭勞怨者二十年如茹荼蓼心知其
苦而人未必以爲踶也戊申如例加布政使司經歷巳
酉伯氏念昆季共食頗煩料理議析業作三鬮請太翁
靈座下以次探取公所得二區稍遠而瘠曠而多廢人
或難之公獨謂一椽一隴先人之澤方凜凜世守之未
能既脆何嫌也况授之大人實式靈之抑又何言于是
葺屋糞田拮据聿新而貲用微詘公性雅宜幽賞喜種
花植卉爲向暮自娛計今栢成圍竹成林花逕蘭畦繡

錯相望悉公手澤也歲乙卯二東大饑易子析骸所在
見告公家庾就匱括貲轉輸數百里佐之然時出以拯
活戚里若而人無德色丁巳謁選銓部授四川布政使
司經歷以道遠不欲往况入蜀乎頃之復念叱馭蠶叢
夫非人臣與苟可爲官家効一命何畏焉然匪多資斧
不可達强半稱貸而槖中再詘矣既就道間關萬里風
霜飽歷幸未病既履任成都署多清暇琴書自樂泊如
也方岳陳公雅重之已而逆直指于中江山溪嶮巇不
勝勞瘁因歎曰隻身天末纖趨迎人恩不喜秋風蓴鱸

能無勃然季鷹之想矧薄田敝廬何以易五斗胡不歸
杜門課孺子乃羈此邪因决計返卒未遂日於邑不快
而疾漸作巳蜀歲例貢
上用錦箋二物該司所職每差出僚儕紛起圖之時方
岳知公清慎足辦此獨以畀公公辭之再四上大夫愈
重公聽之會一邑視篆者缺太守以丞呈兩臺不可復
委公公辭弗往其廉靜自好大都爾爾亾何請以病歸
日怏怏痾且積方岳陳公時餽藥餌餽食品存問無虛
晷竟不起惜哉幸陳公爲置百金之棺扶格賻贈護輀

安返梓里厝于堂亦散秩之不易得于上大夫者伯子
擬急營葬事以格于形家言汔今甫舉非漫也嗟嗟以
余所聞華鉉公之爲人大都孝友質直坦率無機事恭
而有容事兩兄惟謹伯兄素率子弟甚嚴公事之如父
終其身無迕語仲氏性寬和喜讌樂湖山別墅之間壺
觴唫嘯追隨不少舍去雅有塤篪之和恤孫氏孤子課
成立撫其氏孫女厚治奩嫁之大祲之歲棄小兒於道
者無筭公收十餘全活之今無恙居恒供白衣大士梓
潼帝君甚虔舍利浮圖之建捐貲相佐不勝指數花月

之久時時拈佳句尙留里耳公之入蜀也余舉酒餞送
曾紓歸之日當爲余道劍閣二峭終南太乙之奇雲褒
詩奚爲余解脫而不虞其齋志掩秀溘焉長往也豈不
悲哉公生于隆慶四年十一月初六日寅時卒于萬曆
四十六年五月二十日未時得年四十有九子二長卽
履恪府庠生娶寧國府經歷孫栻女次履端聘邑舉人
孫擴女女一卽余次男孔和所聘者孫男一承甲孫女
一俱履恪出茲卜天啓三年三月六日葬公于城東之
新阡坐壬面丙蓋長白一脉之吉壤也是宜銘銘曰士

以不失德爲令名以能遠游爲豪舉公不蹶其家聲疇
匪用譽人以隴蜀爲畏道而叱馭以往豈窮鄉老誇槁
項蓬艾者流哉一遨一遊胡生不浮樂胥斯丘

承事郎副兵馬指揮黍寰王公墓誌銘

黍寰王公歿而掩于堂者十五春秋已以子孤且幼不
任大故需成立始議舉比歲壬戌廼延堪輿卜幽宅選
吉于天啟改元之三年癸亥季春十六日舉焉其子庠
生肇京先期徵誌于余泣而請曰吾父歷久不歸黃壚
以孺子稚耳今孤業授室入黌序加弁者數年一日不
葬吾父父魂未安弗安則弗化弗化則弗靈是我子姓
自稱其花蔭而不知務也況姑丈每以斯舉誨孤孤不
敏敢不祗承今父且坳矣寵側之銘以累姑丈謂吾父
生平知已無如姑丈者得史氏一言死且不朽再下拜
又何忍辭夫誌以狀勒肇京所爲狀寥寥何馮焉無已
請述余聞可乎公諱席正字子輿黍寰其別號也世居
長山縣之巽方十五里張家莊始祖彥禮生希道希道
生璟璟生孝任靈璧縣主簿有子六人公父諱東江號
及泉其五也以庠生例入太學未仕卒生公一人公生

而慧既讀書咏芹藻數年始入貲授副兵馬指揮公爲
人骯髒多義氣能急人居恒樂與余語亦喜余之鄙署
無多訾好不利人之有情致迂散不爲市心雅與公契
合余猶憶其言曰吾儕家室稍温宜慕義而輕利古人
不以鍾庾傷烈士之心不以阿堵忘葛藟之芘不以黃
金携芝蘭之友其所觴重有在非苟爲脫擲而巳也故
公之宗人友生待公以舉火終賦婚嫁喪葬者恃有之
未可更僕數既爲貲郎諸一時群膠庠狎譣游者不無
畛域相視成跡潤公必歲時置酒相招情益洽或忽逅

必揖入雅歌投壺呼盧陸博率移日弗厭容有語涉譃
浪恢諧乍出刺人聽聞曲謹之士視鼻而歛足者亦無
不色變然徐知公無它且以徵狎也益歡坐是戚里謂
公有舌病無心病亦公之大都也公自輕肥然喜談清
事暇日每品較前人圖畫摩挲古冉客有抗塵容高自
封殖者公不謂是溪山之屐罔不追隨一日置酒白家
疃之水濱邀我二三兄弟逮袂踏歌參差沙汀間舉網
得魚卽支釜河曲掬白水烹活鮮數頭醯梅之味不入
淯滴諸傖父方詡謂腥不可嘗稍焉魚熟命酒就釜間

共盡之無遺羨又共訝奇絕謂入口生平未曾有者公
大喜長嘯數聲響薄林渚不啻孫登之蘇門也豪哉王
生恐白疃水樹回岸中至今有餘音耳歲乙巳丙午間
公任北城兵馬適
神廟倦勤百吏廢法之時而輦轂下尤甚諸恃勢怙寵
抗儆而撓法者無日無之然亦無不比于司城者廼內
豎戚畹輩此庇甲彼芘乙日玩弄司城者于股掌莫可
誰何公獨抗執不阿一閹宦嬖人杖下將鞫聽其姪以
數千金請解公峻謝不受竟伏法司禮較尉某倚勢斂

請託曾不一徇時秋霪都城民舍塌壞無筭公捐俸錢
擇本坊貧甚者補葺如干椽迄今有尸祝之者又侍御
某授意公追奪某玉帶代爲羅織公堅不聽侍御怒坐
它故論公不法復唆使豪瑺將凌公公遂抽簪拂衷歸
區區下吏不屈權貴如此豈效齷齪輩殺人媚人者之
所爲哉時公以未舉子置側室黃氏歸逾年卽誕肇京
甫三歲公轍口授書一二過卽能誦之今列在青衿以
行誼舉高等學使者賀公大加優詡夫肇京翩翩佳致
慧而有韻誠能力學弗惰好行其德將公所未竟何不

可酬異日者易司城之門而式廓增之胥公之寬大正
直不爲機械所留也公亦可以瞑巳公生于嘉靖四十
年七月二十五日卒于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日
得年四十有九娶邑庠生石棟女早卒繼娶章丘元城
縣丞高應玘女子一卽肇京邑庠生娶余仲弟國子生
鴻範女有女二一適邳州吏目沈希孔子庠生如芳石
氏出一許字淄川文水縣知縣韓卿揚男庠生溥子茂
周孫女一許字工部精膳清吏司員外郎安曦男庠生
啓侑子今距太翁冢數武而得吉阡爲公之藏且長發

之祥矣是爲銘銘曰公既儒矣不逢年未爲不姱修也
公既仕矣不逢人未爲不樹聲也磊磊落落亭素封曾
微計倪之智營都有口碑里耳公有子有子邁良弓松
楸欲茂籠葱東宜爾子孫將蕟生余銘公兮綏厥衷

故遼東督糧通判前　誥授奉訓大夫涿州知州

左公墓誌銘

余以萬曆戊子入省試偶與萊陽左季子舍相比聞季
子讀書之聲洪若鳴鐘細如哸鶴巳知比舍郎非疇伍
人詢之知爲左季子乃季子與余出入相望亦以余之

行視足坐覩臭從攜無姣麗日劉伯子必端人因交相
投刺漸以盞七相拉談文論世多白眼罕所許可計莫
逆於心者且三十余年巳
今上改元辛酉余以使事海外返九死之餘復居憂情
毣如土偶不辯六書忽季子冢君懋穎跋涉千里爲公
問誌余且泣且辭辭以病辭以居憂弗獲曰阿嚴居嘗
以先生爲生平知巳弟一人又先生橐筆承明金馬之
廬片言存錄足不朽且封樹矣微先生孰令吾父不沒
沒邪因愴然頷之按狀公諱之似字用孚別號崑樓世
家東海爲萊陽右族其先贈公[redacted]生五丈夫子長侍
御之宜次乙酉孝廉之有次公胥出董宜人一胞出繼
母劉者爲武舉生之武府經歷之注公蚤孤而慧夙練
習世務喜誦讀目涉不遺旣廩膠庠毎試必先人公偉
榦雄姿善譚說聲動四座對知巳酒無不擊節雅歌雜
以詼浪足破岑寂而連朋袂人兢親之乃慷慨任俠能
急人不爲齷齪細態里中益推服謂左生當大受詎久
儕諸生中者萬曆癸卯以禮經薦東省維時贈公病且
篤公兄侍御君以抗言迕指謝事歸里門仲氏孝廉公

甫掃舘舍冉盛之族不無氣色稍異賴公一舉而舊閥
聿新公性孝友諸父昆弟之譽不遜閔騫公車凡四上
不第癸丑謁選銓曹授京兆之涿州守葢冢卿旣偉其
丰儀之魁奇而才華復爾方爲涿求人遂明以涿俾公
糊名之牘不待其詞之畢也旣涖事則亟罷諸秕政如
除損頭裁班軍清徭役去羨金數事涿當都門孔道之
會輪蹄如織始無昏曉日可千計卽巧爲應恐罪抗而
阻則靡而傷困且不支公爲置大車百有二十毎車可
抵夫若騎數十倍總之持符至涿者强半裁抑嵗省不

萬計涿務龎雜毎視事案牘山積公剖決如流水即
食寢可廢而事無塵閣余丙辰戊午兩過涿鹿公欵余
數日整暇自如即對客批答毎雜以詼諧無俗吏容居
四年薦牘凡二十上多首列治行爲畿輔最奏績
神宗朝賜錫命爲奉訓大夫兩尊人如其秩旦夕且内
擢乃忽挂吏議以不能俛仰諸貴人也公飄然拂衣歸
會中丞汪靜峰公知公才可裨　國事又東方政急求
如公之敏給幹濟不可得爲可罷去旋揭於　朝主爵
者亦憾言事者之不實一如中丞議授以經歷職銜令

公泛粟海上以餉遼士因界国中菽得千石載之行用
佐軍芻乘風破浪公且以敗着爲壯游矣遼人德之經
畧以　聞公悉心餉事盡核諸侵漁弋獵者還之軍士
每及期給散未嘗括餘自入士飽馬騰無脫巾之虞公
之力也時遼方缺人公才足兼攝經畧熊公及諸監軍
咸倚重公既治餉復令治兵弁撫民其旁午拮据之狀
已三倍於涿况復烽火　傳即躍馬負劍戎服登陴又
遼城修守畚鍤轒轀釘板火馬之屬胥與公耽具焉會
瀋陽給賞忽　賊突至公分視北城賊黎明直入衆認
爲我兵兆意幸公望而知之驚呼賊至者三旋以一礮
潰去爾時匪公在則瀋陽之陷不待辛酉之三月巳公
既改授别駕當事者謂不足酬勞勩方議復前秩用偕
不次之遷忽一日甫擬趨謁熊公尙坐廳事理戎務疾
遽作瘖逝有頃監軍偕諸府佐奔至相視巳溘然逝巳
惜哉一時共事諸君皝章云兵以十三萬於公果腹馬
以八萬計於公待秣槊以百萬芻以千萬計於公轉轂
下至米鹽瑣屑一絲一鏝於公取裁所謂百憂感其心
萬事勞其形生非金石雖欲不死不可得矣公之實錄

也距生於嘉靖四十一年十月初三日亥時卒於泰昌
元年十一月初十日戌時配趙氏封宜人趙菉之昭族
也有丈夫子五長即懋頴成山衛廩生娶進士陳憲女
孫出廩生詡者次懋勳太學生娶右僉都御史孫旬女
孫出廩生鳴玘者懋廉娶别駕王納諫女孫出儒士在
澤者懋桂娶知州封戶部主事朱兆祥女俱出趙宜人
懋立幼未聘側室蔡出女三一適運使趙垌孫遊擊將
軍以欽子大嵩衛增生爾汲趙出一適庠生梁天𪊨一
字太學劉博文子□俱側室宋出孫男八人珝聘諸

生姜瀉里女懋穎出珙聘諸生孫如子女一聘廪生呂
九圍女餘未聘孫女四一字擬工部主事浦延祜子[illegible]
[illegible]懋穎出餘未字史氏訓曰公之治涿長君所爲狀與
余之聞見如左卽賢且才不過一勞守耳公之於遼則
有可以試生平而未竟者余所重惜也公有定遠之虎
頭岳峙電目善騎射自爲諸生卽喜談壯猷偉略不需
需毛錐帖括令揄闒之外再假歲月竚見策奇暨駿不
負挾持何奪之速也豈去涿之壘塊未消以一身付颶
濤夜烽間不無鑠而盡邪乃視後之輕肥塞上遼潰而

逃與河西之未見　而抱頭以竄者不當有死事之䘏
邪或在東方者定之後邪天啟二年某月某日葬公于
其處是可銘銘曰貌頎頎而如山兮才迅決以如川劢
斷䂨而截犀兮理繁蝟而恬然棄五馬兮擁樓船泛海
濤兮伺狠煙唱料量兮舞龍淵人所弛兮公所肩丈夫
七尺各有便旣艱歷兮安永年膴膴東萊卜原田滄桑
之閱惟神仙藏卜石兮築牛眠海雲覆兮誇澄鮮人間
空自濡蝸涎

四素山房集卷之十六　終

四素山房集卷之十七

濟南劉鴻訓青岳著

行狀

資德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可

泉宋公行狀

萬曆戊午季秋五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可泉宋公
卒于官總憲禮臣次第聞于　朝
上震悼贈太子少保予祭予塟如令甲其孤開春將襄
大事壽祿筆志而銘之匍匐數百里以狀屬余余惟公
與家大人夙深蘭臭余[illegible]旨奉顏色每追念生平方

悅結于衷敢以不文辭按履歷公諱仕字原學其先邯
鄲人元末避地平原家焉曾王父錫工部營繕所丞王
父台懷慶府知事父以方[illegible]趙藩引禮累贈中憲大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母楊氏累贈恭人公生有異徵十
三從懷慶公肄業邸中讀易一閱卽了大指太守朱公
見而奇之延與子同社者二載歲較士太守令就試督
學使者奇之曰中州安得此異才冠多士如宋生者比
[illegible][illegible]試督學復第一入邑庠商遷副負人倫鑒見公文
[illegible]哲之日平原靈氣鍾于兹矣辛酉領鄉書辛未成進

士先是出闈中旋里道傍得一銅章篆辛未進士四字藏之袖中是科果登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木令巨璫馮保方貴家深州族人憑藉暴於州人怨次骨聊睨莫敢誰何公以法繩之始歛迹已而調遵化遵化近邊鎮轅門供億頗煩凋稱疲困爲從裁節且清租徭侵蠹新學宮賑士習民居怗懞而不知微呼士靡然嚮風而爭自濯勵丁丑徵入爲御史以外艱歸號痛幾絕服闋赴京官奉
命按蜀蜀戚史恣睢執而置諸理守帥郭成介倚以白簡彈去之蜀出于財賦下櫽履畝務底于平鹽政尤爲

民患以窮非歲賠課九千奇金叢寶請蠲
上報可永寧宣撫奢效忠死弟進忠烝其婦世統婦擁其子業以利進忠事聞公檄之曰子繼父未聞妻繼夫况失身于夫之弟安得闚利于夫之子世統懼曰宋公寸管嚴于百萬雄師矣壬午大比士較閱號稱得人楊太史用修遺文散落檄所司搜輯較訂得八十一卷爲刻于官已而按東吳所興革十二事如釐空役置懸票立循環嚴那移慎刑獄戒凌虐罪囚禁[illegible]贓以全無辜懲騷擾以飭糧運罪火化以敦澆俗皆鑿鑿石畫吳中至今放行焉丙戌監南宮試京畿副卷晉順天府丞奉
命臨視大工兩賜金幣晉大理左右卿讞獄平恕民稱不冤陞都察院僉都御史拜畿南巡撫甫受事即畫徼政整飭將吏若長令淫刑以逞也橫歛多羨也盛旗吹厨傳以媚使客也嘗平倉積粟不以實也水利不修災傷不省也竊礦利以釀亂也武弁以貲得官而朘下也兵伍之以遊食冒餉也尺籍不滿也戰馬不蕃也悉論如律唯是三輔吏治無敢敗群者時災祲數見方 請蠲請賑適 潞藩之國民驚擾竄匿公酌往例授以調

度事辦而官無濫費内璫儳公宿望一遵約束莫敢肆鴟張南宮張進士庚以疑誤致妻死妻家具狀 上聞
下兩臺理當事依違者久之公叅以情法竟直其事以廵閱勞晉俸一級賜金幣考三載績移左僉都御史旋晉副都御史廵撫應天道府長吏于尨茸不職以總揆里婭人莫當其鋒公立疏斥之比轉南大理寺卿斥者銜夙憤多方相中卽託疾乞歸見覘聿消已而輿論亦大明矣里居二十餘載以兩臺疏薦洊至起南京刑部侍郎履任疏四事曰蠲恤當議曰權政當革曰貪墨惡

政當滿曰虩臣岸獄當原忠猷直氣都人士壯之國子
生周逢泰爲仇家誣搆幾落籍察其寃出之仍令應秋
試卽掇巍科周以是旦夕尸祝公丙辰入　賀過里將
營菟裘而終焉就家晉今官疏辭奉　旨卿猷望素隆
留臺重任特兹簡畀宜遵旨赴任供職戊午始勉之官
首疏大僚缺乏代攝三部拮据盡瘁心血爲枯大抵請
上補大僚與言官也不報復兩疏乞休俱奉　温旨慰
留不允辭卽於是年秋仲病脾減匕箸僕從請家報不
應意以乃嗣方有事文場恐不終試耳越月竟不起比

其孤奔至丁尚書羅侍郎陳總憲巳經紀其喪矣嗟嗟
傷哉公坦衷無他腸臨事侃侃不阿公爲江陵所取士
向江陵柄政時群情如鶩公足不濡其門頗銜之然而
骨鯁之性弗顧也戚大將軍貴顯時高視不欲爲儒臣
下獨敬憚公東吳三相故里口最難調公屹然中立相
自交譽公公性躭書史凈窻明几手一編自少至老如
一日嘗築縡幕園于郊秫松植竹疏沼種魚日與趙廉
憲霍侍御高明府賦詩于中爲樂所著有存笥集縡幕
園稿傳于世公之里居也杜門却掃不與人世事事苟
不平未始不勃勃于懷東省薦饑邑尹劉公思誠字民
不啻襁褓卒中讒幾不免公爲白上大夫竟直尹令祀
于鄉則公持論之力也嘗苦旱民不能二餔復有貢馬
粟米之役逋逃殆盡因向當事者白狀當事者爲設法
撫恤之民始安井里如故甲辰疫死者枕藉滹量公捐
地置義塚人以爲掩骼之仁亦若是耳邑黌宮如青烏
家言宜於其後建高峯公捐五十緡謀諸縉紳爲築樓
數丈嗣是甲第蟬聯人文宣朗胥公賜也邑關廂湫窪
雨至卽病涉捐貲營橋梁往來頌之事繼母孝朝夕匪

懈均屬毛事兩叔敬恭猶嚴父壻邢　蚤孤視猶子董
廷策父歿孑立無資公以[redacted]誼撫之與子列以中表女
姪張妻之今補諸生宋如春卽其人也楊恭人女侄許
字張懋勳張貧至不能具羔鴈公出泉帛爲成禮韓某
業師子劉某座師子于某同年子各各家漸落每出槖
中裝遺之時有無不爲厭邑廣文趙炘倦遊貧不能歸
公廉知備賑其家姻友邢孝廉訃偕病疫爲理醫藥愈
廼巳或以疫易染人告叱去之公之務爲德如此比沒
也里人若佮若疑悲號震地旅櫬旣至走迎輻輳于路

公生嘉靖戊戌九月二十三日距卒享年八十有一配王氏　誥封恭人繼張氏俱先卒公舉子輙不育以仲弟膾之仲子嗣卽請狀孤諸生開春今奉　恩子廕者開春甫產公命側室王鞠哺屢有奇疾護之備至孤今談之猶泣數十行下比長娶任氏生員光訥女繼娶董氏臨邑生員池光女女五一適刑部郎中張敬男生員基王恭人出一適臨邑舉人邢王道男太學生固側室孫出一適舉人趙時和男生員見辰側室姚出一適臨邑行太僕寺少卿邢侗男生員王桓一適陵縣御史康

丕揚男涵俱側室王出孫男一尚幼董出孫女一許字舉人孫似古男克繼任出嗣君招形家卜新兆于東郊距邑五里許天之所開必佳城也史氏鴻訓曰嗟夫公通籍四十八年里居參半澹於仕進卽古人難之清白之操終始不渝俸入外家無餘貲里之兒童走卒皆能知宋公名誦公德歎公守正而甘苦余向墨守章句跼蹐山隱不與間戶外事家大夫浮沉仕路三十餘年耿所契惟公之相慕相信不以屈伸二家大夫亦時道公生平大都余竊聆一二歲丙辰公自留都入　賀余得執通家誼數晉謁見公身不滿七尺龐眉浩氣卽之藹如然耿介昭晳不墮世格屹然疇昔聞望不以老而衰也頃之余以請告先出春明未遑叩公行事茲亦祗從嗣君所列得公梗槩終落落如晨星曷足悉公則拾遺補漏惟先宿賜且將借鴻筆而抒軸之區區勒狀附以不朽獨爲宋氏家乘增重巳邪

累封恭人先妣孟氏行狀

天啓改元之七月壬子吾母孟恭人以天年卒于家卒之日爲不肖鴻訓歸自朝鮮之十三日不肖實夏杪之

聊入里門也自海上得家大夫手書知母病僕三至云且瘥以寬我及入拜榻下則骨柴弁而目離迷握手大呌聲不屬不肖雖草疏乞　寬假報　使命不遑它及然猶時詣榻前剖瓜七粒視神氣益損我母亦憐不肖之勞苦般念強進數口神色日益僮婢日報茹噉有加不虞其一朝奪也母生平大有可述儗徐徐問長年者考外祖家世又從家大夫宦邳數十年不肖以居守未從迨不肖癸丑成進士歷九載晨昏曠缺淑問懿德强半弗習卽欲謁諸名碩乞一二表志藉不朽有待也無

柰抅抅形家言以竃事吉期迫甚酉則利戌否亥亦如
之又不肖異哉之魂未招海上之驚餓奄然未一滋息
也匍匐重趼貰不克任因草勒一狀附在家乘俟異日
不肖儻有起色不即塡溝壑尚當備拾以請按外祖諱
文燦世居長山之太和里卽余里也舍相距堇七十武
其人慷慨多英氣洞識事機喜急人甚于巳私邑大夫
時呼張憲及外祖二人至公庭曰汝兩人俠而信人不
畏縣官之三尺而取直于汝兩人之一言巳復件至戚
王姓者薄游于秦之延安王死外祖因代攝其事且數

月上大夫義之旋客死于秦家大夫初仕晉歲遣築塞
卒偵其墳券始負骸骨歸葬里中家大夫毎爲兒輩言
汝外祖有古王孟郭翁伯之風汝母慧有力善知人可
與圖大不屑屑兢尺寸課絲縷而較銖兩則汝外祖之
以也我母生數歲不易許字里有彭姓者將約婚從祖
孟七太翁陰諾之外祖微聞卽厲聲叱曰薰蕕鸞梟殊
藏異曰吾女當貴何慮乎好逑之後期誰爲主彭氏盟
者立巳之亡何吾家徃徵名外祖喜甚曰進理之兆二
姓夙叶且閔余大母高太安人霜帷之妻曰當蚤歸吾

女伴劉氏節姑外祖母李孺人果以吾母蚤歸家大夫
時母甫十三歲爲嘉靖庚申吾母性至孝事大母跬步
不離大母亦以女撫之不類婦與姑也繼曾大母張有
季祖父母在我母爲異室孫婦可無問母必時其寒煖
茵被之歲有加衆服其敬老之篤云喜任事更嫻女紅
隆寒長夏時時以刺繡組紃誨伯父四女子曰丘嫂任
井臼吾爲嫂治奩嫁四女無慮奩次苐具然未嘗不時
分伯母井臼勞家大夫自諸生至爲孝廉藉甚于鄉鄉
之譽髦多負笈門墻者歲束脡可數十金悉恣伯父取

給秋毫不入室歷十餘年母與家大夫兩安之筲無新
裁不恤也伯父數罝庶不無囂爭母從中委調得無大
戾晚歲相視每誦及輒泣感余家數世清貧家大夫領
鄉薦又數年堇茅屋十餘椽瘠土不百畮迨丁丑食祿
天家始漸搆廳事一二樓居子姪輩既各有室不共藏
又不能兩爲壯麗而後析處柰之何我母力勸家大夫
田惟腴屋惟高完悉以遜伯父但受東垣陋地乃孟氏
之冢纍纍在力不能蚤爲移而營一畝之宮家大夫卜
度夫決母罔爲意然竟如母言伯父母没齒稱吾母賢

事未可更僕數家大夫爲令爲諫官爲南北曹郎爲監司者四性執法介特不阿毋時伺顏色頌佛偈一二語寬平之浮沉仕路且四十年我母微言婉色匡助居多家大夫每晝晤一客暮必述其懿美或語貌行持未强人意吾母輒按所述聲響評其人之始卒休咎不爽毫髮如冢宰某給事某孝廉某尤奇中出人意表芝醴根源亦容有之則又我外祖豪舉洞識之以也不肖兄弟三人東西南北延師友十餘輩母加意供給食飲必選擇不豐美不以致肆舍諸師友每別去咸泣下聲謝戶

外且傳頌佐緇衣之好無如劉母者我大母苦節歷兩壬子自戊寅吾父遣安車迎入晉之汾陽閱三十五年一旨一甘惟母氏藉迨庚戌大母年且九十老病浸尋不離茵褥者三載藥餌匕筋接膝親嘗視喘息每數夜不一寐目赤背痛不爲疲卽櫛盥廁牏之細不以假人家大夫時秉手稱謝曰賢哉安人爾能篤于姑若此可逭余戾庭闈之光我母純孝天植骨力修頹方期壽享不減大母何胃脘宿痾百作百愈不爲害從我父于瀘問關萬里土兵之變抱驚怵不去懷與疾北歸足皮脫

數寸老醫不辨症幾煩戒後事會止安穩驛漸瘳幸抵室且願養二十年目不孝成進士讀中秘書授編修頃以

皇考御極普天龔慶晉封恭人

今上登 寶錄凡在班行 允錫後休又不肖訓東藩之役夷氛海颶咼翅九死乃竟不死而獲返子舍斯夕視色笑尚意未艾豈知一眩竟不起邪痛哉擗踊旻呼抑又何及距生于嘉靖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亥時卒于天啟元年七月十三日巳時得年七十有四育不

肖男三人長卽不肖鴻訓登萬曆四十一年進士觀都察院政改翰林院庶吉士丙辰授編修庚申

欽賜一品服充正使官賫 詔勑往諭朝鮮國娶通政使曲遷喬女卒贈孺人繼娶太學生王東漢女封孺人次鴻範績學不第以廩列補國子生娶衛府審理邊臣女卒繼娶廩生曲遷中女次鴻釆邑增廣生娶衛藩儀賓聶三樂女育女一適山西文水知縣淄川韓卿揚子庠生溥孫男四出鴻訓者二長孔中聘淄川縣舉人韓源女次孔和聘四川布政使司經歷鄒平王庭薦女鴻

範出者二長孔修娶浙江巡撫淄川高舉女次孔大未
聘孫女十一人長適翰林院撿討新城王象節子廪生
與亮卒次適保定巡撫淄川韓浚子庠生茂槐次適兵
馬副指揮王席正子庠生肇京次適鴻臚寺署丞新城
王象壯子輿一俱範出訓者五一適禮部儀制司主事
新城王象晉男庠生與朋一適太學生淄川韓潛子茂
椶一適青豐縣知縣淄川王祚永子序一適工部營繕
司主事安巘子嘉肩一未許字采出者二一許字納級
指揮曲汪如子倬[redacted]一許字薊州道兵備副使淄川高

捷子塋秋是歲十二月初六日歸葬祖兆之巽方不數
武從母命不改卜也不肖既草狀已復思孰不爲子而
無母氏聖善之譽乃吾母淑聞芳華充于里閈再被
天藻詎云沒沒惟是執婦道六十年尺寸不踰業已膺
吾父榮享不肖所微大官之餼玉粒金錢每歲數走蒼
頭遣送不乏乃居恒身無尺帛卽布素率取兒女澣敝
之餘百納千紩聊以卒歲藜藿之盤以佐脫粟簋無一
錢之蓄卽有入悉以時六親之舉火而葢臧獲之無衣
事無細大有家大夫及不肖兄弟商畧移咨未定者每

庀誠劃然豈非須眉丈夫之所難哉古女史所載慧而
賢溫而有執者不肖未敢稱引綴筆端弁以俟名碩大
君子異日之如椽耳謹先付梨棗用待貞珉云

先考妣行畧

天啟甲子獻歲孤鴻訓勉從府君指再入春明不彌三
閱月遽聞府君大故麻衣成卽　陛辭犯暑南奔食寢
留亂水火弗中理堇不死歸哭府君于堂則又自孤舞
象以來所歷府君鄉國屯亨堅白獨往之狀觸在手澤
一縣一週涕淚不自禁目益眩悠忽如有失故蚤圖所

以紀府君不能也蓋惟不及訣故痛淫痛淫則追思不
就列況孤病不能思乎弟輩若三二老友從旁爲孤稱
說柰聵聵何然已奉形家言歸壙有筮又都門一二大
老儼然臨況木主徵有叩請不見鄙夷將何持而往乃
杜郤亟理槳餌再閱月始有惺存勉勒畧自多挂漏然
爲瑣爲溢爲不嘗皆匪人子之眞愛其親者且以罔賜
言之君子孤則何敢謹按府君諱　字惟衡初號靜
所蔵丙戌忽夢一人語府君曰公性自靜胡不以頃陽
易之覺而喜遂更號頃陽云我始祖善與徙自寧津卜

長山南二十里太和莊家焉善與生謙謙生夅夅生達達生元元生壐是爲府君曾祖恪勤樸茂鄉有孟翁者以不貳稱之生伯能大有隱德齒且黃耇一日忽昏仆如病風狀而非也家人環捄不迨旹甦輒起曰適玄帝盛幡幢來招我云爾善人素無别號今以古玄命汝異哉性簡重耽讀竺乾柱下書喜蔬食一帛衣可二十年語步不爽寸尺厥後子姓中人品享受率以得古玄祖之多少爲程生余大父天賜叔大父天爵大父用府君恩命贈承德郎刑部河南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人

父潔行孝友樹德施義詒後人食報無窮及大母高太安人苦節淑特之事載在王大司馬志中不覆述大父生二人長伯氏一桂次府君甫十一歲大父蚤病逝劇旹招高太安人指伯氏曰是兒不類儒我生不克業儒而尚慕儒業指府君曰屬之讀務竟成無廢我逝知若當用詩書耀吾家也大母竟如大父彌留言延師教府君歲加供督加嚴家惟捐瘠數畮牛二角與隣人斜逆耒耜爲發孤辛歲計值朱明五日當禮西席國所胥卯擇一牛之碩好者易五金强半入西席始郎安里人心折大母高識府君學日殖爲文深入不襲它人吻喜誦古文詞嘉靖壬戌補弟子員第一人旹府君年二十有一是歲邑大夫季試士輒省府君旋餼學宫毎試多弁諸士乃徒步携書簏往赴較其嘗也一車一蹇不假于人曰安余素家貧無書屋寒冬促搆數椽伐新木掘生土爲築不旬日茅覆成即下榻其中燎木削柹爐之餘爲燠上木溼液滴瀝如雨衣籍染黚竟日夜讀弗顧而手龜足浮腫如瘤矣庚午中山東省試第七人辛未落第歸遂泰漢迄有宋名篇亡慮數百旹言言成誦

甲戌再不售復取六經披韋什膾炙足稱宏搆者又數百篇既畢誦令門人執簡默覆不爽隻字丙子入冑監大司成裁愚齋先生特器重擢弁成均士曰如某某琳瑯端雅才品並佳恐海內士不多得明年丁丑舉進士復第七人旹闈中擬元數日竟以北卷抑爲義經第二人屬金庭朱先生所拔先生出語府君曰公之不爲第一人匪主試者意實某遜謝之過也然制舉之言一出巳藉甚秇林紙貴長安矣乃府君不務誇詡倣篇視之今歷五十年尚可懸國門質詞壇也本年六月授職之

高平令昔江陵秉國務久任府君歷二考撫字勤勞境內日殷阜邑有豪右赫奕噬鄉人如虎而搏擊背鬭者府君廉其僕之首惡閙諸直指得遣戍土人稍安枕而畿抑之囹已不可抹矣逾六年子惠沁人腹去之日士民攀號乃竟畏豪勢不敢爲府君立尸祝焉越二十餘年豪燄既灰諸父老宿儒惓惓然追歎而爲之祠立石紀徃事如昨又逾年一孝廉始爲府君言之六載苦心久如逝水顧安所得何武去後之思邪可爲泫然已卯壬午分較晉闈得士凡十人兩省元俱屬府君拔又所得

士先後服官政率循卓有異聞如今少司空白君之爲選郎以執持削籍周君一梧之治蘇門以擊强禦迕貴人解任去其它駿偉表背與府君同一質直骨力者十且六七是亦聲氣之求而蘭畹之同風也癸未行取巳考注北吏垣一府佐解銀入都門銜晉令昔所要不滿志投揭權要立易南吏科給事中府君不爲動越旬日府佐以侵尅解銀下北部獄諸薦抻以爲訛誣循良之報吁亦偶然耳入留垣疏凡十餘上其最著如故相餘黨棼淆執黒白如鬨府君出定國是一疏劃然掊擊以正直忠厚諸君子爲標

皇祖赫然震怒欲如疏中所指盡加斥治賴政府力解而　明旨有切責姑饒之語翌日舉朝入謝過益未出掖門而斷斷衡之者矣不令府君有尺寸前趾矣仕路三黜此實基之亡何陞隴右道僉事涖任不周歲剔蠹扇粃部䚡大利耗如秦州舊輸西鎮飼芻不數千束費浮千餘金秦大病徃治兵于秦者詎不以爭未得也府大司馬李公次溪撫三秦府君列是役累民狀如毒痛剝身書凡三上李公勉從之許歲輸銀七十餘兩而止

允文到日秦軍民少長男婦無不歡而泣泣而歌頌者不啻賜租復家之詔下山東也丙戌大計以知縣降閑散且離秦城中數千家悲號震天地即日諸軍民于西城玉泉山負土搆木爲府君建生祠二區盍軍民各一今屹然與李白祠並峙且奉　自國初二百餘年治兵使者不啻百易未聞尸祝一人而有之自府君始可詢也至誠子惠神于感人政不必久于秦耳里居四載日奉高大母七箸課三孤讀不問生產破緗素數千卷毋一卷卒業輒摘錄示我曹今絢然篋中不啻珠縈玉儲也

庚寅補茂山衛知事之任不數日卽告歸叅知馮仰芹先生强府君一游塞上縱觀居庸紫荆之勝諸將吏迓迎饋遺悉謝絕歸矣辛卯陞稷山縣知縣治稷二年一如筮仕時無遷容漫不事事態稷人戴之壬辰陞南駕部主事自稷旋里懸橐示兒輩曰爾試簡西來行李曾有稷之一錢不見輩喜謂府君曰吾父視劉寵且異矣癸巳春之南駕部專理船政艅艎如鱗集夫匠萬指新故舩造料理龎雜于中衙胥旗甲之弊柢不可問府君蚤夜殫精力注爲船政要覽一編規條程量纖細必列

下至木削釘頭無不綜覈如陶長沙者乃撥運有期回空有禁令貢璫衛舟不得如昔濫役而積猾見年亦無所售其借口遭風盜鬻敝舟之奸後十年孫月峯公來總留樞得要覽一刻玩之擊節歎服因寓書朱金庭相國云如此眞才今何在任何官胡不及時大用豈知磨蝎守命巳浮沉泰地將賦歸來矣甲午播酋跳梁黔蜀騷動

顯皇帝遣南少司馬邢公徃圖之邢與周大司馬鳳重府君特疏請贊畫其事旹　廷議剿勘互爭府君冐雪取夷陵道抵重慶偵知酋情事矢曰楊應龍穴中鬭鼠耳何遽以兵遂抗議主勘邢公韙之卽屬府君與藍田張公偕諸道府深入偈酋巢之安穩驛勘焉酋至謬爲稽顙實擁惡苗數萬俾酋妾田氏嚴陣以伺旹同事者數酋罪聲色過厲酋雖匍匐階下怒形頰耻幾不測府君神氣閒定徐呼酋名曰爾先世恪守忠順爾何鷙驁至此彼賓之五司七姓日供爾刀俎不足爾罪尚可貰乎弟　皇恩寬大念爾有從征微勞姑貸爾爾乃不能貸秦民邪於鑠王師何難蕩爾一鳥巢也爾自度之夫

寥寥坦夷數言爲酋開示罪福耳酋遽感泣叩頭流血獻旹惡十二人入贖銀四萬兩仍留愛子可棟爲質勘局以完是役也遣重臣宿將且觀之兵不足折酋之氣府君從容譚笑令悍酋弭耳旹二千石王君在旁謂酋曰你劉祖爺說的是酋始服非府君一人之功誰之功也然府君耻自伐不冀人知人亦無知之者假令後之鎮蜀者稍有戎索或不至耗　官家金錢數百萬慱荒徼尺幅致水藺狐兎之悲兵連旣結詒西南數十年之憂迄今不可收拾也乙未陞刑部河南清吏司員外郎

是冬敘勘播功奉　旨查有相應郎中員缺推補賞銀二十兩會倭奴侵朝鮮東鄙弗靖南省臺疏薦邊才首推府君太宰採輿論以職方正郎請值
神廟靜攝啟事什九中留厥後始知李大將軍如松竊弄魁柄以職方非其習賍不可且憾府君對朝抑有慢易語致不報此李順衡遼撫謇謂府君者嗟嗟將軍竟何如哉微府君眼未始不慧耳乃彌兢兢奉職西署暇則與諸名公討社談詩盱衡千古視冷曹陶然也丙申奏滿受　恩命是歲　兩宮災丁酉復燬　三殿兩門

聖怒蘊隆公車之章寥寥也府君方棲遲郎署忠耿勃發不遜留垣旹于是上疏極諫大畧謂猜疑日煩刑罰日峻誅求日亟三者大拂人心乖天意災變所繇仍也侃侃二千餘言胥諸臣所不敢言者疏上諸僚儕大為府君危賴　聖度如天置弗批答同曹郎曾君可東平反弗恊致劉給事疏糾贓跡穢甚末段浼衊西曹一二語府君艴然曰曾汚則躬曾耳何得槪加詆毀短志士氣且鄙夷西曹無賢者邪因出揭代十三署抒不平之鳴詞甚勁不啻面加誚讓劉亦語塞諸寅友咋舌韙之

戊戌借差歸省旋改四川司正郎都城探丸椎埋之奸實繁有徒各衙門一叅送則大璫及强有力輒以錢神故紛爲關說三尺幾馮凌矣故大司寇每攢眉搖筆出入莫決者則批發四川司或寃獄哀號數以求聽于某司某青旻爲言至則如律立剖不少假遂成鐵案迄今都城之尸祝府君者不一姓己亥播酋以當事之激復猖獗燹破綦江等處勢岌岌府君奉　特勑以少叅備兵敘瀘旹兵將未集府君飛檄調永寧鎮雄諸土司兵分屯瀘合要害以遏酋北突之謀尋捐貲抉格廣募土

著不數旬應募之士合主客土漢不下五萬衆復虞餉之不給則又獎率諸土司使各輸粟軍前以寬民力選廉幹佐領分局繕製器械務求破陣長技于是分營列砦以需師期而戰守有具矣有鄉兵頭領周老虎熊似龍者瀘市惡少也窺得一青衿楊春芳饒家貲卽誣以窩藏奸細擅領兵圍其居擄掠始盡楊生渡江奔訴府君密遣一倩禦禽老虎杖殺之似龍逃匿復使人給之曰周既死數百人可無領袖邪似龍果出投見亦杖殺之擧一廉勇者領其衆軍士股立弁瀘人大歡謝鳳翥

叅知秉手向府君曰老先生眞降龍伏虎手也庚子二
月將出師昔鎮雄馬湖兵分屯瀘城內外可萬三千人
杯杓之忿遽大閧乘壖對壘浮尸江面府君聞變呼輕
輿率二三材官冒矢石入亂軍睨若無人徐以旗招二
目把至勉以急公戰戒私鬬呼酒來勸令挿血和解兩
軍唯唯而退此際匪府君在幾無瀘已瀘民觀者復揚
言曰唆令相殺者領兵官李茹也府君心知之恐亡命
佯爲充耳抵合江營茹以橐鞬見方數其罪斃杖下瀘
人悅服又兩軍鬬昔實鎮雄先殺人蓋苗衆獷悍其日

把燕慶潤又夷之奸黠者府君密白督臺盡返其五千
衆且以潤罪微語土知府隴澄潤還澄立斬之胥府君
鎮靜中作用也師次合江之燕子垻會霪雨府君露棲
布帳坐臥之具盡委泥淖指揮旁午目不交睫旬日頭
須爲白其最艱則拮据峙粻飛輓于懸崖側壁之間十
鍾葦達一石乃不決一夫臂不搖一吏頸而士馬騰飽
卒絕庚癸呼亦難矣厥後三省八路雖云合力入勦而
合江一路將士取道獨險轉戰獨力斬馘收降獨多六
月六日破游龍屯酋已雉經自焚頻本路將士投身烈

焰中攫酋軀出不則元兇立燼無遺已且酋之子孫妻
孥悉爲本路俘獲無一脫者而本路五萬衆又皆府君
辛楚之所調集付之一不雩士卒不惜死之吳大將軍
廣而將軍解甲殞身曾無上賞何怪乎嘔心白首之監
司堇堇列名銅柱而鳥盡弓藏也先是選兵藺州女宣
撫奢世緒持金銀器具及代行帳千金爲獻曰如例府
君立叱去無纖入及播平後踏看疆界則水藺播三土
司寔土相錯從來稱戈不無侵失督臺李公用張廉訪
高司李謀按圖索之水藺二土司大譁府君曰兵燹初

定姑與瘡痍之衆休息可也況安奢占地皆疇昔奪之
楊氏非攫之　官家者恐無益于索且啟之釁爾是張
高二君不懌且以受賄詆而督臺之疑成矣辛丑大計
拾遺竟誣坐致府君平調焉不數年水西觖望漸狂逞
李芳麓侍御按蜀始糾論昔之爲謀弗臧而特舉府君
持議之正娓娓數百言深憾媒孽府君者蚤逆知水藺
之氛不待今日矣惜二十年後西南焦頭爛額　廟堂
竟無追念茂陵徐生者可爲浩歎昔拂衣歸蕭然行李
惟蔞門一片石耳乃歎曰高達夫五十始爲詩予纫牽

帖括未能兼此徃再令晉中初理騷雅業有類次古唐
之意顧數年兵刑鞅掌未竟緒令里居岑宋政可效昔
人玩美迂事乃偏掇李唐而上古集破數千卷各卒業
倣唐應德稗編之法剪截鱗次戶榻墻牖曹彙如列維
昔得术山人艮知間引不孝輩品隲較讐五易裘葛彙
爲二十八卷命名詩宿獨以山家食貧不足佐鋟以傳
乙巳冬樞部覆敘播功　欽賞銀二十兩准復職因歎
曰吾篋中列宿可吐芒矣丙午補貴州都清道未任聞
少宰楊公云劉君再游萬里復令之貴竹苦矣料其人

必孤介君子也府君亦不徃干詎意甫出都旋改商洛
道念關中文物故都殺靑易就因走書李翼軒朱蘭嵎
兩公徵之序以竟此志會藩臬幾空署府君移駐省會
兼攝六篆文案如山抱牘之吏如蟻府君剖决如流水
無滯雖塵庋久遠罔不紬閱甲允乙駁吏胥不克舞智
而陰陽之視諸署充布旹倍森竦諸臺歎嚴敏焉稽贖
鍰則爲前任諸監司代抵各屬庫貯數千金羡則捐修
城賑貧與學付詩宿于梨棗餘則籍之遺來者悉白胥
吏咸詫得未曾有戊申陞淸軍兵備道副使職掌繁雜

舞文之藪也莅此者數以不職劾去府君詳稽掌故釐
宿蠹如淸軍則臥批之匭手自啟閉屯政則收納之弁
嚴按覈鄣傳則濫假之裁不避津要備兵則破例較閱
城營兩操必躬督仍三試武學諸生拔其尤薪水而提
誨之得智勇廉幹數人已登雋會舉而未獲大用恬靜
不斯進則府君之所養也其他惠商便民之政未易更
僕如賁捧瀕行市商百餘人環跽交衢酌酒進曰自上
臺莅秦偏攝諸篆越三歲官民平市不虧一錢攀輿號
泣不忍聞秦人異之亦足覘府君一班矣巳酉念大母

且九十亟乞休歸友人挽之力竟借入　賀萬壽行既
出關藩臬及全陝諸屬夫金之饋何啻千百府君槪謝
絕淸風兩袖自比古人又舊事守令暨監牧大吏入都
必有投遺府君悉橐而入無所將大非旹局又大計伊
邇入　賀者臺省銓曹各送殿最數紙任書所知用佐
察典府君曰衰庸應斥惟予一人耳它非所知而司察
諸君益不相原矣　陛辭歸聞不孝孤中省試亦第七
人喜曰靑箱可寄更不復令人間呼小草矣豈意當路
厭薄古道以皤皤不涅坐老例致仕又聞計前中州孔

侍御首以卓異屬府君而苛責筐篚者力沮之曰齒遴
矣夫沮亦何損適遂初耳旣縣車汎治一齋理鄴架萬
餘卷丹鉛且徧倦則兀然一蒲披混元服栩栩移晷間
邀韓氏諸君子爲五老社月一聚肴遵簡嗇相與爲出
世譚情致澹遠宛矣香山洛下之風焉壬子春三月大
母高太安人齡九十二不病而逝旹府君年七十有一
尙過哀里中老友執禮經飲酒處內之說左右慰解弗
應是歲冬杪畢封樹一準先民觀者則之癸丑鴻訓成
進士入詞林讀中祕書府君益喜加七箸旹手書北寄

勉孤以三無負曰老夫生平淸謹自矢兒幸無相忘孤
用是惴惴每自訟駑劣無它伎倆可取世資者而徼昌
乃爾良以府君所至喜造士所造士無不脫頴而出翺
翔中外者胥一旹名流曷可勝舉孤亦偶承蔭藉爲府
君一光驗盛德事耳又何敢負府君哉戊午春偶夢高
牙大纛自雲中下一椽史類僊吏持手版來迓府君麾
之去覺則神思弗愷手足浸弱雖未痿痺而五十餘年
佶傑之苦辛忠愛之鬱結操持之勤渠兵刑簿牘之勞
瘁葢于播之役已微見龍鍾恃骨力淸勝弗爲念然積
勞成火鬱火爲痼旹有瘥作而泉石蕭散之歲月盡消
𠷈于藥裹中矣慨自庚戌里居每痛吾邑挨甲收受之
累如蠶食編戶相率遽盡耳乃絫歲焦舌禿頴不能得
痛益甚因極力謀邑長且亟請之上大夫遲徊五載始
允招商之議幸檄吾邑勒石縣前示永久併德倉漕米
數千石盡行改折免五百里輸納苦不可謂生于長不
負長人者邪辛酉秋先恭人病逝府君悲悼甚曰老景
那堪此然每自寬日共朮山人凭几靜對揚榷古今或
坐胡牀偕二三方外友釣于孝水之涘或小眺南郇松

墅逸趣自饒也癸亥冬仲夜夢邑大夫贈戶扁題四四
兩字覺知有異客誠蒼頭勿告兒輩然猶每食進饘粥
三四盂料元氣脉脉長也聞孤量移宮允且以
今上覃恩府君再晉階中議大夫資治尹加喜曰爾奉
使東國苦甚吾聞史官居里中無遷秩者或政府軫爾
勞可之任一覲
冲主朝講之盛無重念老人老人之歡也孤泫然辭不
可日促之行乃奉命以甲子入春勉別鄉下何意董兩
越月卽以孟夏爲天啟四年四月十二日府君登玄穹

矣四四之謂邪閩先數日自絕粒靈府清虛易簀前日
夙興呼巾櫛兩弟勸止無過勞府君正色曰如何不勝
櫛沐比彈冠正襟趨坐堂中息已不屬諸子姓親知相
守至夜分忽開眼環視喜曰好好無它語似無憾于人
間世矣我府君考終哉嗟嗟柰不孝孤之不獲一訣也
心痛曷極府君嶙峋頎幹嶽峙淵渟豐準博頷眉骨隆
起音琅琅如鸞鶴之鳴修髯尺許可數一日與正一真
人並游都市市兒群聚爭識張正一面孔咸誤指府君
曰宛矣仙人姝哉或曰若爲正一此非是市兒譁然滙

笑同游者每舉爲譚浪云府君強毅沉摯務自信不辨
訾謷故含沙之射所入不免其最可歎恍如高平旹易
活稅爲死稅以便商彈者曰府君改用活稅播事兩度
不受一饋曰胁制將領而索之賂曰土司之賄如千古
詠千謗無片實又云庶以白黑譏顯此涇渭質府君之
謂也府君文宗六經詩企陶謝爲四六韻語食頃可數
百言所著啟劄既壽梓其它古文辭若歌什未質寓內
則不孝輩之任也嗟嗟自髫至暮抱嬰赤心不少變目
不識阿堵何物乃敭歷畏途三十餘年無擇言擇行而

一遇艱大奮身獨往無返顧恐海內宦游人如府君混
沌未鑿者不再見何怪乎聽人揶揄漠不修怨而三仕
三已也禮曰士一娶二人府君不置側室結髮偕老惟
我母先恭人一配耳先年我母叒宜有志竃中以鴻訓
海外來病甚又徇葬家山運之言急襄事草勒一狀頗
冗悉未敢並上致累名公剪撮茲謹再案先恭人孟氏
同里孟翁文燦女嘗聞孟翁豪有力鄉取平邑令取吏
有古劇孟郭翁伯之意我母生數月里有彭姓家殷富
力請約婚外祖厲叱妁人曰吾女當貴彼梟雛豈鸞匹

邪亡何吾家徃徵名外祖喜曰連理之兆二姓夙叶且
閔余大母霜帷之凄冃當蚤歸吾女伴劉氏節姑不數
年果于嘉靖庚申母齡甫十有三即歸矣性至孝事大
母六十年纖瑣無踈節比大母乖老益慎毖即櫛盥厠
牏之細不以假人府君每秉手謝曰爾篤姑如此可追
余戾府君自諸生至孝廉藉甚于鄉鄉之譽髦多負笈
從者歲入束脡可數十金恣伯父取給母曰宜恭伯氏
吾笥中無新裁弗恤也迨丁丑府君既食祿始小搆廳
事一二楼居諸子姪各受室弗克聚又艱兩營母力勸

府君曰田惟腴屋惟高完悉宜遜伯氏但受東垣陋地
徐圖之藏身可耳府君歎曰我非伯鸞汝眞孟德耀矣
胡不可者府君爲令爲諫官爲南北曹郎爲監司者四
率執法介特不阿毋甞伺顏色頌佛偈一二言寬平之
匡助居多爲不孝三人東西南北延師友十餘輩母加
意供給食飲必選擇不豐美不以致肄舍諸師友毎別
去咸泣下聲謝戸外且傳誦能以中饋佐緇衣之好無
如劉母者府君毎晝㫰一人暮入必述其懿美或語貌
行持未强人意吾母輒按所述聲響品其人之始卒休

咎不爭一髮故府君嘗謂兒輩曰爾毋慧有力善知人
可與圖大不屑屑競寸尺而較銖兩芝醴根源亦容有
之則汝外祖豪舉洞識之以也毋既膺吾父榮享又不
孝所徼大官之餼玉粒金錢毎歲走家僮遣送不乏乃
居恒身無尺帛卽布素率取兒女澣敝之餘百衲千紩
御之藜葵之盤以佐脫粟不蓄一錢或有入悉以肯六
親之舉火而蓋臧獲之無衣曰慈曰儉毋之寶也宿病
胃脘百作百愈無害從府君川南萬里土兵之變驚怵
不去懷與疾北歸足皮脫數寸老醫不辨何證且戒後

車亦無害又願養二十年以不孝徼　覃恩晉封恭人
方相慶期永世祗以不孝朝鮮之役避路梗塞閒航海
歸舟溺者再病中憂念遂不起幸不孝生返子舍甫十
三日而見背巳我毋生于嘉靖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二
日亥刻卒于天啟元年七月十三日巳刻得壽七十有
四府君生于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子刻卒于
天啟四年四月十二日巳刻得壽八十有三丈夫子三
長卽孤鴻訓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娶通政使
司通政使曲遷喬女蚤卒繼娶太學生王東漢女次鴻

範廩例國子生娶衡藩典寶邉臣女卒繼娶廩生曲遷
中女次鴻釆增生娶衡藩儀賓聶三樂女女一適文水
知縣淄川韓卿揚子太學生溥孫男五出鴻訓者三孔
中聘淄川舉人韓源女孔和聘四川布政使司經歷鄒
平王廷薦女孔武聘淄川舉人韓岱女出鴻範者二孔
修娶浙江廵撫淄川高舉女孔大聘常州府通判王象
奎女卜于天啟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奉厝祖兆左方之
前數武夫雙玉並瘞副之貞珉敢以不質之言辱先人
哉爰念府君生平耻言人過多獎藉乃受餽不務自勞

勸如未嘗有比歸老日益靜嘿或友人誦府君所歷曰虚泡微塵烏足覆說然雲鶴空度尚遺音影而況盍棺論定弗垢弗滓無不可詔示子姓者又自壬辰以來孤訓範率居守代理家政獨采往從宦邸共于府君心跡行事風條記如縷罔所遺因草一帙示孤孤讀之悲喜交集曰府君之所不欲言與孤之所不能悉者吾弟能言之有據歷歷直書無隻字臆擬者孜不孝孤不爲項溢不蒙語之意弁以似大君子乞鴻筆賜之斧藻郎過而存之以志府君一世之拙府君死且不朽不孝輩亦

死且不朽斯頂斯踵寧足爲報邪臨呈不任涕零

翰林院簡討王公暨配畢烈婦行狀 代父

余乙未七月從巴渝郵報中見疏簡討君變者輒大駴黯淡不休如撫棺而哭之已復見一侍御奏烈婦則簡討配畢孺人也愈大駴黯淡不休如臨兩棺而哭之比余勸播事竣歸里舍則侍御君以兩行實屬余爲狀矣以余習王氏家世且知簡討君也余敢不綴若實需裁鴻筆云謹按簡討君新城人諱象節字子庚別號翼吾祖太僕公勤事死厥先君計部公出賑山右活數十萬人亦奴餉江淮可不謂世忠邪母于宜人生子四長侍御君象蒙次邑學生象震次乙未進士與君同舉于鄉者象斗次則簡討君也君生而大慧齒笑語甫十齡卽能詩纍纍盈帙也飛白篆隸諸體不按畢習而各各見工嘗置輒書屋枕之手一編似齁齁者實不寐識者業奇之矣計部公嘗以太僕公善狀諗諸子君歔退而筆之積成編不語諸人比得自遺稿中則封識宛然揭以時日盍戊子六月也君卽以是歲舉東省而計部公獨不獲聞捷書君痛是滓學三年如一日計部公嘗游雲

中見 塵且逼輒走堡避頹闕廟處以新廟貌祝得免未遽新君中蓄之日有貶損別注諸一篋計夲先君子志非寔事是惑耳辛卯釋計部公麻上春官余會入計君偕伯氏過余謬與余談業余已抵掌爲君喜知遂成壬辰進士已且扳吉士第一人先是君所居室有黃蚍蜿蜒飛入人異期之君但笑曰偶然耳甲午授翰林院簡討充纂修 國朝正史官所居湫隘聊堪風雨君安之日茹淡素時且匱以稱貸給也一僚友嘲之曰王子齊之世家也又稱貸而益之子誠齊人也公翕然澹泊

爲㑥退食卽友縑緗不爲一不可曉語置去葢君天性
嗜讀書旣處中秘誰復能敖以不知也乃終不以說銓
自耀里中人過之無不促鄰具食夜寐其下榻狀者周
空乏之不恤其藏間有橫加者直逡廵謝過不爲忤私干
則徐徐杜之更曲相勞人亦不賁怨去葢君之襟度高
潤流品希遘如此君旣素臞軀不惱下帷又多君古文
辭從丐者相屬於門每薄暮自公輙又焚膏達丙夜以
勉應諸屬門者迄無虛日顧不自知其膏肓病已而畢
孺人知之每相諴獨不可驅已漸困詔畢孺人後事無

隕婦貞畢焚香露禱願以身代且急畢神色不能堪如
欲先簡討死者不謂更作計死也畢幼閑女則識古人
烈行甫十六歸簡討君稱王氏少婦事舅姑蔬柒必選
進乃又善處諸姊無介誶語方計部公在殯每於嘗薦
外脫簪珥易鮮異爲獻及偕入燕邸並稱貴人乃時時
以儉朴佐簡討君或簡討君出卽日晡莫歸不命七箸
夜秉燭兀坐待比簡討君病聞作苦聲卽嚙臂分若痛
齒決骨血齦具在時伯氏暨嫂同京邸畢占知簡討君
無起色乃撫伯氏二子泣謂嫂曰我方笄適王十餘年

三育而三殤之命復何言第夫且死矣兄若嫂毋我恤
獨不痛夫君弗後令虛遊人間作王氏庭中枯株乎且
吾嫂賢也言之泣不能飲嫂遂謀伯氏伯氏曰我獨無
心直恐向吾弟口之轉添病耳遂以次子與亮許諾畢
卽携亮至簡討前曰伯嫂俾亮爲若後若知之乎簡討
首肯畢又痛呼曰君勤念姑今且擬歸君病若此柰何
畢自簡討君臥七日不下咽一夕入門仆移時方甦衆
楚楚上食僆濡脣卽麾去乃猶慮嗣事從容謂嫂曰嗣
定夫足瞑矣但我身悠悠儻不能竟撫亮亦屬我邪嫂

驚訝再許之畢哭謝曰嫂歸謂諸伯姊好奉姑嫜若遂
不得把手一訣也天乎項之呼簡討君曰我昨猶幾而
生而今已矣痛欲絕已屬諸婢謹守無轉睫遂潛詣寢
内扃自縊衆覺解之口迸出鮮血數升渺無息已視臭
間微動心隱隱作升氣狀然餌扱已不納矣時四月念
二日也比次日戍時簡討君甫葢棺畢息乃滅嗚呼深
哉簡討君已憒然付嗣事不問畢雍容從伯嫂定大事
嗚呼奇哉畢心誓隨簡討死也乃留綫綫不遽絕之息
以彰其戀戀不猒生之腸貞烈丈夫不能得於天者哉

維時宗伯上之
天子　天子悼之曰畢氏貞烈可嘉命竪坊旌之仍賜
祭一壇葢我國家舊未有之特恩畢沾之矣意雲霞半
開天樂如聞千餘年後重覔人紀白玉樓邪簡討君自
可化去畢孺人正亦僊偶邪而遽曳其後也乃於世則
烈矣於　清朝載錫之光死且不朽矣簡討君以隆慶
戊辰生歿於萬曆乙未享年僅二十有八畢孺人少簡
討一歲邑廩生昌女昌祖亨官司空尚書爲弘治問名
臣者余次子鴻範有女業許聘於亮有年矣

四素山房集卷之十七終

四素山房集卷之十八

墓表

明資善大夫工部尚書　贈太子太保用齋劉公

濟南劉鴻訓青岳著

墓表 代父筆

大司空用齋劉公以萬曆甲寅歿于官越明年余師少
宰將爲弟司空理葬事特走書函司空狀督余表其墓
余與司空同朝二十年標品猷念夙欽于中況嚴以師
命曷敢辭按狀公諱元霖字元澤別號用齋其先五世
祖繇輿州徙任丘歷四世太翁柱峰公生以庚戌子大

夫泉僉中州尋封吏部左侍郎如余師官又尋以司空
尚書贈之余初于公先世未有考今始知公之芟大而
泓深也易革之繇曰大人虎變未占有孚公將誕有虎
奮于伏之兆入太翁夢寤生公公頭角嶽嶽入塾輒端
恪非大人之協與秀頴奇慧識者蚤知公爲非嘗人弱
冠薦北畿賢書庚辰成進士出令安陽安陽人有狡而
喜訟者公戢平之撫摩善良備至毋擧一政必以精意
麗古法若俗吏僞吏緣飾虛恢之轍悉屏去令安陽俎
豆方馨也用最狀擢銓曹郎時銓政率中梗公不茹不

齒周歷諸司能令
主上不猜士抻與附後先惟公一人擢太常少卿歷時
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廵撫浙江提督軍務公念吏治
民生惟撫臣是聽
聖天子以全浙畀我乃浙視諸路爲劇而海汛兵餉賦
課織造之役種種視諸路難額日益征發日騷内不任
裁抑而外不任侵漁民不勝搜括而商不勝罷頓公前
旌未入而浙之一切孔竇業屬公燃犀已至則持大體
推赤心揆文奮武激揚百吏而盡其材皆驅車理汛事

金塘海門雷番石坪三醮五嶼之間有完策焉諸海上
備兵使者及將領雅欲人與地習重易置尨重官軍調
發時朝鮮被倭沿海戒嚴部檄數徵水陸精兵于浙駐
薊駐遼駐鴨綠發可二萬有奇軍興且二十餘萬兼以
黔中採木之役坐浙協濟復數萬公籌之悉如議所條
上諸疏具見苦心云先是倭初封公輒慮匪茹蚤疏浙
西兵務六事既而封事果中變朝鮮急公投袂曰茲豈
東南偃革之日乎更修六事復繪沿海城垣水寨官兵
哨守信地爲圖欵咨部汔爲成事其後夷使突入有鷄
籠淡水之警公議大將駐定海控全浙其諸防禦越在
臨海者策應兵食罔攸濟公請重將權重監司設遊兵
議糧餉戰艦戰馬歲餉之稅各爲額無浮苛且舉舊增
田地山三泒悉除之公莅浙八年省可百餘萬而民困
蘇海波不驚已既妖黨倡亂礦議興榷議亦起或藉名
復市舶增兩關稅搜及廟藏括餘鹽無何勘寺田金礦
大木弁議織造屬内監公節縮諸稅佐軍需竟不以漁
商等屬筭緡中使且抗疏極言言利者欺誕狀將蘊利
生亂惡可底止卽多不報而顯制微幹令兩監心慹卒

聽公約束所留多巳初稅使增鹽課三十萬復議二萬
公疏特減三之一又浙東三府苦南糧本色比歲嘉湖
兩潦苦漕輸全浙苦京糧及舊逋又明年田蠶大傷苦
輸京絹絲綿公先後十餘疏半得請又請停織造請寬
運請停改段請留帑金旁及戶工軍器草折工料之需
無不悉心極力上籌國用下恤民生爲浙圖秋毫至巳
其禮士大夫殷而有體人謂勘董尚書范司成兩事及
嚴桐鄉二孝廉之辱令曷各攸當也公考績加秩右副
都御史無何以太公憂歸居三年日侍太夫人不欲出

上以大工肇舉拜公少司空遲回數月入輒視尚書事
時庫藏匱竭工作繁興事例鮮援納而外解題留日夥
公一意節縮罷一切不急務度不可罷則撙郎吏心計
有執者授之一二年間積至九十餘萬將作之役無不
叅預中官公槩徂玩之格其侵冐時陳瑺壽自負心計
借工作要金錢于例外公每裁之例內嘗延至三年索
且劇僅半給時多傳派造遲不遑如傳造南京器皿溢
額乃竟如公請徐辦無溢又磁器土青之採竭擾且甚
鮮紅等器九事屢冶不就公疏稱陶泰山轉虞夏儉德

寧有淫巧無益徒飽閹人者哉公以在浙知織造苦內
瑺順促未完袍段復稱內庫缺乏欲如原請數以一歲
完三運公酌裁六運爲三運以三年報竣順又挾北虜
市賞爲漁擬造賞段悉如改段式公力阻之冊封冠三
百副耳索珠至百二十二萬全身翠毛十八萬有奇他
料各千萬疏懇罷之瑺如翼虎飛搏人內更中于織造
諸商役魯保夰成堂二璫代之橫益甚內有局瑺昇日
事請傳派假獸攫費踰嘗派四十萬公引
皇上初年服御歲額視近日蘇杭機杼之累糜膏血供
燕餘爲言不報國家營造專隸將作而物料本色皆取
外省後以外解遠涉積猾攬納始令輸折色召買而中
消督收墊費爲煩有領値不供墊費者于是貸辦料貸
緩比借徑預支會有會無展轉覆匿及無賴子弟寘名
作奸郎吏慣茹不察諸弊公條分縷析得一切杜絕寬
嚴之法不困商不病國初採木役下川湖貴三省大者
以數十百萬價以九百餘萬公酌量八款以請欲
皇上以搜括還外府以征榷爲經費
聖明豈有愛焉每一役興必遣官督理尋遷尋復遣工

不考成而奸緣爲利坐是諸陵橋梁鳩工閱五年費不
貲數數易監督未竣公持議擇司屬俸淺有精力者專
委不更差務告成事月稽而歲考之有墳園之役約金
錢五十萬以誕育東朝請隆于答因選委張主事孝加
銜駐旨平嚴諭考成之令遂盡洗侵冐節省視原估且
强半歷三寒暑奏完已河之役猾胥利決便侵牟公請
疏壑厚隄急濬故道殺水勢其大要在開韓壩淤土以
貼土修培遥縷俾歸仁大堤得永爲泗陵捍蔽又嚴失
事以懲奸玩預儲蓄以防倉卒功罪激勸督之總河識

者是之乃懇請未得命每以爲憂公念太夫人甚屢疏乞歸　上命攝司寇無何攝總憲各有表著不虛擁旣晉尚書徼隆恩及二人圖歸愈切會
慈聖有事山陵冒寒竟不起惜哉余聞有大度者未必有大才有大才者未必容綜理公外恢恢而中灼灼守吾師汰嵾兩字能談笑調內璫于股掌不爲虐在浙福浙在冬官治冬官各以極難之時釐奸剔蠹公私裨益而聲色泯如卽古幹濟名臣不逾也余特列公之大者表諸隧道俟式墓者觀焉

祭文　　濟南劉鴻訓青岳著

祭高東溟巡撫文

惟公秀挺而娠兮云有佳徵金波入懷兮詹吉而生緊翁緊母兮清約其庭頭角丱撫兮羗異旹之崢嶸辟咡負劍兮詩書是營猶未舞象兮詞吐如傾千言立勒兮壯夫所驚弱冠蜚英兮屬被紫青柔兆困敦兮吻鹿食苹修翮徐紓兮大奮于庚剖竹三輔兮再借圻荆祝祠相望兮雨地蠲烝乃簪惠文兮珥筆霜稜入誅惡璫兮

出埋輪于都亭載晉棘卿兮定國持平㴱人之祐兮秉鉞而行露濡三週兮頌言如齡安南來颶兮舟子佇兵公歟徐察兮乃得其情喜給資斧兮詎但弗刑事聞
神廟兮嘉爾空澄益爵酬金兮海夷是憑曰惟爾功兮填撫之程含沙忽射兮匪闢聽熒訾謷罔極兮聚蚊爲霆云胡不歸兮松菊凋凌亦有宗黨兮山主月朋千金可散兮佐士讀與昕晰眉壽嶽嶽兮共祝百齡二豎胡從兮數閱中扃三秋弗覿兮使我心怦遽而箕升兮實隕台星乃亂曰公不自尊兮下鄙萠余有雁行兮締之

盟容鬧戚兮託門衙素旗發兮霓車征刑牲絜酒兮薦
蓩羡知公襄羊兮奴也榮福唐相國兮銘其城

祭王立宇巡撫文

惟公嶽神之降界于名宗世德是求爰及兒齒星鉞寶
頡亦孔之修厥發憂異淪質彼殊淼遡衆尨罔卿死滇
廉訪隕泰忠勛所繇精閃之毓及公三世申命用庥弱
冠登朝ㄅ焉譖茂所在棠留既冠惠文稽遲珥筆富韞
嘉猷亦越數年西臺始入寒蟬是羞持以介特抱以皓
素面罔兢綵每有條上石畫如選不啻抹頭東　骶發

一舟同沸誰爲薪抽不墜惟天不崩惟地可無杞憂惟
公肩宇閔閔卹卹力排啁啾四盡三空畿輔爲甚持斧
徃謀賦車藉馬治兵組甲何糈可掇既急軍興還愁野
哭神運鬼籌形以日疲精以日耗金石孔鎪
天子嘉勞乃眷南國錫之九斿塡撫陪京實佐廟畧嘉
言罝鄒王憂臣辱公呼私竭首擊侵牟履畝考課察吏
安民威折長秋二璫既侵遒警狎至眈彼上游仍戒方
舟徃閱水犀載沉載浮鞠躬盡瘁死而後巳今之武侯
公頗知余余更知公南北悠悠倐而聞變如撲玉斗樞
鈕何酬
冲聖大業中輿伊始公遽天遊痛安可起軫安可贖衂
淚如油考功勒狀宗伯作銘胡美不收墓門豐碑爰表
其大屬余所紬邁跡詒燕琅玕有森無忝前流剡剡揚
靈先辰一酹丹旐爲柔小松如羊大楸如葢觀察省丘
孝子忠臣是聚是侍夫誰與儔

祭張封君文

惟翁鄉邦之彥士林之型載毓靈區宿儒是承伏勝之
里亦受壁經既早蜚聲乃蔦詒燕爰有悊嗣棠金赤箭

負劍口授筆挾光電弱冠登朝剖符作宰三輔之邢神
君碨磊蓩藿之養易爲陸海子既隆茂翁爲逋臣浴情
廸德返其天眞掌中文酒詩儔玉人麗肩頡出鮐背伊
豐坐我閑雅示我混同于性無凋于歲何窮忽厭塵界
而游上玄豈曰遺榮道藏則全翁既歸矣不爲斥僊日
升之福數乃西頹比隣罷杵梁木其摧不貳憖遺士類
爲哀嗣君云貴
帝命用申斐然初服衣被方新何以載之豐碑茂林大
峪之麓龍虵之窟中有吉阡邵師所卜以待我翁遂爲

神室某也分則猶子誼切扶木狗馬之恙不能徃復稚
子恭代生芻一束語啻情真契闊生死祝翁之寃悲易
爲喜不腆下陳聊一臨只

祭王葱嶽太夫人文

於維太君婉嫕貞慈行爲婦則動合毋儀嗣歸封公和
鳴以靜婉美前徽內範克映舉案之敬提甕之勤解佩
和九艮友嚴君有鳩其雛觀察銓部元配所遺咸我覆
露觀察繇郎褰帷大邦艮二千石春雨秋霜銓部筮仕
兩令名邑製錦烹鮮晉銜百職維此兩賢國寶家珍受
敎封公亦式孺人封公之戚以母代父綜理內政用篤

周祜觀察早世未竟厥施銓部方起如海之瀾時危借
材待之而辦引領虛席以覩旋轉乃戀孺人趑趄未行
竟不憖遺隳此婺精雲慘北堂風凄中寢內外悲痛遲
我流品某等自交銓部夙聞母艮私淑閫範示我周行
云胡妖夢魚軒蚤駕遽從封公逍遥長夜雖然不仕而
貴封公爲夫不孕而子兩賢齊驅紆紫拖金承歡遶膝
榮名無疆百千萬億絜酒炙雞遥奠惟馨肅然靈風願
遲仙軿

公祭趙慕衡年友文

嗚呼凡功名壽考非捷取而倖徼者其始或嗇而其終
必豐業豐取於造物矣守之以嗇能居其不足而留其
所有餘者其受享固未之有窮故蜉蝣終朝鸞鶴千載
朝華易落松栢常茂從古修短榮瘁之理絕不相貸而
如我趙任甫者何獨乖造物之常而祗增吾党之慨也
君以騄駬之才追風逐電之步即當早騁天衢舒徐玉
轑而猶然迍邅也孝廉而一氈也頭臚如許於此猋然上
第而臚傳也發何韡也人情幾年約結一朝滿志初不

勝其牢騷忽不禁其炫異而君澹然無訾也能必讓智
必質也衣嘗敝食嘗糲也朝夕吾伊手一經以躬廸其
嗣也居何瑟也吾儕嘗私語曰如任甫者澹泊寧靜此
必公輔之器即體故清癯而食天和飲地德孰測其長
年之所既胡一別三期彈指間已成隔世嗚呼問君之
室蕭然環堵問君諸孤靡所恃怙問君靈輀尙風雨於
四壁之間而未歸藏於一抔之土以世眼觀誰不歎曦
馭之如駛而悲任甫之獨苦以道眼觀人世皆客一真
是主適來時而適去返真豈區區以塊然之形與長年

者爲伍且也天之報善不盡于其身于其子者子之受數必視父爲長況君子有馬氏之最艮有陳氏之元方允矣世發厥祥而任甫未竟之業又譬諸薪盡而火傳者未央某等儼音徽之如存悼人琴之俱喪數千里而遥不能炙雞絮酒以相酹緘詞致誄神已愴然在彭蠡之滸匡廬之上知君之靈能鑒茲惆悵而不自知涕淚之浪浪也

祭王太夫人文

今寓内偶環奇韡奕世楨王國者如我山左桓臺王氏

其於方輿指不再僂矣譬之靈株何枝不珍何葉匪寶梱内梱外歛福自考陽德母儀碩大而保夫且逾百年而永好也頃歲癸亥中冬太夫人路族者壽終於堂越丙寅初夏將返乎廣莫之鄉追厥洪麗飽歷而昌可謂生有餘享沒有餘將者矣卽欲矯楚些以攄詞歌薤門而下泣亦羨而忘其傷也載誦生時承注何多臨淄之湄姒蒂源阿于歸少傳象服委蛇承顏奉慈備極純和陸海之御

帝賚前羅酬彼顯相漸被盈科伯氏夏卿沃美婆娑天祿如霖仲彼滂沱亦篤叔氏彌翼叔君宗伯大夫斯恩斯勤貴人之將珠箔有文四世繞膝五華交芬 天家多故政倚司馬覗厥方來如川至者甫老而傳康强祝嘏福埒郡國熾焉大夏一日之待且慶及宗社也胡天不弔戢及太母朝議奪情司馬歸旅

天子軫其純孝而錫之温語曰遂汝憂哉其晉爾母被服增爾母俎豆吉宅宮墻爰旌華胄於鑠太母可謂天路翱翔九霞同驟者與小子某年譜之裔蘿附之餘贍泲豐懿遥襲芳譽一夕之齡如彼望舒何以薦盤山殺

薮茹要珮云何烺烺仙裾靈兮有來瑤圃湘褚

同門公祭吕太孺人文

於惟吕母坤輿結秀毓太乙之符貞孕終南之雲岫澹涇渭而容與泳澧澨之靈漱既拜翁嫜乃虔井臼自歸大吕中儀云茂内執牙籌大吉日富藍田之英於焉作數玉發蘭苗暎彼階祀薦之承明爲斗南子不知其母嗣君廸美臼晢通眉神惟開只揮筆如椽摛藻若駛蕤兮姑射之僊人渢渢乎大雅之音而不雜以流徵同籍唱傳衆稱佳士西京之彦翩然青紫請假遥歸一劑甘

旨改歲謁選析銅汾水絳之去秦不遠千里方駕而迎
觴壽介喜揖綠華與西池奏雲璈而餐雪蕋聚順之橐
方開而　鴻綸之章未被見斗南之扶揺既駕鶡冠乖
綏矣而未得分　天家一日之祿以前羅乎八簋嗛嗛
胡多詎雲車之崦指嗟嗟丈夫有志寧無賁徃懿彼吕
母有子曠朗亦既見之璇題銀牓與兀然白屋之下蕭
然手一卷而頭角昧爽者㬶姝已獻憾睨鳳翘之方來
製翟髦而未成蒿簪淑佩五花稽明歸　鸞誥乎泉臺
灑天酒於前楹是可悲鳴耳其等詎均猶子夙聆徽音

政佇蘭堂之啓處佐哲嗣爲循良也胡爲乎儵月沒而
珠沉酌芳酤兮列糈託柔翰而抒心倘載筆乎史室願
附母德於内則之林剪帛弗華鑒此中忱杳然三千雲
務其馨

祭何太夫人文

惟靈寶婺欽精金樞緼彩育龍眠之頴秀孳桐陂之清
沘曰嬪高閥百祥開只峨峨太翁一德匹美製錦用襄
神明之宰櫛縱夙勤蘋蘩佐旨實維丹穴德輝三指實
維璇淵翩其玉蘂伯氏含章邦之彦士仲氏方岳横金
拖紫敭歷有年展釆飭簋如珪如璋洋洋盈耳　龍綍
洊至光華層粲叔吾師也起家太史宛委爲麓良玉爲
隅若耶湧筆欽潘明珠神澄太液胸浣冰壺寤言娬孔
杼軸黃虞東璧西崑天祿石渠荅宰割大理之望久繫
于寰中而平章容勿之衡尚稽于天衢皇皇將母數奉
潘輿大官之餼不足爲娛既翼　東朝載晉　國師師
不視事惟母之怡王事靡盬云胡不咨曰有其人北堂
眷斯別矣岳仲母心之悲何以樂胥有子不違母氏用
豫上壽不衰訓輩有虔祝嘏陳辭

冲聖嗣服睠彼宮僚南顧于桐舊貫瓊條宜晉揆席出
入丹霄
帝曰錫類甦移斗杓晉貳秩宗入座參寥遲遲其來奉
母逍遥母爲色喜神岙翠翘胡儵遐昇鸞軿雲韶不肖
小子霰蕿有萋異域歸來草土迯離萬里師門慶弔罔
知待其聞訃嗟洛涕洟尺帛咏些兖野阻逵戎剪甫平
乃戒傒廝辦香東𢒈遠道差池何以代忱稽顙送之壽
母既僊
天露愈震豐碑華表一梧一松吾師大襄移孝作忠悠

游紫閣亶受何窮太母之蔭死矣高春

丑榜公祭潘懷會僉事文

嗚呼豪傑之生也爲國而生豪傑之死也爲國而死死不如生何爲輕生生不如死何取恤死若公者可謂曙於君臣之義達於死生之理者與公之陣亡也或者曰公督軍者也非治軍者也諸道皆全公獨不免可以無死而死死傷勇乎嗚呼是烏知公心哉越甲至齊雍門子狄死之不爲古今之美談哉罪莫大於負恩慘莫甚於殺戮耻莫大於辱國　受中國累世豢養之恩一旦背負矯焉稱兵誘殺我商民殲我大將奪我城堡此豈臣子食能下咽義復顧身之日哉尺書嫚罵大言無忌目中已無　朝廷僭人之圭食人之祿主憂同憂主辱同辱力能殲　則殲之不能則以身殉之而已矣此公志也不然賊勢猖獗萬衆魄喪氣奪公獨慷慨請督餉而東開原危矣紛紛稱病掛冠矣公聞命毅然就道獨非人情也乎哉方公身被重創軍潰兵亂猶從容呼其僕人授以道印赴州投遞　君命爲重身爲輕可謂處顛沛流離而不亂者矣凶問既至

主上惻然傷悼滿朝文武百官灑淚東向而泣天下之人無論知與不知無不欷歔而歎息之者吾輩兄弟之痛又何言又何言間嘗讀史至忠臣義士捐身殉國之事未嘗不口誦心慕慨然想見其人於千載之上今乃得目擊公千秋萬歲後稱吾榜中有死事臣某豔羨讚歎如吾輩之慕說古人其榮多矣吾輩今日哭公將稱公之孀婦幼子煢煢無告以恤憫公公必以我爲庸陋鄙夫可羞可耻而不願寘之於耳又將稱天子之寵贈榮褒恩逮祖考蔭流子孫以慰藉公吾意公必曰吾非有所爲而爲之又將稱引古仗節死義之人如顏平原張雎陽輩以讚美公公必曰吾何知古人吾直行吾心而已日者　得志愈肆內地兵敗氣沮莫可誰何公之英靈萬古嘗在公之義氣死而愈烈吾意冥冥有知必且眦裂髮指激烈奮發陰助大軍殛　殺一舉而斃之以雪國耻報　主恩而後公可以瞑目於九原之下乎吾知公必頷余之言以爲然

失題

有偉篤莫兮降德孔丕譽浹儒林兮行修　帝里朔不

奭猶兮躋彼斯顚玄陰慘薄兮靡獨慦斯伊者狂走兮
惝怳以疑翳吾師之體國兮期奉身而膏埏也汔旋轉
之維艱兮神儍儍而靡寧也悵旃席之孑然兮惟雁鴻
之相訴也佇天路之廓清兮斯洛社之駢英也彼著者
天胡不念旃殞茲吉良促之百年羌京邑之盤礴翕碣
石而爰膴既塞淵以開源亦芬漣而恢渚允棣蕚之參
尋作棟梁維天枉矧庭桂之森森悉瑞世之神虞澤苟
被於后昆何必躬斯纓組榮光熻以委虵蓋月愉而歲
栩焉鼓缶之非辰終大耋之巖阻重日商風兮始長天

高兮難量誰邀兮白雲鄉寧穀兮鮮祥都人士兮失所
望怛可知兮吾行沴有除兮眚有禨靡所救兮若倀迴
睇兮星光聊以薦兮椒漿

祭王華玄經歷文

余受嗣君勒狀既已誌君之墓而銘之已越舉輀大厝
之期余復刑牲崇酒剪帛摛詞而誄君于墓門嗟嗟君
已長畢抑又何言惟是君之冲於度長於才詘末於雁
行尚當多所豎立食福未艾何奪之速邪徃者君將入
蜀余折簡枉君以當祖餞時甚暑君輙有不勝戹七數

[illegible]旋車之色知君之神已澌隨竊憶一日之疲轉睫可
蘇然幾能堪關陝漢沔之迢遞棧道劍門之阻修風雨
晦冥豺虎晝嘯既車徒之踽踽何護勞之可恃即君無
病亦病矣矧抱病携家間關萬里邪蜀藩冗劇君有可
存曰錦曰箋
上貢實殷繁也君廉可任貨幹可任理職掌之屬可曰
無兢而君不任一邑之篆衆吏所擁上大夫力以畀君
而君不任嗜淡樂恬用自怡悅亦可以畜神積精引厥
天年何竟不能遂生還也即余欲有以佐君於宦佐君

於家聊効葭莩之誼者胥以君之不能待而付之罔然
已君居不擇拓食不擇肥處有令聞而出無貪泉之酌
矧同氣之和叔世所難而況世祿之家乎世有垂白久
視操戈室中貽子姓以旣胎作鄉鄰之話柄者視君之
賢而蚤逝所得孰多也矧頎頎令嗣馴謹克家戶牖既
寄啓侮何從余不佞從旁一臂之助亦無庸君之靈爽
繞繞爲也三灌椒漿夜臺永隔君其居馨

祭浦崑滇文

公之歿且歲餘矣余與公東省南宮皆同舉並出何胡

兩先生之門客歲公之變蓬海友人走馬於陵赫蹏傳
示惟時余神魂飛越恨不即至海上撫木長號宣我悲
憤亦何至逾年不遺一力辦香崇酒徃代一哭涼薄如
路人邪嗟嗟此公所鑒知余又何言追惟丑春放榜後
公過余邸屏僮僕泣愬大都屈抑而不能即伸之情與
叅之呂斗南同一隱痛而呂猶豪爽自遂故生呂鞠呂
之家胥游於斗南寒眶踈客中無能如斗南何者閱數
年一見斗南神愈王而公則大異是公紆曲積悰無可
自寬而人亦不能爲公寬也丑秋出治南樂南樂之人

愛之而不足以解憂再移治長垣日久垣人戴且頌雅
有父母神明之譽而不足以解憂分較京闈所獲多名
士余置酒爲公賀而不足以解憂午冬入計淸介循望
幾噪都門旦夕拜徵書余置酒爲公賀而不足以解憂
公以留部暫假歸里尋有讀禮之戚三載間别余忽從
海國取道於登握手知已非不喜余之生還也乃察公
于氣息壺觴之間總屬憂鬱陰晦不樂生人之態余微
問故公亦一二吐露率不可解余已知公非久視塵世
人矣公孝廉時從封翁徵歙讀書課秇駸駸藉甚徵歙

間方陶然自樂也一日鬱憤勃發即出登歙之南山禪
院拔所佩小刀入胸寸許傔從駴持之昏仆良久始穌
夫公固沉慧寧有病狂自刃之事則甚矣人情有所不
伸而窮迯乖刺無所不有公安得不以隱痛死哉嗟嗟
崑濱愚不可及苐至以愚而死則過矣然不可及之愚
未有不以死見者崑濵之過不亦宜乎死之日人皆惜
公余獨重公仰公在聖賢仁義中止之外賢於斗南遠
矣嗟嗟此未可與跳越物情籠絡鄉曲者道也請書而
焚之飛灰入雲公靈下鑒或歆我一巵乎

同李年翁祭張茂才文

死生亦大矣然亦嘗事我輩習聞達生之言毎有可驚
可悼之觸恬平視之不數日可置去何於六始歿而不
能去懷也六始歿且數月矣初聞之鄒簿再聞之趙愼
初年友胸臆之間猶似生六始無恙迨鄒簿有子茂才
來晤都邸財知六始果以修文僊去不復覯六始面孔
矣惜哉六始余惡藐孤者家溫厚而仇詩書六始無之
余愛不假父師之教而天性適上之人六始有之余喜
少年老成不惟自課而且能爲儀者之大有造也六始

自致才名兼督諸弟每歲通一人咏芹藻家世蒸然起矣歲甲寅六始以世交來問業于劉又以劉生讀易不能爲六始說毛詩復偕劉生先之李乃執經於李之門歲時令序輒以雪酒佳核諸品遠自平原數百里餉余兩人於燕余兩人俱在冷署中毎開臘氣卽滌盞待雪酒至而數年之餉不爽何渥且久也六始爲文温粹可攫科名有兼才家籌覘祖父有加焉喜游四方才士而善擇其人各有弋獲不虛交卽起平原公子與九京政堪伯仲而六始有其風無媿平原世家也令弟追悼六

始復以訃致余兩人余兩人痛六始情均也因共爲誄以代撫棺之哭六始有知其尚陰隲諸弟以大爾家余兩人與六始之交載以不朽矣卽云生六始無恙也何以加玆

祭李繩白知州文

語有之信終德友終倫則以生人之最重無如友而知而信之或屈于四倫者無不伸于友也亡論其它試覽古有妻孥不識其友識之何以故無亦它人之識衣冠笑貌之嘗而友人之交以神識以神也公于余初與以忘年繼爪葛于戚黨最晚以弱息諾公幼子盎褰修之始未舉長訣之疾已革余豈不知公之年且七十卽弱息歸李未必及公吉甘公亦未必能久視十餘年尚撫我弱息聽鏘鏘之鳴也余知公于衆人之外初終不渝故不惜晚盟不計兒女之異日不然弱息[illegible]墮地環四境而走攸問名豈無閥閱數輩祗緣無以將余之知公故公一問卽報可亦以爲公幼子有岳氏足媵公目耳今公玄兆旣甃良辰巳躅朋好如集芸漿沓至余卽不文歎無它詞以當楚些而董以知公綈公付之裂帛邪

益以公之幽石余所志也人謂肖公之生平非余不能矣又何言弟公大父長白先生在
肅皇帝朝鬱爲幹濟大臣無纖芥可訾而易名之典歷久弗逮則近先生之居而顯于先生之後者何能辭責也余有言諾公以待余之可爲余心耿在顧所待何如耳束芻崇酒不禁悲思無言不踐公其弗吐乎

祭王太孺人文

劉子不爲緣縟語而樂道上善故祝不縟誄不縟生死大故祝誄篤情而胥以耳目之不飾走筆爲之無亦率

于野乎以余夙聞王太孺人生平不可多得乞所爲托玄石而志不朽者于子姓又不可得况言不出梱行不踰里刑牲絜酒胡可以無詞嗟乎余猶憶聞之先恭人及戚里又邇年時時聞之女兒者皆質語也大都太孺人惇龎簡素無非無儀幽閑詞寡備極透虵亦有六珈五花之被而笥焉不垂匪無滫瀡滑甘之饋而主焉不御偉哉太翁亦仕亦隱日樂道于築圃誅茅之間者數十年太孺人以昔之事堂上者修舉案敵體之恒儀而一七一組罔不大豐美而慊適伯子既貴仲氏久領鄉

書諸子諸孫峨峨森森不臧謝庭之寶樹則極人世快意當前可贊眉壽而難老者亦於都盛矣何釋太翁不偕之大耋期頤而奄忽西池耶

帝綸未艾慶閫方新太孺人有孫坦腹于余室者千里汗血余國寶期之玆者菲草之薦忘其謭荒亦習太孺人之真品漸于鄉邦躬上善而食報無方也余以不緈乎其居歆乎

祭徐太淑人文

於惟太淑人政不出梱名不外揚余小子何述焉然吾師觀察公爲母仲子煌煌　鳳綸之錫至再至四且視世者春秋八十有三又吾師與家人夫稱莫逆垂三十年其所耳太淑人鍾裕之貞慈悠游之蔗景不爲不習且質矣頃吾師以手書壙記見示始知宣城壽母婺隕玉瘞而門下小子未聞風影尚儗摛祝嘏之詞爲壽徃將也嗟哉母匪大貞師胡以賢母匪大惠師胡以才母匪開祥姝異師胡以卓絕而大譽乃來覽記所稱生于都下字于金陵視鄉曲老嫗之保誨巳自㬅然乃太淑人復自謂老人年逾八衮心頭不着一物尚如在閨中

時異哉斯言珠胎月孕塵土安蒙璠璆石皮礲斧何從想坤輿之未剖溯玄感于方冲乃誕吾師嶽嶽隆隆吾師自起家杞令以至執憲齊魯罔不嚙栢礪操載星宣瘁玄藻之鏡高于士林而褫墨之寒凜于吏治迨將母之念浡生懸車之情日摯覺負米者徒勞而無益捧檄者動色而無味眷焉譺景天之賜卽吾

君之賜也三公之所弗償忍絕裾而再棄孝哉吾師初心爲遂蘭芬玉森食福方熾何物傴輿遽返如駛又聞吾師結廬龕門緬縈色笑昕夕尚食晨昏怛悼詎衷毋

之異雷亦艾慕之如少視逝如存何寢何廟一日千秋丹情寂熖嗚呼孝亦至矣可移爲忠毋魂旣康國難如叢將起吾師爰立孤公

帝賚毋儀貢茲幽宮實國人之推戴豈余小子之私悰謹裁綂素抒寫忡忡遥望寧宣拜手長風幸吾師澆酒焚詞爲致聆躬乎

癸亥陞右中允告祖父母墓文

孫自丙辰請告歸薄展祖墓戊午再入春明越明年分較禮闈得十八士尋記注　起居編纂章奏管理　誥

勅迨辛酉奉

上命出使朝鮮歸路梗塞航海旋很狽萬狀抵子舍僅十三日卽罹我母孟恭人之變麟玉之服以葛麻塵捥薄游之訴以哭踊隔絕今甫屆禫除遽蒙

聖恩擢右春坊右中允脫之史職漸厠　宮僚矣陟清華之一級追潛德于九原敢不弁告乎聊薦馨聞不勝遡慕

告母氏墓文

兒生無曾子輿阮孝緒之行而所得于我母之荻誨熊慈芳流祉美一何多也顧此藐軀毎增慙負前月勉焉從吉未捐縞素不意遽蒙

聖恩擢兒右春坊右中允矣事在十一月初六日寢原蓼遠已分隔于長安天路宏開復再榮于哀緒母之蔭也兒何令聞謹肅戒嘗儀薄申一告

上饋府君文

先是十九日之夜訓兒蓼我父寢疾亟召兒至榻前出手握兒曰兒來也兒來也相對含淚復諄切提誨可數言大指不越愼密而嚮聞不盡審兒纔轉睫我父卽示

冠楚如曳杖東方行無返顧矣悲哉是兒不孝不獲與父訣于家又殯玉于堂者數月將魂魄咸在知大晉偪屆補此一訣耶悲哉覩易簀遺命之訣痛且倍萬兒恨不能奉杖屨俱徃也我父生平潔若冰壺貞于介石文章德業秩位不半敵世亦有知之者皆正人君子之不我仇嫉與空眼無交之人也然蟣不務白德不務見畢力營職而遺其肥膴如遺腐草始淸忠而畏人知也故生平所不欲言者今兒輩什七言之以告一二大老乞志乞表被石被木幽藏顯垂巳夫古之人皆然吾父應

不以兒輩爲淺薄也一切葬務仰體父心槩從凉約獻
是事有不克自治乞于戚里者所乞甚簡而戚里以豐
美應大駴衆目寧無滋愳或兒輩望不足爲儀信不足
爲勸乎或山川土壘之神欲以父之不受于生者稍示
歆其介㑹用彰偉人表姝蹟乎何不戒而然也夫終旬
之搆一日之觀曇影空華客諦乃現兒以此知吾父之
生平偉矣大矣玄矣可食報于人世者多矣兒又聞靈
虵銜珠以酬志子肖之喻也兒輩捫斯毛骨謹凜寤寐
雅欲不大戾于前趾然一𥌒一醒惟慶餘是恃倘我父

不重棄兒曹亦乞諸冥隲而巳悲哉我父自懸弧迄升
昊八十三年胥宇斯土用開閥閱乃詰旦遽祝輀而迋
邪雖神返宗祏簪舄宛居而柩側庭除裂肝腸而哭我
父者恐淚盡而繼之以血也薄薦今夕優乎一命觴七

丁卯先大夫忌辰祝詞

追惟甲子奉諱今歷四辰巳此辰前數旬以來遠慕加
殷幽腸倍結良以我父隆德雄文表乖未至　國綸家
慶半入奇遭我數世醇悶之守豈曰遺榮乎而鄉邦九
六之推料我父空漠付之不謂兒不孝之囮責之謬巧

矣葬子情未遂控𧖴有加水飲火食之人詎無爵悵欲
寫未能我父舊臥閣南曾飼二鹿俱牡入春弱以强嬉
曾熟薦廟中迺强者益獷悍觸藩求死夫郊佚犂無狎
羣之樂久畜增魂寐之驚兒思政切匪曰牢牲惟有玆
辰刑而醢之一薦几筵分　大成之一豆象尊品之逈
姝兒輩侘傺無聊之意如有託而毫末瘳焉

祭家廟文

鴻訓材不匹于中人修未追夫吉士徼冐靈祐不啻三
加姝用惴惴今且繇左春坊左諭德歷級而上授詹事

府恊理府事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充
神宗實錄副總裁官躐崇膴矣揆厥繇來自我高祖而
下四世皆反情和志比類成行穆如淵如之古君子也
訓有聞輒慕慕必追追而昜食報之人共矢無忝無論
遠而不仕肥遯昳晦者卽我父科名嶄然浮沉仕路乖
四十載乃歷盤錯而彌朴茹世味而轉闇擠之且恬錮
之乃亮卽古之高隱無此蔫修是所從也嗚呼繼今皇
路里居一視前趾家食冄養溯厥根荄苟尺寸之表揚
胥蘊隆之吐露訓何有焉玆禮服有嚴未敢墓告不腆

嘗祭薄旅祠前衷悰其少抒乎

枚卜祀先考妣文

歲丙寅冬不兩月往返燕邸摧揉於權逆之手削我職
銜奪我二親
誥命知二親在天之靈怡如也歸而夷猶田間登隴式
廬者周年矣云胡不樂妄想奚生那期
嗣服聖人英明神異灼八方之幽隱洞仕籍之冤抑除
奸殲佞重闢[illegible]兒得尾諸薦紳躋于光明復
恩命幸矣何意

主上過信廷推疏名詞林諸臣之後聽枚卜焉一日
主上召三閣臣二臺省於 乾清宮陛階焚禱閣十臣
之名入金瓶祝曰宰相股肱重臣如得其人社稷之福
朕不敢自專伏祈
昊天錫我良弼祝畢取金筋箝取首得兒名再得三人
閣臣等復懇請益二人六臣同報兒以翰林學士兼禮部
侍郎時典異數千古希聞盛矣夫五人悉先朝儒碩雅
稱綸扉乃庸劣如兒謬忝班聯匪我二親積絫高厚格
于重玄焉兒有此敢不勵鋤夙穢精白承休竭忠啓沃
以亮工殫厥心猷而襄事期不負所生者應無弗至也
二親實陰牖之薄為展告宛覿音容邇慕之極能無悽
惋

祭仲弟文

擾擾扶輿兄弟孔多分形析產孰曰惟和乃余一本三
株婆娑先德單厚貞介崢嶸至我嚴氏泰岱長河襲慶
承休歲月蹉跎所就不齊所抱無吪有是必溫白首無
它不愧友于春令諧龢汝之得天獨為樸茂純白既備
胡晦胡耀余誌汝墓一字一肖形隔幽明質言匪貌昆

弟友朋既悲且笑所笑維何足傳神妙汝妙傳矣抑又
何悼兩姪析業一壯一少伯叔在焉何美不詔新黍三
酹仰天長叫兄兮弟兮肝膽可炤

先恭人堂祭文

黃流東注白日西傾逝者如斯以莫不終此以語於覩
化者之目則與空俱盡夫復何言以語於孺慕者之心
則生我罔極未敢據以為真也嗚呼悲哉我母已矣兒
心則否吾家距長白之麓不數里有美諸峰奠麗坤隅
天坤於稱為母於數為衆多宜有慈壽表厥山川之靈

我祖妣高太安人九十有二淑貞難老夫非其徵與我母秀骨惠心作法勤嗇應過其歷而所得董七十有四豈龐糲自將顧不盡腴耶肝怒時逢情不盡夷耶胃有夙痾喜茹薑桂中黄倏聚而倏散耶嗌自視含以來哭罷轉疑疑則彌爲悲號而悵乎不知其所以也每弔客入門無不頌母福尙歉母年憐兒之歸從萬里母如有待而永訣也以此慰兒稍薄終天之憾似矣而兒實不受夫我母于歸我父六十年於茲以病爲生而毫不以病廢夙夜櫛縰以事孀姑旨甘杖屨祗敬匪懈篤於孝

脫粟惟儉衣被惟餘篤於儉不肯輩胥既艾欲壯之年撫之如嬰兒視諸婦如屬毛篤於慈釜庾周親倒囊弗惜婢僕晨昏與蔭與濡篤於寬仁既神嗇而喜施宜首歛乎五福又兒訓史職三年　天語煌煌新綸且俞再被夫沒被軌與生被況兒自矢奏滿之日卽乞身歸侍之日椿萱交映晝錦未開萱以海國之殘寬握手彌留之病母旬餘之待猶弗待也病母之音不忝病母之容不似十有三日之母子奄然一瞬之房皇恐行道之人爲予心惻也棺木未校購梛蜀材既堅旣滓參强人意

而一夕回祿災獨及此草草易置其剌予心匪兒至不孝何不能以秋毫致母至於此極也兒惟有嵗而獨哭淚如綆縻抱憯終身已耳乃若我母之歸天則有但應色喜不必介蒂於一室者我父矍鑠倍於初秋範弟宿痾痊其入九采弟慧人也昔但見其質義今日見其宜慈蘭玉之芠天衢之門也修孫中孫和孫各率教四孫命名孔大神日王我妹曁諸女孫戶內戶外之人毋哭我母胥盡哀恐益之羞益之羞世不乏壽母未必如吾母得天之多也嗚呼悲哉母色喜而兒不見兒呼號而

母不聞詰朝且奉玉瘞重泉矣賓至如雲僉云無憾兒何得以爲無憾也草勒生平殺青旣竟數日前曾以一帙焚告几筵慁不足以狀我母兒罪滋甚卽居歆於今夕當耿注於千秋

祭韓平宇文代父

悲哉大厦之難爲承也悲哉前人之無蠱而有蠱也悲哉瞿瞿良士誤以肉軀爲金石以百年爲千秋也韓平宇殁人皆悲之余胡不悲余蚤悲之矣余於約翁滯伯耕暮之年已不惜約翁之來日無多而惜平宇之春非

五金肩非柱礎矣余於約翁仙遊之夕已不哭約翁之生無令名而哭乎宇君之賢且才無不眷承而肩舉之矣余維昨雖口呼藩伯掌擗藩伯木臨藩伯之䆗而長號也然藩伯已矣余豈爲藩伯余與韓氏數爲兒女盟今余女孫爲平宇家仲子婦其一也余愛平宇不見則思見必欵欵必無一語落格套且非軫非慶如喜如恍余見他人未必爾是誠何心即以詰余余無以應也余頭須如雪不遑拈顧見平宇髭髮驟白日姝月異不覺低回咨之余拙宦行泥塗三十年事九十老親課三頑

鈍子不遺餘力形類山癯不恤也見平宇𥼶燥無膏澤不勝酬接不覺微語諷之不去口悲哉君之骨貌神思可度上壽而僅乖艾祇以眷不勝而周攸代肩不勝而罔攸弛人間有不得不茹之苦欲吐而不能者變爲結轖內潰愁悒無聊之症而故托耳目之娛以自誑其元神即當日之藥匙鍼芒皆姑試之以解妻孥兒女之聆聆耳豈憒憒以徃耶悲哉愚昧不肖之人未有以勞瘁死者以勞瘁死惟賢且才即不勝其任猶勝也况兩嗣君在即君在能樹德親仁保世滋大又何憾也訓兒讀書中秘不能臨君一哭老人率諸子弟灑酒揮淚哀此交情君之家有女孫焉余與兒曹巳知君不了之腸巳余又何言

祭安母劉太孺人

惟母坤元儲粹寳婺降精是生右族占鳳知典婉儀蘭潔貞衷玉瑩亶陳詩而習禮動左琚而右珩作嬪大家儆戒雞鳴蘋蘩治饋克享宗祊爰相贈公日峥月嶸爍爍東星翼翼南征肆長祥之濬發苞桂蕚與蘭叢乃贈公遄化栢舟幽盟桓桓伯氏世厥干城仲氏崛起載謁

承明蔚鳳翮而豹變洵珠映而氷清分銅戩輔茂實英聲雲中五袴峴首碑銘眷翟褕之異數逊 綸歡之姝榮匪斯伊夕搖曳璚瑆胡爲乎揖芝幄而不御渺飛霞而上昇顯北堂其集霰摧椒蓮之落英瑶簪墮而珠委金炬燼以帷空旣歌難老嗛嗛百齡哀計忽傳震悼屏營矧同籍之猶子類飈撼而震驚幸集都門慘望素旌暫剪純帛聊寫忡怦明水傾卮爲灑前楹母兮下鑒鶴馭鸞笙尚饗

四素山房集卷之十九 終

皇華集序

皇明受天命爲天子六合之内八方之外寸地尺
天莫非屬國惟我康獻王立國之初
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十五年命國號曰朝鮮蓋以我東
藩爲殷太師肇封之地故仍其舊號視若内服自
是以來朝廷凡有慶慰必揀選使价頒詔若勅先
於萬國東人以爲寵夫天下稱慶如
冊封國本
誕生皇子皇孫不一其事而惟登極爲莫大之慶聖

人作而萬物覩其誕降德音固宜極天下之選而
遣之自景泰倪馬暨嘉靖唐史珪璋令聞皆可爲
矜式至於近世隆慶許魏萬曆韓陳儒雅文采猶
在人耳目前後諸老先生高躅清芬久而未沫長
使東人自不能忘天啓元年夏翰林院編修靑岳
劉先生禮科都給事筍江楊先生奉
新皇帝之命來宣泰昌若天啓登極二詔勅斯又曠世
所未有之盛典也伴送使李爾瞻回自西路釐次
皇華集一帙以進我殿下受言嘉之惟遠傳是圖
卽令書局印之命臣爲之序臣竊得以卒業焉是
集卽兩先生所賦詩若文也間亦竊附東方人唱
酬之作古者有採詩之官國風取曹檜周詩編魯
頌今其述此意也耶至如觀于太學招諸生賜書
籍與紙諸生獻啓以謝是則前代皇華集之所無
也吁亦盛矣兩先生或盛之玉堂或立于殿陛職
親禁地官以諫名居則贊皇猷出則揚休命者乃
其職也況其流風餘韻足繼前人者乎今玆至於
斯也肅敬將禮周旋中規東人動色快覩鳳凰及

其竣事而還也褰衣不可見甘棠不復憩東人悵
望莫縶白駒我殿下欲報皇恩則昊天罔極欲留
使華則賓不顧矣其所殫心而致力者只在廣布
皇華集使兩先生詩若文出於游戲翰墨形於咳
唾霏屑者長留於宇宙間以爲東人詠歎景慕之
地宜殿下若是其拳拳也臣竊念兩先生山疆之
時已有　警入國之後遼瀋失守道路不通僊槎
之返不于鴨綠而于淸川龍節前導海波安流河
伯馮夷擁衛後先越遼海抵登州如履平地以達

天閼庶不負孔聖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之訓是豈
但以發於性情而爲治世之音鳴大雅之盛而已
者哉將見敷奏明庭洞達邊情使威靈震疊疆埸
晏然則兩先生使乎之稱愈益彰于天下後世矣
臣仍竊伏思之徃在萬曆丙午春翰林院修撰朱
先生刑科都給事中梁先生欽承寵命頒
元孫慶詔于小邦臣於是時猥受遠接使之命至于
今日獲遇天下莫大之慶叨奉王命託名卷端以
垂不朽又何其幸也是歲秋七月既望朝鮮輔國
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臣柳根謹序

先大人以天啓辛酉偕楊筍江奉
詔賚朝鮮朝鮮固文物邦也君若臣雅尙文墨一入
彼疆遂多酬和彖而成帙如集中李觀松朴叔
夜輩咸以博贍稱而栁公根亦其選也其國主
令弁集首詈悉出使顛末殺青繕寫一一精妙
彼中以爲襲實而中朝未能博傳茲揀先大人
遺稿付剞劂而
皇華集歟爲一編其楊先生及東國諸公作以繁
委未敢該載仍書栁君一敘亦不沒屬國文華
之意弁存其眞切云爾夫東國恪奉
正朔逴使如許朱諸先生各有賡和遂成故事而
先大人所著作者獨越數歲爲貢役迂道函致
東人所感深矣豈非淸操雅望足動懷思不獨
以歌咏耶因文見志是在後之君子觀焉
庚辰春仲男孔中謹識

皇華集目錄

詩

辛酉二月奉使朝鮮出都

潞水曲

冉居歌薊門道中

曉發薊州

玉田三首

榛子城中歌

遷安里二首

七家嶺東發

恕安河敦

永平三日歌

初望海志喜

撫寧東下五首

摩多樓子

醫巫閭四首

沙嶺昧爽

三岔河

入海州境喜賦

鞍山道中五首

遼城放歌行

遼陽東趨

青石嶺

小石門逢朝鮮使臣

上巳日霽趨通遠

鳳凰城望南山

三月十日渡鴨綠江

新安館楊掌科漣我初惠詩草感之偶成一律並

示李觀松政府

定州宴後再投李觀松問契

新安道中三首

納清亭之樂偕楊都諫李贇成因紀其事

嘉平館偶一松奇絕爲賦

渡大定江因憶楊都諫談五日競渡事

卽日渡清川江宿安興館二日得八絕句

迎慰第三宴再觀舞隊二首

宴後登百祥樓談秇兼之證學
肅寧舘朱太史所題錦香亭下有蓮沼余携來蓟
酒尚餘一提招三友小集賦此
箕子墓
井田
箕子井
浮碧樓飲後小憇涵碧亭
酒巖
白銀灘

麒麟窟
德巖
乙密臺
練光亭次許頡翁韻余諸生時曾於夢中得句竟
爾奇符頡翁舊號海嶽云
龍女井
南城鐘
開城東朝饁歌
遠懷五首
渡臨津江
開讀紀事 幷引
南別宮開宴
江頭晚歸
王世子設宴南別宮賦以志喜幷鳴分袂之謝二
首
朴南坡議政偕予遊漢江携其大父延城公所得
於陳修撰倪學士諸前輩詩什索題數言用附
襲寶以予首受倪公遂次其韻歸之

簡東國史畧十二首
吏曹叅議李文甫水鏡堂放歌行
歌成均舘李大司成文幼雙巖亭
梧木院北再望崧嶽
再贈李觀松賛成用與之雅
劍水舘有感述事二首
生陽道中寫懷
朴觀察四歲兒能大書且字畫奇整令人驚喜
別議政府賛成李觀松四首幷請教惠志遠逆件

送之勞聊以旌謝
雜志一首
贈平壤觀察使朴叔夜
贈吏曹正郎徐都監南岳
歌金東村四友堂
贈栁都監明洲
書權氏寳翰承恩錄後
文
謝國王書

又
又
與李貧成書
蟠松已化不必弔說
白雲書院序
遁村詩集小引
李觀松風樹齋讃
大學士硯銘

皇華集詩
濟南劉鴻訓青岳著
辛酉二月奉使朝鮮出都
晴雲瑞日下丹書麟服新垂白玉琚爲指開城宣正朔
暫辭清禁向扶餘雙綸捧出天顏喜五月歸來臣力渠
慙愧終軍同濟里忍教 氣未全除
潞水曲
潞水堅艅艎不須絙潞水柔渡淺不沒脛僕夫豈不栗
巳肩星使乘艅艎豈不歸春泗杳難定潞水寧有心舟

車柰可聽
燕居歌薊門道中
昔度古咸陽天馬磯礪數千里今視北平外神龍排島
牽海水帝者之都天所開但看流峙控埏垓於中奠燕
紐綿促一隅之據空周回天中邘雒直如線只可公劉
后稷之業留天眷石頭城杭大江瀾雄塹如何但小安
鍾山孤揭懸日月揮戈不早愁虞淵惟我 文皇具天
眼復有岳瀆百靈爲貢萬年不拔之圖版左翼徊翔山
海東右臂十倍泰扶風龜蛇入蟠坎水底薇垣上覆皇

極中從來背脊倚亥子離明赤馭抱雙珥東望扶桑西
崦嵫豌蜒南陸如尺只神光下濟九州從斗極所指咸
朝宗烏兎幾曾經沒滅大明此日臨高春申秋兩度黜
風霾天啓重輪燭泰階有漏何妨鍊石補天子日躋九
五齊河清已奏聖人符陰山遮莫蕃胡雜縱有肅愼罔
兩馮出沒霜威肯貰秋塘蒲卜年甫歷姬之三穆穆皇
靈詎可探漁陽西嚮望天表杞憂從此不須談

曉發薊州

桃花初紺野籬邊龍池盤山又一年石晉千秋淪大漠

皇輿此日屬郊壓阡頭暖靄看流水榔末春容送織烟
待得城南香稻發驅車早已別朝鮮

玉田三首

采亭橋下玉田西仍有寒漿駐馬蹄何物雙環能種得
至今石子盡堪疑 縣以漢人陽雍伯義漿得異人授石子一升種之獲玉環五雙故名

又

春疇乍啓滋雲屯雪壓茅棚辨遠村候吏不嫌相送苦
飛將提酉入朝暾

又

徐樂當年述土崩七矢空彌肆憑陵漢家天子稱英畧
猶自聞言類飲冰 樂王四人兩翰足休千古

榛子城中歌

金針翡莫食心心炊難再發但念白玉根盤中魚莫食
翅與頰翅頰豈無味一漱復一涉古來達士愛觀生請
君臨著學理惺

遷安里二首

茅屋鷄啼日影黄春山猶自類冬荒土人曾否餐桃李
不見遺核出短墻

又

連宵擊柝復關弓寂寂沙村聽晩風一卷素書能刻燭
何妨高臥日曈曨

七家嶺東發

灤鯉三分爨盧龍百里沙東郊沒阡陌西野盡汙邪山
色渾相抱川原迥若遮平荒無遠樹曠漠絕啼鴉縱可
穿七札何豯覓五豝厨中辭宿肉囊底頼新茶命匕非
云薄乘軺願巳奢登臺問狼火隔嶺想蘆笳神悚雲梯
直風吹胡雁斜壯游自辛苦高櫨謝豪華

愁安河墩

刻雉大如盌停鑣惜一杯坊存孤竹里樓望西門臺欲下夷齊拜還愁僕馬催太行南麓上何故託崔嵬

永平三日歌

北平山上樹遥望如鬣叢北平城下水漫衍狎游龍東南颯需對盤餐灤波鯽鯉春釣竿使君初餉長七尺石弁携來腹若盤曾見滁人賂枯魚題封三尺勞函書天津海口繁水族大者不及灤之餘誰謂清瀾無巨鱗前人考鏡猶然疏曾司農陶太守兩人高才浮八斗莎亭

衙寂無多籌開簾揺塵如遨遊朝暮卷舒挹靈妙何當吏隱役丹丘快哉此地諸君侯

初望海志喜

家鄰北海隔蒼波路入遼西始望洋嶺外突如天眼合帷中驚作塞雲長潮頭不沒秦皇島石擘堪尋烈女腸更向塔山臺上立恍疑身世在罨梁

撫寧東下五首

椰線揺深綠榆孩已破黄凌晨山海道恍矣見扶桑

又

赤土枯千里春𣊬乍撫寧嵐光濃欲滴別自有山靈

又

海氣浮天外石門盡𧹞藍逢迎猳赴赴侍從戴毿毿

又

夜馬下山坂黄標捕領頭遼陽催烏火三日過灤州

又

東望秦皇島闕南十里遥學仙無膽力不敢入洪濤

摩多樓子

尊盈貫豕突異播酋天道有廻旋疆吏爭一籌黄

沙泥紅血大將英魂別伯有尚爲鬼金人日閒鳩午張酋必戕皇靈方欲震待余渡江來天家賀執訊

醫巫閭四首

春風颯沓塞雲高城外閭山寺典遨胡地飛來千歲雪海門吹入五更濤晴颯姤日深於染奇嶂排空似擁旄更把醫巫頻鏤指磨將片石勒吾曹

又

千尺凌屏浸碧潭山僧獨老日空菴松團煑水甘曾苦雪頂安禪静是貪北地沍寒應不到中天法雨共誰參

無勞灑酒酬筇竹得絕塵埃意亦酣

又

水簾直上法王臺琪樹何年此地栽鳥道空翻千界合
海風吹息萬緣開媧皇遺跡無人識鍊石神工莫浪猜
寄謝山靈欲歸去巫咸爲我恐重來

又

龍涎石乳滴巖端瑤草仙芝竟可餐鸞鶴洞中談浩刧
駱駝峰外散清歡氤氳更覺山容藹留滯方知旅夢寬
自是主人能愛客不教岑寂落詞壇

沙嶺昧爽

寥落詞林已九秋椿萱霜雪兩盈頭通綸冷謝鷄喉宰
作賦高隨虎觀遊世上浮名憐海曲橐中鄉味慰邊愁
來朝欲入遼陽署前席何人肯借籌

三岔河

漢家天子大風歌猛士於今又渡河白骨已膏原上草
紅顏猶掃鏡中蛾頻年廟筭還應少此日軍需恐未多
若得上方金再發佇看京觀築江沱

入海州境喜賦

麥隴柴籬更鵲巢夜來人語漸成謠何時金甲銷將士
還揷犂鋤是樂郊

鞍山道中五首

天馬行雲去空鞍此地留似憐行役苦聊爲解長鞦

又

西岫松如薺東峰濯若童豈無風裊子嚙鳥落山塿

又

四友庭中樹春姿尚未生蘭嵎朱太史曾結歲寒盟

又

紗幌垂籃筍寒颸隔一層不知春欲暮日日踏冰凌

又

道旁望山寺人言可避胡止憐石溜上僧磬發清孤

遼城放歌行

榆塞東藩固襄平亦茂區海山環浸疊有美東南隅千
峯達綿藐穹壑絡單于横江野人穴頭黲復何虞中亘
三川險西窺百落胡遼陽信開拓羈靮首東　石門扃
兩關出沒凛行途總之無遠略見月始關弧惟有
椎頓年作梟御前人駭滿萬稔旣肆天[redacted]蘖銜懸其

破巢不取雛縱令羽翼長孔卵繁以孚邊吏日相狎置
酒歡朋呼執御匪造父汎駕玩其駒我車未必朽不戒
等摧枯著面羞黑子搔膚類皮癬主人儻知醫展爪掃
平蕪出柙恣搏噬還山聽負嵎一虎何足道羊豕口扱
驅尙方勞陳乞海內愁飛芻四載杳成畫數手傳兵符
昔余坐瑶林聞檄病頭顱岑岑不能言言之與人殊奉
使入屬國遼士半車徒方飲遼人水輙爲遼人圖長揖
握符者莞爾聊陳敷鄙哉東方生忍不竭其愚丈人持
玄著余爽出驪珠何須二三策片語輙相娛毋見鄉鄰

闘却步罔不愉聞之承蜩人置足如橜株摶黍弄嬰兒
懸金餌壯夫柔條垂美實老齒亦前徂古人云必有賞
格胡爲乎丈人籌已熟余言幸不孤龍飛賦河清豹略
恊艮謨余渡鴨江來鐃歌鷺已朱既空老上庭還討遼
人蘇遼人甫生息春雨無愁租悉心善將來九寰覆一
盂遼蜀兩相望金標峙鏤鏤余亦歸石渠從容陳客諏

遼陽東趨

山頭雪白柳絲黃太子河邊道路長鐵騎凌風喧臚膊
珊戈帶雨洗光琅戍樓晝日傳鈴柝候吏荒城覔酒漿
爲愛千巖松色好不知開眼是他鄉

青石嶺

木密桑麻野石疑虎豹群種田耘鳥路擧火燭星文棼
地連笄笮遼人接海濆九夷通道處不雨亦氤氳

小石門逢朝鮮使臣

春衫白斗笠衝泥迎我車戚容婉致詞雅似漢襟裾雨
中禁長跪相視何容與云爲先皇來啓口道勤渠前行
負嶮侍後載屏荒廬二子疑職官歛衽獨向余行行意
已摯禮節寧云疎

上巳日霽趨通遠

東峯雲盡如脫帽千條雪水青蛇趨車下僕人姝可憐
泥塗蹇足踏春田不知田中更浮淖車前已蹈後仍來
須臾摩天嶺上行山腰囬合望中平禱得山神陽斂奇
清風徐來誰能知志喜不誦多羅尼

鳳凰城望南山

別却醫巫美是阡遼城東去盡如眠寒容突削蒼冰[illegible]
寶氣翻騰紫玉聯天外咮回朝帝里人間雉堞紀周[illegible]
名山未必都遊遍且爲經過賦此篇

三月十日渡鴨綠江

是日登舟問海涯敢云星使到仙槎滔滔江水分三渡浩落堪輿自一家文簟初平青雀舫春風欲老白楊花遥看舘吏郊迎處壓岸旌旗盡彩霞

新安舘楊掌科湛我初惠詩草感之偶成一律並示李觀松政府

牛耳騷壇代執盟偶從東國漫相評古人已自吹三籟我輩何勞鑄五兵簾外喜聞山鳥和曲中如見海雲生青蓮又向扶桑吐只恐扶桑獨擅名

定州宴後再投李觀松問契

珍筵再設見寛舒禮度雍雍迥自如坐上貴人弁曳履堂中舞隊盡垂裾欲將浮蟻通蘭味且乞新詩到笥興此會逢君原不偶已知了卻夜來書

新安道中三首

路入新安景自殊土人迎我倍睢盱山川已喜開雙眼況有春蔬餉我厨

又

邑名鐵峴義何奇滿路標題每若斯爲問尉侯渾不解李玄橋畔漫吟詩

又

溶溶春水瀉春田不見犂鋤揷畔邊莫以乘軺星使過遂令田畯避人眠

納清亭之樂偕楊都諫李賛成因紀其事

東來富逸興桓山瞰流水今日納清亭鍋潭復尺只傍午小憩來已馳四十里嘉賔善爲娱樂事般般起隔岸張射侯布坐松陰裏舉網出小鮮不以登於簋楊公智於僑立令付清泚余旣愜同心李君賛名理寧損盤中

餐無媿心頭美侍兒盡歡顔僕夫亦解喜古人談擴充無如軻夫子吾儕道眼開萬象無生死從此百年間三心永相矢

嘉平舘隅一松奇絶爲賦

尋巖惟見此株奇十二重樓宛在玆癰腫那同枯櫟樹葳蕤初發華平枝巢雲有伴千年鶴廣樂無心四序吹偃蓋龍蟠何足數山楹徙倚爲題詩

渡大定江因憶楊都諫談五日競渡事

山雨空濛雲影薄大定江頭早潮落五兩騈然作跨虹

東灌頼爾賚雄畧玉節先驅龍畫吟金鉦遠徙吞舟鰐
爲荊兩翼插松枝藉茅飛渡還騰躍絳衣百隊射波紅
武夫炤水翻綽約豪來欲歌漁父詞仍訪秦皇驅山鐸
岑江亭子枕江皐忪忪未眺愁雨脚東方才子政不乏
何時奪筆臨江閣爲請賢王結構新不妨宏敞塗丹雘
歸來正及龍標時好辦蘭橈聊戲謔

即日渡淸川江宿安興館二日得八絶句

問江源

淸川大定渺難分津吏喁喁若有聞太白山中江水發

不知何處問檀君

安州城

蘸眼初醒尚作花山城宛矣走銀蛇江干已自垂黃幄
二八繫驂驛白臯騧（輿前候騎似之）

館內東隅小閣

淸霜閣上漫焚香紫電樓西望百祥（樓名）明日晴光應放
出一聲歌發和滄浪

夜坐

層雉千簷高復低雨中烟樹更離迷今宵刻燭談淸事
不覺梨花作雪泥

初譯馬名

卯歲曾讀昌谷詩馬名果下少人知偶從東國探書史
始信權奇產在玆

館人禁厩

舘下何妨笑語喧寸心如水豈爲煩總然不似巴江上
認作長籐挂夜猿

城頭馬

燕剪平分闘外烟朝來霽色更堪憐何人戲作吳門馬

未若樓西疋練川

偶憶李觀松遠使之勞

度雨飛花罨畫樓蕭蕭吟格似淸秋燈前忽憶青蓮榻
瘦骨能無作旅愁

迎慰第三宴再觀舞隊二首

高堂擊鼓舞蹲蹲酒政初删雅意存最是賢王能愛客
侍臣三遣到江門

又

雙爽郎當拂素蜺花冠十二舞羅齊也知不是纖阿態

故學紅粧待品題

宴後登百祥樓談秋兼之證學

已開嘉讌接芳洲又上祥光百尺樓千古文章稱轂率
幾朝詞賦擅風流共將麈尾酬江雨肯墮魚筌負釣舟
東國不須愁證學箕疇之外復何求

肅寧舘朱太史所題錦香亭下有蓮沼余携來薊
酒尚餘一提招三友小集賦此

錦香亭外小蓬壺水上田田半有無一鏡不波雲葉亂
三星如炤野塘孤薊門臘酒今全發山館春篘尚可呼

待得朱明重借宿滿池青蓋已相扶

箕子墓

下拜曾焚草一篇寥寥數子隔重玄高山仰止箕疇在
更囑宗人護墓田

井田

古道榛堙幾事留偶從東服踏平疇區分百二皆同井
穆穆王風尚可求

箕子井

玉甃寒泉深百尺手提素綆出雲液瓦杯冷對古人心
秋光一片千年碧

浮碧樓飲後小憇涵碧亭

丹峯咫尺綺羅島酷似江南鸚鵡洲莫恠前人渾浪取
請看波上錦鱗遊

又

輕風麗景漾晴川浮碧簷前載酒船遊客有來還自去
孤亭終日醉江烟

酒巖

漢水葡萄李白饞東方何以酒爲巖不知奇事銷沉盡

洗盞江亭下夜帆

白銀灘

筆牀茗椀繫江干竟日題詩興未闌曾繹杜陵吟夜識
眼中先見白銀灘

麒麟窟

真人旣闢小洪荒跨得金麟入彼蒼爲問冉湖何處是
空留石窟老江鄉

德巖

石負山城江嚙石小鼇斷足遺一隻平撐千秋永不傾

石是主人江是客

乙密臺

誰見仙人太乙符荒臺千尺枕城隅三山有日鸞笙發
還過靈區啓密圖

鍊光亭次許頵翁韻余諸生時曾於夢中得句竟
爾奇符頵翁舊號海嶽云

井田踏徧鍊光來城上空亭已洞開萬里白波明晶晶
江流至此獨瀠洄岏上綠雲春暮樹拂舞天光盤島嶼
漁舟千片逆樓船明日使臣從此去大江欲衍辟群山

德巘漩作落星灣夜來舉火明額字此亭恍矣斗杓間
我欲題詩剪楮葉仰見前人歌白雪海嶽風雲夢裏同
欲學流螢度明月石火忽而六十秋雕甍依舊俯江流
江頭弔古應無數感愴惟有殷仁丘仙院箜篌已在手
昨日流音今日否擬向主人披素心鍊影早落杯中酒
連朝羽檄自西飛悔別滄溟負釣磯幸有大同江上色
時時搖曳待余歸

龍女井

天女羅來匹帝孫野史謂王建為唐宣宗子靈姿獨向洗頭盆君王
應抱千秋恨古井粧臺對墓門

南城鐘

三尺蒲牢百尺臺倭奴曾此駭風雷島夷正是爰居鳥
萬石鳴時羽自摧

開城東朝饁歌

南畝樹似立馬夫戴青笠婦赤踝日初出饁巘下泥犂
壓草水鏡明歸來稻苗如髻平

遠懷五首

紫薇枝頭綴紅景扇疊青銅覆雙井王建城南飛柳花

長白返旆秋光冷

又

甲子週廻二十年長春閣下好開筵歸心更比飛雲疾
海水茫茫尙各天

又

彤墀拜舞別龍樓指望朱明報冕旒年麥已春新粒熟
片帆纔挂海潮頭

又

豺虎縱橫遼水東義州西望旅人空何時更唱清平曲

紫燕江風處處通

又

壺榼夾路出春明紈扇題詩送客行臨別所云高麗紙
不知何日贈燕京

渡臨津江

江水原稱共山泉此地多雲晴白曳練草長綠浮波瀾
下膠舟膩橋逕錦鷁摩西來成五渡前路是東坡

開讀紀事

四月十二日國王躬率世子及文武群臣出郭恭

迎　詔勅欣惟是日樂舞前導之盛老稚夾觀之
槃具見舉國欽承摯意乃龍亭甫陛殿驟雨大至
王及世子官僚屏息階下幄次廊廡間無譁稍俟
詔置既定雨止雍容成禮纖悉曲中洵可贊尚越
二日休沐之暇偶拈五言古風一章用志厥美

銜鳳丹將吐函芝此日開碧蹄五夜雨灑道絕塵埃霽
色來畿甸歡聲勃若雷旗纛輕旖旎仙馭引蓬萊七旒
躬伏迓一索謹趨陪劍珮鏘鏘度簪紳濟濟材萬舞紛
前導千容輪軸回皇滓原大沛漢詔及時來百拜承天
語嵩呼接上台金石和雅奏禮數肅雍哉文教名邦洽
九服弁倫魁吾生李齊魯仰止尼山隈每覩有禮人心
醉與徘徊矧茲八區間絃誦湛英才洋洋吾黨風景物
類徂徠目擊浮耳聞企羨何崔嵬勞人小憩餘禿筆贈
瓊瑰

南別宮開宴

上公趨翼翼遞進黃金盃磬折兼盤辟魁姿復異才仙
音浮海嶠清醥醉蓬萊為問那堪此人從北極來

江頭晚歸

城上雲生埤堄齊歸心早已度遼西崦光欲下浮青紫
又向離宮駐馬蹄

王世子設宴南別宮賦以志喜弁鳴分袂之謝二
首

漢江白岳炳英靈國祚千年奠此京已識棠泉渾未汨
還占震器夙凝成慕華館下人如玉南別宮中液是瓊
昨夜堦前勞佇立東方已動少微星

青蕊飛來雲母車威儀再接倍舒徐雙瞳炤座澄秋水
片語傳宣奉簡書禮度罔愆看執玉聲容有節聽垂琚

明朝別去渾無賴絖素題詩賦樂胥

朴南坡議政偕予遊漢江携其大父延城公所得於陳修撰倪學士諸前輩詩什索題數言用附襲寶以予首愛倪公遂次其韻歸之

比肩千里一十接踵百世一十總相知我遇公孫興不覊二百年來周正朔三千里外漢威儀錢塘學士回鸞古長白書生附驥乖斷璧殘珪君自寶莫教瓦礫雜瓌奇

長途無所事事偶簡東國史畧一通有合於心輒漫拈一絕積至十二首令書記錄得一紙煩門下呈送

國王澈覽倘有可採即日發下命工曹作堅厚小匾一面精刻而雅粧之仍於朔日前見惠一閱炤後送國王懸之便殿或者鑒古準今保邦凝命細及遊藝娛情之妙似不逾此且賢王厚德冲襟緇衣篤好不佞區區迂生報稱無以缶奏虫鳴亦仰酬之一快事耳昨與明公舟中談心妙若執契經國之畧操持之卓不佞且中心藏之虛往實歸矣旦夕定別虔惟心鑒臨啓馳泝

檀君

妙香生白檀檀爲眞人發九種色相空勃窣成理窟

箕聖

剖心與抱器詎不隻千古惟有佯狂人來闢扶桑戶

文武

代有居西干文武襲唐風柔翰稚龜澤絳衣存朱裳

闢佛

竺乾入東海漫浪自符泰既隱不可見天眼無迷津

碓樂

粒陳丐兒縕賤貝掠竊滅中有百結生碓樂今爲烈

率居

老松繪壁成鳥雀歡來集傦觫及虎頭分庭應角立

薛聰

花王艮粲粲孰與白頭翁燕處小屏間此道何時窮

金生

金生昌林碑宋人寶厥墨此物千餘年詢之尚可得

于必興

水木別根幹衣冠器具曰洞玄人代有不改玉龍珍

翅云仡

大海聯諸島三韓絡百洲虎符傳定後筐篚屬前旒
美俗
犓茅自不傾縞衣貢無色采布日中交澹焉稱樂國
亟贊
河洛本玄同箕疇亦大衍五福六極陳識取在黽俛
吏曹參議李文甫水鏡堂放歌行
龍灣館前接行厨云是龍門千里駒手標未學觀松古
流雲可憩天閑驅遠將王命相迎慰天曹早陟科名貴
漢渚宏開水鏡堂橋梓棠棣蔟蓊蔚津梁遥帶颿飲虹

箭郊銅雀西復東楮子碁名躋瑶島桑田沙院留玄風
青溪冠岳羅險前紗窻竹几擁雲偏三角靈山倚天起
書堂遥曳白峰烟終南國都峙堂北髣髴應否峤函色
爭奸競秀時卧遊消憂何庸築鑿力繁華欲遺朝槿榮
百靈棲息揺心旌中有主人稱文甫風行水度無留情
携來一掬輞川圖散去山陰鑑水湖雪夜頻移訪戴棹
月明自有裴生呼安道子猷小可羨摩詰汔今流紫電
詩中有畫畫中詩好於文甫重相見
歌成均館李大司成文幼雙巖亭

江皐兩納錫號爲兄弟石結亭名雙巖靈物方肇跡巖
下埍篪吹江雲過空碧空碧不可見風烟朝暮變於中
歌既翕承歡列芳宴大人爲國柱四子領紳薦水鏡傍
峊朋寶樹交葱蒨少年才子别墅開披風踏月白雲隈
有時染翰臨紈素琦霜雪華紛玫瑰殷踐猷賀知章標
稱五總誇胸藏君家龜石必有取西峊腹笥或相當我
媿陶隱居爾乏茂先囊何時過東郊爲我啓縹緗
梧木院北再望崧嶽
崧巒東下涌嵯峨迢遞千峯指顧過舊自金郊誇玉笋

列從梧木數青螺雲歸上界芙蓉濕雨度中天翠靄多
始信有山宜看畫莫教别去惜差訛
再贈李觀松贊成用志相與之雅
高館棲長夏踈檽度好風良朋僻東郭清夢隔南宮水
鏡承休沐山盤退自公追隨勞使節酬和尚詩筒不減
星軺致翻增文壘雄淇流清見底嶰谷挺中空餘力知
神王澄懷識道充王庭黄閣贊東國白頭翁(薛聰故事)鵷羽
紛丹穴鴻勛錫寶弓謙光懷翼翼雅度挹冲冲小别疑
經歲長途惜轉蓬乞將君子竹寫入嶧陽桐

劍水館有感遊事二首

赤土山前劍水潯寒鐵千尺夜龍吟生平不學白猿術
亦有昂藏未了心

又

龍皚皚走南天夢裏提將泄潔泉縱使茀沸遊水
有時盡掃勒燕然

生陽道中紀懷

五月山丹灼火照幾停布穀嚩流鶯㕘衰來解辭淸禁
思爲將幾已暑行邪御王臣終□□□□□□尚營營

皇華集 詩

何人能借得風翼不作揚帆海上程

朴觀察四歲兒能大書且字畫奇□令人驚喜

當來如斗大同門四齒嬰兒異可言詩國山川原秀絕
朴家汗血早雲飮鄰侯應對眞堪書白傳之無亦足論
爲開賦詩留左契懸知總角已承恩

別議政府贊成李□松四首□請教惠志遠逆件
□之勞聊以□志

□沐鴨江東復東君來花發蔭山紅而今榴火將垂實
□念如□

又

與子勞勞共簡書江樓山館幾停車總然得句時相憶
秋菊春蘭隔影踈

又

慧眼逢君便識君天涯初合即離羣百祥樓外江烟暮
悶默無言意若焚

又

囊中芝譜尙蕭條漢渚白巖曾有苗採得一株光燁燁
長春閣裏破岑寥

皇華集 詩

雜志一首

蠶峯空自想雲英一別西來隔漢城漆樹跡垂羊棗葉
丹楓客剪澤蘭榮石皮繡虎兼文豹春山草生而不生草木處率多似之
未審前人曾道破否楮練霜華帶雪瓊更把油煤和鼠尾新詞日
日寫河淸

贈平壤觀察使朴叔夜

白浪兼天樹外明雨中烟水帶平城使君畫舫勞相候
客子新詩復漫成絕代逸才憐叔夜千秋藜火媿更生
江干不盡言別意努力前途護令名

贈吏曹正郎徐都監南岳

崔亮停年法山公啓事條流品在銓次黜陟民不佻君爲吏曹郎貴倨隔羣寮往來隨使節甕爾涉炎蔽丰容未之見寄語聊相招請從疇伍中神晤想霞標

歌金東村四友堂

坡仙曾結無言師東村今植無言友駱駝峯下選幽奇三楹小築疏窻牖六時烟景看變幻四壁圖書恣探取徂徠之枝山甫抹庚梅淇竹相招呼雨暘風日無不可中有艮士稱瞿瞿我歌四友贈主人願君勉學眉山蘇

贈柳都監明洲

人情課向背交誼惜别離往復三千里形影尙差池君是名族人髦士紛相隨自號明洲子天鏡時一披努力服成均冗司無鄙夷

書權氏寳翰承恩錄後

煌煌天藻淸漢捘章滔滔鴨水供我壺漿波臣有鰥展鬐乎太液之傍

煌煌天藻舒廻九重睠言麗國侯于大東波臣有鰥泳日出于紫極之宫

煌煌天[illegible]波臣有鰥[illegible]其[illegible]儀美之不[illegible]

煌煌天漢孰克仰[illegible]權生[illegible]承明波臣有鰥[illegible]我用[illegible]惟孫于泳[illegible]王之京

天藻頌四章三章章六句一章章八句

皇華集 詩

濟南劉鴻訓青岳著

謝國王書

遠承使問并荷腆加卽尚未覿德賢王而庭下官聯境內風物已自足揚貴國之盛美慰新主之勞臣表賢王之折節矣感哉可云薾此申謝秋毫之將統容異日躬展臨啓懸遡

又

中朝使臣之有事貴邦與貴邦之優禮中朝使者業二

百餘年矣然未有如賢殿下之稠疊纚綣悉慮周防惠吾二人者吾二人自渡鴨江以來日聞警報舌不知味身不貼席雖禮數之苟完覺神魂之軼越匪賢王時時慰勞曲賜體恤悉著衣於水濱先其所徃聯青雀于海嶠爲祝安流幾能風生兩翼飛渡洪濤耶陛見登奏當爲一一抒陳仰動天顏佇有温旨以報賢王耳李賛成爾瞻學行才情大有根氣當爲貴國名議政無疑鑒別倚毗何事區區一言安州節制使南以興英資偉畧區畫周詳咄卒之頃井井立辦果是干城腹心之寄義州鄭節制値邊方多故之時煞有主持不至淆亂卽不佞毎差一二走徃來江上鄭君不以承指之故輕易放行不知者以爲逆命而不佞私心韙之不敢不爲殿下告若不佞入境初心斤斤自愛無忝獨爲君子有忝衛遴故不覺種種違願抱慙而行料賢殿下不爲共工之討耳返憶王城可勝眷戀臨啓不盡溯洄

又

不肖薄福之人很奉簡書遠使貴國日沃饜明德被服珍異業知弗克享也鐵山旅順之間衣衾圖籍又拜賜

於賢王者盡付海洋惟文席練紙管城麋隃差足誇鄉閭耳賢王聞此應捧腹笑劉生之無當也天兵漸集水陸俱有次第賢王宜選將練師戒嚴江上以相犄角寧先時無後時庶不負王本兵熊經畧陶王兩撫臺屬望貴國之意異日者犂庭掃穴勒石燕然亦當與貴國共一光華耳恃在納交預布肝膈幸賢王留神圖之使旋聲謝臨啓可任遠遡

與李賛成書

不佞霑波貴國之稷海上艱危之苦已奉告賢王在隨

行官役耳目中不復贅惟是荒藁一卷亦付滄波卽無
可存不佞何忍終棄勞門下或刻成皇華集或謄錄一
冊臨風却寄庶與門下及貴僚友賡和諸篇同付梨棗
不佞襲光多矣東望漢陽可勝懷感

蟠松已化不必予說

余入車輦館見壁間所揭諸先達詩什其咏蟠松之亂
異無論已逦自蘭嵎朱太史後率以覓其奇而不得悉
爲追慕悼傷無可聊賴之詞而未聞別開一義何舊恨
之綿連而新歡之坐失耶夫易稱舊德詩咏作求軻夫

子云故國不以喬木義正相符理堪提說夫物無穉則
無老老而不化稚於何生有國有家者亶患子弟之才
賢不及前人不能闡繹世德作求之旨以光大于奕世
令祖宗來櫛風沐雨之締造霜戈雪案之垂詒日剪月
伐山原童濯後先俱盡是可傷也有其存之何美弗紹
矧車輦館之四射陰森茂密夾路迷巘小大叅錯亂株
不乏類兒孫之繞郄似昆鼻之充庭銅幹霜皮宛然祖
父枯枝上挺儼矣高曾居諸若流世無千歲之眼然未
有子弟不爲祖父祖父不爲曾高者余以爲車輦之間

盡可喜也無可悼也非謂前人悼其見聞余也踵至之
晩而頓無懷古之思也又聞松千歲者根株斷朽罔有
不化故或爲伏龜或爲靑牛或爲康牛之石觸機變幻
莫可窮詰蓋靈物不滯化乃返眞樂莫大焉若夫端木
之楷尼父之檜瓦欄玉檻永護陵壇亦好事者之所爲
耳闕里之重豈其繫斯余今見山館諸松殊動食舊作
求之感而不徒以蟠松遺事重車輦也無亦曰世德之
象也恒茂之區也欣嘗未厭因登小輿行五里許松盡
處至林畔館阻一日雨遂走筆書之以問贄成李君將

各有所勉且以志余喜也

白雲書院序

大道明晦之機緊人而造無關于天學人惟不達無聞
於天之意故萎薾之大漸成沉痼滋蕩之士動稱象罔
而曰學烏庸于講爲又疾夫季世好名取資者流擁皐
比爲漁磯垂麈尾爲香餌牒譜蘭芝實啓終南之徑輕
軒朱陛隱操俎豆之戈竺乾借牖于闕里曇影之網彌
天寇周纘服於崆峒滉瀁之波捲地多言之禍銷除無
時學烏庸於講爲曾不思麗澤交沁心悅宏開尼父深

衰學憂不講故無人一啓鑰而芟榛遵塗奚自有人乎呼聾而振聵夢覺有期斯不第一堂一聚一陬隅一都邑梦理之關貫淸非淸寧非寧貞不貞三靈之籍也典言千古惕息可云訓也逢人贍宇輙引苾芬入境採風旋知號召天啓元年以主上膺籙之慶有事朝鮮渡鴨江國君以議政府贊成李觀松氏充遠接使逆諸境上一見知其爲個中人也郎賦君子篇貽之提挈匝兩月觕於詩什間致此意曰無言早已聆其多曰只恐扶桑獨擅名曰欲將浮蟻通蘭味曰已知了却夜來書曰李

君贊名理曰東國不須愁證學曰瓦杯冷對古人心曰澄懷識道充曰東國白頭翁曰小別疑經歲長途惜轉蓬曰大人爲國柱迂直如劉生心膽唇舌不習爲諛亦曾未奭顏一人故中朝士大夫欲劉生有面謾之容而不可得豈獨諛一觀松爽一觀松耶必不然也迨返旆抵黃州觀松令譯者持所爲白雲書院狀索余題留數語不覺躍然大喜曰劉生豈奭顏一人者耶余逆知觀松爲學問中人也書院建於王京城外三角山之白雲峯下士子講業者甚衆俎豆絃誦旣成規式已六七年

於茲則觀松之功亦宏且著矣乃觀松不自屬託之乎佩服其師承鄭來菴先生再遡及來菴所師事東國大儒曹文定公者曰爾贍不敏酌水思源覺路堙蕪後躍之罪大人臨貺末藩嘉與士類百祥樓之刻畧旣挈領裒成均士之俯酬惠言根氣敢乞數行文字聊志斯地梗槩煥揭講堂爲士子聳動之舉夫余固多言人也而復凛凛於學憂不講之義且自負獨有契於天何言哉之一語故敢冒昧而談謂大道明晦之機繇人而造無關于天也聞之善說天者曰天字上二畫重陽之氣耳

匪有人以運乎其中胡以成其爲天故曰聖爲天口賢爲聖譯天不言而天之心則欲言也聖人口代天言實體天心第桴答谷應不得已而爲言亦越敷陳開來繼往寧有綴生枝以剪綵擊定水而狂波若後人之爲講者哉尼父無言之欲正欲端木子以文章歸性道見洙泗之教足配行生關鑰之通已絕中下其爲講也更深切而著明矣故士君子承天覺人理物弘化能令日月常明人心不死奸僣之孽不斬而自絕回岐之營不攻而自破者惟此講學之一事耳我中朝二百餘年理學

大明種種語錄之行于世者料東國已聞且見之邇來吉水鄒南皐先生嵊縣周海門先生皆天授真儒闡發天泉證道之旨最爲精切著述諸刻大裨聖宗朝鮮使臣入天朝不可不覔來一覽亦白雲書院之一助也偉哉觀松此築將爾國之治術道術人心習尙實式賴之獨曹鄭二公藉之不朽哉觀松勉旃庶無負國君載錫嘉名之意云

遁村詩集小引

詩道益難言哉昔人謂天籟心聲別才別學良有淵旨

故匪冥悟斯義獨泳性天者恐不必遵此逕而遊也彼夫效顰學步傍籬拾瀋之士不足言已亦有擬山鳥之磔格慕野狐之窮奇自標異才殊乖風雅一隅數年暫竊聲稱每每有之乃余於斯道敢謂曰知然生平未嘗苟讚一人孔門商賜可與言詩余悅之學而未能也頃有事東國得日與李觀松薄言唱和塵慮稍滌觀松每謬相許可謂僕可與言詩者於其別也以九代祖遁村先生詩集屬余引其端余于先生所爲詩不少槩見聞詩孫觀松稱先生在高麗末恭愍王朝登第官寶文閣直提學問學節行推重一時獨與高麗忠臣鄭夢周最稱莫逆嘗以抗直忤賊倫辛旽旽將殺之先生竊負其父避之永川及旽誅自號遁村退居驪州躬耕誦讀聊以卒歲今讀鄭公哭先生三詩知先生激烈正直之氣不減顏常山岳武穆之爲人而逸韻清風復有灞橋輞川之致益遁而肥窮而工諒先生之人與詩則可謂云爾已矣觀松道姿峭格出之渾然余茲以知觀松者知先生之具有異資必能獨沐其性天者也遁村詩刻久行于世鋟梓蝕沒不可讀先生之子孫方重付剞劂余

舟次清川且發矣鹵畧引端不無佛頭乘糞之誚殺青既竟却寄一冊用質臆言無以海天爲遥也

李觀松風樹齋讚

李氏德蔭葱鬱漣川實益化生（堪輿家以主山爲化生腦）澄波外纏世有吉壤子鮮閔騫人言觀松孝格玄重歲在乙未吧憂絕饘恒焉周歲覆茅一椽王裒在側臯魚省慾觀松何憾痛惟昊天悲風發發楸影翩翩黯淡有慼無第三年敬覘德容逆卜其全人之根荄邦之大賢孰不有親皐方誰先南陔白華爲績斯篇

大學士硯銘

砥如坎如濡如賁如友楮室之皤如鎮丹地而黔如芝瑕煜如絲綸密如

明原任大學士青岳劉公傳

夫崇濟之業所以考名人憂患之心所以正君子是故苞桑休否蔡黎乘剛負弘者無狹慕審端者無回志亨困之德篤於劉公矣公諱鴻訓字默承別號青岳其先自寧津徙居長山始祖善與善與生謙謙生森森生達達生元元生璽璽生伯能伯能生天賜凡傳八葉代爲聞人博陵士族之宗瑯琊人倫之盛所自來已天賜生公父觀察項陽公厨倉言乎其學江海以爲之才强諍之聲體雕岡鳳于蕃之績追峻嵩高教篤慶流法宜繩繼公其長子也公生有異徵幼形奇表黄中等身之書流眄可盡長吉嘔肝之語又手能成總角丱兮名讙一郡十舉不第囊錐相疑幾及會稽富貴之年始售廣川天人之對故知洪音不爭於急節修翮必資乎利風遂以雋選爲翰林院庶吉士橐筆三期聲稱日出授官翰林院編修公綜習典常精疏義務昌黎文起當一變之時習生史才有不常之譽知制誥一年獨持體要如絲如綍其道可觀較士春官囊綜棟梓廬陵之勤甄苗典國之榜能

虎方斯莪如也于是
國家多故
顯皇帝奄棄天下
貞皇帝俄繼上賓冉湖再號連山幾沸離𡚁凱軒權之
座旭馭委虞淵之都公乃戟手掀髯昌言聲義規責
時宰其音琅然同列聞者舌呿而已尋奉
詔以
兩朝勑旨頒諭朝鮮
賜一品章服時建 日悖制闖非才公道經三韓爲出

籌箸聽者蔬蔬中用恍憂旣渡東江俄聞烽信名城
隳爲旃裘巖鎮移於老上公投車握憤擊楫明安彌
節玄菟大禮克擧又以海國我之外籬綏遐激忠存
乎推置于是裁約享餼章示規繩是使弁服之長冠
帶而問詩書窮島之人啁嘈而讃仁義公之能也復
命擢右春坊右中允旋晉左諭德遭項陽公憂摧毁
之誠幾于死孝服甫禫起少詹事維時節甫乘權膺
固驕戮嵎虎懼其多翼謁者恠其有兕招延何朋封
割剛士公入都門義形鄭祀瑞之群兒以難告瑞曰

黨渠不除後其噬臍是矯
旨褫公冠衣而公自憙言唉宴宴三公于我乎何加黨
人無憋于不與矣跨衛還里彌盎夷猶非有山鹿庖
廚之懼野鵬坐隅之感陽陽陶陶貌日華擧古之樂
天知命無入不自得者夫居之二年否極以喜
今皇帝乘乾出震鋤奸顯忠金天作則九黎誅玄華升
而四凶華訪予落止懸詔闢門有
詔廷臣極薦舊德凡疏
朝野十人比于周亂公名與焉

皇帝考愼且日
召執政以下入對
乾清焚香禱天冀得良宰覆名金甌明憑
帝賚首探得公
上心甚悦卽家徵公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發册
遣使肩背相望控辭不聽凡五閱月隨使者至闕下
陛見之日鶴立鵠擧音吐軒訇
上遥見目成喜著瞳采當此之時地氣猶結首肱分道
荃蓀競時晛莫窮漉陸有留莧產祿窟而尚在牛李

疊以方爭綸扉之長引負溥先朝之嫌畫諾之司懃
丙魏同心之致公至木强感知氣昌章邪摘疑斷斷
如也于是奸徒大沸刻手須剚遂乃召鷹起犬移眩
緇素有覥面目視人罔極商英報元祐之憾宗孟以
司馬爲譏賴夫
聖人聰言
王赫斯怒刑天干戚投于帝江營蠅樊榛欻然離破群
迷褒聖國是以明公是用感泣刻肌益靡避慴因承
容對方言吏速化則治不成民重征則盜不息又言帝
傳　四
王之道必世後仁譬身元氣久自蒸徹又請湔居益
饋任人責成既以魚水方孚無言不得退朝日送勢
所難居遴道手加情何易答且夫指天畫地莊論也
以爲過厲其氣雖誼辟不必成終會食拂鬚夤夷也
以爲孤遂其情卽微言可以弋禍始終之際明哲所
憂會以京軍罷帥
制書不符議者毛吹歸諸機密原其顯過小事糊塗閣
班後公則猶叔季而言者倉卒承
詰遽以公稱値

上厤精無私制治不欲使天下揣疑秘旨以爲
天子箝鍵言路徂翼疑丞乃下所司雜施窮鍛孔璋石
烈今世所稀呫嚅之間已成大獄
詔下戍公雁門公奉
命坦施北向稽首臣罪彌天死不足塞幸承厖寵夫復
何云卽日徒步出國門書余悴然見者哀歎至則雜
諸戈殳致恭其帥雖元鎮吉陽不移崛强而子方淮
水能聽風波循省之餘益修性命暇或攤書蒔藥賦
詩泳游閒逖緇流與爭道韻逌如也亡何寇犯五臺
傳　五
雁門雲擾公獎鼓家雜仗劍登陴傾囊鬻裝以享戰
士賊不敢犯孤城獲全方之叚干深坐以保西河王
蠋閉門而全畫邑雖休瘁不同抑亦各有其力者乎
風霆易涤水石能明天下方矯首政遵鴻之儀
五位或拊心思放麑之過詎期疾作竟致彌留以崇禎
七年二月之初二日卒於謫所枯竹未生曷明不負
牛車俱見巳白非欺悲夫既卒大吏以聞
詔辭感惻聽諸子得以其喪歸葬其土仍
勑給傳官爲治行非諸流人可得而望斯明

ZW 21101000822336

至仁之存乎墜履定論之準諸蓋棺矣公泰山之容滄
溟爲量髯戟載義霹電矔靈正骨嚴顔晶秉博體室
鮮抱裯之勝門無彈鋏之賓矜岓方幅不以厲物静
穆虛澹不以篤時道廣澒群才周勝鉅逃觚資其斷
斧驚飆恃其智檣然而挺柯寡枝遥流不曲體誠曰
坦測表云疎此其所短是以困也夷考生平毎逢奇
異讀兒黄衣死流巨響負瘕臨危化人餽之神藥涉
波胥溺靈禽定其傾舟豈惟生有自來抑亦誠之通
召然歘公生嘉靖四十四年七月九日享年七十元
配累贈夫人曲氏同邑通政使曲公遷喬女繼室累
封夫人王氏同邑太學生王公東漢女齊德均禮踵
美增華鷄旦奉以翺翔鳩桑形諸帶弁亦簧翿之唱
和梁笱之規隨也曲歸公七年以勞歿王後公一年
以悲殞丈夫子三人孔中孔和孔武女五婚嫁皆名
族尚平志遂寶樹交輝父業代終祖芴行獻龍文麟
窟挺挺抎抎孔中等卜吉今歲嘉平八日將奉公柩
暨曲王兩夫人合葬黄家庄之東阡禮也千里重趼
問傳於不佞不佞生平斬鬶目擊手書石室所藏叅

傳 六

之家乘謹崕畧詮次如右嗟乎伏波發藁不假大招
之文玄成作碑共切重典之望於劉公又何惑焉
國子監祭酒
經筵
日講官通家侍生倪元璐頓首撰文

傳 七